

當代創作小說選

朱·益才編
經緯書局發行

適合中等學校教科之用

當代創作小說選

朱益才編
經緯書局發行

作者小傳

魯迅

原名周樹人。浙江紹興人。魯迅爲其筆名。一八八一年生。十八歲入日本仙台醫藥專門學校。專攻醫學。學兩年。棄學而從事文藝。一九一〇年回國。一九一八年發表他的處女作狂人日記。對於封建思想給以猛力的嘲諷和反抗。頗博得當時青年們的同情和愛戴。以後便絡繹發表他的作品。於各雜誌上。一九二一年最足代表前期的思想全部的阿Q正傳發表。震驚一時。有法俄英日各國譯本。著譯有吶喊彷徨野草華蓋集熱風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思想山水人物等。

茅盾

原名沈雁冰。浙江桐鄉人。現代中國文壇之健將。一九二七年發表他的三部曲。一動搖。幻滅。追求。極爲一般人所稱戴。著有蝕虹子夜。三人行。春蠶。宿莽等。

郭沫若

生於一八九三年。四川嘉定人。原名郭開貞。日本福岡帝國大學醫科畢業。一九二四年回國。與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等合辦創造社。主編創造週刊。創造月刊。創造季刊。爲中國新興文藝運動萌芽時期最有力的刊物。震動全國思想界。一九二五年赴廣東。任廣東中山大學文學院長。國民革命軍北伐後。氏棄學而從事於實際的政治工作。任政治部副主任。後革命軍抵定南京。後國共分裂。氏乃擺脫政治。復從事文藝。著作頗夥。著有女神。落葉塔等。譯有歌德之大著浮士德。少年維特之煩惱等。郁達夫。浙江富陽人。生於一八九六年。東京帝大經濟系畢業。回國後。與郭沫若。張資平等合辦創造社。爲創造社中堅。歷任北平。武昌。中山。安徽各大學教授。著有長篇迷羊。她是一個弱女子。日記九種等數種。短篇則均收入達夫全集裏。（已出六集）

冰心

姓謝名婉瑩。福建閩侯人。生於一九〇三年。她的父親曾在海軍界裏任過要職。這對於她的作品中海的謳歌有密切的關係。一九一九年她開始寫第一篇小說。兩個家庭是用冰心的筆名發表於晨報副刊上。陸續發表有魚兒等作品。後超人繁星出世。整個文壇爲之一震。一九二二年赴美留學。在美之衛斯萊大學畢業。歸國後曾北燕二大教授。著有詩歌集春水繁星等。小說則有超人。往事。南歸等。

徐志摩

名章焯。浙之海甯人。擅詩及散文。著有志摩的詩巴黎的鱗爪等。

葉聖陶

名紹鈞。一八九二年生於浙江吳縣。中學畢業。做過好久的小學教員。文學研究會之中堅。曾任婦女雜誌主編。現居上海。任中學生雜誌主編。其重要著作長篇有倪煥之。短篇則有隔膜。未厭。集。火災。線下。城中等。

丁玲

湖南臨澧縣人。未受大學教育。然於文藝則有特別的嗜好和深刻的修養。民十六七年間。絡繹發表其著作於小說月報上。獲得一般讀者之好評。其後與青年作家胡也頻戀愛。因愛的火焰而增加文藝上的收穫。那時他們組織一個紅黑社。刊行紅黑雜誌。頗得許多青年讀者的愛護與敬仰。著有在黑暗中自殺日記。一個女性。母親等。

鄭振鐸

福建永樂人。文學研究會之中堅者。主編小說月報垂十年。歷任北燕二大教授。彼於西洋文學造詣極深。著有文學大綱。中國文學史等偉構。其創作小說則有家庭的故事等。

廬隱

姓黃名英。福建人。北平女子高等師範畢業。五四前後她開始他的筆墨生涯。與冰心女士齊名。她的身世不十分明瞭。傳聞彼會一度與人結婚。嗣因意見不合而告分離。因此她過着很久的孤獨生活。其後伊與其小戀人李唯建東渡。在日本小住。回國後。暫居上海。過着甜密的創作生涯。二

十三年夏，因難產而卒。

謝冰瑩

一九〇八年生於湖南新化。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畢業。北平女子師範大學肄業。三年復

留學日本。歷任中大中學、安徽中學等校國文教員。當國民軍北伐時，投入武昌中央政治學校女生隊。此時發表他的處女作《從軍日記》、《血流》、《王國材》、《偉大的女性》、《我的學校生活》、《麓山集》及其他短篇。此可見創作有從軍日記、血流、王國材、偉大的女性、我的學校生活、麓山集及其他短篇。

廢名

姓馮名文炳。現代中國作家。其生平不詳。著有《竹林的故事》、《橋》、《桃園》等。

沈從文

湖南人。曾過過軍隊生活。他的作品甚多有老實人、入伍後、山鬼、長夏、龍朱等。

許欽文

浙江紹興人。生於一八九七年。近代小說家。擅寫青年心理。他的作品《趙先生的煩惱》、《發

表時》、《頗轟動文壇》、《小說集》有故鄉、回家、趙先生的煩惱、彷彿如此等。

張資平

廣東梅縣人。一八九五年生。日本帝大地質科畢業。回國後，投身文藝，為創造社健將。一

九二六年任武昌第四中山大學地質系主任。繼任上海暨南大學大夏大學等校文學教授。旋創辦樂羣書店及環球圖書公司。著作甚多有飛架、青春、苔莉、紅霧、天孫之女、愛之渦流、沖積期化石。最後的幸福、上帝的女兒們、北極圈裏的王國等數十種。

陳源

字通伯。筆名西滢。江蘇無錫人。英國倫敦大學畢業。曾任北大英文學系主任。武漢大學文

學院長。主編現代評論。與魯迅筆戰頗烈。著有西滢閒話。譯有少年歌德之創造等。

魯彥

姓王。浙江寧波人。於世界語頗有研究。著有黃金柚子等。翻譯有顯克微支小說集。出了

影子的人等

凌叔華

現代中國女作家。江蘇人。現代評論新月等雜誌上。時有他的蹤跡。作風輕靈緻密。著有

花之寺女人等。

王獨清 (一八九八年——) 陝西長安人。創造社之中堅者。中國新詩壇上之健將。其前期作品頗具感傷悵賣的色彩。至 *INDÉE* 出一變而為革命的詩人了。所著有暗雲前夜。聖母像前 *INDÉE* 死。前楊貴妃之死等。

葉靈鳳 南京人。會肄業上海美專。繼參加創造社運動。主編亞洲半月刊。現代小說。現代文藝等雜誌。著有菊子夫人。女媧氏之遺孽。紅的天使。處女的夢等。

梁實秋 浙江杭州人。美國哈佛大學畢業。曾任時事新報編輯。各大學教授。著有罵人的藝術。文學的紀律等。

白采

四川人。已故。他的作品感傷的色彩頗為濃厚。著有絕俗樓我輩語。白采小說集等。

馮鏗

別署橫梅。廣東汕頭人。她曾參加左翼文藝運動。民國二十年二月與胡也頻柔石等因

鼓吹某種主義而同殉於難。著有紅的日記。販買嬰兒的婦人等。

胡也頻 福建人。曾與沈從文。丁玲等創辦紅黑月刊。一九三一年二月。因為某種主義而犧牲了。

他的創作有光明在我們前面。活珠子。也頻詩選等。

趙景深

四川宜賓人。生於一九〇二年。曾任文學周報及現代文學編輯。現居上海。担任復旦大學文學教授。兼北新書局編輯。著有楫子花球等。翻譯則有屠格涅夫之羅亭。安徒生之月的活等。

劉大杰

一九〇四年生於湖南岳陽。現代中國作家。創作有昨日之花。盲詩人。支那女兒等。譯作則有三人。戀愛病患者等。

余慕陶

廣東梅縣人。一九〇三年生。他以譯辛克來的長篇代表作波斯頓而成名。創作有晚霞。

春泥等論著有朝陽集。世界文學史。英文文章作法等。

楊振聲

一八九〇年生。山東蓬萊人。自玉君。一書聞世後。頗為文壇所注目。

楊蔭深

生於一九〇八年。別署德恩。浙江寧波人。他最初研究民間文學。頗有心得。繼乃發表其

處女作一陣狂風（戲劇）極為一般人所稱道。嗣後絡繹發表曼娜。哭與笑。及愛的教訓等。他在論著

方面。則有中國民間文學概說。中國文學史大綱等。

俞念遠

浙江金華人。現代中國作家。著有夢茵同心曲等。翻譯則有簿記員的妻子。我的幼年等。

沉君

姓馮。河南沁源人。北平女子高師畢業。旋與陸侃如結婚。現留學於法。她具有特殊的作

風。敢不顧一切的赤裸裸的描寫青年戀愛心理。例如旅行一篇。竟至於贊美性愛了。著有卷瀟春痕。劫

灰等。

章衣萍

一九〇二年生。安徽績溪人。他曾與魯迅周作人等合辦語絲。他的作品常在該雜誌上

發表。他的情書一束。出版後。餘為青年們所樂道。除此以外。尚有友情深誓等創作。

巴金

四川人。原名李芾甘。於世界語頗有研究。他的滅亡發表後。曾轟動一時。其後他絡繹發

表長篇死去的太陽。激流。新生。雨等。

老舍

原名舒舍予。北平人。現代中國幽默作家。曾任齊魯大學教授。著有老張的哲學。趙子曰。

二馬。貓城記等長篇。

穆時英

現代中國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的南北極發表後。即為文壇上所注目。他的作風用語。

都別有一格。其後他陸續出版公墓。中國進行等。

張天翼

現代中國的新進作家。他的用語體裁都別有一種新鮮的創造的意味。著有小彼得從

空虛到充實。蜜蜂等。

何家槐

浙江人。現代的青年小說家。著有隱昧（短篇小說集）

章克標

現代文學家。著有蜃樓。銀蛇等。

杜衡

河南人。現代中國文學家。曾任現代編輯。現任火星主編。創作有人與女人等。

魏金枝

現代小說家。其取材每以農村社會為對象。故人稱其為農民小說家。著有七封信的自

傳。奶媽等。

沙汀

現代青年作家。著有短篇集。法律外的航綫。

華漢

四川人。他的創作集有十姑娘的悲愁。女囚。活力等。

崔萬秋

山東人。在日本留學多年。著有長篇小說新路。

金滿城

現代中國文學家。著有我的朋友們。友人之妻。愛慾等。

褚問鵲

生於一九〇〇年。浙江嘉興人。現代女作家。曾一度與張競生結婚。後因意見不合而離。

著有女陪審員等。

當代創作小說選目次

茅盾：一個女性……………	一
葉紹鈞：一包東西……………	二九
沈汀：一個紳士的快樂……………	三五
王統照：一欄之隔……………	四三
魯彥：一個危險的人物……………	五〇
成仿吾：一個流浪人的新年……………	六五
汪敬熙：一個勤學的學生……………	七一
浩文：一年……………	七六
華漢：十姑的悲愁……………	八三
西諦：九叔……………	一〇二
郁達夫：二詩人……………	一一二
郁達夫：人妖……………	一二〇
汪靜之：人肉……………	一二七
冰心：三年……………	一五五
茅盾：小巫……………	一五九
~~~~~	
穆時英：上海的狐步舞……………	一七四
王獨清：三年以後……………	一八五
葉楚傖：牛……………	一九七
金滿成：友人之妻……………	二〇五
丁玲：水……………	二一五
許欽文：父親的花園……………	二五一
魯迅：不周山……………	二五四
尙鉞：子與父……………	二六三
胡雲翼：支那婦人……………	二六八
巴金：五十多個……………	二七〇
魏金枝：山地……………	二八四
余慕陶：出路……………	三〇〇
張天翼：包氏父子……………	三一二
莎子：白頭翁底故事……………	三五七
滕剛：末日……………	三六四

杜衡：失業……………	三七一	郭沫若：歧路……………	五八八
丁玲：他走後……………	三八八	趙景深：阿美……………	六〇〇
茅盾：自殺……………	三九九	胡也頻：牧場上……………	六〇四
老舍：老年的浪漫……………	四一五	廬隱：或人的悲哀……………	六一五
徐志摩：老李的慘史……………	四二五	郁達夫：秋河……………	六三〇
崔萬秋：安琪兒之消失……………	四三二	西冷：阿鳳……………	六三七
黎烈文：決裂……………	四三九	章衣萍：阿蓮……………	六四四
黎錦明：出閣……………	四四八	郭沫若：牧羊哀話……………	六五五
鄭伯奇：忙人……………	四五三	魯迅：阿Q正傳……………	六六四
陳源：成功……………	四五九	徐志摩：兩姊妹……………	七〇一
郁達夫：沉淪……………	四七〇	郭沫若：函谷關……………	七〇七
巴金：初戀……………	五〇五	楊振聲：阿蘭的母親……………	七一四
張資平：她悵望着祖國的天野……………	五一八	劉大杰：花美子……………	七一七
許傑：改嫁……………	五三四	冰瑩：拋棄……………	七二二
魯迅：社戲……………	五四八	落華生：使命鳥……………	七四二
郁達夫：采石磯……………	五五七	魯迅：風波……………	七五七
褚問鷗：孝子……………	五七五	夏丏尊：怯弱者……………	七六五
朋其：我的情人……………	五八三	孫俚工：前途……………	七七四

葉鼎洛：故友……………	七八一
梁實秋：苦雨淒風……………	七九六
穆時英：南北極……………	八〇三
羅家倫：是愛情還是苦痛……………	八三一
茅盾：春蠶……………	八四二
魯迅：故鄉……………	八六三
葉靈鳳：肺病初期患者……………	八七二
葉紹鈞：秋……………	八八七
徐志摩：春痕……………	八九四
馮文炳：浣衣母……………	九〇五
葉紹鈞：校長……………	九一二
廢名：桃園……………	九二三
趙景深：梔子花球……………	九三二
王以仁：流浪……………	九三五
郭沫若：殘春……………	九四九
郁達夫：過去……………	九六一
王思玷：偏枯……………	九七八
白采：被擯棄者……………	九八三

丁玲：莎菲女士日記……………	九九四
方光蕪：曼藍之死……………	一〇三〇
巴金：愛的十字架……………	一〇三七
彭家煌：喜訊……………	一〇四六
冰心：寂寞……………	一〇五四
冰心：超人……………	一〇六五
巴金：將軍……………	一〇七一
潘訓：晚上……………	一〇八一
沈從文：菜園……………	一〇八五
李霽野：微笑的臉面……………	一〇九四
張資平：梅嶺之春……………	一〇九七
羅黑芷：無聊……………	一一一七
冰心：煩悶……………	一一二五
全平：煩惱的網……………	一一三四
俞念遠：愛的戀罰……………	一一四二
郭沫若：葉羅提之墓……………	一一四八
李渺世：搬後……………	一一五四
巴金：煤坑……………	一一五九

巴金：獅子……………	一一七一
廬隱：徬徨……………	一一七九
凌叔華：搬家……………	一一八九
張維祺：賭博……………	一一九八
沈從文：節目……………	一二〇二
孫儂工：隔絕的世界……………	一二一一
黎錦明：輕微的印象……………	一二二〇
張天翼：蜜蜂……………	一二二三
鄭振鐸：貓……………	一二六〇
楊蔭深：霉雨天……………	一二六四
郁達夫：瓢兒和尙……………	一二七〇
馮鏗：樂園的幻滅……………	一二七八

趙景深：燒餅……………	一二八六
許欽文：膳落大伯……………	一二九二
王魯彥：燈……………	一三〇〇
施蟄存：薄暮的舞女……………	一三〇二
何家槐：曖昧……………	一三一三
沉君：慈母……………	一三二七
張天翼：豐年……………	一三三四
馮至：蟬與晚禱……………	一三五五
郭沫若：鴉鴉……………	一三五八
老舍：犧牲……………	一三六五
魯迅：離婚……………	一三九〇
叔華：繡枕……………	一三九九

## 當代創作小說選

## 一個女性

茅盾

十四歲的一年，瓊華從初級中學畢業了。她永遠不能忘記行畢業禮那一天；她永遠不能忘記她代表畢業同學致答辭時那一片狂熱的鼓掌聲，並且她也永遠不會忘記從此以後就有多少村的俏的青年男子想盡方法要接近她，幾個膽大的竟直捷了當寫了「請你看我夠不夠朋友」的信來。

對於這些糾纏瓊華是不知道畏懼，也不覺得厭惡，也無所謂高興。她只覺得好玩。她的幼稚而天真的心坎中，飽貯着青春的朝露，使她的所見所聞都蒙上一層緋色。她不大相信——竟可以說是大不理會得，世上當真有凶險的人，當真有悲慘的事。自然她也感覺到那些追隨在她左右前後的人們是抱有某種熱望的，然而她深信他們沒有惡意，正像她自己在花叢中追逐一隻彩蝶，動機只是愛美而好玩罷了。和她友好的某女伴常常說：「男子們可恨，說他們像貪婪的蒼蠅似的釘住一個女子是爲了自私的醜惡的心腸，是把那女子當作玩物。」瓊華雖然口頭上不反駁，心裏卻不以爲然。她覺得這樣的存想，是自己心中先有了渣滓。但她也不很滿意那和她自己一樣有若干男子圍繞着的張小姐的態度。尤其使她不滿的，是張小姐有一次批評那位憎恨男性的女伴，竟說她是因爲沒有男子愛，纔發此貌似澈悟的議論。愛怎樣纔算是愛呢？有男子愛，是值得驕傲的麼？難道一個女子必須要個男子來愛

麼？是不是每一個女子注定了纏有一個男子來愛？小了兩歲的瓊華，對於這些問題是向來不理會的。她只覺得有多少青年男子很小，心裏慙慙很恭順謙卑地追隨她，並不是一件怎樣不樂意的事。

如果男子們不是那樣的小心恭順瓊華，或者會贊同她的女伴的意見，或者也許會同情於張小姐的態度；那時，她會更像一個現代人——現代的女性，而且分有了現代女性的苦悶和幽怨。但巧而又不巧的是瓊華出身於本鎮的望族，命注定了該受周圍五十里內的青年男子的崇拜。父親是「民元」的新黨，現今退休在家，尚不失為在野的名流。雖然時移勢遷，在野之類已經日漸失其重要，但在本地的小環境內還有相當的聲望。父親因為沒有兒子，自小即把瓊華男裝；母親因為渴望生一個男兒，直到如今也還諱說瓊華是女性。瓊華自己向來就不大理會是男是女；直到畢業禮那天的鼓掌聲把她的少女的靈魂從中世紀式的夢幻裏覺醒過來，她這纔感到了幾分自身的真實，然而新的體認和舊的夢幻隨即又滲和了，成為現在的她。

父親酒後喜歡發議論；那時候，就來了盧騷，福耳特，羅蘭夫人，貞德，花木蘭，還有秦良玉——父親時常口誤說成了左良玉——這一串人名，使和夏天的急雨似的向瓊華臉上直洒。父親雖然把瓊華男裝，卻又喜歡對她講中外古今的女英雄；但瓊華所醉心的，卻是盧騷。「復歸於自然」成為她的中心信仰。她覺得男子追隨女性是「自然」；女子呢，親熱的而又坦白的和男子周旋，也是「自然」；兩者都不足怪。

就是抱了這樣的見解和態度，瓊華很悠閒地度過了十四五的芳年，一切都是又光明又甜蜜。

圍繞着瓊華的一夥中，有一個比她大兩歲的少年，很溫恂的人兒，但是很和別的少年合不來。瓊華常常看見他漲紅了臉，怒目疾顧，像是一匹被追窘了的野獸，正在那裏伺隙反噬；而此時四周的五六張惡意的笑嘴裏，便用了更撩撥的調子齊聲高喊着：

「遺產，遺產哈，遺產兄，遺產先生！」

瓊華也時常附和地笑着，雖然不很明白這個諱名的來歷，並且她也從沒叫過一次「遺產」。可是她又覺得爲了一個諱名和人家嘔氣，「遺產先生」也未免太認真一點兒。有一天，少年們又演這惡把戲，不知是誰說了句很輕薄的話，「遺產先生」忿然跳起來，眼睛裏閃着挑戰的紅光，拳兒捏得緊緊的，嘲笑着的嘴巴都閉緊了，也用了輕蔑和敵視的眼光回答。瓊華不能再笑了，在衆寡懸殊的形勢下，她有些可憐這位被呼爲「遺產」的少年了。她直覺到這並不見得十分討厭的諱名後面一定有些傷心史，夠使一個驕傲自尊的青年心裏作痛。

「你們看見過青蛙，小小的青蛙發脾氣，沒有那是值得看看的哪哈，哈哈！」

一個姓黃的聲音從威脅的沉默中透出來，於是少年們又都哄然笑了。瓊華看見那被侮辱者的臉，白轉成灰白，看見他的眼眶邊有些紅了，看見他的嘴角微微下垂。但突然又用了驚人的力量縮緊來，眼睛睜得更大些，全面部耀出自克的不屈的光彩來。一種強烈的同情心也在瓊華心中發動，她溫婉的然而嚴肅的說：

「不要再開玩笑笑了罷。倒好像大家故意和張先生爲難似的。彥英先生也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這幾句話使得張彥英的臉色平靜下去了，但當他看見那些少年們的嘴角上仍然掛着冷冷的輕笑，而且沒有一個人對他看一眼，說一句抱歉的話，他的血便又往上冒，他很恭敬的對瓊華行一個鞠



躬禮，凜凜然走了出去，再也不管身後的斷斷續續的冷笑。

瓊華惘然看着這位受傷者的孤獨的背影，很替他不平了；她霍地站起來追到張彥英身邊，輕輕的說：

「至少我是並沒存心嘲笑你，況且我也不知道他們嘲笑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張先生，難道你不能多坐一下子？」

「楊小姐，感謝你的好意；我不妨對你談談我自己的歷史，但是我決意從今天起不願再見他們那一夥人兒！現在楊小姐，再會！」

又很恭敬的點一下頭，這位傲氣的然而傷心的青年便自堅決的走了。

第二天，瓊華在家裏接受了張彥英的訪問。在十多分鐘的談話以後，瓊華這纔知道「遺產」的諱名無非因為張彥英是「遺腹子」，一些惡意的謠言家更說他是不知什麼地方抱來的「棄兒」；這在素重「身家清白」的鄉間便彷彿是犯了大罪，人人得而唾罵之。彥英憤慨地結束着說：

「在這裏，姨太太，童養媳，都看做良風美俗；丈夫在外邊宿娼，妻子在家裏偷漢，生了的兒子，因為有名義上的父母，社會便不以為怪；然而我……」

瓊華的忽然面頰，打斷了彥英的話頭；她，這位天真的小姐，一向在夢幻的仙鄉裏做夢，何嘗想到現實人生真有那樣的醜惡。但也因為她是那樣的天真，所以倒也並沒噴怒這位也還不過是泛泛之交的張彥英的太失檢點的話語。

「然而你——怎樣？」瓊華垂下眼光，輕聲的問。

「我，一個孤兒，即使是不知什麼地方抱來的棄兒，也該和私生子有同樣的權利罷？然而我，沒有我。」

是到處受侮辱」

這聲音略帶些咽，但隨即轉為高亢，接下去說

「在小學校的時候，我是早已受過這樣的待遇來了；那時我知道我的同學大都是些什麼家庭裏的人，我看輕他們。我用了比他們的更強烈的輕蔑支撐着自己。現在是全鎮的所謂有教育的優秀分子也來玩小學生的把戲了；我也將用十倍百倍千倍千萬倍的對於他們的輕蔑來支撐我自己！他們最願意見的，大概是我的沮喪而哭泣罷，可是我永遠忍住了淚眼，我用忿恨報答！」

「希望他們只是一時的開玩笑。張先生，你看來不是麼？」

「我也曾經這麼希望着。但是那個何求已經公開的和我說過了。他說——楊小姐，請恕我的話語太率直——他說，老張，你要我們不叫你「遺產」，就趕快離開我們這圈子，趕快離開了密司楊。」

瓊華心裏一跳。密司楊不就是她自己麼？這也關連着她麼？她尋求意義似的看了張彥英一眼，可是那坦白的面孔告訴她不是撒謊。

「是的，何求是這麼說着。黃胖子的話更難聽了。我幾乎打他一個耳光。他們那卑劣的心腸，威嚇對於我是無用的，可是楊小姐，今天我特來和你告別了。」

瓊華不置可否的點一下頭，沒有說話。另一些事在她腦子裏旋轉。一個很濃糊的觀念在那裏要求她認識，一個殘酷的現實在那裏要求她接受。她的少女的心靈第一次感到了所謂煩悶。也是第一次被揭開了來體察現實人生的醜惡。

「我立刻要離開這個地方；不是爲了他們的造謠侮辱威脅，卻是爲了我自己的將來。」  
「哦，所以你說是來告別麼？」

「是，永久的告別！如果這還算是我的故鄉，我將永別這故鄉，我永遠離開了這裏，可惜可恨可鄙的一切；我也將永遠離開這裏，僅有的我永遠的所敬和所愛！我將悄悄的離開，像一個亡命客。我只讓兩個人知道，楊小姐你，和我的媽媽！」

突然彥英的聲音又帶些咽塞了。他想起母親十多年來含辛茹苦的生活所指望者，就是他，然而現在她將不再看見她的兒子了；縱使是暫時的分離，對於早衰的母親也該是難堪的罷。彥英本來還有許多話要對瓊華說，但現在有這幕地闖來的排解不開的悲哀壓在心上，他不能再多說了。他看了瓊華一眼，默然垂下頭去，忍受那最難堪的悲哀的嗜噓。

「你到什麼地方去呢？難道就永久不回來麼？」

在片刻的沉默後，瓊華找出了這一句話。

彥英搖了搖頭，但隨即站起來慨然說道：

「沒有把自己造成爲一個人，我是未必回來；但即使回來，那也差不多等於作客，那也該是風景不殊，人物已非罷；那時你們都該已換了新環境罷；我是決意和這個不容我的故鄉永別了。但願這不容我的故鄉對於尊貴的人兒能夠永遠愛護着愛護着！」

行了個嚴肅的半鞠躬禮，張彥英昂然走了；到門首時，他回頭看了送他出來的瓊華一眼，輕聲的說：「密司楊，永別了；但願我所逃避的故鄉能夠永遠永遠尊敬你愛護你！」

### 三

被呼爲「遺產」的張彥英雖然已經走了，但「遺產」的聲浪還時常在瓊華耳邊響。圍繞着瓊華

的那一夥人還不肯放棄這他們視為笑譚的材料。

瓊華却有些討厭他們這種太無聊的玩笑。她對於這位被侮辱者，不但有同情，並且也很感激着；在他的告別的談話中，她學到了人生學校中的一課新書了。雖然她的平靜天真的處女心被這課新書所煩擾，然而她願意。她已經承認學習這樣的新書是必要。同時她也不免慨嘆：人生原來竟是這樣的醜惡麼？圍繞在她左右的人們竟是這樣的鬼蜮可怕麼？「復歸於自然」只是一句空話麼？古來的聖哲叫我們愛人類，但是張彥英却憎恨人類，爲的他不能從社會得到公平，這樣的見解是合理的麼？她都得不到解答。她也曾經問過父親，不料父親却笑她傻氣，說是像她那樣小小的年紀不應該就有這種樣的思想。

但無論如何，張彥英關於他自己身世的幾句話早已是粘在瓊華腦膜上不肯消滅了。她彷彿由這幾句短短的話裏窺見了社會的矛盾，而且這幾句短短的話也啓發了她的社會觀察的途徑。她漸漸感得了家鄉的小環境裏到處染着不合理和不可解。可是第一次把這駭人聽聞的意見出之於口，也還是爲了張彥英。

那一次因爲少年們又提起「遺產」的話頭，瓊華便很替張彥英分辯了幾句。她並沒多說，只引用了那天張彥英自己說的話語。可是已經把四五張嘴都噤了起來。他們都是本地的望族，都是特殊階級，自然不能承認這個意見。然而也因爲他們究竟都是「尊重」瓊華的，不好發作，只有素來不得瓊華喜歡的尖刻的黃胖子似笑非笑的說了這麼一句：

「楊小姐，替一個男子辯護不是可以隨隨便便的。」

當時瓊華並沒理會這句話。十多天以後，他聽見一些奇怪的流言了；來告訴她的，正是那個何求。

「有一些人暗中搗鬼呢！密司楊，光景你自己是不會聽到的。我已經把那個造謠的人狠狠地罵了一頓了。我警告他：不許再到你這裏。」

何求很賣弄的說；他的圓臉兒上露出十二分討好的意思。

「是什麼謠言呢？我簡直毫無頭緒。」

瓊華遲疑地追問。陰鬱驟然掩上了她的心，她彷彿看見翕翕地閃動的鬼魅的黑影，她不願看，然而有一種不可說的力又在她心中鼓勵她正視這黑影。

「謠言總是謠言。關於密司的謠言又總是那種關於密司的謠言。造謠的人自然是卑鄙的小人，可是密司楊，你以後頂好不要再提到「遺產」，犯不着袒護這個沒有根底的小子。」

「張彥英和他什麼相干？」

瓊華切進來似的急問。

何求似乎一怔，他睜大了眼睛，看着瓊華，足有半分鐘，然後又似笑非笑的把一對眼睛擠成了兩條細縫，這襯托在他的場鼻梁旁邊，構成了非常滑稽的形容。他慢吞吞的說：

「謠言就是說到你和「遺產」呢！剛才我不是說過麼？關於密司的謠言總是那種關於密司的謠言。密司楊，你大可不必追究。反正造謠的人已經不敢再放半個屁，我懲治的夠他受！」

瓊華很了然的微微一笑，也不打算再多問再多說了；她略一領首，便旋轉脚跟要走，可是何求又近前一步很鬼祟的說：

「然而，密司楊，你不可不知道造謠的是誰。像這樣不光明的人，是應該認清楚了時時刻刻提防的。你身邊的人兒中很有些壞人。」

瓊華站住了；第二次感到陰影的壓迫。感情上她真是不願再聽，但理知強迫她去認識這些陰影。「就是那個黃胖子！何求加足一句。」

瓊華默然點頭，謝何求的好意，但也不讓他再說話，就匆匆的走了。雖然她平日對於這個何求，頗爲淡漠，此時却也感激他；不是感激他所自誇的懲治造謠者，而是感激他也教給她一課新書。

她心頭沉重的走回家去，覺得不切事物上的緋色漸漸消褪，不知道什麼時候都換上了灰色了。她開始重新考慮那位憎恨男性的女伴的意見，以爲也有片面的理由了；她又想到張小姐對付男子的態度，她又比較着追隨在身後的三五個少年對於自己的態度，她努力想得一個結論，但終於她迷失在複雜矛盾中。

第二天她悶在家中，一個名叫李芳的少年也來訪問了。這一位頗長機警的少年在隨便談了十多分鐘以後，到底也轉入了「謠言」問題上。他很懇切的說：

「造作那些不利於女士的流言的，黃胖子和何求都有份，不過黃胖子的話更難聽。」他也忠告瓊華須得對於這些人留神；但他居然不說張彥英的壞話，他反而稱讚他還有志氣。

「你看他們造這些謠言是什麼用意？」

瓊華突然問，看定了李芳的烏溜溜的眼睛。

「啊，這個，這個，誰知道呢。我們不好說他們存什麼惡意，可是，密司楊，你看，他們就是這樣的無聊，不知輕重的人！」

瓊華覺得這句話也還中聽。她素來不喜歡專說別人壞話，把別人說成一錢不值的那樣的人。而昨天煩擾她的問題至此也像得了個結論：人們即使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樣無邪氣，却也不是你所想像

的那樣陰險鬼祟。

於是緋色的彩霞又在她眼前飄浮。

送走了李芳以後，瓊華的心上忽又陰暗起來。何求也造謠！而他居然先來報告呢！這豈是僅僅的無聊，不知重輕？如果把何求已經先來獻過殷勤這件事，也對李芳說了，不知他還有什麼批評！人們到底還是這樣的陰險鬼祟？她於天真的心靈上並沒懷疑到李芳，然而她不能不感到自己四面都是陰森森的惡鬼。

她冥想別人是不是也有同樣的感覺。爲什麼總沒聽得別人說起過也有那樣幽暗的包圍？她記起了有一次和張小姐談到報紙上幾個女子的凶悍無行，張小姐便說是男子教壞了女子，原來女子是天真純潔的，也許當真這話有幾分合理。能難道自己也終於不免被教壞？想到這裏，瓊華很擔心自己，彷彿眼前就有一個大黑坑張開了吞噬的大嘴，在等候她跌下去。她忍不住要哭了。

然後她又想起了父親有一次對她講起歷史上的英雄，曾經很慨歎的說：歷史上很少全始全終的英雄，就爲的往往半途害於婦人女子之手。

爲什麼女子的張小姐和男子的父親會有如此不同的議論？究竟是誰教壞了誰？瓊華直覺到還是張小姐的意見對些。她忽然又想到張小姐有一次說她「太少閱歷」什麼是「閱歷」？許就是她自己近來所謂「學了一課新書」。她覺得應該去找張小姐談一回了。

在鎮外的古微園內，瓊華遇到了張小姐，因爲還是初秋，這個半公園式的園子裏很有些人。張小姐和一個男同伴在豆棚下喝茶，她看見了瓊華，就很神祕的一笑，迎上來拉她到較靜的角落裏問道：

「只你一個人來？」

瓊華微笑點着頭，同時感到這句話來勢突兀。

「有幾句正經話告訴你。近來外邊說得你很不聽呢！我知道全是謠言，但是你當真替身家不清白的張彥英辯護過麼？」

瓊華透了一口氣，頗有些後悔這一來了，但也不能不答：

「我只說他即使是不知什麼地方抱來的孩子，也不應當侮辱他。」

「但是，我的好小姐，人家就造了謠呢！」

「我也知道一些。有人告訴我黃胖子。」

張小姐擺出很可憐瓊華的樣子，瞟了一眼，但看見瓊華只微微一笑，沒有作聲，就趕快接着說。

「豈止他一個人呢！所有你的男朋友都有份。雖然不好說他們是共同造謠，至少是附和者；我親耳聽得的。」

「李芳也在內？」

瓊華直捷的迫切的追問了。

「他也是個附和的人。所以小妹妹，我常說你得十分留神。你不要太高興有那些少年們追隨你；他們當面恭維你，可是轉過背去又在說你的壞話呢！或者他們還要在你面前互相攻訐，討你的歡喜。可是這個只有你自己知道了。」

瓊華忽然縱聲哭起來。她感得有一種異樣的荒涼的悲哀兜上她心頭，如果此時她是在母親膝前，她一定要放聲哭了；但站在這位頗有幸災樂禍意味的俏媚的張女士前，她只能借狂笑來發洩胸中的悵。她本就預備着有許多話要對張小姐說，但現在什麼都不願意說了，現在她只想逃回家去。她



驟然感得人類是比想像中的陰險還要陰險些。她分明看見在她身旁憧憧往來的都是些魔鬼，都是在你跟前獻媚而轉過背去笑你，說不定眼前的張小姐也在內。

「張姊姊，謝謝你的美意。可是你有朋友在那邊，請自便罷，我們再會。」

笑定了後，瓊華很有禮貌的說，就飄然自去。

她坐在一棵僻靜的槐樹下沉思。她並不忿忿於別人的欺騙她，是一些更大的問題在她腦海中縈迴。對於人類的憎或愛的問題又浮上來了。她先想到人類是應該憎恨的，她決意從此不理那些少年，不理一切人，學張彥英的逃避。但是轉念後，又覺得除非逃避到棺材裏去，不然人們還是要來找着你，使你受氣。而逃避到棺材裏也是她所不願意，並非爲的死是恐怖，却爲的死是醜惡。那麼，試來熱愛人類如何？她又覺得像豬糞一般喜歡在泥淖裏打滾，喜歡受了鞭笞然後動的人類，是不配受熱愛的。她試想從父親說過的古聖先哲的理論中找一個解答，她又試想從自己特喜的盧騷的學說裏找一個解答，但是都沒有。對於這些學說，她本來僅是耳食，零零碎碎的，一知半解的，在當時隨便聽聽，似乎頗有會心，可是現在細按起來，只覺得空空，她發狠地想道：這些也都是騙人的！

她的頭腦發脹了，她終於打算拋棄了這無結果的思索，逃回家去，忽然一條槐蠶冷冰冰的落在她頸際，使她全身一震。像是思想上開了一條縫，她猛記起植物學上所說的蟲牙順應環境的天生的本能來了；一個新感念閃電似的在她腦膜上掠過。

「不惜也不愛，只是本能的生活着罷！即使圍繞在我四週的都是魔鬼——也好，我要從這些魔鬼那裏學習人生學校中的基本功課。」

## 四

除了父親和母親，瓊華將一切都看作「魔鬼」；她坦然在他們中間周旋，努力學習「魔鬼」的功課。她學習他們的思想方式，他們的言語舉止，他們的小巧小智，他們的待人接物的勾心鬪角。最初她也感得幾分不自在，但十六歲的她是容易改變過來的。所以不久就成了「青出於藍」。她自己鍛鍊成怎樣在裏心想笑的時候偏偏不笑，而在悲涼悽愴的時候反而狂笑；她學會了怎樣在可憎的人前晏然談笑；她又知道怎樣在人們的眉眼中猜測他們的內心的動機，怎樣在人們的言語中尋求反面的意義。每天她藏過了她的「真我」，用她的私人鄙夷的「假我」對付人，然而這「假我」却幫助她在社會上高高的昇上去昇上去，她成了交際的明星，成了一鄉的女王。

但在靜夜獨坐的時候，瓊華却只有冷笑。這是藐視的冷笑，也是得意的冷笑；是勝利者的冷笑，也是失敗者的冷笑。她想起從前她以純摯光明待人，然而所得的回答是欺騙，現在她以詐巧陰狠待人，可是人們的回答却是加倍的虔敬和崇拜。這不是正當的生活罷？然而這就是人人所願意所讚美所奉行的生活，這就是「真實的」人生！

「人類就是這麼一種賤貨呵！你無須給他美的和香的，你只須給他醜的和臭的！」  
在痛快而又悲涼的情緒中，瓊華嘴角上堆着的冷笑似乎常常是這麼說。

有時她也反省，或許自己太走遠了一步？或許時間久了成爲性習，無意中形成了自己的精神的墮落。然而她立刻很堅決的自己否認了！她有充分的理由擁護自己的行爲，她又找不出自己的行爲的動機有一絲一毫的不對；叭兒狗喜歡矢獒，就給她矢獒罷！

但假使瓊華也會有一分鐘想到這樣不惜不愛的冷酷的生活對於自己究竟有什麼意思，那她或者要發生一些新的煩擾；但是對於十六歲的意氣憤激的少女，我們還不能希望這個。

父親偶而也憂慮着瓊華的性格的轉變。他不怕他的女兒「變壞」，他全權的自信着「他的」女兒是不會變壞的；他只憂愁着瓊華的「太早熟」。他自己在十六七時是渾渾噩噩的，所以覺得十六歲的女孩子便那麼蕪人，情世故不是「壽相」。父親想到這裏，往往要抱怨他的夫人爲什麼捨不得瓊華出外讀書，以至初中畢業後便登上了本地的交際社會。雖是這麼說，老頭兒看見瓊華成爲一個超羣拔萃的女士，也未始不感着十分愉快。

瓊華是一天一天的往上昇。昔時追隨她的少年們現在是低低地伏他在腳邊了。他們現在十二分虔誠地崇拜她，敬畏她，以前黃胖子敢因瓊華不大理睬他而怨恨，而甚至於敢借張彥英的事在背後造謠，但現在則黃胖子萬萬不敢了。他覺得瓊華的銳利的眼光能夠燭照到他的心，使他不敢起絲毫欺罔的念頭，却又覺得這同時又很嫵媚的眼光能夠熨平他的半分之半的怨意，使他絕對地屈伏絕對地崇拜。瓊華已經不再是天真少女的瓊華，而是一顰一笑中有生殺予奪之權的一鄉的女士！對於天真少女的瓊華，少年們敢存「獲得」之想——這是個人本位主義的獲得；但對於女士的瓊華，少年們只能完全伏在地上靜候她的「垂青」了。以前少年們在背後私談，還敢對於她有些不敬的游詞，但現在則「瓊華」成爲神聖的化身，誰敢有半分不敬的意思表露出來，誰就成了衆矢之的了。只有願長的李芳尚敢一望瓊華的項背。這在從前或者要引起多人的嫉妒，因而會造出一些謠言，但現在則夠不上一望項背的少年們只能自嘆命運不佳，只能更虔誠地默禱佳運也來到自己頭上，即使只是瓊華的偶一顧盼也好。

張小姐身後追隨的，本來只有第二流以下的少年，現在連這第二流以下的羣衆也離開了她，把張小姐撇成很孤獨了。她只能曲意交好瓊華，希望撈回這麼一兩個，嫉妒的意思也是不敢存想。

雖則周圍的人們是那樣的改變了面目，而在瓊華的眼中心中，他們仍是一些魔鬼；不過從前是張牙舞爪攪噬的凶惡的魔鬼，而現在是陰柔乞憐，伺隙誘人的可憐相的魔鬼罷了。她並不希罕這些「魔鬼」的崇拜，但也不拒絕。她也知道那些「魔鬼」少年們對於她的崇拜是爲了某種目的，可是她並不驚異，也沒喜悅，她還是只有冷笑。

他的十七歲的初度，恰在三月豔陽天。不知道是什麼人造意，也不知道是什麼人附議，那一天的古微園中忽然齊集了本地的「裙屐少年」——也還有些豪興猶在的老輩，爲這一鄉的女王上壽。父親和母親也被他們的卑辭隆禮請了來，被包圍在衆口的諂諛中。瓊華自己呢，自然更是注意的焦點。在桃李的交蔭下，有二三老的少的在那裏切切私議，議的是什麼呢？是對於瓊華的頌讚，在圓卵石徑畔的小籬側，在半泓清水的金魚池邊，有人在那裏遙望，也爲的瓊華，正從那邊嫋嫋而來。

「三月十七這個可紀念的日子將永久成爲本地歷史上的佳節！」

李芳捉空兒對瓊華輕輕地這麼說。

瓊華的回答只是個令人難以捉摸的微笑。她的冷酷的少女心中卻像水面微瀾似的漾起一個新感觸：一生能有幾個三月十七。

「我希望明年，後年，大後年，或者大大後年，將有另是一番風光的三月十七的佳節！」

李芳又輕輕的逗着說；他的機警的黑眼波在酡紅的瓊華的頰上掠過，是十七歲的少女見了都會迷亂。然而瓊華不動心。她用了莊嚴的然而婉曼的口吻針對着李芳的語意回答：

「也許還有幾個三月十七留給我，但都是今天那樣的一個；我不要別有一番風光的一個！」

於是她很有禮意的對李芳一頷首，便轉過去和另一個少年周旋。

那天晚上回到家裏時，母親對瓊華說：

「瓊兒，你這麼一點小小的年紀，轟動了那許多人來和你做壽，恐怕會折了你的福。」

「是他們自己要來，而且先前並沒人說起呢。媽，你想，閻羅王自然也明白，未必會就折了我的福。」

瓊華倚在母親肩頭，豔笑地回答。

「你已經是十七歲了，我們還祇有你一個。醫生說你的爸爸是酒養着命，可是究竟也傷了身體。瓊兒，但願明年此時我們家裏多一個人——你有一個心投意合的官人。」

瓊華低了頭不響。她並不是害羞，她是又感到了空虛的悲哀。她把臉兒貼在母親的頸間，忍不住要掉下眼淚來。她心裏說：「媽，你寶貝的女兒怕恐要使你失望呢。」她很想把自己的衷曲對母親訴說，很想這麼問：「媽，當你還是少女的時代，是不是也有那麼多的魔鬼的，老了的媽大概不知道世界已經變得很壞！」

但終於只抬起頭來對母親微微一笑，一個字也沒有說。她決意深藏她的寂寞的悲哀，即使在最親愛的母親跟前，現在她還是不願意說。

## 五

然而有一個異樣的東西現在一天一天的在瓊華心中覺醒起來，給她多少的擾亂。

春去了，夏來到人間，原野染遍了綠色；往時瓊華最喜歡這一望無際的碧綠的海，但現在卻感到了淒慘，她恨蟬噪聒耳，她又嫌蓮花紅的太可憐。她渴望黃花的秋季。她夢想颯爽的秋氣將給她精神上的晶明安謐。可是秋天當真到了時，她又覺得太蕭瑟。秋的那種蕭殺的氣分，原和她的無憎亦無愛的

情調有些相合，但現在她則以為太冷酷了。她暗地驚訝自己的變態，她要搜求這變態的所以然；夏和秋還是去年的夏和秋，本地的小環境還是去年的小環境，一切自然的和社會的都沒改變；改變的只是她自己的心情。她漸漸的體察出來，是有一股不可抗的力在她心中作怪，但究竟是什麼力，是什麼性質的力，她還是不明白。

她的周圍也在不知道什麼時候有了些改變；幾個常日追隨她的人兒忽然褪色似的不見了。這本不是怎樣值得奇怪的事，她本來不希望；可是也不能說竟沒有像驟然短少了什麼東西似的異感。而況她的自尊心也不免受了些損傷。她本來鄙夷這些人，這些魔鬼，但是受他們的崇拜既成了習慣，便覺得他們的忽然逃亡是一種不敬的舉動了。瓊華也知道如此耿耿是沒有理由並且不值得，但在感情上終有些放不開。她疑惑自己是變得俚俗了，但又自己分辯着：事情不是這麼簡單！漸漸的她又辨認出來，這還是那股不可抗的力的作怪。

只有李芳還照舊很慫慂的追隨在她左右，瓊華也照舊看待他是一個伶俐溫和的魔鬼。但是這魔鬼有一天卻說出幾句震撼着瓊華的心靈的話來了。大概是在瓊華家的會客室內，正譚着一些相識者的近況的時候，這位李芳突然轉換了詞鋒問道：

「密司楊，你看，不是何求他們近來少見了麼？」

瓊華看着窗外的零落的黃花，默然點頭。

「何求他們真是何求呵！」

李芳歌吟似的接着說。

回過臉來的瓊華看了李芳一眼，似乎是等待他的下文。

「曾經聽得張小姐批評過一些接近她的男子來。說他們剛和她認識了做朋友，便打算着進一步的要求；至多忍耐着守到三個月，便又望望然去之了——」

瓊華很有興味似的聽着，突然微微一笑，緊接上來說：

「這就是說明了你不是那樣的人。」

李芳心裏一跳。縱使他是十分機警，此時也不能立刻辨出瓊華的用意究竟怎樣。他很快的對瓊華看了一眼——幾乎可以說就是瞟了一眼，等待瓊華的下文。

沒有下文，只有沉默。

「密司楊，有些人喜歡說明自己，我卻願意自己讓別人來說明。有些人心裏所要的是甲，然而所說的卻偏偏是乙；也許是故意，但因此又會感到環境的拂逆。極聰明的人往往會做出這些極矛盾的舉來。張小姐有許多地方不足取，可是她知道自己心裏的要求是什麼，毫無掩飾的去尋覓，所以她沒有多大的精神上的苦悶。自然她是淺了一些，可是太深堪的人便會有自己也不很明白的難以排解的憂愁。」

李芳像是指定着什麼，然而又很閃爍的說。

「哦，所以我是那麼無憂無慮的；是不是做淺人反倒容易過活些？」

瓊華也閃爍地回答；同時又露出一個難以捉摸的微笑。她的心裏卻忍不住不這麼想：呵，這個機警的魔鬼窺見了我的心曲了。

「密司楊，你自己知道這句話的正確意義。並且你自然也知道別人的意見剛剛和你這句話表面的意義相反呢。」

瓊華長笑了一聲，把話岔開去，再沒有機會給李芳拾取那掉落的問題來繞舌了。

晚上是很好的月色。瓊華獨坐在窗前，白天李芳的話，又在她心裏盤旋。她惘然毫無系統的想：自己近來的變態，大概有多少人已經覺得了罷？內心的要求？什麼是自己的內心的要求啊！對於人類早已無憎亦無愛，還有什麼要求？然而近來心靈上的擾亂，難道這不可抗的動亂着的力，就是潛伏的內心的要求？瓊華不得不承認「是」，可是仍然不明白這要求是什麼？

月光瀉在她身上，便彷彿浸浴在冷泉裏一般，使她起了清涼之感。不僅是清涼，還帶着些淒愴的味兒來。她望着那一輪滿月，思想更飛得遠遠的。月亮裏真有嫦娥麼？科學家說是已死的星球呢？自然是科學家的話合理些，但月亮有那樣感人的魔力，或者應該說牠有一個仙人的嫦娥更恰當些罷？但嫦娥也太孤獨了，高高在上的，只有小小的白兔作伴侶。於是瓊華想起了月明之夜的歌詞。她記得曾經有人說這一篇歌詞的意境是從李義山的兩句詩「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脫胎而來。該是不錯的罷？即使是高高在上做了神仙，也不能不感到寂寞的悲哀，也不能不想着愛的撫摩罷？愛！這神祕的東西沒有愛的生活，即使是神仙，也不能不感到缺憾！愛，愛啊！但是何處有愛呢？何處是愛呢？

瓊華忽然不自覺的掉下兩點眼淚來。風是這樣的軟軟，月色是這樣的皎潔，夜是這樣的靜默，然而她，她是這樣的孤獨憂悒！在她的輕輕地顫動的胸脯下，有一顆溫暖的心，在這溫暖的心裏有甘泉似的連珠似的話語要傾瀉出來，訴給月亮聽罷，月亮是太高了，聽不見，訴給風聽罷，風兒颼颼地去了，訴給夜聽罷，夜板起了沉默的死臉不理睬，只要有一頭貓，一頭狗——便是一個蟲也好，哪！她將擁抱着，訴說她的荒涼之感。然而什麼都沒有，她只能空虛的擁抱了自己的緊滿瑩白的胸懷！她看看自己



的處女的胸脯，處女的腰肢，突然顛顛部的血管轟轟地跳起來，臉上覺得了烘熱。轟地一句久已遺忘的話從記憶的灰塵中跳出來：一生能有幾個三月十七日！哦，一生只有一個十七的芳年！

她的神經像通了電流似的敏捷起來，但是閃閃地紛亂地沒有中心點。她想到了兒時的瑣事，想到了學校的畢業禮，想到了此後的一切一切，然後又回轉去想到了六七歲時所受的母親的愛。她猛然發見了一個新秘密：她比較着兒時的母親和現在的母親，沒有什麼分別，但她自己是不同了。她不能僅僅以母親的愛自足，她還需要一些別的愛。一句母親的話倏又闖到她眼前：母親期望她及早有一個心投意合的他呵，他，他，他是何等樣的人呢？在遼遠的他方？抑在左右前後的身旁？這個他就能安慰寂寞苦悶麼？這個他正在施施然來麼？如果他此時像夢幻似的突然出現，她一定得倒在他懷裏麼？但願他正在此時出現呀！

瓊華睜大了眼，癡望遠處的樹影。她想：這不就是他麼？這總該是他罷！為什麼遲疑地不上前來？她惘然機械地想着，看着，突然那樹影幻化為頹長的人形，像投射出的一顆石子似的直奔過來。呵，原來是他，李芳！——這個機警的魔鬼！瓊華的下意識撥動了這一句話來，可是意識地她卻對投奔過來的幻影說：「你就是安慰我的淒涼的他麼？即使是你呵，我也將接受！」她張開了兩臂要去擁抱這幻影，然而什麼都沒有了，只剩下孤獨幽怨的她自己。

瓊華頹然伏在窗櫺上，忍受那初覺醒的戀愛的磨折。

終於她又較為清醒地反省着：生活沒有愛是難堪的罷，但愛的不可分離的伙伴卻又是憎呢？爲了愛，便是憎亦較爲可耐麼？人們畢竟不是那樣的不能愛而且亦不屑憎麼？人們未必竟是魔鬼罷當真自己是學得太壞，變成了太冷酷麼？如果自己不是那樣的冷酷，或者人們亦不會像自己所見的那樣

壞罷？從前學習着如何不惜不愛，結果豈不是止成了憎？現在便該學習着如何去愛麼？該去試試愛李芳麼？如果他不是怎樣的不值得愛！

瓊華偷偷地輕輕地在自己手背上印了一個吻，似乎這就是部分的李芳。

但在白晝時，剛毅和冷酷又支配了瓊華。她仍是那種儼然的態度，機巧的令人不可捉摸的鬨笑。在人們跟前周旋。她第一眼看見李芳時，也覺得心裏一動，但「習慣的力」隨即將她挺直，她還是以前的她，給李芳以落落難合，雖然在靜夜的深閨，她又自悔白晝的言行，她又幽怨地渴望愛的撫慰，可是第二天又在人前時，她仍舊讓剛毅和冷酷支配她，毫無掙扎。

「究竟何者是我的真我呢？是晚上的脆弱的渴求愛的慰安的我，抑是白晝的冷酷狷傲的獨往獨來的我？」

瓊華在獨自的時候，常常這麼問；可是她看來她終於是無法解決這本身的矛盾了。

## 六

在這矛盾苦悶的心情下，瓊華像做夢似的又度過了半個月；「雙十」那一天，父親喝多了酒，獨睡在書房裏，不知怎的忽然火燒起來。待到瓊華他們發覺了時，書房的門窗邊都已經冒出黑煙。母親發瘋似的喊著，幾次要衝進書房去，都被家下的女僕下死勁拖了回來。瓊華用長橙撞開了書房門，從濃煙中鑽到父親榻邊，却見父親的下半身還擱在榻沿，頭倒植在地上，面目已經焦黑。瓊華驚號了一聲，撲在父親屍身上，便失了知覺。

瓊華被救醒來時，看見母親躺在地上狂墜，看見亂閃閃的，不知有多少人在前前後後的跑着嚷着。

紅光是看不見了，焦臭的氣味充滿了全空間。雖只燒去了書房，然而父親已經死了。父親的喪事剛完，母親便病倒在床上。在幾天之內，母親是老了十年。瓊華也突然消瘦，臉上的處女紅早已消失了。反是她的左上頰受了一點小灼傷，現在有指頭般大的一個紅疤。並且這太強烈的悲傷的襲擊又將她變成了麻木。她每天坐在母親的病榻旁，常是呆呆地瞪視，她不但忘記了笑，並且也忘記了哭。

母親的病只是不輕不重的纏綿着；她不能一刻離開瓊華。然後第一次的冰雪到來時，母親的病突然轉重。經濟的壓迫也漸漸感得了。親戚故舊，早已疏遠；便是那追隨瓊華最勤的李芳，也有許久時候不見了。瓊華的驟然喪失了愛嬌，使得這個「有耐心」的少年也終於絕望。

誰曾從豐裕跌落到貧乏，從高貴跌落到式微，那他對於世態炎涼的感覺，大概要加倍的深切罷？瓊華想起半年前尚被尊為一鄉的「女王」，現在則連普通的女子都不如到處受人冷淡，受人奚落，似乎正因為從前他們的崇拜太過當，所以現在要來加倍的取償；想到了這一切，瓊華便連憂慮母親病況的心情也減少了，只忿忿的要報復。兀坐在母親的病榻旁，聽着母親的斷斷續續的囁語，瓊華常常冥想將來如何報復那些無恥不義的人們；她時常想的很遠，很興奮，便恍惚已經回到昔日的尊榮，恍惚她正在大聲痛罵那些戰慄地俯伏在她腳邊的人們。可是現實的鏡子突然一動，瓊華照見自己已是那樣的憔悴可怕，已經失却了顛倒男子的魔力，便又渾身冰冷，低嘆了一聲，忍不住簌簌地落淚了。她也時常開放一步想：從前將他們當作魔鬼，現在纔知道他們還不配，他們只是些蛆蟲。和蛆蟲們嘔氣，真是何苦來呢？於是他悟澈了一切似的心地開朗起來，她想到母親的病不久總可全愈，想到自己如何在社會上安身立命，想到如何到一個更大更開明的環境裏追求高遠雄偉的憧憬，一高飛遠

「走去罷，剩這些蛆蟲們在糞窖裏攘爭！」可是她的猖傲的本性也在此時反攻，她覺得就如此輕輕放過太便宜了那些蛆蟲；她寧願再辱沒自己一次，再做一次「糞窖」中的「女王」給蛆蟲們一個嚴厲的教訓，然後丟手。

但無論如何，總須先得母親病愈。一切希望，一切計畫，都得等母親病愈了，然後有實現的可能。瓊華每天去找醫生，照例是下列的一串質問：「怎麼？怎麼？昨天的藥喫了也不見效？怎麼還是昏迷不醒？怎麼只是出冷汗？怎麼只是嚷着要搬家？怎麼……怎麼……怎麼……怎麼……」

醫生的回答却只是同樣的一句。

「楊小姐，尊堂的病十天八天是不會好的；今天下午我再到府上來診視，換一種藥試試罷。」

在母親生病期內，瓊華家中的來客就只有這位醫生。待到過了舊新年，便連這位醫生的腳跡也不常見了。長日的醫藥費的負擔，早已感得太重，但也還勉強支持。可是舊年關的債務的慘逼使得瓊華不得不尅減到這方面了。陳債和新欠，容易地將這一鄉的望族推倒。家中的老女僕曾經對瓊華這麼說：

「許多陳債都不是我們自己的，都是老爺替人家擔保受累下來的。老爺在的時候，從沒見他們來要過，怎麼現在一齊都來追討了！瓊小姐不要理他們！就是那些新欠也可以說幾句好看話，拖延過年關的。」

但是瓊華太高傲了，不能接受這個實際主義的忠告。她變賣了產業，應付這些債務；當她將錢票擲在那些滿堆着笑容的白癡樣的臉前的時候，她便覺得這是對於無恥的蛆蟲們施行了千分之幾的報復！

「我並沒像你們所猜想的那樣可憐，頹唐，沒落；我永遠是高傲的，我永遠鄙夷你們！」  
綴在瓊華嘴角的冷笑似乎這麼說；這時爲了太興奮，她的瘦削的臉上突然昇起了兩片紅暈，她的眼睛閃閃地放光，她還是不平凡，還能顛倒衆生，還有復仇的資格。

醫生不常來，母親的病反倒漸漸有起色了。瓊華的眼前又架起粉紅色的希望。春的氣息吹入瓊華的心坎，她的臉上又回復了迷人的朝霞；她的曾被火傷的左鬢，現在又是烏黑黑地，而在黑髮與粉頰間的一粒紅疤更增加了幾分撩人的媚態。雖然瘦削了些，可是別有一種清奇的美，全然不同凡俗。

三月十七又曳近來了。母親已能起床。瓊華爲的要表示她並未沒落也爲的要實現她計畫中的報復，便又常常出外。她的再現於社會，就如一個彗星，引起了大衆的新的注目。人們像忘記了過去的種種似的漸漸地又圍繞在她四周了。可是已經沒有尊敬崇拜的意味，只是好奇，只是侮狎。

在瓊華呢，也感得了一種異樣；舊日的裙屐少年大多數不見了，一半是離開了本地，一半是已有所屬，躲在新房裏了。現在圍繞她的，只是舊日的第二流以下的人物；這「降格」的感念，也很煩惱了瓊華，而况復仇的意志又在心中沸騰着。所以她比從前更加高傲，幾乎有些近於暴躁了。

一些大不敬的話語也常在人們嘴邊響：

「看哪，她還是那麼驕傲，咄！」

「這叫做人苦不自知！她的名流父親是燒死了，她的家產也完了，她只是個任人播弄的孤女罷了；大家還給她一點面子，她反倒更加狂妄！」

「其實那怪瘦的猴子臉也引不起人們發狂了，真是可笑！」

「她也和她的父親一樣，只靠從前的虛名過日子了，哈哈！」

「……………」

這是私議，瓊華也微有所聞；即使聽不到，她也能夠在他們的眼光中看出來。她倒並不激怒。她早已看透了他們，她只想得一個機會狠狠的報復一下，便踢開他們。她預計要在三月十七日舉行報復。終於三月十七日姍姍地來了。可是沒有古微園中的不期而會。瓊華在古微園中徜徉，雖然也遇見了幾個人，但都只伴笑着向她點頭，敷衍了幾句，便懶懶的走開。去年的事，好像他們都已忘却。瓊華突然認識她是完全失敗了。過去的豪華不會再來，因為今年是今年，不是去年了！

## 七

從古微園中回來，瓊華便病了。這是長期的悲傷辛苦憤怒的總爆發。病中高熱時的謔語只是一句話：「我們搬家呀，離開這裏！」

母親把僅存的幾個現錢都用作瓊華的醫藥費。高熱期雖然度過，病褥的纏綿又開始了；醫生說，這是「女兒癆」。

母親聽着變了臉色，嘴唇也發抖。瓊華却悽慘地一笑。她現在是當真厭倦了這罪惡的世界，她所望早些死；她勸母親不必為她的病多化錢，她是無望了。她也常想到自己死後的母親將更孤獨，爲了可憐的母親，她應該求活；可是她想不出一條路給自己勇敢地活着。她沒有勇氣再在這罪惡的世間孤身奮鬥了。

於是久已退隱的戀愛的覺醒又在她的創痛的心中漾動了。如果有一個他呀！只要還有一個他，便一切都不同了罷？然而上帝吝惜這個他。

夏來了又去；新秋的爽氣似乎把瓊華刺激起幾分精神來。她時常倚了枕頭望着窗外的秋色，時常起了無數的冥想。她更多的想着過去。最遼遠的過去，也被她挖了出來。一幕久已遺忘的故事驀地再現出來。張彥英的勇毅果決的面孔像魔術裏的月亮似的放大起來，塞滿了她的房間。呵，這個逃避故鄉的少年，近來可安好？他的最後的一句話，此時突然跳出在瓊華的心上：「密可楊，永別了；但願不容我的故鄉，但願我所逃避的故鄉，能夠永遠永遠地尊敬你愛護你！」真料不到這一句誠摯的祝福到現在却成了悽慘的反諷呀！瓊華聽得耳管裏轟轟然響起來，她又看見天花板在她頭頂旋轉；然後她又看見張彥英的面相從窗外飛來，從天花板上飛來，從桌上，從她的藥碗裏飛來，都聯成一長串，像頸飾似的掛在他眼前，他又看見這些面相都發出一聲輕輕的歎息：「不容我的故鄉現在也不容你了，呵！我們是同命者，我們曾經相憐現在讓我們相愛罷！」

瓊華鬆了口氣，一切幻境都歸消滅。但是她心頭却感到一種溫暖。她又想起張彥英告別時的另一句話：「我將悄悄的離開，像一個亡命客；我只讓兩個人知道，楊小姐和我的媽媽！」

這就是戀愛的表示麼？他深藏着這個愛？是的，他一定深藏着這個愛到現在！這個奇特的少年在這兩年來一定是爲了這深藏的愛而奮鬥呀！瓊華十分自信的想着。她深信這個少年不久將回來，回到她身邊。她深信這便是上帝賜給的他。她又深信自己過去的種種似乎都和張彥英直接間接有關，這便是所謂命運罷！

於是希望的火又從冷灰裏復燃了。瓊華要母親去探聽張家的消息，這纔知道張彥英的母親也在春間出去了，沒有人知道他們的下落。瓊華不失望。她深信張彥英一定會回來的。不是他曾經說過麼：「沒有把自己造成一個人，我是未必回來。」現在過了三年了，該已造成了罷。

瓊華隱藏她的歡喜在盼望中。她早晨從喜鵲嘴裏聽取好音，她又在月明之夜暗禱；她看見木芙蓉花開的很早而鼓舞，她又暗傷寒風將吹零了衆芳。她覺得大自然的流轉就是她自己的命運的節奏，她從每一個鮮明的色彩裏看出自己的將到的幸運。她又從每一張樹葉的飄落聲感到了陰影的襲迫。她從秋盼到冬，從凜凜的白露盼到凜凜的嚴霜，她只是永久的自信的靜默的期待着。

終於冰和雪又包圍了這大地。瓊華的胸中却滿貯着熾炭似的热望，薰紅了她的雙頰，又刺戟她不能睡眠；她終夜張開了期待的倦眼，望着神祕的黑暗；她看見一點一點的火星在滿房裏遊蕩，黃的綠的飄帶在她床裏舞蹈；她又聽得登登然的足音，遠遠的近來近來，直到她房門外。「那不是他終於來了麼？」她喘息的想心在胸膛裏狂跳。然後她又聽得響亮混亂的雜聲，一時並作，似乎屋頂就在她頭上倒塌。

這樣的直到天明，她覺得眼睛裏像塞進一塊熾炭那樣的燥澀，舌尖殭硬的像一塊木片，冷汗溼透了衣服；於是在艱苦的喘息後，她勉強有幾分鐘的朦朧。

醫生悄悄地對母親下警告。老女僕也時常背過了瓊華在母親面前搖頭。但神聖的期待還在瓊華心中跳躍。她並沒留心到滿面陰暗的母親近來偷偷地忙着的一些事。

那一天突然燠熱。瓊華從上午起就有些昏譚。她瞪直了眼睛，只反覆的說着：「逃避呀……這些蛆蟲……這糞窖……我是專等候着你來。」在她的昏眩的眼前，展開了過去生活的全景，都顛倒錯亂地閃閃地迸竄。

瓊兒瓊兒醒，一醒呀，媽在你身邊。  
母親抱住了瓊華，噙着眼淚低聲喚。



瓊華像是清醒了些，她呻吟了一聲，慢慢地閉上她的枯澀的眼睛，突然又出驚地睜開來，睜得怪大的。她看見兒時玩弄的一個小洋娃娃很大的從屋角裏閃出來，向左右顧盼，像是一個滿腔心事的大人。扎拉，扎拉，那邊又跳出一個女形的洋娃娃來，那正是先前出來那一個的配偶，他們攜了手，向着瓊華慢慢的踱過來。瓊華認識他們正是自己兒時常常替他們舉行結婚禮的那一對。現在他們慢慢的踱過來，更加近了，更加大了，直到成爲兩個大人，赫然站在瓊華面前。瓊華舉起微抖的手來，正待招呼這兩位，驀地認出那男的一個却正是張彥英。於是一陣奇突的暈眩便擊中了她。

母親看見瓊華的手指向空抓着，眼睛翻了白，忍不住驚喊過來，老女僕也跑進來。她們抱住了瓊華，叫喚。外面此時正騰起一片寒風，捲出三三兩兩的雪花來。

雪是無聲地飛舞，室中的兩個老婦人是哀默地垂淚，瓊華還是若斷若續地譫嚅着。

## 八

下午瓊華又像是清醒了些；她靜了些了，時時睜開眼來，她看見室內的人形物件都有一圈淡暈，而且閃閃地搖擺。她聽得有一些聲音在遠遠地遠遠地喚着；她還有想聽一聽清楚的意識，可是那聲音在條地一曳，近的時候，又遠遠地遠遠地飄開去了。她又彷彿覺得自己的頭髮被揪着，脣中被掐着，然後母親的聲音突然像尖針一般刺醒了她。

「瓊兒，張先生來看你了，張彥英先生！」

張彥英！他他麼？

瓊華的殘餘的生命力，就像閃電似的攢集注射在這三個字上。她的眼前突現了輪廓分明的含愁

的面龐，正是期待得那麼久的他而且旁邊並沒有另一個她！  
一個微笑浮上瓊華的嘴角。她的蒼白的兩頰又泛了出紅潮。她美妙地再睜一眼，然後慢慢的閉了眼皮，像春困的少女，軟倒在母親的懷裏了。

選自小說月報

## 一包東西

葉紹鈞

公共汽車軟和地震蕩着，他覺得很舒適，猶如給理髮匠槌着背心似地微微的倦意籠罩他的頂額；彷彿戴了頂浮幻的帽子，在眼前晃動的一切都不大有明顯的輪廓。一陣陣的香氣拂過他的鼻端，他模糊地想這是從那個望着窗外的短髮長袍的軀體上飄散過來的；但也沒有心思移準眼光去看她個仔細，對於香氣的消散也不以為可惜。

車身突然跳躍似地動蕩，有如車輪正滾過了幾道土埂，隨即停住了。乘客都微微噓氣，彷彿慶幸這厭倦的旅程已經完畢了，便爭先擠出那個不容兩個身軀並行的車門。爭先的結果是大家不得先於是，「慢慢來呀！」「要緊什麼的！」這些略覺薄情的語句便泛上大家的唇舌間。

他站起來比較來得遲；走近車門，那短髮長袍的形像似乎帶點匆忙的姿勢，伸出一手扶住那門框。他本能地停住足，讓她先出門下去；無意間瞥見短髮之下袍領之上的一段項頸，圓圓的，膩膩的；一時想得非常之玄遠。

「什麼東西？」

下了車後，顯現在他面前這樣問的是一個全身玄色的漢子；玄色呢的長袍加上玄色花綴的屈襟

背心闊簷的帽子也是玄色的；紫褐色的臉，胖胖的，眉目間頗帶粗俗的氣分。這漢子是一名偵探，可以一望而知的，其時正在查問一個人挾着的包裹，在包裹周圍撇着捏着的粗大的手指上，黃澄澄的，套着幾個金戒指。

電掣似地，他立刻省悟自己手裏拿着一包東西，現在的境地已經十分危險。剛才恬適的甚至於朦朧的心情完全消散了，只是老鼠見了貓兒似地警覺且震慄，他故意制止眼睛不要去望那玄色的漢子，彷彿這樣也就不會給那漢子看見；可是不順從的眼睛偏要溜了過去，却見那漢子已經放走了挾包裹的人，眼光略微抬起來，似乎正射在自己手裏的一包東西上。

「不好！」他這樣想時，不自主地旋了一轉。雖然來往的人這樣紛擾，車輛這樣繁密，但是有什麼方法可以躲避呢？那雙烏光光的凶狠的眼睛已經釘住這包東西了！

「逃——」他突然又模糊地想，連忙跨上一輛破舊的人力車。當身體被載着向前移動時，他聽見腔子裏心臟突突跳動的聲音。

這一包是什麼東西，連他也不曾知道。在等候公共汽車的時候，悠然望着四層洋樓的雕飾正在出神，忽然有人拍自己的肩背，回頭見是熟朋友老李，說還有點事不就回去。這一包東西託先帶回，等一會自己來拿，並不重，也不累贅，不過十本雜誌模樣的一包，就是剖開心來，也決不會發見一絲不顧代帶的意思。及到上車坐下，一手按住這包東西，非常自然，好像並沒有拿什麼。

但當聽見那聲怪刺耳的「什麼東西」！隨又望見那不感愉快的玄色的形象時，他自信已經知道這一包是什麼東西了，比解開來看還要清楚。年來老李幹的什麼事業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不怕魔的鋒利的爪牙，專意衝上前去，要撕下牠們的凶惡的面皮。要拉斷牠們的狠毒的心腸。他手裏攜帶的

東西，還有別的麼？不是制服魔的方略，便是牠們罪狀的宣告書。現在這一包，方方的，是堅厚的紙張，那一定印着一個橫倒的非常難看的屍體，胸口有糢糊的一灘，就是新近給魔殘害了的一個。而且無疑地，下面還印着警切的題語：「爲人而犧牲的！請看魔的猖狂！」

兩旁店家一扇扇彩色的招牌在眼角拂過，覺得頭裏很昏亂，像帶着宿醉。而且周身發寒，不在肌膚而在骨子裏，彷彿身軀儘在那裏縮緊來，頗不好過。待要不想，偏是一針一針般刺着心頭，「那玄色的傢伙在背後吧？那玄色的傢伙在背後吧？」這只消回頭一看就能解決，但是項頸差不多僵硬了，而且相信一回頭就得對準一個深深的烏黑的小管口。

「被他帶去，未免不上算。像老李，他願意這麼幹，被帶了去也沒有什麼怨的。而我……我倘若……不是累及無辜麼？但是……」

他這麼想，項頸自然而又縮緊一點。他彷彿覺得那玄色的臂膊正在伸近來，馬上一隻粗大的手要蓋到頭頂上來了；隨後的，就是慘酷的拷問……躺在洩瀉浸漬的泥地裏……給各種小蟲吮吸全身的血……與蓬頭長鬚的強盜作同伴……重而硬的鏈條纏住身體……拖動大滾石碾平那刺脚底痛的石子路……或者是砰！

他眼前一陣黑暗，只索咬緊牙齒用力閉着眼睛。

「呵！沒有到三十的生命，就這樣完了麼？我不願意我要活下去……雖然算不得什麼大志願，這個學校總要把牠弄得像個樣兒；這些學生，也要看看他們將來的眉目，然而現在，還只是剛剛起頭呢！難道就不容我活下去了麼？」他淒然心酸，往下就想不大清楚了。

似乎有了好一歇，身體依然一顛一顛地前進，而那隻粗大的手還不會蓋上頭頂來；眼睛便又張開

一線來。看見的是自己的夾袍的前幅，蓋在大腿上，沿着膝蓋直垂下去，在下緣的前面，露出那備紙包。」「呵，這個包！」剛才匆促上車，怎麼就把牠擺在腳踏板上，連遮掩也沒有遮掩好，他自己也不明白。而且，他發見這個包的一面，在不知什麼時候弄破了，破紙向外翹起，當然旁人可以看得內容很清楚。

「一定給那傢伙看見印着的橫倒的屍體了！」但是他決不敢偏下身軀把包紙整理好，只能行竊似地用脚跟把這個包勾得進一點，又輕輕理直夾袍的前幅把牠掩沒；同時抬起眼光來，故作無事似地，看着車夫號衣背上模糊了的數目字。一會兒，不放心地垂下眼光再來偷看，却見並沒有弄得好了，前面固然掩沒，旁側還是露出來。

「真憑實據在手裏，還能抵賴什麼，至少辦個煽動的罪名！」他簡直有點發抖了，脚跟用力抵住這個包，似乎要想抵破了車座的豎板，把牠藏到坐墊底下去。

「像老李他願意這麼幹，被帶了去也沒有什麼怨的。而我……我……不是累及無辜麼？」他重又想上這條路。

然而立刻覺得有些慚愧了，「我是無辜；老李這麼幹，難道就是有罪麼？」於是想起魔的種種形相，種種作爲；紅血與烈火，飢容與死臉，急速地電影似地都在腦際閃過！「這太豈有此理，假若寬恕了魔，就是侮蔑了人。老李的事業，正是人人該做的事業。我也該去做與他同樣的事業。」

「然而，我自有的事業在。」他一轉念就想到教育。「我是教人不要墮入於魔，也非常重要，而且尤爲根本。至於那個我的力量太微弱了。牠們有鋒利的爪牙，我有什麼呢？牠們有無上的威力，我有什麼呢？用雞卵同石頭去碰，到底不是聰明人幹的事。」想着，也就無所謂慚愧；對於老李那種夸大的不聰明，未免起一些鄙夷的意思；而他要教自己給他帶這種危險東西，尤屬大可痛恨。

「往那里走？」車夫回轉頭來，前頭是叉路了，暮色漸濃，遠處的行人同車輛都成一團團的黑影。

「往左。」他隨口說了。這是回學校去的道路，假若他仔細想了，決不會這樣絕不躊躇的。

「那傢伙不在後頭了吧？——不會的，不會的，我這一頂米色呢帽，很觸目的，他認定了米色呢帽，再也不會錯失……本來想戴那頂舊帽子的，怎麼又戴了這一頂……脫去了吧……不好，米色呢帽這麼一晃動，那傢伙一定奔過來把烏黑的小管子指着我的後腦……把車蓬拉了起來吧……也不好，明明不下雨，爲什麼拉起車蓬來？不是告訴人家我在膽怯麼……呵，簡直沒有辦法！」

「或是一秒鐘兩秒鐘裏頭，或是再遲半分鐘一分鐘，只要那傢伙高興，馬上可以喊住我。我當然跟着他走。難道還能抵抗麼？」他彷彿已經看見明天的情形了：報紙上刊載着大號字的題目「捕獲運輸危險刊物的」，下面就是自己的名字。成千成萬的讀者紛紛議論着，有的嗟嘆說，「可惜，有志氣的人」有的譏諷說，「嗤，蚊蟲想負山」有的痛罵說，「好呀，這班東西要捉一個乾淨」但是，他們說對了一項呢！尤其痛心的是學校裏的同事同學生看見了，也會同樣地嗟嘆或者譏諷，或者痛罵，而大家一致的一句是「不料校長先生……」學校前途自然不堪設想了，款沒人籌，一切事務沒人總理，同事便各自分散，學生當然由家屬領回去了。兩年的籌劃，半年有餘的實施，完全付於流水……就是事情幸得辨白，學校也不能辦了。豈但學校，簡直社會的一切都不得參加。偶然站在人前，只聽低低的一聲「他是喫過一場官司的」，還能不掩了臉逃走麼？他看到這樣，覺得已到生命的盡頭，前面是漫黑的一大團空虛。

但是慘酷的拷問，躺在泥地裏，給小蟲吸血，與強盜作伴等等戟刺着他，使他改換方向，去尋一條漫着青光的生路。他們問我，我當然不知情。他們問誰可作證，我就把王老先生說出來，他們該相信了吧。

立刻通知學校裏，教他們去尋教育會也行。打個電給老大，省長方面想來也可有路。——只是，他們許我同外面通信麼？如其說案情重大，概不許通信又怎麼辦呢？」他又悵然了，吁地嘆一口氣。同時朦朧地想到托爾斯泰一篇小說裏犯人相互敲牆壁通信的法子。

「到學校了！」他看見相熟的一盞白磁罩電燈在前面發亮，這樣想。在極短的時間裏，卻反覆地躊躇：起先想不要進去，進去了給那傢伙認識了所在是不好的。然而儘讓車夫拖着跑，那傢伙始終跟在後頭，同樣是個給他看住。最好的辦法是把這包東西留在車裏，自己走進學校。但是那傢伙明明看清這輛車是誰坐來的，只消一搜查，人賊還是在他的手裏。

車輪不管什麼，已經滾到校門前了。莫名其妙地，他奮出生平未有的勇氣說「停！」車夫放下車柄，他授一把銅子在車夫手心裏，急忙提起那紙包刺蝟似地衝進學校的門。

「梅生，外邊去看有沒有人問起我。如其有說我不在這裏。」

梅生莫明所以，疑怪的笑意在口角邊一噙，慢慢地退出去。

「快去！不在這裏，說我不在這裏！」他走進自己的房間，鶻落地把手裏的紙包藏在牀底下箱子的背後。坐定下來，兩手支着頭喘氣，心頭依然突突地跳。

梅生去了一會，沒有來回話，卻聽他拍拍拍地在那里扇水爐子了。

「梅生！」他用歛抑的聲氣喊。「外邊有沒有人問起我。」

梅生的瘦臉顯露在房門口了。「剛才門口去看，人是有的……」

「呵！」

「不過都是來往的人，沒有走來問起先生的。」

「哦！」他想發作，不知爲什麼又縮住了。心裏自然安舒一點，但總還是給幾條細線纏住了肚腸似地，不能釋然。立起來轉了幾個圈子，又靠窗望了一會新月將上發亮的天，便回到牀前取出箱子背後的紙包，帶着又好奇又害怕的心緒，鄭重地放在桌上。

「嘻……這個東西！」他用力抽出一張來看時說。紙面印着一位老太太的半身像，面貌很慈祥，皺紋雖多，卻沒有乾枯憔悴之意。翻過來看是訃告，降服孫下面印着老李的名字。

一陣微妙的心情過時，他擡起頭來，看見映在牆上一面鏡子裏的自己的臉，漲得紅紅地，眼睛裏發亮。他覺得不好意思，又低下頭來了。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作選自未厭集商務版

## 一個紳士的快樂

沙汀

當阿發忍氣吞聲地爬上椅子，再要去取那油瓶的時候，他的女人，那個周圍幾十里聞名的烏花姐，卻又從那高過他的頭頂的櫃子上，把那目的物搶跑了。於是阿發用嬰兒一般的尖聲嚎叫了，頓着他那接在短短的腿子上的腳掌。他的眼睛發呆，而他的嘴唇也因微抖而顯得歪斜了。但那女人並不鬆勁，彷彿吃飽了的貓兒作弄一隻已經失掉了機智的耗子似的，她裝着鬼臉，讓油瓶撞着他的額頭和鼻子，而卻不使他抓住。這是很顯然的，她不但是掙了一個妻子的身分，來發洩她在這種畸形婚姻上所會受過的悶氣，而且把他看做一個惡人或晦氣，那就是因有了他這個好像扮着人裝的哈吧狗一般的丈夫，她就不能不偷偷摸摸地，過着一種應該炫耀的姨太太的生活了……

就在一年以前，可怕的春荒襲來了。農人們在饑餓的痛苦裏輾轉着，用對於命運的嘆氣來強緩他



們的暴躁爲了要苟延一時的生靈，他們便遣走了自己的媳婦和女兒到城裏去乞求幫傭的生活。這村子是離城不遠的，祇有四五小時的路程。因爲路近，於是阿發的女人，這個在名分上才圓房不久的童養媳，便也得着了那寡婦婆婆的允許，向城裏出發了。春荒是祇能夠在農夫們的頭上踐踏的，他很快地就在一個紳士的家庭裏找到了工作，擔任着洗漿的雜務。這紳士是一個退了職的軍官，說話刻薄，喜歡女人。他時常在茶鋪裏登了首席罵街，而當他瞧見一個年青女人的時候，他的眼睛便會半閉起來，眯細成刀鋒一樣，而且不住地舐着嘴唇。人們都搖着頭承認他是一個不擇「生冷」的腳色。

自然，在這樣的家庭裏傭工是很適意的，因爲工作既輕鬆，而且吃食的，也已經不是黃金菜和晒乾了的蕃薯藤了。但是不上一月，她就被那滿臉橫肉的太太趕掉了，說是她竟無恥的勾上了她的老爺。她是哭啼着回來的，帶着滿臉的紀念物，那太太賞給她的指甲的痕跡，於是鄰近的農人們便都用粗話笑罵起來，幫她傳佈着一個新鮮的外號，她是在羞恥失望裏痛苦着，直到幾天之後，那紳士騎着腳踏車從黃昏中趕來，給她留下了無限的撫慰和饋贈。並且這以後，他是十分殷勤的到這鄙陋的村子裏來找尋他的快樂了，帶着手鎗，以防備仇人的暗算和土匪。但這對於烏花姐姐雖然是一種驕傲，在阿發卻成爲一種殘酷的打擊了。他老是在一種不間斷的恐怖裏生活着，提防着那隨時都會奪了他最後的呼吸的「灰包」，這是人們常常警告過他的。可是現在他卻覺得那倒比她目前的調笑來得爽利了。

他率性不要再搶奪那油瓶了，抑止住自己的狼狽，他開始拿一個男子漢的態度咒罵起來。但是冷酷的自然，不僅是給了他一具供人嘲笑的身軀，而且還給了他一副死板板的舌頭，那是十分笨拙的，尤其是在他生氣的時候，不管牠是在口腔裏面怎樣地活動，而那活動出來的成績，總是一些

重重複複的單音。因此，他的彷彿很堂皇的責罵，並沒有遵照他的希望和意志，給他帶來一點相當的效果，倒反轉叫她大大的開心了。她拏大笑來回答他，而且用力地去擰他的耳朵，鼓勵他罵得再厲害一點。這使得阿發在一種絕大的委屈之前降服了，於是照着他素常的習慣，那種可憐的人們拏自我磨折來報復他們的輪運的習慣，他把那頂沒有結子的瓜皮帽抓在手裏，而就拏那頗大的額頭，在木櫃的檯面上碰擡起來，一面狠狠地責罵着自已的不幸和癡蠢，他的聲音嘶啞，而他的眼淚是滴向他的嘴角了。

看了這情形，烏花姐姐的快意突然消失了，她撇着嘴，叨着，很掃興地把那目的物頓在阿發着立的椅子上面。她是直挺挺地對了映着夕陽的窗子站着的，因此，她的大眼睛是特別的烟燦了，發出着不安的閃光。

「你嚇不倒我！一拏手掌摩着光亮的頭髮，她氣喘喘地說，「那就想錯了，打算嚇我麼！」

「你讓他一下呀！這時候，那老早就在廚房裏愁了臉，傾聽着的母親，也趕着過來了。因為太熟悉了一個老爺的脾氣和一個窮人的命運，她是十分害怕自已的媳婦的，而祇敢偷偷地抓住一個耕田的農人來哭訴她的不幸；雖然這個媳婦是她從小養大的。但那位靠着六顆骰子吃飯的王禿，那位烏花姐姐的單戀者，却到處宣傳着她是假慈悲，設想她希圖從媳婦子的得意來解決她的殘年，帶着一種老年人的慌張，她走進陽光稀薄的臥室，一隻手去摸那油瓶的頸子，另一隻搖着阿發短短的手臂，叫他趕快到灶門口去照顧柴火，並且顛三倒四地責罵着他的固執。但阿發哼了一聲，便望她直瞪眼了，彷彿她是一個陌生人一樣。是的，她是一個傻子，一個殘廢人，因此，就連一份母親的愛情，也被他不幸的命運勾消了。」

他現在感到完全的絕望了，努力擺脫他的手臂，把帽子蓋在後腦上，也不扶着靠手地就跳下椅子，一直望外面走去了。烏鴉噉吱地劃破着他頭上的天空。但阿發沒有覺到，他的心竅，似乎被一個殘廢人的小氣所轉化成的硬性塞住了，他滿臉悶氣，不動聲色。他也沒有回轉頭，去照顧一下從那背後傳來的聲音，這是他母親的叫喚。她乾癯得像一個汗手握過很久的佛手柑似的，提着油瓶，在屋沿邊哭巴巴地吆喝着，顧忌媳婦的脾氣，而又為兒子的遭遇而傷心。她的乾枯的聲調，把附近小屋裏的鄰人們都引誘出來了，他們就靠在自己的泥壁上，捧着飯碗，鑑賞着這一幕隨時都在開演的惡性的喜劇。

『是好的，你就不要給我回來！那老太婆生氣了，一邊用耳朵傾聽着他的回答。』『不做聲吧，好，恭喜你！但她接着又吞着眼淚懇求了，『你要我怎樣呀……』』

可是阿發已經穿過麥場，走上那條通到河堰去的小徑上去了。他知道在一個殘冬的傍晚，那河堰邊是特別清靜的，沒有凌辱和作弄，他預備不被打擾地去醫治一下自己的心情。一遇到難堪，他幾乎時常這樣，雖然有時睡着了，那母親會跑來打他的耳光。而牧牛童會給他的手掌塗上牛糞，以抵消人們給他們的打罵。但他們現在是更沒有心情來顧忌這些瑣碎的不幸了，他浸沒在那種頑固的沉默裏面，搖跛着，彷彿一隻被人追趕着的田鴨一樣，直到他走近了那堤堰邊的樹林下面。他靠在一株麻柳樹上，牠是枯朽了半邊的，於是偃着身子，他哭泣起來了。

這時候，天在黑下來了，從遠處可以望得見一兩點紅紅的燈火。鴉鳥響着翅膀正在向巢裏飛去，而那點綴我們不安的農村的鎗聲是在隱約地呼嘯着。但牠們並沒有攪擾阿發的哭泣，這是悠長而自然的，使人心上的重壓慢慢減輕起來，彷彿一劑悲哀的藥石。在最後，他甚至感到愉快的疲倦，而且將他的遭際忘掉得乾乾淨淨了。他閉上眼睛，想要休息一會，趁着還沒有再碰見惡意的打擊。但是飢餓

驚醒着他，而身體的抖縮也不讓他再舒服了，因為他一年四季都是穿着那件肩頭上有着大洞的上衣的。於是好像從酣睡中驚醒的一樣，他呆呆地立起來了，拏左手揉按着蓋在後腦上的帽子，寒噤着，就這樣離開了河堰的堤岸，而當那遙遠的燈火，第一次直耀着他的眼睛的時候，他卻又不自覺地停止住脚步，而且悲涼地咽氣了。他並沒有完全忘掉他的哀愁。

爲了可怕的情愁，和不願再在鄙陋的鄉村裏埋沒的癡想，烏花姐姐的脾氣確是愈來愈壞了。她原先是祇在不快意的時候才向阿發洩氣的，而她現在幾乎忘掉了磨折他的次數。這變化發生在秋天，那紳士病了，許久沒有來，直到她強制着阿發去打聽消息。自然，客是給他請來了。但由於他的呆笨，他卻將這消息漏到那太太的耳朵裏去了。於是她便帶了隨從趕來，狠狠地發揚了她的醋勁。但這並沒有酸化了烏花姐姐的希望，這倒煽熱了她，因為她借這個看清了那滿臉橫肉的婦人是夠不上懼怕，而那位老爺是十分偏愛她。於是她乘機哭訴了說，她願意永遠在他的身邊。但這位不擇生冷的腳色，卻着弄虛玄，硬把一切的困難栽在阿發的身上，而從那時起她磨折阿發也就更厲害了。這情形他是不會明白的，但他現在卻突然地預感到他的正在發展的不幸了。

「總要把我磨死的呀！」他喃喃着，凝視了一會那蒼茫的暮色，於是他從新煩惱起來，完全失掉了回去吃飯的興致了。他覺得寧肯挪緊褲帶，到任何一處院落裏去鬼混一下。這村子裏的每個院落是相隔頗近的，而聚處在各個院落裏的人家他都熟識；他們叫他做肉蛋。他們自然有時也嘲弄他一下，來排解他們的苦悶，但到了他的額頭撞着柱子和牆壁，那些老年人便都代頭愛護起他來了。他們並不是他認真的仇對。他現在還以爲他們是些很可親近的好人；而他是在一種充滿了慰安的心情裏動身了。決定歐神仙家去碰一碰他的運氣。

這神仙是一個巫醫，他的長指甲是用竹管子保護着的，披着風帽，終年盤坐在一張大圈椅上，從辛亥年間起，他便在開始出賣符和預言了。雖然經過四五次官了的禁止，但他的營業卻依舊是很興旺的；因為農夫們是一直在困擾中掙掙着。爲了要鬆緩一下對於生活的憤激，和對於新的憧憬的渴望，他們幾乎是和他分解不開了。他的院子就在阿發的近旁，隔着一段竹林和一块荳田；而在那薄暗的場壩上，靠近神堂的門邊，這時候正呆立着五六個從鄰村跑來的人們，頭纏黑布，默不作聲，在守候着一場法式的開壇。同時，在場壩的中央，那個滿臉骨頭的賭徒，正在很狠戾地敘述着烏花姐姐和那軍官的艷史。他是從來沒有放鬆過他們的，而在黃昏時候，他又聽見那腳踏車鈴子的響聲了。他用一種失戀者的嫉恨吹牛着別的一些村人們圍繞着他，好像圍繞着一堆火柴一樣。

「把耳朵扯長點吧，老哥。」他說，習慣地挽着袖子。「好多人都在挖苦我們村子裏風水好了；真醜死人！……想一想吧，我們自己也有姐兒妹子的，我們不能讓他們來開壞風氣，弄得人矢尿不清；……是在別處麼，這種東西早就給趕掉了。乾草坪就有過一絲不掛的打來游街；那姦夫還比他闊得多呢！……不相信呀，你看，我說在這裏擱起，總有一天會弄得每個人把老婆揹在背上過日子。」

一個老頭子從旁嚷道：「這色鬼，別人說他看見石頭縫也想插一下指頭呀！」他蹣跚着腳，因怒惱而舉起手臂。

於是從懷包裏和衣岔邊取出手來，唾着口痰，農夫們開始表示他們的憤激了。雖然這憤激照例地不會持久，不會給那賭徒一個搗鬼的機會，這是他長久夢想着的，但他們每一個人都很認真地辱罵着，並且照着中國人的老例，逐漸把那被罵的對象推廣開去，從那軍官到一切的紳士，從烏花姐到一

切的女人；而當他們正在奚落那些不中用的丈夫的時候，那賭徒忽然驚叫了一聲，因為他發見阿發縮頭縮腦的，恰恰挨進人叢中來了。

「呀，你們看！」他叫着，指點出阿發。「這還不像一個活烏龜嗎？」於是人們哄笑起來，馬上把這個可憐的殘廢人包圍了；並且開始忘掉他們嚴肅的憤怒，大家都粗野地打趣着，用手指點着阿發的額頭，說他早就應該讓自己的褲帶來完結他的恥辱了，或者撒一泡尿水淹死他們，還想快活下去，但他們實地被一種不安的沉默侵襲了，因為阿發意外的頹喪使他們感到了奇怪，他垂頭帖手，一聲不響；他平常是定規要可笑地忸怩的，而這正是人們希望得到的成績，看了這情形，那賭徒忍不住又出頭表示他的公正了，他勸阻着衆人，一面僵了身子拍着阿發的肩頭，問他是否生病，但他沒有理他。他現在祇是單純地渴想着，若是能夠立刻回家，那就好了。

開首躊躇着，末後阿發終於大着胆向周圍張望了：人們正在凝視着他，並且喃喃地嘆息着他的不幸。但他並沒有從他們得到一點慰藉，也不想牠，雖然這是他原早希望過的；因為過時的饑餓已經把他陷在極端的疲憊當中，而爲了對於命運的反省，他也早就放棄了這關於自身的一切希望了。他所感觸到的，祇是他們已不會再爲難他了，於是摸了摸後腦袋，就把那隻手藏向懷裏，他從人們移動開去，向着自己家裏那邊走。他還不時地默笑着，因為不幸已經作弄得他祇好死皮癩活地裝死了；他更無心設想一下他到家時可能發生的情景。

穿過寒夜的靜寂，他循着常行的路進到院子裏去。這院子裝滿了清冷，同院的人大都熟睡了，到處是黑暗的，祇有阿發家的窗紙還映照着慘白的燈光。而在那微明的窗脚下，那階沿下，有幾圈濃黑的人影，在不住地轉動着。這是些鄰近不良的少年，那軍官一到，夜深人靜的時候，他們總會摸來作這種

無聊的窺探的。但阿發沒有注意，也不明白那紳士的到來，雖然那賭徒曾經提醒過他。他因此，在那極平靜，然而喪氣的心情當中，他筆直地跨進臥室裏去，在一張椅子上坐下，而同時，那紳士強自抑制住的暗笑，從他兩個鼻孔裏爆發出來了，他是看見他走進來的。於是阿發朝床面前望過去——他立刻陷於狼狽了，但瞞在紳士的眼梢的依然是那種會心的諷刺，而烏花姐姐的掃興，却已變成了認真的怒氣，因為他恰恰在他們將睡的時候闖來，這顯然是一種得罪人的舉動。

「夜壺把你打昏了呀！」她說，執着阿發。「出去，你這不要臉的東西！」她用一隻手抄了已經解開的上衣，衝近他去。

看了這畫像阿發以為她是又想動手來磨折他了，於是掣手臂做了一下防禦的姿勢。他便往那櫃子和一隻木桶做成的角落裏倒退着，而她揪住他的袖子，用力地想拖出他來。那紳士是在大笑着，而且因為這，那種頑固的執拗又很快地燃燒着阿發了。但烏花姐姐絲毫也不在意他的發作，她和他更厲害的拗扯起來，直到那紳士向她提議，他們不妨就讓他來參觀一下他們的歡樂。丟下阿發，他們笑嘻嘻地車轉身去了，但他退縮縮地緊跟着他們，哼嚶着，踩着他那短短的腿子。這情形在烏花姐姐的心上發生了不安，他一發作了是不容易收拾的，但這卻祇使得軍官老爺皺了皺他的眉毛，因為一個有趣的想頭，忽然打動了他那刻薄的積習了。

「呀，你還不滿意嗎？」他說，忍不住大笑起來。「好，我請你坐包廂吧！」於是他提着阿發的領口，差不多像拋丟一個沙袋一樣，他把他攙進那隻木桶裏去，而他自己，又一次牽着烏花姐姐，向床上爬去了，雖然她老是不安地回顧着。這木桶正對了床安置着，高齊阿發的額頭，是屯積糧食用的。但現在，這卻已經變成一個炙人靈魂的火坑了，而阿發就在這裏面痛苦地癱斃着。他沿着這桶的四周亂轉，彷彿

佛以爲牠是應該有着一道門徑似的。他又用力顛着脚尖望出去，於是惡罵了一聲，坐跌下去。他照例擡起他的額頭來了，就在那光亮的木板上面，而他這頓重的磕撞聲恰恰和那紳士的歡笑聲合奏着。因爲這快樂的軍官正在挑動着烏花姐姐因掃興而萎息下去的情慾。他自然是不會被阿發這傷心舉動所打動的，但是在窗子外面，在那些由年輕人用驚奇的形容引誘來的村人們當中，却已經被憤怒深深地激動了。

他們憤怒地離開了壁縫和窗外，騷動起來了，唾着口痰掠出着粗大的拳頭，但他們的嘴巴祇是滋滋地作響，好像做着啞劇的一樣；而那賭徒就在這焦急的人堆中鑽動着，比着手勢，抓着別人的肩頭耳語；他把農人們招引到場壩當中計議去了。這情形使那母親起了不祥的預感，她是被阿發的哭嚷吵醒了的，於是抄緊衣服，她又跟過去向他們哀告去了。因爲她知道在這樣的年頭，農人們早已經不怎樣惜疼紳士們的生命了，正如紳士對他們一樣。同時，在臥室裏面，爲了不能痛快地滿足他的色情，那紳士把阿發粗暴地從木桶裏抓出來了，擲他在地上，毆打起來；而正當烏花姐姐跑去勸阻的時候，好像搶險時的情形一樣，村人們嚷鬧着湧進來了。那紳士跑去取他的手鎗，但阿發翻起身，想拖住他的衣服，雖然他已經吃飽了那踢慣了人的腳頭。在混亂的叫罵中，手槍聲從床角爆發了，阿發坐跌下去，農人們奔出臥室，從窗孔裏伸進毛瑟槍的槍筒……這擾亂直繼續到天明，帳子崩蹋了，從屋頂的漏洞裏可以窺見灰色的凍雲，而那紳士就正攤在阿發的腳下，烏花姐姐從床上拖下一隻手來……

「你就死了！你就死了呀！」那老太婆在清晨的靜寂裏噙哭着，伏在阿發身上，但他早已斷氣，而且在他平靜的顏面上，也已經消失掉了那種受難者的委屈和不滿了。



## 一欄之隔

王統照

是兩年前的個片段；而聯想起的記憶。

春光到了，溫暖美麗的清晨，正是我從司法部街挾着書包往校中去的時候。那條街在北京城裏，也可算比較的優雅而別致的街道，當着春天來到，但也是一條森嚴與慘酷的街，看見街道的命名，也可想到那是個甚麼地方。大理院高等審判廳，地方審判廳，威嚴可畏的司法部轉角去便是分看守所。但他們雖是威嚴，而鐵欄裏面，却偏有好多的花木掩映。紫色與白色的丁香，霞光浮映的桃花，在嬾娜含笑的花葉中間，更有許多小鳥兒，跳躍着，啾啾着，唱着快樂的春日之歌，在那爛熳的春光裏，每日都同着鐵索的鐮鐮聲；守門兵士的皮靴聲；法警的佩刀聲；進門來的汽車聲；馬鈴聲；相攙雜着，和答着，成了一種不調協而習爲自然的聲調。無論誰，凡從那裏走過的，都要四面注視。即賣零食的老人，舊紙煙的小販，以及帶了方翅，穿了厚鞋的旗裝太太，與下學歸來的兒童，走到那裏，都要將臉面貼在鐵欄上向裏看看，並且臨走時也放鬆了脚步，並不急急的走過。

我自然是他們中的一個，並且因爲自然美的引誘，與每天的習慣，更是「不厭百回」看的。

有一天剛打過七點三十分的鐘，我就匆匆的走出寓所。方出巷口，便立刻使我的嗅覺換了一個境界。融暖而輕散的晨風，吹過對面的花叢之香來，又甜淨，又輕膩，因此竟把我自從昨夜埋下的胡亂思想在腦中的，全部消失。只感到陽光的明媚，與花香的寶貴，只感到人的快樂，與幸福，而且在這片刻的思想中，不知那裏來的魔力，使我彷彿覺得真有個造物的主宰，在這時候，散佈下許多的快樂的種子，種在每個人的心裏。脚步驟然間迅速起來，匆促中由對面街口，穿過街心，跑到西面來。噉噉的一輛紅

色汽車，從我身旁擦過，幾乎沒有將我掃倒，但我這時並沒有半點恐怖，與謹慎的心思，却看牠由微動的街塵中馳去，以為很有趣味。

『好美麗的花！』我心中這樣想，而我的面部，却已貼近司法部前的鐵欄上。全部的精神，只有看見纍纍如絨毯般的紫丁香花，在枝頭上搖曳着，而耳旁却有許多音波，正在顫動，這種音波，便是由街中及小商店中來的。

我正在看的出神，突然的一個景象，將我的快樂的觀念冷了好多。哦，漸漸的加多了！那個自以為是首領的人，開始喊出自滿與怒暴的呼聲來。原來在丁香花的中間，平鋪的青草地上，我忽然發現了一羣奇異的生物。本來人們，也是生物中的一類啊！他們穿了半黃半黑色的衣褲，頸上與脚上，都帶了鐵鍊。照一種的眼光看來，他們也一樣的是很整齊，而衣服與形式很劃一的隊伍啊！他們在春日的清晨中，拂動着花枝，聽着小鳥的歌聲，來住在這所高大建築的陰影下的花院裏，作努力的工作。誰說這不是快樂的生活啊！比着那些成日在工廠裏，街道上，作機械般的勞力者，不舒服着多嗎？這是我乍見他們這等情形的第一個思想，因此便把我初出門時，純潔沒有翳障了一點纖塵的腦神經，忽染了推論與判斷的思想。

他們在四圍的鐵欄中間，執着各種的器具：筭子，鐵鉞，鋤，繩索，木担，篋子，正在各按着地位工作。他們沒得言語，走起路來遲緩的，懶散的，沒點活潑的氣象。他們也沒受着溫風的吹拂，沒吸到清爽的朝氣，更沒嘗過花香的誘惑吧！工作！工作！枝頭上婉轉生動的小鳥，似乎嘲笑他們了！

是他們的幾個首領吧！帶了白沿高頂的帽子，青的制服，皮帶下也斜掛着短刀，還有種武器在手裏拿着，就是黃色的籐條，『笨東西！……』難道只會吃飯嗎？笨小子！……誰教你愛到這裏來！……你

的皮肉不害臊吧……」幾個紅面膛，粗手指的首領，開始怒喊起來，我聽到「誰教你愛到這裏來！這一句話，突然使我滿貯了快樂的心，迸出一種深沉與刻不可耐的疑問來。「美麗的晨光，可愛的花木，誰也愛到這裏來，不是這個鐵欄的阻隔，我也願到裏邊去，坐在草地上，嗅着甜淨與輕膩的花香，讀詩集，是怎樣的快樂啊！更是怎樣的難得的地方，在這烟紛雜的都市裏，不過是一欄之隔罷了！有誰不願到這裏來？爲什麼你們要發這種問話？」我心中幼稚的想着，然而他們——囚犯們，却悚懼不安起來，更謹慎，更殷勤的工作！草地上不多時便齊整了許多，潔淨了許多，越發加添了花枝招展的美態，與春日的光明。不過他們似乎沒有感覺到，即如他們的首領，仍然是嚴厲的面孔，監視的態度，也並沒有感覺到花香與春光的可愛，他們與他們的首領，正各自思想些什麼事，誰能知道。

然而我初出門的勇氣，與純潔的快樂，到這時候，也漸漸降落下來，消失下來！

哦！北邊大理院裏的大鐘，發出沉宏的聲，正打過八點。有這種警動的聲浪，將我從鐵欄邊喚醒，忽然想到我也有我的工作呀！便匆匆的離開鐵欄，往南走去，而他們和他們首領的表情，面貌，言語，動作，一直使我在聽講心理學的教室中的時候，還恍惚在我眼前。

「人們的情緒與感覺的轉移，是不可思議的一樣的明月良宵，爲什麼有的狂歌飲酒，有的傷心洒泪呢，一樣的一種好吃的食物，爲什麼快樂的人吃之惟恐其盡，而愁悶的人不能下咽呢……思想的變遷，由於所處地位的不同而有差異，而情緒與感覺，也不能一律的……」我在我的坐子上面，以先並沒有聽到先生說的什麼話。忽然這幾句疑問式的講解，觸到了我遲鈍的聽覺。我不禁暗中點頭，正自要繼續下去，却越聽越不明白。揭開我的洋裝本子看去，哦！原來他早已開始另講一章了。

方纔的片刻的經驗，又蒙上了我的心幕，天然的景物，與他們的面貌，又恍若我置身於鐵欄之側。

經驗的努力，却提起我的記憶來了！從那個聯想想起的，我至今還不會明白！

方纔經驗的事實的餘影，漸漸暗淡起來。重複顯出了一個多年前的心影來。冬夜的月下，在清淨與寒冷的鄉村的街道中，我彷彿聽見喧呼與歡喜的聲音，雜沓的步聲，追逐着踐踏着刀刃的相觸聲，却聽得出是厚背而沈重的舊式大刀互相撞動的聲音。哈哈……哦……啊哈的人語帶出可怕與騷動的意味來！

那個記憶，使我難以忘却！

在那年的冬日正是一個可紀念的冬日。各處革命軍報告捷音與獨立的電報，在新聞紙上不斷的登載。在我們僻遠的鄉村中，也知道有這種消息。可是那時，我正是年輕的小孩子，偶然看見，也不甚關心。不過覺得心境上有種新鮮與希望的變換。十月過了十一月又到了末日，天氣冷極了。鄉村的道路上，堆滿了白色的冰雪，太陽每早從冷霜中升起，到了將近晌午的時候，方纔十分明朗。有一天忽聽得鄰舍人家都說：我們的鄰近什麼縣城也獨立了，縣官也跑了，有的說已投降了革命的，其實什麼是獨立？什麼人是革命黨？都是說不清白，但人人都覺着大的禍事與大的轉變，都是不可避免的。終於要在我們的左右的地方出現，又一天忽然有人說：縣城的北樓子上，也懸起白色的布旗來了。這個消息迅速的傳播出去，鄉村中人人都有絕大的驚異與不相信的態度。後來的消息更加多起來。募兵捐款修築城牆，要人人剪去髮辮，這些事都是鄉下人做夢也想不到的，弄得人人不知怎麼樣才好。其實他們也並不懼怕，只是如墮在迷網裏，不知是怎樣的一回事。末後更有一個分外驚奇的消息散出，說是縣城裏的獄囚，都全行放出一概免赦了罪了。他們出來作甚麼？誰有權力能讓他們出來？他們要上那裏去呢？這是鄉村中誠實的老人們，都一樣的有這幾個疑問，並在茅屋中的油燈下，吸着烟悄悄的

對語。在白天啊！他們竟連平常的閒話，也不敢在街道上說的。

那正是傳出末後的驚異的消息的第二夜。當天還沒有黑影籠罩的時候，在北風的怒號聲中，却由我們那個鄉村的大道上，過去了百幾十個人。似乎也有些鄰村的勇壯與大膽的少年。他們有的斜披著衣服，有的帶著棍棒與舊式的刀矛的，有剪去髮辮的，却也有盤在帽子裏的。他們衝着北風，由村中經過，都很高興而且有奮激的感動！表現在人人的面目中，有幾個喝着：「跳出龍潭虎穴中」的奇怪的皮簧聲調；他們過去了以後，便聽見我們鄉村中的幾個老人低聲道：「今天晚上，我們須早早地熄燈，關門，睡覺這羣……是去接由牢獄中放出來的囚犯的人。大約在半夜中，他們同着那些人，由城中回來啊！唉！不知還是什麼世界啦！」於是這一夜從夕陽剛落下地平線的時起，我們鄉村中就下了消極的戒嚴令了！有小孩子的人家，更恐怕因無知的哭聲，會惹出禍來。早檢出些好吃的東西，哄得不知不識的孩子們，都伏在被底下作幼稚之夢去了。滿街上只有明月的冷光，照着融化不盡的冰雪，什麼光亮也沒了，什麼聲息也沒了。如死的鄉村之夜，寂靜，沉默的使人多恐怖啊！我那時並不是很小的兒童了，我同來一個將近十歲的小表弟，還有一位常給我們料理點事務的張老兒，他是將近六十歲的老人了，他常說他所經歷的危險，與到的地方，在左近的村子中，再沒有比他更爲加多的了。我們三個人，在我家的靠着街的書房中，相靠坐着，圍了一個小小的火爐，燃燒木炭，在全黑暗的中間，還可借着火光，稍微辨清各人的面目。慘白的月光，從窗紙上穿過，我的小表弟，是前幾日纔來的，他幼弱的心中，在那天晚上，也受了一個迷悶的打擊，受了大人的訓令，他也不敢多說一句話。倒是張老兒反精神興旺起來。他覺得這等事，實在沒有恐怖與戒嚴的必要。他吸着長竿的旱煙，燃着鬍子，正在撥弄炭的餘灰。他這時時低聲說些他從前冒險的事，在山中走路，遇見盜賊打架的事。因此我同小表弟，更不

想睡了。本來家裏的人因為小表弟太好害怕了，所以教張老兒同我陪着他呢。

張老兒正談得高興，起初還有啞着喉嚨低聲說，後來他說話的聲音越談越高了起來。小表弟這時更不知甚麼是恐怖，也開始跳躍起來。

甚麼時候了，我們都沒想到。

一種由遠來的喧調與狂呼的大的聲浪，從夜的沉寂中，破空而起。張老兒的話突然停止了！小表弟顫抖的拉着我的手，伏在我的懷裏。

聲由遠漸近，彷彿屋子也被人聲震動了！張老兒也不禁的將手離開了火爐。

危迫與殺厲的呼聲，間雜些笑語，與木器鐵刃相碰撞的音，從街道上傳來。步履聲雜亂而且急迫。「歡迎……歡迎……出了牢獄的伙伴們！再不作欄中的人啊……殺呀……哈哈……」這種駭人的聲，任誰聽了，身上也起寒慄而有顫慄的感動呢！小表弟伏在我身上，連動也不能一動。聲浪越混亂而擴大了！張老兒輕蹣着脚步，由窗紙中向外看去。我正想慢慢地拉他回來，因小表弟在我身上，他嚇得那個樣子，我還能推開他嗎？可是在這時，我更沒有說話的能力。唉！我是怎樣的恐慌與着急呢！

一陣騷亂的喊聲又起：「……歡迎出牢獄的兄弟……再不作欄中的人……殺啊……前進！」

……又是一陣大聲的走走聲，去了！漸遠而歡呼的餘音尚震得窗紙發顫！張老兒挪步過來，嘆口氣道：「出了柵欄了，放出來！他們去迎接由牢獄中放出的囚犯？真不明白什麼，值得這樣的出奇！唉！什麼世界啦……怪不得我也老了許多呢……」那時我思想中忽然想到牢獄中的伙伴們，是住在柵欄式中的屋子裏。

直到如今，我纔明白我的觀念錯誤。原來歡迎者所說的柵欄正不必是一排一排的木樁堆列成的。

房子。

一欄之隔罷了！由這個春日之晨的新感覺，聯想到十年前舊的經驗！

原來感覺與情緒，都是這樣神祕的變化與界限啊！

下課鐘響了，我究竟不明白這一課的心理學，是講授的甚麼！選自春雨之夜商務版

## 一個危險的人物

魯彥

夏天的一個早晨，惠明先生的房內坐滿了人。語聲和扇子聲混合着，喧嚷而且嘈雜，有如機器房一般。煙霧迷漫，向窗外流出去了一些，又從各人的口內噴出來許多，使房內愈加炎熱。

這是因爲子平，惠明先生的姪子，剛從T城回來，所以鄰居們都走過來和他打招呼，並且借此聽聽外面的新聞。

他離家很久，已有八年了。那時他還是一個矮小的中學生，不大懂得人事，只喜歡玩耍，大家都看他不起。現在他已長得很高，嘴唇上稀稀的留着一撇鬚髭，穿着一身洋服，走起路來，脚下的皮鞋發出橐橐的聲音，莊重而且威嚴。說話時，吸着煙，緩慢，老練。他在許多中學校，大學校裏教過書，不但不能以孩子相看，且儼然是許多青年的師長了。老年的銀品先生是一個秀才，他知道子平，如果生長在清朝，現在至少是一個翰林，因此也另眼看他，走了過來和他談話。

一切都還滿意，只有一件，在鄰居們覺得不以爲然。那就是子平的衣服。他把領子翻在肩上，前胸露着一部分的肉。外衣上明明生着釦子，卻一個也不扣，連褲帶褲襠都露了出來。他如果是一個種田的

或做工的，自然沒有什麼關係，但他既然是一個讀書人，便大大的不像樣了。

「看他的神色，頗有做官發迹的希望呢，燕生哥。」做銅匠的阿金別了惠明先生和子平在路上對做木匠的燕生這樣說。

「哼，只怕官路不正！」燕生木匠慢吞吞的回答，「我問你，衣釦是做什麼用的？」

「真是呀！做流氓的人纔是不扣衣襟的！若說天氣熱，脫了衣服怕不涼快？赤了膊不更涼快？」

子平回家已有五六天，還不會出大門一步，使林家塘的鄰居們感覺到奇異！村中儘有他的公公、叔叔輩，到了家裏應去拜訪拜訪，他却像閨閣姑娘似的躲着不出來。如果家裏有妻子，倒也還說得去，說是陪老婆，然而他還沒有結婚。如果有父母兄妹也，未嘗不可以說離家這許多年，現在在忙着和父母兄妹細談，然而他都沒有。況且惠明先生除了自己和大媳婦一個男僕，一個女僕，大的兒子在北京讀書，小的在上海讀書，此外便沒有什麼人了。這到底是什麼東西扯住了他的脚呢？爲了什麼呢？

大家常常這樣的談論，終於猜不出子平不出門的緣由。於是有一天，好事的長庭貨郎（一）便決計衝進他的臥室裏去觀察他的行動了。

他和惠明先生很要好，常常到他家裏去走。他知道子平住的那一間房子，他假裝着去看惠明先生，坐談了一會，就說要看子平，一直往他的房裏走了進去。

子平正躺在藤椅上看書。長庭貨郎一面和他打招呼，一面就坐在桌子傍的一把椅子上。

仰起頭來，他一眼看見壁上掛着一張相片，比他還未賣去的一面大鏡子還大。他看見相片上有十幾個年青的女人，三個男子，一個就是子平。女子中，只有兩個梳着髻其餘的都把頭髮剪得短短的，像男子一樣。要不是底下穿着裙子，他幾乎辨不出是男是女了。



「這相片上是你的什麼人，子平？」他比子平大一輩，所以便直呼其名。

「是幾個要好的同事和學生，他們聽說我要回家，都不忍分別，照了這張相片，做一個紀念。」

「唔，唔？」長庭貨郎喃喃的說着，就走了回去。「原來有這許多要好的，相好的女人！不忍分別，怪不得爹娘死時，打了電報去，不回來紀念，紀念，相思，哈哈，哈哈！一個讀書人有這許多相好的，女人的相片在房裏，還出去拜訪什麼長者……」

長庭貨郎這個人最會造謠言說謊話，滿村的人都知道。不曉得他從那裏學來了這樣本事，三分的事情，一到他的口裏，便變做十二分的確確的，真有其事了。他挑着貨郎擔，不問人家買東西不買，一放下擔子，就攀談起來，講那個，講這個，咕咕噥噥的說些毫不相干的新聞，引得人家走不開，團團圍着他的貨郎擔，結果就買了他一大批的貨物。關於子平有十幾個妻子的話，大家都不相信。阿正嬸和他賭了一對豬蹄，一天下午便闖進子平的房裏去觀看。

房門開着，她叫着子平，揭起門簾，走了進去。子平正對着窗子，坐在桌子傍寫字。他看阿正嬸進去，便站起身，迎了出來。

這使阿正嬸吃了一大嚇。她看見子平披着一件寬寬的短短的花的和尚衣，拖着鞋，赤着脚，露着兩膝，顯然沒有穿褲子……

她急得不知怎樣纔好，匆遽的轉過身去，說一聲我是找你叔叔來的，拔步就跑了。

「殺千刀，青天白日，開着門，這樣的打扮！」

「她沒有看見那相片，但她已相信長庭貨郎的話是靠得住的了，便買了一對豬蹄，請他下酒。一次，惠明先生的第二個兒子由上海回家了。第二天早晨，林家塘的人就看見子平第一次走出大

門，帶着這個弟弟。他沿路和人家點頭，略略說幾句便一直往田間的小路走去。他帶着一頂草帽，前面罩到眉間，後背高聳聳的沒有帶下去，整個的草帽偏向左邊。看見他的人都只會在背後搖頭。

「流氓的帽子纔是這樣的歪着，想不到讀書人也學得這樣！」雜貨店老板史法說着，掉轉了頭。

「君子行大道，小人走小路，你看他往那裏走！」在上海一家洋行裏做賬房先生的教董頗知道幾句四書，那時正坐在雜貨店櫃臺內，眼看着子平往田間走去，大不以為然。

許多人站在橋上，遠遠的注意着子平，他們看見子平一面走一面指手劃腳的和他的弟弟談着話。循着那路彎彎曲曲的轉過去，便到了河邊。這時正有一個衣服襤褸的人在河邊釣魚。他們走到那裏就站住了。看了一會，子平便先蹲了下去，坐倒在草地上，隨後口裏不知說些什麼，他的弟弟也坐下去了。

在橋上遠遠望着的人都失望的搖着頭。他們從來不曾看見過讀書人站在河邊看 downstream 釣魚，而且這樣的地方竟會坐了下去。

釣魚的始終沒有釣上一尾，子平只是呆呆的望着，直至橋上的人站得腿酸。他纔站了起來，帶着他的弟弟回來。

晚間，和惠明先生最要好的鄰居富克先生把他們叔姪請了去吃飯，還邀了幾個粗通文字的鄰人相陪，子平的吃相很不好。他不大說話，只是一杯又一杯的吃酒。一盤菜上來他也不叫別人吃，先把筷子插了下去。

「讀書人竟一點不講禮節！」同桌的人都氣悶悶的暗想着。同時他又做出一件不堪入目的事。那就是他把落在桌上的飯用筷子刷到地上。這如果在別人，不要說飯落在桌上，即使落在地上又踏了

一脚，也要拾起來吃。三歲的小孩都知道糟蹋米飯是被天雷打的，他竟這樣的大膽！碗邊碗底還有好幾十顆飯米，他放下筷子算吃完了。

「連飯米也不敬惜讀的什麼書！大家都暗暗憤怒的想着，散了席。」

林家塘這個村莊是一個風景很好的地方。牠的東邊有一重很高的山。從南至北迤邐着，有幾十里路。山上長着很高的松柏，繁茂的竹子，好幾處，柴草長得比人身還高，密密叢叢的人進去了便看不見一點影蹤。山中最多蟲鳥，時刻鳴叫着。一到夏天和秋天，便如山崩海決的號響。一條上山巔的路，又長又聳，轉了十八個彎，纔能到得極頂。從那裏可以望見西邊許多起伏如裙邊如墳墓的大小山岡，和山外的蒼茫的海和海中屹立的羣島。西邊由林家塘起，像鳥巢似的村屋接連不斷綿延到極邊。碧綠的田野中，一脈線似的小河明亮地蜿蜒着，圍繞着。在小河與溪流相通的山脚下，四季中或點點滴滴地鳴着，或雷鳴雨暴地號着。整個的林家塘都被圍在叢林中。一年到頭開着各色的花。

一天下午，約在一點鐘左右，有人看見子平挾了一包東西，獨自向山邊走了去。

那時林家塘的明生和仁才正在半山裏砍柴。他們看見子平循着山路從山脚下彳亍地走上山去，這裏站了一會，那裏坐了一會。走到離明生和仁才不遠的地方，他在一株大樹下歇了半天。明生看見他解開那一扎紙包，拿出來一瓶酒似的東西，呆望着遠處的雲或村莊，一口一口的喝着，手裏剝着花生或豆子一類的東西，往口裏塞。明生和仁才都不覺暗暗的笑了起來。

坐了許久，子平包了酒瓶，又彳亍地往山頂走了上去。明生和仁才好奇心動，便都偷偷的從別一條山路上跟着走去。

一到山嶺，子平便狂呼着來回的跑了起來，跳了起來，發了瘋的一般。他們又看見他呆呆的，想什麼

心事似的坐了許久，又喝了不少的酒。

「這到底是一種什麼人呵？」

在他們過去的幾十年中，幾乎天天在山上砍着柴，還不會看見過這樣的人物。說他瘋了罷，顯然不是的。小孩子罷，也不是。他是一個教書的先生，千百人所模擬的人物，應該莊重而且威嚴纔是。像這個樣子，如何教得書來！然而他居然又在外面教了好幾年好幾個學校的書了……

奇異的事還有。子平忽然丟了酒瓶，揉升到一株大樹上去了。

他坐在樞杪上，搖着樹枝，唱着歌。在明生和仁才看起來，竟像他們往常所看見的猴子。

他玩了許久，折了一枝樹枝，便又跳下來喝酒，一會兒，便躺倒在大樹下，似乎睡熟了。

「不要再看這些難以入目的醜態，還是砍我們的柴去罷！」明生和仁才搖着頭，往半山裏走去。

炎熱之後，壁壘似的雲迅速地從山頂上騰了起來，一霎時便佈滿了天空，掩住了火一般的太陽。電比箭還急的從那邊的天空射到這邊的天空。雷聲如從遠的海底滾出來一般，隱隱約約響了起來，愈響愈近，隆隆，偶然間發出驚山崩石的霹靂。接着大雨便狂怒的落着。林家塘全村這時彷彿是惡濤中的一隻小艇，簸盪得沒有一刻平靜。瓦片拉拉的發出聲音。水從簷間的水溜邊上呼號地衝了出來，拍地擊着地上的石頭。各處院子中的水，帶着各種的積污和泥土兇猛地湧到較高的窗檻下，又撞了回去。樹林在水中跳動着，像要帶根拔了起來，上面當不住嚴重的襲擊，彎着頭又像要折斷樹幹往地下撲倒一般。山上的水瀑布似的滾到溪中，發出和雷相呼的巨聲。天將崩塌了。村中的人都戰戰兢兢的躲在屋中，不敢走出門外。

就在這時候，住在村尾的農夫四林忽然聽見了屋外大聲呼號的聲音。他從後窗望出去，看見一個

人撐着一頂紙傘赤着脚，褲脚捲到大腿上，大聲的唱着歌，往山脚下走了去。那是子平。

「發了瘋了，到那裏去尋什麼狗肉吃呀！」四林不禁喊了起來。

穿過竹林望去，四林看見子平走到溪邊站住了。他呆呆的望着，時或抱起一塊大石，往急流中擦去。一會兒，他走了下去，只露出了傘頂，似已站在溪流中。

不久雨停了。子平收了傘，還站在那溪中。四林背上鋤頭，走出門，假裝到田間去，想走近一點窺他做什麼。

子平脫了上衣，彎着身在溪水上，用手舀着水，在洗他的上身。

「賤骨頭！」四林掉轉身，遠遠的就折回自己的家裏。

孟母擇鄰而居，士君子擇友而交，正所謂雞隨雞羣，羊隨羊羣，賊隨賊隊，官有官黨。有錢的和有錢的來往，好人與好人來往。像子平，算是一個讀書人，而不與讀書人來往，他的爲人就可想而知了。林家塘儘有的是讀書人，一百年前，出過舉人，出過進士，也曾出過翰林。祠堂門口至今還高高的掛着欽賜的匾額。現在有兩個秀才都還活着。有兩家人家請着先生在教子弟。像林元，雖已改了業做了醫生，但他筆墨的好是人人知道的，他從前也是一個童生。年青的像進安，村中有什麼信札都是他代看代寫。評理講事有丹生。募捐倡議有芝亭。此外還儘有識字能文的人。而子平，一個也不理，這算是什麼呢？他回家已二十多天，沒有去看過人，也沒有人去看過他。大家只看見他做出了許多難以入目的事情。若說他瘋狂，則又不像。只有說他是下流的讀書人，便比較的確。

但一天，林家塘的人看見子平的朋友來了！那是兩個外地人，言語有點異樣，穿着袋子很多的短衣。

其中的一個，手裏提着一隻黑色的皮包，裏面似乎裝滿了東西。到了林家塘，便問子平的住處，說是由縣裏的黨部來的，和子平同過學。子平非常歡喜的接見他們，高談闊論的談了一天，又陪着他們到山上去走，宿了一夜，這兩個個人走了。子平送得極遠極遠。

三天後，子平到縣城去了。這顯然是去看那兩個朋友的。他去了三天纔回家。

那時田間正是一片黃色，早稻將熟的時候。農夫們都忙着預備收割，由主計算着秤租穀的事情。忽然一天，林家塘來了一個貼告示的人。大家都圍着去看，只見

「……農夫栽培辛勤……租穀一律七折……縣黨部縣農民協會示……」

「入他娘的這樣好的年成，要他多管事……」看的人都切齒的痛恨。有幾個人甚至動手撕告示了。

林家塘裏的人原是做生意的人最多，種田的沒有幾個。這一種辦法，可以說是於林家塘全村有極大的損失。於是全村的人便紛紛議論，罵罵起來。

「什麼叫做黨部！什麼叫做農民協會！狗屁害人的東西！」有一種不堪言說的疑惑，同時湧上了大家的心頭。覺得這件事情似乎是子平在其中唆使。從這疑惑中，又加上了平時的鄙視，便生出了仇恨。那是誰都知道的，他和黨部有關係。

炊煙在各家的屋上盤繞，結成了一個大的朦朧的網，籠罩着整個的村莊。夜又從不知不覺中撤下幕來，使林家塘漸漸入於黑暗的境界，星星似不願夜的獨霸，便發出閃閃的光輝，照耀着下面的世界。雲斂了跡，繁密的銀河橫在天空。過了一會，月亮也出來了。她帶着涼爽的氣，射出更大的光到地上。微風從幽秘的山谷中，樹林中偷偷的幌了出來，給與林家塘一種不堪言說的涼爽。喧嘩和擾攘已退去

休息。在清靜中，蟋蟀與紡織娘發出清脆的歌聲，頌揚着夜的秘密。

經過了炎熱而又勞苦的工作，全村的男女便都休息在院中，河邊樹下，受着甜蜜的夜的撫慰，三三兩兩的低聲地談着歡樂或悲苦的往事。

不久，奇異的事發生了。

有人看見頭上有無數的小星擁簇在一堆，上窄下闊，形成了掃帚的樣式，發出極大的光芒，如大麥的鬚一般。這叫做掃帚星。是一顆兇星。牠發現時，必有王莽一類的人出世，傾覆着朝代，擾亂着安靜。像這樣的星，林家塘人已有幾百年不曾看見過。

大家都指點着，觀望着，談論着，恐怖充滿了各人的心中。牠正直對着林家塘，顯然這個人已出現在林家塘了。

約莫半點鐘之久，東南角上忽然起了一朵大的黑雲，漸漸上昇着，有一分鐘左右蓋住了光明的月亮，牠不歇的往天空的正中飄來，愈走愈近林家塘。掃帚星似已模糊起來，漸漸失了光芒。大家都很驚異的望着，那雲很快的便蓋住了掃帚星。

「好了！掃帚星不見了！」雲過後，果然已看不見光芒的掃帚星，只有幾顆隱約的小星在那裏閃爍着，於是大家就很喜歡的叫了起來。各人的心中重又回復了平安，漸漸走進屋裏去睡眠。

阿武孀的房子正在惠明先生的花園旁邊。她走入房內後，忽然聽見一陣風聲，接着便是腳步聲，不由得奇怪起來。她仔細傾聽，那聲音似在惠明先生的花園裏，便走入廚房，由小窗裏望了出去。模糊的月光下，她看見一個人正在那裏拿着一柄長的劍呼呼的舞着，雪亮的光閃爍得非常可怕。劍在那人的頭上身邊，前後左右盤旋着。忽然聽見那人叱咤一聲，那劍便刺在一株樹幹上，收了劍，又做了幾個

姿勢，那人便走了。阿武嬉隱隱約約的看去，正是子平。

一陣戰慄從她的心中發出，過了她的全身。她連忙走進臥房裏去。恐怖主宰着她的整個的靈魂。她明白掃帚星所照的是誰，方纔許多人撇着嘴所暗指的是誰了。

「咳，不幸，林家塘竟出了這樣的一個惡魔！」她顫顫地自言自語的說。

林家塘離縣城只有三十里路，一切的消息都很靈通，國內的大事他們也頗有一點知道。但因為經商的經商，做工的做工，種田的種田，各有自己的職業，只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大去理會那些閒事。誰做皇帝誰做總統，在他們都沒有關係。北軍來了也好，南軍來了也好。這次自從南軍趕走北軍，把附近的地方佔領後，紛紛設立黨部，工會，農會，他們還不以爲意。最近這麼一來，他們疑心起來了。北軍在時，加糧加稅，但好好的年成租，穀打七折還不會有過。這顯然是北軍比南軍好得多。

林家塘擾擾攘攘了幾天，忽然來了消息了。

「這是共產黨做的事！」在縣內醫院裏當賬房的生貴剛從城裏回家，對鄰居們說。

「什麼是共產黨呢？」有好幾個人向來沒有聽見過，問生貴說。

「共產黨就是破產黨，共人家的錢，共人家的妻子！」

「啊！這還了得！」聽的人都驚駭起來。

「他們不認父母，不認子女，凡女人都是男人的妻子，凡男人都是女人的丈夫，別人的產業就是他們的產業！」

這話愈說愈可怕了，聽的人愈加多了起來。這樣奇怪的事，他們還是頭一次聽見。

「南軍有許許多多共產黨，女的也很多。她們都剪了頭髮和男子一樣的打扮。」



「啊，南軍就是共產軍嗎？」

「不是。南軍是國民黨。共產黨是混在裏面的。現在國民黨正在到處捉共產黨。一查出就捉去槍斃，前日起，縣裏已槍斃了十幾個。現在搜索得極嚴。有許多共產黨都藏着手槍、炸彈。學界裏最多這幾天來，街上站滿了兵，凡看見剪了頭髮的女學生都要解開上衣露出胸來，脫了裙子，給他們搜摸。」

「啊，痛快！」

「什麼黨部、農會、工會！那裏面沒一個不是共產黨。現在都已解散。被捉去的捉去，逃走的逃走了。一「好好！你還共產不共產！」

聽的人都喜歡的不得了。眼見得租穀不能打七折，自己的老婆也不會被人家共了。

這消息像電似的立刻就傳遍了林家塘。

許許多多人都談着談着，便轉到掃帚星上去，劍與一羣剪頭髮的女人，以及晴天在山頂上打滾，雨天下在山脚下洗澡等等的下流的出奇的舉動……

有幾個人便相約去諷示惠明先生，探他的意見了，因為他是掃帚星的叔叔，村中不好惹的前輩。鄰居們走後，惠明先生非常的生氣，他一方面惡鄰居們竟敢這樣的大膽，把他的姪子當做共產黨，一方面恨子平不爭氣，會被人懷疑到如此。七八年前，他在林家塘是一個最威風，最有名聲的人，村中有什麼事情，毆鬪或爭論，都請他去判斷。他像一個閻王，一句話說出去，怎樣重大的案件便解決。村中沒有一個人不怕他，不尊敬他。家家請他吃酒，送禮物送錢給他用。近幾年他已把家基築得很穩固，有屋有田，年紀也老了，不再管別人的事，只日夜躺在牀上，點着煙燈，吸吸鴉片消遣。最近兩年來，他甚至連家事也交給了大媳婦，不大出自己的房門，子平回來後，只同他同桌吃過三次飯。一次還是在富

克先生家裏談話的次數也很少，而且每次都很短促，他想不到子平竟會這樣的下流。他怒氣沖沖的叫女僕把子平喊來。

「你知道共產黨嗎，子平？」他劈頭就是這樣問。

「知道的，」子平毫不介意的回答說。

這使惠明先生吃了一驚。顯然鄰居們的觀察是對的了。

「爲什麼要共產呢？」

「因爲不平等。不造房子的人有房子住，造房子的反而沒有房子住。不種田的人有飯吃，種田的反而沒有飯吃。不做衣服的有衣服穿……」

「爲什麼要共妻呢？」惠明先生截斷他的話問。

「沒有這回事。」他笑着回答說，「只有自由結婚，自由離婚是有的。」

惠明先生點了一點頭。

「哈，今日同這個自由結婚，睡了一夜，明日就可以自由離婚，再和別個去自由結婚，後天又自由離婚，又自由結婚，又自由離婚……這不就是共妻？」他想。

「生出來的兒子怎麼辦呢？」他又問子平說。

「那時到處都設着兒童公育院有人代養。」

「豈不是不認得父母了？」

「沒有什麼關係。」

「哦！你怎麼知道這許多呢？」

「書上講得很詳細。」

惠明先生氣忿地躺倒在牀上，拿起煙筒裝上煙，一頭含在口裏，便往煙燈上燒，不再理子平。子平還有話要說似的，站了一會，看他已生了氣，便索然無味的走向自己的房裏。

惠明先生一肚子的氣憤，煙越吸越急，怒氣也愈加增長起來。自己家裏隱藏着一個這樣危險的人，他如做夢似的，到現在纔知道。林家塘人的觀察是多麼真確。問他知道嗎？——知道。而且非常的詳細。他幾十年心血所爭來的名聲，眼見得要被這畜生破壞了！報告，捉了去，是要槍斃的。他畢竟是自己的姪子。不報告，生貴說過隱藏共產黨的人家是一樣要槍斃的。這事情兩難。

新的思想隨着他的煙上來，他有了辦法了。

他想到他兄弟名下尚有二十幾畝田，幾千元現款存在錢莊裏。他兄弟這一家現在只有子平一個。子平如果死了，是應該他的大兒子承繼的，那時連田和現款便統統歸到他手裏。不去報告，也不見得不被捉去，而且還將株連及自己。報告了，既可脫出罪，又可拿到他的產業。何樂而不為？這本是他自作自受，難怪得叔叔。況且，共產黨連父母也不認，怎會認得叔叔？他將來也難免反轉來把叔叔當做姪子看待，兩個兒子也難免受他的欺，被他共了產，共了妻去。

主意拿定，他在夜間請了村中的幾個地位較高的人，祕密地商量許久，寫好一張報告，由他領銜，打發人送到縣裏去。

林家塘是一個守不住祕密的地方，第二天早晨，這消息便已傳遍了。大家都覺得心裏有點癢癢，巴不得這事立刻就發作。

生貴卻故意裝做不知道似的，偏要去看子平。

九點鐘，他去時，門關着，子平還睡着。十點鐘，也還沒有起來。他有點疑惑。十二點又去了一次。子平在裏面答應說，人不好過，不能起來。下午二點和四點，他覺得自己不好意思再去，叫別人去敲了兩次門，也是一樣的回答。

「一定是給他知道了！」生貴對教童說，「在裏面關着門，想什麼方法哩！」

「自然着急的，昨晚惠明先生的話問得太明白了！」

「不要讓他逃走逃走了，我們這班人便要受官廳的殃，說是我們放走的呢！」

第三天早晨，濃厚的霧籠罩了整個的林家塘。炊煙從各家的煙囪中冒了出來，漸漸混合在霧裏，使林家塘更沉沒在朦朧中，對面辨不出人物，太陽只是淡淡的發着光，似不想衝破霧的網，給林家塘人一個清明的世界一般。只有許多鳥在樹林裏啾啾地鳴着，不堪煩悶似的。

阿武拿着洗淨了的一籃衣服回來，忽然聽見一陣囊囊的皮鞋聲。有一個人便在她的身邊迅速地掠過去。她回頭細看時，那人已隱沒在霧中了。林家塘沒有第二個人穿皮鞋，她知道那一定是子平逃走了。她急忙跟着皮鞋聲追去。路上遇到了史法，便輕輕的告訴他，叫他跟去，因為她自己是小脚，走不快的。

「萬不會讓他逃走！」史法想，「那邊只有往縣城去的一條大路，我跟着去就是了。」

子平走得很快，只聽見脚步聲，看不見人。

霧漸漸淡了起來，隱約中，史法已看見子平。但脚步声忽然沒有了。他好細望去，子平已走入小路。

「哼？看你往那裏逃罷！」史法喃喃地說着，跟了去。

霧漸漸消散，他看得很清楚，子平走進一個樹林裏站住了。他正要走過去，忽然樹林中起了一聲狂

叫，嚇得他連忙站住了脚步。

對面的山谷猛然又應答了一聲。

他看見子平捻着拳頭在那裏打起拳來了。

「唔，他知道我跟着，要和我相打了！」

他不由得心裏突突的跳了起來，不敢動了。

「走遠一點罷，」他想。轉過身去，他看見前面來了六個人，那是生貴，仁才，明生，長庭，教童，四林，後面還有一羣男女，爲首的彷彿是惠明先生，丹生先生，富克先生。他們似已知道子平逃走，追了來的。

「逃走了嗎？」

「不在樹林內，他死到臨頭，看見我一個人，磨拳擦掌的，還想打我呢！」史法輕輕的說，看見來了這許多人，他又膽壯了。

「去追去捉住他！」生貴像發號施令的說。

「不怕有手槍呢！」仁才這麼一說，把幾個人都呆住了。

霧已完全斂跡，太陽很明亮地照着。他們忽然看見對面來了七八個人。前面走的都背着槍，穿着軍服，後背的一個正是送報告信去的惠明先生的僕人。

「逃走了，逃走了！」大家都大聲的喊了起來。「還在樹林裏快去，快去當心他的手槍！」

那些兵就很快的卸下刺刀，裝上子彈，吹着哨子，往樹林包圍了去。

子平似已覺得了。他已飛步往樹林外逃去。突然間，一陣劈拍的槍聲，子平倒在田中了。

大家圍了上去，看見他手臂和腿上中了兩槍，流着鮮紅的血。就在昏迷中，兩個兵士用粗長的繩索，把他捆了起來。有幾個兵士便跑到他的屋子裏去搜查。

證據是一柄劍。

過了一天，消息傳到林家塘子，抬到縣裏已不會說話，官長命令……

幾天之後，林家塘人的興奮漸漸消失，又安心而且平靜的做他們自己的事情。溪流仍點點滴滴的流着，樹林巍然地站着，鳥兒啾啾地唱着快樂的歌，各色的野花天天開着，如往日一般。即如子平擊倒的那一處，也依然有蟋蟀和紡織娘歌唱着，蚱蜢跳躍着，粉蝶飛舞着，不復記得曾有一個青年淒慘的倒在那裏流着鮮紅的血……

呵，多麼美麗的鄉村！

選自小說月報

## 一個浪流人的新年

成仿吾

基督聖誕節也過了。那小的街大的街，一天一天的都活潑起來了。我們若借用他幾句現存的話，那麼，這繁華的都市，在沒入於一個夢境，一天深似一天的，那夢境的氣氛，一天濃似一天的。

他可以由他所住的市外，指給我們看那一大堆模糊的建築，霧一般的青煙和着濃濃的水蒸氣，好像一重柔軟的薄幕一般，把她輕輕的遮住了；有時又好像天女拖着的霓裳，受着舞後的餘波，還在顫動不已。那些市街，好像曉霧包中的一朵鮮花，時時反射着微弱的光芒，其實她正在貪她的酣夢。

從那蒼白色的低空裏，大自然在不住地奏她莊嚴的交響樂！一切的東西，好像受了大自然的命令，那在參加她的交響樂。在這偉大的鼓動中，他們一個一個的，倒好像在守着他們的沉默。在這慈母的諧音中，小兒在貪他的酣夢。

松樹和幾種常青樹以外，隨便到那裏，都只見一樣的空枝，間或有兩三片枯葉，都是戰戰兢兢的在那裏搖擺，只等他們最後的宣告。他——一個多年的流浪人——每天踏着嗚嗚嗚嗚的枯葉，跑到街上幹完了他的事，又嗚嗚嗚嗚的跑回他住的地方，也知道這一年又剩不到幾天了。不過他的感想就盡於這一句話。因為他過的是那末單調的生活，他知道冬天去了，又是春天，夏天去了，少不得又是秋天。大自然在他眼裏，也好像不過在奉行故事，同他一般。過年這事情，對於他的生活的影響，就是乘着年假，休息得幾天，有時候這幾天年假，反使他無聊得不堪。他隨便到那裏，都只一個人。他有兄弟在他的本國，但是他老就不想他們的事了。他想：我想他們的事，就有什麼好處？只落得一身的煩惱。他也不知道到這地方幾年了。若不是他平素每天看報，他定會把年月都弄不清楚。他的臉總帶着一種慘黃色；他的眼睛，好像被什麼東西壓住，開不起的一般，小得不稱他長瘦的臉，並且時常注視他的前面，好像在默想什麼似的。

## 二

這一天已經是二十八了。他望着市內行去，走到了坐電車的地方，他就跳上一條電車坐下。那兩邊的街都已經裝飾好了。他走馬觀燈的一般，看了一些紅紅綠綠的東西，早把他的眼睛看花了。他閉着眼睛，讓電車拖着他去。

他坐到一個地方。跳下車來，望着人道裏面一擠，夢一般的，任他的兩隻腳拉着他跑。

市內的空氣，濃得差不多連呼吸都很困難。他只任那人的潮流把他流去。那一家一家的裝飾，和那陳列台上的物品，對他好像沒有什麼引力的一般。這不是因為他的感受力不靈敏。他覺得去年的冬天，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一樣，他們也曾把這些市街，紅紅綠綠的裝飾了一遍，沒有幾天又把他都撤了。他到如今還不知道爲的什麼原故。所以這些裝飾，都好像前幾天見過的東西，也喚不起他的好奇心，也沒有什麼奇怪。

他不解他們爲的過一個年，何以就忙到這般田地。那街上走路的人，光着兩隻小眼，都好像到那裏去搶飯吃的飢民一樣。無數的汽車，野獸一般的，狂號怒吼，跑去跑來。光景驚心得很。電車的聲響，管理汽車的怪聲，腳踏車的鈴子，和人的呼號，喧擾得更不可耐。但是他只低着頭往前走，倒像聾子一般。好像這些聲音，在地球上互相消殺，他反聽不見什麼聲音。

他想過年這個事情，不過說地球圍着太陽跑了一個圈子。但是地球的軌道，是一個橢圓，誰知道她最初是從那裏跑起的？或者我們過年的時候，地球已經跑過了她那出發點幾十天，或竟還差幾十天，也誰知道？若說是人類想革新他們的生活，任意把這一天作一個起點，他不信人類這樣的生活，還可以革新。他想這樣的革新手段，恰足增他們的疲倦，因爲連這手段，都早變成了一個公式。

### 三

銀白色的雪花，紛紛飛落，不到一個早晨的工夫，早把一個暗淡的世界，用一層流動的光明包好了，他想起他一個朋友所作的詩，有這麼一首，他念了又念：



「一個白銀的宇宙！」

我全身心好像要化爲了光明流去，

啊，Open Secret 喇！

那街上的雪，也慢慢的增高起來。那天已經是三十一號，街上的人更多，一個個的身上都添了幾片雪，像花樣一般。各人所吐出的水蒸氣，在那冷空氣中半响才能消滅。

那晚他坐着電車回家裏去，車上的玻璃窗，都被水蒸氣蒙蔽了。外面通是漆黑的，只見無數的電燈，好像一羣一羣的小星，一個個在放他們球狀的輻射線，他們的光波，一伏一起，好像可以指點得出。

他同住的幾個朋友，——都與他大同小異的——約他那晚大家守歲。他們豫備了幾瓶酒，幾碟菜，圍着幾們小火盆，一面閑談，一面嗑酒。也有述這幾天的見聞的，也有追憶過去了的事物的，但他們談話的中心，總離不了過年的事。有的說他去年怎麼樣過年，有的說他某年過年的時候的趣事，但是他們這些話，又每不期然而然的，歸到他們本國的追想，他們小時候在本國過年如何快活，除夕他們在家裏如何歡喜，過了年後，一直到元宵，那些小孩們如何玩耍，以及種種瑣碎的事，每年到那一天晚上，他們說了又說的事，都好像有把他們全體的注意，集中於那說話的人的一舉一動的引力。但是這些追憶愈進去得深，牠們與現實的對照愈加深刻，愈不可耐。滿屋的追憶的情調中，和他們迴想的眼光裏，都有說不出的淒涼景況，他們自己都能知道。就有勸人喝酒的人，就有插些笑話，來岔轉他們的話頭的，但是這種種的努力與手段，不唯不能把這悲哀的情調稀釋起來，這些手段用得太多，勉強的時候，反增他們寂寞的痛苦，與因爲無法解救所生的幻影消滅的悲哀。

他們幾隻眼睛，眼光光地所守着的那座小鐘，一步一步的差不多就要走到十二點鐘了。他們話也

不說了。他們都眼光光的注視那個長針，看他一步步的移。聽他一聲聲的響，好像期待什麼東西似的。那鐘到十二點鐘只差三分了，兩分了一分了，隔壁的一座大鐘，鐵塔鐵塔的好像十分高興的一般，在那裏響，那屋子裏的空氣緊張到十二分了。誰也不敢作一聲。他們聽見屋簷邊的水滴，和他們自己呼吸的聲音。他們好像都在合着這兩座鐘的鐵塔鐵塔的音響。到頭來隔壁那座大鐘一下一下的打起來了。他們好像聽什麼天啓一般把耳朵豎起，把頭偏向那一邊，好像怕聽脫了什麼似的。

那鐘一下一下的打完了。他仍依他的老調子，鐵塔鐵塔的響起來了。他們慢慢的把頭偏過來，把他們的耳朵解放了。但是他們的眼睛，有的好像在說：「去了去了！」有的好像在說：「來了來了！」

#### 四

初一倒是好天氣。他侵早起來，吃了照例的早飯後，獨自一個人，望着那用白銀蓋好了的平原行去。他前回過年也是那麼樣的，因為他沒有什麼地方去拜年。他想起前回的正月初一，他如何也，在那裏散步；他如何看見幾個小孩在放風箏兒；如何遠遠的那條小路上，七八個人的葬列，慢慢的前往。如何，那些人都只埋着頭，跟着那抬靈柩的跑。氣息都無，那邊的小孩們却歡高呼狂笑。他看見幾個小孩兒，又在那裏放風箏。他們在雪裏面亂跑，閉着手的，有的在丟雪球兒玩，有的把雪拿來，打成了一匹胖狗。這些小藝術家在此批評他們的創造物哩！

那些街上，都沒有幾個人行走。到處都是靜悄悄的，倒像暴雨狂風過去了後的光景。他看見了一行的街樹，空着在那裏站班。他從前在那人的河流裏面漂流的時候，好像沒有看見過她們一般。對着他來的電車，遠遠的早就聽見。那些野獸一般的汽車，去得遠了，還聽不見牠們在那裏狂哮，那街上是

這般沉靜。

前幾天那麼忙碌，這一天那麼清閑，他真不解一些人爲的什麼那麼樣忙，現在又都到那裏去了。許多的商店，早把牠們的舖門關起來了。間或吃醉了的人，東倒西歪的，在那裏一個人說什麼。他想：或者他們關着門在家裏喝酒去了罷，但是他不信這就是他們前幾天那麼忙碌的目的。

到了夜間，那街上更加清靜起來了。遠遠的看去，只見一路上的街燈，在閃着他們微衰的光芒，照着那些冷清清的裝飾，幾個走路的人，好像都知道暴風雨已經去得遠了，已經沒有什麼可怕的一般，一步步的在那裏走，有時浴着燈光，有時沒在樹陰裏。

## 五

這一天是初三，那些街上比前兩天活潑得多了。在街上行禮的人，差不多也沒有了。只是那些裝飾，飽受着冬天的冷風，還在那裏一陣陣的顫動。

他跑到一個公園裏，那裏的人，倒比平素還多。許多的小孩子，前前後後的，跟着他們同來的大人，你呼我應的，在那裏有說有笑。他們都穿着最新的時裝。一個個紅着臉，跑去跑來，倒像是一個小孩子的展覽會，熱鬧到十分。

那些樹都是空着枝，在那裏青色的溼的空氣中，時常把頭兒搖擺幾下，好像是在說：陽春還沒有歸來。一池黃綠色的水，在吹起他的漣漪。幾個金魚，在爭那些小孩子給他們的東西，時常耀着他們赤的鱗甲，用他們的尾在水上劃幾個弧狀的波，又慢慢地沉下水去，急得那些小孩子趕快又丟東西。

那全市街漸漸的由懶惰醒來了。這天已經是初八，他的事情又忙起來了。他仍和從前一個樣，侵早坐電車到市內去，晚上又從那電車的終點，一步一步的走回他住的地方；休息了一晚，又到市內去，晚上又跑回來。一天去了，兩天去了，一個月去了，兩個月去了，這樣的生活還要過幾多時，那只有上帝知道。

一九二一四二十一日改作 選自戴創造季刊

## 一個勤學的學生

汪敬熙

在高等文官考試末一次出榜的頭一天的夜裏，丁怡躺在學校宿舍裏的床上，翻來覆去的睡不着。直到了打過四點鐘，他困極了，方纔能合上眼，朦朧睡去。早晨打六點鐘的時候，他却又醒來，掀開帳子一看，天已經明了。他便急忙穿上衣服；下了床，喊校役。他喊了一大會兒才來了一個衣服不整，剛起床的校役替他舀臉水。他洗完臉，也沒有吃點心，就往學校去了。

學校同宿舍一樣，也是纔開了大門。丁怡進門之後，一直走到教務處。看見教務處內只來了一個職員，他就向這個職員要請假簿。這個職員聽他要請假簿，立刻現出詫異的神氣，問道：「丁先生！你從來不告假的呀？爲什麼今天大清早兒，就跑來請假呢？」丁怡紅着臉啊啊了幾聲，纔慢慢的答道：「因爲……因爲有點要緊的事，一早就要去。」丁怡拿到了請假簿，看了一會，請那職員教給寫法，草草的寫完了，把筆一丟，便離了教務處。

丁怡出了學校的大門，僱了一輛洋車，到國務院門口去看榜。起初他總嫌車子走的慢；他同事夫說道：「快快的走，多加你兩個銅板！」繼而他心裏想起考的時候的種種不得意的事體，惟恐不取，怕去

看榜就叫車夫慢一點兒走。後來他心裏跳的七上八下，甚是不寧，覺得還是早到國務院門口去看着痛快，便又催車夫快跑。

車快到國務院了。丁怡坐在車上，覺得心跳的更利害了。他恍如前清時大車拉着往菜市口的囚犯走的越近，心裏越難過。離國務院門口約有四丈遠，他在車上已看見牆上沒有貼榜。他立刻焦躁起來，叫車夫把車停下。他下了車，多給車夫四個銅子。車夫接錢的時候，一面發喘，一面不住的用眼打量他露出驚奇的樣子。

下車之後，他就在街上低着頭踱來踱去，候着發榜。他踱了兩個鐘頭，榜尚未張。他正在那裏心裏發燥，忽然聽見一個人高聲叫他道：「小峯，你到那兒去？你怎麼不坐車呀？」他吃了一驚，抬頭看見他的一個舊同學剛剛在國務院門口下車，便連忙說道：「伯成，你幾時來的？你也是來考文官麼？」

「不是，我一個中學畢業生，那能同你一樣，有資格考呢？」

「那末，你到北京來做什麼呢？」

「在高等文官考試委員會裏，有點兒小事。」

「恭喜！恭喜！你知道今天什麼時候發榜？」

「下午四五點鐘。你一定是高中的賀喜賀喜！」

「那裏的話。我這次考不過碰碰罷了……啊……啊……你也該進去了。我們分手罷。再見再見！」

「改日再見！」說罷，兩人相對深深鞠了一躬。

那個人進了國務院，丁怡叫了一輛洋車，拉他到前門。下車之後，他走到前門門洞裏，關帝廟恭恭敬敬的求了一枝籤。籤上面寫着：

「疑是復疑非，只恐心事違。  
若逢丙與午，定能見光輝。」

他看了這枝籤不甚懂。他又到亞柳康那裏占了一課。這課占的却是甚好。他便高高興興的回了學校。

吃過午飯，丁怡仍舊挪了書去上堂。在講堂上，他滿心想着照平常的樣子聽講和寫筆記。他心裏却是無論如何總是想考試的事情，鬧的他講既不能聽筆記也不能寫。起初他還想用力使他的心不想關於考試的事，却是壓不下。到後來他簡直忘記是在講堂內了。他低着头對着書，心裏直想他擬的那篇內務部咨各省巡按使飭縣知事提倡林業的咨文當中的第二段文章既不好，且又有一點兒不合公文體裁。他恐怕看卷子的人以為他公文不熟，是個沒有經驗的學生，就不取他。他心中着實後悔。他深恨當時不改這一段，以致為一篇精心結撰的公文之累。他心裏又接着想，口試的時候，朱總長問他一句話，他一時答不出，幸而朱總長又說了一句，他方纔答出。他只怕朱總長以為他人不機警，少給他口試的分數，以致使他落第。想完了這件事，他的心又跑到求籤占課去了。

他照這個樣兒上了三堂。下了堂，就四點鐘了。他就慌慌忙忙的到國務院去。到了門口，他看榜已經貼出來了，有許多人圍在那裏看。他到的晚，身體又不高，站在後邊，簡直是看不見。他心裏急躁異常，遂拚命往裏擠。好容易擠到榜前他站的地方，恰恰是丙等末尾，看見沒有他的名字，他就橫着往右擠。他隨擠隨看，他看見許多同學都取了榜上，偏偏獨沒有他自己的名兒。他心裏就發起慌來了，臉上顯出失望的樣子。頭漸漸的低了，面色漸漸的白了，擠的也悽悽的慢了。他心裏却還以為看的不是，確便又用力往左擠。他一直擠到榜尾，仍然看不見「丁怡」兩個字。他知他確是落第了，頭越法低了，臉越法

白了；腿軟了，幾幾乎墩在地下。他定了一定神，不知不覺的還是慢慢往右擠。正擠着，他耳朵裏忽然聽見背後有人叫：「老子，你中乙等第十一名了！」他回頭一看，見是取在丙等的同學郝振基，便衝口問道：「真麼？」郝振基立刻拖他擠到貼乙等前一二十名的地方，叫他自已看。他看見乙等第十一名寫的是：「丁怡二十八歲，××省，××縣人。」念了三遍，他方才知道，這確是他自己的名字。他的的確確是中了他心裏即時大喜；他眼裏淚都落下來了。他喜的把嘴微微的張着，翹起兩撇仁丹鬚露出黃牙，擠的兩腮上圍着嘴凸出一道一道的紋，顯出滿面的笑容；幾乎笑出聲來；並且也幾乎手舞足蹈起來。郝振基笑嘻嘻的同他說道：「從前我們兩個打賭，誰取了請客。現在我們都中了！你取在乙等；我取在丙等。你取的比我高。今天你先請我！」丁怡也笑迷迷的答道：「好好我們這就去！」他們兩個就擠出這一羣人之外，往前門去了。

已經夜裏七點鐘了。丁怡的宿舍裏的人都去了；各房間裏全是黑越越的沒有一點兒燈光。丁怡請客回來，走入他的房間，便纏痛痛快快的手舞足蹈的放聲大笑了一會兒。笑的跟他進屋的那個校役大爲驚駭。校役點起燈來之後，就連忙走出去了。丁怡見燈點了，立刻躺在他放在書棹的前面的藤椅上，用手撚着仁丹鬚，嘴微微的張着，滿面都是笑容。過了一會，他的手垂下去了，嘴也閉了。他反而蹙着眉，額上顯出幾條深縐紋，低着头，眼直直的向下看。他這個樣躺了一點多鐘之後，漸漸的眉頭開了，接着嘴也張開了，臉上又現出笑迷迷的樣兒。不到三分鐘，他忽然長嘆一聲，把臉沉下，彷彿像遭了大故一樣，又把頭垂着，將手搔着頭，縐着眉，蹙着兩隻眼睛，又在那裏出神。

在丁怡住的房間左近的一個學生來賀他取了高等文官。那個學生進了門，走到了怡背後一拍他的肩膀說道：「恭喜恭喜！」丁怡嚇了一跳，轉回身來，向那這學生不知不覺的衝口說道：「乙等乙」

：「丁怡急忙改道，「僥倖的很！僥倖的很！」那個學生接着說道：「你這回考高等文官，同學那一個不說你是一定取的，你何必自謙呢？」丁怡回答道：「實是僥倖末一場口試的時候，朱總長問我一句話，我一時記不起，不能回答，幸而朱總長提了我一句，我纔能答出。險的很！險的很……」那個學生插着說：「大概朱總長看你少年老成，像是甚有經驗，有心提拔你，所以這個樣吧？」丁怡撚着鬍子得意的笑着說道：「不要鬧……」丁怡據鬍子往下說道：「還有一層僥倖之處。我們學生考文官，最怕的就是公文程式那一場。學生作公文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空議論發的太多，失了公文的體裁。考公文的那一天，我同王禮賢坐的甚近。我遠遠的望見他作了約有一千多字的時候，我還正在肚子裏頭打稿子，沒有動筆。我知道他一定是作起大文章來了，然而我又不能同他說話，我直替他發急。後來我看他作了二千多了，我方纔動手寫。寫了七百多字，我就交了卷了。我出來的時候，看見禮賢還在那裏不住的寫，我立刻知道他是一定糟了。然而我出場之後，想起我作那篇咨文的第二段用了些史漢的筆法，雖又合公文的體裁，又有古文的義法，然而文辭過于高古，恐怕不中試官的眼；我也着實後悔了一番。今天上午，我到了前門洞裏關帝廟求了一根籤，看上面有兩句是：『若逢丙與午，定能見光輝。』我就知道我這本卷子落在桐城馬先生手裏，一定是不要緊的。實在僥倖！實在僥倖！」那個學生聽了這話，甚是羨慕，便竭力恭維了丁先生幾句。談到十一點多鐘，那個學生才回他自己的房去。丁怡等他去後，也就睡了。

丁怡上床之後，同昨晚一樣，仍然是睡不着。聽見打了兩點鐘，他用盡了種種的法子，纔漸漸睡去。他忽然模模糊糊的覺得自己彷彿是在家裏開賀。他自己耀武揚威的在那裏走來走去；來賀的鄉下老對他都露出一種恭而且敬的樣子。庭上掛起種種自己寫的對聯，庭下唱着戲。庭上庭下的人聲，加着



唱聲和鑼鼓聲十分熱鬧。他耳朵裏聽見來賀的人沒有一個不稱贊他，他更覺得高興，越法仰起頭，挺出肚子，據着仁丹鬍子，面上略帶笑容，顯出了做大官的氣度。正高興着，他迷離恍惚的覺着像是垂着手，低着头，恭恭敬敬的站在一個將軍面前。那將軍甚誇獎他的辦事的才能。將軍越誇獎他，他愈做出足恭的樣兒，滿口不住的說：「蒙大帥過獎……蒙大帥過獎！」後來將軍說叫他到天海關去作監督，他急忙口頭謝委。他回到寓所，同學的接二連三的來賀他受了簡任官。他自己也竭力將將軍待他的天高地厚的恩表白一番。屬僚聽了他的話，都附和着說……他覺得手中已經有了數十萬元了。他拿三萬元買了一個妾。妾進門那一天，非凡鬧熱，妾的顏色是甚標緻，舉止也甚風騷。他心中甚是高興。那知道到了戲唱完，客散了之後，他的鄉間的夫人忽然現出來了。署內立刻鬧的大亂。夜裏也沒有能同他新納的妾做成好夢。他一個人孤孤淒淒的睡在外面花廳裏。正在躺在那裏心裏難過的時候，他忽然聽見人喊：「救火呀……救火！」他走出花廳，看見他鄉間的夫人住的那座屋正在那裏燒着。他鄉間的夫人也不見了。他並且聞見煙裏有一股甚重的臭味。他心裏却是不慌，不急，也不害怕。忽然他腦後鏗鏗，打了幾下救火鐘。他不覺大吃一驚，開眼一看，見窗上的陽光已經滿了，聽得學校裏正打下堂鐘。他却不理他，仍然臥在床上，默默的温他的好夢。

這時候，他的一個素日要好的同學走進他的屋裏，高聲叫道：「小峯，第三堂都下了，你還不起來麼？今年你的不曠的分數，加不成了你的『勤學』的好名聲兒也壞了！」

丁怡仍然臥在被裏，默默的把臉兒望着他。

一九一九年二月 選自新潮

一  
年

浩  
文

有了老婆的人不能再發生什麼 Romance，我是早就知道的，我澈底了解這句話的深義，我更能用種種的法子來束縛自己以抵抗各方面的誘惑。我也知道已被移植的花木不再跳下來和別的去相交，我也知道太陽有了一個月亮不再偷想第二個。倒不是嗎？去年的初夏，你第一次像閃電般耀上我，我見了異性會抖顫的眼睛，我便急急地躲避掉了？但是猶何會真的躲避了呢？要知我雖然儘有和你談話的機會而總不去享受，但是，這正是我在選擇的時候，我要選擇個最適當的機會，比處女去選擇第一個男子更謹慎。

你還記得嗎？那天在一個什麼展覽會裏，出於你的不意，我不待人介紹，也不借着什麼事情以作進身之階，竟突然地跑到你的面前說，陸女士，我請你現在和我去吃飯。」你臉上的顏色使我知道我的唐突衝動了你了，而你那好像自己也沒有鑰匙去開鎖的忽而閉緊的在顫動着的嘴竟表示你並不怎樣地不願意。雖然後來你紅唇白齒中流出來的是一「謝謝你我有事不能去。」但不是終究答應了我的嗎？爲了你也爲了我，我不敢一個人伴你去，我並另邀了幾個男友與兩個女友，那知我的朋友竟給你以並不完全滿意的印象。你一吃好飯便說要回去，我不敢留你，也不敢送你，又不敢當了許多朋友面前露出惶恐的神氣，於是祇得看你下了樓便回到席上，也沒有再吃菜也沒有吃飯，祇是把自已面前與隔座朋友的面前的已被菜湯浸濕了的西瓜子杏仁塞下肚去。一壁便想着你已上了橋又下了橋，向右手轉了灣經過五家十家門口，跨過你自己家裏的客堂……但是到現在我還沒有知道你的臥房還是在客堂的右邊或是左邊，或是後邊。

從那天起我便不知怎的好像犯了罪不敢見你，雖然在公共的飯堂裏，你坐在我鄰桌，雖然你的側形時常來去在我辦公室的窗前，但是我却始終沒有勇氣來招呼你。我覺得從那天起你心中的我，假

使你心中有個我，一定是個下賤的無賴，一個專以勾引女人爲能事的流氓。我真是無賴嗎？我真是流氓嗎？苦祇苦我不是無賴與流氓吓！爲了不是，因此怕你會誤會我的憂慮，便好像將我壓在石磨下碾礪，是一種不能將碎了的東西合攏來的煩悶。

這般地過了一星期，我簡直忍不住，我便偷偷地在同事處探聽你的地址，希望能到你家中來賠罪，希望能像一個天主教徒跪在聖母前懺悔，但是當我走進了你門前的園子，一個赤膊抽旱煙的黑鬍鬚的雄壯的質問的口音，竟嚇得我不敢說是來望你的，祇得推說走錯了路，賠了個罪趕緊逃出來，後來從你小妹妹的口中，才知道你父親生相雖然可怕而其實却是個極和氣的老人。

隔日，我吃好了飯，便等在飯堂的門口，當你也吃好了出來的時候，我便追上前來喚了你一聲。你不是好像早就預備好了似的立停了脚步，並不回過頭來，祇是背着臉問我喚你什麼事情嗎？啊，假使邊上沒有那許多同事我真要跪下來求你的饒恕了。幸好你不多一忽便回轉身來，但却恭恭敬敬地道：「科長，有什麼吩咐？」我知道你是在出氣，因此也不答復，也不着慌，祇是向沒有人看得見的牆旁走了幾步，你竟然肯跟了過來。啊，你不知道我當時心中的衝突吓，我不知怎樣將我你抱歉的意思表示出來，我簡直不知道那一句話說出來對那一句話說出來不對，也許我當時的頭惱中一句話也沒有。末了竟不自覺地掛出來了一聲：「陸女士，請你爲我找所房子，可以不可以？」現在想起來真好笑，我當時又不要搬場，況且以一個已婚的男子去要一個未婚的處女找所房子，這豈不是笑話。但你當時也並不見怪，竟然一口答應下來。

那天的晚上，真可以說是一個瘋癲的晚上，我覺得我已有了世界上的一切，什麼上司，什麼平日所羨慕而以爲高不可攀的總長，司令，從明天起都將恭侍在我房門的面前靜候我的差遣了。我把我儘

上的牙粉，牙刷，肥皂，臉布，書籍，痧藥水，花露水，瓶，床底下的拖鞋，舊襪，皮鞋油，火酒爐子，小鍋子，枕頭邊的鞋拔子，西瓜子罐頭，洗衣作方在拿來的一疊手帕完全塞在皮箱與網籃裏，我幾乎要打鋪蓋了。即使沒有我的朋友王君進來，他看見我這種緊張的情形，竟以為我做錯了什麼事，受了長官埋怨而辭了職去趕下班的火車。」

「孟臣你……你什麼了。」

「我……我收拾收拾桌子，攤得太不像樣了。」

「你好像要動身到什麼地方去的樣子。」

「是的……啊，不是今天不……」

王君是我自小的朋友，他已看出我的恍惚的神情，又是爲了什麼過度的興奮，被異性的麻醉針刺了一刺後的過度的興奮——我當時祇覺得好像世界上祇有一個我，又好像世界上獨少一個我。

「又有什麼追求或是獲得嗎？」王君已有三年沒有這種俏皮的口吻了。

「那裏！我們是有了……老婆的人。」

自從這天起，我心中好像一直在等待着什麼；那一種不是做作的鎮靜而實際上是不可抑止的激蕩，好像早已得到了我所等待的東西，是一定要降臨的預示，空氣在我耳邊蠕動也好像有了一種聲音，更好像聽得你在笑，聽得你在叫我，但是當我又好像聽得你在和別人笑，而用一種親熱的稱呼叫別人的時候，我頓時全身被內心所發出來的熱氣纏住了，纏緊纏緊纏得呼吸也好像要絕止的樣子。

又是一個禮拜過了，你仍沒有給我回音。不知怎的，我祇覺得我原先住的那間房子已一天天和

疏遠起來，背心向着我的椅子，縳着眉毛的帳子，板着臉的牆壁，半冷半熱的電燈，好像都在厭惡我的勾留啊，我非搬不可了。

又隔了兩天我在安海廟街碰到你的小妹妹。你還記得嗎，這安海廟街，便在那天吃飯的廣東菜館後面。這條街是大大小小的石子填成的，一塊石子和一塊石子距離的中間，每每裂着個大窟洞，我常常想，假使你們的脚仍像幾年前一般地纏小了，那走起路來，一定非得有個壯健的男子時時刻刻挨近在半邊扶護不可。假使有這樣一天，我不知挨近你半邊扶護你的是誰？

你的小妹妹真活潑，她在轉角上望見了我，不多一刻已跳到了我的面前。你的小妹妹大概不過十一二歲吧？但她好像已很懂得人事。真有趣，她沒有一次望見了我，不招呼，她沒有一次招呼了我，不跳到我的面前來。但是一到我的面前，她又總是紅漲着臉，低下頭去，直待我問她什麼話，她方才開口，而當她答話的時候，她又總是紅漲着臉，歪着頭，眼望着別處。

「那裏去，小妹妹？」

「展覽會去。」

「你姊姊呢？」

「出去了。」

「她不到展覽會來嗎？」

「不一定。」

「那麼，她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不知道……你不是叫她給你找房子嗎？」

「是的，找不到吧。」

「房子是有，就是姊姊說，太不挨近我們家裏。」

你真這樣對你小妹妹說的嗎？她說了便離開了我，啊，我恨不得拖住了她，叫她再說一次。你第二天不是跑來對我說，房子找到了嗎？你說房子是找到了，在你後門，就怕我不要住。

我什麼會不要住呢？在你後門，你小妹妹的話的確不錯。我不禁想，天下的事情什麼竟會有這樣如意。

隔了一天我不是來在你所說的地方去看房子的嗎？天誅的我那兩個同事，他們硬要和我一起來，他們又說如其那房子還滿意，他們便要和我一起住，他們竟還誤會了你的身分，甚至誤會了我與你的關係。幸虧那房子已破得不像樣，——是個學生逃光了的課堂——你說另外再給我找，但是我確信你對我的印象又壞了。

又有三天不見你，更使我精神受打擊的，是在王君處聽說你已辭職了。

這時的政局似乎有些變動，不是各機關的人都一個個跑了嗎？一天到晚總有不少人來報告各種不同的新聞，但是你的消息是闕然了。我又不湊巧發起寒熱病來，我不願告假，我覺得在這個當口我不應當告假，不辦公倒可以，祇要住在機關裏就得，我怕人家要指我是託病逃走，我想做個忠實同志的榜樣，我想做個臨難時的忠臣烈士。我還發癡似地去逼着長官發命令，任何人不准出走，我以為我們的機關是全城民心的標準。我們的機關門口是也有箱子網籃載出去時，那誰都要起着更大的恐慌，這關係全城的治安。我這樣做，一機關的人都怨起我來，他們說我絕了他們的生路，他們說我要拍長官的馬屁，不顧他們的死活。什麼人背着我都笑我咒我，竟然還有人寫了匿名信來恐嚇。我全不管，

我早就預備犧牲了。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那天我從辦公處出來的時候，看見你立在堂前的欄杆半邊，我想跑上前來招呼你，但你在和你一個女友講着很輕的話，我不敢來驚擾，接着我便到一個什麼團體去列席了，坐了三個鐘頭，儘聽他們各自掏出各自的笑話來講。末了都說一切案件且待下次派人調查過了再決議。我便白坐了三個鐘頭回來。

王君笑嘻嘻地拿了一封信給我說：

「孟臣，我知道你近來的情形不對，現在真憑實據在我這裏了。」

竟然是一封你寫給我的信。

王君又說是你自己送來的。

你還記得嗎，在那封信裏你說你那天是來找我話別的？真嗎？啊，我什麼會把這樣個機會錯過呢！你又說，看我似乎忙得很，不敢耽誤我的公事，因此便寫了那封信。啊，你太顧憐我了。但你還不知道我的心嗎？不要說是耽誤公事，祇要你來和我談話，我便被人指為亂黨指為……都情願。況且那天我又並不什麼忙。

最奇怪的是你在你的信裏說你從此當力改前非一志求學。你以前做過什麼不對的事情呢？像你這樣塊白玉，怕還有灰塵敢來碰一碰嗎？你以為和我交友便算是錯處嗎？那麼，你也用不到代我來負這個罪名。我也知道不應當讓純潔的荷花生在穢污的爛泥裏，但是我總把這種過失推在「自然」身上——這原是上帝所佈置好了的。

隨他去吧，錯與不錯，好在已是過去的事情。我今天重提舊事，也並不是再想把這根絲接起來；況且

聽說你現在對於你所努力的工作已有相當的成功，受了不少男性的讚美羨慕。我猶爲什麼要使你  
又想起你不情願再想的事情呢？

但是，自私地說，在一方面，總覺得不講不舒服。我覺得一個人有了悲傷，總想讓每一個人都知道，何  
況是以與你有關係的事情講給你聽呢？

我那天看了你那封信，真不知獨自發生了多少的感想；我覺得我總待錯了一個人。

隔了一天，外面的風聲更加緊急了，窗上的玻璃時時震着破聲，又聽說我們所擁護的那個人已自  
動地下台了。我們的長官也將他的制服脫下來了，摺在箱子裏，我知道我不久也做不成榜樣了。

我便寫了封信，叫當差的送到你家裏去，我問你有沒有要需我幫助的地方，那知當差的回來，說你  
已動了身了。

這時我的神經似乎立時錯亂起來，我急忙向王君借了二十塊錢，連行李也不帶，乘着當晚的火車  
趕至上海，沿路祇是留心着沒有一個背着包袱，攜着老父幼女跌在灰沙裏的你。

恐怖總是一剎那的，在上海仍沒有碰到你，忽忽已一年了。

今天從王君處知道了你的近況，我覺得說不出的快樂，一年的慌張今天才得到安慰。

選目金屋月刊

## 十姑的悲愁

華 漢



榨榨榨……

一片機器的震動聲，從德威織襪廠的機房中傳達出來，流蕩在四圍的低空中，應和着離這裏不遠的拍岸的驚濤，把這海灣內的寂靜都驚碎了。從白天到夜晚，又從夜晚到白天，這一片「榨榨榨」的機聲，不僅停息的時間很少，而且在近兩月來，牠的喧騷的音波，更彷彿狂風一般的奔馳，驟雨一般的密響，加勁兒的就像要把什麼東西都要榨盡榨絕！

榨榨榨……

這喧叫的響音，只要能夠多延長一分鐘，這工廠的興隆，便能夠多得到十分的保障，所以牠怎麼肯停呢！只要有人去動牠，牠當然就毫不客氣的「榨榨榨」的震動起來了。

然而，在兩年半前，這工廠卻大大的遭了一次空前的打擊，被牠榨取着的女工們竟大大的罷了一次工，牠雖然「榨榨榨」的繼續榨下去，但是，被榨取的工人們都跑了一空，牠又能夠從那裏榨起呢！而且，這次的罷工期間的長，說起來恐怕全世界都沒有那一次的罷工能夠比得上，從罷工那天起，到開工這天止，不多不少整整的硬有兩年，這難道不能算是一件世界上頂珍奇的事麼？在那整整的兩個年頭中間，這織襪工廠裏的各部分機器，不僅未曾高高興興的喧叫過一分一秒鐘，而且連那最細微的引線的尖頭上都添上了幾分赭紅的銹色了。廠房的四壁到處都有長溜溜的揚塵，地面上至少有一寸多厚的灰積，全工廠的各處，都像披上一層死灰色的輕紗，彷彿只有人一敲喪鐘，就沒有人去焚化牠，牠也要自動的解體了！——然而偏偏牠的死期未到，偏偏有那樣仁慈的救命王菩薩來打救牠，死去了整整兩年的牠，突然在半年前復活了。

死去又還魂的，自然是精力大枯，唯一需要的是大補而特補，這劑十全大補的人參湯，當然只有吸

吮工人們的精血來配製了，所以那「榨榨榨」的喧騷，從白天到夜晚從夜晚到白天都不肯稍停，隨時隨刻都得如狂風一般的奔馳，如驟雨一般的密響了。

今天同昨天一樣全廠都表現出動的氣象沒有那一個地方是在象徵着死的，女工們也沒有什麼異樣的變遷，臉兒照例是一層營養不足的慘白或灰黃色，四肢也照例是無力的瘦削，肺呼吸也照例的是十分不調暢，就是手足也照例的是在機器上機械的去搖動，扭撥，擰轉，要說有的話，那只有今天廠裏的空氣了。真的，今天，廠裏面的空氣卻大大的不同，突然比往天格外的緊張起來了！從早晨起，工廠門口便有二十幾隻武裝的外國巡警一來一往的逡巡。一個個手裏都拿着四五尺長一根皮鞭的工頭們，也一齊都跨進廠房中東睜西睇的不輕容易離開廠房一步，電炬也似的眼光不住的在女工們的身上溜轉，他們東一躡來西一躡的不罵這個就罵那個。女工們的一切自由就突被剝奪盡了。她們不僅沒有交頭接耳的自由，連大便小便都要受人監視了！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又要捉赤黨了嗎？但是這一個不大不小的女工廠，在這半年以來已經捉得不少了。赤黨的傳佈似乎不像雌魚的產卵，那裏有這麼快這麼多呢？什麼「示威日」又要到了嗎？似乎這個佳日一月至多只有得一兩回，四天以前廠主洋大人的狗威已經示過了，為什麼竟有這麼快而且過去好幾回洋大人照例只帶獵犬般的工頭是不帶一卒一兵的，今天又為什麼竟來這麼多洋丘八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被憂鬱，病苦，疲勞所困窘着的女工們，大都惶惶然猜測不出一個所以然，雖說她們也大都知道那批狗傢伙之來對她們只有一個大大的不利！

空氣是一刻比一刻緊張，獵犬似的工頭們的威風，也正和緊張的空氣成正比例的激漲，他們的鞭

絲不時都在無情的聲色俱厲的向着女工們的肩臂亂抽，今天他們似乎掌握得有生殺自由的大權。女工們越發在惶惑中陷入驚怖的深淵裏去了。

黃昏快近了。

女工們彷彿苦囚得着大赦令似的心裏突然輕鬆弛放了一點，人人的心中都希望暗夜的黑幕早點來將這地球擁抱了去。

嗚嗚嗚的放工的汽笛尖脆的驚叫起來了，女工們都很驚喜，然而也很驚疑：到放工時間還有點多鐘爲什麼就放工了呢？

——大家不許走，不許走，好生聽我說：今天廠監要訓話，趕快到空坪裏去集合聽着了嗎？不准噪雜！不准擁擠！

站在廠房中的一隻凳上高高的揮動雙手在那裏傳達命令的是工頭趙華九，是女工們心裏最憎恨的趙大狗！

誰敢不服從命令呢！一個個只好朝着趙大狗所指示的地點不慌不忙的走去，接着各間廠房裏的女工們都如幽靈一般的斷斷續續的被工頭們趕到廠側的空坪裏去了。

廠監李浦是一個英國人，他來中國經商已經有十餘年了，他的中國話說得很好。他挺着胸脯站在空坪中的桌子上，兩隻深藍的鷹眼望着環繞着他的女工們，用手搔一搔他那半禿了的頭上的幾根黃毛，向女工們說道：

——聽說你們又想組織工會了，是嗎？哼，工會誰想組織？除了是赤黨誰敢組織！你們大概上赤黨的當還沒有夠吧！赤黨叫你們罷工，你們就罷工，叫你們堅持兩年，你們也就堅持兩年，那時你們的威風

真大，不僅把我們的廠逼迫來關門了，而且把全港所有的工廠都逼迫來不能不關門了，不僅把全港的工廠逼來關了門，而且把我們這個全世界都要數一數二的繁華熱鬧的良港都弄一座冷落淒涼的荒島去了。你們的本領真大，我真佩服！我真佩服！但是結果怎樣呢？殺的殺頭了！斬的腰斬了！槍的槍斃了！剩下那些殺不完斬不盡槍斃不絕的一個個又哭哭啼啼的走回這荒島上來，哈哈。你們的本領真大！真大！但是大就要大到底才好呀！

李浦的八字鬚向上翹了幾翹，陰險的眼瞳裏射出嘲罵的冷光向四圍掃視，他突然將話聲停住了，正在這剎那間，他的耳邊彷彿飄來了一陣刺耳的細聲

——王八蛋！你凶什麼呀！當心你的禿腦袋！王八蛋……

彷彿有一根芒刺刺着他的心窩，突然他憤憤然的向着他左側方的一羣女工罵道：

——誰在那裏談話？是你？你叫什麼名字？

他的藍眼睛突了出來，硬挺挺的伸着一個指頭指着一個女工。就像要一口把她咬來吃的樣子。

趙大狗早就飛也似的跑到那女工面前，高高的舉起他手中的鞭子，想劈頭劈腦的就打將下去。但他像突然被一種東西擋着了，他竟不敢打下來，他只斜蹙着半隻眼睛，斜抖着半邊絡腮鬚把她凝望着，鞭子悄悄的垂下來了！可他又不能不敷衍，於是，他便趕快高高的換一隻手向她的嫩腮上一下——其實是輕輕的一摸——半罵半笑的說道：

——是你嗎？十姑！當心點！當心點！

一朵紅雲飛上了十姑的臉上，她的頭低垂下去了。憤火不住的向她的喉上沖，她默然的好將惡氣朝肚裏吞下去。

——我在談話的時候，不准那個亂開腔！你們要曉得：那些赤黨，真是擾亂全世界的和平的大怪物，你們跟着他們跑，有什麼益處呀！你們看：我們這個港，依然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大商港，這個荒涼了一時的大島，依然又變成了一個繁華熱鬧的大商場，跑空了的四十萬工人，依然又收招足了四十萬，赤黨究竟打擊着我們沒有呢？所以你們應該醒轉！醒轉！假如你們不醒的話，我們也要叫你們不醒！不醒！你們好生記着：誰在這裏面提倡組織工會，我就要捕送誰；誰在這裏面祕密活動，我就要開除誰；誰敢怠工，遲到多言多嘴，我也就要責罰誰！你們要聽着了！吧！這幾天來，你們的表現都不好，我不願和你們多說，今後我只好拿事實來答覆你們！今天提前一點鐘放工，今晚的夜工也暫時停了，明天你們按准時間早點到工廠裏來！

封建主似的廠監李浦對他的奴隸們訓誡了一番後，一步跳下台來，一搖一擺的走着紳士式的台步，回廠裏去了。

一陣憤罵的細聲，又突然在女工中鼓噪起來，過了一會，女工們終於被工頭們的皮鞭驅散了一個個，終於在激憤驚疑中被獵犬般的工頭們驅散了。

## 二

暗影在四圍瀰漫起來了。女工們大都從東邊的，一條大道上散去，只有十姑的家是在離這裏有一里之遙的西邊，所以她的同伴是沒有的，她一個人在暮色蒼茫的歸途中，冷淒淒的踏着曲曲折折的僻徑，想起適才那些令人憎憤的事，對岸陰森的山影和港內高標着的帆檣，投射到她的眼中來，她都彷彿變成一個色盲（一）者去了。她的內心只被積鬱着的憤火燃燒着，深深的映在她眼瞳中的，只有

那閃着怒光的廠監的藍眼睛！只有那半躑半笑的趙大狗那淫狡可怕的大眼睛！她的耳中，她的腮旁，也彷彿還有那叱責聲響着，還有那粗手烙印的痕跡在燃燒着，她的全心靈都被憤激的情緒佔據着了。

她一步步快似一步的向前走走走，馳過她眼前的一切景物，她彷彿都沒有看到，她恨不能縱身一飛，一翅便飛回她的家中去了！

——呀！十姑慢點兒走呀！

突然一隻粗大的毛手從十姑的背後伸到她的胸前來，她嚇得來大大的打了一個寒噤，接着心臟便突突的狂跳起來，她幾乎向後一揚倒跌下去了！

——你害怕嗎？哈哈，是我呀！

在驚怖中的十姑掉轉頭來一看，才是滿口絡腮鋼鬚飄灑胸前的那隻怪東西，那隻長而又大的趙大狗，這時假如有鋼刀在手，她一定一刀把這蠢才的腦袋給他砍了下來！

——你一個人走着不寂寞嗎？十姑！

一點一滴的涎沫飛落在他的絡腮鬚上，他一步跨上前去緊挨着十姑的肩膀。色火不住的從他的大眼中向外迸射。

——我寂寞不寂寞關你屁事！這樣寬的路你擠緊我幹什麼？

十姑的心仍然在不住的狂跳，她知道這隻狗不是善類，憤憤然的罵起他來。

——哈哈，我看你一轉眼就不認人了！平素問我對你是怎樣的好呀！就拿今天來說吧，若是別人的鞭子早都在她的身上抽了，但我今天怎樣對你呢？哈哈，你就轉眼不認人了！

一條條淫縱的笑紋深深的劃在他的額角與眉間，趙大狗飄飄然的彷彿就要做醉仙了！

——我不懂你說的是什麼屁話！

——你不懂我的屁話嗎？我的屁話不妨再向你重說一遍吧：我說我平素待你那樣好，今天又待你這樣好，你爲什麼竟轉眼不認人，開口就罵我！

——我罵你我罵的是那無恥的流氓，那洋大人的走狗！

——你罵我是走狗嗎？你要曉得我這隻走狗對你是多少有用處的呀！誰都知道，你是中國政府遣送回來的，你是常在工廠裏祕密活動的，但我從沒有在廠監面前說過你一句壞話，有旁的工頭去告發你，我只有爲你掩護，你難道還不曉得嗎？廠裏一半多被送回來的工人什麼自由都沒有了，但我在我管屬之下總算還有談話的自由，大小便的自由吧，可你一轉眼就什麼都忘記了！

——謝謝你，你別在路上和我糾纏好麼？

——你怕你的丈夫等得你心慌嗎？

——我不高興聽你的屁話！

——關於你丈夫的屁話你總高興聽吧！有一件事是我聽來的。

——什麼事？

——哈哈，你看關於你丈夫的事，你就愛聽了呀！

——你這流氓，你這走狗，誰高興聽你的屁話！

——十姑憤然的向前一衝，跑到十步之外去了，趙大狗一面叫一面又向她追趕過去。

——十姑！十姑！真的是關於你丈夫的事體呀！你跑什麼？

十姑依然拚命的朝前跑，趙大狗也拚命的向前追，十姑的腳終於不及趙大狗的腿長，不到幾分鐘就追上了。

——十姑！十姑！一點兒也不是和你開玩笑的呀！

——什麼事？你趕快說！

——十姑心裏雖然又在狂跳，雖然知道趙大狗是一個好酒好色的流氓，雖然曉得今天他的言動於他都不妙，然而聽說是她丈夫的事，她只好將脚步放慢些，好聽一個究竟。

——你丈夫不是在對岸的造船廠做工嗎？

——他用手指着對岸在暮色的蒼茫中隱約可見的一片高大建築，運動他高大的體軀，一縱又擠來挨緊着十姑，十姑卻毫不客氣的沉下臉來說道：

——你就隔遠一點兒，我也聽得到呀！你擠近來幹什麼？

——那我就退兩步吧，你聽我說：對岸造船廠裏有一個工頭是我的朋友，他前幾天向我說，你的丈夫有赤黨嫌疑，你要叫他當心，赤黨不是好玩的，證實了就要砍頭！

他的手向胸前一揮，做了一個殺人的姿勢。

——他從什麼地方見得呢？

——聽說他在裏面提倡組織工會，鼓勵工人要求加薪，難道這還沒有嫌疑嗎？

——照這樣說來，凡是出來說幾句大家要說的話，做幾件大家應做的事，都是赤黨了，都有赤黨嫌疑了，照這樣，還有什麼說頭！

——別人是這樣說呀！你也怪不得我。



十姑沉默着不答話，拔起腳依然朝前面急走，趙大狗心裏卻着急起來了！他皺了一陣眉頭，嘔了一陣心血，才又嘻皮笑臉的說：

——十姑你說我們廠裏那個最漂亮？

——你媽最漂亮！你這流氓！……

一股股的惡氣冲上她的心來，她的背上突起了一陣寒戰，這流氓醜惡的原形擺在她的面前來了。

——那就是我媽呀！我的媽呀！我的媽呀！

趙大狗搶前兩步，掉轉他一口絡腮鬚的嘴巴去挨近十姑那白嫩的腮側，他那顆淫縱的心也跳動得利害，彷彿馬上就要從他口中直跳出來！

——我要罵你的老祖宗呀！你這狗王八蛋！你這洋大人的走狗！

十姑再也不能忍受了，拍的一聲一個耳光打到趙大狗的頸項上來，畢竟大狗的狗力大，他兩隻手已經緊緊的將十姑摟抱着，他的鋼針一般的絡腮鬚很快的從她的脣邊掠過，才幾秒鐘她的腮邊脣角就印上了他幾個蠻大的溼吻了。

——趙大狗！你這狗王八蛋！放不放手？

——十姑心裏又羞又急，幾乎急得流出眼淚來。

——要我放你嗎？除非你……

——十姑用力將身子一縱，拖着尖長淒顛的聲音，慘厲的驚叫了起來：

——有人搶人啊！救命呀！救命呀！

——丟那媽！誰搶你！你這娼婦再喊，再喊老子就拋你下海去！

悽厲的驚叫聲劃破了長空的寂靜。蒼茫曲折的小道上只見兩個模糊的人影在那裏推來推去的扭打。

突然遠遠的過路人的咳嗽聲傳過來了，趙大狗知事不妙，一鬆手便向濃暗的地方飛也似的奔去，十姑的圍解了！

## 三

橫遭了凌辱的十姑，眼淚如飛泉般的傾瀉了下來，她一個人哽哽咽咽的一直啼泣到她家的門口，她的淚流都還沒有停止。她的家到了，但她心裏卻躊躇起來，適才這一件羞人欲死的傷心事究竟應不應該告訴她的丈夫聽呢？告訴他嗎？他一定要愧憤，要大感不安。不告訴他嗎？她又覺得她滿腔的積憤無處宣洩，她將更感到憂鬱，而且將這樣一段可恥的傷心事情隱祕在心，她總覺得她沒有面目來對她這窮途中的唯一的知己。結果她決定把今天所有的一切都坦坦白白的向她的丈夫訴說一個痛快。

微淡的燈影從低矮的茅板屋裏漏射出來，她才想收着熱淚去掀門，然而門已經不待她掀而大開了，含笑的迎出門來的是她那壯健沉毅的丈夫馮忠，和她那心愛的四歲男孩子阿寶。她還來不及開腔，那衣服襁褓的孩子卻先很親暱的搖動着他的雙手，「媽呀媽」的便想從他父親的懷中傾撲過來，她奔過去一手接着他，不知怎的心裏好像有什麼東西在猛刺她似的一陣心酸強吞着的熱淚又長淌下來了。她將她的頭偏去挨着那孩子的嫩臉，昏昏然的呆立在門前竟不知道移動。

在微淡的燈影和稀薄的星光掃射之下，馮忠突然發現了他妻的腮邊上晶瑩的淚痕，了他很驚愕，

但他總猜測不出一個原因出來，他驚詫的上前幾步，用他有力的臂腕去將她環撫着，口裏不住顫聲的問道：

——爲什麼？十姑！

——媽媽！你今天爲什麼不和我買糖來呀？你昨天晚上不是說要和我買嗎？

十姑還沒有說話，阿寶的頭偏了幾偏，『噫呀噫』的便在她的懷中先嚷起來了。在悲哽中的十姑，一聽到她丈夫那柔和的慰問聲和她愛子的無邪的嬌癡語，適才的一切又兜上她的心來，她在沉默中眼淚越發淌得多了。

十姑被她那溫情的丈夫扶進破朽了的茅板屋中去了。丈夫雖然是一個粗壯的工人，但他對於他的妻子卻是體貼入微，他一再殷殷勤勤的問她究竟爲的什麼，他要她詳細的說出來，他才好和她解慰，馮忠對他的妻子表示得越殷勤，十姑的心裏越發感覺難過，十姑表示得越難過，馮忠也就越發表示得殷勤，因之十姑簡直變成一個淚人兒了，過了好一會，十姑才把今天所有一切的經過毫不隱瞞的統統說出來。

——啊啊！趙華九這王八蛋竟這樣的膽大妄爲嗎？我總有一天要打死這王八蛋，我心裏這口惡氣才能夠出呀！

沉毅的馮忠聽到他妻子悲悲切切的泣訴後，羞憤的烈焰燒得他心裏難過，他突的立起身來在茅屋內一往一來的衝，咬牙切齒的這樣憤憤然的頓足大罵。

——是的，只有打死這狗王八蛋我們心裏這口惡氣才能出！

十姑拭乾了眼淚憤然的說，她滿腔的悲愁彷彿真被她丈夫擔去一半了，她的心裏頓覺輕鬆了一

點，她緊緊的吻着阿寶的小臉兒去了。

——媽媽爲什麼不和我買糖來呢？

——媽媽忘記了，明天一定和你買。

「嗯呀，」的阿寶又撒起嬌來了，她緊緊的親暱着他，輕聲輕氣騙好了他後，又才向着她的丈夫驚問道：

——我一直到此刻都還不明白：今天爲什麼廠裏竟提前一點鐘放工呢？今晚上爲什麼竟連夜工都不開了？

——你還不曉得嗎？全港都是這樣的呀！就是我們廠裏還不是一樣。

馮忠收着了腳，臉上現着深思的表情，對他的妻說。

——全港都是這樣的嗎？究竟是爲什麼事呀？

——啊啊，你還不知道嗎？全港的資本家不論中外的今天都在預備歡迎他們的救命恩人呀！

——誰是他們的救命恩人呀？你的話越說越難懂了。

——你想吧，他們整整的死了兩年是誰把他們救活的！

深思着的馮忠面部的表情越發表現得沉着，深刻，和嚴肅。他的精神彷彿集中在一處得查察什麼東西似的，適才那衝動的憤焰就像被他吞在肚子裏去了。

——啊啊，我想起了，我想起了，難道他們歡迎的是我們國內的高將軍嗎？

——當然只有高將軍才有被歡迎的資格呀！

——那末，今天工廠門前爲什麼又派武裝外巡來監視我們呢？爲什麼又提前放工和停做夜工呢？

——誰都知道高將軍把全港的資本家一齊救活轉來，完全是靠他採取毒辣手段，把戰鬪了兩年以上的四十萬工人的領袖組織的罷工委員會解散了，把殺剩得的押送來港的工人的血淚榨成了藥劑，然後才成功的。現在他竟公然的聯歡來了，難道這裏的工友們竟都把他忘掉了嗎？所以全港的中外資本家都怕我們今天有什麼反抗示威的舉動，從早到晚就派兵來監視着我們。但他們為什麼又不怕犧牲，竟連夜工都停了，呢？這正因為我們多在工廠，一分鐘他們就多一分鐘的隱憂，所以他們索性提前放工，連夜工也都不做，想把我們早點趕出廠來，免得我們在廠裏鬧亂了。

——難道放了我們出來，我們就不能鬧不敢鬧了嗎？

——鬧啊，鬧啊，我剛才回來的時候看見他們五步一崗十步一警的把全港都警戒起了，就使你要去鬧，你又從那裏鬧起呢！

——啊啊啊！

一口憤恨的惡氣從十姑的口裏深長的噓了出來，她充血的雙睛越發紅得可怕，彷彿有一星星的烈火就要迸射出來，她緊緊的撫着她的孩子，轉入憎恨的沉默中去了。

馮忠望着他這被人凌辱慘白得可憐的妻，想着今天的一切，沉着的木然的臉上，也被深愛的皺紋縱橫的劃着，似乎有千斤的重擔壓上了他的肩頭，他雖然還沒有被壓到窒息那步田地，但他似快要用盡了他一身的精力，看看就要不能撐持了。他憂鬱着，沉思着，默默然轉視着蕭然的四壁，做出極不安適的樣子。

——媽媽爸爸！哈哈，媽媽眼睛紅紅的，爸爸臉上黑黑的……

四圍都被沉默支配着了。只有那天真活潑的孩子還在那裏拍手動脚的又說又笑。

## 四

突然，轟轟轟的幾聲大炮聲響了起來，彷彿天崩地裂一般，連他們的茅板屋都震動得打抖，這把十姑嚇住了！

——啊！這是什麼事呀？

——十姑震顫了起來，很驚惶的問。

——一定是他們的救命恩人到了。他媽的真是好一個救命恩人！救命恩人！

馮忠聽着這突鳴的炮聲并不驚慌，他憤憤然的答應了這幾句後，依然沉默着憂鬱着，臉上的皺紋劃得多而又深了。

——說是什麼炮呀？

——外國兵艦上的大炮。

——爲什麼要放炮呢？

——說是鳴炮表示歡迎，其實是那些勝利了的狗王八們向我們示威！

轟轟轟的大炮聲又響起來了，好奇心逼着十姑幾步跨出了他們的茅板門，在茅屋前的空地上呆立着，馮忠也趕出門來把阿寶從他的妻手中接過來，也陪着十姑在那裏呆立着。

西碼頭燦爛輝煌的五彩燈光，火樹一般的照得半空雪亮，從十姑站着空地前看去，大約在半里路遠的地方，可以看見一層連接一層的高樓，樓上閃爍的電燈光，燈上高飄着的外國旗，再向左前的低下方看，可以看見光明閃亮的一隻大比一隻的泊在港灣內的兵艦，帆檣高擎着的商船，波動着的

藍靛似的海水。今晚上這些景物都有一些異樣，都像含着輕蔑的敵意的向他們作出冷酷的猶笑。炮聲狂鳴中雄壯的軍樂也騰奏起來，人濤的喧吼聲也可釐糊的聽到，繁華熱鬧的U港，彷彿都跳動起來了。活躍起來了，沸騰起來了。

炮聲響了三十二次，突然停止了，然而雄壯的軍樂聲和人濤的喧吼聲卻一刻比一刻的大起來，有時還雜着一陣如狂的掌聲亂響亂拍彷彿全U港都要在這軍樂聲中被那人聲掌聲吼碎。

十姑聽得發惱，血紅的雙眼惱得幾乎流出熱淚來。她顫聲的問她的丈夫：

——是些什麼王八蛋的吼聲呀？那麼大！

——自然是那些資本家啊！他們的救命恩人到了，他們當然應該牛跳馬滾的狂叫狂喊呀！

——那軍樂奏得那麼起勁，恐怕歡迎的人也有不少的外國兵吧？

——豈止外國兵！外國的總督都一齊親身去歡迎他去了！

兒的呀。——啊啊，中國的資本家，外國的資本家，中國的將軍，外國的總督，他們，誰說他們不是一夥

被惱憤攪擾得渾身發抖的十姑，突然，靈感般的緊緊的捏着拳頭，半似自言半似領悟的對着星光微淡的蒼空長嘆起來，她的神經似乎震憤到極點了。

她從港灣裏望過對岸去，一座陰森的山影下的一片東一點西一點的燈光反映到她眼中來，她知道那便是由這U港直達中國境內的一條鐵路火車站，她怔着了！那東一點西一點的乍明乍滅的燈光，竟在她的心裏映照出一段往事來。是兩年半前的事了。

那時正是酷夏，野獸似的英帝國主義，正在中國各地架起機關鎗和大炮到處屠殺中國人，僑居香港的中國工人爲了爭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的生存，四十萬工人齊齊心心的給了E港的英帝國主義一個總同盟大罷工的答覆，英帝國主義在東亞的一個金庫，不到一月便變成一個荒島了！那時十姑也在德威織襪廠做工，全港的中國工人都罷工了，她們廠裏的女工當然也不能例外。她記得在罷工後的第二天她就同了幾百同廠的女工坐着火車到中國的D城，到了D城的第三天，D城的勞苦羣衆便很熱烈的開了一個歡迎罷工工友的大會。

開歡迎會那天是很晴麗的一天，剛剛到午後一點鐘的時候，D城全城裏的民衆都生動活潑，沸騰起來了。銅鼓的聲音，喇叭的聲音，雜着口號的聲音，在一隊又一隊的人羣中悠揚雄壯的喧騰着，叫喊着，歡呼着。紅色的，藍色的，青色的，各色各樣的旗幟在半空中招展着，如雪片般的歡迎傳單飛滿了全街。工人市民學生婦女軍隊童子團……一個個都生龍活虎似的整齊着隊伍如潮水般的向開會地點洶湧過去，幾十萬羣衆，不到一兩個鐘頭就齊集在一個廣大的空場中去了。

工商商學兵分成了四五座講演的歡迎台，一跨進那廣大的場，只瞥見蔽天的旗幟在半空中飄飛，只看見如潮一般的人濤在空場中波動。

歡迎會開幕了，軍樂雄渾的奏了起來，幾十位罷工的工人代表在莊嚴璀璨的空氣中，在幾十萬羣衆的鼓掌歡迎聲中，躍登了演講台，那時歡迎者和被歡迎者的心中，是何等的歡欣何等的嚴肅而又何等的悲憤啊！

十姑那時廁身在被歡迎的工人羣衆中，那時她的心情，確是嚴肅歡欣，而又悲憤極了！她記得，一直到兩年半後的今天她還記得：有一個致歡迎詞的工會的代表的話，幾乎感動得她流出熱淚來。



她記得他的話中最感動她的那一段是這樣的：

——爲民族解放而戰的罷工工友們！爲工人階級解放而戰的罷工工友們！你們數十萬工友這樣英勇的和大英帝國主義者戰鬥，我們的話真是不能表達出我們心中萬分之一的歡迎的赤忱啊！香港是英帝國主義在東亞的一座寶藏，牠每月的貿易在十二萬萬以上。這港口彷彿一個飛撲在海面上的大怪物似的，牠伸長牠奇長的大頸，張開大嘴死死的噙着我們的咽喉，把我們一切勞苦貧民的血，一口一口的毫不停息的朝肚子裏吞，我們是一個一個的枯瘦而死了，這怪物却一天比一天的肥壯起來了。呀！你們這次的罷工正是一刀把這大怪物的長頸割斷了！從今後這大怪物就要身首異處的死亡而我們全中國的幾萬萬垂死的勞苦貧民，看看也就一天比一天的壯健起來了！啊！親愛的工友們！你們這次偉大的功績，在歷史上是不能磨滅的啊！……

十姑聽到這裏，她的雙掌拍痛了她都還不覺得，她的心裏，真是被一種說不出來的情緒充溢着，她想：他們這次大罷工的意義確是非常的偉大，大到她的心裏都想像不出來。她又想：能夠得到幾十萬羣衆這樣熱烈的來歡迎他們，不說小小的犧牲三四角吃不飽而又餓不死的工錢，他們不後悔，就是犧牲了他們最可貴的生命，他們也毫不後悔呀！他還想：工農兵學不分階級的這樣多人，既已親親愛愛的捏成一團，他們總不能再像奴隸牛馬一樣的再去過那種非人生活了。她想到這裏她的眼前突然透露出一片光明的霞彩來了，她雖然不知道這霞彩是從何而來的，但她却深深地相信：從今後她在這霞彩閃耀中她總可以多過一些快快樂樂的時日。

光明的霞彩閃耀在她的眼前，她的心情真是歡欣極了！暢快極了！……

——媽媽呀！你在望什麼東西呀！

十姑正在回憶這段暢心快意的往事，卻被阿寶撲在她的肩頭上把她呼喚醒了！她掉轉頭來一看，她的丈夫正在望着西碼頭那火樹一般的燈光出神，微淡的星光之下，可以看見他的臉被深思煩感驚擾得十分怕人，那孩子呢，他一半在他父親的懷中，一半卻斜撲到她的肩膀上來，唇動嘴張的不知在說些什麼。她一面回味着那段往事，一面又目覩着這種情形，她這時的心情真是百感交集啊！

遠遠的軍樂的餘音和歡迎者的歡呼聲，還在一陣又一陣的傳進她的耳中來，她不聽到這刺人魂魄的聲音還罷了，她一聽到，猛烈的憤火又沖上她的心來，她渾身氣得戰慄着，拳頭又緊緊的捏着了，充血的雙眼不住的迸射出怒火來，她今天受的凌辱，欺侮，壓榨，嘲罵，一切的一切，都一齊兜上她的心頭，真是火上加油，不由她不悲憤到了極度，她真恨不能一刀一刀的把她心中的敵人殺一個乾淨！

——啊啊，你知道嗎？那個吃人精髓的大怪物的長頸又生攏來了呀！

她如醉如狂的望着她的丈夫，突如其來的這樣說。

——你說的什麼呀？十姑！

在沉默的憂思中的馮忠驚怔着了！他瞥見他妻子面部的表情有些異樣，連忙用一隻腕臂去撫着她。

——我說的是那吃人精髓的大怪物！我平素不是向你說過的嗎？E港正是一個吃我們中國勞苦貧民血髓的大怪物呀！

——啊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不過十姑！你請別要躁急吧！相信我們自己！總有一天我們還要再！把那個大怪物的長頸砍成兩段呀！這不是怎樣難的事，只要我們相信我們自己的力量！

馮忠那凝思着的眉峯突然展了開來，現出一對炯炯灼人的眼睛，很堅定的這樣說。他的表情是異常的沉着和誠摯，彷彿他在長時間中的煩思，便得到這樣一個確切不移的結論。他把這結論來勸慰他的妻，也把這結論來警惕他自己。

——對啊！我們還應該努力把那個怪物的長頸再一刀砍成兩段！

馮忠堅定確信的表情感動了十姑，她的心頭彷彿一鬆，她不知不覺的竟縱身到他的胸懷前來了，她的手撫着他的半邊肩，望着他那對堅確有神的眼睛，在激憤中淌了一滴感激——或者說歡欣吧，——的熱淚出來。她渾身的戰慄漸漸的停止了。

天真活潑的阿寶又「媽媽呀！爸爸呀！」的歡叫起來，夜風挾着輕沙把他們送進破舊了的茅板屋中去了。

選自十姑的悲愁

## 九 叔

西 諦

九叔在家庭裏，占一個很奇特的地位；無足輕重，而又爲人人的眼中心刺；個個憎他，恨他，而表面上又不敢公然和他頂撞。他走開了如一片落葉墮於池面，冷漠漠的無人注意。他走開了，從此就沒有一個人在他面前再提起他，也沒有人問起他的近況如何，或者他有信來沒有，只有大伯父還偶然的說道：「老九在湖州不曉得好不好，去了好幾個月，一封信也沒有來過。」只有大姆還偶然的憶起他，說道：「九叔的癖氣不大好，在那邊不曉得和同事住得和洽否。」

但是，九叔的信沒有來，九叔他自己不久却回來了。他回來了，照例是先到大姆的房門口，高聲的問

道：

「大嫂，大嫂，在房裏麼？大哥什麼時候才可回家？」

他回來了，照例是一身蕭然，兩袖清風，有時弄得連鋪蓋也沒有，還要大姆拿出錢來，臨時叫王升去買一床綿被給他。

他回來了，照例是合家在背後竊竊的私議道：「討厭鬼這末快又來了！人人心中是說不出的憎和恨，家庭中便如一堆乾柴上點着了火，從此多事，雞犬不寧。」

他是伯祖的第二姨太太生的，他出世時，伯祖已經有六十多歲了。伯祖死時，他還不到八歲。於是大伯父便算是他的嚴父，他的嚴師，不僅是一個哥哥。他十歲時，跟了幾個兄弟一同上學。是家裏自己請的先生，今天是誰逃學，不用說，准是他；今天誰挨了先生的打，不用說，准是他；今天誰關了夜學，點上燈還在書房裏「子曰，子曰」的念着，不用說，也准是他。好容易兩年三年，把四書念完了，念完了他的責任便盡了，由「大學之道」起到「則亦無有乎爾」止，原文不動的交還了先生。說到玩皮打架，他便是第一。帶領了滿街的孩子在空地上操兵操，帶領的是誰，不用說，准是他；拋石塊到隣居的窗戶裏去的是誰，不用說，准是他；把賣糖果的孩子打得哭了，跑到家裏來哭訴，惹禍的是誰，不用說，也准是他。

大伯父實在管不了他，只好嘆了一口氣，置之不理。他母親是般般件件縱容他慣的。大伯父要嚴管也不敢，但他怕的還只有大伯父。不僅在小時候是怕，到了大時還是怕。「大哥」是他在家庭中唯一的畏敬者，唯一的說他不敢回口的人。

他母親死時，他已經二十多歲了，便常在外面東飄西蕩，說是要做買賣，說是要找事做，說是到上海

去，說是到省城去。不知在什麼時候。祖父留給他的一份遺產，他母親留給他的一份衣服首飾，都無影無蹤的消沒了，他便常在父親家裏做食客，管閒事，成了人人的眼中釘，心中刺，鬧得雞犬不寧。

自從大伯父合家搬到上海來後，二嬸、五嬸也都住在一處，家庭更大，人口更雜，九叔也成了常住的客人，而口舌更多。他每次失業，上海是必由之路，而大伯父家便是他必駐之地，他的失業，一年二年不算多，而他的就事，兩月三月已算久。於是家裏的人個個都捲在憎與恨的旋風中，連李媽也被捲入，連荷花也被捲入。五嬸是表面上客客氣氣，背後諷刺批評；二嬸是背後囉囉唆唆，表面上板着面孔不理他，而九叔和她便成了明顯的不兩立的敵人。

九叔愛管閒事，例如荷花手裏提着開水壺，要去泡水，經過他的面前，他便板着臉說道：「荷花，你昨夜又偷吃五太太的餅乾麼？太太不捨得打你，再偷，我來打！」這時，廚房裏鏘的一聲，表明郭媽洗碗時又打碎了一隻。九叔便連忙立了起來，趕到廚房裏說道：「又打碎碗了，好不小心的郭媽，要叫太太扣下工錢來賠。這樣常打碎東西，還成麼？」李媽又由樓上抱了小弟弟噎噎的走下樓梯。「李媽，九叔又叫住了她，『把小弟弟抱到那裏去？當心太陽，不要亂買東西給他吃，吃壞了你擔當不起。』李媽噙着嘴答道：『又不是我要抱他出去，是太太她自己叫我抱他去買十錦糖的。』」

他是這樣的愛管閒事。於是在傍晚的廚房裏，竊竊的罵聲起來了：「一個男子漢，沒出息，不會掙錢，吃現成飯，倒愛管人家的閒事！」朦朧的燈光之中，照見李媽、郭媽和荷花，還有四嬸用的蔡媽和廚子阿三。

九叔的吵鬧得合宅不寧，例如他天天閒着沒事做，天天便站在二嬸、五嬸，隔壁的黃太太，還有二姨太的牌桌旁邊，東張張，西望望，東指點，西教導，似乎比打牌的人還熱心。「看了別人的牌，不要亂講。」

黃太太微笑的禁阻他，二嬸便狠狠的釘了他一眼。有一次，二嬸剛好聽的白板，二索對倒，桌上已有紅中一對碰出，牌很小，他把聽張伏在桌上，故意不讓九叔看見。九叔生了氣道：「不看就不看，我還猜不出？一定有一對白板對家和數很大，你們白板都不要打。」而這時，黃太太剛好摸到一張白板，正要隨手打出，聽他一說，遲疑了一下，便換了一張熟牌打出，結局是二嬸沒有和出。她忍不住埋怨道：「愛看牌就不要講話！東看西看的，什麼牌都知道了。」

九叔光了眼望她道：「二嫂說什麼，我又沒有看見你的自己輸急了，倒要埋怨別人！」

要不是黃太太和五嬸連忙笑勸，一場大鬧是決不免的。看了黃太太和五嬸的臉上，看了打牌的份上，二嬸只好噤噤着嘴，忍氣吞聲的不響，而九叔也只好噤噤着嘴，忍氣吞聲的不響。

這一場牌的結果，二嬸是大輸，她便囉囉唆唆的在房裏罵了九叔半夜。九叔便是她輸錢的大原因。她的牌剛剛轉風，九叔恰來多嘴，使她這一副牌不和，這一副牌不和，便使她一直倒霉到底。這罪過不該九叔擔負，又該誰擔負的？

「好不好不要臉，一個男子漢，三十多歲了，還住在哥哥家裏吃閒飯，管閒事。有骨氣的人要出去自己掙錢才好。不要臉的好樣子，愛管閒事……吃閒飯好樣子。」她的罵話，頗之倒之是這幾句。

不知以何因緣，她罵的話竟句句都傳入九叔的耳朵裏。第二天，大伯父出門後，九叔就大發雷霆了。瘦削的臉鐵青鐵青的，額骨高高突出，雙眼睜大了如兩隻小燈籠，似欲擇人而噬。手掌擊着客廳的烏木桌，咄咄的發出大聲，然後他的又高又尖的聲帶開始發音了：

「自己輸急了，反要怪着別人，好樣子！我吃的是大哥的飯，誰配管我住的是大哥的家，愛住便住，誰又配趕我走？要趕我，我倒偏不走，怕我管閒事，我倒偏要管管，大哥也不能攔我走。大哥的家我不能

住麼！快四十的人了，還打扮得怪怪氣氣的，好樣子！自己不照鏡子看！這又高又尖的指桑罵槐的話，足夠使二嬸在他房裏聽得見，她氣得渾身發抖，也顫聲的不肯示弱的回罵着：

「好樣子！一天到晚在家吃閒飯，生事，罵人，配不配？憑什麼在家裏擺大架子！沒出息的東西，三十多歲了，還吃着別人的，住着別人的，好樣子！沒出息……」

二嬸的話，直似張飛的丈八蛇矛，由二嬸的房裏，恰恰刺到他的心裏，把他滿腔的怒火撥動了。他由客廳跳了起來，直趕到後天井，雙手把破單衫的袖口倒捲了起來，氣衝衝的彷彿要和誰拼命。

他站在二嬸窗口，問道：「二嬸，你罵誰？」

二嬸顫聲的答道：「我說我的話，誰也管不着！」

「管不着罵人要明明白白的，不要綿裏藏針要當面罵才是硬漢！背後罵人，算什麼東西！好樣子！輸急了，倒反怪起別人來。怕輸便別打牌！又不是吃你家的飯，你配管我！二哥剛剛有芝麻大的差事在手，你便威風起來，好樣子，不看看自己從前的……」

二嬸再也忍不住了，從椅上立起來，直趕到房門口，一手指着九叔，說道：「你敢說我……大伯還……」她的聲音更抖得利害，再也沒有勇氣接說下去。

九叔還追進了一步：「誰敢說你，現在是局長太太了！有本領立刻叫二哥回來吞了我。一天到晚，花綠綠，怪怪氣氣的，打扮給誰看。沒孩子的命，又不讓二哥娶小醋瓶子，醋罐子！」

這一席話，如一把牛耳尖刀，正刺中二嬸的心的中央。她由房門口倒退了回來，伏在床上號咷大哭。這哭聲引動了全家的驚惶。七叔和王升硬把九叔的雙臂握着，推了他出外，而五嬸大姆，李姆，郭媽，

荷花都擁擠在二孀的床邊，勸慰的語聲，如傍晚時巢上的蜜蜂的營營作響，熱鬧而密集。他是這樣的鬧得合家不寧。

等到大伯父從廳裏回來，這次大風波已經平靜下去了。九叔不再高聲的吵鬧，二孀也不再號咷，不再啜泣。母親和五孀已把她勸得不再和「狗一般的人」同見識，生閒氣。

這一夜在房裏，大姆輕啣了一口氣，從容的對大伯父說道：「九叔也閒得太久了，要替他想想法子才好。」

大伯父道：「我何嘗不替他着急。現在找事實在不。去年冬天，好容易薦他到奔牛去，但不到兩個月，他又回來了。他每次不是和同事鬧，便是因東家撤差跟着走。這叫我怎麼辦。他的運氣固然不好，而他的癖氣也太壞了。」

大姆道：「你想想看，還有別的地方可薦麼？你昨天不是說四姊夫放了缺，何不薦他到四姊夫那裏去試試？」

大伯父道：「姑且寫一封信試試看。事呢，也許有，只怕不會有好的輪到他。」

第三天早晨，九叔便動身了。他走開了，如一片落葉墮於池面，冷漠漠的無人注意。他走開了，從此就沒有了一個人。在別人面前再提起他，也沒有人問起他的近况如何，或者他有信來沒有。只有大姆還偶然的憶起他，只有大伯父還偶然的說起他。他走開了，家裏也並不覺少了一個人。只有一件很覺得出口舌從此少了；而荷花的偷吃，郭媽的打碎碗，李媽的抱小弟弟出門，也不再有人去管。

這一次，他的信却比他自己先回來。他在信上說：「四姊夫相待甚佳，惟留弟在總局說，待有機會再派出去。」隔了幾月，第二封信還沒有來，他自己又回來了。



這一次，失業只有半年多，而就事的時候也不少於半年，這是他失業史上空前的紀錄。他回來了，依舊是一身蕭然，兩袖清風，依舊是合家竊竊的私議道：「討厭鬼又來了！」依舊是柴堆上點着了火，從此雞犬不寧，口舌繁多。

「四姊夫太不顧親戚的情面了。留在總局半年，一點事也不派。到他烟鋪上說了不止十幾次，而他漠然的不理會。他的兄弟，他母親的姪子，他的遠房叔叔，都比我後到，一個個都派到了好差事。我留在總局裏，只吃他一口閒飯，一個錢也不見面。老實說，要吃一口飯，什麼地方混不到，何必定要在他那裏？只好走了。」他很激昂的對大伯父說。大伯父不說什麼，沈默了半天，只說道：「做事還要忍耐些才好……不過，路上辛苦，早點睡去罷。」回頭便叫道：王升，九老爺的床鋪鋪好了沒有？」

王升只隨口答應道：「鋪好了。」其實他的被鋪席子，都要等明天大姆拿出錢來再替他去置辦一套。

這時正是夏天。夏夜是長長的，夏夜的天空蔚藍得如藍色絲絨的長袍，夏夜的星光燦爛如燈光底下的鑽石。九叔吃了晚飯，不能就睡，便在夏夜的天井裏，拖了一張凳子來，坐在那裏拉胡琴。拉的還是他每個夏夜必拉的那個爛熟的福建調子，偷打胎。他那又高又尖的嗓子，隨和了胡琴聲，粗野而討人厭的反復的唱着。微亮的銀河橫亙天空，深夜的涼風吹到人身上，使他忘記這是夏天。清露正無聲的聚集在綠草上，花瓣上。而九叔的「歌興」還未闌。李媽，郭媽，荷花們這時是坐在後天井裏，大蒲扇噼噼的響着。見到的是和九叔見到的同一的夏夜的天空。荷花已經打了好幾次的呵欠了。

二嬸在房裏，正提了蚊燈在剿滅帳子裏面的蚊寇，預備安舒的睡一夜。她聽見九叔還在唱，便自語道：「什麼時候了，還在吵嚷着，真是討厭鬼，不知好歹！」

然而，誰能料到呢，這個討厭鬼却竟有一次挽救了合家的阮運。真的，誰也料不到這阮運竟會降到我們家裏來，更料不到這阮運竟會爲討厭鬼的九叔所挽救。

黃昏的時候，電燈將亮未亮。大伯父未回家，王升出去送信了，七叔是有朋友約去吃晚飯。除了九叔和阿三外，家裏一個男子也沒有。李媽抱小弟弟在樓上玩骨牌，荷花在替母親搥腿，郭媽在廚房裏煮稀飯。這時，大門蓬蓬的有人在敲着，叫道：「快信，快信！」二嬸道：「奇怪，快信怎麼在這個時候來！」她見沒有人去開門，便叫正在她房裏收拾東西的蔡媽道：「你去開門罷。先問問是那裏來的快信。」

蔡媽在門內問道：「那裏寄來的快信？」  
門外答道：「北京來的，姓周的寄來的。」

呀的一聲，蔡媽把大門開了，門外同時擁進了三個大漢。蔡媽剛要問做什麼，却爲這些不速之客的威武的神氣所驚，竟把這句問話梗在喉頭吐不出。

「你們太太在那裏，快帶我們去見她。」來客威嚇的說道。

蔡媽嚇得渾身發抖，雙腿如瘋癱了一樣，一步也走不動，而來客已由天井直闖到客廳。

全家在這時都已覺得有意外事發生了。不知什麼時候，九叔已由他自己的房裏溜到樓上來。他對五嬸道：「不要忙亂，把東西給他們好了。」五嬸顛聲道：「李媽，當心小弟弟。他們要什麼都給他們便了。」四嬸最有主張，已把金鐲子，鑽戒指脫下放到痰盂裏去。母親索索的打冷戰不已，一句話也說不出，一步路也不能走動。

九叔已很快的上了閣樓，由那裏再爬到隔壁黃家的屋瓦上，由他家樓上走下，到了弄口，取出警笛鳴鳴的盡力吹着，並叫道：「弄裏有強盜，強盜！」

弄裏弄外，人聲鼎沸，同時好幾隻警笛悠揚的互答着。

那幾個大漢，匆匆的由後門逃走了，不知逃到那裏去。家裏是一點東西也沒有失，只是空嚇了一場而已。

大姆只是念佛：「南無阿彌陀佛！虧得菩薩保佑，還沒有進房來！」

五嬸道：「邊虧得是九叔，由屋瓦上爬過黃家，偷出弄口吹叫子求救，才把強盜嚇跑了。」

大姆輕鬆的嘆了一口氣道：「究竟是自家裏的人，緩急時有用。」

誰會料得到這合家的眼中釘，心中刺的九叔，緩急時竟也有大用呢？

然而，誰更能料到呢？這合家的眼中釘，心中刺的九叔，過了夏天後，便又動身去就事了呢？而且這一年，竟將一年了，還不歸來。

誰更能料到，九叔在一年之後歸來時，竟不復是一身蕭然呢？他較前體面得多了，身上穿的是高價的熟羅衫，不復爲舊而破的竹布長衫，身邊帶的是兩口皮箱，很沈重很沈重的一隻網籃，滿滿的東西，幾乎要把網都漲破了一大捲鋪蓋，用雪白的毯子包着，不復是「雙肩擔一嘴」的光棍，說話是甜蜜的，而不復是尖尖刻刻的謾罵。

五嬸道：「九叔發福了，換了一個人了。」

他回來了，照例先到大姆的房門口，高聲的問道：

「大嫂，大嫂，在房裏麼？大哥什麼時候才可回家？」

他回來了，合家不再在背後竊竊的私議道：「討厭鬼又來了！」

他回來了，家裏添了一個新的客人，個個都注意他的客人。大姆問他道：「九叔，聽說發財了，恭喜，恭

喜有了九嬭嬭了麼？」

他微笑的謙讓道：「那裏的話，不過敷衍敷衍而已。局裏忙得很，勉強請了半個月的假，來拜望哥嫂們。親是定下了，是局長的一個遠房親串。」他四顧的望着房裏說道：「都沒有變樣子。家裏的人都好麼？」荷花正在替大姆搥背。他道：「一年多不見，荷花大得可以嫁人了。」

合家都到了大姆的房裏，二嬭，五嬭，七叔，連李媽，郭媽，蔡媽，擁擠擠的立了坐了一屋子，都看着九叔。

五嬭問道：「九叔近來也打牌麼？」

「在局裏和同事時常打，不過打得不大，至多五十塊底的。玩玩而已，沒有什麼大輸贏。」九叔答道。飯後，黃太太也來了。她微笑的問道：「下午打牌好不好？九叔也來湊一脚罷。橫豎在家裏沒事，只怕牌底太小，九叔不願意打。」

九叔道：「那裏的話。大也打，小也打。不過消遣消遣而已。」

花啦一聲，一百三十多張馬牌便倒在桌上，而九叔便居然上桌和黃太太，二嬭，五嬭同打，不再在牌桌旁邊，東張張，西望望，東指點，西教導，惹人討厭了。

誰料得到九叔有了這樣的一天。

這時正是夏天。夏夜是長長的，夏夜的天空蔚藍得如藍色絲絨的長袍，夏夜的星光是燦爛如燈光底下的鑽石。在這夏夜的天井裏，只缺少了一個九叔，拉着胡琴，唱着那熟悉的福建調子，偷打胎。微亮的銀河橫亙天空，深夜的涼風吹到人身上，使他忘記這是夏天。清露正無聲的聚集在綠草上，花瓣上。在這夏夜的後天井裏，同時還缺少了李媽，郭媽，荷花們，也不見大蒲扇的咄咄的響着，也不見荷花的

打呵欠。

上房燈光紅紅的，黑壓壓的一屋子人影。牌聲嚶嚶嘩嘩的，嘩嘩嘩嘩的，打牌的人叫着，笑着，而李媽，郭媽，荷花們忙着裝煙倒茶，侍候着他們打牌的人。

選自小說月刊

## 二 詩 人

郁達夫

### 一 二 詩 人

詩人的何馬，想到大世界去聽滴篤班去，心裏在作打算。『或者我將我的名片拿出去，守門的人可以不要我的入場券。』他想。因為他的名片右角上有『末世詩人』的四個小字，左角邊有『地獄』『新生』『伊利亞拉』的著者的一行履歷寫在那裏。『不好不好守門的那些俗物，若被他們知道了我去逛大世界，恐怕要看穿我的沒有腎臟病，還是去想法子，叫老馬去想法子弄幾個錢來，買一張門票進去的好。』他住的三江里的高樓外，散布着暮春午後的陽光和乾燥的空氣。天色實在在挑逗他的心情，要他出去走走，去得些煙世披利純來做詩。

『——噫，煙世披利純！』

『——噫，煙世披利純呀！』

這樣的用了很好聽的節調，輕輕地唱着哼着，他一邊搖着頭，一邊就摸下二層樓去。走下了扶梯，到扶梯跟前二層樓的亭子間門口，他就立住了。

也是用了很緩慢的節奏，向關在那裏的亭子間房門，篤洛篤洛的敲了幾下，他伏下身體，向鑰匙

眼裏，很幽很幽的送了幾句話進去。

「喂！老馬，詩人又來和你商量了！你能夠想法子再去弄兩塊錢來不能？」

老馬在房裏吃了一驚，急忙開了眼睛，丟下了手裏的讀本，輕輕的走向房門口來，也伏倒了身體，舉起嘴巴，很幽的向鑰匙眼裏說：

「老何，喂，你這樣的化錢，怕要被她看穿，何以這一位何大人會天天要錢化？老何，你還是在房裏坐着做首把詩罷，回頭不要把我们這一個無錢飲食宿泊處都弄糟。」說着，他把幾根鼠鬚動了一動，兩隻眉毛也彎了下來，活像寺院裏埋葬死屍的園丁。

「喂，老馬，你再救詩人一回急，再去向她撒一個謊，想想法子看罷！我只教再得一點煙世披利純，這一首『沈魚落雁』就可以完工，就好出書賣錢了，喂，老馬！」

請你再救一回詩人

再讓我得些烟世披利純，

「沈魚落雁」大功將成，

那時候，你我和她——我那可愛的房主人——

就可以去大吃一頓！

唉，大吃一頓！」

何詩人在鑰匙眼裏，輕輕的，慢慢的，用了節奏，念完這幾句卽席口占的詩之後，手又向房門上篤洛篤洛的敲了幾下。

房門裏的老馬，更彎了腰，皺了眉頭，用手向頭上的亂髮搔了幾搔。兩人各彎着腰，隔着一重門，向鑰

匙眼默默的立了好久。終究還是老馬硬不過詩人，把房門輕輕地開了。詩人見了老馬的那種悒悒惱，歪得同豬臉嘴一樣的臉色，也就立刻皺起眉來，裝了一副憂鬱的形容來陪他。一邊慢慢的走進房去，一邊詩人就舉起一隻右手，按上心頭，輕輕的自對自的說：「唉，這腎臟病，這腎臟病，我怕就要死了，在死之前了。」看過去，詩人的面貌，真像約翰生博士的照相。因為詩人也是和約翰生博士一樣，長得很肥很胖，實在是沒有什麼旁的病好說，所以只說有腎臟病；而前幾天他又看見了鮑司惠而著的那本約翰生大傳，并這一本傳上面的一張約翰生博士的照相。他費了許少苦心，對鏡子模學了許久，約翰生在照相上的憂鬱的樣子，今天終於被他學像了。

詩人的朋友老馬，馬得烈飽吃了五六碗午飯，剛在亭子間裏翻譯一首法文小學讀本上的詩：

球兒飛上天，球兒掉下地，

馬利跑過來，馬利跑過去。

球兒球兒不肯飛，馬利不歡喜……

翻到這裏，他就昏昏的坐在那裏睡着了，被詩人篤篤篤篤篤的一來，倒吃了一驚，所以他的臉色，是十分不願意的樣子。但是和詩人硬了一陣，終覺得硬不過去，只好開門讓詩人進來，他自己也只好挺了挺身子，走下樓去辦交涉去。

樓底下是房主人一位四十來歲的風騷太太的睡房，她男人在漢口做茶葉生意，頗有一點積貯。馬得烈走到了房東太太的跟前，房東太太纔從床上坐了起來，手裏還拿着那本詩人何馬獻給她的「伊利亞拉」已經在身底下壓得縐痕很多，像一隻油炸餛飩了。

馬得烈把口角邊的鼠鬚和眉毛同時動了一動，勉強裝着微笑，對立在他眼底下的房東太太說：「好像伙，你還在這裏念我們大人的這首獻詩？大人正想出去和你走走，得點新的煙世波利純哩！」房東太太向上舉起頭來——因為她生得很矮小，而馬得烈却身材很高大，兩人並立起來，要差七八寸的樣子——喜歡得同小孩子似的叫着說：

「哈哈哈哈哈，真的嗎？——你們大人真好，要是誰嫁了你們的大人，這一個人纔算有福氣哩！詩又那麼會做，外國又去過，還做過詩文專修大學的校長啊，可惜，可惜我今天不能和你們出去，因為那隻小豬還沒有闖好，午後那個闖豬的老頭兒還要來哩！」

這位房東太太最喜歡養小豬。她的愛豬，同愛詩人一樣，侍候得非常周到，今天早晨她特地跑了十幾里路，去江灣請了一位闖豬匠來，闖豬匠答應她午後來闖，所以她懊惱得很，恨這一次不能和詩人一道出去散步。

馬得烈被她那麼一說，覺得也沒有什麼話講，所以只搔了一搔頭，向窗外的陽光瞥了一眼，含糊地咕嚕着：

「啊啊，你看窗外的春光多麼可愛呀！……大人……大人說，可惜，可惜他那張匯票還沒有好拿！……」

原來馬得烈和何馬，是剛回國的留學生，是一對失業的詩人。他們打聽了這一家房東女人的愛慕詩人，纔扮作了主從兩個，到此地來租房住的。何馬已經出了許多詩集了，并且年紀也輕一點，相貌也好一點，所以就當作主人，馬得烈還正在翻譯一本詩集，沒有翻好，所以只好當作僕人，在房東太太跟前，只是大人大人的稱何馬，好示一點威勢。一面在背後更向她吹了許多大話，說他——何大人！



——是一位中國頂大的詩人，他——何大人——家裏是做大官的，他——何大人——過沒有結過婚，他——何大人——最喜歡和已經生育過兒女的像聖母一樣的女性交遊，他——何大人——不久要被外國請去做詩文專修大學的校長，等等。結果弄得這位商人之婦喜歡得了不得，於是他們兩人的住宿膳食，就一概由房東太太無償供給，現在連零用都可以向她去支取了，可是昨天晚上，馬得烈剛在她那裏拿了兩塊錢來，兩人去看一晚電影，若今天再去向她要錢，實在有點難以爲情，所以他又很巧妙的說了一個謊，說何大人的匯票還沒有到期，不好去取錢用。房東太太早就看出了他的意思，向床頭的鏡箱裏一翻，就用了兩個指頭夾出了兩張交通票來。

馬得烈笑歪了臉，把頭和身子很低很低的屈了下去，兩隻手托出在頭上，像電影裏的羅馬家奴，向主人捧呈什麼東西似的姿勢。她把票子塞在他手裏之後，馬得烈很急速地旋轉了身，立了起來，就拚命的向二層樓上跑。一邊亭銅亭銅的跑上扶梯去，一邊他嘴裏還在叫：

「邁而西，馬彈姆，邁而西，馬彈姆。」

## 二 滴篤聲中

馬得烈從樓下的房東太太那裏騙取了兩張交通票後，拚命的就往二層樓上跑。他嘴裏的幾句「邁而西，馬彈姆」還沒有叫完，剛跳上扶梯的頂邊，就白彈的一響，詩人何馬，却四脚翻朝了天，叫了一聲「媽吓，救命，痛煞了！」

原來馬得烈去樓下向房東太太設法支零用的時候，詩人何馬，却幽脚幽手從亭子間裏摸了出來，以一隻手靠上扶梯的扶手，彎了腰，豎起耳朵，儘在扶梯頭向樓下竊聽消息。詩人聽到了他理想中的

如聖母一樣的這位房東太太稱讚他的詩才的一段話，就一個人張了嘴，放鬆了臉，在私下喜笑。這中間他把什麼都忘了，只想再做一篇『伊利亞拉』來表示他對這一位女性的敬意，却不防馬得烈會跑得如此之快，和煙世披利純一樣的快，而來鬪頭一衝，把他衝倒在地上的。

詩人在不注意的中間，叫了一聲大聲的『媽吓』之後，睜開眼睛來看看，只見他面前立着的馬得烈，手裏好好的捏着了兩張鈔票，在那裏向地上呆看。看見了鈔票，詩人就馬上變了臉色，笑溶溶地直躺在樓板上，降低了聲音，好像是怕被人聽見似的，幽幽的問馬得烈說：

「老馬又是兩塊呢？好極好極，你快來扶我起來，讓我們出去。」

馬得烈向前踏上了一步，在扶起這位很肥很胖的詩人來的時候，實在費了不少的氣力，可是費力不討好，剛把詩人扶起了一半的當兒，綽啦一響，詩人臉上的那副洛克式的平光眼鏡又掉下地來了。詩人還沒有站立起身，臉上就作了一副悲悼的形容，又失聲叫了一聲『啊吓！』

兩人立穩了身體，再伏下去檢查打碎的眼鏡片的時候，詩人又放低了聲音，『啊吓，啊吓，這怎麼好？這怎麼好？』的接連着幽幽的說了好幾次。

檢起了兩分開的玻璃片和眼鏡框子，兩人走到亭子間去坐定之後，詩人又連發了幾聲似乎帶怨恨的『這怎麼好？』馬得烈伏倒了頭，儘是一言不發地默默坐在床沿上，彷彿是在悔過的樣子。詩人看了他這副樣子，也只好默默不響了。結果馬得烈坐在床沿上看地板，詩人坐在窗底下的擺在桌前的小方凳上看屋外的陽光，竟靜悄悄地同死了人似的默坐了幾分鐘。在這幕沈默的悲劇中間，樓底下房東太太床前的擺鐘却堂堂的敲了兩下。

聽見了兩點鐘敲後，兩人各想說話而又不敢的儘坐在那裏嚴守沈默。詩人回過頭來，向馬得烈的

還捏着兩張鈔票支在床沿上的右手看了一眼，就按捺不住的輕輕對馬得烈說：

「老馬，我很悲哀！」

停了一會，看看馬得烈還是悶聲不響，詩人就又用了調解似的口氣，對馬得烈說：

「老馬，兩塊玻璃都打破了，你有什麼好法子想？」

馬得烈聽了詩人這句話後，就想出了許多救急的法子來，譬如將破玻璃片用薄紙來糊好，仍復裝進框子去，好在打得不够碎，或者竟用了油墨，在眼圈上畫牠兩個黑圈，就當作了眼鏡之類，然而詩人都不以為然，結果還是他自己的煙世披利純來得好，放開手來向腿上拍了一拍，輕輕對馬得烈說：「有了，有了，老馬，我想出來了，就把框子邊上留着的玻璃片拆拆乾淨，先把沒有鏡片的框子帶上去，豈不好麼？」

馬得烈聽了，也喜歡得什麼似的，一邊從床沿上站跳起來，一邊連聲的說：

「妙極，妙極！」

三十分鐘之後，穿着一身破舊洋服的馬得烈和只戴着眼鏡框子而沒有玻璃鏡片的詩人何馬，就在大世界的露天園裏闊步了。

這一天是三月將盡的一天暮春的午後，太陽晒得宜人，天上也很少雲障，大世界的遊人，比往常更加了一倍。薰風一陣陣的吹來，吹得詩人興致勃發，走來走去的走了一陣，他們倆就尋到了滴篤班的臺前去坐下。詩人擱起了腿，張大了口，微微地笑着，一個斜駝的身子和一個載在短短的頸項上的歪頭，儘在合着了滴篤的拍子，向前後左右死勁的擺動。在這滴篤的聲中，他忘記了自己，忘記了旁邊，也是張大了口在搖擺的馬得烈，忘記了剛纔打破而使他悲哀的鏡片，忘記了腎臟病，忘記了房東太太，

忘記了大小各悲哀，總而言之，他這時候是——以他自己的言語來形容——譬如坐在奧連普斯山上，在和詩神們談心。

在這一個忘我的境界裏，翱翔了不久，詩人好像又得了新的煙世披利純似的，突然站了起來，用了很嚴肅的態度，對旁邊的馬得烈說：

「老馬，老馬，你來！」

兩隻手支住了司的克，張着嘴，搖着身子，正聽得入神的馬得烈，被詩人那麼一叫，倒吃了一驚，呆呆向正在從人叢中擠出去的詩人的圓背看了一會，他也只好立起來，追跟出去。詩人慢慢的在前頭踱，他在後頭跟，到了門樓上高塔下的那間二層樓空房的角裏，詩人又輕輕地很神祕的回過頭來說：

「老馬，老馬，你來，到這裏來！」

馬得烈走近了他的身邊，詩人更向前後左右看了一周，看有沒有旁人在看着。他確定了四週的無人，就拉了馬得烈的手，仍復是很神祕的很嚴肅的對馬得烈說：

「老馬，老馬，請你用力向我的屁股上敲牠兩下！」

馬得烈弄得莫名其妙，只是張大了眼睛，在向他呆看。他看見了詩人眼睛上的那副只有框子而沒有玻璃的眼鏡，就不由自主的浦的一聲哄笑了出來。詩人還是很嚴肅的神祕的在擺着屁股，叫他快敲。他笑了一陣，詩人催了一陣，終究爲詩人臉上的那種嚴肅神祕的氣色所屈服，就只好舉起手來，用力向詩人的屁股上撲撲的敲了幾下。

詩人被敲之後，臉上就換了一副很急迫的形容，匆匆的又對馬得烈說：

「謝謝，老馬，你身邊有草紙沒有？我……我要出恭去！」

馬得烈向洋服袋裏摸索了一回，摸出了一張有一二行詩句寫着的原稿廢紙來給他。詩人匆忙跑下樓去大便的中間，馬得烈靠住了牆欄，在看底下馬路上正在來往的車馬行人，他看一陣太陽光下的午後的街市，又想一陣詩人的現在的那種奇特的行爲，自家一個人就呵呵呵呵的笑了起來。

原來詩人近來新患痔疾，當出恭之前，非要加上一種暴力，使肛門的神經麻痺一點，糞便排泄的時候，就非常之痛。等詩人大便回來，經了馬得烈的再三盤問，他纔很羞澀的把這理由講給馬得烈聽。這時候詩人的臉色已因大便時的創痛而變了灰白，他的聽滴篤班的興致也似乎減了，慢慢地拖着腿走了幾步，他看看西斜的日腳，就催馬得烈說：

「老馬，時候已經不早了，我們回去罷！」

馬得烈朝他看了一眼，見了他那副眼鏡框子，正想再哄笑出來的時候，又想起了他的痔瘡，和剛纔在扶梯朝天絆倒時的悲痛的叫聲，所以只好微笑着，裝了一副同情於他的樣子，回答他說：

「好，我們回去罷！」

選白小說月報

## 人 妖

郁達夫

自己今年已經十七歲了，而母親還把自己當作小孩子看。自己在學校裏已經要念原本的西洋史了；而母親好像還在把自己當作一個初讀國語讀本的小學生看。他對於這事，胸中每抱着不平，但這些不平到如今却未嘗表現出來過。不過今天的太平太大了，他怎麼也想對他母親反抗一下。

像這樣不寒不熱的初冬的午後，天上也沒有雲，又沒有風，太陽光照得格外溫暖的這午後，雖願意坐在家裏，雖則說傷寒病剛好，身體衰弱，不能出外，但自己已經吃了一禮拜多的乾飯，下牀之後，也有十多天了。自己覺得早已回復了原狀，可以到戶外去逛逛，而母親偏不准自己出去。

「若是我許出去，那麼你們又何以要出去呢？難道你們是人，我不是人麼？」

他想起了午膳後母親剛要出去之先命令他的幾句話，心裏愈覺得氣憤：

「乖寶，你今天乖些，一個人住在家裏玩罷，娘要上市場去買一點東西，一會兒就回來的。」

他當時就想硬的吵着跟母親出去的，但是聽了他母親的這幾句軟話，就也不能鬧脾氣了。並且母親臨去時對他的那一番愛撫，和貼上他頰上來的那一張柔膩的臉子，使他不得不含了微笑，送她上車。他站在門口，看見自家家裏的車影，在胡同的拐角上消失的時候，心裏忽而感得了一種寂寞，這種寂寞，一瞬間後，又變成了一種不平。母親的洋車，在拐角上折向南去之後，他忽而想哭叫着追趕上去，但是已經來不及了。不得已他只好悶悶的回到上屋裏來。

在屋裏坐了一忽，從玻璃窗裏看出去，看見了院子裏的陽光和清朗的天空，他的不平之念，又一時增長了起來。

「要反抗，要反抗！」

他心裏這樣的想着，兩腳就站了起來，在屋裏走來走去的走了幾遍。他覺得屋裏的器具，都是使他發惱的東西。尤其是坐在套間裏做針線的那兩個老媽子，是他的獄卒，是他的仇敵。他恨恨的走了幾圈，對套間裏看了幾眼，就從上屋裏走到院子外的門口去了。

走出了大門，看看胡同裏的行人，和路上的太陽光，他心裏雖感着了一種被解放的愉快，但同時又起了一種恐懼：

「我竟反抗了，今天不要遇着壞事纔好！」

他心裏這樣的疑惑了一下，又想遵了母親的命令跑回家去，但他腳還沒有走轉，背後却來了一乘人力車，一個中年的車夫，對他笑着說：

「坐車拉您去！」

模模糊糊坐上了車，車夫問他往什麼地方去，

他一時計無所出，只說了一聲「城南游藝園。」車夫就放開脚步往南跑向前去了。

正是午後兩點多鐘，北京城內的住民上市的時候，洋車一走到四牌樓大街，他就看見了許多四向分跑的車輛行人，坐在車上的，也有中年的男子，也有少年的女人，他覺得這一條大街，今天對他特別有趣味。因為他有一個多月伏居在紙窗粉壁的屋裏，不上這大街上來了，所以路上來往的行人，和兩旁的店鋪招牌，在他眼裏都覺得新奇得很。非但如此，就是覆在他頭上的一灣青淡的晴空，和前面一直看到順治門為止的這條長街的遠景，也好像是夢裏的情形，也覺得非常熟悉，同時又覺得非常生疏似的。

車過順治門的時候，他病前當感得的那種崇高雄大的印象，和人類忙碌的感想，又回復轉來了。本來是肥白的他的臉色，經了這一回久病，更白得愛人，大約因為陽光溫暖的緣故，他的嘴唇今天比平時更紅豔得可憐。額上亂覆在那裏的一排黑長的頭髮，與炯炯的兩隻大眼的目光相映，使見他的人，每能感得一種英敏的印象。穿在瘦弱的身上的那件淡灰色的半舊鷄皮縐灰鼠皮袍，和腳上的那雙

黑緞子的雙襪襪鞋，完成了他的少年特有的那一種高尚的美。他坐騎在車上，一路被拉出城去，往北來的行人，無論男女幼老，沒有一個不定神看他幾眼的。

在游藝園門前下了車，向口袋被一摸，他摸不出小毛錢和銅子來，沒有方法，只好伸手到袍子裏面夾襖袋裏去取出那張十圓的新鈔票來，這張鈔票係前天晚上母親向C銀行取來的，新發行的票子，因為新潔可愛，且背面的花紋很好玩，他當時向母親要了收藏在那裏的。在賣門票的地方買了一張票子，拿了找還的零錢，仍復回出來付了兩毛錢給車夫，他就慢慢的踏進游藝場去，往各處走了一遍他的心裏，終覺得不大安泰，母親的那一副含愁的面貌，時時在他的目前隱現。

「還是回去了吧，母親怕已回到了家裏了。」

但是一陣的鑼鼓的聲響，却把他這自悔的柔情攪亂了。進了包廂坐定之後，他看見戲台上空空洞洞，什麼也沒有，台上的鑼鼓，倒敲得非常起勁。停了一會，鑼鼓聲息了，一個穿紅衣褲的美人，反綁了手，跟着兩個兵士，走了出來。

「難道他們要殺她麼？可憐可憐！不知她犯的究竟是什麼罪？」

他看看她的淒豔的態度，聽聽她的哀切的歌音，竟為她抱了十二分的冤屈心裏，只在哀求救免這將受死刑的少女。

### 三

他受了戲中情節的感動，不知不覺竟忘了心中違背母親的憂慮，看完了兩齣悲劇，最後一齣的頭上帶雉毛，背後拖狐尾的鬍子上台的時候，他聽見背後忽而發了幾聲高叫。朝轉頭去，向背後一望，他



覺得後面一排婦女的眼睛，雙雙都掛在自己的面上。立時漲紅了臉，把頭朝轉來，屏氣靜坐了幾分鐘。他聽見背後的一陣狂叫又起來了。他的頭不知不覺的又想朝轉後面去看看。這樣在狂叫的究竟是什麼人？但頭祇朝轉了一半，他便想起了剛纔那些娘兒們的眼睛。臉上起了一層更深的紅暈。正想中途把頭仍復朝回原處的時候，他舉目一看，又看見了一排在坐他右手旁邊的娘兒們。她們也在定睛看他。他心裏忽而覺得怕羞起來了。把頭朝轉，在坐那裏動也不動的向戲台注視了一會，他終覺得旁邊後面，女人的目光都注射在自己的臉上，心裏難受得很。同時他又想起了母親的愁容，更覺得不能安然坐在那種叫喚聲裏聽戲。偷眼把旁邊的一排女人看了一眼，他就俯了首，走上戲場的外面來。

初冬的短日，已經是垂暮的時候了。他從廊上走出到了前面院子裏，看看天空早變成了灰闇。庭前的草木橋庭，和散在院子裏的幾個游客，也是模糊隱約，好像隔着一層薄紗幃帳的樣子。深深的向天空呼了一口氣，在庭前走了幾轉，他忽而於水邊離他二三丈的前頭，發見了一個少女的背形。已經是不大看得清楚的時候了，但她上邊穿的確是一件玫瑰紫顏色的大袖時式的衣裳。鬆開的短裙下，嚙地響着的却是一雙高底的皮靴。更有那種蓬鬆的頭髮，他雖說不出是什麼形狀，但只覺得飄渺多情。有使人不得不愛的地方，由她行動的姿勢看來，她上下四肢的分寸，竟可說是一個完全均稱的創造物。身材也不長不短，不肥不瘦，正與他不相上下。他舉起頭來看了一眼，只覺得這背形與他非常熟悉，彷彿是時常在一塊共起居的樣子。但在什麼地方常常看見的呢？他又想不起了一邊默默的在想着，一邊他儘跟了這背形走去。

她走盡了水溝沿，折向北的那扇大門口出去，他也跟了出去。走出了游藝園，在門口忽有一乘光亮的包月車跑近了她的身邊。她並不言語，上車坐定之後，那乘車就向北的跑了。他趕上門口的時候，那

乘車離開他約有四五丈路。同喪失了理性的人一樣，他跑到門前的大道上，見了一乘兜攬買賣的車，便跳了上去。那車夫問他上什麼地方，他因為全身的注意力，集中在前面的那乘車上，所以沒有聽見。車夫見他光着兩眼，儘在呆看前面的車，就以爲他與她是一起的，便拚命的追了上去。他幾次想和車夫說明，叫他拉回西城家裏去，但一則怕被前面車上的她聽見，倒覺得難以爲情，二則他將錯就錯的跟追上去，心裏也沒有什麼不快樂，所以就糊裏糊塗的由車夫去了。

## 四

正是白天與闇夜交界的時候，路上來往的車輛，擁擠得很。街上兩旁的店舖，都已上燈了，他張大了兩眼，頭俯向前，集中了注意力，儘向她領上露出的頸項注視。她的細膩潔白的皮肉，也被他看出來了，他一見了那塊同米粉似的皮肉，和肉上簇生在那裏的黑髮，心頭就亂跳了起來，呼吸也急促起來，他覺得自家的雙頰，同伏在火爐上似的燒起來了。車出珠寶市北口，迎面吹來了一陣北風，他又開着了一種醉人的溫熱香氣，他把背脊向車背一倒，覺得自己的肢體，都已溶解，也不能動彈的樣子。走到東交民巷口，後邊喃喃的來了一乘汽車。他的車往左邊讓了一步，汽車前頭的燈光，便射上了她右半的頭部，他只見她一絲絲的頭髮，都在那裏放光。她的頭上，竟同中國古畫裏的佛像一樣，烘出了一圈金光來。他一邊呼呼的掀張鼻孔，在追聞那種溫熱的香味，一邊却希望那汽車走慢一點，好讓他多看，忽她的頸項和她的頭髮。

他那車夫，趕上了她的那乘車，就放鬆了脚步，不再飛奔了，但他心裏，只在怨恨車夫，不肯再趕上兩步，跑上前去使他得看看她的面貌。

她的車過了霞公府，穿過大街，灣來灣去，指東北的方向儘往冷靜的地方奔跑。空中愈走愈黑，路上愈走愈沒有人遇見了。他在黑闇裏看看前面她的車的輪廓，聽聽兩個車夫跑路的足音，又抬頭看看遠近空中人家院子裏養在那裏的老樹黑影，心裏覺得有些害怕起來了。却好這時候他的車夫站住了脚，向前面叫了一聲：

「站住！我們點上燈罷！」

在前面車上坐着的她，聽了這聲叫聲，她回頭來看了一眼。但那時候她的車已經前進了幾步，與他的距離隔遠了，所以他終究沒有看清她的面貌。不過在黑暗中隱約可以看得出來的是她那一張瘦削的臉兒和一雙黑晶晶的大眼。車夫點下了燈，想上前再走，但她的那乘車已折往北去看不見了。車夫問他說：

「前面的車怎麼不等一等啊？」

他聽了這話，一霎時的紅起臉來，只好吞吞吐吐的回答車夫說：

「我……我和她們本來不是一起的……」

「不是一起的那麼你要上那兒去啊？」

車夫却吃了一驚，就很不願意似的問他：

「我……我住在西城×××××，這兒是什麼地方？」

「那麼怎麼不早說啊？已經快到齊化門了哩！」

「您拉我回去罷，好多給你幾吊錢。」

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選自晨報五週紀念增刊

人  
肉

汪靜之

白虎嶺上的白虎亭是丁縣西鄉的一個險要：右邊是萬丈巉巖，峻拔峭絕，深不見底，下面有一條山溪，因為高低懸隔，聽不見潺湲之聲。左邊雖不是垂直線一般的絕壁，但山勢陡起，聳然矗立，也幾幾乎有壁立之概。山巔又有許多巍巍然的山石，好像古代的巨獸，狎狎地怒目下視，令人望而生畏。左右都不能走，只有當中一面向東斜下的崎嶇的山路是上下的通道。

同治二年的初冬，「長毛」第三次蹂躪了縣的時候，白虎嶺之東汪村，胡村，曹村，王家寨等大小十幾個村莊的婦女老幼都躲到白虎嶺進去的深山裏，少壯的男子便在白虎嶺據險抵抗。

這白虎亭是鄉民的第一道防線，亭裏和亭後駐紮了兩百多人，離亭上去不到半里路，因為山勢微凹，有一塊平地，那里駐了八九百人，算是後備軍。鄉民們都是打髮辮的，有的把髮辮纏在頭上打一個箍，有的把髮辮打一個結，堆在後腦，好像婦人的頭髮。天王定都南京，曾下令禁薙髮，可是鄉民們都不聽命，他們覺得不打這條祖傳的辮，是比殺頭更可怕的。他們每人身上都有一把尖刀，尖刀以外有的拿一把大刀，有的拿一條長矛——大刀長矛一共不過五六十件，是前兩次「長毛」蹂躪本鄉被官兵驅逐時遺失下來的——其餘的人拿的是斧頭，鋤頭，木槓。白虎亭門口靠牆站着四把打鳥鎗，是當做神聖一般供奉着的，好像要用牠們向「長毛」示威說：「當心我們也有鎗。」但這些都不是他們的重要武器，他們所以有恃無恐的並且也是「長毛」最懼怕的武器，乃是石頭，樹木和毛竹。他們把

十幾根樹枝已劈去，根端已削尖的杉樹、松樹、毛竹，又拿十幾塊稍帶圓形的大小如農家穀籮的石頭，放在白虎亭口，幾十個人站在亭口預備着。「長毛」如上來時，他們便把石頭向下滾，把樹木毛竹向下衝。白虎亭以下這一段的白虎嶺，特別傾斜得利害，近乎豎直了，樹木疾速地衝，石頭飛快地滾，那氣勢比較千兵萬馬還要猛不可當。

白虎亭下來約二三十丈遠的路邊上，有半塊從山壁中露出的石塔，可以做屏障，躲幾個人，而白虎嶺剛好，在石塔邊向南略微轉了一個彎，兩百多個「長毛」便利用地勢在此停留——只能說是停留，因為山路狹窄無從佈陣。

這天上午「長毛」初到白虎嶺的時候，毫不遲疑的越過石塔而上，不提防樹木石頭立刻飛到跟前，連忙回頭逃已來不及，有幾個被樹木衝倒連同樹木一起墜落到右邊的巉巖下去了，有幾個被石頭滾倒頭顱壓碎睡在路上，石頭也墜下了巉巖。接着白虎亭口又有十幾根樹木毛竹，十幾塊石頭預備在那裏，亭後面還堆着許多備用的樹木和石頭，上去半里路白虎嶺頭上還有八九百人在那里伐木，砍竹開山石，繼續抬到白虎亭來。

「長毛」不敢再嘗試，只得站在石塔邊咬牙切齒地望着白虎亭的鄉民，有時舉起大刀來向空砍幾刀，有時舉起矛來，向空刺幾刺。上面白虎亭的鄉民露着勝利的笑，也舉起大刀長矛來，砍着刺着，於是雪白明亮的刀光矛影時上時下交相輝映。

鄉民們有時又指着「長毛」恨入骨髓地惡罵着，其實「長毛」聽不懂他們的土音：

「大清天子派會國藩帶官兵來了，把你們殺個乾淨！」

「你們這些狗日的，殺了我的爹媽！」

「你們這些陰司地府裏出來的惡鬼呀！」

「你們這些十惡不赦的，都死個精光呀！」

「南蠻子，我□死你的娘！」

他們罵「長毛」爲南蠻子，是他們的總司令汪村的一個舉人汪舜臣告訴他們的，他曾自炫地說：「洪秀全是廣東人，廣東是南蠻之地，他們便是南蠻子。從前黃帝和蚩尤打過仗，洪秀全一定是蚩尤的後裔，多半還是蚩尤投胎來的。」

汪舉人是這一鄉最爲博古通今的紳士，又是汪村的首富，他有三百畝田，又有許多現銀，但是緊要的還在他是這一鄉一世紀以來獨一無二的舉人，所以鄉人都尊敬他。他爲人清正，向來以道德爲帽，以禮教爲鞋，以天理爲馬褂。以良心爲長袍，他那方頭大耳再加上不斜視的銳利的目光和自鼻孔拖到兩邊嘴角的兩條八字形的深陷的威嚴的紋路，完全是一副天生的正人君子高等紳士的相貌。

兩年前，咸豐十一年，官軍克安慶，敗退的「長毛」有一部分竄擾丁縣，沿途奸殺劫擄，汪村曹莊等十幾村的壯丁數千人曾到東邊的一個口子龜蛇關外去抵抗。這一鄉十幾個村子向來依照大小排成第一，第二……當因爭執次序的前後而械鬪，鬪勝者居前一級，敗者則居其次。械鬪時都極有勇氣，往往死傷數十人甚至數百人。可是見了「長毛」勇氣便完全嚇跑了，他們對於「長毛」都有一種極難鎮定的畏懼心，遠遠望見「長毛」還在半里路之外大家便「我去小便」「我去大便」地在後面溜了許多，前面的人看見後面有人偷回去，心裏更加恐慌起來，便也向後轉。退到龜蛇關上大家又站着憑關而守，不多一忽，「長毛」距離龜蛇關較近一些的時候，看得清楚「長毛」頭上包着紅布和白光閃閃的大刀了，大家又回頭飛奔，奔到象鼻嶺打算佈起陣來，陣沒有佈好大家又拚命地跑。

到紫氣橋回頭望一望，更加跑得快。結果各人跑回本村去。各村的婦女老幼都在村口上疊着兩三張八仙桌站在桌上瞭望，這是伊（？）們探察前敵消息的僅有的方法。

「打败了，「長毛」來了！」

婦女們更是恐怖得很，伊們覺得「長毛」兩字裏含有不可思議的恐怖，伊們不以爲「長毛」也是人類，只覺得那是一羣惡鬼兇神——比吃人的妖怪和僵屍還要可怕。伊們恐怖到發瘋發狂的程度，有許多便投塘自盡；投八卦塘的人最多，滿塘的水都浮着死屍，後來的人竟沒有空位置了，於是用兩手把死屍分開從兩個死屍之間的空隙裏鑽到水裏去。婦女被殺的很少，一部分是投塘了，一部分是逃到深山裏去，一部分是被「長毛」擄去了。

咸豐十一年同治元年「長毛」到了縣來了兩次，鄉民都只知道逃避，而今年這一次鄉民竟敢於抵抗了，這是因爲舉人汪舜臣的緣故。原來舉人有一個年輕而標致的妾，太平天國雖有不許畜妾的禁令，但舉人卻能夠安然納妾，一來是天王禁令沒有實行到這萬山中的窮鄉僻壤，二來是堂堂一個舉人老爺納個把妾，誰曰不宜，鄉民們讚美之不暇，再也不會去報官。

舉人把愛妾藏在深山草舍中，咸豐十一年那一次倒還無恙，同治元年那一次「長毛」尋到深山裏尋着了舉人的草舍，舉人幸而逃脫，愛妾卻被擄去了。舉人說不出的心痛憤恨，欲得「長毛」之肉而甘心，所幸舉人的父母也於去年被「長毛」殺掉了，今年「長毛」第三次來時舉人便有一個正大光明的名義爲雙親報仇！這一鄉十餘鄉村男女老幼原有一萬人之譜，經「長毛」兩次的殺與擄，只剩三千人左右了，這三千人也附和着舉人說「報父仇」或「報母仇」。

既有大衆的附和，社會上一般人的意見都尊重有功名的人，汪舉人便成了當然的首領。他看過，列

國志三國志，又看過兵書，鄉人都說他是足智多謀的，都願聽他的指揮，舉人便發號施令教各村婦女老幼各人自己背一小袋米（天王有禁纏足的命令，可是不發生效力，因為不纏足便不成其為女人，所以仍舊是三寸或四寸的金蓮，只能背一小袋米）趕快向西逃到離汪村有三十里要翻過許多重山複嶺的深山裏去，有的到黃頂山，有的到金銀山，又命令壯丁到汪村與黃頂山、金銀山之間的白虎嶺去，白虎嶺西去汪村十里，離黃頂山、金銀山二十里，是各山的入口。至於分配壯丁於白虎亭和白虎嶺頭兩處，用杉林、松樹、毛竹、石頭等為武器，也都是舉人想出來的法門。

「長毛」從東邊來，到各村一看都沒有，只捉着一個逃不動落後的了的爛腳告化子，便威逼他帶路，派了兩百多人向西追趕，直追到白虎嶺。他們所以要追有四個原因：一是要擄些女人來發洩；二是要擄些男子來挑水、燒飯、搬運刀槍物件；三是要搶逃難者隨身帶走的銀錢首飾；四是他們在鄰縣被官兵打败了竄走到這里來，找些人來殺殺好出氣。

在通不過白虎亭的白虎嶺的半路上，「長毛」在那裏想方設計。

天漸漸黑暗下來了，汪舉人得意揚揚地下命令說：

「只要一百個人守夜便夠了，其餘的人都可以睡，到了後半夜另外換一百人守，前半夜的一班去睡，李太白的詩蜀道難難裏說：『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這白虎亭也差不多是這樣一個天險，有一百個人守，「長毛」除非長鳥翅膀決不能上來。這個口子守得好，山裏面便可平安無事。」

白虎亭除了守夜的一百人外都在亭內或露天的地上和衣睡了，白虎嶺頭上的人也都在露天的地上舉人自己不曉得究竟睡在那裏好，睡在嶺頭固然穩妥一點，但是露天太冷，睡在亭內雖可以避風，然而離「長毛」太近，他站在亭內躊躇着沒決定。



這天是陰歷十月初二，晚上沒有月亮，頗是黑暗，但眼睛在黑暗內習慣之後也能夠隱隱約約看得出兩丈以外的人，因為是晴爽的天氣，天空裏密密的繁星非常燦爛，細微的黃光減低了黑暗的濃度。黑暗已比較稀薄的緣故。

「長毛」已想出了暗襲白虎亭的計策。路左的山壁雖然很陡峻，但並非垂直的絕壁，在山壁上開步走是辦不到，攀援而上卻是可以的。五十個「長毛」向路左山壁爬上去，爬到離路約三丈高的地方向西斜行，與嶺路成一平行線。大家左手攀援着茅草，小木及樹枝，右手拿着刀柄，把刀尖矛頭插着山泥支持身體的重量，待左手另外攀着一樣東西時，右手也把刀矛另換一個位置。這樣偷偷地緩慢地走着，大家都輕手輕腳不發出什麼聲音，人家聽不出一點響動。

走到白虎亭背後，一些站在亭後牆腳邊，一些站在亭以上靠山壁堆在路邊的許多略帶圓形的石頭和樹木堆上，大家把大刀長矛舉起一齊大聲喊着「殺殺殺」留在白虎亭下原地方的一百多個「長毛」也同時響應，叫破喉嚨地喊着「殺殺殺」並且打着戰鼓助威，鬧得震天動地，頓時打破了黑夜的山中沉寂，亭裏守夜的一百人都駭得目瞪口呆，睡着的人也從夢中驚醒，大家不曉得怎麼半空中忽然落下許多「長毛」，各人連忙拿了大刀長矛斧頭鋤頭木棍，沒命地向嶺上奔跑。一邊與路旁靠山壁的石堆樹堆上砍下來的大刀及刺下來的長矛招架，一邊閃避逃走。「長毛」的地位站得高，大刀長矛砍在鄉民的頭上或刺在肩部，鄉民站得低，便用大刀橫砍「長毛」的脚，或用長矛刺「長毛」的肚腹。一場肉搏，「長毛」只死了十幾人，而鄉民死了四五十，還有幾個鄉民，為躲避長矛大刀，失腳墜落到路右的高深險峻的巖巖下去了。汪舜臣卻依然無恙，因為他是「舉人」，鄉民都保護他，他半爬半跑地躲在正和「長毛」接戰的鄉民的屁股後向嶺上逃去。

他們用全身的氣力逃跑，走過白虎嶺頭有八九百人睡着的地方並不停步，也不喊醒睡着的人起來逃命，因為喊一聲便要浪費一分寶貴的氣力，便要減少一點速度，尾追在後面的「長毛」和自己的距離便要縮短一步，所以誰都不肯輕易地喊一聲。那八九百人都睡得正濃，只有一小半被這一隊近二百人的飛快的脚步聲所擾醒，因而縱身跳起加入奔逃的隊伍，其餘一大半都仍睡着。

兩百多「長毛」趕到嶺頭上，因為鄉民的頑強抵抗，殺死了二十幾個「長毛」，非常痛恨，使用大刀長矛向地上深入睡鄉的幾百鄉民亂砍亂刺，算是報仇。手續非常迅速，不多時候幾乎殺完了，僅僅少數人被受了刀砍矛刺卻沒有馬上斃命的同伴的呼痛聲所驚醒，因而逃脫了。

「長毛」因為山路不熟，這天夜裏沒有窮追，便睡在幾百個尸身的旁邊，第二天早晨太陽照着這片尸首縱橫，血流遍地的黑夜裏的屠場的時候，他們仍命爛腳乞丐領路向深山裏探尋去。

## 二

汪舉人當夜和鄉民們一道奔逃，到黃頂山已是半夜時分，黃頂山山陽的坡上有一千畝左右的茶地，這裏的茶是丁縣產品中最好的高山茶，茶地裏本有幾十個爲了每年茶忙時往山採茶而設的草舍，今年又新蓋了幾十個預備逃難時居住，幾家合蓋一個，幾家的人便合住在那個草舍裏。這種草舍是很簡單的，在茶地左近砍些樹木搭一個架子，割些長及胸際的茅草蓋上，再破些竹片夾着茅草，便成了，從正面望去好像一個A字。

舉人走到他自己的一大塊茶地當中的草舍前，開了竹片和茅草編成的門進去。他的太太媳婦和其餘十來個本家親戚都睡着，他把大家喊醒報告了「長毛」已經攻入白虎亭的消息。那些婦人都

驚駭得哭起來。同時隔鄰幾個草舍裏大概也得到男子帶來的惡消息，因而發出婦人的哭聲。哭聲馬上成了一種傳染病，一忽兒全山坡一百來個草舍裏都有哭聲了，彷彿深夜裏一隻狗叫了一聲引得遠近許多狗都響應一樣，悽慘無助的哭聲像山霧般罩了這黑暗裏的寒冷沉寂的山坡。

「你們不要哭，「長毛」人生路不熟，那裏找得到這裏來？前年去年「長毛」別的山上都找到了，黃頂山也沒有來過。」

舉人用這同樣的話勸慰了幾次，大家才算止了哭。他便在黑暗裏摸索着要睡下去，一邊用一種平常對他太太說話的口氣問：

「我睡在那裏？」

「這里。你把手伸過來。」

他的太太懂得他的話是問她的，伸手握着他的手扶他睡下。地上鋪的是乾枯的茅草，一家蓋一條棉被，舉人和他的太太媳婦睡在一條被裏。他太太要他和她睡在一頭，但兩人中間隔着一個睡在另一頭的媳婦。以爲用媳婦的腳來隔開了，比較夫妻兩人緊貼着要不難爲情些。但舉人以爲不可他的意思是公公和媳婦睡在一條棉被裏已經幾幾乎是亂倫了，同被而還要緊貼着睡那還了得！所以他太太睡在中間做他和媳婦之間的牆壁，如此總算不是亂倫了，他纔放心睡下。

他背着他的太太睡，忽然襲來一陣婦人頭髻上的氣味——菜油和頭髮混合的氣味，不能說他是香，也不能說他是臭，但因爲是婦人頭髻上特有的氣味，所以舉人覺得與其說他是無臭寧說他是香，嗅了很舒服的。照這氣味濃烈的程度推想發出這氣味的髮髻離他是很近的，只要把臉向前移幾寸，他的鼻尖大概便可以觸着那髮髻，這草舍裏睡十多個人，所以擠得很緊，他想起剛纔睡下來的時候，

他的右手觸着另一條和他緊擁着的棉被，他便知道這髮髻的主人是和他頭並頭睡着的。

「髮髻上搽着菜油，大概年紀還輕，無論如何不是老太婆，這是可以斷定的。」

但這髮髻的主人到底是誰呢？三舅娘嗎？已經老了，不會再搽菜油。大表妹麼？可惜是麻子。內姪女麼？臉兒太黑。妹夫的妹子嗎？真是俏皮，但願這髮髻的主人便是妹夫的妹子。他想着他的兩個兒子都在去年「長毛」來時失蹤了，等太平的時候，可以後嗣爲由把妹夫的妹子娶了過來。

全草舍的人都打着鼾聲了，他還不能入睡。而且那髮髻的香氣更加濃烈了，裏邊夾着極強的女性魅惑的力，由他的鼻官輸送到全身，他的血脈很興奮地跳着。那發出香氣的地方有一種吸引力要把他的手吸去，但是一個體面的尊嚴的紳士向女人伸出手去的事是未免失身分的，所以他的手依然在自己的被裏。他想拿出打火刀和打火石來，打個火吸筒旱煙，利用紙捻的火光看看是否妹夫的妹子，但怕打火的響聲驚醒了別人，這時他更加恨「長毛」了，假使不在逃難的時候，有這樣的豔遇，那便不管三七廿一……

他的手無意之間摸着藏在身邊的一百多張田地契，因而想起金條來，便翻身朝着他的太太，把伊搖醒湊在伊耳朵邊低低地問：

「你帶來的幾根金條，窖了沒有？」

「我不曉得窖在那裏好，你去窖吧，門口有把鋤頭。」

他接了伊塞過來的指頭般粗半尺長的六根金條，輕手輕腳地爬起，到舍門口拿了鋤頭走去。走到一棵特別大的茶樹邊蹲下，用鋤頭輕輕緩緩地掘地，使鋤落地不發出很響的聲音，免被草舍裏的人們聽見。掘了兩鋤頭便停下來，猶疑起來，覺得這裏不妥，於是走到茶地邊上一株大松樹底下，又開始

輕緩地掘。他忽然後悔了，覺得金條不該帶到山上來，還是和窖在家裏豬欄底下的幾十隻銀元寶一道窖着穩當些。不過這後悔馬上便打消而轉爲焦急，怕「長毛」已經發現豬欄裏的元寶了。

掘了二尺多深的洞，把裹着幾層舊布的金條放下的，蓋上泥土一層層地踏得結實，再加上枯黃的野草，使人看不出新掘的痕跡。這樣弄得如意了，他纔回到草舍裏，一睡下去，那髮髻的香氣又使他想起和他頭並頭睡着的一準是妹夫的妹子。但他這回馬上便「君子不可不慎其獨，何況草舍裏有這許多人，並不是獨呢？」這樣自己警戒着，聳了聳鼻孔，拖到嘴角的兩條八字形的威嚴的紋路，睡去了。假使不在黑夜裏，人家見了這威嚴的八字紋，沒有不必恭必敬，規規矩矩地對他，縱使心裏有百種邪惡惡念，見了他也即刻要嚇跑的。

第二天他睡得很遲纔醒，一睜開眼便去看誰是那髮香的主人，但他右邊的位置空着，原來大家都早已起身了。他起身捲好棉被之後，他的太太從小口袋裏掏了一把米給他。

「這一小袋米在家裏我們三個人只夠吃半個多月，「長毛」這一家曉得要幾時去，我們只好分做三個月吃，少吃點勉強止止餓。這裏毛竹也不少，再過一個月便可找找些冬筍來添添，明年春天有了嫩草野菜便沒有米也不怕了。」

接着伊又遞給他一個用本山的大毛竹做的竹筒：

「這是昨天三叔公替我們做的茶筒，水也是他幫忙到山洞裏去打來的。」

他嚼完了一把生米，喝了幾口冰冷的山水，便走出草舍到幾個男子聚在一塊談天的地方去。那些人看見他走去都尊敬地招呼他，把鋪得最厚的茅草坐位讓他坐，他們談着「長毛」的本領非凡，談着昨夜沒有到黃頂山來的被殺的人，舉人的長工也是被殺之中的一個。他們談到前年去年逃難的

情形，被殺被擄的男女，被燒去的屋宇村舍，他們痛罵「長毛」的惡毒，「長毛」頭洪秀全的兇頑。有的說這是因為世上人太多了，糧食不夠吃了，所以天要收人。「長毛」是天上放下來的好多惡星宿有的說不是糧食不夠吃的緣故，是因為世上作孽的罪人太多了，譬如奸臣逆子，欺凌了聖君慈父，悍婦惡媳，欺凌了良夫賢姑，虎奴驢僕，欺凌了恩主東家，恃妾兇婢，欺凌了老爺太太，地痞流氓，欺凌了正人君子，強盜竊賊，欺凌了財主富翁，因此一股冤氣衝天，玉皇大帝勃然大怒，便降下這駭人的天災，原是懲罰有罪的人，卻連他門善良的好人都殃及了。這都是天意。

汪舉人和人談話時常常警視他昨夜在下面窖了六根金條的大松樹，但也不敢多看，怕被人覺察。這時他聳了聳口鼻之間的威嚴的八字紋說：

「我道光三十年庚戌中舉，再中個把進士，自信是有把握的，並非很難的事，偏偏那年洪秀全便反了，害得我不能上京去會試。洪秀全在南京雖然也定國都，開科取士，但我是大清百姓，我的舉人也是大清皇帝治下中的，忠臣不事二主，誰願到「長毛」頭那裏去考試？」

大家更替他可惜，歎氣，因為這一百年來唯一的舉人在他們這一鄉已是了不得的大人物，假使再中進士做京官，那樣闊氣的功名，真是這一鄉最高的光榮了。

他們的目光離了近前向東遠眺去了。這黃頂山是非常高的，他們的視線可以跨過如在腳下的許多起伏的岡巒，望到三十里以外的大村小莊，那些村莊只見縮小了幾十倍的白牆黑瓦，東一堆西一塊，好像魚鱗似的。他們由過去兩次的經驗，知道「長毛」臨走時是要放火燒屋舍的，他們在高山，上遠遠望見村中火起，便飛跑回到村裏救火，跑到時「長毛」雖然去了，但屋舍也已燒去了不少。今天他們在那里指點某村某莊，希望村莊上起火，他們便好回家。

因爲昨夜辛苦，今天纔薄暮大家便睡了。汪舉人正在打開棉被的時候忽然聽得沸起一陣驚叫號哭之聲，聲音來得太突然太奇異，立刻跑到草舍門口去看，見有一羣人逃來，「長毛」來了！四字嚇得舉人敏捷異常，一轉身進了草舍，挾了棉被便和哭着的太太媳婦向外逃，沿着山坡向西跑去。舉人太太和媳婦因爲是財主人家的婦女，一雙脚比平常農家婦女小得多的，確只有三寸幾分長，又加之眼淚鼻涕地掛着，只是跑不快。舉人跑跑等等，焦急萬分。跑到一個山坡很陡峻的地方，看看「長毛」已追在後面不遠了，舉人用悲悽的聲調很快地對太太媳婦說：

「已經來不及了，保全名節要緊，你們被他們擄去污辱，不如便在這里滾下去自盡了吧。這是沒法的，我們今生分別，來生再相會。太平時我到這山坡下來替你們收屍。」

太太受他的從父從夫從子和貞操節烈的教訓已經很久，已經成爲一個可爲坤範的很通達很知禮節的太太，所以聽了丈夫的話毫不抗拒，馬上便預備跳下去。但當伊用了很大的力量做起跳的姿勢正要跳時，丈夫却忽然想起一件極重大的要事似的，用力一把握住伊的臂：

「你袋裏的珍珠——險些兒忘了！」

太太很快地從袋裏掏出一包珍珠交給丈夫，一聲不響，臉上絕對沒有怨恨畏懼的表示，連忙閉了貞潔正派的眼睛向陡坡跳了下去，跳得這樣快，好像怕要耽擱時候的樣子。

媳婦看見婆婆跳在兩丈多之下的山坡上，因爲山坡頗陡，剛一着地立刻便又向下滾，身軀滾得像一個大的球一般；而那寬大的長及膝頭之下的衣裙衣袖和更寬大的掩至腳背的百褶裙，因爲滾得快的緣故在昏黃的暮色中翻飛着。媳婦心裏想着婆婆的頭顱一定給石頭碰破了，婆婆的骨頭一定給石頭碰斷了，這樣一想便伊戰慄起來，從手指戰慄到腳尖。伊不願死，伊無論如何鼓不起婆婆這樣

的勇氣。

「長毛」追到了，快快快！」

舉人這樣急急地催促，不斜視的深銳的眼光和口鼻之間的威嚴的八字紋都露出一種令人懾服的莊嚴鄭重的正氣。但是媳婦還是猶疑着，低頭呆立只是戰慄。舉人心裏焦急萬分，看看時機非常迫促，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便用手很命把媳婦向下一推，同時嘴裏迸出這樣的話。

「你的鬼魂不要怨恨我，我是爲你好！」

但媳婦已經沿着剛纔婆婆所經過的路線，和婆婆同樣的姿勢，同樣的形狀，同樣的動作——這樣地滾下去了，並沒有聽見公公安慰伊的好話。舉人如釋重負，把棉被馱在肩上拔腳就跑。

### 三

汪舉人由黃頂山向西南跑到另一座山，這是一座荒山，鄉民還沒有替牠取名字。鄉民們種茶，種玉蜀黍，砍樹，掘筍都以黃頂山爲止境，沒有到過這座更深的荒山，所以這座山沒有山路，土地沒有開墾，樹木沒有砍伐過，山陰這一面滿山都是繁茂稠密的樹林。

披荊帶棘，攀樹扯藤地在樹林裏跑上山的汪舉人，實在疲乏透頂了，手臂和腳腿也酸得僵硬了，而且知道「長毛」早已放棄了他們，並沒有固執地追蹤，所以便把肩上的那條棉被放下，預備在這山腰的樹林裏過夜。

樹林裏比空曠的地方更加黑暗，真可以用「伸手不見五指」這句話來形容。他用腳和手摸索出



一塊不十分傾斜的比較平一些的地方，把棉被鋪在地上，連人帶衣一起裹在棉被裏，頭在較高的上面，腳在較低的下面，好像睡在籐榻上面那樣的姿勢。

一種不知什麼聲響忽然帶來一陣恐懼，他怕這荒山裏有老虎，但一轉念便知道不是老虎，因為據傳說老虎來往都走山脊不走山腰，他屏住呼吸諦聽那聲音又來了，好像因柺枝的震搖而發出的樹葉的聲音。這使他馬上想到山魃，他腦中的山魃的形狀是由傳說和書本兩方歸納而成的形體和人一樣，青紅色的很兇的臉，手指像鳥的腳爪，只有一隻腳，住在高樹上。因此他聽見樹葉搖動的聲音，便以為是山魃在樹上動。

不但樹葉響而且聽見地上有柴草的響聲了，好像有什麼東西在不遠的左近走動。注舉人心裏想着這陰荒森森的荒山的樹林裏確是有鬼氣的，自己覺得驚駭到毛髮都豎起來了，暗道：

「莫非山魃爬下樹來吃我了嗎？」

忽然他想着抱朴子裏說：

「山精，一曰跣，一曰超空，一曰彈，一曰飛龍，呼其名不敢為害。」

他爲了學神仙術讀過的抱朴子，現在正用得着了。但是這幾個名字呼那一個好呢？

「山魃——山精——跣——超空——彈——飛龍——」

「他把每個名字喊出很大的聲來，但他立刻聽見——」

「喂！誰在那裏喊山魃？」

這分明是人類的聲音，但舉人嚇得不敢答復，以為是山魃聽見他的喊叫要來捕捉他了，因為他沒有聽見說過山魃說話的聲音和人類不同。

「大哥，你到底是那個。你總是人吧？是汪村人還是胡村人？」  
一根根豎着的毛髮這纔倒了下來，舉人知道這並不是山魃便說：

「阿呀！你幾乎把我誑死。你是那一村的人？我是汪舜臣。」這個名字人家聽起來是很響亮的。  
「原來是舉人老爺！我那裏不嚇我！聽見你喊了一聲山魃，接着便是什麼雞——刀弓——裙——尿桶我一句也不懂，還道是什麼惡鬼和山魃在那裏說鬼話了！你是說的咒語呢？還是念的經書，聽說念起經書來鬼聽了就怕，可惜我不會念！」

「你這呆鳥！我那裏是喊雞，刀弓，裙，尿桶我喊的是跋，超空，獬，飛龍，這都是山魃的名字，書上說喊着山魃的名字，牠便不敢來了——我問你是那個？」

「我是石村人，名叫石金萬。」

「你過來一點和我在一塊過夜吧，我們好胆壯一點。」

陪伴舉人是多麼光榮的事，石金萬自然便把他的破棉被搬過來在舉人身旁睡了。

早晨醒來的時候，因為山陰的樹林裏太陰森，晒不着太陽，寒氣很重，他們便翻山到山陽去。滿是太陽光，茅草最多，樹林也有，但很稀，不像山陰那樣滿山擠滿了樹。他們想這樣無路的荒山「長毛」總找不到了，而且他們也不敢更深去冒險，怕太深的無人跡的荒山裏有老虎，所以便打算在這山岡久住，等「長毛」離去再回家。

他們看見一個巖石底下的石洞，洞口的高可以容人出入，他們想這裏沒有草舍，或者便在這石洞裏居住，但他們走進洞內便打了一個寒噤，沒有陽光的黑暗的洞內太陰冷了。他們由洞裏出來，看見山陰樹林裏走出許多也是從黃頂山來的人，他們便迎上去。於是大家十人一組二十人一幫地伐木，

蓋了幾十個 A 字式的草舍。

黃頂山的人逃到這裏來的約佔一小半，其餘除被殺被擄者外逃到別的荒山裏去了。大家從黃頂山匆促逃走時都想着冬天棉被最要緊，只帶了棉被沒有帶米糧，於是餓的恐慌佈滿了全山坡。草都枯了，樹葉也都落了，冬天不落的樹葉又太粗硬，即使咀嚼得很久，也還是要刺破喉嚨的；有冬筍是好，但這裏大多是小的金竹苦竹，毛竹很少，當然經不起幾百人吃！可以使他們的生命苟延殘喘的只有飛禽和走獸。但他們沒有帶着打鳥鎗，用竹做了弓箭也不容易射着，只好夜裏的時候，爬上樹伸手到巢裏去摸。至於野獸，用手捕獲是不可能的，但他們也有獵取的法子：用竹做一把大弓放在地上，樹皮搓成繩索做的弓弦的一端穿過一尺長的竹筒，竹筒口有一個活動機關，弓弦在那裏做成一個圓圈，上面用草遮蓋着，野獸誤踏這圓圈時，牠的腳便被縛着了。但獵得的次數也很少，而且只能獵得小野獸，如兔子，鼠，狼，狐狸，狗，貓……之類，大野獸野豬熊之類便獵不着了。

他們過的生活宛如太古漁獵時代的原人生活，永遠不洗的臉上堆滿了烏黑的積垢，鬚髮也不修，一日到夜只忙着獵取鳥獸。大家完全不相往來，各人自己獵得的東西各人自己吃，如果一隻兔子吃了半隻，剩下半隻留到明天吃，夜間怕被人偷去，就抱在胸前睡。便是對於他們素常最恭敬的汪舉人，也不肯分贈一個鳥頭一隻獸爪了。汪舉人暗中很有些憤然，埋怨大家竟一點東西也不孝敬他。

這山陽因很少樹林可以藏匿，沒有什麼鳥獸，他們天天早起，沒夜到對面另一座山的山陰樹林裏去獵取。但不知是鳥獸有意遷徙了呢，還是被他們獵完了，一個多月之後差不多便極少有獵獲的事了。

這時有人發現了一種延命的寶貝：有一塊大巖石，顏色白如石灰，石質非常疎鬆，用指甲一挖便類

粉似的碎落下來，雖是淡的沒有味道，但也不難吞嚥，大家便都去挖來充飢。於是起了一種傳說，說是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作了仙術把巖石變成仙粉來救苦救難的，汪舉人便把這巖石取了個名字叫觀音巖，這粉便名觀音粉。

但是這觀音粉吃了三四天，大家都覺得肚裏阻滯梗塞，如有硬塊非常氣悶，甚至有時腹痛，而且大便閉結，出恭萬分困難。於是有人發明了一種耙屎器，把竹片做成一個比挖耳朵大些的耙子，男的找男對手女的找女對手，你替我，我替你地交換耙着，這就把觀音粉凝成的糞耙出。

接着便下大雪了。一連下了兩三天，他們不能再去找東西吃，而且氣候又奇冷，手足都生了凍瘡，只得關起草舍門不分日夜在棉被裏睡，口渴時便到舍門口抓幾把雪來吃。

在凍餓夾攻的痛苦裏，他們臥着回想，都覺得今年比前兩次逃難的情形更壞。去年「長毛」來是夏天，夏天鳥獸一樣有，還有年幼的野獸和巢中的鳥卵容易獲得，還有蛇——山中多的是——也是很好的食品，此外山中野生的水菓和青翠肥嫩的野菜，烏綠的青草，綠油油的樹葉更是取之不盡的。前年「長毛」來時也在冬天，但前年「長毛」殺人最多，常常有機會遇着人肉，而且是剛殺死的或者是殺而未死還在痛苦呻吟的新鮮人肉，今年沒有這樣的好機會了，這山上人雖有好幾百，但「長毛」不來代殺仍是無用的，你假使自己拿尖刀或斧頭去下那個人的手，他也要下你的手，決鬪的結果誰勝誰敗是沒有把握的，恐怕你沒有嘗着他的肉，倒把你自己的肉去果了他的肚腹了。所以這山上的幾百人雖然大家都是我想你的肉，你中意我的肉，却只能望梅止渴，想不到口吃不下肚。

## 四

雪停止後接連出了兩天太陽，還有很多殘雪沒有化盡，大家便到對面南邊山上去尋獵鳥獸。汪舉人走到南邊山腰樹林裏他九天之前埋伏在那裏的大竹弓旁邊，見那竹弓依然埋在枯草枯葉之下，沒有野獸來觸動過，當他失望的時候忽見前面有一隻兔向山上逃，他明知人追兔是徒然的，但他還是沒命地追上去，追了幾丈路便不見了，仍不肯放過這唯一的野味，只是不停地上山去。不覺直追到山巔，出了樹林，忽然約二十里路之外有很多白牆黑瓦的村莊呈現到他眼前，使他出於意外地驚喜。

「這絕人跡的荒山裏怎麼會有人家？難道是桃花源記裏說的桃花源那樣的仙境麼？」

佢想到T縣S縣是在J縣的西南，便馬上明白這大概是兩縣之一。

「這縣分假使沒有「長毛」便好了。」

他向西南走去，翻了幾個較低的山岡，約走了十多里路，在一條平坦的山路上遇着四個人，三個男的和一個女的。他看見那四個人，都餓得鳩形鵠面，像個病鬼似的。其實他自己原來是方頭大耳的，也餓得頭不方而耳不大了，臉上有菜色，顴骨突起，兩腮的肥肉好像被刀削去，把威嚴的八字紋也瘦掉了，不過鼻孔到兩邊嘴角還有八字紋的餘威，而且由那餘威可以認出八字紋的遺跡。

「我餓得東南西北也分不清了。」

這句S縣口音的話是那四人之中的一個身架較大的壯年男子說的，汪舉人聽了便明白這地方是S縣。但另外兩男一女的話卻是J縣的口音：

「晦氣！總找不着新鮮的米肉。」

「我餓透了，一定要吃些米肉才好。」

「我做了鬼也要吃一頓米肉做個飽鬼。」

因爲人肉二字聽來觸耳，所以他們諱言人肉，而用米肉來替代。他們也有一個理由來解釋這名詞，便是人是吃米的，所以叫做米肉。

汪舉也想去弄點米肉，但他走到那裏看見兩個無頭的尸首衣服已被人剝去，皮膚浮腫帶點烏青，腹部已經有腐潰之勢，發出一股尸臭。另外找着一個皮肉雖現死色，卻不十分難看，也沒有尸臭，但他彎下腰去仔細看看，覺得吃或者還勉強可吃吃，而新鮮實在是不新鮮了。

這時他抬起頭來忽然發現那四個人不知去向，只望見約三十丈路之外有兩個人向這邊奔過來，那種情形一望而知有「長毛」緊追在後面，他倉卒間不知到那裏去藏匿好，警眼看見幾個尸首，想起真正好藉以保護自己。他立刻把尸首聚在一堆，自己仰臥在路旁，把有點腐潰的兩個尸首蓋在下身，把沒有腐潰的五個放兩個在胸部腹部，放一個在頭頂，還有兩個架空擱在胸部和頭部的兩個尸首上，蓋着他的頭面。

一忽兒便有脚步声傳來，他的耳朵接近地面，脚步声就很響很清楚，還聽得出不止兩人的脚步声。

「大人饒命！」是男子的S縣的口音，好像是被「長毛」追着了。

「饒命呀大人呀！」是婦人的帶哭的S縣口音。

「殺！」是外路的男子口音，接着這聲音只一剎那便有一個身軀倒下的聲音，地上有什麼東西掙扎的聲音，和剛才同一婦人的「天呀！我的天呀！」痛哭的淒慘的聲音，汪舉人聽了這「天呀！」的哭聲，心裏想「倒是夫妻兩口兒可憐！」

「這位堂客……你家哭……麼事？」是湖北男子的口音。

「大哥，你先請，我第二，他第三，他第四。」是蕪湖南京一帶的男子的口音。汪舉人鄉試時到過南京，蕪湖、安慶，所以懂得南京官話，湖北語也約略懂些，另外還有兩個廣西男子的話，他便聽不懂了。

「天呀！天呀！——大人，饒了我吧！我不……」婦人好像要拒絕。

「賤婦！你看看這把刀，強一強，和剛才這漢子一樣！」

於是舉人聽見在他身邊有幾個人忙手忙腳的聲音，又好像有什麼東西輕輕放在地上的聲音，衣裙繚繚的聲音，男性的呼吸急促的聲音……

舉人壓在僵硬冰冷的尸首底下，一般死的寒氣侵入他的身體，使他發起冷來，臉面和手更加冰冷，惡毒的尸臭又一陣陣繼續向他暗襲，毫不客氣地纏繞着他。但因為恐怖，這些他都忍耐着，他一直到這時都閉着眼睛，屏住呼吸，裝做死人一樣。他爲了使呼吸不發出一絲的聲音，把嘴張開給呼吸一條自由出入通暢無阻的大道。然而這時忽然有兩滴冰冷的水先後滴入他的口腔，他大吃一驚，慢慢睜開眼來看是什麼。眼睛睜開一看，更把他嚇壞了，原來他的嘴唇之上隔空一寸多一點的地方有一撮結冰的毛，他口裏呼出來的熱氣剛好打着那撮毛，毛上的冰便爲熱氣個融化而滴下冰水來。這尸首本是仆倒臥在地上的，胸前、腹部、腿縫裏前兩天下雪時結的冰，因為見不着太陽光沒有消融，汪舉人剛才在最緊急的關頭，保全生命要緊，用了極敏捷的手段把尸首匆忙蓋上，那有功夫細看，何況這又是個女尸，他想：「倒運！要晦氣一生了！」他雖覺得這比殺頭還害怕，但終不敢動一動，張着的嘴也不敢閉攏來，怕鼻子裏發出呼吸的聲音。

耳朵裏來了活像洗衣服時肥皂泡兒的吱察吱察的聲音……嘴裏又來一滴冰水，而且壓着他的

前額的女尸肚臍下的冰，因為他的前額的熱度，漸有融解的冰水浸到他的兩鬢了。

耳朵裏來了婦人喊痛的聲音……嘴裏冰水來了第四滴。

「可惜死了，本當帶了去還可以——吧了，我們把狐皮襖剝去罷。」

半點多鐘之後，一個男子的聲音樣這說，接着便是衣服扯動的聲音，四個人的漸遠漸杳的脚步聲，……於是死一樣的沉寂。

汪舉人臥着還不敢響動，再過一刻聽見先起那個S縣人和三個J縣人的漸漸走近來的語聲，他纔憤怒地用力把尸首推了跳起身。第一件事便是把含着的已經溫熱了的半口冰水吐了，找了些石頭陰面的未融化的殘雪含在口裏，一遍又一遍地漱着——不是漱齷齪，是要洗晦氣。

「恭喜！恭喜！新鮮的米肉來了！」

那四個人開心地說着，走到那男尸邊把衣解開了看，是個枯瘦的老頭子，便不滿足的謾罵說：

「瘦骨如柴的癆病鬼，老鬼！」

「好容易有了新鮮米肉，卻是鴉片煙鬼，餓死鬼！」

「你娘同我爲什麼不生得肥一點該死！」

「豈有此理！皮包老骨頭教人吃！」

「滾！」一個中等身材的男人報仇似的把地上的男頭用勁踢了一腳，那男頭便像西瓜似的滾到剛纔哭他爲「天」的胖婦尸體的右腿邊。

「囉！好貨在那邊。」一個尖臉的男人隨着滾去的人頭望去，看見下半身裸着的非常肥胖的婦人的尸體，這樣驚喜地說着。大家便爭先向那邊走去。



舉人還在那裏鄭重其事地洗晦氣，這時看見四個人向胖婦尸體走，頓然醒悟，也連忙趕過去，一邊走一邊吐掉口裏的雪水。

五個人差不多同時趕到，唯有舉人比較先一步，他趕快蹲在肥婦尸體的右腿旁邊，屁股幾乎騎在那個男頭上，伸出兩手去捧着兩隻雪白的肥大腿，口裏喊急道：

「你們不要來，是我的。」

「是你的？是你的老婆女兒？」和其餘三人同來的臉上有許多皺紋的婦人問。

「我先到。」這是舉人的理由。但沒有人聽他的話，大家都蹲下來要搶肥大腿和肥屁股，五個人擠在一塊，十隻手互相推打。

「這應該是我的，S縣的米肉應該S縣人吃。」身架較大的S縣人說。

「S縣的米肉，有什麼證據？」舉人問。

「這是我們北鄉程村的一個大財主的小老婆，我認得。」大個兒答。

「照道理是我的，女人的米肉應該給女人吃。」皺紋臉的婦人說。

「我只要兩條大腿和屁股。其餘你們分去。」

聽了舉人這樣的話，大個兒跳起來一邊從套袴裏拿出尖刀，一邊怒視着舉人大聲說：

「你祖宗十八代！我給你點利害看看，看到底是誰吃大腿屁股，不要弄得我冒火起來，哼！小心你自己的大腿和屁股……」

看見大個兒拿出尖刀，大家都都伸手到套袴裏去握着刀柄準備。這裏五個人要算大個兒體力最強，是可以從外表看得出的，其餘四個人都不敢做他的敵人，舉人自然也有些畏怯，所以擺出紳士的

斯文架子用溫和的聲氣說：

「你這不懂禮數的粗人，客客氣氣，有話好說，怎麼罵人家的祖宗？還要吃好好的活人，天理良心！」

因為這時大家面面相對，而且舉人有擺出他從前固有的斯文的紳士態度，那個尖臉的丁縣人纔認出了舉人，便打斷舉人的話頭說：

「阿呀！你原來是汪舉人，我餓得眼花了，連舉人老爺都不認得了。真是有眼不識泰山。不過你實在也瘦得大大變了樣子了。」

「原來是汪舉人。」其餘兩個丁縣人也恍然地說。

「你是胡村的——名字我想不起來了。」舉人向前走一步。

「胡銀寶。」他的尖臉又轉向大個兒的S縣人。「這位大哥，他是舉人，體面的紳士，請你客氣一點。」

S縣人看見四個丁縣人認了同鄉，覺得有點勢孤了，而且對於「舉人」二字也生了敬重之念。雖然是亂世，但舉人究竟是舉人呀！一支筆桿好比千鈞鼎哩，種田人隨便怎樣大力氣也拿不起的。他這樣想了便恭敬地對舉人說：

「汪舉人，這樣吧，你得右邊的大腿帶半個屁股，我得左邊的，總算公平了吧？」

他們兩人一個有功名，一個有氣力，其餘三人當然沒有異議。他們三人依體力的大小而分配，中等身材的人得自兩肩到腰間的背部，尖臉的人得胸部和兩手兩腮，皺臉的婦人最壞得膝頭以下的兩脚。照伊的本分伊只能得這一份，但因伊喊着說太吃虧了，舉人和那大個兒爲了可憐伊起見便每人把膝頭以上讓一寸給伊，而且允伊獨得胖婦尸身上的緊身棉襖和墊在屁股下的棉袴。

分配妥當之後，大家拿了尖刀，上前舉人一脚踢開胖婦尸體右腿邊的男頭，中等身材的人和尖臉的人先把胖婦的大紅湖縐的緊身棉襖脫掉，解開鈕扣，露出白嫩豐肥的兩乳，尖臉的摸了一把說：

「還是溫熱的，恐怕沒有斷氣呢！」

「身體棉軟的，還沒有僵硬。」中等身材的人加上一句報告。

當緊身棉襖脫掉，那胖婦的裸露的肥圓茁壯的身軀就完全顯出來，舉人震驚於這身軀的豐腴光豔，而沉入默想，他讚美，他陶醉，他現出豔羨的顏色……

當那裸體的上身復又以下之後，卻復活起來了，伊睜開了眼睛「哎！……」他嘆了一口長氣。這一來真使大家掃興，——幸而不過掃興而已，於進行上並無甚妨礙。

「好死不死，怎麼又活了轉來？」皺臉婦人恨不得胖婦馬上再死去。

「哎！……」胖婦還是歎氣，好像沒有聽見。

「活轉來有什麼要緊？活靈活跳的米肉不更好吃麼？」聽了尖臉的人說的這句話的肥婦驟然一驚，神志也清楚了，精力也提起來了，伊立刻感到自身地位的危險，想要爬起逃避，可是四肢癱了般翻不動，何況有人按着伊的手足，伊只得乞憐。

「你們做做好事，可憐可憐吧！」

「不要多嘴，貓嘴裏挖不出中用的。」胖婦望見說這話的大個兒是伊認得的，哀悽的臉上露出「有救了」的帶點慶幸的容色，向他哀告：

「應天安（一頓）老——爺（這兩字加得極不自然）我們認識的，我求求你，你救救我吧！」

「不相干，我餓透了，現在只認得米肉。」大個兒帶點滑稽的笑。

胖婦覺得好像置身虎口之中，好像週身被千條毒蛇纏繞着，好像沉溺在駭浪驚濤的海洋裏，伊儘能悽慘地哀哭，另外想不出別的法子。

在大家說話的時候，舉人心裏盤算：如果他救了伊，將來太平時他便有一個很好的妾來替代去年被「長毛」擄去的那一個，而且剛纔這大個兒不是說伊是大財主麼？他也是一個大財主，兩人的資產合併起來那份家私便更可觀了。但他知道伊已是這一羣餓鬼的口邊食，要救是不可能的，除非以他自己的肉來代替，其實他的瘦肉便是肯代替也沒有人要。他想與其說出犯衆怒的話，弄得不好連已到手的肥大腿都要犧牲掉，不如飽了眼前的餓肚妥當。他便對胖婦說：

「大嫂，我們都要餓死了，你就吃點虧救救我們吧，也算做好事。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現在救人五命，勝造三十五級浮屠哩。」

「老爺們，饒我的命吧！胖婦還希望能得到伊的食主的憐憫，用慘然的語來說着，臉上縱橫着眼淚，「我舍不得死，我有好幾百畝田的家私，我後半世還要享享福哩！我的男人兒女都死了，家私也沒人管……」

「這不用你操心，」大個兒有點不耐煩。「有我管，你的田地我大多記得。」

「我也有幾百畝田，我也還要享享福呀！」舉人的銳利的眼睛，驕美地看着裸婦的肥大的雙乳，「大嫂，你不要學楊朱爲我，一毛不拔，你該學墨子兼愛，舍己救人，磨頂放踵而爲之。」

「養豬餓餓（楊朱爲我）是的，我的爹娘是養了我這隻豬來——」憤憤然說到這裏忽然截止，伊想說「餵你們這些餓鬼！」但怕得罪人不敢說出。停了一剎那，伊忽有所悟似的說：「路旁邊有一堆尸首，你們還怕不夠吃，怎麼一定要吃我！」

「你這位大嫂也太不懂事了，」中等身材的人微笑着，「你叫我們去吃臭死尸的肉麼？」  
「我的男人是剛纔殺死的，」胖婦不好意思說出似的，「很新鮮不過請你們吃了肉把骨頭還我，讓我好替他埋葬。」

「大姊，」皺臉婦人手指着纔死的男尸，「那瘦得不像人樣的鴉片烟鬼就是你們當家的麼？叫我們齷骨頭，虧你說得出口。」

「你們饒了我，」胖婦悽苦地說，「我送你們每人五隻銀元寶，一百顆大珍珠。」

但回答是：「這種世界，一顆珍珠不如一粒白米。」

「每人再加一根六寸長的金條。」胖婦的聲音更加悽苦了。

但回答仍是：「一根金條買不來你這樣肥嫩的一塊米肉。」

胖婦全然失望了，無助了，又哀慘地哭着。

「大嫂，你們當家的死了，」舉人臉上現出紳士們常有的溫和態度，用勸誨的語氣說，「你現在這樣死法比餓死——烈婦都是餓死的——還難得，也可以算得烈婦，將來天下太平的時候，任任縣官都和我有來往，我託縣官替你請個聖旨，造個節烈牌坊，流芳百世。」他說到這裏臉上換了教訓的嚴正的態度，「被「長毛」強奸過的女人，還有什麼臉面活着？多少不知廉恥呀！」又換了鼓動的口氣，「生而辱不如死而榮，——這話你不懂，就是說：活在世上獻醜，不如死了體面。」

「不過我總不願死哩！」胖婦有了羞愧之色，含着滿眼眶的淚，睫毛也完全被眼淚弄溼了。

「替你請聖旨的事我決不忘記。」舉人的表情幾乎是仁慈了。

「管他願意不願意，」大個兒忍耐不住了，冒起火來，「嘮嘮叨叨和伊說什麼哩！我老子不高興等

了。我們動手吧。」他手中的尖刀便跟着聲音切下去，切在胖婦左腿膝頭之上一寸的地方。

「呃唷……」胖婦痛得肉都跳起來沒命地喊叫，同時四肢抽縮抖動着，伊知道無論如何終歸要做人家的肚中物了，便說：「那麼請你們……先用……先用繩子……把……把我絞死，再割能……這樣……活活地……割……痛……痛死了！」嗚嗚咽咽斷斷續續的語調裏有無限的悲酸。

「不行，不行，活靈活跳的米肉味道好得多，誰要吃死肉！」

「絞死的米肉血沒有放掉，更加不好吃。」

「你反正要死了，便忍一忍痛吧，君子成人之美，讓我們嘗點好味道吧，真是難得的。」

第二刀切下去，胖婦忽然有氣力了，翻身亂滾着，嘴裏連喊着「呃唷，痛死了」聲音非常慘悽非常響，非常尖銳，殺豬似地。

「銀寶，先把頭割下來，滾得討厭！」舉人好像下命令一般。

尖臉的人要用尖刀在胖婦頸項上狠命切下去——

「呃——」這短促尖銳的裂帛般的嘶叫，本意好像是要喊「呃唷！」但因咽喉已斷氣已絕，所以只喊出半聲便戛然而止了，然而這半聲嘶叫裏卻不知藏了多少的哀怨，多少的憤怒，多少的仇恨……頭切下之後，手足略微抽動了一下，便不動彈了，頸口裏鮮紅的血有力地噴出來，尖臉的人伏下就喝。舉人「見人吃飯肚腸癢」也伏下澆着血流如注的頸口狂飲。

「真受用！」飽飲一頓之後，抬起已噴上很多血的臉的舉人滿足地笑着，「又像有點鹹，又像有點甜，好鮮的味道！」

於是五刀齊下，照他們各人分內的界域切着，十雙眼睛貪婪地垂涎地俯視着，剛纔有血色的光潤

滑膩生動柔和的肉，因為放了血，已變成白慘慘黃鬆鬆硬僵僵，冷冰冰的死肉了。

舉人看見當中墳起處黑黑的一撮毛，便想起剛纔他臥在尸堆裏看見的那一撮毛，他想要那近旁的肉，但偏偏那處是特別肥嫩的所在，真是費躊躇的問題，沉吟了片晌之後，結果他毅然決然犧牲了近毛處半寸地位的肉。

切開了肉，刀砍着骨頭發出一種聲音，你到猪肉店裏去買肉時從屠戶的刀下可以聽到這同樣的聲音。

「你們S縣逃難的時候怎麼還有這樣肥的米肉？」舉人一邊切肉一邊問大個兒。

「「長毛」沒有來，伊家便教幾個長工挑了許多糧食猪肉，先自到臥龍山去躲起來了，聽說前幾天「長毛」找到了臥龍山，想必是——」

大個兒沒有說完，中等身材的人說：

「我真餓狠了，便是「長毛」把刀擱在我頭頸上，我也要吃一頓纔行。」

「便是閩王派陰差小鬼來捉我去，」尖臉的人帶點滑稽意味，「我也要吃一頓再動身。」

「我好像不曉得多少年沒有吃過東西，」皺臉婦人說，「怎麼吃法也快要忘記了。」

「囉！我教你吃。」大個兒切下一小塊肉用刀尖送到嘴裏。

「吾自食米肉以來，」舉人搖頭擺腦地哼起他讀古文時的調兒來，「如此肥嫩之米肉，未之見也。昔易牙蒸其首子，而獻之齊桓，恐亦不過此耳。」

「舉人老爺好興致，念經書了。」皺臉婦人說。

「眼睛睜開做什麼？」尖臉的人很怕女頭上的半開的淚痕猶在的悲楚的眼睛，「閉下去！」用刀

尖把每隻眼睛戳了一刀。

「哦，」大個兒猛然憶起了什麼，「一件要緊事忘了，伊家的田地我是知道的，但傳聞伊家有許多金飾，元寶，珍珠首飾，不知窖在那裏，忘了問伊一聲。」說着不勝惋惜。

肉切好了，各人拿了自己的一份去，只剩下一張肚皮，一堆夾血夾糞的肚腸，一個剛去了膠肉的頭顱，做烏鴉的糧食。

舉人捧着一隻連帶屁股的大腿向山上走去。到一個樹林裏找了些不溼的柴草集在一堆，把大腿屁股放在柴草上，拿出打火刀，火石來取了火燒着柴草。火旺旺地燒着，火腿一般黃的光亮的人皮上的人油炙得滋滋地叫。舉人饑饉地眼看着這老黃的人皮燒成焦炭色，知道已經熟了，便熄了火，用尖刀切下來饕餮地吃。吃好之後心裏獨自想道：

「這米肉是頂好的貨色，真是佳肴美味！美中不足的是淡了點，假使有鹽，那便刮刮叫了。」

## 三 年

選自父與女

冰 心

湖水是凝然不動的如同一缸濃濃的綠酒。湖風甜迷迷的無力的吹着。湖柳，被水薰的被風吹的也醉了，懶洋洋的不時颺起幾絲長條來，又困倦的垂下了。柳葉中的蟬兒，從酣夢中斷續的發出幾聲短吟，膠黏的，迷糊的，好似醉人的囁語。

槃自己半臥在臨湖廊邊的長椅上，心裏也懶迷迷的，起不了意思的波紋，只覺得一團的甜，柔，濃，重，壓着他的四圍，壓着他的心身一切。



廊子的那邊，放着三張藤椅子，中間一張小藤桌子，罩着細麻繡白花的桌布，上面三付杯盤，幾碟子細點，一瓶紅玫瑰花。這都是青睡前親手熨貼的，她是怎樣一個嬌柔而可意的妻子呵！

他想到這裏，微笑的欠伸一下，她這時正在樓上睡着午覺呢！一朵海棠似的，輕軟在玉梳之中，爲着她倦了，爲着禁止自己去攪醒她，纔獨自一人跑到樓下來的。

這湖光，這香氣，這心情，好像是三年前海外的一個夏日——上帝祝福這一天——那天也是這樣黏，這樣濃，這樣重，只不像今天這樣的心思有着那時自己還在校裏，午後睡得昏昏忽忽的，夕陽西下時，霖來了——上帝祝福這個朋友——叫他一同泛舟去。霖臉上洗得白淨白淨的，穿着雪白的帆布褲子，雪白的敞領的襯衣，落霞射在他的身上，如月白蓮花一般的英挺，媚笑說：「你必有了約會？何必又拉上我？」霖笑着從牀上扯起他，「你猜得對，只是這位小姐不比別人，她是不肯兩個人出去的。我就想起你，讓你也開開眼！」

整衣換鞋，同霖去了，接到了她，又一同走入街角的一間冰淇淋店裏，三人坐下，纔敢抬起頭來。對面是一件白得玲瓏的上衣，衣領上一個圓圓的綠玉的別針，映着那小小的欲笑的紅唇，再上去，是一雙黑大黑大的眼睛，凝眸時如同不起波瀾的黑海，流動處如同空中飛走的黑星……

出了冰淇淋店，上了船，湖上泛到月出，又送她回去，這一切都是迷迷糊糊的，心裏只覺得亂。回來做了一夜白的，綠的，紅的，黑的夢！

霖告訴他，她是今年新來的，她的名字叫做青，他們在國內，就認識的，不過青是這麼一個過分聰明的女孩子，所以他們的關係，在青處處客氣之下，至今還是朋友。

此後呢，說來話長，霖和霖當然還是極好的朋友，可是三年之中彼此都傷過心，一切都委之於青的。

結果，是青和槃的交情，漸漸的由朋友而戀人，由戀人而同度蜜月了！

因着這天氣，槃又抱歉似的，想起他好友來了，這時不知霖在那裏自己給他寄去一張喜帖，從他家裏轉的，也許收到了罷？……

極清脆的履聲，從樓上下來了，槃剛回過頭來，青已走到樓梯轉角處。她微俯着那新月般纖纖的身段，用手去理梯柱上盆裏的鳳尾草——她已換了一身白到玲瓏的衣裙！

槃站起喚一聲「青！」她擡起頭來，衣領上一個圓圓的綠玉的別針，映着那小小欲笑的紅唇，一雙睡後的光輝四射的眼睛，如同泛着情波的深大的黑海。

槃倒凝然了。青已燕子似的掠到身邊來，「你也睡了一會兒罷？樓下倒比樓上涼快。」她沒有等到槃的回答，又飄然的走到茶桌旁邊去。

槃只微笑着看着她。青坐下了，「該吃茶了罷？我今天請了一位茶客，你猜是誰？」  
槃也走過來，「我猜……」

青笑了，笑得清脆，「你猜，你猜不到，我昨天在湖邊遇見霖了！」  
槃愕然了，一坐就坐在桌角上，「在湖邊？」

「對了，在湖邊。就是你同船夫算錢的時候，我先上岸，看見他獨自一個在茶桌上吃茶，我告訴他們在這裏，他答應今天下午來，他因為要見醫生，先走了。沒有見着你。」

「霖怎會在這裏，他不是……」

「是的，他是旅行着，在火車上病了，就歇了下來。他也想不到我們在這裏，昨天他看見我顯出萬分的驚訝——好，我們又到一處了，可憐的病中的霖，我們可以安慰他，是不是？」

槃默然，隨手從桌上拿起一把小銀匙來，玩弄着，「他病了，你若體卹他，就不該請他今天來……」

「今天有什麼要緊？這會兒太陽也不毒了，他昨天這時候還坐在湖邊呢。」

槃不言語。

「你這人真奇怪！不是你最好的朋友麼？你彷彿不喜歡他來喝茶似的，我們若沒有他，還走不到一塊兒呢！三年前和今日一樣的一天，你記得？」青巧笑着走到槃椅邊來。

槃仍舊玩弄着銀匙，「太陽毒不毒倒沒有關係，一個病的男子比不病的女人還壯呢！——只因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纔不喜歡他今天來喝茶。」

「這是什麼年月了，你還存着顧忌的心？你是個得勝者，應當有得勝者的同情與寬大！」

「我並沒有顧忌的心，從頭我就沒有顧忌的心，體我卹他，所以不願意他來領受我的同情與寬大！」青看着槃，笑了，「你不用遮掩，假若我是你呢，我就願意我的朋友或情敵，到我幸福的空氣中來，我煥發的精神，無聲的呼喚着說：『看呵！看我們的幸福。』」青說着一轉身就坐在槃的膝上。

槃輕輕的撫着她，面容卻沉寂了下來，「青，一個高尚男子的純正的愛情是不容玩弄摧殘的，你知道他是怎樣的愛過你，你也知道他現在是怎樣的悵惘，你的虛榮心，想顯出我們的幸福，你的好奇心，想探取他的哀傷，這兩種心理，做成了這段溫柔的殘忍，青，你仍不免是一個完全的女性！」

青急紅了臉，站了起來，「你不要冤枉我，我請他的時候，就沒有想到這些——」

槃拉住她，「我知道——我是想到霖一方面，他是這麼一個深情的朋友，又是這麼一個坦白的情敵，我愛他，我同情他，——假若我是你，我就不請！」

「假若你是他？」

「我就不來——至少是今天不來！」  
樓梯邊的電話鈴響了。

槃看一看表，「是喝茶的時候了，這準是霧打來的電話，你去接。」

青忸怩的笑了，「我不，你去！」

槃搖頭笑說，「是你請的，我不管！」

電鈴響了半天又住了，住了一會又響起來。

槃只笑着坐着不動，青只得走了過去。

「你是青？」

「是呀！你怎麼還不來，槃和我都等着你！」

「我——今天天氣真好，有湖水，有船，和三年前的一天差不多，你還記得罷？」

青看着槃笑說，「是呢，我和槃剛談起，巧極了，我穿的也是三年前的那套衣裳。」

「還帶着一個綠玉別針，是不是——槃呢？」

「他就在這裏，你要同他說話麼？」

「不，你告訴他——我今天不來了！」

選自小說月報

小 巫

茅 盾

姨太太是姓凌，但也許是姓林。誰知道呢，這種人的姓兒原就沒有一定，愛姓什麼說是什麼。

進門來那一天，老太太正在吃孫女婿送來的南湖菱，姨太太悄悄地走進房來，又悄悄地磕下頭去，把老太太嚇了一跳。這是不吉利的兆頭。老太太心裏很不舒服。姨太太那一頭亂蓬蓬的時髦頭髮，也叫老太太眼裏難受。所以雖然沒有正主兒的媳婦，老太太一邊喫着菱，一邊隨口就叫這新來的女人一聲「菱姐」。

是「菱姐」！老太太親口這麼叫，按照鄉風，這年紀不過十來歲姓凌或是姓林的女人就確定了是姨太太的身分了。

菱姐還有一個娘，當老爺到上海去辦貨，在某某百貨公司裏認識了菱姐，而且有過交情以後，老爺曾經允許菱姐的娘：「日後做親戚來往。」菱姐又沒有半個兒弟弟哥哥，娘的後半世靠着她。這也是菱姐跟老爺離開上海的時候說好了的。但現在一切都變了。老太太自然不認這門「親」。老爺也壓根兒忘了自己說過的話。菱姐幾次三番乘機會說起娘在上海，不知道是怎樣過日子，老爺只是裝聾裝啞，有時不耐煩了，他就瞪出眼睛說道：

「噴！她一個老太婆有什麼開銷！難道幾個月工夫，她那三百塊錢就用完了麼？」

老爺帶菱姐來時，給過她娘三百塊大洋。老太太曾經因為這件事和老爺鬧架。她當着十年老做的何媽面前罵老爺道：

「到上海馬路上拾了這麼一個不清不白的臭貨來，你也化三百塊錢麼？你拏洋錢當水潑！四因出嫁的時候，你總共還化不到三百塊，衣箱是假牛皮的，當天就脫了蓋子，四因夫家到現在還當做話柄講到底也是不吉利。四因養了三胎，都是百日裏就死掉了，你，你現在販黑貨，總共積得這麼幾個錢，就

大把大把的亂化！阿彌陀佛，天——雷打！

老太太從前也是著名的『女星宿』。老爺有幾分怕她。況且，想想化了三百大洋弄來的這個『菱姐』，好像滋味也不過如此，並沒比鎮上半開門的李二姐好多少，這錢真化得有點冤枉。老爺又疼錢，又挨罵的那一股子氣，就出在菱姐身上。那一回，菱姐第一次領教了老爺的拳腳，扣日子算，她被稱爲『菱姐』，剛滿兩個月。

菱姐確也不是初來時那個模樣兒了。鎮上沒有像樣的理髮店，更其不會燙頭髮。菱姐那一頭燙得蓬鬆鬆的時髦頭髮，早就暈直了，一把兒紮成個鴨屁股，和鎮上的女人沒有什麼兩樣。口紅用完了，修眉毛的鑷子弄壞了，鎮上都買不出，老爺幾次到上海，又不肯買，菱姐就一天一天難看，至少是沒有什麼比衆不同的迷人力量。

老爺又有特別不滿意菱姐的地方。那是第一次打了菱姐後兩天，他喝醉了酒，白天裏太陽耀光光的，他拉住了菱姐廝纏，忽然看見菱姐肚皮上有幾條花紋。老爺是酒後這一來，他的酒醒了一半。他喘着氣，不動了，問菱姐爲什麼肚皮上有花紋。菱姐閉着眼睛不回答。老爺看看她的奶，又看看她的眉毛，愈看愈生疑心，猛然跳起來，就那麼磨着把菱姐拖翻在樓板上，重重的打了兩下耳光，咬着牙根罵道：

『臭婊子！還當你是原封貨呢！上海開旅館那一夜虧你裝得那麼像！』

菱姐那裏敢回答半個字，只是悶住了聲音。這回事落進了老太太的耳朵，菱姐的日子就更加難過。明罵暗罵是老太太每天的功課。有時罵上了風，竟忘記當天須得喫素，老太太就越發拍桌子，撻條凳，罵的菱姐簡直不敢透氣兒。黃鼠狼拖去了家裏的老母雞，老太太那口怨氣也往菱姐身上呵。她的手指尖直戳到菱姐臉上，厲聲罵道：

「臭貨！狐狸精！白天幹那種事，不怕罪過！怪道黃鼠狼要拖鷄！觸犯了太陽菩薩，看你不得好死！不要臉的騷貨！」

老爺却不怕太陽菩薩。雖然他的疑心不能斷根，他又偏偏常要看那叫他起疑的古怪花紋。不讓他看時，一定得挨打，讓他看了，他喘過氣後也要擰幾把。這還算是他並沒起惡心。碰到他不高興時，老大的耳括子刷幾下，咕嚕咕嚕一頓罵。一個月的那幾天裏，他也不放菱姐安靜。哀求他：「等過一兩天罷！」沒有一次不是白說的。

菱姐漸漸得了一種病。眼睛前時常一陣一陣發黑，小肚子隱隱地痛。告訴了老爺，老爺冷笑，說這不算病。老太太知道了，又是逢到人便三句兩頭發作。

「騷貨自己弄出來的病！天老爺有眼睛！三百塊錢丟得水裏也還響一聲。」

## 二

老爺爲的販貨，上海這條路每月總得去一次。三天五天，或是一星期回來，都沒準。那時候，菱姐直樂得好比刀下逃命的犯人。雖然老太太的早罵夜罵是比老爺在家時還要兇，可是菱姐近來一天，怕似一天的那樁事，總算沒有人強逼她了。和她年紀彷彿的少爺也是個饞嘴。小丫頭杏兒見少爺是老鼠見了貓兒似的會渾身發抖。覷着沒有旁人，少爺也要偷偷地搔菱姐的手掌心，或是摸下巴，捫一捫胸脯。菱姐是不會生氣的，也不敢聲張，只是漲紅了臉逃走。少爺望着她逃走了，却也不追。

比少爺更難對付的，是那位姑爺——老太太常說的那個四因的丈夫。看樣子就知道他的牛勁兒，也和老爺差不多。他也叫着「菱姐」，即使是在那樣利害的老太太跟前，他也敢在桌子底下擰菱姐

的腿兒。菱姐躲這位姑爺，就和小杏兒躲少爺差不多。

姑爺在鎮上的公安局裏有點差使。老爺不在家的時候，姑爺來的更勤，有時腰間掛一個小皮袋，菱姐認得那裏面裝的是手槍。那時候，菱姐的心就卜卜亂跳，又覺得還是老爺在家好了，她盼望老爺立刻就回家。

鎮上有保衛團，老爺又是這裏面的什麼「董」。每逢老爺從上海辦貨回來，那保衛團裏的什麼「隊長」就來見老爺。隊長是兩個，賊忒忒的對兩眼睛也是一有機會就往菱姐身上溜。屋子裏放着兩個大蒲包，就是老爺從上海帶來的貨。有一次，老爺聽兩個隊長說了半天話，忽然生氣喊道：

「什麼！他坐喫二成，還嫌少，還想來生事麼？他手下的幾個癆病鬼，中什麼用？要是他硬來，我們就硬對付！明天輪船上有一百斤帶來，你們先去守口子，打一場也不算什麼，是他們先不講交情——」

早晨五點鐘，你們起一個早，是大家的公事，不要怕辛苦！」

「弟兄們——」

「打勝了弟兄們每人賞一兩土！」

老爺不等那隊長說完，就接口說，還是很生氣的樣子。

菱姐站在門後聽得出神，不防有人在她肩頭擰了一把。「啊啲——」菱姐剛喊出半聲來，立刻縮住了。擰她的不是別人，是姑爺淫邪的眼光釘住在菱姐臉上，好像要一口吞下她。可是那門外又有老爺菱姐的心跳得忒忒地響。

姑爺勉強捺住一團火，吐一口唾沫，也就走了。他到前面和老爺嘖嘖咕咕說了半天話。後來聽得老爺粗聲大氣說：



「混賬東西！那就幹了他！明天早上，我自己去走一趟。」於是姑爺怪聲笑。菱姐聽去那笑聲就像貓頭鷹叫。

這天直到上燈時光，老爺的臉色鐵青，不多說話。他掣出一枝手槍來，拆卸機件，看了半天，又裝好，又上足了子彈，幾次掣在手裏，瞄準了，像要放。菱姐走過他身邊時，把不住腿發抖。沒等到喫夜飯，老爺就帶着槍出去了。菱姐心口好像壓了一塊石頭，想來想去只是害怕。

老太太坐在一個小小的佛龕前，不出聲的唸佛，手指尖掐着那一串念佛珠，掐得非常快，佛龕前燃旺了一爐檀香。

捱到二更過，老爺回來了，臉色是青裏帶紫，兩隻眼睛通紅，似乎比平常小了一些，頭上是熱騰騰的汗氣，離開他三尺就嗅到酒味。他從腰裏掏出那支手槍來，拍的一聲擱在桌子上。菱姐抖着手指替他脫衣服。老爺忽然擺開一隻臂膊，捲住了菱姐的腰，提空了往床上擲去。哈哈地笑起來了。這是常有的事，然而此刻却意外。菱姐不知道是吉是凶，仰躺在床上不敢動。老爺走近來了，發怒似的扯開了菱姐的衣服，右手捏定那支烏油油的手槍。菱姐嚇得手腳都軟了，眼睛却睜得挺大，衣服都剝光，那冰冷的槍口就按在菱姐胸脯上。菱姐渾身直抖，床格格地響，聽得老爺說：

「先掣你來試一下，看老子的槍好不好。」

菱姐耳朵裏噙一聲響，兩行眼淚淌下她的面頰。

「沒用的騷貨，怕死麼？老子還要留着玩幾天呢！」

老爺怪聲笑着說，隨手把槍移下去，在菱姐的下部戳了一下。菱姐痛叫一聲，自以爲已經死了。老爺一邊捧笑，一邊把口一張，就吐了菱姐一身和一床。老爺身體一歪，就橫在床裏呼呼地睡着了。

菱姐把床鋪收拾乾淨，縮在床角裏不敢睡，也不能睡。她此時方才覺得剛才要是碎的一槍，對穿了胸脯，倒也乾淨。她偷偷地拿起那支手槍來，看了一會兒，閉了眼睛，心跳了一會兒，到底又放開了。活着是喫苦，死也是怕的。

四更過後，大門上有人打得蓬蓬響。老爺醒了，瞪直眼睛聽了一會兒，撈起手槍來跑到窗口，開了窗，喝道：

「你媽的！不要吵吵鬧鬧！」

「人都齊了！」

隔着一個天井的大門外有人回答。老爺披上皮袍，不扣鈕子，攔腰束上一條縐紗大帶子，收緊了，插上手槍，就匆匆地下去。菱姐聽得老爺在門外和許多人問答了幾句，又聽得老爺罵「混蛋」，全夥兒都走了。

菱姐看天上疎落落幾點星，一兩朵凍住了的灰白雲塊。她打了一個寒噤，迷迷胡胡回到床上，拉被窩來蓋了下身，心裏想還是不要睡着好，可是不多時就朦朧起來，靠在床欄上的頭，歪擱在肩膀上了。她立刻就做夢，老爺又開槍打她，又看見娘，娘抱住了她哭，娘發狂似的抱她……菱姐一跳驚醒來，沒有了娘，却確是有人壓在她身上，胡胡地輕聲兒哼着呢；煤油燈光下她警眼，看見了那人的面孔，她嚇得臉都黃了。

「少爺你——」

她避過那拱上她面孔來的嘴巴，她發急地叫。

少爺不作聲，兩手扭過菱姐的面孔來，眼看着菱姐的眼睛，又把嘴唇拱上去。菱姐的心亂跳，喘着氣。

說：

「你不走，我就要叫人了！」

「看你叫老頭子和警察搶土打架去了；老奶奶不來管這些閒事！」

少爺賊忒忒地說，也有點氣喘。他放了菱姐的面孔，就往下部抄摸。他雖然也不過十六七歲，力氣却比菱姐大。

「你——這是害我——」

菱姐含着眼淚輕輕說，任憑他擺佈。桌子上的煤油燈漸漸黑下去，油乾了。窗外却漸漸泛出魚肚白。鷄啼聲從天井裏起來，一聲，兩聲；接着是鄰家鷄也啼了，接着是四下裏都是喔喔的啼聲了。

「快點啲！」

黑暗中菱姐的聲音輕輕抖着說；過了許久時候，她又嘆一口氣。少爺却是笑。

忽然街上有亂烘烘的人聲，從遠而近，接着就聽得大門上蓬蓬地打得震天響。菱姐心裏那一急，什麼都不顧了。她猛一個翻身，推落了少爺，就跑去關房門。沒等她關上，少爺也已經跑到房門邊，只說一句「你弄昏了麼？」就溜出去了。

菱姐胡亂套上一件衣，就被窩蒙住了頭，蜷曲在床裏發抖，聽樓底下是嚷得熱鬧。一會兒，就嚷到她房門外。菱姐猛跳起來，橫了心，去開房門一看，五六個人，內中有老爺和姑爺。

老爺是兩個人抬着。老爺的皮袍前襟朝外翻轉，那雪白的灘皮長毛上有一堆血凍結了。把老爺放在床上後，那幾個都走了，只留着姑爺和另一個，那是隊長。老爺在床上像牛叫似的喚痛。隊長過去張一眼，說道：

「這傷，鎮上恐怕醫不好。可是那一槍真怪！他們人都在前面，這旁邊打來的一槍真怪，這不是流彈開槍的人一定是瞄準了老頭子放。可是那狗局長也被他們幹得痛快！」

菱姐蹲在床角裏却看見隊長背後的姑爺扁着嘴巴暗笑。

老太太在樓底下摔傢具嚷罵：

「報應得好！觸犯太陽菩薩都是那臭貨！進門來那一天，我就知道不吉利！請什麼郎中，打死那臭貨就好了！打死她！」

### 三

日高三丈，鎮上人亂哄哄地都說強盜利害。商會打長途電話給縣裏，說是公安局長「捕盜」陣亡，保衛團董「協捕」也受重傷。縣裏轉報到省，強盜就變成了土匪。「聚衆二三百出沒無常，槍械犀利。」省裏據報，調一連保安隊來「協剿」。

保安隊到鎮那一天，在街上走過，菱姐也看見她。她不大明白這些兵是來幫老爺的呢，還是來幫姑爺。不知道憑什麼，她認定老爺是被姑爺偷偷地打了一槍。可是她只放在肚子裏想，便是少爺面前她也不會說過。

老爺的傷居然一天一天好起來了。小小一顆手槍子彈還留在肉裏，傷口却已經合縫。菱姐惟恐老爺好全了，又要強逼她。老爺那股牛勁兒，她當真怕。

背着人，她要少爺想個法子救她。少爺也沒有法子，反倒笑她。又過了幾天，老爺能夠走動了。菱姐心慌得飯都吃不下。

老爺却好像有心事，不和菱姐過分踟躕。隊長中間的一個，常來和老爺談話。聲音很低，老爺時常皺眉頭。有一次，菱姐在旁邊給老爺弄燕窩，聽得那隊長說：

「商會裏每天要供應他們三十桌酒飯，到現在半個多月，商會裏也化上兩千多塊錢了。商會裏的會長老李也是巴不得他們馬上就開拔，可是那保安隊的連長說：上峯是派他來剿匪的，不和土匪見一仗，他們不便回去銷差。」

「哼！他媽的銷差！」

老爺咬緊了牙根說，可是眉頭更皺得緊了。隊長頓一下，換到老爺耳朵邊又說了幾句。老爺立刻跳起來喊道：

「什麼！昨天他們白要了三十兩川土去，今天他們得步進步了麼？混蛋！」

「還有一層頂可惡。他們還在半路裏搶我們兄弟派土到幾家大戶頭。老主顧那裏去，都被他們半路裏強搶去了。他們在這裏住了半個月，門路都熟了。」

「咄！那不是反了！」

老爺重拍一下桌子，氣沖沖說，臉上的紅筋爆起，有小指頭那麼粗。菱姐看着心裏發慌，好像老爺又要拏槍打她。

「再讓他們住上半個月，我們的生意全都完了！總得趕快想法子！」

隊長嘆一口氣道。老爺跟着也嘆一口氣。後來兩個人又唧唧噥噥地說了半天，菱姐看見老爺臉上有點喜色，不住的點頭。臨走的時候，那隊長忽然叫着老爺的諱名說道：

「太歲爺，你放心！我們悄悄地裝扮好了去，決不會露馬脚。還是到西北鄉去的好，那裏的鄉下老還

有點油水，多少我們也補貼補貼。」

「那麼，我們巡風的人要格外小心。打聽得他們拔隊出鎮，我們的人就得趕快退；不要當真和他們交上一手，鬧出笑話來！」

老爺再三叮囑過後，隊長就走了。老爺板起臉孔坐在那裏想了半晌，就派老媽子去找姑爺來。菱姐聽說到「姑爺」，渾身就不自在。她很想她自己心裏疑惑的事對老爺說，但是她到底沒有說什麼，只管自避開了。

姑爺和老爺談了一會兒，匆匆忙忙就去。在房門邊碰到菱姐時，姑爺做一個鬼臉，露出一口大牙齒望着菱姐笑。菱姐渾身汗毛直豎，就像看見一條吐舌頭的毒蛇。

晚飯時，老爺忽然又喝酒。菱姐給老爺斟一杯，心裏就添一分憂愁。她覺得今天晚上又是難星到了。却是作怪，老爺除了喝酒以外，並沒別的舉動。老爺這次用小杯，喝的很慢很文雅，時時放下杯子，側着耳朵聽。到初更時分，忽然街上來了蒲達蒲達的脚步聲，中間夾着有人喊口令。老爺酒也不喝了，心事很重的樣子歪在床上叫菱姐給他搥腿。又過了許多時候，遠遠地傳來劈拍劈拍的槍聲。老爺驀地跳起來，跑到窗前看。西北角上隱隱有一片火光。老爺看過一會兒，就自己掙大碗倒酒喝了一碗，搖搖頭，伸開兩隻臂膊。菱姐知道這是老爺要脫衣服了，心裏不由的就發抖。但又是作怪，老爺躺在床上讓菱姐搥了一會腿，竟自睡着了。

第二天，菱姐在廚房裏聽得挑水的癩頭阿大說，昨夜西北鄉到了土匪，保安隊出去打了半夜，捉了許多通土匪的鄉下人來，還有一個受傷的土匪，都押在公安局裏。

老太太又在前面屋子裏拍桌子大罵。

「寵了個妖精，就和嫡親女婿生事了！獨犯太陽菩薩——」  
菱姐把桂圓蓮子湯端上樓去，剛到房門外，就聽得老爺厲聲說道：

「你昏了！對我說這種話！」

「可是上回那一槍你還嫌不夠？」

是姑爺的咬緊了牙齒的聲音；接連着幾聲叫人發抖的冷笑，也是姑爺的聲音。菱姐心亂跳，腿却還在走。可是看見姑爺一揚手，就是烏油油的一支手槍對準了老爺，菱姐腿一軟，渾身的血就都好像凍住。只聽得老爺喝一聲：

「殺胚！你敢——」

砰！

菱姐在這一聲裏就跌在房門邊，眼臉瞪出，像是死白的魚珠。她還看見姑爺猶起臉孔，大踏步從她身邊走過，以後她就人事不知。

#### 四

槍殺的是老爺，不是菱姐；但菱姐却病了，神智不清。她有兩天工夫，熱度非常高，臉像喝酒一般通紅，眼睛水汪汪地直瞪。她簡直沒有喫東西，胡言亂語，人家聽不懂。第三天好些了，人是很乏力似的，昏昏地睡覺。快天黑的時候，她忽然醒來，覺得很口渴，她看來小杏兒爬在窗前看望。她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躺在床上過去的事，她完全忘了。她想爬起來，可是身體軟得很。

「杏兒！爬在那里看什麼？留心老爺瞧見了打你呢！」

菱姐輕聲說，又覺得肚子餓。小杏兒回頭來看着她笑。過了一會兒，小杏兒賊忒嘻嘻地說道：「老爺死了！——就橫在這裏的，血一大淌！」

菱姐打一個寒噤，她的記憶回復過來了。她的心又卜卜跳，她又不大認得清人，她又迷迷糊糊像是在做夢了。他看見老爺用槍口戳在她胸脯上，她又看見姑爺滿面殺氣舉起槍對準了老爺，末後，她看見一個面孔——窺起了眉毛的一個面孔，對準她瞧。是姑爺！菱姐覺得自己是喊了，但自己聽得那喊聲就像是隔着幾重牆。這姑爺的兩隻手也來了，揭去被窩，就剝她的衣服。腿被分開了。菱姐半昏半醒中覺得下部痛得就像刀割一樣。她呻吟，她覺得手和腿都不是她的了。後來，一個重東西壓上她的胸脯，她又昏迷過去了。

這回再清醒過來時，菱姐自以為已經死了。房裏已經點了燈。有一個人影橫在床上。

菱姐看明白那人是少爺。背着燈站在床前，離她很近。菱姐呻吟着說：

「我不是死了麼？」

「那裏就會死呢！」

少爺做一個鬼臉回答，一隻手就伸到菱姐的被窩裏了。菱姐身體動一下，更輕聲的說：

「不要——我渾身都有點兒酸痛。我——記得——姑爺——」

「他剛剛出去，我用一點小法兒騙他走。」

「你這——小鬼！」

菱姐讓少爺嗅她的面孔，輕聲說，嘴唇上有一點笑意。她又覺得肚子餓了。

聽少爺說，菱姐方才知道老爺的「團董」位子已經由姑爺接手。而且在家裏，姑爺也是什麼事都



管了去。菱姐怔了一會兒，忍不住問少爺道：

「你知道老爺是怎樣死的？」

「老頭子是自己不小心，手槍走火，打了自己。」

「誰說的？」

「姐夫說的。老奶奶也是這麼說。她說老頭子觸犯了太陽菩薩，鬼使神差，開槍打了自己。還有，你也觸犯太陽菩薩，老頭子死了，要你到陰間閻王前去做見證，你也死去了兩三天，就爲的這個。」

菱姐呆起臉想了半天，然後搖搖頭，把嘴唇湊在少爺耳朵上說：

「不是的，老爺不是自己打的，你可不要說出去——我明明白白看見，是姑爺開槍打死了老爺的！」

少爺似信不信的，看着菱姐的面孔。過一會兒，他淡淡的說：

「管他是怎樣死的，死了就算了！」

「噢，我知道姑爺總有一天還要打死你，也有一天要打死我。」

少爺不作聲了。眯細了眼睛看菱姐的面孔。

「總有一天他要打的。要是他知道了我和你——有這件事！」

菱姐說着，就輕輕嘆一口氣。少爺低了頭，沒有主意。菱姐又推少爺道：

「看你還懶着不肯走，他要回來了！」

「噲，你想他回來麼？今天他上任，晚上他們請他在半開門李二姐那裏喝酒，還回來麼？嚇，你還想他回來呢！」

「噲舌頭——」

菱姐笑着罵了一聲，也就不再說什麼。可是少爺到底有點胆怯，鬼混了一陣，也就走了。菱姐昏昏沉沉睡了不知多少時候，被一個人推醒來，就聽得街上人聲雜亂，劈拍劈拍的聲音很近，就像大年夜放鞭炮似的。那人却是少爺，臉色慌張，拉起菱姐來，一面慌慌張張的說：

「當真是土匪來了！你聽槍聲音就在西柵口打呢！」

菱姐心慌，說不出話來，只瞪直了眼睛看窗外。一抹金黃色的斜陽正掛在窗外天井裏的牆角。少爺催她穿衣服，一面又說下去：

「前次老頭子派人到西北鄉去搶了，又放火；保安隊又去捉了幾個鄉下人來當做土匪，這回真是土匪來了！土匪裏頭就有前次遭冤枉的老百姓，他們要殺到我們家裏來——」

一句話沒完，猛聽得街上發起喊來，夾着店舖子收市關店的木板碰撞的聲音。少爺撒下了菱姐，就跑到樓去。菱姐抖着腿，挨到靠街的一個窗口去張望，只見滿街都是保安隊慌慌張張亂跑，來不及「上板」關門的舖子裏就有他們在那裏槍東西，砰砰他們朝關緊的店門亂放槍。菱姐腿一軟，就坐在樓板上，一泡尿淌了滿地。却好這時候，少爺又跑進來了，一把拖住菱姐就走，氣喘喘地喊道：

「土匪打進鎮了！姐夫亂槍打死！——嚶，怎麼的，你的兩條腿！」

老太太還跪在那小小的佛龕跟前磕頭，少爺不管她，死拖住了菱姐從後門走了。菱姐心裏不住的自己問自己：「到那裏去？到那裏去？」可是她並沒問出口。她又想着住在上海的娘，兩行眼淚淌過她的灰白的面頰。

突然，空中響着噓，噓的聲音。一顆流彈打中了少爺，像一塊木頭似的，少爺跌倒了，把菱姐也拖翻在地。菱姐爬一步，抱住了少爺看時，又一顆流彈來了，穿進她的胸脯，菱姐臉上的肉一歪，不曾喊出一

聲就仰躺在地上不動了，她的嘴角邊閃過了似恨又似笑的些微皺紋。這時候，他們原來的家裏沖上一道黑煙，隨後就是一亮，火星亂飛。

選自讀書雜誌

## 上海的狐步舞

穆時英

上海，造在地獄上面的天堂！

滬西，大月亮爬在天邊，照着大原野。淺灰的原野，鋪上銀灰的月光，再嵌着深灰的樹影和村莊的，大堆一大堆的影子，原野上，鐵軌畫着弧線，沿着天空直伸到那邊兒的水平線下去。

林肯路（在這兒，道德給踐在脚下，罪惡給高高地捧在腦袋上面。）

拾着飯籃，獨自個兒在那兒走着，一支手放在褲袋裏，看着自家兒嘴裏出來的熱氣慢慢兒的飄到蔚藍的夜色裏去。

三個穿黑綢長褂，外面罩着黑大褂的人影一閃，三張在呢帽底下只瞧得見鼻子和下巴的臉遮在他前面。

「慢着走，朋友！」

「有話儘說，朋友！」

「咱們冤有頭，債有主，今兒不是咱們有什麼跟你過不去，各爲各的主子，咱們也要吃口飯，回頭您老別怨咱們不夠朋友，明年今兒是你的週年，記着！」

「笑話了！咱也不是那麼不夠朋友的——」一扔飯籃，一手抓住那人的槍，就是一拳過去。

「碰手放了，人倒下，去，按着肚子。碰又是一槍。」

「好小子有種！」

「咱們這輩子再會了，朋友！」

「黑綢長褂」把呢帽一推，叫擱在腦杓上。穿過鐵路，不見了。

「救命！爬了幾步。」

「救命！又爬了幾步。」

噶的吼了一聲兒，一道弧燈的光從水平線底下伸了出來，鐵軌隆隆地響着，鐵軌上的枕木像蜈蚣似地在光線裏向前爬去。電桿木顯了出來，馬上又隱沒在黑暗裏邊，一列「上海特別快」突着肚子達達達，用着狐步舞的拍，含着顆夜明珠，龍似地跑了過去，繞着那條弧線，又張着嘴吼了一聲兒，一道黑烟直拖到尾巴那兒，弧燈的光線鑽到地平線下，一回兒便不見了。

又靜了下來。

鐵道交通門前，交錯着汽車的弧燈的光線，管交通門的倒拿着紅綠旗，拉開了那白臉紅嘴唇，帶了紅寶石耳墜子的交通門。馬上，汽車就跟着門飛了過去，一長串。

上了白漆的街樹的腿，電桿木的腿，一切靜物的腿……*Revue*似地，把擦滿了粉的大腿交叉地伸出來的姑娘們……白漆的腿的行列，沿着那條靜悄悄的大路，從住宅的窗裏，都會的眼珠子似地，透過了窗紗，偷溜了出來，淡紅的，紫的，綠的，處處的燈光。

汽車在一座別墅式的小洋房前停了，叭叭的拉着喇叭。劉有德先生的西瓜皮帽上的珊瑚結子從車門裏探了出來，黑毛葛背心上兩隻小口袋裏掛着的金表鍊上面的幾個小金鏢釘噹地笑着，把他

送出車外，送到這屋子裏。他把半段雪茄扔在門外，走到客室裏，剛坐下，樓梯的地氈上響着輕捷的鞋跟，嗒嗒地。

「回來了嗎？」活潑的笑聲，一位在年齡上是他的媳婦，在法律上是他的妻子的夫人跑了進來，扯着他的鼻子道：「快給我簽張三千塊錢的支票。」

「上禮拜那些錢又用完了嗎？」

不說話把手裏的一疊賬交給他，便拉他的藍緞袍的大袖子往書房裏跑，把筆送到他手裏。

「我說……」

「你說什麼？」堵着小紅嘴。

瞧了她一眼便簽了。她就低下腦袋把小嘴湊到他大嘴上。「晚飯你獨自個兒吃吧，我和小德要出去。」便笑着跑了出去，碰的闔上門。他掏出手帕來往嘴上一擦，麻紗手帕上印着 Tangee。倒像我的女兒呢，成天的纏着要錢。

「爹！」

一抬頭，小德不知多溜溜了進來，站在他旁邊，見了貓的耗子似地。

「你怎麼又回來啦？」

「姨娘打電話叫我回來的。」

「幹嗎？」

「拿錢。」

劉有德先生心裏好笑，這娘兒倆真有他們的。

「她怎麼會叫你回來問我要錢？她不會要不成！」

「是我要錢。姨娘叫我伴她去玩。」

忽然門開了！「你有現錢沒有？」劉顏蓉珠又跑了進來。

「只有……」

一隻剛用過蔻丹的小手早就伸到他口袋裏把皮夾拿了出來！紅潤的指甲數着鈔票：一五，一十二，十……三百。「五十留給你，多的我拿去了。多給你晚上又得不回來。」做了個媚眼，拉了她法律上的兒子就走。

兒子是衣架，成天地讀着給 *Giorgio* 看的時裝雜誌，把燙得有粗大明朗的摺紋的褂子穿到身上，領帶打得在中間留了個渦，拉着母親的胳膊坐到車上。

上了白漆的街樹的腿，電桿木的腿，一切靜物的腿…… *Reane* 似地，把擦滿了粉的大腿交叉地伸出來的姑娘們……白漆腿的行列，沿着那條靜悄悄的大路，從住宅區的窗裏，都會的眼珠子似地，透過了窗紗，偷溜了出來淡紅的，紫的，綠的，處女的燈光。

開着一九三二的新別克，卻一個心兒想一九八零年的戀愛方式。深秋的晚風吹來，吹動了兒子的領子，母親的頭髮，全有點兒覺得涼。法律上的母親假在兒子的懷裏道：

「可惜你是我的兒子。」嘻嘻地笑着。

兒子在父親吻過的母親的小嘴上吻了一下，差點兒把車開到行人道上去啦。

*Neon Light* 伸着顏色的手指在藍墨水似的夜空裏寫着大字。一個英國紳士站在前面，穿了紅的燕尾服，挾着手杖，那麼精神抖擻地在散步。脚下寫着：「*Johnny Walker: Still Going Strong.*」

路旁一小塊草地上展開了地產公司的烏托邦，上面一個抽吉士牌的美國人看着，像在說：『可惜這是小人國的烏托邦；那片大草原裏還放不下我的一支脚呢？』

汽車前顯出個人的影子，喇叭吼的一聲兒，那人回過腦袋來一瞧，就從車輪前溜到行人道上去。『蓉珠，我們上那去？』

『隨便那個 Cabaret 裏去鬧個新鮮的吧；禮查大華我全玩膩了。』

跑馬廳屋頂上，風針上的金馬向着紅月亮撒開了四蹄。在那片大草地的四週泛濫着光的海，罪惡的海浪，慕爾堂浸在黑暗裏，跪着，在替這些下地獄的男女祈禱。大世界的塔尖拒絕了懺悔，驕傲地瞧着這位迂牧師，放射着一圈圈的燈光。

蔚藍的黃昏籠罩着全場，一隻 Saxophone 正伸長了脖子，張着大嘴，嗚嗚地衝着他們嚷。當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飄動的裙子，飄動的袍角，精緻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蓬鬆的頭髮和男子的臉。男子的襯衫的白領和女子的笑臉，伸着的胳膊，翡翠墜子拖到肩上。整齊的圓桌子的隊伍，椅子却是零亂的。暗角上站着白衣侍者。酒味，香味，英腿蛋的氣味，烟味……獨身者坐在角隅裏拿黑咖啡刺激着自家兒的神經。

舞着：華爾滋的旋律繞着他們的腿，他們的脚站在華爾滋的旋律上飄飄地，飄飄地。

兒子湊在母親的耳朵旁說：『有許多話是一定要跳着華爾滋才能說的，你是頂好的華爾滋的舞侶——可是，蓉珠，我愛你呢？』

覺得在輕輕地吻着鬢脚，母親躲在兒子的懷裏，低低的笑。

一個冒充法國紳士的比利時珠寶掮客，湊在電影明般芙蓉的耳朵旁說：『你嘴上的笑是會使天

下的女子妬忌的——可是我愛你呢！」

覺得輕輕地在吻着鬢脚，便躲在懷裏低低地笑，忽然看見手指上多了一隻鑽戒。

珠寶掬客看見了劉顏蓉，珠在殷芙蓉的肩上跟她點了點腦袋，笑了一笑。小德回過身來瞧見了殷芙蓉也 Chigolo 地把眉毛揚了一下。

舞着，華爾滋的旋律繞着他們的腿，他們的脚踐在華爾滋上面，飄飄地，飄飄地。

珠寶掬客湊在劉顏蓉的耳朵旁，悄悄的說：「你嘴上的笑是會使天下的女子妬忌的——可是我愛你呢！」

覺得輕輕地在吻着鬢脚，便躲在懷裏低低地笑，把脣上的胭脂印到白襯衫上面。

小德湊在殷芙蓉的耳朵旁，悄悄的說：「有許多話是一定要跳着華爾滋才能說的，你是頂好的華爾滋的舞侶——可是，芙蓉，我愛你呢！」

覺得在輕輕地吻着鬢脚，便躲在懷裏，低低地笑。

獨身者坐在角隅裏，拿黑咖啡刺激着自己家兒的神經。酒味，香味，英腿蛋的氣味，烟味……暗角上站着白衣侍者。椅子是凌亂的，可是整齊的圓桌子的隊伍。翡翠墜子拖到肩上，伸着的胳膊。女子的笑臉和男子的襯衫的白領。男子的臉和蓬鬆的頭髮。精緻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飄蕩的袍角，飄蕩的裙子，當中是一片光滑的地板。嗚嗚地衝着人家嚷，那隻 Saxophone 伸長了脖子，張着大嘴。蔚藍的黃昏籠罩着全場。

推開了玻璃門，這纖弱的幻景就打破了。跑下扶梯，兩溜黃包車停在街旁，拉車的分班站着，中間留了一道門燈光照着的路，爭着『Ricksha』奧斯汀孩車，愛山克水，福特，別克跑車，別克小九，八汽缸，



六汽缸……大月亮紅着臉蹣跚地走上跑馬廳的大草原上來了。街角賣大美晚報的用賣大餅油條的嗓子嚷：

『Evening Post!』

電車噹噹地駛進佈滿了大減價的廣告旗和招牌的危險地帶去。腳踏車擠噹在電車的旁邊瞧着也可憐。坐在黃包車上的水兵擠擁着醉淚。瞧準了拉車的屁股踹了一脚，便哈哈地笑了。紅的交通燈綠的交通燈，交通燈的柱子和印度巡捕一同地垂直在地上。交通燈一閃，便湧着人的潮，車的潮。這許多人，全像沒了腦袋的蒼蠅似的一個 Fashion Model 穿了她鋪子裏的衣服來冒充貴婦人。電梯用十五秒鐘一次的速度，把人貨物似地拋到屋頂花園去。女祕書站在綢的緞鋪櫥窗外面瞧着全絲面的法國 Crabs，想起了經理的割得刀痕蒼然的嘴上的笑勁兒。主義者和黨人挾了一大包傳單踱過去，心裏想，如果給抓住了便在這裏演說一番。藍眼珠的姑娘穿了窄裙，黑眼珠的姑娘穿了長旗袍兒，腿股間有相同的媚態。

街旁，一片空地裏豎起了金字塔似的高木架，粗壯的木腿插在泥裏，頂上裝了盞弧燈，倒照下來，照到底下每一條橫木板上的。這些人吆喝着：『嚶嚶呀！』幾百丈高的木架頂上的木樁直墜下來，碰到把三抱粗的大木柱撞到泥裏去，四角上全光着弧燈，強烈的光探照着這片空地。空地裏橫一道豎一道的溝，鋼骨瓦礫堆。人抗着大木柱在溝裏走，拖着悠長的影子。在前面的脚一滑，摔倒了，木柱壓到脊梁上，脊梁斷了，嘴裏哇的一口血……弧燈……碰！木樁順着木架又溜了上去……光着身子在煤屑路滾銅子的孩子……大木架頂上的弧燈在夜空裏像月亮……檢煤渣的媳婦……月亮有兩個……月亮叫天狗吞了——月亮沒有了。

死屍給搬了開去。空地裏橫一道豎一道的溝，鋼骨瓦礫，還有一堆他的血。在血上，鋪上了士敏土，造起了鋼骨，新的飯店造起來了！新的舞場造起來了！新的旅館造起來了！把他的力氣把他的血把他的生命壓在底下，正和別的旅館一樣地。和劉有德先生剛在跨進去的華東飯店一樣地。

華東飯店裏

二樓，白漆房間，古銅色的雅片香味，麻雀牌，四郎探母，長三罵淌白小媳婦，古龍香水和淫慾味，白衣侍者，娼妓搨客，綁票匪，陰謀和詭計，白俄浪人……

三樓，白漆房間，古銅色的雅片香味，麻雀牌，四郎探母，長三罵淌白小媳婦，古龍香水和淫慾味，白衣侍者，娼妓搨客，綁票匪，陰謀和詭計，白俄浪人……

四樓，白漆房間，古銅色的雅片香味，麻雀牌，四郎探母，長三罵淌白小媳婦，古龍香水和淫慾味，白衣侍者，娼妓搨客，綁票匪，陰謀和詭計，白俄浪人……

電梯把他吐在四樓，劉有德先生哼着四郎探母踏進了一間響着骨牌聲的房間。點上了茄立克，寫了張局票，不一回，他也坐到桌旁，把一張中風用熟練的手法，怕碰傷了牠似地抓了進，一面却「怎麼一張好的也抓不進來」一副老抹牌的臉，一面却細心地聽着因為不束胸而被人家叫做沙利文麵包的寶月老八的話：「對不起，劉大少，還得出條子，等回兒抹完了牌請過來坐。」

「到我們家坐去哪！」站在街角，只瞧得見黑眼珠子的石灰臉，躲在建築物的陰影裏，向來往的人喊着，拍賣行的夥計似地，老鴛尾巴似的拖在後邊兒。

「到我們家坐去哪！」那張癩嘴說着，故意去碰在一個扁臉身上。扁臉笑，瞧了一瞧，指着自家兒的鼻子，探着腦袋：「好寡老，碰大爺！」

「年紀輕輕，朋友要緊！瘡嘴也笑。」

「想不到我這印度小白臉兒，今兒倒也給人家瞧上咧。」手往她臉上一抹，又走了。

旁邊一個長頭髮不刮鬍鬚的作家正在瞧着好笑，心裏想到了一個題目：第二回巡禮——都市黑暗而檢閱 Sonata；忽然瞧見那瘡嘴的眼光掃到自家兒臉上來了，馬上就慌慌張張的往前跑。

石灰臉躲在陰影裏，老鴿尾巴似地拖在後邊兒——躲在陰影裏的石灰臉，石灰臉，石灰臉……

（作家心裏想）

第一回巡禮賭場第二回巡禮街頭娼妓第三回巡禮舞場第四回巡禮再說東方雜誌小說月報文藝月刊第一句就寫大馬路北京路野雞交易所……不行——

有人拉了拉他的袖子：「先生！」一看是個老婆兒裝着苦臉，抬起腦袋望着他。

「幹嗎？」

「請您給我看封信。」

「信在那兒？」

「請您跟我到家裏去拿，就在這胡同裏邊。」

便跟着走。

中國的悲劇這裏邊一定有小說資料一九三一年是我的年代了，東方小說北斗每月一篇單行本，日譯本俄譯本各國譯本都出版諾貝爾獎金又偉大又發財……

拐進了一條小胡同，暗得什麼都看不見。

「你家在那兒？」

「就在這兒，不遠兒，先生，請您看封信。」

胡同的那邊兒，有一支黃路燈，燈下是個女人低着腦袋站在那兒。老婆兒忽然又裝着苦臉，扯着他的袖子道：「先生，這是我的媳婦，信在她那兒。」走到女人那地方兒，女人還不抬起腦袋來。老婆兒說：「先生，這是我的媳婦。我的兒子是機器匠，偷了人家東西，給抓進去了，可憐咱們娘兒們四天沒吃東西啦。」

（可不是嗎，那麼好的題材，技術不成問題，她講出來的話，意識一定正確的，不怕人家再說我人道主義咧……）

「先生，可憐兒的，您給幾個錢，我叫媳婦陪你一晚上，救救咱們兩條命！」作家愣住了。那女人抬起腦袋來，兩條影子拖在瘦腮幫兒上，嘴角浮出笑勁兒來。

嘴角浮出笑勁兒來。冒充法國紳士的比利時珠寶掮客湊在劉顏蓉珠的耳朵旁，悄悄的說：「你嘴上的笑是會使天下的女子妬忌的——喝一杯吧。」

在高脚玻璃杯上，劉顏蓉珠的兩隻眼珠子笑着。

在別克裏，那兩隻浸透了 Cocktail 的眼珠子，從外套的皮領上笑着。

在華懋飯店的走廊裏，那兩隻浸透了 Cocktail 的眼珠子，從披散的頭髮邊上笑着。

在電梯上，那兩隻眼珠子在紫眼皮下笑着。

在華懋飯店七層樓上一間房間裏，那兩隻眼珠子，在焦紅的腮幫兒上笑着。

珠寶掮客在自家兒的鼻子底下發現了那對笑着的眼珠子。

笑着的眼珠子。

白的牀巾

喘着氣……

喘着氣動也不動的躺在牀上。

牀巾溶了的雪。

「組織個國際俱樂部吧！猛的得了這麼個好主意，一面淌着細汗。

淌着汗在靜寂的街上，拉着醉水手往酒排間跑。街上巡捕也沒有了，那麼靜，像個死了的城市。水手的皮鞋擱到拉車的脊梁蓋兒上面，啞嗓子在大建築物的牆上響着

啦得兒……啦得——

啦得兒

啦得……

拉車的臉上，汗冒着；拉車的心裏，金洋錢滾着，飛滾着。醉水手猛的跳了下來，跌到兩扇玻璃門後邊兒去啦。

『Hullo, Master Master!』

那麼他嚷着追到門邊。印度巡捕把手裏的棒衝着他一揚，笑聲從門縫裏擠出來，酒香從門縫裏擠出來，Jazz從門縫裏擠出來……拉車的打了車打擺在他前面的是十二月的江風，一個冷月，一條大建築物中間的深巷。給扔在歡樂外面，他也不想自殺，只「媽媽的」罵了一聲兒，又往生活裏走了。

空去了這輛黃包車，街上只有月光啦。月光照着半邊街，還有半邊街浸左黑暗裏邊，這黑暗裏邊障

着那家酒排，酒排的腦門上一盞燈是青的，青光底下站着個化石似的印度巡捕，開着門又關着門，鸚鵡似的說着：

「 Good Bye, Sir! 」

從玻璃門裏走出個年青人來，胳膊肘上掛着條手杖。他從燈光下走到黑暗裏，又從黑暗裏走到月光下面，太息了一下。悉悉地向前走去，想到了睡在的別人牀上的戀人，他走到江邊，站在欄杆旁邊發怔。

東方的天上，太陽光，金色的眼珠子似地在烏雲睜開了。  
在浦東，一聲男子的最高音：

「 噯……呀……噯…… 」

直飛上半天，和第一線的太陽光碰在一起。按着便來了雄偉的合唱。睡熟了的建築物站了起來，拍着腦袋，卸了灰色的睡衣，江水又嘩啦啦的往東流，工廠的汽笛也吼着。

歌唱着新的生命夜總會裏的人們的命運！

醒回來了，上海！

上海，造在地獄上的天堂。

選自現代

## 三年以後

王獨清

哦，三年，這樣迅速的三年！我一個人站在橋上傷感地想着。

我像尋認故舊似的巡視着這兒四圍底景色。右方是一處很大的牧場，遠遠看去，只是一片嫩綠，在這片嫩綠上又時隱時現地有許多白點。那大概是牛羊在走動着了；左方是一帶山原，山原下滿是插入空際的 *Populus*；通過我站着的這條石橋，一方換着寬廣的田地，一方是到街市去的大路，路底兩旁分列着兩行垂着長條的柳樹；一個很老的 *Gothäue* 教堂把牠底尖頂高聳到雲端，有時蕩出渾鈍的鐘聲與橋下緩弱的水音相和。

橋頭上有一所莊園，門前陳舊的色澤使人一見便知這是經了不少年歲的建築了。很堅固的 *Caïcaires* 底牆上布滿着爬壁籐底綠葉，幾乎一直封住了 *Raleon* 上的出口。旁邊接連着有一段矮牆，那是爲圍護園中的花木的，站在外面的人可以看見園中有 *Chenes* 和 *Marronniers* 底廣蔭，但是現在正是溫暖的五月，一陣微風吹過，卻撲出些薔薇底輕香來。

這莊園內的主人底姓是 *Hugo*，一位已經五十多歲的老人和一位名叫 *Marguerite* 的年青姑娘，是我三年前的居停。我曾在這莊園內住了兩年，經過可以說是很長的安靜的生活——自然像我一個飄泊得差不多連自己底籍貫都要忘記了的人，無論走到那一處都要感着不定的痛苦，那裏還有真正的安靜的生活！不過我這居停對我的情誼確令我永遠不能忘記他們不會把我看作外國人，他們不會用待平常住客的情形來待過我。我在這莊園中的兩年，深得了他們底安慰和愛助。他們是給我生活中添了一段絕好的紀念，他們底這所莊園也就永遠留下了我深切的回憶了。

我還記得我在這兒住的時候，我底那間房子除了晚間去睡覺以外，平時只是等於虛設。我是終日總在他們底廳房中讀書的。那個廳房三面都是相連着的玻璃長窗，園中的景色由窗內可以完全看見。每天我總坐在那圓桌的右方讀書；我底年青的女居停主人也常坐在我底對面或是讀書或是繞

級，有時又去坐在靠牆的 Piano 琴檯上伸出她白皙的兩手在奏着種種的妙曲，那時我便掩了卷，細聽由她手下流出的那種動人的音調，我知道她最愛奏的是 *Auber* 底 *Le reve d'amour* 和 *Gounod* 底 *La nonne sanglante*！我遂合起了我底兩眼讓我底心神和那音調融化。

我還記得每天晚餐以後，我們都坐在廳中的那盞籠着淺綠色罩子的電燈底下，我底年青的女居停主人便開始和我談着她喜歡讀的書籍和她還能記起的小說詩歌，有時還談到她幼年的生活並她底亡母死時的悲痛……她底性情向來是帶着幾分憂鬱，在那些溫存的談話中常不自覺的露着搖人感情的愁歎。她底父親每天總是很晚纔回家的，據她說他是自從她底亡母死後纔這樣每晚到咖啡館中去消磨他底寂寞；她說他晚年的這種寂寞，除了這樣去消磨，怕也再沒有別種方法的了。我就這樣陪着她，一直等到她父親回來的時候，纔各自安寢。但是有時她卻守着沈默，像是帶着疲倦的病態，我便也不出一點聲音，就在那耐人尋味的寂靜中和她對坐。

我還記得有一晚——哦，最難忘記的那一晚！我和她坐在那淺綠色的燈下，我們都是沒有講話的。秋天底晚上，分外覺得寂靜。窗外時有些秋風吹過，我們底身上也像添了幾分涼意。她那時也沒有讀書，也沒有縫紉，也不去奏琴，只是很無聊的靠在一張 *Onape* 上，像在想念甚麼事似的。沈默着我呢，也是無言地對着她，只在盡情地領略着她底姿態與美色；她那褐色的頭髮，她那黑中帶着微藍的眼睛，她那一點也沒有塗抹脂色的天然嬌潤的口脣，她那泛着年青的風情同時又露着表示她纖弱的蒼白的臉龐，並且她那種正在想念甚麼事似的憂鬱的神色和那種由沈默中流出的處女煩躁……哦，那時的我，真不自禁地被那個 *Exotic mood* 的少女迷住了！最後還是她耐不住寂靜底壓迫，纔輕輕地啓了她底口脣，帶着微嘆的聲音說道：



爸爸還不見回來，今晚底天氣可真使人無聊呢。

——可是呢。我也輕轉地答着她：你聽園中 *Marroniens* 墮地的聲音，好像是寂寞的嘆息一樣。像這樣的秋天底晚上最好在一種 *Melancholie* 底情景中來領略，我想病人或者可以領略這種秋夜底情調，可惜我們都不是病人呢。

——不然，不然。我從前有病的時候，醫生說一到秋天就要發作的。等到了秋天，像這樣的晚上，我更覺得孤苦恐怖，一點甚麼情調都不能領略的……

——唉，你從前有過甚麼病？我底聲氣好像有點搖動了。

——肺病。但是現在那種症候已經退去了。

甚麼退去了？我心中突然感覺着一種失望。哦，我底年青的女居停主人，請你想我能，我想假使你底肺病還沒有離去，你這纖弱的身體時，我願意朝夕來扶持你，要是你臥病在牀上的時候，我也願意去在你底床邊盡看護的義務。我想，像你這樣早年失了母親並且時常感着身世孤苦的少女，能得我用心的去扶持看護你，你是必定會誠意來愛我的。等到最後你可憐的生命告終的時候，也正是我得了你肺病的分贈，隨着你消滅，我這無謂的殘生的日子，哦，像那樣的情死，像那樣你身中有我，我身中有你的情死，我想是再美也沒有的，再好也沒有的了……

我儘管這樣癡想，便不自覺地對着她呆看起來。她好像覺得我底心思，帶一種羞怯的神色，轉身由她身旁的桌上取了一本 *Musset* (二) 底詩集，打算低下頭去誦讀。但是她那種無聊的煩躁使她再也不能像平常時的安靜了。她隨便翻了一陣，翻到了「*Lucie*」那首哀歌，便又揚起頭來向我問道：

你愛讀這首詩麼？

——唉，愛讀呢。這真是一首動人的好詩。難得他敘述得這樣淒楚，這樣委婉。我想只有遇到這樣的人，這樣的境地，纔可以永遠不忘……唉。人生最有趣味的，怕只有一個紀念罷！人生底聚合是沒有一定的，離散也是沒有一定的。今晚我們是對坐在這個廳中，明日呢，又有誰能知道是怎樣的呢！但是所遺留的還有一個紀念，這便是我們將來的安慰……

我說到這裏，一注意到我年青的女居停主人時，我纔看見她噙着兩眼的眼淚，低着頭在默默地沉思。我不覺喫了一驚，但立地便又明白是我底幾句話引動了她底傷感的。我即刻失悔我底孟浪，不應該在這樣聰明而易感的少女面前說出這樣惹人快快的話來。並且我說話時也沒有細想，這樣的話中似乎還帶着許多不幸的意義呢！噫，我真荒唐！我這種脾氣總不能改掉！我真想向我年青的女居停主人謝罪了。我想還是換過別種話來說罷。但是不行，我總偏偏想不出別種有與會的話！我只好閉了口，靜靜地在等着她傷感的過去。

但是重大的事情發生了。我年青的女居停主人忽然抬起頭來急切地看着我：

度優先生，你將來要離開我們嗎？

——甚麼……怎麼能不離開呢？像我這樣飄泊的人，怎麼能常同你們守在一處呢？

——啊，那麼，那麼我們都要感到辛苦呢。爸爸很希望你常在我們這兒住呢……爸爸說過的，只要你願意常住在這兒，我們就同自家一樣……我也從來沒有過像你這樣的朋友，每天都在一處談心的呢……

哦，這樣一來，我真不知道這樣去回答我底年青的女居停主人了！我分明看見她兩頰上泛着一層洩露她底隱情的紅暈，我又分明聽到她聲中帶着一種不能自持的顫慄，或者是我坐得距她太近了，好像還聽到她心臟底激動……——哦，我底年青的女居停主人，請你恕我罷！我是一個流浪慣了的，我是一個孤獨慣了的人，我是一個沒有勇氣的男子，我是一個專務空想而不能負責任的。Ego, she (11) 請你恕我罷！我底確是愛你的，但是我不願因為愛你而害了你。像你這樣純潔的女子，應該得一個對你完全有誠意的人，哦，我像，我像我這樣對甚麼事都沒有熱心的浪子，那是決沒有愛你和被你愛的資格的……

我底心中雖然儘管反省，但是我底年青的女居停主人底那種迷人的神色又不住地在誘着我，我不對，不對，我還是不要再坐在她底身邊了。我一面這樣想，一面便搭訕着站了起來。

——哦，晚安！我連她底答禮還沒有聽見，便出了廳房，逕自回到我底房中去了。

……

這些情形都還像是昨日一樣，然而我離了他們卻已經是三年了。我還記得當我要離開他們的那一天，我年青的女居停主人是躲在了她底房中不願見我底告別，她底父親是揮着兩條老淚把我送出了莊園底大門，我那時是一腔的傷感，但是終竟提着我破舊的旅行皮包一個人決然地走了。哦，我自從那時和他們一別，匆匆地就過了三年，這三年中，我不知道流浪了多少地方，不知道嘗受了多少憂患，並且是經過了墮落，經過了非常放蕩的生活了。哦，這三年中我身世變化怎麼是這樣的，大這樣的令人可驚呢？

現在我是由意大利底 Pompei 流浪了以後，再折返到法國的。因為在旅途中經過這三年前我會

留滯了兩年的地方，一種異樣的 *Nostalgie*（四）來侵襲着我，我竟在半途中下了我長路的火車。打算來到這兒作一個小小的勾留，好訪我永遠不能忘記的莊園和那兩個賢惠的居停父女。

當我一走到這莊園底門前的橋上，便在不自覺中站住了的。我是完全浸在了傷感的夢境裏，我看這兒底一切都依然如舊，只是我這個人改變了。我想當我住在這兒的時候雖然不能說是還沒有染甚麼不可醫治的 *Lypemanie*，但是我總覺得那時我底心情還能保持着安穩恬靜的狀態；可是現在呢，我卻成了一個頹廢的，沒有希望的人了！這兒底一切都是依然如舊的，依然如舊的，這山，這水，這教堂……一切都不會改變，只是我這個人改變了，改變了！

我是完全浸在了傷感的夢境裏，大概是我已經沒有了熱情的緣故，心中也並不覺得怎樣的跳動，只是鬱着滿腔的落寞，最後纔用手去慢慢地推那莊園底大門。

——很久我們這兒都沒有過這樣 *Soiree* 了。

——正是呢。度優先生，自從你走後，我們常常聽到 *Hugo* 先生在說他底家中像是冷靜了很多，並且還說是怕再不能見你了呢。

——*Marguerite* 姑娘纔更不慣呢。她說你在這兒的時候，每天晚上 *Hugo* 先生還沒有回家，總是在陪着她；你走了以後，卻只贖了她一個人了。她說當你纔走了的那幾個月以內，她真寂寞，她常常地哭呢……

——慢說他們，就是我們這些隣居，因為每天差不多總要見面的緣故，你走了，大家都是感覺到不快的。

——我們都是常常在想你，常常在說你的。

一個很明的電燈掛客廳廳底中央，廳中除了我和我三年前的老居停 Hugo 先生以外，還有許多男女來賓。他們都是這兒左右的鄰居，都是我三年前的舊相識，都是因為聽到了我旅行到此今晚纔約聚在 Hugo 家中來與我晤會的。我底老居停帶着快樂的感情說了一句話之後，他們便跟着敘述起了我走了以後這兒底種種境况。

我在這樣的空氣中，感受到一種暫時忘卻我奔波勞苦的 *Extase*。不知道是哀愁，還是愉快，我底心胸完全被不調和的情緒所侵占了，我看見我底老居停在桌上擺起了飲紅酒的和注 *Alcool* 的大杯小杯——啊，就在這個桌上，三年前是每天我來讀書的！這廳中的陳設都還沒有甚麼變換，那張 *Canapé* 那座 *Piano*，都還在舊日的位上，一點也沒移動，只是這電燈上再不見籠着有那淺綠色的罩子，這客廳也像沒有從前那樣的幽靜，那樣的 *Intime* 了。我再注意到我老居停時，我發見他確是比三年前老了許多而且還帶着有些衰病，他雖然時時向我露着歡迎遠客的笑容，可是終於掩不了他頹唐的神色。這許多鄰居也大半都和往日有些不同，他們有的也添了老態，有的卻多抱了一個孩子……啊，我真不知道是哀愁，還是愉快，我底心胸完全被不調和的情緒所侵占了！

——*Marguerite* 來了。我底老居停突然這樣說了一聲，果然門外有急促的脚步在響了。

跟着客廳底門由外邊推了開來，我底女居停主人同一位少年，出現在我底當面。

——度俊先生，我底女居停主人指着那位少年說：這是 *Robert*，我特意出去引他來見你，因為他很想意和你談話呢。

——你或者記不起我了，那位少年一面說，一面指着座旁的一位老夫人，我就是 *Puisson* 夫人底兒子，從前我們是見過的。

哦 Brisson 夫人底兒子經他這一表明，我纔恍然地想起來了。我三年前往在這兒的時候，他是正在遠處當兵的。是他告假歸來的那一次，我曾見過他。我還記得他說他當兵的地方是最陰鬱的 Bretagne。他說他在那兒的生活是非常孤苦，他說他等到當兵的服務完結後，便要立刻回來陪伴他底母親的。他底母親也是最和藹的一位老夫人，大概是早年寡居，只守着概一個獨子，因回常來 Hugo 家中的緣故，所以在所有的鄰居中他們母子是最熟識的。我還記得他假期將滿，再離家遠去時，還託我常到他家中去坐談，代他安慰他母親底孤寂……哦，現在他是這樣的壯健，這樣的美秀！他底衣服穿的這樣的整潔！現在他一定是早由那滿空溼霧的 Breagne 歸來，陪伴他底母親，再不去當兵的了。我很熱烈地和他握手，謝了他底盛意。他便坐在我底側旁，我底女居停主人卻坐在他底肩下。我有些明白了。我看見我底女居停主人穿着一件淡藍色的 Robe，樣子是非常的合身，非常的大方，配着白色的絲襪和瘦長的黑鞋，臉龐好像是比較三年前豐滿了許多，不知道是這廳中電燈再沒有那淺綠色的罩子的緣故，還是真個她底顏色已經改變，她確是沒有從前那樣的蒼白了。她底姿態固然還和往日一樣，但是現在她對於我卻總像是沒有往日那樣親近，那樣誠懇；雖然她底姿態還和往日一樣，但是對於她，她已經不再是那淒楚而易感的小女，不再是那使我想和她一同害肺病而死的少女了。我突然又看見她項間掛着一個金鍊，鍊上有一很小的金盒，我立地好像看見了這盒中的秘密，我立地好像看見了這盒中鑲的是正在她身旁坐着的這位少年的小像，一種莫名其妙的隱痛即刻走上了我底心頭，我不禁地把我底頭低下了。

——唉，度侵先生，怎麼你不談話呢？我底女居停主人帶着安慰的口氣在問我。

——哦，我……我是在想這光陰真快！

——唉，可不是誰也沒有覺得，你離開我們已經三年了呢。你還記得麼？有一次我們爭着背誦拉丁詩，有一句我總記不準確，你時常笑我，後來我終於記住了這句詩正好現在來用。

——那一句詩呢？

——「Eheu fugaces Labuntur anni」

——哦哦，你底記性真好！

這時客廳中已填滿了煙香與酒味。我底老居停 Hugo 先生像是分外高興，打着他那像破了一樣的嗓音和座客討論種種的問題，有時又用手拍着桌子大笑起來。所有的座客也都附和着他底聲音，桌上底杯子已經乾了好幾次，各人都像是有了幾分醉意了。

——Maguerite 奏一奏 Piano 呀！Hugo 先生突然這樣叫了一聲。

——不錯，不錯，Marguerite 姑娘奏一兩個譜子給度侵先生聽呀！Euisson 夫人這樣和了一句，立地便引起了滿座表示同意的鼓掌聲。

我底女居停主人先看了看她身旁的 Robert 先生然後掉過頭來望我，意思像是得了 Robert 底同意，還要等我底催促。

——哦，我請你，我是有這樣久沒有聽你奏 Piano 了！我隨着我女居停主人底眼光急忙地說。

——那麼，Robert，來給我按樂譜罷。我底女居停主人緩緩地站起來了。

她走在了 Piano 底檯邊重復坐下，Robert 先生站在旁邊預備替她翻換樂譜。她把手放在琴鍵下，卻特意先把頭回過來向我問道：

度侵先生，你喜歡聽甚麼譜子呢？

——甚麼譜子……『Le revved amour』好麼？這是你從前最喜歡奏的一個……哦，還有一個『La ronne sanglante』，但是你現在怕不願意再奏了罷？

我底女居停主人明白我底意思，她像是羞慚，又像是得意，她並不答我，只帶着一種會意的神色，微微地向 Robert 一笑，接着便垂下頸去奏起她底 Piano 了。

我底女居停主人真好！她把我說出的兩個譜子都奏了。接着還再奏了兩三個另外的譜子，纔重復回到座上。

——哦，多謝你了！我向着她說：我真沒有料到我離開這兒三年以後還再能聽到你底音樂呢。

——我也沒有料到今晚能奏給你聽，她說：因為我們都想不到你還能再到我們這兒來……

——喂，度侵先生，我底老居停帶着醉意打斷了女兒底話：你明天可以不要走，再和我們多聚一天罷。

多聚一天！我看着我底這位誠懇的老居停，我幾乎要流出了眼淚。我感覺到今晚底這個夜會對於我要算是很有意義的，在座的諸人對於我都是抱着最難得的真情與誠意，我這次走後，一定是再沒有相見的機會的了。但是我明天又怎能不走，又怎能再和他們多聚一天呢？我忙向我底老居停答道：謝你底厚意，我因為還有別種事故，明天再不能勾留了。今晚底盛會使我永遠不能忘記。我來時真沒有想到能帶這樣多的愉快而去，真的，今晚我得到的愉快是我從來沒有得過的。

——這算甚麼！

——我們也是一樣。

Hugo 先生和她底女兒同時都說了這麼兩句。



我又繼續地說：

明天一早我就要走的，今晚我就在此地給座上的諸位致謝，並給諸位告別。或者我不久要回到東方去，我覺得我確是流浪得太沒有歸宿了！我還得要回到我底故國去。我們以後何時見面及以後能不能再見，誰也不能說定。今晚底這個紀念，我們大家都得好好地保持着。

沈默佈滿在座上了。我回頭看見我底女居停主人低着頭一句話也不說，這個憂鬱的神色使我覺得她又恢復三年以前的美貌了。突然一種強烈的情緒搖震了我一下，我便又繼續地說：

夫人們，先生們，我還有一點超過今晚應說的話底限度以外的意見，你們都是知道的，我三年前在這兒住的時候，Hugo先生和Marguerite姑娘待我都是等於自家人一樣，要是我說一句過分的話，Hugo先生真把我看成了他底子姪，Marguerite姑娘真把我看成了她底兄弟。這種情誼常留在我底心上。我在這別後的三年中，常在希望Hugo先生底健康和Marguerite姑娘底幸福。夫人們，先生們，世界上有對於他妹妹前途不留意的哥哥麼？我底這個妹妹，那有過人的聰明，她有最溫柔的天性，我望她能得一個不至辱了她的佳耦。我不是替她選擇，也不是替她決定，只是行使作哥哥的應有的權利，在做贊助和作成的事務。在今晚底會席上，我確是給我底妹妹把幸福尋得了。夫人們，先生們，你們知道是那一個呢？

我說到這裏便用手指着Robert先生，一面卻向着Hugo先生和Buisson夫人說：

想來你們二位老人也是喜歡的罷？

兩個老人都笑了。我又說：

我很希望他們兩個早點定婚，都不要被青年常有的不定的心理誤了自己。——哦，來罷，我底妹妹，

要是你覺得我底話能使你快樂，那麼你來，Robert先生也來，我們三個人碰一個杯罷！果然，我底女居停主人真好！她和Robert都站了起來，在滿座的鼓掌聲中我們碰了杯，都把酒飲乾了。

這時我卻再專向我底女居停主人低聲說了一句她不會想到的話，我說：

但是，當你結婚的時候，不管我在甚麼地方，總望你能寫幾個字報告我，不要把我忘記了。她在微笑中點了頭，表示她底答應。我立地覺得我周圍都像被一種意外的快樂所包圍，我便借這狂歡的空氣，起身給他們告辭。

滿座的玻璃酒杯在最後的祝福中又熱烈地碰在一起了。

早晨寂寞的車站上被細雨灑得帶了幾分滑溼，我手中提着到處隨我流浪的破舊皮包，預備又攀上我飄泊的長途。

昨晚底酒味還沒有完全退去，只覺得稍帶點疲倦，心中已沒有來時的那樣傷感了。哦，別了可愛的莊園！

選自雲暗

牛

葉楚傖

## 一 婦媳與牛

袁老福是個蘇州齊門外的農夫。他種的田是向城裏江鄉官賬房領出來的。他有一個兒子喚小福。

今年二十四歲。正是強壯的時候。捲起大褲管。一隻泥腿。不離地頭。拔草抓泥。一天的工作。總抵得人家兩天。小福娶的一房媳婦。也是下得田踏得車的。他們三口兒領種了二十畝租田。却也夠吃了。

老福却是個深謀遠慮的人。他扳着指頭想道。媳婦是要生育的。現在纔過門。肚子還沒有膨亨。自然是得力的。要是一生了孩子。非但少了個下田的健婦。并且多了個分心的孩子。這一出。眼前的一份布衣菜飯。便有些保不住了。他想到這點。便決意慢慢的預備着。先攢出幾個錢來。買了兩口小豬。指望養大了。好將豬價去買牛。有了只牛。便抵得個健婦了。他一面預備。一面眼睜睜看着媳婦的肚子。望他永遠不會膨亨。牛是有了。若拔草踏車的媳婦依舊是拔草踏車的媳婦。不是又好多領種幾畝田。穿件新衣吃塊肥肉麼。那知小豬的還沒有長成。他媳婦的腰身已經一天大似一天。他見了沒奈何只好暗地罵小福不長進。喉急。

媳婦生了個男孩子。肥羊一般的白。小福雙手抱着。笑得眼睛沒縫兒。老福牽着隻黃牛。在屋背後放青。抱着牛角。喚他作媳婦。牛却老實不客氣。低了頭答應道。嘍！

老福——小福——牛——大家下田去了。媳婦將孩子拍了一回。拉出乳頭。放孩子在柴窩上。忙忙的淘米洗菜劈柴生火。孩子在柴窩上哭得像殺豬一般。媳婦被溼柴烟眯了。眼淚直流。說做工的餓着肚子在田裏呢。孩子忽然不哭了。他那裏明白過娘的話來。吃力了直着兩個小眼珠向屋頂望呢。

太陽下山了。灶上熱騰騰地。孩子啃住了娘的乳頭。老福——小福——牛——他們三個伴擋還來了。他們的房屋是三間。中間算客廳。正中的桌上。供着田公田母財神玄壇七七八八的小捏像。上邊高高的吊着個木龕。從老福上一代起的神主。都豎在龕裏。龕上披着塊紅布。還是小福娶親時的紀念品。孩子都有了。自然顏色不鮮明哩。上首一間分作兩間。靠裏半間是灶房。靠外半間是老福的臥室。下首一間

便是小福兩口兒的房了。三間屋的前面是一片磚場。預備牽糶打稻用的。場角一個牛棚。新用稻草蓋着。甚麼耜頭哩。犁耙哩。水車床哩。都放在這棚裏的。

牛上了棚。犁耙等歸了窩。老福坐在張長凳上。拍着烟袋。看小福端出張矮桌來。放在自己面前。媳婦把酒壺碗筷一樣樣送出來。老福喝了一口酒。歎氣道。這牛似裹了腳似的。儘管打着他。是在車盤邊。媳婦小福看了媳婦一眼。媳婦道。牛販子手裏的牛。是最靠不住的。爺怕給他騙去了。老福又喝了口酒。搖頭道。那裏便給他騙了。這牛在他那裏的時候。我親眼看見走得飛快的。怎地一到我家。便嬌養起來了。小福又看了媳婦一眼。媳婦進去盪酒。一回抱着孩子出來。坐在門檻上笑道。那牛販子慣用一種手段。你看十個牛販子。不是倒有九個腰裏帶着大潮烟筒的麼。他販的那裏有甚麼好牛來。主顧上了他的門。他第一件事。便是抽出這烟筒來裝上烟敬客。待客人抽了幾筒。自己便沒多沒少的抽去。一面同主顧攀談。主顧要是問這牛腳力怎樣。他便將烟筒頭輕輕向牛屁股上一點。那牛便跑得飛快。到牛價付過。主顧將牛牽回。便再也跑得沒有以前的快了。老福又喝了口酒道。不是牛販子會念符咒的麼。媳婦笑道。販子倒不會念符咒。那烟筒頭是吸得滾熱的呢。老福直豎起來看着牛道。啊。牛！牛！仍低着頭道。姆。

## 二 牛之議雞之歌

牛做了第一天苦工。滿身骨脊裏痛着。心裏怨着不應該投奔這酷虐的主人。看老福沒精打采的吃了飯。小福兩口兒也吃完收拾了。自關着門進去。靜悄悄地一個八分圓的月亮。從屋角上推出來。牛看見月光。認是天又亮了。不覺嘆了一聲。過了許時。月光漸漸照到自己身來。却是涼涼的不似白天那個

光的熱。又聽那屋子裏靜悄悄。地沒一些人聲。也不見有人開出門來。才放下了心說。求天可憐我這替人出力供人飯食受人鞭策的牛。永遠不放那慈祥可愛的月光下去纔好呢。

牛正這樣說。柵腳邊的田具。一齊嘆息。起來道。新來的朋友呀。你雖辛苦。究竟還受着主人象養的。像我們不是同你一般的做工。一些兒工值也沒有。不是更可憐麼。牛回頭看時。見那犁耙耜頭鐮刀泥抓。一件件下起淚來。牛說。失照了。我們是初斂。還不知道各位的功用。請教罷。

鐮刀說。我是最不平的。秋風一起。田裏像黃金一般。稻穗上的新穀。像珍珠一般。用盡我的氣力。齊根割將下來。眼看着一札札的拉進人家場上去。我却默倚在一邊。看下山落日。受激背西風。

犁耙說。你還算得了個收穫的虛名。自古功德巍巍的英雄豪傑。那一個不是替人作嫁的。東門置酒。北闕論勳。同你眼看着一札札稻把拉進人家場上去。有甚麼分別呢。只有我在火一般的太陽裏。馳驅奔走。攪得滿身污泥。把田犁熟了。別人只說「盤中粒粒珍珠米。都自農人汗血來。」你想還圖些甚麼來。耜頭泥抓等同聲歎道。誰不是這樣。我們莫說罷。你看月光已斜了。不到一刻。東方一發白。便又該作苦工去哩。牛道。不是這樣說。苦工是我們做的。米是主人收的。這事大也不平。依你們說。難道便埋着頭含冤一世不成。趁天還沒有亮。我們趕快想個主意呀。鐮刀等道。朋友。你在動物中雖出名是笨伯。究竟比我們還高出萬倍。請你做個盟主。發表意見。我們跟着你做罷。

牛便得意非凡的演說道。現在的世界。沒有一種的工作。是不要工值的。我們既替他工作了。便應該要求他相當的工值。我們第一步。明天就要提這要求條件出去。但是你們在人面前是不能說話的。我還有副口舌在這兒。明天這提出要求的代表。義不容辭。是要我來當的了。這要求條件提出了以後。他要是不能承認我們。須再用第二部的辦法。這第二部的辦法。是已經試驗過幾次。絕對有效力的。你們注

意了。我提出要求時。他的頭要是一搖。我們便實行同盟罷工。看他們三個人六隻手。種得熟這二十畝田麼。

牛正說得高興。那牆外的雄雞似聽見了他演說一般。唱起歌來了。歌道。

喔喔喔。白日照黑屋。坐着吃的笑。立着種的哭。

喔喔喔。水蛇伸臂膊。佃戶箱籠空。地主倉廩足。

喔喔喔。天河橫屋角。瓊樓席上珍。村舍心頭肉。

喔喔喔。蛙蟻作新樂。小人升天堂。老爺入地獄。

大家聽了這歌。都歡天喜地的道。天快亮了。預備預備罷工罷工！

### 三 同盟失敗

老福聽得雞鳴。趕着爬起來。四月裏的天氣。這睡時脫衣。起時穿衣的工夫。在農家是照例免了的。他爬了起來。第一件不開心的事。便是隔房小福兩口兒。一遞一聲的鼻息。他聽了一回。搖搖頭。故意開客堂的門時。搖得月。月。月的怪響。媳婦先驚醒了。推着小福。朦朧道。還早呢。老福不好意思喚。却走到牛棚前。大聲呼叱着。這一聲呼叱。却起了幾種作用。媳婦聽了。忙披衣起來道。爺好早呀。小福却撇着嘴說。你兒子是有媳婦的人呢。那孩子却驚得哭了。只有這牛一聽見老福的呼叱。便昂着頭。提出要求條件來道。叫。叫。叫。

老福撇着嘴道。你倒有規矩。會向人請早安。多出些勁。做你的工是真的。這些虛文獨了罷。說着向廊下竹竿上拉了條老布手巾。自向踏渡上洗臉去了。這兒小福的房門也開了。媳婦蓬着頭到廚下燒飯。

去。小福向牛棚後拎出一捆草料來，掇鬆了，堆在牛嘴邊。牛見了這堆草，却怔住了。看他神氣像是在那裏義利交戰似的小福原是睡眼矇矓着。那里管他吃不吃。老福洗完臉進來，聽得孩子在床上嗚嗚咽咽的哭。媳婦在灶間喚小福，小福在廊下蹲着扎草鞋。同每天朝朝起來的景象差不多。却不料牛棚裏藏着一場未來的風波哩。

那牛向草料發了回怔，覺得餓上來了。低頭想吃去。又礙鏟刀等脹睜地瞧着。自己只好忍着餓，挨不多一刻。老福吃完朝飯，先來收拾那犁。那知纔提起來，鋤柄脫了，柄頭跌下來。把老福的脚壓得怪痛。牛看見了，暗暗地喝采。小福走過來，將牛鼻繩一帶，嘴裏打着唿哨。牛動也不動。小福夾手便是一竹鞭。牛反蹲下來地。老福痛上氣來，沒奈何，把頭，却借牛來出氣。便舉起鋤柄，向牛身上擊。這一場惡戰，把個牛棚幾乎搗爛。結果却是老牛完全失敗。老牛所最痛心的，便是那些同盟的鏟刀、耜頭等，多變了老福小福的武器，來攢擊自己。

老福父子戰勝了牛，便開了個善後會議，決定第一步把田器毀損的，立刻修理，帶着下田工作。第二步將牛定了頑強抵抗的罪名，罰餓一天。會議定了，不多一刻，小福父子各自攜着田器出發了。留在屋裏，只有媳婦孩子牛。

媳婦狠可憐這失敗的牛，把草料依舊堆在他嘴邊，却埋怨道：「你這畜生，怎便同人放起對來？你不想辛苦活命是誰，不能違拗的。皇帝也要耜田三下，如何你反想不辛苦活命起來？快給我吃完了。過一刻隨我到田裏，纔不至再挨打呢。」牛聽了這話，又見了這慈祥的媳婦，與香馥的草料在眼前，不覺長鳴了一聲，眼淚直下。媳婦正說着，那孩子又在床上哭了。媳婦笑着進去道：「這便是一個不辛苦要活命的牛肚裏的義利二字。到這時已經模糊了，爲甚麼呢？因爲義的戰爭，方纔失敗，利的引誘，又在眼前。」

是人入了這境遇。便是歷劫餘生。心灰已盡。把天地勘破。人網蹴開。儘許披髮避楚。抽簪入山了。只是他是隻牛。如何能及得狂客名士來。他倚在柵邊。自滴了一回淚。忽見場外影影綽綽的來了個人。手裏也牽着個伴儻。這伴儻是甚麼。咳也是一隻牛。

那牛黑漆般的一身毛。太陽射下來。烏油油地的泛着光。兩只角兒高高的蹺起。有一尺多長。好不威武。隨着那人走着。便這幾步路。也大模大樣。比城裏的那些穿衣冠的紳士。還要從容。那可憐的牛。見了這意得志滿的同類。不覺長歎了一聲。那聽得有人叫他。回頭過來一看。見是個可憐的。他便從鼻子管裏哼了一聲。接着道。這是個不愛的啊。甚麼時候了。這在柵裏詐病哩。說着自搖頭歎息的去。

#### 四 覺悟

老福小福還來。開頭第一句。便問這畜生怎樣了。媳婦說他認錯了。明天情願做工了。小福見柵邊堆着沒吃完的草料。發話道。怎給他吃起來。媳婦笑道。爺便是買來預備殺了做牛肉賣。也不該餓他啊。你們這種處罰。實在罰了自己。我一起來見草料滿堆在他面前。他不吃。便知道有氣淘了。淘氣前他先有不吃的事。所以斷得定他現在的吃。便有悔過的意思了。小福笑道。你倒是個牛醫。你倒是個哲學家。老福不理他們的話。自瞧着牛屁股。摸那潮烟筒的頭兒。

這天的夜裏。牛正倦着。忽見那鐮刀耜頭等。一一走過來笑道。盟主受災了。第二步失敗了。第三步又該怎樣呢。牛恨恨的道。第三步麼。解散同盟。大家作工罷了。耜頭道。你老人家。可不是怪我們麼。牛歎氣道。不怪你們。還怪誰。你們便不一致進行。也不應該助他打我呀。耜頭等同聲道。我們原不願聽他的。苦的是沒有能力去抵抗他啊。牛聽了這句話。忽然引起他研究的興味來。屈一只脚支了牛頭。將一條牛



腿。靠在柵上。居然像天文學家推測木星與地球的距離一般。好半天。忽然立起身來道。我又要演說哩。鏟刀等都掩着笑說。仔細些罷。

牛道。這次的失敗。自然因為沒有抵抗的能力。但你們那鉅兒柄兒着在我身上的時候。我覺得比人用拳頭來打。加倍的痛。可見你們不是沒力的。從別方面說你們。要是真的沒有力。他何必不用拳頭。一定要來借重你們呢。再放開一步說。他為甚麼不用雙手去掣泥開溝。斥水耘苗收稻。處處要借重你們呢。可見你們能力是一定有的。不過所有的能力。不能由着自己的主意發展。到處被人家用罷了。你們應該知道這次的失敗。不是失敗在沒有能力的一點。是失敗的在有能力而不能自用呢。天地間沒有能力的。他不過不能有功。却還不至有害。惟有有能力而不能自動的。實在是罪大惡極的。譬如一把刀。他在一個貪賊枉法的官吏手裏。眼見有個安分良民。綁在面前。要利用這刀。流他沉冤莫白的血了。這時刀若有自動的能力。橫將過去。將賊官的頭一割。再折回來。將綁着繩一斷。這不是大快人心的事麼。可憐他不能。可憐他只有攢着眉頭向天地間不平人道一聲歉。說我沒有法子。然而憑你怎樣道歉。這位安分良民的頸根。總被他割斷了。這種現狀。不單自殺人的。不單是今天朝上的你們。便是那老福小福對於地主。地主的對於大地主。大地主的對於徵收吏。不通是一樣的麼。更不單是田地上的事。凡是在不平等的階級裏。甚麼軍界政界。通不是在上級的利用下級能力。在下級的為上級犧牲德義的麼。這泛論的。要就今天同盟罷工的失敗研究起來。第一沒有共同生活的救濟。是決不能成功的。就是我打倒。還勉強能挨。惟有餓的難關。實在不容易闖破。我也曾幾次咬緊牙關。拚個餓死。但是一陣陣潮上心來。不要我便是鉄打成的腸胃。也要被餓字蛀穿了呢。那媳婦的話。那里便勸醒了我。勸醒吾的是柵邊這一堆草料呢。第二沒有犧牲的決心。也是決不能成功的。我們這次要是有犧牲的決心。只要

有我。也受夠了爲甚麼呢。我還有角啊。還有蹄啊。我爲甚麼不施展出來。咳都只爲我只能罷工。不能犧牲呀。第三沒有有意識完全的組織。也是不能成功的。我們昨天實在是胡亂成局。要是這種組織能成功。也太沒有價值了……

牛正說到痛快淋漓的時候。忽聽得牆外的雞又唱起歌來。牛道。唱歌的那位朋友。倒是先覺啊。你們不聽他所唱的麼。我直替袁老福父子擔心哩。

## 友人之妻

金滿成

選自新中國

買了兩三部圍棋譜回來。我如義皇上人般地躺在牀上研究這幾乎快要失傳了的上等遊戲。忽然樓下。一向夜裏便十分安靜的樓下。有着強烈的敲門聲。這樣夜深。誰來敲門呢。矣。不是土匪罷。然而一轉念間。又覺得這想法未免滑稽。土匪敲我的門。這一生大概夢想不到了。我過着的是理想世界。是斷乎不會有土匪的世界。

「娘姨！娘姨！快起來開門！」我自己懶得起牀。却叫娘姨了。

「誰呀！誰呀！娘姨不放心的問。」

「你去開門。你管他誰呢！」我是確有把握。

「金先生……我不敢開門！」娘姨從玻璃窗上覷見外面的黑影有些尋常。終於遲疑了。的確外面的打門聲是粗暴得令我也到底怕了。我想。雖然自己窮。而被土匪誤會了的事。常常是有的。我於是親身起牀了。我站在窗口申明自己的地位說：

「我們這裏是二十三號，姓金……」

「正是找金先生。」

「你是誰？」

「安主任家的當差。」

「有甚麼事？」

「主任打發我給金先生送東西來，還有一封要緊信呢！」

「姑娘，姑娘，你快開門罷。」

姑娘把門開了，所謂東西是一張報紙包了的，一封信上有軍用的緊急符號：三個十字。

「請金先生給一張收條。」那來人說。

「你說我甚麼都收到了，用不着寫收條。」我真懶於寫幾個字。

「不行，主任說這是要緊事。」

——要寫回信罷，那還得等我看完了信再能寫！我打量了那封緊急信一眼，差不多要二十分鐘

恐怕還看不完。

「不要回信，說明只要收條。」用人頭腦非常清楚。我只得草草寫了一張收條，我把信和東西拿着

仍然上樓了。

我把報紙打開一看：是一對最美麗的繡枕頭套。這樣的枕頭套，斷乎不是市面上買得出來的，一定是出於他妻子的手工，因為我知道他妻子是很聰明的。

然而他何以要送我這東西呢？我便急於看信。看啦，一封最有情趣的信：

滿成，怎樣夜深了，還叫人給你送東西來，攪你的清醒，對不起得很，而且最對不起的，還不在攪你的清醒，而在這東西並不是送你的，是要叫你負責保存的。

這一對枕頭套，你要保存不好，我便要定你的大罪……

看到這裏我真又笑又生氣了；原來我剛纔是一場空歡喜，替人毫無報酬地保存東西，而且還要當心，還要受罰，這是那裏的話！且往下去：

……因為這是我一個最好的女朋友送我的；她是誰？只要我略略地介紹幾句，你便知道了：她是我的朋友的朋友的妹妹，在北京時，要我給她講文字學的那一位……

不錯，我果然想起來了，可不是麼？正是何女士，一個天真活潑十分可愛的女子。生平最喜歡談藍色，穿着淡藍色的衣服，也真異常相稱。有人還叫她作「藍姑娘」。大家都相傳她愛她的文字學教員安先生，但後來她却自由地同韓潮定了婚，這相傳纔算完了。

去年她同她未婚夫韓先生結婚了，一向住在上海，在南京時，她雖然給我來了兩三封信，但我却忘了他的住址，所以來上海後也沒有去拜訪她過。前幾天忽然在馬路上遇見了，說起來她非常想見我，她說：「自從我住在上海後，天天想見安先生，但聽見安先生作了主任，常常在南京，上海沒有一定的地方，所以見不着……我給安先生寫過兩封信到南京去，收到了麼？」——「收到了的。」——「爲甚麼不回信呢？一做了官就擺架子。」——「不是這樣說，覺到你是有幸福的人，覺到我自己過着的是無聊的生活，也就不想寫信了。」——「閒話少說，安先生，你如果還瞧得起你的舊學生，星期日晚上到我家吃飯，沒有第二句話說！」——「好一定到……」——「住址大概已經忘了罷，馬路豐瑞里一百零九號，這一次可要記清楚。」——「沒有忘，忘是斷乎不會的。」我大膽地說了假話後，死

死地記着一百零九號的數目。

過了二天，便是今天，星期日，下午六點鐘我就去了。他丈夫不在家。我覺得男子總是神經過敏的；我覺得她在引誘我，不然，她爲甚麼選她丈夫不在家的時候請我來吃飯呢？

然而滿成，倒是先請你不要神經過敏纔好說話。我是不愛她的，在北京與在上海一樣，我是沒有起過她愛的念頭的，雖然她生得很美，內心很聰明，說話是銳利而且活潑；但我是一個愛的滿足者；因爲我的妻子過分愛我。我對一切女人都乏味了。至於她，這位韓夫人，她也是大概對我沒有超過友誼以上的情感罷。她也是十分愛她的丈夫的，我們始終無非是朋友，而且還是很疏遠的朋友。她之所以請我吃飯，我想，無非是幾月的師生之情，到底有一種重相見的歡喜而已。

雖然說是請她的菜到底沒有甚麼好；我吃了一碗飯就不能吃了。『怎麼？安先生不吃了？在北京最少吃四碗的人……』——『近來身體很弱，醫生勸我不吃飯呢！』——『沒有吃飽罷，買麵包好不好？』——『實在不用，我已經飽了。』——『那麼，不要客氣，你在我屋子裏坐一坐，我就來。』

我在她內室裏坐下了，心裏十分難過，因爲在她內室的對過，還有一位女的，據說是她的姨表妹，不時把眼光送來看我。

她，韓夫人，進來了，立刻把門簾一放，真嚇得我驚了。我坐在這屋子裏，彷彿坐在甚麼夢想不到的地方一樣。無論是牀，無論是妝臺，無論是所有的一切陳設，花瓶，窗幃，檯單，幔帳……等都使我驚訝。我不知是夢還是真實。

『真熱，你可以脫脫衣服，安先生。』——『不，我不甚覺得熱！』我如女人般的害羞說了，她親手給我弄洗水，她把香水瓶給我搽頭髮。她簡直完全和從前未結婚以前一樣天真活潑，對我毫無甚麼

忌的樣子。不過這時候我總覺得她有點不尋常的用意。

「安先生，今晚你有事罷？」

——沒有甚麼事。

——可以同我談談麼？我這幾天實在悶得很。

——可以談甚麼呢？

——安先生，你贊成結婚不贊成？

——在我感覺到妻子是愛我的時候，我贊成；在我感覺到她不愛我的時候，我失悔不該結婚。你呢？

——我簡直根本反對結婚。男子一結了婚心便不同了。

這簡直滿成是女人常唱的老調子，沒有一個女人不這樣說，可是沒有一個女人毅然決然離開了她的丈夫和娜拉一樣……這調子實在聽得太多了，正如你說的，「這簡直是比黎明暉的可憐的秋香還要難聽的。」結過婚的女人爲甚麼都要說這一句話呢？唉！

不過，這時候我聽着到也還不刺耳，因爲她的聲音是太柔了！她給小鳥一樣在你的耳裏叫，雖然叫的是無意義，而聲音却是美的。這時候，我的面對着她的面，我與其說是在聽她說話，不如說是在賞鑑她的美。她的細嫩而且紅潤的嘴唇，上下顫動起來的曲線，實在太容易令人沉醉了。我忘了我那吃醋得不近人情的妻子，我說了：

「難道你感覺到韓先生待你不好麼？」

——到不是怎樣說。說完，她臉有些紅了；換句話說，她越更嫵媚了。然而我想起我那吃醋得不近人

情的妻子，我止住了，我怕略一放縱我的情感，便會弄出不幸來的。我把問題拉開說：「近來你看些甚麼書？」

——失了安先生的指導，我甚麼書也不能看了！

——還怎樣客氣麼？

——真話！

——韓先生不會指導你麼？

——他……

——他是一個海上著名小說家呀！

——他除了寫小說而外，也便沒有別的長處。

——這惟一的長處便是他了！不得的長處！

——安先生，不要說他罷。你離開北京以後，一直住在上海麼？

——在南京的時候最多。

——我還問你，安先生，你爲甚麼不給我寫信呢？

——只能說一句對不起的話罷。

——我……

她沒有說下去了。這種沉默是使人難堪的。我十分想尋兩三句不要緊的話來把論點移開，但我始終尋不出來。在北京的一切過去的好些印象，始終縈繞着我的腦經，使我除了對這對面的她發生充分的回想和觀察而外，甚麼事也創造不出來。我不知不覺地說了：

「我覺得還是我們在北京時快樂，我記得有一次同着你的小妹妹去遊北海，簡直是非常有趣的。

——安先生，你記得那一次我們還划船呢！

——你的小妹妹衣服還弄溼了呢！

——好不羞連你自己的也污了泥土呢！

——難道你便乾淨了？乾蘆草刺破了你的手，血弄髒了你的淡藍色裙子，不是麼？

——那條裙子還在呢！還保存着作紀念呢！

——五龍廳有一個男子招呼你，你不理他。有罷，密司何？

——那人現在已經死了！

——唉！

——安先生，你記不記得我們休息的地方？

——有一棵大柳樹……

——還有一棵大槐樹……

——那兩棵樹的樹枝……

——從兩邊長來連在一起了！

——我們叫他作「連理枝」……

——我們就坐在這「連理枝」底石塊上，

——你的妹妹便摔交了……

——你便嚇了一大跳……



——連你也保不住打抖了！

滿成，我莫明其妙地對於這樣的過去，異常清楚。在我政治部中的宣傳科長叫甚麼名字，有時我會弄忘去；獨於這些事，我同她竟說來一絲不誤；我們那次遊北海的景象，真所謂「歷歷如在目前。」她越說越高興，差不多高興得來忘懷一切了。

後來，還談了許多話，末了，她忽然笑起來：

「安先生，你看你的衣服破了一個洞！」

我一看，真的，我的衣服破了；我自己有些不好意思。

「多可憐，衣服破了還沒有補！她彷彿是譏笑我，又彷彿是忘了我曾經是結了婚的人的樣子。」

「要不要我給你補？」她自己說後又有些害羞了。我忽然又想到我的妻子，我推辭她說：

「笑話，那敢勞你的貴手！」然而心裏却又十分想接受她的要求，却又十分怕妻看出這破綻來；雖然我對她絕沒有愛的關係，甚至於這關係的可能，然而妻是吃醋的，這滿成，我不用多向你解說了。

我終於沒有接受她的請求，我終於再找話來把這些事避開了。滿成說起來我真是弱者，我除了我的正當的愛而外，我絕不敢有所要求，我絕對不願意，除了我的夫人，再同任何一女子建築起這似乎愛的關係。我這時候，我看了一下表，已經十點鐘了，我便告辭要走。

「等一會，」她說：「我還有話向你說呢！」說完她一面叫我到她牀後去，幫助她搬下兩個箱子來；那被壓着的第三個箱子，是一口紅漆的大皮箱。她找出鑰匙來開了這箱子以後，一面說：「這口箱子還是我母親給我的呢！所以我除了裝我自己的東西而外，甚麼人的東西也不裝的。」我聽着她說話，我出神地望着她的舉動，我想起我十四歲的時候，替我的二姊點着一支燭，望着她在箱子裏找她丈

夫的衣料，那時候我真羨慕我的二姐夫……今晚我似乎又作了那樣的小兄弟了，然而她申明她箱子裏沒有別人的東西，這找的是甚麼呢？

滿成，你猜是甚麼？就是剛纔打發人送你替我保存的這一對繡花枕頭套。她從她箱子底下把這東西找出來對我說：

「這是我用了兩個月功夫作來送你的東西；不料一作好的時候，你便離開了北京，所以保存到了現在，老是沒有機會交給你，心裏總歉歉然的。」

——真謝謝呀！

說後我很直覺地握着她的手，我們彼此半天不說話。我一下放了她的手，我如逃命似的逃了出來了。

我把這一對枕頭拿在手中，路上我就爲難了。滿成，事情很明白，你替我想想法，對於這一對枕套的處置，我該怎樣辦？送還她？不可能拿回家裏去用，那簡直是我們夫妻生活的不幸物。你知道我的妻是著名的吃醋大家！我在南京作鄭主任的祕書時，婦女解放協會的女代表有事來會我，她還要同我大鬧一場，這事不但你知道，上海有兩個小報還引爲佳話。

我自從結了婚後，便沒有自由過一天，關於愛的話，朋友給我的信，只要像女性字跡，那便要受檢查，有一次，你同我開玩笑，你記得，你用了女性的字體給我寫了一封信，她便同我鬧了一天一夜，我們簡直爲了這事不幸了。然而實在說，我又是愛我的妻子的，我非常原諒她。因此，爲要免除夫妻間的不幸，我同一切女性都斷絕往來了。

不料今天橫來這一件不幸。我在未到密司何家去吃飯以前，我也計劃過，但我並不想便會有這樣

的結果，我以為那韓先生，相當認識的韓先生一定在家，彼此也無非閒談閒談；事後對妻說起來，便說是朋友招在家吃飯，談論一件社會的案件……不料這樣不幸！

我非常難處的（我甚至於想把這枕頭套送洋車夫，然而我能這樣作麼？）把這東西帶回家，我就想不出放在甚麼地方，妻纔看不見書架，廚房，洗澡間，那一處她檢查不到（她一個月最少要檢查三次）。

我小心翼翼地進了門，我問娘姨：「太太呢？」——「看電影去了！好呀！我心鬆下去了許多。因為現在纔十一點，她回來還得一點半，這使我有充分的時間想處理這東西的方法，最後想到寄存（我想過拿去當呢）又最後才想到寄存在你，老滿的地方，你當替我嚴守秘密呀！

時間充裕，寫了這一封長信，也算夠了，末了還說一句：「望你嚴守秘密東西，還要保存好，定有重謝！」

因為怕她回來發生問題，立刻叫聽差給你送來了……

我看完這封信，我又重看了那一對枕頭套的，確是的，充分女性的表現，甚且說充分愛的表現，我想老安要放在自己家裏，一定會惹出事情來的，正是：

「閒來無別事，且把風月擔！」

## 水

一

家裏的人，和着一些倉促搬來的親戚靜靜的坐在黑下來了的堂屋裏。有着一點點淡青色的月光照到茅屋的門前，是初八九裏的月亮。小到五歲的老么也在這裏，把剃了不久的光頭，靠在她媽劉二媽的懷裏，寧靜的張着小小的耳朵聽着，他並不知道要聽些什麼，他不過學着其他的人，所有的人，那末聽着就是的。遠遠似乎有狗在叫。風在送一些使人不安的聲音，不過是一些不確定的聲音，或許就是風自己走過叢密的樹梢吧。

「聽呀，聽見沒有？你們聽呀！」小小的聲音從屋角發出。

「是有人在喊着什麼罷！」

「是的，像是從東邊渡口那裏傳來的。」

「見神見鬼的，老子什麼也沒有聽見！」

「真像是有點響聲呢，不要做聲聽罷！」

絮絮的語聲沒有停下去好久，剛剛有點使人聽得不耐的時候，那老外婆，缺了牙，聾着耳朵的，頭髮脫光了的老外婆，又戰戰的用着那乾了的聲音自語起來：

「唉，怎樣得了！老天爺算命的說我今年是個關口。水不要起來就好。我一輩子經了多少災難，都逃過了。這關口曉得怎麼樣，我並不怕死，我就怕這樣死，子子孫孫這末一大羣，我的屍骨不要緊，我怎麼

丁玲

能放心他們……」

「大數一到，什麼也管不了的，管他娘，管他子子孫孫……」

「你聲音不好小點嗎？你這沒良心的雜種！你要讓她聽見了的！」

「叫她睡去。毛妹！你招呼你奶奶去睡在三姑媽床上。她今天一定累了。她走了不少路呢。」

「奶奶奶奶睡覺去睡覺去！」

「你這丫頭！我要坐在這裏，我要等他們，他們要到什麼時候才回來呢？」

「大媽，真的一點聲音也沒有了。他們不知在什麼地方？你說怎麼樣？今夜不要緊罷？我們家裏……」

唉……」

「鬼曉得這些事！現在求菩薩也沒有用了！」

「菩薩，我不信他就這末要和我们做對頭，過一年漲一次水，真的只是菩薩做鬼，我們一定要將菩薩打下來，管他龍王也好，閻王也好，哪吒三太子還抽過龍王的筋呢。我們這些人，這些插田的人，這些受災的人，還怕打不過一個菩薩嗎？救什麼堤，守什麼夜，讓牠媽的水掩進來好了！我們只去打菩薩，那個和我们做對頭的人……」

「大福！你這小子懂什麼菩薩？又看不見，你儘瞎說八道……」

「真是過一年漲一次水……」

「哼，你們看吧，今年可不比往年……」

這些堅實的婦人的聲音，平素是不常說話的，沒有這末好的機會集在一塊，手脚忙着的這些婦人，現在都陸續的說了起來，忘記了適才的寂靜。

夾在這些紛亂的搶着說的語聲之中，那幾個被做母親的人壓住不准出去的稍大的男孩子，時時吐着瞧不起的忿忿的聲音。還和那咒話似的，老外婆的自語：

「幾十年了，我小的時候，龍兒那樣大，七歲，我喫過樹皮，喫過觀音土，走過許多地方，跟着家裏人，一大羣？先是很多，後來一天天少了下來，饑荒，瘟疫，屍首四處八方的留着，那個去葬呢，喂烏鴉，喂野狗，死得太多了，我的姐姐，小的弟弟，喫着奶的弟弟，死在她前頭，伯媽死在她後頭，跟着是滿叔，我們那地方是叫滿叔的……我那時是七歲，命却不算小，我拖到了這裏，做了好久的小叫化子，後來賣到張家做丫頭，天天挨打也沒有死去。事情過去六十年，六十五年了，想起來就如同在眼前一樣，我正是龍兒這樣大，七歲，我有一條小辮子，像麻雀尾巴，那是我第一次看見水……後來是……」

龍兒不歡喜聽外婆提他的名字，他聽着那乾着的聲音，斷斷續續的訴說，有點怕起來，有點感覺得在同不祥的事要接近了，他輕輕的向着哥哥們的身邊移去。

張着耳朵聽的，老么帶着微睡的瞋，又張着眼睛在從模糊的一些人影上，望了這個，又望那個，望到外婆的影子時，想起她那癩着的嘴，那末艱難的一癩一癩，玩皮又在那聰明的小腦中爬，他只想笑，可是今夜不知爲什麼，沉沉的空氣壓着他，他繃笑不出來。

「砰」的一下，不知什麼人在這時碰落了什麼東西，大約是茶杯之類，從桌上掉下來，在泥土上碰碎了。話在這時都停住。人心裏駭了一跳，也並沒有人追究。不安的寂靜又躡了進來。

風真的送來了一些小的聲音。

外婆還在繼續着她的話，那些像咒語似的東西。

「我是不曉得怪誰才好，死了的老伴是結實的，兒子是結實的；我們都沒有懶過，天老爺真不公平，

日子不得完，飢餓也不得完，我是不不要緊，算隔死不遠，可是一代又一代，還不是一樣。從前年紀輕的時候，還祇望有那末一天，世界會翻一個身，也輪到我們窮人身上來。到老了才知道那是些傻想頭，一輩子忠厚，一輩子傻。到明兒，我死了，世界還不知怎麼呢？一定更苦，更苦……」

「討厭死了，嚙嚙叨叨有什麼用？更苦，更苦，苦到盡頭就好翻身了，怕什麼苦……」

這個有點尖銳，有點憤慨的聲音被一陣陡起的狗的狂吠吞噬了下去。人的視線便都集中了透過那青色的，暗灰色的夜，從大開着的門裏，望着那籠罩在煙霧中，望不清，消失了輪廓的蒼茫的遠處。在那巍然立在屋前邊，池塘邊，路邊的大桂花樹下，走出一個人影來。「叱叱」的他吼叫了兩聲，在屋外的廣漠的夜色裏，於是停了吠聲，用鼻子嗅着的兩條狗，跟在影子的身後，走進了屋來。

「呵是三爺。」

「怎麼樣了，從堤上來的罷？」

「該會退了一點……」

「二哥呢……」

「怎麼燈也不點一個，就打算天要坍下來，不想過日子了麼？」

「沒有油了呀。還剩下兩枝小蠟燭，就不留着急時候用嗎？」

「到底怎麼了？一些聲音也沒有聽見，退了些麼？」

「退哈欠（退些什麼）人都到下頭去了，下頭打鑼沒有聽見麼？湯家闕一帶，有點不穩當，那裏堤鬆些。屎到了門口才來挖毛廁。見他娘的鬼！我不信救得了個什麼！管牠什麼湯家闕，李家闕，明兒看罷，一概成湖！」

「我們這裏哩……」

「三爺底下還好，明天我們好回去麼？來的時候，忘記了那兩隻小豬呢。」

「有茶罷說不定，湯家闕要是壞了，我們就不怕，水會往那裏流，這裏勢子就鬆一口勁，不過，那邊，那望不盡的一片田，實在沖了這裏還好點，我們這裏邊趕不上那邊一半多。這才大家都去了。死到臨頭還分什麼彼此，只是這裏留的人也少了一點，我來叫人的，大福二福都跟我去吧，只要有一個小孔冒水遲一點看見，就會完場的。這真不是玩藝兒！」

「還有那隻烏雲蓋雪的貓……」

「救了下頭，那我們家就要完了呀，我們能夠住在這裏一輩子麼？」

「水要再大了，這裏也靠不住呢……」

「下半年怎麼得了呢……」

「眼前就得了麼？」

「枕頭底下還有一個蠅蠅兒呀，我不該把牠放在枕頭底下的，水來了，牠一定跑不了呀……」

三爺的那影子，從影子上也可以看見那有着壯大的胸脯和臂膀的，又立了起來，站到門邊去，沉沉的說道：

「安靜點吧，不要慌，事情來了急是不中用的。我們走罷，二毛三毛也好去的，小孩子眼尖，去幫着看看也好。么表弟人不好就不要去。」

都是巴不得要去的，坐在家裏聽女人們嘖嘖咕咕真急死人。水要來也要看着牠來，幾個精靈的影子，跳動着，摸摸索索去找短褂。今年真是個涼快的夏天，露天打赤膊就有點不行。



「到底怎麼樣了，不看見總不放心……」

「看見了也放不了心呢，你去罷，什麼也不看見，模模糊糊一片望不見頭的大水，吼着聲音激流了來，又激流下去了。夜晚上聽着，任你心硬的人也有點怕。」

這個大漢子的三爺，強壯的，充實的農民，平素天不怕地不怕，綽號張飛的三爺，有着使人信賴的膽量，和身軀的人，也在一些女人們面前說了怕，是無形添重了人心裏的負擔。

「是什麼時候了呢？我一定要跟你們去，我不願留在家裏，今天家裏有鬼，唉，真怕人呢！」

「放屁，不准你跟去，你有什麼用，在家裏管着龍兒同菊姐，家裏有鬼，外頭才更有鬼呢。」

站了起來的三姆，又忿忿的坐下去了。菊姐就走到她面前。大福他們輕輕的跳到了屋外了。外面風涼許多，天上有朦朧的月亮，還有密密的星。河路斜斜的拖着。

「天河裏也漲水的罷……」

「那織女牛郎也要逃荒囉……」

「什麼時候好回來……」

「哪有一定，大約天亮罷。」

「我是不怕的，我活了七十多歲了，我看得真多，瘟疫跟着飢餓跑。死又跑在那後面。我是沒有什麼死不得，世界是這樣，我們這樣的人太好了，太好了，死到陰間不知怎麼樣，總該公平一點罷……」

三爺帶着幾個孩子，快步的遂向桂花樹的那邊去了。兩條黃狗跟在他們後面，跑了好遠又跑了回來。

一些眼睛從黑暗裏也送了他們遠去，大家都不知想到什麼地方去了。

龍兒悄悄地把手放在剛才大福坐的長凳上摸着，本來想喊他爸一聲的，又想跟着哥哥們跑去的，都沒有做到。現在看見他們都走得不見了，他們一定是走到白天的那堤上。他白天在堤上看見過那黃色的滾滾的大水，水上飄着些桌子，床，紅漆的箱和櫃，還有雞有狗有人蹲在那上面的屋椽，他不懂得大人們指點着心的憐憫，他只感着新鮮有趣，眺望着那些在急流之中飄去的東西，連飯也不想喫。可是在現在的空氣底下，壓得很緊的，他雖說還在想那些有趣的發現，那小小的搖籃也在許多東西之中飄着的，却不能生出一點點快樂的心腸，轉而有的黯黯的情緒爲那些在黑夜裏也不能停不下飄的東西擔着很大的心事。

「我曉得的有錢的人不會怕水的，這些東西都只欺侮我們這些良善的狗，我在張家做丫頭的時候也漲過水，那年不知有幾多叫化子，全是逃荒的人，哼，那才不關他們的事，少爺們還跑到魁星閣去喫酒，說是好景緻呢，老爺就在那年發了更大的財，穀價漲了六七倍，他還捨不得賣，看見野外的屍身一天一天多了起來……唉，講起來都不信，有錢人的心像不是肉做的，天老爺的眼睛，我敬了一輩子神，他是連看我們一下也沒有的，他就只養在有錢的人家吧……」

有個老鼠從裏房跑了出來，又跑到對過那間去了，很響的聲音，碰着了一些東西，把剛剛有點要睡的老么又駭了醒來。

「有些事情是奇怪的，這老鼠就有點靈，水還沒有來，牠就懂得搬家，家裏一到忽然不見這東西，就一定有禍事，你們不信，你們看我說能從前……」

好說一點故事的大媽無意中抓到了這一個題材，不等別人問便開始了她一半聽來，一半加花的

像是神話的東西。只有幾個女孩用着惕惕的心情聽着，假使在平常，這一定是一個很熱鬧的談話，但因為大家雖說也是歡喜聽點閒話的這些女人們，在這時，心裏感着大的黑暗的時候，却一點也表示不出有聽這些話的需要和趣味。所以故事說不到幾句，便停下來了。在突然的停下之後，屋子裏便又加緊了空虛和不安的空氣。

風從遠遠的吹來。一直往屋子裏飛，帶來了潮溼的泥土氣，又帶來了一些聽不清，却實在有點嘈雜的人語聲，遠遠的，模模糊糊一些男人們的說話。接着，便隱隱約約在樹葉之中，現出閃閃的火光，一羣人，圍着火把的向堤那邊走下去了，火光裏晃動着那些寬闊的臂膀，那些使她們熟悉的愛着的一些厚道的農人的臂膀。他們這時還是保持着那農人特有的鎮靜去做着防禦那大的災難的到來，無論在什麼時候，他們都是他們妻兒們最可信賴的人。她們都將希望隨着火光走了遠去。

堤是橫在這屋子的左邊兩三里的地方的，所以一轉身，那火把便不能看見了。只聽見遠方有人在大聲喊。黯澹的月光映在黯澹人的臉上。風在樹叢裏不斷的颼颼殺殺的響。人心裏佈滿了恐怖，巨大的黑暗平伸在脚前面，只等踏下去了。

狗又在桂花樹的前邊突然的大吠起來。不斷的，一聲比一聲凶的吠着。一個，兩個，四個影子，高高矮矮的又現了出來。狗沒有停止牠的吠。屋裏便發出緊張的聲音：

「是什麼人？」

「唉，可憐可憐一點，是牛毛灘逃來的人……」

朦朧的弱的月光下，認得出是兩個婦人和兩個小孩。

「呀，牛毛灘牛毛灘，是前天夜裏壞的事吧……」

「離五六十里遠的地方呢……」

「那裏比我們這裏低些罷……」

「喂，近來些罷，你們那裏是怎麼壞的事？」

有些人走到屋門邊，那兩個牛毛灘的婦人也走了進來。小孩就倦得一點力也沒有的蹲在門限邊了。

「是前天夜裏，前夜天黑黑，下着小雨，我們什麼也沒有搶得，全淹了，屋都沖走了。我們的那種小屋算什麼，低不住一個浪。我們隔壁人家，連人帶屋一塊走的哪，只遲了一步，他們想搶一點東西哪。昨天一個人只喫得半碗稀飯，今天還沒喫東西……」

「好，我去替你們找點來，大約還有點飯剩下的。」

「你們的男人的呢？」

「你們到那裏去呢？」

「牛毛灘還在水裏嗎？」

「真是多謝，有一點點給孩子們，也就好了。男人留在牛毛灘上面……」

有個女人把鼻子不住的縮着，像是在哭。

「住的沒有了，喫的沒有了，穿的也沒有了，連作工也沒有地方了，還留在那裏做什麼……」

「怎麼能走呢，等水退呀，水就把稻淹壞，把泥土泡漲，還得守着牠呀，我們是靠在這上面，總不能不

做這行事……」

「你們到那裏去呢？」

「先是想同她回娘家去住兩天，還有哥子在，今天又聽見講到烏鴉山去的路斷了呀，內河裏的水更大，那裏淹得更怕人，我是不知道要到那裏去才好，她又不是這裏的人，她是我兄弟的媳婦，我們是妯娌呀，男人還只想到我們是去烏鴉山呢……」

哭的那個女人更忍不住大聲的抽咽起來，是個年輕的女人，在微弱的光下，也看得出是個具有鄉下人樸實的女人。

「明天還是想轉去看看……」

「轉到牛毛灘去嗎？」

「是的，只有再轉去，只要這裏不來水，轉去還有路……」

「這裏也靠不住，我們的人都出去了，不曉得明天又是個什麼世界呢……」

「真的我們這裏也靠不住嗎……」

「那我們家裏只好打算丟了……」

「那我們到什麼地方住家呢……」

「路斷了怎麼得了呢……」

「老板還只以為到烏鴉山去呢。」

一些哽着的，忍着哭的女人的聲音都很光銳的叫着，老外婆望着她們，不安的問：

「外面壞了嗎？你們動一些什麼？」

沒有人理她。各人的心都被一條繩網繫了。又像吹漲了的氣球，牠們預感着自己的心要炸裂。她們眼望着遠方，不敢祈求，也不敢設想，她們互相安慰，自己向自己安慰的說道：

「大概不要緊吧……」

就在這個時候，從堤那邊傳來了銅鑼的聲音，雖說是從遠遠的傳來，聲音並不關耳，可是聽得出那是正在惶急之中亂敲着響的，在靜的夜裏，風把牠四散的飄去，每一個槌都重重的打在每一個人的心上，鑼的聲，那驚人的顫響充滿了這遼闊的村落，村落裏的人畜，睡熱了的小鳥，還和那樹林，便都打着戰跳起來了，整個的宇宙像一條拉緊了的弦，觸一下就要斷了。

「我的天呀！你們聽見嗎……」

從屋裏跳出了一個人，他發瘋的衝到屋外去了。

沒有人還來辨別，都不自主的隨在那後面。不說話的時候比說起來更可怕。除了老外婆都湧到桂花樹的外邊。小孩叫着在人羣中擠。狗又擠在那中間。近些的地方也敲此大鑼來，人在那裏面叫着：

「到堤上去，帶你們的鋤頭！要救住男人們不准躲在家裏，不准趕先逃走，我們要救堤……」

「帶鋤頭去，帶火把去……」

遠近都有狗在吠，雞也叫起來了。堤那邊有着小小的火毯在閃。風又送來遠方的叫聲，定有許多人，在無次序的喊……

「要求老天爺保護。保護呀，地藏王菩薩，龍王菩薩……我們這裏水來不得的呀！水來不得的呀！……」

不知什麼人跪下去了，哭着叫起來。

鄰近的人家，也一堆一堆站在屋外邊。同樣的發着驚人的絕叫和哭聲。

小孩們都無主的哇的大哭起來。身邊的狗便響應着別方，無所顧忌的吠了又吠。在遠遠近近驚惶的女人們的叫聲之中，又響起了更加響烈的鑼。大的火把現出來了。噯的聲音拚命的在叫：

「伙計們都來呀，到堤上去！」

「救住，救住我們的堤，我們的家在這兒，我們的妻兒……」

「快跑，快來呀，伙計……」

「火把舉高些……」

人羣的團，火把的團，向堤邊飛速的滾去了。

另外的地方又滾去另外的團，另外的火把，喊的聲音從那裏又滾了開去。

沸騰了的這曠野，還是吹着微微的風。月亮照在樹梢上，照在草地上，還照在那在太陽底下會放映

點綠油油的光輝的一片無涯的稻田，那些肥滿的，在微風裏噫噫的軟語着的愛人的稻田。

喊了的，哭了的，在不知所措，失了力量的那些可憐的婦女，在喊了哭了之後，又癡癡呆呆的噤住了，

但一聽到了什麼，那些一陣比一陣緊的銅鑼和叫喊，便又絕望的壓着爆裂了的心痛，放聲的喊，哭起

來了。極端的恐怖和緊張，主宰了這可憐的一羣，這充滿了可憐無知的世界！

火把都滾向堤邊去了，可是鑼聲一點也沒有停止，有些女人便也衝到屋外去，掛着眼淚，嘶起聲音

跑。

「三姆！你不能去的……」

「媽呀……」

「不要管我，我要去，我待不得了呀……」

「我也要……」

「媽呀！」

「弟弟呀……」

一羣人跑着，瘋狂的朝坡下跑去，頭髮披在肩上，後面又跟着一羣，留着焦急的喊聲和哭聲在家裏，還和那在急亂之中哄着小兒的聲音。

隔壁家裏又跟着跑去一些人，隔壁的隔壁家裏也跳去許多……於是堤上響着男人們的喊叫和命令，鋤頭在碎石上碰着，鑼不住的敲着，曠野裏那些田垣邊，全是女人的影子在蠕動，也有一些無人的小孩在後面拖着，她們都向堤邊奔去，也有的帶上短耙和短鋤，吼叫着，歇斯底里的向堤邊滾去了。

天空還是寧靜，淡青色的，初八九裏的月亮，灑在茅屋上，星星眨着眼睛，天河斜掛着，有微風在穿過這涼快的夏的夜。

老的外婆，戰戰抖抖，摸到了屋外，脣兒更艱難的動着，像無所感受的望到一切，她自語的喃喃的說：「算命的說我今年是個關口……」

## 二

飛速的伸着怕人的長脚的水，在夜晚看不清顏色，成了不見底的黑色的巨流，吼着雷樣的叫喊，凶猛的衝擊了來，失去了理智發狂的人羣，更吼着要把這宇宙也震碎的絕叫，在幾十里四方八面的火



光中，也成潮的湧到這銅鑼槌得最緊最急的堤邊來。無數的火把照耀着，數不清，看不清的人頭在這裏攢動，慌急的跑去又跑來。有幾十個人來回的運着土塊和碎石，更有些就近將腳邊田裏的溼泥連肥豚的稻苗，大塊的鋤起，不斷的掩在那新有的一個盆大的洞口上，黃色的水流，像山澗裏的瀑布似的，在洞穴上激衝下來。土塊不住的傾上去，幾十個鋤頭便隨着土塊去搥打，水有時一停住，人心裏剛才出一口氣，可是在不遠的地方，又發現了另一個小孔，水便又花花拉拉的流出來，轉一下眼，孔又在放大，於是土又朝那裏傾上去，鋤的聲音也隨着水流，隨着土塊轉了地方。焦急更填滿了人心。有人在罵起來了：

「她娘的屁這堤就要不得……」

有人在大聲喊：

「罵你娘的，看是什麼時候！只准有一條心，死守住這條堤！我們不能放鬆一點呀！」

命令的聲音也在嘈雜的叫喊裏喊叫着：

「不准圍在這一塊上面！下面分些人去呀！留心看着……」

「喊那些堂客們回去喊她們逃走跑來尋死！」

那些女人都拖着跑掉了鞋的赤腳，披散了長髮，歇斯底里的嘶着聲音哭號，喊着上天的名字，喊着爸媽，喊着她們的丈夫，喊着她們的兒子，她們走到堤邊，想擠了進去，又被一些男人們的巨掌推了開來：

「媽的！你這些鬼婊子有什麼用！」

有些男人也向着黑處，那些湧來的女人的羣裏，送着慘痛的聲音：

「大姐！桂兒的娘！趕快帶着桂兒逃吧！不要管我！」

水還是朝着這不堅固的堤無情的衝來，人們還是不能捨掉這堤走。因為時間已不准他們能逃得脫了。除了死守着這堤，等水退，等水流得慢下來，沒有別的法子，鑼儘管不住的敲，火把儘管照得更亮，人儘管密密層層的守着，而新的小孔還是不斷的發現。在這夜晚，在這無知的，無感覺的天空之中，加重了黑暗，加重了徬徨，加重了興奮。在那些不知道疲倦的強壯的農人身上，加重了絕望。加重了廣大的徹天徹地的叫號，那使鬼神也不忍聽，也要流出眼淚來的號叫。時間在這裏停住，空間壓緊了下來，甚至那些無人管的畜羣，那些不能睡，拍着翼四方飛走的禽鳥，都預感着將要開演的慘劇而發着狂，而不知所以的喧鬧起來了！

圍着這幾十里的遠處，漸漸高上去的地方，四方幾百里地的人，也從深夜裏驚醒了起來，在黑暗裏，呆呆的透視着這方，傾聽着斷斷續續從風裏送去的這方的慘叫。他們不住的走去走來，不住的要嘆氣，心被不安和憐憫凍住。他們祈禱着上天，他們怕那水跨過了堤，而淹死下面的人，而跑到他們腳下來。他們經受不了，他們怕看這巨大的慘劇，他們希望在命運裏得到饒赦，唉，這希有的，這非人間的災禍，是怎樣的鑄成的呵！

半圓的月亮，遠遠的要落下去了，像切開了的瓜形，吐着怕人的紅色，照着水，照着曠野，照着嗷嗷的響的稻田，照着茅屋的牆垣，照着那些在死的邊緣上掙扎着的人羣，於是在這些上面，反映着黯澹的陳舊的血的顏色。

人還是在忙得不知所措手足的當兒。從下面，他們早就擔了心事的湯家闕的那方，也猛然響起了緊急的鑼聲。接着便是同樣的號叫響應着這方。風一陣一陣的送來，加強起來的喧鬧。送到這些麻木了

在叫喊着的人羣裏了。都不覺的住了聲來聽，在驚詫之後便又叫喊了起來。

「唉！只怕那邊還要危險呢……」

又有人在大聲喊：

「不要管！留心看着，不要放鬆！住不得手呀！」

「再燃幾個火把！」

「喊那些堂客們滾開！」

下面的鑼聲好像更緊急了起來。

拖着，拖着，那些有能耐的男人，不肯放鬆一點，緊張的，慎謹的填如一個小孔又一個小孔，抵死的守着這段堤，算是又挨過一段時間了。天上已換了一批星斗，月亮沈下去了。女人們還是越聚越多，像熱鍋上的螞蟻，有些跑回了家又跑了出去，在田原裏跑着，喃喃着，也有不多的幾個，大半是沒有丈夫在堤上的，帶着兒子，也有祖母們帶着孫子，四散的朝高處跑，磕磕撞撞，不平的路常常把她們帶倒，摔着小孩子的摔倒了又爬起來摸摸索索的再往前跑去，而她們哭得還更利害。

突然的，遠處的鑼聲一下便沉寂起來了，沉下去的鑼聲，同響起來的鑼聲一樣的駭了人一跳。有人喊着：

「你們聽聽呵……」

只聽見比什麼還使人傷心，還使人害怕的慘厲的哭叫，雖然遠到剛剛只能使人聽到，然而這裏為自己在皇急之中的人，都猛然打起戰來了。

「天呀！可不是湯家闕就壞了……」是個男人哭着聲音喊。

好些火把從堤上伸到河裏去。

「低了下去！低了下去！好了！好了！」

於是曠野裏傳遞着這福音：

「低了下去！低了下去！好了！好了！」

人的心在這時間都鬆了一下勁，都才嘆出一口氣來。然而却又爲別一種痛着，那漸漸減少，漸漸消滅了的遠方的哭聲。個個人心裏都來回只有一個思想：

「唉，湯家闕，湯家闕……」

小孔立刻便少了下來，水勢也比較輕了一點。女人們的哭聲和號叫，也像消去的浪潮，逐漸的低弱了下來。而新的嘈雜的喧鬧又普遍了開去。她們記起了什麼似的，喊着名字，四處來尋找她們的親人。遠遠近近的呼應着，可是什麼也聽不清。人在人裏面擠着。有些男人便也退了出來，在外面的擠着的黑影裏，開始尋找着老婆。那些操作了整一夜沒有停一下手脚，沒有進一點飲食的人，也突然感覺到疲倦，垂頭的生在堤邊，爲一種過分的軟弱，又爲一種僥倖而顫着。有的在百忙之中，忽然想起一件難過的事，拍着大腿，罵了起來。

「媽的！我說什麼這樣難過，是鬼把我的烟管搶去了……！」

在這些不定的嚷聲之中，又有個更大更堅實的聲音在吼着罵：

「豬獃！你們鬧些什麼快活嗎？死還在眼面前呢！媽的臭屁，這紙紮的堤！你們就打算不怕了麼……？」

另外也有聲音在喊：

「伸火把再看看，水到底低了多少呀？」

「沒有多少，兩尺，頂多三尺吧。」

「不相干，再低也不相干，這全是窟窿的撈什子堤，終究是保不住，遲早要被沖去的！各人還是趕緊逃命吧……」

「逃命，那末容易！水比你跑得快多了……」

「管他娘，好生看住，今晚總不會怕了的，喊那些堂客們帶着小鬼們跑，壞了，讓她們活着；守住，讓她們回來……」

「上面的來頭還大的很呢，這不是一兩天可以退去的水，知道是什麼鬼作怪……」

「好吧，先喊她們滾……」

於是曠野又沸騰了起來，新的不安，新的恐怖，新的號哭佔據着。各個男人都發氣的吼，趕着那羣無知，無理性的女人們跑，女人又發狂的跳着，又不知所以，便拚命的嘶叫起來。

「媽的，你們這些臭堂客，你們滾呀，留在這裏送死……」

「打着她們走……」

「啊啾！怎麼得了呀，阿毛的爹呀……」

「我的親人呢，你在這裏我是不走的呀，要死死在一塊吧……」

「媽的，動不動就哭，老子臊你娘……」

「告訴她們，要她們先走，天亮了，我們再跑，就打算真的沒有救了麼？明天會好好的築起來，一處一處修好，不怕了，她們再回來。告訴她們，求她們，媽的，真要人命的女人……」

「要你們走呀，堤明天會修好起來的……」

於是那些被罵着的女人，一批又一批的，在無可奈何之中，含着眼淚，含着一線的希望，扶老攜幼向着相反的方向跑去了。帶着哭和叫，帶着騷擾和不安，向原野的四方伸張去，到一些高阜上，到一些遠的山上去，那些原來是睡在寧靜中的。於是那裏的一切，連小小的草兒便都張着耳朵起來了，映着眼睛去望天空，那無感覺，那似乎又爲地下悲慘着的天空，望樹葉，那蕭蕭響着的，那似乎在哭泣着的茂葉。接着，那些不知高低，皇急的跑着的赤腳，在哭聲之中，無情的在小草上面大踏步的踏過去了。昂不起頭來的小草，便也嘆息起來。

留下的，也還是不堪的皇急和吵鬧。急怒的冒罵隨着小孔在增加。一種男性在死的前面成爲獸性的凶狂，比那要淹來的洪水更怕人的生長起來。有一些爲幾陣又涵湧着的水而失去了鎮靜，爲遠遠近近的女人的號哭而心亂，而暴跳起來，振着全身的力量，壓制着抖戰，咬着牙，吐着十幾年被壓迫，被剝削，而在平時不敢出聲的怨恨來，有一些還含着希望，鼓勵着，督促着他們的同伴：

「不怕了！好了！這兒好了！留心那邊……！」

「快天亮了！天亮了，縣裏會派人來修堤，那就不怕了……！」

「不准看着，都要動手呀，急中什麼用，拿出臂膀來呀！」

「不要怨天尤人，等好了咱們再算賬，他媽，有他們賺的，年年的捐，左捐右捐，到他們的烏那兒去了。可是，現在不要罵，我們把堤救住了再說……！」

遠遠雞在叫了，近處的鷄也在叫，東方的雲腳上，有一抹青色的東西，是快天亮了吧。

可是時間在這裏忽略了，因爲有幾個地方奔潰得比較大了起來，人都朝這裏使勁，沒有拿耨拿耙的使用喉嚨來幫忙，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所造成的空氣會怎麼的使人心跳。

一個地方忽然被沖毀了一個缺口，他們來不及掩上，水滾滾的流了進來，水流的聲響，像山奔地裂似的震耳的隨着水流衝了進來。巨大的，像野獸的嘶叫的聲音吼起了：

「天來完場了呀！咱們活不成了……」

「快些，把土掩上去，不准怕死！」

有些人發瘋的，本能的朝四下跑去，大喊着：

「救命呀！救命呀！天老爺……」

有些人還挑着土塊，走到缺口的地方，把土傾上去，土又被水衝了開去，人也落在那當中。

缺口漸漸的大，田原邊已潰了好深的水，人在水裏用力的朝外面跳，男人們也動人的慘厲的叫起來了：

「救命呀！我的媽呀！我要死了咧……」

不管有人還在喊不准鬧，還在喊要救堤，可是人都不再聽這些話了，充滿着的是絕望，是淒慘，是與死在搏鬥的掙扎，是在死的唇吻中發出的求援的呼號。所有的男人的聲音和女人的聲音混合着，都忘記了一切，都只有一個意念，都要活，都要逃去死。

天在這時微微在發亮，荒亂的人影朦朧模糊可以看見一點了。可是人像失去了知覺似的，辨不出方向的亂跑着。水發亮的朝這裏來沖，挾着駭人的聲響，而且猛然一下，像霹靂似的，堤被衝潰了幾十丈，水便像天上傾倒下來的捲來，幾百個人連叫一聲也來不及的便被捲走了。還有幾千個人在水的四週無歇止的銳聲的叫。水更無情的朝着這些有人的地方，有畜的地方，有房屋的地方帶着死亡湧去，於是，慢慢的，聲音消滅下來，和水佔領了這大片的原野，埋在那下面的，是無數的農人的辛勤和農

人自己，還和他們的家屬。

天慢慢的亮了。沒有太陽，愁慘的照着黃色的滔滔的大水，那一夜淹了湯家闕，又淹了一渡口的一片汪洋的大水，那吞滅了一切的怕人的大水，那還是逞着野性，在向周圍的斜斜的山坡示着威的大水，而且還照着稀稀殘留下的幾個可憐的人類，無力，顏色憔悴的皮膚，用着癡呆的眼光，向四方爬去。

### 三

經了那末一個夜晚的一渡口，也還逃出了一些人，趙三爺和着姪兒大福也跟踉蹌蹌逃了出來，又在一個路口遇着了。還遇着了一羣又一羣已經逃散了，又集合了的那些鄰近茅蓬裏的人。也有一些女人，也有一些小孩。大家看見了都抱頭大哭，都爲過分的悲痛和恐慌壓着說不出一句話來。大家都覺得更親切了，都不願分開，都集在一團，慢慢的向長嶺崗走去，是失去了精神，失去了勇氣，剩着饑餓的肚皮的一羣。

水在他們後面，有的房屋還半睡在水裏，大樹的梢也從水裏伸出來映在太陽底下，搖擺着茂葉，而且還有一些的人聲音，從那裏傳出來，一些求援的聲音。他們也涉過幾處漬有淺水的地方，一羣人這末慢慢的走去。

沿路也有一些人家，都走出來擔心的絮絮叨叨的問。也有一些不說話，只沉重的將憐憫的眼光落在他們身上。他們走了一回，因爲幾個女人和孩子都嚷着走不動，於是便停了下來，坐在一塊有墳的亂崗上，唉，女人們真頹喪得異常難看了。



天空沒有雲，藍粉粉的，無盡止的延展開去。下面是水，黃滾滾的，無窮盡的湧了來。剩下的地方，剩下的人，拖着殘留的生命，無力的爬着又爬着。

這坐在亂墳崗上的一羣，約莫有三十多個人，一半女人和小孩，一半是男人。坐了一會又向前走，沉默的時候比說活的時候多，女人們墮泣的時候是更多，小的小孩不懂事的時時吵餓：

「媽呀！肚子餓……」

「要走到什麼地方才有東西吃呢……」

「我走不動了呀……」

做娘的人，有些是沒有了娘，被親戚，或隔壁嬸嬸帶着的那些親戚，又有一些離開了兒子的女人，都找不出一句活來安慰他們，於是那些男人便哄着他們，又抱着他們走：

「到快了！沒有好遠了！到了買饅饅給毛毛吃……」

吵了餓，被哄住了，又有一些哭着要媽要爹的，這些情景真能使一個強壯的人聽着也傷心，何況這些都是些失去了家，失去了親人從死的唇吻上逃去的一些男人，他們心痛，却又得忍着，而且有幾個還得用希望鼓着大家的勇氣：

「狗狗媽媽在前邊，媽媽替狗狗買粑粑去了，乖的狗狗不要哭……」

「張大哥你抱抱王和尙吧，他媽抱不起他了……」

「噢！三爺到了長嶺崗又怎麼辦呢？你放寬心些吧，我看見你家三姆早就帶着龍兒走了的，她們一定朝她娘家走去了，是朝太陽山那邊去的。我還不是以為他完了，還好，不知怎麼過了一陣又遇着他了……」陳大嫂拖在他老板和趙三爺的後邊，看見趙三爺那末一個強壯的農人會一句話也不說

只悄悄不斷的嘆氣和揩眼淚，不覺忘去了自己也離去家裏其他的人而安慰着別人起來了。

「唉，不會活的，她這幾天總是見神見鬼，我料到兆頭就不好，奶奶成天說今年是個關口，唉，她七十多歲了，一生吃過多少苦，還得這末一個結果，唉，龍兒……我們那末多一家人，就只剩得我和大福兩個人了！」望着大福的三爺，在一雙遲鈍的眼裏又擠出兩顆眼淚來。

活潑的大福，也爲大家的消沉在悲感裏的空氣壓着，覺得說不出什麼話來，想着爸和媽，想着弟弟妹妹家裏一些的人，只有用憐憫又要別人憐憫的眼光回答他的三爺。

虧着這裏面有一個年青的漢子王大保，和一個四十多歲在三富莊上做了二十年的長工的李場鼻。他們沒有失去一點勇氣，也沒有失去理智，平時並不能得人信仰，這時却自自然然都依着他們的話起來了。

「哭有什麼用，死的死去了，哭得轉來嗎？不死的總得鼓着氣想法，未必也讓他死去吧？」

「不要哭，跟着我來，到了長嶺崗愁他們不給我們吃，這幾個吃得起，那裏有三條街，有一百多家鋪子，三富莊，馬鞍山的大戶都有人在那裏，有縣裏派來的鎮長，有分局長，有兵警，有學堂，哼，老子們的家破人亡了，老子們就得留下這條命，還得算算賬呢……哭什麼，不要哭了，男子漢日子還長呢，哭成得個什麼事……」

「住在長嶺崗，吃在長嶺崗，等老婆來，等兒子來，只要沒有死，慢慢的他們也得逃來的。水總有天會退的，屋子沖走了，地總在啦，那屋子值個什麼錢，值錢的是老子們自己，兩條毛腿，兩張臂膀，今年算完了，就苦一點世上那有餓死的人，明年再來，有的是力氣，還怕什麼……」

「別處我不曉得，三富莊我就清楚，打開他們的倉，夠我們一渡口的人吃得幾年呢。看他們就真的

不拿出一點來，忍心讓我們餓死……」

「場鼻你莫吹，你有本領，你不會連條不破的褲子都沒有。你做了二十年長工，插田，種地，打雜，抬轎。你還沒有餓死，已經算你的運氣，你還把你的東家當好人，你這豬羅！」

「齋你的娘，怎的罵我，你才是豬羅，我做奴才，是沒有法，混一碗飯，也是沒法，你以為我是甘心的？別人不起來，我一個人有什麼用？現在我們是一夥了，沒有法，家被水沖了，又不是懶，又不是搶，為什麼他不給我們吃？他們拿了我們的捐，不修堤，去賭，去討小老婆，讓水毀了我們的家，死了我們多少人。他們好不給我們吃嗎？又不是我們情愿這樣，又不是我們裝着這樣。我們怕什麼，逃水荒的人多得很，只要我們在一塊，想法，不愁餓死的，你們放心，包在我場鼻身上……」

「我們一定不要哭，快點走，到了長嶺崗，我們就去找他們的局長，或是團上的人，有人問話，場鼻你答應……」

慢慢的講着一些以後的計劃，大家心裏都活動一些起來了。到望見那長嶺崗的炊煙的時候，是快吃午飯的時候了。他們又遇着湯家闖逃來的一夥人。於是合在一塊向前進。

長嶺崗的鎮外上，已經擠滿了一羣羣的攜兒帶女的家族，餓餓了他們弄瘦了，有的靠在樹根上，疲乏的，有的蹲在石塊上，望着來的一羣新的逃來的人。

「你們從什麼地方來的……」

「從一渡口嗎？先來過一些了……」

「呀！有個穿藍布衣的女人嗎？要么妹在裏面就好了……」

「我的天呀，該會我的媽還活着……」

「他們是那裏的，來了好久了麼？」

「唉，他們餓得真不像樣了……」

「場鼻世上那裏沒有餓死的人，以後你看吧……」

他們再往前進，朝鎮裏走去。

越走越看見那越黃瘦的人，那些與他們同運命的人越多了。從臉上的顏色辨別來到的新舊，來得越久的，就越憔悴。

展在眼前面的情形！大家心裏又預感着失望，可是人的肚子裏爲一種火燃燒着，他們只得又鼓着力往前走。

「喂，你們往那裏去？」憔悴了的羣裏有人在問了。

「到鎮上去，想找鎮長，局長也好，先給我們一些喫的，我們是昨天晚上遇難的。」

「他該管你麼？我們的人都不准上街，他們比防土匪還怕我們呢！」

「真的嗎？那我們怎麼得了呢……」

小孩吵着，女人們又哭起來了。

街的兩頭站了許多剛剛從縣城裏添來的荷槍的兵士。也有一些是鎮上團防臨時加的團丁。

牆上貼了碗大的字的告示。有認得字的人便解釋着給其他的人聽。說是已經上呈文到縣裏去了，不久就有好消息來，要這些人安分的等着，如有不逞之徒，想趁機搗亂，就殺頭不赦……

他們沒有法，便只好留在鎮外，走到幾家鎮外的人家去敲門，想討一些東西喫，但是門總喊不開。也有一些茅蓬，這裏總又住滿了人，還是他們拿出了一點粗糲的蕎麥粑粑來，和着水，大家貪饒的一下

就吞光了。也有一些菴觀，菴觀裏也住滿了人，他們找不到可以住宿的地方，只好也和其他的許多人一樣，就一團團的守在幾棵大樹下。接着一批一批的又來了，三個五個一羣，十個八個一羣，幾十幾十的一羣都來了。又遇着家裏的人了，又遇着了親戚，鄰近的人，歡喜和着悲哀，笑和着哭……

太陽從東邊上來，又從西邊下去，時間在痛苦掙扎，饑餓，惶惶無希望裏爬去又爬來了。水還霸佔着所有的低凹的地方，有些人與畜的屍身，飄着，飄着，又沈下去了。有些比較高的地方，成了島嶼，稀微的煙從那裏冒出，還留有待救的人，附近的農民都沖去了，沒有工作，便乘了用樹幹做成的小船，划到低的島嶼上去，帶出那些聲音都叫嘶了，在死邊把臉色變成蒼白了的人。這些被救出的人，又成羣的走向長嶺崗去，也有些又走到另外的村子去。總之，無論他們走到那裏，不安便也帶着去，連那些稍稍有些積蓄的人家，也收藏好了他們的家財，都裝出貧窮的樣子，都不安的用恐懼的眼光來觀察這些善良的人羣。

淹滅了一渡口，湯家闕的水，又示着威擴大了牠的地盤，沿堤更奔潰了許多地方。長嶺崗上，其他的許多的村鎮，都更不斷的增加了流離失所，饑餓的羣，日夜沸騰着叫號和啜泣。哭着親人，哭着命運，又喊着餓的聲音，同着時日添加了闊度和巨度，而不安更增加了。到縣城去的路已經斷了，但是用帆船却又帶來了一些軍火，並沒有帶救濟來。裝滿了帆船又向着縣城去，是長嶺崗上的幾家大店鋪的老板和家眷馬鞍山，三富莊……的人也全去了。逃來的人也有些又走到別處去，別處的又轉到這裏來，處處都是一樣一樣的無希望。

駭着的帶着不安躲到城裏去的長嶺崗上的一些人，到了城裏，才知道城裏也還是充滿着不安，不過這裏又從省裏領來了更多的軍火，而且又有了厚的城牆圍着。到底也就放心得多了。雖說城外的

附近鄉下。是屬集得有更多的災民。然而，那些城裏的比長嶺崗更有錢的人又坐了小火輪，懷裏繫上珠寶，逃到省裏去。留下了些紳董，慈善家，任進行着一些打電報的事，等賑濟的米糧來。他們也設了一兩個粥廠，先到的人還可以領到一碗薄粥，後來的就得不到什麼了。於是打架的事因為不平而被槍托和刺刀打的人也實在不少。

長嶺崗上的王大保帶了幾個漢子和幾個女人幾個小孩悄悄的也跑到縣城裏去了。臨走的時候和他們約好的，是那邊若一有辦法，便會帶信來叫他們也去。李場鼻和趙三爺，陳大叔，張大哥們還留在這裏，等城裏的信。

農民們的忍耐的精神，和着施捨來的糠，野地的果子，樹葉，支持着他們的肚皮，一天一天的又挨了過去。瀰漫着的還是無底的恐慌和巨大的饑餓。

雖說是在悲痛裏，饑餓裏，然而到底是一羣大的一羣，他們互相都了解，都親切，所以除了那些可以挨延着他們的生命的东西以外，還有一種強厚的，互相給與的對於生命進展的鼓舞，做成了希望，在這羣中，這新有的力，跟着羣衆的增加而在雄厚了。

「你們吵些什麼呀，不怕的，等着吧，真的不想辦法，好讓我們這多人餓死麼？」

慢慢的他們也已經有了組織起來了。一個小村都舉出一個頭腦來，頭腦聚在一塊，商量着一些事到鎮上去，鎮上便又跟來了好些人，也帶過一些苞穀粉來，又帶了一些安慰來。

「這都是沒法的事，天災……」

「鎮裏只有這一點，不是不想法，人太多了，分不過來……」

「鎮長親身上縣裏替你們請米糧去了，你們應該安心的等着……」

「這水太大了，別處比我們這裏還大，幾百年沒有的事，真是菩薩發氣……」

「現在替你們帶了這些苞穀粉來，出了大價錢買的呢。以後這些還得大漲價……」

「你們放心，縣長也是愛民的，總有辦法來的。鎮長太太前天夜裏還替你們上城隍廟燒香來呢。」

「縣裏，省裏都在募捐呀，說還要募到京裏去，外國人那裏也要募捐……」

「募捐是什麼！」

「募捐就是化緣呀……」

「……………」

果真發生了效力，多量的做爲安慰的話。和着少量的苞穀粉，又把這些生命養活着，而且夢想着起來了。

「京裏，京官們才真闊呢，他們肯拔一根汗毛，我們也都要肥起來了……」

「外國人是什麼人呢，也化緣去，大約都是些好人吧……」

「鎮長總算好，縣裏的知事，大約也是清官吧，爲民父母，不愛百姓是不好的呢……」

「說別處的水還大，真是天災，唉，不講不見過，連聽也沒有聽過的大水……」

也有一些不平的叫聲，場，鼻，就和着一些別處的年青的農人，常常在羣衆中講着這些話：

「說鎮長好，知事好，他們爲什麼不把他們的倉打開，分給我們一點呢……」

「募捐，等他們募捐等他娘的屎，老子們的鳥要餓死了……」

「燒她的鬼夜香，燒到她的野老公懷裏去了，那堂客，老子看見過的，顛着屁股，花狐狸精似的，是縣

裏的一個三等土娼，那個不知道！」

「土娼還不懂，你這豬羅，是賣屎的，聽說要一吊錢一夜呢……」

「呸！要命……」

「動不動天災，菩薩發氣，就真是菩薩發氣，可不應該發我們的氣！爲什麼他們那些拿了錢不管事，刮盡了地皮，成年打仗殺人的人，又不倒霉呢……」

羣衆又動搖了，可是那些頭腦壓着這些做頭腦的人，多半是些家裏原本好些，認得字，在本鄉就是做着頭腦的角色。他們常常罵他們：

「媽的，你們這羣餓不死的王八，你們嚼些什麼，想不安分麼，罵他們……你們要連累大眾的！假如他們不管了，我們才真不得了……」

「不要聽這起王八龜子的話，他要害你們的！再還敢這末胡說八道，捆起來送上鎮去……」

頭腦們雖說這末罵了他們，却也不敢捆他們。饑餓的羣裏，相信着場鼻們的話，却願意依賴着頭腦。鎮長們不好有錢的，也不好實在他們是不好，可是怎麼樣呢？難道真的好造起反來麼？那是殺頭的罪呀！

過了一陣，鎮長在許多焦急和希望的懷念中，從縣裏回到鎮上來了。沒有帶米糧來，也沒有再帶軍火，羣衆又鼓噪了起來，壓也壓不下去的，不安脹遍了原野。吵的聲音，罵的聲音，抱怨的聲音，嘆息的聲音，竟至有許多人暴跳得發狂了，饑餓和絕望填滿了人心，於是頭腦們又走到鎮上去。鎮長慘白着顏色，不是爲了沒有米，是爲了沒有請下軍火來，使他這末不安的。鎮長說：

「喊那起流氓安靜些。我自然得替你們想法呀，要鬧是沒有用的。縣裏請米請什麼都沒有用，城外面擠滿了都是災民。別處的損穀又沒有到，難道我還情願你們挨餓嗎？你們回去，明天再來，我有辦



法的要麼可不行，哼，要鬧就只好給衛生丸他們嘗……」

辦法是這個樣子，可以讓幾個頭腦帶一批人出去，到一些很遠的地方，那些沒有水，而有米糧的地方，那裏有許多大財主，大善人，去好些人都吃不窮的地方，留在那裏等水退了，等到可以做活了又再回來。

於是好些頭腦就活動起來，羣衆走到他們的面前，做出可憐的神氣，軟着聲音說：

「我想跟着你，隨你到那兒去，咳……」

「好的，你肯安分嗎？你有幾口人？出去可不比在本鄉，得聽我的話……」

「哼！你是什麼地方人，我怎麼不認識你！你當是耍嗎？我帶起人出去，是担着身家性命的險呢！我還要找保的，你們就想走就走……」

「這個是不公平的！我們就該死在這裏嗎……」

「這末多的人，總不能全走呀……」

於是陸續有幾個領了證書的頭腦，帶了五六十人一批，或七八十人一批，坐着船走了。陳大嫂夫婦也被帶走了，他們同他們的那頭腦，總算有點遠親。場裏沒有人要他，罵這長工是個壞蛋。趙三爺大福，還和以後又遇着了的二媽和老么，這殘餘的一家人，也很想能出去混混，却碰了大釘子。這窮農人真不懂世情。

別的地方，各處鄉村，以及縣裏也是這樣辦，鄰縣也是這樣辦，可是災民太多了，送出去的不過百分之一。這些似乎是到了一些好的地方去了，一些可以羨慕的地方去了。剩下的呢，用空的肚皮裝着幻想和欺騙，等着巨大的捐款，米糧和錢財，會從遠方送來。這可驚的大的無數饑餓的羣。

## 四

時間慢慢的爬走，水也慢慢的在有些地方悄悄走去了，露出好些大的潮溼的泥潭來。這裏全是無邊被蹂躪後驚人的淒慘，四處狼藉着沒有飄走的，或是飄來的糜爛了的屍體，腐蝕了的人的，畜的肢體上，叮滿了蒼蠅，不斷的又有成羣的烏鴉在盤旋。熱的太陽照着又照着。夏天的和風，吹去又吹來，帶着一切從死人身上升發出來的各種氣息，向四方飄送。於是瘟疫在水的後面，在饑餓的後面又趕着人們了。

人們還留在那些地方，從各方各處聚攏來的，一天一天在增多的大的羣裏，又不覺的在減少了。因為死亡在這裏停住。先是一些吃着奶的，在含着了癩的奶頭，枯了的母親的胸懷死去了。一些老了的，僥倖從水的唇吻裏逃了出來的一些，也慢慢死去。而女人們，沒有了力，髒着臉面和身體，流着僅有的淚，哼着又哭着。殘餘下來的一些家屬，是又一天一天的破碎起來了。有一些男人，那些將肌肉從強壯裏消失了的男人們，有着堅強的忍耐的求生的欲望的人，同饑餓鬪爭着，同瘟疫鬥爭着，同女人的眼淚鬪爭着，同一切淒涼的使人心傷的情景鬥爭着，他們還留着一線希望，這希望使他們一天一天的瘦了起來，然而却一天一天的清白起來了。

在太陽地裏，在藍的天空下，在被人蠶食着沒有了綠葉的大樹下，在不能使人充饑的大石上，常常便聚滿了大羣大羣的怕人的人類。破的衫褲在髒出的骨上掛着。頭髮長了起來。黑的臉上露出大的饑餓的像獸的眼睛。他們曾經被一些告示，被一些甜蜜的話，被一些希望，被一些和着糠的樹葉安慰過。現在呢，他們了解了，了解的是無希望。假若他們還要在這裏獸着，那獸在那後面的，便是不絕的。

死亡於是在他們在無處可用他們的勞苦的時候，他們便在這些地方，在一些餓得半死的人旁邊，吐着他們的不平。

這時又從城裏來過了一些人，鎮長殺雞殺鴨的款待着。是一些調查的人，是一些參觀的人，還有一些搽脂抹粉的太太們在當中。他們用着好奇而有點怯的眼光在這羣中探視。他們先給他們一些裝出而又無用的同情的驚訝的嘆息。他們又從懷裏掏出一個黑的東西來向着他們不知做些什麼。他們向他們解釋，要將他們的這使人駭怕的水災的情形，照在相片上，拿到外邊去，好募一些捐來。可是這些應該使人歡喜的話，已經失了作用。在這羣農人的，受了許多欺騙的心中，已經填滿了堅決的自信。不再在這些寄生於他們的人們身上，露出乞憐的顏色，和被騙後所起的歡容了。

從城裏又傳來了些更不好的消息，別的地方也有一樣的消息傳來，便是那些不為饑餓和瘟疫逼死的一些人中，有一些却為許多槍托和刺刀大批大批的趕到不知叫着什麼名字的地方去了。那裏本來就是煙火瀰漫的地方，本來就是廣大的屠場，於是這些餓着的，不死於水的人，便在炮火之下被犧牲了。從這裏逃了出來的，帶回更大的恐慌，超過了水，超過了饑餓，使人們在戰抖裏發着狂起來了。於是許多消極的怨天尤人的，咀咒慢慢便又變成了有力的話語了。

現在在長嶺崗上，極目所見的是饑餓的羣，連着饑餓的羣。在人羣的頭上浮動着男人們的嘈雜的嗷聲，和女人們無力的而強着嘶出來的銳叫，無次序的傳遞着。

「一定要死了，路在那裏呢……」

「不要做夢了。沒有人來救我們的，活着像豬一樣的活着，死去像豬一樣的死去吧……」

「什麼募捐，傻子等着去吧！哼，他媽的屁，到手的肥肉還肯放手嗎？還不是販在他們的腰包裏去了

「你們，偷你的娘的這羣餓不死的王八蛋，餓死了同他們有什麼相干……」

「真是，不如一塊死了乾淨，好免掉許多手脚呀……」

在大樹的枝極上，有個黑臉，裸着半身的農民，他大着聲音吼着：

「亂吵一些什麼鬼？你們想法法子呀！不准鬧聽我來講……」

大家的頭都轉到這一方了。人羣裏又有人在喊：

「是呀！我們要想法子呀！就聽他說……」

「張大哥呢，你也應該替我們想想法子呀……」

「我也要說呢，我一輩子嘔的氣簡直會把我的空肚皮炸破呢……」

「不准吵。吵些什麼雞巴，就讓他先說。你姓什麼……」

對面樹上也爬上了一些張着饑餓和忿怒的眼睛的人。那裸着半身的漢子便又大聲說：

「現在明白了吧，雜種，我們，鼓起眼睛看去，凡是看得見的地方，再走再看去，只要是有着田的地方，只要有土地，就全有我們在。告訴你，就全有我們胼手胝足，挨凍挨餓的在。老子走過好幾省，年輕的時候，抬過轎，吃過糧，看得多了，處處的老鴉一般黑，那裏種田的人有好日子過。水要淹死你，旱要乾死你，土地就是我們的命呀！好容易這年的穀子收到了，他媽的衙門裏的人來了，老子一股兒種了他媽的三斗六升田，喝稀飯還不夠，那裏容得他們左捐右捐？再不是，東家老板來了，他們一動也不動，不出種穀，不出肥料，坐在高房子裏，拿一半現成的還不夠，還要恃凶來訛詐，哼，你敢哼一聲嗎？有牢給你坐的，你坐了牢，你的娘，你的老婆也是死呀！哼，老子現在是明白了的，餓鬼，告訴你們吧，老子們不好生想。」

僵長久的法子，總歸是要餓死，而且這裏留下幾兒子，窮孩子們跟着餓死呢……」

「是呀，他講得不錯……」

「二姐，真的是這樣呢，唉，我們太可憐了……」

康時涕騰了起來，都噙着

「我們得打算一打算好……」

對面的樹上也有一個人喊起來：

「爲什麼不打算呢，講什麼空話，眼前比什麼還要緊呢。我們的人死去又死去了，我們的肚子空着，我們吃死人也不夠呀！我們的皮肉是硬的，我們的心纔還是人的，我們纔不能吃活人呀……」

「呸，臊你的娘，你去喫活人吧……」

「吃活人，有什麼希奇？」那裸身的人又說：「老子們不就在被人吃着？你想，他們坐在衙門裏拿捐款的人，坐在高房子裏收穀子的人，他們吃的什麼？吃的我們力氣和精血呀！真是雜糧！老子們被人吃得這樣瘦了，把娘老子也吃了去，還糊塗，還把別人當好人，等別人來施恩，還打算有人來救我們？哼，等着吧，把腸子也餓了，餓來，你看有不有米會送來告訴你，我們的人這末多，餓死幾千幾萬不算什麼，還愁不剩下一些再做奴隸麼……」

「啊呀！真是怕人得很！我們被人吃得怕人呀……」

「怕什麼人起來？拚全不過是死呀……」

「對呀！全不過是死呀……」

然而，這時鎮上已駭瘋了。家家都緊緊的把門闔上。從街的兩頭，衝出一些帶槍背刀的兵士。他們趕散着人，大聲的吼叱：

「你們這些餓鬼！吵些什麼！敢再鬧，老子們把點顏色給你們看，才知道，老子又沒有開米行，堆在那裏的；鎮長法子也想完了呀！又不比往年。今年漲水的地方，你們怎麼會知道，可大得很呢。打仗就是你們麼！你們這幾個值個什麼！」

趕散的人們在兵士走過後，又聚了起來，而且更嘈雜的嘶着聲音不斷的在叫着。

鎮上又派人到縣裏去請辦法，到底應該怎麼樣來解決這些叫化和流氓呢？縣裏不願管他們的事，他們只留下大批的軍火，在縣的四週守衛着，不准他們進來，而且常常有槍的響聲。他們是依照着省城的辦法的。

所有地方的那些在死的線上掙扎的人，誰說得定不都會一天比一天更明白更團結起來呢？

他們到了晚上，等那些兵士全退入了鎮上後去，在月亮底下，他們更多的聚在一處了。那裸身的漢子便又爬上了一顆大樹，大聲的吼着：

「傻子們，不要再上當，再聽他們的話了！他們今天說想法，明天說想法，到底法子在什麼地方？說募捐，說賑濟，他媽，日子這末久了，募到他們的雞巴那裏去了！他們沒有開米行，那個見過的那些米行的米呢，他們藏起來了！他們要有好價錢才肯賣呢！我們的東家老板呢，他們的穀子不是裝滿了倉麼，怎麼不拿點出來給我們喫，從他們的祖宗就都是靠我們過活的呢……」

「他們倉裏多得別處我不曉得，三富莊我是清楚的，只要他們肯打開，夠我們大家好久喫呢……」

「塌鼻也吼了起來。」

「背打開，你做夢！他們鑽得緊緊的呢！他們恨不得再加上鐵牆，恨不得能悄悄運運起走呢，莫說三富莊，什麼地方不有好些在那裏，可是我們只有樹葉喫！告訴你們，雜種！要我們自己動手去打開呢！放在那裏不去喫，却要餓死，真是雜種，現在，起來呀！起來……」

「起來走，他媽的，拚上一拚吧，左不過是一死！現存的放在那裏，爲什麼不搶呢……」

「起來走呀……」

「走到什麼地方去！豬糞亂吵些什麼！好好再商量呀……」

「伙計，你有道理，你再說呀……」

「蠢東西！真是雜種！你們要搶些什麼！老子是不搶的，老子們又不是叫化，又不是流氓，是老老實實的農民。現在被水沖了，留在這裏挨餓，等了他媽的這末久的救濟，一批一批的，死去了，明兒我們都會死去，比狗不如，告訴你，起是要起來的，可是不是搶，是拿回我們的心血，告訴你，雜種！只要是穀子，都是我們的汗血換來的，我們只要我們自己的東西，那是我們自己的呀……」

「是的，那是我們的呀……」

「走，去拿回我們自己的東西……」

「到三富莊去，那裏有我幾十年血汗……」

「李老板家裏去吧，我們幾代人都做着他們的牛馬的……」

「豬糞，又亂起來了，不准吵！我們不能亂來的。我們要在一塊。我們要一條心聽他說呀，他比我們有道理呀！他說的都不錯呀！伙計，你有本領，你再說！」

「對的，我們都聽你的話，我們要怎麼樣呢……」

「種種怕什麼，老子們有這末多，還怕個什麼，大家一條心，把這條命交給大家，走，去幹，老子們就成了，我告訴你們……」

這嘶着的沉痛的聲音，便着雄厚的力，從近處傳到遠處，把一些餓着的心都鼓動起來了。而且他的每一句話語，都喚醒了他們，都是他們意識到而還沒有找到恰當的字眼說出來的話語，他們在這個時候，甘心的聽着他的指揮，他們是一條心，把這條命交給大家，充滿在他們心上的，是無限大的光明。於是天將朦朧亮亮的時候，這隊人，這隊饑餓的奴隸，男人走在前面，女人也跟着跑，吼着生命的奔放，比水還兇猛的，朝鎮上撲了過去。

選自丁玲選集

## 父親的花園

許欽文

父親的花園在這一年可算是最茂盛的了，那時蕊姊還未出嫁，芳姊也沒有死。

紅的，白的，牡丹，芍藥，先先後後的都開了，汜勃勃的美麗的花。我跟着父親每天到花園去看，給牠們灌水；有時一天去看兩三次。花園門一打開，我覺着園中只有牠們的花，其餘的似乎不是自生自滅的野草，就是四圍的圍牆。牠們本來都生着許多花蕊，有一盆芍藥簡直有十個以上，父親要牠們開的大，格外美麗，早早的把小的都摘去了，選留較大的，每盆只讓開兩朵。記得有一天，牠們初次盛開的時候，全家的人都去看。母親抱着槐弟，蕊姊，芳姊和娟妹，相互手挽着手，梅弟跟着乳母。「這是小姐，那是丫頭。」乳母用手指點了點牡丹，又點了點芍藥，向梅弟說，梅弟就拍一拍他肥胖的小手，點一點一朵紅的牡丹花，又拍一拍手，響着說，「我要那朵小姐，我，我要那朵小姐！」父親起初不允許，說是折去太可



惜，我極力反對梅弟。後來梅弟因為折不到花似乎要哭了，父親連忙把他指點過的一朵折去給他。跟着娟妹說是也要折一朵，父親也就給了他一朵。「還有誰要呢？」父親笑着憑空問道。這時梅弟向小不知道要花，只是看見父親笑了，張着小嘴巴，露着兩粒小牙，閉着眼睛的也。同時兩個小拳頭在母親的頭上只亂敲。蕊姊、芳姊和我都說還是生在盆裏好，只有母親說也要她說：「我到花園裏來不容易，讓我到房裏去插幾朵！」父親就爲她折了一朵白的牡丹，一朵紅的芍藥——母親在家裏事情最多，又因裏足的緣故，一到晚上，往往叫脚痛，到花園的時候很少。

月季花中父親最愛的「反背荷花」先後開了四次，一起開了十餘朵。「美人妝」和「何郎敷粉」也各開了四五次。花瓣最大的「大金黃」生了很粗壯的兩大支新枝。「綠菊」仍然一朵未萎，一朵又開的接連的開着。

紅玫瑰還沒有開，母親最愛的白玫瑰爭先開了。母親非常高興，特地到花園去採摘——母親總是把牠做成糖，這一年做了兩小盃。

給父親用纓絲紮成梅樁似的雀舌梅，因爲開花以後，天氣每日晴朗紫赤赤的結了無數的唵佛珠般的梅子。

這時還只陰歷的七月二十三、四，靠門口花壇裏的銀桂就放出陣陣的香氣來了。過了四五天，靠河沿牆邊的一株也就放開許多金晃晃的花瓣。二次花都特別的開多。盆裏的火桂先後開了三次。

銀桂樹下的金絲海棠第一次結成算盤子般的青色的果子。

去年掉下在種玉荷花的花壇縫裏的秋海棠的種子，自行發芽，自行長成，淡紅的對稱的斜四邊形的花瓣了。不下三十朵。蕊姊、芳姊天天早上去採摘，把牠曬成花蜜，送了好多給姨母。這花壇裏的玉荷

花是母親種的，父親曾對我這樣說：「這種玉荷花種在門口實在不大好看，應該遷栽到別處，不過你娘愛牠，讓牠不動就是了。」

菊花中「玉帶」和「金絲」都開放的很早，父親最愛的紫色的「蟹爪」開的很多，「銀鉤」開的很大。牠們盛開的時候，父親把花架上的扁柏、刺柏、盆竹和繡漢松等暫時拿下，統統擺上菊花盆。許多朋友都來觀賞，父親親自引導，花園裏往往一天連去四五次。

素草蘭開得三朵，素建蘭開得五盆，還結了一支小三角柱形的青光的蘭參。父親極愛蘭花，凡種素的蘭草的盆上都種蜈蚣草，冬季搬進書房，並且喜歡畫蘭花。這一年特別高興，蘭花也畫的特別多。做了許多枕頭，也都畫上蘭花，又題上字，由蕊姊、芳姊繡做成功。他說繡蘭花蕊姊不如芳姊好，芳姊繡字也不差。給我的一個，一端有兩朵花，題着「清品」兩個字。另一端只一朵，題的字有四個「王者之香」，是芳姊繡的。

我能知道的，父親在這一年可算最高興，家裏的人也都很快樂，可是那時何嘗明白，這是最快樂的時候了！

我去秋回家省親，父親往外謀事去了，未曾晤面。走到闊別的花園，只有從前不注意的西湖柳和白石榴還是枝葉稠稀的存着，地上滿是青草，盆中無非是枯枝。父親最愛的素建蘭「反背荷花」等等，因為盆較講究，母親已把牠們的盆收集在一起，連盆中的泥土也不見了。在門口的母親所愛的玉荷花也只剩了幾支枯枝。西湖柳和白石榴因不時有人來索去做藥引，母親特意保護，才得苟延殘喘。斷磚破盆，却成了六妹、八妹捕蟋蟀的特別場所。

父親的花園最盛的一爭，距今已有幾時，已難確切的計算。當時的盛況雖會照下一像，如今掛在父

親的房裏，無奈爲時已久，那時鄉間的攝影又很幼稚，現已模糊莫辨了。掛在牀旁邊的芳姊的遺像，已不大清楚，惟有父親題在像上的字句却很明白：「性既執拗，遇復可憐，一朝痛割，我獨何堪！」

日前梅弟由禾寄給我信：「我們兄弟三人都不能請父親休養……父子四人的奔走，仍不能使母親無憂於衣食。」這種痛語竟出於那時，惟「小姐花」是要的，梅弟當是誰能料得到！

我想父親的花園就是能夠重行種起種種花來，那時的盛況總是不能恢復的了，因爲已經沒有了芳姊。我不能再看見像那時的父親的花園了！

一九二三年作 選自戰故鄉

## 不周山

### 一

女媧忽然醒來了。

伊似乎是從夢中驚醒的，然而已經記不清做了什麼夢；只是很懊惱，覺得有什麼不足，又覺得有什麼太多了。煽動的和風，溫暾的將伊的氣力吹得瀾漫在宇宙裏。

伊揉一揉自己的眼睛。

粉紅的天空中，曲曲折折的漂着許多條石綠色的浮雲，星便在那後面忽明忽滅的眨眼。天邊的血紅的雲彩裏有一個光芒四射的太陽，如流動的金珠包在荒古的巖中；那一邊，却是一個生鐵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然而伊並不理會誰是下去，和誰是上來。

地上都嫩綠了，便是不很換葉的松柏也顯得格外的嬌嫩。桃紅和青白色的斗大的雛花，在眼前還

分明，到遠處可就成爲斑斕的烟霧了。

「唉，我從來沒有這樣的無聊過！」伊想着，猛然間站立起來了。擎上那非常圓滿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天打一個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爲神異的肉紅。暫時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處所。

伊在這肉紅色的天地間走到海邊，全身的曲線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裏，直到身中央纔濃成一段純白，波濤都驚異，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濺在伊身上。這純白的影子在海裏動搖，彷彿全體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迸散。但伊自己並沒有見，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伸手掬起帶水的軟泥來，同時又揉捏幾回，便有一個和自己差不多的小東西在兩手裏。

「啊，啊！」伊固然以爲是自己做的，但也疑心這東西就白薯似的原在泥土裏，禁不住很詫異了。然而這詫異使伊喜歡，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繼續着伊的事業，呼吸吹噓着汗混和着。

「[Nga]nga」那些小東西可是叫起來了。

「阿，阿！」伊又喫了驚，覺得全身的毛孔中無不有什麼東西飛散，於是地上便置滿了乳白色的烟雲，伊纔定了神，那些小東西也住了口。

「Akou, Agnoi」有些東西向伊說。

「阿，阿，可愛的寶貝。」伊看定他們，伸出帶着泥土的手指去撥他肥白的臉。

「Uve. Ahaha!」他們笑了，這是伊第一回在天地間看見的笑，於是自己也第一回笑得合不上嘴唇來。

伊一面撫弄他們，一面還是做，被做的都在伊的身邊打圈，但他們漸漸的走得遠，說得多了，伊也漸漸的懂不符，只覺得耳朵邊滿是嘈雜的響，響得頗有些頭昏。

伊在長久的歡喜中，早已帶着疲乏了，幾乎吹完了呼吸，流完了汗，而况又頭昏，兩眼便朦朧起來，兩頰也漸漸的發了熱，自己覺得無所謂了，而且不耐煩。然而伊還是照舊的不歇手，不自覺的只是做。終于，腰腿的酸痛逼伊站立起來，倚在一座較為光滑的高山上，仰面一看，滿天是魚鱗樣的白雲，下面則是黑壓壓的濃綠。伊自己也不知道怎樣。總覺得左右不如意了，便焦躁的伸出手去，信手一拉，拔起一株從山上長到天邊的紫藤，一房一房的剛開着大不可言的紫花，伊一揮，那藤便橫搭在地面上，遍地散滿了半紫半白的花瓣。

伊接着，一擺手，紫藤便在泥和水裏一翻身，同時也濺出拌着水的泥土來，待到落在地上，就成了許多。伊先前做過了一般的小東西，只是大半獸頭獸腦，獐頭鼠目的有些討厭，然而伊不暇理會這等事了，單是有趣而且煩躁，夾着惡作劇的將手只是輪，愈輪愈飛速了，那藤便拖泥帶水的在地上滾像一條給沸水燙傷了的赤練蛇。泥點也就暴雨似的從藤身上飛濺開來，還在空中便成了哇哇地啼哭的小東西，爬來爬去的撒得滿地。

伊近於失神了，更其輪，但是不獨腰腿痛，連兩條臂膊也都乏了力。伊於是不由的蹲下身子去，將頭靠着高山，頭髮漆黑的搭在山頂上，喘息一回之後，歎一口氣，兩眼就合上了。紫藤從伊的手裏落了下來，也困頓不堪似的爛洋洋的躺在地面上。

## 二

轟！

在這天崩地塌價的聲音中，女媧猛然醒來，同時也就向東南方直溜下去了，伊伸脚想踏住，然而什

麼也躡不動，連忙一舒臂揪住了山峯，這纔沒有再向下滑的形勢。

但伊又覺得水和沙石都從背後向伊頭上和身邊滾滾瀆過去了，略一回頭，便灌了一口和兩耳朵的水，伊趕緊低了頭，又只見地面不住的動搖。幸而這動搖也似乎平靜下去了，伊向後一移，坐穩了身子，這纔挪出手來拭去額角上和眼睛邊的水，細看是怎樣的情形。

情形很不清楚，遍地是瀑布般的流水，想來是海裏罷，有幾處更站起很尖的波浪來。伊只得呆呆的等着。

可是終於大平靜了，大波不過高如從前的山，像是陸地的處所便露出稜稜的石骨，伊正向海上看，只見幾座山奔流過來，一面又在波浪堆裏打旋子。伊恐防那些山碰了自己的脚，便伸手將他們攔住，望那山坳裏，還伏着許多未曾見過的東西。

伊將手一縮，拉近山來仔細的看，只見那些東西旁邊的地上吐得很狼藉，似乎是金玉的粉末，又夾雜些嚼碎的松柏葉和魚肉。他們也慢慢的陸續抬起頭來了，女媧圓睜了眼睛，好容易纔省悟到這便是自己先前所做的小東西，只是怪模怪樣的已經都用什麼包了身子，有幾個還在臉的下半截長着雪白的毛毛了，雖然被海水粘得像一片尖銳的白楊葉。

「呵，呵！」伊詫異而且害怕的叫，皮膚上都起粟，就像觸着了一支毛刺蟲。

「上真救命……」一個臉的下半截長着白毛的昂了頭，一面嘔吐，一面斷斷續續的說，「救命……臣等……是學仙的。誰料壞劫到來，天地分崩了……現在幸而……遇到上真……請救蟻命……並賜仙……仙藥……」他于是將頭一起一落的做出異樣的舉動。

伊都茫然，只得又說「什麼？」

他們中的許多也都開口了，一樣的是一面嘔吐，一面「上真上真」的只是嚷，接着又都做出異樣的舉動。伊被他們鬧得心煩，頗後悔這一拉，竟至於惹了莫名其妙的禍。伊無法可想的向四處看，便看見有一隊巨鼈正在海面上游嬉，伊不由的喜出望外了，立刻將那些山都攔在他們的脊梁上，囑咐道：「給我駝到平穩點的地方去罷！」巨鼈們是乎點一點頭，成羣結隊的駝遠了，可是先前拉得過於猛，以致從山上摔下一個臉有白毛的來，此時趕不上，又不曾覓水，便伏在海邊自己打嘴巴。這倒使女媧覺得可憐了，然而也不管，因為伊實在也沒有工夫來管這些事。

伊噓一口氣，心地較為輕鬆了，再轉過眼光來看自己的身邊，流水已經退得不少，處處也露出廣闊的土石，石縫裏又嵌着許多東西，有的是直挺挺的了，有的却還在動。伊瞥見有一個正在白着眼睛，看伊，那是遍身多用鐵片包起來的，臉上的精神似乎很失望而且害怕。

「那是怎麼一回事呢？」伊順便的問。

「嗚呼，天降喪。」那一個便淒涼可憐的說，「顯頊不道，抗我后，我后躬行天罰，戰於郊，天不祐德，我師反走……」

「什麼？」伊向來沒有聽過這類話，非常詫異了。

「我師反走，我后爰以厥首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我后亦殂落。嗚呼，是實惟……」——夠了夠了，我不懂你的意思。」伊轉過臉去了，却又看見一個高興而且驕傲的臉，也多用鐵片包了全身的。

「那是怎麼一回事呢？」伊到此時纔知道這些小東西竟會變這麼花樣不同的臉，所以也想問出別樣的可懂的答語來。

「人心不古，康回實有豕心，颯天位，我后躬行天罰，戰於郊，天實祐德，我師攻戰無敵，殂康回於不周。」

之山。」

「什麼？」伊大約仍然沒有懂。

「人心不古……」

「夠了夠了，又是這一套！」伊氣得從兩頰立刻紅到耳根，火速背轉頭。另外去尋覓，好容易纔看見一個不包鐵片的東西，身子精光，帶着傷痕還在流血，只是腰間却也圍着一塊破布片。他正從別一個直挺挺的東西的腰間解下那破布來，慌忙繫上自己的腰，但神色倒也很平淡。

伊料想他和包鐵的那些是別一種應該可以探出一些頭緒了，便問道：

「那是怎麼一回事呢？」

「那是怎麼一回事呵！」他略一抬頭，說。

「那剛纔鬧出來的是？」

「那剛纔鬧出來的麼？」

「是打仗罷？」伊沒有法，只好自己猜測了。

「打仗罷？」然而他也問。

女媧倒抽了一口冷氣，同時也仰了臉去看天。天上一條大裂紋，非常深，也非常闊。伊站起來，用指甲去一彈，一點不清脆，竟和破碗的聲音相差無幾了。伊皺了眉心，向四面察看一番，又想了一會，便擰去頭髮裏的水，分開了搭在左右肩膀上，打起精神來向各處拔蘆柴，伊已經打定了「候補起來再說」的主意了。

伊從此日日夜夜堆蘆柴，柴堆高多少，伊也就瘦多少，因為情形不比先前，仰面是歪斜開烈的天，低



頭是齷齪破爛的地，毫沒有一些可以賞心悅目的東西了。

蘆柴堆到裂口，伊纔去尋青石頭，當初本想用和天一色的純青石的，然而地上沒有這麼多，大山又擔不得用，有時到熱鬧處所去尋些零碎，看見的又冷笑，痛罵，或者搶回去，甚至於還咬伊的手。伊於是只好撿些白石，再不夠，便湊上些紅黃的和灰黑的，後來總算將就的填滿了裂口，止要一點火，一燉化，事情便完成，然而伊也累得眼花耳響，支持不住了。

「唉，我從來沒有這樣的無聊過。」伊坐在一座山頂上，兩手捧着頭，上氣不接下氣的說。

這時峴崙山上的古森林的大火還沒有熄，西邊的天際都通紅。伊向西一瞧，決計從那里拿過一個帶火的大樹來點蘆柴積，正要伸手，又覺得腳趾上有什麼東西刺着了。

伊順下眼去看，照例是先前所做的小東西，然而更異樣了，累累墜墜的用什麼布似的東西掛了一身，腰間又格外掛上十幾條布，頭上也罩着些不知什麼，頂上是一塊烏黑的小小的長方板，手裏拿着一片物件，刺伊腳趾的便是這東西。

那頂着長方板的却偏站在女媧的兩腿之間，向上看，見伊一順眼，便倉皇的將那小片遞上來了，伊接過來看時，是一條很光滑的青竹片，上面還有兩行黑色的細點，比櫛樹葉上的黑斑小得多。伊倒也很佩服這手段的細巧。

「這是什麼？」伊還不免於好奇，又忍不住要問了。

頂長方板的便指着竹片，背誦如流的說道：「裸裎淫佚，失德蔑禮敗度，禽獸行，國有常刑，惟禁！」女媧對那小方板瞪了一眼，倒暗笑自己問得太悖了。伊本已知道和這類東西談話，照例是說不通的，於是不再開口，隨將竹片擱在那頭頂上面的方板上，手便從火樹林裏抽出一株燒着的大樹來。

要向蘆柴堆上去點火。

忽而聽到嗚嗚咽咽的聲音了，可也是聞所未聞的玩藝，伊姑且向下再一瞟，却見方板底下的小眼睛裏含着兩粒比芥子還小的眼淚。因為這和伊先前聽慣的「nga nga」的哭聲太不同了，所以竟不知道這也是一種哭。

伊就去點上火，而且不止一地方。

火勢並不旺，那蘆柴是沒有乾透的，但居然也烘烘的響，很久很久，終於伸出無數火焰的舌頭來，一伸一縮的向上舔，又很久，便合成火焰的重臺花，又成了火焰的柱，赫赫的壓倒了崑崙山上的紅光。大風忽地起來，火柱旋轉着發吼，青的和雜色的石塊都一色通紅了，飴糖似的流佈在裂縫中間，像一條不滅的閃電。

風和火勢捲得伊的頭髮都四散而且旋轉，汗水如瀑布一般奔流，大光燄烘托了伊的身軀，使宇宙間現出最後的肉紅包。

火柱逐漸上升了，只留下一堆蘆柴灰。伊待到天上一色青碧的時候，纔伸手去一摸，指面上却覺得還很有些參差。

「養回了力氣，再來罷……」伊自己想。

伊於是彎腰去捧蘆灰了，一捧一捧的填在地上的大水裏，蘆灰還未冷透，蒸得水漸漸的沸湧，灰水漲滿了伊的周身，大風又不肯停，夾着灰撲來，使伊成了灰土的颜色。

「呀……」伊吐出最後的呼吸來。

天邊的血紅的雲彩裏有一光芒四射的太陽，如流動的金球包在荒古的銘岩中；那一邊，却是一個

生鐵一般的而且白的月亮。但不知道誰是下去和誰是上來。這時候，伊的以自己用盡了自己一切的軀殼，要在這中間輪倒，而且不再呼吸了。

上下四方是死滅以上的寂靜。

### 三

有一日，天氣很寒冷，却聽得一點喧囂，那是禁軍終於殺到了，因為他們等候着望不見火光和烟塵的時候，所以到得遲。他們左邊一柄黃斧頭，右一邊一柄黑斧頭，後面一柄極大極古的大纛，躲躲閃閃的攻到女媧死屍的旁邊，却並不見什麼動靜。他們就在死屍的肚皮上紮了寨，因為這一處最膏腴，他們檢選這些事是很伶俐的。然而他們却突然變了口風，說惟有他們是女媧的嫡派，同時也就改換了大纛旗上的科斗字，寫道「女媧氏之腸」。

落在海岸上的老道士也傳了無數代了。他臨死的時候，纔將仙山被巨鼈背到海上這一件事要開傳授徒弟，徒弟又傳給徒弟，後來一個方士想討好，竟去奏開了秦始皇，秦始皇便教方士去尋去。

方士尋不到仙山，秦始皇終於死掉了；漢武帝又教尋也一樣的沒有影。

大約巨鼈們是並沒有懂得女媧的話的，那時不過偶而湊巧的點了點頭。模模糊糊的背了一程之後，大家便走散去睡覺，仙山也就跟着沈下了，所以直到現在，總沒有人看見半座神仙山。至多也不外乎發見了若干野蠻島。

選自吶喊

## 子與父

尚 鉞

報曉的雞聲，把李自有從夢中驚醒；他抬頭看了看示時的窗上：淡淡兒有些暗意底灰白。

他好像做錯了一件要事，忽然明白過來了，而立要悔改似的，翻身從床上跳起，嘴中帶着悔恨的口吻自語道：

「天怕是已經到了卯時了……莫遲了咧……」

三把兩把穿上了衣服，走出了房門，到院中叫道：

「小二！起來沒有……快起來套車呀！」

叫罷，聽了小二的答聲，便轉身到院中草塚前，扯下幾捆麥草，一再用手試了試，彷彿嫌輕了似的，又找了幾塊破磚，從草捆散亂的頭上，深深地塞入草捆中間，塞罷，又在外邊補填些雜草，使草捆還復原狀。一切停當了，小二始睡意蹣跚地從外邊走來說：

「套好了，搬吧？」

「搬！」

他和小二便將些沉重的草捆，一個個向門前套好的車上搬運。運完了，又用繩索索好。李自有坐在車頭上，囑咐了小二看門的話，手中鞭稍一動，車便推着牛走開了。

紅星星的大太陽從他迎面遠遠的遠遠的一道黑暗的霧中水汪汪地爬出半個來，照得滿野金紅。半面陰暗的秫苗，豆苗，都喜歡得含着淚滴，相互微笑地擁擠着。他整個的靈魂都彷彿蕩漾在這種和藹的晨曦裏了。

城裏邊飯晚，這大約總不遲吧？——李自有心中這樣盤算着——我先去把這幾個捆麥草賣了牠，割塊肥肥的豬肉，灌瓶好醬油，好叫他——他的愛兒——回來享享福……補補他用半年功的虧。

「工東東，工東東……」車在乾硬的地土強向前走的聲音。

殷紅溼潤的太陽，已經離地二三丈高了，漸漸乾燥起來，金白起來，有些熟的意味了。然而這景色，完全不在李自有的覺察中。他腦中的許多買賣東西的計劃，漸漸也都凝集起來——成了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影像——洋學生，這便是他整日家在心中自誇的愛兒。他是瘦了，這當然是他用功用的。是的，他是很用功的，年假回家，他一天到晚在屋裏「吧吧」地唸——唸洋文，洋人子的洋文，洋老爺的洋文。他還說他會和洋人子說話，洋人子連官都怕。從此，無論他是誰都不必怕了……官將來叫他去考法官，做縣官……老太爺上任，坐在那圍着一圈副兵的大亮轎中，人都伸長頸子看威威武武地。李自有的心花亂了，他儼然坐在一輛安樂轎上，飄飄然的隨着屁股下「工東東」「工東東」的車聲浮蕩。移遊地地馳放了的思索漸漸又凝成一個——耀武揚威的大官的影像——帶着洋氣的大老爺，這便是他整日家在外面所誇耀於鄉黨鄰里的愛兒的。確的，這樣的兒子，在天實下在不可多得的，大約幾幾乎也。他只李自有自己有一個。他目空一切了，拿東莊王立本的大兒子比一比，吓那裏夠格。拿西莊郭得龍的第二個聰明的兒子比一比，吓外面也比不上，莫說學材咧！就讓拿這羅山縣城裏的劉家方家，呂家的少爺們比一比，他們都是吃煙的煙鬼，好賭的賭迷，好嫖的嫖棍，吓都不是他娘的正經東西。一切背後的上邊，一個站在很大的希望中的少年，長的眉清目秀，就是給天仙女做女婿，也不愧。而且還有一個大肚子，裏邊滿裝着預備將來做官的學問，這便是他白日夜裏懸想着以極力

練習着做老太爺的駕子的愛兒，而且是天下無論是誰都絕不會有。

「工東東，工東東……」他屁股下的車子，仍然毫無感觸的發着這樣乾燥的聲音。一羣豬肝色的人臉從他低一頭的面前過去，他輕蔑地用眼瞟了瞟，他無意中覺得他們這低一頭的行走，是應該向他表明的他們應有的身分。一列豬肝色的頸脖子，被重担壓得上一伸一伸地，從他車子兩旁匆忙地趕到他前面去。他用眼看了看，他們那肩頸交際處的被壓的深痕，他找着了他們應該鄙薄的證明，如車轅下的牛一樣。

「工東東，工東東……」车子在牛屁股後發着空洞的恐嚇的聲音，好像受了牠身上放着的一塊驕矜的死肉的壓力的暗示。

「噓，嚇！」他驕喜地舉起手中的鞭兒發驅逐的聲音，而車子立時好像忘了自身的重載似的，向牛屁股上推去。

李自有宛然坐在一切的尊位上邊了。眼遙遙地竊看着那遠天升起的一輪紅日，好像覺得只有牠——日——才有與己比較的資格。風經過草的身軀，拜倒在他的脚下；坟墓戴着牠們青污的土冠，列在他的遠近的兩旁；田埂縱橫如接駕的隊伍似的排着他身由近及遠的左右，他昂了昂頭，摸了摸背上駝着的小辮，他儼然如戲中的皇帝似的身臨於緊心傾聽的羣衆之上。但是在他的靠近的前面，一個較他稍矮而身軀較他龐大的華麗影像，便是他的天下第一名的唯一地親愛的兒子，然而倏然屁股上受着些微痛的感觸，他依然坐在「工東東，工東東……」的牛車上了。車前來住着許多豬肝色的人臉和頸頸，在這樣的人叢中當然不會有他兒子的，他在無意中這樣承認着，雖然，而在來的人臉中間他仍是驚心地尋查着。

八里堆過去，三里橋橫在眼前了，在他面前流水般來去的物影，仍是那些豬肝色的人臉和頸頸；在他兩旁遠地裏排列着仍然是些污黃的田埂和青黑的墳墓，毫無感觸地向他身後移動。而他的思索却不是像剛纔那樣複雜了。他的心好像已經尋到一個安樂的處所，在那裏邊他決定的追尋着他的唯一的親愛的兒子的幻影，他的心的舌頭舐着時間滋味，彷彿是與路程有關係吧。一程比一程嘗着甜蜜，香美。他的驕傲也沒有了，他的自尊也沒有了，彷彿能證明他的可以驕傲和可以自尊來源的即在目前，驕傲和自尊是不必需的似的。

跨過三里橋，城牆上向天獨抒一隻烟突似的奎星閣，已經隱約在望了。他的心裏思慮，不知怎的，到此完全變成一團急進的情緒。他舉起鞭兒，車猛的又推着牛快快地跑去了。

向他來的一列豬肝色的人面叢中，他陡然發現了幾個玫瑰色的臉來。在他眼望見的遠處……近處……他看見了，他看見他的希望和渴慕堆聚的親愛的兒子的面孔。但是又惑疑，惑疑那臉對他的生疏。這是可以證明他的惑疑是虛偽的了。他的眉毛那樣長在他的眼睛上，臉笑時嘴那樣裂開，那樣的衣服是他上月與他親自送去的。這無疑地是他的親愛的兒子了。

——沒有見我麼？老和那幾個漂亮孩子談話……——李自有自己在心中疑想着。

他們走到車前了，那個臉仍然不敢向這邊一視地偏向那方，和那羣漂亮孩子有說有笑的前走。好像是想闖過這輛卑鄙得可怖的牛車。李自有滿腹渴望和希望的熱情促他跳下了牛車，攔阻着那羣玫瑰色的人臉，向那個臉問道：

「你怎麼沒有等我接你呢？」

「什麼？」那個臉驚異地圍着眼睛答問。

「你不是天成嗎？」他淒然地感着恐懼的問。

「什麼天成？我是李秉旭。」那個臉氣憤然地答。

「你怎麼認不得我了，我是你的父親。」他乞求地申述。

「我怎不是你的父親嗎？天下同名同姓的多的很，你認不了這樣多這老東西，怕你也是想不吃了。」那個臉惱怒了，其餘玫瑰色的臉調和着將那個臉拉去。他們所餘下與李自有的，只是一陣譏笑的「哄哄」的聲音。

「——他不是我兒嗎！他的體態，他的舉止動靜，他的言語笑貌，他的服裝，他的名字，完全相同，完全相同……是的，決不能不是……那他爲什麼不認我呢……他瘋了，不他還是和從前一樣泰然自若的說笑，他決沒有瘋。他喝醉了，不他自幼不會喝酒，每沾一滴酒便要臉紅，他決沒有喝醉……那他爲什麼不認我呢？爲什麼他遠遠地看見我，臉上便現出一種迴避的顏色……我有什麼對不起他的地方嗎……我有什麼不配與他當父親的地方嗎……——他回頭追望着輾轉地凝想，他漸漸有所覺察的憤怒了。

「呵——」從憤怒中他失望地呼出一種了悟的聲音。

他又緊緊地追看了看，一個發現突然從他的彷彿覺察中跳出。他明白了，他明白他的希望和渴望，完全被那個搖晃行去的玫瑰色的頸脖帶去。淒然地，悲傷地，又轉眼看了看那停止的載着草的牛車，自己身上的襤褸的衣服，和那遠遠行去的玫瑰色的頸脖，嘴中不由地自言自語的說，彷彿又有所畏懼而不敢說出似的吐出半句言語「是的……」一個死人般冷溼的冰手的緊捏，他在心頭試出。他心頭的憤怒，好像有一塊磐石壓在火山噴口上似的，在他心腔血管中阻悶起來。他痛恨地將兩眼逼



直地釘住那個搖晃行去的玫瑰色的頸脖，直到跟在距離上消失了牠「光之形」的作用時爲止。他始又惑疑地回頭來看看自己，看看牛車，看看牛車他頂上的青天。他的彷彿惑疑漸漸得到了一種確切解釋，預言給他說，絕望便是那搖晃着行去的玫瑰色的頸脖帶去的他的希望與渴慕。

他失望了他絕望了他的生之「知」和「動」，都被他心頭所噴發的怒火燒滅了。他看了看青天，看了看橫在眼前的黃土，看了看牛車上的重載，看了看自己的窮酸，看了看眼前流過的許多豬肝色的面孔和頸脖，以及那些充滿着簡單的幻想和惑疑的眼睛，他漸漸發現了他的馬上要走的「生」的大道。橋下流水在唱歡迎他的仙歌，護橋石欄向他呈出歡迎的冷笑，他身內的熱血遊着欲出毒火，他的腳被憤怒從地上拔起。迸然一聲，一陣裂心的疼痛，在他眼前把死之黑幕張開。他的單簡的記憶戛然斷了計算的寂鳴。

三天後，李自有的家內正房中，放着一口新的棺材，道士進門，打着鐃鈸，唱着超渡經，以解救他的被「碰死鬼」捉去的靈魂。棺前地下，披着麻布，跪着燒化錢紙，致哀慟哭泣的，正是李自有前天在橋頭所遇的那些長着玫瑰色面孔中，他所認爲兒子的一個。紙灰飛去，玫瑰色的頸頸愈垂低所發的致哀慟的哭泣的聲音亦愈悲切，悽慘。

一九二五年十月 選自載斧背

## 支那婦人

胡雲翼

克羅河的戰線，延長到一千三百里了。兩邊射擊的炮聲，都城已經隱隱聽到。從都城到克羅河附近的火車，每日夜開二十七班。沿途只聽着汽笛的轟叫，往來如梭。開去的一列列車，裝滿了少年和壯年

的兵，在這些滿載的兵士裏面，有的是農人，有的是工人，學生，商人和教員，現在都開到克羅河去防守邊疆的第三道戰線了。他們都笑嘻嘻地連袂上車，似乎不曾了解戰爭的恐怖，樹上的黃鶯兒都已嚇住不敢調舌了，他們却儘唱着「祈戰死」的悲壯的軍歌。幾個新聞記者等在車站探詢前線的消息，只見列列的回車，滿載傷兵回來，預備醫好瘡口，第二次上戰場去。

大元帥下令從十八歲到五十歲的男子，一律開赴前敵，婦女担任警察和看護，小孩和老頭子守家。所以在火車上，除了壯丁和稀有的紅十字婦女救護隊外，絕沒有看見一個老人和孩子。

第一千零三十七次的軍車，只差五分鐘便要離開都城車站了。一個龍鐘老婦人挾着她的瘦削而年輕的兒，負着鎗走上車來，逗引起全車箱人的注視，都集中到咕嚕着口裏歎氣的奇異老婦人的動作。

老婦人的動作的確是有些失了常態，幾點啾啾的枯淚在她的臉上滾下來了。全車箱的人大譁。

「支那婦人支那婦人」全車箱都嚷起來。

「老媽，你不是不應流下這樣不是德意志民族的眼淚嗎？你應該知道你的兒子爲國戰死，是你母親無上的光榮啊！」一個白衣紅條子的看護婦過來不屑似的挽勸這位神經失常的老婦人下車。她忽地站起來，瞪着白眼，緊握着她兒子的手，注視車內苦笑着喘口氣。

「支那婦人嗎？實在太酷了，太酷了，唉，若是諸位年輕人知道我爲什麼流淚以後，總不會這樣酷視我吧！我最大的兒子奉密令去謀炸魯堡兵工廠被敵人投到鍋鏟裏骨化成灰了。第二個兒子在飛機上負傷跌下來成了粉碎，第三四個兒子都葬在第一道戰壕裏了。昨天我剛送他六十歲的爸爸冒着壯丁去葬送在第二道戰線，今天我又送我病後還未復原的第五個兒子，最末的一個兒子防守第三

道戰線了。我恨我沒有第六個第七個兒子去防守以後的戰線，我恨我是不中用的老婦人了，我沒有愛子再送赴前敵的光榮了，老淚不期然的掉了下來！

「老姆，老姆，德意志民族的老姆！」看護婦抱着她，吻着她慈祥的臉，全箱的少年兵士都脫下帽來，高呼「德意志民族的老姆！」

汽笛一叫，幾千可愛的健兒又送到克羅河戰場去了。只剩下老婦人呆站在車站，冥想改扮男裝應募去防守第三道戰壕邊的烏沙嶺炮台。

選自西冷橋畔

## 五十多個

巴金

「走吧，這兒不是我們立腳的地方，」大家這樣嚷着。各人把身邊的一個小包袱掛在手臂上，另一隻手裏提了一點東西，陸續走出了那個茅棚，並沒有一點留戀。

在一條狹小的土路上他們大步走着，人數是五十多個，時候是早晨，天是個陰天，從昨夜就刮起北風，也有人想到會落雪，但他們卻不能夠再在這村莊裏住下去了。

他們永遠是這樣地開始了新的路程，沒有固定的目的地，沒有存儲的食糧，沒有工作，祇有一件事，就是走走，走向一個新的地方。在那裏他們希望會得着工作，得着飽飯，得着溫暖。

這行程並不是最近幾天裏才開始的。半年前洪水淹沒了他們的故鄉，沖去了這一年的收穫，過後大兵又經過那村莊，帶走了剩下的一些東西，燒掉了一些房屋。每個人祇剩了幾件衣服，兩隻空手，一條性命。饑餓逼着他們，寒冷逼着他們，像一根鞭子那樣在後面打他們的背脊。於是他們便含着眼淚

離開了故鄉，這村莊在從前曾被他們大家當作父親般地熱愛過，那時候牠充滿了活氣，就像一個健康的壯年人，後來纔染了疾病，漸漸地枯瘦起來，到如今卻又遭了慘死，而且除了痛苦的回憶外，就不給他們遺留下一點東西。

他們就這樣走上了漂泊的路途，走過一個城市，又一個城市；經過了一個村莊，又一個村莊；翻過了一匹山，又一匹山。在那裏他們找不到一個可以立足的地方，每一間房屋的門都在他們的面前關住了。他們祇有一條路，在任何時候，無論是太陽從山坳裏露出紅臉的早晨，或者在月亮躲在樹林裏的黃昏，或者星子在天空霎眼的黑夜，他們都祇有一條路，往前而走。

一天又一天，一個月又一個月，他們的臉龐跟着天空，山樹，改變了顏色，而脚步卻沒有停止過。他們從沒有在一個地方有了一個星期的停留，在某一個城市裏人家給了他們一線的希望，但過後什麼都沒有，他們祇得繼續往前走。

饑餓和寒冷把他們連結在一起，成了一個小隊，人數是五十幾個，有男，有女，也有老，有小。不怕風和雨，不怕太陽和雪，他們連結在一起，不歇地向前面走着，大家都祇有一個希望：工作——生活。肚皮要飽，身子要暖——這差不多成了唯一的一個目標，鼓舞着他們，每個人都是這樣地想，誰也沒有另外的心思。

像一隊飄游的吉普色人，他們經過了一個城市，又一個城市，一個村莊，又一個村莊，一匹山，又一匹山，在破陋的茅棚裏，在草枯了的原野上，在葉子整夜戰抖着的樹林中，拾了大堆的枯葉，在地上鋪着，卸下了小包，祇拿出那可以當作被褥的東西，裹住了身子，這樣就度過了寒冷的夜晚，一夜，兩夜……夜晚永遠是寒冷的，周圍的一切也都是暖熱的，祇有他們的心，但是漸漸地心也有些兒冷了。

像一隊飄游的吉普色人，他們連結在一起，不斷地同饑餓和寒冷掙扎，貢獻了他們的全力量，向一些陌生的富足的人討一點剩餘的糧食。但是他們沒有篷帳，沒有娛人的技藝，華麗的門在他們的面前關住了。祇有一些破舊的窄門還為他們開着，不過在那裏而他們也不能夠得着所希望的東西，在那裏並設有工作和生活，祇有些微的糧食來填塞他們的饑餓。

從太陽在山拗裏露臉廬走到星子在天空雲眼睛，日和夜像鞦韆一般地翻動着。日子一天比一天地短了。天空一天比一天地陰沈起來，太陽漸漸地失掉了牠的光輝，河水已經早結冰了。前十多天還落過第三次的雪，他們依舊找不到一個立腳的地方和一件工作，不得不繼續走那無終結的路程。

『歇歇吧，住下來吧，』每個人的心裏都叫出來這樣的呼聲，每個疲倦的身子都需要着充分的休息。沒有一個人是例外。

然而有幾個人卻說了：『走吧，再往前走吧，』這也是衆人的呼聲，因為饑餓和寒冷在後面鞭打他們，把他們趕往前面走。而且他們也知道在一個不容許他們居住的地方住下去，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他們在這個村莊裏只住了兩天，過了兩個晚上，吃了兩頓飽飯，但他們就失掉了一個孩子。那是趙寡婦的七歲的孩子，一個活潑可愛的小孩，雖然近來變瘦了。趙寡婦是一個將近四十歲的婦人，不認識一個字，也不懂得什麼叫做偉大的犧牲，又沒有人強迫她從她的兩個孩子裏面貢獻出一個來，但是她自己覺得應該這樣做，並且她還明白她也不是第一個人。木匹阿四在前一次落雪時候就在城市裏賣掉了他的獨子，給衆人帶來一些溫飽。木匹阿四後來提起他的兒子，並沒有發出過一聲嘆息。『他做得，難道我就做不得？都是一樣的父母！況且我有兩個孩子，』趙寡婦這樣對自己說。『人家買

了他，自然會給他飽飯吃，她又拿這個想法來安慰自己。母子分別的一幕也沒有悲劇給衆人看。那小孩早給人家誑去了，以後他就不會回來過去的。時候他祇有笑容。

這一天衆人一早就離了村莊，那時還吃了一點充饑的東西。如果不是因了那小孩的緣故，這兩天的生活一定會給他們留下一個比較愉快的印象。但是失掉的小孩的面貌在他們的眼前盪漾着，使他們記起那個做母親的婦人的悲痛。他們不提起他，怕她聽見會傷心。她自己不說一句話，只牽着剩下的九歲的孩子的手，已經走出村莊了。那九歲的孩子還幾次回過頭來看那兒，絮絮地問他的弟弟在什麼地方，自然他不會得着真實的回答。

他們由一條蜿蜒的土路漸漸地轉到山坡上了。路是曲折的。天依舊陰沉着，像一個死人的臉。風刮得更急，空中飛揚着一些砂石。衆人吃力地走着，一步一步地，和那風戰鬥，埋下頭，怕砂石迷了眼睛。在他們裏面那個五十多歲的張公公兩次在山坡上滑倒了。他躺在路上，彎曲着身子，喘着氣，一隻手抓着路旁的一株樹根，花白鬚鬚上黏了唾涎，塵土蓋滿了他的瘦臉，眼睛半開着，眼光失神地望着天空。他一定看不見什麼。一些人停了脚步圍着來看他，幫忙長毛小王把他扶了起來，長毛小王扶着他慢慢兒往前走，兩個人便留在後面。

他們依舊吃力地在蜿蜒的山路上走着，成了一根曲折的長線。人數是五十多個。風漸漸小了一點。天空好像露了笑臉。衆人的臉上也有了欣慰的顏色。但後來他們正在翻那山崗時，情形就改變了，雪花開始在空中飛舞起來，飄到了一些人的臉上，手上，「落雪了！」大家吃驚地叫着。看那天空，天空似乎突然就變得十分陰暗了。無數白色細點瀾漫了全個空中，漸漸地就成了白茫茫的一片，像有什麼人撕碎了幾牀被綿絮從上面撒下來一般。風又刮得厲害了，這一次風刮得人臉痛，手痛，雪花來迷了

人的眼睛。他們更努力地掙扎着，卻不得不更緩慢地地下着脚步，而且許多人滑倒在路上。後來纔翻過了山崗。

下山的路本來是比較容易走的，然而路已經潤溼了，後來就成了泥濘，雪墊起來把滿山都染成了白色，樹木也蓋上了雪花。周圍是很靜寂的，沒有別的行人，望過去前面是白體體的一片，山脚下有些人家也被雪掩蓋了，卻有一條小河還在發亮。景象是好看的，但誰也沒有這閒功夫和興致。他們已經把全副精神用來和那殘酷的自然鬥爭了。對於面前的奇麗的景緻，他們生不出一點喜悅，從雪那裏他們祇得到寒冷，腳下連襪子也溼了，他們卻不得不繼續把腳往泥濘裏踏，或者踏在雪堆裏，他們只有一個目前的希望，就是趕快走到山脚下的人家去，他們想在那裏也許會得到一點溫暖，一點休息。他們口裏噓着氣，用手拂拭臉上的雪花，時時把紅腫的手放在嘴唇邊吐熱氣去溫暖他們。用盡了他們的力量，沒有一點遲疑，沒有一點留戀，一種嚴肅的思想管束着他們。他們毫不憐惜把那已經弄得不像樣的，溼漉漉的雙腳往泥濘裏踏，在泥濘裏推動。一個人跌倒了，旁邊的同伴就拉起他或她，說兩三句鼓舞的話。小孩走不動了，母親或父親就牽着他的手走。張公公是這隊裏最老的人，他差不多不能動腳了，就由長毛小王和紅鼻陳三兩年青人挾着他走。他一路上發出低微的咳嗽聲，但前面的人卻不會聽見。

他們只管往前走，沒有吵鬧的聲音，兩三個緊靠在一處，或者一個緊跟着一個，這樣成了一個長列，在白的雪地上慢慢兒走着，天空更加暗淡起來。夜在張他的網羅了。而山脚下的人家却突然在眼前消失了。原來眼睛騙了他們，路還很遠，轉一個灣，一個樹林又擋在他們的前面。

樹林並不很密，裏面還有一線光亮，地上却成了一個泥沼，大家的腳都有些兒膽怯了，但他們並沒

有別的路。於是他們鼓起勇氣進了樹林，依舊是一長列人數是五十多個，環境却更困苦，更艱難了。

他們的眼睛開始模糊起來，他們看不清楚脚下的路，他們看不清楚兩旁的樹，他們看不清楚前面的景物。風刮着他們的，沒有保護的臉和眼睛，風震聾着他們的耳朵，風透過衣服割着他們的身子，泥濘黏住他們的腳，他們差不多忘記大腿下面還有什麼東西了。他們祇有半個有感覺的身子，但他們却沒有叫出「休息」的聲音。半年來的經驗使他們變得很嚴肅，很沈重了。沒有吵鬧，沒有叫號，他們沈默地走着，就像是送葬的一行列。樹林裏並不是完全靜寂的，腳步聲，腳在泥濘裏雜踏的聲音，印在每個人的心上。他們嚴肅地甚至帶了一點恐怖地聽着那聲音。他們絲毫沒有想笑的心思，也沒有寬鬆的心情，他們很明白這時候他們是在掙扎，是在生活，而且還覺得祇要他們稍微疏忽一點，周圍的情形馬上就會改變一個面目，那面目甚至會是十分可怕的。他們不敢想像，然而單是「在他們所已經受過的一切以外還有更可怕的情景」這一個念頭就夠折磨他們了。

天完全黑了，小孩的哭聲打破了衆人的沈默，哭的是另一個年青的寡婦，孫二嫂的四歲的孩子，從前是那麼活潑可愛，但是如今却瘦得像一個猴子，連哭也哭不出大聲音，也就像一個猴子的哀叫。這聲音打在衆人的心上，有些疼痛了。

「寶寶，不要怕，娘在這兒……」女人的苦痛的顫抖的聲音無力地在空中飄着。

「火，火亮……」先是一個孩子的聲音，接着許多人在叫。

但是火柴被雨和雪弄溼了。於是起了短時間的吵鬧，並沒有誰在抱怨，却有些人相撞了，也有人滑

倒在地上，發出叫痛的聲音，或者叫別人拉他起來。

他們似乎進到一個地洞裏面了，沒有一點光亮，黑暗包圍着他們，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身子以



外就是什麼情景，祇有那風，那雪是誰都可以感覺到的。鼻子凍得麻木，手也腫了，耳朵痛得難受，身子抖着，腿也抖着，却也沒有一個人停着脚步，沒有一個人讓疲倦和痛苦征服了自己。每個人摸索地走，那不可知的道路，誰也不會想到休息和安慰。誰也不會疑惑地問自己：爲什麼要繼續向前面走？前面有什麼東西等候着我們？

「火，火亮……」還有人在這樣地叫喚。然而風太大了，雪也太大了。

「走罷，我們走快一點，沒有亮也要走！」一個雄壯的聲音在人羣中響起來，那是鐵匠馮六的聲音，這個高大的壯年漢子，他的聲音壓倒了一切。

「好！」兩三個人答應着，過後就沈默了，然而在每個人的心裏都起了同樣的回應：「走吧。」

依舊摸索地走着，每個人用盡了力量，咬緊了牙齒，移動着脚步，不知道前面還有幾多路程，也不知道後面留下了幾多路程。每個人都祇有一個念頭：掙扎——走。沒有誰想到自己，也沒有誰覺得自己是孤另另的一個人，從同伴們的脚步聲和呼吸聲裏他（或她）得着了安慰，覺得自己是在一大羣人裏面。那一羣人，和他（或她）是同運命的，他們決不會躺下來白白餓死在地上，他們一定會做出一件事情。

依舊摸索地走着，不怕風和雪，不怕黑暗和泥濘，不怕疲倦，他們有的經驗太多了，共同的困苦像一根帶子把他們縛在一起，使他們把每個自己寄託在衆人中間，消失在衆人中間，在衆人那裏得到力量來忍受未來的更大的困苦。而且他們也知道除了這個他們就祇有死亡。

「看，前面不是燈光快走！」鐵匠馮六的聲音又響起來，依舊是十分雄壯，壓倒了風和雪。

「是啊，那燈光！」每個人在心裏應道。然而在前面並沒有燈光。

孫二嫂的孩子哭了，那緊緊抱着他，旁邊另一個人挾着她的一隻肩膀走。在後面張公公已經不咳嗽了，也沒有人注意他，長毛小王和紅鼻陳三兩個人挾着他走，却不曾留心他的身體漸漸地僵硬了。風更猛烈地刮着，打得樹木發出了尖銳的長嘆，許多枯葉繼續落下來像人的手一般轉拍着一些人的肩頭，然後落進了泥濘裏。雪不停地落，而且變得更大，在黑暗的樹林中，也瀰漫了棉絮似的白點，貼在人的臉上。每個人身子變得硬了，腳變得重了，冷氣包圍着他們，祇有心還是熱的，在這時候心還在說：『走吧。』

『他死了張公公死了，』長毛小王忽然驚叫起來。

一些人停了脚步。

『喚他，大聲喚他！』一些人叫。

『張公公死了！』另一些人悲聲叫。

『張公公張公公！』紅鼻陳三在喚，長毛小王也喚，還有兩三個人喚。

『冷了，全身都冷了，就像一塊石頭，』長毛小王悲聲叫道。他的聲音是響亮的，衆人聽見，他的話就像一塊石頭壓在大家的心上。

『怎麼哪？我們怎麼好……』孫二嫂沈默了半晌，忽然發出這哭聲，一面緊緊把她的孩子抱在懷裏，她覺得孩子也不動了，但是他並沒有死。

後面一些人在說話。在前面走的鐵匠馮六聽見了孫二嫂的哭聲，他粗暴地說：『走啦，我們趕快往前面走啦，看那燈光！』

『走啦，走啦，站着是不行的！燈光！』一些人大聲回應道，可是誰也不能夠說出自己究竟是否看見

了燈光。

「好，我們就把他扛起走吧，到了前面再說，反正不能夠把他扔在這兒！」長毛小王看着紅鼻陳三的鼻子說。

「好，」紅鼻陳三短短地應了一聲，於是兩人扛了那冰冷的屍體走了。死這個字像電光一般掠過了衆人的頭腦裏！

「死媽的，老子還有氣力，不怕牠！」鐵匠馮六用手拍着胸膛，趕走了那一剎那間的不愉快的思想。他的聲音依舊雄壯，但和先前的已經有些不同了。他的腳變得沈重起來，要拔起牠們也有些費力了。這時候彷彿有一個低的聲音在他的耳邊說話：「死……死在前面等着你……」他打了一個寒噤，然後回答說：「走啦，媽的！」

燈光每個人都彷彿看見在前面什麼地方有一個微弱的光亮，每個人都都在心裏想：「不遠了。」大家用了最後的力量掙扎地走着，懷着一個希望：短時間過後一個溫暖的世界就會到來了。然而時時有一具僵硬的屍體橫在他們的眼前，擋着他們的進路；夜也變得更加寒冷了。那燈光只是在他們的心裏，祇是一個幻象。他們就向着這幻象走。

「呀……我們迷路了！迷路了！」木匠阿四忽然驚叫起來。

一個沈重的石頭打在衆人的心上。他們覺得恍然明白一切了。不錯，固然這是一個大樹林，但是爲什麼他們走了這許久還走不出去呢？他們顯然是迷失在樹林裏面了。沒有燈光，沒有指導，祇有黑暗，祇有風和雪，祇有寒冷的夜。情形是很可悲慘的。

「我們怎麼好？我們怎麼好……」孫二嫂驚惶地叫，把她的孩子抱得更緊，却不知道那孩子已經

凍得僵硬了。

「我們怎麼好？」趙寡婦拉緊她的九歲的孩子，叫他緊偎在她的身邊，她也在叫。

「我們怎麼好？」另外的幾個婦人也這樣叫，都是絕望的聲音。

「走啦！往前走啦！」鐵匠馮六像沒有感情似地粗聲叫起來，他的聲音依舊是雄壯的，壓倒了別人的聲音。饑餓在他的心裏叫，他聽得見，但他不去注意。他的唯一的念頭是：他還有氣力，他不怕什麼，他要走。他要和這一切掙扎，他想：「我們是五十多個，我們有手有腳，大家連結在一塊兒，一定不會就躺倒在地上白白地餓死凍死，我們要做出一件事情來救自己。」什麼事情？他現在還弄不清楚。

「走啦！」長毛小王和紅鼻陳三也在後面叫了。他們兩個扛着張公公的冰冷的屍首，就像扛一條石頭，手有些疲倦了，饑餓在肚裏燃燒，但心還是不肯屈服，他們嚷着「走！」他們努力移動脚步，雪和水泥浸進了他們的破爛的鞋襪，腳在雪地上差不多要凍僵了。

「也應該愛惜自己的腳呀！這也是父母養下來的，」平日不多說話的鄭大毛這時候痛惜地叫了。  
「像這樣瞎着眼睛走，走到天明也沒有什麼用處！」

「有什麼辦法呢？樹林裏又沒有歇腳的地方！地上這樣溼，能躺嗎？」木匠阿四絕望地回應道。

「我走不動了，我覺得下半個身子已經不是我自家的了。」趙寡婦苦痛地叫起來。她不覺得饑餓，但是她的九歲的孩子却在旁邊叫了：

「娘，我肚皮餓……餓。」

人羣中還有兩個小孩，一個是十一歲的小姑娘，一個是八歲的男孩，他們也用緩慢的聲音來響應他：

「我餓……」

餓，每個人都聽見這聲音，每個人都聽見饑餓在肚裏叫。孫二嫂的孩子不覺得餓，因為他已經死了，但孫二嫂還把他緊緊地抱在懷裏，像一個活人。她不知道。

「不要叫，過一會兒走下山，我們就有飽飯吃了。」趙寡婦拍着她的九歲孩子的肩頭改變了語調對他說。

「乖乖的，你不聽見趙大嬸的話下了山就有飽飯吃！再忍耐過一會兒就好了。」吳大娘用溫和的聲音安慰她的八歲的孩子。

「婆，爲什麼我們就沒有飯吃？……沒有房子住？受凍挨餓呢？……婆，我……」那個十一歲的小姑娘懷着滿肚皮的疑惑，斷續地問她的祖母沈老娘。

「笨孩子，這是天災呀！這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婆毫不思索地用回答打插了她。

「天災？」幾個人在後面疑惑地問自己。許多人都聽見了。

天災，這是怎樣的一個名辭！這時候許多的人吃着飽飯，住着溫暖的房子，不做一件事情，而他們這一羣人却迷失在風雪打擊的樹林裏，找不到一個歇腳的地方，找不到一點充饑的東西。別人說這是天災，他們不能夠承認，他們不能夠相信。他們分明地看見別人拿走了他們的東西，燒掉了他們的房屋。不錯，他們也看見整天落着雨，堤決了口，灌了水進來，淹沒了田地，但是人家很早就用了修堤的名義，在他們那裏拿去了錢，他們相信人家，却不知道那錢用到什麼地方了。別人說這是天災，他們不能夠相信。又有人說他們是壞人，所以應該受罪，他們在路上親耳聽見過。這是多麼不公道的呀！——鐵匠馮六起初疑惑地想，後來憤怒地想，他覺得心燃燒得更厲害了。他捏緊拳頭伸出去，像要和什麼人相

打然而一片雪花冰冷地黏到了他的手背。還有許多人也是這樣地想着。長毛小王和紅鼻陳三也都這樣想，他們埋下了沈重的眼光。落在那已經沒有了人樣的張公公的屍體上，雪堆在那上面微微發亮。他們不能忍耐地問自己：爲什麼像他這樣的一個人就應該遇着這種慘死？他們不能夠回答，也沒有別人來給他們一個回答。「這是多麼不公道的呀！」彷彿有什麼人在他們的耳邊說了。他們咬緊了牙齒。

「就沒有一個歇腳的地方嗎？我實在走不動了。」趙寡婦沈默了一會兒又這樣叫了。

「還要走多遠？還要走多遠才有飽飯吃？娘，我肚皮餓……」幾個小孩這樣問他們的母親。

「我走不動了！歇歇吧。那燈光，爲什麼燈光就沒有了？」木匠阿四哀求似地叫道。

「我不願意再走了。我會活不過今夜。晚我怕我就要死在路上了。」許久不說話的周老爹忽然用微弱的聲音對鐵匠馮六說。和他挨近的人覺得他淌了眼淚。

鐵匠馮六把頭抬起來望着頂上露出的一段天空。天空是深沈的，黑暗的。一些白的雪花在他的頭上飛舞，冷冰冰地落在他的臉上。「死，死就在前面等着你。」一個低的聲音在他的耳邊說。他的臉上起了一陣拘攣。他沈默了半晌，別人不知道他的心裏在想些什麼。忽然他張開了闊嘴，發出了響亮的聲音：

「長毛小王，你說！紅鼻陳三，你也說！」

「走啦，我們不能夠躺下來等死的。我們還有氣力，人數是這樣多，五十多個，怕什麼！」兩個年青人差不多齊聲說。這時候他們忘掉了一切，忘掉了黑暗，忘掉了風和雪，甚至忘掉了他們所扛着的那屍體。他們只有一個憤怒的思想：這是多麼不公道的呀！

「還有你們呢，說呀！」鐵匠馮六又說出了幾個人的名字。

「走啦。大家在一塊兒，五十多個，還怕什麼？我們有的是氣力，便是該死我們也要走到死的時候！」那些人差不多說了同樣的話，沒有一個人單想到自己。

別的人沈默了。孩子們也嚷着要繼續往前走。

「那麼我們就走吧！」鐵匠馮六用了沈重的聲音說。過了這一會兒他又加了一句：「我相信夜快就要完了。」在他們的周圍依舊是黑暗的夜。

脚步的聲音比先前響亮了。這時候還有一點吵鬧和騷擾，但過後就沈寂了。大家不說話，不叫號，各人用了全副精神來走路，來和風和雪掙扎，好像每個人都明白這是一場最後的鬥爭。

黑暗壓下來，寒冷包圍過去，風像一些鬼在他們的頭上怒號，風像一把刀割着他們的全身。泥濘拖着他們的雙腳，饑餓燒着他們的心。一個低的聲音在他們的耳邊說：「死，死就在前面等着你！」

沒有叫號，沒有吵鬧，沒有眼淚，沒有恐怖，他們把全身的力量都用在腳上，在泥濘裏不停地移動。他們不知道自己走得怎樣地慢。

雪已經住了，然而情形還是一樣地沒有希望。前面是黑暗，後面也是的。他們不知道已經走了幾多路程，也不知道還要走幾多路程，更不知道是否還迷失在樹林裏面。黑暗依舊是濃密的，就像那黑夜永遠不會天明，這路程永遠不會完結。

於是疲倦又來拖他們的身子了。幾個人忍不住發出了嘆聲。

「走啦！」鐵匠馮六用了一種野蠻的力量在和那疲倦鬥爭，他粗暴地叫起來。「趕快走，前面就是村莊了！」其實村莊是在他的心裏，那村莊是特別美麗的，那裏照耀着陽光，許多人唱着歌在田莊上。

在店鋪裏工作。那些人帶笑地歡迎他們，讓他們吃飽飯。他走進一家鐵匠鋪，拿起一個大鐵鎚，向着一塊炙熱的紅鐵打下去，好像火花四面濺……

「趕快走，趕快走。」

不到死，不能休。

我們有的是膽子。

我們有的是氣力……」

他用了粗暴的聲音和山歌的調子唱出這幾句話，他覺得身子比較先前要輕鬆了一點。但過後他不禁又想：這是多麼不公道呀！

長毛小王和紅鼻陳三兩個接着唱起來，幾個孩子也唱了，後來大部分的人都唱了。聲音自然是疲倦的，而且是不和諧的。但是大家都感覺到這時候從什麼地方來了一股熱氣。

在許多人的眼前那美麗的村莊出現了。這幻象鼓舞着他們，使他們忘了黑暗，忘了困苦，忘了疲倦。他們永遠唱着剛剛產生的簡單的歌……

於是天亮了。沒有風。樹林留在後面。在他們的眼前是一片白皚皚的田地，雪在地上發光。一個美麗的村莊躺在他們的脚下，許多家房屋被雪蓋着，兩三家連在一起，分成了許多堆。左邊一條路上走着一連串的鄉人。一些人家的屋頂上冒出了灰黑的烟，從雪堆裏冒出來直往上爬。另一些人裏送出了雄雞的啼聲。

他們望着這村莊嘆了一口氣，淌出眼淚來。

「我們又算過了一夜了，」木匠阿四感動地說。他回頭看他的同伴。



孫二嫂坐在雪地上，低了頭，搖着牠懷裏的死孩子，在哭泣。趙寡婦偃着他的兒子在路旁昏睡了。沈姑娘抱着她那孫女，倒在雪堆裏。吳大娘大聲哭着，那僵臥在她面前的八歲孩子。

一些人蹲踞着，一些人站着，看那村莊。張公公的屍體橫在雪地上，幾個人站在他的旁邊。長毛小王和紅鼻陳三抄着手，挺直地站在那裏，口裏哼着先前的那首歌。

鐵匠馮六這時候正望着村莊，他的眼睛裏發出一種異樣的光，似乎有一個特別的思想在他的腦裏產生了。他不再想：「這是多麼不公道呀！」却回過頭來，捏緊拳頭，用眼睛計數了同伴的數目，安慰地自語道：「還是五十多個，有手，有腳，有膽子，有氣力。」於是他便微笑地對他們說：「我們往前面走吧，那村莊已經到了。在那兒我們一定有飽飯吃的。」

選自現代

## 山地

魏金枝

茂才叔自從賣了那塊地，一直心裏煩，無事可做，便坐在自家門檻上，右手絡在帶子上，左手搔着頭，兩眼看烏鴉兒在天空裏打盤旋。

說起那塊地，地位兒並不好，也不大，正在馬面山的馬鼻上，黃黃的泥土，可洒上五升的麥子，就是這麼一回事。倒是歷史兒長，正可以寫上幾萬字。

正當他要買那段地的時候，他曾獨自個上去看了三趟。他老婆也去看了三趟，一回來，總要辯個兩三天。爭論的原因就爲了那地上有一個小小的土堆子。說它是墳，可沒有石碑子；不是墳呢，卻又斷不定。於是茂才嬸便主張不要這塊地，而茂才叔卻貪它便宜，便爭論起來了。

「蠢東西，你爲什麼知道它一定是墳呢？」茂才叔常這樣恨他的老婆。「依你說，凡是土墩子就是墳，你以爲篩花生的土墩子也是墳麼？」

「我也要靠兒子吃飯的，我不做那種陰騭事。」茂才嬭回道。

那時他們還有個兒子，茂才嬭把兒子當寶貝。後來茂才嬭說不過，哭了，把買地的洋鈔藏在米髻裏，但茂才叔還是偷了洋鈔去買了那塊地。地是買定了，茂才嬭哭了三整天，還買了福禮去請地主子。

茂才叔從來不捨得吃肉，那天可高高興興的吃了散福肉。第二天，他們就背鐵耙兒帶了兒子去開山。

兒子是個癆病鬼，委頓地在前面割去地上的柴，茂才叔在後面掘着地。鐵耙兒咬着地，鬆土跳躍着，濺在茂才叔的臉皮上，腳上，茂才叔用手抹着臉，一面嘴裏善意地吐罵着：「去去！」

前面毛茸茸的柴草，後面是黃金似的鬆土，他從鬆土上輕輕地踏過去。

「喂！你說我們該種些什麼？」茂才叔自語般問他的兒子。他是不常和兒子商量些什麼的。「我們該種些玉蜀黍，將來乾的鮮的……」他看看兒子沒回他，就把鐵耙掘在荒地上，用兩手做了個勢樣兒。「這麼長的鮮玉蜀黍，多鮮呀多香呀！」

一個香字拖得長長的，一直響了三分鐘，兒子還是沒做聲，祇別轉他貓樣的乾癯臉孔笑着，兩條鼻涕兒在鼻孔下一上一下地對流。

「喂，還有，你看我們村上誰有過這麼大的一塊地？」

兒子看看茂才叔真個有點兒奮興，小聲兒問道：「不是六店王家裏也有許多地麼？」

「多是多，可就沒一片這麼大的！」

「我說大也不見得什麼好？」

「爲什麼？」

「譬如我們將來再來一個弟弟，要分家，要……」

茂才叔還是輕輕地，他知道重聲兒對手會把話兒縮回去。「還要什麼你說？」

兒子看看他的臉色兒，繼續着說道：「譬如拿去賣。」

茂才叔氣極了，放下了鐵耙，趕過去就是兩個耳光子。

兒子哭着，茂才叔兩手發抖，鐵耙兒掘不進荒地去。

回家來的時候，兒子的面頰上發了腫，還是捧着頭哭。茂才叔臉皮兒青青的，也一聲兒都不響。

茂才嚇嚇了一大跳，以爲兩個都中了邪，使自語般的埋怨着：「我說呀，這是墳墩兒，這是墳墩兒，可

一點都不聽刀兒呀，鐵耙兒呀，了了打打的一個，躺在地下的，他怎麼睡得安？」

茂才嬌埋怨了一整夜，茂才叔也閉着眼睛想了一整夜。兒子則一下一下在被底驚跳着，還說着夢

嚙兒。

茂才叔不管，還是去上他的山。

兒子病得更利害了，閉着眼睛也說着夢嚙兒。

「你看見了什麼？」茂才嬌豎起了全身的汗毛。

「他呀！他把……」

「他把什麼打了你刀麼？用繩子兒吊你麼？」

「吊我唔，打我！」

茂才嬭有把握地頓頓頭。她想「吊他的是白老爺，他一定是墳裏的那個地主子。」

於是推土收經，燒紙錠，送夜頭……

茂才叔則還是去開他的山。茂才嬭釘視着他的丈夫，想憤怒，又不忍憤怒，她以為丈夫也中了邪。於是扁扁嘴嘶道：

「你看着兒子吧，兒子要死了，你還是去開你的地！」

茂才叔仍舊不睬，楞轉他的眼。「這種敗家的兒子，死了就算了！他知道把那地分開了去賣，這個敗家子。」

茂才嬭越弄越不瞭解了，越信是那墳墩兒在作祟。她蓬起滿頭的黃頭髮，像一隻開門的雄鷄兒似的，把眼仔仔細細的，看着丈夫的臉色兒。

兒子死了，茂才嬭仆在屍身上哭，兩隻大腿擦在地平上。

茂才叔真祇出了黃荳那麼大的兩顆眼淚兒，一個早上裏，買了棺材，就將死屍去埋在馬鼻孔邊的窪地裏。

茂才嬭坐在墳邊哭，茂才叔合力合力的掘着荒地。

茂才嬭氣極了，一屁股去坐在丈夫的鐵耙前，兩眼直直的釘住了茂才叔。

「你這算什麼意思？」茂才叔放下鐵耙問。

「還問我！」茂才嬭將一把鼻涕鬼在茂才叔腳跟前。「我說你不要買這塊地，你偏要買這一塊地，一個活活的兒子給你弄死了，你還要掘這一塊地，你要再掘掘得這墳墩子不安，明天會死了我，後天

就死了你！」

「我說這不是墳，你還信這一定是墳麼？」茂才叔把手拄在鐵耙上問。

「爲什麼不是墳？爲什麼不是？」

茂才叔苦笑，搖搖頭。「讓我開吧，我明天還得就種麥子呢！」

茂才嬸不讓，茂才叔向左轉些兒，仍想去開他的地。

茂才嬸也連忙向左轉些兒，去坐在鐵耙兒的正對面。

茂才叔換一個地位，茂才嬸也換一個地位。

「你一定說那是墳墩兒麼？」茂才叔惱了。

茂才嬸把頭像搗穀的石碓兒般搗了，下重重的嘶道：「爲什麼不是？」

茂才叔掄着鐵耙兒，一口氣跑到土墩邊，很命的掘了兩鐵耙，第三鐵耙正要舉起來時，茂才嬸已經一屁股坐在耙柄上。茂才叔放下耙，用力地想把老婆拉開去，茂才嬸一手已經拔住了一株小樹兒。茂才叔沒辦法，便在老婆身上搯了十多拳。

搯儘是搯，茂才嬸還是不走。

茂才叔沒法，鼓着嘴向家跑，茂才嬸蓬着頭髮也向家裏跑。

那天夜裏，茂才嬸就發了熱。半夜裏醒來的時候，她顫聲兒向他的丈夫說道：

「我發熱呢！我頭也痛，痛得割開來似的。」

茂才叔起來燒了水，看看老婆的神色兒，不對，滿臉噴了血似的，兩眼漲滿了淚水。

「你丟了塊地吧！她輕輕地，哭似的說着：『我看見兒子在面前哭，說他被一個大鬼壓在石板下。』」

「求求你，我怕呀！」

茂才叔搖搖頭，心裏亂紛紛的一夜睡不着。

茂才嬸病得利害了，一半兒是怕，一半兒是怕丈夫去開地，見神見鬼在牀上哼。

「這可不是玩兒，我真的得想個法兒子。」茂才叔想。「我可把那墳移到別處去，我可無論如何不願丟了那塊地。」

於是他騙他的老婆，他要替她去請請那個墳墩子。他在墳墩子邊點了三支香，掘了那個土墩子，一看。土墩子祇是土墩子，茂才叔高高興興的跑回家裏來了。

「喂！我說祇是一個土墩子，果然祇是一個土墩子。」

「什麼！」病人從牀上跳了起來。「你竟掘了墳麼？」

茂才叔涎着臉。「土墩子。」

病人在牀上昏厥去了。

「你騙我！真的土墩子麼？」病人回陽時，還是不信任地問道。「爲什麼我的病似乎又重了些呢？」

「這可誰知道。」

茂才嬸搖搖頭，病更重了些了。

來過了收經，推土，燒紙錠，送夜頭，一點兒都沒用。

「我看吃點兒藥吧！」茂才叔提議。

病人還是搖搖頭。「祇要你丟了那一塊地呵！」

茂才叔口裏答應丟了那塊地，心理却不是那麼想。

病人搖搖頭，知道對手的心理似的，兩眼直直的釘視他。

「你心放好了，看看郎中吧！」

病人還是搖她的頭。

茂才叔真的以為病人祇是心裏的病，他斯文地坐在牀邊哄病人。「你想想，我們就要發跡了，我已經種下了麥子，明年……」

「我已經不能吃了！」病人嘆着氣，慢慢地轉進了牀裏壁。

茂才叔撮了藥回家，一大羣的烏鴉，啞啞啞啞地，掠過他的頭上。他連忙呷了兩大口。心裏可還是別別的跳着。

回家一看，老婆已經僵在牀裏壁，死了。於是再去葬在馬鼻孔邊的窪地上。

從那時起，他欠下了二十塊錢的債。茂才叔可不怕，他還有馬面山上那一塊墾熟了的地。

第二年烏鴉叫時，六店王問他討那二十塊錢：

「還我，我等着用。」

茂才叔不等他再開口，馬上把四塊利錢交了去，六店王不響了。

第三年烏鴉叫時，茂才叔真的沒錢還，想把利息轉在本錢的借票上；六店王雖然答應了，臉色却有點不好看。回家時，烏鴉們仍在他頭上叫，彷彿在罵人，茂才叔低着頭，一聲都沒有呷。

第四年烏鴉叫時，茂才叔還沒把四塊八角湊齊，六店王就不答應，一定要他弄一些押頭。茂才叔發呆了，搓搓他的兩隻手，沒說話，沒辦法。

「呆什麼？把你馬面山那塊地寫上吧！」

「我祇有那一塊地。」茂才叔輕輕地，彷彿嘆着氣，他的心裏在痛。  
「就祇要你那一塊。」六店王摸摸自己鴨屁股式的頭。他想笑出來，可還沒有笑出來。「我反正不會再借你錢！」

票上是廿八塊八角，茂才叔把圈圈畫在當契上。他還是不就心。  
第五年烏鴉叫時，六店王要他寫絕契，打算找他五塊錢。  
眼淚掉在茂才叔自己的衣襟上，手指頭有點發抖，兩次摸不着自己的眼瞳兒。

「再挨一年吧！明年……」  
「明年難道明年就會從地裏掘出元寶來？」

明年是第六年，再一個明年是第七年，每在烏鴉叫時他去點了利。  
第八年烏鴉叫時，茂才叔備齊了利息，仍是跑上六店王那兒去。

六店王把利錢一推，眼睛看着自己的胸口：「算了，我不要你的地，你把本利都清了罷！」  
「我清不出！」茂才叔看不出對手存的什麼心。

「清不出，我就向縣裏去追。」

「我不是有地作了抵麼？」茂才叔還是不就心。

「地？」六店王用手拍拍自己的屁股，顛着頭，顛着腳，兩頭甩着，像一隻受傷的烏毛蟲。「田也不值錢，地還值什麼錢。告訴你，再過些年頭兒，收不起租，也賴不了糧，祇有把文契掛到桑樹吊上去等人。」

「我存心要贖那塊地，祇是慢慢兒。」茂才叔平心靜氣的。

「慢慢兒，慢了我的命。」六店王了了檯子角，又去咽了幾口茶。咽咽茶，就是煞煞他自己的火。「我



也窮了，我窮得不得了。一共一萬五千斤的租，合上四百多塊錢，今年又打了個六折，去個百把錢的糧，還有什麼斷命的保衛捐，一個月派上十多塊，可是我還有兒女哪，還有往來的應酬哪。」

茂才叔心裏一軟，答應把那塊地暫時賣給他。於是咬住牙根說道：

「我把那塊地賣給你好了，你可得答應我回贖那塊地。」

「贖你這老昏蟲！」

六店王罵着，奪了他手裏的錢，一直把他推出賬房門。

第九年，烏鴉還沒有來，六店王啞啞地蹣跚到茂才叔的茅屋裏，一把捉住了茂才叔的大領衣，推着又挽着，把茂才叔攆得像個小娃子。另一隻手的手指拄着茂才叔的鼻樑上。

「還我還我錢！」

茂才叔沒有動，臉皮發着青。

「我不知道我的兒子發着傷寒症？」他把一口冤氣衝在茂才叔的臉皮上。「我的兒子要死了，沒有錢，沒有藥！」六店王大聲的嘶喊着。

茂才叔仍舊沒有動，臉皮兒發着白。

六店王拍拍對手的衣袋子，沒錢；把對手推了三尺遠；又去翻翻牀鋪子，沒錢；抓亂了一牀的稻草肉；又去翻碗櫥，把碗筷丟在茂才叔的腳跟前。

六店王釘視着茂才叔的臉，簡直可以看清映在茂才叔眼珠裏的自己的人影兒。然後一個呸，簪着鴨屁股跑回自己家裏去。

茂才叔呆了半天，稍稍有點清醒了，於是他也發起火，把自己的破領衣一塊塊吱吱的撕着；又踏着

破在地上的碗，起首是的零的零地響，後來破得不能再破了，便是確落確的，啞聲兒的在地上哭。

破碗兒安息了，茂才叔便倒在狼藉的草牀上哭。

哭了好一向，茂才更清醒些了，他起來鋪平了牀，又拾弄散在地上的破碗片，放在衣兜裏，他的跑

上六店王的家裏去。

六店王蹣起鬍鬚，癩着兩個涎袋兒，坐在賬房裏努力地吸他的烟。

茂才叔把破碗兒一塊塊取出來，慢條斯理地排在賬桌上。

六店王沒有響，臉皮兒發着青。

對手還是沒有響，茂才叔有些忍不住了。

『賠我的碗，聽不見，賠我的碗！』茂才叔尖着喉嚨喊。

六店王的兩片脣皮兒抖着，臉皮兒發着白。

『你去告好了。』茂才叔開着眼，聽眼淚兒暢暢快快地流着。『你要押頭，我就結你押頭兒；你要還，

我給你那塊地。你可丟破了我的碗。』

『我不要你那一塊地！』

『我的地那處兒不好？』叔才叔把手指指着六店王的腦門上。他氣極了，連他自己也料不到有這

樣的勇氣。

六店王抬起頭，捏住了對手的手指頭。痰袋一鼓一癟的，他也氣極了。『你也敢把手指指着我？』

茂才叔盡力抽出他的手指頭，一手捏住了六店王的手。

『你要造反了。』六店王嘶了起來。

茂才叔不放手，問道：「我的地那處兒不好？」

六店王不回答，他就不肯放他的手。

六店王點點頭，把聲音放低點兒，問道：

「不好就是不好，山地有什麼好？馬鼻頭上的地，一旱，乾他個火燥。一雨，把熟土兒衝了個淨。」

「你胡說！」茂才叔漲起臉上所有的青筋兒，他從不想到自己那地有這麼壞，也從未聽到自己那地有這麼賤。他放下六店王的手，把自己的右手指扳着左手指，數着：「去年下半年我種麥，整整割了五十多，今年是花生，我也挖了三擔多。你不信，你去問問人！」

「問誰問你自己吧，你的麥子呢？你的花生呢？我的利息呢？」六店王一句一句地問着，他的頭快拄到茂才叔的下巴上。要是茂才叔不往後退，二個頭準會並在一塊兒。

茂才叔張着大嘴巴，脣皮兒一吊一吊的牽着。

眼前一陣花，茂才叔看見馬鼻頭上的麥頭兒搖着頭，又一陣昏花，他看見花生開着黃花兒。眼前一陣清，茂才叔看見六店王頭上的鴨尾巴，又一陣昏花，他看見自己身上的破領衣。

沒有話，茂才叔坐在竹椅上，六店王坐在一條方方的木椅上。

坐了好久，茂才叔稍稍清醒了，眼裏滾着淚，六店王木人兒似的對着他。

六店王咽咽茶，摸摸自己的鴨屁股，茂才叔咳了一會嗽，揩揩眼淚兒。大家有些神氣了。

「真的不能再緩緩麼？」茂才叔輕輕地啞着喉嚨。

六店王把視線攔在烟圈上，嘴巴比鼻頭蹺得還高，疲乏地問道：「什麼？」

「再緩緩！」

「怎樣緩一緩？」

「我想我明年可以來贖這塊地！」茂才叔把喉嚨放得更輕些，彷彿怕別人偷聽了去似的。「明年我要改種蠶豆兒了。前天一個親戚告訴我，蠶豆兒的市面最好，五塊錢一石，你想想，五塊錢一石！」

茂才叔差點兒快要自己笑出來。

六店王倒真的笑了出來，可是這笑勁有點兒冷意。「蠢子，今天我上市去，已經賤到三塊三了，明天怕會賤到三塊裏，明年準會賤到兩塊多。」

「這個我一點兒不耽心，兩塊多也好。」茂才叔再把嘴巴貼到六店王的耳朵邊。「我明年還要下河裏撩蚌殼兒去，一挑就是七八塊。年頭兒雖難，天老爺可還不會絕了我。」

六店王仰起頭，噴着烟圈兒，耳裏祇是嗡嗡地響。眼上一個烟圈裏看見病兒子的乾癯臉，另一個煙圈裏看見團總老爺的團捐簿，再一個烟圈裏看見……

「緩一緩吧！」嗡嗡的聲音又在六店王的耳朵裏響。「現在祇有一個辦法了，就是上縣城銀行裏去押。」

「怎樣押呢？算你，還是算我呢？」茂才叔問。

「算你，也是算我的。」六店王無聊賴地說道。「我拿你的絕契去押，要是你明年把錢交了來，就由我去贖，我還了你的地。」

「這不會沒了我的地麼？」茂才叔有點兒不相信。

「就要問你明年能否還得出錢。」

茂才叔不好說明年交不出錢，也說不定明年一定交得出錢。可是怎麼辦，明年總比今年有把握點，

於是他答應了。

自從六店王把賣契送上城裏去，茂才叔的心裏就煩起來了。他每天跑二次馬面山，也每天到六店王的家裏去。

「不會吧，不會沒了我的地吧！」茂才叔輕輕地，膽小地問着：

六店王除了第一次把上城的事情說了一下子，以後就不大理睬他。要是理睬他，就祇把鴨屁股聳聳，鼻孔裏孔孔的放兩聲氣。然後他背着手向屋裏一鑽，走了。

茂才叔可更疑惑了，他凝視着六店王的每一個動作。從頭髮起以至脚尖止的每一處，他以為這都有一點兒陰謀的氣。

六店王兒子的傷寒症更利害了，家裏也忙着打醮，唸經，送羹飯。茂才叔不管那一套，他還是天天上六店王的家裏去，不聲不響地地躲進了賬房間，靜靜地坐着，好幾次嚇了六店王一大跳，被六店王罵了出來。

茂才叔自言自語地。「他這機關總有一天會穿了的，他騙我，他不會有好結果的。」

正是六店王的兒子病得最利害的那一夜，茂才叔無論如何也睡不着覺，他又偷偷地跑進六店王家的賬房，在暗地裏坐着一個怕鬼的小使，他慌慌張張的跨進了賬房，還沒看清茂才叔的臉，便殺豬般嘶了起來。

六店王鼓着痰袋子，說不出話，祇舉起了一根門門子趕進門，向茂才叔的頭上撲了來。

茂才叔用手去擋，一下便受了傷，滾在地平上。

來了燈火時，茂才叔還是抖在地平上，右手捧了左手骨，兩眼死命地釘着六店王。

「你不是要逼死我！逼死我的兒子！」六店王擺擺他的鴨屁股式的頭。本想再打兩下的，卻被對  
手那雙奇怪的眼睛嚇住了。然後悽苦地，把聲音放得像哭般的，「我要是謀了你那塊地，我給天雷打  
死吧！」

把茂才叔攙起，六店王還是補着說道：「祇要你明年拿得出錢！」  
茂才叔扶着傷了的手，安心地回來了。

於是問題又移到錢的身上。

「錢！錢！錢！」茂才叔嘴裏很命的唸着。腦子裏却是茫然。譬如種蠶豈，這已來不及；擦河蚌吧，卻得到  
天熱的時光。至於做夢，茂才叔也會做過夢，眼見許多圓圓的洋鈔在路上滾，他去拾，而且拾得了，可是  
一醒來還是空空的一隻手。最後的希望就是地上的麥子趕快長起來。

可是天冷了，整天的發着西北風，烏鴉們又來了。

烏鴉，那種畜生中最無恥的畜生，但等西北風一起，便漫山遍野的飛來，啞啞啞啞地，落葉般飄在天  
空裏，會把晴明的太陽遮得陰沉沉的，陰沉沉的天日遮得夜一般。

牠們往南飛，往南飛，倘使冬天不祇是三個月，倘使春天不接了冬天而來，則南方雖大，也祇是有限  
的一些地方，牠們定會把它填得實實的，滿地是一片黑，再不會有人們站腳的地方了。

牠們又是閒暇的，牠們不須生產，所有藉以生活的工具便是那個尖尖的角質的嘴，用這個東西喫  
人們種在地上的作物，也用這東西啞啞啞啞地叫着。吃飽那纔下了種的麥子，便整羣地飛在天空裏，  
直來個長蛇陣，橫來個一字陣，又圓圓的來一個大包抄。這地吃光了便那地去，張姓的喫光了便往王  
姓的地上去。

茂才叔一聽見那種啞啞啞啞的聲音，他心裏就愁懼起來，不自覺地跑到地邊去，在地邊，他常常碰到這種強盜們，牠們把整個馬鼻頭蓋得黑黑的，拿出牠們尖尖的角質的嘴，在才下了種的麥地上用力地掘。牠們蹣跚起屁股，伸長了頸項，彷彿想鑽下地去似的，挖着土裏的麥子。

這種時候，茂才叔便遠遠的大聲叱咤着，但是牠們並不因此便飛去，還是努力地工作着。直到茂才叔跑得很近，甚至近得使茂才叔可以窺見牠們的因十分伸引而暴露出的紅紅的頸肉，牠們還祇是抽出伸在地裏的嘴，側轉頭向茂才叔楞上一二眼，仍是把嘴伸到地裏去。

於是茂才叔惱極了，掄着鋤頭，戲刀花般的掠了過去，然後牠們不慌不忙地展開翼子，向茂才叔的頭上飛過，放開宏大的喉嚨，啞啞啞啞地，罵人似的叫着，一忽兒又在天上打盤旋了。

又有一些時候，牠們本來已在地上喫飽了的，但又不願飛上天去，便在地上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昂起頭，拍開兩腿，這麼幽閒地散着步。遠遠地望見茂才叔滿頭大汗地爬上馬鼻頭，便彷彿接客似的蹣跚尾巴，點點頭，齊齊整整的飛去了。

茂才叔沒法，祇有鼓着痰袋子，望着牠們發抖。但一等到茂才叔跑下了馬鼻頭，則牠們已經在天空裏飛倦了，重新把麥地上蓋得黑黑的。

「那有千年望賊的！」茂才叔嘆着氣。

茂才叔又曾把稻草人插在地塍上，然而這祇能嚇嚇膽小的麻雀兒，烏鴉們是向來不睬這些東西的。要是茂才叔整天坐在地塍邊，這倒還是一個妥法兒。

可是茂才叔還得吃飯，這時候總沒法看住這些強盜們。甚而有時候，茂才叔正捧上飯碗，坐在門檻上，另一班強盜正正在茂才叔的屋上飛過，也正正在茂才叔的頭上叫，諷刺着，擲揄着茂才叔。也有時，

一兩隻失了羣的，牠們就坐在茂才叔家門前的棟樹上，觸着棟樹子，一面對着茂才叔去啞去啞的喊着。

西北風越吹越緊，強盜們也越來越多，茂才叔漸漸的招架不住了。他祇能坐在門檻上看烏鴉們在天空裏打盤旋，生氣計數着五斗麥子究竟有多少顆，每一天烏鴉們究竟吃了多少去。

「完了！他本能地從門檻上跳了起來。『我總得想一個法子。』」

於是他拄着棒，重新爬上馬鼻頭。

他想把麥孔多蓋一點土，可是他又怕麥子伸不出土面來。不吧，烏鴉們一定會把麥子尋一個精光。於是他又祇得坐在地塍邊看着。

「牠們究竟有多少數目？」他恐懼地推想着。

他不能回答他自己，祇看見一個黑黑的世界，這裏沒有那塊地，那地上的麥子。

接着是來了風和雪，快凍死人的天氣，茂才叔才寬了一口氣。

「好了，凍死你們這些可惡的東西！」

烏鴉們，一遇風雪，果然即刻不見牠們的蹤跡了。但風稍稍平靜一點，雪片一停，牠立刻又一羣羣飛過天空，儘在村莊附近的地上憩腳，啞啞啞啞地，彷彿在說，「我們還是「活呀！」「活呀！」」

下一陣雪，噪一陣烏鴉，不但茂才叔的身上冷，心裏也發着抖。可是想想他的麥子，想想押在城裏的賈契，以及死了的兒子和老婆，他無論如何不能眼見烏鴉們吃去他的麥子。

他披上蓑衣，戴上箬帽，拄着棒，他要上他的山去。呼嘯着的風，像發着無數枝的箭，響着，穿進人身的每個毛孔裏，雪，想一下子埋葬了這世界似的，向茂才叔的身上潑來。茂才叔向着風雪衝去，風雪卻把



他衝回來。

茂才叔重新躲到樹下，田腔下憩着，打算避過了它們。但還祇有越加寒冷。於是一陣風雪的狂性過去後，茂才叔又整整他的腰帶子，拍去身上的雪，繼續他艱難的路。

他倔強地舉起自己笨重的腿，用來試着路，然後一步一步跨過去。正當腿和木棒支不住他自己身軀的時候，他故意想起他押在城裏的賣契，以及他的老婆和兒子，這會幫他把腿子舉起，重新向前踏過去。

雪是停止了，一個淨白的世界，映得他眼痛，又吹着風，使眼上流着淚水。正當他快要上山的時候，他迷失了路了。有時向左，大概是太向左了一點，他把全身陷在山坳裏。有時則太向右了，又踏了一個空。然而他還能記得自己在馬鼻頭上那塊地，因此他又重新往上爬。

腳已經不是他了，手也不是他了，可是他還能昂起他的頭，聽見一種生物拍着翅膀的聲音，這其間一隻溼了翅毛的烏鴉，牠低低地，彷彿墜下似的，從桑樹上飛下來，用頭一甩一甩地衝開雪，在尋覓泥中贖下的麥子。於是他咬住牙，最後一次提起他身上所有的力，所有的熱，想一脚跨上山崗去。

那時他腦裏已沒有一切其他的思想，也就是把一切怒惱都放在眼前那個掠奪者的身上了。在他想攀住一個可以援引自己的東西時，他祇捏住了一把雪，就跌了下來，死在雪地裏了。選自現代

## 出 路

上

余慕陶

「這真是目前的大禍！自己的病軀剛告痊愈，自己的精神剛告復原，而正以為可以安穩下去了，誰

知保護得這樣祕密的東西，又會給她發覺出來。注定了要漂流的，我的命運萬萬不能在這兒再苟安得下去了。讓自己的命運重新去找出路吧！

「這幾天來，她對我的態度的確是懷着惡意的！她在見我面時，故意與我賭氣，她在我的背後，故意去宣傳我的過去的歷史，總言之，她是想陷我於危險的絕境的，然而她這樣的舉動，我并非不知，我對於那些事情也是極其留意的。但是我始終卻想不到他會去搜查我的行囊。我尤其夢想不到她會把我散藏在這個皮甲和那個皮甲裏的碧的零碎贈品，會搜查出來湊成一個有系統的東西，來做爲難我的證據。」

「說起來也不算得一回什麼事，充其量不過是破裂而已……然而這的確有點麻煩了。破裂固然不是件大事，但是我在這裏用去她這麼多錢，難道就可以這樣一走了之？不，這當然不能，她一定會勒住我等到我把所用過的款項付清了之後，才給我滾開的。作算就付清了那孽賬後，算不定她就會這樣便宜來給我滾開罷！後事還多着哩！天哪！我的天哪！我在什麼地方去找出這兩百多元來還她呢！我祇因在經濟上得不到救濟才來跟她的，這麼一來還不是割我的肉容易麼？假若我不是反對了我的家庭，假若我是順從了家兄的說話，好心去讀書，不管閑事，那嗎，我的家庭一定還會給我寄些錢來的，但是自從加入革命黨兩年以來，家庭分文都不接濟了，這環境有什麼辦法？同時，她的處境更加難堪！她每月裏只在C城C大學醫院裏的護士學校裏，領三數元錢的津貼費，將來怎麼行呢？叫她一齊逃跑嗎？她現在恐怕連由C城到H港的幾元錢的路費都沒有吧！不逃嗎？她也是很危險，她找不着我時，一定是找她的唉……」

梅菴在那天晚上——在他的皮甲裏的祕密東西給他的劉月英搜查出來的那天晚上，這樣地計

較了他和碧——他的唯一愛人的目前的險境之後，腦子卻又打算到他自己的身上來。

一經過了這番的變故，她當然是把我當成敵人了她。一把我當作敵人，那我的生命便處處都發生危險了，因為她知道我在過去是×××的某地某部的幹員，她知道我在過去曾因××事而坐過了七個多月的牢房，她更知道我來此地的唯一原因就是××××××的失敗，並且我還有很多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書籍和雜誌藏在她的家裏。像這些隨時都可以把我送上斷頭台的證據，難道她還不會使用嗎？況且她在C城處了這麼久，軍政界的人物，尤其是公安局裏的那批禽獸，她最認識的多。她拿了那些證據，向公安局一個報告。暗探一來，那我的生命還不就完了嗎？經過幾次要死而沒死的殘軀，會留到這兒在一些事體都沒做時就死去，說起來是多麼痛心呀！我怨我自己不會死在四月十五的巴士的獄中，我又恨我自己在去年Liot的時候，沒有去當過先鋒。假若我是先鋒。雖自己的身軀現在不見得存在，然而至少總達到了我先前所懷抱的念頭——親手槍斃幾十個豬狗的念頭；我更又咒詛我自己來到這兒之後不聽從×××的差遣，不然的話，那我現在算不定正在××一帶幫助着那些成千整萬的無衣無食的勞苦工農，手持着Our Flag在那裏屠殺造惡的上層階級了。

「馬上就走不能，不能，袋子裏連坐船到H港的二塊錢的費用都沒有，那裏走得動呢？跟人家借嗎？朋友又那裏有錢呢？昨天阿權和阿古還不是到來向自己借錢麼？坐而待斃嗎？不行，雖至愚也不出此，何況自己還念上了十幾二十年書。現在唯一的辦法是晚上自己偷偷地到朋友家裏去睡覺，白天則周圍去遊山，同時更請求與她最要好的鄧姑娘打探消息。」

梅菴這樣周匝地決定了他的計劃之後，晚上就來到他的朋友的家裏——貧民窟裏，一連睡了幾

晚覺約莫因爲睡不慣兩張板櫬合成而沒有墊褥的簡單床具和蚊多的緣故，他的腰部已經酸痛到難堪了。滿面孔和兩個手臂已經給蚊虫咬到和到和出天花，甚無異了。然而他在睡覺時總不敢盡情去睡個暢快。每每在耳鼓一傳進到那周圍的嘈雜的聲音，尤其是天將亮時，那貧民窟裏的倒馬桶的嘈雜的聲音，他的心總是忐忑不寧，以爲偵探已經來了，警察也已經來了，死的恐怖好像就環繞着他。最好笑的是他把穿黑繆綢的帶白通帽的人們，都當作探偵看待。因此他除非不到街上去走，但當他一上街，他卻和瘋子一樣，這裏鼠竄一下，那裏鼠竄一下，攪到他全身無力，散魂失魄。

雖然，他的心卻仍然在集中到碧的身上，他以爲他自己的事情，他可以提防，過大危險的事情怕可以免掉吧！至於她呢，到了此時已經是否聞悉了這種事體？聞悉了這種事體之後，她會不會想出些法子來提防？她會不會打算跟他一齊跑？這些是他心中引爲是極成問題的心。是這樣想着，腦子裏的問話的符號也是愈加愈多了。結果，他給她寫了這樣一封信：

「我用盡了我的能力，祇能將我們的祕密保護到這個階段！我們中間的事體：函件，相片，約指……突於昨天晚上給她通通發覺了。當時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將已失的東西取回了半數，就在這取回的東西中，有的已經是撕碎了，有的又寄放在友人處了，真對不住！」

「她現在對我的態度變得很利害，算不定她會去通知那些走狗來活捉我的。爲避免那種危險起見，我決定在後得兩三天到且埠去准備到我們的理想鄉去。你那邊的情景怎麼樣了？身邊有沒有坐船到且埠的塊多錢？我看目前這兒的社會無論如何都不適合我們的。你在那邊——搜查得異常周密的C城，也是很危險的。數日前，當我看見報上載的，你的同學——陳五姑槍決的事體時，我的心總和皮球般跳個不住。我希望你見了這封信後，會准備到且埠來到那個地方去，生則共同奮鬥，死則大

家安樂！

中

梅菴和劉月英雖達到了夫婦的關係，但充其量祇能說是單方面的愛；這單方面的愛就在月英身上，至於梅菴則全爲環境之危險而遷就她的。

四月十五的一場慘劇，真的要使梅菴在C城的巴士的獄裏過一生了。但在那時，他的意志卻也幽閑清靜。每天開了第一次的早上的倉門，他便手托了個破鉢去打水洗臉和洗燥，洗完了之後，警察便來調九點鐘的班了，接着，一般在押的囚人就被再囚到那句括有廁所，廚房，睡房一間三用的棺材形的房子裏，過二十分鐘的靜默生活。開了第二次的倉門後，連着就是吃飯，出恭，洗衣裳……等到這些瑣事弄完了，他便和那些在押的同志，走幾盤棋子，抹幾圈他們自己用紙糊的麻雀，往後便一直睡覺睡到四點半吃晚飯時才醒轉來。當他正度這單調生活，度得絲毫不感痛苦時，M的軍隊便由K省追擊F的叛軍而重回到C城來了，那時他便和做夢般的給M部下的幾個舊時的同學保出去了。

他是十一月十號出獄的，出獄後剛剛是一禮拜，M的部下便霹靂一聲來了個護黨運動。那時，他使和一般青年都莫不以爲C城的局勢真個又有些轉變了。誰知M部下意見分歧有的主張貫澈孫先生的三大政策，有的主張與L將軍妥協，因此，C城的緊張的革命空氣終於又沉悶下去了。今天槍斃××，明天槍斃××，今天勒令解散××工會，明天也勒令裁撤××農會。這一般革命分子所受的壓迫，所流盡的赤血，所喪盡的頭顱，終於影響到發動了十二月十一日的C城的Riot，但牠不能固守牠已得的政權，三日後便又被白軍消滅了。白軍回來後，恣意虐殺民衆，盡情屠殺工農，斬頭，截腰，割肚，

挖陽器，無所不備，直開世界革命史上亙古未有之先例。他便在這樣黑暗，在這樣殘酷的時期中，跟她到M埠來的。

M埠不過是距C城僅八點鐘輪船的，三面環水一面接陸的，P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因P帝國主義和C城當局相勾結，所以在這夠不上十多萬居民的M埠也就偵緝密邇了。他處在這樣的地方仍覺他的革命是不安全的。同時他也打聽得她的父親是這M埠的一等紳士，他不特對於M埠的當局有相當的勢力，而且他對於C城派來的一批SpA(四)卻極相宜。因此他便以愛情為手段，與她勾通起來了，同時，她也正在利用這個弱點來包圍他。彼此因各有各的要求，故在數日之內，他倆的關係就超開了朋友的界限了。

時間好像加了速度。一樣快地過去，他們的虛偽也就在這樣的短速時間裏達到了焦點了。此時，她因為學校裏的課程還沒有修完的原故，不能再回到C城××中學去念書去。他在此地，雖在經濟上週濟他不少；他在此地，她雖然減少了他的生命上的危險，然而他和她的關係，無論怎樣說來，都不過是某種時間內的一種策略。故此，他在她回到C城去後，仍然向他的碧通信，有時，他更大胆地把他的通信，夾在她的信件中，托她轉交。這無他在梅菴不過是稍為表示他的真意，使她心中所長成了的愛苗優萎下去的。她是個聰明的女性，她難道還不明白這種用意嗎？然而，她還會苦苦地單戀着他，說起來也夠呆了！

然而事情是這樣發生出來了，他再也不能不想調和的辦法了。事先，他叫了她的要好的朋友——鄧姑娘，將她由家裏騙出來。到了他的住所時，他先不先就交代了他的朋友將他的房門背鎖鎖住，於是，他就和她開始談判了。

「你究竟還想維持彼此的愛情麼？假若是還要，那嗎，關於有妨害愛情的東西，大家總當設法避免。那幾封信，那幾張相片，那隻約指，都是我沒有到這兒來時的舊事，正因為這些事體停止進行了，所以我便不對你聲明了。其實我在沒有搬到此地以前——在高樓街住時，我還對你說過了。我的一篇「失縱」的長篇小說，和寫成了五百多行的抒情詩——「玉鉅」——并且這些東西也會曾經給你看過，當時你看了那小說裏的什麼，「祇要我們的軀壳和靈魂分離時，才會一齊解脫這縷縷情絲」和「玉鉅」裏的什麼，我把你那串玉鉅當成你的靈魂，你的靈魂已經成了這一粒粒的鐵鍊似的東西，緊緊的繫住了我的心思，都沒有說過什麼，那末，這回你應和氣些才對。」

她滿面的奸猾表情本來已經令他寒而慄了，何況她聽了他這番說話之後，又發出那種猶笑的聲音，她的眼睛只顧釘住他，那時他的淚水好像黃梅時節的雨一樣，一忽又流下幾串淚珠來，一忽又流下幾串淚珠來，他因為要挽救這個危機——挽救他自己的生命和實現碧教給他的策略——結果便雙膝跪到她面前來請她赦宥了。

她看見了他這樣的情景，冷峭的面孔好像轉變了好多了，說話的聲音也好像溫柔起來了，她終於開口和他說話了：

「設身處境你將如何！你既然與碧訂了婚了，那你們倆就好到底去吧……我實料想不到你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還會來這樣搗鬼！」

當初，他看了她的態度，私心便引以為喜，但是當他一聽到這最後一句話時，心裏又好像和亂麻般的，一時說不出話來，冷削的空氣足足襲擊了他有十多分鐘了，最後他逼得又和她說出這似硬非硬的說話，希望她屈服下去。

「假如你對我是有些不便說出的暗算時，我希望你不會弄錯了對象，與我通信的碧，絕對不是你應當干究的，我才是你的對方，一切事體由我一人擔當。你如硬要忍心地謀害時，那我祇希望你會快快把我的頭顱拿去試劍鋒吧！」

「假如你還能重念到已往的我們的結合，你對於此事就應當隱祕，因為你一將此事宣揚出去，直接受人家詬罵的固然是我，簡接受人家厭棄的便是你了。這對於我們都一樣吃虧的事，我還是十二萬分誠意請你方便一下。」

她不特不明白他上面說的意思，她好像連他究竟說了些什麼都沒有聽見的樣子。她由椅子上站將起來了，孤立在窗邊呆望了好久，樣子看去好像要跳到窗口下去了。這麼一來，他的心靈便顫動得非常利害了，流出來的汗也跟注一個樣子了。這樣急劇變化的神經系統馬上就引他回憶到她往日所說的什麼服毒藥自盡的說話來。她說她身邊曾藏起一罇托她的C城C大學醫科學院的女朋友所購買的毒藥。她說，她若遇了大的刺激的時候，馬上就要服那種毒藥自盡的。因此，他便愁她曾在她提防不周時，跳下那個窗口，而回到家裏去服毒藥的。於是，他再不能不來做個侍仔一樣了。時時刻刻都來招呼她了。她坐，他坐，她行，他行，她躺下去，他也躺下去，此時的他真苦惱透了！

「你的意志終沒有和緩麼？」

「和緩又怎樣？不和緩又怎樣？」

「你心中已沒有我，我的行動請你不要管好了。」

她說完了這句話後，忽而沉默下去了。但是過了一刻鐘，她又突然問起「秦國是否革命黨」的說



話來。

他對於此事心裏躊躇了好久。答應她嗎？對朋友對黨都不住。不答應嗎？她一定還有很多的話說來糾纏。因為想快把這樣的話斬截下去，所以他便答以秦君雖不是革命黨，但思想還好。這樣的答過後，他的良心又痛咒起他自己來——這完全不是革命者的行動，革命者應當寧死而不願漏秘密的。這回的確是反革命了！這值得槍斃的反革命！當他的縹緲渺渺的心還正掛在這個節段上時，她更突如其來地又問起來：

「C城公安局派了一個姓黃的，一個姓吳的人來此地，你曉得不曉得？我跟他們以前曾會過幾次面，人事倒還好。」

他聽了這段話，心裏便非常焦急了。他以為這是向他下某種的警告了。於是乎那巴士的獄裏面的斷片便又一幕一幕地重演在他的腦袋裏了。

他的腦子反映出數百個赤身露體的，帶了腳鐐的囚犯。這些囚犯大部份是躺著在地板上，面目黧黑，眼睛深凹，好像在愁着什麼似的小部份在那邊呻吟着，體膚蒼黃，正害着病症，有的因為害病時沒有藥吃而致於一命嗚呼；有的因敵不過病魔的糾纏，便自己用了打破了的碗碟來挖自己的肚腸；有的用了剃頭刀來割頸項；有的用那鐵釘來釘喉嚨……死者的奇奇怪怪的慘狀，莫不和五彩色紙光怪陸離地畢現在他的眼簾前；更有，更有那在午夜後，由管倉的巡警，一個一個叫出去槍斃的無辜的同志的形狀，猙獰的保安隊的面孔，打靶的書書槍聲……

時間已經是晚上十二點多了，經過了這各種恐怖的重擊，他便在那兒數一二三四以冀愛神的早日降臨了。剛剛數到一千零三百五十多的時候，他便昏昏沉沉地朦朧起來了。誰知時間還沒有半點

鐘，他便這樣地做了個怪夢。他夢見一位在牢中被保安隊提出去槍決了的同志，笑迷迷地跟他握手，握過了手，就帶他來到一個荒塚累累的所在來。就在那個荒塚中間，他的眼睛便看出了一個丈多來寬廣的地窖，地窖中藏滿了赤條條的，屁股接屁股的，百多個同他一齊坐牢的同志的骷髏。此時他一邊潑潑地下淚，一邊卻又想到故鄉的母親是怎樣地想望他讀書揚名，南洋的兄弟又是這樣地希望他將來會轟轟烈烈做番事業，至於C城的碧更是怎樣地計劃着和他相會！正在這個當兒，一顆子彈便從他的額前穿來，當時「呀約」了一聲，他便醒轉來了。他醒轉來之後，瞠目不敢有所觀，噤口不敢有所言，但他卻稍微還聽見躺在隔一頭的她，還怒氣冲天悲憤交集地「呀啲」「呀啲」不住！

下

××姑娘：

自從那天離開了M埠之後，中間經過了許多說不盡的艱難困苦，於今已經安然來到這個地方來了。這裏也和M埠一樣，有紅燄燄的電光，有擾攘擾的人寰。但是這兒的紅色燈光和擾攘的人寰就不如M埠的一樣簡單無意義了，這兒的紅色是象徵着這地的民衆拚命去革命而流血，這兒的擾攘是象徵着這地的民衆忙着在示威和忙着在呼口號。

我這回之奔逃給你，算得是我的理想之失敗，可幸我在這種不會料得的失敗後，革命黨還需要我來工作。不然的話，我的生命也就和春生秋死的草木一樣平平無奇了，我自從經過了那次傾段城的失敗後，看見了暗無天日的社會，心裏便憂然恐懼，因此便決意找得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比較優越的女人來避避目前的鋒刃的，這個意思我早已與我的愛人，碧商量妥當了。她覺得自己的身體和我

一樣，同時更打聽得你是M埠資本家的女兒，你的父親差不多可以左右M埠的官場的劣紳。所以她便毅然決然許我與你在策略上的戀愛，甚至她還准我在策略上和你結婚。她自己卻依然在××醫院護士學校讀書，一方面藉以休養精神，與等待時機，他方面則相機去和那些女兒們接近。我與你愛上了這麼久的時間，不，我與你在過了這麼久的獸慾生活，我對於那種事情始終都是祕密的，但是在這樣祕密的當中，我卻完全想不到你還有聰明來發現我們中間的證據。

姑娘！我真感謝你，在過去賴了你的勢力，我得以平安過了這麼久的時日；在過去用了你這麼多的金錢，我的瘦削的身體也豐盈起來了。我更由衷地感謝你，因為你不特養活了我，目前殺了幾百個××的頭顱的，衝鋒了幾十次的身軀，鍛鍊了我的踏實了這條血路來幹的鋼鐵意志，並且教訓了我，應怎樣運用我的身軀和意志的一切智識，進一步你還重生了我與碧的愛情，使我們今天可以正式在××××和××××遺像下舉行我們普羅列塔利亞特的結婚登記！姑娘！你在我們倆的偉大的革命史中是多麼重要！姑娘！你在我們倆的愛情中又是多麼重要！

姑娘！我現在什麼也不怕了！我不妨來和你說個明白了！碧是我加入了革命黨後，經過了一番心血才弄到手的精神伴侶。她因為愛我便拒絕了他父母給她定下的商人式的婚姻；她更因愛我的革命精神和勇氣便毅然決然跟我加入了革命黨。她自從加入革命黨十多個月以來，在婦女解放協會，在勞動學院……等等，不知做過了多少次工作，這在她的思想上我是萬萬不能不愛她的。她的年齡是二十歲，她有一頭的漆髮，她有蘋果色的豐滿的面龐，她有潔白的體膚，她更有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的身材，說起她的美，不事修飾的自然美的確是資本制度下難找的女子。這在她的外表上，我是萬萬不能不愛她的。她既然具備了這樣的主觀和客觀的條件而且我們

又經過這麼久的時間，你叫我有什麼理由不把她愛呢？何況她又這樣體貼我，一看見我沒有路走時，馬上就讓我與你戀愛甚至成爲夫婦，像這樣澈底的愛，在目前的社會還不是個先例嗎？這，你叫我又有什麼理由不把她愛呢？

碧比你年輕，碧比你漂亮，碧比你思想好，碧比你澈底，總言之，碧一切都比你好。她比不上你的，大概就是金錢與勢力吧！然而這也不過是目前的。她的家庭也可以說得上是小資產階級，她還有個舅舅在H埠W大公司當總經理，記得我與她初次認識時，她因爲我每日工作這樣煩勞，生活過於粗樸，暗中曾問她的父母每月要了三十多元來津貼我，後來因爲明白向她的父母拒絕了，那位跟隨H埠帝國主義者來測量中國的地皮的走狗工程師——她的父母給她訂下的未婚夫，她才給父母不滿意而自己脫離了家庭的，假如她要以前處境的窮困而回復到她的家庭，表示懺悔時，她的父母也一定同情的，更會因同情而歡迎的。已得了父母的歡迎，那她在經濟上和勢力上，怕未必會輸過給你。但是，這是錯誤的。因爲跟資產階級妥協便是自己鑄鏽自己，便是自己綑自己上斷頭台。這回我跟你之所以失敗也完全由於妥協而來。在沒有失敗以前，換句話，即我還在這妥協的春夢時，我必以爲自己可以在那邊清清靜靜去觀察一下時局的，雖然，我也還在你那邊拚命組織民衆，由目前的事實便完全可以證明，彷徨歧路就是悲哀，避免鬭爭就是失敗，怯於殺賊就是死亡。我已經由這種悲哀，失敗，死亡中甦轉來了，我一定加添十二萬分的力量去幹幹！

三日，前我與碧又給革命黨差遣到這地方來工作了。她除在鄉村裏組織婦女，教育婦女，發動了婦女外，又在做救護隊，調養隊等工作。我便在這兒訓練××和指揮××。當我將在M埠苦悶了幾個月的事體，即中國革命局勢和對付×××的策略報告去之後，個個都眉飛色舞，摩拳擦掌，真的是痛快

極了！更在一禮拜前，作了次×××××，結果 *Redterrorism* 鎮壓了 *Whiteterrorism* 燒了×××××，屠殺了幾十個當地的×××××，繳得了一團××軍隊的槍，現在我們的旗幟已然飄揚在這四圍了。我們在這裏，天天過的生活真快樂極了，這怕是你們所謂的天國與涅槃了吧！

我在這裏更親身殺了十多個如你在M埠那天晚上對我所說的姓黃的和姓吳的一流人物。我現在祇有像你一樣的人怕我，我便老和橫行無忌的巨蟹一樣。今天十二點鐘，東教場舉行民衆祝捷大會，我要去做政治報告，就此停筆吧；然而我希望你和你一樣的人們，會將你們資產階級的王宮，保持得好好，我希望你和你一樣的人們會保護着你們的黑暗，如保姆之保護幼孩一樣，永不使之傾倒；不然，假若我們的滾滾血潮沖盪到你們那邊時，你們便少不得都要肉臂刀開哩！

末了，我謹祝你好生保護你的玉體，碧也嘮筆伺候你。

選自春泥

## 包氏父子

張天翼

天氣還那麼冷。離過年還有半個多月。可是聽說那些洋學堂就要開學了。

這就是說，包國維在家裏年也不過地就得去上學！

公館裏許多人都不相信這回事。可是胡大把油膩膩的菜刀往砧板上一丟，拿圍身布揩了揩手，伸出個中指，其餘四個指頭臨空地扒了幾扒：

「哄你們的是這個。你們不信問老包，是他告訴我的。他還說恐怕錢不夠用，要問我借錢哩。」大家把牠當做一回事似地，去到老包房裏。

「怎麼，你們包國維就要上學了麼？」

「唔，」老包摸摸下巴上幾根兩分長的灰白鬍子。

「怎麼年也不過就去上書房？」

「不作興過年末，這是新派，這是。」

「洋學堂是不過年的，我曉得。洋學堂裏出來就是洋老爺，要做大官哩。」

許多眼睛就釘到了那張方桌子上。包國維是在這張桌上用功的。一排五顏六色的書，一些洋紙簿子，墨盒，洋筆，一個小酒瓶，李媽親眼瞧見包國維蘸着這瓶酒寫字過。一張包國維的照片，光亮的頭髮，溜着一雙眼——愛笑不笑的，要不告訴你這是老包的兒子，你準得當他是誰家的大老爺哩。

別瞧老包那麼個尖下巴，那張皺得打結的臉，他可偏偏有福氣——那麼個好兒子。

可是老包自己也就比別人強。他在這公館伺候了三十年，誰都相信他。太太老爺他們一年到頭不大在家裏住。鑰匙都交在老包手裏。現在公館裏這些做客的姑太太，舅老爺，表少爺，也待老包客氣，過年過節什麼的——一賞就是三塊五塊。

「老包將來還要做這個哩，」胡大翹起個大拇指。

老包笑了笑。可是馬上又拚命忍住肚子裏的快活，搖搖腦袋，輕輕地噓了口氣：

「哪裏談得到這個。我祇要包國維掙口氣，像個人兒。不過——噯，學費真不容易，學費。」說了就瞧着胡大，看他懂不懂「學費」是什麼東西。

「學費」倒不管牠。可是爲什麼過年也得去學呢？這天下午，寄到了包國維的成績報告書。

老包小心地抽開抽屜，把老花眼鏡拿出來帶上，慢慢念着。像在研究一件了不起的東西，對信封瞧了老半天。兩片薄薄的紫黑嘴唇在一開一合的，他從上面的地名讀起，一直讀到「省立××中學高中部級。」

「露封掛號，」他摸摸下巴。「露封……」

他彷彿還嫌信封上的字太少不夠念似的，抬起臉來對天花板楞了會兒，才抽出信封裏的東西。天上糊滿着雲，白天裏也像傍晚那麼黑。老包走到窗子跟前，取下了眼鏡瞧瞧天，才又架上去念成續單。手微微地顫着，手裏那幾張紙就像被風吹着的水面似的。

成續單上有五個「丁」。祇一個「乙」——那是什麼「體育」。

一張信紙上油印着密密的字告訴他包國維本學期得留級。

老包把這兩張紙讀了二十多分鐘。

「這是什麼？」胡大一走進來就把腦袋湊到紙邊。

「學堂裏的……不要吵，不要吵，還有一張繳費單。」

這老頭把眼睛睜大了許多。他想馬上就看完這張紙，可是怎麼也念不快。那紙上印着一條條格子，擠着些小字，他老把第一行的上半格接上第二行的下半格。

「學費：四元。講義費：十六元……損失準備金……圖書館費……醫……醫……」

他用指甲一行行劃着又念第二遍。他在嗓子裏咕嚕着，跟痰響混在了一塊。讀完一行，就瞧一瞧天。

「制服費……制服費二……二十元……通學生除……除……除宿費膳費外，皆須

瞧瞧天。瞧瞧胡大。他不服氣似地又把這些句子念一遍，可是一點不含糊，還是這些字——一個個彷彿刻在石頭上似的，陷到了紙裏面。他對着胡大的臉子發楞，全身像有——不知道是一陣熱，還是一陣冷，總而言之是似乎跳進了一桶水裏。

「制服費！」

「什麼？」胡大吃了一驚。

「唔，唔。」

制服就是操衣，他知道。上半年不是做過了麼？他算着這回一共得繳費三十一塊。可是這二十塊錢的制服費一加，可就……

突然——磅房門給誰踢開，撞到板壁上又彈了回來。

房裏兩個人嚇了一大跳。一回頭——一個小伙子跨到了房裏。他的臉子我們認識的，就是桌上那張照片裏的臉子，不過頭髮沒那麼光。

胡大拍着胸脯，臉上陪着笑：

「哦，嚇我一跳。學堂裏來麼？」

那個沒言語，祇瞟了胡大一眼。接着把眉毛那麼一揚，額上就顯了幾條橫皺，眼睛掃到了他老子手裏的東西。

「什麼？」他問。



胡大悄悄地走了出去。

老頭把眼鏡取下來，瞧着包維國，手裏拿着的三張紙給他看。

包國維還是原來那姿勢，兩手插在褲袋裏，那件自由呢的棉袍就短了好一截。像是因爲衣領太高，那領子就有點不能夠隨意轉動，他祇掉過小半張臉來瞅了一下。

「哼。」

他兩個嘴角往下彎着，沒那回事似地跨到那張方桌跟前。他走起路來像個運動員，踏一步，他胸脯連着腦袋都得住前面擺一下，彷彿老是在跟別人打招呼似的。

老包瞧着他兒子的背：

「怎麼又要留級？」

「郭純也留級哩。」

那小伙子臉也沒回過來，祇把肚子貼着桌沿。他把身子往前一挺一挺的，那張方桌就咕咕地叫。

老包輕輕地問：

「你不是留過兩次留級了麼？」

沒答腔，那個祇在鼻孔裏哼了一聲。接着倒在桌邊那張藤椅上，把膝頭頂着桌沿，小腿一蕩一蕩的。他用右手抹了一下頭髮，就隨便抽下一本花花綠綠的書來，我見猶憐。

沉默。

房裏比先前又黑了點兒。地下磚頭縫裏在冒着冷氣，兩隻腳彷彿踏在冷水裏。

老包把眼鏡放到那張條桌的抽屜裏，嘴裏小心地試探着又：

「你已經留過兩次留級，怎麼又……」

「他喜歡這樣！」包國維叫了起來。「什麼！留過兩次留級！」他要留！他高興留就留，我怎麼知道！」外面一陣皮鞋響：一聽就知道這是那位表少爺。

包國維把眉毛揚着，瞧着房門。表少爺像故意要表示他有雙硬底皮鞋。把步子很重地踏着，敲梆似地響着，一下下遠去。包國維的小腿蕩得厲害起來，那雙腳彷彿挺不服氣——牠祇穿着一雙膠底鞋。老頭有許多話要跟包國維說，可是別人眼睛釘到書上，別打斷他的用功。

包國維把頂着桌沿的膝頭放下去，接着又抬起來。他肚子裏慢慢念着我見猶憐，就是看到一個標點也得停頓一兩秒鐘。有時候他偷偷地瞟鏡子一眼，用手抹抹頭髮。自己的臉子可不壞，不過嘴扁了點兒。祇要他當上了籃球員，再像郭純那麼——把西裝一穿，安淑真不怕不上手。安淑真準得對那些女生說：

「誰說包國維像癩三！很漂亮哩！」

於是他和她去逛公園，去看電影。他自己就得把西裝穿得筆挺的。頭髮塗着油，塗着蠟，一隻手抓着安淑真的手，一隻手抹抹頭……

他把我見猶憐一捧，抹了抹頭髮。

老包好容易等到包國維捧了書。

「這個……這個這個……那個制服費……」

沒人睬他，他就停了一會。他摸了三分鐘下巴。於是他咳一聲掃清嗓子裏的痰，一板一眼地說着繳學費的事，生怕一個不留神就得說錯似的。他的意思認為去年做的制服還是嶄新的，把這理由對先

生說一說：這回可以少繳這意外的二十塊錢。不然——

「不然就要繳五十一塊半，這五十一塊半……現在祇有……祇有……戴老七的錢還沒還，這回再加二十……你總還得買點書，你總得。」

停停。他摸摸下巴，又獨言獨語地往下說。

「操衣是去年做的，穿起來還是像新的一樣，穿起來。繳費的時候跟先生說說情，總好少繳……少繳……」

包國維跳了起來。

「你去繳，你去繳！我不高興去說情——人家看起來多寒愴！」

老包對於這個答覆倒是滿意的。他點點頭。

「唔，我去繳。繳到——繳到——唔，市民銀行。」

兒子橫了他一眼。他祇顧自己往下說：

「市民銀行在西大街吧？」

## 二

老包打市民銀行走到學校裏去。他手放在口袋裏，緊緊地抓住那捲鈔票。銀行裏的人可跟他說不上情。把鈔票一數：

「還少二十！」

「先生，包國維的操衣還是新的，這二十……」

「我們是替學校代收的。同我說沒有用。」

鈔票還了他，去接別人繳的費。

繳費的擁滿着屋子，都是像包國維那麼二十來歲一個的。他們聽着老包說到「操衣」就闖出了笑聲。

「操衣！」

「這老頭是替誰繳費的？」

「包國維。」一個帶壓髮帽的瞅了一眼繳費單。

「包國維？」

老頭對他們打招呼似地苦笑一下，接着他告訴別人——包國維上半年做了操衣的那套操衣穿起來還是挺漂亮。

「可是現在又要繳，現在你們都繳的麼？」

那批小伙子笑着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誰也沒答。

老包四面瞧了會兒就走了出來：五六十雙眼睛送着他。

「爲什麼要繳到銀行裏呢？」他埋怨似地想。

天上還是堆着雲，也許得下雪。雲薄的地方就隱隱瞧得見青色。有時候馬路上也顯着糝糊的太陽影子。

老包走不快，可是踏得很吃力。他覺得身上那件油膩膩的破棉袍有幾十斤重。棉鞋裏也濕漉漉的。叫那雙腳不大好受。鞋幫上雖然破了一個洞，可也不能透出點兒腳汗。這雙棉鞋在他腳汗裏泡過三

個冬天的。

他想着對學堂裏的先生該怎麼說：怎麼開口。他得跟他們談談道理，再說幾句好話。先生總不比銀行裏的人那麼不講情面，那二十塊錢……

老包走得快了些，袖子上的補釘在袍子上也摩擦得起勁了點兒。可是一走到學校裏的註冊處，他就不知道要怎麼才好。

這所辦公室寂寞得像破廟。一排木欄杆橫在屋子中間。裏面那些桌旁的位子都是空的。祇有一位先生在打盹，肥肥的一大坯伏在桌子上，還打着鼾。

「先生先生。」

叫了這麼七八聲，可沒點兒動靜。他用指節敲敲欄杆，腳在地板上輕輕地踏着。

這位先生要在民國哪一年才會醒呢？

他又喊了幾聲，指節在欄杆上也敲得更響了些。

桌子上那團肉動了幾動，過會兒抬起個滾圓的腦袋來。

「你找誰？」皺着眉擦擦眼睛。

老包摸着下巴：

「我要找一位先生，我是……我是……我是包國維的家長……」

那位先生沒命的張大了嘴，趁勢「噢」了一聲，又像是答應他，又像是打呵欠的聲音。

「我是包國維的家長，我說那個制服費……」

「繳費麼？」——市民銀行，市民銀行！

「我知道，我知道。不過我們包國維……包國維……」  
老包結里結巴說上老半天，才說出了他的道理，一面還笑得滿面的皺紋都堆起來——腮巴子挺吃力。

胖子伸了懶腰，啞啞嘴。

「我們是不管的。無論新學生老學生。制服一律要做。」

「包國維去年做了制服，祇穿過一兩天……」

「去年是去年，今年是今年。」他懶懶地拖過一張紙來，拿一支鉛筆在上面寫些什麼。「今年制服改了樣子，曉得吧。所以……所以……啊——噢——哦」

打了個呵欠，那位先生又全神灌注在那張紙上。

他在寫着什麼呢？也許是在開個條子，說明包包國維的制服祇穿過兩次，這回不用再做，繳費讓他少繳二十。

老包耐心兒等着。牆上的掛鐘不快不慢地——的，嗒，的，嗒，的，嗒。

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五分鐘。八分鐘。

那位先生大概寫完了。他拿起那張紙來看：嘴角勾起一絲微笑，像是他自己的得意之作。

紙上寫着些什麼：畫着一滿紙的烏龜！

老實話，老包對這些藝術是欣賞不上的。他噓了一口氣，臉上還是那麼費勁地笑着，嘴裏喊着：「先生，先生。」他不管對方聽不聽，話總得往下說。他像募捐人似的把先生說成一個大好老，菩薩心腸。不論怎樣總得行行好，想想他老包的困難。話可說得不怎樣順嘴，舌子似乎給打了個結。笑得嘴角上的

肌肉在一抽一抽的，眉毛也連環似地動着。

「先生你想想我是……我是……我怎樣有這許多錢呢？五十……五十……五十多塊……我這件棉袍還是……還是……我這件棉袍穿過七年了。我祇拿十塊錢一個月，十塊錢。我省吃省用，給我們包國維做……做……我還欠了債，我欠了……有幾筆……有幾筆是三分息。我……」

那位先生打定注意要發脾氣。他把手裏的紙一摔，猛地掉過臉來，皺着眉毛瞪着眼：

「跟我說這個有什麼用！學校又不是慈善機關，你難道想叫我布施你麼……笑話！」

老包可楞住了。他腮巴子酸疼起來。他不知道還是讓這笑容留着好，還是收了的好。他膝踝子抖索着手扶着的這木欄杆，像鐵打的似的那麼冷。他看那先生又在紙上畫着，他才掉轉身來——慢慢往房門那兒走去。

兒子——怎麼也得讓他上學。可是過了明天再不繳費的話，包國維就得被除名。

「除名……除名……」老包的心臟上像長了一顆雞眼。

除名之後往哪裏上學呢？這孩子被兩個學校退了學，好容易請大少爺關說，才考進這省立中學的。還是跟先生說說情。

「先生，先生，」老包又折了回來。「還有一句話請先生聽聽……一句話……先生，先生！」他等着總有一個時候那先生會掉過臉來的。

「先生，那麼……那麼……先生，制服費慢一點繳。先繳三十……三十……先繳三十一塊半行不行呢？等做制服的時候再……再……現在……現在實在是……實在是……現在……現在錢不夠末。我實在是……」

「又來了，噴！」

先生表示「這真說不清」似地掉過臉去。過會又轉過來：

「制服費是要先繳的；這是學校裏的規矩規矩，懂吧。總而言之總而言之——各種費用都要一次繳齊，繳到市民銀行裏，通學生一共是五十一塊五。過了明天上午不繳就除名。懂不懂，懂不懂，聽懂了沒有？」

「先生，不過……不過……」

「嗨，真要命！我的話你懂了沒有，懂了沒有！儘說儘說有什麼好處！真纏不明白……讓你一個人說罷！」

先生一站起來就走，出了那邊的房門，接着那扇門很響地一闔——彭牆也給震動了一下，那隻掛鐘就輕輕地「鏘」一聲。

給丟在屋子裏的這個還想等人出來：一個人在欄杆邊數了十幾分鐘才走。

「呃，呃，唔。」

老包嗓子裏響着，他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些什麼。他彷彿覺得有一樁大禍要到來似的，可是沒想到可怕。無論什麼天大的事，那個困難時辰總會渡過去的。他祇一步步踏在人行路上，他幾乎忘了他自己剛才做了什麼事，也忘了會有一件什麼禍事。他感到自己的脚呀手的都在打顫，可是走得並不吃力。那雙穿着濕漉漉的破棉鞋的脚已經不是他的了。他瞧不見路上的人，老是有入撞着他，他就斜退了兩步。

街上那些汽車的喇叭叫，小販子的大聲嚷，都逗得他非常煩躁。



太陽打雲的隙縫裏露出了臉，橫在他脚右邊的影子折了一半在牆上。走呀走的那影子忽縮短起來，倒移了他後面他轉了灣。

對面有三個小伙子走過來，一面嘻嘻哈哈談着。

老包喊了起來：

「包國維！」

他喊起他兒子來也是照着學堂裏的規矩——連名帶姓喊的。

包國維跟兩個同學一塊走着，手裏還拿着一個紙袋子，打這裏掏出什麼紅紅綠綠的東西往嘴裏送。那幾個走起路來都是一樣的姿勢——齊腦袋到胸脯都是向前一擺一擺的。

「包國維！」

幾個小伙子吃了一驚似地站住了。包國維馬上把剛才的笑臉收回，換上了一付皺眉毛。他祇回過半張臉來，把黑眼珠溜到了眼角上瞧着他的老子。

老包想把先前遇到的事告訴兒子，可是那些話凝成了冰，重重地堆在肚子裏吐不出。他祇不順嘴地問：

「你今天……你今天……你什麼時候回家？」

兒子把兩個嘴角往下彎着，鼻孔裏響了一聲。

「高興什麼時候回家就回家！家裏擺酒席等着我麼……我當是什麼天大的事哩。這麼一句話！掉轉臉去瞧一下兩個同學走了兩丈多遠。包國維馬上就用了跑長距離的姿勢跑上去。

「郭純，郭純！」他笑着用手攀到那個郭純肩上一「剛才你還沒說出來——孫桂雲爲什麼……」

「剛才那老頭兒是誰？」

「呃，不相干。」

他回頭瞧一瞧：他老子的背影漸漸往後面移去。他感到輕鬆起來，放心地談着。

「孫桂雲放棄了短距離，總有點可惜吧。龔德銘你說是不是？」

叫做龔德銘的那個祇從郭純拿着的紙袋裏掏出一塊東西來送進嘴裏，沒第二張嘴來答話。

他們轉進了一條小胡同。

包國維兩手插在褲袋裏，談到了孫桂雲的籃球，接着又扯到了他們自己的籃球。他嘆了口氣，他覺得上次全市的籃球錦標賽，他們輸給飛虎隊，可真輸得傷心，他說得怪起勁的，眉毛揚得似乎要打眼睛上飛出去。

「我們喜馬拉雅山隊一定要掙口氣：郭純你要叫隊員大家都……」

郭純是他們喜馬拉雅山隊的隊長。

「你單是嘴裏會說，龔德銘用肘撞了包國維一下。」

「哦，哪……我進步多了。是，我進步多了。郭純你說是不是。」

「唔。」郭純鼻孔裏應了一聲，就哼起小調子來。

包國維像得了錦標，全身熒熒的。他想了許多要說的話，可忍不住迸了出來：

「我這學期可以參加比賽了吧，我是……」

「那不要急。」

「怎麼？」

「你投籃還不準。」

「不過我……我是……不過我 Pass 還 Pa 得好……」

「Pa 得好！」龔德銘叫了起來。「前天我 Pass 那個球給你，你還接不住。你還要……」

「喂，噓！」郭純壓小着嗓子。

對面有兩個女學生走了過來。

他們三個馬上排得緊緊的，用着兵式操的步子。他們擺這種陣勢可比什麼都老練。他們想叫她們通不過。那兩個女學生低着头讓開，挨着牆走，他們也就擠到牆邊去。

包國維笑得眼睛成了兩道線：

「嘖嘖，頭髮燙得多漂亮！」

她倆又讓開，想挨着對面牆邊走，可是他們又擠到對面去。郭純溜尖着嗓子說。

「你們讓我走哇！」

「你們讓我走哇！」包國維像唱雙簧似地也學了一句，對郭純伸一伸舌子。

兩個女學生臉紅得像生牛肉，腦袋更低，彷彿要把頭鑽進自己的肚子裏去。

郭純對包國維撇撇嘴，翹翹下巴。

要是包國維在往日——遇見個把女的也沒什麼了不起，他頂多是瞧瞧，大聲說這個屁股真大，那個眼睛長得俏，如此而已。這回可不同。郭純的意思明白：他叫他包國維顯點本事看看。郭純幹麼不叫龔德銘——祇叫他包國維去那個呢。

包國維覺得自己的身子飄了起來。他像個英雄似的——伸手在一個女學生的大腿上擰了一把。

女學生叫着。郭純他們就大笑起來。

「包國維好！」

### 三

一直到了郭純的家裏，包國維還在談着他自己的得意之作。

「摸摸大腿是哼，老行當！」

郭純一到了自己的家裏就脫去大衣，對着鏡子把領結解了一下。接着他就瞧瞧爐子裏的火。不論包國維說得怎麼起勁，他似乎都沒有聽見，祇是喊這個喊那個，叫老王來添煤，叫劉媽倒茶，叫阿秀拿拖鞋給他。於是倒到沙發上，拿一支煙抽着，讓阿秀脫掉皮鞋把拖鞋套上去。包國維祇好住了嘴，瞧着阿秀那雙手——別瞧她是丫頭，手倒挺白嫩的。那雙手一拿起脫下皮鞋，郭純的手在她腮巴上扭了一下。

「拿出去上油。」

「少爺！阿秀嚙着走了出去。」

龔德銘祇在桌邊翻着書，那件皮袍在椅子上露出一大片裏子——雪白的毛。

太陽光又隱了下去，郭純就去把淡綠的窗櫺子拉開一下。

「龔德銘你不要去洗個臉！」

那個搖搖腦袋，把屁股在椅子上坐正些，可是包國維打算洗個臉，他就走到洗澡間，他像在自己家裏那麼熟，他挺老練地開了水龍頭。他還得揀一塊好胰子，他拿兩盒胰子交換開了一會兒，就用了黃

色的那一塊。

『這是什麼肥皂？』

郭純他們用的是這塊肥皂。安淑真用的也準是這種肥皂。這裏東西可多着：香水、頭髮油、雪花精什麼的。

洗臉的人細細地洗了十多分鐘。

『郭純你頭髮天天搽油麼？』他瞧着那十幾個瓶子。

外面不知道答應了一聲什麼。

包國維拿梳子梳着頭髮，調嗓子似地又說：

『我有好幾天不搽油了。』

接着他把動着的手停了一會：好聽外面的答話。

『你用的是什麼油？』——龔德銘的聲音。

『唔。唔。我用的是……是……是……唔。也是司丹康。』

於是他就把司丹康塗在梳子上梳上去。他對着鏡子細細地看：不叫翹起一根頭髮來。怎麼過了五六分鐘，梳子才離開了頭髮。他對鏡子正面瞧瞧，偏左瞧瞧，偏右瞧瞧。他抿一抿嘴，他頸子輕輕扭一下。他笑了一笑。他眯眯眼睛。他揚揚眉毛，又皺着眉毛把腦袋斜着：不知道是什麼根據，他老覺得一個美男子是該要有這麼付臉嘴的。他眉毛淡得像兩條影子，眉毛上……

雪花精沒給塗勻，眉毛上一塊白的。他搽這些東西的時候的確搽得過火了些。他就又拿起手巾來描花似地抹着。

憑良心說一句：他的臉子夠得上說漂亮。祇是鼻子扁了點兒。下巴有點往外突，下唇比上唇厚兩倍。嘴也就顯得扁。這些可並不礙事。這回頭髮亮了些，臉子也白了些，還有種怪好聞的香味兒。哼，要是安淑真瞧見了……

可是他一對鏡子站遠一點，他就一陣冷。

他永遠是這麼一件自由呢的棉袍！永遠是這麼一件灰色不像灰色，藍色不像藍色的棉袍——大襟上還有這麼多油斑！他這腦袋擺在這高領子上可真——

「真不稱！」

包國維就像逃走似地衝出洗澡間，很響地關上了門。

一到郭純房裏，那兩個彷彿故意跟包國維開玩笑，正起勁地談着衣料，談着西裝褲的式樣。郭純開開櫃子，拿出一套套的衣裳給龔德銘瞧。

「這套是我上星期做好的，」郭純扳開一個大夾子，裏面夾着三條褲；他抽出兩條來。龔德銘指指那個夾子。

「這種夾子其實沒有什麼用處：初用的時候彈簧還緊，用到後來越用越鬆，夾兩條褲都嫌鬆。我是……」

「你猜這套做了幾個錢。」

他倆像沒瞧見包國維似的。包國維想：郭純幹麼不問他包國維呢？他把腦袋湊過瞧了一下，手抹抹頭髮，毅然決然地說：

「五十二塊！」

可是郭純祇瞧了他一眼。

接着郭純和龔德銘由衣裳談到了一年級的呂等男——郭純說她對他很有點兒他媽的道理：你祇看每次籃球比賽她總到場，郭純一有個球投進了對方的籃裏，呂等男就格外起勁地「啦」起來。郭純嘻嘻哈哈地把這些事敘述了好些時候，直到中飯開上了桌子還沒說完。

包國維緊瞧着郭純，連吃飯都沒上心吃，可是郭純彷彿祇說給龔德銘一個人聽：把臉子對着龔德銘的臉子做功夫。包國維的眼珠子沒放鬆一下，祇是夾菜的時候就移開一會兒。他要叫郭純記得他，包國維也在旁邊，他就故意把碗呀筷呀的弄出響聲。有時候郭純的眼睛警到了他，他就笑出聲音來，「哈哈，他媽媽的！」或者用心地點點腦袋：「唔，唔。」他就彷彿大吃了一驚似的——「哦？」於是再等着郭純第二次警過眼來。

「你要把她怎樣？」龔德銘問。

「誰？」

「呂等男。」

說故事的人笑了一笑：

「什麼怎樣！上了鉤，香香嘴，幹一幹，完事！」

忽然包國維大笑起來，全身都顫動着。

「真缺德，郭純你這張嘴……你你……」

又笑。

這回郭純顯然有點高興：他眼珠子在包國維臉上多釘了會兒。

那個笑得更起勁，直到吃完飯回到郭純房裏，他還是一陣一陣地打着哈哈。他抹抹眼淚，吃力地噓了口氣，又笑起來。

「郭純你這張嘴！你真……他媽媽的真缺德！你……」

別人可談到了性經驗，龔德銘說他跟五個女人發生過關係，都是台基裏的。可是郭純有過一打她們，不一定是做這買賣的，他可也花了些個錢才能上手。有一個竟花了五百多塊。

「別人說你同宋家璇有過……」龔德銘拿根牙籤在桌上畫着。

「是啊，就是她！」郭純站了起來，壓小着嗓子嚷：「喬媽的她肚子大了起來，她家裏跟我下不去，後來軟說硬做，給了五百塊錢，完事……」嘴在我父親那裏騙這五百塊的時候真不容易，喬媽的拿到了手裏我才放心。」

包國維打算插句把嘴，可是他沒說話的材料。他想：

「現在要不要再笑一陣？」

他像打不定主意似地瞧瞧這樣，瞧瞧那樣。郭純有那麼多西裝，郭純有那麼多女人跟他打交道。郭純還是喜馬拉雅山隊的隊長。郭純問他父親要錢——每次多少呢？三塊五塊的，或者十塊二十塊，再不然一百二百。

「一百二百！」

包國維悶悶地噓了口氣。他把腳伸了出去又縮回來。他希望永遠坐在這麼個地方。脚老是踏在地毯上。身上得穿着那套新西裝，安淑真挨着他坐着。他願意一年到頭不出門，祇是比賽籃球的時候就出去一下。



可是這是郭純的家；包國維總得回自己的家裏去的。

於是他的兩隻手插進褲袋裏，上身往前面一擺，一擺地走向自己的住處；把腳對房門一踢——磅！屋子裏坐着幾個老包的朋友。包國維的那張藤椅被戴老七坐着，胡大躺在老包床上。他們起勁地談着什麼，可是一瞧見了包國維就都閉住了嘴。他們討好似地對包國維裝着笑臉。戴老七站起來退到老包床上坐着。

包國維揚着眉毛瞧了他們一眼，就坐到藤椅上，兩條腿疊着——一搖一搖的。他拖一本書過來隨便翻了幾下，又拿這翻書的手抹抹頭髮。那本書就像有彈簧似地合上了。

什麼東西都是黑黝黝的。熟豬肝色的板壁。深棕色的桌子。灰黑色的地。打窗子裏射進來一些沒精打彩的亮，到那張方桌上就止了步。包國維的黯影像一大片黑紗似的——把裏面坐在床上的幾個人遮了起來。

沈默。

老包一個勁兒摸着下巴；幾根灰白色的短鬍子像壞了的牙刷一樣。他還有許多話得跟戴老七他們說，可是這時候的空氣緊張得叫他發不出聲音來。倒是戴老七想把這難受的沉默打破。他小聲兒問：

「他什麼時候上學？」

彷彿戳了老包一針似的，他全身震了一下。他左手發脾氣地用力扭着下巴，咬着牙說：

「後天。」

突然包國維把翻着的書一扔，就起身往房門口走。

誰都嚇了一跳。

老包左手停在下巴下面，嘴呀眼睛的都用力地張着。他覺得他犯了個什麼大過錯，對不起他兒子。他用着討饒的聲調，輕輕地喊着包國維：

「你不是在那裏用功的麼，爲什麼又……」

「用功屋子裏吵得這樣還用功！」

老頭就要求什麼似地瞧瞧大家。胡大低聲地提議到他屋子裏去，於是大家鬆了一口氣，走出了房門。

包國維站在屋簷下，臉對着院子。

走路的人都非常小心，輕輕地踏着步。他們生怕碰到了包國維身上。他們誰都低着腦袋，祇有戴老七偷偷地在包國維光油油的頭髮上溜了一眼，他想他搽的是不是廣生行的生髮油？

一到胡大房裏，胡大可活潑起來。他給戴老七一支嬰孩牌的烟捲，他自己躺到了板床上，掏了個煙屁股來點着，把脚擱在椅子上。

「我這公館不錯吧。這張床是我的。那張床是高升的。我要請包國維給我寫個公館條子。」這間小屋一瞧就知道是胡大的公館；什麼東西都是油膩膩的。桌檯，床鋪，板壁，都像沒刮過的砧板。床上那些破被窩有股抹桌布的味兒。那本記菜賬的簿子上打着一個個黑的螺紋印。

不知道爲什麼，大家都覺得坐在這兒倒舒服點兒。老包又把說過十幾遍的話對戴老七說起來：「真是對你不住，真是我實在是……我實在是……你想想罷，算得好好的，憑空又要制服費……」

「我倒沒關係。不過陳三癩子……」

「我知道，我知道。」老包噓了口氣：「你們生意也不大好，剃頭店太多末。人家大剃頭店一開，許多人看看你們店面小，都不肯到你們店裏剃頭。我知道的。你們這幾年……這幾年……我真對不住你，那筆錢……那筆錢……」

這時他咳嗽起來。

胡大的煙燙着自己的手指，他就把煙屁股一摔：

「我曉得戴老七是不要緊，他那筆錢今年不還也沒有什麼，對不對？」

「唔，」戴老七拚命抽了兩口煙，「就是這句話。陳三癩子那筆錢我保不定，說不定他硬要還；我這個中人的怕……」

「你去對他說說，你去對他說說。我並不是有錢不還，我實在是……」

「唔，我同陳三癩子說說看。」戴老七乾笑了一下。

老包緊瞧着戴老七，他恨不得跳起來把戴老七擁抱一回。

屋子裏全是煙，在空中滾着。老包又咳了幾聲。

「咳，咳，咳……小謝那十塊錢的會錢也請你去說一說，我這個月……咳，我這個月真還不起，我實在……咳，咳，咳，你先說一聲，我再自己去跟他……跟他……」

「唔，我一定去說。小謝這個人到不錯，大概……」

於是老包又咳嗽聲清嗓子，拖泥帶水地談着他的景況：他向胡大借了二十塊，向高升借了七塊。向柴公館的車夫借了五塊。學堂裏繳了費就祇能剩十來塊錢，還得買書，還得買點襪子什麼的。一面說一面把眼睛附近的皺紋都擠了出來。

「你看看：這樣省吃省用，還是……還是……你看：包國維連皮鞋都沒有，一雙包國維。」這麼一說了，老包就覺得什麼天大的事也解決了似的。他算着：一共借來了三十二塊錢，把五十一塊往市民銀行一繳，他就什麼都不怕。過年他還得拿十來塊賞錢，這麼着正夠用。他舒舒服服過了這一下午。

心裏一快活，他就忍不住要跟兒子說話。

「明天我們可以去繳費了，明天……錢夠是夠用的，我在胡大那裏……胡大他有……」

包國維抹一抹頭髮站了起來，自言自語地說：

「我要買一瓶頭髮油來。」

「什麼油呢？」

「頭髮油——擦頭髮的！」包國維翻着長桌子的抽屜，一臉的不耐煩。「三個抽屜都是這麼亂七八糟，什麼也找不着！真要命，真要命！什麼東西都放在我的抽屜裏，連老花眼鏡……」

老包趕快把他的眼鏡拿出來，他四面瞧瞧，不知道要把眼鏡放在什麼地方才好。

#### 四

第二天老包到市民銀行去繳了費，順便到了載老七店裏。回來的時候他帶了小瓶子，裏面有些紅色的油。

公館裏的一些人問他。

「老包，這是什麼？」

「我們包國維用的。」

「怎麼，又是寫洋字的麼？」

老包笑了笑，把那瓶東西謹慎地捧到了房裏。

兒子穿一件短棉襖在刷牙，揚着眉毛對那瓶子瞟了一眼。

「給你的。」老頭把瓶子伸過去給他看。

「什麼東西？」

「頭髮油。問戴老七討來的……聞聞看香哩。」

「哼。」包國維掉過臉去刷他的牙。

那個楞了會兒，拿着瓶子的手臨空着，不知道還是伸過去好，還是縮回來好。

「你不是說要搽頭髮的油麼？」

那個猛地把牙刷抽出來大叫着，噴了老包一臉白星子：

「我要的是司丹康司丹康司丹康懂吧，司丹康！」

他瞧着他父親那付臉子，就記起昨天這老頭當着郭純的面喊他——要跟他說話。他想叫老頭往後在路上別跟他打招呼，可是這些話不知道要怎麼開口。於是他更加生氣：

「拿開！我用不着這種油——多寒儉！」

包國維一直忿忿着，一洗了臉就衝了出去。

老包手裏還拿着那個瓶子：他想把牠放在桌子上，可是怕兒子回來了又得發脾氣，摔掉可捨不得。他開開瓶塞子聞了聞，他摸着下巴。他怎麼也想不出包國維幹麼那麼發怒。

眼睛瞥到了鏡子自己臉上，一臉的白斑。他把瓶子放到了床下，拿起一條手巾來擦臉。

「包國維爲什麼生氣呢？」

他細細想了好一會——看有沒有虧待了他的包國維。他有時候一瞧見兒子發脾氣，他胸脯就像給縛住了似的；他縱了他兒子——讓他變得這麼暴躁。可是他什麼也不說，他怕在兒子火頭上澆了油。小伙子受不住，氣壞了身體不是玩意。他自從女人一死，他同時也做了包國維的娘，老子的氣派消去了一大半，什麼事都有點婆婆媽媽的。

可是有時候又覺得包國維可憐，要買這樣沒錢，要買那樣沒錢。這小伙子永遠在這麼一間霉味兒的屋子裏用功，永遠祇有這麼一張方桌給他看書寫字。功課上用的東西那麼多，可是永遠祇有這麼三個抽屜給他放——做老子的還要把眼鏡佔他一點地方。

他長長地抽了一口氣，又到廚房裏去找胡大談天。他肚子裏許多話不能跟兒子說，祇對胡大吐個痛快。胡大是他的知己。

胡大的話可真有道理。

「噯，你呀，」胡大把油碗一個個揩一下放到案板上。「我問你：你將來要享你們包國維的福，不是？」

停了會他又自己答。

「自然要享他的福。你那時候是這個，」翹翹大拇指。「現在他吃你的，往後你吃他的。你喫他的——你是老太爺，他給你吃好的穿好的，他伺候你得舒舒服服。現在他吃你的——你想想他過的是什麼日子！他沒穿過件把講究的，也沒吃什麼好的，一天到晚用功讀書……」

老包用手指抹抹眼淚，他對不起包國維。他恨不得跑出去把那小伙子找回來，把他抱到懷裏，親他。

的腮巴子，親他那雙淡淡的眉毛，親他那個突出的下巴。他得對兒子哭着叫兒子原諒他——「我對不起你，我對不起你。」

他鼻尖上一陣酸疼，就拿手去擦着眼睛。

可是他嘴裏的——又是一回事：

「不過他的脾氣……」

「脾氣？——」胡大微笑着，怪對方不懂事似地把腦袋那麼一仰。「年紀青青的誰沒點兒火氣？老包你年青的時候……誰都一樣。你能怪他麼？你叫高升評評看——我這話對不對？」

着，老包要的也不過這幾句話。他自己懂得他的包國維，也望着別人懂得他的包國維。不然的話別人就得說：「瞧瞧，那兒子對老子那麼個勁兒，哼！」

現在別人可懂得了他的包國維。

老包快活得連心臟都癢了起來。他瞧瞧胡大，又瞧瞧高升。

高升到廚房裏打開水來的，提着一個洋鐵壺站着聽他們談天，這裏他很快地插進嘴來。

「本來是年青小伙子誰都有火氣。你瞧瞧表少爺對姑太太那個狠勁兒罷。表少爺還穿得那麼好，喫得那麼好，比你們包國維舒服得多哩。姑太太還虧待了他麼？他要使性子末。」

「可不是！」胡大拿手在圍身布上擦了幾下。

「唔。」

忽然老包記起了一件事。把剛要走的高升叫住：

「高升我問你表少爺頭上擦的什麼油？」

「我不知道，我沒瞧見他使什麼油，祇使上些雪花膏似的東西。」

「雪花膏也搽頭髮？」

「不是雪花膏，像雪花膏。」

「香不香？」

「香。」

包國維早晨說的那個什麼「康康康——」準是這麼一件東西。

下午聽着表少爺的皮鞋響了出去。老包就溜到了表少爺房裏。雪花膏包國維也有，老包可認識：他除開那瓶雪花膏，把其餘的瓶子都開開聞了一下。他揀上了那瓶頂香的拿到手裏。

「不好！」

表少爺要查問起來，發見這瓶子在老包屋子裏，那可糟了糕。他老包在公館裏三十來年，沒幹過一樁壞事的。

他把瓶子又放下，楞了會兒。

「康康康！」

準是這個：祇是瓶子上那些洋字兒他不認識。

忽然他有了主意：他拿一張洋紙，把瓶子裏的東西沒命地挖出許多放在紙上，小心地包着，偷偷地帶到自己屋子裏。

這回包國維可得意高興了。可是——

「現在他在什麼地方？他還生不生氣？」



包國維這時候在郭純家裏。包國維這時候一點也不生氣。包國維並且還非常快活。郭純允了這學期讓他做候補籃球員。包國維倒在沙發上。包國維不管那五六個同學怎麼談，他可想開去了。

「我什麼時候可以正式參加比賽？」包國維問自己。

也許還得練習幾個月。那時候跟飛虎隊拼命，他包國維就得顯點身手。他們這喜馬拉雅山隊的姿勢比這次全國運動會的河北隊還好。一個個都會飛似的。頂好的當然是包國維。球一到了他手裏，別人怎麼也沒辦法。他不傳遞給自己人，祇是一個人衝上去。對方當然得發急，想攔住他的球，可是他身子一旋，人和球都到了前面……

他的身子就在沙發上轉動了一下。

那時候當然有幾千幾萬看球的人，大家都拍手——讚美他。包國維的球藝，女生坐在看台上拼命打氣，頂起勁的不用說——是安淑真，她臉都發紫。正在這一剎那，他包國維把球對籃裏一扔，咚——二分！

「喜馬利亞……喜馬利亞——啦啦啦！」

女生們發瘋似地喊起來，叫得太快了點兒，把喜馬拉雅說成了「喜馬利亞。」

這麼着他又投進了五個球，第一個時間裏他得了十二分。

休息的時候，他得把白絨運動衫穿起來。女生都圍着他，她們在他跟前扯嬌，誰也要挨近他，挨不到的就堵着嘴吃醋，也許還得打起架來……

打架可不大那個。

不打架，他祇要安淑真挨近他。空地方還多，再讓幾個漂亮點的挨近他，也不礙事。於是安淑真拿汽

水給他喝……

「汽水還不如橘子汁。」

就是橘子汁。什麼牌子的？有一種牌子似乎叫做什麼牛的。那不管他是公牛母牛，總而言之是橘子汁。一口氣喝了兩瓶，他手搭在安淑真肩上又上場。他一個人單槍匹馬地又投進了七個球。啦啦！

郭純有沒有投進球……

他屁股在沙發上移動一下，瞧瞧郭純。

好罷，就讓郭純得三分罷。三分投進一個，罰中一個。

賽完了大家都把他舉起來。真麻煩！十幾個新聞記者都搶着要給他照相，明星公司又請他站在鏡頭前面——拍新聞片子！當天晚報上全登着他的照片。小姐奶奶們都把這剪下來釘在帳子裏。誰都認識他包國維。所有的女學生都擠到電影院裏去看他的新聞片，連希佛來的片子也沒人愛看了：

……  
包國維站了起來，在桌上拿了一支烟點着又坐到沙發上。他心跳得很響。

別人說的話他全沒聽見，他祇是想着那時候他得穿什麼衣裳。當然是西裝有郭純的那麼多。他一天換一套，挾着安淑真在街上走，他還把安淑真帶到家裏去坐，他對她……

「家裏去坐！」

忽然他給打了一拳似地難受起來。

他有那麼一個家！黑黝黝的什麼也瞧不明白，祇有股霉味兒往鼻孔裏鑽。兩張床擺成個「L」字，帳子成了黃灰色。全家祇有一張籐椅子——說不定胡大那張油膩膩的屁股還坐在那上面哩。安淑真準

得問這是誰。廚子那老頭兒是什麼人？他是包國維的老子，劉公館裏的三十年的老聽差，祇會摸下巴，咳嗽，穿着那件破棉袍……

包國維在肚子裏很煩躁地說：

「不是這個家！不是這個家！」

他的家得有郭純家裏這麼個樣子。他的老子也不是那個老子：該是個胖胖的臉子，穿着灰鼠皮袍，嘴裏啣着粗大的雪茄，也許還有點鬍子，也許還帶眼鏡，說起話來笑嘻嘻的。於是安淑真在他家裏一坐就是一整天。他開話匣子給她聽妹妹，我愛你，安淑真就全身都扭了起來。他就得理一理領結，到她跟前把……

突然有誰大叫起來：

「那不行那不行！」

包國維嚇了一大跳。他驚醒了似地四面瞧瞧。

他是在郭純家裏。五六個同學在吵着笑着。龔德銘跟螃蟹捧交玩，不知怎麼一來，螃蟹就大聲嚷着：「那不行！你們看龔德銘，龔德銘，我龐錫爾可不上你的當！」——他叫做龐錫爾，可是別人都喊他「螃蟹。」

包國維歎了口氣，把烟屁股摔在痰盂裏。

「我還要練習跑短距離，我每天……」

他將來得比劉長春還跑得快，打破了遠東紀錄。司令台報告成績的時候……  
可是他怎麼也想像不下去。司令台的報告忽然變成了龔德銘的聲音。

「這次不算，這次不算！你抓住了我的腿子，我……」

龔德銘被螃蟹捧到了地下。一屋子的笑聲。

「再來，再來！」

「螃蟹是強得多！」

「那裏？」龔德銘喘着氣。「他佔了便宜。」

包國維也大聲笑起來。他抹抹頭髮，走過去拖龔德銘。

「再來再來。」

「好了好了好了，」郭純舉着一隻手。「再吵下去——我們的信寫不下去了。」

「寫信？」

包國維走到桌子跟前。桌子上鋪着一張「明星箋」的信紙，一支鋼筆在上面畫着。李祝齡在寫信。

郭純仆在旁邊瞧着。

「寫給誰？」包國維笑得露出了滿嘴的牙齒。

鋼筆在紙上動着。

「我的最愛的如花似月的玫瑰一般的等男妹妹呵！」

接着——「擦達」一聲，畫了個感歎符號。

嚇郭純叫李祝齡代寫情書。包國維可有點不高興。郭純幹麼不請他包國維來寫呢——郭純覺得李祝齡比他包國維強麼？包國維就慢慢放平了笑臉，把兩個嘴角往下彎着，緊瞧着那張信紙。他一面在肚子裏讓那些寫情書用的漂亮句子翻上翻下。他希望李祝齡寫不出，至少也該寫不好。他包國維

看過一册愛河中浮着的殘玫瑰，現在正讀着，我見猶憐，好句子多着哩。

不管李祝齡寫不出寫得出，包國維總有點不舒服。郭純祇相信別人不相信他，可是打這學期起，郭純得跟他一個人特別親密，祇有郭純跟他留級，他倆還是同班。

包國維就掉轉腦袋離開那張桌子。

那幾個人談到一個同學的父親：一個小學教員，老穿着一件紫布袍子。那老頭想給兒子結婚，可是沒子兒。

「哦，他麼？」包國維插了進來，揚着眉毛，把兩個嘴角使勁往下彎——下嘴唇就又加厚了兩倍。「哈呀，那付寒倉樣子——看了真難過！」

可是別人像沒聽見似的，祇聽了他一眼，又談到那窮同學有個好妹妹，在女中初中部，長得真——「真漂亮！又肥得討厭媽的！」

包國維表示這些話太無聊似地笑一笑，就踱到櫃子跟前打開櫃門。他瞧着裏面掛着的一套套西裝：紫的，淡紅的，醬色的，青的，綠的，棗紅的，黑的。

這些衣裳的主人側過臉來，注意地瞧着包國維。

瞧衣櫃的櫃着嘴脣噓口氣，抹抹頭髮，拿下一條淡綠底子黃花的領帶。他屁股靠在沙發的靠手上，對着鏡子規規矩矩在他棉袍的高領子上打起領結來。他瞧瞧大家的眼睛，他希望別人看看他。

看着他的祇有郭純。

「嗨，你這混蛋！」郭純一把搶開那領帶。「肉媽的把人家領帶弄辭了！」包國維吃力地笑着。

「哦唷，哦唷！」

「怎麼！」郭純臉色有幾分認真。他把領帶又掛到櫃子裏，用力地關上門。「你再偷——老子就揍你！」

「偷？」包國維輕輕地說。「哈哈。」

這笑容在包國維臉上費勁地保持了好些時候。腮巴子上的肌肉在打顫。他怕郭純真的生了氣，想去跟郭純去搭幾句，那個可一個勁兒仆在桌上瞧別人代寫情書。

「他不理我了麼？」

包國維等着看郭純到底睬他不睬他。他用手擦擦臉，又抹抹頭髮。他站起來，又坐在靠手上。接着他又站起來，蹣了幾步，就坐到螃蟹旁邊。他手放在靠手上，過會兒把牠移到自己腿上，兩秒鐘之後又把兩手在胸脯前叉着。他腳伸了出去，又退回來。他總是覺得不舒服。手又在胸脯上似乎壓緊着他的肺部，就又給擱到了靠手上。那雙手簡直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放下。那雙腳老縮着也有點發麻。他眼睛也不知道瞧着什麼才合適。龔德銘他們祇顧談他們的，彷彿這世界上壓根兒就沒長出個包國維。

他想，他不可插嘴呢？可是他們談的，他不懂。他們在談上海的土爾其按摩院。

「這些話真無聊！」

站起來，踱到桌子跟前。他不聽他們的。他怕有誰忽然問他：「你到過上海沒有，進過按摩院沒有？」沒有「哈，多寒愴！」

他祇等着郭純瞥他一眼。他老偷偷地瞅着郭純到底郭純跟他是要好的。

「喂，包國維，你看！」

叫他看寫着的幾句子。

包國維了不起地驚叫起來：

「哦……唔，唔……哈哈……」

「不錯吧？」郭純敲敲桌子。「我們李祝齡真是，噢，寫情書的老手。」

郭純不叫別人來看，祇叫他包國維他全身都發燙；郭純不但還睬他，並且特別跟他好。他想跳一跳，他想把脚呀手都運動個暢快。他應當表示他跟郭純比誰都親密——簡直是自己一家人。於是他肩膀抽動着笑着。

「哈哈，呂等男一定是歸你的！」

還輕輕地在郭純腮巴子上拍拍。

那個把包國維沒命地一推：

「嗨，你打人嘴巴子！」

包國維的後腦勺撞在櫃子上，老實有點兒疼。他紅着臉笑着：

「這有什麼要緊呢？」

郭純五成開玩笑五成正經地伸出拳頭。

「你敢再動！」

大家都瞧着他們，有幾個打着哈哈。

「好好好，別吵別吵。」包國維彷彿笑得喘不過氣來似的聲調。「我行個禮，好不好……呢，說句正經話：江樸真的想追呂等男麼？」

郭純還是跟他好的，郭純就說着江樸追呂等男的事。郭純用拳頭敲敲桌子：要是江樸還那麼不識相，他就得「武力解決。」郭純像誓師似地談着，眼睛睜得挺大，這雙眼總不大瞥到包國維臉上來。不過包國維很快活，他的話非常多，他給郭純想了許多法子對付江樸。接着別人幾句話一岔，不知怎麼他就談到了籃球，他主張籃球員應當每天勻下兩小時功課來練習。

「這回一定要跟飛虎隊拚一拚，是吧，郭純你說是不是。我們籃球員每天應當許缺兩個鐘頭的課來練習，我們籃球員要是……」

「你又不是籃球員，」龔德銘打斷他，「又用不着去賽。」

包國維的臉發燙：

「怎麼不是的呢？我是候補球員。」

「做正式球員還早哩，要多練習，曉得吧。」

「我不是說的要練習麼？」

郭純不經心地點一點頭。

於是包國維又活潑起來，再三地說：

「是吧，是吧，郭純你說是不是，我的話對吧，是吧。」

包國維一直留着這活潑勁兒，他覺得他身子高了起來，大了起來。一回家就告訴他老子——得做一件白絨的運動衫。

「運動衫是不耐少的：我當了球員，還要做條獵褲。」

他打算到天氣暖和的時候，就穿着絨衫和獵褲在街上走，沒大衣不礙事。



「要多少錢？」老頭又是摸着下巴。

「多少錢？我怎麼知道！我又不是裁縫！」

「遲一下，好不好，家裏的錢實在……」

「遲一下，說不定下個星期就要養球，難道叫我不去養麼！」

「等過年罷，好不好？」

老包算着過年那天可以拿到十來塊錢節賞。他瞧着兒子坐到了藤椅上，沒說什麼話，他才放了心。

這回準得叫包國維高興，這小伙子做他老包的兒子真太苦了。

包國維膝頭頂着桌沿，手抹着頭髮，眼釘着窗子。

老頭悄悄地拿出個紙包來，他早就想要給包國維看的，現在才有這機會。他把紙包打開聞一聞，香味還是那麼濃，他就輕輕地把他放到那張方桌上。

「你看。」

「什麼，這是？」

「你不是說要擦頭髮麼？就是你說的那個康……康……」

包國維瞧了一下，用手指拈拈，忽然使勁地拿來往地下一擲：

「這是漿糊！」

可是開課的第二天，包國維到底買來了那瓶什麼「康」。留級不用買書，老包留着十多塊錢就辦了這些東西。老頭一直不知道那「康」花了幾個錢，祇知道新買來的那雙硬底皮鞋是八塊半，給包國維的十幾塊沒交回一個銅子。老包想問問他，可是又想起了胡大那些話。

「唔，還是不問罷。」

## 五

過年那天包國維還得上學。公館裏那些人還是有點奇怪。

「真的年也不過就上學麼？」

「哦，可不是麼。」胡大勝利地說。

老包可得過年。這天下午，陳三、癩子和戴老七來找老包討債。

「請你別見怪，我年關太緊，那筆錢請你幫幫忙……」

「陳三、陳三，這回我虧空得一塌糊塗，這回包國維學堂裏……」

陳三癩子在那張籐椅上一坐，把腿子疊起來。他臉上的皮肉一絲也不動，祇是說着他的苦處；並不是他陳三不買面子，可是他實在短錢用。那二十塊錢請老包連本帶利還他。

外面放爆竹響，劈劈拍拍的。

老包坐着的那張樣子像個火爐似的，他屁股熱辣辣地發燙。他瞧瞧戴老七，戴老七把眼珠移了開去。

那討債的說不說得明白，要是他放厲害點兒……

咳了一聲，老包又把說過的話說起來。他虧空得不小。本來算着錢剛夠用，可是包國維學堂裏忽然又得繳什麼操衣錢。接着談到送兒子上學不是容易的事，全靠幾位知己朋友成全他。他說了幾句就得頓一會兒，瞧着陳三、癩子那個圓腦袋，於是咳清了嗓子又往下說。過會兒又怕兩位客人的茶冷了，

就提着宜興壺來給倒茶。手老抖索着，壺嘴裏出來的那線黃水就一扭一扭的，有時候還扭到了茶杯外面去。

那個祇有一句話：

「哪裏哪裏。不論怎樣要請你幫幫忙。」

老包楞了會兒。他那一臉皺紋都在顫動着。

屋子裏有畢剝畢剝的響聲。戴老七在彈着指甲。戴老七顯然有點爲難：他跟老包是好朋友，可是這筆錢是他做的中人，他眼睛老釘着地下的黑磚，彷彿沒聽見他們說話似的。等陳三癩子一開口，他就乾咳幾聲。

三個人都閉了會兒嘴。外面爆竹零碎地響着，李媽哇啦哇啦在議論什麼。

「怎麼樣？」陳三癩子的聲音硬了些。「請你幫幫忙。早點了清這件事，我還有許多……」

「我實在……」

接着老包又把那些話反復地說着。

胡大走了進來，可是馬上又退出去。

「胡大進來坐坐罷。」

可是陳三癩子並不留點地步：他當着胡大的面也一樣的说那些。他臉子還是那麼繃着，祇是聲音硬得鉄似的：

「幫個忙，大家客客氣氣。年三十大家鬧到警察那裏去也沒有意思，對不對。老戴，大家留留面子罷。你是中人，你總會……我祇好拜託你。」

戴老七把眼睛慢慢移到老包臉上。

「老包……」

叫老包還怎麼說呢？那二十塊還不起是真的。他嘴唇輕輕地動着，可是沒發出一點兒聲音。肚子裏說不出的不大好受，像吃過了一大包瀉鹽似的。

討債的人老不走，過了什麼兩三分鐘他就得——

「喂，到底怎樣？請你不要開玩笑！」

這麼着坐到四點鐘左右，忽然省立中學一個校役送封信來，請包國維的家長和保證人馬上到學校裏去。

「什麼事？」

「校長請你說話。」

可是陳三癩子不叫老包走。

「呃呃，你不能走！」——攥住老包的膀子。

「我去去就來，我去一下就……學堂裏……學堂裏……」

「那不行！」

那位校役可着急地催老包走。

陳三癩子拍拍胸脯：

「我跟你走走，戴老七自然也要同去！」

他倆跟老包到學校裏。那校役領老包走進訓育處辦公室。戴老七在外面走廊上踱着。陳三癩子從

玻璃窗望着裏面，不讓眼睛放鬆一步。他怕老包打別的門逃走。

老包一走進訓育處，可吃了一驚。

包國維和一個小伙子坐在角落裏，臉色不大好看。包國維眼珠子生了根似地釘在牆上，耳朵邊一塊青的。可是頭髮還很亮。他擦過那什麼「康」，祇是沒那麼整齊。

屋子裏有許多老包想認出那註冊的胖子的來，可是沒瞧見。

校長在跟一個小伙子說話，臉上堆着笑。那小伙子一開口，校長就鞠躬地呵着腰：「是是是。」可是他把老包從腦袋到破棉鞋打量了一會，他就怕髒似地皺着眉。

「你就是包國維的家長麼？」

「唔，我是……我是……」

校長對訓育主任翹翹下巴，又轉過臉去跟小伙子談起來。訓育主任就跨到老包跟前，詳細告訴他——包國維在學校裏闖下了禍。一面說一面還把眼睛在老包全身上下掃着，有時候瞟那邊的包國維一眼。

「事情是這樣的……」

他們幾個同學在練習籃球，江樸打那裏走過，郭純讖笑了他幾句什麼，他倆吵起嘴來。不過訓育主任不大明白吵些什麼，據說是爲了愛人的事。

「於是乎龐錫爾……」訓育主任指指包國維旁邊那小伙子。

於是乎龐錫爾喊「打」。包國維衝過去撞了江樸一下。江樸祇是和平地跟龐錫爾說好話。

「我是問郭純吵嘴，你來多事幹什麼？」

包國維跳了起來：

「侮辱我們隊長——就是侮辱我們全體籃球員打！」

「打！郭純在旁邊叫。『算我的！』」

真的打了起來。包國維像有不共戴天之仇似地跟江樸拚命，龐錫爾也幫着打。江樸一倒，他倆的拳頭就沒命地毆下去。許多人一跑來，江樸可已經昏了過去，嘴裏流着血。身上有許多傷青的，校醫說很危險，立刻用汽車把江樸送到醫院裏，一面打電話告訴江樸的家長。

「這位就是江樸的家長，」訓育主任指指那位小伙子。

江樸的家長要向法院起訴，可是校長勸他和平解決。於是——

「於是乎提出三個條件，」訓育主任用手指數着，「第一個是要開除行凶的人。其次呢：江樸的醫藥費要包國維和龐錫爾擔任。末了一個是：江樸倘有不側，他是要法律解決的。」

訓育主任在這裏停了會兒。

老包眼睛前發了一陣黑，耳朵裏嗡嗡的響了起來。他一屁股倒在椅子上。

所謂開除行凶的人，郭純可沒開除；要是開除了郭純，郭純的父親得跟校長下不去。打算記兩大過兩小過，可是體育主任反對，結果就記了一個大過。

不過訓育主任沒跟老包談這些，他祇說到錢的事。

「龐錫爾已經交來了五十塊錢——預備給江樸做醫藥費；以後不夠再交來。現在請你來也是這件事，請你先交幾個錢，請你……」

「什麼？」

「請你先交幾個錢，做江樸的醫藥費。」

老包的舌頭彷彿不是他自己的了，他喃喃着。

「我的錢……我的錢……」

許多人都靜靜地瞧着他。

突然——老包像醒了過來似的，瞧瞧所有的臉子。他要起來又坐下去，接着又顛着站起來。他緊瞧着訓育主任，瞧呀瞧的，就猛地往前面一撲，沒命地拖着訓育主任的膀子，嚷着嗓子叫：

「包國維開除了！包國維開除了！……還要錢！還要錢！我哪里去找錢呢！我……我我……我們包國維開除了！我們包國維……」

幾個人把他拖到椅子上坐着。他沒命地喘着氣。兩隻抖索着的手抓着拳，一會兒又放開。嘴張得大的一個嘴角上有一小堆白沫。腦袋微微地動着，他瞧見別人的腦袋也都在這麼動着。他覺得有個什麼重東西在他身上滾着。他眼淚忽然線似地滾了下來，他趕緊拿手遮住眼睛。

「喂，校長耐不住似地喊他。『你預備怎樣呢？……流眼淚有什麼用。醫藥費總是要拿出來的。』老包抽着聲音。」

「我沒有錢，我沒有……我欠債……我……我們包國維開除了……」

「你沒錢——可以去找保證人。保證人呢，他爲什麼沒有來？」

「他到上海去了。」

「哼，校長皺皺眉。『這麼瞎填保證書——憑這點就可以依法起訴！』」

「先生，先生。」老包站起來向校長作揖，可是站不穩又坐倒在椅子上。「我實在……我實在……」

錢慢點交罷。」

「那也行，那麼你去找個舖保。」

「我去找。」

「我們派個職員跟你去。宓先生，」翹翹下巴。一位先生就趕快帶上帽子起身。校長點點頭：「好，把包國維領走罷。」

可是老包到了門口又打轉。他撲上去跪在校長跟前，眼淚像流水似的：

「先生，先生，爲什麼要開除包……包……叫他到那裏去呢，他是……他……不要開除他罷，不要開除他罷……先生，先生，做做好事，不要……不要……不要……」

「那——那是辦不到的。」

「先生，先生……」

這件事可說不回去的。老包給拉起來走了兩步，他又記起了學費。

「學費還我麼，學費？」

學費照例不還。二十塊錢制服費呢？制服已經在做着，不能還。其餘那些雜費什麼的幾塊錢是該退還的，可是得扣着做江樸的醫藥費。

老包走了出來。門外面瞧熱鬧的學生們都用眼睛送他走。他後面緊跟着幾個人：陳三癩子，戴老七，

那位宓先生，包國維。

「戴老七做做好事，給我做個舖保罷。」

「嚶，你想想。陳三這二十塊我做了保，現在還沒下台哩。我再也不幹這獸事了。」



往哪裡找舖保？他出了大門就楞了會兒。他身子搖搖的，要倒下去。可是陳三癩子硬得鐵似的聲音，又刺了過來。

「喂，到底怎樣？我不能跟你儘走呀！」

包國維走到前面，手插在褲袋裏，齊腦袋到胸脯都往前一擺一擺的。發亮的皮鞋，在行路上響着；囊，囊，囊。

老包忽然想要把包國維摟起來；爺兒倆得抱着哭着——哭他們自己的運氣不好。他加快了步子，要追包國維，可是包國維走遠了。街上許多的皮鞋響，辨不出哪是包國維的。前面有什麼在一閃一閃地發亮，不知道還是包國維的頭髮，還是什麼玻璃東西。

「包國維……包……包……」

陳三癩子拼命搭了他一把：

「喂，喂，到底怎樣？要是吃起官司來……」

那位宓先生措措額頭，煩躁地說：

「你的舖保在哪里呀，我難道儘這樣跟你跑，跟你……」

老包忽然瞧見許多黑東西在滾着，地呀天的都打起旋來。他自己的身子一會兒飄上了天，一會兒鑽到了地底裏。他嘴唇像念經似地動着，嘴巴成了白色。

「包國維開除了，開除了……開除了……賠錢」

他腦袋搖搖的，身子跟着腦袋的方向——退了幾步。他背撞到了牆上，腰子一頓，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下。

## 白頭翁底故事

莎子

你面頰被風吹凍得很紅，毛絨的圍巾緊緊地箍着你的頸頸，雪花灑在你黑柔的短髮上，你從唇裏噙着白汽說：「冷啊！小草們都凍死在地下了！」

其實他們都是沒有死的，都在陰閣的土壤裏同你一般地瑟縮着躲着北風頑耍。那開小紫花的地丁，都彼此伸着手臂擁抱着，嫩小的鴉蔥，遊假在母親的懷裏吮着苦辣的乳汁。他們都安分地等待着春風底來臨。你沒曾看見那南樓的飛雁嗎？辛苦地裝着向北洋遠征，吹着蘆葦的笛子，渠們便是春的先鋒。雁陣過去了，黃鶯飛到我們那荒涼的北國來，嘹亮地囀着幽揚的迎春曲，東風亦便披着伊的嫩綠的氅衣，來揭起地上凍冰的幔幕。那些美麗的幼小的生命，都要從土壤探出頭來，笑迷迷地在溫暖的陽光裏，互相道着早安。小貓咪亦將眯着布線細的眼睛，訕笑伊們的只曉得光明便是早晨。

雁底斥候在南鄉的葦塘裏紮營了，黃鶯不敢早日出來唱，東風亦樂得多睡一晌。草兒們却不耐等待騷動起來。雀頭草伸出伊門底葱黃的指頭來，被冷風凍僵了，退回去哈着暖氣。白頭翁整日詛咒着生活的單調凜冽，孤另另地讀着傷感的詩。只有地丁的羣，快活地舞蹈，摹擬黃鶯的腔調，唱那迎春的歌曲。帶黃軍帽的蒲公英們，雄糾糾地走着常步，左轉，右轉，一，二，三，四，那亦是在寒冬的廣場上，很有趣味的消遣啊。

「整天見不得蔚藍的天空，雪融後淡紫的山頂，聽不得鶯燕底歌唱，真真苦悶極了。晝間過着焦憂的期待的日子，茶飯都覺得寡味。夜裏儘做着相思的苦戀的夢，亦夢不到東風底來臨。母親叮囑說不

要錯過了寶貴的萬有的「現在」；「將來」；「過去」都是虛幻的，唯有現在是真實的。唉，真實亦算是真實，只是不能從那裏享快樂得安慰。整日坐對着灰色的壤土，太單調無聊了！小地丁們頑皮的孩子般吵嚷着，公英們亦粗暴地東走西衝沒有一些溫柔的性格。白頭翁這樣嚙着——「你不要奇怪他底名字，雖然他有時說着成人的話他亦是個孩子，因為他底父親祖父到老都霜白了頭髮，他竟承了這古怪的世襲的封號。他想念那未來的春天，滴着淚珠，覺得他好像被春風丟棄了似地，總是心酸竟懶懶地病倒了。人都是那樣整天不歡喜笑樂便會病倒的。」

一天夜裏，東北風吹散了凝雲，月光澄澈地洗着酣睡的大千。竹葉簌簌地響着，幾隻雁的斥候，便吹着軍笛向沙漠飛去。地母慌慌地揉着花眼打着呵欠坐起，說莫非春天有消息到了，孩子們都還睡着，伊駕起鼯鼠的車子，各處奔馳去看。

「有誰嗚咽的哭着，是做了噩夢，是被同伴欺侮？」地母這樣問着。

「那是小白頭翁呢，他正病倒着。」

「有怎樣的病，是鑽到冰雪的世界受了風寒，是被鼠蟻嚙傷了肌膚？」伊說着走近小白頭翁那裏了。

「母親！怪悽楚地是在夜中嗎，這樣黑暗，陰涼，東風莫非嫁人了，忘却我們？」

「沒有那樣的事吧，雁羣的斥候才來，說不定日內便要有的消息呢。」

「啊！母親，我不能再呼吸一刻這樣荒涼陰霾的空氣了，我不要「現在」那樣使我厭倦，使我悲哀，我不能吃着不能睡着，做不成相思的「未來」的夢，亦領略不出「現今」的快樂。母親！我要睡去好

吧，儘管做着「過去」的夢，甜美的回憶的夢！

「你不要想着夢境能比真實甜美啊，醒來同友伴們談話遊戲，只消黃鶯一來歌唱，東風姊姊便要來接迎你們——」

「不母親，東風是嫁人了，伊忘却我們，不然爲什麼伊不早來呢！母親，我要睡去好吧，儘管做着「過去」的夢，甜美的回憶的夢！」

「傻孩子！睡夢是不會早醒的，東風來了，你們都要換上嫩綠的袍子接迎伊去，有落後的，東風姊姊便要動怒呢。」

「不母親，東風許是嫁人了，伊忘却我們。母親，我要睡去好罷，儘管做着「過去」的夢，甜美的回憶的夢！」

他唏噓地將衣服蒙着頭臉，轉身睡去。地母歎息着，將伊底寬博的氈衣替他蓋上。

小白頭翁睡去了。夢神底使者圍集在他周圍，向他行着哈欠禮，還唱歌輕幽的搖籃曲。他夢得盛夏葡萄架下的噴泉，午夜草蟲底戰氣，早秋晶滢的露珠，同草根下促織底戀歌。重溫過去髮齡的生活這樣難得的機遇，怎樣地使他歡喜呵！

*

*

*

*

山頂的積雪融解了，天空染着沉藍，雁羣呼嘯着向漠北飛行，有的排成一字，有的排成人字。

黃鶯忸怩地囀着，羞答答地怕人聽見。但終久伊自己沉醉於優美的旋律中了，放開喉嚨忘情地歌唱。春風披着嫩綠的輕縠，曼娜地來到草原，伊底足跡所經，小草們都爬跳起來，歡迎渠們的長姊，渠們都穿着嫩綠，一如你們新年的穿着鮮紅。

他們都歡喜雀躍。地了太高興了，從土裏一直舞蹈到地上。白頭翁從夢裏驚醒，覺得光芒射眼，想到莫非東風真來了，披起綵衣，鑽出地面，正看見千萬草花披着嫩綠的袍子，在和煦的陽光下，彼此點頭道着早安。

「是東風來了嗎？」問話是驚惶的。

「是的，伊替我們帶上鮮綠的帽子，伊替我們繫好了袍子的紐結。」

「是東風來了嗎？」

「是的，伊祝福我們，伊賜我們充實的幸福的生命！」

「是東風來了嗎？」

「是的，伊稱讚我們準備的齊整；吻着我們，笑着別離我們向遠方山麓走去。」

「是東風來了嗎？」

是的，伊咒罵着不來接迎伊的驕傲的人，伊已滅跡於天邊雲影裏。」

小白頭翁含淚追悔着，他悲傷地都哭不出聲來。他儘管做着甜美的過去的夢，東風沒忘却他，他却錯過和東風會晤機遇了！他真想到「過去」底害人來，再不想做甜美的回憶的夢。他這樣遲遲地出來，已經被自己劃出羣儕以外成爲異類了！被擯於愛人，於羣衆，真是可哀慟的苦難同刑罰啊！

白鴨游泳在草原裏融冰後的池塘中，潑刺地用蹼打着清淺的水。草兒們都翹着腳趾擁擠地看。

「要謝謝溫暖的陽光，曬得我們這樣的舒適——」

「我都覺出熱來，要脫去嫩綠袍子呢——」

「不要做的！因為母親叮囑過了，不見蜂蝶底來訪不要脫去。」

「脫早了是要吃苦的——」

「那樣我們來十多天了，幾時蜂蝶能來呢？」

「說不定還有一個月？」

「總是那樣無聊的！」小草雜談着，白頭翁很不耐煩也插嘴：「總是那樣，一天一天等待着！現在」真是可詛咒的，只令我們在他底虛幻裏消磨時光！聽說母親要來替我們脫去嫩綠的袍子，我們便變成奇豔美麗的花，蜂蝶的大羣都來同我們度着絢爛的一生，說不定春風姊姊還要同來呢。我們只有等着吧，無聊地看着日影一寸半寸地移動着。白頭翁如此嘮叨着，還說：

「總是焦憂地期待着，「現在」真可詛咒，那是他占據我們寶貴的時光不令燦爛的未來生活早臨！是他隔斷了蜂蝶東風同我們不通音訊！」

這時地母駕着車馳來。

「是誰這樣吵嚷着；是和友伴們拌嘴，是被虫豸嚙傷，是被人們踐踏——」

「不是的，母親，我不耐於單調無聊的生活了，我要「未來」的絢爛的生活早日實現，同蜂蝶東風姊姊嬉耍！」

「只消耐性地等幾天我便來脫你們底嫩綠袍子了——脫早了要，受寒冷底侵襲災害啊！」

「不！母親，想思的夢是不要做長的，我不耐於單調無聊的生活了，爲企圖我底幸福安樂，寧可違背你底叮囑，啊，母親，我要自己脫去嫩綠的袍子了——」

「危險的傻孩子——」地母正攔阻着，白頭翁底嫩綠袍子，鈕釦已被鬆解，便似被觸動的鳳仙花

的果兒一般翻轉地破碎在沙礫上，永遠不能再穿。

這裏丟去嫩綠袍子的白頭翁，從脚跟一直向上跳躍起來。小草們都翹着腳將手指按在唇邊歪着頭看他，因為他已經換上濃綠有毛茸同暗色的條紋的長衫了。白頭翁亦覺出自己的高大來，十分地滿足和驕傲。他同他底綠衣逐漸長大。過了幾天頭上已經長出美麗的花冠來，那是有六片紺紫色光豔而明亮的翼的花冠，中心結着一叢金黃的繖穗，他自己還不會曉得呢。

一天天氣陰涼，雨雲凝聚，一隻折翅的蝴蝶，半跌半躓地飛來，伊底鱗粉剝落了，跨腳在白頭翁的冠上。

「早安啊！美麗的少年。」蝴蝶問着：「親親說呢，草兒脫去了嫩綠的袍，帶上紺紫黃心的冠，那便是新郎呢——」

「母親說呢，脫去灰白的絲袍，駕起剛邊的翅兒飛着的，那便是新郎呢——」

他們彼此談着寫不出來的有趣的話，那是人生至樂的關頭。他已嘗到絢爛的「將來」底滋味了。

「冷冷的是雨滴罷，」蝴蝶說着，雨滴便簌簌地撲落了。冷風陣陣地吹來，他們都瑟縮地抖着。大地罩起黑暗的天幕，細雨浙瀝地通宵響，次日天明，風定雨止，天空懸着一角紅雲，小草們都抖着身上晶瑩的水珠。白頭翁露着毛茸茸的禿頭，正似童山濯濯的老人。花冠被打落在地下，紺紫的翼狼狽地被嵌在泥水裏。金黃的絲穗散落滿地。蝴蝶亦僵着屍身被積潦飄蕩着。風流的夢，便從此終止了。

* * *  
霽雨後的春光，真是姣豔的啊，溼潤的天空懸着七色虹橋，綠水微微縈着，沒有一些波浪。蜜蜂蝴蝶三隻五隻地飛來，地母帶着慈祥的笑容，便將那些草花的嫩綠袍子挨次脫去了。他們都比着高低向

上長，有的穿着濃綠的襯衣，有的穿着深碧的襯衣，形式花樣都各不相同。幾天以後，他們都帶起有黃心的花冠，有的淡紫，有的深黃，碧綠的草原被裝點得似錦綉的花氈一般樣。

東風肩上下着歌囀的黃鶯，帶着大羣的蝴蝶，來到燦爛的草原，輕幽地唱着醉人的歌曲。那些被着鮮明豔麗的鱗粉的蝴蝶，個個地飛到華美的花冠上，同草花談着世間最綺麗的事，還隨着鵝黃的柳絲的飄搖一同舞蹈，黃鶯真是音樂家，爲他們吹着幽揚而合拍的舞曲的笛子。

白頭翁看着伊們底來臨，十分快樂，「歡迎啊，春的公主們！」這樣呼喚着。一隻嬌小玲瓏的鳳蝶飛近白頭翁的身旁，他興奮地都要發抖，但伊却蹣跚腳在旁邊的野防風的繖上了。「妙齡的蝶兒——早安！」白頭翁致禮道。

「晨安啊，白髮的紳士！」鳳蝶這樣答。

「休要取笑呢，我亦是青春的少年啊！」

「啊！美麗的少年啊，頭上很美麗呢——」

「你說我那花冠嗎，聽母親說那是紺紫的呢。」

「美麗的少年啊——輕巧地假笑——「頭上真美麗。」

「你說我那花冠上的穗子嗎，那還是黃金色的呢——」

「都不是的，美麗的青春的少年，頭上銀色的茸毛真美麗。」

「茸毛嗎？」白頭翁驚訝地問着，正低頭尋思造物底弄人，突然發現他底枯爛的紫冠了，「真像母

親的青春同着凋零的花冠一齊泯滅，茸毛便是衰老的象徵嗎？」想到這裏，傷心痛哭起來。

「有個白髮的老人在那樣哀哭呢——」



「是失戀的悲哀嗎？」

「失戀的苦痛，是青年人獨享受的呢——」

「是哀悼他的殤子嗎？」

「據說是沒結婚過的呢——」

草花們帶着黃白紅紫的花冠，金黃的繖穗，同帶着新鮮豔麗的鱗粉蝴蝶，交談着世間最綺麗的事，又伴着柳絲的飄搖，黃鶯的歌唱，一同舞蹈，都沒有閒暇來推敲地研究白頭翁底悲傷。

白頭翁承受着這樣不吉利的稱號，白茸茸地翹着銀白的短髮，真和童山濯濯的禿頂老人一樣，孤另另地立在大羣的美妙的青春的生命間。

「現在」據說是單調無聊的，「過去」和「將來」的企圖，都要奪去你在青春裏所有的快樂和幸福底機遇。造物者不會巧爲安排，從時間的緯線上設計其他新的芽四個時間的方位，真真是一件可惜的事啊！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作 選自沈鐘

## 末 日

滕 剛

他並沒有想到今天的飲食要從什麼地方產生出來！

清晨的太陽把他的睡眠驅逐去了以後，他的腦海中立刻又浮起那座漂渺的寶塔來了。他把全部的生命都寄託在那迷幻的憧憬中，近於瘋狂地就想……於是美妙的世界常常是展顯在他的眼前，從此他不憂愁袋裏沒有錢使，靴子在中途脫了線打着赤脚回去的恥辱更不會有了！每次到餐室去

的時候，總有兩個以上的僕歐在那裏張羅……「老爺，請舒適地用飯罷！」象牙筷與銀酒盃皆狼獾齊地安放在他的面前，墊着素綢綠花的檯毯，射着極其美麗光紋，銀製的碗盞上每個上面皆映着他的面貌，潔白端正的輪廓，朝後梳的頭髮一絲不亂地貼在頭上，玫瑰色的領結如處女嫣然的微笑，在他的白硬領之下……於是，他感覺到無上的光榮，身價與名譽的崇高，凡是在社會上有名望有地位的男女，都來同他結交，時常坐着摩托卡來拜會他，他自己也忙於迎接之不暇，用着少年紳士應有的態度，禮節，談吐……來應酬他的朋友……於是，他更被許多人推許為交際的明星了！而在社會上早被人稱為美入底歌女，名媛，大家閨秀等的信件，每天可以收到的，不下數十百封——其中關於對他表示求婚的意思的，竟占百分之九十……他終日就是沉醉在這樣的幻想之中，他以為飢餓之神至多不過是縮短一個人的壽命，用牠的利爪尖牙來剝食一個人的肉體與精神。但是不能夠禁止一個人的幻想——那怕牠猖狂，誇大，驕傲得像奔放的野馬，虛幻的追求與物質的需要絕對是不能成為平行線的進展。

他張着初睡醒的失神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檯子上的一些零星什物，一盒自來火，幾段已發着霉點的香煙尾，茶盃張着巨大的口好像期待天花板上有什麼掉下來一般，蠟燭頭，破了的信殼，一半露着淡墨的字跡，一半浸在茶汁裏的信箋……牠們都死般的沉寂着，如同睡去了一般。他的視線投射在這些什物上，也希望在牠們的間隙中能夠有什麼發現，天呀，這有什麼辦法呢？可以發誓說在這張檯子上尋不出一片麵包的皮來，他由這些什物上又發生一種怪想，他想這盒自來火的匣子能夠擴大起來變成一塊麵包，或那一段短燭頭是一堆白色的銀毫的時候……這什物立時就在他的眼前變化，活躍了起來，剎那間幻出無窮的形態，好像些童話裏面的故事一般，他確是瘋狂了，瘋狂一般地

就想着，無目的，無要求的就想，想同時也可以說這種就想是無價值無意義的！他實在是想努力用幻想來忘却他肉體與精神上的痛苦——這種痛苦能夠比較害寒熱病以及上絞架還來得利害他此刻不知道是自己在支配環境，還是環境在支配他自己。

幻想與饑餓的交戰，經過了許久的時間，太陽已升到天頂了，工廠裏中午的拉回聲爭鳴了起來，他呆呆地坐在床上，兩隻手抱着膝，表示沒有一點主張。肚皮裏感覺到像有一把尖刀在剗割五臟一般地痛楚！使根根的神經與血管發着冷的凝結，火的緊張，由興奮的極度降低到麻痺的僵木！已失其效用的記憶告訴他自前天午後就沒有進一點飲食了！這時候他好像被一件什麼不可捉摸的東西打擊了一下一般，驀然地呈顯出一種驚醒的狀態，立刻感覺到萬分的不安，焦躁，暴怒……失神的眼球張大而放射出可怕的兇光，唇皮顫抖着好像一個人自語……他是他是完全被饑餓所宰制了。

他極其勉強地下了床，兩腿已喪失了撐持的能力！頹長的身體載着重笨的頭顱，不住的在空間搖動，他自己覺得身體的重量很輕，很渺小，小得幾乎消逝了自己的存在，而且房子的牆壁，窗櫺，掛幅，一切……都在飛動，青的天空，黃的太陽，朱的油漆，白的粉壁……底各種色彩，打成一片雪亮的光閃射入他的眼簾，不住的波動，旋轉，他眼前所及的一切皆有些模糊了，由黃塵浩浩沙漠變成醉紅慘淡的燈影……終於堆積成一塊漆黑的巨石飛壓下來，他想在這種極其恐怖的情況之下，多鼓一口呼吸的餘勇都不可能，立刻腿兒軟了下來，身子也跟着倒下，重笨的頭顱正碰在堅硬的床柱上……

這樣不良的生活浸蝕了他生命的全部，有什麼方法能夠使他從窮困之中振拔起來呢？在這絕對無援救的世界裏，怨恨的嘆息落得四壁嘲笑的回聲，哭泣也不能得到誰個的安慰，母親嗎？他的母親

已不得再看見他已經長着鬍鬚底孩子的啼哭了，但他在這個時候未必不想有一個像母親似的人來安慰他一下……都市的富豪騰起了喧囂的塵影，坐在摩托卡上的老爺太太們，在酒樓上在電扇風下的飲冰喝啤酒者……他們如何也不會夢想到在這樣的世界中還有一個待死的餓孳存在着。

誰個去叩打他的門扉？我相信除掉死神以外更沒有誰——雖然他的屋子是建築在這富豪的都市中的一個小的間隙，修道院式的普育堂裏。他因為不必花錢而被這個堂主——慈善者看中了。請他住了進去。因此他一天到晚就住在這個連一隻瓦雀都不會飛來的小屋子裏了。自清晨到黃昏，長伴着陰森的空氣與碧色的燭光生活着，屋子的外面比聯着一座雄沉的巨廳，廳的四面橫七豎八地放着許多白木的空棺，每只棺頭上編着大寫的號碼，赫然地漆光如同死神的批示一般，這施捨棺木的慈善機關一點也沒有和平慈祥，仁愛的空氣！祇有蕭索，陰森，寡情，恐怖的影子到處流泛……：要

想努力地用幻想來驅去眼前的恐怖與痛苦嗎？這沒有邊際的不合邏輯的夢底憧憬，牠是隻荒唐的怪物，牠常常利用窮人的弱點來施展牠的魔性，一般怪可憐的窮人常常在無法可想的時候，不得不借重牠來安慰一下，甚至有些人因牠而變成一種有莫須有的希望……：希望海市蜃樓能變成麵包或米飯。

經過了長久的暈絕，他從催眠似的狀態中醒轉了過來，運用着全身的力量在兩臂上，掙着扎把瘦弱的身子從地板上撐了起來，一隻手扶着桌沿，一隻手用力地在腦額上搓揉着，剛才碰在床柱子上的一塊傷痕，隆隆地突起在蒼白的額上，由青而變成紫色的瘤形了。

天呀，這有什麼辦法呢？屋子裏尋不出一片麵包的皮來！但他還好像沒有絕望似的尋搜，搬着軟弱的腿，帶着懷疑的態度走到屋角上，揭開那一個倒在地板上的灰塵與煤煙蒙滿的鐵鍋來，裏面除掉

鍋底上一塊焦黃色的痕跡之外，什麼也沒有留贖——一粒米飯或一匙湯羹。這時他不得不自萬一的希望中而變成絕對的失望了！

他想到以前當衣服賣書籍的情形了。一件呢大氅可以值到五元以上的代價，幾本易卜生的戲曲也可以換到支持一星期的糧食……但是，現在除掉床桌和自己身上穿的短衫褲以外，什麼都沒有，甚至連最後的一張單長衫的當票都賣掉了！雖然地板上也可以睡眠，桌子更不必需用，但是床與桌都是屬於普育堂裏面的所有權，而不在于施捨之例的，能夠有什麼法子把這兩件重笨的東西拿出去賣呢？恐怕走出了大門就是犯罪的證據吧！他又想到在沒有失業以前的生活，那時還以為枯燥機械無生氣，在一個小學校裏同一個朋友代課，每月可以獲得二十個銀幣的生活費，同現在比較起來，不是天堂與地獄差別了！他又想起從前在一個公司裏當寫字匠的時候，每天十小時的工作，每月更可以拿到五十個銀幣以上的生活費。他悔恨那時不該那樣地揮霍闊綽，去孝敬一位年輕的蕩婦……以至把兩年來很辛苦的積蓄，完全都花費在她一個人身上，並且還得了一種不名譽的惡病，結果是讓公司裏辭歇……自從失業以後，生活就一天一天的惡劣下去。無論是什麼地方，什麼位置，祇要是不用勞力的事情，總沒有他可以插足而進的地位。他想盡了種種方法，祇要腦力能夠得到的，偷巧的，欺騙的，卑下的，污穢的……逢那種人物，就施展那種適合的伎倆來對付的計劃，但結果總是失敗！理想的成功便變成了泡影的消亡！他近年來徘徊在這種蠅營狗苟的生活中，灰心失望的刺激，沒有方法能夠叫他從艱苦中振拔起來，重新洗刷向上的精神，並且格外增加了他對於謀生的技術的，老練的經驗，脅肩諂笑，俯首帖耳的種種怪狀……但運命總差使他沒有達到目的的可能，因此，他懷疑了，懷疑他自己的太虛空，不實在，沒有專門的學術來獲得他的地位與金錢。他看見許多朋友或和

他無關係的人，都能夠在某一個機關裏或某一個公司中進進出出，臉上皆浮着生活充裕的春意，是那樣驕傲地走過他的面前，他的眼淚幾乎要奪眶而出了，這個時候，他不能不咒咀以前行爲的錯誤……懶惰，偷巧，狡黠，滑稽，醜惡……底趣劇，好像爲噩夢所顛倒的傀儡一般！因此他立刻發現了自己的羞恥，侮辱！同時也發現了現代社會中的羞恥，侮辱，更可以說是發現了全人類的羞恥，侮辱……因此他對子現實生活一種厭倦，蟻視，尤其是他對子人類設下了寬廣的界線，仇恨與報復的心理……

自殺的念頭，在他腦海中不知道萌發過幾次數，但總是被自己薄弱的意志所制止住了。『爲着不能生存而自殺是多麼難堪的事，那更要被旁人拿來作爲談笑的資料！』有時他也這樣想：『被生活壓迫而死是應該的，還不失作一位同現代社會的環境奮鬥到底的英雄，爲逃避物質的痛苦起見而自殺，便是一個低能的懦夫……』有時候他煩惱憤怒到極點了，用拳頭痛擊自己的頭，或是拿着些書籍亂拋，弄得滿房像蝴蝶似的飛舞……有時候裁紙刀也握在手裏了，很想朝着自己的咽喉上一截，血的恐怖與死的怪狀能夠使他的刀從手裏落了下來，有時候，他也想到種種的自殺的方法，溺水自縊，服過量的安眠劑，或生的鴉片……比較可以舒適地死去的方法……牛底執着到底戰勝了死的祈求，在他的人生觀中終久祇有苟安，偷生等狹隘的字眼。

現在的情況正合他從前所寫下的詩句：

「沒有飯喫的人，起來！」

慢性的自殺，是苟安，偷生……」

黃昏好像表示人類的末日將要降臨，把世界浸入到陰霾沉沉的無涯之中。人間一切的罪惡，悲哀，

苦痛……皆壓積在重層的夜的深淵裏，他幽淒的靈魂在深淵之底發出呼援的呻吟！一聲聲一聲聲和着禮拜堂夜禱的晚鐘悠遠而低微了下去……

月亮照進了他的窗櫺，照見他橫臥在地板上的軀體，白色沾着汗污的衫褲更塗滿了地上的灰塵，他蠕蠕地蠢動着，輾轉着，從唇中透出低微的呻吟。他的臉部側向着外面，蜷曲的長髮紛披了一臉，自他的髮隙中露出一張青白得怪可怕的尖的面孔來，——自額的兩端到下顎的一端，瘦得成了一個三角的等邊形，眼皮緊緊地瞋合，被月影拖長的睫毛還不住的顫動……這時候若是沒有幾聲低微的呻吟在這間屋子裏流動，人家幾乎疑他是從曠野中才抬來的屍體。

大約是飢火燒炙到極度的囁語，低微到不可分辨，自他的呻吟中現露了出來……僕毆，拿一碟加厘雞來，或牛腩也行……螃蟹麵似乎不大新鮮……多麼可口啊……拿銅板去買……肚子怎麼辦呢……三天……人類的羞恥……媽媽，我要喫……一個極可惡的印象最後從他的腦海中閃過，他的眼睛突然張大了起來，滿布着血絲的眼球也跟着凸起，他好像看見仇人似的憤怒的狀態，兩手也不由地由微彎而握成很緊的拳頭，他憶起上星期的事情了，爲着尋找一個朋友借錢，到處沒有尋到，恰巧在一條熱鬧的街上遇見了他，看他的朋友坐在一輛藍漆的包車上，口裏嚼着雪茄，如飛地向他身邊拉過，他拚命的呼喊，呼喊那乘車子停止，以及那坐在車子上的朋友底名字，他的朋友好像沒有聽見似的，車子依舊如飛的進行着……於是他有點恐慌了，倉皇地拔起腿來追趕，不上十幾步的樣子，一個不留神，被一塊石子絆跌了一交，同時他脚上的那隻破靴子的底與面子宣告了脫離，引起了滿街的行人哄然的狂笑，他那時不得不紅着面孔，拐着那隻千瘡百孔的破襪子走了回去……他由憤怒的頂點，迸出了噉然如鬼叫的痛哭，眼淚和着呻吟的單調擴大去，驚破了靜夜的沉寂，月亮

的光移近了他的身體，加上一層霜似的殘衣……

現在的情況正合着他從前所寫下的詩句：

「沒有飯喫的人，起來！

慢性的自殺，是苟安，偷生……」

一九二八·五·念七日下午初稿 選自

## 失業

杜衡

在過了幾年極度動亂的生活之後，柯平先生現在是差不多和外界整個地隔絕了；他每個月化十二塊錢，在一條湫隘的弄堂裏租了一間沒有天花板的前樓，在那兒安放着他自已安放著環繞在他四周的整個世界的大問題——

蘇聯新五年計劃。

德國底賠款。

倫敦經濟會議

美國……

這些問題白天是在牀上，夜裏是在地板上，因為柯平先生沒有書架子。

對於生活上的種種不舒適，雨天的漏水，飯菜底菲薄，房東家裏的孩子們底吵鬧，對於這說不盡的種種，他都像一個懂得自己底命運的人地忍受着爲自己個人，他已經準備好了三五個月之內的寒儉的生活費用；他是可以在這個韜晦的期間裏替全人類策劃着去路了。他打算儘這些日子完成他



底關於那像虎列拉似地染遍了全世界的失業問題的著書。自然，結論是早就有了的；這問題不能局部地解決，是要整個兒地來解決；他所需要的是可以引到這個結論上去的材料。一個月以來，他每天跑圖書館，用五本顏色不同的日記簿抄寫着；跑書舖子，懷着自己已是比別個買主特別優異一點的感覺，耐性地選着書，他又定了三份日報，兩份華文的，一份四文的，剪着，編排着，黏貼着。一個月不知不覺地過去，他還沒有寫下一個字呢。

他從一大堆的人類記錄裏鑽出頭來。

薄暮時令適當夏秋之交，殘餘的暑氣壓進了沒有天花板阻攔着的屋頂，屋子裏的蒸悶使正在想着『今天可以動手了吧』的柯平先生不由自主地要把小小的玻璃窗打開，讓陰溝水底氣息，橫七豎八地掛在眼前的尿布底氣息，以後從三家廚房裏發出來的油燻的氣息，混攪在一起，衝上來，衝着他底鼻子。

他捻亮電燈。突然記起了這盞電燈是等不到九點鐘，祇消聽見房東太太帶着鞭策的氣分對她丈夫說，『該睡了呀，明天要起早呢！』之後不久，就會自動地熄了的，他便拉開抽斗，隨手抓了一把銅子，出房門，走下樓去。走到半扶梯，他重新回上來，把電燈捻熄。

弄堂裏，小販們底市場，孩子們的球場，特別是一些面黃肌瘦的主婦們，除了從頭上的水鑽押髮之外，是猜不出她們底年齡的，因為耐不住廚房裏的那種三五個爐灶同時舉火的窒息，竟把竹椅竹榻都搬了出來，三三五五地圍坐着，把那地方做了臨時的會客廳。對着這「芸芸衆生」，柯平先生好像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祇顧自己轉彎抹角地走走。到一家雜貨店門口，停下來，數出了銅子。

「買兩枝洋蠟！」

剛拿起洋蠟，轉過來，她看見甘養吾先生正從大路那邊慢慢地走過來，低下了頭。

「甘先生，回來了呀？」

這樣隨便的問起。

這是柯平先生現在的房東，而柯平先生卻是他底那間漂亮的前樓底第二十幾代的房客了；他在這所房子裏已經整整地住了十一年。

對於一個能夠在同一間房子裏住上十多年的人，不用說，柯平先生是不會發生什麼興味的，除了他底那個不戴帽子的和尙頭有時候會引起一點滑稽的感覺之外，因為在這樣的人身上，他沒有可能把他底社會學的原則來應用。

祇有第一次會談的時候，甘先生爲要跟這位新來的房客建設起比房客更進一步的關係來，他偶爾這樣說起——

「我們都是拿筆桿的。」

祇有在這一次，柯平先生算是起了一點想知道這位甘先生底底細的好奇。不幸要知道甘先生底底細的太容易了。他每天在固定的時間出門去，到一個什麼稅務機關幹着抄寫的工作，在更固定的時間回家來；甚至在家裏，他都有永不變換的椅子來安息他底坐疼了的屁股。一個月以來老是這樣不，我們當說是十一年以來老是這樣。

甘先生用那種使他底職位維持到十一年之久的同樣的巴結，來使他不好意思再去計算這十塊錢一個月的伙食算是便宜算是貴。

每天晚餐可真是柯平先生一天之中最受罪的時刻了，因為這位甘先生的確是那種用過份的禮貌來使人討厭的人。更加以甘太太親手端來的一盞羹得碰不了嘴唇的熱茶又使他不得不在飯後還要逗留上那麼十來分鐘。甘先生愛說話，為迎合柯平先生底興味，他還發表着關於政治的意見；但是一個把自己用辛苦換來的酬報當做了上司們底恩賜的人物，他底政見是不會跟他底上司們有所兩樣的，這種政見柯平先生委實不歡喜。甘先生也彷彿發覺了他改換了談鋒，數說着自己局裏的在好多年前發生的新聞。於是，在一個多星期之後，他會用同樣的興緻，把這同樣的新聞來重說一遍，說完了自己笑着。

「這樣的人，這樣的人……」

對於他，柯平先生是除了輕鄙再加上憐憫的感覺之外，連解釋和分析的能力都失掉了。他拿着洋蠟，一邊走，一邊想起自己飯前的時間又將犧牲在這位甘先生底說不厭的新聞上面，而努力避免着一切可以引起他底談鋒的機會，一句話也不多說。

甘太太正為着打碎一隻飯碗的事情，滿臉殺氣地在廚房裏痛罵着「大姐」。（註）這是一個任何男子一看見就會把性的本能完全失去了的中年婦女。整天地蓬着頭，整年的大着肚子，在家裏，常常是處着比丈夫還重要的領導地位。看見甘先生回來，也許是看見柯先生回來吧，她登時把滿臉的殺氣換上了滿臉的笑容，彷彿接着兩個丈夫似地，迎上去。再一眼看見柯先生一股勁往樓上走，她喊着：

「柯先生，請到客堂裏坐一坐吧，馬上就要吃飯了。」  
「不，我去把東西放放好。」

「什麼東西？」我替你拿上去。」說着她搶上來，把兩枝洋蠟接到自己手裏，笑着：「這一點東西呀，下面放一放不好嗎？」

柯平先生無可奈何地跟着甘先生走進了也當臥房用的客廳，他聽到甘太太在他們背後，立刻用改換了的嗓子，和感情對「大姐」說：「還不把阿林他們找來吃飯呢，懶胚！」

今天，倒是甘養吾先生卻意外地沒有打開他底話匣子，祇在那張照例的椅子上呆呆地坐着。甚至在太太特意來公佈着他們那個大姐底罪狀，數說着她底把幾年來沒有破過一隻角的飯碗都打碎了的那種「豈有此理」的時候，他都沒有參加意見，彷彿沒有聽到似的。柯平先生在他臉上發現了一絲矜持的神情。飯菜早已端正好了。四個從五六歲到十來歲的孩子，滿頭是夾著污泥的汗水，從外面像一陣風似地捲進來，在餐桌上各據一方，用筷子來敲着碗。柯平先生懂得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切都需要敏捷；譬如說，房東太太好意勸他嘗嘗她自己手製的蛋花湯底滋味，他要是不趕快把筷子換上湯匙的話，那便早就祇看到碗底了。也許是出於歉意，也許是出於準備多要幾個伙食費的動機，那一天甘太太一邊處理着孩子們底你搶我奪，一邊又對於物價騰貴的問題說了許多話。二號洋種是漲到九塊六，鯽魚一兩要九十多，真吃不起；以前五六個銅子一斤的青菜，現在是一百朝外還不肯。而在她背完了這張物價統計表之後，彷彿要徵求一些響應似地擡起頭對甘先生望望，突然地，她這樣喊了起來：

「怎麼，你好像有點不舒服？」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雖然這樣講，甘養吾先生臉色發白，眼睛發花，剝光的和尚頭上一點兒光彩也沒有，坐在一張沒有

靠背的椅子上，竟有搖搖欲墮的樣子。

「你好像有心事呀？」

不回答。

輕輕地撥了幾口飯，把碗筷向前一推，纔這樣說：「我今天吃不下，吃不下。」便離開了坐位。

這樣的人也會有心事的。飯後，柯平先生事不關己地想着。甘太太瞧見她底先生那勁兒，一下子着了忙，忘記端上熱茶來。他敷衍了幾句話，勸甘先生早點睡，自己趁機會拿起了洋蠟，溜上樓，回到他自己底世界去，捻亮了電燈。

在牀上開闢了一塊空地，一種飯後的懶惰使他把自已那空地上躺着，想起時候還早，隨手拿了一本書來跳讀了幾頁。

樓下是罵孩子的聲音，

搬動桌椅的聲音，

以及許多辨不出是什麼的聲音。

知道這一種嘈雜是非等到熄燈之後不會休止的，自己爽性等一切都安靜了之後再動手吧。

沒料到今天再也不會安靜的。他順勢把那本書讀下去。他聽到甘先生夫婦倆摸上樓，走進了他的亭子房。他們嘖咕地談着話，而且談話的聲音漸漸地響起來，尤其是那女的。她提高了嗓子，像吵架，但仔細聽可又不是吵架。好一會惹得他疑不起看書的心緒。他站起來，也顧不到暑天不通風，去把門窗緊緊地關上。踟躕了一下，他坐到書桌邊，拿起筆，關緊的門都攔不住門外的聲響。他聽到一陣嚶嚶的哭泣，像是女的，又像是男的，又像是男的跟女的混攪在一起。他提一提心，可是也不打算去看一

個究竟。他把筆拋下。

「等熄燈吧，等熄燈吧。」

在房間裏踱了一陣回到牀上，重新拿起書來看……

那一晚，等到他開始感到時間底飛逝，而發覺電燈不但不熄，卻反比剛纔更明亮了一點的時候，他急忙拿起錶來看，纔知道房東太太第一次誤了卯——十二點都快到了。

「明天吧，明天吧。」

他捻了捻沉重的眼皮，無可奈何地這樣對自己說。

直到第二天起身的時候，已經不很早，電燈却還亮着，柯平先生有點吃驚了。殘留在他底聽覺上的亭子房裏的紛擾，這時候彷彿又清晰起來。可是他祇自己去熄了燈，對於這位不能拿他底社會學的原則來應用的人物底一切，都不想去追究。他悄悄地自己去張羅了臉水，盥洗已畢，一打開窗，對着充滿了刷馬桶的聲音的弄堂透了幾口氣。

正把紙筆預備好，慢慢地抽着煙，忽然發現甘養吾先生把他底房門推開——

「有空嗎？我想談談，跟柯先生談談。」

聲音是那麼頹喪。

「請進來吧。」

轉身過去，發現甘先生紅着眼圈，彷彿整夜沒有睡覺似的；他走進來，就在那張沒有整好被鋪的床上一坐，開始用小孩子在媽跟前訴苦的語調說：

「柯先生，我底飯碗打碎了！」

柯平先生差不多要笑起來；僅僅讓僱人打碎了一隻飯碗就值得這樣大驚小怪嗎？可是他沒有笑出聲，他猛可地想到：

「什麼飯碗？」

「稅務局裏的那個事情呀！」

這話可並沒有在柯平先生身上引起了預想中的反應。他沒有驚異；全世界幾千萬人底飯碗問題放在他面前，他都會若無其事地用考古學者底冷靜來處置，他不會驚異。他用手指輕輕地扣去了煙灰。

甘養吾先生有點失望了，他加上說：

「我做了十一年的事情呀！」

不錯，在過了十一年渾渾噩噩的生活之後，終於有一天也要叫你認認這世界了。

柯平先生不說話。

對方却正有着一種要把自己底不幸的遭遇盡量地向人傾倒出來的願望。他訴說着在十一年的服務期間內，自問並沒有大的過錯；而這一回，僅僅抄錯了幾個字，就給他來一個開革。他又訴說着有四個孩子的家庭底困難。「柯先生，你想想，」他底喉都差不多讓勉強吞在肚子裏的嗚咽所塞住了；「那麼靠這差使吃飯的，這一家人，一家人！」

在這樣的社會組織之下，生活誰都沒有保障。」

對這樣的論斷有點愕然，甘先生楞了一眼，隨後，顧自己說下去：「你想想，我怎麼辦呢？柯先生你替我想想，怎麼辦呢？」

「這不是一個個人的問題，是整個……」

「是的，是的，」彷彿表示着絕對的同意。「一個人就好商量了；我們這一家人，連肚子裏的算在內，大小有七個……七個……」也許怕這樣還不夠引起對方底注意，在說話之外他還伸出兩隻手上的七個指頭來，用力地搖着。

柯平先生再也不想加上什麼補充的解釋了。他底注意開始從遊離而至於分散。他把快吸完的紙煙在煙缸裏捻着，看了看桌上端正好的紙筆，慢慢地想起自己底事情來。他有點焦急。他希望那位甘先生在訴說完了自己底苦痛之後就該起身走了吧；可是並不，他還是說着，把那幾句話老是翻來覆去地說着，彷彿非等到有一個確切的辦法之後不肯休止似的。更加以甘太太也像特意來湊熱鬧似地參加了他們底集團。她把丈夫早就報告清楚了的事情又重頭至尾報告了一遍，同樣地，他這樣結束：

「柯先生，你想想，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柯先生從桌上站了起來，把端正好的紙筆使勁往外邊一推。一轉眼就是午飯底時候呢。今年又完了，又完了……

輕快的情趣從所有的行動裏，從所有的言語裏消失；一種陰沉的空氣把那小小的家宅籠罩着。女的比往日做着更多的事情；爲節省起見，幫傭的「大姐」是被藉口着昨天的過失而開除了。孩子們好像被人間的不幸底第一次閃光所威脅，意外地變得非常沉靜；在餐桌上，他們用謹慎而卑怯的眼光互相望望，然後低下頭去，一聲不響地撥着飯，甘太太停下筷子，對四個孩子呆看了好一會，彷彿從他們底吃做的姿態裏得到了莫大的感傷資料似地，突然把碗筷一放，拾起衣袖就哭起來，像一個大



孩子似地發着嗚嗚的聲音。

一邊哭，一邊說，她打算到明天把兩個大孩子暫時寄養到他們舅舅家裏去。

「甘太太，何必這樣呢，總有法子好想的。」

柯平先生也有點心軟了。

「有什麼法子？」甘太太嗚咽着說。「我叫他，叫他託人到局長跟前說說情，他又不去。」

「找找旁的事情吧。」

「有什麼事情好找，有什麼事情好找呢！」

「大家慢慢地商量。」

雖然這樣說，柯平先生自然也沒有更好的計較。飯後，他回到自己房裏，沿着書桌前前後後地踱。他又慢慢地想起自己底耽誤了的工作來。用幾千萬人底問題來把這個人底問題排遣開去吧；這樣廉價的同情在兩方面都是徒然的。他硬一硬心，把房門關上，免得他們真個來跟他商量辦法；自己從新坐到書桌邊去，把打散了的思緒整理着，排列着……

一種殘夏午後所特有的蒸悶的空氣使你微微感到有點頭昏。可是他不敢把窗打開，外邊是一點兒聲息就可以把他底像湖水似地不容易寧靜的心緒從新攪亂的。他支持着。

胡亂地翻了幾本書：

胡亂地在一張紙上寫着：

一刻鐘之後，他在一種極度暴戾的心境下把寫字的紙片一條條地撕碎。

躺到牀上去。趕不了的甘先生和甘太太底影子，儘趁着世界失業問題底聯想湧現在他眼前；他還

聽到那嚶嚶的哭聲，還聽到說：「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彷彿這像是環繞在他四周的唯一的真實，彷彿這比一切都更要先決似的。那種學術的冷靜是整個地失掉了。他躺在牀上，咬着嘴唇。

突然間，他站起身，披上外衣，開了房門，顧自己走出街去。他知道了今天是不成了，他想逃避。一路上，他從幾方面的立場來詛咒着人類底廉價的同情，從古書上的「愛人以姑息」那些話起，一直到對淺薄的人道主義的非難。他跑了幾家書舖子，找了幾個不一定打算找的朋友，混到傍晚，爲着故意要避免那頓可怕的晚餐的緣故，他自個兒進了一家小飯館。出來趁着黃昏的風，他覺得身體和腦筋都輕鬆了一點。回到家，生怕引起注意，他靜悄悄地走上樓，一邊心裏在想：

「我需要安靜，安靜和孤獨……」

可是這時候，甘養吾先生卻正一聲聲地嚷：

「厭氣呀，厭氣呀！」

在不幸中是需要同伴的，他已經找了好半天。一看見柯平先生，又像孩子們候到了母親似地興奮起來。

「柯先生，柯先生，我們沒有等你喫飯。」

「不要緊，我自己喫過了。」

「沒有事情吧……」

又糟了，柯平先生底心像火藥般暴躁起來。那傢伙簡直一點也不了解自己底事業，那傢伙可是又不能禁止他不跟着走進了自己底房門，不能禁止他不把說得再也不必多說的話從新翻了頭說一遍。他說起了人類底不平，說起了沒有工作的生活底沉悶。柯平先生早就把所有的耐性都失掉了；

他一句意見也不參加，祇茫然地聽着。

「你這裏有沒有什麼書可以消消閒？」

甘先生後來這樣問。

「消閒的書是沒有。」

「隨便什麼書都好的，太悶了。」

「那麼你自己找吧！」說着，顧自己抽起烟來。

這種冷淡，甘養吾先生是覺察不出來的。他果然去到書桌邊，到牀邊，亂翻着書。一些僅僅書名就已經超乎他底理解之上的東西，他放開一本本地放開。一本紅面子上印着不容易認識的花字的小本子，拿來端詳了好一會，突然，他像發現了珍寶地高興起來。他那裏想得到世界上會有這樣的好書，柯先生有這樣的好書爲什麼不早說呢！

柯平先生看着：

「失業及其救濟」

不錯，他是失業，他正需要救濟呀！

柯平先生淡然一笑。可是讓他借去看看也不要緊，說不定他可以從這本書裏得到一些新的認識；再一層，假如他能夠對這本書發生點兒興味的話，那也可以減少些跟自己糾纏的機會了。

「好，你不妨拿去看看，」便這樣說，「這本書裏的話很不錯的。」

這樣該走了吧。

捱到甘養吾先生走，拿出錶來看，柯平先生輕輕地嘆着氣——「這樣子弄下去是不成的，不成的！」

……」  
他打算着怎樣把這一層麻煩解除。

「往後也許會好一點？」

這樣希望着。

往後，祇有在甘先生由他底醫明的太太鞭策着出門去碰他底不可知的機會的時候，他纔算有點小小的自由，可以讓他底威逼下整理一些材料，看一些書。可是這樣的時間是短的，甘先生一回家，幾乎比報告太太還巴結地，總要把這一回找尋機會的經過情形先來報告他，像一個懂事的人似地說着外邊謀事情的難處，還誠意地徵求着他底意見。晚涼的時間是完全犧牲着，祇有在這時間，他是可以有一個比較清理的頭腦的。他甚至老實地對太太說了，他在工作的時候需要安靜，她要向她們先生轉言。而甘先生卻老當他閒着沒事情。在他，悄悄地坐着，在房間裏踱着，甚至於抽着煙，也都是工作呀！——這一層甘先生是永遠不會懂得的。

眼見得甘養吾先生底失業問題不解決，柯平先生底失業問題是永遠不會完成了。  
纔無可奈何地想起搬家。

起先還因為已經先付了一個月房錢而踴躍，可是有一天，甘太太卻用她底獨特的經濟學來催促了他底注意。那一天甘先生沒在家。她自個兒走到柯平先生底房裏來，在一大串早就聽厭了的家境困難的序文之後，他纔說到了本題——她打算請柯先生搬到樓下去。

「樓上我們一家人住得下，亭子間可以省出來。」還這樣陳述了她底理由。

「拿亭子間出租？」

「現在多進賬一塊錢都是好的。」

「你們自己那裏夠住？」

「我算過了，可以夠。」

「吃飯呢？」

甘太太對柯平先生望了一眼，停一會，她說：「正要跟柯先生商量呢。我想，反正柯先生祇有一個人，東西又不多，那張吃飯桌子放在柯先生房裏，不吃飯的時候也可以擱擱書，寫寫字，柯先生，你幫幫忙，幫幫忙……」

柯平先生再也不打算多說什麼了。這位精明的主婦在「大姐」身上打算盤，在孩子們身上打算盤，現在是打到自己身上來了。

出同樣的房錢住樓下，還要借她們做吃飯間——

決定搬吧！

當下他模稜兩可地應着，等她走轉背，自己一股勁就出去找房子。後門早口就貼好了的亭子間招租的條子更加強他的決意。老實說，他有點憤怒。

這一回的教訓使他在新住處底選擇上更加謹慎了。他跑了許多地方，在每一家都打算先考量一下，是否有一個多嘴的男子和一個精明的太太。自然，租價又不能太大，房間又不能太糟，而且決意不搭伙食，雖包飯作不能夠太遠。他看中了一個地方，剛想落定洋，他們卻先問起他有沒有家眷來。家眷是沒有，他走了。他跑得很累，滿頭淌着汗水。看看天色將晚，他底找房子的決心慢慢地鬆散了下來。要找一個相當的地方也不容易呀！

兜了那麼一個大圈子，還是一無所成地回到自己那個灰色的里門口。

「再說吧，再說吧。」

而且，他彷彿覺得這樣地撇下了一家不幸的人也是太殘酷了一點：他們是再也不會找到第二個像他那樣的房客的。

在穿過擺在弄堂裏的竹椅陣的時候，天色差不多已經黑透了。他在打算着跟甘太太說明，搬到樓下去是辦不到的：再一層，他還想跟甘先生提出條件，要他永遠不走進他底房……

沒走進客堂，一片震耳的喧聲使他驚異。走過去，他看見甘養吾先生正把一個六歲的小女兒用雙手擎着，兩條臂膊像做柔軟體操似地一上一下，使她格格地笑。寄養在舅舅家裏的兩個大孩子是回來了，嚷着，鬧着。誰也沒有看見柯平先生來到。柯平先生懷疑自己是闖到了一羣瘋子底隊伍裏。他奇怪甘養吾先生平常興緻縱然好，但是這個樣子他可沒有看見過，更何況在這樣的時候呢！真的，他有點怕——

「幹什麼呀，你們？」

甘先生似乎對自己底失態有點不好意思，他究竟沒有瘋；他把手裏的孩子放下了。

「柯先生……」

有點喘不過氣，祇說了這個水不會遺漏的客氣的招呼。

「與緻這樣好？」

爲什麼不好呢？甘先生喘着氣說：他底事情完全解決了。說着，在衣袋裏摸索，摸出了一封公函，交在柯平先生手裏，得意地加上說：「你看這個，你看！」

「……姑念服務多年，准予復用……」

這是甘養吾先生底驕傲呢。

賢明的太太這時候也夾進來。她笑着；那張叫人失去性的本能的臉算是有點女性底意味了。

「我早說局長那邊有法子好，想他不相信！」

那一天甘太太還開了一瓶據說是放了一年多的玫瑰燒，在桌上安好兩隻小小的杯子，讓兩位先生喝。甘先生自然說了更多的話。他發揮了人生是一大半靠着運氣理論，又講了許多他們局裏的故事，大部分關於那位局長底能幹和聖明。剛喝了兩小盅酒，甘太太就把滿碗的飯送上來；她沒有嘗到就知道——

「這酒凶得很。」

甘先生對太太望了一眼，無可奈何地把飯碗接了過去。

飯後是端端正正捧上來的熱茶。

柯平先生沒有機會說起關於房子的事情。

甘太太也沒有說。

而且也沒有說起的必要了。柯平先生上樓去的時候，他彷彿覺得一切困難都解除了似的。祇消白天工作而晚上很早就睡的甘養吾先生底生活恢復了常態，他便無所恐懼了，他打開窗，讓晚風涼一涼屋子。他安靜地想起了自己底工作。

「柯先生，柯先生。」

還有什麼事情來麻煩嗎？

這一回，甘養吾先生是來歸還那本題名叫做「失業及其救濟」的小書的。他現在是沒有工夫，也沒有必要，再看這樣的書了。

「看過沒有？」

「看了小半本。不過，不過不大懂。牠意思是不是說，要等世界換一個樣子之後，纔會大家都有飯碗？」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

「不過，不過……」

他想把這「意思」給予他的失望表示出來，可是他說不清楚；他又囁嚅地說起了他們一家人連肚子的在內大小有七個，「難道叫我們大家都餓着肚皮等……」

從後面傳來的太太底粗糙的喊聲，猛地地打斷了他底話——

「該睡了呀，明天要起早的！」

柯平先生自個兒抽着煙。這一切，像一個小小的諷刺似地在眼前浮動，把他陷入一個朦朧裏。他想着他努力召回來了對甘先生的輕鄙的感覺，而把所有微弱的同情都排斥了去。

「這樣的人，這樣的人……」

正這樣喃喃地說，屋子裏電燈忽然自動地熄了，在黑暗中，他摸索着去找一個多星期以前買來而一次也沒有用過的洋蠟燭。



## 他 走 後

丁 玲

麗嫻剛剛把他送走。是已敲過了兩點的夜間。

外面在下着霏霏的細雨，然而躺在床上的麗嫻，卻感不出那夾在細雨中的峭利的風，所以她終於把他送走了。

他曾兩次反轉身，用着可惡的眼色。他告她那無情的風雨，那怕人的魅黑的又長又窄又爲積水所淹的胡同。他又從別的方面來表示出這房間是怎樣可愛，他是無勇氣能離開這幸福的天堂的。既然她也並不怎樣就會厭煩他（這是他依照適才的情形而斷定的）那又爲什麼不可以特別放慈悲一點。領一下那美麗的頭，讓他在椅子上也好，板板上也好，蹣過這一宵呢？如其她肯，他自然是不敢於怎樣去擾着她的；她若是倦了，他可以看着她睡去。但是所有的言語，都無用，都無能打進那柔美的人的心。她忽略去了一切，無論那臉嘴，那聲音，在平日是怎樣可以使她發瘋，使她不住的反覆在心裏說：「唉，天啊！我是禁止不了我的去愛他啊！」然而在現在，在這夜，她已飽斃了那使她想望的醉心處，她不願把這時間太延長了。這是她的習慣，她只歡喜讓自己一人來躺在寬牀上，沒有什麼人，什麼聲音來擾亂她。靜靜的，她便來想到一切，一切曾有過的快樂情緒，一切使人不忍遠離去的心跳和興奮。現在是時候了，她不須要他再獻給她什麼了。她已懂得了許多，她須要靜靜的來回味適才他所給她的。她很感謝他，她說：

「愛，秀冬，乖乖的回去呵！想着我，愛我，想着我，一直到明天！」

她把那渾圓的粉額去貼着他的額，那潤溼的，放亮的黑眼珠也定定的瞅着那可憐的，膽小的眼睛。

上更用那纖細而又玲瓏的小手在那有着短短鬚根的面龐上摸來摸去。於是她又使得他不能不用力的摟着她了，是又愛極了，恨極了的摟抱呀！

她很高興，她願再多給點他的恨她。她越固執了，她固執的要他就能走才好。所以她又把小小的薄嘴唇在他耳邊噓着微微的氣息：

「回去呵！聽話啊！不要怨我！明天再來！明天我將更愛你些！」

這異常使他心傷。他能嗎？他能把自己的嘴唇去壓住那殘酷的命令，讓那小東西只爲了他的愛，來接吻他嗎？他能另做出一副樣子，使那心硬的美麗的人來懂得他是一個男子，來屈服於他嗎？他不能想到了，他想到許多，然而他不敢。他怕，他實在太愛她了，他怕了的她失歡，他捧起她的頭時，他幾乎想哭了……

「麗啊！我聽你的話，我回去，我回到那冷寂的寓所去……唉，最後五分鐘，讓我再看看吧。我要明天才能來，一清早來可以嗎？」在心裏他卻不免在恨着她：

「唉，你這樣狠！你這樣狠！你還說你愛我呀！」

麗啊也曾覺得有些地方做得過了分，有點抱歉似的，但因爲素來就如此強悍，又歡喜姑息着自己的驕縱，所以依然是又默着了，默着了，是便於讓他好不能再滯留下來。

他只好帶點抱怨的，又做出很可愛的溫柔樣子離了她，他最後還把眼光望了她全身。半個身體是掩藏在薄被下，在平鋪着，又緊裹着的軟被上，就宛然又似裸着的露出兩條美的線，且微微顯出別的他竟不敢見着的更美的地方了。他閉下眼皮來就離了這房子。

麗啊也趕緊送着他。

「明天早些來，愛的，秀冬！」

他是走了一陣緊，一陣鬆的細雨，仍然綿綿不住的在飛着。

這時房子顯得很空敞，麗卿把一種輕鬆的眼光去巡迴一過；電燈又明亮，一切都異常溫柔得可愛啊！

「唉，真的，我不愛他嗎？我實在愛他的！我愛你，秀冬！」

於是她又把眼望到門去，她想到門外的人去了。然而她並沒有想到那冷，那在雨中的心情，所以她仍然又很閒適的去瀏覽到火爐了。也許她早已想到那更可怕處，她只有比別人更能體貼的。牠不過是覺得既然他能說他愛她，那就爲她吃點苦，是應該的。所以她並不把這事放在心上。

火爐的門大敞着，煤炭都着上來了，熊熊的光閃耀着，許多火舌都朝上奔。地板上，鄰近的椅子的邊緣上，都被閃着很有趣的光輝。而不知在什麼時候遺在爐邊的一個椅墊，是更形燦爛了。紅紅綠綠是花朵，時閃着金銀的光，用金錢編成的一個裸體美女，卻把整個身體，都染成透亮的鮮紅了。麗卿看見這些東西，簡直像個小孩般的，天真的，吃吃的笑起來，她很想跳起，去把那可愛的，張着手的小女人抱起來，然而忽的又想起了別人，是剛剛把被掀起，又重覆把頭靠在床板上了的。而且那美的俊眼，長長的，兩角又微微向上掃去的眼睛，就又朝門那方飄去，眼光是那樣粘滯，那樣溫柔，那樣有趣，最後似乎是在那嫩的頰上輕添了一絲隱微的笑意，眼皮就迷亂似的合了下來，而心中就又頻頻的，那樣無主的回響着。

「唉，秀冬呀！」

是的，她更愛他了。她怎得不愛他呢，他使她有了一個感覺，感覺她愛過一個人？她怎得不愛他呢，他

給了她這樣多的愉快？她把右手放在左手上，在兩個手上，她都感覺出那熱來。她想到他的手了，他的手是那樣大，比她長一寸又寬五分，是正適宜於將她的小手握住輕輕的捻着的。於是她又來審視自己的手，只覺得異常可憐，那樣又瘦又小，又柔軟她覺得這手縱然是在女中，也是少見的。她更珍惜起這手來，將牠安穩穩擱在花綢的被上，她願意有人會專爲了這手來愛她，來犧牲他的一切的。

唉，秀冬不正是這樣一個人嗎？於是麗卿望着右手笑了。因爲這時右手的姿式特別好看，圓圓的，白的，手膀，懶懶的向前伸着，纖纖幾個手指，更完成了這個美的方式。而那腕中，微有點屈着的腕中，是又顯出一個柔膩的小凹來。她想起了過去的一幕，是兩個星期前吧，秀冬第一次被人引導到這屋中時，她不是會偶爾發現了那眼光是盯視到何處，那時，在她那小手上，是正帶有一個小珠串的。她先還以爲他是在看那玲瓏的小珠顆呢，是的，不就是爲了那眼光嗎？多麼有力，多麼沈重的落在她心上，她開始感覺得有這眼光的必要了。她歡喜這兩個燃燒得火熱的東西來追隨在她的一舉一動中。她不願放棄這俘虜了。所以……他不是第二天又來了嗎？唉，那脚音，多麼遲疑呀！那扣門的手指呀，是怎樣在顫抖着呵！

於是麗卿又笑了。

另外的一個脚音和扣門聲，又在她心中響着，不是同樣的在遲疑，在顫抖嗎？而且那樣輕。她常常還好笑那無力把門再敲得響一點的老馬呢。這事是多麼久了，那時自己還那樣懵懂得可憐呢。整天只曉得打網球，不知道把別人的好心辜負了多少！老馬就是那樣的，成天來，來了又不說話，只呆着，問他，只憨笑，你一笑時，他又顯出一副欲哭的苦臉了。後來是覺得這人總乏味，漸漸的躲着他，才算逃掉了。那令人只感到窘的空氣了。於是老馬的臉相就跳出來了。怎樣的憂鬱呀，那無告的眼光！那時時揪

動的鼻孔和嘴唇，那清黃的顏色，清黃得那樣瑩淨，那黑的眉，寬寬的，那永是蹙着的眉心！比起秀冬來呢，自然是秀冬可愛多了。秀冬有淡淡的長眉，柔柔的短髮，尖的下巴，兩顆能表示出許多感情的眸子，近來是更其顯得好看了。爲了她生了許多煩惱，頭髮也不梳，不梳就更其嬌媚的，如人意的，散亂的鬚着，而下巴就更覺其尖，那短短的鬚尖，就又稀稀朗朗的鑽了出來，因爲並不硬，比髮還柔軟，所以在摸着時，就更使人感到趣味了。因此，秀冬的一副有着年青的光彩的臉，就又把那可憐的老馬趕跑了。

自然這一顆心，素來就柔美的心，仍然是浸在快樂的情緒之中的。

啊！時間這東西，是怎樣的不可捉摸呵！牠真夠簸弄人了。不是爲什麼，只一年來，卻把這天真的，只知道在嬉戲中尋趣味的麗婀，變成一個須要愛情來滋潤生活的男子的女人了呢？假設秀冬却處在老馬的時代，或老馬現仍敢用其勇敢，以麗婀的心，到底是屬誰，這也是難定，除了人從未生以外，就派定只愛誰一人的。

這時，是所有秀冬的一切，聲音和臉嘴，那可愛的儀態，以及生氣時，求憐時，各種各樣的，宜噴宜喜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迴旋的映了出來，那影像實在太可愛了。她昏昏的想到一切，她覺得很難過，因爲這影像總彷彿隔得很遠一樣。她要，她不夠，她傷心起來了，怎麼這時，只剩下她一人在這一間頗大的屋子裏了呢！

啊，多麼寂寞！她把眼四望去，她看到一切都冷冷的在望着她。電燈很慘白的發着光，爐火很苦悶的在喘延着最後的青焰。椅子很寂寞，桌子也默默的。她又看見那小手又瘦又不泛紅軟軟的擱在花瓣上，多麼可憐的姿式呵！於是她似乎想起，在心裏，她向自己說。

「我那裏一定要那樣呢，我只不過是那樣逗着他玩罷了，誰知他就信實了！」

先不過這樣彷彿覺得，到後來就認真了，她真的以為她適才所定他要他走的話，只不過是一句誑語，所以她顛倒恨起他來，恨他真個忍心就走了。她忘了她會怎樣的逼迫了他，催促了他，她忘了別人是如何的哀求過，忘了別人那說不出恨來的眼光。縱使他又想到了他遲延着不肯即走的情形，她也覺得那只不過不得不那樣做一做的。她又責備他，假設他真的是不想走的，那他爲什麼不可以硬要留下來？假使他愛她，爲什麼又毫不想到他走後所留給他的寂寞呢？她又冤枉他，因爲枉冤得太甚了，她倒反更自己傷心了起來，總覺得別人是太假情假意了。

但是有許多證據，她也能拿來應用的。想到過去的許多事上，又實在硬不去定要說是別人待差了她，然而別人也並不是那樣傻的人，怎麼就連她的真意也不知道呢？於是她又想，秀冬實在是聰明，凡有事，他都能預先知道，她眉尖一動，他就舉步了做的事，就正同她所想的相符，那末爲什麼他今夜就單單懵懂了她意思呢？也許他早知道，只是撓不過，不得不回去。不過，也許這是她的希望，但她剛一到這裏，立即便否認了，然而卻還是悄悄盼望着。她盼望着什麼呢？

她又把眼望到門，門仍然是緊閉着的。她彷彿看見門外正站着一個人，那就是秀冬，他雖說勉強聽了她的話，挨出了房門，卻並沒有走，把身軀靠在門上，頭仰着，心裏在難過，在怨她，恨她，又無勇氣離她，更遠，是只希望忽然又得了赦旨，再得進來的。於是那爲了冷聳起的兩肩，那緊皺的眉，那抱怨的眼色，又儼然現在面前了。她心裏倒又反爲了那無勇氣留下來的難過。她簡直以爲真的那門外是站得有個人了。於是她又望到窗，窗扇關得很緊，窗簾正在靜靜的垂着一動也不動。

她望了半天，四圍都沒有聲音。她很想喊一聲，看看秀冬究竟在不在外面，但她却又被一種無名的恐怖壓住了，她不敢喊出聲來，她祇希望這時秀冬會陡的一下又跳了進來，說站在外面，把腿都站痠

了，或是說已走到胡同中，實在太黑，水又深，走不回去，所以又退轉來了，然而却全是爲了她的聲音，她的顏色，他無能別了她去的。於是她想他一定已經雨淋成一個很可憐的樣子了，她應該下牀來，把他那滴水不止的大衣脫下，而且親吻那溼的臉，他也忘形了，只用力的擁抱她。冰涼的面頰，緊貼在那溫暖的胸脯上，又因爲她只穿得一件軟料的睡衣，那胸前的凸凹處，就都異常的使他感出那天構的美型，並且那脈搏的跳動，那呼吸的急促（這是因爲他在她手腕中時才會加快的）更將那豐滿柔潤的胸脯震動着，一起一伏，這簡直使他醉倒在那充滿着肉香的身前了。

這時，她不知又把可怕的寂靜忘到什麼地方去了。她又看見秀冬，歪坐在床前，藍的領結已斜掛在右邊了，頭髮亂蓬蓬的披拂在額上，她說：

「看吧，看你這樣兒像同誰打了架來一樣的。」

於是那有光的眼睛就更其不可待的逼了過來，像真要預備打架一樣。麗卿微微有點怕，却很快樂，只是也用眼去鎮住他，而且說：

「我不准你這樣！我不准你這樣！」

在適才，在過去不久，秀冬不正是那樣又興奮，又狼狽，又帶點怨恨的，看着她嗎？而且一當她說出「我不准你這樣！我不准你這樣」時，秀冬不是幾乎像瘋了一樣的跳了起來，她還被他嚇着了呢，但他隨即又靜了下去，把頭俯着，臉平平的壓在棉被上，不住說「麗卿！麗卿！我聽你的！」

麗卿儘着回想到那情形去了，爲什麼他會那樣相暴的跳起來，又那樣馴伏的爬着。自然啊，那是爲的愛她啊！麗卿很清白，而且她也知道那是異常苦，雖說她並不能深懂得那躊躇，那強制的苦味，然而他總懂得那是她給他的。她想來這實在好笑，又有趣，怎樣一個那樣斯文的人，會不覺的有着獅子的

眼睛，而又可以變成鹿的眼睛？她從沒有見過，她本只希望別人很愛她的，她現在懂得一個男人在女人面前去表示愛，是並不只像電影裏只用接吻的。她又驚異起自己來，爲什麼當應該使她發慌的時候，她却反更鎮靜，更清晰？譬如當秀冬第一次把她抱着時候，她一點也不糊塗，她却在想：「唉，我應當……」於是她把臉朝他脅下塞去，且差澀的笑起來。並且每當秀冬沉默時她彷彿便深怕他又想到別的去，她不能放鬆的，又用那秀冬美的手腕去勾着他的頸項，把自己的眸子放到他眼光中去，說：「秀冬！看着我！我要看你呢，我要看出你愛我的深淺呢！」唉，她一點也不像個不懂事的姑娘而他呢，他雖說比她年長了兩三歲，他雖說生活的經驗只有比她多的，但他這晚變得很無用，他又經不起她種種的挑撥，他又無力去壓倒她。他時兒這樣時兒那樣，他常常都要笑自己了。麗卿拉拉雜雜的默繪出許多會使她高興的情境來，她仍然很快樂。

她又從頭想起，她覺得他很愛她的，她也覺得她也很愛他的。她迴想遍了，那所有的擁抱，所有的接吻，所有的頻呼低喚，所有的眼色和言語，都只能證明她正是有着幸福的人兒。她又好笑她自己爲什麼定要他回去，她好像他走了她更能得着快樂一樣的，快樂並不儘是在當時的享受，却是在過去的回味。現在呢，他走了，她半睡在一張寬大床上，頭斜倚着，蓬鬆的黑髮，散滿一頭。臉像一朵小白花樣的嬌媚的襯在當中，潤溼的在那兩縷美眉上的兩顆眼睛，常常閃着快樂的光輝，而口輔邊總難抹去那微笑，一切都如她所想的那樣做到了。她不願他太耽擱久，他只好進於初料的，在寒風細雨中摸回去。她要在靜中再去親一次他適才所給她的一切。她也正如她所希望的得到了滿意。她當然只應快樂。然而在轉瞬間，在她的宇宙中，一切都變了。唉，這無羈的思想是多麼可怕呵！麗卿本是快樂的，她却希望不沈湎在快樂中，而冷靜的能看清自己的幸福來，好更把這快樂延長，且永鑄在心中。誰知却把



不幸建築在這上面了。她想到了一切，她很高興一切的，但她後來忽的却反省到自己的真實的情感來了。而她又肯馬虎，她又多猜疑，終於反把自己送在苦中了。

唉，可憐的麗炯，就正在她心中快樂的響着最後一次的「秀冬，我愛你呵！」的時候，忽然却湧起一個可怕的疑問：「真的嗎？」於是她駭得噤住了。她怯怯的來開始分析她自己。

一個人的真真幸福，就是他能夠不懂得一切，好和歹和他一樣，他不希求他就無缺憾，更無苦惱。其實麗炯，她很可以去愛秀冬的，他又年青，他又愛她，她本也可以說她愛了他的，爲什麼不呢？她若不愛他，她還肯把她那聖潔的唇兒，去放在他唇上，她還會歡喜聽他的那些愛情的表白嗎？然而這年輕女人太好用思想了，她覺得她愛她自己是只超過了她的愛他的，因此她彷彿以爲她是並不怎樣他愛了。

她越看出自己的殘酷來，她待他除了使自己滿足以外實在沒有好處。她又想到她會讀過的一篇小說了，別個女人是無條件的能爲她愛的犧牲，別人是除了愛，不知有其他，別人是從沒有第一步便先想到自己。而她，她卻正相反，她處處爲自己打算，她因爲要有人來同她接吻，她才讓他的臉湊過來，她並不是因爲覺得他嘴唇如何可愛，才忍不住要吻她呀！不是爲什麼當她想到他在他腕中時，她簡直忽略了他一切，她只覺得當一雙有力的臂膀來攬住她時候，她的心是如何興奮，如何纖細的感到那另外一個的胸脯的熱。她因爲要那些親吻，那些擁抱，那些眼色和言語，所以她只好也說是她愛他呀，彷彿是真的也愛起他來，她想到這裏時，簡直很可鄙起自己來。

於是她把眼閉下來，她不願看見什麼東西。但眼一閉下時，她又看見秀冬的影像了。那影像很模糊，不過却很真，她願意抹去，却抹不去，所以她又想秀冬果真長的倒不壞，只是未必她就爲了他還不壞。

就愛了他麼？並且，在相熟中就很有比他更長得好的人。那她爲什麼又不去愛那更好看的人去呢？而且，她又想，她把好幾個人都想到了，那都是各具有各的好處的人，如其也會留在這房裏，一如秀冬所做的做去，她倒也覺得她並不會拒絕。她認爲完全是爲了方便，她才能獨許可了秀冬這樣呀，因此她更覺得她是不愛秀冬的了。

而那些彷彿比秀冬更長得好的人們，卻又顯出來使她苦惱。是的，假使是伍明呢，他一定更說得好，他很知道在什麼時候，就說什麼話，他捉住的字眼，雖也平常，但那爲字眼所湊成的話語，是一定會精彩的；並且，伍明就常常不吝惜他精美的修辭，在她面前就也總是恭維着的。他彷彿有點後悔起來，爲什麼從前就毫無注意到這些呢，她又想伍明她很朦朧的希望伍明會愛她，但同時她又覺得若孟特能愛她，她彷彿更歡喜，因爲孟特只有更狂熱，更狂熱就是更能使她感到被愛的幸福的。而那極不會狂熱的紹蓉的一切，就更連這兩人都抹去，是的，這不是尤其有趣嗎？他不說，一定比說的還好，他不動，一定比一切握手，擁抱更沈重，更能使人心裏志志忑，她簡直又有攪得紹蓉的必要了。

當她想起她是幸福時，她心是多麼溫柔快樂，而不久，她一找出許多不能使人快意的事時，她的心，却又破例的那樣在焦躁了。她睡下去，也覺得不舒服，坐起來，仍然是不舒服。她又把眼張開來，很厭煩的說：

『我決不愛他的呵！』

然而那臉，有着尖下巴的，又走了攏來，而且用嘴唇在輕輕湊着她了。那特有的，她唯一嘗着的親吻法，於是她更說不出那煩躁來，她只喊：

『爲什麼呢？我要同他這樣！』

她更鄙屑自己，當她一想起那火熱的眼光來，她感不到愉悅了，她不願再見那眼光，而且她私慶她趕跑了他。這是一點也沒有錯的假設她心一軟，那他決不會走的，他一定……唉，還堪設想嗎？

想起許多事來，真可怕，都只能給自己在將來的時日留下後悔來的。現在她就已經在後悔了。她既不愛他，爲什麼她却忘了形的同他那樣要好呢？她會把雪藕一般的手臂露了出來，她能承認她完全是太隨便了，不是有意去挑逗別人嗎？若果別人是沒有得了她顏色的許可，別人敢於那樣放肆嗎？秀冬實在是好，他沒有誘惑她，也不強迫她，却只委曲着自己，倘若在這夜不是秀冬，而是別人，則情形當更不同，恐怕能冒了雨，在深夜又摸了回去的人，不限定還能找得出一個來秀冬配成一對吧。

總之，她太可憐了爲什麼呢，她會這樣？她不懂得，她願意知道是什麼使得她這樣，她又怕明白後更難過。她只焦躁，她又坐起來，她把眼再四望去，她看見那茶碟子裏的香烟灰一截一截的，多麼討厭的灰色的殘燼呵，而且那烟臭那有着烟味的嘴唇……唉，她想她自己簡直變得像個娼妓了！她只想能哭，但哭了也決不能了事，眼淚怎能洗去那醜劣的記憶呢？她做了，她什麼都做了，那全怪不得別人，唉，多麼不堪回想的悲劇呵！

她又想起伍明，又想起孟特，逐想了其餘許多人，她都不能得着一點愉快了，想起來使起她惡心，都是些多麼世俗的人呵！但她一想起她會有過的動心，她更厭煩自己，覺得不久她就要被大家來取笑了。若果秀冬再聰明一點把她的所隱祕的都看清去，那秀冬便將做開始的一個人來看不起她，來譏笑她，來玩弄她，就是羞辱了她！當她一感覺到這裏時，她駭得幾乎叫了出來：

「一定的，一定的！已經這了覺得了！」  
忍不住，她真的急得哭了！這是想不出補救法子的事呵！

她又蹙了下去，薄薄的綢被把她整個蓋住，只剩一縷黑髮蜿蜒在被緣邊。一切都爲了這美的人已睡去，所以更靜了下來。外面的雨，也只無聲的霏霏的飛着。秀冬這時大約已早睡熟了。

她哭了半天，哭得很倦，似乎在流淚中，得了許多安慰，因此那心又變得很柔和了。她把手放在胸上，又放在頰邊，她不能不愛她自己，她是太愛自己了，她仍然希望會有許多人會愛她所愛的。她不想什麼人，也不想什麼事，她只希望她能像一個不同凡人一樣的，她能被所見過她的人來傾心的愛她。她是愛的中心！她是皇后！到後來，她反很有意味的在從新建築那更美的，更醉人的夢中的樓閣去了。……夜慢慢走了遠去，曙光從窗戶中慢慢爬進來了。牠翻過身來，無力的望了一下窗簾，薄薄的透出那灰色的天空，她溫柔的向自己說：『啊，又天亮了呵！我要睡了！』於是她翻過身去睡，把那薄被又壓緊一點，因爲爐裏的火，已只餘幾點小小的紅炭。她趕快閉下眼睛，她心裏却不覺的想起：

『一會兒，秀冬，又快來樣呢！』

她沒有感到厭煩，也不怎樣快樂，她心裏仍然是異常平靜的，恬美的，她把左手托住左頰，右手又放在左膀上，微微露出一絲笑意，很耐適的睡着了去。

選自現代

## 自 殺

茅 盾

大家都說環小姐近來愈加幽靜了，簡直有點兒近於怪僻。

整天躲在她的小臥室內，除是喫飯時間，決不輕易出來。而即使是吃飯時間的偶一露臉，也只有嘴唇邊常在的寂寞的笑影表示她並沒生氣，說話是照例很少的；甚至在一天中最熱鬧的晚飯席上，也

並不見得稍稍活潑。她的溫柔的眼波，常是注在自己的飯碗裏，有時表哥的一句談話會引起她抿着嘴唇的一笑，並且很天真的向他看了一眼，然而話語還是沒有的。有時她被逗引着不得不開口了，那也是和老財迷用錢一般，十分吝嗇，只要一個字足夠表示意思時，她決不肯多用到兩個。表哥時常打趣她，說這樣的話語是「電報體」，姑母却稱讚她能夠不像時下新女子那樣的噪聒。但不論是打趣，是讚許，環小姐所聊以代替回答的，依舊是滿腔心事似的微微一笑而已。

女僕們常常把環小姐躲在房裏做些什麼事，作為閒譚的資料。聽見了這樣的議論時，姑母總是呵斥道：「不要多嘴！」小姐是在房裏看書寫字呢，於是這位老姑母便要回到己故的兄弟，她的老眼前就要浮現出被書籍糾纏到臉黃肌瘦的好兄弟的影子；於是她就要移動龍鍾的身體，走到環小姐房裏，看看她的心疼的姪女兒是不是當真在那裏太勞神的看書寫字，而當她看見環小姐很春困似的從床上起來迎接她，並且看見枕邊也沒有什麼花花綠綠封面的書籍，這位老太太便很放心了，往往沒有坐到十分鐘，又搖搖擺擺走了出來。「讓她靜靜兒的歇一會罷。」老姑母常常是這麼自言自語着離開了環小姐。

有兩個孩子揪住了裙角的表嫂，也時常抽空到環小姐房裏來一次，她照例很疲乏似的將自己擲在環小姐常坐的藤椅裏，噓了一口氣，便帶笑的說：「真真喫勿消。啊，厭氣得來。」這是她的開場白。於是便接着報賬式的家務的敘述：阿大、阿二要做法衣；昨天剛送過了王府上老太太的壽禮，明天又是李家大小姐的「好日子」；說不定後天就會碰着四姑老爺的癱子父親的喪事——醫生早已斷定他難過明天的黃昏。「黃郎中惟有喫定病人啥時候死，是頂頂準！」表嫂一面說，一面照例翻弄那亂堆在桌面的幾本書。環小姐總是靜默的聽着，直到表嫂又噓了一口氣，作她的刻板文章似的結論：「故

所以我格書包末，一塔括子還仔先生勒。」有時表嫂背誦她的家務剛到一半，忽然想起了什麼事，或是聽得孩子們的哭聲，那就要改變了她的結論的形式：「有仔家務，看書末，直頭看弗進。」此時環小姐往往看着表嫂的俏媚的背影，輕輕的說：「不看也好。看了徒亂人意罷哩！」

除了姑每和表嫂，更常到環小姐房裏的，是女僕阿金。她每天要進來掃地，請吃飯；她應該比別人更明瞭環小姐的「深閨」生活。所以每逢女僕們在廚房裏議論到環小姐的時候，阿金的意見是很有權威的。然而不幸，阿金也說不出所以然；她只能消極的否認老太太所謂「環小姐是在看書寫字」。她沒有一次，至少在最近半個月內，看見環小姐拏過書本子拈過筆。雖然早上去掃地的時候，間或發見一些小紙片，撕成了細長條，亂丟在書桌腳邊，彷彿是寫過字的，但是阿金也曾破工夫把這些紙條拼湊起來，才知道並非字，却是些不成名目的圖畫，其中有幾個頗像人面。

在無結果的議論以後，阿金總是搖着頭說：「環小姐實在是怪小姐！」也許表哥的猜測最近似有一天，偶然和夫人談起了環小姐，他曾經說：「看那樣子，有點兒近於所謂煩悶。」不過，為什麼煩悶呢？那是不但表嫂全屬茫然，表哥也覺得很難下一轉語了。環小姐誠然是父母雙亡，無家可歸，然而姑母那樣的疼愛她，表哥是從小一處長大的伴侶，表嫂又是十二分的賢明，姑母的家就是環小姐的家亦既有二十年之久，何至現在忽然感到異樣呢？所以環小姐而果真有煩悶，表哥和表嫂是有理由可以斷定絕對不是起於身世飄零的感觸。

「大概是想着俚自家格終身大事。」表嫂在他丈夫面前又曾提示過這樣的意思。然而仔細一想，還是不對。姑母和表哥都允許環小姐的婚姻可以自由；姑母早已把粧奩預備得十分周到，只要環小姐有意中人，立刻結婚也是不難的。而况環小姐自己並非是不出閨門的舊式小姐，和男女朋友同去

游湖一類的交際，原來是常有的，僅僅是最近半個月來她自己願意禁閉在臥室內，拒絕了一切游玩的邀請。

所以環小姐的忽然冷寂是難解的；但也因為是難解，並且誰也不能負這責任，便只有好事的女僕們作爲閒譚的資料，主人方面的空氣是始終無所謂緊張。

白晝去了，又是黃昏。環小姐坐在電燈光下，左手托住了頭，讓自己浮泛在雜念中，四壁是睡眠一樣的靜，襯出對面傳來的表哥嫂房裏的笑語聲。環小姐有點憎恨這些太快樂的笑聲，然而未始不想聽聽這太快樂的內容。雜念却不肯從命，極無賴的糾纏着。幾個很清脆的字，似乎是表嫂的口吻，已經撞在環小姐腦膜上。但又忽然消失了。她的意識界充滿了許多別的說不明白的物事，絕對排斥外來的新印象。而在這些紛亂的說不明白的事物中，又有一件什麼東西在那裏奮力掙扎，像是硬要出頭。終於透露出來了，乃是一句很面熟的話：「環，我們望這裏走。」

窗外吹來一陣涼風，掃去了環小姐身上的躁熱，便恍惚已在飛來峯下的石洞裏。依舊是那一句：「環，我們望這裏走。」在耳邊響，很細，然而很分明。從手腕上起來一點輕微的麻痒又擴散到她胸前，她禁不住心跳了。驀地有一個少年男子在她眼前了，捏着她的手腕，懇求似的看着她。心更跳得快，臉上也熱烘烘了，她覺得有一條強壯的臂膊，圍到她腰間。她猛然喊出一聲：「啞！」這異樣的聲浪剛震動她的耳膜，便什麼都沒有了，依然在她的小臥室內，依然獨坐在電燈光下。

手腕上仍舊麻痒，而且加劇；一個花腳蚊子，肚子已經通紅，十分費力似的從環小姐的嫩皮膚裏拔出了牠的長嘴巴，就很大方的飛走了。環小姐目送這蚊子，直到牠消失在暗隙中，她忽然感得這小小的飛蟲彷彿就是適纔幻覺中的男子，半個月前的某一日曾經激動她的處女的靈魂，然而很大方的

走了以後，也就不知去向，撇下她在孤寂怨艾中。環小姐低低的嘆了口氣，換右手來支着頭。表哥嫂房裏的笑語聲早已低下去，低下去，現在只有一片冷淡的寂靜從遠處來的，若斷若續的義憤似的蛙聲，又很像是替她訴不平。

環小姐惘然站在窗前了。那邊鳳舞臺左近，在霧氣一般的薄光的籠罩下，透出隱隱的喧聲。這一邊是環湖的山峯了，黑森森地站着，像是守夜的巨人。還有，疏疏落落閃耀不定的，是湖濱的許多別墅的燈火。人間是美麗的，生活是愉快的，然而，環小姐痛心地在想，這都於她無分。她已是破碎不全的人，她再不能恬適地享用寶貴的青春，美麗的世間對於她反成了毒辣的嘲諷。她只能自己關閉在房裏，一遍一遍的溫理心靈上的重咎。

這祕密的負擔，時時刻刻壓迫她，使她不得不逃入孤獨。每逢許多人在一處談笑，忽然所有的舌頭都停止了時，環小姐便覺得自己成爲衆目的焦點，並且那些尙帶有笑痕的嘴角又似乎都在說：「我們全知道你的事！」平時最親熱的朋友也變了樣子。他們和環小姐說話的時候，總喜歡笑，而這笑，環小姐都明白的辨得出不是好意的。他們又常談論相識者或不相識者的戀愛事情，環小姐也看出來都是指桑罵槐的譏諷自己。她像一匹膽怯的兔子，只能躲在窩裏了。她讀小說消磨如年的長日，然而小說的作者又似乎都知道她的祕密，拏她作爲模特兒。幸而姑母和表哥嫂好像還沒知道她的事，不然……

環小姐轉過身來，忍不住滴下兩點眼淚。世間太美麗，而她的命運太殘酷；一想到這快樂的人生於她無分，她更覺得人生是值得留戀了。失足的事誠然早已過去，便是造成這終身遺恨的剎那間的歡娛，也成爲過去；但永不能過去的，是別人的惡意的臉和嘴。他將在嘲諷與冷漠中摸索她的生活的旅



程想到這裏，環小姐的眼淚更接連的滾出來。她倒退幾步，仆在床裏，緊緊的抱着枕頭。幾乎放聲哭起來了！她的被悲哀揉碎了的心，努力掙扎似的突突地跳，像是一疊聲叫着「自殺！自殺！自殺！」

她自己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有了這個不得已的念頭，但每逢傷心，這可詛咒的兩個字已經是。一定要在她心上打一個來回。並且不知道又在什麼時候已經替她定下了走這條末路的日期。那便是姑母他們也知道了她的祕密的一天。她下意識的承認這是當然的歸束，惟一的解決。但想起了自己奄化以後，世界還是這麼美麗，還是有這麼多的愉快的人兒在安然享受，並且還有這麼多的人兒，甚至也有她平日所鄙夷的人兒，在那里議論她的短長，嘲笑，唾罵，憐憫——即使是憐憫也覺得不堪忍受。那她又以為自殺還是不夠，不夠！但她願世界立刻燬滅，但願孽火把她自己一切人一切物一切悲的樂的記憶，全都燒了個無蹤無跡。

她忿然跳起來，睜大了哭紅的眼睛，向房裏狼顧。她的本就平凡的脸現在倒因嗔怒而新生一種撩人的風姿。她很快的走到書桌前，開了左邊的抽屜，從一個精緻的小匣子裏取出一支鑰匙，再開了右邊的抽屜，這里有一束一束的舊信，幾張照片，和一隻長方形赭色袋鼠皮女子用的文件夾。她揭開文件夾，把微微發抖的手指伸進去，從很隱祕的一格裏掏出一張照片來，嗤的一聲，便撕碎了。於是像用完了一身的力氣，她長呻一聲，就落在坐椅裏，頹喪的低垂了頭。眼淚又慢慢的迸出來，落在她的手背。似乎喫了一驚，她抬起頭來，惘然看着電燈。現在她的眉梢忽又飽含了懊悵的氣分了，她追悔剛才的舉動太粗暴，太沒有理由。

「何必怪着他呢！」

這麼反省着，她拾起那張撕破的照片，很溫柔的拚合起來，鋪在膝頭，像一個母親撫愛她的被錯責

了的小寶貝。她又忍不住和照片裏的人親一個吻。她愛他，她將永久愛他！有什麼理由恨他呢？飛來峯下石洞中的經驗，雖然她是她現在的痛苦的根原，然而將永遠是她青春歷史中最寶貴的一頁呢！以後在旅館內的幾次狂歡，也把她的青春期點綴得很有異彩了。她臉上一陣烘熱，覺得有一種麻軟的甜味從心頭散布到全身。她惘然想：

「總之，是不能單怪他的。自己那時不也是很動情麼？但是，人是那樣的人，地是那樣的地，誰敢說一定不跌進去？況且石壁洞上的佛像可以作證，那時自己並沒過分荒唐，還沒被肉感的誘惑衝激到不知所以。那時雖則做夢似的任憑他撫摸親嘴，然而他的最後一步的要求是被毅然拒却了的。第二天還要到他旅館裏，自然是大大的不該，可是天曉得，鬼趕在我背後，怎麼也熬不住去！」

她想出當時的心情來了。兩個力在牽扯她。一個是說不明白的，然而難抵抗的，在催促她去；別一個是很分明的道德觀念，則阻止她。渾身的血液都擁護前者去了，而在她腦子的一角却有個冷冷的東西爲後者助威。但是終於到旅館裏，因爲有一句話把道德觀念說服了：昨天既已把神聖的肉體全部開放給他的手和口，所以今天的吝惜是沒有意義。

就爲的有這一念，她陷進得愈深，到底吮盡了歡喜果面的糖衣，嘗着了中心的苦味了。當她第三次到旅館的時候，他已經走了，只留下一封信和一張照片。他們中間的 romance 就此告終，而她一個人的悲劇從此開頭。

環小姐低聲嘆了口氣，把破照片又放進文件夾，走到窗前，癡望天空。稀薄的幾朵白雲間浮出一輪滿月，似乎飛快的在跑，却又始終似乎在老地位。神祕地映着眼的許多星像是一羣孩子在那里鬧烘烘的交譚。涼風成片的吹來，又宛然是蒼天的雜感。環小姐惘然看着，思想更亂而且更忙了：自己的行

爲，果然是太魯莽了麼？糊裏糊塗跌進了泥淖，完全是自己的不好麼？她所愛的人，真是個要不得的騙子麼？他就是偷得了處女的清白，却還要撒下一篇大謊來，叫人死心蹋地想念着，那樣極頂的壞人麼？他的行動都是頂定的詭計麼？他留下的那封信也是宿構，而且說不定已經騙過許多人麼？那樣懇摯纏綿的文字，竟會是虛偽的謊話麼？那樣俊偉可愛的人兒，竟會是騙子麼？難道自己這樣的不用，連騙子都認不出來麼？難道自己當真陷於所謂性煩悶，做夢似的就把自己的一生燬了麼？

「不是的！」她堅決的在心裏叫，「全都不是的，哪！比自己輕率得多的女性也沒有碰到這樣的事呢，他不是壞人，他的走是不得已，他捨棄一己的快樂，要爲人類而犧牲，他是磊落的大丈夫。雖然像他那樣負有重任的人是不應當很草率的就和人戀愛，然而他不是說過的麼？他也是血肉做的人，他也有熱情，他也不能抵抗肉的誘惑。」環小姐想起確是自己引誘他來擁抱，使很害羞似的把兩手遮掩了面孔。她又深悔那時爲什麼不立刻去找着他，跟他到火裏水裏，到天涯海角。於是一個新的希望忽然撥動了她的心，如果他能回來呢？有一個爲大多數人的幸福而奮鬥的男子做愛人，該可以自傲了罷。

「可是照他信裏所說，他未必有活着回來的希望了。他的使命是永遠的奮鬥，不到死，不能離開他的崗位；因此他說他只好一個人去，不願他所愛的女子陪着去作無謂的犧牲。」

黑影又遮上了她的心。但是既已確認自己的處女清白並不是胡濫給一個不值得愛戀的男子，她便覺得心靈上的重負是除去了；她自笑從前爲什麼見不及此，却像犯了罪似的終天苦悶。她很應該很不愧怍地對人家公開她的祕密；她戀愛一個男子，她把全身心都給了他，但是爲了更神聖的事業，他很勇敢的離開她了。這豈不是最光明最崇貴的事！

她還可以在這美麗世界的愉快人兒中間心安理得的笑幾聲。

在自慰的粉紅色霞彩中，在黑夜的神祕的擁抱中，環小姐做了許多快意的夢，她夢見大家蕭然恭聽她講自己的初戀，稱讚她的愛人是真正的革命青年，她又夢見愛人回來，胸前掛滿了榮耀的寶星。神祕的夜去了，又是現實的白晝。耀眼的陽光和嘈雜的人聲，都使得環小姐又出奇的心怯。昨夜入睡時的勇氣是逃走了，信仰是動搖了。她依舊在各人臉上看出悔蔑與譏諷。她又不得不自己禁閉在房裏了。

她看新聞紙解悶，可是本埠瑣聞欄裏就滿載着男子的薄倖，每一個四方的鉛字也像是在那里扳起臉罵她。扔下了報紙，她拿起一本舊小說，舊小說所表現的，又無非是「癡情女子負心郎」，恰好替她寫照。再換新小說來看，那就更嘔氣了；她看見自己是被剝得赤裸裸地作了悲劇的主角，看見自己成爲運命所播弄的掌中物，猶如落在頑童手中的小飛蟲。

她去了書本子，躺在床上，努力要不想。她呆呆地望着天空的灰色雲，猜擬牠們的形態。這就像姑母的面孔，那是一匹白馬，而從後方遠遠的奔馳來的，不很像一列火車麼？是的，當然是火車。她在心裏對自己說：「這一方一方的，不是車窗是什麼？而且，而且窗洞裏透出人頭來了！」像是毛邊紙上的一滴水，那人頭的輪廓漸漸放大，放大並且像是準對着環小姐奔過來，愈加近，愈加大，愈加近。待到環小姐認明白正是她的愛人的時候，突然和漏了光的照相片似的模糊了消失了。

環小姐的眼皮慢慢重起來，只留下一條細縫看着看着，終於完全閉合了。但是她還在想；也許他正在火車上，也許他今天又到來了，也許我出門去就忽然遇見他，也許他正在從前約會的地方耐心地等着，也許……環小姐輕飄飄的翻了個身，便已經出了臥房，並且不被什麼人看見就一直到了從前

約會過幾次的花木掩映的湖濱了。湖水像銀的小鏡子，有一個人坐在石欄上。正是他哪！環小姐撲在他肩，急促的說：

「啊，你回來了！」

「回來了。」

「自然是回來和我結婚了；我要對每一個人說，我們快結婚了；我要對每一個人說。你不是薄倖的男子，你不是騙子。」

「不是騙子，但也不是你的丈夫。」

「可是我們已經——」

「已經發生關係？然而最好是忘記得乾乾淨淨。不是你的丈夫，只是你一度的情人。你依然年青，你依然可以使一個愛你的人得到快樂，多量的快樂，比我們經驗過的要多上好幾倍的快樂。」

她不能回答，只抱住了他的頸頸，低聲的哭。

「你應該享受生活的快樂。雖然有過一個情人，你仍舊可以從另一個男子那里得到你所需要的快樂。假定我已經死了——」

「現在你並沒死。」

「我現在就要死！」

他說着便扭轉身體向湖裏跳。環小姐驚叫着抱住他；果然抱住了，但只是她自己床上的一個枕頭。冷汗已經溼透了她的羅衫，一陣風來，吹的她發抖。

環小姐驚惶地回顧，惟恐有人來偷窺了她的夢中祕密。沒有什麼人。但是像隔了一層板的一個聲

音正喊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她的心臟往下一沉，便作痛的劇跳。該不至於就是表嫂罷？也不像尖嘴刻薄的金小姐。更不是……環小姐苦痛地機械地推想着。突然那聲音又來了，她這才認出原來是和風送來遠處的蟬噪。

她坐在窗前回憶那可愛而又可恨的夢境。她以為這不是好兆。但想到夢裏的他的幾句話原來就是留別信裏所已有的，便又覺得這個妖夢其實是不足怪。「他這意見當真是合理的麼？」環小姐較為安詳的推敲着。「當真可以不算什麼一回事麼？我已經不是故我，已經喪失了我之所以為我的最寶貴的資格，已經是破碎的白璧，難道這都可以不算一回事，都可以忘記得乾乾淨淨麼？然而我還是我，並沒缺少了什麼。我的確還能夠給愛我者以一切的快乐，無量的快樂。只要能夠完全忘記，那是多麼好！便算是自己不能忘記，只要永不給別人知道，那又是多麼好！他的信裏允許我絕對秘密，他說他就要走進墳墓去，在他一方面，這秘密是永久葬在墳墓裏了，在我這方面，永久埋藏在心的深處。這就準定是不會有第三人知道麼？但願沒有半個人知道。」

於是環小姐眼前又飄浮着粉紅色的希望，幻想的空中樓閣一層一層疊起來，她將——並且一定可以深藏着青春期的第一次狂歡的祕密在遺忘的角落裏，坦然享受這美麗世界的一切愉快。可恨的是這美麗的世界却又同時屬於許多第三者。

「但願沒有半個人知道！只是當真有把握麼？」

她不敢說一定有許多的第三者，——無聊的第三者，惡意的第三者，永遠忙着窺探別人的祕密，永遠準備着冷笑別人的第三者，都一齊湧現在環小姐眼前了。她深恨這些第三者！她把兩手握看臉，咬緊了牙關。她深信自己有充分的權利在這快樂的世界過活，人家沒有半分的理由可以使她不活，但

是他們的鬼域的力量，却使她不能快樂的活；可恨的第三者呀，她祈求大疫把他們一齊掃滅！  
詛咒，憤恨，失望，幫助着環小姐把可畏的太現實的白晝消磨了去。

晚飯的時候，表嫂忽然說要去新到的「馬振華哀史」的電影了。她看着環小姐，似乎徵求同意。她又惟恐別人不懂似的講起馬女士自殺的原因來。環小姐覺得每一個字就是一枝針，刺痛她的心。她偷着姑母和表哥的臉色，見得他們還是和平常一樣，這纔略覺胸口輕鬆了些。她竭力裝出不介意的神氣，微微的笑着，可是表哥的聲音又像鉛塊似的投在她的悸動的神經上。

「像這樣的事，其實不值得編做影戲。社會裏天天演着馬振華式的悲劇。沒有人知道使當作沒有這麼一回事，受騙的女子便也不肯自殺了。」

表哥驀然發了這樣的議論。環小姐猛覺得眼前一片黑；坐着的椅子也作怪的變軟了，像一堆棉花，將她陷下去，陷下去，一直的陷下去。幸而表哥的譚話隨即滑進了另一方向，並且環小姐自覺得始終沒有一個眼風在她臉上掠過，不然，她一定暈倒了。

「既然嫂嫂喜歡去看，我就陪你去罷。」

環小姐努力迸出這幾個字來。桌面突然寂靜了。大家覺得出乎意外。環小姐今天居然有興致。表嫂的嘴上拋出一個感謝的微笑。環小姐也輕輕的一笑，心裏慶幸自己的策略居然奏了微效。至少是這個門裏的人並沒懷疑她。

在影戲院裏也碰到幾個熟人。環小姐細看她們的面孔，分析她們的話語；她們都還坦白，沒有譏諷的眼光，惡意的微笑。「看來她們並不知道我的事。」環小姐看着電影中的幽會，心裏想。她確定自己的愛人是絕對能守秘密的，她也想不出僅僅兩次的密會有什麼痕跡落在別人眼裏。那和馬振華女

士的經驗完全不同呢！「過去的兩星期，真是神經過敏。這反叫人詫異，反叫人起疑罷？應該向人解釋。」她就找機會說了好幾次。她是怕熱天的，到了夏季，常常要「病暑」。

她漸漸覺得一切第三者並非絕對的可憎，生活的路上還是充滿着光明。然而她也當真的漸漸「病」了。自然是「病暑」。整天價昏昏的想睡，時常發乾嘔，時常想吃這樣那樣，可是剛一上口便又覺得不是從前那個味兒。

這反常的怪現象延長到一星期時，環小姐發現了個新秘密：每月規定要來一回的事是衍期了。「真是——麼？」環小姐想着心忪。剛造成的一點希望立刻全部消散了。

那怎樣辦好呢？這不歡迎的小生命，這是沒有法子守祕密到底的。現在是連神祕溫柔的月夜也不能給環小姐幾分美麗的幻覺了。白晝和黑夜趕逐似的飛快過去，環小姐覺得她是一步近一步的走向墳墓向敗滅而又是獨自的寂寞的走去，沒有安慰，沒有同情，甚至連痛恨也沒有。如果還有人痛恨她，總比虛空的冷漠好些罷。她很想有一個母親，即使是最嚴厲的母親，她也將伏在母親的懷中哭一會，也將直訴自己的苦難，然後去死。可是沒有母親去世的時候，她尙在襁褓，母親的音容笑貌，早已一點都記不起。在這世上，她沒有半個親人。姑母是他的保護者，表哥只是表哥。她想起表嫂沒有來的時候，表哥還不是僅僅的表哥，但現在早已成爲正式的表哥，不多不少只是一個表哥。

夜來了時，她坐在窗前，癡癡的望着蒼空的繁星。憂愁在她心裏煎熬，她的思想飛得遠遠的。遠遠的，徘徊在羣星的中間。她看見南天升起一道紅光，她又看見紅光裏有她的愛人的面容，她又聽得他說：「想不到再度的結合就留下了這麼一個紀念。從前我要你忘却，現在我請你就培養大我們這紀念！」她知道這是他的靈魂深處的呼籲，大千世界都聽得他這呼籲，羣星也點頭贊同着。



她斗然勇敢了，一條出路橫在她面前了。她將要對世界宣布自己的祕密，自己的決心；她將大無畏的站在社會面前，抱定了她的第一次愛的果實。

但是毀容的下弦月狡猾地對她眯着眼，冷冷的笑，幽幽地說道：「空想！太好的空想！你這就能得到冷酷社會的容許麼？而況你又永遠辭別了人生的快樂。但如果有一個人來替你頂名義，那就不同了。社會上需要虛偽的名義。你的最聰明的辦法是趕快找一個人來掩護你的過失。」

環小姐又躊躇起來。有兩條出路這就為難了。永遠是各有利弊的兩條路，叫人難以決斷。星和月是這般的各執一詞聚訟着，只給了她更不可耐的煩躁。她果然忘記了笑，却也忘記了哭。這太大的問題，太強的震撼，把她弄成了麻木。

而況她又一天一天的消瘦。似乎那「祕密」已經再不能忍耐着不露臉了。對於這「瘦」，姑母也起了焦慮；她搖擺着龍鍾的身體到環小姐房裏坐了半小時，反覆的絮煩的說：

「環兒，你近來瘦了，你有病，告訴我姑媽有什麼病？想什麼？要什麼？都告訴我，我叫他們弄來。環兒，你心上不快？嫂嫂有什麼話？阿金不周到？都告訴姑媽罷。我娘家就剩你一個了，你再有什麼三長四短，我到陰間怎樣見他們來！」

姑母的老眼也有些潮潤了。環小姐忽住了眼淚，只寂寞的假笑着，輕輕的搖頭。她很想說：「姑媽呀！你老人家是疼愛我的，因為你對着地下的死者負責；可是你還疼我麼？如果你知道我是已經有了你所痛恨的醜事？」然而她睜大了憂悒的眼睛，看着姑母的衰老的長臉，含糊地說些「沒有病哪」、「只不過天熱了不舒服」、「心上沒有什麼不快」一類的話。她不肯——也沒有足夠的勇氣，來宣布她的苦悶的祕密。

她知道姑母的愛惜她是爲了母族的死者，表哥是爲了姑母，表嫂是爲了表哥；他們都是爲了別一種原因，而不是爲了她本身。真真爲了她而愛她的，只有一個人，而這個人的去得遠遠，造成她現在的痛苦。如果這是命運麼？如果她是命定着不得好死麼？她願意在這個人面前死，然而他已經去得很遠，很遠，不知去向了。如果再有一個別的什麼人，也能爲了她而愛她——只要再有這麼一個人呵，她也願意死，願意在他面前傾吐自己苦悶的祕密，願意死在他的憤怒的拳下。

迷亂地苦痛地想着，環小姐禁不住眼淚落下來。她看着姑母的龍鍾的背影，心頭猶如絞着一般。表嫂也來很巧妙的詢問環小姐有什麼「不樂意」也說她瘦了；並且說有什麼不周到的地方，請她原諒，請她直說，不要見外。環小姐全身抖戰着，她覺得這些隔膜的撫慰比熱罵還難受，她又感到自己的反常的態度確已引起這一家門內猜測和不安，覺得偵察的眼睛是埋伏在她的四周了。現在是即使關閉在自己的房裏，也不能得到片刻的自在。房外的每一聲小語，每一個足音，都使她驚悸得直跳起來。

「那窸窣然來的，不是死神的腳音麼？你就這麼死了？你，剛在青春的盛年，剛只喝着一滴快樂的酒，就在寂寞中默默地死。」

環小姐悲憤到幾乎發癩了。她不願死；只要還可以逃避，她決不願死。但現在似乎死是唯一的逃避處所了。挺身出來宣布自己的祕密，把冷笑唾罵都付之一笑，如何？環小姐再三想來，沒有這麼多的勇氣；自殺所需要的勇氣還只是一時，而這却是長期。找另一個男子來做掩護麼？那也是未必竟有把握。況且這一類的事是性急不來的，萬一誤近了壞人，豈不是更糟？

她無端妒恨着她的女朋友了。她們每個人身後總跟着兩三個男性。她們不怕左右周旋的磨煩，許

就是先見到有一日要用來作掩護罷。「所以我是只有自殺的一條路了。」環小姐絕望的想，「我就是心腸太直，太好，現在這世界上沒有好人立足的餘地。」

寶叔塔後一個小星閃着寒光。夜是越來越靜，充滿着死的氣息。環小姐下了決心，拏一條絲帶來掛在床柱上，同時簌簌地落着眼淚。腦筋像通了電似的敏捷起來，把她短促的二十三年的生活一齊都搬了出來。她記起十七歲那年的新潮流，怎樣激動了她的靈魂，怎樣渴望着新的光明，怎樣夢想着將來的幸福，怎樣慶幸自己的尙未訂婚，怎樣暗示給姑母和表哥她自己的婚姻要聽她自由，怎樣的半驚半喜地接近了男性，然而結果如此！她抖着手，指把絲帶挽成一個環，心臟要裂開來似的發出淒絕的詛咒，哄騙呀，哄騙呀！一切都是哄騙人的，解放，自由，光明，還不如無知無識，任憑他們作主嫁了人，至少沒有現在的苦悶，不會有現在的結局！至少不失爲表嫂那樣一個安心滿意活着的人！

她站在床沿，全身發抖，眼睛裏充滿了血。她再不能想了，只有一個念頭在她的脹痛到要爆烈的頭腦裏疾轉：宣布那一些騙人的解放自由光明的罪惡死就是宣布她不讓自己猶豫似的將頭頸疾鑽入絲帶的環內，身體向外一側，兩腳便離了床沿。

同時，一個模糊得很的觀念忽又在她腦裏一動：應該還有出路，如果大膽地儘跟着潮流走，如果能夠應合這急遽轉變的社會的步驟。可是絲帶已經抽緊了，她的眼球開始凸出來，舌頭吐出拖長，臉上轉成了青白色。

凸出的一對眼睛向前瞪視，似乎還想認明那能夠和這動亂轉變的人生合拍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 老年的浪漫

老舍

自慰的話是苦的，外面包了層糖皮。劉興仁不再說這種話。失敗有的是因爲自己沒用，有的是外方的壓迫；劉興仁不是沒用的人，他自己知道，所以用不着那種示弱的自慰。他得努力和一切的事與一切的人硬幹。不必客氣。他的失敗是受了外方的欺侮，他得報仇。他已經六十了，還得活着，至少還得活上幾十年，叫社會看看他到底是個人物。社會對不起他，他也犯不上對得起社會。他只要對得起自己，對得起這一生。六十歲看明白了這個還不算晚。沒有自慰他對人人事事宣戰。

在他作過的事情上，哪一件不是他的經營與設計。他有才有眼睛，可是事情辦得有了眉目，因着他的計畫大家看出甜頭來，好，大家把他犧牲了。六十以前，對這種犧牲，他還爲自己開路兒，附帶着也原諒了朋友。「凡事是我打開道鑰，我開的道，別人得了便宜，也好。」到了六十上，他不能再這麼想。他不甘於躺在棺材裏，抱着一團委屈與犧牲，他得爲自己弄點油水。

哪件事他對不起人，惜了力走在後頭，手段不漂亮，沒有沒有對政治，哪一個有來頭的政黨，他不是首先加入對社會事業，哪件有甜頭的善事，不是他發起的，對人，哪個有出息的，他不先去拉攏。憑良心說，他永遠沒落在後頭，過可是始終也沒走到前邊去。命不是命，是自己太老實，太好說話，太容易欺侮了。到六十歲，他明白了，不辣到底，不狠到家，是不能成功的。

對家人，他也盡到了心。在四十歲上喪了妻，他打算再娶對得起死鬼，對得起活着的。他不能爲自己的舒服而委屈了兒女。兒女兒子是傻子，女兒——已經給她說好了人家，頂好的人家——會跟個窮畫畫的偷跑了，他不能再管她，叫她去受罪，他對得起她，她不要臉。兒子，無論怎麼優，得養着，也必定

給娶個媳婦；凡是他該辦的，他都得辦。誰叫他有個傻兒子呢！

天非常的冷，一夜的北風把屋裏的水缸都蓋上層冰。劉興仁得早早的起。一出被窩，一陣涼風把一身老骨頭吹得揪成一團。他咳嗽了一陣，還得起風是故意的欺侮他，他不怕。他一邊咳嗽，一邊咒罵，一邊穿衣服。

下了地，火爐還沒有升上；張媽大概還沒有起來，他是太好說話了，連個老媽子都縱容得沒個樣子。他得罵她一頓和平是講不通的。

他到院中走走溜兒。風勢已殺了點，尖溜溜的可是刺骨。太陽還沒出來，東方有些冷淡的紅色。天上的藍色含着夜裏吹來的黃沙，使他覺得無聊、慘淡。他喊張媽，她已經起來，在廚房裏熬粥呢。他沒罵出來，可是又乾又癢的要洗臉水。南屋裏，他的傻兒子還睡呢，他在窗外聽了聽，更使他茫然。他不信什麼天理報應，不信；設若老天有知，怎能叫他有個傻兒子？比他愚蠢的人多極了，他的兒子倒是個傻子。沒理可講！他只能依着自己的傻兒辦。兒子道也得娶個媳婦，老天既跟他過不去，他也得跟別人過不去。他有個傻小子，反正得有個姑娘來位傻丈夫，這無法，而且並非不公道。

洗了臉，他對着鏡子發楞。他確是不難看，雖然是上了歲數。他想起少年的事來。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他總是體面的。現在六十了，還不難看。瘦瘦的長臉，長黑鬍子，高鼻梁，眼睛有神。憑這樣體面，一張臉，斷了絃都不想續，不用說走別的花道兒了。鑿子是逛的，只爲是陪朋友，對別的婦女是敬而遠之，不能爲娘們就誤了自己的事，可是自己的事在哪裏呢？爲別人說過媒，買過人兒，總是爲別人，可是自己沒佔了便宜，連應得的好處也得不到。自己是幹什麼的呢？

張媽拿來早飯，他拚命的吃。往常他是只喝一碗粥，和一個燒餅的。今天他吃了雙份，而且叫她去煮

兩個鷄子。他得吃得充實自己；東西吃在自己肚裏纔不冤。吃過飯，用溼手巾擦順了鬍子，他預備出去。風又大起來，不怕奔走了一輩子，還怕風麼？他盤算這一天該辦的事，不該打的仗，他不能再把自己作好的飯叫別人端了去，拼着這一身老骨頭跟他們幹！

他得先到賑災會去。他是發起人，爲什麼錢米衣服都是費子春拿着，而且獨用着會裏的汽車？先和費子春幹一通，不能再那麼儂。賑了多少回災了，自己可剩下了什麼？這回他不能再讓！他穿起水獺領子的大衣，長到脚面，戴上三塊瓦的皮帽，提起手杖，他知道他自己體面在世上六十年，不記得自己寒蠢過一回。他不老，他的前途還遠得很呢！只要他狠辣，他總會有對得起自己的一天。

太陽已經出來，一些薄軟的陽光似乎在風中哆嗦。劉興仁推開了門。他不覺得很冷，肚子裏有食，身上衣厚，心中冒着熱氣。他無須感謝上天，他的飽暖是自己賣力氣掙來的；假如他能把費子春打倒，登時他便能更舒服好多。他高興，先和北風反抗，而後打倒費子春。他看見了他的兒子，在南屋門口立着呢，披着床被子。他的兒子不難看，有他的個兒，他的長臉，他的高鼻子，就是缺個心眼。他疼愛這個傻小子。女兒雖然聰明，可是偷着跟個窮書兒的跑了，還不如缺心眼的兒子。況且爸爸有本事，兒子傻一點也沒多大關係，雖然不缺心眼自然更好。

「進去，凍着！」他命令着，聲音硬，可是一心的愛意。

「爸，」傻小子的熱臉紅撲撲的，兩眼挺亮，可是直着，委委屈屈的叫。「你幾兒個給我娶媳婦呀？說了不算哪？看我不揍你的！」

「什麼話！進去！」劉老頭子用手杖叱責着，往屋裏趕傻小子。他心中軟了！只有這麼一個兒子！雖然傻一點，安知不比油滑鬼兒更保險呢？他幾乎忘了他是要出門，呆呆的看看傻小子的後影——背上

披着紅藍條兒的被子。傻小子忘了關屋門，他趕過去，輕輕把門對上。

出了街門，又想起費子春來。不僅是去找費子春，今天還得到市參議會去呢。把他們捧上了台，沒老劉的事，行老劉給他們一手瞧瞧，還有商會的孫老西兒呢，饒不了他。老劉不再那麼好說話。不過，給兒子張羅媳婦也得辦着找完孫老西兒就找馮二去。想着這些事，他已走出了胡同口，街上的北風吹斷了他的思路。馬路旁的柳樹幾乎被吹得對頭彎，空中颼颼的吹着哨子，電線顫動着扔扔的響。他得向北走。把頭低下去，用力拄着手杖，往北曳。他的高鼻子插入風中，不大會兒流出清水，往鬍子上滴。他上邊緩不過氣來，下邊大衣裹着他的腿。他不肯回頭喘口氣，不能服軟，喉中噎得直響。他往前走，頭向左偏一會兒，又向右偏一會兒，好像是在游泳，他走。老背上出了汗，街上沒有幾輛車，問他，他也不雇。知道這樣的天氣會被車夫敲一下的，他不肯被敲，有能力把費子春的汽車弄過來，那是本事，在沒弄過汽車來的時候，不能先受洋車夫的敲。他走。他的手已有些發顫，還走。他是有過包車，車夫欺侮他。他不能花着錢找氣受。下等人沒一個懂得好歹，沒有他走，誰的氣也不受。可是風野得厲害，他已喘上了。想找個地方避一避。路旁有小茶館，但是他不能進去，他不能和下等人一塊擠着去。他走。不遠，就該進胡同了，風當然可以小一些，風不會永遠擋着他的去路。他拿出最後的力量，手杖敲在凍地上，唧唧兒的響；可是風也頂得他更加了勁，他的腿在大衣裏裹得找不着地方，步兒亂了，他不由的要打轉。他的心中發熱，眼中起了金光。他拄住了手杖，不敢再動，可是用力的鎮定，渺渺茫茫的他把生命最後的勇氣喚出來，好像母親對受了驚的小兒那樣說：「不怕！不怕！」他知道他的心力是足的，站住不動，一會兒就會好的。聽着耳旁的風聲，閉着眼睛，糊塗了一會兒，可是心裏還知道事兒，任憑風從身上過去，他就是不撒手手杖。像風前的燭光，將要被吹滅而又亮起來，他心中一迷忽，混身下了汗，緊跟着清醒了他。

又確定的抓住了生命，可不敢馬上就睜眼。臉上滿是汗，被風一吹，他顫起來。他軟了許多，無可奈何的睜開了眼，一切都隨着風搖動呢。他本能的轉過身來，倚住了牆，背着風，他長嘆了口氣。

還找費子春去嗎？他沒精神想，可又不能不打了主意，不能老在牆根兒下站着——蹲一蹲纔舒服。他得去，不能輸給這點北風。後悔沒坐個車來，但後悔是沒用的。他相信他精力很足，從四十上就獨身，修道的人也不過如是。腿可是沒了力量，去不去呢？就這樣饒了費子春麼？又是一陣狂風，掀他的腳跟，推他的脖子，好像連他帶那條街都要捲了走。他飄飄的沒想走而走了幾步，迷迷忽忽的隨着沙土向前去，彷彿他自己也不過是片雞毛。風一點也不尊重他。走開了，不用他費力，鬍子和他一齊隨着風往南飄飄。找費子春是向北去。可是他收不住腳，往南就往南吧；不是他軟弱，是費子春運氣好，簡直沒法不信運氣。多少多少事情是這麼着，一陣風，一陣雨，都能使這個人登天，那個人入地。劉興仁長嘆一口氣，誰都欺侮他，連風算上。

又回到自己的胡同口，他沒思索的進了胡同。胡同裏的風好像只是大江的小支流，沒有多大的浪。順着牆走，簡直覺不到什麼，而且似乎暖和了許多。他的鬍子不在面前引路了，大衣也寬鬆了，他可以自由的端端肩臂，自由的呼吸了。他又活了，到底風沒治服了他。他放慢了步，想回家喝杯茶去，他還得走。假如風幫助費子春成功，他不能也饒了馮二。到了門口，不進去。傻兒子作什麼呢？不進去。去找馮二。午後風小了——假如能小了——再找費子春先解決馮二。

走過自己的門口。是有點累得慌，他把背彎下去一點，稍微彎下去一點，拄着手杖，慢慢的，不忙，征服馮二。是不要費多大力氣的。

想氣馮二，立刻又放下馮二，而想起馮二的女兒。馮二不算什麼東西。馮二只是鋪子的匾，貨物是在



鋪子裏面呢。馮姑娘是貨物。可是事情並不這樣簡單，他的背更低了些。每一想起馮姑娘，他就心裏發軟，就想起他年輕時候的事來，不由的他不願這麼想，這麼想使他爲難，可是不由的就這麼想了。他是爲兒子說親事，而想到了自己，怎好意思呢？這個丫頭不是東西，叫他這麼別扭，誰都欺侮他，這個馮丫頭也不是例外，她叫他別扭。

往南一拐就是馮二的住處，隨着風一飄就到了，彷彿是馮二在家呢。劉興仁不由的掛了氣。憑馮二這塊料，會舒舒服服的在家裏蹲着，而他自己倒差點被風刮碎了。馮二的小屋非常的暖，和使老劉的臉上刺鬧的慌，心裏暴躁。馮二安安靜靜的抱着爐子烤手，可惡的東西。

「劉大哥，這麼大風還出來？」馮二笑着問。

「命苦嗎，該受罪！」劉興仁對馮二這種人是向來不留情的。

「得了吧，大哥的命還苦，看我，連件整衣裳都沒有！」馮二扯了扯了自己的衣襟，一件小棉襖，好幾處露着棉花。

劉興仁沒工夫去看那件破棉襖，更沒工夫去同情馮二。馮二是他最看不起的人，該着他的錢，不要強，大風的天在屋裏烤手，不想點事情作！他脫了大衣，坐在離火最遠的一把破椅子上，他不冷，馮二是越活越抽抽。

馮二五十多歲，瘦和善，窮，細長的白手被火烤得似乎透明。

劉老頭子越看馮二越生氣。爲減少他的怒氣，他問了聲：「姑娘呢？」

「上街了，去當點當，沒有米了。」馮二的眼釘着自己的手。

「這麼冷的天，你自己不會去，單叫她去？」劉老頭子簡直沒法子不和馮二拌嘴。雖然不屑於和他

這樣。

「姑娘還有件長袍，她自己願意去，她怕我出去受不了；老是這麼孝順，她。」馮二慢慢的說，每個字都帶着憐愛女兒的意思。

這幾句話的味兒使劉興仁找不到合適的回答。駁這幾句話的話是很多很多；可是這點味兒，這點味兒，使他心裏的硬勁忽然軟了一些，好像忽然聞到一股花香，給心裏的感情另開了一條道兒，要放下怒氣而追那股香味去。

可是緊跟着他又硬起來。他想出來了：他自己對家中的傻小子便常有這種味兒，對可是親族朋友，連傻小子，對「他」可曾有過這種味兒沒有呢？沒有！誰都欺侮他，馮二倒有個姑娘替他去做事，孝順，憑什麼呢？憑哪點呢？

他也想到：馮二是個無能之輩。可是怎會有個孝順女兒的呢？馮二並不老實，馮二是有手段的，至少是有治服了女兒的手段！連馮二這無用的人也有相當的本事，會治服了女兒。劉興仁想到這裏，幾乎坐不住了。他一輩子沒把任何人治服。自己的女兒跟個窮畫畫的跑了，兒子是個傻子。費子春，孫老西兒……都欺侮他，而他沒把任何人拿下去。馮二倒在家中烤着手，有姑娘給他去當當，連馮二都不如，怎麼活來着他得收拾馮二。拿馮二開刀，證明他也能治服了人。

馮二烤着手，連大氣也不敢出。他一輩子沒得罪過人，沒說過錯話。和善使他軟弱，使他沒有抵抗的力量。穿着飛棉花的短襖，他還怕得罪人。他愛他的女兒，也怕她。設若不是怕她，他決不肯叫她在這麼冷的天出去。「怕」使「愛」有了邊界，要不然他簡直可以成佛成仙了。他可憐劉興仁，可是不敢這麼說，雖然他倆是老朋友，他怕，他不敢言語。

兩個人正在這麼一聲不出，門兒開了，進來一股冷風，他們都哆嗦了一下。馮姑娘進來。

「快烤烤來！」馮二看着女兒的臉叫。

女兒沒注意父親說了什麼，去招呼客人：「劉伯伯？這麼冷還出來哪？身體可真是硬朗！」

劉興仁沒答出話來。不曉得爲什麼，他一見馮姑娘，心中就發亂。他看着她。她的臉凍得通紅，鼻窪掛着些土，青棉袍的褶兒裏也有些黃沙。她的個兒不高，圓臉，大眼睛，頭髮多得蓋上了耳朵。全身都圓圓的，有力氣，活潑，手指凍得鮮紅，腋下夾着個小藍布包。她不甚好看，不甚乾淨，可是有一種活力，叫劉老頭子心亂。她簡單，靈便，說話好聽。她把藍布包放在爸的身旁，立在爐前烤手，烤一烤，住耳上鼻上搗一搗。「真冷！我不叫你出去，好不好？」她笑着問爸——不像是問爸，像問小孩呢。

馮二點了點頭。

「沏茶了沒有？」姑娘問，看了客人一眼。

「沒有茶葉吧？」爸的手離火更近了些。

「可說呢，忘了買。」劉伯伯喝碗開水吧？「她臉對臉的問客人。劉興仁愛這對大眼睛，可又有點怕，他搖了搖頭。他心中亂。父女這種說話法，屋裏那種暖和勁兒，這種誠爽親愛，使他木在那裏。他羨慕，忌恨馮二有這個女兒，他簡直治服不了馮二，除非先把這個女兒擒住。怎麼擒她呢？叫她作兒媳婦呢？還是作……他的傻兒子鬧着要老婆，不是一天了。只有馮姑娘合適。她身體好，她的爸在姓劉的手心裏攥着娶了她，一定會生個孫子；兒子傻，孫子可未必傻，劉家有根。可是一見馮姑娘，他不知怎的多了一點生力，使他想起年輕的事兒來。他要對得起兒子，可是他相信還會得個——或不止一個——小兒子，不傻的兒子。他自己不老，必能再得兒子。他自己要是娶了她，他自己的屋中也會有旺旺的火，也

會這樣暖和，也會這樣彼此親愛的談話。他恨張媽，張媽生的火沒有暖氣，要她當兒媳婦，或是自己要了她，都沒困難。只是自己就愛那麼個傻小子，肯……他心中發亂。

可是他受了一輩子欺侮，難道還得受傻兒子的氣麼？馮二可以治服了女兒，姓劉的就不能治服了個傻小子麼？他想起許多心事，沒有一件痛快的。他一輩子沒抖起來過，雖然也弄個不缺吃不缺穿。衣食不就是享受，他六十了，應當趕緊打主意，叫生命多些油水。不還不是油水，他得有個知心的，肉挨着肉的，一切都服從他的，一點什麼東西，也許就是個女人，像馮姑娘這樣的。他還不老，打倒費子春們是必要的，可是也應當在家裏，在床上，把生命充實起來。他還不老，他覺得出他的血脈流動得很快，能聽到聲兒似的，像雨後的高梁拔節兒，吱吱的響。傻小子可以等着，傻小子大不過去爸爸。爸爸應當先顧自己。一輩子沒走在別人前面，雖然是費盡了心機，難道還叫傻小子再佔去這點便宜麼？他看着馮姑娘，紅紅的臉，大眼睛，黑亮的頭髮，是塊肉，憑什麼自己不可以吃一口呢？為馮姑娘打算也是有便宜的，自己已有倆錢，雖然不多，一過門，她便是有吃有喝的，太太假如他先死，假如她的後半輩子有了落兒，是他辦事不能只爲自己想，他公道。馮姑娘的福氣不小，胖胖大大的，有福氣——劉興仁給他的。

姑娘進了裏屋，他得說了，就是這麼辦了。他的血流到臉上來，自己覺出腮上有點發燒，他倒退了二三十年。怎麼想怎麼對，怎麼使自己年輕。血是年輕的，而計劃是老人的，他知道自己厲害。只要說出來，事情就算行了，馮二還有什麼難兒麼？這件小事還辦不動，還成個人麼？

可是他沒說出來。楞着是沒關係的，反正他不發言，馮二可以一輩子不出聲的。那個傻兒子甩不開，他恨那個傻小子了。怎麼安置這塊遲累呢？傻小子娶媳婦，已經在街上向姑娘們解下來過褲子，自己娶，叫傻哥兒瞧着，大概不行。跟他講理是沒用的，他傻。嘿，劉興仁咬住幾根鬍子。上天，假如這有個上

天會欺侮人到底！給劉興仁預備下一羣精明的對頭也還罷了；他的對頭並不比他聰明；臨完還來個無法處置的傻小子！嘿！聰明的會欺侮人，傻蛋也會欺侮人，都叫劉興仁遇見了他，誰也不怕誰也得怕，連傻兒子在內！

「劉伯伯，」姑娘覺得爸招待客人方法太僵得慌，在屋裏叫：「吃點什麼呀？我會作，說吧。」

「我還得找費子春去呢，跟他沒完。」劉興仁立起來。

「這麼大的風？」

「我不怕，不怕。」劉老頭子拿起大衣。

馮二沒主意，手還在火上立起來。送客出去會叫他着涼，不送又不好意思。

「爸，別動，我送劉伯伯。」姑娘已在屋裏把臉上的土擦去，更光潤了些。

「不用送！」看了她一眼，劉老頭子喊了這麼一句。

馮姑娘趕出來。劉興仁幾乎是跑着往外奔。姑娘的腿快，趕上了他：

「劉伯伯慢着點，風大回家同傻兄弟好！」

一陣冷風把劉老頭子——一片鷄毛似的——裹了走。

## 老李的慘史

徐志摩

一

他有文才嗎？不，他做文課學那平淮西碑的怪調子，又寫的怪字，看了都叫人頭痛。可是他的見解的確是不尋常。也就只一個怪字。他七十二天不剃髮，不刮鬚子，大冷天人穿皮褂穿棉襖，他禿着頭，單布褲子，頂多穿一件夾袍。他倒寶貝他那又黃又焦的牙齒，他可以不用擦臉，可是擦牙漱口彷彿是他的情人，半天也捨不了。每天清早，擾我們好夢的，是他那大排場的漱口，半夜裏攪我們不睡的，又是他那大排場的刷牙。你見過他的算草本子沒有？那才好玩，代數，幾何，全是一行行直寫的，倒虧他自己看得清楚。總而言之，一個字，老李就是怪，怪就是老李。

這是老李同班的在背後討論他的話，但是老李在班裏雖則沒有多大的磁力，雖則很少人真的愛他，他可不是讓人招厭的人，他有他的品格，在班裏很高的品格。他雖是怪，他可沒有斑點。每天他在自修室的廊下獨自低着头伸着一個手指走來步去的時候，在他心版上隱隱現現的，不是巷口錫箔店裏穿藍竹布衫的，不是什麼黃金台或是吊金龜，也不是湖上的風光，男女名利遊戲，風雅，全不是他的份，在他的靈魂裏沒有根，沒有種子。他整天整夜在想的，就是兩件事：算學是一件，還有一件是個道德問題——怎樣的叫人不卑鄙有廉恥。他看來連校長起一直到聽差同學不必說，全是不夠上流，全是少有廉恥。有時他要是下輸了棋，他愛下的圍棋，他就可以不吃飯不睡覺的想，想倘然他在那角上早應了一子，他的對手就沒有辦法，再不然，他只要顧自己的話，也就不至於整條的大魚讓人家圍圍的

吞去……他愛下圍棋，也愛想圍棋，他說想圍棋是值得的，因為圍棋有與數學互相發明的妙處，所以有時他怨自己下不好棋，他就打開了一章溫德華斯的小代數，兩個手指頂住了太陽穴，細細的研究了。

老李一翻開算學書，就是個活現的瘋子。不信，你去看她那書桌子。原來學堂裏的用具全是一等的劣貨，總是庶務賺錢，那裏還經得起他那狼勁的拍，應天響的拍，拍得滿屋子自修的都轉過身子來對着他笑。他可不在乎，他不是罵算學教員胡鬧教錯了。就說溫德華斯的方式根本有疑問，他自己發明得強的多，簡便的多，並且中國人做算學直寫也成了，他看過李壬叔的算學書全是直寫的，他看得頂合式；爲什麼做學問這樣高尚的事情都要學外洋，總是奴從的根性改不了！拍的又是一下桌子！

有一次他在演說會裏報名演說他登台的時候，（那天他碰巧把鬍子刮淨了，倒反而看不慣，）大家使勁的拍巴掌歡迎他，他把右手的點人指放在桌子邊，他那一雙離魂病似的眼睛釘着他自己的指頭看，儘看，像是大考時看來帶似的。他說話了。「我最不願意的。我最不贊成的，我最反對的，是——是拍巴掌。」一陣更響亮的拍巴掌。他又說話了：「兄弟今天要講的是算學與品行的關係。」又是打雷似的巴掌，坐在後背的，叫好兒都有。他的眼睛還是釘住在他自己的一個指頭上。「我以爲品行：——一頓。」我以爲算學——又一頓。他的新修的鬚邊，青皮裏泛出紅花來了。他又勉強講了幾句，但是除了算學與品行兩個字，誰都聽不清他說的是什麼，他自己都不滿意，單看他那眉眼的表情，就明白。最後一陣霹靂似的掌聲，夾着笑聲，他走下了講台，向後面那扇門裏出去了。散了會以後，人家見他還是亞里士多德似的，獨自在走廊下散步。

老李現在做他本鄉的高小學堂校長了。在東陽縣的李家村裏，一個中學校的畢業生不是常有的事；老李那年得了優等文憑，他人還不會回家，一張紅紙黑字的報單，上面寫着貴府某某大少爺畢業，省立第一中學優等第幾名等等，早已高高的貼在他們李家的祠堂裏；他上首那張捷報，紅紙已經變成黃紙，黑字已經變成白字，年分還依稀認得出，不是嘉慶八年便是六年。李家村茶店酒店裏的客人，就有了閒談的資料。一班人都懂不得中學堂，更懂不得優等卒業，有幾位看報識時務的，就在那里打比喻講解。高等小學卒業比如從前的進學秀才，中學卒業算是貢生，優等就算是優貢。老李現在就在這樣的身分了。看他不出，從小不很開口說話，性子又執拗，他的祖老人家常說單怕這孩子養不大，誰知他的筆下倒來得，又肯用功，將來他要是進了高等學堂，再一畢業，那就算是中了舉了。常言說的人不可以貌相，不是這一羣人大都是老李的自族，他的祖輩有父輩也有子輩有孫輩也有，甚至叫他太公的，都有。這一年的秋祭，李家族人聚會的時候，族長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他們公堂裏有一份祭產，原定是歸有功名的人收的，早出了缺，好幾年沒有人承當，現在老李已經有中學文憑，這筆進款是否應該歸他的，讓大議公議。當場也沒有人反對，就算是默認了。老李考了一個優等，到手一份祭產，也不能算是不公平。老李的母親是個寡婦，聽說兒子有榮耀，還有進益，當然是雙分的歡喜。

老李回家來不到幾天，東陽縣的知事就派人來把他請進城去。這是老李第一次見官，他還是禿着頭，穿着他的大布褂子，也不加馬褂。老李一輩子從沒有做過馬褂，就有一件黑羽紗的校服，領口和兩肘已經爛破了，所以他爽性不穿。縣知事倒是很客氣，把自己的大轎打了來接他。老李想不坐，可是也沒有話推託，只得很不自在的走進了轎門，三名壯健的轎夫，不到一個鐘頭就把老李抬進了知事的內宅。『官？』老李一路在想，『官也不定全是壞的。官有時候也有用。像現在這樣世界，盜賊姦淫沒有



廉恥的世界，只要做官的人不貪不枉，做個好榜樣也就好得多。不是曾文正的原才裏講得頂透關。但是循吏還不如酷吏。循吏只會享太平，現在時代就要酷吏。像漢朝那幾個鐵心辣手的酷吏，才對勁兒。看那邊不又是打架？那可憐的老頭兒，頭皮也讓扎破了。這兒又是一羣人圍着賭錢，青天白日當街賭錢。壞人只配惡對付。殺頭，絞，凌遲，都不應該廢的。像我們這樣民風強悍的地方，更不能廢。一廢，壞人更沒有忌憚，更沒有天地了。真要有酷吏才好。今天縣知事請我不知道爲什麼。他信上說有要事面商，他怎麼會知道我……」

下午老李還是坐了知事大老爺的轎子回鄉。他初次見官的成績很不壞；想不到他那樣的開通，那樣的直爽，那樣的想認真辦事。——他要我幫忙——辦開民高小，我做校長，他說話到真是誠懇。孟甫叔父怎能辦教育？他自己就沒有受什麼教育。還有他的品格抽大烟，外遇，侵吞學費，哼，不要說公民資格，人格都沒有，怎麼配當校長？怎麼配教育青年子弟？難怪地方上看不起新開的學堂。應該趕走。應該趕跑。可是我來接他的手？我幹不幹？我不是預定考大學預科，將來專修算學的嗎？要是留在地方上辦事，知事說的爲「桑梓幫忙」，我的學問也就完事了。我媽倒是最願意我留在鄉裏，也不怪她。她上了年紀，又沒有女兒，常受鄰房的嘔氣，氣得肝胃脾肺腎輪流的作怪，我要是一出遠門，她不是更沒有主意。早晚要有什病痛，叫她靠誰去？知事也這麼說，這話倒是情真。況且到北京去念書，要幾千里路的路費。大學不比中學，北京不是杭州，用費一定大得多。我那兒有錢使——就算考取了也還是難。爽性不去吧。可是做校長，校長得兼教修身，每星期訓詞——這都不相干，做一校之長，頂要緊就是品格。校長的品格，就是學堂的品格。我主張三育並重，德育，智育，體育——德育尤其要緊，管理要從嚴，常言說的棒頭上出孝子，好學生也不是天生的，認真來做一點社會事業也好。教育是萬事的根本。知事說的不

錯，我們金華這樣的賭風，淫風，械鬪，搶劫，都爲的羣衆不明白事理。沒有相當的教育；教育，小學教育，尤其是根本。我不來辦，難道還是讓孟甫叔父一般糊塗蟲去假公濟私不成？知事說的當仁不讓……」

## 三

「娘的話果然不錯，」老李又在思心想，一天下午，他在學校操場的後背林子裏獨自散步，「娘的話果然不錯，世道人心真是萬分的險巇。娘說孟甫叔父混號叫做笑面老虎，不是好惹的，果然有他的把戲。整天的吃毒藥，整天的想打人家的主意。真可笑，他把教育事業當做飯碗，知事把他撤了換我，他只當是我成心搶了他的飯碗——我不去問他要前任的清賬，已經是他的便宜，他倒反而唆使猛三那大傻子來跟我搗亂。怎麼那份祭產不歸念書的，倒歸當兵的；一個連長就會比中學校的卒業生體面，真是笑話。幸虧知事明白，沒有聽信他們的胡說，還是把這份收入判給我，我倒也不在乎這三四十擔租米，碰到年成壞，也許穀子都收不到，就是我媽倒不肯放手。她話也不錯，既是我們的名分，爲什麼要讓人強搶去。孟甫叔父的說話真凶，真是笑裏藏刀，句句話有尖刺兒的，他背後一定咒我，一定狠勁的毀謗我。猛三那大傻子，才上他的臭當，隔着省分奔回來替我爭這份祭產，他準是一個大草包，他那樣子一看就是個強盜，他是在廣東當連長的，殺人放火本來是他正當的職業，怪不得他開口就想罵，動手就想打。我是不來和他們一般見識，把一百多的小學生管好已夠我的忙，誰還有閑工夫吵架？可是猛三他那傻子，想了真叫人要笑，跑了幾千里地，祭產沒有爭着，自己倒賠了路費，聽說他昨天又動身回廣東去了。他自己家庭的骯髒，他倒滿不知道，街坊誰不在他的背後笑呵！——真是可憐，蠢奴才他就配當兵殺人那位孟甫老先生還是吃他的烏煙，我到不知道他還有什麼好主意！」

## 四

知事來了！知事來了！

操場上發生了慘劇，一大羣人圍着。

知事下了轎，挨進了人圈子。踏爛的草地上橫躺着兩具血污的屍體。一具斜側着，胸口流着一大堆的濃血，右手裏還擎着一柄半尺長鏢亮的尖刀，上面沾着梅花瓣似的血點子，死人的臉上也是一塊塊的血斑，他原來生相粗惡，如今看的更可怕了，他是猛三。

老李在他的旁邊躺着，仰着天，他的情形看的更可慘，太陽穴，下頰，腦壳，兩肩，手背，下腹，全是尖刀的窟窿，有的傷處，血已經瘀住了，有的鮮紅還在直淌。他睜着一雙大眼，口也大開着，像是受致命傷以前還在喊救命似的。他旁邊伏着一個五六十歲的婦人，拉住他一隻石灰色的手，在哽咽的痛哭。

知事問事了。

猛三分明是自殺的。他刺死了老李以後，就把刀尖望他自己的心窩裏一斃完事。有好幾個學生也全看見的，現在他們都到知事跟前來做見證了。他們說：「今天一早七點半早操班，校長李先生站在那株白果樹底下督操，我們正在行深呼吸，忽然聽見李先生大叫救命，他向着這一頭直奔，他頭上已經冒着血，背後凶手他手裏拿着這把明晃晃的刀（他們轉身望猛三的屍體一指）狠命的追，李先生也慌了，他沒有望我們排隊那兒逃，否則王先生手裏有指揮刀，也許還可以救他的命。他走不到幾十步，就被那凶手一把揪住了，那凶手真凶，一刀一刀的直刺，一直把李先生刺倒。李先生倒地的時候，我們還聽見他大聲的嚷救命，可是又有誰去救他呢，不要說我們，連王先生也嚇呆了。本來要救，也來

不及。那凶手把李先生弄死了，自己也就對準胸膛栽了一刀，他也完了。他幾時進來，我們也不知道，他始終沒有開一聲口……」

知事說夠了夠了，他就叫他帶來的伴作去檢猛三的身上。猛三夾襖的口袋裏有幾塊錢，一張撕過的船票，廣東招商局的一張相面先生的廣告單，一個字紙團。知事把那字紙團打開看了，那是一封信。那猛三不就是四個月前和老李爭祭產的那個連長嗎？老李的母親揩乾了眼淚，走過來說：「正是他。那是孟甫叔父怪嫌老李搶了他的校長，故意唆使他來搗亂的。我也聽是這麼說。」知事說：「孟甫真不應該。」他把手裏的字條揚了一揚：「恐怕眼前的一場流血，也少不了他的分兒。」猛三的妻子是上月死的嗎？是的。他爲什麼死的？他爲什麼死的？知事難道不明白，街坊上這一時沸沸揚揚的，還不是李猛三家小的話柄。真是話柄！

猛三那糊塗虫，才是糊塗虫。自己在外省當兵打仗，家裏的門戶到沒有關緊，也不避街坊的眼，朝朝晚晚儘是她的發潑，吵得鷄犬不甯的。果然自作自受，太陽掛在頭頂，世界上也不能沒有報應……好，就到種德堂去買生皮硝吃。一吃就鬧血海發暈，請大夫也遲了，白送了一條命，不怪自己，又怪誰去！知事說，冤有頭，債有主，這兩條新鮮的性命，死得真冤。老李更可惜，好容易一鄉上有他一個正直的人，又叫人給毀了，真太冤了！眼看這一百多的學生，又變了失奶的孩子，又有誰能比老李那樣熱心勤勞，又有誰能比他那高尚的品格？孟甫真不應該，他那暗箭傷人，想了真叫人痛恨。也有猛三那傻子聽他說什麼就信什麼，叫他趕回來爭祭產，他就回來爭祭產，告他老李逼死了他的妻子，叫他回來報仇，也沒有說明白爲的是什麼，他就趕了回來，也不問個紅黑是非，船一到埠，天亮就趕來和老李拚命，見面也沒有說話，動手就行凶，殺了人自己也抹脖子，現在死沒有對證，叫辦公事的又有什麼主意……

## 五

老李沒有娶親，沒有子息；沒有弟兄，也沒有姊妹；他就有一個娘，一個年老多病的娘。他讓人扎了十幾個大窟窿扎死了。他娘滾在鮮血堆裏痛哭他；回頭他家裏狹小的客間裏，設了靈座，早晚也就只他的娘哭他，現在他的骨頭已經埋在泥裏，一年裏有一次兩次燒紙錠給他的——也候只他的老娘。

選自小說月報

## 安琪兒之消失

崔萬秋

蠅子似的聲音，囁蠟似的內容，然而因為是「大學教授」的「講義」，大學生爲得要領一張畢業文憑，爲得要得一個學士號，便不得不咬着牙齒聽。

暑假多麼可愛的時期！牠可以把大學生們從那羣蠅子教授們的講義中解放出來。

我也是被解放之一個，所以對於暑假的感謝，決不後於別人。尤其在暑假第一日，總想盡量地暢快地玩一天，纔覺不辜負牠。

午前因爲貪讀最近買到的西鶴名著好色五人女，好色一代女，竟沒有出門，覺得很可惜；所以午後剛吃完午飯，把牙齒也沒顧得刷，便穿上學生服，戴上八毛錢買的草帽，穿上上海友人送給的黃皮鞋，高高興興地跑了出去。

上了電車，還沒決定到那裏去，因爲本來沒有什麼目的地。

在別院前下了電車，隨便渡過橫川橋，不期竟走過我的舊房主蠣田清市家；好在今天是信步徜徉的，所以，便走進了蠣田家。

在玄關前，喊了聲「借光。」立刻在嬌滴滴的女子答一聲，「嗨！」隨着這聲音，出現在玄關裏，跪在席子上恭恭敬敬地叩下頭去的，是一位白綢洋裝的漂亮小姐！

若會相識，但又想不起是甚麼人。我呆了一下。

「你不是崔先生麼？」

隨着這聲音，我的記憶也醒過來了，原來她是「菊姐兒」！真對不起，我簡直把她忘掉了！

但也不能怪我，我們分手已經七年了！那時她還只是一位山中高等女學的三年級學生，十七歲的少女。

七年以前，那時我纔二十一歲，廣島高師的特別豫科修了後，剛進本科不久。由於蠣田夫人的姐姐初代介紹，我便住在市外橫川町蠣田夫婦家裏。森田菊子是蠣田君的外甥女，因在山中高女讀書，所以從鄉間遷來，寄居在蠣田家裏。

蠣田君在憲兵隊服務，夫人在郵政局服務，我在高師。菊子在山中同居的四個人，都是晝出夜歸的，所以夜裏聚在一起，反來親熱有趣。

回想起來，那個時代是我寄寓他人家裏最幸福的時代。他們夫婦都很年輕，所以我們和朋友一般，彼此都很有趣，不像住在有老年人的家裏一般，諸多顧慮。加之菊子是一位女學生，我對她雖沒什麼野心，但總懷一種好感。每天早飯，晚飯，四個人同吃，隨吃隨談，我簡直和住在自己家裏一般。

在冬天，大家同集在一個炬燵（一）中隨便談笑，有時打打撲克（那時日本尚未有麻雀流行）玩

玩花紙牌，到快要睡覺時，蠅田夫人便泡一壺茶，拿些點心來大家隨便吃。

在春天，便約着親戚鄰人一起去看櫻花。

他們的親戚如蠅田夫人的姐姐初代，妹妹絹代，我都熟識的，所以他們的親戚來，便和我自己的親戚來了一般。

我那時候只二十一歲，正是熱情最盛的青年時代。心裏正需要一個安琪兒（Angel）日夕同處的菊子，不知甚麼時候起，已無形中在我的心裏占了一個重要地位。

我每天從學校歸來，若不見她在家，便心裏有些悒鬱，但也說不出口來。

當夜晚，她靜悄悄的在燈下讀書時，我便想我怎樣纔可以幫她的忙呢。

我們雖然每天在一塊，但說話很少，不知怎的，她待我總是冷冷的一點也不親熱，她和鄰家一位小學的男學生非常好，我對於那位小學生覺得羨慕。

偶然她代房主叫我去洗澡，我便高興的了不得。然而這種高興的時期並不多，

她對我總是冷冷的，我雖有滿腔的好意對她，但看見她那冷若冰霜的態度，一種男子自尊心，在潛意識裏活動，所以結果是她對我冷淡，我待她更冷淡。

現在仔細回想當日的心境，確確實實是一種輕淡的戀慕之情。不過當時不自覺。

後來我從蠅田家移居到市內藤田家（即蠅田夫人之姐姐初代家），不知不覺已過了七年，這七年之間我已從高師畢業轉入大學，大學畢業之期，又將迫近目前，精神與年齡，都將由青春而轉入中年，生活亦將由學校而轉入社會，思想感情與七年前雖無天壤之別，然而已有了極大的變化，對於女子，亦不似七年前之那樣容易醉心了。

在這時節，偶然遇見七年前的「心之安琪兒」菊子，不由得使我感慨無量。

她已經成長為健全的婦人了。身材很高大，因為臉龐是蛋長的，所以從全體看來是瘦形的女子。但肌肉是很豐潤的，頭髮已由女學生的辮髮而改為普通小姐們的束髮了。烏黑的頭髮，很隨便的挽起來與中國前幾年的女學生鬢相仿，看來極為自然。家常穿的白綢洋服，把兩隻白胳膊露了出來，十分表現出她的健康美。蛋長臉龐，薄敷細粉，亦很嬌豔。

最使我驚異的是她對我的態度，談話非常丁寧，態度非常恭謹而又親暱。與向日之冷然不大理會者，迥若兩人。

「她到底是成長了。待人接物的態度也與從前大不相同。她進步多了，進步多了。」我心中不由得感歎。

「我以為菊姐兒已經出嫁了呢。」我說。

「沒有。可是我們學校時代的朋友們十之八九都出嫁了。」她說。

我們的談話，從這裏起，談到過去的種種。她說她這次到廣島來是專為玩的，因為在深山裏是太寂寞了，打算多看幾次電影回去。她又說，她的故鄉是羅漢山，有名的溜冰場，每年大雪時，從遠方來很多人溜冰。她又說她已經學會溜冰了，非常有趣味，那趣味決忘不掉。她又說她的家鄉很涼爽，如果很高興，可以跟她一同去玩幾天。她四五天便要回去。她又說回去時，坐火車到岩國驛，從岩國驛到她家裏，有她父親經營的汽車行，可以為我們開一輛專車。她又說她來到廣島便學會了一隻流行曲，戀影，她輕輕的唱了一小節給我聽，非常悅耳。

我們由戀影而談到別的流行曲，她會我也會的是酒是淚呢還是歎息，月之海濱，越過丘去等。我和



她同唱月之海濱，她說我唱日本歌進步多了。於是又連想到七年前同居一家時的流行歌棄婦。我們談着，蠅田夫人也在座陪着，時常也插嘴打打邊鼓。這時她忽然想起來了似的，把她姐姐初代夫人及子女的最近照片拿出來給我們看。在那冊（Album）（1）中有菊子一幀和服辮髮的照片，照得非常好。

「這張照片好極了，可不可送我一張？」我問菊子。

「只有一張了。但我家裏還有別的像片，溜冰的像片也有，將來送給你罷。崔先生也要給俺一張啊，菊子說。」

「那個自然。」我說，

晚飯時，蠅田夫婦和我及菊子四個人同吃，宛然回到了七年以前，大家一面作着懷舊談，一面吃着，真是說不出的甘美。

飯後，我請菊子和蠅田君同去看電影。蠅田夫人因為有孕在身，所以留在家裏。

六月五日夜，我到東京去的前一夜，爲道短別，我邀着菊子到廣島最繁盛的金座街散步。

初夏的都市之夜，耀眼的燈光之下，一羣一羣的都市男女徜徉着，大學生服裝的我伴着秀麗的菊子小姐混在這幸福的人羣中，決沒有甚麼遜色。但不知爲了甚麼，而菊子却只是意氣銷沉的，毫沒有快活的樣子。我想，她大概是疲倦了，便順便領牠到廣島最高尙的喫茶店桃源去。一方面吃茶，一方面留神看她的氣色，仍是不好。

「有甚麼不舒服麼？」我不得不這樣問。

「沒有甚麼。」她勉強的一笑，但又沉默了。

我摸不着頭腦，一方面隨便翻看店中所備的讀賣都國民各種新聞，一方面聽着留聲機傳來的西洋名曲。

「崔先生可以說是我的哥哥，也可以說是我的先生，不知你對於我現在最苦惱的問題，肯不肯指示一個解決的方法。」

待了好久，她正視着我的臉，慢慢的這樣說。

她的態度太嚴重了，我反來不免有些侷促。但我終於這樣說了：

「只要我能力所及的事，自然是很樂意幫忙的。」

她徐徐的把她的苦惱問題說了出來，大體不出我意料之外，仍然是結婚與戀愛。

她是獨生女，既沒有兄弟，也沒有姊妹，照日本的習慣，應當找一養老女婿入贅，繼承她父母的遺產。因爲是在深山的鄉間，都市青年既不肯來，鄉下青年又非受了都市教育的菊子所願從，所以幾年以來，她的父母便爲物色適當的贅婿而煩惱。最近找到了一個適當的候補者，非常稱她父親的意思，菊子自己也抗不住父親的壓迫，終於口頭答應了，但心裏則厭之如仇讎。現在百事俱妥，只待舉行結婚式了，而菊子翻然覺悟，此君決非自己的終身伴侶，要求父母代爲解除婚約，但父親無論如何不允，並且說如果菊子十二分不願，則將逐菊子出家而另擇相當女子與此君相配，使之繼承森田的家業，菊子因此跑到廣島。

「據我的推想，你在口頭上答應了你父親所物色的候補以後，大概又發生了戀愛問題，是不是？」

當我聽她敘述完她的煩惱以後，我這樣問。

「是的。但對手是我早就熟識的，不過我非他不可的堅固的愛情，却是在口頭上答應了父親所提

出的候補者以後的瞬間，我深深後悔，我爲甚麼那樣軟弱，竟一時不愼，欺騙了父親，但是已經晚了。」她說。

「對手也愛你嗎？」

「昨天晚上見面時我把前後的事情，通通告訴給他，他後悔得不得了，他說他也愛我，不過在我未有表示甚麼態度以前，他不願太莽撞，所以沒有向我表示愛，我們兩人都後悔我們以前太弱了，所以有今天的失敗，我們決計要奮鬥，我們昨夜第一次接了吻，約定無論如何也要奮鬥。但是我又憂慮我的態度太傷我父母的心，我爲這件事而煩惱。」

菊子的心情和態度都是極嚴肅的，對於我她是那樣尊敬着連她和情人定情接吻的話都不惜告訴我，我怎好對於她的問題，置之不顧呢？

「如果你父親果然要把你逐出家外，另擇養女，你對於那五萬家產不覺得可惜麼？」我這樣問。

「爲了愛，我是甚麼也不在乎的。」她決斷的說。

「好的，只要你有這種決心，我便有辦法。可是你先要把你的對手介紹給我見見，我相信他可以爲你終身的良伴，我纔能盡力奔走。我若覺他是一個輕薄少年，則恕我不能爲力。自然你們相愛，我是沒有話說的。」

她聽見我的話非常同意，立即拿起電話筒打電話給她的情人，約他立刻到桃源來。

菊子是我二十一歲時的「心之安琪兒」，雖然現在的我，已經非同那時的（Romantic），但叫我为她斡旋結婚問題，運命也未免太殘酷了。

論正理，我該希望她的情人是一位氣宇凜凜，前途有爲的現代青年，而我的感情却又希望他是一

位沒有出息的不良兒。如果他不良兒，那我便可以不管她們這些閑事。

我正在這樣胡思亂想着，一位沒戴草帽的和服青年走近前來。菊子趨前接他，恨不得一下子投到他懷裏去，我真嫉妒這位男子，他太幸福了，但男子一方面和女子說話，一面向我打招呼，我反來有些呆了。

「崔先生已經忘了麼，我是賢次，藤田信之的弟弟。」

啊，原來是賢次！他的哥哥藤田信之是我高師時代的同學，我常到他家去玩。那時賢次還是高等學校一年級的學生，和小孩子一般，現在却已是成人了。我握住他的手。

這次菊子又覺得愕然了。他睜大着眼睛道：

「原來你們相識。」

「豈止相識，崔先生還教過我英文呢。」賢次說。

我重新叫了三杯甘美的葡萄酒，祝福他和她的戀愛，至於結婚，由我和蠣田清市兩人向菊子的父親交涉，大概是不成問題的。

從那天以後，菊子這位女性已下凡而爲人間的美女，不復是我心目中的「安琪兒」了。

選自新時代月刊

## 決裂

黎烈文

「哥哥啊！我上星期寄你的信，你沒有收到嗎？你爲甚麼不覆我呢？學校的會計員又向我催了兩回

了，我是再也沒有話可以向他推說了！哥哥啊！你如果還不趕快將款子寄來時，我再也沒有臉皮登在這裏了，我只好退學了，哥哥啊，你趕快，趕快替我想法子罷！」

下午六點鐘，他很疲憊的由工廠走回宿舍時，又接到他弟弟一封催寄學費的快信。

他確是一個血性而又有毅力的青年，他在一家印刷公司做排字，從早晨七點鐘到下午六點鐘，每天整整的要做十小時苦工。他自己雖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但他却願意將他辛苦賺來的工資，從他那十分可憐的艱苦的情況中節省出來，供給他弟弟去讀書。

他這次沒有趕早將學費寄給他弟弟，實在是沒有籌得到款子。因為他每月收入的工資，僅僅只有二十元，他除吃飯住屋外，一個錢都不用，至多也只餘得八九元；而他弟弟每學期的學膳費共要五十元，他要竭半年之力，纔能夠積上。他一時既拿不出這一筆鉅款，他便想先向朋友借了寄給他弟弟，然後再按月拿自己的工資還朋友。但不幸他的朋友多是同他一樣窮，他便三元五元的拚湊，也怎麼都湊不上五十塊。他因此一直遲延着，不但款子沒有寄給他弟弟，連安慰他弟弟的信都耽誤着沒有寫。他不是不知道他弟弟在痛苦，在焦急，他心裏實在比他弟弟還要痛苦得厲害，焦急得厲害！

他這時接到他弟弟帶着怨意的來信，他免稍有一點兒憤慨，他覺得他弟弟太不諒解他的苦衷了。但他再細細的將那張信紙看了幾遍後，他又對他弟弟深厚的表同情。他覺得他弟弟沒有交納學膳費的，確是痛苦。同時他便回憶到從前自己沒有學費的苦况。

那時，離現在已經六年了，他還只有十五歲，正在他的故鄉S縣一個乙種實業學校裏念書。那個學校離他的老家只隔一條巷，但他沒有住在他老家，他却在學校寄宿。因為他老家被他祖父和叔父盤踞着，他和他父母是早被他們趕出了。

他讀書的費用，本來是他父親担任的，後來因他父親在省城督軍署任祕書，眷上了一個很壞的妓女，要取回家來，他和他母親堅決的反對，以致將他父親激怒了，率性聽着那個妓女的唆弄，將妻子拋棄，連他每學期僅少的幾十元學費都停止供給。

開學後，一兩個星期沒有交學費，還不甚要緊，因為像那樣暫時欠欠的也很多。但是等到一個月還沒交費時，那就免不得要受學校當局的冷臉了。若是一個月以上，兩個月三個月還沒有交費，那不說學校當局的冷臉受不下，便自己也會要過不去的了。

他記得他正要畢業的一學期，他的學膳費竟欠到三個月還沒交。他寫了不少的信給他的父親，但他父親半個字的答覆都沒有。他起初受會計先生的催問，後來便受校長先生的訓斥，最後竟弄到全校皆知了。——因為一個學生在學校開課三月後，不要說學費，便連膳費都不交納一文的，這實在是罕見。

那時他真再苦沒有了！他覺得所有的人都變得可怕，連向來幾位和他親近的師友這時都在譏笑他，輕視他。他如同做了一宗不可告人的醜事，盡日的低着頭，簡直無面見人了。尤其使他痛苦的，就是每次吃飯時，他都覺得人家在向他嘲笑：『你不配吃飯，你沒有交納膳費！』到後來，他聽着吃飯的鈴聲，他便戰慄着。他和同學排隊走入膳廳時，他竟像一個待決的囚犯，他心中充滿着恐懼和悲哀。而他也因此每餐都沒有吃飽，只是匆遽的吞完一碗飯，便逃走出膳廳。

這時他住在學校裏，真是如坐針氈了！但他因為只有兩個月就可以畢業，他捨不得放棄那張一錢不值的文憑，他仍舊拚命忍耐着，一方面不絕的寫信去向他父親告哀。可憐他這時每晚睡在牀上，不知流了多少的痛淚，常是濕透半個枕頭呢！

最後距離畢業祇有一月了，他那很心的父親，依然不會將學費寄來。這時那位平日自命爲提倡平民教育的校長，便不再替他稍留餘地了，狠嚴厲的對他說，他如果再不將學膳費繳清，便不准他受畢業試驗。

他得到這個可怕的警告，他心胆俱碎了，他知道再沒有法子延宕了，他只得向學校請了一星期假，親自到省城去找他父親。

這時他母親和弟妹，也都在省城住着。——他父親起初已經完全不顧他們了；後來禁不住許多親友的苦勸，才承認供給他們的伙食，叫他們住在一家小客寓。他到省城後，當然和他母親弟妹同住著。他父親這時真闊氣，每月在督軍署拿到二百元的鉅薪還不算，另外更有許多祕密的收入，平均一月至少可得五百元以上。但他父親心甘情願的將這些錢全數拿去獻給一個沒有良心的妓女。——後來拋棄他的妓女，却不肯分割少許給自己的妻兒。——他母親有一次向他父親討兩塊錢買布給小妹做寒衣，都被他父親刻毒的拒絕了。

他到省城後，一連三天沒有會着他父親，因爲他父親平時是絕不到那家小客寓來的，他雖然每天到督軍署去找他父親，但督軍署的門禁很嚴厲，他沒有徽章，不能直接走進去，只能在號房內探問，而號房內幾個倨傲的門役，却總是回答他：「X祕書不在署，你要會他，到高家巷蔡金玉家去好了。」蔡金玉就是他父親相好的妓女，那自然是他死都不肯去的了。

到第四天，他便罰誓無論如何都要會見他父親。他知道他父親晚上住在金玉家，但白天總得到督軍署一趟，他便一早就到督軍署守候。他在督軍署門外，從早上八點鐘，等到下午兩點鐘，足足等了六個多鐘頭，才見遠遠一乘大轎裏，坐着他父親，後面兩個護兵跟隨着，一直向督軍署走來。他這時又驚

又喜，也不顧忌什麼了，便迎上去大叫着父親。他父親在轎內瞪視他一眼，好像很出意外的樣子，隨即吩咐後面的護兵，將他帶進署內去。

他跟着護兵進了督軍署，在他父親一間小房內坐着，他父親見了他，顏色異常的可怕，開口就罵他：「你爲甚麼叫我父親？我早就不認你做兒子了！你有那大的狗胆，竟敢教訓起老子，我怎麼還配做你的父親！」

他沒有話分辯；他不知要怎樣分辯好。實在他並沒有教訓過他老子，他不過曾經反對他老子納妾罷了——但這是他不能向他老子認錯的，因爲他覺得這並沒有做錯。不過他也不願再和他老子反抗，因爲他現在惟一的希望，就是從他老子手中取得幾十元學費。所以他這時只好垂頭忍耐着，一聲都不響。

他父親見他不說話，便罵得越見起勁了。

「哼！哼！真笑話！老子討小要你來反對！你們要反對金玉，我偏要娶金玉，看你們將我怎麼樣！哼！哼！不給你們手段看，你們也不知道老子的厲害！」

他再也忍耐不住了，他眼內一陣昏濛，兩行清淚便像泉水一樣湧出了。他不是怨恨他父親，他是在怨恨他自己——怨恨他自己沒有能力拯救他父親，使他父親早日脫離着罪惡。

他父親見他哭泣着，以爲他是悔悟了，便暫時住了嘴，叫護兵點着燈，倒在鋪上吃鴉片。隨後問他：「你死來省城幹甚麼？」

他這時才有機會告訴他父親，他在學校沒有交納學膳費，怎樣的受苦。他求他父親給他幾十元學費，好敷衍畢業，得一張文憑。



「是啊！我知道你沒有這樣馴善啊！原來是來問我要錢呀！他父親聽着他的哀告後給他一個冷酷的嘲笑。『但你既然有力量反對我，你又何必還要倚靠我這無用的父親呢？』」

是的，他父親罵的很不錯，他自己也覺得自己太無用，太無恥。他這時忍不住又流着眼淚。

經過很久很久的沉默，他父親像是稍微被他那種無抵抗的態度所感動，才較為平和的說道：

「去罷！要學費明天來拿。我今天身邊沒有錢，還得晚上回家去取呢！」

他沒奈何，只得揩乾了眼淚，空着雙手轉去了。他一路上覺得又好氣又好笑，他不知他父親口中所說的回家，是回的甚麼家？

第二天下午，他又跑到督軍署，他先在號房內用電話通知他父親，由他父親派人出來領着他進去。他父親今天對他的態度，沒有昨天那樣嚴厲了，很親切的問了他許多話，到最後才說到學費，他父親頗為巖然的樣子。

「你昨天問我要學費，我回去同金玉說過了。她聽說你來了，很想見見你，她要我今天帶你去頑頑。我想這也沒要緊，你等下便和我一路去罷。可以在那邊吃晚飯，她已為你弄了幾樣菜。聽說晚飯後她還要請你看戲呢！」

啊！這真使他大吃一驚了！他做夢都沒料到會有這一個！那個卑賤惡毒的妓女，是他一家的仇敵，他萬沒有和她妥協的餘地。他見了她，定要將她搥一個死，才能出一點怨氣，他怎能反去低聲下氣的向她納降呢？他就不怕喪失自己的人格，難道也不怕受良心的責罰嗎？他做了這樣事，他還有甚麼臉孔去見他的母親呢？他這時聽了他父親的話，他真的想要報他一大口唾沫，但他轉念一想，父親終究是父親，而且頂要緊的學費還沒到手呢！萬一因此鬧決了，那豈不是要不能夠畢業，白白的丟去一張文

憑嗎？他想到這裏，他祇得拚命抑落自己的怒氣，反用柔和的語氣回答他父親：

「去去自然沒要緊；不過被母親知道了，太使她老人家傷心罷。」

「你到現在還是只曉得順你母親嗎？你既然這樣孝你的母親，你爲甚麼不去問你母親要學費，却來問我呢？」他父親驟然恢復了昨天的怒容，但過了一下，却又緩和的說道：「你去一趟，怎見得你母親定會知道呢？只要你自己守着祕密就好了。」

他這時逼得沒有辦法了，只得直說了，

「唉，父親老實說，我自己也不願意是這樣屈服於一個妓女呢！」

「放屁！有甚麼屈不屈？她是我的人，你若敬重我，就得敬重她。並且你去了，只不過隨口叫聲媽媽就得了，又不要你叩頭，有甚麼屈不屈……你不去也由你，不過我的錢現在都放在她手上，我自己用錢都得問她要，你的學費她說要當面給你，你不去那也就不能怪我了！你自己仔細想想罷！」

好了！他父親已經是顯明的宣示他的要挾了！可憐他這時只不過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兒童，怎能禁得他父親這樣威脅利誘呢？他這時想了又想，簡直不知要怎麼樣才好——去呢，對不住母親，而且也似乎對不住自己；不去呢，拿不到學費，不能夠畢業。

最後，他決定了。他決定棄小節以就大謀。他卽時在他父親面前降服了，他應允同他父親一路去見蔡金玉。但同時他心裏却在暗暗的發恨：「啊！我總有得報復的！只要我的學業有成就，我的前途未可限量呢！暫時的屈辱算甚麼？」可憐這也不過是他自騙自的安慰呵！

永不能忘的畢生的恥辱呀！像他那樣意志高尚的少年，居然會以區區幾十元學費，被他父親迫着，跑去低伏在他仇敵的脚下，這真叫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呢！他是一時神經昏亂嗎？不然，怎會變得這

樣怯懦呀！

傍晚時候，他和他父親一路出了督軍署。他坐着一輛東洋車，跟在他父親大轎後，直向高家巷走去。他在車上幾次想脫逃，却終於忍住了。他心裏很慌亂，他怕碰見他的母親和弟妹，以及一切的熟人。

他第一次踏到那罪惡的叫做堂子的地面時，他簡直迷惑了。他緊跟着他父親，也不記得穿過幾間房，經過幾重戶，後來好像上樓了，他父親帶着他一直走到一間垂着紅色綢帘的門口。他知道這就是金玉的房間了，他心裏不禁勃勃的跳着。但當他走進裏面時，金玉並不在房內，他還有餘暇把房內四處打量了一下。他覺得房間布置得很華麗，而且有一種濃厚的香味。這種香味是很令人發生性的衝動的。

「你看這裏怎麼樣？這些傢伙都是我給她製的呢！」他父親以一種驕傲的態度向他誇耀的一瞬。他好像受到一粒鎗彈了，他心上急劇的一痛。他知道他父親問他這句話，是有意在氣他，因為他母親在小客棧住的一間陰暗的簡陋的房間，和這裏一比較，簡直不知差的多遠咧！

這時走進一個三十多歲的輕佻的娘姨，告訴他父親，說是金玉剛才出去了一會兒就回來。說完，便在櫃內拿出一套精緻的鴉片烟器具，安放在床上，招待他父親抽煙。隨後便送給他一支水煙袋，他搖頭拒却了；又拿來一根大炮台香煙，他也拒却了。

「啊哈香煙都不會吃嗎……」那個娘姨一陣鄙笑着出去了。

過了一下，門帘一揚，他的仇人進來了。這是一個淫賤而又奸惡的婦人，年紀不過二十多，但因和他父親一樣嗜吃鴉片的緣故，看去却較老。面貌並不美，還有幾點小麻子，但却具有一般妓女的妖媚。她一走進來，她的兩只閃亮的眼睛便死勁的射着他，好像要將他吃掉去一般。

他父親趕忙從烟鋪上跳下對他說：

「這就是媽媽！」

但他沒有叫，他不過微微立起身，點了一點頭。而那個女人也好像毫沒有措意似的，便走上鋪和他父親面對面的一道燒鴉片去了。

他見她對他的那種冷冷淡淡的樣子，他知道她決沒有要他來見她，要他來見她的一定是他的父親。他真上了他父親的大當了！但是他父親爲甚麼一定要騙他來見她呢？這是他那頃刻所不能解答的疑問。後來他見父親和她唧唧嚕嚕的談着，好像是談他學費的事情，她很有不高興的樣子，他便猜到了！那一定是他父親昨晚回來問她要錢給他做學費，她不肯，所以便叫他親自來看她，像是告哀乞憐的意思。啊！他猜想到這裏，他週身的血液都在沸騰了，他毫不遲疑的在籌劃他的戰備了。

果然，他的猜想沒有錯，這時他父親睡在鋪上高聲對他說：

「喂！你不是要學費嗎？你要多少，你自己對你媽媽說呀！她會給你呢！」

他嚴厲的瞥了他父親一眼，他沒有說甚麼，他盡他最後的力量忍耐着。

「四十塊錢夠了嗎？」金玉曼聲的問着。他不知她是問他呢，還是問他的父親？

「夠了！夠了！四十塊錢一定夠了！你就給他四十塊錢罷！」他父親連忙答應着，喉嚨裏面還充滿着鴉片。

這時金玉便真個在身上取出一大疊鈔票，數出好幾張，湊足四十元數目，遞給他父親。他父親接在手上對他說：

「拿去罷！你看這位媽媽多麼好！你自己的媽媽有這許多鈔票給你嗎？」

他是再也不能忍耐了！他滿肚皮怒氣像火山一樣爆發了！他瘋狂似的走上去，接過他父親手內的鈔票，叱咤一聲，批作了兩段。他將左手握的一只字紙團，猛力的擲擊着那妓女的臉孔。

「啊啊！你這臭婊子！你這害人精！你有甚麼資格把錢給我呢？錢是你的嗎？你這無恥的娼婦！你這無良的潑妓……」

他又將右手握的一只字紙團，同樣的擲向他父親，

「你啊！你以為你的兒子是這樣怯懦嗎？你兒子還不是這麼好欺負好侮辱的人呢！你請記着罷！你被鴉片熏黑的良心，你那被妓女弄污的軀體，如果沒有洗滌純潔之一日，你便永遠不配做我的父親啊，你請記着呀！」

他趁着他父親驚得發呆的當兒，他便迅捷的離去了他們。他以一種戰士凱旋的驕傲，回到他母親的懷抱，他自慶他還沒有甚麼沾辱他那高貴的親愛的可憐的母親。

他從此以後，便永沒有再進過學校。

一九二五——二八夜二時脫稿 選自舟中泰東版

## 出閣

黎錦明

過了中秋第二天，人家屋裏的香灰都冷了，而陳家門口却更加了一番沸騰。陳四姑娘出閣了！左鄰右舍早就將這消息喧傳幾天了。那一天天氣很清明，屋前屋後的桂花正在吐放着馥郁的芳香，舞動的輕烟玲瓏的山色，好像都替四姑娘抱了無限的歡意。

正堂裏面一陣迅速的聲鳴，接着大門口約花爆羹粥也似的響動，和着送嫁的人們的歡叫，連幾隻

偷貢飯（一）喫的瓦雀子都嚇得無影無蹤了。在這當兒四姑娘由伴娘從內房扶出，對親人連哭帶訴的告了辭，最後輪到她的老寡母身邊，她哇的一聲大哭起來，哭得一身只是亂顫，哭得四圍的人都有些歛歛的意思了。

「上轎上轎，馬家新姑爺等的肝油也冒出了！」抬花轎的幾個少年們嚷着。他們都是從前四姑娘的玩伴，又是個個鍾情於她的；如今她脫離他們高就了，那個又不感到一種創傷的痛楚，那個又不灰心（然而這也足以排解他們內部的風波罷）他們只是說這是不屑理會的事（倒替她當起奴隸來）而又捨不得離開她，只好興奮着替她壓一膀子的轎杠。

伴婆和新娘移到轎邊來了。新娘只是哭，她的媽媽也跟着哭，直待幾個人將她攆進轎門。只是她在裏面哭得更熱鬧，一雙着紅鞋的六寸大脚一頓辟辟拍拍的蹴起來。

「看你這蠻婆好福氣，這樣長一雙脚！」羅梅生咬緊牙關將轎門一鎖的說，叫了聲口號，四人一齊將轎舉起；接着又是一陣花爆的嘈響和哭聲。

「如今世界變了；大脚姑娘行時了。奇怪！」後面龍春嘆了口氣說；似乎他再也不承認四姑娘是美好似的。

的確，這是鄉裏少年們值得希異的事，陳家莊放足的風習，實要算四姑娘爲首倡。這大概是六七年前的事罷，她還不過十一二歲年紀，她的脚才由母親嚴厲的限制着網扎起來。從網脚第一天起，指令她三個月不事操作，只整日坐在灶前，整日在痛苦裏呻吟着。她反抗號叫，也不知挨了多少罵，然她沒有一天不想方法來解放自己。「媽呀，城裏的女人都放了，王四爺不說過嗎？」她時時這麼反覆的央求，只是沒有確鑿的證明，馬上給媽「信他那油嘴！」一句駁翻了。然而這也是她的幸運，不幾天果

有一位由城裏回鄉的姑娘，打她屋門邊歇轎，那雙翹在轎門外六七寸長着淺膚緞鞋的大腳給她做證明了。「媽，楚家小姐不放了嗎？那脚多鬆快！」她吐出高興的話頭又對媽央求了。「唉，我的兒，他是小姐們啊！像我們這窮戶人家放起那樣大有那個要啦！」「我就賭咒不嫁！」她破涕爲笑的說。還是爲娘的心軟，又想起這孤兒獨女，又想起將來老時的零落……不禁默了下來。

「……手膀子勁比我們還大，上起山來飛快——脚桿子是直的，哈哈，龍春她一抱中了你……」羅梅生換了換肩，嘲着說。他們已走出佈滿了桂香的陳家莊了……沿着澗水直趨山徑走來。四姑娘在轎裏哭得越發淒緊了。清音在山谷裏顫盪着浙浙的流泉的唱答好似也爲她同情。他們走到山腰那裏一段生滿了「映山紅」的草坪頭山來那冬青樹底下，那蓮塘的盡頭……他們不禁一齊顧盼過去啊！那是何等令人可留戀的場所。

那種普遍的故事又映上他們的腦裏了。冬青樹下是他日常留連的；她和她的嫂子當日中時便到這來曬衣，她的力大，兩脚又活潑，可以扒到那高而險的樹上去支曬衣竿子。衣一件件的理，她一陣陣的對她嫂子攀談。她說「若是舅舅回鄉來，一定要跟他進城唸外國書去。」她說「哥哥有空時，我得要抽工去習一兩年漢書。」她只說「鄉裏沒有一個不說我能幹，王家太太們都賞識過的。」她這樣抱了大志願的口氣，差不多成了父老們的奇談，然而也是龍春一班少年們呶起嘴不屑於談及而值得鄙薄的話。她自然覺得這班卑視女子的少年心理是不足以挂齒的。有時他們找她來打趣，她很有些傲視，一不留連「呸」的一聲飛跑了。却是她又愛聽他們所唱得很纏綿的山歌，唱到入神時，她感動了，也時時嫣然一笑的報答他們。因此龍春們都體會了她的心性。當薄暮黃昏時，她的屋前屋後都瀰漫了相往返的歌聲。金碧輝煌的殘陽投到山腰上，她倚在樹邊，望着迷濛的山色。

「……哎呀，咱們再也推不着榜榜槌了。算起來，我已經是八回啦……背上兩下，肚皮上三下……」  
脚槓上三下……」龍春又嘲着說，喘着氣換了換肩。他們不禁全都笑，幾聲。

自然的。他們想，這蓮塘邊從此再也不見這嫵婉的浣衣女了。平日只要天氣晴和，她嫌屋門邊的塘水渾濁，常時提起一桶衣服到這山腰的蓮塘邊來。西頭有一帶松蔭，松蔭下便是一段青石崖。她盤坐在崖邊角，扎起袖，繫緊裙子，徐徐的搓洗，默默的冥想。那裏有野卉雜蓮花的清香，有山鷓的低唱，有翡翠的飛竄和斗然一條魚跳出水面的微響。少年們便乘此機會來撩搭她了，對她斜視着，對她竊語着，有的不自禁的脫下衣赤條條的投下水，泅到她身邊來。她儘自動作着不理，有時但紅着兩頰只是掩住嘴笑。及到他們鬧得開不得交，她佯怒了，將搗衣杵輕輕一擺——「拍」——「哎喲」——他們怪聲叫着走了。

山坡頭路已盡，這頂鮮紅的桎梏（二）將這幽婉的少女靈魂載出鄉境了。那大路前便是他鄉的標界；標界的左方便是一所神王廟，廟前每年打過花鼓。一打花鼓四姑娘一定姍姍然來，如今她去了。她去了，而這地所留下的映像，他們總不能忘掉罷。他們覺得那如鼎沸的人聲彷彿還殘留在山角裏，清脆的鑼鼓與胡琴的餘聲還在繚繞。那是春季四月初了，禾田裏的稻秧已正在榮發，農人們已停下耕作。水牛一羣羣的在山腰閒着喫草。老人們嗜好玩牌，他們就趁此邀集許多人圍在矮的餐桌上。「天九」「開山」（三）的嚷鬧起來。少年們更熱鬧了，玩了火龍燈後又議定打花鼓了。開臺的那一天，遠近的人衆都忙着聚攏來，說是羅滿娘子忙到連午飯也燒掉，陳七爺忙到連袴子也穿錯，更好笑的：綽號做七跛子的忙亂到提起水桶當開臺臺就是搭在那山坡上，神王廟前，說是借來楊秀才家的喜帳挂了，又借了後山包府上的金漆桌椅與綾綢扎的蓮花燈。開臺打得起勁時，臺底下的銅錢紙票



子只是如飛的擲來；而他們用意無非都是在四姑娘身上罷。四姑娘一來，飾花旦的何妖精只是眉來眼去，扮小生的羅梅生只舞得八面威風，丑角陳三儘管涎皮搭臉的爲她取笑，老旦龍春不安本份，常時要露出那圓的臉清脆的喉音。花鼓打了，畢竟還是何妖精的媚力大，說是害她想病了三天。如今她要離去了！

而她猶兀自一無所覺的在轎裏哭……  
走了一程，又是柳家灣的村落顯到眼前。

「柳家菊姑娘也是這月嫁呀。」陳三朝那松樹灣裏溜了一眼說。

「唔，依我看，菊姑娘也不見得比這個壞咧。不過胖一點罷。」龍春還是帶着冷酷的神氣說，總覺得應該要毀壞她。

柳家莊又盡了，那角露出一塊浮滿了紫葉的菱塘，塘的兩面全是碧綠的松嶺，松嶺上有莽莽白雲的飛舞，松嶺裏有山鴉的啼號。這哀楚的啼號何等動人啊！他們已不覺得行程的勞苦了。

而四姑娘還是兀自嚶嚶哭……

「唉，龍春怎麼辦？越哭越凶了。」抬後扛的陳三咳了一聲說。

「我也這麼想哪！」羅梅生矯作愉快的聲音答。

「要是哭壞了人，又是我們負擔子呢。」謝三接着說。

於是龍春不自禁的呼道：「喂，四姑娘！我想你老是哭，哭得這樣傷心，還是讓我們抬回去罷！」  
「你配！」四姑娘的哭泣斗然停止，噉的一聲說：「偏要哭！你不抬走是我的孫！」

## 忙人

鄭伯奇

年關將近了。盼望，焦燥，種種不安的氣象，隱然充滿了萬彙。尤其是人們，這種不安的氣象更爲厲害。試向城市去看，瞧那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家中坐的，街上跑的，都有說不出的邊忙緊張的神情現在臉

上。「世上的忙人真多呀！」

「你們要說了。但是，你還沒有見桃花塢那輩先生們才，真真是忙人呢！」

「桃花塢多麼好聽的名字，一定是個好去處罷。」聽了這名字，你們一定這麼想。這却是對了，那桃花塢真是個很好的所在。村前一面平坦，有二三里遠的大路，箭一般直的，直通官道，村後陡然下臨深谷，谷中有一渠清水，曲折流繞，河岸稍高，兩旁均種着桃樹，每當陽春三月，桃花盛開，紅綠相映，夾岸成列，真真好風景。因爲有這片勝景，這村就有了桃花塢之名，村左村右都是良田美疇，夏天微風吹來，禾苗漾成波紋，煞是好看。村中柿樹很多，一到秋天，那紅的，黃的，炫映人的目光，尤其使小孩子老遠看見先發出一片叫聲。

「真真是桃花流水，人間勝境，這桃花塢的名果不虛傳呀！」

小孩的時候，我常常禁不住這樣說。聽見我這種口頭禪一般的說話，年紀大的人們便露了謎一般的微笑。那意思，我簡直一點也不曉得的一直到了最近。

這桃花塢不僅是名勝之區，並且是歷史上有意義的地方。聽說自從我們那鄉邦開闢以來，桃花塢就早有了人烟。周圍的什麼櫻村，梅莊，得勝堡等等般盛地方，比起桃花塢來，都算發達很遲，尤其是東

鄰的稻穀村真是新開墾的土地。這桃花塢發達最早，當然物產豐富，人物輩出了。聽說百多年以前，村中還出過了不得的人物，若倒數到五百年乃至千年以上，那時候這村中所出的人物都是一國，一時代的光榮。可是年月過久，經了幾回新陳代謝之後，村中的住民，血統上既有了變化，人物事業也遠遠跟不上他們的祖先了。半世紀以來，與鄰村常生交涉，每每都處於不利的地位。村中的財富一天比一天減少，村中人民的氣象也一天比一天萎靡。這些不幸的人們，當着大難臨頭，他們還不及早爲謀，因循因循把半世紀的大好時光，空空過去了。

這幾年，益發不成樣子了。村中的不肖子弟明目張膽，和外人勾結起來，把他們祖先辛苦積下來的田產，盜賣的盜賣，讓租的讓租，偌大一塊桃花塢，除了他們枕席所安的地方以外，差不多全被外村人占去了。有些見過世面的人，覺得太不成話，設法規勸他們同村的人。但是他們是見過世面的，所以他們所說的話，都是從他們經見過的世面上得來的，出自心裁的却一點都沒有。譬如外村的人說桃花塢的人們懶惰，他們也便說是懶惰。外村的人說是狡獪，他們也便說桃花塢的人們太狡獪了。還有些人歸咎於風水不好，主張改修城池。更有些樂天派的人，主張索性把全村租與別人，自己就吃租爲生的。其他的類此的奇談妙論，自然是很多的。這樣築室道謀的論戰，戰了好幾年，桃花塢依然是桃花塢，時光却矢一般的過去了。

怕是兩年以前了，有位新從外鄉遊歷回來的何先生發了一段新奇的議論，全村人的腦筋都被他震動了。他是個廣經過世面的青年，說的話，自然有一番驚人的道理。他說：

——桃花塢的人們，你們都是頭腦壞了的，現在還是改造你們的頭腦罷。

——但是改造你們頭腦也用不着入什麼病院，受什麼手術，只是很簡單的一回事情。因爲你們頭

腦的病只是一種無形的內症。

——這無形的內症就是由那些……那些廟宇祠堂裏生出來的。好像被狐祟的人一樣，你們是被這些神鬼祟了的。

——祟了你們的神鬼，早就沒有用了。你們試想想這半百年來你們受盡了外村人的欺侮，你們的神鬼可曾保佑過你們沒有？

——這些不保佑你們而且作祟的神鬼，毀去了吧！拆那廟宇，搬倒那神像，你們的病就好了，桃花塢就和外村一樣強盛了。

這是怎樣驚人的議論喲，在桃花塢的人們看起來！起初也還有些懷疑的和反對者，可是不久，偶像破壞便成了這村裏的流行，強烈的輿論把懷疑和反對掃蕩了去。

「是呀！這半百年來，我們受盡了外村人的欺侮，我們的神鬼一回也未曾顯靈保佑過我們。是呀！何先生的話真不錯，這些可惡的土偶木牌，老早就不靈了。毀去了吧，毀去了吧，何先生的話真不錯，我們快把這沒靈性的偶像毀去了吧。」

怒潮一般，大家不期而同，擁在破廟的前面。這桃花塢，說也奇怪，祖先傳來只有這一座廟。而這座廟已經有幾世紀未經修理，破壞得不堪。這破廟中供了三尊穿袍端坐的泥塑像，聽說原來是祖先中傑出的人物，本來是塑像紀念的，後人却當做神來崇拜了。到處都是一例，地方一老，什麼東西都要腐敗，桃花塢的偶像也是這樣，早已沒人瞻拜，金身早已剝落不堪了。這天，桃花塢的人們，聽了何先生的話，大家怒潮一般擁進了破廟，把那毀落不堪的紀念像，攀下座來，大家用腳來憤憤地踐踏一番，然後把牠們打得粉碎。高唱着凱歌，大家各自回去了。

人們真是奇怪，當想做一件事的時候，興奮達於極點，非達到目的決不能自休，但是目的一達，興奮的最高潮過了，就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空虛的悲哀，充滿了心中。人們畢竟是很弱小的動物，而況桃花塢的村民本來又是人類之弱者呢。乘了極度的興奮，他們作了他們累代祖先不敢做的大事業，可是事過境遷，他們的心中除過空虛的悲哀以外，更加了恐懼的不安。

甲說：「不知爲什麼我心裏難受的，好像失掉了什麼寶貴東西似的。」

乙說：「不知何故我心裏怪不安寧，好像有什麼大禍要臨頭的樣子。」

這些老頑固且不講，那些青年們又是一個樣兒，他們私相告訴道：

「怪的很，我心中似乎失了中心。」

「我這幾天簡直坐不立不甯。」

「我心裏很慌張什麼也把握不住。」

青年們失了他們的快活和勇氣了。這個現象最足以使村中有識的先生們不安。他們私下各自想了：

「這不是好現象，青年們喪氣到這步田地。」

「古風遺俗的勢力真大，我們能想什麼法子來代替牠麼？」

「毀滅偶像，就不該留下廟子。既留下廟子就不能不有新偶像。」

「本來偶像是應該破壞，那是人們無形的主宰，破壞了自然要使他們混亂不安的。」

最後簡直有人想到這裏。

最聰明的畢竟要算是何先生。自毀像那天起，他成了一般人們尊敬的鵠的。他說的話總有人信，也不管是非真偽如何。一般人不安的情況，自然逃不出何先生的明察之中。他曉得若趁此時機他有一番表示，他一生便休了。若趁此時機，他能利用有一番作爲，這小小桃花塢就不成問題，是他掌中物了。很深沈周到地想了一番，他便告訴了幾個和他最相好的幾個人，叫他們去做一種宣傳。

他們便告訴大家：

——我們村裏有何先生使我們從陳腐的鬼神解放了，這是何等幸福的事。但是我們只聽了何先生一句話，我們只做了他所希望的一件事。我們應該聽他的話正多哩！我們不當誤會，何先生叫我毀滅無奇無靈的舊像，他并不阻止我們接近真的可尊敬的偶像。放開眼睛一看，我們真曉得別村都有他們的偶像，我們怎麼可以沒有？不過我們要和他們一樣要活的偶像，要有靈驗的活偶像。我們不能還元去再拜那泥塑木雕的偶像了。這都是何先生的意思。

聽了這話，大家蛙叫似的萬口一聲請何先生出來，何先生在衆人面前不慌不忙講出一段大道理來。

他是經過大世面的，他講出的話總有人們意想不到的地方。他先拿許多例講給衆人聽，他又把許多鄰近大村，敷說了一遍。他勸大家頂好是在最興盛的鄰村裏搬一個偶像來，大家倒沒有注意了。沒法子大家又要請教這智多星的何先生。

何先生便說：「你看西邊的梅村，那是多麼旺盛！你們不知他們有很靈的活觀音在那裏。我是親見過的。你們若願意，我可以搬請他過來。」沒開大眼界的羣衆對於何先生的話那裏會說個「不」字。何先生見沒人反對，便去做搬請的事業。不幾天，梅村的活觀音便出現在桃花塢村人的面前了。

這桃花塢有一家大族——不是出身高門大第，是乾子徒孫很多的一個大族。任夫子便是這一族之長。他也是一個很有來歷的人。十幾年以前，他就對桃花塢的人們說過幾句話，但是他的話照例是案而不斷，一般人聽了，罔知所從，所以沒有什麼結果。近幾年來不知何故，他常常和村中倚勢凌人的一些不肖子弟勾結，善良人們漸漸不大睬他了。這回何先生做了這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任老夫子不禁有點眼熱。他族中人多，不怕沒意見，他便悄悄召集了一次會議在他的大客廳裏。

「這不用你老先生憂慮。」聽了任夫子的報告以後，一個最年青的弟子莊君說：「何先生可以搬活觀音，我們知道就不能搬請活草駝活釋迦麼？弟子從前也曾注意過，那芙蓉村得勝堡各地的活神活偶像，也正認得了不少。只要你老先生肯出頭，弟子不辭奔波之苦，願以三寸之舌，多搬些活神活偶像來，和何先生的活觀音鬥法寶。」

得了任夫子的同意，莊君便先上芙蓉村去搬請，不料就碰了個釘子。他毫不折勇氣地又上得勝堡，那裏活菩薩老了，只答應了隨後遣個法徒去顯顯神通。老大不高興，他硬着頭皮走進了銀蘭莊。銀蘭莊有個不凡的人，莊上的人却都見不得他，因為他不肯順人們的意思說吉利話。莊君沒有法子走到這位活偶像前面，恭恭敬敬請他上桃花塢去施法。他編了一大篇誑，說桃花塢的人們怎樣仰望他都叫他做活金剛哩。活金剛——就叫他活金剛罷——受了這樣的恭維，自然就很歡喜地上桃花塢來了。

我不在這裏詳敘活觀音和活金剛鬥法的經過，因為這是人人都曉得的事情。不過觀音畢竟是觀音，有甘露使人陶醉，金剛不免有怒目的氣象，連搬請的人們後來都搖起頭來了。

自任何兩先生發明了搬請的一法，桃花塢猛然呈了生氣。漸漸搬請已經成了習慣，要是有一年不行這故事，大家都像缺少什麼似的。有識的人們爲搬請勾心鬥角，費了不少的氣力和時間。每到春二三月，別村的人們都在及時行樂，保養精神，桃花塢的人們却個個埋頭在活偶像的聖壇之前，受什麼教訓。有識的先生們爲趕上二三月的要求，年底前後便忙起來了。

現在又是年關將近了，桃花塢的先生們聽說又要上般家寨搬請去，以預備明年春天的熱鬧。其實這熱鬧也很有幾年了，熱鬧的無效果，他們却何嘗想到也許他們早已想到，但是熱鬧依然是要湊的。有些不明時勢的人看見熙熙攘攘的人來人往，便禁不得時常微笑着說：

「你們瞧瞧我們的先生們是多麼忙呢！」

這句話好像時常在我的耳邊旋轉。

選自創造週報

## 成功

陳源

有些人說，他們孩童時的事，一一都記得很清楚。這常引起我無窮的羨慕。我在回想的時候，只有零碎斷片的回憶，被一段段漆黑的東西隔開着，好像晚上看見的荒村，除了疎疎落落的幾盞燈外，只有一片蒼茫的昏暗。

我記憶中最早的印象，是夏天黃昏的時候，一個人坐在自己家門的門檻上，輕輕的唱些什麼，眼却時時望着東邊。一會兒從轉角處走出一個瘦小的人，我就跑上前去，口裏嚷着「爹爹，我在這裏！」



爹爹說：「慢些兒跑，不要摔了。」我還是不止的跑。到了他的跟前，氣都喘不出了。他含笑的一手拉住我，說：「看你跑得多累？今天淘氣了沒有？那才是個好孩子，給你吃塊糖吧。」說着，從衣袋中拿出一小包糖給我，拉了我的手慢慢的走回家，因為天天如此，所以想起來還不糝糊。爹爹每天回家，總帶一包糖，或是一包花生，或是一個石榴之類，大約兩個小錢的東西——那時小錢是可以買得到東西的，而且有時比現時的銅子還許多些——從來不曾遺忘過。

那時我大約四五歲，爹爹有四十歲了。他是三十五歲才生我的。母親比他小一歲，因為生我時年紀已經不輕，產後一向有病，在我三歲的時候便死去了。她的一切，我一點都不記得，以後雖然看見她的神像，我心中的她的印像，只不過是一個眼眉很秀氣的清癯的女人吧了。

爹爹那時是在一間南貨鋪做夥計。他小時候也念過幾年書，下過一會放場，可是在他十五歲的時候，祖父死了，他因為要養祖母和姑姑，不得不聽了親戚的話，到商店去做事。我小的時候他有多少進款，我不知道，想來一年不過一百吊錢吧。

我的第二個印像，是吃過晚飯的時候，不知怎樣，在回想裏總是秋冬的模樣，其實春夏也未嘗不如此罷。爹爹坐在靠壁的一張方桌的上手，桌上點一個油盞——裏面點着兩根燈草——他打開一本唐詩來念了。這是一部破爛不全的「全唐詩」。爹爹前多少年從一個挑舊貨擔的人在門口換到的，好像爲了那事，母親還與他吵了一場。這部唐詩是他的寶貝，幾乎沒一晚不念的。有時他念的時候，我也坐在對面學着他搖頭晃腦的唱，他就教給我些簡單的詩句。所以在我沒有識字的前，就能背好幾首五絕，七絕。我還記得最喜歡的是：「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那一首一個人坐在門首，瞧見樹上的麻雀兒，天際的雁行，常常就唱起來。大約八九點鐘——鐘當然我們家是沒有的——的

時候，我們就在一床睡了。

爹爹不大出門，也沒有人來找他。他也並沒有什麼嗜好，除了每過五六天，偶爾高興的時候，就去打半斤黃酒來喝，下酒的總不過是花生之類。他買了花生或豆回家，總分一半給我，留一半給自己。到了我會數數的時候，他每次先叫我數過有多少，再分一半給他。他一面喝酒，一面念詩，聲音好像比平時高了些似的。

因為他白天在店裏，我記起來的只是些晚間的情形。我白天只是同王媽在家。有時王媽帶我到鄰家去走走，可是我那不聲不響的模樣，不大討人的喜歡，所以我也大大願意去，還是覺得一個人玩自由。可是小小的心自然是孤寂極了，所以晚上在爹爹跟前，心中總是煖煖的。大約在六歲左右，他教我識字，以後他念他的唐詩，我念我的方字，成了一種習慣。

只有親戚家有婚喪喜事，或是掃墓，他才不到店中去。我喜歡的是喪事和掃墓。我們坐了船到山脚，祭過弔過，在船上吃過飯，別人開船回城，爹爹總同我留在後面。他領了我到對山亭去喝茶。他坐在那裏喝茶看山，我一個人總是去看池子裏的金魚，或是捉蝴蝶兒。他坐了一兩點鐘，領了我慢慢的走回城。這離城的四五里路，並不算多，可是我有時玩得累了，走到半途走不動，爹爹把我背起，回家時我差不多已睡熟了的事，也不是沒有。

我七歲進了學校。學校的生活，已經記不大清了。因為從來不慣同別的孩子玩，所以也沒有交什麼朋友，因為在家時常常一個人悶悶的出神，所以上課的時候，有時也不聽見先生說的話。學校中的功課，因此會不頂壞，也從不很好，只是平平常常吧了。

大約我十三歲在高等小學的時候，一天晚上同爹爹在廟前街走路，一頂轎子飛也似的來了，爹爹

避不及，被轎夫一推，險些兒摔了一交。他回首時，正望見轎中人的側影。他說：「這不是少和嗎？」轎中人回過頭來瞧了他一眼，又回轉頭去了。他半天沒有做聲。後來，我問他這人是誰，他才說，他們是在一個書塾裏念書的同窗。當時是很要好的朋友。他進了鋪子，就沒見他了，聽說少和到上海進了學堂，到過日本，在北京做什麼事。這一天他又說了些他少年時的事。他末了說：「我無論怎樣要你上學，就是要你不像我這樣的沒出息。你將來也好不至於埋怨我。」

那一晚的話，我聽了很感動。我知道上學校讀書也不是容易的。我立志發奮，也從這時候起。我學堂裏的成績，慢慢的好起來了。十五歲高小畢業，我攷了第一名。在中學裏，我也終沒有落在第三名。後十九歲中學畢業，放學那天，爹爹也特別到會。我是第二名上去領文憑，並且得了幾種獎品，下台走到他身傍時，只見他滿面堆着笑的看着我，可是他的兩頰都被眼淚沾溼了。

我畢業後，在第三小學教書。一星期教三十點鐘，一月的薪水十二元大洋。我第一個月的薪水領到後的那晚上，我把票子都換了洋錢，吃過了晚飯，抹乾淨了桌子，把我生平第一次掙到的十二元雪花大洋放在爹爹的面前。他說：

「現在你不比念書的時候了，做了先生，衣服也得穿得整齊些，在外面也要與人有些應酬。」

「我一月有四塊錢做零用就儘夠了。」

「你的錢省下來，也得預備着種種的費用。你已經十九歲，年紀也不小了，要是沒有相當的人……」

「現在那裏說得到這話？」

說了好半天，讓了好幾次步他才答應了三分分配：一分聽了他的話由我存在郵局裏，一分做零用，另一份交給他。

那時候，他的薪水一年也有一百元左右，因為他上了年紀，店裏也可以過幾天告一天假。星期日我沒有功課，他也常常不到店裏去。天好的時候，我們常常出了城門到對山亭或是別處去喝茶，坐半天黃昏時走回城來，總在一家小酒店——據他說那家的竹葉青很好——喝半斤酒，我也喝一杯半杯陪着他。

可是最不能忘情的，還是從前一樣日子的晚間了。我們都差不多五六時回家。晚飯過後，他還是坐在方桌上首念唐詩——一切都與以前差不多，只是油盞早就換了石油燈了。我雖然有一張小書桌，可是因為長久的習慣，還是坐在他對面看書或改本子。有時我覺得好久沒聽見他的讀詩聲，抬起頭來，只見他呆呆的在望着我，眼中露出又是愛憐，又是得意的神色，就是我抬起頭來他也不知道。我說：「爹爹，你又在想什麼了？」

他說：「我沒有想什麼。」對我笑了一笑，又去讀他的詩。

我知道他最得意的事，雖然不說是同我在街上走路了。有一個比他高大的兒子——而且在他心中，學問淵博得了不得的兒子——在他身邊，是多麼可以驕傲的事！在這樣的時候，他身子似乎比平常挺得直些，脚步也開得快些。因此我有時學校裏事情完得早，也常到他店子裏去接他，同店子裏夥計們談一會話。他的高興，真是「南面王不易」了。

可是，不幸得很，他雖然不覺得，人家却都這樣的想，一個小學教師只不過是一個小學教師吧了。小學教師前途的希望，能有多少？比南貨店的夥計能好到那裏去？這個，我沒有做幾天教員，就深深的感到。我一向想掙的一口氣——爲了我的爹爹的原故，想掙的一口氣——還是沒有掙得。這二年裏，常常使我暗中痛苦的，就是這一個思念。漸漸的一個想到大學去讀書的念頭，進了我的心頭，常常的在

我心中衝擊，末了成了一種抵抗不住的勢力。我那時少年氣盛，覺得費用倒不成問題，只是二十一年天天在一間屋子裏住的兒子，忽然丟了他孤另另的一個老人在家裏，叫他怎樣的過日子？在晚上讀詩的時候，他抬起頭來，對面只見一個空座，又叫他怎樣的慰情呢？可是好勝的心理，終究佔了上手。我想到別離是暫時的事，成功給他的快樂，一定可以補償這目前的難受，而且有餘了。他只不過五十五歲，身子倒還好，很可以享一二十歲的福呢。

可是我好久沒有告訴他這個決心的勇氣。一天，我在報上看見報效的限期近了，不得不硬一硬頭皮，同他開口。我說了我爲什麼想去的理由；我說我去一切倒不成問題，只是不放心他一人在家裏，不過，我說我可以找玉叔家的七弟——玉叔是我的遠房叔叔，他家子女特別的多——來陪他。

他一會兒沒作聲，停了一分鐘的樣子，慢慢的一句一句的說：『年輕人應當有這種志氣的。我巴不得你成了名才好。我倒不成問題。只是到京裏去讀書的費用到那裏去弄呢？』

我起先說話的時候，低了頭望着地，一眼也不敢去望他。這時才抬起頭來，他的眼正望着我，很鎮靜的發出慈祥的眼光，可是我看見他的手在發抖。

『我在郵局裏存了一百塊錢，足夠半年用了。北京那樣大地方，人多事繁，一定不難想法子一面找一個事一面念書。』

『恐怕沒有這樣容易吧？總得細細計算一下才好。』

我們的話便打止了。第二天晚上回來，他拿出一百三十元交給我。

『這一百塊錢是你交給我的，』他說，『我代你存在郵局裏，本想將來辦喜事時用得到。這三十塊錢是我的兩年來的積蓄。我以前有過三四百塊錢。可是前幾年爲了你的學費和這樣那樣，都化完了。』

「爹爹，這都是你的錢，什麼時候都用得着，我萬萬不能拿的。」

「你在外面，舉目無親，不比在家鄉。我要是用得着錢，還有認識的人可以問他借。你要是沒有錢用，怎樣好？儘可有備而不用，斷不可要用而不備。」

動身一天的清早，他親自送到車站上。他的一雙含着老淚的眼，只是望着我，却又說不出話來。汽笛一聲，火車開了。車出了站，他還立在那裏沒有動。我覺到霎時間他好像老了十歲似的，髮也花了，背也駝了。這難道是我的幻想嗎？

我攷取了投攷的北京大學。秋天就入學。果然爹爹的話不錯，在北京想在課外弄錢實在不容易。北京多的是想在外找事的窮學生——有些海外回來的留學生還沒有事做——像我這樣的剛進預科的學生有誰請教呢？而且我在那裏一個人也不認識，一個人也無從認識。一半固然是由於我性情冷僻，人家不喜歡同我來往，一半却是因為我也避他們——我怕的是與人有了來往便得化去我那專心讀書的時間，更怕化去我那有限的錢，也怕人家笑話我的寒儉的生活。

無論我住的公寓怎樣的狹小，我一個一個的錢都用得怎樣的留神，到了第二年的秋末冬初，我的錢已經用完了。我起先吃公寓的飯，後來在外面買窩窩頭充饑——而且得跑到遠僻的地方才敢偷偷的買，只怕被同學撞見了笑話。到後來窩窩頭的數目一次一次的減少了。坐在課堂裏或是圖書館裏，我的腸子不止的咕囉咕囉的響，常常引起同學們的竊笑。北京秋末的天氣已經有南中冬天那樣的冷，可是我還是穿着一件竹布大褂，裏面只有一件薄薄的夾襖——我的冬衣早就送到當舖裏去了。我這時起了好幾次自殺的念頭，可是一想到爹爹的車站上的神色，我又重新發奮，重新立志要用功到末了一口氣才罷休。

一天早晨，正是連買窩窩頭的錢也沒有了的時候，忽然接到爹爹的一封掛號信，裏面附着兩張一百元一張的郵政匯票。信裏說，他聽見到過北京的人說北京的生活怎樣的貴，我雖然家信不提起，他猜想我的錢該化完了，所以設法給我寄二百塊錢。

他這二百塊錢怎樣弄來，我再也想不出來，因為我們認識的人，誰也不肯，也不能借我們一半這數目。我寫信去問，他回信簡直沒有提起這件事。第二年的秋天，他又寄了我一百多塊錢。他信裏說，他因為一個人住得寂寞，不久想搬到玉叔家去住。我才想到，他一定爲了我的讀書，把祖傳下來的一座小房子賣給人家了！

第二年春天我找到了一個家館，所以暑假的時候回去看了一趟。這三年的別離，他實在老了許多了。他住的是玉叔家的一個狹小的，不大光亮的房子，除了一張床，一張桌子外，幾乎什麼都放不下。他就在玉叔家吃飯，一月貼他們多少錢。玉叔因為子女多，進款少，吃的飯更不如我們從前了，幾乎每餐都是青菜煎豆腐，他是許久沒喝了。

我回去了幾天，也不聽見他晚上讀唐詩。一晚，他拿出一本唐詩來，說：「許久不聽你念詩了，念兩首給我聽吧。」

「他們小孩子都睡了，不要吵醒了他們。」他說，一會兒又說道：「你玉嬪的心倒是很好的，只是脾氣躁些。」

我聽了，知道他這最後的安慰都奪掉了。我想代他另找一個地方住，終於沒有弄妥。我走的時候，他又給了我節省下來的四十塊錢，厚臉的我，居然又收下了。

爹爹爲了我求學，把人生的樂趣都犧牲了，我想，我承受了他的犧牲，該怎樣的報答他呢？只有更加

刻苦用功了。以後的三年，我自信功課做得不錯。家館雖然不常有，可是生活也算維持了。可是因為總沒有餘錢，所以沒有回家去過。好在畢業很快了，我只好安慰自己。

我一向不與人交接，不知道世事，總以為只要學問做得好，畢業之後，就自然而然的有事幹。這夢想直到我畢業之後才打破。學校的功課是完了，畢業文憑是在手中了，我立在茫茫人海的北京城中，好像立在星月無光的荒野裏，不知道怎樣是好。學問學問的無用我那時才知道。我那時才知道要在社會上得志，第一得有勢力——親戚朋友們的幫忙——第二得面皮厚，學問的有沒有是滿不在乎的。我們同學裏面，有些平常老不到學校，攷試時帶挾帶，請搶手的，一下子便闊氣起來了，可是幾個安分守己，功課很不錯的人，還是常常碰見他們像我這樣的落拓。

從失望變成憤怒，從憤怒陷入了悲觀，我此時極端的厭世，有時又起了自殺的思想。可是末了我總是自己說，我要是死了，怎樣對得起爹爹？爲了他，我無論怎樣得活着。

在百無聊賴的時候，我只有鎮天的到圖書館去看書。明明知道讀書愈沒有用，而還是去讀書，好像上了嗎啡癮的人，明明知道嗎啡是致命的毒藥，可是還是得去打針一樣的沒法。可是，除了讀書我又能幹什麼呢？我那時在經濟學報上發表了好幾篇自己覺得比較滿意的文章。不料這幾篇文章居然成了我的救星。

在這幾篇文章被法學界名宿某鉅公看見了，他要我去見他。他細細的問了我的履歷家世之後，同我說他有一個經濟學上的問題得託我研究，爲了彼此方便起見，叫我到他家中去住。我從此在某鉅公家住了三個月，每天上圖書館去搜集關於那問題的材料，三月內寫成一篇十萬字的自己以爲是內容充實的論文。某公末了推薦我去當某大學一月八十元收入的教員，而且還送了我二百塊錢。除



了我爹爹之外，某公實在是世界上第一個有恩於我的人，雖能我的論文發刊時書上印的是他的名字。

我一聽到教員事說妥了，立刻就寫一封快信給爹爹。我知道這消息一定可以給他極大的愉快。我並且說我不日就南下去接他。某公的錢一到，我立刻就動身。海上的風浪雖然大，統艙裏的客人雖然擠，我一點都不覺得不舒服。我那時心中是充滿了愉快。我想爹爹同我到北京去後，又可以過六年前的生活了。我們晚上又可以有一個桌上相對着做事，讀詩。而且日常的生活方面，他一定可以比以前舒服些了。我又想，星期日及休假，我可以領了他去逛北海、三殿、中央公園等地方。在我的想像裏，已經看見他那種愉快和驚訝的得意的神情了。

船午後到了埠，我只繞道去買了一罈酒——我聽他贊賞過不知多少次，他在一個朋友家喝到上海某家的花彫，味道是怎樣的醇厚——便上了火車。我想到一會兒就可以看他喝這花彫，談北京去的事，反而愈嫌火車走得慢了。車終久到了，我叫脚夫挑了行李，便三脚併兩步的趕回家去。

門口是黑漆漆的，打了一會門，聽見玉叔的聲音，出來應門問我是誰。一聽說是我，他一面開門，一面說：「你回來得倒快。」

我應了一句：「玉叔，你老人家好，」正想拔步往裏跑，他的下一句話把我楞住了。

「電報居然接到了嗎？」

「電報什麼電報？」我驚訝的問。

「你不是接到電報才回來的嗎？你的爹爹……」

我沒有聽他說完就飛也似的跑進去，心裏想，莫非他病了。推開他房子的門口，裏喊「爹爹」裏面

是漆黑的，床上也沒有人。回過身來，正與玉叔撞一個照面。他喘氣的說：「在正屋裏。」

我聽了心中一鬆，想這該不是病吧，一面脚下快快的向正屋跑去。啊，那是什麼，一片白的？靈幃嗎？不是的吧？我渾身都發抖，兩隻腳軟得不能動了。

玉叔扶我進了屋子。玉嬭娘也出來了。我半天說不出話來，掙扎了半天才能問：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他是四天前過去的，昨天是三朝。」玉嬭說。

「什麼病病了多少時候？」

「是重傷風。病倒病了一個多月，只是他……」

「爲什麼不早通知我？」我截止她的話憤怒的叫起來。

「他一得病我們就要寫信給你，只是他說不用寫。他生怕無故的大驚小怪把你叫了回來，就誤了你的前程。到後來汪醫生同我們說快些叫你回來吧，他自己也知道不好，才答應了給你打一個電報——本來要是他再不答應我們也是決定要給你電報的。可是第二天他病就大加。這一天他時時的叫「阿不阿本」，下一天清早他就過去了。」玉叔說。

「他是六點鐘的時候過去的。七點鐘你的快信就來了。」玉嬭追加着說。

我低了頭什麼也說不出來，什麼也想不起來，腦子裏轉來轉去的只是一團團的黑暗的東西！沒有眼淚的，不能抑制的怨憤。

「這挑夫我先來開發了吧？」玉嬭說，使我想起了完全遺忘了的木呆呆立在門外的挑夫，我點了點頭，一眼看見了帶回來的一罈酒。我掙扎着立起身來，把起那罈酒，踉踉蹌蹌的走去放在靈桌上。我

的眼淚忽然泉水也似的湧下來了。

爹爹死了已經十年了。在國內經濟學者中間，我居然也有一個小小的聲名。我桌子上點了是電燈了。可是在晚上讀書寫文章的時候，我想起了爹爹，還是覺得做在洋油燈下讀書改文章的鄉村小學教員時幸福得多了。

選自新月

## 沈淪

一

郁達夫

他近來覺得孤冷得可憐。

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擠到與世人絕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與他的中間介在那一道屏障愈築愈高了。天氣一天一天的清涼起來，他的學校開學之後，已經快半個月了。那一天是九月的二十二日。

晴天一碧，萬里無雲，終古常新的皎日，依舊在她的軌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裏行走。從南方吹來的微風，同醒酒的瓊漿一般，帶着一種香氣，一陣陣的拂上面來。在黃蒼未熟的稻田中間，在彎曲同白線似的鄉間的官道上面，他一個人手裏捧了一本六寸長的 Wordsworth 的詩集，儘在那裏緩緩的獨步。在這大平原內，四面並無人影；不知從何處飛來的一聲兩聲的遠吠聲，悠悠揚揚的傳到他耳膜上來。他眼睛離開了書，同做夢似的向有犬吠聲的地方看去，但看見了一叢雜樹，幾處人家，同魚鱗似的屋瓦上，有一層薄薄的蜃氣樓，同輕紗似的，在那裏飄蕩。

“Oh, you serene gossamer you, beautiful gossamer,”

這樣的叫了一聲，他的眼睛裏就湧出了兩行清淚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呆呆的看了好久，他忽然覺得背上有一陣紫色的氣息吹來，息索的一響，道傍的一枝小草，竟把他的夢境打破了，他回轉頭來一看，那枝小草還是顛搖不已，一陣帶着紫羅蘭氣息的和風，瀉微微的哼到他那蒼白的臉上來。在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裏，在這澄清透明的以太中，他的身體覺得同陶醉似的酥軟起來，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懷裏的樣子。他好像是夢到了桃花源裏的樣子。他好像是在南歐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裏貪午睡的樣子。

他看看四邊，覺得周圍的草木，都在那裏對他微笑。看看蒼空，覺得悠久無窮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裏點頭。一動也不動的向天看了一會，他覺得天空中有一羣小天神，背上插着了翅膀，肩上掛着了弓箭，在那裏跳舞。他覺得樂極了，便不知不覺開了口，自言自語的說：

「這裏就是你的避難所。世間的一般庸人都在那裏妒忌你，輕笑你，愚弄你；只有這大自然，這終古常新的蒼空皎日，這晚夏的微風，這初秋的清氣，還是你的朋友，還是你的慈母，還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與那些輕薄的男女共處去，你就在這大自然的懷裏，這純樸的鄉間終老了罷。」

這樣的說了一遍，他覺得自家可憐起來，好像有萬千哀怨，橫亙在胸中，一口說不出來的樣子。含了一雙清淚，他的眼睛又看到他手裏的書上去。

Behold her, single in the field,

You solitary Highland Lass!

Reaping and singing by herself;

Stop here or gently pass!

Alone she cuts, and binds the grain,

And sings a melancholy strain;

Oh, listen! for the vale profound,

Is o'er-flowing with the sound.

看了這一節之後，他又忽然翻過一張來，脫頭脫腦的看到那第三節去。

Will no one tell me what she sings

Perhaps the plaintive numbers flow

For old, unhappy far-off things,

And battle long ago:

Or is it some more humble lay,

Familiar matter of today?

Some natural sorrow, loss, or pain,

That has been and may be again!

這也是他近來的一種習慣，看書的時候，並沒有次序的。幾百頁的大書，更不必說了，就是幾十頁的小冊子，如愛美生的『自然論』（Emersons, 'On Nature,') 沙羅的『逍遙遊』（Thoreau's 'Excursion,') 之類，也沒有完完全全從頭至尾的讀完一篇過。當他起初翻開一冊書來看的時候，讀了四行五行或一頁二頁，他每被那一本書感動，恨不得要一口氣把那一本書吞下肚子裏去的樣子，

到讀了三頁四頁之後，他又生起一種憐惜的心來，他心裏似乎說：

「像這樣的奇書，不應該一口氣就把牠念完，要留着細細兒的咀嚼纔好。一下子就念完了之後，我的熱望也就不得不消滅，那時候我就沒有好望，沒有夢想了，怎麼使得呢？」

他的腦裏雖然這樣的想頭，其實他的心裏早有一些兒厭倦起來，到了這時候，他總把那本書收過一邊，不再看下去。過幾天或者過幾個鐘頭之後，他又用了滿腔的熱忱，同初讀那一本書的時候一樣，去讀另外的書去；幾日前或者幾點鐘前那樣的感動他的那一本書，就不得不被他遺忘了。

放大了聲音把渾渾斯的那兩節詩讀了一遍之後，他忽然想把這一首詩用中國文翻譯出來；

「孤寂的高原刈稻者」

他想想看，『The solitary highland reaper』詩題只有如此的譯法。

「你看那個女孩兒，她只一個人在田裏，

他看那邊的那個高原的女孩兒，她只一個人冷清清地！

她一邊刈稻，一邊在那兒唱着不已：

她忽兒停了，忽而又過去了，輕盈體態，風光細膩！

她一個人刈了，又重把稻兒捆起，

她唱的山歌，頗有些兒悲涼的情味：

聽呀聽呀！這幽谷深深，

全充滿了她的歌唱的清音。

有人能說否，她唱的究竟是什麼？

或者她那萬千的癡話，  
是唱着前代的哀歌，

或者是前朝的戰事，千兵萬馬：

或者是些坊間的俗曲，

便是目前的家常閑說？

或者是些天然的哀怨，必然的喪苦，自然的悲楚，

這些事雖是過去的回思，將來想亦必有人指訴。」

他一口氣譯了出來之後，忽又覺得無聊起來，便自嘲自罵的說：

「這算是什麼東西呀，豈不同教會裏的讚美歌一樣的乏味麼？」

英國詩是英國詩，中國詩是中國詩，又何必譯來對去呢！」

這樣的說了一句，他不知不覺便微微的笑了起來。向四邊一看，太陽已經打斜了；大平原的彼岸，西邊的地平線上，有一座高山，浮在那裏，飽受了一天殘照，山的周圍醞釀成一層朦朦朧朧的嵐氣，反射出一種紫紅不紅的顏色來。

他正在那裏出神呆看的時候，啞的喀嗽了一聲，他的背後忽然來了一個農夫。回頭一看，他就把他臉上的笑容裝改了一副憂鬱的面色，好像他的笑容是怕被人看見的樣子。

## 二

他的憂鬱症愈鬧愈甚了。

他覺得學校裏的教科書，味同嚼蠟，毫無半點生趣。天氣清朗的時候，他每捧了一本愛讀的文學書，跑到人跡罕至的山腰水畔，去貪那孤寂的深味去。在萬籟俱寂的瞬間，在天水相映的地方，他看看草木蟲魚，看看白雲碧落，便覺得自家是一個孤高傲世的賢人，一個超然獨立的隱者。有時在山中遇着一個農夫，他便把自己當作了 Zarathustra，把 Zarathustra 所說的話，也在心裏對那農夫講了他的 Megalomania，也同他的 Hypochondria 成了正比例，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他竟有連接四五天不上學校去聽講的時候。

有時候到學校裏去，他每覺得衆人都在那裏凝視他的樣子。他避來避去想避他的同學，然而無論到了什麼地方，他的同學的眼光，總好像懷了惡意，射在他的背脊上面。

上課的時候，他雖然坐在全班學生的中間，然而總覺得孤獨得很：在稠人廣衆之中，感得的這種孤獨，倒比一個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的那種孤獨，還更難受。看看他的同學，一個個都是興高彩烈的，在那裏聽先生的講義，只有他一個人身體雖然坐在講堂裏頭，心想却同飛雲逝電一般，在那裏作無邊無際的空想。

好不容易下課的鐘聲響了！先生退去之後，他的同學說笑的說笑，談天的談天，個個都同春來的燕雀似的，在那裏作樂；只有他一個人鎖了愁眉，舌根好像被千鈞的巨石錘住的樣子，兀的不作一聲。他也很希望他的同學來對他講些閑話，然而他的同學却都自家管自家的去尋歡樂去，一見了他那一副愁容，沒有一個不抱頭奔散的，因此他愈加怨他的同學了。

「他們都是日本人，他們都是我的仇敵，我總有一天來復仇，我總要復他們的仇。」

一到了悲憤的時候，他總這樣的想的，然而到了安靜之後，他又不得不嘲罵自家說：



「他們都是日本人，他們對你當然是沒有同情的，因為你想得他們的同情，所以你怨他們，這豈不是你自家的錯誤麼？」

他的同學中的好事者，有時候也有人來向他說笑的，他心裏雖然非常感激想同那一個人談幾句至心的話，然而口中總說不出什麼話來，所以有幾個解他的意的人，也不得不同他疏遠了。

他的同學日本人在那那歡笑的時候，他總疑他們是在那裏笑他，他就一雲時的紅起臉來。他們在那裏談天的時候，若有偶然看他一眼的人，他又忽然紅起臉來，以為他們是在那裏講他。他同他同學中間的距離，一天一天的遠背起來，他的同學都以為他是愛孤獨的人，所以誰也不敢來近他的身。

有一天放課之後，他揀了書包，回到他的旅館裏來，有三個日本學生系同他同路的。將要到他寄寓的旅館的時候，前面忽然來了兩個穿紅裙的女學生。在這一區市外的地方，從沒有女學生看見的，所以他一見了這兩個女子，呼吸就緊縮起來。他們四個人同那兩個女子擦過的時候，他的三個日本人的同學都問她們說：

「你們上那兒去？」

那兩個女學生就作起嬌聲來回答說，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三個日本學生都高笑起來，好像是很得意的樣子。只有他一個人似乎是他自家同她們講了話似的，害了羞，匆匆跑回旅館裏來。進了他自家的房，把書包用力的向蓆上一丟，他就在蓆上躺下了。他的胸前還在那裏亂跳，用了一隻手枕着頭，一隻手按着胸口，他便自嘲自罵的說：

「你這卑怯者！」

「你既然怕羞，何以又要後悔？」

「既要後悔，何以當時你又沒有那樣的膽量？不同她們去講一句話。」

「Oh, coward, coward！」

說到這裏，他忽然想起剛纔那兩個女學生的眼波來了。

那兩隻活潑潑的眼睛！

那兩隻眼睛裏，確有驚喜的意思含在裏頭。然而再仔細想了一想，他又忽然叫起來說：

「呆人呆人！她們雖有意思，與你有什麼相干？她們所送的秋波，不是單送給那三個日本人的麼？唉！她們已經知道了，已經知道我是支那人了，否則他們何以不來看我一眼呢！復仇復仇，我總要復他的仇。」

說到這裏，他那火熱的頰上忽然滾了幾顆冰冷的眼淚下來。他是傷心到極點了。這一天晚上，他記的日記說：

「我何苦要到日本來，我何苦要求學問。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們日本人輕侮的。中國呀中國，你怎麼不富強起來，我不能再隱忍過去了。」故鄉豈不有明媚的山河，故鄉不有如花的美女？我何苦要到這東海的島國裏來！

「到日本來倒也罷了，我何苦又要進這該死的高等學校。他們留了五個月學回去的人，豈不在那裏享榮華安樂麼？這五六年的歲月，教我怎麼能捱得過去。受盡了千辛萬苦，積了十數年的學識，我回國去，難道定能比他們來胡鬧的留學生更強麼？」

「人生百歲，年少的時候，只有七八年的光景，這最純最美的七八年，我就不得不在這無情的島國裏虛度過去，可憐我今年已經是二十一了。」

「槁木的二十一歲！」

「死灰的二十一歲！」

「我真還不如變了礦物質的好，我大約沒有開花的日子了。」

「知識我也不要，名譽我也不要，我只要一個安慰我體諒我的『心』。一副白熱的心腸！從這一副心腸裏生出來的同情！從同情而來的愛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愛情！」

「若有一個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個婦人，無論她是美是醜，能真心真意的愛我，我也願意爲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異性的愛情！」

「蒼天呀蒼天，我不並要知識，我並不要名譽，我也不要那些無用的金錢，你若能賜我一個伊甸園內的『伊扶』，使她的肉體與心靈，全歸我有，我就心滿意足了。」

### 三

他的故鄉，是富春江上的一個小市，去杭州水程不過八九十里。這一條江水，發源安徽，貫流全浙江形曲折，風景常新，唐朝有一個詩人贊這條江水說「一川如畫」。他十四歲的時候，請了一位先生寫了這四個字，貼在他的書齋裏，因爲他的書齋的小窗，是朝着江面的。雖則這書齋結構不，大然而風雨

晦明，春秋朝夕的風景，也還抵得過滕王高閣。在這小小的書齋裏過了十幾個春秋，他纔跟了他的哥哥到日本來留學。

他三歲的時候就喪了父親，那時候他家裏困苦得不堪。好容易他長兄在日本W大學卒了業，同到北京，考了一個進士，分發在法部當差，不上兩年，武昌的革命起來了。那時候他已在縣立小學堂卒了業，正在那裏換來換去的換中學堂。他家裏的人都怪他無恆性，說他的心思太活，然而依他自己講來，他以爲他一個人同別的學生不同，不能按部就班的同他們同在一處求學的。所以他進了Y府中學之後，不上半年又忽然轉到H府中學來；在H府中學住了三個月，革命就起來了。H府中學停學之後，他依舊只能回到他那小小的書齋裏來。第二年的春天，正是他十七歲的時候，他就進了大學的預科。這大學是在杭州城外，本來是美國長老會捐錢創辦的，所以學校裏浸潤了一種專制的弊風，學生的自由，幾乎被縮服得同針眼兒一般的小。禮拜三的夜晚，有什麼祈禱會，禮拜日非但不准去遊玩，並且在家裏看別的書也不准的，除了唱讚美詩祈禱之外，只許看新舊的約書。每天早晨從九點鐘到九點二十分，定要去做禮拜，不去做禮拜，就要扣分數記過。他雖然非常愛那學校近傍的山水景物，然而他的心裏，總有些反抗的意思，因爲他是一個愛自由的人，對那些迷信的管束，怎麼也不甘心服從。住上半年，那大學裏的廚子，托了校長的勢，竟打起學生來。學生中間有幾個不服的，便去告訴校長，校長反說學生不是。他看看這些情形，實在是太無道理了，就立刻去告了退，仍復回家，到那小小的書齋裏去。那時候已經是六月初了。

在家裏住了三個多月，秋風吹到富春江上，兩岸的綠樹，就快凋落的時候，他又坐了帆船，下富春江，上杭州去。却好那時候石牌樓的W中學正在那裏招插班生，他進去見了校長M氏，把他的經歷說給

了M氏夫妻聽，M氏就許他插入最高的班裏去。這W中學原來也是一個教會學校，校長M氏也是一個糊塗的英國宣教師，他看看這學校的內容倒比大學不如了。與一位很卑鄙的教務長——原來這一位先生就是江大學的卒業生——鬧了一場，第二年的春天，他就出來了。出了W中學，他看看杭州的學校，都不能如他的意，所以他打算不再進別的學校去。

正是這個時候，他的長兄也在北京被人排斥了。原來他的長兄爲人正直得很，在部裏辦事，鐵面無私，并且比一般部內的人物又多了一些學識，所以部內上下，都忌憚他。有一天某次長的私人來問他要一個位置，他執意不肯，因此次長就同他鬧起意見來，過了幾天他就辭了部裏的職，改到司法界去做司法官去了。他的二兄那時候正在紹興軍隊裏作軍官，這一位二兄軍人習氣頗深，揮金如土，專喜結交俠少。他們弟兄三人，到這時候都不能如意之所爲，所以那一小市鎮裏的閑人都說他們的風水破了。

他回家之後，便鎮日鎮夜的蟄居在他那小小的書齋裏。他父祖及他長兄所藏的書籍，就作了他的良師益友。他的日記上面，一天一天的記起詩來，有時候他也用了華麗的文章做起小說來。小說裏就把他自己當作了一個多情的勇士，把他隣近的一家寡婦的兩個女兒，當作了貴族的苗裔，把他故鄉的風物，全編作了田園的清景，有興的時候，他還把他自家的小說，用單純的外國文翻譯起來。他的幻想，愈演愈大了，他的憂鬱病的根苗，大約也就在這時候培養成功的。

在家裏住了半年，到了七月中旬，他接到他長兄的來信說：

「院內近有派予赴日本考察司法事務之意，予已許院長以東行，大約此事不日可見命令。渡日之先，擬返里小住。三弟居家，斷非上策，此次當偕伊赴日本也。」

他接到了這一封信之後，心中日日盼他長兄南來，到了九月下旬，他的兄嫂纔自北京到家。住了一月，他就同他的長兄長嫂同到日本去了。

到了日本之後，他的 *Dreams of the romantic age* 尙未醒悟，模模糊糊的過了半載，他就考入了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這正是他十九歲的秋天。

第一高等學校將開學的時候，他的長兄接到了院長的命令，要他回去。他的長兄便把他寄托在一家日本人的家裏，幾天之後，他的長兄長嫂和他的新生的姪女兒就回國去了。

東京的第一高等學校裏有一班豫備班，是爲中國學生特設的。在這豫科裏豫備一年，卒業之後，纔能入各地高等學校的正科，與日本學生同學。他考入豫科的時候，本來填的是文科，後來將在豫科卒業的時候，他的長兄定要他改到醫科去，他當時亦沒有什麼主見，他聽了他長兄的話把文科改了。豫科卒業之後，他聽說N市的高等學校是最新的，并且N市是日本產美人的地方，所以他就要求到N市的高等學校去。

#### 四

他的二十歲的八月二十九日的晚上，他一個人從東京的中央車站乘了夜行車到N市去。

那一天大約剛是舊歷的初三四的樣子，同天鵝絨似的又藍又紫的天空裏，灑滿了一天星斗。半痕新月，斜掛在西天角上，却似仙女的蛾眉，未加翠黛的樣子。他一個人靠了三等車的車窗，默默的在那裏數窗外人家的燈火。火車在闇黑的夜氣中間，一程一程的進去，那大都市的星星燈火，也一點一點的朦朧起來，他的胸中忽然生了萬千哀感，他的眼睛裏就忽然覺得熱起來了。

『Sentimental too sentimental!』

這樣的叫了一聲，把眼睛揩了一下，他反而自家笑起来。

『你也沒有情人留在東京，你也沒有弟兄知己住在東京，你的眼淚究竟是爲誰灑的呀！或者是對於你過去的生活的傷感，或者是對你二年間的生活的餘情，然而你平時不是說不愛東京的麼？』

『唉，一年人住豈無情。』

『黃鶯住久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

胡思亂想的尋思了一會，他又忽然想到初次赴新大陸去的清教徒的身上。

『那些十字架下的流人，離開他故鄉海岸的時候，大約也是悲壯淋漓，同我一樣的。』

火車過了橫濱，他的感情方纔漸漸兒的平靜起來。呆呆的坐了一忽，他就取了一張明信片出來，墊在海涅(Heine)的詩集上，用鉛筆寫了一首詩寄他東京的朋友。

娥媚月上柳梢初，又向天涯別故居，四壁旗亭爭賭酒，六街燈火遠隨車，飢離年少無多淚，行李家貧只舊書，後夜蘆根秋水長，憑君南浦覓雙魚。

在朦朧的電燈光裏，靜悄悄的坐了一會，他又把海涅的詩集翻開來看了。

『Liebet wohl, ihr glatten Saele,

Glatte Herren, glatte Frauen!

Auf die Berge will ich steigen,

Lachend auf euch niederschauen!』

Heincs, Harzreise,

「浮薄的塵寰，無情的男女，

你看那隱隱的青山，我欲乘風飛去，

且住且住，

我將從那絕頂的高峯，笑看你終歸何處。」

單調的輪聲，一聲聲連連續續的飛到他的耳膜上來，不上三十分鐘他竟被這催眠的車輪聲引誘到夢幻的仙境裏去了。

早晨五點鐘的時候，天空漸漸兒的明亮起來。在車窗裏向外一望，他只見一線青天還被夜色包住在那裏探頭出去一看，一層薄霧籠罩着一幅天然的畫圖，他心裏想了一想：

「原來今天又是清秋的好天氣，我的福分真可算不薄了。」

過了一個鐘頭，火車就到了N市的停車場。下了火車，在車站上遇見了一個日本學生，他看看那學生的制帽上也有兩條白線，便知道他也是高等學校的學生。他走上前去，對那學生脫了一脫帽，問他說：

「第X高等學校是在什麼地方的？」

那學生回答說：

「我們一路去罷。」

他就跟了那學生跑出火車站來，在火車站的前頭，乘了電車。

時光還早得很，N市的店家都還未曾起來。他同那日本學生坐了電車，經過了幾條冷清的街巷，就在鶴舞公園前面下了車。他問那日本學生說：



「學校還遠得很麼？」  
「還有二里多路。」

穿過了公園，走到稻田中間的細路上的時候，他看看太陽已經起來了，稻上的露滴，還同明珠似的掛在那裏。前面有一叢樹林，樹林陰裏，疏疏落落的看得見幾椽農舍。有兩三條烟窗筒子，突出在農舍的上面，隱隱約約的浮在清晨的空氣裏。一縷兩縷的青烟，同爐香似的在那裏浮動，他知道農家已在那裏炊早飯了。

到學校近邊的一家旅館去一間，他一禮拜前頭寄出的幾件行李，早已經到在那裏。原來那一家人家是住過中國留學生的，所以主人待他也很殷勤。在那一家旅館裏住下了之後，他覺得前途好像有許多歡樂在那裏等他的樣子。

他的前途的希望，在第一天的晚上，就不得不被目前的實情嘲弄了。原來他的故里，也是一個小小的市鎮。到了東京之後，在人山人海的中間，他雖然時常覺得孤獨，然而東京的都市生活，同他幼時的習慣尚無十分齟齬的地方。如今到了這N市的鄉下之後，他的旅館是一家孤立的人家，四面無並鄰舍，左首門外便是一條如髮的大道，前後都是稻田，西面是一方池水，並且因為學校還沒有開課，別的學生還沒有到來，這一間寬曠的旅館裏，只住了他一個客人。白天倒還可以支吾過去，一到了晚上，他開窗一望，四面都是沈沈的黑影，並且因N市的附近是一大平原，所以望眼連天，四面並無遮障之處，遠遠裏有一點燈火，明滅無常，森然有些鬼氣，天花板裏又有許多虫鼠，息栗索落的在那裏爭食。窗外有幾株梧桐，微風動葉，咄咄的響得不已，因為他住在二層樓上，所以梧桐的葉戰聲，近在他的耳邊。他覺得害怕起來，幾乎要哭出來了。他對於都市的懷鄉病（Nostalgia）從未有比那一晚更甚的。

學校開課了，他朋友也漸漸兒的多起來。感受性非常強烈的他的性情，也同天空大地叢林野水融和了。不上半年，他竟變成了一個大自然的寵兒，一刻也離不了那天然的野趣了。

他的學校是在N市外剛纔說過市的附近是一大平原，所以四邊的地平線界限廣大的很。那時候日本的工業還沒有十分發達，人口也還沒有增加得同目下一樣，所以他的學校的近邊，還多是叢林空地，小阜低崗。除了幾家與學生做買賣的文房具店及菜館之外，附近並沒有居民。荒野的人間，祇有幾家爲學生設的旅館，同曉天的星影似的，散綴在麥田瓜地中的中央。晚飯畢後，披了黑呢的縵斗（斗篷）拿了愛讀的書，在遲遲不落的夕照中間，散步逍遙，是非常快樂的。他的田園趣味，大約也是在這 *Idyllic Wanderings* 的中間養成的。

在生活競爭不十分猛烈，逍遙自在，同中古時代一樣的時候，在風氣純良，不與市井小人同處，清閑雅淡的地方，過日子正如做夢一樣。他到了N市之後，轉瞬之間，已經有半年多了。

熏風日夜的吹來，草色漸漸兒的綠起來。旅館近傍麥田裏的麥穗，也一寸一寸的長起來了。草木虫魚都化育起來，他的從始祖傳來的苦悶也一日一日的增長起來，他每天早晨，在被窩裏犯的罪惡，也一次一次的加起來了。

他本來是一個非常愛高尚愛潔淨的人，然而一到了這邪念發生的時候，他的智力也無用了，他的良心也麻痺了，他從小服膺的『身體髮膚不敢毀傷』的聖訓，也不能顧全了。他犯了罪之後，每深自痛悔，切齒的說，下次總不再犯了，然而到了第二天的那個時候，種種幻想，又活潑潑的到他的眼前來。他平時所看見的『伊扶』的遺類，都赤裸裸的來引誘他。中年以後的婦人的形體，在他的腦裏，比處女更有挑發他情動的地方。他苦悶一場，惡鬪一場，終究不得不做她們的俘虜。這樣的一次成了兩次，

兩次之後，就成了習慣了。他犯罪之後，每到圖書館裏去翻出醫書來看，醫書上都千篇一律的說，於身體最有害的就是這一種犯罪。從此之後，他的恐懼心也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了。有一天他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得來的消息，好像是一本書上說，俄國近代文學的創設者 D. D. 也犯這一宗病，他到死竟沒有改過來，他想到了郭歌里，心裏就寬了一寬，因為這『死了的靈魂』的著者，也是同他一樣的。然而這不過自家對自家的寬慰而已，他的胸裏，總有一種非常的憂慮存在那裏。

因為他是非常愛潔淨的，所以他每天總要去洗澡一次，因為他是非常愛惜身體的，所以他每天總要去吃幾個生雞子和牛乳，然而他去洗澡或吃牛乳雞子的時候，他總覺得慚愧得很，因為這都是他的犯罪的證據。

他覺得身體一天一天的衰弱起來，記憶力也一天一天的減退了。他又漸漸兒的生了一種怕見人面的心思，見了婦人女子的時候，他覺得更加難受。學校的教科書，他漸漸的嫌惡起來，法國自然派的小說，和中國那幾本有名的誨淫小說，他念了又念，幾乎記熟了。

有時候他忽然做出一首好詩來，他自家便喜歡得非常，以為他的腦力還沒有破壞。那時候他每對着自家起誓說：

『我的腦力還可以使得，還能做得出這樣的詩，我以後決不再犯罪了。過去的事實是沒法，我以後總不再犯罪了。若從此自新，我的腦力，還是很可以的。』

然而一到了緊迫的時候，他的誓言又忘了。

每禮拜四五，或每月的二十六七的時候，他索性盡意的貪起歡來。他的心裏想，自下禮拜一或下月初一起，我總不犯罪了。有時候正合到禮拜六或月底的晚上，去剃頭洗澡去，以為這就是改過自新的

記號，然而過幾天他又不得不吃鷄子和牛乳了。

他的自責心同恐懼心，竟一日也不使他安閑，他的憂鬱症也從此厲害起來了。這樣的狀態繼續了一二個月，他的學校裏就放了暑假，暑假的兩個月內，他受的苦悶，更甚於平時；到了學校開課的時候，他的兩頰的顴骨更高起來，他的青灰色的眼窩更大起來，他的一雙靈活的瞳人，變了同死魚眼睛一樣了。

## 五

秋天又到了。浩浩的蒼空，一天一天的高起來，他的旅館傍邊的稻田，都帶起黃金色來，朝夕的涼風，同刀也似的刺到人的心骨裏去，大約秋冬的佳日來也不遠了。

一禮拜前的有一天午後，他拿了一本 Wordsworth 的詩集，在田廔路上逍遙漫步了半天。從那一天以後，他的循環性的憂鬱症，尚未離他的身過。前幾天在路上遇着的那兩個女學生，常在他的腦裏，不復他安靜，想起那一天的事情，他還是一個人要紅起臉來。

他近來無論上什麼地方去，總覺得有坐立難安的樣子。他上學校去的時候，覺得他的日本同學都似在那裏排斥他，他的幾個中國同學，也許久不去尋訪了，因為去尋訪了回來，他心裏反覺得空虛。因為他的幾個中國同學，怎麼也不能理解他的心理，他去尋訪的時候，總想得些同情回來的，然而到了那裏，談了幾句之後，他又不得不自悔尋訪錯了。有時候和朋友講得投機，他就住了一時的熱意，把他內外的生活都對朋友講了出來，然而到了歸途，他又自悔失言，心裏的責備，倒反比不去訪友的時候，更加厲害。他的幾個中國朋友，因此都說他是染了神經病了。他聽了這話之後，對了那幾個中國同

學，也同對日本學生一樣，起了一種復仇的心，他同他的幾個中國同學，一日一日的疏遠起來。嗣後雖在路上，或在學校裏遇見的時候，他同那幾個中國同學，也不點頭招呼。中國留學生開會的時候，他當然是不去出席的。因此他同他的幾個同胞，竟宛然成了兩家仇敵。

他的中國同學的裏邊，也有一個很奇怪的人，因為他自家的結婚有些道德上的罪惡，所以他專喜講人家的醜事，以掩己之不善，說他是神經病，也是這一位同學說的。

他交遊離絕之後，孤冷得幾乎到將死的地步，幸而他住的旅館裏，還有一個主人的女兒，可以牽引他的心，否則他真只能自殺了。他旅館的主人的女兒，今年正是十七歲，長方的臉兒，眼睛大得很，笑起来的時候，面上有兩顆笑靨，嘴裏有一顆金牙看得出來，因為她自家覺得她自家的笑容是非常可愛，所以她平時常在那裏弄笑。

他心裏雖然非常愛她，然而她送飯來，或來替他鋪被的時候，他總裝出一種兀不可犯的樣子來。他心裏雖想對她講幾句話，然而一見了她，他總不能開口。她進他房裏來的時候，他的呼吸竟急促到吐氣不出的地步。他在她的面前，實在是受苦不起了，所以近來她進他的房裏來的時候，他每不得不跑出房外去。然而他思慕她的心情，却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有一天禮拜六的晚上，旅館裏的學生都上N市去行樂去了。他因為經濟困難，所以吃了晚飯，上西面池上去走了一回，就回到旅舍裏來枯坐。

回家來坐了一會，他覺得那空曠的二層樓上，只有他一個人在家。靜悄悄的坐了半晌，坐得不耐煩起來的時候，他又想跑出外面去。然而要跑出外面去，不得不由主人的房門口經過，因為主人和他女兒的房，就在大門的邊上。他記得剛纔進來的時候，主人和他的女兒正在那裏吃飯。他一想到經過她面前的時候的苦楚，就把跑出外面去的心思丟了。

拿出了一本 G. Gissin 的小說來讀了三四頁之後，靜寂的空氣裏，忽然傳了幾聲撥撥的潑水聲音過來。他靜靜兒的聽了一聽，呼吸又一霎時的急了起來，面色也漲紅了。遲疑了一會，他就輕輕的開了房門，拖鞋也不拖，腳幽幽手的走下扶梯去輕輕的開了便所的門，他儘兀自的站在便所的玻璃窗□偷看原來他旅館裏的浴室，就在便所の間壁，從便所的玻璃窗看去，浴室裏的動靜了了可看。他起初以為看一看就可以走的，然而到了一看之後，他竟同被釘子釘住的一樣，動也不能動了。

那一雙雪樣的乳峯！

那一雙肥白的大腿！

這全身的曲線！

呼氣也不呼，仔仔細細的看了一會，他面上的筋肉，都發起痙攣來了，愈看愈顫得厲害，他那發顫的前額部，同玻璃窗衝擊了一下，被蒸氣包住的那赤裸裸的「伊扶」便發了嬌聲問說：

「是誰呀……」

他一聲也不響，急忙跳出了便所，就三脚兩步的跑上樓上去了。

他跑到了房裏，面上同火燒的一樣，口也乾渴了。一邊他自家打自家的嘴巴，一邊就把他的被窩拿出來睡了。他在被窩裏翻來覆去，總睡不着，便立起了兩耳，聽起樓下的動靜來。他聽聽潑水的聲音也息了，浴室的門開了之後，他聽見她的脚步聲好像是走上樓來的樣子，用被包着了頭，他心裏的耳朵明明告訴他說：

「她已經立在門外了。」

他覺得全身的血液，都在往上奔注的樣子，心裏怕得非常，羞得非常，也喜歡得非常，然而若有人問

他，他無論如何，總不肯承認說，這時候他是喜歡的。

他屏住了氣息，尖着了兩耳聽了一會，覺得門外並無動靜，又故意喀啾了一聲，門外亦無聲響。他正在那裏疑惑的時候，忽聽見她的聲音，在樓下同她的父親在那裏說話。他手裏捏了一把冷汗，拚命想聽出她的話來，然而無論如何纒聽不清楚。停了一會，她的父親高聲笑了起來，他把被蒙頭的一罩，咬緊了牙齒說：

「她告訴了他！她告訴了他了！」

這一天的晚上他一睡也不會睡着。第二天的早晨，天亮的時候，他就驚心吊胆的走下樓來，洗了手面，刷了牙，趁主人和他的女兒還沒有起來之先，他就同逃也似的出了那個旅館，跑到外面來。

官道上的沙塵，染了朝露，還未曾乾着。太陽已經起來了。他不問皂白，便一直的往東走去。遠遠有一個農夫，拖了一車野菜慢慢的走來。那農夫同他擦過的時候，忽然對他說：

「你早啊！」

他倒驚了一跳，那清瘦的臉上，又起了一層紅潮，胸前又亂跳起來，他心裏想：

「難道這農夫也知道了麼？」

無頭無腦的跑了好久，他回轉頭來看看他的學校，已經遠得很了，舉頭看看，太陽也昇高了。他摸摸表看，那銀餅大的表，也不在身邊。從太陽的角度看起來，大約已經是九點鐘前後的樣子。他雖然覺得飢餓得很，然而無論如何，總不願意再回到那旅館裏去，同主人和他的女兒相見。想去買些零食充一充饑，然而他摸摸自家的袋看，袋裏祇剩了一角二分錢在那裏。他到一家鄉下的雜貨店內，儘那一角二分錢，買了些零碎的食物，想去尋一處無人看見的地方去吃。走到了一處兩路交叉的十字路口，他

朝南的一望，只見與他的去路橫交的那一條自北趨南的路上，行人稀少得很。那一條路是向南的斜低下去的，兩面更有高壁在那裏，他知道這路是從一條小山中開闢出來的，他剛纔走來的那條大道便是這山的嶺脊，十字路當作了中心，與嶺脊上的那條大道相交的橫路，是兩邊低斜下去的。在十字路口遲疑了一會，他就取了那一條向南斜下的路走去，走盡了兩面的高壁，他的去路就穿入大平原去，直通到彼岸的市內。平原的彼岸有一簇深林，劃在碧空的心裏，他心裏想：

「這大約就是A神宮了。」

他走盡了兩面的高壁，向左手斜面上一望，見沿高壁的那山面上有一道女牆，圍住着幾間茅舍，茅舍的門上懸着了「香雪海」三字的一方匾額。他離開了正路，走上幾步，到那女牆的門前，順手的向門一推，那兩扇柴門竟自開了。他就隨隨便便的踏了進去。門內有一條曲徑，自門口通過了斜面，直達到山上去的。曲徑的兩旁，有許多老蒼的梅樹種在那裏，他知道這就是梅林了。順了那一條曲徑，往北的從斜面上走到山頂的時候，一片同圖畫似的平地展開在他的眼前。這園自從山脚上起跨有朝南的半山斜面，同頂上的一塊平地，布置得非常幽雅。

山頂平地的西面是千仞的絕壁，與隔岸的絕壁相對峙，兩壁的中間，便是他剛走過的那一條自北趨南的通路，背臨着了那絕壁，有一間樓屋，幾間平屋造在那裏。因為這幾間屋，門窗都閉在那裏，他所以知道這定是爲梅花開日，買酒食用的。樓屋的前面，有一塊草地，草地中間，有幾方白石，圍成了一個花園，圈子裏，臥着一枝老梅，那草地的南盡頭，山頂的平地，正要向南斜下去的地方，有一塊石碑立在那裏，係記這梅林的歷史的。他在碑前的草地上坐下之後，就把買來的零食拿出來吃了。

吃了之後，他兀兀的在草地上坐了一會。四面並無人聲，遠遠的樹枝上，時有一聲兩聲的鳥鳴聲飛



來。他仰起頭來看，看澄清的碧落，同那皎潔的日輪，覺得四面的樹枝房屋，小草飛禽，都一樣的在和平的太陽光裏，受大自然的化育，他那昨天晚上的犯罪的記憶，正同遠海的帆影一般，不知消失到那裏去了。

這梅林的平地上和斜面上，又來又去的曲徑很多。他站起來走來走去的走了一會，方曉得斜面上梅樹的中間，更有一間平屋造在那裏。從這一間房屋往東的走去幾步，有眼古井，埋在松葉堆中。他搖井上的唧筒看，唧唧的響了幾聲，却抽不起水來。他心裏想：

「這園大約祇有梅花開的時候，開放一下，平時總沒有人住的。」

想到這裏他又自言自語的說：

「既然空在這裏，我何妨去問園主人去借住借住。」想定了注意，他就跑下山來，打算去尋園主人。他將走到門口的時候，却好遇見了一個五十來歲的農夫，走進園來，他對那農夫道歉之後，就問他

說：「這園是誰的，你可知道？」

「這園是我經管的。」

「你住在什麼地方的？」

「我住在路的那面。」

一邊這樣的說，一邊那農民指着通路西邊的一間小屋給他看。他向西一看，果然在西邊的高壁盡頭的地方，有一間小屋在那裏。他點了點頭，又問說：

「你可以把園內的那間樓屋租給我住住麼？」

「可是可以的，你只一個人麼？」

「我只一個人。」

「那你可不必搬來的。」

「這是什麼緣故呢？」

「你們學校裏的學生，已經有幾次搬來過了，大約都因為冷靜不過，住不上十天，就搬走的。」

「我可同別人不同，你能租給我，我是不怕冷靜的。」

「這樣那裏有不租的道理，你想什麼時候搬來？」

「就是今天午後罷。」

「可以的，可以的。」

「請你就替我掃一掃乾淨，免得搬來之後着忙。」

「可以可以，再會！」

「再會！」

## 六

搬進了山上梅園之後，他的憂鬱症 Hypochondria 又變起形狀來了。

他同他的北京的長兄，爲了一些兒細事，竟生起齟齬來。他發了一封長長的信，寄到北京，同他的長兄絕了交。

那一封信發出之後，他呆呆的在樓前草地上想了許多時候。他自家想想看，他便是世界上最不幸

的人了。其實這一次的決裂，是發始於他的同室操戈，事更甚於他姓之相爭，自此之後，他恨他的長兄，竟同蛇蝎一樣。他被他人欺侮的時候，每把他長兄拿出來作比：

「自家的弟兄，尙且如此，何況他人呢！」

他每達到這一個結論的時候，必盡把他長兄待他苛刻的事情，細細回想出來。把各種過去的事蹟，列舉出來之後，就把他長兄判決是一個惡人，他自家是一個善人。他又把自家的好處列舉出來，把他所受的苦處，誇大的細數起來，他證明得自家一個世界上最苦的人的時候，他的眼淚就同瀑布似的流下來。他在那裏哭的時候，空中好像有一種柔和的聲音在對他說：

「啊呀，哭的是你麼？那真是冤屈了你了。像你這樣的善人，受世人的那樣的虐待，這可真是冤屈了你了。罷了罷了，這也是天命，你別再哭了，怕傷害了你的身體！」

他心裏一聽到這一種聲音，就舒暢起來。他覺得悲苦的中間，也有無窮的甘味在那裏。

他因為想復他長兄的仇，所以就將所學的醫科丟棄了，改入文科裏去。他的意思，以為醫科是他長兄要他改的，仍舊改回文科，就是對他長兄宣戰的一種明示。並且他由醫科改入文科，在高等學校須遲卒業一年。他心裏想，遲卒業一年，就是早死一歲，你若因此遲了一年，就到死可以對你長兄岔一種敵意。因為他恐怕一二年之後，他們兄弟兩人的感情，仍舊要和好起來，所以這一次的轉科，便是幫他永久敵視他長兄的一個手段。

氣候漸漸兒的寒冷起來，他搬上山來之後，已經有一個月了。幾日來天氣陰鬱，灰色的層雲，天天掛在空中。寒冷的北風吹來的時候，梅林的樹葉，每息索索的飛掉下來。

初搬來的時候，他買了些舊書，買了許多炊飯的器具，自家燒了一個月飯。因為天冷了，他也懶得燒

了。他每天的伙食，就一切包給了山腳下的園丁家包辦，所以他近來祇同退院的閑僧一樣，除了怨人罵己之外，更沒有別的事情了。

有一天早晨，他倏早的起來，把朝東的窗門開了之後，他看見前面的地平線上有幾縷紅雲，在那裏浮蕩。東天半角，反照出一種銀紅的灰色。因為昨天下了一天微雨，所以他看了這清新的旭日，比平日更添了幾分歡喜。他走到山的斜面上，從那古井裏汲了水，洗了手面之後，覺得滿身的氣力，一霎時都回復了轉來的樣子。他便跑上樓外，拿了一本黃仲則的詩集下來，一邊高聲朗讀，一邊儘在那梅林的曲徑裏，跑來跑去的跑圈子。不多一會，太陽起來了。

從他住的山頂向南方看去，眼下看得出一大平原。平原裏的稻田，都尚未收割起。金黃的穀色，以紺碧的天空作了背景，反映着一天太陽的晨光，那風景正同看密來（Millet）的田園清畫一般。他覺得自家好像已經變了幾千年前的原始基督教徒的樣子，對了這自然的默示，他不覺笑起自家的氣量狹小起來。

「赦饒了赦饒了！你們世人得罪於我的地方，我都饒赦了你們罷，來，你們來，都來同我講和罷！」手裏拿着了那一本詩集，眼裏浮着了兩泓清淚，正對了那平原的秋色，呆呆的立在那裏想這些事情的時候，他忽聽見他的近邊，有兩人在那裏低聲的說：

「今晚上你一定要來的哩！」

這分明是男子的聲音。

「我是非常想來的。但是恐怕……」

他聽了這嬌滴滴的女子的聲音之後，好像是被電氣貫穿了的樣子，覺得自家的血液循環都停止

了，原來他的身邊有一叢長大的葦草生在那裏，他立在葦草的右面，那一男女大約是在葦草的左面，所以他們兩個還不曉得隔着葦草，有人站在那裏。那男人又說：

「你心好好，請你今晚上來罷，我們倒如今還沒在被窩裏睡過覺。」

「……………」

他忽然聽見兩人的嘴唇，灼灼的好像在那裏吮吸的樣子。他同偷了食的野狗一樣，就驚心吊膽的把身子屈倒去聽了。

「你去死罷，你去死罷，你怎麼會下流到這樣的地步！」

他心裏雖然如此的在那裏痛罵自己，然而他那一雙尖着的耳朵，却一言半語也不願意遺漏，用了全副精神在那裏聽着。

地上的落葉索息索息的響了一下。

解衣帶的聲音。

男人嘶嘶的吐了幾口氣。

舌尖吮吸的聲音。

女人半輕半重，斷斷續續的說：

「你……你……你快……快○○罷……別……別……別……別……被人……被人看見了。」

他的面色，一霎時的變了灰色了。他的眼睛同火也似的紅了起來。他的上顎骨同下顎骨呷呷的發起顫來，他再也站不住了。他想跑開去，但是他的兩隻腳，總不聽他的話。他苦悶了一場，聽聽兩人出去了之後，就同落水的貓狗一樣，回到樓上房裏去，拿出被窩來睡了。

他飯也不吃，一直在被窩裏睡到午後四點鐘的時候纔起來。那時候夕陽灑滿了遠近。平原的彼岸的樹林裏，有一帶蒼烟，悠悠揚揚的籠罩在那裏。他踉踉跄跄的走下了山上，上了那一條自北趨南的大道，穿過了那平原，無頭無緒的儘是向南的走去。走盡了平原，他已經到了神宮前的電車停留處了。那時候却好從南面有一乘電車到來，他不知不覺就跳了上去，既不知道他究竟爲什麼要乘電車，也不知道這電車是往什麼地方去的。

走了十五六分鐘，電車停了，運車的教他換車，他就換了一乘車。走了二三十分鐘，電車又停了，他聽見說是終點了，他就走了下來。他的面前就是築港了。

前面一片汪洋的大海，橫在午後的太陽光裏，在那裏微笑。超海而南有一髮青山，隱隱的浮在透明的空氣裏。西邊是一脈長堤，直馳到海灣的心裏去。堤外有一處燈臺，同巨人似的，立在那裏。幾艘空船和幾隻舢板，輕輕的在繫着的地方浮蕩。海中近岸的地方，有許多浮標，他受了斜陽，紅紅的浮在那裏。遠處風來，帶着幾句單調的話聲，既聽不清楚是什麼話，也不知道是從那裏來的。

他在岸邊上走來走去，走了一會，忽聽見那一邊傳過了一陣擊磬的聲來。他跑過去一看，原來是爲喚渡船而發的。他立了一會，看有一隻小火輪從對岸過來了。跟着了一個四五十歲的工人，他也進了那隻小火輪去坐下了。

渡到東岸之後，上前走了幾步，他看見靠岸有一家大莊子在那裏。大門開得很大，庭內的假山花草，布置得楚楚可愛。他不問是非，就踱了進去。走不上幾步，他忽聽得前面家中有女人的嬌聲叫他說：

「請進來呀！」

他不覺驚了一下，就呆呆的站住了。他心裏想：

「這大約就是賣酒食的人家，但是我聽見說，這樣的地方，總有妓女在那裏的。」

一想到這裏，他的精神就抖擻起來，好像是一桶冷水澆上身來的樣子。他的面色立時變了。要想進去又不能進去，要想出來又不得出來，可憐他那同兔兒似的小胆，同猿猴似的淫心，竟把他陷到一個大大的難境裏去了。

「進來吓！請進來吓！」

裏面又嬌滴滴的叫了起來，帶着笑聲。

「可惡東西，你們竟敢欺我膽小麼！」

這樣的怒了一下，他的面色更同火也似的燒了起來。咬緊了牙齒，把腳在地上輕輕的蹬了一蹬，他就捏了兩個拳頭，向前進去，好像是對了那幾個年輕的侍女宣戰的樣子。但是他那青一陣紅一陣的面色，和他的面上的微微兒在那裏震動的筋肉，總隱藏不過。他走到那幾個侍女的面前的時候，幾乎要同小孩似的哭出來了。

「請上來！」

「請上來！」

他硬了頭皮，跟了一個十七八歲的侍女走上樓去，那時候他的精神已經有些鎮靜下來了。走了幾步，經過一條暗暗的夾道的時候，一陣惱人的花粉香氣，同日本女人特有的一種肉的香味，和頭髮上的香油氣息合作了一處，哼的撲上他的鼻孔來。他立刻覺得頭暈起來，眼睛裏看見了幾顆火星，向後

邊跌也似的退了一步。他再定睛一看，只見他的前面黑闌闌的中間，有一長圓形的女人粉面，堆着了微笑，在那裏問他說：

「你！你還是上靠海的地方去呢？還是怎樣？」

他覺得女人口裏吐出來的氣息，也熱和的哼上他的面來。他不知不覺把這氣息深深的吸了一口。他的意識，感覺到他這行爲的時候，他的面色又立刻紅了起來。他不得已只能含糊糊糊的答應她說：

「上靠海的房間裏去。」

進了一間靠海的小房間，那侍女便問他要什麼菜。他就回答說：

「隨便拿幾樣來罷。」

「酒要不要？」

「要的。」

那侍女出去之後，他就站起來推開了紙窗，從外邊放了一陣空氣進來。因為房裏的空氣，沈濁得很，他剛纔在夾道中聞過的那一陣女人的香味，還剩在那裏，他實在是被這一陣氣味壓迫不過了。

一灣大海，靜靜的浮在他的面前。外邊好像是起了微風的樣子，一片一片的海浪受了陽光的返照，同金魚的魚鱗似的，在那裏微動。他立在窗前看了一會，低聲的吟了一句詩出來：

「夕陽紅上海邊樓。」

他向西的一望，見太陽離西南的地平線祇有一丈多高了。呆呆的看了一會，他的心想怎麼也離不開剛纔的那個侍女。她的口裏的頭上的面上的和身體上的那一種香味，怎麼也不容他的心思也想



別的東西。他纔知道他想吟詩的心是假的，想女人的肉體的心是真的了。

停了一會，那侍女把酒菜搬了進來，跪坐在他的面前，親親熱熱的替他上酒。他心裏想仔仔細細的看她一看，把他的心裏的苦悶都告訴了她，然而他的眼睛怎麼也不敢平視她一眼，他的舌根怎麼也不能搖動一搖動。他不過同啞子一樣，偷偷看看她那擱在膝上一雙纖嫩的白手，同衣縫裏露出來的一條粉紅的圍裙角。

原來日本的婦人都不穿褲子，身上貼肉祇圍着一條短短的圍裙。外邊就是一件長袖的衣服，衣服上也沒有鈕扣，腰裏祇縛着一條一尺多寬的帶子，後面結着一個方結。她們走路的時候，前面的衣服每一步一步的掀開來，所以紅色的圍裙，同肥白的腿肉，每能偷看。這是日本女子特別的美處。他在路上遇見女子的時候，注意的就是這些地方。他切齒的痛罵自己，畜生狗賊卑怯的人！便是這個時候。他看了那侍女的圍裙角，心頭便亂跳起來，愈想同她說話，但愈覺得講不出話來。大約那侍女是看得不耐煩起來了，便輕輕的問他說：

「你府上是什麼地方？」

一聽了這一句話，他那清瘦蒼白的面上，又起了一層紅色，含含糊糊的回答了一聲。他啞啞的總說不出清晰的回話來。可憐他又站在斷頭臺上了。

原來日本人輕視中國人，同我們輕視豬狗一樣。日本人都叫中國人作「支那人」，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們罵人的「賤賊」還更難聽，如今在一個如花的少女前頭，他不得不自認說：「我是支那人」了。

「中國呀中國，你怎麼不強大起來！」

他全身發起抖來，他的眼淚又快滾下來了。

那侍女看他發顫發得厲害，就想讓他一個人在裏喝酒，好教他把精神安鎮安鎮，所以對他說：

「酒就快沒有了，我再去拿一瓶來罷。」

停了一會他聽得那侍女脚步声又走上樓來。他以為她是上他這裏來的，所以就衣服整了一整。姿勢改了一改。但是他被她欺騙了。她原來是領了兩三個另外的客人，上間壁的那一間房間裏去的。那兩三個客人都在那裏對那侍女取笑，那侍女也嬌滴滴的說：

「別胡鬧了，間壁還有客人在那裏。」

他聽了立刻就發起怒來。他心裏罵他們說：

「狗才俗物！你們都敢來欺侮我麼？復仇復仇，我總要復你們的仇。世間那裏有真心的女子！那侍女的負心東西，你竟敢把我丟了麼？罷了罷了，我再也不愛女人了，我再也不愛女人了。我就愛我的祖國，我就把我的祖國當作了情人罷。」

他馬上就想跑回去發憤用功。但是他的心裏，却很羨慕那間壁的幾個俗物。他的心裏，還有一處地方在那裏盼望那個侍女再回到他這裏來。

他按住了怒，默默的喝乾了幾杯酒，覺得身上熱起來。打開了窗門，他看太陽就快要下山去了。又連飲了幾杯，他覺得他面前的海景都朦朧起來。西面堤外的燈臺的黑影，長大了許多。一層茫茫的薄霧，把海天融混作了一處。在這一層渾沌不明的薄紗影裏，西方的將落不落的太陽，好像在那裏惜別的樣子。他看了一會，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只覺得好笑。呵呵的笑了一回，他用手擦擦自家那火熱的雙頰，便自言自語的說：

「醉了醉了！」

那侍女果然進來了。見他紅了臉，立在窗口在那裏癡笑，便問他說：

「窗開了這樣大，你不冷的麼？」

「不冷不冷，這樣好的落照，誰捨得不看呢？」

「你真是一個詩人呀！酒拿來了！」

「詩人！我本來是一個詩人。你去把紙筆拿了來，我馬上寫首詩給你看看。」

那侍女出去了之後，他自家覺得奇怪起來。他心裏想：

「我怎麼會變了這樣大膽的？」

痛飲了幾杯新拿來的熱酒，他更覺得快活起來，又禁不得呵呵笑了一陣。他聽見間壁房間裏的那幾個俗物，高聲的唱起日本歌來，他也放大了嗓子唱着說：

「醉拍闌干酒意寒，江湖寥落又冬殘，劇憐鸚鵡中州骨，未拜長沙太傅官，一飯千金圖報易，幾人五噫出關難，茫茫烟水回頭望，也爲神州淚暗彈。」

高聲的唸了幾遍，他就在蓆上醉倒了。

## 八

一醉醒來，他看看自家睡在一條紅綢的被裏，被上有一種奇怪的香氣。這一間房間也不很大，但已不是白天的那一間房間了。房中掛着一張十燭光的電燈，枕頭邊上擺着了一壺茶，兩隻杯子。他倒了二三杯茶，喝了之後，就跟踉蹌蹌的走到房外去。他開了門，却好白天的那侍女也跑過來了。她問他說：

「你！你醒了麼？」

他點了一點頭，笑微微的回答說：

「醒了。便所是在什麼地方的？」

「我領你去罷。」

他就跟了她去。他走過日間的那條夾道的時候，電燈點得明亮得很。遠近有許多歌唱的聲音，三弦的那些話的時候，他覺得面上又發起燒來。

從廁所回到房裏之後，她問那侍女說：

「這被是你的麼？」

侍女笑着說：

「是的。」

「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大約是八點四十五分的樣子。」

「你去開了賬來罷！」

「是。」

他付清了賬，又拿了一張紙幣給那侍女，他的手不覺微顫起來。那侍女說：

「我是不要的。」

他知道她是嫌少了。他的面色又漲紅了，袋裏摸來摸去，祇有一張紙幣了，他就拿了出來給她說：

「你別嫌少了，請你收了罷。」

他的手震動得更加厲害，他的話聲也顫動起來了。那侍女對他看了一眼，就低聲的說：

「謝謝！」

他直的跑下了樓，套上了皮鞋，就走到外面來。

外面冷得非常，這一天大約是舊曆的初八九的樣子。半輪寒月，高掛在天空的左半邊。淡青的圓形蓋裏，也有幾點疏星，散在那裏。

他在海邊上走了一回，看看遠岸的漁燈，同鬼火似的在那裏招引他。細浪中間，映着了銀色的月光，好像是山鬼的眼波，在那裏開閉的樣子。不知是什麼道理，他忽想跳入海裏去死了。

他摸摸身邊看，乘電車的錢也沒有了。想想白天的事情看，他又不得不痛罵自己。

「我怎麼會走上那樣的地方去的？我已經變了一個最下等的人了。悔也無及，悔也無及。我就在這裏死了罷！我所求的愛情，大約是求不到的了。沒有愛情的生涯，豈不同死灰一樣麼？這乾燥的生涯，這乾燥的生涯，世上的人又都在那裏仇視我，欺侮我，連我自家的親弟兄，自家的手足，都在那裏排擠我到這世界外去，我將何以爲生。我又何必生存在這多苦的世界裏呢！」

想到這裏，他的眼淚就連續連續的滴了下來。他那灰白的面色，竟同死人沒有分別了。他也不舉起手來揩揩眼淚，月光射到他的面上，兩條淚線，倒變了葉上的朝露一樣，放起光來。他回轉頭來，看看他自家的又瘦又長的影子，就覺得心痛起來。

「可憐你這清影，跟了我二十一年，如今這大海就是你的，葬身地了。我的身子，雖然被人家欺辱，我可不該累你也瘦弱到這步田地的。影子呀影子，你饒了我罷！」

他向西面一看，那燈臺的光，一霎變了紅，一霎變了綠的，在那裏盡牠的本職。那綠的光射到海面上，時候，海面就現出一條淡青的路來。再向西天一看，他只見西方青蒼蒼的天底下，有一顆明星，在那裏搖動。

「那一顆搖搖不定的明星的底下，就是我的故國。也就是我的生地。我在那一顆星的底下，也會送過十八個秋冬，我的鄉土呵，我如今再也不能見你的面了。」他一邊走，一邊儘在那裏自傷自悼的想這些傷心的哀話。走了一會，再向那西方的明星看了一眼，他的眼淚便同驟雨似的落下來了。他覺得四邊的景物都模糊起來。把眼淚揩了一下，立住了腳，長嘆了一聲，他便斷斷續續的說：

「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來強起來罷！

「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裏受苦呢！」

一九二一年五月九日改作

## 初戀

巴金

在孫君底宴會席上我們曾談到「初戀」這個題目。這兩個很平常的字結合在一處，竟有了一種非常誘惑人的魔力，給每個人帶來了一段美麗的回憶，使他回到了幸福的青春時期的夢景，而忘却了現實中的種種不快樂的事項，所以這時候連那個素來寡言笑的唐君，也滔滔不絕地談起來了。

唐君在友朋中算是年長的一個。他底清癯的相貌，常常給了人以嚴肅的印象。唇邊寥寥幾根鬚鬚，一對不十分大的眼睛，却非常明亮，牠們一旦注視在一個人底身上，就似乎要把那人底心也要看透。

的。我們都敬佩他，我們稱讚他爲一個聰明而博學的人，而實際上他本也是如此的。

他底話之所以特別引起人注意的，就是因了他開始敘說時的那種平靜而深思的面容，這使得他底故事也帶了嚴肅的性質，非復茶餘酒後的閒話了。

「算起來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了。但在我底腦筋裏牠還是很明顯的存在着，就好像事情發生在昨天一般。從那時候以來我已經忘掉過許多事情了，然而這件事就是我要在這裏敘說的故事，却永遠不能夠被忘掉。我想大概我一生也不會把牠忘記的了。好，就讓牠永久留存在我底腦筋裏罷，也可以給我一段美麗的回憶，雖然這回憶不免有點令人悲傷，但究竟是美麗的回憶呵！」

他笑了，但這是淒然的微笑，他拿了酒杯放在脣邊呷了一口，把眼光向四座望了一下，然後放下杯來，慢慢地繼續說下去：

「那時候我還在法國讀書，因爲身體不好，覺得在那多雨的巴黎城裏住着很不相宜，便聽了醫生底勸告，到南部的某城去休養。

「這城本是法國南部一個近海的美麗的城市，風土人情都很使我滿意，海濱的空氣不消說是很溫和，況且我去的時候又在春初。

「我在山上一家人家裏租了一間房子，地方很幽雅，房子底外形頗像中古時代的城堡，我底住房是在樓上的右邊，還寬大，房裏陳設很合我底意思。開着窗戶就可以看見前面的小小花園，那時候桃李正在開放，還有一些我不知道名字的花，每天早晨我要到園裏去散步，看見周圍的充滿了生機的花木，我覺得自己底身子是一天一天地好起來了，在夜晚熄燈後從玻璃窗裏又可以望見全城的燈火，五光十色，總之風景是再好沒有的了。」

「房東是一個將近六十歲的老婦，她有一個女兒，也快要到四十歲了，女兒在十八歲時就和人結了婚，但不到半年，她底丈夫就拋棄了她，據說是到外國去了，從此就音信渺無。她遭了這個打擊後，便不再和人戀愛，立誓終身奉養老母，過着清閒的日子。她們母女間的感情是再好不過的。」

「法國人素來很客氣，我底房東對我尤其客氣。她們沒有兒子，就把我當作親人一般看待。她們很知道異鄉作客的苦味，常拿親切的話來寬慰我。我在那裏住了兩個月就完全習慣了，猶如在自己家裏一般，我底生活適意而安閑，我底心裏也極平靜，頗似一泓秋水。」

「然而這種情形也並不會繼續許久，又過了一個多月，一件事情發生了。從此我底心情就再也沒有平靜的時候了。」

「重大的事情總是發生於偶然，但在偶然的一瞬間我們底命運就被判定了。至少我底經驗是如此。有一天午後四五點鐘的光景我從外面回來。剛走進大門，我就遇着房東母女送了兩個女客出來。房東給我介紹倉卒間不好說什麼，只握了手，說了兩三句客套話就分別了。」

「這兩個客人一個是四十多歲的中年婦人，一個是十六七歲的少女。那女郎穿着一件粉紅色的衫子，外面罩了一件青色大衣，披着白羊皮領，淡青色的帽子下，露出她底長圓的臉，鼻子隆起，眼深橫若鳳，嘴唇微微有點小，紅得像一顆熟了的櫻桃，但這是天然的顏色，並不是用胭脂染成的。」

「雖然只有幾分鐘的時間，我却也把她看得夠了。不僅是看得夠，而且還入迷了。這幾年來也曾遇見不少的法國女子，其中也有幾個使我時常懷念的。可是一見就能令我傾心至於此的，她却是第一個。」

「她去了以後，房東母女就詳細把她底歷史告訴我。從她們底話裏我知道她今年只有十七歲。在



那裏女學校讀書。她住在叔父家裏，父親在巴黎開店。最近因為她患病，嬌母帶她到巴黎去就醫，現在病愈便回來了，所以到這裏來看房東母女。她們兩家也有一點親戚關係。房東母女還絮絮地向我說起這姑娘底種種好處。我從她們倆底口氣中知道她們很喜歡她，而且我也就不知不覺地被房東母女底談話所感動了。老實說從這時候起我也就盲目地開始愛她了。

「說戀愛是盲目的，也許有人不承認，然而我底經驗確是如此。譬如我只見了曼麗（房東女兒告訴我的姑娘底小名叫曼麗）一面，談過兩三句話，我就愛上她了，這在別人一定會認為是滑稽的事。總之從這晚上起我就添了一件心事，書看不進去，事也無心做了，其實單是這樣，倒也不要緊。無心看書，不看書就是了，無心做事，不做事就罷了。所苦的是時時刻刻都在想她，想着她，心就無處安放了。第二天起得特別遲，因為前一晚上苦想她，不能熟睡的緣故。」

「又過了兩三天，房東請姑娘一家人吃茶點。在下午兩點多鐘的光景客人就來了。我在樓上看書，其實不過是在銷磨時間而已，我底心早就不能夠關在書上了。然而在未聽見門鈴聲時卻極其希望她們早來，但聽見了鈴聲，知道她們已經來了之後，我心裏又是懸懸的，我又不敢下樓去見她們了，只有躲在房裏看書。幸而不久房東女兒上樓來了，她好像知道我底心事一般，一定要我下去。我起先推口說我是外國人，夾在她們中間不免會使她們不方便，又故意找了些不大近情理的托辭，但終於半推半就地被房東女兒拉下去了。」

「客廳裏的三位客人正在和房東閒話，一見我和房東女兒走進去，便站起來帶笑帶說地歡迎我。姑娘正坐在門邊不遠的一把椅子上，她今天更是美麗了。除了那天見過的她底嬌母外還有一個中年男子，房東介紹說是某某先生，就是姑娘底叔父。大家握了手，說了兩句客套話。房東給我指定了一

個座位，恰在姑娘底上手邊。

「房東女兒說：『唐先生本來不好意思下來，我拉了他底手膀才把他拖下來的。』大家都笑了。我特別注意她，她笑得確實動人，身子微微顫動着，尤其可愛的是她那一張時開時闔的小嘴，和露出來的一排白玉般的牙齒，我等大家底笑聲止了後，便紅着臉把我所以不下樓的理由說出來。她底叔父便說：『這並沒有什麼。在法國，外國人就和自己底家中一樣。我們法國人對待外國人和自家人是沒有分別的。你們中國人又很客氣，我們也很願意和你們往來。只要你願意，請你常常到我家去玩，我是再歡迎不過的。我有一個小的圖書室，也有一些書。你如果肯借書來看，我也很高興的。』」

「『是呀，只要唐先生肯來，我也高興得很呢。』姑娘說了又是笑，多麼白的牙齒。」

「房東母女和她底叔父夫婦談得很起勁。我也就逗引着姑娘說話。起先是我問一句她答一句，後來她也向我問長問短了。不過我覺得她底舉止和表情上都帶有不少東方少女底溫雅的氣概，還不像法國女人那樣多話。房東他們看見我們倆談得很好，也不來打斷我們談話，便專心去和其餘的兩個客人高談闊論。我們倆談話聲音很低，一則爲的不妨害他們，二則也不願意讓他們聽見我們底話。」

「我們所談的大半是關於彼此底身世，說到得意處彼此代爲歡喜，說到心酸處彼此又代爲悲傷。這一點，同情心就把我們連繫得更密切了。況且她又是一個多情多感的法國少女呢。奇怪的是彼此底情形差不多。母親早死，父親在京城經商，從小就寄居在親戚家裏。」

「我因爲愛看她笑，便常常用些話來逗引她笑，她果然每次都笑了。笑的時候，她底臉上更現出一層薄薄的紅暈，雪白的牙齒也從紅紅的小嘴裏露了出來。她這一天穿的是紫羅蘭色底透出淡白色小花的衫子，頸上帶了一個金鎖鏈頸項和手膀底藕白色皮肉都現露出來，潔白得非常可愛。胸前兩

個蘋果已經隱約地從衣服裏凸出來了。

「在四點鐘的時候房東女兒把客廳中間的桌子整理好，我們就開始用茶點了。兩個女主人坐在那張長方桌了，底左右兩端。她底嬸母與我坐在上面，她與叔父坐在下面。我和她正是斜對着，用茶點的時間差不多繼續了一個鐘頭。這時候她很少說話，只有別人問起她，她纔答應一兩句，不然就只有笑的分兒。她底叔父和老房東談得最起勁，我雖是一面聽着，但一面仍不時偷眼去望她，不知爲什麼她對我也特別注意，她也時常看我。有幾次我們倆底眼光對射着，成了兩根平行線，那時我心裏真是跳動得很厲害，她底臉也發燒了，我故意對她笑了一笑。她並不把眼光避開，只是臉上多染了淡淡的一層玫瑰色。可惜我不是畫家，不能夠把她底那時候的神態和那一對奪人魂魄的眸子畫下來。」

「五點鐘一到，她和叔父嬸母就向房東告辭回家了。」

「我回到了樓上的房裏，忽然覺得冷清清的，感到了淒涼的滋味，好像剛纔做過了一個神奇的美妙的好夢。然而現在我却從幸福的世界裏墜落下來了。這樣大的屋子裏只有一個孤另另的我。房裏還熱，但心裏似乎冷起來了，沒有了她，不但以後不能過日子，就是這一晚上也無法過去的。那麼追到她家去，向她敘說一切罷，我固然無此勇氣，而且似乎也沒有這種道理，說起來我們只見過兩面呢？沒有辦法，我只得對着書本出氣，翻開一本書，翻了幾頁拋開了，又去翻第二本書，不到兩頁又把牠擲了。第三本書亦復如是。便是平日最愛讀的幾本偉大人物底傳記，這時候也完全失掉了牠們底鼓舞人的力量。在我底眼裏這不復是白紙上印着的很清晰的一個一個的字跡了。這變成了一串一串的黑色小蟲，在我底眼前跳舞着。」

「這樣無聊賴地混過了幾天。一天早上，她底嬸母到房東家來玩，臨去時曾邀請房東母女晚間到

她家去閒談，順便也邀請了我。我自然答應了，吃過晚飯不到八點鐘光景我就穿得很整齊的，高高興興地跟着房東母女到她家去了。

「這一天正落着小雨，到了她家，未看見她，我很覺掃興，我以為她是被雨阻留在學校中了。幸而老房東立刻便問起她，嬸母說她去取牛奶去了，馬上就要回來的，我纔高興起來。果然我們剛剛坐好，她就活潑地走進來了。她笑嘻嘻地給我說個「晚安」，不鬆不緊地握一次手。我們大家圍着一個方桌坐下。在燈光之下看起來，她底美麗又別有一種風味。

「她們女人底話照例是很多的，她底嬸母又愛說笑，所以談笑總沒有中斷過。她有時候也笑嘻嘻地說兩三句。這晚上她和我正坐在相鄰的桌子底兩角。有時我們互相看着笑一笑。她們向我問起中國的風俗，我也略略說了一些，又常惹起她們底笑。有些地方她們很不容易了解，又費了我一番解釋的功夫。

「有一次她底嬸母叫我做小孩子，我笑着辯說：「我不是一個小孩子，已經是成人了。」嬸母便笑向老房東說：「還不是嗎？這裏有兩個小孩子。你家裏有個男孩兒，我家裏有個女孩兒，剛剛是一對。」說了大家都大聲笑起來。你們想我是多麼滿意！「剛剛是一對。」這句話說得多麼有意思。然而我口裏還要分辨道：「曼麗小姐，自然還是一個小孩子，可是我已經是成人了。」嬸母笑得更厲害說：「你不相信，且站起來，試和曼麗比比高矮。」曼麗小姐聽了嬸母底話，果然站起來，挨近我，真要和我相比。這在我雖是求之不得，然而我終有點胆小，同時又胡思亂想起來了，臉紅着，身子也因激動而微微戰抖了。但在略一躊躇之後，終於受了她底眼光底鼓勵，也就站了起來，走去和她緊貼着，背靠着背。當我底背觸到她底溫軟的肉體的時候，一道電流通過了我底身體，而達到了全身。一陣陣的脂粉香和

肉香送入我底鼻裏，差不多要把我麻醉了，我深切地明白我是沒有支持自己的力量了。如果當時沒有嬸母等人在旁邊，我也許會做出一種非常的舉動來。

「說也慚愧，我雖然長她五歲，但她已經比我高過四五個生的米突了。於是大家都說：『你們真是一對小孩子。』唐先生現在沒有話分辯了。」我也只得笑了一笑。在有意無意之間，我很快地掉轉了身子，把她底肩膀輕輕按了一下。我自己覺得有點冒犯，但她並不畏縮，只無言地回過頭看了我一眼，在她底少女的天真的眼光中，我看不出有一點責備和驚訝的意思。我感激她，而那時我也就入迷更深了。

「在一陣神經緊張之中，我和房東母女走上了回家的道路。一路上老房東還絮絮地向我述說曼麗小姐底種種好處，但這些話，我已經聽不進耳了。我獨自在重溫剛纔的好夢似的情景。

「從此我就時常借着向她底叔父借書的題目，到她家去，總是在星期或晚上。這其間我和曼麗也有過一些故事，現在也不必細說了。

「記得有一個禮拜日的早晨，我和仲與嬸母從教堂出來，（我是爲了她纔進教堂的，）路過她家，她們要我進去坐坐，我也就進去了。嬸母到廚房裏去做事，她一個人陪着我閒話。她又拿出一本相片來給我。其中有許多張是她自己底像，尤其是今年二月裏照的那一張最可愛。我真捨不得釋手，趁她不注意的時候，有意無意地把那張照片抽了下來，恰巧被她看見了。她似乎知道我底心思，便含笑說：『我還有一張同樣的，如果你高興，就把這一張送給你作個紀念罷。』這種出乎意外的禮物，真使我不得不千恩萬謝了。

「愛情這東西是生長得最快的，只要牠發芽後不會受着什麼阻礙，那麼牠在很短的時期內，就會很迅速地發育到成熟的時候。我和曼麗間的愛情也是如此。那不可避免的時刻便到來了。

「另一個禮拜日的晚上，我和她從影戲場出來，時間已經不早了。路上冷清清的沒有什麼行人。走過我家門前，我邀她進去，她推口說不早了，要回家去。我見她一定不肯進去，便說：「路上冷清清可怕，我把你送到家罷。」她答應了，我們便一同走下山去。在路上我們談起今晚的哀情影片，又把話題引到她底身世上去。她說她底父親待她如何無情，又說父親要她去巴黎學戲，她如何不願意，更說世間沒有一個真正疼愛她的人。她忽然眼裏落了淚，就倚着路旁的一株苦栗樹站住不走了。她低低地哭泣着。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少女底眼淚，而且也絕對不會想到像她這樣的一個活潑可愛的少女會哭得這樣傷心。我有點窘着了，不知怎樣做才好。她底被白衣衫裹着的苗條的身體，在從斜對面射過來不會被苦栗樹遮住的月光之下看起來更覺純潔，更覺動人了。天真的臉龐上罩籠着一種淒哀的效果，不知怎麼樣一個思想突然來到了我底頭腦裏。一個強烈的慾望漸漸把我完全佔有了。本來已經挨近了她底身子的我這時候就貼近她，把她抱着了。在她底耳邊我激動地說：「曼麗，我愛你，我愛你，快要愛到發狂了！」我用我底火燒似的眼睛望着她，她不會開口。然而她底臉發亮了，淚晶晶的雙眼已告訴了我：我淚愛情之自白是得着她底歡迎的。我知道她也愛我，我底胆更壯了。先在她底被眼淚潤溼了的右頰上親了一下，她並不避開，然後就吻着她底潤溼的嘴唇。她也回答了我一個動情的接吻。這時候我們完全沈醉了。我忘記了一切。過去的，將來的一切我都忘記了。就是世界底毀壞人類底滅亡，在我都覺得沒有一點關係了。我只有一个她，一個愛我，而又爲我所愛的她。

「送了她到家回來時的心境又和去時的不同了。我覺得世界上只有我一個人是幸福的。一路上似乎一景一物都在含笑地爲我祝福，都在羨嫉我底好運。冷清清的路上雖仍只有我一個行人，但我

也並不覺得一點孤寂。因為我底胸膛中已有了兩顆心。除了自己原有的一顆外，現在又加上了她底一顆心了。

「從此我們便成了一對情人，至少每隔一天定要會見一次。因為在她家裏不甚方便，我們便定了一個約會的地方。每天或每隔一天的傍晚便在公園裏的一個石頭長凳上相聚。我們談着將來的一切。如何先告訴她底叔父嫡母，如何再同去見她底父親，求她底父親允許，將來如何結婚，如何回中國去組織新家庭。我們倆天天在好夢中生活着。

「然而好夢却也是不能久做的。命運所注定的車西終於到來了。大某一天我和她約會時，覺得她似乎有什麼不快意的事，我問她幾次，他總說沒有什麼。雖然她底臉上依然帶着笑容，但我看得出来她是在強爲歡笑，不過我也說不出這是什麼緣故。這一天的約會有點悽慘的樣子。當我把她擁抱在懷裏的時候，她緊緊貼着我，眼裏含着淚，口裏喃喃說些什麼我聽不懂的話。好像有誰在欺侮她，壓迫她，她要求我保護她一般。雖然她總說沒有什麼事，但我早已料到會有什麼非常的事變快來了。

「果然第二天在約會的地方我便不會見着她，從八點鐘等到十一點鐘還不見她來，我想她也許因事不能抽身來會我。第三天晚上我等到十二點鐘又不見她來，我知道一定有什麼事情發生了。我絕望地驚疑地走回家裏。

「我這一晚心裏一上一下，一翻一覆，不知要怎樣辦纔好。第二天早晨十點鐘起來，穿好衣服走下樓去，在廚房裏遇見了房東女兒。她告訴我昨天八點半鐘曼麗姑娘會來此告別並致意我。我大吃一驚，問：「怎麼她走了到什麼地方去？」房東女兒纔一一把昨天的情形告訴我。原來她底父親到了這裏，專來接他到巴黎去學演戲。她本不願意，也會在信函中幾次反抗過她底父親。但她底父親一來，她

終於屈服跟着父親走了，原來今天早晨我在牀中高臥時，正是她和父親乘車去巴黎的時候。一個小小的女兒有什麼反抗的力量呢？房東女兒說起曼麗姑娘底事自己也有些傷感。她又告訴我，法國社會上薄命的女兒太多了，她似乎記起了自己被人拋棄的那一段歷史，眼淚不禁奪眶而出。我沒有話說，回到房裏哭了許久，這時候我也忘記了一切，忘記了我所處的世界。我感到自己底孤獨，人生底無味。我在哭我自己，我過後又回想起她從前待的我種種情況。我更明白她臨行時因為怕觸動我底悲哀，所以知道我在約會的地點等她的時候纔來我家告別。這可見她臨行時還異常愛我，還爲我着想。然而如今已去得遠了一點痕跡也不留地就去遠了。我這裏只保存着她底一張照片。這時離我和她第一次見面之期還不到五個整月。

「不久我就病了，靠了房東母女底細心看護纔得痊愈。可是病好時已是深秋。這一次的打擊算把我底青春斷送了。從此我就心灰意懶，變成了一個老年人，沒有一點人生樂趣。我來這裏的目的本是在休養身體，誰知病反由此而深。雖然房東母女待我那樣好，但我實在不能留下去。這裏的一景物都使我記憶起往事來。我不久便離開了。我到羅馬去憑吊古蹟，到瑞士去留連風景，但這依然不能夠治好我底創傷。後來終於回到那一個我永遠不能忘却的城市來。我在房東母女那裏得到了曼麗姑娘底消息。據說她現今正在巴黎某醫院裏臥病垂危。她們不知道那是什麼醫院。我在她們那裏住了兩三天，從她底孀母那裏知道了醫院底名稱，我硬馬上到巴黎去。但是到了那個醫院我纔知道並不會有這樣的一個人住過院。在另外幾個知名的醫院去問也沒有一個人知道她底消息。」

「她消滅了，就這樣不留一點痕跡地消滅了。我至今還不知道她究竟是生着還是已死……」  
唐君說罷他底故事，嘆了一聲，大大地噓了一口氣，好像輕鬆了許多。但他底樣子還很鎮靜。我們知



道他是一個悲喜不形於色的人。

「我一生就只有過這一段戀愛史。這是我底初戀，也就是我底最終的戀愛罷。」他用一種含有深意的調子繼續說。雖然臉上顏色稍有一點陰暗，但他還是泰然自若的，似乎這並不是他自己底經歷，他是在敘述別人底故事。於是他舉了杯接連喝了兩口酒。

「好厲害的鎮靜功夫！」我心裏暗暗讚道，同時我又帶着好奇心去仔細觀察他，我才看見他底眼睛有點異乎尋常。他底眼睛變得非常深邃，這裏面含着不可了解的東西，我無論如何總不能把牠們看透，但我底眼光一旦看入他底眼睛，就好像受到了一種淒涼而柔溫的安撫。我覺得我底心意漸漸高揚起來，我甚至於有了慾望，想做一件好的事情，想做一個更好的人。

「唐先生，但是你後來結了婚呢？」一個年青的朋友說。

「是的，但這完全說不上戀愛了。我娶了妻，因為我覺得這好像是一個義務。我並不會愛過我底妻子，而且她又是一個什麼都不懂得的人。我和他結婚只是因為她需要找一個男人，我需要找一個女人罷了，事情就是這樣簡單的。有時候甚至我想試來愛她，也不能夠。因為我們兩人中間隔着了一個曼麗姑娘。我屢次說：你把她忘了罷，人並不單是靠愛情生活的，然而事實上總做不到。雖然在表面上我似乎把過去的一切都忘掉了，可是在心裏我還深深記念着她。你們看，這就是一個證據，這十幾年來我天天都佩帶着牠的。」他說着就從西裝袋裏鄭重地摸出一件東西。我坐在他底鄰近，便伸手去接了牠。

這是一個軟玻璃做的小鏡框，樣式很新奇，兩面都是玻璃，裏面嵌了一張女郎底半身照像。她底相貌和唐君所描寫的差不多，不過照片已經褪色了，這的確是一個活潑可愛的少女。我想那時候的肉

身的她不知道要比照片上的好過多少倍，但現在這張照片上的她也已經夠引人憐愛了。我有意無意地翻過背面，因為對先前彷彿看見照片底背面寫得有一些字。果然在這一張小小的紙上很工整地寫了一首詩，字跡非常細小，我慢慢地替大家讀出來：

「失去的星

我昨夜曾徘徊在中庭，

藍空中閃耀着滿天的星辰

我不住在天空中搜尋

尋求我底那一顆失去的星。

我曾墮入在黑暗的深淵，

我曾徬徨在寂寥的荒原，

感謝你這顆天畔的明星，

照徹了我底靈魂底黑暗，

可是這只不過春夢一場，

徒然給了我一段痛苦的回想。

我知道我本無福進天堂，

但你爲何又給我這樣的希望：

我知道我們只應有片刻的相聚，

我知道你是不會永久屬於我的，

但你爲什麼要給我一線的光明，  
只爲的使我日後寂寥痛苦如此？

我如今又墮入在黑暗的深淵，  
我如今又徬徨在寂寥的荒原，  
我絕望地期待着那失去的星，

重回來照徹我底靈魂底黑暗！

我看這首詩底墨色還很新，便問：「這是你新近題上去的嗎？」  
唐君默默地點着頭。我見他底眼睛有點潤溼了。

「人究竟是一個人呵！」我心裏這樣想。

## 她悵望着祖國的天野

張資平

選自巴金文選

八分滿的月輪，跑出松林上面來了，她照在沿海岸綫一帶沙汀上，和雪一樣的白。線照在海面上，潑潑的反射出萬道銀光。晚潮好像歡迎她，一陣一陣的趕上沙汀上來。

一羣漁家底小女兒，跑到沙汀盡處，嘻嘻哈哈的和晚潮競走。

「姊姊！我的草鞋兒溼透了！」  
「誰叫你不聽我的話！在鞋兒溼透了！我不管。叫媽媽搵你！」

小女孩兒哭了，她姊姊却笑着說：

「看你還跑到那邊去麼！」

線。小女孩兒揉着眼睛，癩癩的跑到她姊姊跟前。一羣小女孩子也跟着她，離開了沙汀和潮水底接合

幾片浮雲被月色衝開了，月色更加明亮。不安定的海面給月色擁抱着，漸漸的睡下去了。他們祇聽見晚潮一呼一吸底聲息和松林裏唧唧的蟲聲。

「我們唱歌罷。」

「還是捉迷藏好。」

「我們猜拳，看誰贏了，我們就照她說的做。」

她們猜了一會拳，終歸唱歌的贏了。

「唱什麼好呢？」

「君之代。」

「君之代不好聽，我懶唱他。」

「唱飛螢。」

「我喜歡鐵道歌。」

她們胡亂唱了一陣。

「叫靜兒唱。」賈秋霞雪中送別歌，「她唱得最好。」

「我要聽秋姊姊獨唱。」

名叫秋兒的，站在中間，她們彼此拉着手，做一個圈兒圍着她。慢慢的旋轉。潮浪打沙汀的音調，很能夠和她們的步踏一致。

“Come! Come!

I love you only, my heart is true!

“Come! Come!

I am very lonely I long for you!

“Come! Come!

Naught can efface you, my arm areaching now to embrace you,

「現在是我們一齊唱。」

「阿呀，秋姊姊哭了！」

「誰哭！你們唱，莫理我！」

## 二

吃中飯的時候，太陽還晒得很利害。吃過了飯之後，不到二十分鐘，忽然起了一陣狂風，天色陰暗起來。再過一刻，下起雨來了。傍晚的時候，雨下得更大。坐在近海岸的松林裏一間茅屋裏面，祇聽見波濤怒號，分別不出那一種聲浪是松濤，那一種聲浪是狂潮。霹靂的由那小小的窗口閃進一道青光，把茅屋裏黃豆大的燈光吹滅了。茅屋裏的女主人——一個年約四五十歲底婦人，忙由灶爐傍邊底小椅子站起來，跑到窗前，把窗門關上，重新點着那和燐火一樣的燈光。

「秋兒！你還在哭麼？仔細爺回來要搥你！她今晚上回得這樣遲，敢是又吃醉了。」  
「我怕他麼？我又不是他底女兒。」秋兒抬起頭來，睜開腫得像扁桃大的眼睛，似怒非怒的，望一望她的母親，再伏下去。

「你還說麼？不怕他撕爛你底嘴！」老婦人說完了之後，還歎了幾口氣。

「他那裏當我是養女看待？你們逼我去掙那不應當吃的冤枉錢！我掙了回來，還要虐待我。你也莫說一句公平話。今天又幫着他逼我……」秋兒說到這裏，聲音早咽住了，說不下去，嗚嗚的痛哭，屋外底松風和潮音，像可憐她，和她底哭音共鳴起來。

「我說了多少話了，你還不懂麼？真是不明白道理底女兒！你還在夢想他回來麼？他不過一時的把你當玩物呢！你還不明白麼？你想守他到什麼時候？」

「當妾，我情願當一個男子底玩物，我也情願。我只不願當多數人底玩物，無論如何，我總不喜歡那個屠戶！」

那老婦人坐在爐火旁，連歎了幾口氣，只管搖頭。爐裏底火，照見她兩個生了縐紋底頰上，淚珠兒一陣一陣的滾下來，她也覺得這個女兒——混血兒可憐。

### 三

日本有名底商埠，要算是橫濱，神戶，長崎。這三個地方，都有華僑寄留。在長崎華僑裏頭，有一個豪商姓林，就是秋兒底親生爹爹。

林媽——秋兒底生母，明明曉得林商在中國內地有了家眷，還跟了他，替他生了四五个男子，和秋

兒，秋兒是最小的一个。

林商內地底家眷王氏，也有三個男子，和五個女兒。兩頭家眷，都依靠林商一個人。林商底半生事業，也銷磨在生育子女上面。林商要滿五十歲底時候，精神忽的衰頹下來，煩重的商務，自己一個人再支持不住了。王氏生的大兒子名叫壽山，由內地出來，接着做他爹交下來的生意。

壽山出來日本那年，已廿七歲了。他廿八歲的那年，林商由日本寄回幾百塊白洋，替他成了婚。壽山成婚一年之後，就替他爹生下一個孫女兒，過了幾年，又連網接縫的，生了幾個孫兒。林商雖得喜歡他，膝下子孫滿堂，但他背過臉去，不能不咬着牙根叫苦，歎他的負擔太重。因為壽山做了幾個兒女底父親，還要林商每月寄幾十塊白洋給他，在北京城裏混，說他進了一間中國特有的，四不像的專門學校。王氏在內地，一天到黑，一年到冬，所操心的，就是林商在日本的生意。她怕林媽把這副資本奪了去，所以她常對她的親近，罵日本女人淫賤，日本女人不要臉，專跟中國人。她要壽山快把書本丟開，出日本去，把家產爭回來。壽山是「讀古人書，做古人事」的一個書生，他很能夠守「親命不違」底古訓。他接到林商叫他出日本來幫做生意底信，就立刻出了學界進商界了。

#### 四

壽山經手做了兩年生意，不見起色。第二年冬，林商染了流行感冒症，一病死了。他臨終，曉得王氏和林媽中間，絕對沒有調和底希望，所以遺囑將家財五分之三歸內地家族，其餘五分之二給日本家族。他又懇囑了壽山幾句，壽山也居然下幾點痛淚答應了。

不知道是壽山忘記了父親臨終底遺言呢，還是絕對的服從了母親底命令？他對林媽說，他是長子，

庶母一家底生活費，他應當負完全責任，家財不必照遺囑分割，還是合湊着做生意好些，並勸林媽帶弟妹女內地回去。林媽深知道壽山並不是能夠孝養庶母，撫愛庶弟庶妹的人，不過想掌林家底財政全權罷了；況且日本女人是不情願像木偶一樣，等人家給飯吃的，壽山竟料不到林媽會提出抗議。

日本是法治國，不像中國有許多曲折微妙的，糊塗了事的，折衷辦法。在日本不要什麼鄉紳來調停，也不要什麼族人來排解；壽山只有恨得咬牙切齒，照遺囑辦了。但他總想在遺囑之外，多爭幾個錢回來。到後來，他妙想天開，想出一條妙計。他提議家財未分之先，要扣下三千兩，替林商覓一穴生龍口好風水底墳墓，其次還要扣下一千兩，替林商做一個七天八夜底大幽魂超度道場。林媽說這是出乎壽山一片孝心底提議，馬上答應了。壽山真喜出望外。

林商死的那年，林媽底大兒子，不過七歲，秋兒才生下來四個月。日本底生活程度，比中國內地底要高十多倍。林媽生的幾個兒子，在華僑學校不完全的中學級卒業後，就各自尋生活去了。大的在一家雜貨店管賬，次的在一家中國酒店當廚房，第三的在一家洋行裏當侍僕，第四的給了林媽底哥哥做養子，祇有秋兒跟着她媽媽，再嫁到日本西海岸S村上一間小禮拜堂底老牧師家裏。

## 五

秋兒初到這牧師底茅屋裏，才十四歲。她在這漁村幫漁家搖櫓和晒網，勞動了兩年。她的虛榮心，跟着她的女性美，一天一天的發達。這荒涼寂寞的漁村中，她再住不下去了。她一個人搭了數百哩底長途火車，漂流到東京人海中來。她在東京，沒有親故，也沒有知友。她祇跑到一家介紹職業所去，報了一個名。她底志望是想到一家高貴的家庭裏，當侍婢，吃碗比較清閒的飯，習一些高尚的禮節。應對她自



信她天生麗質，決不會使她志望失敗。

過了三天，那家介紹職業所底主人，寫張信片叫她去。

「對不起得很，我這裏照你所志望的，打聽了幾處平日有信用的家庭，都回說現在沒得缺員。若專等上流家庭底服後，怕一時難得出缺。祇有……」

「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呢？」

「旅館，酒樓，茶店這些地方，比較容易找些。」

「沒奈何底時候，就進這些地方去也使得。」

「有是有一個比較清閒底地位，不知道好姑娘願意去不願意去？」介紹職業所主人，露出兩列青黃色的牙齒給秋兒看，並且縫起他底一對鼠眼望秋兒。秋兒聽見他稱她做好姑娘，心房像受了一種刺戟，心房底血登時逃到她的雙頰上。

「什麼職業？」

「我想姑娘早懂得我底話了。這個位置，祇要夜間勞動三兩點鐘，此外一點兒事都沒有，由得姑娘自由，月薪有五十多塊，得主人歡喜了嗎？哈哈！那就由姑娘要多少就有多少了。」

秋兒雖然沒受完全的教育，沒有高尚的思想，但她知道處女底真價是很寶貴的，斷不是一個月五十塊白洋便可賣掉的。

## 六

秋兒沒有到中流以上底家庭去當侍婢，也沒有到酒樓旅館去服役，到後來，她由自己底自由志望，

進了東京近郊底一個工場當女工去了。她底美貌很能打動工場監督底心，她會見他的時候，他表示一種很歡迎她的態度。

監督會彈四絃琴 (Violin)，監督夫人底網絲琴 (Piano) 也很巧妙。工場定例，每月第三底星期六晚，要在工場附設底俱樂部開慰勞會。男工固然個個到會，女工也差不多全部出席。監督和他的夫人也到會演奏他們得意的樂器。監督底四絃琴音，和夫人底歌聲，幾次能夠叫秋兒下淚。秋兒底社交是在這工場俱樂部開始，秋兒初次知道藝術上底一種寂寞的悲調，也是在這工場俱樂部。

她在會合室底一隅，揀一個沒有人注意得到的席位坐下，沒有人去理她，她也不找誰談話。她只傍觀她的同僚，男和女，拍着掌合唱野合男女常唱的情歌，她在這慰勞會場裏，不覺得有什麼安慰，她祇覺得有一種悲哀的氛圍氣。圍繞着她，她在這會場裏，新得了一種感想，就是這會場中司會的女王，是日夜不勞動的監督夫人。她又常拿自己和監督夫人比較，覺得兩人間的勞力和報酬，很不平等。她會唱“Cornel Cornel……”底情歌，是監督夫人教她的。監督夫人唱完這個情歌，她定很歡樂的笑着，但她唱完之後，她的態度，全然和夫人反對。她出席過兩三次後，她再不到這慰勞會了。

一班男女工正在拍着掌，唱歌，喝酒，和吃茶點的時候，一祇在工場附近老農婦家裏一間小房子裏，——她一個月出三塊錢租借來住底小房子——悶悶的讀一冊「婦女世界」雜誌。

## 七

監督很她愛，監督夫人比她的丈夫還要愛她。

有一晚，監督夫婦專請她到他們家裏去。她到監督家裏的時候，差不多快到八點鐘了。監督夫人引

她到後樓露台上。月色很亮。要不到燈火。露台中心擺一張圓檯，周圍有幾張搖椅。

監督之外，還有一個男子在座，秋兒認得他是前月才到住底工場理事篠橋五郎，是明治大學專門部出身底秀才，兩頰紅得發亮，但不得健康的表象，鼻孔下蓄有幾根黃鬍子，看見她，忙站起來鞠了一鞠躬。

他們四個人——兩個男子和兩個女人，圍着圓檯，談笑了幾十分鐘，監督說，還有客在樓下客廳裏，會他，和他的夫人告辭先下樓去了。祇剩下篠橋和秋兒兩個，倚着露台底欄干，望天空底碧月。秋兒才知道監督夫婦請她到他們家裏底用意。

過了幾天，監督夫人自己到秋兒那邊來說，要替她做媒，勸她嫁篠橋五郎。監督夫人沒有替他作媒，以前她還不見得很討厭篠橋，自監督夫人來訪之後，她在工場裏遇見篠橋，再不和他說話。秋兒底心地，日見日煩惱，她底臉兒，也日見日清瘦。有一天晌了十二點鐘，放了工，有一點多鐘底休息。她在工場後小溪傍邊，揀一塊僻靜的草地坐下，打開帶來的飯盒子，剛吃完飯，一對生有許多黃毛的手，從她底肩膀後伸了過來，她待抵抗已來不及，她覺得有一種，能使她心房破裂底重力，壓在她底乳房上面。她到底底是年輕底女子，體力和靈魂一樣的脆弱。她從此不是處女了。

自後她一個多月，並不到工場裏，但她的薪金，還是一樣的寄來。同僚底女工，有羨妬她的，也有輕笑她的，但她對身外底褒貶，一點兒沒有感覺。監督夫人請了她幾回，她一概拒絕了。篠橋探問了她幾次，她也不情願會面。到後來，監督夫人也懶請她了，篠橋也懶探望她了。

她雖然恨篠橋五郎入骨，但過了兩個多月，她覺得有一件事很放心不下，非找篠橋五郎不可。她漸覺一個人底生活，太過了單調寂寥。有一天晚上，月色還是和前兩個月在監督家裏露台上那晚底月色一樣：她一個人冒着晚露出去散步。她在監督底露台下經過，她忽然聽見一陣喧笑。隨後又聽見監督和他夫人底樂具演奏，隨後又聽見許多男和女底談笑聲，篠橋底聲浪——像破鑼一樣的聲浪，也混在裏頭。她覺得這些聲浪沒有一種不是譏誚她的，沒有一種不是揶揄她的。她聽得哭了。她雙手掩着臉，急急的跑回寓裏去。

他靜靜的想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早的跑到監督夫人家裏去。

「秋姑娘！好一陣風把你送過來了！」

秋兒悲不可仰，但她極力的忍耐着，勉強拿笑顏去答應夫人。

「夫人！你從前勸我底話，我現在決意答應他了。夫人可以代我告訴他？」

篠橋五郎對監督不能不保持他的信用，馬上答應和秋兒同居，但他早已不像從前熱愛秋兒了。

他們同居了兩三個月，公司本部要調篠橋到大阪支工場去。秋兒要同行，篠橋不答應，說他到大阪找定了地方，再來接她。他給了幾十塊錢，叫她暫回日本西海岸S村去。

秋兒回到S村裏，有點錢在身邊，她底繼父老牧師待她還不錯，到後來秋兒底私蓄漸減，老牧師對待她，也漸漸變了。篠橋去了一個月，不見一封信來，她去信催他，也不見答覆。

## 九

做母親的受悲痛的刺戟過度，胎兒也不能發育，她流產了。這經了這種傷心的痛苦，覺得她應受底

爵已經夠了，她底責任也輕了，她漸漸的忘記有篠橋五郎這個人了。

秋兒從前是看金錢比她的身子輕，現在她覺得金錢比她的身子重了！肉體的受蹂躪事小，精神的受虐待事大，所以秋兒犧牲她的身子，去博金錢，來解除精神上的虐待。

她流產後靜養一個月，就進這S海岸第一家旅館招待旅客了。

秋兒到底賦有點『從一而終』底遺傳性，她受了篠橋五郎底污辱，不但不圖雪恥，還想將錯就錯去成全『從一而終』底美德。到了現在她絕望了。她在這旅館服役期內，她身邊底男子，和從前篠橋身邊底女工要同數的多了，不單她自己願意，她的養父——做牧師的養父，也默認她做這種賈身生活，多掙幾個酒錢給他。

今年暑假有一個姓H底中國留學生，避暑到這S海岸，在她的旅館裏住了一個月，她爲這位中國學生，拋棄了仇視中國人主義，——因爲她當中國人個個都像她壽山哥哥一樣——漸漸的思慕起來她父底祖國！

照國籍法講起來，她本是中國人，她亡父底故鄉，是嶺南嚴冬不見雪的地方，她在日本列島西南部一個孤島上生長，她十四歲上跟她底媽媽來這雪深二三丈底S海岸求生活，後來她又漂泊到東京去，向一班殘酷無情的人討飯吃。但她所歷旅途之苦，趕不上她所受精神上之苦百分之一。她此刻遇見了H，H對她說，他能夠洗去她從前一切底恥辱，他又對她說，他能夠安慰她將來底悲寂，他又對她說，他能夠帶她回她父底故鄉去。他又對她說，他能夠像帶她離開日本列島一樣的，帶她離開她現在所處的精神上底悲境。她半信半疑的，對他的要求，還沒有肯定的答覆。她祇問他一句：

「我能夠回中國去？我真歡喜不盡？」

## 十

赤熱的火球漸漸的沉沒在遠山後面，且忙把面西的一扇紙屏打開，放點兒涼風進來。秋兒也放下端進來底膳具，忙跑過來，替他把掛在簷前底紗簾捲起。他回到房裏，盤腿在一張蒲團上坐下。秋兒跪在他旁邊，把膳具在他面前擺開，盛了一碗飯，放在一個黑漆茶盤上，送過來給他吃。『秋姊兒……』

『……』秋兒並不望他，背過臉去。一手按在一個小飯桶蓋上，一手按着一張新聞紙，翻着衣服首飾店底廣告。

『秋姊兒……』

『不快點兒吃麼？』秋姊兒的叫什麼？快點兒吃啲！我還要侍候幾個客吃飯呢！』秋兒回過臉來，半笑半惱的，向着他發噴，他倒笑了。

『秋姊兒！你真的想精神的把我殺死麼？』

『不要臉的花言巧語，誰會信你！』秋兒也笑了。

『我就是不會花言巧語，所以秋姊兒不……』

『不……不……什麼？』秋兒正色的問。

『不高興和我交際。』

這幾句問答，像專對秋兒底弱點下了一個刺戟，她忙低下頭去。她覺得她所遇見過的男子，要算且最誠懇，最不會用能得女人喜歡底飾詞，去稱讚她，阿諛她。且也將飯碗擱下，偏着頭望紙屏外底黃昏景色，拇指和食指間夾着筷子底手，按在右頰上，手拐却在膝蓋上支着，兩個人都沈默了一刻。且回過

臉來，微微的歎了口氣。秋兒底心給H這一歎羈絆着，對H底要求，再沒有勇氣去拒絕了。

「你要我再到東京去做什麼呢？」

「學校底寄宿舍，我再不願意住了。下宿館子生活我也厭了。這兩年來，不知道爲什麼緣故，無論遷到什麼地方，總覺得沒有地方安置我的心。現在我找到能夠看護我的心，安慰我的心的人了。秋姊兒！你不要使我失望，不要叫我亡魂失魄的，一個人回東京去！」

「今晚九點多鐘你有空麼？」

「有空怎麼呢？」

「我們今晚上，到海邊六角茅亭裏，慢慢的商量罷。」

## 十一

秋兒在S海岸，接到H由距S海岸七哩多遠的溫泉地方，寄來給她的一封信，第二天，她就向旅館底主人請了兩天假，搭乘這村間常用的交通機關——前兩輪小，後兩輪大的六個人合乘的馬車，到溫泉地方一家小旅館去。

「我底信你讀過了麼？」H接見到她，最先問她一句。

「讀過了。」

「你決意了麼？」

「我沒有什麼不決意，祇怕你沒有真心的決意。你將來怕要後悔！」

「爲什麼？」

「我不是處女了，你也早明白了的，我底身分比「新平民」還要卑賤，我又經過很恥辱的生活，不相信你真看得起我這樣的女人！」（日本國民階級可分六等：一皇族，二貴族，三華族，四士族，五平民，六新平民。新平民是朝鮮或台灣人，改用日本式姓名，與日本內地平民混居，數代之後，得有做日本平民之資格，日本人間多輕賤之。）

且身上給由跪在他面前底秋兒身上發射出來的，一種女性的力，引起了一種熱焰。他祇目不轉睛的望着秋兒，並沒有聽出她說些什麼。秋兒知道且呆鳥一樣的望着他，忙低下頭去，用口咬着手帕底一端，他一端用手拉着，無意識的儘望下拖，也不再說話。

過了一會，還是女人那方面總有點不放心，先破了兩人間麼沈默。

「從今晚起，你真的做我的永久保護者麼？」

「你現在沒有別的關係了麼？」

「是的，沒有我祇一個人！你真能夠不問我過去底罪過麼？像我這樣不幸的女子，受過奇恥大辱的女子——說明白些，受過強姦和經過秘密生涯的女子，也還有人心真的愛我麼？我不是在發夢麼？你不是出於一時的性的衝動，當我做玩物麼？」

「胡說些什麼？秋兒，你還不相信我麼？誰把你當玩物？」

「當我是玩物，有怎麼要緊？我巴不得你永久當我是你喜歡的玩物，把我帶回去，不中途拋棄！」

且愛秋兒，是一時對秋兒求性的安慰。秋兒滿足了他底要求之後，他對她底愛，即時消滅了。且墮落底第一晚上，在電光下望着秋兒底睡顏，便聯想到舊約底撒母耳下篇（I. Samuel）第十三章第十五節。



## 十二

秋兒和江在溫泉地方七晚六天底生活，不過是溫潤的，熱烈的紅唇底接吻，豐腴溫柔的肉體底擁抱，和華氏六十度底溫泉池中的鴛鴦戲水。

到了最後那一天，江愛秋兒的熱情既過了拋物線底頂點（Vertex），漸漸的下降，秋兒對他底戀愛力，受了江一星期間底放電作用，像新得了加速度和日數成幾何的比例，反一天一天的熱烈起來。但江不能再在溫泉羈留了，要趁今天底火車回東京去。

討厭底秋兒在旅館裏，不飽哭一番，她偏偏在停車場底月台上，聽見轟轟的車輪和嗚嗚的汽雷無緣無故的拿手帕掩着臉，嗚咽的哭起來。

「你到東京，找定了地方，要即刻打個電報來接我……我總忍耐着等你，無論等到什麼時候！」她由腰間底衣帶裏，取出一個小紙包兒，從火車窗口交給坐在車內底江。

「回到東京後打開來看罷。」

江馬上想打開來看裏面包些什麼東西，急得秋兒滿臉發紅，出了幾點，不好意思底急汗。

「你要在這裏開，我即刻回去！」

「爲什麼此刻看不得？」

「……………」

火車蠕動了。秋兒在月台上，拚命跟着火車跑，江在車裏祇見她往後退。及望不見秋兒底時候，忙把她給他底小紙包兒拆開來看。裏面有一張，用很淡墨黑水塗的一封信，用日本註音字母草書體（平

假名)寫的字寫得很拙也很潦草難看。她信裏底意思是：

「他們——媽媽和養父和村裏人——說什麼我都不理，也不怕了。我祇跟你一個人去，我以後祇愛你一個人。你當我做什麼都可以，玩物也好，奴隸也好，祇不要再愛上第二個人來厭棄我。你不要我的時候，寧可把我殺掉，我總不願生着看你睡在第二個愛人底腕上。你要知道我底性質和蛇一樣的固執。我能夠愛人，也能夠同程度的恨人！」

另外一個小包是我底頭髮，是我底身體底一部。我以後還要繡一個紅綢三角袋子寄給你，把我底頭髮封在裏面，你帶在身上，好做你的護身符。

我想抱着接吻底唇破，都不情願放手。底H郎這是很寂寞很可憐的秋兒寄給你底信！

秋兒這封淺近粗陋底信，先使H發笑，其次叫H發生一種悲哀，最後使他懷了一種恐怖！

### 十三

秋兒在S海岸，等了一個多月，才接到H平安到東京的一封信——寫了許多甜密密的話安慰話，叫她格外保重身體的信之外，再不見H來信叫她到東京去。她寫了幾封信去問，也不見答復。最後寄去的兩封信，沒有開拆，原封打了回來，封面貼有一張條子批有「受信人不在，無法遞交，原函交還」底幾行字，還蓋有郵局檢查人底印。秋兒恨得差不多要發狂，每日哭笑無常。她祇說要到東京去，但她底媽媽和養父不允許。她媽媽是怕她到東京去再吃虧，她底養父——做牧師底養父吃酒底時候，說新舊約聖經裏面，並沒有戒酒底文字。底養父，在禮拜堂裏，恭恭敬敬的跪在寫有「以瑪訥利 Emmanuel」的紅緞子做底匾額前，高聲叫「呀們」底養父，是要叫她每禮拜日，在小教堂裏，按按風琴，向禮

拜堂聽聽衆多捐題幾個錢；夜間還要叫她到一家教琵琶和跳舞底司匠家裏去準備……

恰好這時候，東京警視廳發了一道命令，通告日本全國各警署，嚴重的取締不良少年男女，並警告做父母的，不得輕許兒女單身出都會去。秋兒是S村中底一個注意人物，常受巡警底監視，所以她一到停車場，就有巡警去盤問他。她很悲切，她抑鬱無聊的時候，祇和幾個漁家女兒在海岸散悶。她看見那六角茅亭，她就聯想到且說她底亡父的故鄉——在大庾嶺南的深山裏，景色和這海岸全然不一樣的故鄉，她不單沒着見過，連夢中也不會夢見過，她祇能夠按着且描說給她聽底話去幻想的故鄉。秋兒是中國人，她爹爹林商死後，她雖然恨中國人，但她不恨中國。她不單不恨中國，并且很思慕中國！她很想回中國去看她（中國）特有的龐大的壯麗山河，現在她絕望了她底異母哥哥不愛她！她思慕的中國人也不愛她！她還思念她有幾個同胞哥哥，在日本西南端底孤島上，「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勞苦着，也還和她一樣的不能恢復中國底國籍。她想到這裏，底祇好在這寂寞底漁村裏，做一個貪鄙的牧師底養女。她祇好改屬日本底國籍。她祇好重新恢復她從前所懷的恨惡中國人的心！

一九二一年四月櫻花落後脫稿於日本淺間火山麓旅次選自創造季刊

## 改 嫁

許 傑

新死了丈夫的啓清嫂，抱着她的惟一的女兒，坐在一間房裏哺乳。那間房子很幽暗，在從前，她是覺得很緊湊，很熱鬧的，現在却覺得很空虛，很冷漠了。她本來是不大修飾的，便是從前她丈夫在世的時候，也是亂髮蓬蓬，衣襟不整，托言有了孩子喫乳，便沒有功夫裝束的；何況現在又是新孀呢？

她把她膝上躺着的女兒換了一個方向，要她吸盡了一隻乳房的乳汁，再來吸着另一隻的乳汁。她的女兒是瘦削得不像人樣了。面色是金黃的，頭上生着一頭的癩瘡，癩瘡的膿漿結成的許多瘡痂，點綴在她的毛毯毯的黃毛中間，正像荒草蒙茸中龍盤虎蹲的岩石。她的頭部細小得竟像一個棠梨，但她的眼睛却靈活得如一隻老鼠。她雖則剛滿了週歲，但她却很聰明，所以她母親很愛她。

啓清嫂把遼曠的室內看了一眼，覺得有一個可怕的暗影永遠在她的眼簾中搖晃。她雖然在人前不肯說起寂寞，說起孤悽，說起這可怕的暗影，但在獨處的時候，心裏總是惘然。她每在無可奈何的命運與悲哀之下，便只有想法請她自己的心肝女兒來慰藉她。她把自己的乳頭從她女兒的口中抽出，兩手推動她的女兒，問：「小小奶（讀若懦）爸爸在那裏呢？」她的乖覺的小寶貝，便骨碌着她靈活的老鼠眼睛，向她母親的面上投射一些安慰的眼光。一手無意的向外一指，意思是說她的父親是在天上。

「爸爸在天上嗎？」

「上——上，」她的女兒不成聲的回答。

在從前，她父親病着的時候，她們問她「爸爸呢？」她總是用手平指的，於是她們便問她在「床床裏嗎？」她也是回答一聲不成聲的「床——床。」

「寶貝真聰明，爸爸在上。」她把胸前的衣襟隨便一理，便把女兒抱在懷裏，自己立了起來。

她今年還只有十九歲，但已做了三年的人妻，與第二次的人母，而現在又是孤孀了。她是十六歲嫁給啓清的，那時啓清已有三十四歲了。啓清的前妻是癆病死了的，身體虛弱而又時常出入床第的，他大概也有些傳染吧！啓清在日是時常呼腰酸，喊背痛的，但他還很殷勤的給她做事。在去年小奶生產

的時候，他已經瘦削得很難看，臉孔也幾乎黃得可以搾黃水了；但他還是爲她跑進跑出，翻湯倒水，捧桶捧鐺的。她要他不要這樣「用力」，恐怕做成病了，將來又要倒床；但他却偏偏硬着頭頸說：「不要緊！誰知他便在那時病了一直晴晴雨雨，總沒有復元的氣象。便是在病得厲害的時候，他還是爲她抱小奶。」

她每想起她的丈夫來，便如自己的心肝被他人挖去；他雖則已留給她這一塊心肝寶貝肉，但這一塊太小的寶貝，總不能填滿這一個絕大的空虛。她雖然在人前還是裝強，說死了丈夫不要緊，但她總覺丈夫死了，實在是一個絕大的傷痕，便是她在十四歲那年，自己的兄弟死時，也沒有如此創裂心痛。

在無論何時，她常感到一種有話無處說的痛苦。就是這一點，她便覺得非常難受。她在平時，無論看到什麼，或是想起什麼時，若是他當時沒有在旁，她便無意中有一種心情，說要告诉他知道。大概這一種思想之途徑已經走順了的；在現在她明知他是死了，但總是時時想起他。這一種心情的傾向，便是她想硬強，也是壓抑不住的。

家裏的情形，在她的眼中看來，簡直是討厭。姑娘總是婆婆親生的骨肉，她們總可以黏貼攏來；而她却是外人了。

在幾日以前，婆婆曾對她商量過：——說是商量，實在就是暗示，或是「勸嫁」來得確切。婆婆問她怎樣處置，說她年紀還是這麼輕，又沒有一男半子，現在懷中雖然有一個女兒，但女兒還是這麼幼小，就是費盡心機把她養得大了，將來還不是張姓人物，還是嫁給別家的東西。她說她手中捧着的小東西若是個男孩子呢，那末張姓的香火，還可以不絕，便是做娘的，在年青時守了寡，把他養育成人——

現在苦了幾年之後，將來兒子大了，還可以過老，還可以享幾年的兒孫福——總算還有一點希望。只是現在——

「大嫂，你自己總很明白，你還年輕——這是我短命的啓清害了你的（她的乾癯的眼眶裏竟然淌下淚來了）我年紀這麼老了，我能說什麼話——實在我也沒有法子，你是個聰明人，你請自己想，——你以後享福的日子正長，我們再不能耽誤你——你想還是——你自己心裏怎樣——」

那時她只含着眼淚，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她心裏這樣想着，「啓清死了只有這麼幾日，他們就不認我是張姓人了嗎？——論你們這種良心，我無論如何，也不給你守寡，你又沒有幾百萬的家當，我難道在這裏餓死嗎？我當然是要走的——只是死鬼啓清啊！（她的心裏也酸得厲害，眼淚便如湧泉了）我到有些忘記不了你。」她平素總想裝硬心腸，但終於流出眼淚來。

「本來，」婆婆又接下去說，「啓清還是熱燙燙的，他的口氣還是剛才跌下去，我不能說這話——可憐我這樣老的年紀，我不知前世作下多少罪孽，要我這麼老的人來送兒子的終——現在還要看著全家分散——大概我的日子也不長久了。」

「你要我送你的終嗎？」她心裏想，滿面流着眼淚，只是說不出口，「這也不難，只是你還有你自己親生的女兒，你恐怕不喜歡我吧？我再服侍你幾年，等你歸山後再嫁人，也不算遲，只是我有些怕着姑娘呢！她現在是好福命，有丈夫，有兒女，她的心腸畢竟還是慳弱得很的。」

「天地老爺，一定是弄錯了的，把我掉換了去，不是很好了嗎？」婆婆含着眼淚說。說後是一聲長嘆：「唉！」

「我也這樣想呢？」她想：「天地神明一定是無眼的。」於是她也用不同的情調，沉入長嘆聲中。

唉！

她們沉默在眼淚與悲嘆中很久很久之後，婆婆才立起來說：

「大嫂，你再仔細思量，萬事總得隨大嫂的心願。」

「婆婆說得好，我是小輩，總得由婆婆作主。」她也立了起來。

那天晚上，她又空床上哭了一夜，她左思右想，除了一走，別無善策。她預先怨自己的命苦，以後又從自己怨到丈夫，怒到家裏的父母。最後，又怨來怨去，終於怨到自己。她想起她認識的幾個婦女的歷史來：譬如荷花塘的王表姑到了頭髮梅花白了嫁人，還不得雙雙到老；崔家橋的小川乃娘，連嫁了五個丈夫，還是獨守空房，自己掙錢養活。她覺得這許多人的惡命運，都匯集在她的身上。來日茫茫，不知將要如何結局，她愈想愈覺得前途的可怕。

她又想起婆婆對她的態度，似乎有點各異。而且她昨日對她的情形，又有些轉變了。從前的口氣，從前，啓清新死了的時候，她是說得何等的至誠何等的誠懇！說從此以後，她倆將相依爲命的了。但是現在又轉了機，難道她真的怕耽誤了她的青春罷？或者別有緣故呢？

第二天的下午，她果然在鄰舍女人的口中，聽到一些風聲。在村上的空氣，她似乎聽到一些謠傳。那是關於她的轉嫁的事情的。這一種謠傳，究竟是誰播造，她可不得而知，但對於昨天她婆婆對她說的一番說話，却不能說沒有關係。那謠言的意思，似乎說她自己很不安穩，很想改嫁。最初她的婆婆還不肯放她走，以後經過她姑娘的勸告，才決定了。

謠言雖是如此，但據鄰舍女人報告她的說話，實在的主使，乃是她的姑娘。她姑娘說她從前待她不好，現在她的親兄弟死了，她使不是她的嫂嫂，她便沒有權力再主持她兄弟的家政，來驕傲她，說她現

在便是外人。

她細細推尋，她與姑娘實在無多少惡感。姑娘回家的時候，她還是對她客客氣氣的，只是當她是客。難道以客禮待她，便得罪了她嗎？大概是爲了婆婆藏着的一粒真珠罷！她想起來這一粒真珠很大非常之有寶光有精彩，非常之可愛。姑娘是很瞭想這一粒真珠的，但她却在暗中教唆她的丈夫，叫他叫母親不要把這粒傳家寶貝送給姊妹。大概她姑娘便爲了這粒真珠恨她，所以現在便想報復她罷。但她回來後，也不露聲色。在家裏，也是照常的操作。

她因爲她的女兒發了一頭的癩瘡，似乎便沒有空閒的功夫可以騰出來料理家事。她女兒又不喜歡他人接手，在家庭的空氣中，似乎時常充滿了一種憎厭的，相排斥的情調。

她女兒頭上的癩瘡，許多人都說是「胎裏毒」。她想起「胎裏毒」的病原來，覺得實在也有些因果，心頭便燃燒起羞慚與熱忱之火。她現在是每每注視着她女兒的頭上遐想。她覺得這滿頭黃膿，滿頭瘡痂的女兒，在他人看來雖則十分討厭，而在她自己看來，却似乎反刻着許多痕跡，讓她深深的咀嚼着過去幾段生活中之甜美滋味。

她那天在自己的房中給女兒喫了兩袋乳汁以後，便想抱她出去到鄰舍人家去閒談一回，散散心悶。

當她走出她的房門時，她便瞧見了她婆婆和一個男人在輕輕的說話，情形似乎是在商酌着一件緊要而且祕密的事體。她這幾日是有了戒心的了，便一大半確定了，不是媒人定是「相親」來的男子。她剛想避開時，心裏又起了一個轉念，「我且仔細的看一看那男子究竟是什麼人罷！」她便偷偷的隱入門後。



「我和你一句話說完。」這是她婆婆的聲音。「依命分，我的啓清新死了，我那裏要她就轉嫁呢？是我們家裏又不是有錢人家，她遲早是要走的，不瞞你說，啓清的醫藥和喪事的費用，虧空下來的，正索得很凶。我不是把她——」下面的聲音轉輕了，她立在門後聽不清楚。

「話是不错的，我不曉得她自己情願不情願呢？」這是很熟的聲音，但她並沒有想到是她自己的父親。

「所以我要請老親家來商量呢——便是她不願，也只有請你勸勸她。」

「啊！婆婆把我的父親也叫來了。」她隱在門後想，「且看他們怎樣商量呢？」

「我想要她先回轉到我家裏住幾日，我將吩咐她母親細細的體貼她——她們母女總能夠說得來些！」

「我總要她自己情願才好，——最好請親家母體貼體貼她看，要到鄉下或是城裏，要怎樣的男子與人家才對？」

「這些那裏管得到呢？天下又不曾把城裏城外要討老婆的人都排在那邊讓我們去揀選的——橫直是她的命，是天數。」

「我現在已經四處托人出去物色了呢？——昨日有人來說，說東門外有個人，年紀也同我啓清不相上下，家裏只有一位老母，從沒有娶過妻，人家到是很好的，只是不能出錢——」

她懷中的女兒，因為站在那邊太久，便唔啞起來。她恐怕她們發覺她在門後偷聽，故意放大了聲音，鄭重着脚步，說是剛從房裏走出來的。

她走出門口，她父親便看見她了。

她裝出驚詫的情色，好像奇怪她父親什麼時候來的，怎麼她都不知道。「啊！爸爸！」她又回頭推動着她滿頭癩瘡的女兒。「小奶，外公呢？」她把女兒向外抱着，向着她的父親，好像教她的女兒這樣問。「外公幾時來的，外公？」

她父親看見這滿頭癩瘡的外甥女，心裏似乎不能引起什麼親暱的快感。但她的如老鼠一般的眼睛，却水滑滑的釘住她外公手中的烟酒（乾絲烟）盒。外公被她釘得奇怪起來了，便說「這小奶到很伶俐，兩隻眼睛像老鼠精呢！」

「很聰明呢！」她想在她父親面前顯一顯自己女兒的聰明，裝做平常一樣的問題。「小奶，小寶貝，爸爸呢？」

她女兒機械的沒有動。

「爸爸呢！爸爸在上，告訴你外公喲！」她婆婆也注意到小孫女的身上來。

外公用自己手中的烟酒盒送到甥女的眼前搖晃，帶着笑臉問她。「爸爸呢？你爸爸呢？對外公說說看！」

她見這生人的面目有些可怕，而且聲音一步一步的逼近來，於是把流動的眼光凝住，把兩嘴角的筋肉扯下——扯成一個半圓形——連眼也扯得閉了才「呱」的哭了起來。

「啊！陌生，陌生，外公陌生！」她把女兒抱在肩上，用手輕輕的在她背上拍着，身體在不住的搖擺。「小寶貝，小心肝啊……嗷！乖乖不要哭啊……嗷！」慈母的心腸，便在慈母的聲音中流露出來。看看女兒的哭聲漸漸低下去了。「爸爸幾時來的？」她抽空問她的父親。「母親弟弟都健嗎？」

「你母親要你到家裏去住幾天呢！」

「是母親喊我去的阿？」她開着口，好久沒有閉下來，等她父親的回答。

她父親有些愣住了。「你母親說恐怕你在這裏心裏難過。」她婆婆急急的給他解圍。「要你連小奶帶去，去玩幾日解解悶。」

「我不去，我在此心裏並不難過。我有我的，小奶伴我，他死了也沒有什麼。」她雖然勉強的做出硬心腸的女子的聲口來，但一說到他新死了的自己的丈夫——往日的恩愛，臥床的慘狀，死後的淒涼，便一概匯上心頭——心裏總不免有些悵惘，從心底裏湧起的一陣酸意，便在眼眶裏鑽動。但她還不肯露一絲軟弱的聲色在婆婆與父親面前，因為現在的他們，對於她的中間也沒有有一種親切的感情維繫着。她覺得自己是太孤獨了，甚至於自己的親生的父親，也是同她隔離着遠遠的——她實在是太孤獨，太寂寞難堪了！想到這裏，她早在眼眶鑽動的酸淚，便跳了出來。

她曉得自己的眼淚忍不住要跳出來了，便順勢的向她女兒一親。「我有我的，小寶貝呢。小寶貝！」剛才收了淚痕的她的小女兒，這道她的母親和她開玩笑，在她的胸頭格支，她使「阿哈哈」的笑起來。

這真使她的心頭覺得異樣的難受呢！她勉強的說「啊笑了，笑了！哈哈！」在這一種笑聲中，她盡力的把自己心頭的哀火埋葬了。

「你把小奶給我，你去燒點心去。」婆婆對她說。「外公還沒有喫過一杯茶呢！」

「小奶要娘娘（祖母）抱抱，媽去燒茶茶給外公喫。」她把女兒送到婆婆的身邊。婆婆伸手去抱時，乖覺的女兒，又回頭抓住她母親的衣裳。

「沒有人喜歡抱你呢，你這小癩頭，還要作俏。」

小奶終於被她的祖母接去。她伏在祖母懷中，似乎想哭，但又沒有哭出來。她便匆匆的走入竈下去。

「倘使把這小東西也帶走，人家會不喜歡的呢！」外公輕輕的說，仍舊繼續談論着她的改嫁的事。情。「誰歡喜要這樣累贅的東西呢？討老婆的人。」

「只好貼幾塊錢，等她帶大了幾年領還——現在又斷不了乳。」

「隨便的人，恐怕就不要了呢！許多人是不喜歡小孩兒的。」

「真的沒有法子的時候，只有讓我老苦，小奶留在家裏給我。」

門外走入一位中年婦人，紅光滿面，含着不自然的慣於在人前獻殷勤的欣笑，向他們點頭。

她叫妙香姊，雖然她的兒子很大了，但從沒有人稱她做「大姆」或「孀孀」的。她認識的人很多，真是路路通的人，人家叫她叫「天下蟻網」。她的身邊，時常有許多青年男女的「八字」關於婚事上的事體，若是和她商量，沒有不使人滿意的。

她因為東門外那一家有一些不合啓清乃娘的意，所以現在又來說起一家人家。

她們見她進來，笑着請她坐。她開口就說：

「你說那家不好，我現在又給你找得一家很好的人家呢！」她用一種很能夠體會他人意旨的眼光在他們的身上週轉着，表明自己本領之高超。

「南鄉柳江岸，很有名的富戶，——田有一百多畝，一隻水牛，一個長年（傭工），無兄無弟，只有一個六十歲的老人，底下有兩個兒子，三個女兒；——真是像一家人家。只是幾個月以前把他的「內當家」走了，家內無人經營，所以急急要找一個賢慧的人操家。他又是「二婚郎」，又不要娶你錢，只要

「人」好。我想你的大嫂是最好也沒有了！」

「數目說過沒有呢？」婆婆只是注意到這一方面，無意的搖着身體，拍着懷中的孫女問。

「早啦現在「人」」還沒有看對，那裏便可以說數目呢？不過一定會出大價的——他說，只要「人」好，錢多幾個不要緊。」

「有五個小孩兒到討厭呢！」她父親想到這一層，便有些沉吟起來了。一要做五個孩子的後母，到有些不容易的！」

「你說那個最大的女兒有幾歲了？」婆婆問。

「十七歲，下半年就要做新婦呢！」

啓清嫂捧着一個木盆，盆上放着兩碗米麵。她們見她走來，都把話頭縮住。

妙香姊的職業，啓清嫂是曉得的。她看見妙香姊坐在他們中間密談，心裏便喫一驚。雖然她早已明白她們是在議她的改嫁的事情的，但總覺得妙香姊的可怕——好像她自己的命運，完全要被她所支配似的。

她盆裏放着的兩碗麵，本來是預算着一碗給父親，一碗給婆婆的。現在見妙香姊在座，便有些遲疑了。她婆婆看見如此態度，心裏早明白了七八分，便說：

「妙香姊請喫一點便點心。」她一面又用眼色暗示給她的媳婦，要她捧給妙香姊。

啓清嫂把木盆放在桌上，原來兩碗米麵是不均齊的。她把滿點的一碗捧給她父親，那留下來的淺點的一碗，說是要給客人喫，似乎便有些難為情。

「我不要喫，」妙香姊推辭着：「我剛吃了酒來呢！」她指着自已紅暈而有醉意的臉，「看我的臉！」

「我是不要喫了。」她似乎有什麼觸動了她的心機，她的慣常的如藏在舌下的說話，便滔滔汨汨，牽藤帶葉的來了。「吳家青萍兄真客氣呢！今天在路上碰到他，便叫我到家裏去坐，他夫人也好，當即就泡一碗糖霜茶出來，青萍兄自己去拿酒，他說酒是自己做的，要我多喫些。我說：『我不會喫酒的。』他笑着說：『不會喫酒，不能做媒。』——俗語說：『做媒不成，喫酒千瓶。』做媒便是貪口酒，別的還有什麼呢？他一定要我喫酒——他真是好人，他說他要我給他的兒子留心着一個聰聰明明的媳婦——」

「你喫啲！不好喫也喫一點啲！」婆婆催着她。

小奶本來在她祖母懷中，已覺得非常不舒服的；現在見到她的母親來，便倒掛過去，要她母親抱。

妙香姊把一口麵送到嘴邊了，還講着她的「媒經」。在她的語意以外，似乎是暗示她們待她欠客氣，欠優禮似的。

小奶見着他們喫東西，如老鼠一般的眼睛，便釘住不肯轉睛。

「婆婆，你自己到竈下去拿罷！」她覺得婆婆沒得喫，是很難為情的。小奶看着他們喫麵，她母親從小奶的身上，想到妙香姊的可惡。她想，若是妙香姊不來，這一碗麵是婆婆喫的，而婆婆呢，却能夠一口一口的喂給小奶喫。

小奶看見人家沒有給她喫，似乎便要哭出來。

妙香姊說：「滿精緻的女兒，爲什麼要生癩頭瘡呢？這是『胎裏毒』吧！——將來不要弄癩頭了，我給她找個好子丈（丈夫）來——」

啓清嫂聽到「胎裏毒」這一個名詞，時常引起一種異樣的心情，好像自己的秘密，被人家發覺了。

似的；是羞慚，是喜悅，是悲哀，於是造成一種不可言說的悵惘。

「你現在給她找一家人家來哪！我帶她不大，我欲把她給人家帶去做小媳婦。」

「你會捨得了拋棄她？啓清嫂！」

「我自己的錢篋也築在我的腳肚上的。我的命運還是半天裏的斷線紙鷂，不知倒東倒西呢！」她本來想向妙香姊說幾句半諷半刺的說話，所以很引用了許多成語，却不料自己心中的渣滓太多了，感情那麼脆弱，在不知不覺中帶出許多悲哀的分子，使自己也覺得茫然。

「真的，我們母女終須要分散的，你把我好一點的，只要能夠愛小孩子的，能夠當自己親生一樣看待的人家找一家來便好了。」

「你倘使說老實話，我自然給你留心。」她把一根米麵盤在箸頭上面，送到小奶的嘴邊。「你的娘說要把你嫁人了呢？——喫這口麵罷！」

啓清嫂的父親已經喫完了點心。他把嘴吧一摸，立了起來，抽出烟酒筒，打開了烟酒盒——在盒內撮出一球的烟絲，押在烟絲筒的銅斗上，往往竈下去點火。

「啓清嫂！他們都沒有在這裏，我對你說。」妙香姊做出一種貼心的情形，輕輕的說：「你自己的大，把要把定呢！——女兒不帶，自己身輕些，帶住，總覺得放心，眼看得自己的一塊肉，讓她狼戾，總不忍相關於金錢衣物等重要東西，也該自己檢點檢點。」

啓清嫂雖則到處裝強，但是，若有人用柔和而切貼的言辭，去打動她心坎中蘊藏着的哀感，她立刻便會軟化了的。

「我還有什麼大把，『死鬼』去了以後，我的魂，我的福，一半也被他帶到閻羅王那邊去了。」

往竈下點烟火的老人，已經口裏噴着青烟，走了出來。看來，好像他在竈下又說了什麼秘密話。雖然從他口中吐出來的乳白的烟，迷茫的把他的面色籠住，但總掩不了這種情色。

婆婆也在後面跟出來了，一聲不響的，看着她的親家，向他遞眼色，而他呢，也似乎在推讓，要她先提議。

婆婆似乎想說了，看看她媳婦，又停了下去。啓清嫂是會意了一大半了，她想，索性裝做不曉得一樣，看他們怎樣，便把頭低下去。

「我有一句對你說呢，大嫂！」婆婆終於開口了。「你的父親，老親家，也在這裏，我想，在我家裏總不能久長，想要叫妙香姊給你找一家相當的人家。前幾日，我已經對你說起過了。這是你終身大事，下半生世的幸福攸關，你應該自己出個主意。」

「你母親也這樣說，她說你的年紀又不老，不用像有錢人家的『書務』」（書迷之意）說三年靈守滿，或是終身守着——你自己心意如何？」她父親插說。

「你倘使有什麼意見，可以對我們說。現在妙香姊也在此地，她說她能盡心的給你擇一家好人家。我們橫直瞞不了的，妙香姊剛才你說的南鄉那家人家，重新說說看。」

「我想有前頭的兒女，是不大好的，雖然他家裏有家私。」她父親的說話，他的語意中，是含有從他老人的經歷中所得來的教訓，說做後母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勸她們不要看重他有錢，要他女兒去受罪。

「還有一層，我沒有問你們：」妙香姊說：「小奶要不要給她娘帶着走的——」

他們還沒有回答，啓清嫂便插着說：「我不要帶，她是姓張的人生的，交還張姓人。」實在，啓清嫂是



沒有多大本領（智能）的，她的對話也不十分有來路，時常要跳去行港之外。她說這句話的意思是，不出於本心的，她因為他們要把她嫁了，所以發這一種議論。「不然就是娘也做新婦，女兒也做媳婦。」一種打趣的言辭，本來是想硬着心腸取樂，但終於禁不住覺到一種悵惘，覺得泫然。

她們見她這種情形，反是不敢多話。

她想覺得自己格外悲哀起來，連知心都沒有了，相知的話也無從說，並且以後不知怎樣結局，未來的新丈夫不知如何人自己的不好的命運——荷花塘的王表姑，崔家橋的小川乃娘的命運，又浮現上心頭。她「啞」然的哭了出來：「啊！……啊！……我不嫁，我死也要死在張家。啊！……啊！小奶乃爸！……」

她懷中的女兒見母親哭了，也呱呱地哭起來，好像恐怕她的母親太孤單，太寂寞，所以她來陪伴她似的。

她抱着女兒，走到她丈夫的靈座前面，隻手抓住「木主」，砰砰的只是在臺上猛敲。

「死鬼啓清！你害了我——涎人笑！」

選自子卿先生

## 社 戲

魯迅

我在倒數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過兩回中國戲，前十年是絕不看，因為沒有看戲的意思和機會，那兩回全在後十年，然而都沒有看出什麼來就走了。

第一回是民國元年我初到北京的時候，當時一個朋友對我說，北京戲最好，你不去見見世面麼？

想，看戲是有味的，而況在北京呢。於是都興致勃勃的跑到什麼園，戲文已經開場了，在外面也早聽到瑟瑟地響。我們挨進門，幾個紅的綠的在我的眼前一閃爍，便又看見戲臺下滿是許多頭，再定神四面看，卻見中間也還有幾個空座，擠過去要坐時，又有人對我發議論，我因為耳朵已經啞啞的響着了，用了心，纔聽到他是說『有人，不行！』

我們退到後面一個辮子很光的卻來領我們到了側面，指出一個地位來。這所謂地位者，原來是一條長凳，然而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狹到四分之三，他的脚比我的下腿要長過三分之二。我先是沒有爬上去的勇氣，接着便聯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不由的毛骨悚然的走出了。

走了許多路，忽聽得我的朋友的聲音道：『究竟怎的？』我回過臉去，原來他也被我帶出來了。他很詫異的說：『怎麼總是走，不答應？』我說：『朋友，對不起，我耳朵只在瑟瑟啞啞的響，並沒有聽到你的話。』

後來我每一想到，便很以為奇怪，似乎這戲太不好——否則便是我近來在戲臺下不適於生存了。第二回忘記了那一年，總之是募集湖北水災捐而譚叫天還沒有死，捐法是兩元錢買一張戲票，可以到第一舞臺去看戲，扮演的多是名角，其一就是小叫天。我買了一張票，本是對於勸募人聊以塞責的，然而似乎又有好事家乘機對我說了些叫天不可不看的大法，要了我於是忘了前幾年的瑟瑟啞啞之災，竟到第一舞臺去了，但大約一半也因為重價購來的寶票，總得使用了纔舒服。我打聽得叫天出臺是遲的，而第一舞臺卻是新式構造，用不着爭座位，便放了心，延宕到九點鐘纔出去，誰料照例人都滿了，連立足也難，我只得擠在遠處的人叢中看一個老旦在臺上唱。那老旦嘴邊插着兩個點火的紙捻子，旁邊有一個鬼卒，我費盡思量，纔疑心他或者是目蓮的母親，因為後來又出來了一個和尚。然而我又不知道那名角是誰，就去問擠小在我的左邊的一位胖紳士，他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了我一眼，

說道：『龔雲甫！』我深愧淺陋而且粗疏，臉上一熱，同時腦裏也製出了決不再問的定章，於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不知什麼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亂打，看兩三個人互打，從九點多到十點，從十點到十一點，從十一點到十一點半，從十一點半到十二點——然而叫天竟還沒有來。

我向來沒有這樣忍耐的等候過什麼事物，而況這邊的胖紳士的吁吁的喘氣，這臺上的瑟瑟嗶嗶的敲打，紅紅綠綠的晃蕩，加以以十二點，忽而使我省悟到在這裏不適於生存了。我同時便機械的擰轉身子，用力往外只一擠，覺得背後便已滿滿的，大約那彈性的胖紳士早在我的空處胖開了他的右半身了。我後無回路，自然擠而又擠，終於出了大門。街上除了專等看客車輛之外，幾乎沒有什麼行人了，大門口卻還有十幾個人昂着頭看戲目，別有一堆人站着並不看什麼，我想：他們大概是看散戲之後出來的女人們的，而叫天卻還沒有來……

然而夜氣很清爽，真所謂『沁人心脾』。我在北京過着這樣的好空氣，彷彿這是第一遭了。

這一夜，就是我對於中國戲告了別的一夜，此後再沒有想到他，即使偶而經過戲園，我們也漠不相關，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了。

但是前幾天，我忽在無意之中看到一本日本文的書，可惜忘記了書名和著者，總之是關於中國戲的。其中有一篇，大意彷彿說，中國戲是大敲，大叫，大跳，使看客頭昏腦眩，很不適於劇場，但若在野外散漫的所在，遠遠的看起來，也自有他的風致。我當時覺得這正是說了在我意中而未曾想到的話，因為我確記得在野外看過很好的好戲，到北京以後的連進兩回戲園去，也許還是受了那時的影響哩。可惜我不知道怎麼一來，竟將書名忘卻了。

至於我看那好戲的時候，卻實在已經是『遠哉遙遙』的了，其時恐怕我還不過十一二歲。我們魯

鎮的習慣，本來是凡有出嫁的女兒，倘自己還未當家，夏間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夏。那時我的祖母雖然還康健，但母親也已分擔了些家務，所以夏期便不能多日的歸省了，只得在掃墓完畢之後，抽空去住幾天。這時我便每年跟了我的母親住在外祖母的家裏。那地方叫平橋村，是一個離海邊不遠，極偏僻的，臨河的小村莊，住戶不滿三十家，都種田打魚，只有一家很小的雜貨店。但在我是樂土，因為我在這裏不但得到優待，又可以免唸『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了。

和我一同玩的是許多小朋友，因為有了遠客，他們也都從父母那裏得了減少工作的許可，伴我來遊戲。在小村裏一家的客，幾乎也就是公共的。我們年紀都相仿，但論起行輩來，卻至少是叔子，有幾個還是太公，因時他們合村都同姓，是本家。然而我們是朋友，即使偶然吵鬧起來，打了太公一村的老小小，也決沒有一個會想出『犯上』這兩個字來，而他們也百分之九十九不識字。

我們每天的事情大概是掘蚯蚓，掘來穿在鋼絲做的小鉤上，伏在河沿上去釣蝦。蝦是水世界裏的獸子，決不憚用了自己的兩個鉗，捧着鉤尖送到嘴裏去的，所以不半天便可以釣到一大碗。這蝦照例是歸我喫的。其次便是一同去放牛，但或者因為高等動物了的緣故罷，黃牛水牛都欺生，敢於欺侮我，因此我也總不敢走近身，只好遠遠地跟着站着。這時候，小朋友們便不再原諒我會讀『秩秩斯干』，却全都嘲笑起來了。

至於我在那裏所第一盼望的，卻在到趙莊去看戲。趙莊是離平橋村五里的較大的村莊。平橋村太小，自己演不起戲，每年總付給趙莊多少錢，算作合做的。當時我並想不到他們爲什麼年年要演戲。現在想，那或者是春賽，是社戲了。

就在我十一二歲時候的這一年，這日期也看看等到了。不料這一年真可惜，在早上就叫不到船。平

橋村只有一隻早出晚歸的航船是大船，決沒有留用的道理，其餘的都是小船。不合用，央人到鄰村去問，也沒有，早都給別人定下了。外祖母很氣惱，怪家裏的人不早定，絮叨起來。母親便寬慰伊，說我們魯鎮的戲比小村裏的好得多，一年看幾回，今天就算了。只有我急得要哭，母親卻竭力的囑咐我，說萬不能裝模裝樣，怕又招外祖母生氣，又不准和別人一同去，說是怕外祖母要擔心。

總之是完了。到下午，我的朋友都去了，戲已經開場了，我似乎聽到鑼鼓的聲音，而且知道他們在戲臺下買豆漿喝。

這一天我不釣蝦，東西也少喫。母親很爲難，沒有法子想。到晚飯時候，外祖母也終於覺察了，並且說我應當不高興，他們太怠慢，是待客的禮數裏從來所沒有的，喫飯之後，看過戲的少年們也都聚攏來了，高高興興的來講戲，只有我不開口，他們都歎息而且表同情。忽然間，一個最聰明的雙喜大悟似的提議了，他說：『大船八叔的航船不是回來了麼？』十幾個別的少年也大悟，立刻攬掇起來，說可以坐了這航船和我一同去。我高興了。然而外祖母又怕都是孩子們，不可靠；母親又說是若叫大人一同去，他們白天全有工作，要他熬夜，是不合情理的。在這遲疑之中，雙喜可又看出底細來了，便又大聲的說道：『我寫包票！船又大；迅哥兒向來不亂跑；我們又都是識水性的！』

誠然！這十多個少年，委實沒有一個不會泅水的，而且兩三個還是弄潮的好手。

外祖母和母親也相信，便不再駁回，都微笑了。我們立刻一闕的出了門。

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輕鬆了，身體也似乎舒展到說不出的大。一出門，便望見月下的平橋內泊着一隻白篷的航船，大家跳下船，雙喜拔前篙，阿發拔後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艙中，較大的聚在船尾。母親送出來吩咐『要小心』的時候，我們已經點開船，在橋石上一磕，退後幾尺，即又上前出了橋。於是架

起兩枝橈，一枝兩人，一里一換，有說笑的，有嚷的，夾着潺潺的船頭激水的聲音，在左右都是碧綠的豆麥田地的河流中，飛一般徑向趙莊前進了。

兩岸的豆麥和河底的水草所發散出來的清香，夾雜在水氣中撲面的吹來；月色便朦朧在這水氣裏。淡黑的起伏的連山，彷彿是踴躍的鐵的獸脊似的，都遠遠地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還以為船慢。他們換了四回手，漸望見依稀的趙莊，而且似乎聽到歌吹了，還有幾點火，料想便是戲臺，但或者也許是漁火。

那聲音大概是橫笛，宛轉，悠揚，使我的心也沈靜，然而又自失起來，覺得要和他瀰散在含着豆麥蘊藻之香的夜氣裏。

那火接近了，果然是漁火；我纔記得先前望見的也不是趙莊。那是正對船頭的一叢松柏林，我去年也曾經去游玩過，還看見破的石馬倒在地下，一個石羊蹲在草裏呢。過了那林，船便彎進了又港，於是趙莊便真在眼前了。

最惹眼的是屹立在莊外臨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戲臺，模糊在遠處的月夜中，和空間幾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畫上見過的仙境，就在這裏出現了。這時船走得更快，不多時，在臺上顯出人物來，紅紅綠綠的動，近臺的河裏一望烏黑的是看戲的人家的船篷。

「近臺沒有什麼空了，我們遠遠地看罷。」阿發說。

這時船慢了，不久就到，果然近不得臺旁，大家只能下了篙，比那正對戲臺的神棚還要遠。其實我們這白篷的航船，本也不願意和烏篷的船在一處，而況並沒有空地呢。

在停船的匆忙中，看見臺上有一個黑的長鬍子的背上插着四張旗，捏着長槍，和一羣赤膊的人正

打仗。雙喜說：那就是有名的鐵頭老生，能連翻八十四個筋斗，他日裏親自數過的。

我們便都擠在船頭上看打仗，但那鐵頭老生卻又並不翻筋斗，只有幾個赤膊的人翻，翻了一陣，都進去了，接着走出一個小旦來，咿咿呀呀的唱，雙喜說：『晚上看客少，鐵頭老生也懈了，誰肯顯本領給白地看呢？』我相信這話對，因為其時臺下已經不很有人，鄉下人爲了明天的工作，熬不得夜，早就睡覺去了，疏疏朗朗的站着，不過是幾十個本村和隣村的閑漢。烏篷船裏的那些士財主的家眷固然在，然而他們也不在乎看戲，多半是專到戲臺下來喫糕餅水果和瓜子的。所以簡直可以算白地。

然而我的意思卻也並不在乎看翻筋斗。我最願意看的是一個人蒙了白布，兩手在頭上捧着一支棒似的蛇頭的蛇精，其次是套了黃布衣跳老虎。但是等了許多時都不見，小旦雖然進去了，立刻又出來了一個很老的小生。我有些疲倦了，託桂生買豆漿去。他去了一刻，回來說：『沒有。賣豆漿的鬻子也回去了。日裏倒有，我還喝了兩碗呢。現在去舀一瓢水我給你喝罷。』

我不喝水，支撐着仍然看，也說不出見了些什麼，只覺得戲子的臉都漸漸的有些稀奇了，那五官漸不明顯，似乎融成一片的，再沒有什麼高低。年紀小的幾個多打呵欠了，大的也各管自己談話。忽而一個紅衫的小丑被綁在臺柱子上，給一個花白鬚子的用馬鞭打起來了，大家纔又振作精神的笑着看。在這一夜裏，我以爲這實在要算是最好的一折。

然而老旦終於出臺了。老旦本來是我最怕的東西，尤其是怕他坐下了唱。這時候，看見大家也都很掃興，纔知道他們的意見是和我一致的。那老旦當初還只是踱來踱去的唱，後來竟在中間的一把交椅上坐下了。我很擔心；雙喜他們卻就破口喃喃的罵。我忍耐的等着，許多工夫，只見那老旦將手一擡，我以爲就要站起來了，不料他卻又慢慢的放下在原地方，仍舊唱。全船裏幾個人不住的吁氣，其餘

的也打起呵欠來。雙喜終於熬不住了，說道，怕他會唱到明天還不完，還是我們走的好罷。大家立刻都贊成，和開船時候一樣踴躍，三四人徑奔船尾，拔了篙，點退幾丈，回轉船頭，架起櫓，罵着老旦，又向那松柏林前進了。

月還沒有落，彷彿看戲也並不很久似的，而一離趙莊，月光又顯得格外的皎潔。回望戲臺在燈火光中，卻又如初來未到時候一般，又纏綿得像一座仙山樓閣，滿被紅霞罩着了。吹到耳邊來的又是橫笛，很悠揚，我疑心老旦已經進去了，但也不好意思再說回去看。

不多久，松柏林早在船後了，船行也並不慢。但周圍的黑暗只是濃，可知已經到了深夜。他們一面議論着戲子，或罵或笑，一面加緊的搖船。這一次船頭的激水聲更其響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條大白魚背着一羣孩子在浪花裏躡，連夜漁的幾個老漁父也停了艇子看着喝采起來。

離平橋村還有一里模樣，船行卻慢了，搖船的都說很疲乏，因為太用力，而且許久沒有東西喫。這回想出來的是桂生，說是羅漢豆正旺相，柴火又現成，我們可以偷一點來煮喫的。大家都贊成，立刻近岸停了船，岸上的田裏，烏油油的便都是結實的羅漢豆。

「阿阿，阿發這邊是你家的，這邊是老六一家的，我們偷那邊的呢？」雙喜先跳下去了，在岸上說。我們也都跳上岸。阿發一面跳，一面說道，「且慢，讓我來看一看罷。」他於是往來的摸了一回，直起身來說道，「偷我們的罷，我們的大得多呢。」一聲答應，大家便散開在阿發家的豆田裏，各摘了一大捧，拋入船艙中，雙喜以為再多偷，倘給阿發的娘知道是要哭罵的，於是各人便到六一公公的田裏又各偷了一大捧。

我們中間幾個年長的仍然慢慢的搖着船，幾個到後艙去生火，年幼的和我都剝豆。不久豆熟了，便



任憑航船浮在水面上，都圍起來用手撮着喫。喫完豆，又開船，一面洗器具，豆莢豆殼全拋在河水裏，什麼痕跡也沒有了。雙喜所慮的是用了八公公船上的鹽和柴，這老頭子很細心，一定要知道會罵的。然而大家議論之後，歸結是不怕。他如果罵，我們便要他歸還去年在岸邊拾去的一枝枯柏樹，而且當面叫他「八癩子」。

「都回來了那裏會錯。我原說過寫包票的！」雙喜在船頭上忽而大聲的說。

我向船頭一望，前面已經是平橋。橋腳上站着一個人，卻是我的母親，雙喜便是對伊說着話。我走出前艙去，船也就進了平橋，停了船，我們紛紛都上岸。母親頗有些生氣，說是過了三更了，怎麼回來得這樣遲，但也就高興了，笑着邀大家來喫炒米。

大家都說已經喫了點心，又渴睡，不如及早睡的好，各自回去了。

第二天，我向午纔起來，並沒有聽到什麼關係，八公公鹽柴事件的糾葛，下午仍然去釣蝦。

「雙喜，你們這班小鬼，昨天偷了我的豆了罷，又不肯好好的摘，踏壞了不少。」我擡頭看時，是六公公掉着小船，賣了豆回來了，船肚裏還有贖下的一堆豆。

「是的，我們請客，我們當初還不要你的呢。你看，你把我的蝦嚇跑了！」雙喜說。

六公公看看我，便停了揖，笑道：「請客？——這是應該的。」於是對我說：「迅哥兒，昨天的戲可好麼？」

我點一點頭，說道：「好。」

「豆可中喫呢？」

我又點一點頭，說道：「很好。」

不料六一公公竟非常感激起來，將大姆指一翹，得意的說道：『這真是大市鎮裏出來的讀過書的人纔識貨！我的豆種是粒粒挑選過的。鄉下人不識好歹，還說我的豆比不上別人的呢。我今天也要送些給我們的姑奶奶嘗嘗去……』他於是打着楫子過去了。

待到母親叫我回去喫晚飯的時候，桌上便有一大碗煮熟了的羅漢豆，就是六一公公送給母親和我喫的。聽說他還對母親極口誇獎我說：『小小年紀便有見識，將來一定要中狀元。姑奶奶，你的福氣是可以寫包票的了。』但我喫了豆，卻並沒有昨夜的好豆。

真的，一直到現在，我實在再沒有喫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戲了。

## 采石磯

郁達夫

選自吶喊

文章憎命達，魍魅喜人過。（杜甫）

自小就神經過敏的黃仲則，到了二十三歲的現在，也改不過他的孤傲多疑的性質來。他本來是一個負氣殉情的人，每逢興致激發的時候，不論講得講不得的話，都漲紅了臉，放大了喉嚨，抑留不住的直講出來。聽話的人，若對他的話有些反抗，或是在笑容上，或是在眼光上，表示一些不贊成他的意思的時候，他便要拚命的辯駁，講到後來他那雙黑晶晶的眼睛，老會張得很大，好像會有火星飛出來的樣子。這時候若有人出來說幾句迎合他的話，那他必喜歡得要奮身高跳，他那雙黑而且大的眼睛裏

也必有兩泓清水湧漾出來，再進一步，他的清瘦的頰上就會有感激的眼淚流下來了。

像這樣的發洩一回之後，他總有三四天守着沉默，無論何人對他說話，他總是噤口不作回答的。在這沉默期間內，他也有一個人關上了房門，在那學使衙門東北邊的壽春園室裏兀坐的時候，也有青了臉，一個人上清源門外的深雲館懷古臺去獨步的時候，也有跑到南門外姑熟溪邊上的一家小酒館去痛飲的時候。不過在這期間內他對人雖不說話，對自家却總一個人老在幽幽的好像講論什麼似的。他一個人在這中間無論上什麼地方，有時或輕輕的吟誦着詩或文句，有時或對自家嬉笑嬉笑，有時或望着了天空而作嘆惜，竟似忙得不得開交的樣子。但是一見着人，他那雙呆呆的大眼舉起來看你一眼，他臉上的表情就會變得同毫無感覺的木偶一樣，人在這時候遇着他，總沒有一個不被他駭退的。

學使的朱笥河，雖則非常愛惜他，但因為事務煩忙的緣故，所以當他沉默幽鬱的時候，也不能來爲他解悶。當這時候，學使左右上下四五十人中間，敢接近他，進到他房裏去與他談幾句話的，只有一個他的同鄉洪稚存。與他自小同學，又是同鄉的洪稚存，很了解他的性格，見他與人論辯，噴激得不堪的時候，每肯出來爲他說幾句話，所以他對稚存比自家的弟兄還要敬愛。稚存知道他的脾氣，當他沈默起頭的一兩天，故意的不去近他的身。有時偶然同他在出入的要路上遇着的時候，稚存也只裝成一副幽鬱的樣子，不過默默的對他點一點頭就過去了。待他沉默過了一兩天，暗地裏看他好像有幾首詩做好，或者看他好像已經在市上酒肆裏醉過了一次，或在城外孤冷的山林間痛哭了一場之後，稚存或在半夜或在清晨，方敢慢慢的走到他的房裏去，與他爭誦些離騷或批評些韓昌黎李太白的雜詩，他的沉默之戒也就能因此而破了。

學使衙門裏的同事們，背後雖在叫他作黃瘋子，但當他的面，却個個怕他得很，一則因為他是學使朱公最鍾愛的上客，二則也因為他習氣太深，批評人家的文字，不顧人下得起下不起，只曉得順了自家的性格直言亂罵的緣故。

他跟提督學政朱笥河公到太平，也有大半年了，但是除了洪稚存朱公二人而外，沒竟有一個第三個人能同他講得上半個鐘頭的話。凡與他見過一面的人，能了解他的，只說他恃才傲物，不可訂交，不能了解他的，簡直說他一點兒學問也沒有，只仗着了朱公的威勢愛發脾氣，他的聲譽和朋友，一年一年的少了下去，他的自小就有的憂鬱症，反一年一年的深起來了。

## 二

乾隆三十六年的秋也深了。長江南岸的太平府城裏，已吹到了涼冷的北風，學使衙門西面園裏的楊柳梧桐榆樹等雜樹，都帶起鵝黃的淡色來。園角上荒草叢中，在秋月皎潔的晚上，唵唵唧唧的候蟲的鳴聲，也覺得漸漸的幽下去了。

昨天晚上，因為月亮好得很，仲則竟犯了風露，在園裏看了一晚的月亮。在疏疏密密的樹影下走來走去，看着地上同嚴霜似的月光，他忽然感觸舊情，想到了他少年時候的一次悲慘的愛情上去。

「唉！但願你能享受你家庭內的和樂！」

這樣的嘆了一聲，遠遠的向東天一望，他的眼前，忽然現出了一個十六歲的伶俐的少女來。那時候仲則正在宜興沈里讀書，他同學的陳某龔某都比他有錢，但那少女的一雙水盈盈的眼光，却只注視

在瘦弱的他的身上。他過年的時候因爲要回常州，將別的那一天，又到她家裏去看她，不曉是什麼緣故，這一天她只是對他暗泣而不多說話。同她癡坐了半個鐘頭，他已經走到門外了，她又叫他回去，把一條當時流行的淡黃綢的汗巾送給了他。這一回當臨去的時候却是他要哭了，兩人又擁抱着痛哭了一場，把他的眼淚都揩擦在那條汗巾的上面。一直到航船要開的將晚時候，他纔把那條汗巾收藏起來，同她別去。這一回別後，他和她就再沒有談話的機會了。他第二回重到宜興的時候，他的少年的悲哀，只成了幾首律詩，流露在抄書的紙上：

大道青樓望不遮，年時繫馬醉流霞，風前帶是同心結，杯底人如解語花，下杜城邊南北路，上闌門外去來車，忽忽覺得揚州夢，檢點閑愁在鬢華。

喚起窗前尙宿醒，啼鴉催去又聲聲，丹青舊誓相如札，禪榻經時杜牧情，別後相思空一水，重來回首已三生，雲階月地依然在，細逐空香百遍行。

遮莫臨行念我頻，竹枝留淚淚痕新，多緣刺史無堅約，豈視蕭郎作路人，望裏彩雲疑冉冉，愁邊春水故粼粼，珊瑚百尺球千斛，難換羅敷未嫁身。

從此音塵各悄然，春山如黛草如烟，淚添吳苑三更雨，恨惹郵亭一夜眠，詎有青鳥緘別句，聊將錦瑟記流年，他時脫便微之過，百轉千回祇自憐。

後三年，他在揚州城裏看城隍會，看見一個少婦，同一年約三十左右，狀似富商的男人在街上緩步。她的容貌絕似那宜興的少女，他晚上回到了江邊的客寓裏，又做成了四首感舊的雜詩。

風亭月榭記綢繆，夢裏聽歌醉裏愁，牽袂幾曾終絮語，掩關從此入離憂，明燈錦幄珊瑚骨，細馬春山剪剪眸，最憶頻行尙回首，此心如水只東流。

而今潘鬢漸成絲，記否羊車並載時，挾彈何心驚共命，撫孤底苦破交枝，如馨風柳傷思曼，別樣烟花惱牧之，莫把鷓鴣弦彈昔昔，經秋憔悴爲相思。

柘舞平康舊擅名，獨將青眼到書生，輕移錦被添晨臥，細酌金卮遣旅情，此日雙魚寄公子，當時一曲怨東平，越王祠外花初放，更向何人緩緩行。

非關惜別爲憐才，幾度紅箋手自裁，湖海有心隨穎士，風情近日逼方回，多時掩慢留香住，依舊窺人有燕來，自古同心終不解，羅浮塚樹至今哀。

他想想現在的心境，與當時一比，覺得七年前的他，正同陽春暖日下的香草一樣，轟轟烈烈，剛在發育。因爲當時他新中秀才，眼前尙有無窮的希望，在那裏等他。

「到如今還是依人碌碌！」

一想到現在的這身世，他就不知不覺的悲傷起來了。這時候忽有一陣涼冷的西風，吹到了園裏。月光裏的樹影索索落落的顫動了一下，他也打了一個冷慄，不曉得是什麼緣故，覺得毛細管，都竦豎了起來。

「似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

於是他就稍微放大了聲音把這兩句詩吟了一遍，又走來走去的走了幾步，一則原想藉此以壯壯自家的膽，二則他也想把今夜所得的這兩句詩，湊成一首全詩。但是他的心思，亂得同水淹的蟻巢一樣。想來想去怎麼也湊不成上下的句子。園外的圍牆裏，打更的聲音和燈籠的影子過去之後，月光更潔練得怕人了。好像是秋霜已經下來的樣子，他只覺得身上一陣一陣的寒冷了起來。想想窮冬又快到了，他筐裏只有幾件大布的棉衣，過冬若要去買一件狐皮的袍料，非要有四十兩銀子不可，且並

家裏他也許久不寄錢去了，依理而論，正也該寄幾十兩銀子回去，爲老母輩添置幾件衣服，但是照目前的狀態看來，叫他能到何處去弄得這許多銀子？他一想到此，心裏又添了一層煩悶。呆呆的對西斜的月亮看了一忽，他却順口念出了幾句詩來：

「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著鞭」

迴環念了兩遍之後，背後的園門裏忽而走了一個人出來，輕輕的叫着說：

「好詩好詩，仲，則，你到這時候還沒有睡麼？」

仲則倒駭了一跳，回轉頭來就問他說。

「雅存，你也還沒有睡麼？一直到現在在那裏幹什麼？」

「竹君，要我爲他起兩封信稿，我現在剛擱下筆哩！」

「我還有兩句好詩，也念給你聽罷，似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

「詩是好詩，可惜太衰颯了。」

「我想把他們湊成兩首律詩來，但是怎麼也做不成功。」

「還是不做成的好。」

「何以呢？」

「做成之後，豈不是就沒有興致了麼？」

「這話倒也不錯，我就不做了罷。」

「仲則，明天有一位大考據家來了，你知道麼？」

「誰呀？」

「戴東原。」

「我只聞諸葛的大名，却沒有見過這一位小孔子，你聽誰說他要來呀？」

「是北京紀老太史竹君的信裏說出的，竹君正預備着迎接他呢！」

「周秦以上並沒有考據學，學術反而昌明，近來大名鼎鼎的考據學家很多，偽書却日見風行，我看那些考據學家都是盜名欺世的，他們今日講詩學，明日弄訓詁，再過幾天，又要來談治國平天下，九九歸原，他們的目的，總不外乎一個翰林學士的銜頭，我勸他們還是去參注酷吏傳的好，將來束帶立於朝，由禮部而吏部，或領理藩院，或拜內閣大學士的時候，倒好照樣去做。」

「你又要發癡了，你不怕旁人說你在妒嫉人家的大名的麼？」

「即使我在妒忌人家的大名，我的心地，却比他們的大言欺世，排斥異己，光明得多哩！我究竟不在陷害人家，不在卑污苟賤的迎合世人。」

「仲則你在哭麼？」

「我在發氣。」

「氣什麼！」

「氣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未來的酷吏！」

「戴東原與你有什麼仇？」

「戴東原與我雖然沒有什麼仇，但我是疾惡如仇的。」

「你病剛好，又憤激得這個樣子，今晚上可是我害了你了，仲則，我們爲了這些無聊的人嘔氣也犯不着，我房裏還有一瓶紹興酒在，去喝酒去罷。」



他與洪稚存兩人，昨晚喝酒喝到鷄叫纔睡，所以今朝早晨太陽射照在他窗外的花壇上的時候，他還未曾起來。

門外又是一天清冷的好天氣。紺碧的天公，高得渺渺茫茫。窗前飛過的鳥雀的影子，也帶有些悲涼的秋意。仲則窗外的幾株梧桐樹葉，在這浩浩的白日裏雖然無風，也蕭索地自在凋落。

一直等太陽射照到他的朝西南的窗下的時候，仲則纔醒，從被裏伸出了一隻手，撩開帳子，向窗上一望，他覺得睛光射目，竟感覺得有些眩暈。仍復放下了帳子，閉了眼睛，在被裏睡了一忽，他的昨天晚上，他覺得睛光射目，竟感覺得有些眩暈。仍復放下了帳子，閉了眼睛，在被裏睡了一忽，他的昨天晚上的亢奮狀態已經過去了，只有秋蟲的鳴聲，梧桐的疏影和雲月的光輝，成了昨夜的記憶還印在他的今天早晨的腦裏。又開了眼睛，呆呆的對帳頂看了一回，他就把昨夜追憶少年時候的情緒想了出來。想到這裏，他的創作慾已經抬頭起來了。從被裏坐起，把衣服一披，他拖了鞋就走上書棹邊上去。隨便拿起了一張棹上的破紙和一枝墨筆，他就叉手寫出了一首詩來：

絡緯啼歌疏梧烟，露華一白涼無邊。纖雲微蕩月沈海，列宿亂搖風滿天。誰人一聲歌子夜，羣聲宛轉空臺榭。聲長聲短鷄續鳴，曙色冷光相激射。

### 三

仲則寫完了最後的一句，把筆擱下，自己就搖頭反覆的吟誦了好幾遍。呆着向窗外的睛光一望，他又一起筆來伏下身去，在詩的前面填了「秋夜」的兩字，作了詩題。他一邊在用僕役拿來的面水洗面，一邊眼睛還不能離開剛纔寫好的詩句，微微的仍在吟着。

他洗完了面，飯也不吃，使一個人走出了學使衙門，慢慢的只向南面的龍津門走去。十月中旬的和

煦的陽光，不暖不熱的灑滿在冷清的太平府城的街上。仲則在藍蒼的高天底下，出了龍津門，渡過姑熟溪，儘沿了細草黃沙的鄉間的大道，在向着東南前進。道傍有幾處小小的雜樹林，也已現在出了凋落的衰容，枝頭未墜的病葉，都帶了黃蒼的濁色，盡在秋風微顫。樹梢上有幾隻烏鴉，好像在那裏讚美天晴的樣子，呀呀的叫了幾聲。仲則抬起頭來一看，見那幾隻烏鴉，以樹林作了中心，却在晴空裏飛舞打圈。樹下一塊草地，顏色也有些微黃了。草地的周圍，有許多縱橫潔淨的白田，因為稻已割盡，祇留了點點的稻草根株，靜靜的在享受陽光。仲則向四面一看，就不知不覺的從官道上，走入了一條衰草叢生的田塍小路裏去。走過了一塊乾淨的白田，到了那樹林的草地上。他就在樹下坐下了。靜靜地聽了一忽鴉噪的聲音，他舉頭却見了前面的一帶秋山，劃在晴朗的天空中間。

『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這樣的念了一句，他忽然動了登高望遠的心思。立起了身，他就又回到官道上來了。走了半個鐘頭的樣子，他過了一條小橋，在橋頭樹林裏忽然發見了幾家泥牆的矮草舍。草舍前空地上，一隻在太陽裏躺着的白花犬，聽見了仲則的脚步聲，嗚嗚的叫了起來。半掩的一家草舍門口，有一個五六歲的小孩跑出來窺看他了。仲則因為將近山麓了，想問一聲上謝公山是如何走法的。所以就對那跑出來的小孩問了一聲。那小孩把小手指頭含在嘴裏，好像怕羞似的一語也不答，又跑了進去。白花犬因為仲則站住不走了，所以叫得更加厲害，過了一會，草舍門裏又走出了一個頭上包青布的老農婦來。仲則作了笑容，恭恭敬敬的問她說：

「老婆婆，你可知道前面的是謝公山不是？」

老婦搖搖頭說。

「前面的是龍山。」

「那麼謝公山在幾裏呢？」

「不知道，龍山左面的是青山，還有三里多路啦。」

「是青山麼？那山上有墳墓沒有？」

「墳墓怎麼會沒有！」

「是的，我問錯了，我要問的，是李太白的墳。」

「噢，李太白的墳麼？就在青山的半腳。」

仲則聽了這話，喜歡得很，便告了謝，放輕腳步從一條狹小的歧路折向東南的謝公山去。謝公山原來就是青山，鄉下老婦只曉得李太白的墳，却不曉得青山一名謝公山，仲則一想，心裏覺得感激得很，恨不得想拜她一下。他的很易激動的感情，幾乎又要使他下淚了。他漸漸的前進，路也漸漸窄了起來，路兩旁的雜樹矮林也一處一處的多起來了。又走了半個鐘頭的樣子，他走到青山腳下了。在細草簇生的山坡斜路上，他遇見了兩個砍柴的小孩，唱着山歌，挑了兩肩短小的柴担，鬥頭在走下山來。他立住了腳，又恭恭敬敬的問說：

「小兄弟，你們可知道李太白的墳是在那裏的？」

兩小孩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儘管在向前的衝來。仲則讓在路旁，一面又放聲發問了一次。他們因為儘在唱歌，沒有注意到仲則，所以仲則第一次問的時候，他們簡直不知道路上有一個人，在和他们鬥頭的走來，及走到了仲則的身邊，看他好像在發問的樣子，他們纔歇了歌唱，忽而向仲則驚視了一眼。聽了仲則的問話，前面的小孩把手向仲則的背後一指，好像求同意似的，回頭來向後面的小孩看。

着說：

「李太白是那一個墳罷？」

後面的小孩也爭着以手指點說：

「是的，是那一個有一塊白石頭的墳。」

仲則回轉了頭，向他們指着的方向一看，看見幾十步路外有一堆矮林，矮林邊上果然有一穴，前面有一塊白石低墳躺在那裏。

「啊，這就是麼？」

他的這嘆聲裏，也有驚喜的意思，也有失望的意思，可以聽得出來。他走到了墳前，只看見了一個雜草生滿的荒塚，並且背後的那兩小孩的歌聲，也已漸漸的幽了下去，忽然聽不見了，山間的沉默，馬上就擴大了開來，包壓在他的左右上下。他爲這沉默一壓，看看這一堆荒塚，又想到了這荒塚底下葬着的是一個他所心愛的薄命詩人，心裏的一種悲感，竟同江潮似的湧了起來。

「啊啊，李太白，李太白！」

不知不覺的叫了一聲，他的眼淚也同他的聲音同時滾下來了。微風吹動了草，他的模糊的眼淚，好像看見李太白的墳墓在活起來的樣子。他向墳的周圍走了一圈，又回到墓門前來跪下了。

他默默的在墓前草上跪坐了好久。看看四圍的山間透明的空氣，想想詩人的寂寞的生涯，又回到自家的現在被人家虐待的境遇，眼淚只是落落續續的流淌下來。看看太陽已經低了下去，墳前的草影長起來了，他方把今天睡到了日中纔起來，洗面之後跑出衙門，一直還沒有取過食物的事情想了出來，這時候却一忽兒的覺得饑餓起來了。

## 四

他挨了餓，慢慢的朝着了斜陽，走回來的時候，短促的秋日，已經變成了蒼茫的白夜。他一面賞玩着日暮的秋郊野景，一面一句一句的儘在那裏想詩。敲開了城門，在燈火零星的街上，走回學使衙門去的時候，他的弔李太白的詩也完成了。

「一束髮讀君詩，今來展君墓。清風江上灑然來，我欲因之寄微慕。嗚呼，有才如君不免死，我固知君死非死，長星落地三千年，此是昆明劫灰耳。高冠岌岌佩陸離，縱橫學劍胸中奇。陶鎔屈宋入大雅，揮灑日月成瑰詞。當時有君無着處，卽今遺躅猶相思。醒時兀兀醉千首，應是鴻濛借君手。乾坤無事入懷抱，只有求仙與飲酒。一生低首唯宣城，墓門正對青山青。風流輝映今猶昔，更有灞橋驢背客。賈島墓亦在側。此間地下真可觀，怪底江山總生色。江山終古月明裏，醉魄沈沈呼不起。錦袍書舫寂無人，隱隱歌聲繞江水。殘膏賸粉灑六合，猶作人間萬餘子。與君同時杜拾遺，窆石却在瀟湘湄。我昔南行曾訪之，衡雲慘慘通九疑。卽論身後歸骨地，儼與詩境同分馳。終嫌此老太憤激，我所師者非公誰？人生百年要行樂，一日千杯苦不足，笑着樵牧語斜陽，死當埋我茲山麓。」

仲則走到學使衙門裏，只見正廳上燈燭輝煌，好像是在那裏張宴。他因爲人已疲倦極了，所以便悄悄的回到了他住的壽春園的西室。命僕役搬了菜飯來，在燈下吃了一碗，洗完手面之後，他就想上床去睡，這時候稚存却青了臉，張了鼻孔，作了悲寂的形容，走進他的房來了。

「仲則，你今天上什麼地方去了？」

「我倦極了，我上李太白的墳前去了一次。」

「是謝公山麼？」

「是的，你的樣子何以這樣的枯寂，沒有一點兒生氣？」

「唉，仲則，我們沒有一點小名氣的人，簡直還是不出外面來的好。啊啊，文人的卑污呀！」

「是怎麼一回事？」

「昨天晚上我不是對你說過了麼？那大考據家的事情。」

「哦，原來是戴東原到了。」

「仲則，我真佩服你昨晚上的議論。戴大家這一回出京來，拿了許多名人的薦狀，本來是想到各處來弄幾個錢的。今晚上竹君辦酒替他接風，他在席上聽了竹君誇獎我的話，就冷笑一臉說：「華而不實。」仲則，叫我如何忍受下去呢？這樣卑鄙的文人，這樣的只知排斥異己的文人，我真想和他拚一條命。」

「竹君對他這話，也不說什麼麼？」

「竹君自家也在著『十三經文字同異』，當然是與他志同道合的了。並且在盛名的前頭，那一個能不為所屈，啊啊，我恨不能變一個秦始皇，把這些卑鄙的偽儒殺個乾淨。」

「偽儒另外還講些什麼？」

「他說你的詩他也見過，太少忠厚之氣，並且典故用錯的也着實不少。」

「混蛋，這樣的胡說亂道，天下難道還有真是非麼？他住在什麼地方去，我也去問他個明白。」

「仲則，且忍耐着罷，現在我們是鬧他不贏的。如今世上盲人多，明眼人少，他們只有耳朵，沒有眼睛，看不出究竟誰清誰濁，只信名氣大的人，是好的，不錯的。我們且待百年後的人來判斷罷！」

「但我終覺得忍耐不住，稚存，稚存。」

「稚存，我我……我想……想回家去了。」

「……」

「稚存，稚存，你……你……你怎麼樣？」

「仲則，你有錢在身邊麼？」

「沒有了。」

「我也沒有了。沒有川資，怎麼回去呢？」

## 五

仲則的性格，本來是非常激烈的，對於戴東原的這辱罵自然是忍受不過去的。昨天晚上和稚存兩人默默的在房間裏走來走去走了半夜，打算回常州去，又因為沒有路費，不能回去。當半夜過了，學使衙門裏的人都睡着之後，仲則和稚存還是默默的背着了手在房裏走來走去的走。稚存看看燈下的仲則的清瘦的影子，想叫他睡了，但是看看他的水汪汪的注視着地板的那雙眼睛，和他的全身在微顫着的憤激的身體，却終說不出話來，所以稚存舉起頭來對仲則偷看了好幾眼，依舊把頭低下去了。到了天將亮的時候，他們兩人的憤激已消散了好多，稚存就對仲則說：

「仲則，我們的真價，百年後總有知者，還是保重身體要緊。戴東原不是史官，他能改變百年後的歷史麼？一時的勝利者未必是萬世的勝利者，我們還該自重些。」

仲則聽了這話，就舉起他的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對稚存看了一眼。呆了一忽，他纔對稚存說：

「稚存，我頭痛得很。」

這樣的講了一句，仍復默默的俯了首，走來走去走了一回，他又對稚存說：

「稚存，我怕要病了。我今天走了一天，身體已經疲倦極了，回來又被那偽儒這樣的辱罵一場，稚存，我若是死了，要你爲我復仇的呀！」

「你又要說這些話了，我們以後還是務其大者遠者，不要在那些小節上消磨我們的志氣罷！我現在覺得戴東原那樣的人，並不在我的眼中了。你且安睡罷。」

「你也去睡罷，時候已經不早了。」

稚存去後，仲則一個人還在房裏俯了首走來走去的走了好久，後來他覺得實在是頭痛不過了，纔上床去睡。他從睡夢中哭醒來了好幾次。到第二天中午，稚存進他房去看他的時候，他身上發熱，兩頰緋紅，儘在那裏講謔語。稚存到他床邊伸手到他頭上去一摸，他忽然坐了起來問稚存說：

「京師諸名太史說我的詩怎麼樣？」

稚存含了眼淚勉強笑着說：

「他們都在稱讚你，說你的才在漁洋之上。」

「在漁洋之上？呵呵，呵呵。」

稚存看了他這病狀，就止不住的流下眼淚來，本想去通知學使朱笥河，但因為怕與戴東原遇見，所以只好不去。稚存用了溼手巾把他頭腦涼了一涼，他纔睡了一忽。不上三十分鐘他又坐起來問稚存說：



「竹君……竹君怎麼不來？竹君怎麼這幾天沒有到我房裏來過？難道他果真信了他的話了麼？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誰願意住在這裏！」

稚存聽了這話，也覺得這幾天竹君對他們確有些疏遠的樣子，他心裏雖則也感到了非常的悲憤，但對仲則却只能裝着笑容說：

「竹君剛纔來過，他見你睡着在這裏，教我不要驚醒你來，就悄悄的出去了。」

「竹君來過了麼？你怎麼不講？你怎麼不教他把那大盜趕出去？」

稚存騙仲則睡着之後，自己也哭了一個爽快，夜陰侵入到仲則的房裏來的時候，稚存也在仲則的床沿上睡着。

## 六

歲月遷移了。乾隆三十七年的新春帶了許多風霜雨雪到太平府城裏來，一直到了正月盡頭，天氣方纔晴朗，臥在學使衙門東北邊壽春園西室的病夫黃仲則，也同陰暗的天氣一樣，到了正月盡頭却一天一天的強健了起來。本來是清瘦的他，遭了這一場傷寒重症，更清瘦得可憐。但稚存與他友情，經了這一番患難，倒變得是一天濃厚似一天了。他們二人各對各的天分，也更互相尊敬了起來，每天晚上，各講自家的抱負，總要講到三更過後纔肯入睡，兩個靈魂在這前後，葉不多要化作一個的樣子。二月以後，天氣忽而變暖了。仲則的病體也眼見得強壯了起來。到二月半，仲則已能起來往浮邱山下的廣福寺去燒香去了。

他的孤傲多疑的性質，經了這一番大病，並沒有什麼改變。他總覺得自從去年載東原來了一次之

後，朱竹君對他的態度，不如從前的誠懇了。有一天日長的午後，你一個人在房裏翻開舊作的詩稿來看，却又看見了去年初見朱竹君學使時候的一首「上朱筍河先生」的柏梁古體詩。他想想當時一見如舊的知遇，與現在的無聊的狀態一比，覺得人生事事，都無長局。拿起筆來他就又添寫了四首律詩到詩稿上去。

抑情無計總飛揚，忽忽行迷坐若忘，遁擬鑿坯因骨傲，吟還帶索爲愁長，聽猿詎止三聲淚，繞指真成百鍊鋼，自傲一嘔休示客，恐將冰炭置人腸。

歲歲吹簫江上城，西園桃梗託浮生，馬因識路真疲路，蟬到吞聲尙有聲，長缺依人遊未已，短衣射虎氣難平，劇憐對酒聽歌夜，絕似中年以後情。

薦肩火色負輪困，臣壯何曾不若人，文倘有光眞怪石，足如可析是勞薪，但工飲啖猶能活，尙有琴書且未貧，芳草滿江容我采，此生端合付靈均。

似綺年華指一彈，世途惟覺醉鄉寬，三生難化心成石，九死空膏膽作丸，出郭病軀愁直視，登門短髮愧旁觀，升沈不用君平卜，已辦秋江一釣竿。

## 七

天上沒有半點浮雲，濃藍的天色受了陽光的蒸染，蒙上了一層淡紫的晴霞，千里的長江，映着幾點青螺，同逐夢似的流奔東去。長江腰際，青螺中一個最大的采石山前，太白樓開了八面高窗，倒影在江心牛渚中間；山水樓閣和樓閣中的人物，都是似醉似癡的在那裏點綴陽春的烟景；這是三月上巳的午後，正是安徽提督學政朱筍河公在太白樓大會賓客的一天。翠螺山的峯前峯後，都來往着與會的

高竇，或站在三台閣上，在數水平線上的來帆，或散在牛渚磯頭，在尋前朝歷史上的遺蹟。從太平府到采石山，有二十里的官路，澄江門外的沙郊，平時不見有人行的野道上，今天熱鬧得差不多路空不過五步的樣子。八府的書生，正來當塗應試，聽得學使朱公的雅興，都想來看看朱公藥籠裏的人材。所以江山好處，蛾眉燃犀諸亭都爲遊人佔領去了。

黃仲則當這青黃互競的時候，也不改他常時的態度。本來是纖長清瘦的他，又加以久病之餘，穿了一件白袷春衫，立在人叢中間，好像是怕被風吹去的樣子。清癯的頰上，兩點紅暈，大約是薄醉的風情。立在他右邊的一個肥矮的少年，同他在那裏看對岸的青山，是他的同鄉同學的洪稚存。他們兩人在采石山上下走了一轉，回到太白樓的時候，柔和肥胖的朱筴河笑問他們說：

「你們的詩做好了沒有？」

洪稚存含着了微笑搖頭說：

「我是閉門覓句的陳無已。」

萬事不肯讓人的黃仲則，就搶着笑說：

「我却做好了。」

朱筴河看了他這一種少年好勝的形狀，就笑着說：

「你若是做了這樣快，我就替你磨墨，你寫出來罷。」

黃仲則本來是和朱筴河說說笑話的，但等得朱筴河把墨磨好，橫軸攤開來的時候，他也不得不寫了。他拿起筆來，往墨池裏掃了幾掃，就模模糊糊的寫了下去。

紅霞一片海上來，照我樓上華筵開，傾觴綠酒忽復盡，樓中謫仙安在哉？謫仙之樓樓百尺，筴河夫子

文章伯，風流彷彿樓中人，千一百年來此客。是日江上彤雲開，天門淡掃雙蛾眉，江從慈母磯邊轉，潮到燃犀亭下回，青山對面客起舞，彼此青蓮一坯土。若論七尺歸蓬蒿，此樓作客山是主。若論醉月來江濱，此樓作主山作賓。長星勳搖若無色，未必常作人間魂，身後蒼涼盡如此，俯仰悲歌亦徒爾。杯底空餘今古愁，眼前忽盡東南美，高會題詩最上頭，姓名未死重山邱，請將詩卷擲江水，定不與江東向流。不多幾日，這一首太白樓會宴的名詩，就喧傳在長江兩岸的士女的口上了。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午前 選自創造季刊

## 孝子

褚問鵬

S縣施買辦的兒子施克家，剛從外面回到家裏，他一走進自己的臥室，便把一頂鑲着珊瑚摘子的瓜皮緞帽，脫下來用力向桌上一放，很疲倦地坐倒在鋪着狐皮坐墊的沙發椅上，一會又把身上的海虎絨馬褂脫去，仍舊覺得太熱，於是走過去，忿忿地關上了熱氣管，可是外面的熱度雖然減少，却不能影響到他的內心，他便跳過去開了窗，讓空際的雪花飄入，落在他的額上，臉上，方覺得舒服一點，仍復回到沙發上坐着，可是彷彿眼前的一切都有點可怕，有許多黑影在追逐他，他想躲，便立起身來往前走，突然一個三十多歲留着八字鬚的中年男子，閃着陰淒淒的眼睛，猛向他身上撲過來，他大吃一驚，喊着：

「啊！」便向前一倒，頭觸着一片冷冰冰的東西，原來是一面鏡子，他定了神說：

「呀！呀！我自己都認不得自己了，如何昏亂到這樣？」

原來他今天走了許多路，又辦過一件異常嚴重的事情，所以這時候的神經確乎有點變態。於是從熱水瓶裏倒出一杯極濃的茶來，喝着，定一定神，心思又盤算到一樁東西的上面去，這東西是具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的，祇要一想到精神就會興奮起來。他此時已恢復了常態，踱到牀前桌子旁邊，伸手推開一疊明儒學案和最新公文尺牘大全等等，露出一只小小的描金雕漆的扁匣子來，用鑰匙打開匣子，一張極漂亮的名妓花巧雲的半身照片，便到了他的手裏，他捧着照片發狂般的親吻，喃喃地說：

「不要看我施大少出不起三萬六千兩銀子，你要知道我的父親銀行裏有六百萬現洋存着呢，雖然現在我是拿不到半個，但是……以後……哼！這銀子還不都是我的嗎？那時節我娶了你，不要說別的，就是租一架飛機來度蜜月也租得起，你要洋房我替你造，你要……我替你辦，並且我有了錢還可以做官，做了官，你就是官太太了。巧雲啊！巧雲你恐怕想不到會嫁給這樣一個闊人呢。」他一摸袋裏，正想拿出銀行支票簿來給她有的時候，袋裏却只存一塊光洋，是昨天從父親那裏要來的零用，父親還說：

「這是一塊錢呢，至少要用一禮拜哪！」

於是放下照片，搔搔頭，嘆一口氣，理想中的富翁竟一變而為只存一隻大洋的酸少爺，這未免有點對人不住。幸而花巧雲不會開口駁斥他，還算好，他只得輕輕地把巧雲仍舊請進描金小匣子裏，鄭重地鎖好，叫她暫時耐心等待着，轉身便將書本蓋好，有人進來再不能知道這明儒學案上的理學家們，原來是替妓女做看門的巡捕。

他猛向沙發中倒下，想了一回心事，那隻右手便向懷中掏出一個小小的玻璃瓶來，他看着玻璃瓶

點點頭，面孔上霎時現出一股黑氣，兩塊顴骨高高地豎起來，托着一雙陰淒淒的小眼睛，恰像戲台上的曹操。

小瓶依舊收入懷裏，他便起身，向穿衣鏡中端詳一下，黑氣已經退去，一種雍容大雅的氣概又包裹了曹操式的骨相。於是躡出臥室，走過穿堂，推開一張門，一股藥氣味衝入鼻管。施克家躬身走向病榻前邊，對着正躺在榻上的老頭子低低叫一聲：

「爹爹！爹爹這時候覺得好一點嗎？」

那老頭子微微一笑，乾枯的面頰上，居然有一點快要恢復健康的樣子，隨即指着桌子上的藥罐子道：

「吃了這一帖之後，骨頭倒不大痛了，明天再吃一帖，就可以起來了。」說着又微微一笑。老人知道不久便能離開這倒霉的病榻，故此甚為高興。

做兒子的自然是頗懂得順顏承色的，即刻也堆下笑來，望着坐在窗前的叔叔道：

「三叔！你陪了半天也該歇息去吧，今天晚上讓我來伺候他老人家。」

三叔因正要透透空氣，落得客氣一聲，便拿着水烟袋走了。

房裏祇剩得父親同兒子，父親執意還要吃那藥，兒子的意思，却以為原方不可多吃，必須再請醫生來加減幾味方可用得。父親拗不過兒子，便答應了。

這一夜，施克家極盡事親之道。

次日，醫生到來，加減了方子。父親因說：

「這帖藥是我的救命湯，不可給用人們煎乾了，必須有個自己人看着才好。」

兒子忙把藥罐拿來，連聲答應：

「我去煎……我去煎！」他取了藥包就向外面走去。

藥快要煎好了，他一看四面無人，便探手去摸那小瓶，但是他的手抖得幾乎把瓶子跌倒地下，猛想起描金匣子裏的照片和×××長的委任狀的時候，手又從新牢牢的握住那瓶。但是過細想了一想之後，終於把瓶依然收好，右手同時也放了下來，突然一陣嬌滴滴的聲音在他耳邊說道：

「你不娶我，我就要嫁別人了。」

這聲音竟撥動他的手，鼓勇一下子，便把小瓶拿了出來，拔開塞子將藥粉傾入藥裏，趕緊用筷子調和，又等了一回，於是端了藥走到父親房裏。

三叔走來，笑道：

「你的藥煎得真好！」

他的兩手一抖，差一點不會把藥碗潑到地下。

「煎藥最難，火大了要乾，火小了又不出藥味，現在你這藥不太濃，也不太薄，所以我說煎得好。」三叔又補充他的議論。

施克家聽罷，方放了心，一步一停地，把藥端到榻前，擺在茶几上自己却退到窗邊去遠遠地立着。父親朦朧初醒，聞着藥味，便嘆道：

「快拿來我吃，快拿來我吃！」自己抬頭一看，見藥碗已經擺好在那裏了，伸手便去摸那隻碗。

這時候，兒子的週身皮膚都起了栗紋，他忽然想跑過去奪那隻碗，可是已經來不及，第一口藥已經喝進父親的嘴裏了。

他兩手掩着臉，跑到外邊去喊：

「你們快……來父……親……吃……了藥了。」

三叔一邊吃水烟，捻着紙捻笑道：

「老克真是小孩子，吃了藥便怎樣，也值得大驚小怪的去叫人，人家快拿你當瘋子了，你進來坐着，我要去走一走。喂！怎麼竟走了呢？」

施克家掩着面孔，一直跑進自己的臥室裏，鎖上了門，聳身向牀一躺，神志漸漸的復了原。心裏想：「事已做出，不要怕，還有第二步辦法呢。」但是，心是跳着，提心吊膽地等待人家來打他的門。

兩點鐘……三點鐘，所預期的事情竟不會來到，他想：「莫非那醫生錯給了我嗎？」

四點鐘敲過，只聽見三叔的聲音在外面喊：

「不好了！老克快來！你的爹爹要斷氣了！」

他跳起來，開了門，衝到父親房裏，不管一切，找着一把剪刀，捲起衣袖，很命剪下一塊股肉來，鮮血流了一地，他也不管，頓時把肉煎了湯，灌在父親嘴裏去。

只聽得三叔嘆道：

「好孝子！好個孝子！」

他見父親皺着眉哼道：

「那……藥……」便渾身抽縮起來，面孔一陣青，一陣白，上下牙牀咬得格格地響，又扮着鬼臉，雖不能說其痛苦之狀，真使這個孝子的心都要碎了。又過了一會，老人的兩手一陣亂抓，眼睛瞪得像鴿蛋似地，雙腳一伸，就死去了。



兒子一口咬定那醫生錯用了藥，不知被他怎樣加減了一陣，以致藥死了他的父親，大哭大嚷，口口聲聲只要和那醫生拚命，不然便自己撞頭尋死去。

慌得三叔死命地拉勸道：

「生死大數，況且割股治病，少有治不好的，現在你的股也割了，孝也盡了，還要怎樣，自來只有孝親，而不曾聽說有殉親的，至於醫生那一層，你是懂得古禮的，豈有父屍在堂，而兒子去公堂告狀的道理，我勸你還是先把喪事辦好，然後再管別的。」三叔不住地揩眼。

開喪這一天，孝子是蹙踊哀號，每當匍伏在草薦上的時候，那一隻終日平舉而不能下垂的左臂，尤其使人注意。原來這孝子自從割股之後，臂創甚劇，現在裹着藥，所以如此。

吊客中有知道這件事的，便爭相傳說，引得一般提倡忠孝的老先生們，都特地來慰問孝子，順便也向靈前作個揖。所以這位已死的施賈辦，在活着的時候雖沒有多少朋友，死後却熱鬧非常，無故受了許多不相識的人們的敬禮。

喪事完畢，孝子的左臂也漸漸好了。第一樁大事，便把銀行中的摺子過了戶，一切手續都已辦妥。幸而他的母親早死，也沒有弟兄姊妹來分他的遺產，於是竟一躍而為擁有六百萬家財的大富翁了。等不到斷七，就悄悄地將花巧雲贖身回來，另租小公館安頓。

靠着老袁頭的力量，不到半年，一個極美的××縣知事的官職居然到手了，反正仗着「維新」兩字，可以不等什麼終制，竟帶了花巧雲走馬到任。一到任所，地方上紳士們是照例開會歡迎，那會場上也搭着台，紮了綵牌樓，百姓們人山人海，都要來一瞻這位割股療親的新縣長，所以這歡迎會也比往時更加熱鬧。可是施家克坐在歡迎席上，却像病了一般，兩眼直視，他看見他死去的父親彷彿

佛在人堆中向他點頭，接着便扮鬼臉。恰似臨終時的光景，他勉強定一定神，只聽見有人說：

「……這位施縣長的過去，我們知道得很清楚……」

他便大喊一聲：

「不好了！立起身來就走，走到台下，又似乎看見他父親躺在地上，瞪着大眼睛在看他，仔細一看，原來是條死魚。」

紳士們摸不着頭腦，還以為縣長得了急病，一場歡迎會便算完結。

過了幾天他的精神漸漸恢復不再看見死父親了。

可是做了一個多月縣官之後，他的太太對他卻發起脾氣來，常常為一件小事爭鬧，就要下堂而去。他無法，只得盡他所有的力量來博她的歡心，金錢花得像泥沙似的，好在官中有的是錢，即使多用點倒也不妨。

起：一天，他因坐官衙，但見滿院梅花開得很盛，積雪還沒有消去，白雪映着紅梅，顯得分外好看，他猛想

「父親過世已有一年了，家裏的老屋，還是三叔住在那邊照管，倒也沒有什麼問題，第一是要趕緊刮點錢，等過了幾年回去，造個絕大的花園，作為退居之所，那時節是做過官以後的闊人了，又有美伴作伴，豈不得意快活！」想到此，便走入內室去找太太談話。僕人說是

「太太出去了。」

他一人踱進臥房，只見四周靜悄悄的，很是覺得無聊，想要找本閑書來解悶，無意中開開鏡台抽屜，忽然發現那裏邊也有一隻小小的匣子，和他從前珍藏她照片的那隻差不多，他想想看裏邊裝的

是什麼東西，一摸，却是鎖的，他動了好奇心，定要把牠打開於是掏出自己身邊的鑰匙來試試，竟然一試就準，內中赫然放着幾封書信，他打開第一封一看，已經氣得發昏，不及看其餘的便拿着信奔出去，好像他的情敵就在外邊等着似的，他走到院子裏，正逢太太披着皮斗篷孃孃然從外面進來，和她正撞個滿懷。

太太噴道：「你作死！」

他又急又氣，身子一歪，手裏的信紙也落在地下。

太太早已認得是誰的筆迹，便慢慢地把牠們拾起來，指着他冷笑道：

「是的，我愛他，我要跟他走，你敢怎樣！」說着把身子一扭，逕自姍姍地進去了。

只剩他一個人跌倒在雪地裏，因為是星期日，聽差都已出去了，這裏離內室又遠，竟沒有一個人來拉他。

過了半天，他方自己掙扎起來，拍去了渾身的雪，撐着兩條僵硬的腿，一步一捱地捱到裏邊去。

一幕家庭的活劇演過之後，老爺和太太之間，訂立了一種新的契約：

「太太的對外行動，完全自由，老爺一概不得干涉。」

從此，施克家的面目一天比一天憔悴下來，從早到晚，從辦公事到休息的時候，沒有一刻不在唉聲嘆氣，有時還嘸哩咕嚕的說：

「爹爹不是我的……啊啊！」他每逢說這話的時候，總用手打頭，死父親的面目，又在他面前顯現起來。

因為這樣，公事也辦得比前更壞了，碰了上司許多釘子，又被地方上人們攻擊，心上着實懊惱，每天

還要眼看着自己的太太到別人家裏去……尤其使他感到痛苦的是，無論走到什麼地方，總看見他父親那兩隻鴿蛋式的死眼睛，灼灼然正在追逐他。

不過，所可引起自慰的，就是家鄉老屋的大門上，新近掛上了一塊極大的泥金大匾額，上面寫着：「純孝可風」這四個字。

青年界

## 我的情人

朋其

——我愛你。

雖然我已經沉醉，可是我那粗闊的嗓子，決不會發出美妙的聲音來的；況且還有她柔媚的「我愛你」三字珍珠似地從血玉般的櫻唇吐出來對襯着。總之，這兩個「我愛你」所表示的就是我愛她，她愛我，於是我那厚拙的唇感着最高的熱，我們就彼此覺得天地間惟我獨尊了；太陽視我們努力，微風奏着大和樂，人們齊唱讚美詩，我們已經相愛了。

社會上的人，不會很簡單，就如「我愛你，你愛我，我們結婚。」這樣一件簡單的事，也會表現出很多複雜的心理來：有些人見着「情人」二字，就感着討厭，有的變討厭為憤恨，甚至有感到頭痛的，肉麻還是小事，說到彼此相愛，那更是古今以來打不破的謎；有的盡了一生的力在那裏追求，駝鳥似的儘走曲線的路，就在文章上看見「我愛你」三個字，也罵一聲「粗鄙」；有的以國事為重的人們，又大都把女人當作如吃飯一樣的需要，而以愛為手段，有的又覺得凡是對付一點的女人，他就得「鞠躬盡瘁」。

我們的愛，却來得奇怪，我第一次見了她，立刻腦子裏就生來一隻手，從口裏伸出來吶喊道：『我愛你！』在『我愛你』這一句話以前，我們是什麼話也沒有說過的。請不要替我着急，以為我這樣傻，這樣粗暴，會有一個大釘子給我碰。可是她實在是非常的可愛，如我的理想一樣，如一切愛人們腦子裏的情人一樣，其實這不過專指那性情面貌和學問等等而言——性情，學問，面貌上面不敢加形容辭，是因為嗜好有別而分量也有輕重——她最可愛的地方，却還不在這裏，是在她竟至於不給我針一般細小的釘子碰，反回答我一個『我愛你』如空谷裏的回響似的。自然，結果便是這樣，我們就成了彼此最親愛的情人（得贅說兩句：她是我的情人，我是她的情人）也許你們以為這樣的戀愛太沒有味兒，太直截了當，是不是？可是並不那樣，我覺得世間上再沒有我這樣有趣的事，我也問過她，她說：『真有趣得很。』我們的見解竟和人這樣不同，大概又是嗜好上的差異，我知道你們愛的是優柔不斷和情話纏綿，你們覺得最有趣的是頭腦昏昏和長夜不眠，你們最高興走的是那迂迴蜿蜒的曲線。我好容易找着了這麼一個可愛的人，並沒有碰釘子，罵我一聲『冒昧』——天曉得，拿我這樣的文筆來寫情書，會騙得了半個女人嗎？

有了情人過後，應該做些什麼樣的事，我也明白一些，我們那樣做了時，我們就差不多形影不離了。回想起那第一次見面，我就熱烈的魯莽的求她的愛，我也覺得可笑，她却感覺得更有興趣，因為她的認識我和被我認識——自然，認識是不一定要說話的——已經是好多年前的事，究竟在什麼時候，雖然都有點模糊，可是大概在知識初開時，我們都相信。

天哪，這是多麼危險，我們把很多意見，放在『我愛你，你愛我』後面來交換。

那一天我們攜手進入一個森林，她偑着我，我倚着她，我們擠坐在一個很短的石凳上，石凳短得來，

。以至於祇能容一個瘦小的人，除了照例地說了一大篇「你愛我，我愛你」以外，我們還談到許多問題。

——愛人！你這幾天，怎麼一下子又不講究修飾呢？你看，你又不弄點胭脂塗在你的兩頰上！你那灰白的顏色，使我有點生怕哪！

——怎麼？你怕了我嗎？老實說我很可以立刻離開你的！  
你瞧，你的性情一下子又變得這麼急，你想你能離開我嗎？要是沒有你，我真不能生活。

——爲什麼又怕看我那灰白色的面孔呢？我給你說罷，我是不會爲了你而修飾的。

我一聽見這一句話，就像吃了一個耳光似的，我真還在做夢現在明白了，她是不會爲我修飾的。她不爲我而修飾，又爲誰而修飾呢？我一下子倒在她懷裏不說一句話：「媽媽不給糖吃」似的急得來淚珠兒直往下滴。

——怎麼？又哭什麼呢？

——你不爲我修飾。慫慫！你不爲我修飾！

——嗚咽裏我答她了。

——小孩子，別哭！慢慢習慣就好了，灰白色的面孔，不一定就十分難看。

——我不要再看灰白色的面孔，我不要再看灰白色的面孔！

——那有什麼法子呢？

——你不會淡抹一點胭脂嗎？

——我不會。

——你不會，那就把你那白綢圍巾給我，我要在你面前，立刻就吊死在那棵松樹上。

——那你就拿去罷！

——你真這樣狠心嗎？：你這樣狠心，我又不死了，祇要你還在世上。

——塗胭脂，不塗胭脂，在你爲什麼看得那樣重？你不會等一等嗎？也許待幾天會變成關爺的臉一

般紅的。——我不要看關爺臉。

——起來起來！你看，像那蘋果似的，好不好？

這場小糾紛就算這樣結局。

不過我却看出破綻來了，我們的意見確有許多不一致的。她總覺得高出於我，常發出一些高妙而不切事理的言論，起初不過使我有點不可捉摸罷了，後來我簡直有點討厭。『我們這樣下去，終沒有一個好結局，你不諒解我。』這個最後通牒，我就提出來了！

——你瞧，究竟是誰不諒解誰？你隨時慣拿『諒解』這兩個字，來和我打麻煩。你要我怎樣諒解你？你愛吃酸的，就不要我喝醬油，你愛吃火鍋子，就不讓我吃冰淇淋。你瞧，究竟是誰不諒解誰？你喫你的醋，我喝我的醬油，你喫你的火鍋子，我喫我的冰淇淋，這樣不行嗎？況且你還隨時向我訴窮，你窮我就不應該有幾個錢嗎？你有時又要咒罵一點『社會黑暗！社會黑暗！』社會黑暗，我就不敢向光明一邊看嗎？你夠了，我今諒解你……好好，我諒解你，我把這一條白圍巾拿去——雪白的圍巾，懸在碧綠的松枝上，掛着一個灰色的人日光斜射下來這種色彩的配合，多麼好看！

沒有那一個字不是釘子，她是我的情人，她叫我去死，我盡了我所有的知識，在腦子裏的書本裏，一頁一頁地查去，也找不出一句駁覆她的話。結果祇好承認自己傻，要找世間上沒有的東西：諒解。

我悶悶然不知是她帶着我，我帶着她，仍然回到我的斗室裏。  
我在抽屜裏，取出一張極美麗的信箋。我得寫情書！我得寫情書！

我的情人：

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你曾經愛過的。

這一封情書寫好了之後，我還躊躇了半天。她還愛我嗎？要是還愛我，我這封信，就可以先不去。要是已經不愛我呢？這封情書去了之後，還有萬一的希望，可以挽回來嗎？她是愛過我的，我敢斷定，現在我不諒解她（老實說，碰了這次釘子，真使我有點了解），她不是已經失了戀嗎？失了戀，回情人的信怎樣寫呢？「我恨你！我恨你！」我罵你！我罵你！「我們從此是路人！我們從此是路人！」她究竟怎樣寫呢？要是置之不理，我不是也失戀了嗎？我又怎麼辦呢？自殺？奮勉？墮落？——這麼光怪離奇的社會，多麼美麗呵，我怎能就離開她？沒有了她，我又確是不能生存的，這不是自欺欺人。自古英雄多好色，我還裝作一個英雄，到花天酒地裏鬼混去罷！不幹！不幹！酒和女人都不能十分迷得住我。除了自殺，奮勉墮落，就沒有旁的道路可走嗎？……管他嗎的，把這封情書交去再看，也許她因了我那美麗宛轉整潔可愛如詩歌一般的字句，又會以全生命來愛我。如果她依然愛我，却又不便就有表示，我這封絕無僅有的情書，對她還是無限的慰安——不對！不對！她是愛我的，但是故意擺架子，擱置在那裏三天，四月，半月，才寫回信呢？我在這樣長期中，又怎麼辦？

我買了一大瓶哥羅仿放在我的床頭，我終於把我的情書交去了。



我真高興得很，立刻她就回了我一封最甜蜜的信，你看！  
傻子我並沒有不愛你呀！我們將永遠不能分離。

如一些男女們在牧師面前說的一樣，最愛你的  
後來，我就很安靜了，她要喝醬油，我就讓她喝醬油，她要喫冰淇淋，我就讓她喫冰淇淋。她也爲我買了好幾罇陳醋，整天喫鍋子。我整天尋黑暗，她整天找光明——  
我們絕不會感到失戀的苦痛。

——你說的「我」究竟是誰呀？

——就是「我自己」，「自己」的「自己」。

——她呢？世界上真有你嗎？

——有的，她在「自己」的腦子裏。

——她怎樣的人，畢竟是可愛的。

——那你爲了什麼要自尋煩惱往外邊四處找情人呢？

一九二五年作選自荆棘

## 歧路

郭沫若

一個愴惱的情緒盤據在他的心頭。他沒精打采地走回寓所來。將要到門的時候，平常的步武本是要分外的急馳，在今朝却是十分無力。他的手指已經搭上了門環，但又遲疑了一回，回頭跑出弄子外去了。

靜安寺路旁的街樹已經早把枯葉脫盡，帶着病容的陽光慘白白地洒在平明如砥的馬路上，洒在參差競上的華屋上。他把帽子脫了拿在手中，在脫葉樹下驢走。一陣陣自北吹來的寒風打着他的左鬚，把他蓬蓬的亂髮吹向東南，他的一雙充斥着血的眼睛凝視着前面。但他所看的不是馬路上的繁華，也不是一些磚紅雪白的大廈。這些東西在他平常會看成一道血的宏流，增漲他的心痛的，今天却也沒有呈現在他的眼底了。他直視着前面，只看見一片混茫茫的虛無。由這一片虛無透視過去，一隻孤獨的大船在血濤洶湧的黃海上飄盪。

——啊啊，他們在船上怕還在從那圓圓的窗眼中回望我呢。他這麼自語了一聲，他的眼淚洶湧了起來，幾乎脫眶而出了。

船上的他們是他的一位未滿三十的女人和三個幼小的兒子。他們是今朝八點五十分鐘纔離開了上海的。

他的女人是日本的一位牧師的女兒，七年前和他自由結了婚，因此竟受了破門的處分。他在那時只是一個研究醫科的學生。他的女人隨他辛苦了七年，並且養育了三個兒子了，好容易等他畢了業，在去年四月纔同路回到了上海。在她的意思以為他出到社會來，或者可以活動一回，可以從此與昔日的貧苦生涯告別，但是事情却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他回到上海，把十年所學的醫學早拋到太平洋以外，他的一副聽診筒因為經年不用，連像皮管也發塞得不通氣息了，上海的朋友們約他共同開業，他只諉說沒有自信。四川的S城有紅十字會的醫院招他去當院長，他竟以不置答覆的方法拒絕了。他在學生時代本就是浸淫於文學的人，回到上海來，只和些趣味相投的友人，刊行了一兩種關於文學的雜誌，在他自己雖是借此可以消澆幾多煩愁。並且在無形之間，或者也可以轉移社會，但是在文

學是不值一錢的中國，他的物質上的生涯也就如像一粒種子落在石田，完全沒有生根茁葉的希望了。他在學生時代，一月專靠着幾十元的官費還可以勉強糊口養家，但如今出到社會來連這點資助也斷絕了。他受着友人們的接濟寄居在安南路上的一个弄子裏，自己雖是恬能，而他的女人却是如坐針氈。兒子也一天一天地長大了，愁到他們的衣食教育更使他的女人幾乎連睡也不能安穩。因此他女人也常常和他爭論，說他爲什麼不開業行醫。

——行醫？醫學有甚麼！假使我少學得兩年，或者我也有欺人騙世的本領了。醫梅毒用六〇六，醫瘧疾用金雞納霜，醫白喉症用血清注射，醫寄生蟲性的赤痢用奔美清，醫急性關節炎用柳酸鹽……這些能夠醫病的特效藥，屈指數來不上雙手，上海的如鯽如蟻的一些吮癰舐痔的寄生蟲誰個不會用！多我一个有甚麼！少我一个又有甚麼！

——醫藥有甚麼！我把有錢的人醫好了，只使他們更多榨取幾天貧民。我把貧民的病醫好了，只使他們更多受幾天富兒們的榨取。醫學有甚麼！有甚麼！教我這樣欺天滅理地去弄錢，我寧肯餓死！

——醫藥有甚麼！能夠殺得死寄生蟲，能夠殺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夠把培養這些東西的社會制度滅得掉嗎？有錢人多吃了兩碗飯替他調點健胃散，沒錢人被汽車軋破了大腿，索性替他斫斷，有槍有械的魔鬼們殺傷了整千整萬的同胞，走去替他們調點膏藥，加點裹纏……這就是做醫生們天大本領博愛人道？不亂想錢就夠了，這種幌子我不願意打……

他每到激發了起來的時候，答付他女人的便是這些話頭。

他女人說：在目前制度的之下也不能不遷就些。

他說：要那樣倒不如做強盜，做強盜的人還有點天良，他們只搶的是富有。

他女人說到兒子的教育時，他又發一陣長篇的議論來罵到如今的教育制度，罵到如今資本制度下的教育了。

他的女人沒法，在上海又和他住了將近一年，但是終竟苦於生活的壓迫，到頭不得不帶着三個兒子依然折回日本去了。他的女人說到日本去實習幾個月的產科，再回上海來，或者還可以做些生計。兒子留在上海也不能放心，無論如何是要一同帶去的。他說不過他女人堅毅的決心，只得勸她等待着。一位折返日本的友人，決計在今天一路回去。

爲買船票及摒擋旅費，昨天忙了一天。昨夜收束行裝，又一夜不曾就睡。今晨五點半鐘雇了兩隻馬車，連人帶行李一道送往匯山碼頭上船，起程時街燈還未熄滅，上海市的繁囂還睡在昏朦的夢裏。車到黃浦灘的時候，東方的天上已漸漸起了金黃色的曙光，無情的太陽不顧離人的眼淚，又要登上他的征程了。孩子們看見水上的輪船都歡叫了起來。他們是生在海國的兒童，對於水與輪船正自別饒情味。

——那些輪船是到甚麼地方去的呢？

——有些是到揚子江裏去的，那些是到外國去的。

——哦，那兒的公園我們來過。到日本去的船在那兒呢？

——還遠呢，到匯山碼頭還要一會兒。

——他同他的大兒對話着，立在他的膝間的二兒說道：我不要到日本去，我要同爹爹留在上海。

——二兒，你回日本去多揀些金蚌壳兒罷，在那海邊上呢。爹爹停一晌要來接你們。

——唔，揀金蚌壳兒呢，留下好多好多沒有揀了。

他一路同他兒子們打着話，但他的心中却在盤旋。一個年輕的女人帶着三個兒子到日本去，還要帶些行李，上船下船上車下車，這怎麼能保無意外呢？昨天買船票的時候，連賣票的人也驚訝了一聲啊，別人都還要驚訝，難道我做丈夫做人父親的能夠漠然無情嗎？我是應該送他們回去。我應該送他們回去。從上海到長崎三等艙只要十塊錢，送他們去耽擱幾天回來，來回也不過三四十塊錢。啊，我是應該送他們回去。在船上去補票罷。是的，在船上去補票罷……但一回頭又想起他同朋友們辦的一些雜誌來了，那些雜誌每期要做文章，自己走了之後朋友們豈不辛苦嗎？有三四十塊錢，他們母子們在日本儘可以過十天以上的生活了，日本的行旅不如中國艱難，想來也不會出甚麼意外。好在同船有T君照顧，我還是不能去。唉，我還是不能去。——輾轉反覆地在他的心中只是想的這些問題。他決下心不去了，但又按想到路上的艱難，又決心要去。從安南路坐到匯山碼頭，他的心機只是轉幹。他的女人抱着一個纔滿週歲的嬰兒坐在旁邊，默默不作聲息。嬰兒受馬車的震搖起初很呈一種驚詫的氣色，但不久也就像在搖籃裏一樣安然地在他母懷中睡熟了。

坐了一個鐘頭以上的光景，車到匯山碼頭了。巍然的巨舶橫在昏茫的黃浦江邊，尾艙上現出白色的「長崎丸」三字。碼頭上還十分悄悄，除有些束手待客的脚步外還不見乘客的蹤影。同路的朋友也還沒有來。上了船把艙位看定了之後，他的心中還在爲去留的問題所擾。孩子們快樂極了，爭爬到艙壁上去透過窗眼看水，母親親手替他們製的絨線衣裳掛在壁釘上幾次不能取脫。最小的嬰兒却好像和他惜別的一樣，伸張起兩隻小手兒，一捏一捏地，口作呀呀的聲音，要他抱抱，他接在手中時，嬰兒抱着他的頸子便跳躍了起來。

——日本的房屋很冷，這回回去不要顧惜炭費，該多燒一點火盆。他這樣對他的女人說。

她的女人也撫着她自己的手，好像自語一般地說道，這回回去，自己挽水洗衣燒火煮飯，這雙手又要龜裂得流出血了呢。

——這回回去，無論如何是應該雇用女工纔行。十塊錢一個月總可以雇到罷？

——總可以雇到罷。女人的眼眶有點微紅了。——聽說自從地震以後，東京的女工有的不要工錢，只要有宿食便來上門了的。但是福岡又不同，工錢以外還要食宿，恐怕三十塊錢也不夠用。

——我在上海總竭力想法找些錢來……他這麼說了一半，但他在內心中早狐疑起來了，找錢？  
——却怎麼找呢？還是做文賣稿？還是掛牌行醫？還是投入上海 Nigoma 團去當強盜呢……

——福岡還有些友人，一時借貸總還可以敷衍過去。我自己不是白去遊閑的，我總還可以找些工作。

——帶着三個兒子，怎麼放得下呢？

——小的背着，大的儘他們在海上去玩耍。總比在上海好得多呢……

船上第一次鳴鑼催送行的客人上岸了。他的女人伸長過頸子來，他忍着眼淚和她接了一個很長的接吻。他和孩子們也一一接吻過了，把嬰兒交給了他的女人。但是同行的 T 君依然不見，他有幾分狐疑起來了，是起來遲了？還是改了期呢？動身的時候，悔不會去約他。他跑出艙來看望。

T 君的船票，是他昨天代買的，現刻還存在他的手中，他一方面望 T 君快來，但一方面也想着他不來時，倒也正好用他的船票送他的妻兒們回去。走出艙來，岸上送行的人已擁擠了，有的脫帽招攏，有的用白色手巾在空中搖轉。遠遠望去，一乘馬車，剛好到了碼頭門口。啊，好了！好了！T 君來了！車上下來的果是 T 君。他招呼着上了船引去和他的妻兒們相見了。船上又鳴起第二次催人的鑼來。我怎麼樣

呢？還是補票嗎？還是上岸去呢？他還在遲疑，他女人最後對他說：我們去了，你少了多少餐，你可以專心多做幾篇創作出來，最好是做長篇。我們在那邊的生活你別要顧慮，停了幾月我們還要轉來，櫻花開時，你能來日本看看櫻花，轉換心機也好。

他女人的這些話頭，突如其來，好像天啓一樣。七年前最初戀愛時的甜蜜的聲音，音樂的聲音，又響徹了他的心野。他在心中便狂叫起來：哦，我感謝你！我感謝你！我的愛人，你是我的 Beatrice！你是我的 Beatrice！你是我的長篇？是的，最好是做長篇。Dante 爲他的愛人做了一部『神曲』，我是定要做一篇長篇的創作來紀念你，使你永遠不死。啊，Ava Maria！Ava Maria 永遠的女性！……他決心留在上海了。他和 T 君握手告別，拜託了一切之後，便毅然走出艙來。女人要送他，他也叫她不要出來，免惹得孩兒們流淚。

幾聲汽笛之後，黃浦江面已經起了動搖，輪船已漸漸掉頭離岸了。他等着 T 君的身影漸漸不能看見了，纔興沖沖地走出碼頭。啊，長篇創作！長篇創作！我在這一兩個月之內總要弄出一個頭緒來。書名都有了，可以叫着『潔光』。我七年前最初和他相見的時候，她的眉間不是有一種聖潔的光輝嗎？啊，那種光輝！那種光輝！剛纔不是又在她的眉間盪漾了嗎？Ava Maria，Ava Maria……永遠的女性……Beatrice……『潔光』……他直到走上了電車，還隱隱把手接吻了一回，投向黃浦江裏去。

長期的電車把他心中的激越漸漸緩和，給予他以多少回想的餘暇了。他想到他歷年來的飄泊生涯，他也想到他歷年來的文學成績。啊，我的生活意識是大曖昧了。理想的不能實行，實行的不是理想，逡巡苟且，過混了大好的光陰。我這十年來，究竟成就了些甚麼呢？醫學是不用說了。雖然隨着一時的衝動做過些詩文，但那是甚麼東西！自己的技能有那一樣能夠足以自恃！自己的文章有那一篇能

夠足以自慰呢？啊，慚愧！慚愧！真是慚愧！我比得甚麼 Dante！我比得甚麼 Dante！我是太誇誕了！太無恥了啊，我是……他這麼想着，又好像從燦爛的土星天墮落下無明無夜的深淵裏。他女人對於他的希望，成了他沒大的重擔。他自己對於他女人的心期，又成了精衛的微石了。他的腦精沉重得不堪，心裏熾灼得，不堪假使電車裏沒有人，他很想抱着頭痛哭了起來。

這種自怨自艾的心情本來是他數年來的深刻的經驗。他從事文筆的生涯以來，海外的名家作品接觸得愈多，他感覺着他自己的不足愈甚。他感覺着自己的生活太單純了，自己的表現能力太薄弱了。愈感不足，他愈見燥煩，愈見燥煩，他愈見自卑，直到現在，他幾乎連筆也不能動了。自己做的東西究竟有甚麼存在的價值呢？一知半解的評論，媒婆根性的翻譯，這有甚麼！這有甚麼！同情我的人雖說我是天才，痛罵我的人雖也罵我是天才，但是我有甚麼天才在那兒呢？我地愧死！我真愧死！我還無廉無恥自表孤高啊，如今連我自己的愛妻，連我自己的愛兒也不能供養，要讓他們自己去尋生活去了。啊，我還有甚麼顏面自欺欺人，忝居在這人世上呢？醜啣！醜啣！庸人的奇醜，庸人的悲哀啣！他想起 John Davidson 的一首詩來。詩中敘述一位貧苦的音樂家，因為飢寒的緣故，把他最愛的妻孥都死掉了。他抱着皮包骨頭的他妻子的殘骸，悲痛地號哭道：

Wedrop into oblivinn,

And nourish some suburbansod.

My work, this woman, this my son,

Are now nomore: there is no God.

這節的意思是：



我們滴落在忘却之中，

同去培養那荒外的焦土；

我的作品，我的妻，我的這個兒，

都已沒了：誰說有甚「天主」！

他應着電車的節拍，默念起這節詩，他覺得好像是從他心坎中自然想出的一樣。但是他又一回想，他自己究竟沒有這音樂家的真摯。音樂家有他的作品足以供人紀念而世人湮沒了他，他可以埋怨世人，埋怨上帝，但他自己有甚麼資格足以埋怨人，足以埋怨一切呢？自己的妻兒是由自己拋撇了的，怨不得天，怨不得人。音樂家有抱着他妻子的殘骸痛哭的真情，悲痛之極終竟隨他的妻兒長往了。而他自己不是和他的妻子背道而馳，妻子向東，他自向西，妻子在飄渡苦海，他自己却是留在這兒夢他自己力所不能逮的掀攪嗎？他想到這兒，他又失悔不曾送他的妻兒回去。我爲甚麼不在船上補票？我爲甚麼不去和他們同樣受苦呢？啊，我這自私自利的小人！我這責任觀念弱薄的小人……

一種愴惱的情緒盤據在他的心頭。他儘滾滾的電車把你拖過繁華的洋場，他就好像埋沒在墳墓裏一樣。他沒精打采地走回他的寓所，但他的寓所好像一座死城，好像有甚麼比死還厲害的東西埋伏着在的光景。他掉頭跑出弄子來，跑到這靜安寺路旁的街樹下，驢走着了，他的充着血的眼睛仍然直視着前面，街面上接連的汽車咆哮聲都不會驚破他眼前的幻影。他走到滄洲別墅轉角處便佇立住了，凝視街心的路標燈不動，這是他的兒子們平時散步到這兒最愛留心注視的。他立了一回，無意識地穿過西摩路南走，又走到福照路上來。走到聖智大學附近，他又驀然佇立着了。去年夏秋之交的時候，有一次傍晚，他曾引他的兩個大的孩子散步到這兒來，一隻瓦雀突然從洋梧桐上跌下，兩個孩

子爭前逐捕，瓦雀終竟被他們捉着了。他那時曾經做過一首詩，此時又盤旋上了他的腦際：

橙黃的新月如鉤，已在天心孤照，

手攜著我兩稚子在街樹之下逍遙；

雖時有涼風避人，熱意猶未退盡，

遠從人家的牆上，露出一片的夕照如焚。

失巢的瓦雀一隻，驀地從樹枝蹴墜，

兩兒欣欣前進，張着兩手追隨。

小鳥曳立悲聲，撲撲地在地面飛遁，

使我心中的絃索也隱隱咽起哀鳴：

「嬌小的兒們呀，這正是我們的徵象，

我們是失却了巢穴，飄泊在這異鄉，

這冷酷的人寰，終不是我們的住所，

爲避人們的弓彈，該往那兒去躲？」

無知的兒們，尙未解人生的苦趣，

仍只欣欣含笑，追着小鳥飛馳。

我也可暫時忘機，學學我的兒子，

不息的鳴蟬啾，爲甚只死呀地悲啼？

他倚着街樹謳吟了一回，念起昔日清貧的團圓，遠勝過今日淒切的孤單，他的眼淚如像噴泉一樣。

忍勸不着，傾瀉下來了。在這時候，他真覺得茫茫天地之中，只賸了他孤另的一人，四面的人都好像對他含着敵意，京滬的報章上許多攻擊他的文章，許多批評家對於他下的苛刻的言論，都一時潮湧了上來，一種親密的微笑從面前飛過的一乘汽車的輪下露出，暴屍在上海市上，血流了出來，腸爆了出來，眼睛突露了出來，腦漿迸裂了出來，這倒痛快，這倒痛快。那時候儘一些幸災樂禍的人們來看熱鬧，我可以長睡而不惱……但是妻子們的悲哀是怎麼樣呢？朋友們的失望是怎麼樣呢？她怕我受累贅，纔帶着兒子們走了，她在希望我做長篇呢。每週的雜誌，也好像嗷嗷待哺的雛鳥一樣，要待我做文章呢。這是我死的時候嗎？啊！太 Sentimental 了！太 Sentimental 了！我十年前正是拖着一個活着的死屍跑到日本去的，是我的女人在我這死屍中從新賦與了一段生命。我這幾年來並不是白無意義的過活了的。我這個生命的炸彈，不是這時候便可以無意義地爆發。啊，妻兒們怕已過了黃浦了，我回去，在這一兩個月之內，我總要把「潔光」表現了出來……

他的脚步徐徐移動起來了，他如何抱着舊式結婚的痛苦，纔跑到東洋，如何自暴自棄，如何得和他女人戀愛，如何受她的激勵……過往十年的回想把他運回了寓所。客堂裏的掛鐘已經一點過了一位老娘姨問他，吃飯不吃，他回答着不用，便匆匆上樓去。但把房門推開，空洞的樓屋向他吐出了一口冷氣。他噤了一下，走向房裏的中央處，靜立着了。觸目都是催人眼淚的資料。兩張棕網床，一張是空無所有，一張還留下他蓋用的幾條棉被。他立了一會，好像被人推倒一般地坐在一張靠書檯的藤椅上。這沉重得令人窒息的寂寥，還是只好借筆墨來攻擊了。把本書檯的抽屜抽開來，却纔拿出了他兒子們看殘了的幾頁兒童畫報，又拿出了一個兩脚都沒有的洋囪。在這些東西上，他感覺着無限的珍惜意來，他起來打開了一隻柳條箱子，裏面又發現了一件他女人平常穿用的一件中國的棉衣，他

低下頭去，抱着衣裳，接了一個很長的接吻，一種輕微的香澤使他感受着一種肉體上的隱痛。他把洋團和畫報來收藏在箱子裏面了，又回到桌邊，纔展開一帖原稿紙來，蘸着筆在紙端寫下了「潔光」兩字。——他的筆停住了。怎麼樣開始呢？還是用史學的筆法從年月起頭呢？還是用戲劇的作法先寫背景呢？還是追述？還是直敘呢？還是一元描寫？還是多元呢？還是第一人稱？還是第三人稱呢？十年的生活從甚麼地方起頭……他的腦精一時又混亂起來了。他把挾着筆的手來擊着右鬢，側着頭，想了想一會，但仍得不出甚麼頭緒。一夜不會睡覺的腦精，為種種徬徨不定的思索迷亂了的腦精，就好像一座荒寺裏的石燈一樣，再也閃不出些兒微光。但是他的感官却意外地興奮，他聽着鄰舍人的脚步声，就好像他自己的女人上樓，他聽着別處的小兒啼哭聲，就好像自己的孩子啼哭的光景。但是他的女人呢？兒們呢？怕已經過了黃海了。啊，他們怕已經過了黃海了。我只希望他們明日安抵福岡，我只希望他們不要生出甚麼意外。他一面默禱着，一面把筆擲在桌上。唉，今天我的腦精簡直是不能成事的！他脫去了身上的大衣，一納頭，便倒在一張床上睡去……馬蹄的得得聲，汽笛聲，輪船起碇聲……好像還在耳裏。抱着耶穌的聖母，抱着破瓶的幼婦，黃海，金蚌壳，失了巢的瓦雀，Basilice，棉布衣裳，潔光，潔光……

淒寂的寒光浸洗着空洞的樓房，兩日來疲倦了的一個精神已漸漸失却了他的作用了。

一九二四年二月 選自創造週報

## 阿 美

趙景灑

少爺今天確乎有些動怒了。他板了面孔對着王媽道，「你不做。我告訴媽媽去。」不過除了阿美，誰肯什麼事情都做呢？況且王媽年紀也大了，怎還能和小孩子頑耍。但是少爺却不能原諒伊。

當然少爺知道什麼原諒不原諒呢？假使他知道原諒，他也不會叫阿美什麼事情都做了。他現在不過幾歲。照僕人們稱呼主人的例，他祇夠得上稱一聲官。不過他是他母親的獨子，他母親歡喜人家稱他少爺。他自己也歡喜爭一個少爺做。所以人家就稱他少爺了。

少爺是應該有少爺的脾氣的。是的，少爺除了書不要外，什麼東西都要的。他無論要什麼就要立刻辦到的。他的少爺脾氣發的時候，就是阿美倒楣的時候。他一天到晚發脾氣，阿美就一天到晚倒楣。因為阿美雖祇是一個十二歲丫頭伊的主要的職務，却就是給少爺當親隨——二爺。

伊還不止做二爺哩。少爺是歡喜騎馬的。少爺要騎馬的時候，阿美就是馬。伊就得把兩手放在地上，把少爺馱在背上，用手心和膝蓋抵着地，從房間的這一角走到那一角。實在這馬太嫌低了，少爺騎上了，他的腳有時也抵着地。少爺的腳一抵着地，馬的進行也費力得多。不過伊是不許走得慢的。伊的常常蓬着的辮子，就是少爺的馬鞭子。馬走得慢，就得吃馬鞭子。這種地方，少爺都知道的。拿鞭子抽還不夠，少爺就拿他的小手掌，向伊的小臉上噠噠的打。這樣一來，伊當然要走得快了。但是快了又不好。少爺帶着哭聲喊道，「媽媽！伊要弄我跌！」這時正吃着水煙的太太，把水管撇開了嘴唇邊，哼道，「賣胚好好的玩玩，又鬧些什麼了？賣胚！你總是惡惡惡！賣胚！不知那一世欠了你的債！」

真的不知是那一世欠了伊的債，太太常常要爲了伊費力，爲了伊，太太常常要說許多話，常常要用盡氣力瞪着眼睛板着面孔說話。太太吃午飯吃得有些熱了，阿美並不知道來扇扇。於是太太發怒了。「賈胚！只知道呆立着，從不知道做事。看見人家吃飯，總不肯拿扇子給人家扇扇的。難道定要等人家請的麼？」阿美學到了乖了。不過實在這事祇多給了伊一種討債的資料。因爲到吃晚飯的時候，伊就又過不扇扇子，那時太太正有些頭痛，怎能不又費了許多力動一回氣呢？「人家頭痛，誰要你來扇？總是這樣的，叫你做一件事，總沒有好好的做的，不叫你做的時候，却要你忙着獻勤。人家的丫頭，教教總會些。祇有這裏的飯，是吃在豬肚皮裏的。」

太太的話，在伊的小腦子裏，並不能留存幾時，惟有豬肚皮三字，却在伊的腦子上印了一印。因爲有一次，王媽正在竈上熬豬油，伊立在旁邊，王媽對伊說：「像你這樣無用的人，祇配養肥了，賣給人家煎人油去。」現在伊聽見了豬肚皮，就想起了熬豬油煎人油，伊知道煎人油是和熬豬油一樣。那真是一種不會嘗過的難嘗的滋味啊！想到這裏，伊不免有些怕起來，幸喜伊自從吃了「大人家」的飯，一向還是骨瘦如柴的樣子，所以伊想那樣煎人油的人，還不見得要伊。無論如何，伊的恐懼存在的期間也是極短的一會兒，伊又給少爺叫去伴着玩了。

少爺是將來要做官的。雖是現在年紀還小，不會做過真官，却很歡喜玩官的把戲。現在他就坐在櫬子前面坐起堂來了。「這官樣子倒不錯。」太太靠在榻上笑着說。「不過犯人呢？」「阿美，」少爺說着，就把阿美拉到櫬子的前面立着。「這個犯人犯些什麼事呢？」太太迷着眼，繼續地說。「犯的……」「少爺有些說不出了，不過記起前天隔壁陸家捉着賊，送到局裏去就想着了。」是賊，」少爺說。「偷了什麼呢？」「偷了……賊你偷了什麼？」少爺對了阿美問着。但是阿美却俯着頭，一聲不響。「賊你

偷了些什麼」阿美向少爺望着，帶了一種似笑非笑的樣子。少爺耐不得了，離開了案桌，跑去把手心在伊臉上拍的一下，仗着喉嚨說道：「問你：你偷了些什麼？」阿美縮着身子道：「我不會偷。」太太總是很會教的，說道：「賊不打怎麼會招呢？」少爺捧了門門，向着阿美頭上就打，剝的一聲，阿美就哭了。太太喊道：「饒了伊罷！」王媽過來，把少爺抱去了。但是阿美的哭聲，却漸漸的響起來。終至太太忍不住起來，哼道：「還哭哩！又打痛了你了。叫少爺給你打還了，好麼？」

當然，少爺怎麼好給伊打還呢？況且，少爺說伊做賊，也並不會就冤枉了伊？自從伊偷了少爺的糖吃了之後，伊的賊名就定了。太太是很精明的。伊偷了一塊糖，就給查出了。當太太拿棒把伊打着的時候，伊也沒有什麼話說，祇一遍一遍的說：「饒我罷！我下次不偷了。」問伊爲什麼要偷糖吃，伊說：「我見了糖祇覺得非常想吃。」不過伊不會知道伊是不應該想的，伊一想，就做了賊了。太太更給伊加上一個徽號，叫伊「小賊」。

在伊得了這個徽號後不上一個月，張家太太來了。伊是太太的丈夫的姊姊。伊住在離這裏四十多里的地方，這次到這裏來，是專預備來住幾天玩玩的。伊是一般也很有錢的，在伊身上，滿露着「大人家的太太出來」做客人」的樣子，伊的衣服並不很鮮豔，因爲鮮豔是不適于太太似的。但伊的衣料都非常考究。伊的兩手十個指頭上，帶着好幾個珠的寶的戒指。太太見伊來了，很起勁的去歡迎伊。王媽見伊來了，極意的去奉承伊，準備將要走了時候，可以多賞幾個錢。阿美見伊來了，自然也歡喜，因爲伊以爲這位漂亮的客人太太，是非常好看的，所以常對着伊看，從頭上望到脚上。至於客人來了，自己的太太也要忙些，所以阿美也可以少挨打罵，這是當然的結果。雖是在伊的小腦子裏，却還不會想到這一層。

張家太太住了幾天，有時也到街上去走走。到了第四天，伊預備走了，早上起來，却不見了一只金挖耳。伊在枕頭邊被裏地上，屋角裏處處都尋到，却總是沒有。但是張家太太確實說，伊昨天街上回來時，那挖耳還明明是在頭上的。太太也知道了客人太太不見了東西。當然，這是伊不能不查究的，否則人家心裏還以為主人窩藏着賊呢。賊麼？要祇是「小賊」罷？不是常對張家太太頭上望着麼？「今天張家太太房裏除了阿美去掃了地，別人都不會進去過。」王媽說。這樣，那話就更確實了。太太這次的動怒特別的利害，因為伊的可怕的眼睛的亮光，似乎比平常特別亮些。拿了很粗的棒，目不轉眼地對了阿美，發出十二分有威勢的聲音道：「你偷去放在那裏說出來，不說就打死你。」阿美怎樣說呢？伊的頭俯着，伊的手垂着，伊的嚇得帶着青色的臉，表示出腦筋的作用停滯的樣子。伊的身子漸漸的顫動了。太太的棒開始向伊手上飛來，伊的手讓了一讓，腰裏就吃了一下。痛是打了以後必然的感覺，這並不是伊的最難去嘗試的事情，伊的最難的事情，就是要感到了劇痛而不哭。但是伊終于哭出來了。太太說：「你哭嗎？哭了，人家就會饒你嗎？」接着的，又是一陣頭上的剝剝的聲音和身上的嗒嗒的聲音。張家太太說：「一只挖耳，值得多少錢？不見了也罷了。嫂嫂何必這樣動怒去饒饒伊罷。」但是對於太太的心裏，這幾句話的每一個字，都似乎有些刺痛的。伊的手機械般的舉着，阿美的皮包骨的身子跳舞般的動着。棒的聲音，夾着狂嘯般的喊聲，棒聲停了，哭聲漸漸的低起來；哭聲漸漸低起來，加上的又是一陣棒聲，於是阿美哭聲又大了。這樣的繼續下去，直到太太覺得十分疲勞的時候。阿美呢，不知是因為打呆了，忘了吃，還是吃不下，還是不願吃，就中飯晚飯都不會吃。那晚睡了以後，明天就不會起來。現在伊正病着，伊的病倒也清閒的，因為從沒有人去擾伊。至於太太呢，也可以少費些精神。

祇有少爺因為缺少了一件不會有替代的玩具，不免常有些動氣。不過當王媽對他說：「阿美給你



打得現在快要死了。」的時候，他倒也很曉事的說：「死了有什麼呢？我叫媽媽出幾個錢，再買一個。」

一九三三年三月 選自載彌瀝

## 牧場上

胡也頻

「賊！」

那聲音帶點喘息，但在寂寥的深夜裏，却也夠尖厲的了，彷彿是從那東邊的田壩上，直送到我們的天井來……同時還錯雜着紛亂的脚步，竹尖刀敲打稻草和別種傢伙示威的響聲，跟着那機靈的不安分的狗兒，便發瘋一般的接連着狂吠了。

本來，像這種的騷亂，在人口不過二千的濮村，是非常罕見的。據說，自洪秀全造反以來，大家照舊的因循着原有的習慣，無論是鄉紳，財主，商人或農人，以及……總而言之，大大小小的男男女女，吃過了晚飯，在夜色完全佔領了空間的時候，便安安靜靜休息去了。縱使偶爾有神經興奮或不曾結束日間的事，和別的種種，因而不能睡眠的人，那也祇得躺在牀上，拖長着聲音，甚至於隔着板壁或窗子，你一聲他一句的交談着，始終守着他們「夜早眠」的習慣。他們是這樣平安和有規則的過着每一夜的。然而，在清時，因為風聞革命黨已在武漢起義，黃花崗的七十二烈士便是天上的七十二星宿，並且勢如破竹的攻破了南京，江西，以及浙江也危險了，所以處在福建省城附近的濮村，人心也就隨着惶恐起來。爲了要保守這全村的安寧，便在四周的邊界上，土堡上，隘口上，造了幾道木柵，匆匆忙忙訓練村勇，大家輪流去防守和巡邏。於是，那生滿了鏽轉成黑色的馬鞭刀，鐵尺，三尖叉……又從牀底門邊或

灶下取了出來，用沙魚皮擦光，向刀石磨利……赫然把和和平平的濮村，變成了有聲有色，宛如嚴陣備戰的一個刀鎗森列的兵營了。

其實，全村所寶貴，而且倚恃爲護身符的，却是用二百光大洋從東洋人那裏買來的三柄火鎗！雖說，那火鎗是高高地放在祠堂裏神櫺上面，似乎安慰自家說：『不要害怕，我們有這個——』可是人心還是惶惶地，而且一天比一天厲害。

因此，『賊』像怎樣含有恐怖意義的字，在惡消息頻頻傳來的環境裏，尤其是在寂寥的深夜，突然喧嚷起來，是格外使人心悸而感到慄慄的。

『賊！』半醒裏聽了這聲音，我用力抓母親的手腕，並且叫道：

『媽！我害怕！』那時候我剛滿七歲，小孩子多半聽到賊而膽怯的。

『不要怕！』母親早醒了，她低聲安慰我：『不要怕……』

然而——賊！這種帶喘又尖厲的聲音，却從田壩上逼近來，漸漸地和狗叫有同樣的力量。

『媽！我害怕……賊！』

母親沒有答應我，她坐起來，把我抱到懷裏去，順手就披上她那件藏青色細呢夾衣。看她樣子，似乎是要起來的，但沒有動步。那窗子外面突然亮煌煌起來，在那裏，我看見住在我家裏的陳表伯，他是學過少林拳的，會金獅法，單鶴獨立法……因此他是我們村裏的練長，這時他正從西院走出來，拿着一雙兩尺多長像竹竿的鐵錘，另一隻手提着『五賢堂胡』字樣朱紅油紙燈籠……在他的左右前後，簇擁着長工們，約有十多個，他們的手裏都拿着凶器，燃着火把，大家雄糾糾的挺着胸脯，硬着腰，同樣興高采烈的走向大門去。

火把的火簇集聚到窗下的時候，陳表伯便向裏面詢問：「大嫂，」他叫道，「你醒着麼？」聲音雖說粗魯得好像狼嗥，但比起平素的腔調却算是很謙恭有禮的。

「早醒了。」母親回答。「外面出了什麼事呀？」

「不要緊的，祇是鬧賊……」他接上說，「我帶他們去看看，留貴禮弟兄在家裏看大門……沒有什麼事，不要緊的。」

「不要驚了小齒。」他補說一句。

於是他提高燈籠，這算是一種號令，大家便會意動步了；可是他自已又喃喃地，其實是驕傲地自語道：「賊，好傢伙！跑上老虎窩裏來！哼……好傢伙……」

除了陳表伯穿草鞋，別人都是光着腳，但走在石板上，却同樣發出有力的沈重的聲音來。

「不要害怕，齒兒。」接着，母親便安慰我。

但這種罕見的情形，在我怯弱的小心裏更增加了許多疑慮。我靜靜地伏着。我傾聽那擋門的石獅子移動的聲音，門槓下去的響音，大門拉開的響音……這些都是使我覺得不安寧的。

「什麼樣子的賊？怎麼捉法？他們是捉賊去麼？賊是一個還是一夥……？」

我想，但始終是沒有頭緒的推測着。在貴禮弟兄倆剛剛把大門關上的時候，門外便沖天一般的騷亂起來了：各種的凶器作示威的響動，脚步特別的用力，並且狂跑着，每個人提起喉嚨來叫喊，好像是一羣狼追逐着一般野獸；其中最使人聽着而感戰慄的，要算是陳表伯那種天賦的暴厲的聲音了。他不絕的這樣叫喊：

「好像伙跑上老虎窩裏來賊……好像伙！」

爲了這種騷亂，或者特別是火把的光燄的緣故，把樹上巢裏的鳥兒都驚醒了，滿天空紛亂的飛着，悽慘的長鳴……狗兒更狂吠得厲害……

原先在東邊田壩上那一羣發動者，這時不復向我們的門前奔來，他們在道人塘附近便拐彎了，彷彿是向那西邊的狀元墓走去。他們依舊是吶喊着，用竹尖刀去敲打稻草，並作使人推想不到的種種響動。

土堡上，昌叔——我想一定是他——拼命一般的吹起那號筒，聲音比任何東西的啼哭都要淒涼，慘厲，這是擴張恐怖的唯一頂大的力量。

「媽媽我……我怕。」我懷懷的說。

母親沒有脫去夾衣，便躺下去把棉被蓋過我額上，並且緊緊抱着我，一面低聲唱着普通爲小孩子壓驚的歌兒。這樣，那外面擾亂的各種聲音雖隔遠了，但我的不安的心兒還是徬徨在恐怖裏。

「什麼樣子的賊……一個還是一夥？」我不住的想，但不久，我漸漸地便睡着了。

到醒來，陽光已照在棗樹上，各種的鳥兒照常歌唱着，金色毛羽的公雞，以及灰白色的鴨子，都安閒平靖地在活動，這顯然是一個晴朗和平的早晨。於是我疑惑了：「怎麼一回事呀？」那夜裏恐怖的情形，還清清楚楚印在我的腦裏。又揉措一下眼睛，重新向周圍看望。

母親知道我睡醒，便走進來，我順着問道：

「媽，夜裏——有賊——是不是？」

「是的。」她回答，一面就替我穿衣服。

我走出房門，一眼就看見陳表伯蹲在天井裏石磨子上面，拿着旱煙管，還和着許多人，他獨自洋洋得意地述說捉賊的事，大家却沉着臉，安靜的聽着。好像誰都不知道我在走去，直到我走近陳表伯身邊，打一下他那旱煙管時，他轉過臉來，大家才注意到我。

「是你，小菌，你纔起來麼？」他問，聲音隨他怎樣想溫和，却總是那樣的又粗又硬。

「是纔起來的表伯。」我回答，並且問道：「你昨夜捉賊去對不對？」

「你也知道？」

「我看你們出去的。」

「對了。」

「捉到沒有！」

「憑你表伯這隻手……」他得意的說，同時把手伸直去，一條條的青筋就特別有力的在皮肉裏

暴露出來，像蚯蚓似的。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便說：

「那麼，你講給我聽。」

「快講完了……」

「不行，你得從頭再講。」

在小孩子中間，陳表伯是特別喜歡我的；他常常在生人面前誇獎我，說我會念詩，會作對，會寫一筆好大字……爲了這緣故吧，他便應諾我的要求。

我快樂了，坐到他對面不遠的石嚙上，同時在天井裏的許多人都現出微笑，這自然因爲賊的故

事縱使重複的講也是很動人的，在其間，尤其是三嬸娘用感激的眼光看我兩下，因為她和我一樣，也是不曾聽過這故事的。

陳表伯吐了一口沫，照他的習慣，這自然是講話的預備了，大家便又沉着臉，誠心誠意的安靜着，許多一樣神色的眼光聚到他身上。

又作了一個招呼同伙或說是一種指揮的手式，這個賊的故事便重新從頭開始了。

陳表伯孜孜地述說，大家都毫無聲息的靜聽。每次當講到緊要的時候，他就越顯得興奮，常常把他的旱煙管當武器向空間舞動並且用他暴露的青筋去證明他的力氣，看去活像走江湖賣膏藥的人，誇張自己的武藝似的。聽衆呢，每一個人臉上的表情，幾乎同樣的隨着陳表伯的態度而改變。有時歡樂，有時苦悶，歸納的說，是很滑稽很可笑的。

「以後呢？」故事講到末了，我又追究。

「以後？」陳表伯餘興尤濃的回答：「以後關在祠堂裏。現在，大約快要審判了。」他又接連地吐了兩口沫。

「那，」我說，「我也同你去，表伯！」

看他有允許的意思，我就趕緊接上說：

「你還得背我去。」

「好吧，」他果然答應了。「你吃過粥沒有？」

「吃過。」

其實我撒謊，我是剛睡醒起來不久的；可是他相信我。於是我就站到碾子上，手搭住他頸項，他背上

了，我們——實在祇是他——大踏步的走向祠堂去。在路上，情形確是和平常不同了；因為從道人塘到祠堂這一條路，除了趕羊到牧場去的，普通人都

不常來往。現在，却大大小小的男男女女，三個四個一羣，談笑着，絡繹不絕的向前走，並且像看社戲去那樣的爭先恐後。

進了祠堂門，那一對我頂不喜歡的東西——那高高端坐着的金的塑像，即是大家公認的祖宗，首先闖入我眼睛來，在牠們倆的腳前，神案上頭，燃燒着龍頭紅蠟燭，點着貢香，也像是祭祠似的，但沒有剝光白肥的豬羊，以及別種禮物，在神案左邊，却添了一張橫桌，上面有竹籤筒，木壓尺，紅朱筆……等類，我們的三公公和六公公齊肩的坐在桌後，身邊圍着許多人，那裏的空氣是非常嚴重的。

「快點呀！看那情形，我知道所謂審判是開始了，便催促陳表伯，『你看……』又搖動他的頭。

「還沒有……」他雖說，脚步却也加快了。

大家看見他來了，人圈子便稍稍波動一下，大聲的歡呼：

「練長練長！」

陳表伯含笑了。

因為他是這事件中一個主要的人，有許多要緊的事等着他，進了大堂，他不背我了，把我交給王貴禮，他自己便走到橫桌邊，和六公公說了一些話。

王貴禮他雖然比陳表伯要矮小些，可是我騎在他肩上，兩隻腳從他頸項邊垂到他胸前，這樣的在人羣中，也就很夠自由的去觀望一切了。

三公公壓尺向桌上打了一下，這是一種記號吧，於是許多人都從唧噥的私語裏面，像浪湧一般，

哄然的大聲喊叫：

「拿來！拿來！」

陳表伯呢，他這時端端正正的坐在橫桌旁邊，三公公的左側；旱煙管握在他手中，大家也好像等待着什麼，安靜的，眼光全聚集到神座那後面去溜望。不久，看守祠堂的兩個練丁，就連推帶拉的用粗的臂膀，挾上來一個人。

「賊！」大家又喊叫。

所謂賊這人是很瘦，黃臉，穿着又髒又破爛的藍布長衫，白襪子滿染着污泥，鞋祇剩一隻……他用愁苦的眼光看着周圍，現出弱者在絕望中的一種可憐模樣。

「跪下！」兩個練丁把他摔在橫桌前，並且哼喝。

他跪下了，低着頭。

「你是那裏人？膽敢半夜裏跑到這村子來，做奸細，還是別種勾當？你說！」三公公摩挲着領巴上的花白鬚鬚，看神氣，好像他在竭力模倣那傳奇中某元帥審問敵人的風度。

「說！」站在橫桌邊的人便助威。

「不是……」完全顫抖的聲音。「我是旗人，逃難的……還望老爺們救命！」

看樣子，旗人是無疑的，三公公便微微地搖擺着頭，扔鬚鬚，作欲信還疑的態度。他最後看一下六公和陳表伯，這三人在同樣鄭重的請教和考慮中，結果是相信，都現出赦放這可憐人的意思。

然而在周圍，從密密雜雜的人羣中，忽然發生了一種有力的反動。

「旗人，正是咱的仇人呀！」



「對呀！也不知是那個在響應。『我的手指頭就是給這忘八砍掉的！』

「他們把我們漢人看作牛馬還不如……」又一個在附和。

最後，我們的副練長，他氣汹汹的，像是發了狂，從人堆中跑出來，大聲的叫：

「不要放走呀！」

大家都靜聽他的下文。

他憤恨的說：「去年這時候，我到城裏買豆芽菜，走到澳橋下，他們——這夥藉勢欺人的鬼，忽然集攏來，要把我毆着玩，倘不是我會兩手腳，這條命就算白送了……」

同情這一段故事的，有不少的人吧，然而數不清，只覺種種的聲音和動作，那樣的紛亂，簡直使人頭昏。在這羣衆的憤恨激昂，好事，以及含有快樂性的中間，連連續續的，也認不清是那個大聲大聲的嚷着各人的主張——砍頭，挖眼睛，半天吊，以及破肚子，乾晒……凡是關於慘酷的刑罰，差不多都經過一番或幾番的提供，要便用在這個旗人的身上。

其實，在「大清」的國祚還不會動搖時候，那般旗人確是過分的作威作福，野蠻得毫無人道；幾乎從滿族居住的邊界上經過——尤其是東門外必須到城裏去賣菜和挑糞的鄉下人，一遇見能夠倖免於旗人的任意毆打的，怕十個中只有個把吧。中間，那大耳環三條簪的平脚女人，不消說，所受的侮辱更大。因此，一般人對於滿族，雖懾於威權，却存了極深的仇恨了。

這時，報復的機會到了，我們全村的人都要把長久的忍辱，盡量的從這個旗人身上洗雪。

他不住的低聲叫屈：「……我是好人……」也許，這旗人是他們惡獸樣的滿族中一個異類吧，然而沒有人會原諒到這點，而去饒恕他。

「好吧」因難違衆憤，三公公終於這樣判決：「給他一些苦吃，使他知道從前給我們所吃的苦……」

大家現出滿足的歡容。

三公公又轉過臉向副練長說：「你發落他去吧，但不要致命！」

「吊到牧場去，好麼？」副練長請求。

「只不要致命！」

於是，這個大規模的，可是又紛亂，又近於滑稽的法庭，便撤銷了。那密密雜雜看熱鬧的人，就又像散戲時的情景，尤其是女人們，你一句她一聲的嬉笑，小語，以及無可形容的各種像是浪又類乎羞的狀態，三個五個一羣，大家挨挨擦擦的絡繹的走了——但都不回家，他們拐過祠堂的後牆，順着道人塘左邊的小路，到牧場去。

我哩，也依樣是「代騎馬」——騎在王貴禮的頸項上，斜斜歪歪的，混雜在許多男男女女中間。在路上，儼然是戰勝的凱旋了，不斷的聽得復了仇的快樂及驕傲的歡笑聲音。

從祠堂到牧場，只兩里遠，羣衆不久便都走到了。那牧場上的羊羣，忽然發現這非常的人衆，驚慌了，嚇得顛起小腿，向前面的小土坡上亂跑去；兩個看羊的小孩子，就拚命的跟着羊羣追逐，一面叫口號，一面發氣的咒罵，於是，這錯錯落落的男男女女，又照樣，密密雜雜的把牧場圍滿了。

在羣衆快活的噉嚼聲中，這旗人，一條粗麻繩就網上他腰間，空空的，吊在一株老柳樹上面，橫着臉朝地，看去像一隻蝦蟆。在他底下周圍的人，對於他，等於在看把戲，那樣不住的嘻嘻哈哈打起笑聲。每次，當他的腰間一縮，全個的身體便活動了，在空間搖擺起來，有時還旋轉着——於是一般觀衆分外

快活，圈子便波動一下，笑嚷的聲音幾乎把別樣各種的響動都掩沒了，但另外還有不少的人，在熱鬧中，揀了瓦片或石塊，向空閒那蝦蟆擲過去，有的便折下樹枝狠力的去抽他幾下……這是有意或無意的復仇或只是玩玩的一種遊戲呀！

這旗人熬煎在各種酷刑中，雖曾喊，但聲音漸漸低弱了；頭，手和腿，在忍耐的掙扎之後，也就軟了，身體捲了攏來，更像一隻蝦蟆。

然而許多人都大叫：

「裝死！裝死！」

在這時，我們的副練長走到柳樹下，在樹幹上把麻繩的結解開，這蝦蟆就從綠色的柳條中吊了下來……這一場遊戲總該終止了，然而不在蝦蟆離地還有三尺多高。副練長的臂膀忽楞起青筋，他用力的把麻繩又結在樹幹上了。自然，看情景，這遊戲就又生了新花樣。

那個——就是被旗人砍斷一個手指頭的所謂「十不全」，他也是一個練丁，凡當這種職務的總比較有點氣力，他這時擠出人堆，拿着一枝竹管和一個瓦罈子。

羣衆的眼光便集聚到他身上。

他把那蝦蟆轉個身，這是臉朝天了，他將竹管塞進他嘴裏，瓦罈子裏面的東西便挨着竹管口往下倒……於是蝦蟆在困頓中又開始掙扎了，悽慘的叫了兩聲，便又寂然，同時空間就漫散着臭得難堪的氣味。

觀衆全急急的掩起鼻子，却又快活的大叫：

「灌糞呀！灌糞呀！……」

各樣分別不清的歡笑聲音，就連續不斷的從每人的鼻孔裏哼了出來。

於是……不久那最末的一線陽光也沒了，暮色從四周圍攏來，天漸漸的黑了，這牧場上的男男女女，纔心滿意足，挨挨擦擦的三個五個一羣，又絡繹不絕的發現在原來的路上，回家了。

第二天吃過午飯，我悄悄的跑到半月湖捉蜻蜓去，經過這牧場時，那種的印象使我對於那老柳樹生了注意。然而那個蝦蟆樣的旗人已不見了，祇剩他的一隻青布鞋，粗麻繩也還掛在柳枝上，隨風飄動。地上有殘留的臭糞，無數綠身的紅頭蠅嗡嗡的集聚着吮吸。

後來哩，風傳這牧場上出了旗人的鬼了，凡知道這故事的看羊小孩子，都彼此相戒，不敢把羊羣放到那裏去。

現在，這牧場上的草兒又該齊人肩了吧。

小說月報

## 或人的悲哀

廬隱

親愛的朋友 K.Y.:

我的病大約是沒有希望治好了！前天你走後，我獨自坐在窗前玫瑰花叢前面，那時太陽才下山，餘輝還燦爛地射着我的眼睛，我心臟的跳躍很利害，我不敢多想甚麼，只是注意那玫瑰花嬌艷的色采，和清潤的香氣，這時風漸漸大了，於我的病體不能適宜，媛姊在門口招呼我進去呢。

我到了屋裏，仍舊坐在我天天坐着的那張軟布椅上，壁上的相片，一張張在我心幕上舞躍着，過去的一件一件事情，也湧到我潔白的心幕上來，嘿，K.Y.已經過去的，是事情的形式那深刻的，使人酸楚

的味道，仍舊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滲在我的血液裏，回憶着便不免要飲泣！

第一次，使我懺悔的事情，就是我們在紫藤花架下，那幾張口體椅子上坐着，你和心印談人生究竟的問題，你那時很鄭重的說：「人生那里有究竟！一切的事情，都不過像演戲一般，誰不是塗着粉墨，戴着假面具上場呢？……」後來你又說：「梅生和昭仁他們一場定婚，又一場離婚的事情簡直更是訴告我們說：人事是作戲，就是神聖的愛情，也是靠不住的，起初大家十分愛戀的定婚，後來大家又十分憎惡的離起婚來。一切的事情，都是靠不住的。」心印聽了你的話，她便決絕的說：「我們遊戲人間吧！」我當時雖然沒有開口，給你們一種明白的表示，但是我心裏更決絕的，和心印一樣要從此遊戲人間了！

從那天以後，我便完全改了我的態度，把從前冷靜考慮的心思，都收起來，只一味的放蕩着——好像沒有目的的船，在海洋中飄泊，無論遇到怎麼大的難事，總是任我那時情感的自然喜怒哀罵都無忌憚了！

有一天晚上，我獨自坐在冷清清的書房裏，忽然張升送進一封信來，是叔和來的。他說：他現在很悶，要我這里談談，問我有工夫沒有？我那時毫不用考慮，就回了他一封信說：「我正冷清得苦，你來很好！」不久叔和和真來了，我們隨意的談話，竟銷磨了四點多鐘的光陰，後來他走了。我心裏忽然一動，我想今天晚上的事情，恐怕有些太欠考慮吧……但是已經過去了！況且我是遊戲人間呢！我轉念到這里，也就安貼了。

誰知自從這一天以後，叔和便天天寫信給我，起初不過談些學術上的問題，我也不以為奇，有來必回，最後他忽然來了一封信說：「我對於你實在是十三分的愛慕，現在我和吟雪的婚事已經取消了，

希望你不要使我失望！

K|Y|別人不知道我的爲人，你總該知道呵！我生平最恨見異思遷的人，亦且吟雪和我也有一面之緣；總算是朋友，誰能作此種不可思議的事呢？當時我就寫了一封信，痛痛地拒絕他了。但是他仍然糾纏不清，常常以自殺來威脅我，使我脆弱的心靈，受了非常的打激！每天裏，寸腸九迴，既恨人生多罪惡，又悔自家太孟浪！K|Y|我失眠的病，就因此而起！現在更蔓延到心臟了！昨天醫生用聽筒聽了聽，他說很要小心，節慮少思，或者可以望好，K|Y|這種種色的事情，怎能使我不思呢？

明天我打算搬到婦嬰醫院去，以後來信，就寄到那邊第二層樓十五號房間，寫得乏了，再談吧！

你的朋友亞俠六月十日

親愛的K|Y|

我報告你一件很好的消息，我的心臟病，已漸漸好了！失眠也比從前減輕，從前每一夜裏，至多祇睡到三五個鐘頭，就不能再睡了。現在居然能睡到六個鐘頭，我自己真覺得歡喜，想你也一定要爲我類手稱賀，是不是？

我還告訴你一件事，這醫院裏，有一個看護婦劉女士，是一個最篤信宗教的人，她每天從下午兩點鐘以後，便來看護我，她爲人十分和霽，她常常勸我信教，我起初很不以爲然，我想宗教的信仰，可以遮蔽真理的發現，不過現在我却有些相信了！因爲我似乎知道真理是尋不到，不如暫且將此心寄託於宗教，或者在生的歲月裏，不至於過分的苦痛！

昨夜裏，月色十分清明，我把屋裏的電燈擰滅了；看那皎潔的月光，慢慢透進我屋裏來；劉女士穿了一身白衣服，跪在床前低聲的禱祝，一種懇切的聲音，直透過我的耳膜，深深地侵進我的心田裏，我

此時忽感一種不可思議的刺激，我覺得月光帶進神祕的色采來，罩住了世界上的一切，我這時雖不敢確定宇宙間有神，然而我却相信，在眼睛能看見的世界以外，一定還有一個看不見的世界了。我這一夜，幾乎沒閉眼，怔怔想了一夜，第二天我的病症又添了！不過我這時徬徨的心神好像有了歸着，下午睡了一覺，現在已經覺得十分痊愈了！馬大夫也很奇怪我好得這麼快，他說：若以此種比例推下去，——沒有變動，再有三四天，便可出院了。

今天心印來看我一次，她近來顏色很不好！不知道有甚麼病，你有工夫可以去看看她，大約她現在徬徨歧路，必定很苦！

你昨天叫人送來的一束蘭花，今天還很有生氣，這時他正映着含笑的朝陽，更顯得精神百倍，我希望你前途的幸福也和這花一樣燦爛再談，祝你康健。

KY 吾友

亞俠七月六日

我現在真要預備到日本去找我的哥哥，因為我自從病後便不耐幽居，聽說蓬萊的風景佳絕，我去散散心，大病更可以除根了。

我希望你明天能來，因為我打算後天早車到天津，乘長沙九東渡，在這里的朋友，除了你，和心印以外，還有文生，明天我們四個人，在我家家暢敘一下罷！我這一走大約纔要半年才能回來呢！

你明天來的時候，請你把昨天我叫人送給你看的那封心印的信帶了來，她那邊有一個問題——『名利的代價是什麼？』我當時心裏很煩，沒有詳細的回答她，打算明天見面時，我們四個人討論一個結果出來，不過這個問題，又是和『人生究竟的問題』差不多，恐怕結果，又是悲的多，樂的少，噫！何苦呵，我們這些人，總是不能安於現在，求究竟——這於人類的思想固然有進步，但是精神消磨得未

免太多了……但望明天的討論可以得到意外的完滿就好了！

我現在屋子裏亂得不成樣子，箱子裏的東西亂七八糟堆了一床，我理得實在心煩，所以跑到外書房裏來，給你們寫信，使我的眼睛不看見，心就不煩了。說到這里，我又想起一件事了。

KY 你記得前些日子，我們看見一個盲詩人的作品，他說：「中午的太陽，把世界和世界的一切驚異，指示給人們。但是夜，却把宇宙無數的星，無際限的空間——全生活，廣大和驚異指示給人們。白晝指示給人們的，不過是人的世界，黑暗和污穢。夜却能把無限的宇宙指示給人們，那里面有美麗的女神，唱着甜美的歌，溫美的雲，織成潔白的地氈，星兒和月兒，圍隨着低低地唱，輕輕地舞。」這些美麗的東西，豈是我們眼睛所能領略得到的呢？KY 我等願作一個瞎子呢！倘若我真是個瞎子，那些可厭的雜亂的東西，再不會到我心幕上來了。但是不幸我實在不是個瞎子，我免不了要看世界上種種的罪惡的痕迹了！

任筆寫來，不知說些什麼，好了！別的話留着明天面談吧！

亞俠九月二日

KY 呵！

絲絲的細雨敲着窗子，密密的黑雲罩着天空，澎湃的波濤震動着船身，海天遼闊，四顧蒼茫，我已經在海裏過了一夜，這時正是開船的第二早晨。

前夜，那所灰色牆的精緻小房子裏的四個人，握着手談着天何等的快樂？現在我是離你們，一秒比一秒遠了！咳！爲什麼別離竟這樣苦呵！

我記得分別的那一天晚上，心印指着那迢迢的碧水說：「人生和水一樣的流動，歲月和 water 一樣的飛逝，水流過去了，不能再回來；歲月跑過去了，也不能再回來。希望亞俠不要和碧水時光一樣。早去早



回呵！K Y 這話真使我感動，我禁不住哭了！

你們送我上船，聽見汽笛嗚咽悲鳴着，你們便不忍再看我，忍着淚，急急轉過頭走去了！我呢？怔立在甲板上，不住的對你們望，你們以為我不見你們了，用手帕拭淚，偷眼往我這邊看，咳！K Y 這不過是小別，便這樣難堪！以後的事情可以設想嗎？

「名利的代價是什麼？」心印的答案是「愁苦勞碌。」你却說是人生生命的波動，若果沒有這個波動，世界將呈一種不可思議的枯寂！你們的話在我心裏，起伏不定的浪頭，在我眼底，我是浮沉在這波動之上，我一生所得的代價，只這愁苦勞碌。咳！K Y 我心徬徨得很呵！往那條路上去呢？……我還是遊戲人間吧！

今天沒有什麼風浪，船很平穩，下午雨漸漸住了，露出流丹般的采霞，罩着炊煙般的軟霧；前面孤島隱約，彷彿一隻水鴉伏在那里。海水是深碧的，浪花湧起，好像由田荷叢中窺人的睡蓮。我坐在甲板上，一張舊了的藤椅裏，看海潮浩浩蕩蕩，翻騰奔掀，心裏充滿了驚懼的茫然無主的情緒。人生的真象，大約就是如此了。

再有三天，就可到神戶；一星期後可到東京，到東京住什麼地方，現在還沒有定，不過你們的信，可寄到早稻田大學，我哥哥那里好了。

我的失眠症，和心臟病，昨天夜裏又有些發作，大約是因為勞碌太過的緣故，今夜風平浪靜，當得一個好睡！

現在已經黃昏了。海上的黃昏又是一番景象，海水被紅日映成紫色，波浪被餘輝射成銀花，光華燦爛，你若到了這里，大約又要喜歡得手舞足蹈了！晚飯的鈴響了，我吃飯去。再談！

亞俠九月五日

KY吾友——

我到東京，不覺已經五天了。此地的人情風俗和祖國相差太遠了！他們的飲食，多喜生冷；他們起居，都在席子上，和我們祖國，從前席地而坐的習慣一樣，這是進化呢？還是退化呢？最可厭的是無論到什麼地方，都要脫了鞋子走路；這樣赤足的生活，真是不慣！滿街都是吱吱啾啾木屐的聲音，震得我頭疼，我現在厭煩東京的紛紛攪攪，和北京一樣，浮光底下，所蓋的形形色色，也和北京一樣，莫非凡是都會的地方都是罪惡薈萃之所嗎？真是煩煞人！

昨天下午我到東洋婦女和平會去——正是他們開常會的時候，我因一個朋友的介紹，得與此會；我未到會以前，我理想中的會員們，精神的結晶，是純潔的，是熱誠的。及至到會以後，所看見的婦女，是滿面脂粉氣，貴族氏的夫人小姐；她們所說的和平，是片面的，就和那冒牌的共產主義者，只許我其他人之產，不許人共我的產。KY！這大約是入世間必不可免的現象吧？

昨天回來以後，總念念不忘日間赴會的事，夜裏不得睡，失眠的病又引起了！今天心臟，覺得又在急速的跳，不過我所帶來的藥，還有許多，吃了一些，或者不至於再患。

今午吃完飯後，我跟着我哥哥，去見一位社會主義者，他住的地方，離東京很遠，要走一點半鐘。我們一點鐘，從東京出發，兩點半到那里；那地方很幽靜，四圍種着碧綠的樹木和菜蔬，他的屋子就在這萬綠叢中。我們剛到了他那門口，從他房子對面，那個小小草棚底下，走出兩個警察來，盤問我們住址，籍貫，姓名，與這個社會主義者的關係。我當時見了這種情形，心裏實感一種非常的苦痛，我想這些，繫固各人階級和權利的自私之蟲，不知他們造了多多罪孽呢？KY！呵！那時我的心血沸騰了！若果藥手槍在手，我一定要把那幾個借強權干涉我神聖自由的惡賊的胸口，打穿了！

麻煩了半天，我們才得進去，見着那位社會主義者；他的面貌很和善，但是眼神却十分沈着。我見了他，我的心彷彿熱起來了！從前對於世界所抱的悲觀，而釀成的消極，不覺得變了！這時的亞俠，用彈藥炸死那些妨礙人們到光明路上去的障礙物！K Y 這種的狂熱回來後想想，不覺失笑！

今天我們談的話很多，不過却不能算是暢快，因為我們坐的那間屋子的窗下有兩個警察在那裏監察着；直到我們要走的時候，那位社會主義者才說了一句比較暢快的話，他說：『爲主義犧牲生命，是最樂的事，與其被人的索子纏死，不如用自己的槍對準喉嚨打死！』K Y 這話的味道，何其雋永呵！晚上我哥哥的朋友孫成來談，這個人很有趣，客中得有幾個解悶的，很不錯！寫得不少了，再說罷！

K Y 呵！

亞俠九月二十日

我現在不幸又病了！仍舊失眠，心臟跳動，和在京時候的程度差不多。前三天搬進松井醫院，作客的人病了，除了哥哥的慰問外，還有誰來看視呢！況且我的病又是失眠，夜裏睡不着，兩隻眼看見的，是桌子上的許多藥瓶，藥末的紙包，和那似睡非睡的電燈燈上罩着深綠的罩子——醫生恐光線太強，於病體不適的緣故——四圍的空氣十分消沉，暗淡，耳朵所聽見的是那些病人無力的呻吟，淒切的呼喚，有時還夾着隱隱地哭聲！

K Y 我彷彿已經明白死是什麼了。我回想在北京婦嬰醫院的時候，看護婦劉女士告訴我的話了；她說：『生的時候，作了好事，死後便可以到上帝的面前，那里是永久的樂園，沒有一個人臉上有愁容，也沒有一個人掉眼淚！』K Y 我并不是信宗教的人，但是我在精神徬徨無着處的時候，我不能不尋出信仰的對象來，所以我健全的時候，我只在人間覓道路，我病痛的時候，便要在人間之外的世界尋

新境界了。

這幾天，我一閉眼，便有一個美麗的花園——意象所造成的花園，立在我面前，比較人間無論那一處都美滿得多；我現在只求死，好像死比生要樂得多呢！

人間實在是虛偽得可怕！孫成和繼梓——也是在東京認識的，我哥哥的同學；他們兩個爲了我，個不相干的人，互相猜忌，互相傾軋，有一次恰巧他們兩人不約而同都到醫院來看我，兩個人見面之後，那種嫉妒仇視的樣子，竟使我失驚！KY我這時才恍然大悟明白了人類的利己心，是非常可怕的，并且他們要是歡喜什麼東西，要便據那件東西爲己有！

噫！我和他們兩個，只是淺薄的友誼，那里想到他們的貪心，如此利害，竟要作成套子，把我束住呢？KY我的志向你是知道的，我的人生觀你是明白的，我對於我的生，是非常厭惡的，我對於世界，也是非常輕視的，不過我既生了，就不能不設法不虛此生！我對於人類，抽象的概念，是覺得可愛的，但對於每一個人，我終覺得是可厭的！他們天天送鮮花來，送糖果來，我因爲人與人必有交際，對於他們的友誼，我不能不感謝他們，但是照現在看起來，他們對於我，不能說不是另有作用吧！

KY你記得，前年夏天，我們在萬牲園的那個池子旁邊釣魚，買了一塊肉，那時你會對我說「亞俠，作人也和作魚一樣，人對付人，也和對付魚一樣，我們要釣魚，拿他甘心，我們不能不先用肉去引誘他，他要想吃肉，就不免要爲我所甘心了！」這話我現在想起來，實在佩服你的見識，我現在是被釣的魚，他們是要搶着釣我的魚夫。KY人與人的交際不過如此呵！

心印！昨天有信來，說她現在十分苦悶，知與情常常起劇烈的戰爭，知戰勝了，便要沉於不羈，苦海，永劫難回，情戰勝了，便要沉淪於情的苦海，也是永劫不回！她現在大有自殺的傾向，她這封信使

我感觸很深！K Y！我們四個人，除了文生，尚有些勇氣奮鬥外，心印，你我三個人，因頓得真苦啊！我病中的思想分外多，我想了便要寫出來，給你，看，好像二十年來，茹苦含辛的生活，都可你的信裏尋出來。

K Y！奇怪得很！我自從六月間病後，我便覺得我這病是不能好的，所以我有一次和你說，希望你，把我從病時，給你的信，要特別留意保存起來……但是死不死，現在我自己還不知道，隨意說，說你不要因此悲傷吧！有工夫多來信，再談，祝你快樂！

亞俠十一月三日

K Y！

讀你昨天的來信，實在叫我不忍！你爲了我前些日子的那封信，竟悲傷了幾天！K Y！我實在感激你，但是你也太想不開了！這世界不過是個寄旅，不只要我回去，便是你，心印，文生——無論誰遲早都是要回去的呵！我現在若果死了，不過太早一點，所以你對於我的話，十分痛心，那你何妨，想我現在是已經百歲的人，我便是死了，也是不可逃數的，那也就沒什麼可傷心了！

這地方，實在不能久住了！這里的人，和我的隔膜更深，他們站在橋那邊，我站在橋這邊，要想握手是很難的，我現在決定回國了！

昨天醫生來說：我的病很危險，若果不能摒除思慮，恐怕沒有好的希望，我自己也這樣想，所以我不能不卽作歸計了！我的姑媽，在杭州住，我打算到她家去，或者能借天然的美景，療治我的沉痾，我們見面，大約又要遲些日子了。

昨夜我因不能睡，醫生不許我看書，我更加思前想後的睡不着，後來我把我的日記本，拿來偷讀，當時我的感觸，和回憶的熱度，都非常利害，我顧不得我的病了！我起來把筆作書，但是寫來寫去，都寫不

上三四個字，便寫不下去了，因又放下筆，把日記本打開細讀，讀到三月十日，我給心印的信上面，有幾首詩說：

「我在世界上，

不過是浮在太空的行雲！

一陣風便把我吹散了，

還用得着思前想後嗎？」

「假若智慧之神不光顧我，

苦悶的眼淚！

永遠不會從我心裏流出來呵！

這一首詩可以爲我矛盾的心理寫照；我一方說不想什麼，一方却不能不想什麼，我的眼淚便從此流不盡了！這種矛盾的心理，最近更利害，一方面我希望病快好，一方面我又希望死，有時覺得死比什麼都甜美！病得利害的時候，我又懼怕死神，果真來臨，KY呵！死活的謎，我始終猜不透，祇有憑造物主的支配罷了！

我的行期，大約是三天以內，我在路上，或者還有信給你。

現在天氣漸漸冷了，長途跋涉，誠知不宜，我哥哥也曾阻止我，留我到了春天再走，但是KY！我心裏的祕密，誰能知道呢？我當初到日本去，是要想尋光明的花園，結果只多看了些人類偏狹心理的怪現狀，他們每逢談到東亞和平的話，他們便要眉飛色舞的說：這是他們唯一的責任，也是他們唯一的權利，歐美人民是不容染指的，他們不用鏡子，照他們魍魎的怪狀，但我不幸都看在眼裏，印在心頭，我怎

能不思慮？我的病如何不添重？我不立刻走，怎麼過呢？

況且我的病，能好不能好，我自己毫無把握！我固然是厭惡人間。但是我活了二十餘年，我究竟是個不能沒有人類的感情，我還有母親，我還有兄嫂，他們和我相處很久；我要走了，也應該和他們辭別，我所以等不到春天，就要趕回來了！

我到杭州住一個禮拜，就到上海去，若果那時病好了，當到北京和你們一會。

我從五點鐘，給你寫信，現在天已大亮了！醫生要來，我怕他責備我，就此擱筆吧。亞俠十月五日

親愛的 K Y

我離東京的時候，接到你的一封信，當時忙於整理行裝，沒有覆你，現在我到杭州了。我姑媽的屋子，正在湖邊，是一所很精緻的小樓；推開樓窗，全湖的景色，都收入腦海，我疲病之身，受此自然的美麗的沐浴，覺得振刷不少！

湖上天氣的變幻，非常奇異，我昨天到這里，安頓好行李，我便在這窗前的藤椅上坐下，我看見湖上的霧，很快——大約五分鐘的工夫，便密密霧起，四圍的山，都慢慢地模糊了。跟着浙浙瀝瀝的。雨點往下洒，遊湖的小船，被雨打得船身左右震盪，但是不到半點鐘，雨住雲散，天空飛翔着鮮紅的彩霞，青山也都露出格外翠碧的色彩來。山澗裏的白雲，隨風嬾娜，真是如畫境般的湖山，我好像作了畫中的無愁童子，我的病似乎好了許多。

我姑媽家裏的表兄，名叫劍楚的，我們本是幼年的伴侶；但是隔了五六年不見，大家都覺得生疏了！這時他已經有一個小孩子，他的神氣，自然不像從前那樣活潑，不過我苦悶的時候，還是和他談談說說覺得好些（十二月二十日寫到此）

K|Y|我寫這封信的一半，我的病又變了！所以直遲了五天，才能繼續着寫下去，唉！K|Y|你知道惡消息又傳來了！

我給你寫信的那天晚上，——我才寫了上半段，劍楚來找我他說：「唯逸已於昨晚死了！」唉！K|Y|這是什麼消息？你回想一年前，我和你說唯逸的事情，你能不惘然嗎？唯逸他是極有志氣的青年，他熱心研究社會主義，他曾決心要為主義犧牲，但是他因為失了感情的慰藉，他竟抑病了，昨晚竟至於死了。

他有一封信給我，寫得十分淒楚，裏頭有一段說：「亞俠自從前年夏天起，我便種了病的因，只因為認識了你……但是我的環境，是不容我起奢望的，這是知識告訴我，不可自困，然而我的精神，從此失了根據，我覺得人生真太乾枯！我本身失去生活的趣味，我何心去助增別人的生活趣味？為主義犧牲的心，抵不過我厭生的心……但是我也不願意作非常的事，為了感情犧牲我前途的一切，且知你素來潔身自好，我也決不忍因愛你故，而害你，但是我終放不下你！亞俠現在病已深入了！我深藏心頭的祕密，才敢貫諸你的面前！你若能為你忠心的僕人，叫一聲可憐！我在九泉之靈也就榮幸不少了……」

：「唉！K|Y|遊戲人間的結果，只是如此呵！  
我失眠兩天了！昨天還吐了幾口血，現在疲乏得很！不知道還能給你幾封信呵！」

亞俠伏枕書十二月二十五日

K|Y|親愛的朋友：

在這一星期裏，我接到你兩封信，心印和文生各一封信，但是我病了，不能回你們！  
唉！K|Y|我想不到，我已經不能回上海了！也不能到北京了！昨天我姑媽打電報給我的家裏，今天我



母親嫂嫂已經來了！她們見了我，只是掉眼淚，我的心也未嘗不酸！但是奇怪得很！我的淚泉，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乾枯了？

自從上禮拜起，我就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了！我便把我一生的事情，從頭回想一遍，拉雜寫了下來！現在我已經四肢無力，頭腦作痛，眼光四散，我不能寫了！咳！

……  
「我一生的事情，平常得很！沒什麼可記，但是我精神上起的變化，却十分劇烈；我幼年的時候，天真爛漫，不知痛苦。到了十六歲以後，我的智情都十分發達起來。我中學卒業以後，我要到西洋去留學，因為種種的關係，作不到，我要投身作革命黨，也被家庭阻止，這時我深嚐苦痛的滋味。

但是這些磨折，尚不足以苦我最不幸的，是接二連三，把我陷入感情的漩渦，使我欲拔不能。這時一方，又被知識苦纏着，要探求人生的究竟，化費了不知多少心血，也求不到答案。這時的心，徬徨到極點了！不免想到世界既是找不出究竟來，人間又有什麼生的價值呢？努力奮鬥，又有什麼結果呢？并且人生除了死，沒有更比較大的事情，我既不怕死，還有什麼事不可作呢？……唉！這時的我，幾乎深陷墮落之海了！……幸一方面好強的心，很占勢力，當我要想放縱性慾的時候，他在我頭上，打了一棒，我不觀又驚醒了！不取往這里走，但是究竟往什麼地方去呢？我每天夜裏，睡在床上，殫精竭慮的苦事搜求，然而沒有結果！

我在極苦痛的時候，我便想自殺，然而我究竟沒有勇氣！我否認世界的一切；於是我便實行我遊戲人間的主義，第一次就失敗了！接二連三的，失敗了五六次！唯逸因我而死，叔和因我而病，我何嘗遊戲人間？只被人間遊戲了我！……自身的究竟，既不可得，茫茫前途，如何不生悲悽之感！

唉！天乎！不可治的失眠病，從此發生！心臟病，從此種根！顛頓了將及一年，現在將要收束了！今夜他們都睡了。更深夜靜，萬感叢集——雖沒死的勇氣，然而心頭如火煎逼！頭腦如刀劈，劍裂！我縱不欲死，病魔亦將纏我至於死呵。死神還不降臨我，實在等不得了！這時我努力爬下床來，抖戰的兩腿，使我自己驚異！這時窗子外面，射進一縷寒光來，湖面上銀花爛燦，我曉得那湖底下朱紅色的珊瑚床，已爲我預備好了雲母石的枕頭，碧綠青苔泥的被褥，件件都整理了……我回去吧！唉！親愛的母親，嫂嫂！……再見吧！

……  
我表姊，昨夜不知什麼時候，跳在湖心死了！她所寫的信，和她自己的最後的一頁日記，都放在枕邊。唉！湖水森寒，從此人天路隔！姊呵！我表姊臨命時候，瘦弱的可憐的影子，永遠深深刻在我腦幕上。今天晚上，我走到她住的屋子裏去，但見雪白的被單上，濺着幾滴鮮紅的血跡，那有我表姊的影子呢？我禁不住坐在她往日常坐的那張椅子上，痛哭！

她的尸首，始終沒有撈到，大約是沉在湖底，或者已隨流流到海裏去了。

她所有的東西，都收拾好，交給我舅母帶回去，有一本小書——生之謎，上面寫着留給你作紀念品的，我現在由郵寄給你，望你好好保存了吧！亞俠的表妹附書

九月九日 選自小說月報

## 秋 河

郁達夫

一

「你要杏仁粥吃麼？」

一個二十三四歲的很時髦的女人背靠了窗口的桌子，遠遠的問他說。

「你來！你過來我對你講。」

他躺在銅牀上的薄綢被裏，含了微笑，朝面着她，一點兒精神也沒有的回答她說。

牀上的珠羅圓頂帳，大約是因為處地很高，沒有蚊子的緣故，高高搭起在那裏。光亮射人的這銅牀的銅梗，只反映着一條薄薄的淡青綢被，被的一頭，映着一個嫵媚的少年的縮小圖，把頭擱在潔白的西洋枕上，東面靠牆，在牀與窗口桌子之間，有一個衣廚，衣廚上的大鏡子裏，空空的照着一架擺在對面的紅木梳洗檯，檯旁有疊着的幾隻皮箱。前面是一個大窗，窗口擺着一張桌子，窗外樓下是花園。所以站在窗口的桌子前，一望能望見遠近許多紅白的屋頂和青葱的樹木。

那少年睡在牀上，向窗外望去，只見了半灣悠悠的碧落，和一種眼雖看不見而感覺得出來的清爽的秋氣。她站在窗口的桌子前頭，以這晴空作了背景，她的蓬鬆未束的亂髮，鵝蛋形的笑臉，漆黑的瞳人，淡紅綢的背心，從左右肩垂下來的肥白的兩臂，和她臉上的晨起時大家都有的那一種嬌倦的形容，却使那睡在牀上的少年，發見了許多到現在還未曾看出過的美點來。

他懶懶的躺在被裏，一邊含着微笑，一邊儘在點頭，招她過去。她對他笑了一笑，先走到梳洗檯的水

盆裏洗了一洗手，就走到牀邊上去，衣廚的鏡裏照出了她的底下穿着的一條白紗短腳褲，腳灣膝以下的兩條柔嫩的腳肚，和一雙套進在繡花拖鞋裏的可愛的七八寸長的肉腳，同時并照出了自腰部以下至腳灣膝止的一段曲線很多的肉體的蠕動。

她走到了床邊，就面朝着了少年，側身坐下去。少年從被裏伸出了一隻嫩白清瘦的手來，把她的肩下的大臂捏住了。她見他儘在那裏對她微笑，所以又問他說：

「你有什麼話講？」

他點了一點頭，輕輕的說：

「你把頭伏下來！」

她依着了他，就把耳朵送到他的臉上去，他從被裏又伸出一隻手來，把她的半裸的上體，打斜的摺住，接連的親了幾個嘴。她由他戲弄了一回，方纔把身子坐起，收了笑容，又問他說：

「當真的你不要什麼吃，一夜沒有睡覺，你肚裏不餓的麼？」

他只是微微的笑着，搖了一搖頭說：

「我什麼也不要吃，還早得很哩，你再來睡一忽罷！」

「已經快十鐘了，還說早哩！」

「你再來睡一忽罷！」

「胚胚！」

這樣的罵了一聲，她就走上梳洗檯前去梳理頭髮去了。

少年在被裏看了一忽清淡的秋空，斷斷續續的念了幾句：

「……七尺龍鬚新捲席，已涼天氣未寒時……」

……水晶簾捲近秋河……」

詩，又看了一忽她的背形，和又在頭上的一雙白臂，糊糊塗塗的問答了幾聲：

「怎麼不叫娘娘來替你梳？」

「你這樣的睡在這裏，叫娘娘上來到好看呀！」

「怕什麼？」

「那裏有兒子扒上娘床上來睡的？被她們看見，不要羞死人麼？」

「怕什麼？」

他啊啊的開了口，打了一個呵欠，伸了一伸腰，又念了一句：

「水晶簾下看梳頭。」

就昏昏沈沈的睡着了。

## 二

上海法界霞飛路將盡頭處，有折向北去的一條小巷，從這小巷口進去三五十步，在綠色的花草樹木中間，有一座清潔的三層樓的小洋房，躺在初秋晴快的午前空氣裏。這座洋房是K省呂督軍在上海的住宅。

英明的呂督軍從馬弁出身，費盡了許多苦心，纔弄到了現在的地位。他大約是服了老子知足之戒，也不想再昇上去作總統，年年坐收了八九十萬的進款，儘在享受快樂。

他的太太，本來是他當總統時候的上官協統某的寡妹，那時候他新喪正室，有人爲他撮合，就結了婚，結婚沒有幾個月她便生了一個小孩，他也不曉得這小孩究竟是誰生的，因爲協統家裏出入的人很多，他不能指定說是何人之子，并且協統是一手提拔他起來的一個大恩人，他雖則對他的墳亡正室心裏不很滿足，然以功名利祿爲人生第一義的呂標統，也沒有勇氣去追搜這些醜跡，所以就貓貓虎虎把那小孩認作了兒子，其實他因爲在山東當差的時候，染了惡症，雖則性慾本能尙在，生殖的能力却早失掉了。

十幾年的戰亂，把中國的國脈和小百姓，糟得不成樣子，但呂標統的根據，却一天一天的鞏固起來，革命以後，他逐走了幾個上官，就漸漸的昇到了現在的地位。在他絡繹收買強佔的女子和許多他手下的屬僚的妻妾，由他任意戲弄的婦人中間，他所最愛的，是一個他到K省後第二年，由K省女子師範裏用強迫手段娶來的一個愛妾。

當時還只十九歲的她，因爲那一天，督軍要到她校裏來參觀，她就做了全校的代表，把一幅綉畫的圍屏捧呈督軍。呂督軍本來是一個粗暴的武夫，從來沒有嘗過女學生的滋味，那一天見了她以後，就橫空的造了些風波出來，用了威迫的手段，半買半搶的終於把她收作了籠中的馴鳥，像這樣的事情在文明的目下的中國，本來也算不得什麼奇事。不過這一個女學生，却有些古風，她對呂督軍始終總是冷淡得很。呂督軍對於女人，從來是言無不聽的人，只有她時時顯出反抗冷淡的態度來，因此反而愈加激起了他的鍾愛。

呂督軍在霞飛路盡處的那所住宅，也是爲她而買，預備她每年到上海來的時候給她使用的。今年夏天呂督軍因爲軍務吃緊，怕有大變，所以着人把她送到上海來住，仰求外國人的保護，他自

家天天在K省接發電報，勞心國事，中國的一般國民，對他感激得很。

他的公子，今年已經十九歲了，呂督軍於二年前派了兩位翻譯，陪他到美國去留學。他天天和那些美國的下流婦人來往，覺得有些厭倦起來了，所以今年暑假之前，他就帶了二位翻譯，回到中國來。他一到上海在碼頭上等，他和他同汽車，接他回到霞飛路的住宅裏來的，就是他的兩年前已經在那裏作癡想的那位女學生的他的名義上的娘。

### 三

他的名義上的母親，當他初赴美國的時候，還有些對呂督軍的敵意含着，所以對他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情。并且當時他年紀還小，時常住在他的生母跟前，她與他的中間，更不得不生疏了。

那一天船到的前日，正是六月中旬很熱的一天，她在霞飛路住宅裏，接到了從船上發來的無線電報，說他於明日本下午到上海，她的心裏還平靜得很。第二天午後，她正閒空得無聊，吃完了午膳，在牀上躺了一忽，覺得熱得厲害，就起來換了衣服，坐了汽車上碼頭去接他，一則可以收受些涼風，二則也可以表示些對他的好意，除此之外，她的心裏，實無絲毫邪念的。

她的汽車到碼頭的時候，船已靠岸了，因為上下的脚夫旅客亂雜得很，所以她也不下車來。她教汽車夫從人叢中擠上船去問訊去，過了一會，汽車夫就領了兩個三十左右鼻下各有一簇短鬚的翻譯和一位瀟灑的青年紳士過來，那青年紳士走到汽車邊上，對她笑了一臉，就伸手出來捏她的手，她臉上紅了一紅，心裏突跳箇不住，但是他的冰涼皙白的那隻手裏，傳過來的一道壓力，却使她恍恍惚惚的迷醉了一陣。回復了自覺意識，和那兩個中年人應酬了幾句，她就邀他進汽車來並坐了回家行李

等件，一齊交給了那兩個翻譯。

回家之後，在樓下客廳裏坐了一回，她看看他那一副當在微笑的形容，和柔和的聲氣，忽而想起了兩年前的他，心裏就感着了一種莫名其妙之親熱。

她自到了呂督軍那裏以後，被復仇的心思所激動，接觸過的男人也不少了。但她覺得這些男人，都不過是肉做的機械，壓在身上，雖覺得有些重力，坐在對面，雖時時能講幾句無聊的套語，只是那一種熱烈動人的感情的電力，她却從來沒有感到過。

現在她對了這一位洋服的清瘦的少年，不曉得如何，心裏只是不能平靜，好像有什麼物事，要從頭上吊下來的樣子。

她和他同住在霞飛路的別宅，已經有一個多月了。有一天，吃過了晚飯，她和他坐了汽車，去乘了一回涼。在汽車裏，他捏着了她的火熱的手心，儘是幽幽的在訴說他在美國的生活狀態。她和他身體貼着在一塊，兩眼只是呆呆的向着前頭，在暮色中沉淪下去的整潔修長的馬路，馬路兩旁黑影沈沈的列樹，和列樹中微有倦意的蟬聲，疑視。他一邊像在半睡狀態裏似的聽着他的柔和的密語，一邊她好像赤了身體，在月下的庭園裏散步。

是初秋的夜晚，校園的草花，都在爭最後的光榮，開滿了紅綠的雜花。庭園的中間有一方池水，池水中間站着一個大理石刻的人魚，從她的臍裏在那裏瀆出清涼的泉水來。月光洒滿了這園庭，遠處的樹林，頂上載着色的光華，林裏烘出濃厚的黑影，寂靜嚴肅的壓在那裏。瀆水池的瀆水，池裏的微波，都反射着皎潔的月色，在那裏蕩漾，她脚下的綠茵和近旁的花草，也被了月光，柔軟無聲的在受她的踐踏。她只聽見很幽的瀆水聲音，而這淙淙的有韻律的聲響，又似出於一個跪在她腳旁，兩手捧着她的



裸了的腰腿的十八九歲的美少年之口。

她聽了他的訴說，嘴唇顫動了一下，朝轉頭來對緊坐在她邊上的他看了一眼，不知不覺就滾了兩顆眼淚下來，他在黑暗的車裏，看不出她的感情的流露，還是幽幽的在說，她就把手抽了一抽，俯向前去命汽車夫說：

「打回頭去，我們回去罷！」

#### 四

回到霞飛路的住宅，在二層樓的露台上坐定之後，她的興奮，還是按納不下。

時間已經晚了，外邊只是沈沈的黑影。明藍的天空裏，淡映着幾個搖動的明星，一陣微風，吹了些樓下園裏的草花香味和隔壁西洋人家的比牙琴的斷響過來。他只是默默的坐在一張小椅上，吸煙，有時看天空，有時也在偷看她，她也只默默的坐在藤椅上，在那裏凝視灰黑的空處。停了一會，他把吃剩的香煙丟往了樓下，走上他的身邊，對她笑了一笑，指着天空的一條淡淡的星光說：

「那是什麼？」

「那是天河！」

「七月七怕將到了罷？」

她也含了微笑站了起來。對他深深的看了一眼，她就走進屋裏去，一邊很柔和的說：

「冰菓已經涼透了，還不來吃！」

他就接緊的跟了她進去，她走到絲紗罩的電燈下的時候，站住了腳，回頭來想看他一眼，說一句話

的，接緊跟在她後面的他，突然因她站住了，就衝上了前，撲在她的身上。她的回轉來的側面，也正衝在他的嘴上。他就伸出了左右兩手，把她緊緊的抱住了，她閉了眼睛，把身體緊緊靠着他，嘴上只感着了一道熱味。她的身體正同入了溶化爐似的。把前後的知覺消失了的的時候，他就鬆了一鬆手，拍的一響，把電燈滅黑了。

十二年舊曆七月初五 選自創造週報

## 阿鳳

西冷

是一個夏天將要走到了盡頭的夜，你能猜想那是多麼樣的熱。

太陽留下來，的炎威跟着空氣各處的散佈，打各方面吹來的風都含有使人煩燥的熱意。蚊子也故意和人麻煩似的到處嗡嗡的飛，找機會還把針樣的嘴向人身上刺。

老余把肥重的身軀放上了牀，閉上眼想使早晨在校門口遇到的那女人的臉子在腦裏重現一遍。胖子更怕熱那是真的，過不了一會兒，分泌出來特多的汗質便把蓆子的這兒那兒全溼遍了，黏滋滋的貼着皮膚難受。蚊虫香雖在床前送出了濃厚的氣息，嗡嗡的聲音也仍然在他耳邊不停地吵鬧。在這樣的情狀之下再留戀在床上似乎是不可能了，老余終于憤然的跳起了床。

「督督——鐘」的更柝的聲音跟着每一個節奏逐漸地加响，當快走近老余所住的公寓的時候，這滯濁的聲音又逐漸減低向另一條巷中消失了，祇悠揚的餘音還在耳邊波動。

老余下意識的走近了臨街的窗前，更隨手把窗子推開。

不多時以前街頭納涼的人們的喧擾已經是變成了死樣的寂靜，除了沉重的鼾聲，就祇有偶然扇

子撲着蚊蟲的聲響，表示這世界還不會整個的死去。

夜色已經陸續地把兩邊沿街的窗中透出的燈光撲滅。幾張街燈在極遠的距離下放射出黯淡的，小小的光圈，在這偉大的沉黯的氛圍中掙扎。偶而有幾個黑的人形的輪廓從暗處闖進了光圈之下，又向暗處如影子一般的消失了。

借着街燈的光向兩邊行人路上看，就如走進了人肉的市場。這邊那邊全是橫七豎八的躺着各式各樣的肉的模型；甚至着地鋪着的蓆子上也全是在白天把肉體賣了別人，到夢裏去追求靈魂的自由的可憐的人。從遠遠的聞着這濃重的肉的氣息就會叫人難受。

老余只是什麼也不想的把身子斜倚在窗檻上望。視線先是向自己窗前打回轉，突然又在左邊不遠的地方停住了。

那是什麼？一堆女性的肉！

老余看清楚了自己曾留意過的隔壁烟紙店的老板纔娶了一年多的媳婦，他的心跟着砰砰的跳。

夜是那麼濃密，也沒有月色，祇能從朦朧中幻想着肉的誘惑。

老余禁不住走過去扭亮了電燈，又回到了窗前。

在溢出了窗子的燈光之下，肉的妖豔是全然呈露在老余的眼前了。小背心緊緊的束住胸前，把兩乳如平湖上的雙峯般擠出，又短又寬的洋紗褲，肉色隱約的可以加上了幻想見到。肥白的手臂，大腿沒有穿襪的脚，都是有彈力似的照着上帝劃定的曲線起伏着，豐滿而又勻稱。啊！這在竹榻上裸露着的少婦的肉，這發育完全的曾經了人間磨鍊的少婦的肉，誰能知道呢，她是有多大的魔力，在一個正

陷于肉的飢餓的青年的眼前。

——跳過了這窗檻，把自己的肉壓到了她的肉的上面吧！起先是不會留心，這時這少婦旁邊的男人的鼾聲纔如疾雷般給了老余一個突然的驚慌，什麼幻想都給嚇碎了。

——要是給她的男人看見……這屈服於社會制裁的重壓下的青年人除了把一口饑涎努力地向口裏咽了回去以外，是再也鼓不起別的勇氣了。仍然關上了窗子，他難堪的把身子退了幾步，倒在一張椅上。

全身都爲了一種肉感的力量鼓動着，彷彿是浸在極熱的水蒸氣中，感到了難忍的熱漲。如飢餓極了的野獸般站起，在室中來回的急促的走。朽舊了的地板應和他的脚步吱吱的響。脚步是愈走愈重，把全身的力都用在脚上了，似乎想把自己的熱狂在這沉重的步伐下壓退。亂麻似的思想，是如聽見了鎗聲的小鳥般驚竄。可是一想到了這公寓主人的妹妹阿鳳的時候，便又如小鳥般在枝頭棲定了。

老余把身子躺到了牀上，使阿鳳給他的誘惑再在記憶中撈起。是同天的上午。

老余從牢獄一樣的課堂中溜出，一口氣跑回了公寓。剛踏進了自己的房，阿鳳也跟着進來了。「懶東西，又逃學了。」聲音敲着老余的耳膜就像是敲着玻璃一樣的清脆。

「來把門帶上！」老余把抽屜中昨天買來的花生橘子，一包一包的拿出，擲在桌上。靠着桌子兩個人是對立着。老余一面把花生不停的往嘴裏送，眼睛却釘住了阿鳳默着。

——算不得美，比起蜜斯陸和蜜斯韓是差多了，可是也還有點動人。

二片脛紅的嘴唇依着弧形在上下波動，映着細白的牙齒是更可愛了，在薄紙似的衣裳裏，更到處散射肉的旋律。皮膚並不白，黃黃的稍微帶一點病態，晶瑩的流動的兩顆小眼珠滴溜溜的儘往老余臉上轉，看了老余這獸相，禁不住嗤嗤的笑。

——其實，蜜斯韓和蜜斯陸的美也大半是靠着裝飾，阿鳳要是好好的打扮一下，也差不了什麼吧！「阿鳳。」阿鳳止住笑，疑問地對着他看，可是老余突然不自主地喊了一聲之後，又想不出以下的話了。

老余走到臨街的窗前，把白布的窗簾掛好，又回到阿鳳的身邊。

就阿鳳平日的行爲看，他知道對她開點玩笑是不妨。於是就伸手把阿鳳的手抓住了，又把另一隻手往她袖筒中伸，觸到的是軟軟的膩滑的肉，一股熱感同溫泉似的傳到了老余的手掌。

「噫！」阿鳳把身子一扭，掙脫了老余的手，嬌嗔似的把眼睛瞟着。

在這少女的誘惑的行爲之前，誰又能不醉倒呢？老余是把本能中蘊藏着的對於異性的渴慕全不自主的對阿鳳發泄了。

「阿鳳！有人說你昨天夜裏在老吳房裏。」

「誰說？」阿鳳有點憤然了。整個的臉兒都罩了紅暈。

老余往前走了一步，想再孤住她的手。在這種情形之下，阿鳳是把這年青人的心全看明白了，比自己更明白得多。她且知道這時候應當怎樣的應付，於是她往後退了一步，讓開了他。別看輕了這小女孩子，在這裏，她也會應用了當代大人物所常用的「以退爲進」的策略了。

老余情不自禁地又往前進，阿鳳也仍然往後退。他是真想把這青年人的情感引到了燃燒點了。

在老余的繼續進逼中，阿鳳是無處可退了，她的後面已經是一架床。老余再望前撲，便把阿鳳壓在牀上了。這正在發育的女人的胖胖的肉體，正像是一張剛買到的網絲牀，又鋪上了一層軟軟的天鵝絨。

隔着兩層薄的衣裳，各人的熱互相地傳到了另一個人的身上。對方的心的跳躍也可以感到了。老余嚐到了從來不曾經驗過的快感，脂粉的香味和少女們特有的肉的香味，一陣陣更向他強暴地襲擊。

老余是全然昏迷了，或許是沉醉。他本能地把嘴往腥紅的兩片脣上湊。阿鳳把頭一歪他的嘴脣印在她紛亂了的頭髮上。

「阿鳳！」另一個聲音似疾雷般的在他們的耳邊吼。

「嫂嫂在叫呢！快讓我起來。」阿鳳推開了老余，鰻魚樣的往外溜。

老余像渾身的氣力都消失了，躺在牀上，看阿鳳的背影在門邊閃電似的消失，還昏昏沉沉的像浸在甜蜜的夢裏。

阿鳳的裸露的肉體隨着回憶浮現在老余的眼前，慾望似烈火般的在他的周圍燒。

真像是一隻飢渴到無可忍耐的獸，他跳離了牀，魯莽的往外走。拉開了房門，一陣甬道中的夜風從門隙撲到了他的臉上。

隨即放輕了脚步，連大氣都不敢出的屏息着走。甬道這一端的黯淡的燈光，照見他的影兒拖長在壁上，跟着他蹣跚的身子滯緩地移動。

走完了甬道，隔着小到同一張方桌子樣的天井就是阿鳳的閨房。

老余站在天井裏，心虛的向四面望。四面全熄滅了燈火，籠罩着無邊的黑暗，祇每一間房裏奏着不同的聲調的鼾聲，從窗隙中應和地往外送。

天井是那樣小，抬頭能望到只是一塊不大的高高的蔚藍的天。幾顆星子像是猜透了他的秘密似的在對着他眨眼。

到走阿鳳的房門前，他伸手迅速地抓住了門扭。抓是抓住了！可是不敢往裏推。心跟着儘只跳，鼓動得幾乎要破裂，手也跟着顫抖。他明白自己是在作什麼了，是一個賊。什麼人都得作這一類的賊，只是不經過這市場上一種賣買的儀式，却不是這個社會所許可的了。

這正是一重難關，每個年青人都能在這裏分別出是怯懦，是勇敢。

他緩緩彎下了身子，又把耳朵貼在門上仔細的聽，彷彿是有人在牀上輾轉着悉悉率率的响。他的心是更用勁的跳了。要不是咽喉太細，牠准會跳出了胸腔。

抬起身子，仍然是不敢往裏推。房的四周圍，不拘是那兒，全有窗簾子和紙遮着，又無從去望一下。他就立着想，阿鳳是該睡着了罷。這般熱的天，也許全身都裸露着，爲了另一個人擁抱的方便。

——啊！這鮮豔豐腴的肉！阿鳳的裸露的肉體是又像在他眼前浮現了。

在這樣遲疑和朦朧的狀態中不知道經過了多久，突然從幻想中移來了一股勇氣，他毅然的推開門，門是跟着跳的心吱吱的叫。

他跨進門，慌張的望。門裏是這樣黑，剛從較亮的地方進來的眼，簡直無從看見一切。預期着的反應是全然沒有。

他接着床的位置往前撲，什麼障礙也無，便倒在床上了。壓到的不是幻想中的滑膩的肉體，却變成

了一堆散亂着的線毯。用手向四面摸，摸到的只是枕頭。一切預想着的對付這或推或就的女人的方法全無所用了，這全然出乎意料之外的環境倒又使這青年人爲難。

從線毯裏散射出的強烈的汗和油混合的氣息不斷地沁入老余的鼻子。他迷惘地便把整個的頭埋了線毯，讓這強烈的氣息給他愉快的刺激。

在刺激變成了麻痺的時候，他勉強地把自己從迷惘的狀態中拉起，站在床前，用久在黑暗中的眼向桌子和床的下面，以及每一個僻暗的處所搜尋。他還怕阿鳳是故意藏躲了。

帳子是掛起着，棉被是散亂着。朦朧中更看到床前的凳上有一堆像在蠕動的東西，拿起看，那是一雙肉色的絲襪，這一切顯然說出牠們的主人是睡過了又重出去。

是懷着青年人常有的心理，他對那肉色的襪子，像對一件名貴的古董樣把玩着，捨不得放下，便決心帶着走。

仍然如沒有經驗的賊樣。慌張的離開了阿鳳的房，且隨手把房門輕輕的帶上了。

在天井裏，他深深的吐了一口氣，算是放下了這犯法的重負。剛纔來時火樣的情感是全給一盆冷水潑退了。

他懶懶的往甬道裏走。剛走不了幾步，又突然似石像般凝住了。聽甬道極端的那間房裏隱約的傳來了一陣女人清脆的笑聲。縱然是極其輕微，欲如針樣的刺入了老余的耳膜和心中。

——啊！這分明是阿鳳的笑聲！



## 阿蓮

章衣萍

我愛的小寶寶。我在你的身邊的時節，也覺得沒有什麼；離開剛三天，便髻鬚渾身都麻了。你現在心身都平靜了麼？你夜裏早些睡吧。

我愛的，當你擁抱着我的時節，摸摸我的週身，不是說我胖了嗎？我摸着你的身上盡是骨頭，心裏十分憂愁，時常勸你醫，但是今天我的媽媽說我太瘦了。我心裏想我愛的小寶寶比我瘦得多，哪媽媽看了不要更害怕吧。我愛的，你在這寒假裏便應該十分珍重，少看些書，少做些文章，多喫些飯，養得胖些，待我回來的時節，你如果喫得胖些，我自然要謝謝你。你要還是那樣瘦，我可不饒你了。小寶寶，留心着瘦了，我要打你的。

我的媽媽時常向我問起你，他非常歡喜你，這也不知道誰告訴她的，她雖然和你沒有見過面，却知道你是一個有志氣的青年，是一個半工半讀的苦學生。她很歡喜我，和你要好小寶寶，你又該樂得跳起來吧。

回家以後，天天大嚼，滿嘴是油啦。小寶寶，你的嘴上有油沒有？——你這好吃糖的小孩，現在怕是滿嘴是糖吧。親愛的，我有點討厭你的嘴了。你預備什麼呢？我再來，不要你的嘴了，你預備什麼給我呢？呵，可愛的小寶寶，你不是說過，要我在信上說些故事給你散散心麼？今兒我聽了一個怪可憐的故事，就寫給你看吧。這個故事恐怕不能給你散心，因為怪可憐的。怎麼好？

這不是「故事」，是眞事，是阿蓮的事啦。阿蓮，你記得她，不，我曾向你提起過，她是我遠房大伯買來的丫頭。有一次，好像是在公園裏，你記得麼？你問我：「你們家鄉有幾個像你一般的大腳女子？」我說

「五十里內，只有兩個！一個是我，一個是阿蓮。」你還記得麼？小寶寶！

呵，阿蓮真死得可憐……

小寶寶，我這次回家，絲毫不知道阿蓮已經死了啦！今兒一早，我跟了媽媽到大伯家裏去玩。一進門，我便喊：「阿蓮阿蓮！」真奇怪，媽媽登時瞅了我一眼，說：「別喊，阿蓮早已死了！死了麼？幾時死的？」

「去年十二月裏。」

大伯還在店中沒有回家，只有大伯母一個人出來了。她看見我，笑嘻嘻的說：「芸兒！一年不見，越發長得好看了。」她隨即進房端出兩個碟子來，裏面滿裝着花生、瓜子、糖果等物。我瞧見伯母額上的綉紋，似乎比從前更多了，容顏益覺蒼老。阿蓮死了，也許伯母沒有從前那麼享福了吧？我想接着就問：「阿蓮是生什麼病死的？」伯母臉上木來顯出許多敷衍的笑容的，聽見我的話，登時就把笑容收了進去，沉下臉來說：「病死，賊丫頭活埋了！」「活埋了……」我的背上似乎澆了冷水一般，登時忍不住打了一口寒噤。媽媽又使了一個眼色，似乎不許我再說下去。我只好低下頭兒吃東西，媽媽便和伯母談起家務來，把阿蓮的事撥開了。

我吃着花生、瓜子、水菓，好像嚼着泥土一般，非常難受，低着頭兒不住地想：阿蓮犯了什麼事，為什麼活埋了？我在擺着碟子的油光的桌面上，隱約模糊地望見阿蓮的圓大而微黑的臉，眼睛還是像流星一般的閃動。

伴着媽媽回家，心兒像火烤一般的焦急，我拉着媽媽的手，靠着她說：「告訴我，阿蓮爲什麼埋着的好媽媽！」

於是媽媽坐在籐椅上，喝了一杯茶，慢慢的說：

「阿蓮是活埋了，是的，那個孩子，我也覺得可惜。」

「芸兒你不記得麼？她一見着我，老遠就喊：『太太，太太，』喊得多麼親熱！」

「她活埋着，是爲了她同木匠李相好的事。」

「同木匠李相好，從前年冬間就開始了，芸兒，你也許知道一些罷？阿蓮那個孩子，做事從來不會瞞着我們的。」

「她曾公然對我說：『太太，我同木匠李的事，大媽（她喊我的大伯母喊『大媽』）是知道的。她想我替大伯生個兒子，頂着這一門香火，太太，你想，大伯是五十八歲的人了，還辦得到麼？』」

「我那時問她：『那麼，大伯也知道麼？』『大伯現在還不知道，她又常回家，他那樣又聾又糊塗的老頭子，誰去告訴他？』接着她又說：『大伯就知道，想也不要緊。他要我生兒子，他自己又沒有本事，一上床就睡着了。我找木匠李，替他生兒子，他還該謝謝木匠李吧。』說了，她只是笑。」

「我還笑着問她：『你喜歡木匠李麼？』『喜歡，因爲木匠李老實勤謹，聰明乾淨。』真的，木匠李是老實而且聰明，芸兒，你靠着的桌子就是木匠李做的，你看那上面的花紋，雕得多麼精工！」

「我那時還勸阿蓮小心些。我說：『鄉村裏壞人多，風俗又舊，一不小心，可不是玩的。』她聽了，也點頭稱是。」

「他們倆兒真好！一對聰明的小孩子。真的，阿蓮不死，今年剛剛二十二歲啦，木匠李比他大兩歲，也只有二十四歲吧。」

「那樣一對聰明孩子，誰料得到他們要那樣短命，而且死得那樣淒慘！唉，真是不堪想起，去年的春天。」

「一個春風和暖的早上，我正在梳洗，阿蓮笑嘻嘻的跑進來，說：『太太，後山上的野筍已經長得一尺多高了。你給我一隻袋，我去拔筍。拔兩袋一袋背回家給大媽，一袋背來給你。太太，你不是喜歡吃野筍麼？』」

「我給了她一隻袋，她歡喜得連奔帶跳地走了。」

「傍晚，木匠李背了滿滿的一袋來，說：『阿蓮累了，這袋野筍叫我送來給太太的。』」

「『木匠李，你也同阿蓮一塊上後山去拔筍的麼？』我問。」

「『哦，』他說，堆着笑臉，『今兒沒貨做，所不一同上山去玩。』」

「我請他喝了一盃茶，他越發高興起來，說：『真有趣，我同阿蓮上山，大家約着不同路走，她向東，我向南，各向野竹深處走去，漸走漸遠，彼此都瞧不見了。後來，我拔筍拔得累了，便高聲喊，阿蓮，哈，竹林又密，山又高，風又大，那裏聽得見呢？我沒法子，沿着野竹走去，竹圈成一斜圓形，走到西邊，看見她坐在野竹叢中，正在拔筍，看見我來，樂得拍着手笑。』」

「我也忍不住笑了，聽見他說那樣小孩般的情景。」

「後來，木匠李走了，打開袋來，裏面滿滿地裝着幾捆又細又嫩的野筍，上面還擺着許多鮮豔的豔山紅。」

「我想：阿蓮真是小孩氣，這些豔山紅採來幹什麼呢？」

「次日一早，阿蓮就來了一進門，笑着說：『野筍好吃麼？大媽吃着說好。豔山紅是採來送芸小姐的。快要放春假了罷。芸小姐回不回家？』」

「我說：『不回家，已經有信來了。』」

「不回家麼？怎樣那麼忙？把豔山紅寄幾朵到學校裏去給芸小姐罷，因為她喜歡豔山紅的。太太你說過，是不是？」

「芸兒，你看，阿蓮待你多麼好？」

「唉，冬天快完，春天又要來了。阿蓮和木匠李的墳上也將生出許多豔山紅來罷。談起豔山紅，就叫我想起伯母家裏的血跡，芸兒，你今天不留心，大約沒有瞧見罷？那血跡，在伯母家，西邊簷下的地上，同豔山紅一般紅的血跡，是永遠洗不去的，遇着陰雨的天氣，越發明顯。」

媽媽說到這裏停了一會。

我插嘴問：「媽媽，木匠李也死掉了麼？為什麼伯母家裏又有血跡？」

「死掉，木匠李也一同埋着了！」

「捉奸要一對！在伯母家裏捉着的，打了一頓，打得半死半活，然後埋掉的。」

「他們一對小孩子，真也太膽大了一些。」

「芸兒，你知道，大伯一月只回家一兩次的。」

「阿蓮千不該，萬不該，不該引了木匠李到家裏去住宿！」

「本來他們那樣不避嫌疑，村中罵他們的人已經很多了。阿蓮告訴我，她在前面走，後面就有人暗地罵『賣毯貨，木匠奶奶！』」

「我會一再警告她『阿蓮你得留心些！』」

「年輕人真是不懂事，越鬧越放蕩了，我們的趙媽說：『有人在後山上看見，阿蓮在和木匠李抱着，在森林裏面，下身是赤光光的。』」

「芸兒，你看，那還成樣子麼？」

「後來有一次，事過之後，她告訴我，我還爲她捏了一把汗。就是有一晚，大伯忽然從城裏的店裏回來了，大伯坐轎，從店裏到家剛半夜。」

「不巧得很，木匠李那晚就在阿蓮床上睡。怎麼辦呢？外面有人叩門，知道是大伯回來了，大伯母起來敲房門叫阿蓮，她正睡熟了，叫也不醒，床上的木匠李嚇得大汗直流，用力捻她的肉，好容易把她捻醒了。她纔手足無措地讓木匠李躲在床下。」

「真危險哪，大伯那晚就要同阿蓮睡。倒是伯母乖覺，做了個好人，叫大伯到她自己房中睡了。後來到東方發白的時節，阿蓮纔悄悄地把木匠李放走。一場危險，算是安穩地度過。」

媽媽喝了一杯茶，接着又說：「他們那樣在家裏幹，那總擔心他們要弄出——」

我忽然懷疑了，忍不住問：「伯母不是知道阿蓮同木匠李好麼？在家裏有什麼要緊呢？」

「伯母並不是真心歡喜阿蓮配木匠李。」

「我已經說過了，她要的是阿蓮生兒子，爲了兒子，所以不管她怎樣胡鬧。」

「果然，去年秋天，阿蓮的脾氣有點怪起來了。一會兒想吃這個，一會兒又想吃那個。甜，酸，苦，辣，時常變換。這當然是有喜的預兆。」

「伯母當初還很歡喜，她會對我說：『要是阿蓮生出來是兒子，就把阿蓮收房做小；要是女兒，就把女兒給了人家。橫豎將來還要生的，也不妨冠冕堂皇的把她收房做小。』」

「芸兒，你知道，大伯同阿蓮雖然是有糾葛，明裏可是還算丫頭。」

「所以在伯母看來，把阿蓮收房做小，算是一件了不得的大典！」

「孩子還在肚裏，也許只有桃核般大小，外面的議論，可就多極了！」

「阿蓮說：『兒子，自然是大伯的女兒，也一樣是大伯的，就是女兒也不肯給人。』」

「木匠李說：『兒子女兒我都不娶。阿蓮要生了兒子，阿蓮應該跟我走。』」

「木匠李的意思，也許阿蓮也贊成的，可是她說：『我走了，我的孩子呢？』可憐的人！她還沒有生下孩子，倒先捨不得孩子。」

「最高興的自然是在閨葫蘆裏的大伯了。他知道阿蓮將有喜事，樂得什麼似的。替阿蓮做了幾套新衣服。一面逢人便說，他不久要有小孩了。」

「誰不笑他呢？只有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家裏的醜事。」

「二叔母唉，芸兒，你總知道，你的二叔母那個寡婦的利害。」

「二叔母自己沒有兒子，她最恨的是人家有兒子。她常常一個人站在街上，大聲地說：『有子有孫，餓得鐵嘴叮，孤老孤老，餐餐吃得飽！』芸兒，你也許聽見過她的刻毒話罷！」

「大伯快有孩子的消息傳出來，第一個不舒服的就是二叔母，她到處罵着說：『烏龜子，不如沒有！』這些不乾淨的消息，自然有時順風吹到大伯的耳中。」

「大伯有時回家，在街上走。村裏的頑童們，用紙剪成烏龜的形式，悄悄地黏在大伯背面的衣服上。」

「大伯雖然老了，糊塗了，可是心裏總有點明白了，能經了外面多次笑弄以後。」

「他待阿蓮却仍舊很好。店裏三番五次的寄東西來，桂元、蓮子、紅棗補血的東西，一包包的寄回家，信上還寫明是給阿蓮吃的。」

「伯母心裏漸漸不舒服了，她會氣憤憤的告訴我：『兒子還在肚裏呢，可就封了王了；兒子要生下

來，豈不是要做皇帝不成！」

「我心裏那時就暗暗替阿蓮着急。

「可是阿蓮的命也真苦！肚裏的胎剛剛三個多月罷，忽然又說是小產了。

「據阿蓮說：『這是大媽的不對，有了孕還叫他挑水，那樣大桶子的水，一天挑兩次，還不小產嗎？』

「伯母說：『臭丫頭，有了孕還不省事，天天同那木匠鬼一塊，還不小產嗎？』

「大伯在店裏聽見阿蓮小產的消息，據說氣極了，一連四五天不會起床，後來寫信回家，把阿蓮大罵了一頓，對於伯母，也會埋怨了幾句。

「那時阿蓮真痛苦極了，伯母天天罵她，她的臉上，本來是圓而胖的，已經瘦得同猴子似的，不像人形了。

「一天她來對我哭着說：『太太，大媽的家裏，我真不能再住下去了。』

「我那時覺得只有阿蓮離開伯母家中的一法。我說：『阿蓮，本來這話我是不該說的，但是我歡喜你，覺得你在大媽家中再住下去，沒有什麼好日子，你能不能同木匠李商商量，叫他拿出一百塊錢來，把你從大媽手裏贖去，你們正式做夫婦。我想你的孕又小產了，大媽也許肯的。』她有點給我的話感動了，說：『這樣也好。』停了一會，她又說：『不行，木匠李那裏來的一百塊錢，哪可憐的人，他賺來的錢一個月也只有十七八元。他家裏有年老的五十歲的媽，媽是靠他養的。還有一個弟弟，他自己因為不識字，吃苦夠了，所以現在拿出錢來給他的弟弟讀書。太太，你想，他還剩得下錢麼？唉，真是命苦！』說了，她只是淚流。

「芸兒，我那時也想幫助他，但是從你爺爺不在世以後，我們手頭也緊。沒有法子，只有眼睜睜地瞧



着阿蓮受苦。」

夜色從窗上襲進來，房中頓覺朦朧黑暗。從朦朧黑黑裏望着媽媽的臉，也十分嚴肅悽慘，沒有尋常的可愛溫和了。

我說：「媽媽，我怕！你叫趙媽點上燈兒，再告訴我阿蓮和木匠李怎樣埋着的。」

趙媽點起了洋燈，房裏雖然充滿燈光，然而我眼前的燈光是灰綠的，似乎黑暗中有阿蓮的幽靈在竊聽，我覺得震顫而且恐怖。

「吃過晚飯再說罷，兒。」

「不，你不說完，我吃不下飯。」

於是媽媽又帶着愁苦的神氣說下去了：

「從那天後，阿蓮一連幾天沒有到我家裏來。我心裏正奇怪呢，本來要想到大伯家去看看她的，剛巧你的舅母來玩了，在這裏住了幾天，所以沒有功夫出去。」

「那知道事情變得真快！過了兩天，一早，趙媽出去買菜回來，說是昨晚阿蓮同木匠李都已經活埋掉了，就埋在後山的墳地上。」

「怎樣埋掉的，那時大家都不十分知道。」

「後來，你那凶惡的二叔母來，這次埋人的事，她是親身參加的，所以說得十分清楚！」

「她說：『阿蓮那丫頭，早就該死了……我瞧見她一雙大腳跑來跑去的，早知不是好東西，虧得老大和嫂嫂還想她生兒子。烏龜子，生下來也不過是收家精，要他幹什麼……偏偏又小產了烏龜子，小產了也好……老大真傻還埋怨大嫂……大嫂也傻她罵阿蓮，阿蓮回嘴，她就沒有法子，自己氣得

三天不吃飯……是我點破她的，她要是不把阿蓮弄掉，將來總要吃她的苦……你看，阿蓮肚裏裝着烏龜子的時候，老大待她多好……偏偏這鬼丫頭也是不到頭上不知死還要把野老公留在家裏，夜夜享清福……哼，讓他們兩隻小狗永遠享清福去罷……大嫂一封信去，老大連夜趕來，從床上捉起，赤條條的，大家打了一頓，我也使勁捻了他們幾下……你想，那樣破壞家風的丫頭，不該捻麼……後來打得半死半活的，就抬到後山埋掉了……也夠受的，就在後山山塢上，掘了一個深深的坑，先放了許多荆棘在地坑裏面，把赤條條的他們倆兒丟下去，堆上許多石塊，石塊上蓋上一層泥土，泥土上又蓋上許多石塊，石塊上又蓋上一層泥土，他們一對小狗就永遠在那深坑裏住着……也好，讓他們永遠去做鬼夫妻罷……」

「她說得眉飛色舞地，十分有興致，我的頭却痛得抬不起來了。唉，芸兒！媽媽說完，悲悽地站起，到廚房裏去瞧做菜去了。」

呵，小寶寶，今兒晚飯，雖然弄了許多好吃的菜，可是我和媽媽都吃得快活啦！飯後，媽媽說：「今兒是二十四，再過兩天就是阿蓮和木匠李活埋的週年了，想弄些紙錢燒給他們。那樣赤身露體的，去買件衣服穿穿也好。」

小寶寶，我想笑媽媽迷信，但真是奇怪呢，連那自己也迷信起來了。怎麼好？

回到房裏，一個人呆坐在藤椅上，本是怕想阿蓮的，却偏偏想起她生前的情景來。記得阿蓮初來伯母家的那年，一個初夏的清晨，我走到巷口間遊看見阿蓮正在井旁汲水，我走上前去，阿蓮笑嘻嘻地喊着：「小姐早呀！」「你也早呀！」「我說：「太太起來了麼？」「沒有。」「太太應該多睡睡，上了年紀的人。」「阿蓮，你還想起自己親生的媽媽麼？」我突然地問她，因為我知道阿蓮的爺爺，本是大伯店

裏的夥計，因為好賭，虧空了大伯店裏一百塊錢，後來生意辭掉，無法償還，纔將他的女兒賣給大伯，以清舊賬的。她的媽媽那時怎樣捨得她呢？我懷疑了。「我的親媽媽麼？我十四歲的時候便死了，死了三年了！」說着，她的臉上充滿了悲哀的神氣。「我也想呢，要是你的媽媽還在，你的爺爺也許不會把你賣掉的。」——那也不一定罷，媽媽怕爺爺怕他十分利害啦！媽媽是給爺爺逼死的。「她的眼淚像珍珠般的從她的頰上滴下，落在水井邊。盛滿了清水的一對水桶兒，無力而沉默地擺在一旁。」——逼死怎麼逼死的？」我問。她用手帕不住的揩着眼淚，停了一會，纔說：「小姐，小姐，我告訴你罷。爺爺真壞！那年夏天，午飯過後，爺爺吃得醉凶凶的，忽然和媽媽衝突起來。小姐，你想，他們衝突什麼呢？說來真也害着爺爺要媽媽和他一塊兒到小河裏去洗澡。小姐，你想，媽媽怎樣肯在露天的小河裏，脫得赤條條的去給人瞧呢！她就氣憤憤地說：『就打死了我也不肯！』爺爺惱了，果然拳槌脚踢地打起來，還把媽媽的褲子撕破，讓媽媽的下身全露出來，然後把她推在門外，把大門緊緊地關上。我在屋裏大聲號哭，爺爺也不理我。那天晚上，媽媽就在附近一個樹林裏，用繩子繫在樹枝上吊死了……」——「這樣的酒鬼，虧你還叫爺爺呢！」我聽了，不禁憤恨地說。「爺爺不好，但總是爺爺呀！」她把眼淚一揩，挑起兩桶水兒說：「小姐，你看我的眼睛紅不紅？我要回去了。大媽現在大概已經起身，不回去又要挨罵了呀……」：想到這裏，我在朦朧的燈光底下，望着紗帳的後面，似乎隱約地有個黑影在顫動呀，那是什麼呢？我害怕，忍不住喊起來：

「媽媽，我怕！」

我便飛跑到媽媽房裏來了。小寶寶呀，我今晚同媽媽一床睡了，你不想想？你妬忌不妬忌？唉，我怕，小寶寶，你怕不怕？

你的芸上十二二十四晚 選自情書一束

## 牧羊哀話

郭沫若

金剛山萬二千峯的山靈，早把我的魂魄，從海天萬里之外，接引到朝鮮來了。我到了朝鮮之後，住在這金剛山下，日本海上，一個小小的村落裏面。村名叫着仙蒼里。村上只有十來戶人家，都是面海背山，半新不舊的茅屋。家家前面，有的是蒺藜牆圍，更有花木桑松，時從牆頭露出。村南村北沿海一帶，都是松原，只這村的近旁，有數畝農田，幾行桑柘。菜花麥莠，把那農田數畝，早鋪成金碧迷離。那東西邊松樹林中，有道小川，名叫赤壁江，匯集萬二千峯的溪流，朝朝暮暮，帶着哀怨的聲音，被那狂暴的日本海潮吞吸而去。

我初到村裏的時候，村裏人疑我是假冒的中國人，家家都不肯留我寄宿。幸虧這村南盡頭，有位姓尹的媽媽，年紀已在五十以上。一人孤居，長齋禮佛。他聽明了我的來意，憐我萬里遠來，無親無眷，纔把我留在他家中住下。尹媽門首，貼付白色門聯——朝鮮風俗尙白，門上春聯，也用白紙，儼然如同國內喪事人家一般。聯上寫的現成詩語，進得門去，小小一個中庭，薄有幾多花木。正面家屋，是一列三間，中間堂屋，兩邊住房。堂屋裏有層隔壁，隔成前後兩間。有戶相通，前堂上首，有座神桌。當中供奉玉磁觀音，左手有尊牌位。從戶口望去，屋後似有菜圃一圓，直接金剛山麓。尹媽叫我在這右手房中住下了。房裏別無他物，只有一張短檠，兩面推窗，像是久無人居，早變就灰塵世界。

住在尹媽家裏，不知不覺的一個多星期的時間，瞬已過我而去。我每日裏，無論落雨天晴，從早起來，

便去遊山探勝。抵暮始歸。一個多星期之中，除了村後的九仙峯外，這偌大個金剛，到要幾幾乎被我踏遍。毗盧、彌勒、白馬、永郎，凡這萬二千峯的朝容晚態，雨趣晴姿，已深深印入我腦海之中。我只一閉眼，一凝眸，便一如同活動電影一般，呈來我網膜之上。只可惜我不是文人，又不會書畫，不能把他完完全全的寫了出來，畫了出來，送給我兄弟朋友們去看。

## 二

獨坐九仙峯頂，仙人井畔；西望那夕陽光裏的金剛，色相莊嚴，雲烟浮動。我的靈魂，早已陶然沈醉，脫壳優遊。忽然陣陣清風，從前山脚下，吹來一片歌聲。哀婉淒涼，分明是女兒聲息。側耳聽時，只聽道：

太陽迎我上山來，

太陽送我下山去。

太陽下山有上時，

牧羊郎去無時歸。

羊兒啼，

聲甚悲。

羊兒望郎，郎可知？

歌聲中斷。隨聞羝羊悲鳴聲。鈴聲幽微，幾不可辨。

羊兒頸上之鈴兒，

一一是郎親手繫。

繫鈴人去無時歸，  
鈴條欲斷鈴兒危。

羊兒啼，

聲甚悲。

羊兒望郎，郎可知？

聲浪漸行漸遠，盪漾在清和晚氣之中，一聲聲澈入心脾，催人眼淚。

非我無剪刀，

不剪羊兒衣。

上有英郎金剪痕，

消時令我魂消去。

非我無青絲，

不把鈴兒繫。

我待鈴條一斷時，

要到英郎身邊去。

聽到此處，我已潛潛的吊下了淚來。我忙立起身來，站在山頂西北角上一顆松樹脚下。往下看時，只見那往高城路上，有羣綿羊，可十餘頭，帶着薄暮的斜暉，圍繞着一位女郎，徐徐而進，女郎頭上頂着一件湖色絨衫，下面露出的是絳灰裙子，芒鞋天足，隨步隨歌。歌聲漸遠，漸漸要不能辨悉了。

羊兒！羊兒！

你莫悲哀！  
 有我還在，  
 虎豹不敢來。  
 虎豹他縱來，  
 我們拚了命，  
 憑他銜去哉！  
 羊兒羊兒！  
 歸去來！

……  
 女郎的歌聲，早隨落日西沉。女郎的影兒，又被前山遮去了。我的靈魂，在清冷淚泉中受洗禮。我立在松樹腳下，不知過了幾多時辰，早已萬山入眠！羣星矚目，遠從那東海天邊，更飛上半規明鏡了。

三

「客人那是我們閩家佩羹小姐呢。」

我同尹媽二人坐在堂簷邊上，談說日間所見。尹媽把那牧羊女郎的姓名告了我。

「既是位名門小姐，爲何在此親自牧羊呢？」

我這一問，似乎打動了尹媽無限心事。他緊緊的望着空中皓月，半晌不會回答我。我從月光之下，偷看得尹媽的眼兒，早成兩個淚湖。我失悔我不該盤根究底，這樣的苦了他。我正屏息懸心，搔摩不着尹

媽漸漸拭了眼淚，從新轉向於我。

「傷心往事，本想絕口不提。客人既是下問殷勤，我不能辜負你的盛意。但這萬緒千頭，我不知道該從何處說起。」

停了一會，尹媽纔往下說道：

「佩荑小姐本不是這裏的人。十年以前，家住京城大漢門外。小姐的父親閔崇華，本是李朝的子爵。只因當時朝裏出了一派奸臣，勾引外人結了甚麼合邦條約。閔子爵一連奏了幾本，請朝廷除佞安邦。本本都不見批發。子爵見大勢已去，不可挽回，便棄了官職，攜帶一門上下，纔從京城裏遷徙而來。」

子爵前配夫人金氏，十六年制前早已一病身亡。繼配夫人李氏，別無生育。金氏夫人死時，佩荑小姐年纔五歲。子爵憐愛異常，命我一人貼身侍奉小姐。我們尹氏門中，先祖代代，都是閔府家人。我的良人尹石虎，也是閔府中司事。我從前本有個小兒……」

說着說着，尹媽的聲音便哽咽了起來。

「我的兒子名叫尹子英，是閔子爵替他取的名字。子爵十分愛他，常叫他作『英兒英兒』。英兒比佩荑小姐長得一歲。小姐常叫他作英哥，英兒也僭分着叫小姐是荑妹。他們兩人兒你憐我愛的，到真正是如同同胞骨肉一般。」

李氏夫人也是名門小姐，從小時候便到日本留學。畢業之後，又曾經遊歷過紐育、倫敦、巴黎、維也納。算來是在國內的時候少，在國外的時候多呢。歸國的時候，年纔二十二歲，恰好金氏夫人下世後，已經滿了三年。李府倩人說合，不久便做了子爵的繼室。子爵未棄官以前，李夫人在京城裏社交場中，要算是數一數二的新新巾幗。客人，你試想想，這樣個聰明伶俐，有學問，有才幹的新夫人，怎麼能自甘淡泊，久



受這山村生活之苦呢？

閔子爵遷到這兒來後，便住在那高城蘇安寺中；摒去一掃浮華，不干世務。只因寺裏住不下多人，小姐已漸漸長大，便叫我們夫婦二人來此仙蒼里安身；只把英兒留在寺中，買了二三十匹羊兒，叫他看管。那時候我那英兒已經長到十二歲上了。白日裏每逢天晴，便趕着羊兒在山前山後去放。有時佩莢小姐也同他一路而去。他們兩人到不知迷了多少回數路途，惹得我們受了多少回數的虛驚呢。

我記得他們有一次到了半夜裏還不見回寺。子爵以為是在我們家裏耍着了，叫了幾個寺僧來接，他們是並不在我們家裏的。我們大家驚惶起來，忙分頭去四處尋找。找到海金剛，遠見得一羣羊兒睡在海岸上。英兒靠着一個岩壁，佩莢小姐靠着英兒的肩頭，他們倆早都睡熟了。那天晚上，也是有這樣的月兒。月光兒照着，海潮兒搖着，他們就好像睡在個大搖籃兒裏面的一樣。他們那時候兒的光景，我是再也不會忘記的呢。

每逢落雨不能放羊的時候，便在寺中隨着住持僧衆們操拳學武。晚來便同小姐兩人在子爵敬前讀書寫字。無風無浪的過了四年；我那英兒已經長到一十六歲，佩莢小姐也長到一十五歲上了。子爵常說，不久之間要帶他們到你們大國去，使他們長長見識。唉！誰知天不從人，我那英兒，他就在那年：

……

尹媽狠傷心的哭了起來。我也覺得有種大不幸的先兆兒來逼迫我，我只一陣陣的不寒而慄。恰巧那天上的月兒，也被一朵鵲黑的烏雲遮了去，愈覺得令人淒楚不堪。我又不肯往下問，只得等尹媽哭住了，纔聽他含淚說道：

「他——他就在那年，被他的父——父親——殺了！」

說着又哭了起來。我也禁不得心酸透鼻。我想尋句話來安慰尹媽。硬連半句也尋不出。我只得起來倒了杯茶來請他呷。他接在手中呷了數口，說道：

「以下的話還長，等我去把英兒的遺書取了來再往下說罷。」

#### 四

夜分已深，外邊天氣甚涼；尹媽叫我進房中坐去。我同他進了我的居室，同坐在地板上面——朝鮮人席地而坐，席地而寢，還存着我們古代的遺風呢。尹媽取了封書信來，我接在燈下看是：

母親！兒今放羊回家，在這羊欄旁邊，拾得一封書信；明明是父親遺失的。因為是已經開了封的，兒便把那內容取來一看——呀！母親！兒不看猶可，看了之後，早令兒魂飛魄散！

母親！兒今已決意救我子爵——黃妹——父親！兒不忍我父親犯出這樣大不義的罪名。兒想父親定已來在寺中，兒却四處尋之不得。母親！兒想此事聲張出來，不僅父親一人的攸關。兒今夜裏要在寺中巡邏，能私下的把父親嚇退最爲上策。

母親！儻若兒萬一是死了的時候，母親！你切莫悲哀！兒想生爲亡國之民，到不如早死爲快。母親！時間已迫，不能多寫。密書閱後，請火化之抽屜中有日記二冊，請交黃妹惠存。 兒子英跪稟

另外還有一封是  
石虎鑒，

十日不得見矣。君可於今夜來寺，我在房中內應，能網打盡最好。詩箋一張，明明是首反詩，成功之後，快拿到長安寺中憲兵隊去自首。有此一詩，便是贖身的符錄，切急勿誤！

炎陽何杲杲，晒我山頭苗。土崩苗已死，炎陰心正驕。安得后羿弓，射汝落海濤。安得魯陽戈，揮汝下山椒。羿弓魯戈不可求，淚流成血洒山丘。長晝漫漫何時夜，長恨漫漫何時休。

雜日行

大韓遺民閔崇華揮汗書

閔李氏六月十一日

尹媽等我，——看完，帶着一種狠沈抑的聲音向我說道：

「這其中的情節客人你可是明白的了，——我那英兒他便在那年六月十的晚上（朝鮮）人便是現在也大概是用陰歷）死的。那天午飯過後，來了一位靜安寺的沙彌，面交石虎書信一封。石虎隨即出門去了。我只以為是子爵有事叫他。等到半夜過後，他纔跟踉蹌蹌跑了回來。不多一刻，又聽得有人叫門。我出去打開看時，兩個寺僧向我叫道：

「尹媽媽不好了，你的令郎被人殺了！」

我聽了這最后一聲，便如晴天裏一個霹靂。石虎他也像聽見了；從房裏跳了出來，叫着「殺錯了！殺錯了！飛也似的跑出了門去。我也一直跑到靜安寺去了。我先到英兒的住房裏去，看見桌上有一封信，上寫着「母親親啓——子英」六個字，我把來抄入懷中，忙朝人聲嘈雜處跑去。待我找到英兒的時候，只見他滿臉都是血，他的心窩兒早已冰冷。我立即昏倒了去。簡直不省人事。

我醒來的時候，已是晴天白日，我疑我做了個惡夢。待我定睛一看，我纔睡在佩蕙小姐的房裏。小姐再也不能動顫，小姐見我甦醒了轉來，忙俯身來安慰我。我越法傷起心來，小姐也哭倒在我的身旁。不多一刻，子爵夫婦進得房來。子爵說道：

「英兒不能不就檢了。石虎總不見個影兒。」

我聽了，纔知道他並不會來寺。我忽然纔記起英兒的遺書來；請小姐從我懷中取出，遞上子爵。子爵拆開看時，另外還有一封落出——便是那李氏夫人的密書了。李夫人隨即走了出去。等子爵把英兒的遺書讀完了之後，佩莢小姐也走了出去。我想來他定是去取日記的了，後來到果也猜着。李夫人的密書，我不曾火化得。顛轉請子爵看了。子爵氣上加氣，是不消說的。子爵悶了好半天，叫了幾聲英兒哭道：

「我只望早早成人，好替國家出力；誰知你纔替我父子而死。唉！我還有甚麼心腸再……」  
佩莢小姐從外跑了進來，報說李氏夫人在英兒房中自殺了……」  
燈心將盡，慘淡不明。尹媽抽簪挑燈，息了一會，再說道：

「李氏夫人同英兒的坟墓，都在靜安寺中。我在寺裏足足睡了七日，到也漫漫的好了起來。我那石虎他自從那晚去後，便永無消息，不知他到底是瘋了，還是死了。我好了起來，本想留在寺中服侍子爵和小姐；是子爵萬分不肯。子爵已經落髮爲僧，到虧得佩莢小姐立意留在寺中，一面侍奉晨昏，一面又把英兒生前所看管的羊羣，一手領承看管。客人這便是我那佩莢小姐親自牧羊的緣故了，你說可憐不可憐呢？小姐常對我說，自從英兒死後，大小羊兒，總是不肯十分進食。幾年之內，早已死了一多半了。羊兒每死一匹，小姐總要傷心一場，還要在英兒的墓旁，替他作座羊塚。我想我那英兒，他在九泉之下，定會不十分寂寞呢。」

## 五

聽了尹媽一夕話，翻來覆去的，再也不能睡熟。好容易纔一合眼，恍惚我的身子已在靜安寺中。寺中

果有尹子英的墳墓，墓前有道墓碑，上題「慈悲院童男尹子英之墓」，十字。恍惚墓的周圍，果有無數的羊塚，又恍惚我日間所見的那個舞臺，中央，恍惚有對妙齡男女裸身歌舞。兩人兒的周圍恍惚有許多羊兒也人立而舞。又恍惚還有許多獅兒、豹兒、虎兒……也在裏面——

恍惚之間，突然來了位矮小的兇漢，向着我的腦壳，颯的一刀便斫了下來！我「啊」的一聲，驚醒轉來，出了一身冷汗。摩摩看時，算好到不是血液，只可恨天尚未明。我盼不得早到天明，好拜辭了尹媽而去。似這樣斷腸地方，傷心國土，誰有那鐵石心腸，再能殼多住片時半刻呢？

選自新中國

## 阿 Q 正傳

魯迅

### 第一章 序

我要給阿 Q 做正傳，已經不止一兩年了。但一面要做，一面又往回想，這足見我不是一個「立言」的人，因為從來不朽之筆，須傳不朽之人，於是人以文傳文，以人傳——究竟誰靠誰傳，漸漸的不甚了然起來，而終於歸結到傳阿 Q，彷彿思想裏有鬼似的。

然而要做這一篇速朽的文章，纔下筆，便感到萬分的困難了。第一是文章的名目。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這原是應該極注意的。傳的名目很繁多：列傳、自傳、內傳、外傳、別傳、家傳、小傳……而可惜都不合。「列傳」麼，這一篇並非和許多閩人排在「正史」裏。「自傳」麼，我又並非就是阿 Q。說是「外傳」，「內傳」在那裏呢？倘用「內傳」阿 Q 又決不是神仙。「別傳」呢，阿 Q 實在未曾有大總

統上諭宣付國史館立「本傳」——雖說英國正史上並無「博徒列傳」而文豪迭史司也做過博徒列傳這一部書，但文豪則可在我輩卻不可的。其次是一家傳，則我既不知與阿Q是否同宗，也未曾受他子孫的拜託，或「小傳」則阿Q又更無別的「大傳」了。總而言之這一篇也便是「本傳」。但從我的文章着想，因為文體卑下，是「引車賣漿者流」所用的話，所以不敢僭稱，便從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說家所謂「閒話休題言歸正傳」這一句套話裏，取出一「正傳」兩個字來，作為名目，即使與古人所撰書法正傳的「正傳」字面上很相混，也顧不得了。

第二立傳的通例，開首大抵該是「某字某，某地人也」而我並不知道阿Q姓什麼。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趙，但第二日便模糊了。那是趙太爺的兒子進了秀才的時候，鑼聲鑼鼓的報到村裏來，阿Q正喝了兩碗黃酒，便手舞足蹈的說，這於他也很光采，因為他和趙太爺原來是本家，細細的排起來，他還比秀才長三輩呢。其時幾個旁聽人，倒也肅然的有些起敬了。那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趙太爺家裏去，太爺一見，滿臉濺朱，喝道：

「阿Q，你這渾小子，你說我是你的本家麼？」

阿Q不開口。

趙太爺愈看愈生氣了，搶進幾步說：「你敢胡說！我怎麼會有你這樣的本家？你姓趙麼？」

阿Q不開口，想往後退了。趙太爺跳過去，給了他一個嘴巴。

「你怎麼會姓趙！——你那裏配姓趙！」

阿Q並沒有抗辯，他確鑿姓趙，只用手摸着左頰，和地保退出去了。外面又被地保訓斥了一番，謝了地保二百文酒錢。知道的人都說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他，大約未必姓趙，即使真姓趙，有趙太爺在

這裏，也不該如此胡說的。此後便再沒有人提起他的氏族來，所以我終於不知道阿Q究竟什麼姓。

第三，我又不知道阿Q的名字是怎麼寫的。他活着的時候，人都叫他阿Q，死了以後，便沒有一個人再叫他Q；那裏還會有「著之竹帛」的事。若論「著之竹帛」這篇文章要算第一次，所以先遇着了這第一個難關。我會經仔細想阿Q，阿Q還是阿貴呢。倘使他號叫月亭，或者在八月間做過生日，那一定是阿桂了。而他既沒有號——也許有號，只是沒有人知道他——又未嘗散過生日徵文的帖子寫作阿桂，是武斷的。又倘若他有一位老兄，或令第叫阿富，那一定是阿貴了；而他又只是一個人寫作阿貴，也沒有佐證的。其餘音Q的偏僻字樣，更加湊不上了。先前，我也曾問過趙太爺的兒子茂才先生，誰料博雅如此公，竟也茫然。但據結論說，是因為陳獨秀辦了新青年提倡洋字，所以國粹淪亡，無可查考了。我的最後的手段，只有託一個同鄉去查阿Q犯事的案卷，八個月之後纔有回信，說案卷裏並無與阿Q的聲音相近的人。我雖不知道是真沒有，還是沒有查，然而也再沒有別的方法了。生怕注音符母還未通行，只好用了「洋字」，照英國流行的拚法寫他為阿Q，略作阿Q。這近於盲從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但茂才公尚且不知，我還有什麼好辦法呢。

第四，是阿Q的籍貫了。倘他姓趙，則據現在好稱郡望的老例，可以照郡名百家姓上的注解，說是一隴西天水人也，——但可惜這姓是不甚可靠的，因是籍貫也就有些決不定。他雖然多住未莊，然而也常常宿在別處，不能說是未莊人。即使說是「未莊人也」，也仍然有乖史法的。

我所聊以自慰的，是還有一個「阿」字非常正確，絕無附會假借的缺點，頗可以就正於通人。至於其餘，却都非淺學所能穿鑿，只希望有「歷史癖與考據癖」的胡適之先生的門人們，將來或者能夠尋出許多新端緒來，但是我這阿Q正傳到那時却又怕早經消滅了。

以上可以算是序。

## 第二章 優勝記略

阿Q不獨是姓名籍貫有些渺茫，連他先前的「行狀」也渺茫。因為未莊的人們之於阿Q，只要他幫忙，只拿他玩笑，從來沒有留心他的「行狀」的。而阿Q自己也不說，獨有和別人角的時候，間或瞪着眼睛道：

「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你算是什麼東西！」

阿Q沒有家，住在未莊的土穀祠裏，也沒有固定的職業，只給人家做短工，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工作略長久時，他或住在臨時主人的家裏，但一完就走了。所以人們忙碌的時候，也還記起阿Q來，然而記起的是做工，並不是「行狀」。一閒空，連阿Q都早忘却，更不必說「行狀」了。只是有一回，有一個老頭子頌揚說：「阿Q真能做！」這時阿Q赤着膊，懶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別人也摸不着這話是真心還是譏笑，然而阿Q很喜歡。

阿Q又很自尊，所有未莊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裏，甚至於對於兩位「文童」也有以爲不值一笑的神情。夫文童者，將來恐怕要變秀才者也。趙太爺錢太爺大受居民的尊敬，除有錢之外，就因爲都是文童的爹爹，而阿Q在精神上獨不表格外的崇奉，他想：我的兒子會關得多啦！加以進了幾回城，阿Q自然更自負，然而他又很鄙薄城裏人，譬如用三尺長三寸寬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莊叫「長凳」，他也叫「長凳」，城裏人却叫「條凳」，他想這是錯的，可笑油煎大頭魚，未莊都加上半寸長的葱葉，城裏却加上切細的蔥絲，他想這也是錯的，可笑然而未莊人真是不見世面的可笑的鄉下人呵，他們



沒有見過城裏的煎魚！

阿Q「先前闖」見識高，而且「真能做」，本來幾乎是一個「完人」了，但可惜他體質上還有一些缺點。最惱人的是在他頭皮上，頗有幾處不知起於何時的癩瘡疤。這雖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Q的意思，倒也似乎以為不足貴的，因為他諱說「癩」以及一切近於「癩」的音，後來推而廣之，「光」也諱，「亮」也諱，再後來，連「燈」「燭」都諱了。一犯諱，不問有心與無心，阿Q便全疤通紅的發起怒來，估量了，對手口訥的他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麼一回事，總還是阿Q喫虧的時候多。於是漸漸的變換了方針，大抵改爲怒目而視了。

誰知道阿Q採用怒目主義之後，未莊的閒人們便愈喜歡玩笑他。一見面，他們便假作吃驚的說：「噲，亮起來了！」

阿Q照例的發了怒，他怒目而視了。

「原來有保險燈在這裏！」他們並不怕。

阿Q沒有法，只得另外想出報復的話來：

「你還不配……」這時候，又彷彿在他頭上的是一種高尚的光榮的癩頭瘡，並非平常的癩頭瘡了；但上文說過阿Q是有見識的，他立刻知道和「犯忌」有點抵觸，便不再往下說。

閒人還不完，只撩他，於是終而至於打。阿Q在形式上打敗了，被人揪住了辮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響頭，閒人這纔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裏想，「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於是也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

阿Q想在心裏的，後來每每說出口來，所以凡有和阿Q玩笑的人們，幾乎全知道他有這一種精神。

上的勝利法，此後每逢揪住他黃辮子的時候，人就先一着對他說：

「阿Q，這不是兒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說：人打畜生！」

阿Q兩隻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辮根，歪着頭，說道：

「打蟲豸，好不好？我是蟲豸——還不放麼？」

但雖然是蟲豸，閒人也並不放，仍舊在就近什麼地方給他碰了五六個響頭，這纔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他以為阿Q這回可遭了瘟，然而不到十秒鐘，阿Q也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他覺得他是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除了「自輕自賤」不算外，餘下的就是「第一個」。狀元不也是「第一個」麼？「你算是什麼東西」呢？

阿Q以如是等等妙法，尅服怨敵之後，便愉快的跪到酒店裏，喝幾碗酒，又和別人調笑一通，口角一通，又得了勝，愉快的回到土穀祠，放倒頭睡着了。假使有錢，他便去押牌寶，一堆人蹲在地面上，阿Q即汗流滿面的夾在這中間，聲音他最響：

「青 四百！」

「咳……開……啦！」樁家揭開盒子蓋，也是汗流滿面的唱。「天門啦……角回啦……人和穿堂空在那裏啦……阿Q的銅錢拿過來！」

「穿堂一百——一百五十！」

阿Q的錢便在這樣的歌吟之下，漸漸的輸入別個汗流滿面的人物的腰間。他終於只好擠出堆外，站在後面看，替別人着急，一直到散場，然後戀戀的回到土穀祠，第二天，腫着眼睛去工作。

但真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罷，阿Q不幸而贏了一回，他倒幾乎失敗了。

這是未莊賽神的晚上。這晚上照例有一臺戲，戲臺左近，也照例有許多的賭攤。做戲的鑼鼓，在阿Q耳朵裏彷彿在十里之外；他只聽得樁家的歌唱了。他贏而又贏，銅錢變成角洋，角洋變成大洋，大洋又成了疊。他興高采烈得非常：

「天門兩塊！」

他不知道誰和誰爲什麼打起架來了。罵聲打聲脚步聲，昏頭昏腦的一大陣，他纔爬起來，賭攤不見了，人們也不見了。身上有幾處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幾拳幾腳似的，幾個人詫異的對他看。他如有所失的走進土穀祠，定一定神，知道他的一堆洋錢不見了。趕賽會的賭攤多不是本村人，還到那裏去尋根柢呢？

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錢！而且是他的——現在不見了！說是算被兒子拿去了罷，總還是忽忽不樂；說自己是蟲豸罷，也還是忽忽不樂。他這回纔有些感到失敗的苦痛了。

但他立刻轉敗爲勝了。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臉上連打了兩個嘴巴，熱刺刺的有些痛。打完之後，便心平氣和起來，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別一個自己，不久也就彷彿是自己打了別個一般。——雖然還有些熱刺刺，——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躺下了。他睡着了。

### 第三章 續優勝記略

然而阿Q雖然常優勝，却直待蒙趙太爺打他嘴巴之後，這纔出了名。他付過地保二百文酒錢，忿忿的躺下了。後來想：「現在的世界太不成話，兒子打老子……」於是

忽而想到趙太爺的威風，而現在是他的兒子了，便自己也漸漸的得意起來，爬起身，唱着小孤孀上墳到酒店去。這時候，他又覺得趙太爺高人一等了。

說也奇怪，從此之後，果然大家也彷彿格外尊敬他。這在阿Q，或者以為因為他是趙太爺的父親，而其實也不然。未莊通例，倘如阿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張三，向來本不算一件事，必須與一位名人如趙太爺者相關，這纔載上他們的口碑。一上口碑，則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託庇有了名。至於錯在阿Q，那自然是不必說，所以者何？就因為趙太爺是不會錯的。但他既然錯，為什麼大家又彷彿格外尊敬他呢？這可難解，穿鑿起來說，或者因為阿Q說是趙太爺的本家，雖然挨了打，大家也還怕有些真，總不如尊敬一些穩當。否則，也如孔廟裏的太牢一般，雖然與豬羊一樣，同是畜生，但既經聖人下箸，先儒們便不敢妄動了。

阿Q此後倒得意了許多年。

有一年的春天，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在牆根的日光下，看見王鬍子在那裏赤着膊捉蟲子，他忽然覺得身上也癢起來了。這王鬍子又癩又鬍，別人都叫他王癩鬍，阿Q却刪去了一個癩字，然而非常渺視他。阿Q的意思，以為癩是不足為奇的，只有這一部絡腮鬍子，實在太新奇，令人看不上眼。他於是並排坐下去了。倘是別的閒人們，阿Q本不敢大意坐下去。但這王鬍子旁邊，他有什麼怕呢？老實說，他肯坐下去，簡直還是抬舉他。

阿Q也脫下破夾襖來，翻檢了一回，不知道因為新洗呢還是因為粗心，許多工夫，只捉到三四個。他看那王鬍子却是一個又一個，兩個又三個，只放在嘴裏畢畢剝剝的響。

阿Q最初是失望，後來却不平了：看不上眼的王鬍子，且那麼多，自己倒反這樣少，這是怎樣的大失

體統的事呵！他很想尋一兩個大的，然而竟沒有，好容易纔捉到一個中的，恨恨的塞在厚嘴唇裏，很命一咬，劈的一聲，又不及王鬍鬚。

他癩瘡疤塊塊通紅了，將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說：

「這毛蟲！」

「癩皮狗，你罵誰？」王鬍鬚輕蔑的抬起眼來說。

阿Q近來雖然比較的受人尊敬，自己也更高傲些，但和那些打慣的閒人們見面還膽怯，獨有這回却非常勇武了。這樣滿臉鬍子的東西，也敢出言無狀麼？

「誰認便罵誰！」他站起來，兩手又在腰間說。

「你的骨頭癢了麼？」王鬍鬚也站起來，披上衣服說。

阿Q以爲他要逃走搶進去就是一拳。這拳頭還未達到身上，已經被他抓住了，只一拉，阿Q跟踉蹌踉的跌進去，立刻又被王鬍鬚扭住了辮子，要拖到牆上照例去碰頭。

「君子動口不動手！」阿Q歪着頭說。

王鬍鬚似乎不是君子，並不理會，一連給他碰了五下，又用力的一推，至於阿Q跌出六尺多遠，這纔滿足的去。

在阿Q的記憶上，這大約要算是生平第一件的屈辱，因爲王鬍鬚以絡腮鬍子的缺點，向來只被他奚落，從沒有奚落他，更不必說動手了，而他現在竟動手，很意外，難道真如市上所說，皇帝已經停了考，不要秀才和舉人了，因此趙家滅了威風，因此他們也便小覷了他麼？

阿Q無可適從的站着。

遠遠的走來了一個人，他的對頭又到了。這也是阿Q最厭惡的一個人，就是錢太爺的大兒子。他先前跑到城裏去進洋學堂，不知怎麼又跑到東洋去了。半年之後他回到家裏來，腿也直了，辮子也不見了。她的母親大哭了十幾場，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後來，他的母親到處說：「這辮子是被壞人灌醉了酒剪去的。本來可以做大官，現在只好等留長再說了。」然而阿Q不肯信，偏稱他「假洋鬼子」，也叫作「裏通外國的人」。一見他，一定在肚子裏暗暗的咒罵。

阿Q尤其「深惡而痛絕之」的，是他的一條假辮子。辮子而至於假，就是沒有了做人的資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

這「假洋鬼子」近來了。」

「禿兒驢……」阿Q歷來本只在肚子裏罵，沒有出過聲，這回因為正氣忿，因為要報讎，便不由的輕輕的說出來了。

不料這禿兒却拿着一支黃漆的棍子——就是阿Q所謂哭喪棒——大踏步走了過來。阿Q在這刹那，便知道大約要打了，趕緊抽緊筋骨，聳了肩膀等候着，果然拍的一聲，似乎確鑿打在自己頭上了。「我說他！」阿Q指着近旁的一個孩子，分辯說。

拍拍拍！

在阿Q的記憶上，這大約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幸而拍拍的響了之後，於他倒似乎完結了一件事，反而覺得輕鬆些，而且「忘却」這一件祖傳的寶貝也發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將到酒店門口，早已有些高興了。

但對面走來了靜修菴裏的小尼姑。阿Q便在平時，看見伊也一定要睡罵，而况在屈辱之後呢。他於

是發生了回憶，又發生了敵愾了。

「我不知道我今天爲什麼這樣晦氣，原來就因爲見了你！」他想。他迎上去，大聲的吐一口唾沫：

「咳，咳！」

小尼姑全不睬，低了頭只是走。阿Q走近伊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頭皮，笑着說：「禿兒！快回去和尙等着你……」

「你怎麼動手動腳……」尼姑滿臉通紅的說，一面趕快走。

酒店裏的人大笑了。阿Q看見自己的勳業得了賞識，便愈加興高采烈起來：

「和尙動得，我動不得？」他扭住伊的面頰。

酒店裏的人大笑了。阿Q更得意，而且爲滿足那些賞鑒家起見，再用力的一擰，纔放手，

他這一戰，早忘却了王鬍，也忘却了假洋鬼子，似乎對於今天的一切「晦氣」都報了讎；而且奇怪，又彷彿全身比拍拍的響了之後更輕鬆，飄飄然的似乎要飛去了。

「這斷子絕孫的阿Q！」遠遠地聽得小尼姑的帶哭的聲音。

「哈哈！哈哈！」阿Q十分得意的笑。

「哈哈！哈哈！」酒店裏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

#### 第四章 戀愛的悲劇

有人說：有些勝利者，願意敵手如虎，如鷹，他纔感得勝利的歡喜；假使如羊，如小雞，他便反覺得勝利

的無聊。又有些勝利者，當克服一切之後，看見死的死了，降了降了，「臣誠惶誠恐死罪死罪。」他於是沒有了敵人，沒有了對手，沒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個孤另另，淒涼寂寞，便反而感到了勝利的悲哀。然而我們的阿Q，却沒有這樣乏，他是永遠得意的。這或者也是中國精神文明冠於全球的一個證據了。

看哪，他飄飄然的似乎要飛去了！

然而這一次的勝利却又使他有些異樣。他飄飄然的飛了大半天，飄進土穀祠，照例應該輪下便打。誰知道這一晚，他很不容易合眼。他覺得自己的大拇指和第二指有點古怪彷彿比平常滑膩些。不知道是小尼姑的臉上有一點滑膩的東西粘在他指上，還是他的指頭在小尼姑臉上磨得滑膩了……

「斷子絕孫的阿Q！」

阿Q的耳朵裏又聽到這句話。他想：不錯，應該有一個女人，斷子絕孫便沒有人供一碗飯……應該有一個女人。夫「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而「若敖之鬼餒而」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所以他那思想，其實是樣樣合於聖經賢傳的，只可惜後來有些「不能收其放心」了。

「女人，女人……」他想。

「……和尙勸得……女人，女人……女人。」他又想。

我們不能知道這晚上阿Q在什麼時候纔打鼾。但大約他從此總覺得指頭有些滑膩，所以他從此總有些飄飄然。「女……」他想。

即此一端，我們便可以知道女人是害人的東西。

中國的男人，本來大半都可以做聖賢，可惜全被女人毀掉了。商是姁己鬪亡的；周是褒姒弄壞的；秦



……雖然史無明文，我們也假定他因為女人，大約未必十分錯；而董卓可是的確給貂蟬害死了。

阿Q本來也是正人，我們雖然不知道他曾蒙什麼明師指授過，但他對於「男女之大防」却歷來非常嚴；也很有排斥異端——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之類——的正氣。他的學說是凡尼姑一定與和尚私通；一個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誘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裏講話，一定要有勾當了爲懲治他們起見，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視，或者大聲說幾句「誅心」話，或者在冷僻處便從後面擲一塊小石頭。誰知道他將到「而立」之年，竟被小尼姑害得飄飄然了。這飄飄然的精神，在禮教上是不應該有的，——所以女人真可惡，假使小尼姑的臉上不滑膩，阿Q便不至於被蠱，又假使小尼姑的臉上蓋一層布，阿Q便也不至於被蠱了，——他五六年，曾在戲臺下的人叢中擰過一個女人的大腿，但因為隔一層褲，所以此後並不飄飄然，——而小尼姑並不然，這也足見異端之可惡。

「女……」阿Q想。

他對於以爲「一定想引誘野男人」的女人，時常留心看，然而伊並不對他笑。他對於和他講話的女人，也時常留心聽，然而伊又並不提起關於什麼勾當的話來。哦，這也是女人可惡之一節；伊們全都要裝「假正經」的。

這一天，阿Q在趙太爺家裏舂了一天米，喫過晚飯，便坐在廚房裏吸旱烟。倘在別家，吃過晚飯本可以回去的，但趙府上晚飯早，雖說定例不准掌燈，一吃完便睡覺，然而偶然也有一些例外；其一是趙太爺未進秀才的時候，准其點燈讀文章；其二，便是阿Q來做短工的時候，准其點燈舂米。因爲這一條例外，所以阿Q在動手舂米之前，還坐在廚房裏吸旱烟。

吳媽，是趙太爺家裏唯一的女僕說完了碗碟，也就在長凳上坐下了，而且和阿Q談閒天：

「太太兩天沒有吃飯哩，因為老爺要買一個小的……」

「女人……吳媽……這小孤孀……」阿Q想。

「我們的少奶奶是八月裏要生孩子了……」

「女人……」阿Q想。

阿Q放下烟管，站了起來。

「我們的少奶奶……」吳媽還嘮叨說。

「我和你睏覺，我和你睏覺！」阿Q忽然搶上去，對伊跪下了。

一剎時中很寂然。

「阿呀！吳媽楞子一息，突然發抖，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後來帶哭了。

阿Q對了牆壁跪着也發楞，於是兩手扶着空板凳，慢慢的站起來，彷彿覺得有些糟。他這時確也有些忐忑了，慌張的將烟管插在褲帶上，就想去舂米蓬的一聲，頭上着了很粗的一下，他急忙回轉身去，那秀才便拿了一支大竹槓站在他面前。

「你反了……你這……」

大竹槓又向他劈下來了。阿Q兩手去抱頭，拍的正打在指節上，這可很有一些痛。他衝出廚房門，彷彿背上又着了一下似的。

「忘八蛋！」秀才在後面用了官話這樣罵。

阿Q奔入舂米場，一個人站着，還覺得指頭痛，還記得「忘八蛋」因為這話是未莊的鄉下人從來不用，專是見過官府的關人用的，所以格外怕，而印象也格外深。但這時，他那「女……」的思想却也

沒有了。而且打罵之後，似乎一件事也已經收束，倒反覺得一無掛礙似的，便動手舂米。舂了一會，他熱起來了，又歇了手脫衣服。

脫下衣服的時候，他聽得外面很熱鬧，阿Q生平本來最愛看熱鬧，便即尋聲走出去了。尋聲漸漸的尋到趙太爺的內院裏，雖然在昏黃中，却辨得出許多人，趙府一家連兩日不吃飯的太太也在內，還有間壁的鄒七嫂，真正本家的趙白眼，趙司晨。

少奶奶正拖着吳媽走出下房來，一面說：

「你到外面來……不要躲在自己房裏想……」

「誰不知道你正經……短見是萬萬尋不得的。」鄒七嫂也從旁說。

吳媽只是哭，夾些話，却不甚聽得分明。

阿Q想：「哼，有趣，這小孤孀不知道鬧着什麼玩意兒了？」他想打聽，走近趙司晨的身邊。這時他猛然間看見趙太爺向他奔來，而且手裏捏着一支大竹槓。他看見這一支大竹槓，便猛然間悟到自己曾經被打。和這一場熱鬧似乎有點相關。他翻身便走，想逃回春米場，不圖這支竹槓阻了他的去路，於是他又翻身便走，自然而然的走出後門，不多工夫已在土穀祠內了。

阿Q坐了一會，皮膚有些起粟，他覺得冷了，因為雖在春季，而夜間頗有餘寒，尚不宜於赤膊。他也記得布衫留在趙家，但倘若去取，又深怕秀才的竹槓，然而地保進來了。

「阿Q，你的媽媽的，你連趙家的用人，都調戲起來，簡直是造反。害得我晚上沒有睡覺，你的媽媽的……」

如是云云的教訓了一通，阿Q自然沒有話。臨末，因為在晚上，應該送地保加倍酒錢四百文，阿Q正

沒有現錢，便用一頂氈帽做抵押，並且訂定了五條件：

- 一 明天用紅燭——要一斤重的——一對，香一封，到趙府上去賠罪。
- 二 趙府上請道士被除縊鬼，費用由阿Q負擔。
- 三 阿Q從此不准踏進趙府的門檻。
- 四 吳媽此後倘有不測，惟阿Q是問。
- 五 阿Q不准再去索取工錢和布衫。

阿Q自然都答應了，可惜沒有錢。幸而已經春天，棉被可以無用，便質了二千大錢，履行條約，赤膊磕頭之後，居然還剩幾文，他也不再贖氈帽，統統喝了酒了。但趙家也並不燒香點燭，因為太太拜佛的時候可以用，留着了。那破布衫是大半做了少奶奶八月間生下來的孩子的襯尿布，那小半破爛的便都做了吳媽的鞋底。

## 第五章 生計問題

阿Q禮畢之後，仍舊回到土穀祠，太陽下去了，漸漸覺得世上有些古怪。他仔細一想，終於省悟過來：其原因蓋在自己的赤膊。他記得破夾襖還在，便披在身上，躺倒了，待張開眼睛，原來太陽又已經照在西牆上頭了。他坐起來，一面說道：「媽媽的……」

他起來之後，也仍舊在街上逛，雖然不比赤膊之有切膚之痛，却又漸漸的覺得世上有些古怪了。彷彿從這一天起，未莊的女人們忽然都怕了羞，伊們一見阿Q走來，便個個躲進門裏去。甚而至於將近五十歲的鄒七嫂，也跟着別人亂鑽，而且將十一歲的女兒都叫進去了。阿Q很以為奇，而且想：「這些

東西忽然都舉起小姐模樣來了。這娼婦們……」

但他更覺得世上有些古怪，却是許多日以後的事。其一，酒店不肯賒欠了；其二，管土穀祠的老頭子說些廢話，似乎叫他走；其三，他雖然記不清多少日，但確乎有許多日，沒有一個人來叫他做短工。酒店不賒，熬着也罷了；老頭子催他走，嚙嚙一通也就算了；只是沒有人來叫他做短工，却使阿Q肚子餓；這委實是一件非常「媽媽的」的事情。

阿Q忍不下去了，他只好到長主顧的家裏去探問——但獨不許踏進趙府的門檻——然而情形也異樣：一定走出一個男人來，現了十分煩厭的相貌，像回覆乞丐一般的搖手道——

「沒有沒有你出去！」

阿Q愈覺得希奇了。他想，這些人家向來少不了要幫忙，不至於現在忽然都無事，這總該有些蹊蹺在裏面了。他留心打聽，纔知道他們有事都去叫小D。這小D，是一個窮小子，又瘦又乏，在阿Q的眼睛裏，位置是在王鬍子之下的，誰料這小子竟謀了他的飯盤去。所以阿Q這一氣，更與平常不同，當氣憤的走着的時候，忽然將手一揚，唱道：

「我手執鋼鞭將你打……」

幾天之後，他竟在錢府的照壁前遇見了小D。「饑人相見分外眼明，」阿Q便迎上去，小D也站住了。

「畜生！」阿Q怒目而視的說，嘴角上飛出唾沫來。

「我是蟲豸，好麼……」小D說。

這謙遜反使阿Q更加憤怒起來，但他手裏沒有鋼鞭，於是只得撲上去，伸手去拔小D的辮子。小D

一手護住了自己的辮根，一手也來拔阿Q的辮子，阿Q便也將空着的一隻手護住了自己的辮根。從先前的阿Q看來，小D本來是不足齒數的，但他近來挨了餓，又瘦又乏已經不下於小D，所以便成了勢均力敵的現象，四隻手拔着兩顆頭，都彎了腰，在錢家粉牆上映出一個藍色的虹形，至於半點鐘之久。

「好了，好了！」看的人們說，大約是解勸的。

「好好！」看的人們說，不知道是解勸，是頌揚，還是煽動。

然而他們都不聽。阿Q進三步，小D便退三步，都站着；小D進三步，阿Q便退三步，又都站着。大約半點鐘——未莊少有自鳴鐘，所以很難說，或者二十分——他們的頭髮裏便都冒烟，額上便都流汗，阿Q的手放鬆了，在同一瞬間，小D的手也正放鬆了，同時直起，同時退開，都擠出人叢去。

「記着罷，媽媽的……」阿Q回過頭去說。

「媽媽的，記着罷……」小D也回過頭來說。

這一場「龍虎鬪」似乎並無勝敗，也不知道看的人可滿足，都沒有發什麼議論，而阿Q却仍然沒有人來叫他做短工。

有一日很溫和，微風拂拂的頗有些夏意了，阿Q却覺得寒冷起來，但這還可擔當，第一倒是肚子餓。棉被、氈帽、布衫，早已沒有了，其次就賣了棉襖；現在有褲子，却萬不可脫的，有破夾襖，又除了送人做鞋底之外，決定賣不出錢。他早想在路上拾得一注錢，但至今還沒有見他，想在自己的破屋裏忽然尋到一注錢，慌張的四顧，但屋內是空虛而且了然。於是他決計出門求食去了。

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看見熟識的酒店，看見熟識的饅頭，但他都走過了，不但沒有暫停，而且

並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這類東西了；他求的是什麼東西，他自己不知道。

未莊本不是大村鎮，不多時便走盡了。村外多是水田，滿眼是新秧的嫩綠，夾着幾個圓形的活動的黑點，便是耕田的農夫。阿Q並不賞鑑這田家樂，却只是走，因為他直覺的知道這與他的「求食」之道是很遼遠的。但他終於走到靜修菴的牆外了。

菴周圍也是水田，粉牆突出在新綠裏，後面的低土牆裏是菜園。阿Q遲疑了一會，四面一看，並沒有人。他便爬上這矮牆去，扯着何首烏藤，但泥土仍然簌簌的掉，阿Q的脚也索索的抖，終於攀着桑樹枝，跳到裏面了。裏面真是鬱鬱葱葱，但似乎並沒有黃酒饅頭，以及此外可吃的之類。靠西牆是竹叢，下面許多筍，只可惜都是並未成熟的，還有油菜早經結子，芥菜已將開花，小白菜也很老了。

阿Q彷彿文童落第似的覺得很冤屈，他慢慢走近園門去，忽而非常驚喜了，這分明是一畦老蘿蔔。他於是蹲下便拔，而門口突然伸出一個很圓的頭來，又即縮回去了，這分明是小尼姑。小尼姑之流是阿Q本來視若草芥的，但世事須「退一步想」，所以他便趕緊拔起四個蘿蔔，擰下青葉，兜在大襟裏。然而老尼姑已經出來了。

「阿彌陀佛，阿Q，你怎麼跳進園裏來偷蘿蔔……阿呀，罪過呵，阿唷，阿彌陀佛……」

「我什麼時候跳進你的園裏來偷蘿蔔？」阿Q且看且走的說。

「現在……這不是？」老尼姑指着他的衣兜。

「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應麼你……」

阿Q沒有說完話，拔步便跑；追來的是一匹很肥大的黑狗。這本來在前門的，不知怎的到後園來了。黑狗哼而且追，已經要咬着阿Q的腿，幸而從衣兜裏落下一個蘿蔔來，那狗給一嚇，略略一停，阿Q已

經爬上桑樹，跨到土牆，連人和蘿蔔都滾出牆外面了。只剩着黑狗還在對着桑樹鳴，老尼姑念着佛。阿Q怕尼姑又放出黑狗來，拾起蘿蔔便走，沿路又檢了幾塊小石頭，但黑狗却不再出現。阿Q於是拋了石塊，一面走一面吃，而且想道：這裏也沒有什麼東西尋，不如進城去……待三個蘿蔔吃完時，他已經打定了進城的主意了。

## 第六章 從中興到末路

在未莊再看見阿Q出現的時候，是剛過了這年的中秋。人們都驚異，說是阿Q回來了，於是又回上去想道：他先前那裏去了呢？阿Q前幾回的上城，大抵早就與高采烈的對人說，但這一次却並不，所以也沒有一個人留心到。他或者也曾告訴過管土穀祠的老頭子，然而未莊老例只有趙太爺錢太爺和秀才大爺上城纔算一件事。假洋鬼子尙且不足數，何況是阿Q？因此老頭子也就不替他宣傳，而未莊的社會上也就無從知道了。

但阿Q這回的回來，却與先前大不同，確乎很值得驚異。天色將黑，他睡眼朦朧的在酒店門前出現了，他走近櫃臺，從腰間伸出手來，滿把是銀的和銅的，在櫃上一扔說：「現錢打酒來！」穿的是新夾襖，看去腰間還掛着一個大搭連，沈鈿鈿的將褲帶墜成了很彎很彎的弧綫。未莊老例看見略有些醒目的人物，是與其慢也寧敬的，現在雖然明知是阿Q，但因為和破夾襖的阿Q有些兩樣了，古人云：「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待。」所以堂倌、掌櫃、酒客、路人，便自然顯出一種疑而且敬的形態來。掌櫃既先之以點頭，又繼之以談話：「嚨，阿Q，你回來了！」



「回來了。」

「發財發財，你是——在……」

「上城去了！」

這一件新聞，第二天便傳遍了全未莊。人人都願意知道現錢和新夾襖的阿Q的中興史，所以在酒店裏，茶館裏，廟簷下，便漸漸的探聽出來了。這結果是阿Q得了新敬畏。

據阿Q說，他是在舉人老爺家裏幫忙。這一節，聽的人都肅然了。這老爺本姓白，但因為合城裏只有他一個舉人，所以不必再冠姓，說起舉人來就是他。這也不獨在未莊是如此，便是一百里方圓之內也都如此，人們幾乎多以為他的姓名就叫舉人老爺的了。在這人的府上幫忙，那當然是可敬的。但據阿Q又說，他却不高興再幫忙了，因為這舉人老爺實在太「媽媽的」了。這一節，聽的人都歎息而且快意，因為阿Q本不配在舉人老爺家裏幫忙，而不幫忙是可惜的。

據阿Q說，他的回來，似乎也由於不滿意城裏人，這就在他們將長凳稱為條凳，而且煎魚用葱絲，加以最近觀察所得的缺點，是女人的走路也扭得不很好，然而也偶有大可佩服的地方，即如未莊的鄉下人不過打三十二張的竹牌，只有假洋鬼子能夠叉「麻醬」，城裏却連小烏龜子都叉得精熟的。什麼假洋鬼子，只要放在城裏的十幾歲的小烏龜子的手裏，也就立刻是「小鬼見閻王」這一節，聽的人都赧然了。

「你們可看見過殺頭麼？」阿Q說，「咳，好看，殺革命黨，唉，好看好看……」他搖搖頭，將唾沫飛在正對面的趙司農的臉上。這一節，聽的人都凜然了。但阿Q又四面一看，忽然揚起右手，照着伸長頸子聽得出神的王鬍的後項窩上直劈下去道：

「察」

王鬚驚得一跳，同時電光石火似的趕快縮了頭，而聽的人又都悚然而且欣然了。從此王鬚癩頭癩腦的許多日，並且再不敢走近阿Q的身邊；別的人也一樣。

阿Q這時在未莊人眼睛裏的地位，雖不敢說超過趙太爺，但謂之差不多，大約也就沒有什麼語病的了。

然而不多久，這阿Q的大名忽又傳遍了未莊的閨中。雖然未莊只有錢趙兩姓是大屋，此外十之九都是淺閨，但閨中究竟是閨中，所以也算得一件神異。女人們見面時一定說，鄒七嫂在阿Q那裏買了一條藍綢裙，舊固然是舊的，但只化了九角錢。還有趙白眼的母親——一說是趙司晨的母親，待考——也買了一件孩子穿的大紅洋紗衫，七成新，只用三百大錢九二串。於是伊們都眼巴巴的想見阿Q，缺綢裙的想問他買綢裙，要洋紗衫的想問他買洋紗衫，不但見了不逃避，有時阿Q已經走過了，也還要追上去叫住他，問道：

「阿Q，你還有綢裙麼？沒有紗衫也要的，有罷？」

後來這終於從淺閨傳進深閨裏去了。因為鄒七嫂得意之餘，將伊的綢裙請趙太太去鑑賞，趙太太又告訴了趙太爺，而且着實恭維了一番。趙太爺便在晚飯桌上，和秀才大爺討論，以為阿Q實在有些古怪，我們門窗應該小心些；但他的東西，不知道可還有什麼可買，也許有點好東西罷。加以趙太太也正想買一件價廉物美的皮背心。於是家族決議，便託鄒七嫂即刻去尋阿Q，而且爲此新開了第三種的例外：這晚上也姑且特准點油燈。

油燈乾了不少了，阿Q還不到。趙府的全眷都很焦急，打着呵欠，或恨阿Q太飄忽，或怨鄒七嫂不上

緊。趙太太還怕他因為春天的條件不敢來，而趙太爺以為不足慮；因為這是「我」去叫他的。果然，到底趙太爺有見識，阿Q終於跟着鄒七嫂進來了。

「他只說沒有沒有，我說你自己當面說去，他還要說，我說……」鄒七嫂氣喘吁吁的走着說。

「太爺！」阿Q似笑非笑的叫了一聲，在簷下站住了。

「阿Q，聽說你在外面發財，」趙太爺踱開去，眼睛打量着他的全身，一面說。「那很好，那很好的。這……聽說你有些舊東西……可以都拿來看看……這也並不是別的，因為我倒要……」

「我對鄒七嫂說過了都完了。」

「完了？」趙太爺不覺失聲的說，「那里會完得這樣快呢？」

「那是朋友的，本來不多。他們買了些……」

「總該還有一點罷。」

「現在，只剩了一張門幕了。」

「就拿門幕來看看罷。」趙太太慌忙說。

「那麼，明天拿來就是。」趙太爺却不甚熱心了。「阿Q，你以後有什麼東西的時候，你儘先送來給我們看……」

「價錢決不會比別家出得少！」秀才說。秀才娘子忙一瞥阿Q的臉，看他感動了沒有。

「我要一件皮背心。」趙太太說。

阿Q雖然答應着，却懶洋洋的出去了，也不知道他是否放在心上。這使趙太爺很失望，氣忿而且擔心，至於停止了打阿Q秀才對於阿Q的態度也很不平，於是說，這忘八蛋要提防，或者竟不如吩咐地

保，不許他住在未莊。但趙太爺以爲不然，說這也怕要結怨，況且做這路生意的大概是「老鷹不吃窩下食」，本村倒不必擔心的，只要自己夜裏警醒點就是了。秀才聽了這「庭訓」，非常之以爲然，便即刻撤消了驅逐阿Q的提議，而且叮囑鄒七嫂，請伊萬不要向人提起這一段話。

但第二日，鄒七嫂便將那藍裙去染了皂，又將阿Q可疑之點傳揚出去了，可是確沒有提起秀才要驅逐他這一節。然而這已經於阿Q很不利。最先，地保尋上門了，取了他的門幕去，阿Q說是趙太太要看的，而地保也不還，並且要議定每月的孝敬錢。其次是村人對於他的敬畏忽而變相了，雖然還不致來放肆，却很有遠避的神情，而這神情和先前的防他來「察」的時候又不同，頗混着「敬而遠之」的分子了。

只有一班閒人們却還要尋根究底的去探阿Q的底細。阿Q也並不諱飾，傲然的說出他的經驗來。從此他們纔知道，他不過是一個小脚色，不但不能上牆，並且不能進洞，只站在洞外接東西。有一夜，他剛纔接到一個包，正手再進去，不一會，只聽得裏面大嚷起來，他便趕緊跑，連夜爬出城，逃回未莊來了。從此不敢再去做。然而這故事却於阿Q更不利，村人對於阿Q的「敬而遠之」者，本因爲怕結怨，誰料他不過是一個不敢再偷的賊兒呢？這實在是「斯亦不足畏也矣」。

## 第七章 革命

宣統三年九月十四日——即阿Q將搭連賣給趙白眼的這一天——三更四點，有一隻大烏篷船到了趙府上的河埠頭。這船從黑魃魃中蕩來，鄉下人睡得熟，都沒有知道，出去時將近黎明，却很有幾個看見的了。據探頭探腦的調查來的結果，知道那竟是舉人老爺的船。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好……我要什麼就是什麼，我喜歡誰就是誰。」

得得，鏘鏘！

悔不該，酒醉錯斬了鄭賢弟，

悔不該，呀呀……

得得，鏘鏘，得，鏘令鏘，

我手執鋼鞭將你打……」

趙府上的兩位男人和兩個真本家，也正站在大門口論革命。阿Q沒有見，昂了頭直唱過去。

「得得……」

「老Q，」趙太爺怯怯的迎着低聲的叫。

「鏘鏘，」阿Q料不到他的名字會和「老」字聯結起來，以為是一句別的話，與己無干，只是唱。

得，鏘，鏘令鏘，鏘！

「老Q。」

「悔不該……」

「阿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

阿Q這纔站住，歪着頭問道，「什麼？」

「老Q……現在……」趙太爺却又沒有話。「現在……發財麼？」

「發財？自然要什麼就是什麼……」

「阿……Q，哥，像我們這樣窮朋友是不要緊的……」趙白眼惴惴的說，似乎想探革命黨的口風。

「窮朋友？你總比我有錢。」阿Q說着自去了。

大家都惘然，沒有話。趙太爺父子回家，晚上商量到點燈。趙白眼回家，便從腰間扯下搭連來，交給他女人藏在箱底裏。

阿Q飄飄然的飛了一通，回到土穀祠，酒已經醒透了。這晚上，管祠的老頭子也意外的和氣，請他喝茶。阿Q便向他要了兩個餅，吃完之後，又要了一支點過的四兩燭和一個樹燭臺，點起來，獨自躺在自己的小屋裏。他說不出的新鮮而且高興，燭火像元夜似的閃閃的跳，他的思想也迸跳起來了——

「造反有趣……來了一陣白盔白甲的革命黨，都拿着板刀，鋼鞭，炸彈，洋砲，三尖兩刃刀，鈎鐮鎗，走過土穀祠，叫道：『阿Q！同去同去！』於是一同去……」

這時末莊的一夥烏男女纔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饒命！誰聽他！第一個該死的是小D和趙太爺，還有秀才，還有假洋鬼子……留幾條廢王鬍，本來還可留，但也不要了……」

東西……直走進去打開箱子來；元寶，洋錢，洋紗衫……秀才娘子的一張甯式牀，先搬到土穀祠，此外便擺了錢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趙家的罷。自己是不動手的了，叫小D來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趙司晨的妹子真醜。鄒七嫂的女兒，過幾年再說。假洋鬼子的老姿會和沒有辮子的男人睡覺，不是好東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吳媽，長久不見了，不知道在那裏——可惜脚太大。」

阿Q沒有想得十分停當，已經發了鼾聲，四兩燭還只點去了小半寸，紅燄燄的火光照着他張開的嘴。

「荷荷！」阿Q忽而大叫起來，擡了頭，蒼皇的四顧，待到看見四兩燭，却又倒頭睡去了。

第二天他起得很遲，走出街上看時，樣樣都照舊。他也仍然肚餓，他想着，想不起什麼來。但他忽而似乎有了主意了，慢慢的跨開步，有意無意的走到靜巷。

巷和春天時節一樣靜，白的牆壁和漆黑的門。他想了一想，前去打門，一隻狗在裏面叫。他急急拾了幾塊斷磚，再上去較為用力的打，打到黑門上生出許多麻點的時候，纔聽得有人來開門。

阿Q連忙捏好磚頭，擺開馬步，準備和黑狗來開戰。但庵門只開了一條縫，並無黑狗從中衝出，望進去只有一個老尼姑。

「你又來什麼事？」伊大吃一驚的說。

「革命了，你知道……」阿Q說得很含糊。

「革命革命，革過一革的……你們要革得我們怎麼樣呢？」老尼姑兩眼通紅的說。

「什麼……」阿Q詫異了。

「你不知道，他們已經來革過了！」

「誰……」阿Q更其詫異了。」

「那秀才和洋鬼子！」

阿Q很出意外，不由的一錯愕；老尼姑見他失了銳氣，便飛速的關了門，阿Q再推時，牢不可開，再打時，沒有回答了。

那還是上午的事。趙秀才消息靈，一知道革命黨已在夜間進城，便將辮子盤在頂上，一早去拜訪那歷來也不相識的錢洋鬼子。這是「咸與維新」的時候了，所以他們便談得很投機，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約去革命。他們想而又想，纔想出靜修巷裏有一塊「皇帝萬歲萬萬歲」的龍牌，是應



該趕緊革掉的，於是又立刻回到庵裏去革命。因為老尼姑來阻擋，說了三句話，他們便將伊當作滿政府，在頭上很給了不少的棍子和栗鑿。尼姑待他們走後，定了神來檢點，龍牌固然已經碎在地上了，而且又不見了觀音娘娘座前的一個宣德鐘。

這事阿Q後來纔知道。他頗悔自己睡着，但也深怪他們不來招呼他。他又退一步想道：「難道他們還沒有知道我已投降了革命黨麼？」

## 第八章 不准革命

未莊的人心日見其安靜了。據傳來的消息，知道革命黨雖然進了城，倒還沒有什麼大異樣。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稱了什麼，而且舉人老爺也做了什麼——這些名目未莊人都說不明白——官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幾個不好的革命黨夾在裏面搗亂，第二天便動手剪辮子，聽說那鄰村的航船七斤便着了道兒，弄得不像人樣子了。但這却還不算大恐怖，因為未莊人本來少上城，即使偶有想進城的，也就立刻變了計，碰不着這危險。阿Q本也想進城去尋他的老朋友，一得這消息，也只得作罷了。

但未莊也不能說是無改革。幾天之後，將辮子盤在頂上的逐漸增加起來了，早經說過，最先自然是茂才公，其次便是趙司晨和趙白眼，後來是阿Q。倘在夏天，大家將辮子盤在頭頂上或者打一個結，本不算什麼稀奇事，但現在是暮秋，所以這「秋行夏令」的情形，在盤辮家不能不說是萬分的英斷而在未莊也不能說無關於改革了。

趙司晨腦後空蕩蕩的走來，看見的人大嚷說，

「阿嚙，革命黨來了！」

阿Q聽到了很羨慕。他雖然早知道秀才盤辮的大新聞，但總沒有想到自己可以照樣做，現在看見趙司晨也如此，纔有了學樣的意思，定下實行的決心。他用一支竹筷將辮子盤在頭頂上，遲疑多時，這纔放膽的走去。

他在街上走，人也看他，然而不說什麼話。阿Q當初很不快，後來便很不平。他近來很容易鬧脾氣；其實他的生活，倒也並不比造反之前反艱難，人見他也客氣，店鋪也不說要現錢。而阿Q總覺得自己太失意，既然革了命，不應該只是這樣的。况且有一回看見小D，愈候他氣破肚皮了。

小D也將辮子盤在頭頂上了，而且也居然用一支竹筷。阿Q萬料不到他也敢這樣做。自己也決不准他這樣做！小D是甚麼東西呢？他很想即刻揪住他，拗斷他的竹筷，放下他的辮子，並且批他幾個嘴巴，聊且懲罰他忘了生辰八字，他敢來做革命黨的罪。但他終於饒放了，單是怒目而視的吐一口唾沫道「呸！」

這幾日裏，進城去的只有一個假洋鬼子。趙秀才本也想靠着寄存箱子的淵源，親身去拜訪舉人老爺的，但因為有剪辮的危險，所以就中止了。他寫了一封「黃傘格」的信，託假洋鬼子帶上城，而且託他給自己介紹介紹，去進自由黨。假洋鬼子回來時，向秀才討還了四塊洋錢。秀才便有一塊銀桃子掛在大襟上了；未莊人都驚訝，說這是柿油黨的頂子，抵得一個翰林。趙太爺因此也驟然大闊，遠過於他兒子初雋秀才的時候，所以目空一切，見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裏了。

阿Q正在不平，又時時刻刻感着冷落，一聽得這銀桃子的傳說，他立即悟出自己之所以冷落的原因了：要革命，單說投降，是不行的。盤上辮子，也不行的。第一着仍然要和革命黨去結識。他生平所知道

的革命黨只有兩個，城裏的一個早已「噤」的殺掉了，現在只剩了一個假洋鬼子。他除却趕緊去和假洋鬼子商量之外，再沒有別的道路了。

錢府的大門正開着，阿Q便怯怯的蹩進去。他一到裏面，很吃了驚，只見假洋鬼子正站在院子的中央，一身烏黑的大約是洋衣，身上也掛着一塊銀桃子，手裏是阿Q曾經領教過的棍子，已經留到一尺多長的辮子都拆開了披在肩背上，蓬頭散髮的像一個劉海仙，對面挺直的站着趙白眼和三個閒人，正在必恭必敬的聽說話。

阿Q輕輕的走進了，站在趙白眼的背後，心裏想招呼，却不知道怎樣說纔好，叫他假洋鬼子固然是不行的了，洋人也不妥，革命黨也不妥，或者就應該叫洋先生了罷。

洋先生却沒有見他，因為白着眼睛講得正起勁：

「我是性急的，所以我們見面，我總是說：『洪哥！我們動手罷！』他却總說道：『——這是洋話，你們不懂的。否則早已成功了。然而這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他再三再四的請我上湖北，我還沒有肯。誰願意在這小縣城裏做事……』」

「唔……這個……」阿Q候他略停，終於用十二分的勇氣開口了，但不知道因為什麼，又並不叫他洋先生。

聽着說話的四個人都吃驚的回顧他。洋先生也纔看見：

「什麼？」

「我……」

「出去！」

「我要投……」

「滾出去！」洋先生揚起哭喪棒來了。

趙白眼和閒人們便都吆喝道：「先生叫你滾出去，你還不聽麼！」

阿Q將手向頭上一遮，不自覺的逃出門外。洋先生倒也沒有追他，快跑了六十多步，這纔慢慢的走，於是心裏便湧起了憂愁。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沒有別的路，從此決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來叫他，他所有的抱負，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筆勾銷了。至於閒人們傳揚開去，給小D王翳等輩笑話，倒是還在其次的事。

他似乎從來沒有經驗過這樣的無聊。他對於自己的盤辮子，彷彿也覺得無意味，要侮蔑爲報讎起見，很想立刻放下辮子來，但也竟沒有放。他游到夜間，除了兩碗酒，喝下肚去，漸漸的高興起來了，思想裏纔又出現了白盔白甲的碎片。

有一天，他照例的混到夜深，待酒店要關門，纔踱回土穀祠去。拍吧！

他忽而聽得一種異樣的聲音，又不是爆竹。阿Q本來是愛看熱鬧，愛管閒事的，便在暗中直尋過去，似乎前面有些脚步聲；他正聽，猛然間一個人從對面逃來了。阿Q一看見，便趕緊翻身跟着逃。那人轉彎，阿Q也轉彎，既轉彎，那人站住了，阿Q也站住。他看後面並無什麼，看那人便是小D。

「什麼？」阿Q不平起來了。

「趙……趙家遭搶了！」小D氣喘吁吁的說。

阿Q的心怦怦的跳了。小D說了便走，阿Q却逃而又停的兩三回。但他究竟是做過「這路生意」

的人，格外膽大，於是躡足路角，仔細的聽，似乎有些囁囁，又仔細的看，似乎許多白盔白甲的人，絡繹的將箱子擡出了，器具擡出了，秀才娘子的甯式牀也擡出了，但是不分明，他還想上前，兩隻腳卻沒有動。這一夜沒有月，未莊在黑暗裏很寂靜，寂靜到像羲皇時候一般太平。阿Q站着看到自己發煩，也似乎還是先前一樣，在那裏來來往往的搬，箱子擡出了，器具擡出了，秀才娘子的甯式牀也擡出了……擡得他目已有些不信他的眼睛了。但他決計不再上前，却回到自己的祠裏去了。

土穀祠裏更漆黑，他關好大門，摸進自己的屋子裏。他躺了好一會，這纔定了神，而且發出關於自己的思想來：白盔白甲的人明明到了，並不來打招呼，搬了許多好東西，又沒有自己的份——這全是假洋鬼子可惡，不准我造反，否則這次何至於沒有我的份呢？阿Q越想越氣，終於禁不住滿心痛恨起來，毒毒的點一點頭：「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媽媽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殺頭的罪名呵，我總要告一狀，看你抓進縣裏去殺頭——滿門抄斬——嚓！嚓！」

## 第九章 大團圓

趙家遭搶之後，未莊人大抵很快意而且恐慌，阿Q也很快意而且恐慌。但四天之後，阿Q在半夜裏忽被抓進縣城裏去了。那時恰是暗夜，一隊兵，一隊團丁，一隊警察，五個偵探悄悄地到了未莊，乘昏暗圍住土穀祠，正對門架好機關鎗，然而阿Q不衝出，許多時沒有動靜，把總焦急起來了，懸了二十千的賞，纔有兩個團丁冒了險，踉蹌進去，裏廳外合，一擁而入，將阿Q抓出來，直待擒出祠外面的機關鎗左近，他纔有些清醒了。

到進城，已經是正午，阿Q見自己被擡進一所破衙門，轉了五六個彎，便推在一間小屋裏。他剛剛一

踉跟，那用整株的木料做成的柵欄門便跟着他的脚跟闖上了，其餘的三面都是牆壁，仔細看時，屋角上還有兩個人。

阿Q雖然有些志忑，却並不很苦悶，因為他那土穀祠裏的臥室，也並沒有比這間屋子更高明，那兩個也彷彿是鄉下人，漸漸和他兜搭起來了，一個說是舉人老爺要追他祖父欠下來的陳租，一個不知道爲了什麼事，他們問阿Q，阿Q爽利的答道：「因爲我想造反。」

他下半年天便又被抓出柵欄門去了，到得大堂，上面坐着一個滿頭剃得精光的老頭子。阿Q疑心他是和尚，但看見下面站着一排兵，兩旁又站着十幾個長衫人物，也有滿頭剃得精光像這老頭子的，也有將一尺來長的頭髮披在背後像那假洋鬼子的，都是一臉橫肉，怒目而視的看他，他便知道這人一定有些來歷，膝關節立刻自然而然的寬鬆，便跪了下去了。

「站着說不要跪！」長衫人物都吆喝說。

阿Q雖然似乎懂得，但總覺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終於趁勢改爲跪下了。

「奴隸性……」長衫人物又鄙夷似的說，但也沒有叫他起來。

「你從實招來罷，免得吃苦。我早都知道了。招了可以放你。」那光頭的老頭子看定了阿Q的臉，沈靜的清楚的說。

「招罷！長衫人物也大聲說。

「我本來要……來投……」阿Q胡裏胡塗的想了一通，這纔斷斷續續的說。

「那麼，爲什麼不來的呢？」老頭子和氣的問。

「假洋鬼子不准我！」

「胡說此刻說也遲了。現在你的同黨在那里！」

「什麼……？」

「那一晚打劫趙家的一夥人。」

「他們沒有來叫我。他們自己搬走了。」阿Q捉起來便憤憤。

「走到那里去了呢？說出來便放你了。」老頭子更和氣了。

「我不知道……他們沒有來叫我……。」

然而老頭子使了一個眼色，阿Q便又被抓進柵欄門裏了。他第二次抓出柵欄門，是第二天的上午。大堂的情形都照舊，上面仍然坐着光頭的老頭子，阿Q也仍然下了跪。

老頭子和氣的問道：「你還有什麼話說麼？」

阿Q一想，沒有話，便回答說：「沒有。」

於是一個長衫人物拿了一張紙，并一支筆送到阿Q的面前，要將筆塞在他手裏。阿Q這時很吃驚，幾乎「魂飛魄散」了。因為他的手和筆相關這回是初次。他正不知怎樣拿，那人却又指着一處地方教他畫花押。

「我……我……不認得字。」阿Q一把抓住了筆，惶恐而且慚愧的說。

「那麼，便寫你，畫一個圓圈！」

阿Q要畫圓圈了，那手捏着筆却只是抖。於是那人替他將紙鋪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盡了平生的力畫圓圈。他生怕被人笑話，立志要畫得圓，但這可惡的筆不但很沉重，並且不聽話，剛剛一抖一抖的，幾乎要合縫，却又向外一聳，畫成了瓜子模樣了。

阿Q正羞愧自己畫得不圓，那人却不計較，早已掣了紙筆去，許多人又將他第二次抓進柵欄門。他第二次進了柵欄，倒也並不十分懊惱，他以為人生天地之間，大約本來有時要抓進抓出，有時要在紙上畫圓圈的，惟有圈而不圓，卻是他「行狀」上的一個污點，但不多時也就釋然了，他想：孫子纔畫得很圓的圓圈呢，於是他就睡了。

然而這一夜，舉人老爺反而不能睡，他和把總嘔了氣了。舉人老爺主張第一要追賊，把總主張第一要示衆。把總近來很不將舉人老爺放在眼裏了，拍案打凳的說道：「懲一儆百！你看我做革命黨還不上二十天，搶案就是十幾件，全不破案，我的面子在那里破了案，你又來迂不成！這是我管的。」舉人老爺窘急了，然而還堅持，說是倘若不追賊，他便立刻辭了幫辦民政的職務，而把總却道：「請便罷！」於是舉人老爺在這一夜竟沒有睡，但幸而第二天倒也沒有辭。

阿Q第三次抓出柵欄門的時候，便是舉人老爺睡不着的那一夜的明天的上午了。他到了大堂，上面還坐着照例的光頭老頭子阿Q也照例的下了跪。

老頭子很和氣的問道：「你還有什麼話麼？」

阿Q一想，沒有話，便回答說：「沒有。」

許多長衫和短衫人物，忽然給他穿了一件洋布的白背心，上面有些黑字。阿Q很氣苦，因為這很像帶孝，而帶孝是晦氣的。然而同時他的兩手反縛了，同時又被一直抓出衙門外去。

阿Q被擡上了一輛沒有篷的車，幾個短衫人物也和他同坐在一處。這車立刻走動了，前面是一班背着洋砲的兵們和團丁，兩旁是許多張着嘴的看客，後面怎樣？阿Q沒有見，但他突然覺到了：這豈不是去殺頭麼？他急急，兩眼發黑，耳朵裏墮的一聲，似乎發昏了。然而他又沒有全發昏，有時雖然着急有



時却也泰然；他意思之間，似乎覺得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殺頭的。他還認得路，於是有些詫異了：怎麼不向着法場走呢？他不知道這是在游街，在示衆。但即使知道也一樣，他不過便以爲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游街要示衆罷了。

他省悟了，這是繞到法場去的路，這一定是「嚓」的去殺頭。他惘惘的向左右看，全跟着馬蟻似的人，而在無意中，却在路旁的人叢中發見了一個吳媽。很久遠，伊原來在城裏做工了。阿Q忽然很羞愧自己沒志氣，竟沒有唱幾句戲。他的思想彷彿旋風似的在腦裏一迴旋，小孤孀上墳，欠堂皇，龍虎鬪裏的「悔不該……」也太乏，還是「手執鋼鞭將你打」罷。他同時想將手一揚，纔記得這兩手原來都網着，於是「手執鋼鞭」也不唱了。

「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阿Q在百忙中，「無師自通」的說出半句從來不說的話。「好」從人叢裏，便發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聲音來。

車子不住的前行，阿Q在喝采聲中，輪轉眼睛去看吳媽，似乎伊一向並沒有見他，却只是出神的看着兵們背上的洋砲。

阿Q於是再看那些喝采的人們。

這剎那中，他的思想又彷彿旋風似的在腦裏一迴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山脚下遇見一隻餓狼，永是不近不遠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時嚇得幾乎要死，幸而手裏有一柄砍柴刀，纔得仗這壯了胆，支持到未莊，可是永遠記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閃閃的像兩顆鬼火，似乎遠遠的來穿透了他的皮肉。而這回他又看見從來沒有見過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鈍又鋒利，不但已經咀嚼了他的話，並且還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東西，永是不遠不近的跟他走。

這些眼睛們似乎連成一氣，已經在那里咬他的靈魂。

「救命……」

然而阿Q沒有說。他早就兩眼發黑，耳朵裏嘖的一聲，覺得全身彷彿微塵似的迸散了。

至於當時的影響，最大的倒反在舉人老爺，因為終於沒有追賊，他全家都號咷了。其次是趙府，非特秀才因為上城去報官，被不好的革命黨剪了辮子，而且又破費了二十千的賞錢，所以全家也號咷了。從這一天以來，他們便漸漸的都發生了遺老的氣味。

至於輿論，在未莊是無異議，自然都說阿Q壞，被鎗斃便是他的壞的證據，不壞又何至於被鎗斃呢？而城裏的輿論却不佳，他們多半不滿足，以為鎗斃並無殺頭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樣的一個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麼久的街，竟沒有唱一句戲，他們白跟一趟了。

選自吶喊

## 兩姊妹

徐志摩

### 篇首語

「新來瘦，非關病酒，不是悲秋。」

三月，夜九時光景。客廳裏只開着中間圓桌上一座大傘形紅綢罩的擺燈。柔桂的紅輝散射在附近的陳設上，異樣的恬靜。靠窗一架黑檀几上那座二尺多高徽納司的雕像，彷彿支不住她那矜持的姿態，想順着軟美的光流，在這溫和的春夜，望左側的沙發上，倦倚下去她倦了。

安粟小姐自從二十一年前母親死後，承管這所住屋以來，不會有一晚會向這華麗，舒服的客廳，告

過假，缺過席。除了絨織，看小說，和瑪各，她的妹妹，閒談，她再沒有別的事了。她連星期晚上的祈禱會，都很少去，雖則她們的教堂近在前街，每晚的鐘聲叮嚀個不絕，似乎專在提醒，夾促她們的赴會。

今夜她依舊坐在她常坐的狼皮椅上，雙眼半闔着，似乎與她最珍愛的雕像，同被那私語似的燈光薰醉了。書本和線織物都放在桌上，她想繼續看她的小說，又想結束她的手工，但她的手像癱癱了似的，再也伸不出來。她忽然想，瑪各還不同進房來，方才聽得盃碟聲響，也許她乘便在準備她們臨睡前的可可茶。

瑪各像半山裏雲影似的移了進來，一些不着聲息，在她姊姊對面的椅上坐了。

她十三年前犯了一次痺症，此後左一半的軀體，總不十分自然，並且稍一勞動，便有些氣喘，手足也常發震。

「啊，我差一點睡着了，你去了那麼久……」說着將手承着口，打了小半個哈欠，瑪各微喘的聲息，已經將她驚覺。此時安粟的面容，在燈光下隔着桌子望過去，只像一團乾確了的海綿，那些複雜的橫皺紋，使人疑心她在苦笑，又像憂愁。她常常自憐她的血弱，她面色確是半青不白的，她的聲帶，像是新鮮的蘆管做成的，不自然的尖銳，牠的笑響，像幾枚新栗子同時在猛火裏爆裂，但她妹子最怕最厭煩的，尤其是她發怒時帶着鼻音的那聲「扼衡」。

「扼衡瑪麗近來老是躲懶，昨天不到四點鐘就走了，那兩條飯巾，一牀被單，今天還放着沒有燙好，真不知道她在外面忙的，是什麼！」

「哼，她那兒還有工夫顧管飯巾……我全知道！每天她出了我們的門，走不到轉角上——我常常在窗口望她——就躲在那顆樹下，拿出她那粉拍來，對着小手鏡，裝扮她那貴重的鼻子——有一天我

還見她在廚房裏擦胭脂，哪！前天不是那克萊媽說她一禮拜要看兩次電影，說常碰到她和男子一起散步……」

「可不是，我早就說年輕的誰都靠不住，要不是找人不容易，我早就把她回了，我看了他那細小的腰身，就有氣扼衡！」

瑪各幽幽的喟息了一聲，站了起來，重復半山裏雲影似的移到窗前，伸出微顫的手指，揭開墨綠絲絨的窗幔，仰起頭望着天上，「天倒好了，」他自語着，「方才怪怕人的烏雲現在倒變了可愛的月彩，外面空氣一定很新鮮的，這個時候……」哦，對門那家瑞士人又在那裏跳舞了，前天他們才有過跳舞不是，安粟他們真樂呀，真會享福，他們上面的窗簾沒有放下，我這兒望得見他們跳舞呀，果然，那位高的美男子又在那兒了……啊，那位小姐今晚多樂呀，她又穿着她那件棗紅的安粟你也見過的，不是，那件銀絲鑲邊的禮服，我可不要現在的式樣，我看她太不成樣兒了，我們從前出手稍爲短一點子，昂姑母就不願意，現在他們簡直是裸體了——可是那位小姐長得真不錯，肉彩多麼勻淨，身段又靈巧，她貼住在那美男子的胸前，就像一隻花蝶兒歇在玉蘭花瓣上的一樣得意……她一對小一般的妙眼儘對着他看，他着了迷了……她着了迷了，這音樂也多趣呀，這是新是的就是太豔一點，簡直有點猥褻，可是多好聽，真教人愛呀……

安粟側着一隻眼望過來，只見他妹妹的身子有點兒搖動，一雙手緊緊的擰住窗幔，口裏在吁吁的響應對面跳舞家的樂音……

「扼衡！」

瑪各嚇的幾乎發噤，也自覺有些忘情，趕快低了頭回轉身，在原先的椅上坐下，一雙手還是震震的。

安粟在做她的針線，低着頭，滿面的皺紋疊得緊緊的，像秋收時的稻屯。瑪各偷偷的瞟了他幾眼，順手把桌上的報紙拿在手裏……隔街的樂音還不時零續地在靜定的夜氣中震盪。

「鏗」門鈴格托的一聲，郵件從門上的信格裏落在進門的的氈上。瑪各說了聲，讓我去看，去出去，把信檢了進來。「昂姑母來的信。」

安粟已經把眼鏡夾在鼻梁上，接過信來拆了。

野鴨叫一陣的笑，安粟稻屯似的面，彷彿被陽光照着了，閃閃的在發亮。真是「瑪各你聽着。」

「湯麥的密月已經完了。他們夫妻倆現在住在我家裏。新娘也很和氣的，她的相片你們已經見過了。不是他們倆真是相愛，什麼時候都挨得緊緊的，他們也不嫌我，我想他們火熱的年輕人看了我們上年紀的，板板的像塊木頭，說的笑話也是幾十年的老笑話，每星期總要背一次的老話，他們看了我一定很覺得可憐——其實我們老人的快活，才是實快活，我眼也花了，前面本來不見什麼樂得安心靜意等候着上帝的旨意，我收拾收拾廚房，看看年輕人的快樂，說說乾澀的笑話，也就過了一天還不是是一樣？」

「問壁史太太家新收了一個寄宿的中國學生。前天我去吃晚飯看見了一個矮矮的小小的頂好玩的，小人圓圓的頭，一頭蓬蓬的頭髮，像是好幾個月沒有剪過，一雙小小的黑眼，一個短短的鼻子，一張小方的嘴，真怪，黃人真是黃人，他的面色就像他房東太太最愛的，蒸得稀爛的南瓜餅，真是蠟黃的也虧他會說我們的話，一半懂得，一半不懂得，他也很自傲的，一開口就是我們的孔夫子怎麼說，我們的孔夫子怎麼說——總是我們的孔夫子。前天我們問起中國的婦女和婚姻，引起了他一大篇的議論。他說中國人最有理性，男的女的，到了年紀——我們孔夫子吩咐的——一定得成家成室，沒有一

個男子，不論多麼窮，沒有妻子。沒有一個女人，不論多麼醜，沒有丈夫。他說所以中國有這樣的太平，人都很滿意的。真是怪不得從前的「賴耶鴻章」見了格蘭士頓的妹妹，介紹時聽見是小姐，開頭就問爲什麼還沒有成親。我頂喜歡那小黃人。我幾時想請他吃飯，你們也來會會他好不好——他是個大學的學生哩！

你的鍾愛的姑母」

「附。安粟不是想弄一條狗嗎？昨天晚報上有一條賣狗的廣告，說是頂好的一條西伯利亞種尖耳朵灰色的，價錢也不貴，你們查一查地址，我是不愛狗的，但也不厭惡。有的真懂事，你們養一條，解解悶兒也好。」

姑母」

瑪各坐着聽她姐姐念信，出神似的，兩眼汪汪的像要滴淚似的。安粟念完了打了一個哈欠，把信疊好了放在桌上，對瑪各說：「今晚太遲了，明天一早你寫回信吧。好不好？」錫那門 Chinanor 吃飯我是不來的，你要去我可以答應。」

兩姊妹吃完了他們的可可茶，一前一後的上樓，瑪各更不如她姊姊的輕捷，只是扶着樓梯半山裏雲影似的移移，一直移進了臥室。她站在鏡台前，怔怔的，自己也不知道在想的是什麼，在愁的是什麼。她總像落了什麼重要的物品似的，像忘了一樁重要的事，不會做似的——她永遠是這怔怔的，怔怔的。她想着了一件事，她要尋一點舊料子，打開了一隻箱子，樓下身去檢。她手在衣堆裏碰着了一塊硬的，她就順手掏了出來，一包長方形的硬紙包，細繩拴得好好的。她手微震着，解了繩子，打開紙包看時，她手不由得震得更烈了。她對着包裏的內容發了一陣呆，像是小孩子在海砂裏掏貝殼，掏出了一個螞蟻似的。她此時已在地毯上坐着，獸獸的過了一晌，方才調和了喘息，把說那紙包放在身上，一張一張的拿在手裏，仔細的把玩。原來她的發現只是幾張照片，她自己和旁人早年的痕跡，也不知多少。

年前塞在舊衣箱的底裏，早已忘却了。他此時手裏拿着一張是她自己七歲時的小影。一頭絕美的黃髮散披在肩旁，一雙活潑的秀眼，一張似笑不笑的小口，兩點脣切得像荷葉邊似的嫵媚……她拿到口邊親了一吻，笑着說：『多可愛的孩子呀！』第二張照片是又隔了十年的她，正當她的妙年，一個絕美的影子。她的眉，她的眼，她的不豐不瘦的嫩頰，頰上的微笑，她的髮，她的項頸，她的前胸，她的姿態——那時的她，她此時看着，覺得有說不出的可愛，但……這樣的美貌，那一個不傾倒，那一個捨得不愛……羅勃脫，傑兒，湯麥……哦，湯麥他如今……蜜月，請他們來吃飯……難道是夢嗎？這二十幾年怎樣的過的……哦，她的痺症，惡毒的病症……從此，從此……安粟親愛的母親，昂姑母，自己的病，誰的不是，誰的不是……是夢嗎……真是一張雪白的紙，二十幾年……瑪麗和男子散步……對門的女子跳舞的快樂……哦，安粟說甚麼，中國，黃人的樂土……太平洋的海水……

照片裏的少女，被他發癡似的看活了，真的活了！這不是她的髮髮在惺忪的顫動，這不是她象牙似的項頸在輕輕的扭動，她的口在說話了……

這二十幾年真是過的不可信，她現在已經老了，已經是廢人了，是真的嗎！生命，快樂，一切，沒有她的份了，是真的嗎？每天伴着她神經錯亂的姐姐，廚房裏煮菜，客廳裏念日報，聽秋天的雨聲，聽春天的鳥聲，每晚喝一杯濃煎的可可茶，白天黑夜，上樓，下樓……是真的嗎？

是真的嗎？二十幾年的我，你說話呀！她的心臟在舂米似的跳響，自己的耳都震聾了。她發了一個寒噤，像得了熱病似的。她無意的伸上手去，在身旁的鏡台上，拖下了一把手鏡來。她放下那隻手裏的照片，一雙手惡狠狠的擒住那西手鏡，像擒住了一個敵人，向着她自己的臉上照去……

安粟的房正在她妹子房的間壁，此時隱隱的聽得她在床上翻身，口鼻間哼出一聲『扼衡』

姑母，我倒想請湯麥夫妻來吃飯——不過……也許你不願意，隨你吧？謝謝姑母替我們留心狗咬廣告，說我這一時買不買還沒有決定。我就是這幾句話……

時候已不早，我去拿可可茶來吃了去睡吧。

自選小說月報

## 函谷關

郭沫若

一樣。盛夏的太陽照在沉雄的函谷關頭，屋脊上的鯢魚和關門，洞口上的朝陽雙鳳都好像在喘息着的

關外有幾株白楊，肥厚的大葉在空中翻作白灼的光輝。無數的鳴蟬正在力竭聲嘶地苦叫。遍體如焚的大地之上，只這些白楊樹下殘留着一段陰影了。

在一株樹蔭中仰臥着一位老人。他的上身赤裸，兩隻瘦削如柴的手又在胸口。頭上的亂髮和口邊的亂鬚表示他好久不曾梳理。假使沒有兩三匹蒼蠅時時飛去攪擾他的顏面，使他放在胸口上的右手也時時舉去招展時，人會疑心是中了暑毒而死的遊方乞丐。

他與地面貼近的兩耳，好像聽見有甚麼聲音從地底傳來。他突然抬起了他的半身。他的枕頭是一部竹子訂成的書籍。

——啊！我所厭聽的這人蹄的聲音；在這麼樣熱的天氣，連走獸也不敢出巢，只有這慣會趨炎附熱的人們纔能在路上竄跑。

他這麼行了兩聲，隨着便站立了起來伸了一個懶腰。他的兩隻眼睛突露，頸部的下段現出一個馬



蹄形的浮腫，伸張着的十個指頭就好像白楊樹葉一般在空中戰顫。

——老聃哦老聃！  
——啊，關令尹呀！

兩種驚愕的聲音同時叫出，兩個奇怪的老人趨前緊相擁抱，就好像兩枝枯藤相互糾纏着的光景。纏綿了好一會，兩人纔分開了。後來者窪陷着的眼眶中蘊含着兩眶眼淚。

這位後來的老人便是老聃了。他的鬚眉比關尹更白，他的氣色也比關尹更憔悴，他眉間豎立的許多皺紋表示他經受過許多苦悶的戰爭，他向頸角而下垂的兩頰盪漾着時辰與倦怠的波瀾。顴頰和鼻端被太陽的光威晒成紫黑色了。身上穿的一件千破萬補的藍衣和頭上戴的一頂破帽都佈滿着塵垢。

但他這面貌和穿戴都不足以驚人，最足以驚人的是他右手中拿着的一隻牛尾了。

兩人解抱後，相攜在樹蔭下坐定。

——老聃你不久纔那樣決心地出了關去，你怎麼又折回來了？關尹開首向老聃問了一聲，只聽老聃百無氣力地向關尹回答道：

——嚶，關尹，你容我慢慢地向你傾談。我今天水粒都還不會沾唇，請你把點現成的飲食給我。

關尹聽了，忙去取了一瓶水和兩張麥餅來。

在那時候老聃把樹蔭下的竹筒翻來在讀。  
——啊，我真慚愧。你把我這部道德經倒不如燒了的好罷。

——那怎麼使得呀！關尹一面把飲食放在老聃面前，一面說：自從你寫了這部書給我，我是把牠看得比性命還要珍貴。我是寸刻不曾離牠。我一展開牠來讀時，這炎熱的世界，惡濁的世界，立地從我眼前消去，我的腦袋中徐徐地起了一陣清風，吹爽我全身的脈絡。我的靈魂就飄然脫了軀壳，入了那玄之又玄的玄牝之門。我白天讀着你這部書時，太陽就好像變成了月亮，他的光力非常柔和，使我回憶起我幼時所親愛的母親的慧眼。我晚間讀着你這部書時，我終夜可以不着枕席，我可以聽見彗星的歡歌，我可以看見許多仙女在天河中沐浴，這一切白楊都好像化成了美女，她們向我微笑，她們的呼吸是甜蜜的，我讀着你這部書的時候，我總覺得這無涯的宇宙好像是從一粒種子裏開放出的一朵蓮花，牠的芳香凝成音樂，牠的色彩湛成宏流，上天下地都充滿着香，充滿着美，充滿着愛情，充滿着生命——但是我如一想到人類來時，我的興致立地便要破壞了，我覺得蓮花的心中好像生出了一羣蠱蟲，整個的美滿看看便要被他們蠶噬罄盡。我在這時候又恨不得變成一片洪水把世上的人類和盤掃盡，恨不得頭上生出兩只角來，跑到人叢中去亂抵亂觸，如像一只野牛。啊，一說起牛來，老聃，你從前騎着的那條青牛往那兒去了呢？

老聃儘關尹在一旁讚美，他只把那水和麥餅盡量地吃嗎？麥餅吃來只剩下半個了。他的元氣漸漸恢復了幾分，他又纔低聲地說道：

——啊啊，可感謝的還是飲和食，可憐爲我作了犧牲的是我的青牛人。關尹，你在問我的青牛嗎？……他說到此處，便把身旁放着的牛尾，拿給關尹看了一下，接着又說：可憐我的青牛只剩下這根尾巴了！

——啊啊，那是怎麼一回事？你是遇着了強人的打劫嗎？關尹到此纔注意到了他的牛尾。

老聃把麥餅又吃了幾口，把瓶裏的水又呷了幾下，他又慢慢地說：我自從出了函谷關後，我一心一意想往沙漠裏奔去，我是渴想着寥無人跡的沙漠。我在炎風烈日之中騎在牛背上晝夜兼程地向西北奔趕，虧我牛兒的努力，我決絕地走到了沙漠的地方。沙漠中人是誠然沒有，但是一片黃砂茫茫，草沒有一株，水沒有一滴，可憐我的青牛馳奔趕了多麼遠的路程，走到那兒便橫倒在地上。我守看了他兩天兩夜，但無法可以療治牠，牠在第三天上午終竟死了！

——啊啊，可憐我這個忠實的犧牲！我在這部書裏雖然恍恍惚惚地說了許多道德德的話，但我我終竟是一個利己的小人。我向你說過，曉得善的好處便是不善了，但我偏只曉得較權善的好處。我曉得曲以求全，枉所以示直，所以我故作矇瞽以示彰明。我曉得重是輕根，靜為躁君，所以我故意矜持，終日行而不離輜重。我要想奪人家的大利，我故意把點小利去誘惑他。我要想吃點鮮魚，我故意把牠養活在魚池裏。啊啊，我完全是一個利己的小人，我這部書完全是一部偽善的經典呢！我因為要表示我是普天之下唯一的直人，所以我故意枉道西來，想到沙漠裏去自標特異。啊啊，我的算盤終竟打錯了。不出戶，究竟不能知天下。可憐我想像中的沙漠和實際的沙漠是完全兩樣。我辛辛苦苦遠來，我倒折了一條牛，還幾乎斷送了我的生命。我看待生命是很寶重的，但我偏又說沒有身體便沒有大患，啊，我真是一個矯偽者可憐我一條青牛為我這矯偽者而犧牲了！

老聃說着，他的熱情漸漸激越起來。關尹在一旁只是沉默無聲，一種不快的暗雲漸漸罩滿了他全部的顏面。

——啊啊，我的青牛雖然為我死了，老聃又接着說，但是牠提醒了我這個偽善者的良心。青牛牠是我的先生呢。牠教訓我人間終是離不得的，離去了人間便會沒有生命。與其高談道德跑到沙漠裏來，倒

不如走向民間去種一莖一穗，偽善者喲，你可以頽然思返了！我的牛，啊，我的先生，牠給了我這麼一個教訓，牠這枝尾巴比我五千言的道德經還要值得五千倍呢。關尹，你了解我嗎？

關尹沒有回答，他的臉色愈見黑沉下去了。

老聃講了半天，他口渴了起來，把瓶裏的水又渴了幾下，率性把剩下的麥餅吃了。他把兩手拍了兩拍，把水瓶交還了關尹之後，又把那青牛的尾巴拿在手中招展。

——關尹，多謝你了。我現在如享太牢，如登春臺，啊，究竟樂是不可不享的。這一瓶清水，兩張麥餅，牠們的功能更在歡樂以上了。虧了我從前對你瞎說，說什麼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傷，啊，我真是瞎說。五色何嘗會盲人，五聲何嘗會聾人，五味何嘗會傷人呢？我真是瞎說。有目不能不視色，有耳不能不聽聲，有口不能不味味。像這眼前豐富的色彩，這褐赭的關門，這青翠的樹木，那深藍的晴空，那皎白的雲彩，那一樣不是使我這兩眼生快？討樹上的清朗的蟬聲，又是何等悅耳！我如今見了聽了，不見盲，不見聾，就是我纔喝了一瓶清水，我纔吃了的兩張麥餅，啊，那種形容不出的美味，喲，假使我不能吃，不喝，我這條老命怕早已斷送了罷。啊，我真是瞎說，我是為愛惜身體，總怕盲目聾耳傷口。但是我所說的却句句都是死話，我要想目不視色，耳不聽聲，口不味味，我只好朝坟墓裏去，我只好朝坟墓裏去，啊，我真荒唐，我真荒唐，我可知道了，我的根本謬誤是在一方面高談自然，一方面又萬事都從利已設想，只要於己有利，便無論是甚麼卑賤的態度都是至高的道德。喲，我於今懺悔了，我今回得了一個實地的經驗，我真是由衷這悔了！我以為跑到沙漠裏便可以表示我的高潔，我在所種行為之中可以收莫大的利得，殊不知我反倒折了一條牛。這幾幾乎斷送了我的老命。我如今得這個體驗而

懺悔了！但是我這個體驗是我的青牛先生賜給我的，我這條青牛的尾巴比我這德經的五千言真是高貴得五千倍呢！

——啊啊，我的青牛先生可惜終爲我這個利己的小人而犧牲了。地倒睡在沙漠中兩天兩夜，只是向我點頭，向我流淚。我雖然知道牠是想回我討點飲食，但是在那上天如青銅，下地如火坑的地方連我自己的性命都是朝不保夕的，我何能兼顧得牠呢？其實牠在第三天上也還不至於使那麼早死，實在是我作孽！我因爲渴荒了，餓荒了，我心中藏着的一個利己的惡鬼教唆我去吸牠的血液！我便在牠的不能動彈的一隻後腿上拚命割了幾刀，牠那時悲慘的鳴聲，啊啊，使我心中的惡鬼也都戰慄了。但是我還拚命地割，結局我割破了牠一只大脈管，鮮紅的血便如噴泉一樣噴湧出來，我的惡鬼慘笑着教我吮吸我吮吸了一肚皮，牛的悲鳴漸漸低沉了下去，就好像哭着的小孩兒漸漸熟睡了一樣。但到後來血液也不噴湧了，牛的四腿前後一伸，全身大動了一下，就那樣便永無動靜了。是牠便那樣被我吸死了。我這條以身說教的神聖的青牛便完成了牠的使命，我哀悼牠，我感謝牠，我要沒世不忘牠的恩德。我把牠的尾巴割了下來，這要做我修道的人的永遠的紀念呢。（聽說後世修道的人手中定要拿着一只牛尾的蚊麈，便是從這兒起始的了。）我把牛血吸盡了，我的元氣便百倍起來，我便急忙回頭，悠悠走我的歸路。

——關尹，我現在要回到中原去了，回到人間去了，我從前說的話幾乎句句都是狂妄，我說的道與德是不能兩立的。我說的道是全無打算的活動的實體，我說的德却是全是打算的死滅的石棺。我現在懺悔了，我要回到人間去，認真地過一番人的生活來。我是有妻有兒的人，你是曉得的。他們現刻住在魏國的段干，我現在要往那兒去了。可憐我並沒有甚麼本事，我只有——一肚皮的歷史。我現刻要想養

活我自己。我還當自行改造一下纔行。我回到他們那裏去，便替他們掃地洗衣都可以，我再不敢傲視一切，大着面皮向人講利己的道德了。

老聃說了一長串的獨白，想說的話大約也說完了。到這時候他纔覺得關尹立在一旁始終不會作聲；關尹臉上堆着的一臉暗雲，就好像暴風雨欲來時險惡的天勢一樣。他自己只得徐徐立起身來，自言自語地說：我這部誤人的道德經，只好我自己拿去燒毀了。他便把那編竹簡挾在左脊下，右手拿起他的牛尾巴，悠悠然向東南走去。

蟬子的聲音仍然在白楊樹上苦叫，日脚已漸漸偏西了。

關尹在樹蔭下沉默了好一會，他的眼睛愈見突露欲裂，頸上的浮腫愈見奮張，全身都在震慄作響。——哼！哼！虛偽卑鄙詐騙，我是受了這惡鬼的愚弄……啊！他分明賣掉了他的青牛，徧要編出一長串的鬼話來騙去了我兩張麥餅……

他憤恨地說了這幾聲，他的怒氣愈見不能遏抑，他手中的水瓶投打在一株白楊樹上，破成粉碎了。他怒張着震慄的兩手向空中抓拏，朝着老聃所走去的方向大吼：

——有史以來的大賊（哲）老聃，你把你那偽善經抱去，又可以向書坊裏騙幾張麥餅了！哼！

……  
蟬子的聲音仍然在白楊樹上苦叫，日脚已經漸漸偏西了。

## 阿蘭的母親

楊振聲

張無遺死去的時候，他的夫人哭了個死去活來。死，她在那乍然感到生活的孤單的那一忽，本也無所顧惜的。不過趁她活過來的時候，看見她的三歲失父的幼女阿蘭抱住她的脖子哭叫媽媽。見媽媽醒轉了過來，她那天真的一笑，穿過淚光直射到她娘的心窩裏，像似一個花種，在她娘的心裏漸漸的開了花，心房裏充滿了生氣。她娘死的念頭，就像春水的冰衣，被東風一吹，全吹融化了。阿蘭漸漸長大，母親的生活也漸漸有了興趣。阿蘭穿了好衣，暖在母親身上；阿蘭吃了好飯，味在母親口裏。阿蘭哭的是母親的眼淚，阿蘭笑的是母親的開心。爲了阿蘭，母親有了生活的慾望，勇氣與興趣。

阿蘭雖不開母親，母親雖不開阿蘭，母親縫紉，阿蘭在一旁理線，母親擣衣，阿蘭在一旁褶襖。夜間母親教阿蘭讀書，雖在冬天，也就不十分覺得夜長了。

阿蘭初到學校去讀書，母親頭幾天就害愁，好像要一別幾年似的。阿蘭剛出了門，房子裏便覺得太空闊了。一切的家具，都顯得太冷靜了。阿蘭爲學校遠，定的是在校裏吃飯的。但是去了不到一點鐘，母親便跑到街上兩次去探望，慫恿學校散學太晚了。阿蘭回來的時候，母親像找到了失掉的寶貝，迎上去抱着，口裏考說「孩子瘦了。」

這樣的過了幾年，阿蘭已經十四歲了。有一次初春的時候，阿蘭從學校回來，身上有點發燒。母親坐在半院的斜陽裏拆衣服，看見阿蘭的兩腮紅紅的，過去摸摸她的頭。阿蘭頭上的熱，直燒痛了母親的心。母親整整有三晚沒睡覺，眼包着淚，在一盞孤燈下，望着阿蘭出神。想起她父活着的日子，想起她父親臨死的情形。想到若是阿蘭有個好歹，那可……不敢想了。

幸而阿蘭的病好了，母親自己才覺得有些疲倦。又留阿蘭在家裏保養了幾日。到了那一天，就是中國改了共和政體後第十五個年頭的三月十八那一天，阿蘭一定要到學校去。母親原想不讓她去，後來又覺那日天氣倒好，阿蘭的身體早已復原了，過分耽誤了學校的功課也不好，所以就由她去了。可巧那天各界爲反對八國對大沽口事的最後通牒結隊到執政府去請願，阿蘭也隨着學校的隊伍去了。在執政府的衛隊屠殺民衆的時候，阿蘭就像一隻怯弱的小綿羊，竟被屠殺了。

阿蘭學校的先生馬太太，當衛隊開槍的時候，先把身子倒下去，所以沒有死。等到槍聲止後，她從死屍堆子裏爬出來的時候，看見了阿蘭的尸首。她與阿蘭的母親是熟識的，況且阿蘭的死學校的先生是應當到家中去報告的，所以她就一直跑到阿蘭的家裏來。

阿蘭的先生走進阿蘭家裏的時候，阿蘭的母親正在房裏低頭給她女兒作袂衣。一見馬太太進來，就急忙放下手裏的衣裳，讓了坐，問馬太太道：「你從學校裏來嗎？」

「不是。」馬太太剛答了這一句，阿蘭的母親便接着說：「怪不得你沒同阿蘭一塊兒回來呢。現在方三點一刻，還有一忽兒才能回來。」又指着剛放在椅子上，作了一半的一件品藍影緞的袂衣說：「天氣漸漸暖了，我這裏正在替她作件袂衣裳。這是我舊時的衣服改的。這個顏色，阿蘭穿了一定秀氣。你曉得，藍色，尤其是品藍，是不容易穿的。非要臉皮白嫩些，再壓不住這藍色的清鮮的，這個長短，正般給她作個旗袍用的。再住二年，就怕嫌短了。你看那一件。」她說着又指一件石榴紅湖縐的舊衣料。

「但是……」馬太太插嘴說。

「但是顏色太不時興了，是不是？」阿蘭的母親搶去說：「現在人家都穿印度紅的了。我想把那個給她作裏面的小衣服罷。」她回來，就給她試試看。」說着她看看鐘：「哦，快回來了。我去給她把藥燻上。」



等她回來好吃，」說着她也顧不得馬太太，就跑到廚房去了。

馬太太等了這一歇，想找個機會告訴她，誰想她只一心一意的在她女兒身上，連客都顧不得招呼。又想她的女兒已經死在那兒，她還在這裏替她作衣裳，一件一件的批評顏色呢，若是她知道她女兒死了，她的心裏不知怎樣的難過啦！想到這裏，馬太太真有點爲難了。但是，不告訴她又不行，還是等她回來，很很心說了罷。不敢看她那難過的樣子，那末說完了就跑也好。

馬太太正在那兒亂想，阿蘭的母親又走進來了，馬太太本來除了報死信以外，沒有旁的話好說。看了阿蘭的母親一回，剛要開口，阿蘭的母親先嘆了口氣道：「咳，阿蘭前幾天病了，把我嚇個死。阿彌陀佛，她現在好了。我怕她病根不清，所以現在還要她吃藥。你知道她父親死後，我只有她是個指望。她父親死的時候，若沒有她，我恐怕也活不到現在了！說起來不怕你笑話，一離開我，我的心就像沒有主似的，跑上學回來晚一點，我的心就七上八下的跳。」她又望着桌子上的鐘錶，說：「時候到了，怎麼還不見回來呢？」忽又轉愁爲笑道：「想是這幾天在家裏沒有人同她玩，悶很了。散學後，合同學們玩玩再回來也好，我不過瞎擔心就是了。」說着她又跑到書桌子前整理一整理阿蘭的書，擦一擦墨水瓶，拍打拍打坐墊子，像似知道阿蘭立刻就要回來的樣子。

馬太太的嘴唇動了幾次，都顫顫着停住了。忽然一點眼淚滾到她的眼邊上，她急忙轉過頭去，在鼻子裏說一聲「再見！」一踏步就出來了。望外走着，還用手怕子擦眼淚。

## 花美子

劉大杰

花美子今年是八歲了。然而，看去是滿了十歲的孩子，高高的身材，對人的禮節，人事的了解，讀書的能力，普通一般的十歲的孩子，都還比她不上。尤其是幫助她母親料理家事，簡直就是一個大人。

旁人聽着花美子這名字，會想到這女孩是美得如何的動人，能但事實上並不如此。雖說美醜沒有絕對的標準，可是花美子的不美，凡是見過她的人，都是如此說。她並不是那種不伶俐不清潔的討厭的孩子，她的衣服，她的頭髮，她的臉，無論何時，都是端正，光滑，清潔的，至於面貌的輪廓，在普通的女孩子中，並不顯出她有什麼弱點。顴骨雖說稍稍高一點，因為襯着一個圓肥的下巴，和一個高高的鼻子，並也顯得自然了。至於那雙亮晶晶的眼睛，那一束長而又黑的頭髮，不僅在花美子個人，就是在一般的女孩子中，就很難得她那樣的美點。更可愛的，還是她那排整齊，細緻而又潔白的牙齒。

可是，破壞花美子一切的美點，殘留一個無論在她自己，或是令人看了都感着不快的痕跡的，是花美子嘴唇的正中，缺了一小塊。雖說只一小塊，她已受了莫大的損失，就因這小小的缺點，她全部的美貌都崩壞了，因此有許多老婆們，一談到花美子的時候，總是帶着同情的歎息說：

——實在是一個好孩子，可惜缺了嘴唇呀！

——七八歲的孩子，有那樣伶俐有那樣了解人事的，真是少見呀！

——要是她不缺嘴唇，真是一個完美的女孩子呢！

同情花美子的命運的，除了這些老婦人以外，凡是和她接近過的男子，至少在初次見着她，還沒有不歎息一兩聲的。『小小的她就遭着這樣的不幸』還有幾個住在她附近的中國留學生，竟因此而

討論到她將來的戀愛，會發生如何可怕的影響。

花美子是一生下來就缺了嘴唇的可憐的孩子。當時她的母親，知道女孩子有了這樣的缺點，是她一生的悲苦，兼以家用的窮困，連自己也養不活的這樣的年頭，添一個無用的孩子，更多一層煩累。因此，她的母親曾有幾次想把這孩子拋到海裏去的決心，後來是受了丈夫的責備，才忍痛地養活她。

母親從她生下來，就不喜歡這孩子，一直到現在除了呼叱的聲音以外，母親從沒有給過她笑臉，從沒有給過她溫柔的憐惜的母性愛。與其說花美子是依於母性愛而生長的，倒不如說，她是避開威嚇的強迫的母性，靠在父親的懷裏而長成的一隻可憐的小鳥。

父親對這孩子的熱愛，一是對於妻的態度，其次對於世上弱者的同情。由這兩點的結合，他感到他自己是花美子唯一的保護者。更感到她在世上，除了他自己以外，再沒有第二個扶助她同情她的人。就是她的母親，也沒有了解這孩子在世上是一個如何的不幸者。

花美子這名字，是父親費了許多心思想出來的，因為她在小時候，母親總是說她醜，總是說她討厭，父親氣極了，故意替她想出這個又美麗又吉祥的名字來。在當時父親的心裏，絕對沒有因這名字去褒她，或是貶她的圖謀，不過後來，一般人因這名字的動人，而故意去審她的面貌的人，倒是不少。

花美子從她知道人間有羞恥與悲傷以來，在她小小的靈魂裏，就充滿了深刻的羞恥與悲傷了。在她初覺到旁人都有圓滿的嘴唇，只有自己的缺了一塊的那一瞬間起，最初是懷疑，後來是羞恥，最後是由羞恥而臨到悲傷的深淵。她這種羞恥與悲傷，由她的年齡的增加，強烈地威迫着苦惱着她幼弱的心。

從她了解羞恥與悲傷以來，她的天真就全失盡了。以前的笑臉，以前的跳躍，以前的一切活動的表

徵，都消沉下去，一轉而變爲一個終日沉默的可憐的孩子。

六歲的時候，她才進學校。她初去的時候，總想在幾百個同學裏，至少可找到一兩個像自己這樣的同伴來。但是結果，是失敗了。在那裏，爛了耳殼的也有，壞了一隻眼睛的也有，塌了鼻子的也有，缺了嘴唇的，終只有花美子一人。

在學校的生活，花美子是感着痛苦的，上課的時候，只是低着頭，怕先生看她的嘴，下了課，在遊戲場裏，總是一個人遠遠站着，望着羣活潑的孩子，拍皮球的，打鞦韆的，捉迷藏的，跳的，跑的，笑的，唱的那樣有趣的遊戲，除了羨慕以外，她不敢去參加。就是偶一爲之，她也要等到那些同學散盡了，才一個人偷偷地走去，帶着驚奇與嘗試的態度，站在鞦韆的架上，有時竟獨自露出寂寞的微笑來。

她在家裏，等到身旁沒有人的時候，就站到鏡旁去。自己做出種種樣子來，總想能找出某一種姿式，稍稍能掩飾自己的缺點。有時開着口，伸出舌尖來，舐住那缺了的地方，有時又緊閉着嘴唇，但是一合着口，又現了兩個白的門牙來的時候，她又憤怒地用手去摸那兩個牙齒。有時，她用手指把上唇用力的抵緊，向鏡子裏望去，似乎再看不出什麼缺處來，但是把手一鬆，又還了原狀。她費了種種的力，仍是找不出一點方法來的時候，把鏡子一拋，倒在蓆子上哭了。

她這樣在鏡子前面的失望，也不知有了多少次，自從她知道缺了嘴唇是一件不美的事以來，就時常避開家人的眼睛，在鏡子裏去描摹她的面目。但是每次是使她失望，是使她悲哀，是使她厭惡那鏡子。

後來，不怎的，她想出碰着人的時候，用手巾，或是用衣袖掩着唇嘴的方法了。這方法，在花美子自己，或者認爲很得意，因爲有許多和她初見面的人，被她這樣瞞過去的，倒也不少，不過一些早知道她

缺了嘴唇的人，每見她這樣掩着口的時候，倒反容易留心到她那唇嘴的問題上去。這種心理，小小的花美子不用說，是不了解的，因此，暫時用手巾掩着嘴唇的這法子，她是感着滿足了。

花美子雖說是孤寂，然而她也有兩個朋友。一個是豆腐店的秋子，今年也是八歲，還有一個，是叫關太郎的九歲的男孩。關太郎的父親是一個軍官，這孩子也身強力壯，生出一副英氣勃勃的面貌來，但是他的性格，非常橫暴。同他年齡不相上下的孩子們，受他欺侮的很多。至於花美子呢，她本是討厭男子的，她同關太郎的結交，還是秋子的關係。秋子是一個從小就和花美子要好的人。她們倆是相依着長大的。就是她倆家的父母，也都非常親切。

關太郎是兩年前，方搬到這山谷來的新戶，因為秋子的母親和關太郎的母親在以前就認識的，因此，在他們搬來沒有幾天，關太郎和秋子就做了很好的朋友了。

後來就因秋子的關係，他們三人成了很親切的同伴了。有了菓子，或是玩具，總是三人共着吃共着玩的事，他們三家的主人，看着很歡喜。關太郎對於他的同伴，雖說是橫暴，然而在秋子的眼前，老是低頭。這原故雖很難說，但關太郎橫暴的性格，一到秋子的眼前，就變成溫柔而有體貼的孩子，這是事實。至於花美子，關太郎本就不十分歡喜她，一碰着秋子不在眼前的時候，花美子被關太郎欺侮的事，還是常有的。但是秋子一來，總是幫着花美子反抗他，因此，她稍稍感到一點快慰。

可是，關太郎雖說有時欺侮過花美子，不過是奪她的玩具，或是把泥水洒在她的衣上這類的小事，關於她的唇嘴，從沒有恥笑過。但是在花美子時時刻刻只擔心這一點，因此，每當他怒目而視的時候，她只好低下頭去，用力地將手巾捧着嘴唇，似乎除了這點以外，無論什麼地方，都禁得起侮辱，都受得住指摘。

花美子的父親，是一個種菜的人，他的房子，在山腰的樹下。門前都是菜地，菜地的右旁，有一個大池，池邊有一個小花園。這花園是他們三人每日集會之所，他們在這裏拍過皮球，踢過毽子，滾過鐵圈，頑過許多的遊戲，因為秋子的家，就在這家的對門，關太郎雖說稍稍遠了一點，然而他是每天必要來找秋子的。秋子一見了他，定會拿着皮球，去找花美子。

上學的時候，關太郎雖說比她們高兩班，仍是在一個學校。早晨誰先起來，總是背着書包，去找其他的兩個。每每是三人同下山去，三人同上山來。不過，在三人友誼中，關太郎和秋子確實另有一種特殊親切的痕跡。因這一點，花美子更現出來寂寞和呆癡的面貌。

花美子總怕人談到她的嘴脣，不僅她自己的，凡是嘴脣這兩個字，她都不愛聽。似乎她的自尊心，全繫在這個字上。她和關太郎遊戲或是談話的時候，時時提防他說出來，有時關太郎故意做着滑稽的樣子，把上嘴脣轉上鼻尖去，惹得秋子笑的時候，花美子以為他是在嘲笑她，在侮辱她，一個人生氣回去——也是常有的事，秋子知不知道她這種心情，還是一個疑問，在關太郎呢，他本是一種無意識的舉動，一時高起興來，張着口，伸出舌頭，或是翻着眼睛，裝妖怪嚇人的事，這是男孩子們慣做的把戲。在這兩年中，他們三人就是這樣地同遊戲着。雖說有時也互吵着嘴，但是到第二天，就忘記了，仍是在一塊頑。這樣的過去，花美子今年是八歲了。

那是一個黃昏時候的事了。

仍在那小園裏，只有花美子和秋子在拍皮球。不知怎的，她倆因勝負的關係，先由吵嘴而打起來，最後，那皮球被花美子拋在池中了。秋子急得大哭。正在罵花美子的時候，關太郎跑來了。

「怎麼了？秋子。」關太郎執着秋子的手說。

「花美子打我呵！我的皮球，她拋到池裏了。」

「花美子？」關太郎帶怒的問。

「她先打我的。」花美子也在哭。

「誰先打你？」秋子見了關太郎，得了勢似地說。

關太郎似乎受了很大的侮辱，翻轉身去，握着花美子的手用力一下，把她那條手巾扯掉了。

「你這缺嘴婆，你還打秋子不？」

………  
缺了嘴唇的人，不要臉啊。

關太郎設法拾起那皮球，給了秋子，倆人輕輕地回家去了。花美子一人倒在石凳上哭泣。手巾落在草地上。

秋子和關太郎，比以前更要好了，每天總是兩人唱着歌同下山去，晚邊唱着歌同上山來。花美子呢，再不敢同他們頑了。在她臉上，更添上一層冷寂而又呆癡的影子。

選自昨日之花

## 拋棄

冰瑩

——  
噢！我的媽，痛啲……我但願早點死去不願再過一分鐘這樣痛苦的生涯，唉，媽，我的媽呀我痛

得實在不能支持了！……

珊珊獨自一個人肚子痛得從牀上滾到地板上，又從地板上爬到牀上，她已經喊了三個鐘頭。起初還以為是午飯吃得太多所以脹得痛，後來覺得肚子裏的小東西在拚命地一下一下的往下奔，同時陰部也好像出了些像血液一般的東西，這才使珊珊驚訝得忙告訴若星，要他去找個接生婆來，不然孩子下來了，是不知怎麼處置的。

「我不知道接生婆在什麼地方，而且她來了也馬上要錢的，不如我現在去找一位朋友，問他借兩塊錢，再叫汽車送你去醫院。」

就在這時若星出門了，黯淡而狹小的房間裏只留着珊珊一個人是打滾，在大聲叫喊，痛哭流涕！

——媽呀！我願意立刻死去，不願再活一分鐘！

她的熱淚又迸出來了，她恨恨地從牀上故意教摔在地板上，她希望自己受傷而死，可是因了震動的關係，肚中的小動物更跳躍起來，好像一隻老虎有裏面要咬破肚皮跑出來一般，她又在地板上爬着去尋找菜刀和小剪刀，她想只要隨便找着一件就可割斷喉管，讓鮮血流出，倒地死去，或者刺破肚皮，將那小怪物取出來看了之後再死去，她又想從三樓的窗戶上摔下去一定可以摔死，可是上帝，她現在連打滾都不可能了，只是痛得縮做一團，像無數的尖刀在腹內亂刺一般，尤其難過的是子宮口的膨脹，這裏似乎有一塊大的石頭，想要從小小的子宮口滾出來一般，可是口子很小，無論如何使勁也不能下來，因此珊珊這時痛得完全像死人一般慘白，嘴唇上也沒有半點血液了。

這夜正是八月十五，「月到中秋分外明，」三個鐘頭以前珊珊還在唸着這句詩，牽着若星的手一同走上晒台看月亮。



「喂，珊瑚你看見火花沒有？」

若星很快活地指着東邊天空中浮着的「朵朵燦爛的火花。」

「看到了，真有趣，可惜我們沒有錢，不然至少可買幾個炮來放。」

珊瑚雖說是個快做母親的人了，可是她的孩子氣還是半點都沒有改。她說了之後又沉默着，低着頭回想幼時在家過中秋吃月餅，打鞦韆看天狗食月（一）偷南瓜送子的（二）許多往事來。

「何必一定要自己買來放，你不是聽到了不斷的砲聲嗎？而且這一聲真像炸彈呢！」

若星這話自然使珊瑚不高興，因為她的心情在今天特別不好，尤其由風聲中聞到的酒香肉味，更覺難過，想想自己自從失業和有孩子以來還只吃過三四次二百錢一次的肉，肚子雖然枯得不像樣了，可是肉及比較可口一點的食物還是一點得不到，不要說吃好的菜，就連飯也沒有吃。

「唉！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富」家院。」

若星見珊瑚不答話，忽然又用滑稽的語調哼起詩來。

「得了罷，你快不要開玩笑了，賞心樂事誰家院，你爲什麼要唸富家院呢？」

「傻子，爲什麼不是富家院呢？難道像我們這樣的窮人也會有什麼賞心樂事嗎？可憐我們今晚連飯都沒有得吃，而人家這時正在大吃大喝，歡天喜地賞月呢。」

「哼！將來時代會換過來的，他們會像我們現在一樣，我們更比他們這時要快活。」

珊瑚這幾句話說得很有力量。若星也很爲感動，他興奮地說：

「珊瑚，我們到馬路上去走走，好不好？在那人山人海擠滿着汽車的馬路上，用我們發光的眼睛釘住他們，告訴他這熱鬧的城市，這美麗的中秋佳節，不久將通通是我們的，只有我們才配享受。」

「不，我不能去，我此刻忽然覺得肚子很痛。」

珊瑚繃着眉回答若星，自然這是使他萬分感到失望的消息。

「也許中飯你吃多了吧，我們真太傻，爲什麼不留點晚上吃呢？買了米來，一頓就服完了，珊瑚現在你下去休息一下吧。」

珊瑚倒在牀上，後起初只是一陣陣痛，後來越痛越起勁，到若星出門借錢時已經到了最後的階段了。

「珊瑚，快點！我扶你下去，汽車在外面等，你痛得很厲害吧。」

若星氣喘喘地跑上樓來，一手拉住珊瑚，當她是好人似的忙往樓下拖。

「我……我……我痛得很厲害那裏能下樓呵！」

珊瑚又倒在地板上了。

「我扶你下樓或者我抱你下去吧！」

「錢，汽車錢呢？」

汽車飛也似地駛去，珊瑚的頭完全倒在若星的懷裏，她雖然肚子痛得要命，但還在掛念着錢。

「我已經在仲間處弄到三塊了，他是用衣服去當來的，所以我等了將近兩個鐘頭才回。」

汽車停在醫院的門口了，好容易才叫開門。時候雖不到十點，但這時醫生和看護婦們正在大嚼着月餅賞月，那裏顧到你生孩子的死活呢？

珊瑚進醫院一個多鐘頭以後，孩子便生了，是女孩，身材短小，但是哭聲很大，看護說從來沒有聽見過像這孩子的哭聲一樣凶的。

在生下孩子的刹那，珊瑚完全暈過去了，要不是打針打得快，也許她的性命就會如此無聲地結束。不知什麼時候，她被抬到一間住着十七八個病人，電光黯淡，空氣窒息的三等病房來了，她躺下後，醫生也不替她試血壓看溫度，看護也不睬她，同情她，照應她的只有與她同房的病人的呻吟和嘆息。

「唉！乾得要死，要一口水喝都沒有！」

大約是一點鐘的時候，珊瑚這樣自言自語。

珊瑚打開眼睛，只見滿屋漆黑，由各人嘴裏鼻孔裏發出來的鼾聲和呻吟聲，傳到珊瑚的耳朵裏，感到特別可怕淒涼。她以為自己現在是躺在廣漠荒涼的坟山裏，前後左右伴着的都是死屍，都是骷髏，都是面目猙獰的野鬼。

——唉！我怕呵！她的靈魂叫喊起來，全身不住地發抖。

又是一點鐘過後

珊瑚實在再不能忍耐了，她口渴得喉嚨裏要冒出火來，她摸遍牀上沒有電鈴，因為屋子裏黑的原故也不知門在那方，否則她自己想掙扎着爬起來去找，雖然她是如此全身痛得不能翻身。

「娘姨！」

本來珊瑚想叫看護的，但又不敢叫，而且這樣稱呼她太不文雅了。剛進手術室時看到有娘姨在旁邊招呼，因此她大胆地叫了一聲。

「叫娘姨的是誰？」

看護的聲音。

「是我口渴死了，要點水喝。」

「娘娘睡了等着吧！」

「不能等了，請你給我一點吧！」

珊瑚哀求的聲音，比馬路旁伸手要錢的乞丐還可憐。

「人家有事，誰給你！」

珊瑚聽了氣得要死，她夢也想不到天下有這樣的女人，她以為女子的心是柔嫩的，慈善的，富於同情心的，尤其一個看護的性情應該比任何人都要好，招呼病人這是她們應盡的責任。爲什麼對我這樣殘酷呢？珊瑚翻來覆去的想還是想不透爲什麼她們這樣不睬自己。她又開始呻吟了，而且嘔哩咕嚕地罵了許多。

「虧她還好意思發氣，這樣窮骨頭，要是在醫院的人都像她一樣，醫院早已關門了！」

猛然間珊瑚聽到了這是剛才那個看護說的話。

——窮骨頭，難道她是在說我嗎？

她爲着好奇心的驅使又很小心地繼續地聽下去。

「誰？」另一個看護的聲音。

「你還不知道嗎？就是我們在賞月時抬進來的那個生孩子的婦人，不像窮人，也不像學生，真不知像什麼怪物。」

「她很窮嗎？」

「除了一塊錢掛號金外，簡直什麼都沒有，手術費，打針費一切都沒有交，你看那裏有這樣的事，我們這裏的規則，無論什麼人都要先交費才得住院的。她來就破例了，哼！真是我第一次見到的怪現象。」

「那麼院長怎麼肯收留呢？」

「還不是她的丈夫苦苦哀求，他說馬上去借，明天一早就送來。本來也是我們倒霉，要在她未抬進手術室前知道她是窮鬼，我們也不要她進院了。你看現在一切都要白白地供給她，而且她又是如此令人討厭，別的病人晚上睡了從不鬧的，而她初來就嘍嘍咕咕的大嚷大吵。人家又不是她的孝子，誰來這樣服侍她呢？」

明白了，呵，珊瑚這時完全明白了，原來醫生和看護的不來睬她是爲了她沒有交五元錢的手術費，兩元的打針錢。現在是錢的世界，事實更證明了珊瑚的理論了。她想爬起來一拳將那拜金主義的看護打在地上，再痛罵她一頓，可是任你怎樣掙扎也爬不起，而且事實上要想打她來替自己出氣在事實上也許不可能。因此她只有咬緊牙根恨恨地嘆一聲冷氣罵一句：

——她媽的狗王八！

痛苦的關頭又輪到珊瑚的身上了。

在受孕後的最後兩三個月，爲了身體的沉重不能做事，不能跑路。因了腹遇的膨脹，以及腿子的浮腫，和頭痛眼花出虛汗等許多毛病而使她痛苦，使她想到自殺，想到如果孩子生下來時一定要殺死他。現在她是完全換上了另一種新的感覺，新的痛苦。不但不恨孩子，而且十分的愛她。莫明其妙的愛她！她常聽到孩子的哭聲，因爲這哭聲是洪大的，兇猛的，她很清楚地分辨得出。雖然她還沒有正式看見孩子，不知孩子究竟像個什麼樣子，但她總覺得孩子是自己的血變成的。孩子是吃了自己的血長成的。孩子一定是美麗而很聰明的。她愛孩子，覺得孩子是自己身上的一塊肉，經過整整的九個月

的懷胎，尤其是在她的痛苦以後，她更覺得孩子是自己的心肝。自己的生命，她愛孩子；聽到孩子的哭聲，她就想抱她，吻她！

雖然她的全身的骨節痛得使她不能翻身，由子宮流出來的血染遍了衣裳，染遍了被褥，但是她絲毫都不怨恨，怨恨孩子的誕生。現在唯一橫在她腦海裏的困難就是要怎樣才能養活孩子。

她忘記了懷胎時的痛苦，更忘記了爲了去找醫院打胎受到醫生的種種謾罵，以及後來自己亂吃藥，病了很久而孩子仍未流產的苦痛，她忘記了自己的貧窮，爲了工作而不能撫養孩子的口，總之，她是忘記一切了她愛孩子，是的，孩子是她自己苦苦地血淋淋地生出來的，爲什麼不好好地撫養她，帶她在身邊安慰自己幫助自己呢？

她閉着眼睛想到孩子的天真爛漫，倒在懷裏吃奶，呀呀學語，初試走路牽着衣角叫媽媽……時的快樂，不覺地獨自微笑了起來。

——我的小寶貝，她在內心害羞地如此叫喊着。

她又回憶到七個月以前的一天晚上，那正是春意正濃，草長鶯飛的三月，若星從外面疲倦地歸來，一苦惱就倒在珊瑚的懷裏，那時她正躺在牀上看書。

「不要這樣魯莽，肚子被你壓破了呢！」

珊瑚忙用手推他。

「只要沒有孩子在裏面，壓破了也不要緊。」

「孩子……」

珊瑚的口吻似乎有點表現「有了」的樣子。

「難道真的有了嗎？」

「……」

「不要害羞，告訴我吧，如果有了孩子我們要想辦法，不是打掉他就是想法養活他。」

若星很正經地說。

「打掉不好，一來大人的身體吃虧，二來我們的孩子一定很聰明而強壯的，從小我們就灌輸他以革命的思想，他在我們的環境裏生長，一定會成爲一個很有力的革命戰士，因此我們不要犧牲了他！」

珊瑚說完，滿臉通紅地忙轉頭去對着牆壁微笑。

「真的珊瑚，你有了小寶貝嗎？」

經過若星再三的盤問後，她才告訴他月經已有兩個月不來了，這時若星才正式地和她的談到孩子生了以後要怎樣撫養他以及買洋娃娃給他玩，買新衣服給他穿的問題，最有趣的是：

「珊瑚我要男孩，而且像我。」

「不！我要女孩，而且像我。」

回憶到這裏她微微地嘆息了一聲，玫瑰色的夢終於被現實打破了，現在她是想到到底孩子要不要的問題。

「要嗎？我拿什麼來養活她呢？現在連一件衣服一塊布片都沒有了的，出醫院她穿什麼，用什麼包呢？我的奶子是這樣枯乾得沒有一點奶，那麼她吃什麼呢？代乳粉嗎？牛奶嗎？不要夢想，這是辦不到的，吃雞或者別的補品發出我的奶汁來嗎？同樣的是不要夢想，然則她吃什麼呢？她不能跟我們一同

吃燒餅，一同吃飯而且連稀飯她都不能吃。唉！那麼她用什麼養活她呢？

——更困難的是我如果帶了她，一天到晚就不能做別的事了。我不能參加羣衆工作，也不能進工廠做工，我只能整天的帶着她，因為家裏僅僅只有我和若星，而若星是從早晨出去要到晚上才回來的，他自然不能爲我照顧孩子，那麼怎麼辦呢？難道我就爲孩子而犧牲了自己嗎？假若工廠裏有托兒所，假若中國有兒童公育院，那自然不成問題，可是我現在是處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中國呵！

——我不不能爲了她而妨礙了我的工作，犧牲了我的時間，我應該想要整個的事業，我自己的前途，爲了孩子，爲什麼要犧牲一切僅僅只爲了孩子呢？

——不要她嗎？照若星的話送到育嬰堂去或者弄死她嗎？我不忍，我沒有這鐵石心腸！我怎能眼巴巴地看着一個孩子送給別人，任別人去宰割她呢？我自己不能養活她，別人那肯白白地養着她呢？自然帶大了她不是賣掉她給人家做了頭當娼妓，就是送到資本家的虎口，整天苦苦地勞動，吸盡了她的血髓，打斷了她的骨頭，奪去了她的一生，唉！像她的命運難道還有人人的生活給她過嗎？我要她，我要好好地帶着她，爲什麼不可能呢？我們有吃她也有吃她，她是個無辜的孩子，她生來就有一份爛帶來的世界有她的份，爲什麼她不能好好生存呢？即使萬一到了我們不能養活她的時候就一同餓死吧！叫化婆不是常常背上背一個，兩手牽兩個，還有一個跟在後面走嗎？她們爲什麼不把孩子丟了？她們爲什麼這樣忍苦含辛的領着孩子在外邊討飯？他們爲什麼能如此犧牲，愛她的孩子？我難道是鐵打的心嗎？至於弄死她我比禽獸都不如了！虎狼雖毒兒不吃，難道我比虎狼還毒嗎？天，我不能做殺孩子的劊子手，我做的是救自己一樣貧苦羣衆的工作，我的孩子也是窮人之一，爲什麼我不救她而反殺了她呢？我是她的母親，是的，無論如何我是生她的母親呵，她是我的血變成的，她是我經過九個月痛



苦的時間創造出來的，她是我和他的愛之結晶，爲什麼我不愛她呢？而且她大了說不定還是個革命史上的偉大人物，至少她是我們的小同志，多麼有趣呵，將來許多事，她可以幫助我們做小孩子對於技術工作是有益處的啊……

「吃飯了，還在想什麼心事！」

那個使珊瑚討厭，見了她就要發火，頭髮燙得像鬼一般的看護，又來到珊瑚牀邊了。珊瑚恨她爲的她打斷了她的思潮，打破了她的好夢。她恨恨地掉轉頭來一看，又是幾顆老蠶豆，一碗南瓜湯，像沙粒一般的飯。她實在不想吃牠，可是肚子又覺得很餓，也許是生孩子生空了的原故吧。她時時都覺得肚子空虛，時時都想到吃，假若這時有一只煮好了的雞擺在她面前，她一定會連骨頭都吞下去的。

——唉爲什麼若星還不來呢？幾天了，難道幾塊錢還沒有借到嗎？

珊瑚急於要回去了，一來這裏太貴，每天要五毛大洋，而且吃的簡直不是人能吃的，都是些餵豬的東西。富人的狗比自己還吃得好。想到這裏珊瑚又恨起整個的資本主義社會來了。尤其令她難受的是看不慣那些醫生對她的冷淡和看護們的輕視侮辱。要是有錢的話，住在頭等病室多麼享福，隨便你高興吃什麼，就有什麼，看護站在你的面前，好像馴良的狗子，她們如果侍候你不好，罵了她，她還要向你搖尾乞憐，不要說住頭等二等，即使稍爲有幾個錢，手術費和打針錢交清了，也決不會使她們如此看輕自己而受到種種莫大的侮辱。

珊瑚決定要回去了，雖然身體還沒有復原，子宮仍是破着，但她再不能嘗這種痛苦生活的滋味了。這的確是使珊瑚焦灼的事，若星雖來過兩次，但每次都是說錢沒有借到。

——怎麼辦呢？如果今天再借不到，我將怎樣出醫院呢？

還好，恰恰是珊瑚來到醫院的第七天晚上，若星滿臉浮着微笑走進來了。

「珊瑚好了今晚可以出院了。」

他忙握住了珊瑚橫在毯子上的右手。

「錢借到了嗎？」

珊瑚似乎含着莫大的希望問他。

「借到了，而且一切費用都已交清了。」

「那來的這多錢？」

「僅僅借到十二元，除了給醫院十元五角的住院費，打針，手術費外還給娘姨伍毛，如果不夠，就給一元，那麼還有伍毛我替你叫洋車回去。」

「怎麼只借到這點？那以後我們怎麼辦呢？」

「呀，這一點還是跑了四五个地方東一塊西二塊的弄來的。」

「唉……」

「不要緊，珊瑚回去了，自然我會另想辦法的。」

「那麼我們就走嗎？」

「就走！」

「孩子呢？」

「我抱去。」

「抱到什麼地方去？」

「我從前不是和你講過的嗎！」

「不是我要孩子，我要帶她和我一同回去，我捨不得送掉她！」

不知怎的，珊瑚說最後一句話時她流下兩顆淚珠了，這淚珠掉在若星的手背上特別感到冰冷而且沉重。

「怎麼珊瑚你改變了初志嗎？這是不可能的事！我們用什麼養活她呢？她吃什麼穿什麼？而且現在你的身體還沒有復原，而我還是一樣地忙，誰管她呢？尤其主要的問題是在今晚她出院後穿什麼吃什麼呢？」

若星生怕別人聽到，所以說話的聲音很小，同時說着他故鄉的土話，這只有珊瑚聽慣了的才聽得出。

「用我帶來的那牀破毯子包着她，買點米來煮米湯一般的粥給她喝，裏面放些糖不是像奶一般嗎？」

「不珊瑚，你這是空想的話，你想一牀破毯子怎麼換洗呢？她撒了一次屎尿就要換你想怎麼辦呢？而且她不能吃米粥長大，而且我們自己……」

「呵，你是說我們自己也有沒有飯吃的時候嗎？那麼到那時再說好了，或者我們一同去做乞丐吧！」

「珊瑚你怎麼這樣盡說些情感話，試問你要她做什麼？」

「因為我愛她，因為她是我生的孩子，因為我不忍見她被別人去壓迫去宰割，她是我身上的一塊肉，她是我們革命的種子，她是未來社會的主人，我愛她，我需至她！」

「珊瑚你不知道孩子的麻煩嗎？你沒有想到我們的窮困嗎？你忘記了我們的使命，和我們急於要做

的工作嗎？我想你決不會爲了一個孩子而犧牲我們的前途，我們的事業的！」

「帶着她，難道就會犧牲我們的一切嗎？我決不相信，難道有孩子的人就不能革命了嗎？」

「事實上，孩子是妨礙我們的，主要的是我們自己窮得不能生活，自然養活不了她，而且我們的工作自然要比養一個孩子來得重大。唉，她也太可惜了，假若是個男孩，聽說還有人搶着要呢！」

「哼，搶着要，男孩女孩有什麼不同，他媽的封建思想，任他是皇帝也不給他！我們的孩子爲什麼要給別人呢？」

「珊瑚，你的情緒太緊張了，平靜一下好不好？現在是九點半，我們十點走吧！」

「你叫看護抱孩子給我看看。」

珊瑚忽然凶惡得像對待敵人一般地用手指着若星大聲說着。

「珊瑚，不要看她，看了你一定更難過，忘記了她吧，只當沒有生她一樣。」

「怎麼？我自己的孩子連看一眼都不可能嗎？」

「珊瑚，你不要這樣着急，平靜些，我再給你解釋幾句好不好？你是不是要繼續你的工作？每天活潑潑地和大衆在一塊兒工作？一塊兒生活？創造我們未來的新世界，解放我們無數萬萬的勞苦同胞？」

「當然，這也用得着問嗎？我不但繼續前進，而且更要努力爲了孩子，爲了和孩子同命運的小伴侶們。」

「珊瑚，你要救孩子嗎？你要救未來的孩子，爲他們謀幸福嗎？爲什麼不救大人，不救自己，不救千萬萬勇敢的戰士？不從根本上着手努力革命，以期我們的世界早早實現……」

「……………」

「而且珊你不是不知道孩子的麻煩，有了她，不但生活沒有辦法，而且我們的工作是多麼緊張！你想怎能因一個孩子而妨礙到我們整整的事業，你愛她，就在現在努力創造我們的社會，等到我們的社會成功了，一切窮人都得到了解放，得着了自由，得着了幸福，一切孩子都有了歸宿——有飯吃，有衣穿，有房子住，有書讀，有游藝……珊那時我們才真快活呵，不要說生一個孩子就是十個也有辦法，也不愁不能生活。珊我們的希望，我們的幸福，通通在將來呵……」

「……」

「珊，我們走吧，時候不早了。」

若星見珊只是低着頭不語，知道她一定比剛才平靜多了，他又緊緊地握了一下她的兩手，然後扶她坐起來。

「慢一點，我痛得很！」她淒然地說。

「那麼你再躺下吧，我去叫翠來抱你坐車回去。」

「怎麼你叫她來嗎？」

「是的，你的身體不好，不能一個人坐車，而我又要抱孩子，所以要她陪你回去。」

「好的，你快去快來！」

不到半個鐘頭，若星就同着翠來了，他們叫好了洋車在底下等，翠抱着珊坐好之後，若星又幫着放下了車篷，爲了怕珊受風的原故。他將車錢及開門的鑰匙都交給了翠。

「怎麼你不和我們一路嗎？」

珊很驚訝地問。

「當然一路，不過我抱孩子也許走慢一點，所以先將錢交給你們。」事實也的確像星說的一般，拉着兩個大人的車子反而走得很快，雖然翠要他慢點走，但珊瑚爲了要早點到家，便要車夫快走，結果慢慢地若星和珊瑚的車越走越距離遠了。

「放下！」

走到一條很僻靜而又光線黯淡的馬路上，若星忽然叫車夫停下了。他將手裏所有的兩毛錢交給了車夫後，就抱着孩子一直往前走。他麻木了他的腦筋像完全失掉了知覺一般的沒有感覺，他將孩子挾在腋下，好像夾着一束柴，一把雨傘，一個包袱似的，而孩子也許因吃飽了而睡覺了的原故吧，竟像死去了一般的沒有一點聲音。

「唉？我的天怎麼處置這孩子呢？將她丟在黃浦江嗎？太殘酷了，我的心究竟是肉做的，我不能活地拋棄一條生命，一條無辜的生命送她去育嬰堂嗎？真如珊瑚所說，他們是決不會好好帶着孩子的，即使亂七八糟的將她養活了，還不是送給有錢的人去宰割，而況她又是女孩，將來更不知受苦到什麼地步。爲什麼我們的孩子要送給別人去宰割呢？難道自己沒有權處置她嗎？是的，我可以弄死她，就在這馬路上，就在這一剎那我就可弄死她，用石頭壓死她，或者用土活埋了她，用小石子塞在她的嘴裏……！然而我的天，這不更比丟她在水裏還殘酷嗎？我是人我怎能幹出這樣連禽獸都沒有的行動來呢？那麼依着珊瑚的話將她帶回去嗎？怎樣養活她？今夜她尿溼了，用什麼給她換，她餓了，給她什麼吃？而且要解決她的生活問題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而是長久的，而是會牽扯到我們整個的生活和工作問題上去的。不能絕對不能帶她回去，還是丟在馬路上讓過路的仁人君子，慈善家或者巡捕拾了去吧。好，就決定如此辦，不管她怎樣，就丟下她吧。趁着這地方很黑，而且沒有人就趕快丟下她吧。」

但是如果巡捕聽到孩子的哭聲而追了我來將我送到捕房那又怎麼辦呢？不沒有關係，我可赤裸裸地對他說，我雖然窮，但你不能禁止我不結婚，不能禁止我不生孩子，至於生了孩子爲什麼又要丟了她，那請他自己去答覆，難道誰願意殺掉自己親生的孩子嗎？如果他說我犯了罪，我要問他這罪是誰使我犯的！對了一切都有了辦法，不要緊，還是下決心丟下她吧，丟下她，了却了我的的一件大事，也解決了珊珊最大的痛苦問題，數月來愁着的問題現在總算完結了，痛快，此後我們的生活是多麼痛快呵！……

——但是孩子太可憐了，她只裹着一牀薄薄的而且破了無數孔的毯子，假若很久還沒有人來檢，她不凍壞了嗎？而且她是從溫度適宜的醫院來到這冷風習習的馬路上呵，這馬路是多麼冷清清呵，簡直像一塊冰，但她弱小的生命怎經得起這大的刺激呢？無疑的她會死去，唉，我的天，結果我還是活活地弄死了她，她這無辜的小命呵！

——還這樣猶豫幹什麼？明知自己不能養活她，明知自己有比帶孩子更偉大更重要的事業要幹，爲什麼不痛痛快快地丟了她呢？你覺得她可憐嗎？擺在你面前的無數萬萬的死的活的，血淋淋的，陰慘慘的面孔，他們她們不都是人嗎？犧牲在血泊裏的不都是父母生下的兒子嗎？而且他們她們是大人呵，是戰士呵……

——好，下決心丟了她吧！

「……………」  
不知在那一剎，若星將孩子丟下了，一直聽到孩子哇的一聲大哭了之後他才覺得掖在掖下的那件東西不見了！

他呆住了！他的每個細胞都麻木了，他彷彿看見一個慘白的，弱小的孩子的死屍躺在馬路上，野狗在吃她的肉，她的骨頭由頭上直嚼到脚底。他全身戰慄了起來，兩隻脚早已軟下去了，忽的眼前一陣烏黑，天地大變顏色，雷電交作，驟雨飛來，無數的小鬼在追他，抓他，現着猙獰的面孔惡狠狠地罵他。

「你這連畜生都不如的東西，還我生命！」

這些小鬼一個個都是孩子的化身，和孩子一模一樣，於是他更懼怕起來，他看不見路了，眼前是一片黑無涯的黑，在黑暗中兩眼中冒出了無數的火點，這些火點一顆顆都變成了孩子的凶像，孩子的笑臉……

他拚命地往前奔，但愈走兩脚愈拖不動，終於因了刺激過重的關係，他完全暈倒在馬路上了。

一點鐘過後，若星被巡捕送到了自己的家裏。

「怎麼你到這時才回孩子呢？」

珊珊望着兩手空空的若星走進來，聲音顫抖地問他。

「怎麼你到那裏去了？」

翠也忙驚訝地站了起來。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珊珊時已經送掉了！」

若星裝着很鎮靜的態度說。

「送到那裏去了？」

珊珊拚命地掙扎着坐了起來。

「不要急，聽我慢慢地說吧！」他走近牀前坐在珊珊的身邊，「珊，這真是像夢想不到的好事。原來



當我正在想將孩子送到育嬰堂去時，恰遇着的一位同鄉周君，他是我三年前在中學時的同學，自從母校分別後，一直到現在才碰着，他見了我忙跳下車來拉住我問我往何處去，並問手裏拿着的是什麼？我就老老實實地告訴了他，說這是我妻剛生下的孩子，因為自己不高興帶，所以想送給別人。

「送給誰？」他睜着兩隻大眼睛問我。

「沒有一定，隨便誰都可以。」

我苦笑了一聲。

「以後不能領回的嗎？」

「那當然！」

「唉！那太可惜了！自己生的孩子活活地送給別人，那太可惜了！」

「那有什麼辦法呢？」

「我給你介紹一個地方好不好？那裏可以幫你帶着孩子，隨便什麼時候，你如果要她就去領她回來好了，而且一個錢都不要。」

「那裏有這樣的好地方？」

「有的，就是育嬰堂！」

「不！不能領回的，送去就永遠屬於他們的了！」

「自然你的孩子是特別，因為那裏的院長是我的親戚，我可請求他要他替你保留這孩子，告訴你的苦況給他聽，他一定可以辦到的。」

「好，那麼我們馬上去吧！」

於是我倆一直坐車到了育嬰堂找到了院長，交涉的結果，果然成功。珊此後你可安心努力做事了，有功夫的時候我們就去看她，有錢時買點代乳粉送去，要他們好好帶着她，或者做幾件花衣服送去，等到她有了四五歲時我們就接她出來……」

「是真的嗎？我決不相信！」珊珊喜出眼淚來了。

「不信，過兩天你能走路了時我帶你去看，包你看得見一個大眼睛，活潑可愛的孩子。」

「未必能領回吧？」

「一定能夠的，誰騙你幹嗎？不信，我們同去問院長好了。」

「好了，珊珊此後你儘可放心了！好好地休養，等身體恢復之後，你就可繼續你的工作了！」

翠愉快地走近了她，在她的臉上撫摸了一下。

「而且更應該比以前還要努力！」若星接着說：「因為經過這次大的痛苦大的困難後，更明瞭了

自身的責任，女人不等到新社會產生時連孩子都不能生的！」

「翠，真有趣，她的確是個有用的孩子，我雖沒有見到她，但聽到她的洪大的哭聲就知道她是個生來帶有反抗性的孩子，她長大了一定比我們還要強，星，等到她有了四歲時就接她回來，那時她的小手可以高舉着鮮紅的旗幟，走在我們的前面了！」

## 命命鳥

落華生

敏明坐在席上，手裏拿着一本八大人覺經，流水似地念着。她的席在東邊的窗下，早晨底日光射在她臉上，照得她的身體全然變成黃金的顏色。她不理會日光曬着她，却不歇地抬頭去瞧壁上的時計，好像等什麼人來似的。

那所屋子是佛教青年會的法輪學校。地上滿鋪了日本花蓆，八九張矮小的兒子橫在兩邊的窗下。壁上掛的都是釋迦應化的事跡，當中懸着一個卍字徽章和一個時計。一進門就知那是佛教的經堂。敏明那天來得早一點，所以屋裏還沒有人。她把各樣功課念過幾遍，瞧壁上的時計正指着六點一刻。她用手擋住眉頭，望着窗外低聲地說：『這時候還不來上學，莫不是還沒有起床？』

敏明所等的是一位男同學加陵。他們是七八年的老同學，年紀也是一般大。他們的感情非常地好。就是新來的同學也可以瞧得出來。

『鏗鏘……鏗鏘……』一輛電車循着鐵軌從北而來，駛到學校門口停了一會。一個十五六歲的美男子從車上跳下來。他的頭上包着一條蘋果綠的絲巾，身上穿着一件雪白的短褂，下身圍着一條紫色的絲裙。脚下踏着一雙芒鞋，儼然是一位緬甸的世家子弟。這男子走進院裏，腳下的芒鞋拖得拍答拍答地響。那聲音傳到屋裏，好像告訴敏明說：『加陵來了！』

敏明早已瞧見他，等他走近窗下，就含笑對他說：『啞啞，加陵！請你的早安。我來得算早，現在才六點一刻咧。』加陵回答說：『你不要譏誚我，我還以為我是第一早的。』他一面說一面把芒鞋脫掉，放在門邊，赤着腳走到敏明跟前坐下。

加陵說：「昨晚上父親給我說了好些故事，到十二點才讓我入睡，所以早晨起得晚一點。你約我早來，到底有什麼事？」敏明說：「我要向你辭行。」加陵一聽這話，眼睛立刻瞪起來，顯出很驚訝的模樣。說：「什麼？你要往那裏去？」敏明紅着眼眶回答說：「我的父親說我年紀大了，書也念夠了，過幾天可以跟着他專心當戲子去，不必再像從前念幾天唱幾天那麼勞碌。我現在就要退學，後天將要跟他上普朗去。」加陵說：「你願意跟他去嗎？」敏明回答他：「我爲什麼不願意？我家以演劇爲職業，是你所知道的。我父親雖是一個很有名，很能賺錢的俳優，但這幾年間他的身體漸漸軟弱起來，手足有點不活動，所以他願意我和他一塊兒排演。我在這事上很有長處，也樂得順從他的命令。」加陵說：「那麼，我對於你的意思就沒有挽回的餘地了。」敏明說：「請你不必爲這事納悶。我們的離別必不能常久的。仰光是一所大城，我父親和我必要常在這裏演戲。有時到鄉村去，也不過三兩個星期就回來。這次到普朗去，也是要在那裏耽擱八九天。請你放心……」

加陵聽得出神。不隄防外邊早有五六個孩子進來。有一個頑皮的孩子跑到他們的跟前說：「請『玫瑰』和『蜜蜂』的早安。」他又笑着對敏明說：「玫瑰花裏的甘露流出來咧！」——他瞧見敏明臉上有一點淚痕，所以這樣說。西邊一個孩子接着說：「對呀！怪不得蜜蜂捨不得離開她。」加陵起身要追那孩子，被敏明攔住。她說：「別和他們胡鬧。我們還是說我們的罷。」加陵坐下，敏明就接着說：「我想你不久也得轉入高等學校，盼望你在念書的時候要忘了我，在休息的時候要記念我。」加陵說：「我決不會把你忘了。你若是有十天不回來，或者我會到普朗去找你。」敏明說：「不必如此。我過幾天準能回來。」

說的時候，一位三十多歲的教師由南邊的門進來。孩子們都起立向他行禮。教師蹲在席上，回頭向

加陵說：「加陵，曇摩婢和尚叫你早晨和他出去乞食。現在六點半了，你快去罷。」加陵聽了這話，立刻走到門邊，把芒鞋放在屋角的架上，隨手拿了一把油傘就要出門。教師對他說：「九點鐘就得回來。」加陵答應一聲就去了。

加陵回來，敏明已經不在她的席上。加陵心裏很是難過，臉上却不露出什麼不安的顏色。他坐在席上，仍然念他的書。晌午的時候，那位教師說：「加陵，早晨你走得累了，下午給你半天假。」加陵一面謝過教師，一面檢點他的文具，慢慢地走回家去。

加陵回到家裏，他父親婆多瓦底正在屋裏嚼檳榔。一見加陵進來，忙把紅沫唾出，問道：「下午放假麼？」加陵說：「不是。是先生給我的假。因為早晨我跟曇摩婢和尚出去乞食，先生說我太累，所以給我半天假。」他父親說：「哦，曇摩婢在道上曾告訴你什麼事情沒有？」加陵答道：「他告訴我：我的畢業期間快到了，他願意我跟他當和尚去。他又說：這意思已經向我父親提過了。父親啊，他實在向你提過這話麼？」婆多瓦底說：「不錯，他曾向我提過。我也很願意你跟他去。不知道你怎樣打算？」加陵說：「我現時有點不願意。再過十五六年，或者能夠從他。我想再入高等學校念書，盼望在其中可以得着一點西洋的學問。」他父親詫異說：「西洋的學問啊！我的兒，你想差了。西洋的學問不是好東西，是毒藥。你若是有那學問，你就要藐視佛法了。你試瞧瞧在這裏的西洋人，多半是幹些殺人的勾當。做些損人利己的買賣，和開些誹謗佛法的學校。什麼聖保羅因斯提去啦，聖約翰海斯苦爾啦，沒有一間不時誹謗佛法的。我說你要求西洋的學問會發生危險就在這裏。」加陵說：「誹謗與否，在乎自己，並不在乎外人的煽惑。若是父親許我入聖約翰海斯苦爾，我準能保持守得住，不會受他們的誘惑。」婆多瓦底說：「我是很愛你的，你要做的事情，若是沒有什麼妨害，我一定允許你。要記得昨天晚上我和

你說的。話我一想起當日你叔叔和你的白象主（緬甸王尊號）提婆的事，就不由得我不恨西洋人。我最沉痛的是他們在蠻得勒將白象主擄去和在瑞大光塔設駐防營。瑞大光塔是我們的聖地，他們竟然叫些行兇的人在那裏住，豈不是把我們的戒律打破了嗎……我盼望你不要入他們的學校，還是清清淨淨去當沙門。一則可以爲白象主懺悔，二則可以爲你的父母積福，三則爲你將來往生極樂的預備。出家能得這幾種好處，總比西洋的學問強得多。」加陵說：「出家修行，我也很願意，但無論如何，現在決不能辦，不如一面入學，一面跟着曇摩蟬學些經典。」婆多瓦底知道勸不過來，就說：「你既是決意要入別的學校，我也無可奈何。我很喜歡你跟曇摩蟬學習經典，你畢業後就轉入仰光高等學校罷，那學校對於緬甸的風俗比較的保存一點。」加陵說：「那麼，我明天就去告訴曇摩蟬和法輪學校的教師。」婆多瓦底說：「也好。今天的天氣很清爽，下午你又沒有功課，不如在午飯後一塊兒到湖裏逛逛。你就叫他們開飯罷。」婆多瓦底說完就進臥房換衣服去了。

原來加陵住的地方離綠綺湖不遠。綠綺湖是仰光第一大，第一好的公園。緬甸人叫他做干多支，「綠綺」的名字是英國人替他起的。湖邊滿是熱帶植物，那些樹木的顏色、形態，都是很美麗，很奇怪。湖西遠遠望見瑞大光那塔的金色光襯着湖邊的椰樹、蒲葵，直像王后站在水邊，後面有幾個宮女持着羽葆隨着她一樣，此外好的景緻，隨處都是。不論什麼人一到那裏，心中的憂鬱立刻消滅。加陵那天和父親到那裏去，能得許多愉快，是不消說的。

過了三個月，加陵已經入了仰光高等學校。他在學校裏常常思念他最愛的朋友敏明，但敏明自從那天早晨一別，老是没有消息。有一天加陵回家，一進門，僕人就遞封信給他。拆開看時，却是敏明的信。加陵才知道敏明早已回來，他等不得見父親的面，翻身出門，直向敏明家裏奔來。

敏明的家還是住在高加因路，那地方是加陵所常到的。女僕瑪彌見他推門進來，忙上前迎他說：「加陵君，許久不見啊！我們姑娘前天才回來的。你來得正好，待我進去告訴她。」她說完這話就速速進裏邊去，大聲嚷道：「敏明姑娘，加陵君來找你呢，快下來罷。」加陵在後面慢慢地走，待要踏入廳門，敏明已迎出來。

敏明含笑對加陵說：「誰教你來的呢？這三個月不見你的信，大概因為功課忙的原故罷。」加陵說：「不錯，我已經入了高等學校，每天下午還要到曼摩那裏……唉，好朋友，我就是有工夫，也不能寫信給你。因為我抓起筆來，就沒了主意，不曉得要寫什麼才能叫你覺得我的心常常有你在裏頭。我想你這幾個月沒有信給我，也許是和我一樣地犯了這種毛病。」敏明說：「你猜的不錯。你許久不到我屋裏了，現在請你和我上去坐一會。」敏明把手搭在加陵的肩膀上，一面吩咐瑪彌預備檳榔、淡巴菰，和一些少細點，一面攜着加陵上樓。

敏明的臥室是樓西。加陵進去，瞧見裏面的陳設還是和從前差不多。樓板上鋪的是土耳其絨氈。窗上垂着兩幅很細緻的帷子。她的匾具就放在窗邊，外頭懸着幾盆風蘭。瑞大光的金光遠遠地從那裏射來。靠北是臥榻，離地約一尺高，上面用上等的絲織物蓋住。壁上懸着一幅提婆和率雅洛觀劇的畫片。還有好些繡墊散布在地上。加陵拿一個墊子到窗邊，剛要坐下，那女僕已經把各樣吃的東西捧上來。「你嚼檳榔啜。」敏明說完這話，隨手送了一個檳榔到加陵嘴裏，然後靠着她的鏡臺坐下。

加陵嚼過檳榔，就對敏明說：「你這次回來，技藝必定很長進，何不把你最得意的藝術演奏起來，我好領教一下？」敏明笑說：「哦，你是要瞧我演戲來的。我死也不演給你瞧。」加陵說：「有什麼妨礙呢？你還怕我笑你不成快演罷，完了咱們再來談心。」敏明說：「這幾天我父親剛剛教我一套雀翎舞，打

算在涅槃節期到比古演奏，現在先演你瞧罷。我先舞一次，等你瞧熟了，再和我奏樂。這舞蹈的譜可以借用「達撒羅撒」歌調借用「恩斯民」。這兩枝譜你都會嗎？」加陵忙答應說：「都會都會。」

加陵擅於奏「巴打拉」(一種竹製的樂器詳見大清會典圖)他一聽見敏明叫他奏樂，就立刻叫瑪彌把那種樂搬來。等到敏明舞過一次，他就跟着奏起來。

敏明兩手拿住兩把孔雀翎，舞得非常的嫺熟。加陵所奏的巴打拉也還跟得上。舞過一會，加陵就奏起「恩斯民」的曲調，只聽敏明唱道：

「孔雀，孔雀！你不必讚我生得俊美，

我也不必嫌你長得醜劣。

咱們是同一個身心，

同一副手脚。

我和你永遠同在一個身裏住着。

我就是你啊，你就是我。

別人把咱們的身體分做兩個，

是他們把自己的指頭壓在眼上，

所以會生出這樣的錯。

你不要像他們這樣的眼光。

要知道我就是你啊，你就是我。」

敏明唱完，又舞了一會。加陵說：「我今天才知道你的技藝精到這個地步，你所唱的也是很好。且把



這歌曲的故事說給我聽。」敏明說：「這曲倒沒有什麼故事，不過是平常的戀歌，你能把裏頭的意思聽出來就夠了。」加陵說：「那麼，你這枝曲是爲我唱的，我也很願意對你說：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他們二人的感情幾年來就漸漸濃厚。這次見面的時候，又受了那麼好的感觸，所以彼此的心裏都承認他們求婚的機會已經成熟。

敏明願意再幫父親二三年才嫁，可是他沒有向加陵說明。加陵起先以爲敏明是一個很信佛法的女子，怕她後來要到尼庵去實行她的獨身主義，所以不敢勸求婚的念頭。現在瞧出她的心志不在那裏，他就決意回去要求婆多瓦底的同意，把她娶過來。照緬甸的風俗，子女的婚嫁本沒有要求父母同意的必要。加陵很尊重他父親的意見，所以要履行這種手續。

他們談了半晌的工夫，敏明的父親宋志從外面進來，抬頭瞧見加陵坐在窗邊，就說：「加陵君，別後平安呵！」加陵忙回答他，轉過身來對敏明說：「你父親回來了。」敏明待下去，她父親已經登樓。他們三人坐過一會，談了幾句客套，加陵就起身告辭。敏明說：「你來的時間不短，也該回去了。你且等一等，我把這些舞具收拾清楚，再陪你在街上走幾步。」

宋志眼瞧着他們出門，正要到自己屋裏歇一歇，恰好瑪彌上樓來收拾東西。宋志就對他說：「你把那盤檳榔送到我屋裏去罷。」瑪彌說：「這是他們剩下的，已經殘了。我再給你拿些新鮮的來。」

瑪彌把檳榔送到宋志屋裏，見他躺在席上，好像想什麼事情似的。宋志一見瑪彌進來，就起身對她說：「我瞧他們兩人實在好得太利害，若是敏明跟了他，我必要吃虧。你有什麼好方法教他們二人的愛情冷淡沒有？」瑪彌說：「我又不是蟲師，那有好方法離開他們？我想主人你也不必想什麼方法，敏明姑娘必不致於嫁他。因爲他們一個是屬蛇，一個是屬鼠的，緬甸的生肖是算日的。禮拜四生的屬

鼠，禮拜六生的屬蛇。就算我們肯將姑娘嫁給他，他的父親也不願意。」宋志說：「你說的雖然有理，但現在生肖相尅的話，好些人都不注重了。倒不如請一位蠱師來，請他在二人身上施一點法術，更爲得計。」

印度支那間，有一種人叫做蠱師，專用符咒替人家製造命運。有時叫沒有愛情的男女，忽然發生愛情；有時將如膠似漆的夫婦化爲讎敵。操這種職業的人，以暹羅的僧侶最多，且最受人信仰。緬甸人操這種事業的也不少。宋志因爲瑪彌的話，提醒他第二天早晨他就出門找蠱師去了。

晌午的時候，宋志和蠱師沙龍回來，他讓沙龍進自己的臥房。瑪彌一見沙龍進來，木雞似的站在一邊。她想到昨天在無意之中說出蠱師，引起宋志今天的實行，實在對不起她的姑娘。她想到這裏，就直上樓去告訴敏明。

敏明正在屋裏念書，聽見這消息，急和瑪彌下來。躡步到屏後，傾耳聽他們的談話。只聽沙龍說：「這事很容易辦。你可以將她常用的貼身東西拿一兩件來，我在那上頭畫些符，念些咒，然後給回她。用過幾天就見功效。」宋志說：「恰好這裏有她一條常用的領巾，是她昨天回來的時候忘記帶上去的。這東西可用嗎？」沙龍說：「可以的，但是能夠得着……」

敏明聽到這裏已忍不住，一直走進去向父親說：「阿爸，你何必擺弄我呢？我不是你的女兒嗎？我和加陵沒有什麼意思，請你放心。」宋志驀地裏瞧見他女兒進來，簡直不知道要用什麼話對付她。沙龍也停了半晌才說：「姑娘，我們不是談你的事，請你放心。」敏明斥他說：「狡猾的人，你的計我已知道了。你快去辦你的事罷。」宋志說：「我的兒，你今天瘋了嗎？你且坐下，我慢慢給你說。」

敏明那裏肯依父親的話？她一味和沙龍吵鬧，弄得她父親和沙龍得沒趣。不久沙龍垂着頭走出來；

宋志滿面怒容，蹲在床上吸烟。敏明也忿忿地上樓去了。

敏明那一晚上沒有下來和父親用飯。她想父親終久會用蠱術離開他們，不由得心裏難過。她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繡枕早已被她的眼淚溼透了。

第二天早晨，她到鏡臺梳洗，從鏡裏瞧見她滿面都是鮮紅色，——因為繡枕退色，印在她的臉上——不覺笑起來。她把臉上那些印迹洗掉的時候，瑪彌已捧一束鮮花，一杯咖啡上來。敏明把花放在一邊，一手倚着窗櫺，一手拿住茶杯向窗外出神。

她定神瞧着圍繞瑞大光的彩雲，不理會那塔的金光向她的眼臉射來，她精神因此就十分疲乏。她心裏感想和目前的光融洽，精神上現出催眠的狀態。她自己覺得在瑞大光塔頂站着，聽見底下的護塔鈴叮叮噹噹地響。她又瞧見上面那些王侯所獻底寶石，個個都發出很美麗的光明。她心裏喜歡得很，不歇用手去摩弄，無意中把一顆大紅寶石摩掉了。她忙要俯身去檢時，那寶石已經掉在地上。她定神瞧着那空兒，要求那寶石掉下底原故，不覺有一種更美麗的寶光從那裏射出來。她心裏覺得很奇怪，用手扶着金壁，低下頭來要瞧瞧那空兒裏頭底光景。不隄防那壁被她一推，漸漸向後，原來是一扇寶石底門。

那門被敏明推開之後，裏面的光直射到她身上。她站在外邊，望裏一瞧，覺得裏頭的山水、樹木，都是她平生所不曾見過的。她在不知不覺中，已經向前走了幾十步。耳邊恍惚聽見有人對她說：「好啊！你回來啦。」敏明回頭一看，覺得那人很熟悉，只是一時不能記出他底名字。她聽見「回來」這兩個字，心裏很是納悶，就向那人說：「我不住在這裏，爲何說我回來？你是誰？我好像家那裏與你會過似的。這是什麼地方？」那人笑說：「哈哈！去了這些日子，連自己家鄉和平日間往來的朋友也忘了。肉體底障礙

真大喇。」敏明聽了這話，簡直莫名其妙。又問他說：「我是誰？有那麼好福氣住在這裏？我是在這裏住過嗎？」那人回答說：「你是誰？你自己知道。若是說你不曾住過這裏，我就領你到處逛一逛，瞧你認得不認得。」

敏明聽見那人要領她到處去逛逛，就忙忙答應。但所見底東西，敏明一點也記不清楚，總覺得樣樣都是新鮮的。那人瞧見敏明那麼迷糊，就對她說：「你既然記不清，待我一件一件告訴你。」

敏明和那人走過一座碧玉牌樓，兩邊底樹羅列成行，開着很好看的花。紅的，白的，紫的，黃的，各色都備。樹上有些鳥聲，唱得很好聽。走路時，有些微風慢慢吹來，吹得各色的花瓣紛紛掉下，有些落在人底身上，有些落在地上，有些還在空中飛來飛去。敏明的頭上和肩膀上也被花瓣貼滿，遍體薰得很香。那人說：「這些花木都是你的老朋友，你常和他們往來，他們的花是長年開放的。」敏明說：「這真是好地方，只是我總記不起來。」

走不多遠，忽然聽見很好的樂音。敏明說：「誰在那邊奏樂？」那人回答說：「那裏有人奏樂，這裏的聲音都是發於自然的。你所聽的是前面流水的聲音。我們再走幾步就可以聽見。」進前幾步果然有些泉水穿林而流。水面淨着奇異的花草，還有好些水鳥在那裏游泳。敏明只認得些荷花、鸕鶿，其餘都不認得。那人很不憚煩，把各樣的東西都告訴她。

他們二人走過一道橋，迎面立着一片玻璃牆。敏明說：「這牆真好看，是誰在裏面住？」那人說：「這裏頭是喬答摩宣講法要底道場。現時正在演說，好些人物都在那裏聆聽法音。轉過這個牆角就是正門。到的時候，我領你進去聽一聽。」敏明貪戀外面的風景，不願意進去。她說：「咱們逛逛才進去罷。」那人說：「你只會聽粗陋的聲音，看簡陋的顏色和聞污劣的香味。那更好的更微妙的，你就不理會了。」

……好，我再和你走走，瞧你了悟不了悟。」

二人走到牆的盡頭，還是穿入樹林。他們踏着落花一直進前樹上的鳥聲，叫得更好聽。敏明抬起頭來，忽然瞧見兩邊的樹枝上有一對很美麗的鳥，呆立在那裏，絲毫的聲音也不從他們的嘴裏發出。敏明指着問那人說：「隻隻鳥兒都出聲吟唱，爲什麼那對鳥兒不出聲音呢？那是什麼鳥？」那人說：「那是命命鳥，爲什麼不唱？我可不知道。」

敏明聽見「命命鳥」三字，心裏似乎有點覺悟。她注神瞧着那鳥，猛然對那人說：「那可不是我和我的好朋友加陵麼？爲什麼我們都站在那裏？」那人說：「是不是你自己覺得？」敏明搶前幾步，看來還是一對獸鳥。她說：「還是一對鳥兒在那裏，也許是我底眼花了。」

他們繞了幾個灣，當前現出一節小溪把兩邊的樹林隔開。對岸的花草，似乎比這邊更新奇。樹上的花瓣也是常常掉下來。樹下有許多男女，有些站着的，有些躺着的，有些坐着的。各人在那裏說說笑笑，都現出很親密的樣子。敏明說：「那邊的花瓣落得更妙，人也多一點；我們一同過去逛逛罷。」那人說：「對岸可不能去。那落底叫做情塵，若是望人身上落得多了就不好。」敏明說：「我不怕，你領我過去逛逛罷。」那人見敏明一定要過去，就對她說：「你必要過那邊去，我可不能陪你了。你可以自己找一道橋過去。」他說完這話就不見了。敏明回頭瞧見那人不在，自己循着水邊打算找一道橋過去。但找來找去總找不着，只得站在這邊瞧過去。

她瞧見那些花瓣越落越多，那班男女幾乎被葬在底下。有一個男子坐在對岸的水邊，身上也是滿了落花。一個紫衣的女子走到他跟前說：「我很愛你，你是我的命。我們是命命鳥，除你以外，我沒有愛過別人。」那男子回答說：「我對於你的愛情也是如此。我除了你以外，不曾愛過別的女人。」紫衣女

子聽了，向他微笑，就離開他。走不多遠，又遇着一位男子站在樹下。她又向那男子說：「我很愛你，你是我的命。我們是命命鳥，除你以外，我沒有愛過別人。」那男子也回答說：「我對於你的愛情也是如此。我除了你以外不曾愛過別的女人。」

敏明瞧見這個光景，心裏因此發生了許多問題，就是：那紫衣女子爲什麼當面撒謊；和那兩位男子底回答爲什麼不約而同？她回頭瞧那坐在水邊底男子還在那裏。又有一個穿紅衣的女子走到他面前，還是對他說紫衣女子所說的話。那男子的回答和從前一樣，一個字也不改。敏明再瞧那紫衣女子，還是挨着次序向各個男子說話。她走遠了，話語的內容雖然聽不見，但她的形容老沒有改變。各個男子對她也是顯出同樣的表情。

敏明瞧見各個女子對於各個男子所說的話都是一樣；各個男子的回答也是一字不改。心裏正在疑惑，忽然來了一陣狂風，把對岸的花瓣颳得乾乾淨淨。那班男女立刻變成很凶惡的容貌，互相嚼食起來。敏明瞧着這個光景，嚇得冷汗直流。她忍不住就大聲喝道：「噯呀！你們的感情真是反覆無常。」敏明手裏那杯咖啡被這一喝，全都瀉在她的裙上。樓下的瑪彌聽見樓上的喝聲，也趕上來。瑪彌瞧見敏明週身冷汗，仆在鏡臺上頭，忙上前把她扶起，問道：「姑娘你怎樣啦？燙着了沒有？」敏明醒來，不便對瑪彌細說，胡亂答應幾句就打發她下去。

敏明細想剛才的異象，抬頭再瞧窗外的瑞大光，覺得那塔還是被彩雲繞住，越顯得十分美麗。她立起來，換過一條綠色的裙子，就坐在她的臥榻上頭。她想起在樹林裏忽然瞧見命命鳥變做她和加陵那回事，心中好像覺悟他們兩個是這邊的命命鳥和對岸自稱爲命命鳥的不同。她自己笑着說：「好在我不在那邊。幸虧我不能過去。」

她自經過這一場恐慌，精神上遂起了莫大的變化。對於婚姻另有一番見解。對於加陵的態度更是不像從前。加陵一點也覺不出來，只猜她是不舒服。

自從敏明回來，加陵沒有一天不來找她。近日覺得敏明的精神異常，以為自己沒有向她求婚，所以不高興。加陵覺得他自己有好些難解決的問題，不能不對敏明說。第一是他父親願意他去當和尚。第二，縱使準他娶妻，敏明的生肖和他不對，頑固的父親未必承認。現在瞧見敏明這樣，不由得不把衷情吐露出來。

加陵一天早晨來到敏明家裏，瞧見她的態度越發冷靜，就安慰她說：「好朋友，你不必憂心，日子還長呢。我在咱們的事情上頭已經有了打算。父親若是不肯，咱們最終的辦法就是「照例逃走」。你這兩天是不是為這事生氣呢？」敏明說：「這倒不值得生氣。不過這幾晚睡得遲，精神有一點疲倦罷了。」

加陵以為敏明的話是真，就把前日向父親要求的情形說給她聽。他說：「好朋友，你瞧我的父親多麼固執。他一意要我去當和尚，我前天向他說些咱們的事，他還要請人來給我說法，你說好笑不好笑？」敏明說：「什麼法？」加陵說：「那天晚上，父親把曇摩婢請來。我以為有別的事要和他商量，誰知他叫我到跟前教訓一頓。你猜他對我講什麼經呢？好些話我都忘記了。內中有一段是很有趣，很容易記的。我且念給你聽：

佛問摩鄢曰：「女愛阿難何似？」女言：「我愛阿難眼；愛阿難鼻；愛阿難口；愛阿難耳；愛阿難聲；  
音；愛阿難行步。」佛言：「眼中但有淚；鼻中但有涕；口中但有唾；耳中但有垢；身中但有屎；氣不淨。」

「曼摩說得天花亂墜，我只是偷笑。因為身體上的污穢，人人都有，那能因着這些小事，就把愛情割斷呢？況且這經本來不合對我說；若是對你念，還可以解釋得去。」

敏明聽了加陵末了那句話，忙問道：「我是摩登嗎？怎樣說對我念就可以解釋得去？」加陵知道失言，忙回答說：「請你原諒，我說錯了。我的意思不是說你是摩登，是說這本經合於對女人說。」加陵本是要向敏明解嘲，不意反觸犯了她。敏明聽了那幾句經，心裏更是明白。他們兩人各有各的心事，總沒有盡情吐露出來。加陵坐不多會，就告辭回家去了。

涅槃節近啦。敏明的父親直催她上比古去。加陵知道敏明明日要動身，在那晚上到她家裏，為的是要給他送行。但一進門，連人影也沒有轉過角門，只見瑪彌在她屋裏縫衣服。那時候約在八點鐘的光景。

加陵問瑪彌說：「姑娘呢？」瑪彌抬頭見是加陵，就陪笑說：「姑娘說要去找你，你反來找她。她不會到你家去嗎？她出門已有一點鐘的工夫了。」加陵說：「真的麼？」瑪彌回了一聲：「我還騙你不成？」低頭還是做她的活計。加陵說：「那麼，我就回去等她……你請。」

加陵知道敏明沒有別處可去，她一定不會趁瑞大光的熱鬧。他回到家裏，見敏明沒來，就想着她一定和女伴到綠綺湖上乘涼。因為那夜的月亮得很，敏明和月亮很有緣，每到月圓的時候，她必招幾個朋友到那裏談心。

加陵打定主意，就向綠綺湖去。到的時候，覺得湖裏靜寂得很。這幾天是涅槃節期，各廟裏都很熱鬧；綠綺湖的冷月沒人來賞玩，是意中的事。加陵從愛華德第七的造像後面上了山坡，瞧見沒人在那裏，心裏就有幾分詫異。因為敏明每次必在那裏坐，這回不見她，諒是沒有來。



他走得很累，就在凳上坐一會。他在月影朦朧之中，瞧見地下有一件東西，檢起來看時，却是一條蠅翼紗的領巾。那巾的兩端都繡一個吉祥海雲的徽識，所以他認得是敏明的。

加陵知道敏明還在湖裏，把領巾藏在袋裏，就抽身去找她。他踏一彎虹橋，轉到水邊的冷亭，瞧沒有人，又拆回來。他在山邱上注神一望，瞧見西南邊隱隱有個人影，忙上前去，見有幾分像敏明。加陵躡步到野薔薇垣後面，意思是要嚇她。他瞧見敏明，好像是找什麼東西似的，所以靜靜伏在那裏，看她要做什麼。

敏明找了半天，隨在樂亭傍邊，摘了一枝優鉢曇花，走到湖邊，向着瑞大光合掌禮拜。加陵見了，暗想：她爲什麼不到瑞大光膜拜去？於是再躡足走近湖邊的薔薇垣，那裏離敏明禮拜的地方很近。

加陵恐怕再觸犯她，所以不敢做聲，只聽她的祈禱：

「女弟子敏明，稽首三世諸佛，我自萬劫以來，迷失本來智性，因此墮入輪迴，成女人身。現在得蒙大慈，示我三生因果。我今悔悟，誓不再戀天人，致受無量苦楚。願我今夜得除一切障礙，轉生極樂國土。願勇猛無畏阿彌陀佛，俯聽懇求，接引我。南無阿彌陀佛。」

加陵聽了她這番祈禱，心裏很受感動。他沒有一點悲痛，竟然從薔薇垣裏跳出來，對着敏明說：「好朋友，我聽你剛才的祈禱，知道你厭棄這世間，要離開他。我現在也願意和你同行。」

敏明笑道：「你什麼時候來的？你要和我同行，莫不你也厭世嗎？」加陵說：「我不厭世。因爲你的原故，我願意和你同行。我和你分不開。你到那裏，我也到那裏。」敏明說：「不厭世，就不必跟我去。你要記得你父親願你做一個轉法輪的能手。你現在不必跟我去，以後還有相見的日子。」加陵說：「你說不厭世，就不必死，這話有些不對。譬如我要到蠻很勒去，不是嫌惡仰光，不過我未到過那城，所以願意去。」

瞧一瞧。但有些人很厭惡仰光，他巴不得立刻離開才好。現在，你是第二類的人；我是第一類的人。爲什麼不讓我和你同行？」敏明不料加陵會來；更不料他一下就決心要跟從她。現在聽他這一番話語，知道他與自己的覺悟雖然不同，但她常感得他們二人是那世界的命命鳥，所以不甚阻止他。到這時，她才把前幾天的事告訴加陵。加陵聽了，心裏非常的喜歡說：「有那麼好的地方爲何不早告訴我？我一定離不開你了，我們一塊兒去罷。」

那時月光更是明亮。樹林裏螢火無千萬地閃來閃去，好像那世界的人物來赴他們的喜筵一樣。加陵一手搭在敏明的肩上，一手牽着她。快到水邊的時候，加陵回過臉來向敏明的唇邊啜了一下。他說：「好朋友，你不觀我一下麼？」敏明好像不曾聽見，還是直地走。

他們走入水裏，好像新婚的男女攜手入洞房那般自在，毫不現點畏縮。在月光水影之中，還聽見加陵說：「咱們是生命的旅客，現在要到那個新世界，實在叫我喜樂得很。」

現在他們去了！月光還是照着他們所走的路，瑞大光遠遠送一點鼓樂的聲音來；動物園的野獸也都爲他們唱很雄壯的歡送歌；惟有那不懂人情的水，不願意替他們守這旅行的祕密，要找機會把他們的軀殼送回來。

選自綴網勞蛛

## 風 波

魯 迅

臨河的土場上，太陽漸漸的收了他通黃的光線了。場邊靠河的烏柏樹葉，乾巴巴的纏喘過氣來，幾個花腳蚊子在下面哼着飛舞。而河的農家的烟突裏，逐漸減少了炊煙，女人孩子們都在自己門口的

土場上灑些水，放下小桌子和矮凳；人知道，這已經是晚飯時候了。

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搖着大芭蕉扇閒談，孩子飛也似的跑，或者蹲在烏柏樹下賭玩石子。女人端着烏黑的蒸乾菜和松花黃的米飯，熱蓬蓬冒煙。河裏駛過文人的酒船，文豪見了，大發詩興，說「無思無慮，這真田家樂啊！」

但文豪的話有些不合事實，就因為他們沒有聽到九斤老太的話。這時候，九斤老太正在大怒，拿破芭蕉扇敲着凳腳說：

「我活到七十九歲了，活夠了，不願意眼見這些敗家相，——還是死的好。立刻就要喫飯了，還喫炒豆子，喫窮了一家人！」

伊的曾孫女兒六斤捏着一把豆，正從對面跑來，見這情形，便直奔河邊，藏在烏柏樹後，伸出雙丫角的小頭大聲說：「這老不死的！」

九斤老太雖然高壽，耳朵却還不很聾，但也沒有聽到孩子的話，仍舊自己說：「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這村莊的習慣有點特別，女人生下孩子，多喜歡用秤稱了輕重，便用斤數當作小名。九斤老太自從慶祝了五十天壽以後，便漸漸的變了不平家，常說伊年青的時候，天氣沒有現在這般熱，豆子也沒有現在這般硬；總之現在的時世是不對了。何況六斤比伊的曾祖，少了三斤，比伊父親七斤，又少了一斤，這真是一條顛撲不破的實例。所以伊又用勁說：「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伊的兒媳七斤嫂子正捧着飯籃走到桌邊，便將飯籃在桌上一摔，憤憤的說：「你老人家又這麼說了。六斤生下來的時候，不是六斤六兩麼？你家的秤又是私秤，加重稱十八兩秤，用了準十六，我們的六

斤該有七斤多哩，我想便是太公和公公，也不見得正是九斤八斤十足，用的秤也許是十四兩……」

『一代不如一代』

七斤嫂還沒有答話，忽然看見七斤從小巷口轉出，便移了方向，對他嚷道：「你這死屍什麼時候纔回來，死到那里去了！不管人家等着你開飯！」

七斤雖然住在農村，却早有些飛黃騰達的意思。從他的祖父到他，三代不捏鋤頭柄了，他也照例的幫人撐着航船，每日一回，早晨從魯鎮進城，傍晚又回到魯鎮，因此很知道些時事，例如什麼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什麼地方，閩女生了一個夜叉之類。他在村人裏面的確已經是一名出場人物了。但夏天喫飯不點燈，却還守着農家習慣，所以回家太遲，是該罵的。

七斤一手捏着象牙嘴白銅斗六尺多長的湘妃竹煙管，低着頭，慢慢地走來，坐在矮凳上。六斤也趁勢溜出，坐在他身邊，叫他爹爹。七斤沒有應。

「一代不如一代！」九斤老太說。

七斤慢慢地抬起頭來，嘆一口氣說：「皇帝坐了龍庭了！」

七斤嫂呆了一刻，忽而恍然大悟的道：「這可好了，這不是又要皇恩大赦了麼？」

七斤又嘆一口氣說：「我沒有辮子！」

「皇帝要辮子麼？」

「你怎麼知道呢？」七斤嫂有些着急，趕忙的問。

「咸亨酒店裏的人，都說要的。」

七斤嫂這時從直覺上覺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妙了，因為咸亨酒店是消息靈通的所在。伊一轉眼瞥見七斤的光頭，便忍不住動怒，怪他恨他怨他，忽然又絕望起來，裝好一碗飯，擲在七斤的面前道：「還是趕快喫你的飯罷！哭喪着臉，就會長出辮子去麼！」

太陽收盡了他最末的光線了，水面暗暗地回復過涼氣來，土場上一片碗筷聲，人人的脊梁上又都吐出汗粒。七斤嫂喫完三碗飯，偶然抬起頭，心坎裏便禁不住突突地發跳。伊透過烏柏葉，看見又矮又胖的趙七爺，正從獨木橋上走來，而且穿着寶藍色竹布的長衫。

趙七爺是鄰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又是這三十里方圓以內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學問家；因為有學問，所以又有些遺老的臭味。他有十多本金聖歎批評的三國志，時常坐着一個字一個字的讀他；不但能說出五虎將姓名，甚而至於還知道黃忠表字漢升和馬超表字孟起。革命以後，他便將辮子盤在頂上，像道士一般；常常歎息說，倘若趙子龍在世，天下便不會亂到這地步了。七斤嫂眼睛好，早望見今天的趙七爺，極經不是道士，却變成光滑頭皮，烏黑髮頂，伊便知道這一定是皇帝坐了龍庭，而且一定須有辮子，而且七斤一定是非常危險。因為趙七爺的這件竹布長衫，輕易是不常穿的，三年以來，只穿過兩次；一次是和他嘔氣的麻子阿四病了的時候，一次是曾經砸爛他酒店的魯大爺死了的時候，現在是第三次了，這一定又是於他有慶，於他的仇家有殃了。

七斤嫂記得，兩年前七斤喝醉了酒，曾經罵過趙七爺是「賤胎」，所以這時便立刻真覺到七斤的危險，心坎裏突突地發起跳來。

趙七爺一路走來，坐着喫飯的人都站起身，拿筷子點着自己的飯碗說：「七爺，請在我們這裏用飯！」七爺也一路點頭，說道「請請」，却一徑走到七斤家的桌旁。七斤們連忙招呼，七爺也微笑着說：「

請請。」一面細細的研究他們的飯菜。

「好香的乾菜——聽到了風聲了麼？」趙七爺站在七斤的後面，七斤嫂的對面說。

「皇帝坐了龍庭了。」七斤說。

七斤嫂看着七爺的臉，竭力陪笑道：「皇帝已經坐了龍庭，幾時皇恩大赦呢？」

「皇恩大赦？——大赦是慢慢的總要大赦罷。」七爺說到這裏，聲色忽然嚴厲起來，但是你家七斤的辮子呢，辮子這倒是要緊的事。你們知道，長毛時候，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

七斤和他的女人沒有讀過書，不很懂得這古典的奧妙，但覺得有學問的七爺這麼說，事情自然非常重大，無可挽回，便彷彿受了死刑宣告似的，耳朵裏噙的一聲，再也說不出一句話。

「一代不如一代。」——九斤老太太正在不平，趁這機會，便對趙七爺說：「現在的長毛，只是剪人家的辮子，僧不僧，道不道的，從前的長毛，這樣的麼？我活到七十九歲了，活夠了。從前的長毛，是一整匹的江緞子裹頭，拖下去，拖下去，一直拖到腳跟；王爺是黃緞子，拖下去，黃緞子，紅緞子，黃緞子——我活夠了，七十九歲了。」

七斤嫂站起身，自言自語的說：「這怎麼好呢？這樣的一班老小，都靠他養活的人……」

趙七爺搖頭道：「那也沒法。沒有辮子，該當何罪，書上都一條一條明明白白寫着的。不管他家裏有些甚麼人。」

七斤嫂聽到書上寫着，可真是完全絕望了；自己急得沒法，便忽然又恨到七斤。伊用筷子指着他的鼻尖說：「這死屍自作自受，造反的時候，我本來說，不要撐船了，不要上城了。他偏要死進城去，滾進城去，進城便被人剪去了辮子。從前是絹光烏黑的辮子，現在弄得僧不僧道不道的。這囚徒自作自受帶

累了我們又怎麼說呢？這活死屍的囚徒……」

村人看見趙七爺到村都趕緊喫完飯，聚在七斤家飯桌的周圍。七斤自己知道是出場人物，被女人當大衆這樣辱罵，很不雅觀，便只得抬起頭，慢慢地說道：

「你今天說現成話，那時你……」

「你這活死屍的囚徒……」

看客中間，八一嫂是心腸最好的人，抱着伊的兩週歲的遺腹子，正在七斤嫂身邊看熱鬧；這時過意不去，連忙解勸說，「七斤嫂，算了罷。人不是神仙，誰知道未來事呢？便是七斤嫂，那時不說，沒有辮子倒也沒有什麼醜麼？況且衙門裏的大老爺也還沒沒告示……」

七斤嫂沒有聽完，兩個耳朵早通紅了，便將筷子轉過向來，指着八一嫂的鼻子說，「阿呀，這是什麼話呵！八一嫂，我自己看來倒還是一個人，會說出這樣昏誕胡塗話麼？那時我是整整哭了三天，誰都看見連六斤這小鬼也都哭……」六斤剛喫完一大碗飯，擎了空碗，伸手去嚶着要添。七斤嫂正沒好氣，便用筷子在伊的雙丫角中間，直扎下去，一喝道，「誰要你來多嘴！你這偷漢的小寡婦！」

撲的一聲，六斤手裏的空碗落在地上了，恰巧又碰着一塊磚角，立刻破成一個很大的缺口。七斤直跳起來，檢起破碗，合上了檢查一回，也喝道，「入娘的！」一巴掌打倒了六斤。六斤躺着哭，九斤老太拉了伊的手，連說着，「一代不如一代！」一同走了。

八一嫂也發怒說，「七斤嫂，你恨棒打人……」

趙七爺本來是笑着旁觀的，但自從八一嫂說了「衙門裏的大老爺沒有告示」這話以後，却有些生氣了。這時他已經遷出桌旁，接着說，「恨棒打人，算什麼呢？大兵是就要到的。你可知道，這回保駕的

是張大帥，張大帥就是燕人張翼德的後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萬夫不當之勇，誰能抵擋他，他兩手同時捏起空拳，彷彿握着無形的蛇矛模樣，向八一嫂搶進幾步道：「你能抵擋他麼？」

八一嫂正氣得抱着孩子發抖，忽然見趙七爺滿臉油汗，瞪着眼，準對伊衝過來，便十分害怕，不敢說完話，回身走了。趙七爺也跟着走去，衆人一而怪八一嫂多事，一而讓開路，幾個剪過辮子重新留起的，便趕快躲在人叢後面，怕他看見。趙七爺也不細心察訪，通過人叢，忽然轉入烏柏樹後，說道：「你能抵擋他麼？」跨上獨木橋，揚長去了。

村人們呆呆站着，心裏計算，都覺得自己確乎抵不住張翼德，因此也決定七斤便要沒有性命。七斤既然犯了皇法，想起他往常對人談論城中的新聞的時候，就不該含着長煙管顯出那般驕傲模樣，所以對於七斤的犯法，也覺得有些暢快。他們也彷彿想發些議論，却又覺得沒有什麼議論可發。嗡嗡的一陣亂嚷，蚊子都撞過赤膊身子，闖到烏柏樹下去做市，他們也就慢慢地走散回家，關上門去睡覺。七斤嫂咕噥着，也收了傢伙和桌子矮凳回家，關上門睡覺了。

七斤將破碗拿回家裏，坐在門檻上吸煙，但非常憂愁，忘却了吸嚙，象牙嘴六尺多長，湘妃竹煙管的白銅斗裏的火光，漸漸發黑了。他心裏但覺得事情似乎十分危急，也想些方法，想些計畫，但總是非常模糊，貫穿不得。一辮子辮子呢？丈八蛇矛一代不如一代！皇帝坐龍庭，破的碗須得上城去釘好，誰能抵擋他書上一條一條寫着入娘的……」

第二日清晨，七斤依舊從魯鎮撐航船進城，傍晚回到魯鎮，又拿着六尺多長的湘妃竹煙管和一個飯碗回村。他在晚飯席上，對九斤老太說，這碗是在城內釘合的，因為缺口大，所以要十六個銅釘，三文一個，一總用了四十八文小錢。



九斤老太很不高興的說，「一代不如一代，我是活夠了。三文錢一個釘；從前的釘，這樣的麼？從前的釘是……我活了七十九歲了。」

此後七斤雖然是照例日日進城，但家景總有些黯淡，村人大抵迴避着，不再來聽他從城內得來的新聞。七斤嫂也沒有好聲氣，還時常叫他囚徒。

過了十多日，七斤從城內回家看見他的女人非常高興，問他說，「你在城裏可聽到些什麼麼？」

「沒有聽到些什麼。」

「皇帝坐了龍庭沒有呢？」

「他們沒有說。」

「咸亨酒店裏也沒有人說麼？」

「也沒人說。」

「我想皇帝一定是不坐龍庭了。我今天走過趙七爺的店前，看見他又坐着唸書了，辮子又盤在頂上了，也沒有穿長衫。」

「……」

「你想不坐，龍庭了罷？」

「我想不坐了罷。」

現在的七斤，是七斤嫂和村人又都早給他相當的尊敬，相當的待遇了。到夏天，他們仍舊在自家門口的土場上喫飯，大家見了，都笑嘻嘻的招呼。九斤老太早已做過八十大壽，仍然不平等而且康健。六斤的雙丫角，已經變成一支大辮子了；伊雖然新近裹腳，却還能幫同七斤嫂做事，捧着十八個銅釘的飯

碗，在土場上一攪一拐的往來。

選自吶喊

## 怯弱者

夏巧尊

### 一

陰歷七月中旬，暑假快將過完，他因在家鄉住厭了，就利用了所剩無幾的閑暇。來到上海。照例就攔在他四弟兄裏。

「老五昨天又來過了，向我要錢，我給了他十五塊錢。據說前一會浦東紗廠爲了五卅事件，久不上工，他在領總工會的維持費呢。唉，可憐！」兄弟晤面了沒有多少時候，老四就報告幼弟老五的近況給他聽。

「哦，」他淡然地說。

「你總只是說『哦』，我真受累望了。錢還是小事，看了他那樣兒真是不忍。鴉片恐還在吃吧，你看靠了蘇州人做女工，那裏養得活他。」

「但是有甚麼法子囉？」他仍淡然。

自從老五在杭州討了所謂蘇州人，把典鋪的生意失去了以後，雖同住在杭州，他對於老五就一反了從前勸勉慰籍的態度，漸漸地敬而遠之起來。老五常到他家裏來，訴說失業後的貧困和妻妾間的風波，他除了於手頭有錢時接濟一些以外，一概不甚過問。老五有時說家裏有菜，來招他吃飯，他也託故謝絕。他當時所最怕的，是和那所謂蘇州人的女人見面。

「見了怎樣稱呼呢？她原是拱辰橋貨，也許會老了臉皮叫我三哥吧，我叫她甚麼？不尷不尬的！」這是他心裏所老抱着的過慮。

有一天他從學校回到家裏，妻說：

「今天五弟領了蘇州人來過了，說來見見我們的，才回去哩。」

他想，幸而遲了些回來，否則糟了，但仍不免爲好奇心所驅：

「是甚麼樣一個人漂亮嗎？」

「也不見得比五娘長得好，瘦長的身材，臉色黃黃的，穿的也不十分講究。據說五弟當時做給她的衣服已有許多在典鋪裏了。五弟也憔悴得可憐和在當舖裏時比起來，竟似兩個人，何苦呵！真是前世事！」

老五的狀況，愈弄愈壞。他每次聽到關於老五的音信，就想像到自己手足沉淪的悲慘。可是却無勇氣去直視這沉淪的光景。自從他因職務上的變更遷居鄉間，老五曾爲過年不去，奔到鄉間來向他告貸一次，以後就無來往，唯從他老四那裏聽到老五的消息而已。有時到上海，聽到老五已把正妻逼回母家，帶了蘇州人到上海來了。有時到上海，聽到老五由老四薦至某店，虧空了許多錢，老四吃了多少的賠賬，有時到上海，聽到老五梅毒復發了，臥在床上不能行動。後來又聽到蘇州人入浦東某紗廠作女工了，老五就住在浦東的貧民窟裏。

當老四每次把老五的消息說給他聽時，他的回答，只是一個「哦」字，實際在他，除了回答說「哦」以外，甚麼都不能說了。

「不知老五究竟苦到怎樣地步了，既到了上海，就去望他一次罷。」有時他也曾這樣想。可是同時

又想到：

『去也沒用，梅毒已到了第三期了，鴉片仍在吸，住在貧民窟裏，這光景見了何等難堪。況且還有那個蘇州人……橫豎是無法救了的，還是有錢時送給他些吧，他所要的是錢，其實單靠錢也救他不了……』

自從有一次在老四行中偶然碰見老五，彼此說了些無關輕重的話就別開以後，他已有二年多不見老五了。

## 二

到上海第二天，他才和朋友在館子裏喫了中飯回到行裏去，見老四正繃了眉頭和一個工人模樣的人在談話。

『老三說老五染了時疫，昨天晚上起到今天早晨瀉過好幾十次，指上的螺也已癩了。這是老五的隣居特地從浦東趕來通報的。』他才除了草帽，就從老四口裏聽到這樣的話。

『哦，』他一壁回答，一壁脫下長衫到裏間去掛。

『那末，你先回去，我們就派人來。』他在裏間聽見老四送浦東來人出去立時，行中夥友們都失了常度似地說東話西起來了。

『前天還好好地到此來過的。』張先生說。

『這時候真危險，一不小心……』在打算盤的王先生從旁加入。

老四一進到裏間就神情淒楚地：

「說是昨天到上海來，買了兩塊錢的鴉片去——大概就是我給他的錢吧——因肚子餓了，在小麵館裏吃了一碗麵，回去還自己煎鴉片的。到夜飯後就發起病來。照來人說的情形，情命恐怕難保的事了。事已如此，非有人去不可。我也未曾去過，有地址在此，總可問得到的。你也同去吧。」

「我不去！」

「你怕傳染嗎？自己的兄弟呢？」老四瞪了目說。

「傳染到不怕，我在家裏的時候，已請醫生打過預防針了的，實在怕見那種淒慘的光景。我看最要緊的，還是派個人去，把他送入病院吧。」

「但是，總非得有人去不可。你不去，只好我一個人去。——一個人去也有些胆小，還是叫吉和叔同去吧，他是能幹的，有要緊的時候可以幫幫。」老四一壁說，一壁急搖電話。

果然，他吉和叔一接電話就來，老四立刻帶了些錢着了長衫同去了，他只是懶懶地靠在沙發上，目送他們出門。行中夥友都向他凝視，那許多驚訝的眼光，似乎都在說他不近人情。

他也自覺有些不近人情起來，自恨自己怯弱，沒有直視苦難的能力，却又具有着對於苦難的敏感。身子雖在沙發上，心已似飛到浦東，一味作着悲哀的想像。

「老五此刻想瀉得乏力了，眼睛大約已凹進了，據說霍亂症一瀉肉就瘦落的——不，或者已氣絕了……」

他用了努力把這種想像壓住，同時却又因了聯想，紛然地回憶起許多往事來：記到兒時兄弟在老屋簷前怎樣游耍；母親在日怎樣愛戀老五；老五幼時怎樣吃着嘴講話討人歡喜；結婚後怎樣不平；怎樣開始放蕩，自己當時怎樣勸導；第一次發梅毒時自己怎樣得知了跑到拱宸橋去望他，怎樣想法替

他擔任籌償舊債。又記到自己幼時逢大雷雨躲入床內；得知家裏要殺雞，就立即逃避；看戲時遇到翠屏山，殺嫂等戲要當場出彩，預先俯下頭去；似及妻每次生產時，不敢走入產房，只在別室中悶悶地聽着妻的呻吟聲，默禱她安全的光景。又記到二十五歲那年母親在自己腕上氣絕時自己的難忍，五歲愛兒患了肺炎將斷氣時雖嘶了聲叫「爹爹來，爹爹來」自己不敢近去抱他，終於讓他死在妻懷裏的情形。

種種的想像與回憶，使他不能安坐在沙發上。他悄然地披上長衣，拿了草帽，無目的地向外走去。見了路上的車水馬龍，愈覺着寂寥，夕陽紅紅地射在夏布長衫上，可是在他卻時覺有些寒噤。他蕩了不少的馬路，終於走入一家酒肆，揀了一個僻靜的位子坐下。

電燈早亮了，他還是坐着，約莫到了八點多鐘才懶懶地起身。他怕到了老四行裏得知惡消息，便不得消息又不放心。大了膽到了行裏，見老四和他吉和叔還未回行，又忐忑不安起來。

「這許多時候不回來，怕是老五已死了。也許是生死未定，他們爲了救治，所以離不開身的。」這樣自己猜忖。

老四等從浦東回來已在九點鐘以後。

「你好！這樣寫意地躺在沙發上，我們一直到此刻才算「眼不見爲淨」，連夜飯都還未下肚呢！」他吉和叔一進來就含笑帶怒地說。

他一聽了吉和叔的責言，幾乎要辯解了說「我在這裏恐怕比你們更難過些。」可是終於嚥住，因了他吉和叔的言語和神情，推測到老五尚活着，緊張的心緒也就寬緩了些。

「病得怎樣？不要緊嗎？」他禁不住一見老四就問。

「瀉是還是瀉，神志尚清，替他請了個醫生來打過鹽水針，所以一直弄到此刻。據醫生說溫度已有些減低，救治欠早，約定明晨再來替他診視一次，但願今夜不再瀉，就不要緊——我們要回來時，蘇州人向着我們哀哭，商量後事，說她會割過股了，萬一老五不好，還要替他守節，卻不料妓女中竟有這樣的人——老五自己說恐今夜難過，要我們陪他。但是地方真不像個樣子，只是小小的一間樓上，便桶風爐就在牀邊，一進房便是臭氣。我實在要留也不能留在那裏，只好硬了心腸回來。」

他吉和叔說恐受了穢氣，吃飯時特叫買高粱酒，一壁飲酒，一壁雜談，方到浦東去的情形，說什麼左右隣居一見有着長衫的人去，就大驚小恐地攏來，醫生打鹽水針時，滿房立滿了赤膊的男人和抱小孩子的女人，儘回覆也不肯散，以及小弄堂內蒼蠅怎樣多，想到自己祖父名下的人落魄至於住到這種場所，心裏怎樣難過。他只是託了頭坐在旁邊聽着。等到飲畢，他吉和叔回去以後，還是茫然地坐着原處不動。

「我預備叫車夫阿兔到浦東去，今夜就叫他陪在那裏，有要緊急來報告。再向朋友那裏挑些大土膏子帶去。今夜大約是不要緊的，且到明天再說罷。」老四一壁說，一壁就寫條子問朋友借鴉片，按電鈴叫車多阿兔。

「死了怎樣呢？」他情不自禁地自己唧咕着說。

「死了也沒有法子，給他備衣棺，給他安葬，橫豎只要錢就是了。世間有你怎樣的人！還說是讀書的！遇事既要躲避，又放不下，老是這樣粘纏！」

老四說時笑了起來，他也不覺為之破顏。自笑自己真太呆蠢，記起母親病危時妻的話來：

「你這樣夜不合眼，飯也不吃，自割自吊地煩惱，倒反使病人難過，連我們也被你弄得心亂了。你看

四弟呵，他服伺病人，延醫，買藥，病人床前有人時，就偷空去睡，起來又做事，何嘗像你的空忙亂！

老四回寓以後，他也就睡，因為睡不去，重起來把電燈熄了，電燈一熄，月光從牕間透入，記起今夜是陰歷七月十五的鬼節，不禁有些毛骨悚然，似乎四圍充滿了鬼氣似的。

### 三

三 天一亮，車夫阿兔回來，說瀉仍未止，病勢已篤，病人昨天知道老三在上海，夜間好幾次地說要叫老三去見見。

他張開了紅紅的眼在床上坐起身來聽畢車夫阿兔的報告：

「哦知道了！」

他胡亂地把面洗了，獨自坐在沙發上拿了一張舊報紙茫然地看着。心裏不絕地迴旋。

「這真是兄弟最後的一會了……但正唯其是兄弟，正唯其是最後的一會，所以不忍，別說他在浦東貧民窟裏，別說還有那個所謂蘇州人，就是他清清爽爽地在自己老家裏，到這時我也要逃開的……可惜昨天不去，昨天去了，不是也過去了嗎？昨天不去，今天更不忍去了……不過，不去又究竟於心不安……」

這樣自己主張和自己打消，使他苦悶得坐不住，立起身來在客堂圓桌周圍只管繞行，一直到行中夥友有人起來為止。

九時，老四到行，從車夫阿兔口中問得浦東消息，即向他說：

「那末，你就去一趟吧，叫阿兔陪你去好嗎？」



『我不去』他斷然地說。

兄弟二人默然相對移時浦東又有人來急報病人已於八時左右氣絕了。

『終於不救』老四開報歎息說。

『唉！』他只是歎息。同時因了事件的解決，緊張的心情反覺爲之一寬。

行中夥友又失起常度來了，大家攏來問訊，互相談論。

『季方先生人是最好了，不過討了個小景况又不大好。這樣死了，真是太委屈了！』一個說。

『他真是個老實人，因爲太忠厚了，所以到處都吃虧。』一個說。

『默之先生，早知道如此，你昨天應該去會一會的。』張先生向了他說。

『去也無用，徒然難過，其實像我們老五這種人，除了死已沒有路了的。死了倒有福。』他故意說得

堅強。

老四打發了浦東來報信的人回去，又打電話叫了他吉和叔來，商量買棺木衣衾，及殮後送柩到斜

橋紹興會館去的事。他只是坐在旁聽着。

『棺材約五六十元，衣衾約五六十元，其他開銷約二三十元，將來還要搬送回去安葬……』老四

撥着算盤子向着他說。

『我雖窮，將來也願湊些。錢的事情究竟還不算十分難。』

他吉和叔與老四急忙出去，他也披起就長衣悵悵無所之地走出了行門。

#### 四

當夜送殮，次晨送殯，他都未到。他的攜了香燭悄然地到斜橋紹興會館，是在殯後第二日下午，他要動身回里的前幾點鐘。

一下電車，沿途就見到好幾次的喪事行列。有的有些排場，有的只是前面扛着一口棺材，後面東洋車上坐着幾個着喪服的婦女或小孩。

『不過一頓飯的工夫，見到好幾十口棺材了，這幾天天天如此，人真不值錢呵！』他因讓路，順便走入了第一家店鋪買香煙時，那店夥自己在唧咕說。

他聽了不勝無常之感，走在烈日之中，汗雖直淋，而身上却覺有些寒慄。因了這普遍的無常之感，對于自己兄弟的感傷，反淡了許多，覺得死的不是自己的兄弟。

進了會館門，見各廳堂中都有身着素服的男女休息着，有的淚痕才乾，眼睛還紅腫，有的尙在啜泣。他從管會館的司事那裏問清了老五的殯所號數，叫茶房領到柩廠中去。

穿過圓洞門，就是一弄一弄的柩廠。廠中陰慘慕地不大有陽光，上下重疊地滿排着靈柩，遠望去有黑色的，有赭色的，有和頭上有金花樣的。兩旁分排，中間只有一個人可走的小路。他一見這光景，害怕得幾乎要逃出，勉強大着了膽前進。

『在這弄裏左邊下排着末第三號就是，和頭上都釘得有木牌的。你自去認吧。』茶房指着弄口說了急去。

他才踏進弄，即嚇得把腳縮了出來，繼而念及今天來的目的，於是重新屏住了氣息，目不旁瞬地進去。及將到末尾，才去注意和頭上的木牌。果然找着了，棺口溼溼的似新封未乾牌上寫着的姓名，藉貫年齡，確是老五。

「老五」他不禁在心裏默呼了一聲，鞠下躬去，不禁泫然得要落下淚來，滿想對棺禱訴，終於不敢久立，就飛步地跑了出來。到弄外呼吸了幾口大氣，又向弄內看了幾看才走。

到了客堂裏，茶房泡出茶來，他叫茶房把香燭點了，默默地看着香燭坐了一會。

「老五對不住你！你是一向知道我的，現在應更知道我了。」這是他離會館時心內的話。

一出會館門，他心裏頓覺寬鬆了不少，似乎釋了甚麼重負似的，坐在從斜橋到十六鋪的電車上，他幾乎睡去。原來，他已疲勞極了。

上船不久，船就開駛。他於船初開時，每次總要出來望望的。平常總向上海方面看，這次獨向浦東方面看。沿江連排紅頂的碼頭棧房後背，這邊那邊地矗立着幾十支大煙囪，黑煙在夕陽裏敗絮似地噴着。

「不知那條煙囪是某紗廠的？不知那條煙囪旁邊的小房子是老五斷氣的地方？」他豎起了腳跟，伸了頭頸注意一一地望。

船已駛到幾乎看不到人烟的地方了，他還是靠在欄杆上向船後望着。

選自小說月報十五卷五號

## 前途

孫儂工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孰維綱？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敢問何故——莊子天運

「車要開了嗎？」

這是從坐在車上的許多人中間所發出來的一個疑問。發這疑問的是誰？我一時在忙亂裏倒沒有注意到，然而我想這也用不着注意！只要在此刻的衆人中有了這個疑問，只要這個疑問爲在此刻的衆人中所必需。

這時車上的人已經坐滿，而且擁擠得不堪了！

這時車上的人們，大家目灼灼地，相互地望着，等候車機發動的命令，可是車機並沒有發動的消息，而要上車的人還正在一起一起馱着行李接續地來，在大衆中間東瞧西覓，他們大概也是要找得一個相當的位置去安置他們自己在這長途的旅行車上。

## 二

「這可怎樣了呢！」

我很爲這個狹小的火車底前途恐慌着，因爲車上的位置究竟是有限得很。在這個車機底命令未發動以前，要上車的人們，究竟在我底「這可怎樣了」底一個恐慌中一起一起馱着行李接續地來了！哪里坐得下地呢？這真是此後前途所不能免的恐懼呵！

不過，此刻他們既然都買得了車票，命運已經限定了他們，叫他們不要往後，只向前進，只向生命的前途奔放去！「這可怎樣了」畢竟是多餘的恐慌，實際說起來，我們已經坐在車上的人們，斷不能因

爲先到的緣故把後來的人們底位置佔着，一點也不讓步。所以我這時便想到「怎樣安插後來的人們？」這一個問題了——這是我們人類應該想着的，並不是過慮。

## 三

因爲如此的緣故，這事就有點麻煩了！

「來了嗎？」

「來了呵！」

「來了！我說了不要來的！你一定要主張來！來，你看哪里有我們底座位！」

「那末，我們再回頭去好麼？」

「再回頭去誰允許我們退回這車票呢！」

「這可怎麼了呵……！」

兩個少年婦人擠住在車門口這樣地埋怨着。伊們面頰間慌張得紅漲了，如珠的汗點佈滿了在額部。

這時在挨近我底車窗外，也有一個人在那里站着，後面還跟着一婦人。他一手提着提包，一手捏着車票，耽耽望着車窗內面，表現出十分驚訝的樣子。

「這樣地擁擠，還是去好呢，不去好呢？」他回頭對那婦人說了。伊並未答話，只目瞪瞪地望着他手中底車票。他很知道伊底意思，於是又對伊說道。

「車票嗎，這並不算一回事！只要我們自己打定了主意，去好呢，還是不去好呢？車票並不能限制我

們底意志就是命運斷定了我們也可以反對的。似這樣地徘徊總是不好！」  
「但是，不曉得那輛車上的情形怎樣？我們去看看罷！如果……」伊說着便同了他朝向那輛車而去了。

#### 四

這時車中的談論漸漸地喧嚷起來。除了稍微挨近我一點的人，間能聽得出幾句明白的話，以外就聽不清楚了。只見他們也有笑着的，也有愁眉奪目的，也有高聲歌唱手之舞之的，也有手拿着書本很自然地看下去沉默無語的；他們大概都是在這里等候車機發動的命令到來罷！

「車快開了嗎？」

這時這個疑問又觸到我底耳裏了。這聲音是從我底左旁來的；我看是一個修飾得很整齊的少年。這時這個疑問又觸到我底耳裏了。這聲音是從我底左旁來的；我看是一個修飾得很整齊的少年。

「車快開了。等着罷！時候到了總是要開的！」同時一個女人這樣地回答了。

「等着！真難受呵！」  
「無論如何難受，也只得等着。除了等着也沒有第二法。我們要曉得一到了目的地便快活的了。無論如何難受只得等着，忍耐地等着！」

伊說時從提包裏取出一冊西洋風景畫片，翻開第一頁給那少年看。我仔細看伊年紀還很輕的樣子，態度也還活潑。

#### 五

現在鈴聲響了從搭客裏面不覺得發出一種「呵，車要開了」的喜悅的聲音來。鈴聲過後，火車底汽笛也嗚嗚地叫了一下。我探頭出車窗外面去看，見站中司務已把綠色的旗子展開在空中飄揚，表示前途很平安的樣子。

現在車終於開了。

「好，開了呵！」這時這個聲音又從大眾口中喊了出來。真地，車終於開了。

車開了，大家想像前途，都覺得意外安適，異樣地愉快。雖然這中間不無愁悶或苦痛的人，但一時總不容易看出。只見那兩位少年男女，一面翻着畫冊，賞玩裏面所有的山水人物，一面却很濃密地談着。在我們對面的一對小學生，大約也是去長途旅行的，在那里合唱着音樂，唱完又是一片鼓掌聲。而在我們底右旁忽然起了一種罵詈，一時大眾都注目於罵詈聲底所在，車中頓成了沉寂的世界。我們傾耳去聽時只能聽見一種煞尾了。

「哼，誰都是買得車票纔上車來的！」

罵詈的聲浪靜止了。接連又是小孩啼哭着。

現在火車開滿了機器，正向着無限的前途奔放！車窗外的大地也轉動得如飛奔也似的，層出不窮：

## 六

那少年男女底畫冊差不多翻了一半。

這時，車中已有人預備要下車去了。

「快到了嗎？」那少年男子把頭朝着窗外問道。

「快到了」那女子也朝向窗外望着回答說：「還早呢！用不着這麼着急！要到的地方總是要到的。」

「要到的地方總是要到的？但是設若一旦火車出了軌道，或者遇着別的危險，那可怎麼了？豈不是不但要到的地方不能到，而且有性命的危險麼？」

「我想，這樣安穩的火車，危險總不會有的。然而——縱使有了危險，但此刻我們已經到了車上了，斷不能中途跳下車去，如果沒有達到我們要到的地方，所以前途縱或有了免不掉的危險，我們也只好從那免不掉的危險裏面走將去，或者我們簡直當作坦平的大道一樣地走去也無不可，因為現在即使不走也再沒有第一條路。」

那女子這樣地說着，又把畫冊一頁一頁地翻開給那男的看，並指示那畫裏面，哪里是怎樣一回事，哪里是如何如何地好！

## 七

火車正風馳電掣地走着。坐在車內的大衆底態度，也有仍舊如從前那情形一樣的，也有稍微改變的，也有因精神不足而沉沉睡去的，也有整頓行李預備下車去而頓成一種喜悅的顏色的，也有引長着呻吟的聲音好似正在憂慮着前途底艱苦的。

現在那少年男女底畫冊差不多看完了。

「到了！」

從他們倆底口中便爽爽直直地說出了這兩個字來，這兩個字包含的意義怎樣，大概是旁的人所不知道的。



於是車停了。於是他們倆下車去了，他們大約是已經平平安安地到了他們所要到的地方了。他們倆下車去了，同時下車的還有別的幾個大的男女和小孩，但同時又有幾個人搭上車來。他們倆下車去了，車還是依舊開機前進。這時車上因為去了同車來的幾個伴侶，雖然不相識，究竟在大家底心裏總覺得失掉了同伴了，所以一時車中頓呈了一種沉寂而鬱悶的空氣，而剛纔上車來的那幾位，反到因為不相識的緣故，覺得面面相覷，難為接觸了。

現在我們底車正向着無限的前途奔放！

## 八

在這長途的旅行中，我們底生命統統寄託在這狹小的火車上；窗外景象飛湧地顯現出來，只在一秒鐘內的幾分之幾便成了過去。但是車上的人們對於這過去的一切作一種什麼樣的觀感，我實在無從知道！也有許留戀的罷？

「好了！只要到了車上就不怕了！一會兒工夫便可到，一到了就好了！」這是一個剛纔上車來的，擠在我們底旁近坐着的人對他底同伴這樣說。

這樣我們很可以看出他們對於過去的一切的觀念。所以在我們底同伴中也有人主張以為在車上的人們底希望只在他們各人所想像的前途的，雖然各人底前途是無限，雖然各人底前途底苦痛與愉快危險與平安還在「不可知」的一筆帳上，但他們對於過去的一切纔不見得有半點的留戀。這也許是實在的話罷！

現在火車開滿了機器，正向着無限的前途奔放！車窗外面的大陸如飛也似的轉動。車上的人或沉

默地坐着，或高聲笑談着，或唱着不成調的樂歌；大都是在那里等候着各人所想像的前途到來！

四一九二滬杭車上 選自海的渴慕者民智版

## 故友

葉鼎洛

大概因為秋天一定要下雨，所以天使下了雨，大概因為下雨一定要下幾天，所以便連下了幾天；然而這便使 Y 爲難了，這種非人力可以戰勝的阻礙，使他一連在朋友那裏住了幾天。

幸而天晴了，雖說太陽在這時候偏偏奇貨可居地不肯爽快地露面，柏油的馬路上也畢竟將乾了。於是他辭別了朋友。在久遠的西北風的吹動中，踏着常常相見的柏油馬路走回家裏來。

Y 的所謂家，原本在一幢洋松房子的樓上租下一間屋，而所謂樓底下，却是他的一位學生的家。因為學生是讀書人，所以會寫文章，因為能夠寫文章，所以有寫字檯，爲的是送信的郵差不願意騎着腳踏車上樓，所以凡是他的信札也都擱在學生的寫字檯上。他回來，他朝那寫字檯上望了。

「有一封信，Y 先生！」本來躺在床上讀 *Madame Bovary* 的學生忽然豎起來說了，於是 Y 也使看見了他的信。

信是從本埠寄來的，拿在手裏輕鬆鬆，早已知道不重要，但是拆開來也並不一定費力氣，所以他就拆開來。

信上說：「別來久矣，近況何如？武昌路把晤時，猶目前事也，而其實則事隔三年矣，光陰何其速，人事乃多變！然而老友固無日不形諸夢寐中者也。今弟已來上海，欲過訪，不知路之遠近，請速來江南旅社。」

一鼓譟衷。兄善飲，今宵其今作一醉乎？」

「那裏來的信書局裏催你去拿稿費嗎？」對着小孩子一般的他這先生，學生這樣不存心跡地問他了。

「目今那有這樣順當的事，這是一個老同學來的信。」

老同學來的信，老同學住在在江南旅社。江南旅社自然是愛多亞路上的江南旅社了。久住洋松房子的他，腦中驟然有了講究臥房的圖畫了，於是他便又忽然掉轉身，而腿便又跨到柏油馬路上。

他從公共汽車站上跳上了公共汽車，這汽車便像是他自己的一般，穩穩地把他送到江南旅社去。但是汽車確也還是慢，在那隆隆然的震動中，他想起從前的這位老同學來了。

老同學姓胡，所以在習慣上他便稱之為「胡」這也猶如他之被稱爲「Y」一樣。「胡」是有峨嵋山的S省人，但他從十八歲起便到上海來進了教會學校，所以上海話不必說會講，就是外國話也顯然不會說得不通了。不過，終於因為說外國話不能算行業，所以結果他便和Y同了學，他便忽然又成了××家，成了××家，第一便學會了搽粉，搽粉之後便常到外面去走路，走了路，他便分明廣有交遊了，所以當時的（胡）在許多學生之中算得很闊的，但也有機智，這機智便是使人們將來飛舞騰達起來的。

八年之前，大家同住在一個學校裏的宿舍中。彼時穿洋裝的學生還不至於像現在這樣多，所以獨穿洋裝的（胡）便常常像立在人頭上，每逢娛樂會，少不了他要立到台上去，有時候也在人多的地方說出有道理的話，於是大家認識了他的個性，但那個性又終究有點模糊，其模糊的道理便是畢竟不知道他是「啥路道」，然而他家裏很有錢的事情也畢竟是大家相信的，因為如果家裏不是真的

有錢，便萬萬不能夠離開了遠在天邊的S省，到上海灘上來穿洋裝了。

可是有一次，對於別人他却失去自己的信用了：那便是在一次學期之末，當買了許多上海物品榮歸故里的倥匆中，坐着汽車去趕輪船的時候，他把別人的洋裝穿去了。於是乎大家疑心起來，但又不能確定說他壞，只好等開學的時候去證明他。開學的時候終究來到，胡却穿了自己的洋裝重新搬進宿舍中。

「胡！你還記得穿了我的一套衣服嗎？」那人便不得已而這樣委屈地發問了。

然而胡憤然而且幾乎藐視一切了：

「胆小的人不要着急，那衣服，我已經穿破了，請你記住罷，我是不要措油的，加倍還你好了！」他便這樣說。

但是「加倍還你」的事情似乎也沒有實行，第二次學期之末他仍然要榮歸，在這次榮歸之後，大家就看見一個西裝裁縫在到處訊問他的住址。

關於這些事，Y也清楚地知道，但是也知道他另有一番說不出的道理，所以終究和他成了好朋友，而且近乎知己了。

幾年之後，大家因畢業而分手了。畢業之後的Y是到C省去當教員，但胡却在上海無職業地混。這之間，成爲好朋友而且近乎知己的Y和胡，便也時常通着信，倏忽間到了暑假，Y也榮歸到上海來了。炎暑逼人的一天，他們在武昌路碰頭了。又在秋風送爽的一天，他們在一個教會學校的宿舍中住了。當這數載闊別，各敘離衷的時候，在雪亮的電燈光下，他們便互相勉勵而也互相稱讚起來。那時候的胡是仍然在上海混，而Y則還是想繼續教書，所以不多久，他們便又分手了。

「你是有點路道的，也很聰明，前途是無論如何不怕的。」胡說。

「你自然更有路道，更聰明，前途自然更不用怕了。」Y說。

「但願你再弄點路道出來，將來我們便可以合作。」胡說。

「這只能希望你了，我的手段究竟比你差一點呢。」Y說——這便是他們分手的時候說的話。

轉瞬間又是一年過去了。Y仍在C省教書，而胡却忽然回了S省，照他的來信上說，知道他也在教書。在這一個學期之末，不幸的Y終究被C省的學生趕了出來，前途很渺茫，而和胡的來往的信札却不期然地繁密了。十分信託Y的胡，在幾封信中要Y到S省去和他合作另外的事情，而心神一定的Y，却又忽然回到上海來。

這樣一來彼此便忽然斷絕了音信。這其間，正當憤怒之後的Y便到日本去，胡或者仍然在S省教書，而彼此的音信便好像格外應該斷絕了。

轉瞬間又是很久的時日過去了。革命軍忽然從長髮賊發祥之地浩浩蕩蕩殺奔湘漢之間來，所向披靡而復向長江下游一帶橫行過去，其勢將要直搗黃龍了。這其間，跌坐在蓬萊四島中的Y天天在看日本報，而胡則仍然無消息。也有人傳說，說胡忽然又到了漢口，似乎也成了黨國要人了，有點路道的胡，本來有飛黃騰達之相的胡，如此其有指日高陞的希望的事情本來不足奇，而甘居下賤，想以文字彌補牢騷的Y，心裏却有點悶悶了。

但是有甚麼辦法呢！轉瞬間終於又到了最近的一年了。國家多事，輿論慌張，北京是已經改爲北平了，南京終究還是南京，這其間，時連不齊，運途多舛的Y，又兜圈子似地從北邊回到上海來，洋松房子便成了他的家，依然想以文字彌補牢騷，也想用酒來澆息憤火，而或者已經連陞三級的胡那音信却

愈加來得杳然了。

然而好朋友畢竟是好朋友，現在Y居然得了胡的消息了，這是何等快樂而且出於不意之間之事呀！坐在公共汽車裏的Y，便把這些故事想起來了。

隆隆然震動着的公共汽車慢慢地震動到三茅閣橋，到了江南旅社的門口了。既然到了門口，一定有門，Y便進了門，既然是旅社，一定有電梯，Y便由電梯升到三層樓，於是乎結果來到22號的房門口，暫時立定了。

因為不敢造次，Y所以在房門口暫時立定的，而裏面也居然有了女子的聲音，於是乎Y只好用指頭在那平截門上敲了幾下：

「胡！胡！胡在嗎？」

開門的不是胡，是一個穿短衣服的人，立在穿短衣服的人的後面的，是一個穿長袍子的女人，然而胡終於露面了，他那種虎背熊腰的身體，丹鳳眼臥蠶眼的面貌——靠了這個他從前所以也扮了關公的——宛然還是當年宿舍中的胡，也還是在武昌路時候的胡，仍然穿着洋裝，打着領結，不過似乎已經發福了，而面孔上也已經不復搽粉了。

是值得歡喜的事情，是應該寒暄的事情，於是他們緊緊地握了手，在一種久別重逢而因而不免稍為呆頭呆腦的情況之下，胡首先開口了：

「這便是Y，」他對那個猶還立着的女人說，「這是我的wife。」便又指着那女人對Y說，「還是當年的情景，不必客氣呀，坐。」繼而這樣說

誰又料到朋友的旁邊驟然有了一個wife呢！誰又料到這一次的胡帶了一個嫂嫂來呢！直到現在

現在還沒有結婚的心，裏忽然有點悵惘了，加之是，那嫂嫂有一個灰白的面孔，扛肩胛，細條腿，猶如有病的三十幾歲的女人，這和漂亮的胡似乎不相配，過於和胡要好的Y。在這情況之下有點拘束了。

但是還有甚於此的哩！他看見，那穿短衣服的直立在門口，還而且臥床上放着一盞鴉片燈。

本來是，一年四季過着不分晝夜的生活的Y是寧可妬忌那種循規蹈矩的人而決不至於攻擊鴉片燈的，況且，吃過漂亮女子的虧的他是寧可痛罵那種像樣的太太小姐而決不至於反對這種頹廢的女子的，不過，終於因為事出意外，而且近乎情節離奇，所以他便穩隱然有了點和自己不相干的失望了。

然而終究因為是老朋友的原故，而且那女人已經是嫂嫂的了，所以那拘束便在老朋友的面前消去，那失望也在嫂嫂的身體上抹掉了。

免不了的還是寒暄：

「今天才到嗎？從那裏來？」

「到是到了三天了，來却是從廬山來的，因為是在廬山上避了一個夏天的暑。」胡說。

「那廬山的風景真是好，上海這個怪地方，我是不喜歡的。」大概也究竟因為Y是胡的老朋友，所以那嫂嫂也便不拘束地插進來說了，聽他的口氣原來也是S省人。

「怎麼到了廬山，一向在那裏呢？何以沒有信？」Y說。

「怎麼到了廬山？從漢口來不是就順便到了廬山嗎？你還不知道我們在漢口住了一年嗎？信，我是一連發了幾封的，那就只要問你了。」胡像當年在宿舍裏的時候一樣不客氣地說，這也原是他向來如此的口吻。

「聽是也聽見說，可是信却沒有接到，那末，你在漢口自然做了一陣官了，那也有點趣味嗎？」Y說。

「趣……味！」嫂嫂用悠長的S省話說了，不過想拿幾個錢。」

「然而錢也終究用去了，不過有點路道的人，打定主意總歸不怕的。」胡說。

「那末，現在呢？到上海可想做別的事情嗎？」

「這就連我也還不知道，不過，人是已經到了上海了。」胡說。

「這上海哦，我看是不能像在漢口的時候了！一嫂嫂說。

在這樣不客氣的寒暄中，Y知道了他們方面的一些經過，那經過似乎是十分的複雜但也似乎十分的簡單，便是他們一同在S省教了書，他們結了婚，他們一同到漢口，一同在××部裏當××長，又因為××部起變化，便另外到了××部，××部又起變化，於是只好離開了漢口，於是到廬山去避暑，於是又從廬山跑到上海來，一句話說完，是由平常人的身分做了一陣官，又由官的身分變為平常人了。

明白地知道了這麼一些經過的Y，原也相信有了M的胡並沒有十分變，而那嫂嫂，則大概是本來如此的，於是連嫂嫂也加入他們，便完全回復了當年在宿舍中的情景，吃飯了，而鴉片燈則一直點在那裏。

望着這長明不熄的鴉片燈，Y原也斷定他們二人之中一定有一個上癮的了——也許因為病的原故吧？這是看了那嫂嫂的灰白的面孔想——而他們，倒也似乎應該有癮的，所以吃過飯之後，夫妻們便橫到鴉片燈的兩對面去。

「你也要抽一筒嗎？」嫂嫂動手燒烟了，用待客似的禮貌對Y說。



「我不抽，你們請。」Y說，坐在床前面。

在這稱兩個橫着一個豎着的家常便飯的無聊狀態之下，閒談便少不了開始了。

但是望着燒烟的妻子的胡，却用明銳的眼睛注意到那個一直立在門口的穿短衣服的人了：「你看吃了飯也不曉得倒茶的，況且又有客人在這裏聽見嗎倒茶！」他用做官的神氣喝叫。

「這小子簡直是傻瓜，不知道我們要來幹嗎喂！」燒烟的嫂嫂也發怒了。

於是呆立着的穿短衣服的人活動起來，三杯熱茶放在床面前的梳粧檯上了。

閒談是胡先開始。

「奇怪的是不知道什麼道理，在不見面的時候，覺得心裏有許多的話要說，可是見了面却說不出話來了。」眼望着帳頂，把腳掛在檯子上，像在忍令那燙得很平板的洋裝褲子起了皺紋似的。

「我也覺得這樣，這幾年的我，可以說把一些老朋友統統丟掉了，有時想起來很覺到有點淒涼，難得遇到一個老朋友，總像要把滿心的積鬱通通吐出來似的，可是看見了，却又想不起要說甚麼話了。」

Y說，他的心裏真的不知不覺有了點淡淡的悽愴了。

「那末你這三年功夫怎樣過去的呢？到了些甚麼地方呢？」

「自從C省出來了以後，便在上海教了半年書，其後到日本，再後來到奉天，現在便由奉天到上海來了，忽忽又是一年加兩個月了。」

「我原知道你是有點路道的，你到日本去了嗎？可是你也知道我已經到德國去走了一趟嗎？」

「到了德國嗎？這是極好的事情，那末你現在的德文總很可以的了，會話方面呢，也行嗎？」

「行是不算行，不過末噯，大概總可以說得和德國人一樣。」胡說，這也原是他當年做學生時候的

口氣。

「他現在的德文真進步了不少呢，在漢口的時候，和我們來往的都是德國人，那些洋人沒有一個不是有錢的。」嫂嫂感嘆地說。

先是說着這種隔得很遠的從前的話，後來便說到目前的話來了。

「那末你現在的生活怎樣維持的呢？收入也還可以嗎？」胡關心地說了。

「我反正是這樣胡亂地過去，教員也當得灰心了，路也走得疲倦了，也不想再去兜圈子了，我現在便想這樣老老實實賣文章過日子，這種生活已經半年過去了。」Y道。

「這固然也是你唯一的出路，但是也能夠永久這樣維持下去嗎？是不是還是當初學生時代的那種善相呢？手裏時常還有錢用嗎？」

「說到錢，這可就由不得自己打算了。在我自然是想要錢的，可是別人也多般窮，不得不想措油，所以被措油的多，拿到錢的少，然而兩方面也都一樣勉強挺過去，本來，據我看，在這種混亂的社會狀態之下的，尤其是我們這種人，除掉認吃虧以外便沒有辦法了。」因個歷來生活不如意而越變越沒有志氣的Y，便又這樣說出弱者的話來。

而閒談便自然而有點緊湊起來了。

胡似乎對於這種臨時的人生觀老大不贊成，他把右腳換了左腳，擱到檯上去，又重新把褲腳管往上面提一提說：

「然而我以爲你這種認吃虧的辦法，真要吃虧的，何以你現在變得這樣消極呢？不瞞你說，我倒還是「打定主意不怕的」做人方法，你看十七塊錢一頂的帽子，二十二塊錢一雙的皮鞋，不過就只兩

頭好看，中間一段是不大靈的。這麻布衣服再過幾天就不能走出去了，然而打定主意不怕，再過一個禮拜，包你就穿着起碼五十塊錢一套的衣服了。」

「他穿衣服真是講究，」正在全身用力抽雅片的嫂嫂，把烟槍從嘴裏拔出來，忙忙地吞了一口熱茶說了，「在漢口的時候，七八十塊錢的衣服不做便罷，一做就是幾套，什麼也要用西洋貨，什麼也要用西洋貨，不要說別的，就是鞋子也是十三塊錢一雙的，而且一買就是一打！同時張着發着無力的青光的眼睛，用瘦的手抓空氣似的做起形容的姿勢來。」

胡穿衣服真講究的事情原是，在八年之前就知道了的，但一聽到講究到這樣，而且在漢口這樣講究，不禁使他羨慕而好奇，並且一時覺得有用旁敲側擊法來盤問的興緻了。

「然則你們在漢口的時候是怎樣一種情形呢？自然有大批的錢來供給你們用的了。」

「那還用說，那時候只要你在漢口，便也有大批的錢給你用！」胡驟然精神百倍地說，看他的神氣彷彿他的眼睛又觀照那全漢口的市場了。

「那個時候哦，只要你有精神，不怕你沒有錢用！簡直是大捲的鈔票塞在褲袋裏，走到馬路上去分佈分佈好了！」嫂嫂又是正當急急地抽烟之後而又急急地吞下一口熱茶說。於是索性丟了槍，坐起那過於苗條的身體，用兩隻瘦手同時抓空氣似的來做形容的姿勢了。

「那是我們在××部的材料處，我們兩個人，每天一個老早就起來，打起了精神，去想怎樣弄錢的法子。他到裏面去辦事，去領錢，我總是急急抽了烟，出去買東西。你知道我們的錢從那裏來的呢？除掉東西上用手段就沒有辦法了。所以我不能不親自去買東西。大街小巷地，去找價錢便宜的鋪子。買整正的花旗布。買成箱的紙，買成細的筆，膠水，顏料，繩子，釘，木材和玻璃，這些東西揀最便宜的買，買來就

可以算貴的，並且叫他們開發票的時候抬高那價錢，暗中送他們幾個錢，還有當時××部辦着××報，我們便到印刷處去連絡虛報數目，好比是印三千份就報六千份並且排工裏面又可以做伸縮材料又可仔報虛數，工人的工錢裏面還可以剋扣這樣，大不可細算，積少成多，四面八方集攏來，平均就可以賺錢，到月底結賬的時候又是一筆大數目，再加上正薪水，一個月那裏不弄他四五百塊錢呢？」

「但是他們不會知道嗎？讓你們這樣大胆地作弊嗎？」Y說。

「所以說，像你這種人真是太傻了，當時的情形，有甚麼人來查問，況且又那一個不是這樣，在我們底下的人是這樣，在我們上面的人也是這樣，反正大家打弄的錢的主意，你道真有人在實行××主義嗎？你道個個都是有良心的××黨員嗎？這便只有天曉得。」

「可是我總覺得你們太大胆了，便是用不着講良心，性命總應該顧到的，萬一被查出來了，那怎麼得了呢？」

「這你又是傻話，依了你，一輩子也休想弄到一個錢，什麼事情不是從大胆上成功的呢？如果胆子小，那便只好坐在家裏吃飯，休想到社會上來活動了，甚麼叫活動？」

於是，由這種話，又漸漸地講到目前的事情了。

「那時候，當然是這樣。」Y說，「但是現在，你們到上海來，又有些甚麼活動呢？想打甚麼主意。走甚麼門路呢？」

這就輪到胡說了：

「這時候嗎？我們可又變了方向了。南京有一條路子，我想托××的介紹，去走老×的門路，弄他一筆官費；到外國去住幾年回來，那時候再活動，那時候活動起來當然不同了。你看罷，等着罷，打定主意。」

不怕的。」他收回擱在檯子上的脚，和妻子對面坐着了。

「我們的意思是」那妻子便接着說，「做人第一要有名，第二要有利，而這名利却又是相關的，有了名自然有利，有了利也可以買名，所以我們先想弄到錢，再到外國去，從外國回來，就有了名了，有了名，不想沒有利，而利又跟着名氣大起來，這樣名利雙關地弄起來，利就可以來之無窮，名也可以越變越大，利……」

「這就叫做發展，做有名又有利，同時也可以得到學問，並且又可以發揮自己的材能！」那丈夫又夾着說。

然而他們這樣把名利和學問材能夾在一起說起來，使這個被他們稱為傻瓜的Y認真討論起來了：

「這樣可以得到學問而又可以發揮材能我倒也十分贊成的，不過我倒又以爲也不必要到外國去，老實說我們都可以說是到過外國的了，但是其實我們都曉得從外國回來的人未見得有道理，況且其中更有比沒有到過外國的還要糟糕的，那末便是爲了學問和材能，又何必一定要到外國去呢？即使爲了名和利……」雖然嘴裏這樣說，他心裏着實有點悶惱和混亂了。

「哈，你這又是傻話了，你總是「以爲」「其實」，但是現在可以照着各人的「以爲」去做「其實」的事情嗎？我們的「以爲」是「以爲」「非如此不可」的，我們的「其實」是「其實應該如此」的，我們就「以爲」現在的世界「其實」應該這樣，否則我們就「以爲」「以實」毫無道理了。你「以爲」這樣不對嗎？「其實」你也太傻了！」那妻子教訓似地說了。

「到這時候我們不能照學生時代的那種志向做了！這完全由於我的經驗，或者你也決不至於……」

有經驗到這個的，老朋友。不想你倒還是在講良心主義呢，然而我說你快點不要講良心罷，再講下去可真要餓死了！等我們有了點路道，一起來合作……」那丈夫勸告似地說了。

「哦，很好的，密司脫兒Y！」妻子又說了，依着S省的口音，她在密司脫的底下硬加上一個兒字，這匆忙中令Y感到自己成了密司脫的兒子了，「你也不要辜負了你的材能和學問，應該趁年輕的時候活動活動，連絡幾個有勢力的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真埋沒了你了！」他同情地說了。

「老朋友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呀！」丈夫又唱歌似地說了。

「你們別以為我傻，其實我倒也很想這樣做一做，對於這幾種權宜之變我並不認為是鄙卑的，可是不幸的我終究沒有這種性格，就是要做也很難，叫我從那裏做起呢？和那些大人們在一起時，我總覺得格格不相入，而且暗暗地竟有點討厭他們。」Y真誠地說，他的心中着實有點淒涼起來，又彷彿覺得自己已經不像是胡的老朋友了。

「唉！我的……你過於志氣高傲了，但是要知道這種高傲終究是吃虧的根本！」那妻子誠懇地說着便笑起來。

「我看這樣罷Y！這一次，且讓我們去活動，如果有把握，順便替你弄一筆官費，同到外國去走一走，老朋友，即使你還是這樣的高傲，我可不願意你這樣下去的，你這種生活終是不了的，剛才你進來的時候，我看你的面色比從前憔悴多了！」胡終於可憐他似的說起來，無論他是怎樣的意見，這樣出於友情中的至情的同情，使Y越發自悲而且自失起來了。

「真是的，你真胡慢慢地發胖了，你却是這樣瘦得可憐啊！」嫂嫂也用同情的面孔對着他憐惜似的說了。

可是這其間，老孀和嫂嫂的話雖然說得這樣有無可辨駁的悲惜之情，雖然着實使一向住洋松房子的Y自悲而且自失，但是在他的心府裏，在他的天性中，仍然被那所謂造成命運的孤乖的天性霸佔了一部分，當感激的念頭起來時，却被一種窮詩人的厲氣似的倔強的情緒蓋沒了。許是他近來的生活已經失了重心吧？許是因為過分的不如意反而使他的性格走了乖戾之路吧？許是他的神經已經有了病了吧？許是他的精神已經不康健了吧？許是他已經變成一種與常人不同而和瘋人相近的性格了吧？聽了這種關切的點的他，看着那兩張具有骨肉之愛的面孔，他反而覺得有點懼怕了，而覺得有迴避他們的必要了，反而覺得有一層無形的屏障隔在彼此之間了，那一向是老朋友的胡因為發胖之故便顯然變得和從前不像了，而那嫂嫂映在鴉片燈光中的她的面孔便愈形灰白起來。

「我看這倒不必了，反正是我想我就這樣下去未見得再會壞下去了，只要人家還有點良心，我這種生活或者也可以將就過去的……」他近乎有了點含淚的聲音，終於這樣灰心地說了。同時他在匆促之間恍忽又想起了一些人，那便是那些本來也是講良心主義的文人之流，有的是從廣東拐了些錢到上海來住的人，有的是做了一陣官跑到外國去住的人……於是他的心裏格外覺得淒涼起來，他想到：

「他們是變了！他們是變了！」

可是他是這麼想，別人却也認為他變了，看了他那精神萎靡的神氣，看了他那 Melancholy 的眼睛，有飛黃騰達之相的胡說：

「想不到你和從前有點不同了！」

那仁慈的嫂嫂也不禁憂愁地說道：

「這樣下去我看密司脫兒Y是要有神經病的！」這兩句話幾乎使Y流出淚來了，他再不願意把話說下去了。

幸而夜也深了，話頭便又轉到目前最急迫的睡覺問題：

「來！胡喝叫那依然直立在那裏的穿短衣服的人說，叫他們另外去開一間房間，說有一個客人要在這裏宿，再叫他們拿一張行軍牀進來，今晚太太要一個人睡呢！」

然而Y忽然覺得坐在那裏不安起來，他那淒涼之情似乎還是讓一個人獨自住到洋松房子裏去好，他的孤獨的性格忽然厭惡這種講究的臥房了。

「不要再開房間罷，我可以隨便到那裏去住一宿，明天早上再來罷。」他說。

於是別人的一番好意終於留不住他這孤僻的人，他便自己覺得淒淒涼涼地，辭別了老朋友和嫂嫂，如同拜別爹娘養育之恩似的，重新由電梯，由大門，走出江南旅社。

夜裏頭公共汽車裏的乘客愈加稀少，而到他住的地方去的人更少，秋是已經很深了，深夜中的秋更真來得淒涼，那公共汽車便也發出淒涼的嗚嗚的聲音，從淒涼的愛多亞路的馬路上把帶有淒涼之心的Y送回來了。

重新走到洋松房子的樓下，那已驚捲在被窩裏的學生被他驚醒起來。

「回來了？Y先生！今天又在那裏喝了酒？」尚沒有社會經驗的學生，每次當他回來的時候總以為他在朋友那裏喝了酒，便這樣問了。

「那裏喝了酒呢？我近來已經不大喝酒了！」他淒涼地回答，便走到洋松房子的樓上去，他感到從來沒有感到的獨孤，幾乎要哭了！



## 苦雨淒風

梁實秋

那是初秋的一天。一陣秋雨淅淅瀝瀝的落了下來，發出深山裏落葉似的沙沙的聲音；又夾着幾陣清涼的秋風，把雨絲吹得斜射在百葉窗上。弟弟正在廊上吹簾子泡，偶爾的銳聲的喊着。屋裏非常的黑暗，像是到了黃昏；我獨自臥在大椅上，無聊的燃起一支香烟。這時候我的情思活躍起來，像是一隻大鷗，飛騰於八極之表。我的悲哀也驟然狂熾，似乎有一縷一縷的愁絲將要把我像蛹一般的層層縛起。啊！我的心靈也是被淒風苦雨襲着！

在這愁困的團霧裏，我忽的覺得飄飄搖搖，好像是已然浮遊在無邊的大海裏了，一輪明月照着萬頃晶波……一陣海風過處，又聽得似乎是從故鄉吹過來的母親的呼喚和愛人的啜泣。我不禁悲從中來，淚如雨下；却是簾櫳裏透進一陣涼風，把我從迷惘中間吹醒。原來我還是在椅上呆坐，一根香烟已燃得只賸三分長了。外面的秋雨兀自落個不住。我深深的呼吸了一口氣。

母親慢慢的走了進來，眼睛有些紅了，却還直直的凝視着我的面上。我看着她默然無語。她也默默的坐在我對面，隔了一會，緩聲的說：

「行李都預備好了麼……」

她這句話當然不是她心裏要說的，因為我的行裝完全是母親預備的，我知道她心裏悲苦，故意的這樣不動聲色的談話，然而從她的聲音裏，我已聽到一種啞澀的嗚咽的聲音。我力自鎮定指着地

上的兩隻皮箱說：

「都好了，這隻皮箱很結實，到了美國也不致於損壞的……」

母親點點頭，轉過去望着窗外，這時候雨勢稍殺，院裏積水泛起無數的水泡，弟弟在那裏用竹竿戲水，大聲的歡笑。俄傾間雨又瀟瀟的落大了。

壁上的時鐘敲了四下，我一聲不響的起來披上了雨衣，穿上套鞋……母親說：「雨還在落着，你要出去麼？」

我從大衣袋裏掏出陳小姐給我錢行的東帖，遞給她看；她看了只輕輕的點點頭，說：「好，去罷。」我纔掀開門簾，只聽見母親似乎嘆了一聲。

我走到廊上，弟弟扯着我說：「怎麼，綠哥你現在就走了麼？這樣的雨天，母親大概不准我去看你坐火車了……」我撫弄他的頭髮，告訴他：「我明天才走呢，你一定可以去送我的。今天有人給我錢行。」我走出家門，粗重的雨點打到我的身上。

## 二

公園裏異常的寂靜，似是特留給我們話別。池裏的荷葉被雨洗得格外碧綠，清風過處，便俯仰傾歌，做出各種姿態。我們兩個伏在水榭的欄上賞玩灰色的天空，反映着遠處的青麗的古柏，紅牆黃瓦的宮殿，做成一幅哀豔沉鬱的圖畫。我們只默默的望着這寂靜的自然，不交一語。其實彼此都是滿腔熱情，常思晤時一吐爲快，怎會沒有話說呢？啊！這是情人們的通病罷——今朝的情緒，留作明日的相思。一陣風香，她的柔髮拂在我的臉上，我週身的血管覺得緊張起來。想到明天此刻，當在愈離愈遠，從

此天各一方，不禁又戰慄起來。不知是幾許悲哀的情緒混和起來糾纏在我心頭！自古傷別離，離愁果是「剪不斷理還亂」的了。

我鼓起微弱的勇氣，想屏絕那些愁思，無心的向她問着：

「你今天給我餞別，可曾請了陪客嗎？」

她凝視了我一頃，似乎是在這一頃她才把她已經出神的情思收轉回來應答我的問語。她微微的呼吸了一下，顫聲的說：

「哦，請陪客了。陪客還是先我們而來的呢。」她微微的向我一笑，「你看啊，這苦雨淒風不是絕妙的陪客嗎……」

我也微微報她一笑，只覺一縷淒涼的神情瀰漫在我心上。

雨住了。園裏的景象異常的清新，玳瑁的樹枝綴着翡翠的水葉，荷池的水像油似的靜止，雪皚紅隊的鴨兒成羣的叫着。我們緩步走出行樹，一陣土溼的香氣撲着鼻觀，沿着池邊的曲折的小徑，走上兩旁植柏的甬道。園裏還是冷清清的。天上的烏雲還在互相追逐着。

「我們到影戲院去罷，天雨人稀，必定還有趣……」她這樣的提議。我們便走進影戲院裏面的觀衆果似晨星的稀少，我們便在僻處緊靠着坐下，鈴聲一響，屋裏昏黑起來，影片像逸馬一般在我眼前飛游過去，我的情思也似隨着像機輪旋轉起來。我們緊緊的握着手，沒有一句話說。影片忽的一捲演訖，屋裏的光綫放亮了一些，我看見她的烏黑的眼珠正在不瞬的注視着我。

「你看影戲了沒有？」

她搖搖頭說：「我一點也沒有看進去，不知是些什麼東西在我眼前飛過……你呢？」

我勉強的笑着說：「同你一樣的……」

我們便這樣的在黑暗的影戲院裏度過兩個小時。

我們從影戲院出來的時候，濛濛的細雨又在落着，園裏的電燈全亮起來了，照得雨溼的地上閃閃的發光。遠遠的聽見鐘樓的噹噹的聲音，似斷似續的波送過來，只覺得淒涼，黯澹……我扶着他緩緩的步到餐館，疏細的兩滴——是天公的淚點，灑在我們的身上。

她平時是不飲酒的，這天晚上却斟滿一盞紅葡萄酒，舉起杯來低聲的說：

「願你一帆風順，請盡了這一杯罷！」

我已經淚珠盈睫了，無言的舉起我的酒杯，相對一飲而盡。餐館的侍者捧着盤子，在旁邊驚詫的望着我們。

我們從餐館出來，一路的向着園門行去。我們不約而同的愈走愈慢，我心裏暗暗的慊恨這道路的距離太近！將到園門，我止着問她：

「我明天早晨去了……你可有什麼話說麼？」

她垂頭不響，慢慢的從她的絲袋裏取出一封淺紅色的信簡，遞到我的手裏，輕聲的嘆着說：「除紙筆代喉舌，千種思量向誰說……」

我默視無言，把紅箋放在貼身的衣袋裏。只覺得無精打采的路燈向着我的淚眼射出無數參差不齊的金黃色的光芒。

我送她登上了車，各道一聲珍重——便這樣的在苦雨淒風之夕別了！

我回到家裏，妹妹在房裏寫東西，我過去要看，她翻過去遮着，說：「明天早晨你就看見了。今天陳小姐怎樣的餓行來的……」我笑着出來到母親房裏，小弟弟睡了，母親在吸水烟。

「你睡去罷！明天清早還要起身呢……」

我步到我的臥房，只覺一片淒慘。在燈下把那紅簡啓視，上面寫着——

「綠哥：我早就知道，在我和你末次——決不是末次，是你遠行前的末次——話別的時候，彼此一定只覺悲哀抑鬱，而不能道出隻字。所以我寫下這封信，準備在臨行的時候交給你。這信裏的話是應該當面向你說的，但是，綠哥，請你恕我，我的微弱的心禁不起強烈的悲哀的壓迫，我只好倩紙筆代喉舌了。」

「綠哥！兩月前我就在想像着今天的情景，不料這一天居然臨到！同學們都在譏笑我，說我這幾天消瘦了；我的母親又說我是病了，天天強我吃藥。你該知道我吃藥是沒用的。綠哥，你去了，我只有一件事要求你，就是你要常常的給我寄些信來，這是醫我心靈的無上的聖藥了。」

看到這裏，窗外滴滴答答的響個不住，蕭蕭的風又像在唏噓着。我冥想了一刻，又澄心的看下去：

「綠哥，我嘗讀古人句：『……人當少年嫁，我當少年別……』總覺得淒酸不堪，原來正是爲我自身寫照！只要你時常的記念着我，我便也無異於隨你遠渡重洋了。」

「『哥羅拉多泉』是美國名勝的地方，一定可以增進你的健康，同時更可啓發你的詩思。綠哥，你千萬不要『清福獨享』，務必時常寄我些新詩，好叫一些『不相識的湖山頻來入夢』。我決計在這裏的美術院再學幾年，等你的詩集付印的時候可以給你的詩集畫一些圖案。綠哥，你的詩集一定需要圖案的，你不見現在行的一些集子嗎？白紙黑字平淡無味，真是罪過詩和畫原

是該結合的呀！

「你去到外國，不要忘了可愛的中華！我前天送你的手製的國旗，願長久的懸在室內，檀香爐也可在秋雨之夜焚着。你不要只是眷念着我，須要崇仰着可愛的中華。可愛的中華的文化。」

「綠哥別了！我不能再寫下去了，因為我的話是無窮止的，只好這樣的勉強停住。秋風多厲，珍重玉體。」

妹陳淑敬上臨別前一日

我往復的看了數遍，如醉如癡的靠在臥椅上，望着這淺紅的信簡出神。我想今夜是不能睡了，大概要親嘗「枕前淚共階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的滋味了。忽的聽見母親推開窗子，咳嗽了一聲，大聲的說：

「綠兒？你還沒睡麼？該休息了，明天清早還要趕火車呢。」

我高聲答道：「我就去睡了。」我捻滅了燈，空牀反側，徹夜無眠。一陣陣的風聲，雨聲，在昏夜裏猖狂咆哮。

#### 四

看看東方的天有些發白，便在牀上坐起來，紗篩節進一縷晨風，微有寒意。天上的薄雲還均勻的鋪着，窗外有幾隻蟋蟀唧唧的叫着。我靜坐了片刻，等到天大亮了，起來推開屋門。忽然，出我意料之外，門上有一張短簡，用圖釘釘着我立刻取了下來，只見上面很整齊的寫着：

「綠哥：請你在發見這張短簡的時候把驚奇的心情立刻平靜下去，因為我怕受驚奇的刺激，所以特地來把這張短簡釘在你的門上。你明天不是要走了麼？我決定不去送你，並且決定在今夜

不睡，以便等你明晨離家的時候，我還可以安然的睡着。請你不要叫醒我，綠哥，請你不要叫醒我。我怕看母親的紅了的眼睛，我怕看你臨行和家人握手的樣子……綠哥，你走後，我將日夜的禱告，祝你旅途平安，只要你答應我一件事，明天早晨不要叫醒我，我再會罷！紫妹敬上苦雨淒風之夜」

我讀了異常的感動。便要把這張信紙夾在案頭的書裏。偶然翻過紙的背面，原來還有兩行小字：「你放心的去好了，你走後，我必代表你天天的找陳淑同玩，想來她在你去後也必願和我玩的。」我不禁笑了出來。時光還很早，母親不會起來，我便撕下一張日曆，在背面寫着：

「紫妹：我一定不把你從夢中喚醒，來和我作別。我也想大家都在夢中作別，免得許多煩惱，但這是辦不到的。臨別沒有多少話說，只祝你快樂，你若能常陪陳淑玩，我也很感謝你的。再談罷。」

綠哥」

我寫好了便用原來的圖釘釘在紫妹臥房的門上，悄悄的退回房裏。移時母親起來，連忙給我預備點心吃。她重複的囑咐我的話，只是要我到了外國常常給家裏寄信。

行李搬到車上了，母親的淚珠滾滾的流了出來，我只轉過頭去伸出手來和她緊緊的一握着說聲「母親我走了……」

「你的妹妹弟弟還在睡着，等我去叫醒他們和你一別罷……」

我連忙止住她說：「不用叫他們了，讓他們安睡罷！」我便神志惘然的走出了家門。涼風吹着衣裳，我走出巷口折行的時候，還看見母親立在門口翹首的望我。

## 南北極

穆時英

那時我還只十三歲。

我的老子是洪門弟兄，我自幼兒就練把式的。他每天一清早就逼着我站樁溜腿。我這一身本領就是他教的。

離我家不遠兒是王大叔的家，他的姑娘小我一歲，咱們倆就是一對兩小口兒。我到今兒還忘不了她。一個在東，一個在西，太陽和月亮會了面，咱姓子的就不該自幼兒就認識她。他媽的姓子的命根子裏孤鸞星高照，一生就毀在狐媚子手裏。我還記得那時我老叫她過玉姐兒。

玉姐兒生得黑穆穆兒的臉袋子，黑裏透俏，誰不喜歡她。我每天趕着羊兒打她家門前過時，就唱：

「白羊兒，

玉姐兒

咱們上山去玩兒！」

她就唱着跑出來啦——那根粗辮兒就在後邊兒蕩鞦韆。

「玉姐兒，

小獅子（我的名兒是于尙義，可是她就愛叫我小獅子）

咱們趕着羊兒上山去吃草莢子！」

咱們到山根那兒放了羊，我爬上樹給她採鮮菓兒，她給我唱山歌兒。等到別家的孩子們來了，咱們不是摔交就摸老瞎。摔交是我的拿手戲，摔傷了玉姐兒會替我醫。是夏天，咱們小子就跳下河去洗澡，



在水裏耍子，她們姑娘就趕着瞧咱們的小雞巴。我的水性，不是我吹嘴，夠得上一個好字。我能鑽在水裏從這邊兒游到那邊兒，不讓水面起花，我老從水裏跳上來嚇玉姐兒。傍晚兒時咱們倆就躺在草上編故事。箭頭菜結了老頭兒，婆婆頂開了一地，蝴蝶兒到處飛，太陽往山後躲，山呀人呀樹呀全紫不溜兒的。

「從前有個姑娘……」我總是這麼起頭的。

「從前有個小子，叫小獅子……」她老搶着說。

編着編着一瞧下面村裏的煙囪冒煙了。我跳起來趕着羊兒就跑，她就追，叫我給丟在後邊兒真丟遠了，索性賴在地上嚷：「小獅子！小獅子！」

「跑哇！」

「小獅子，老虎來抓玉姐兒了！」

「給老虎抓去做老婆吧？」

「小獅子！老虎要吃玉姐兒呢！」

「小獅子在這兒，還怕老虎不成。」我跑回去伴着她，她準撒嬌，不是說小獅子，我可走不動啦，就是說，小獅子，玉姐兒肚子痛，我總是故意跟她別扭，直到攔不住再叫她央求了纔背着她回家。

這幾個年頭兒可真夠我玩兒樂哪！

可是在她十四歲那年，王大叔帶她往城裏走了一遭兒，我的好日子算是完了。她一回來說城裏多麼好，城裏的姑娘小子全穿得花蝴蝶似的，全在學堂裏念書會唱洋歌。

「咱們明年一塊兒上城裏去念書吧！」

我那天做了一晚上的夢，夢着和玉姐兒穿着新大掛兒在學堂裏念書，那學堂就像是天堂，牆會發光。

隔了幾天，她又說，她到城裏是去望姑母的，她的大表哥生得挺漂亮，大她三歲，抓了許多菓子給她吃，叫她過了年到他家去住。她又說她的大表哥比我漂亮，臉挺白的，行動兒不像我那麼粗。我一聽這話就不高興；我說：「玉姐兒，你不能愛上他，王大叔說過的，等我長得像他那麼高，把你嫁給我做媳婦……」

「別拉扯！咱們上山根兒去玩兒。」她拉了我就走。

往後她時常跟王大叔鬧着要到城裏去念書。我也跟老子說，他一瞪眼把我瞪回來了。過了年，她來跟我說要上城裏去給姑母拜年，得住幾天。我叫她別丟了我獨自個兒去。她不答應。我說：「好，去你的！小獅子不希罕你的。你去了就別回來！」誰知道她真的去了，一去就是十多天。後來王大叔回來了，到我們家來坐地時，我就問他：「玉姐兒呢？」我心裏發愁。你別瞧我一股子儂勁兒，我是粗中有細，我的心可像針眼兒。我知道玉姐兒沒回來，準是愛上那囚攪的了。

「玉姐兒嗎？給她大表哥留下哩；得過半年纔回，在城裏念書哪！那兩小口兒好的什麼似的……」他和我老子談開啦。我一納頭跑出來，一氣兒跑到山根兒，悶嘴咄的坐着。果然，她愛上那囚攪的啦！好傢伙！我真有股儂勁兒，那天直坐到滿天星，媽提着燈籠來找，纔踏着鬼火回去。過幾天，王大叔又到我們家來時，我就說：「王大叔，你說過等我長得像你那麼高，把玉姐兒嫁給我，幹嗎又讓她上城裏去？你瞧，她不回來了！」王大叔笑開了，說道：「好小子，毛還沒長全，就鬧媳婦了！」

「好小子！」老子在我脖子上拍了一掌。你說我怎麼能明白他們說的話兒？那時我還只那麼高哪。

從那天起，我幾次三番想上城裏去，可是不知道怎麼走。那當兒世界也變了，往黑道兒上去的越來越多，動不動就綁人，官兵又是一大嘟嚕串兒的捐，咱們當莊稼人的每年不打一遭兒大陣仗兒就算你白辛苦了一年。大家往城裏跑——誰都說城裏好賺錢哇！咱們那一溜兒沒幾手兒的簡直連走道兒都別想。老子教我練槍，不練就得吃虧。我是自幼兒練把式的，胳膊有勁，打這麼百兒八十下，沒半寸酸。好容易混過了半年，我纔明白我可少不了玉姐兒。這半年可真夠我受的！玉姐兒回來時我已打得一手好槍，只要眼力夠得到，打那兒管中那兒。她回來那天，我正躺在草上納悶，遠遠兒的來了一聲兒：「小獅子！」我一聽那聲兒像玉姐兒，一挺身跳了起來。「玉姐兒！」我一跳三丈的迎了上去。她臉白多了，走道兒裝小姐了，越長越俏啦！咱們坐在地上，我滿想她還像從前那麼的唱呀笑的跟我玩兒。她却變了，說話兒又文氣又慢。那神兒，句兒，聲兒，還有字眼兒全和咱們說的不同。

「好個城裏來的小姐！」

「別胡說八道的。」

「玉姐兒，你俏多啦！」

「去你的吧！」她也學會了裝模做樣，嘴裏這麼說，心裏可不這麼想——我知道她心裏在笑呢！她說來說去總是說城裏的事，說念書怎麼有趣兒，說她姑母給她做了多少新衣服，她表哥怎麼好，他媽的左歸右歸總離不了她的表哥。我早就知道她愛上了那囚攔的。

「玉姐兒，我知道你愛上他了！」

「嘻！」她還笑呢！我提起手來就給一個鍋貼——這一掌可打重了。你知道的，我這手多有勁。可是管她呢！「滾你的，虧你有這臉笑？老子不要你做媳婦了。小獅子從今兒起再叫你一聲兒就算是忘八

羔子。」我跳起身就走，沒走多遠兒，聽得她在後邊兒抽抽噎噎的哭，心又軟啦。我跑了回去。

「媽的別再哭了，哭得老子難受。」

「走開，別理我！」

「成咱小獅子受你的氣？」我剛想走，她哭得更傷心了。媽的，我真叫她哭軟了心，本來像鐵，現在可變成了棉花，「叫我走？老子偏不走不走定了。我早就知道你愛上了那狗養的野雜種，忘八羔子，囚籠的。」

「我就算愛上了他！有你管的份兒？不要臉的！媽的，還說我不要臉呢！別累贅老子沒理你。」

「誰跟我說一句兒就是忘八羔子！」她不哭了，鼓著腮幫兒，淚眼睜得活賽龍睛魚。

「老子再跟你說一句兒就算是忘八羔子。」

她撐起身就走，你走你的，不與我相干！打算叫我賠不是嗎？太陽還在頭上呢，倒做起夢來了。她在前一滑，滑倒了，我趕忙過去扶她，她一撒手，又走了。我不知怎麼的，連我自己也不明白，又會趕上去攔住她道：「玉姐兒——」

「忘八羔子！」

「對！」

她撲哧的笑啦。

「笑啦，不要臉的！」

「誰纔不要臉呢，打女孩兒家！」

咱們算是和了。

她在家裏住了二十多天。她走的那天我送了她五里路，她走遠了，拐個彎躲在樹林那邊了，我再楞磕磕的站了半天纔回來。我也跟老子鬧着要上城裏去念書，可是只挨了一頓罵，玉姐兒這一去就沒回來。我天天念着她，到第二年我已長得王大叔那麼高啦，肩膀就比他闊一半，胳膊上跑馬拳頭站人，誰不誇我一聲兒。『好小子！』可是她還沒回來，王大叔也不提起她。

那天傍晚我從田裏回來，王大叔和老子在門口喝白干兒，娘也在那兒，我瞧見了他們，他們可沒瞧見我。遠遠兒的我聽得王大叔大聲兒笑道：『這門子親算對的不錯，有我這翁爹下半世喝白干兒的日子啦！』他見我走近了，就嚷：『好小子！三不知的跑了來，玉姐兒巴巴的叫我來請你喝喜酒兒呢！』

「嫁給誰？」

「嫁到她姑母家裏。」

「什麼阿？」我回頭就跑。

「小獅子！」

「牛性眼兒的小囚攏，還不回來！」

我知道是老子和媽在喊，也不管他。一氣兒跑到山根兒，怔在那兒，半響，纔倒在地上哭起來啦。纔歸巢的鳥兒也給我嚇得忒楞楞的飛了。我簡直哭瘋了，跳起身滿山亂跑，衣服也扎破了，腦袋也碰破了，臉子胳膊全淌血，我什麼也不想，就是一陣風似的跑。到半晚上老子找了來一把址住我，說道：『沒出息的小子！咱們洪家的臉算給你毀了！大丈夫兒漢，扎一刀子冒紫血，好容易爲了個姑娘就哭的這麼了？』我一掙又跑，他追上來一拳把我打倒了，抬回去。我只叫得一聲：『媽呵！』就昏昏沉沉的

睡去了。

整整害了一個多月大病，爬起牀來剛趕着那玉姐兒的喜酒兒。那時正是五月，王大叔在城裏賃了座屋子，玉姐兒先回來，到月底再過去。咱們全住在那兒。

玉姐兒我簡直不認識啦，穿得多漂亮，我穿着新竹布大褂兒站在她前面就像是癩蝦蟆。她一見我就嚷：「小獅子！我一見她就氣往上沖，恨不得先操她百兒八十刀再跟她說話兒。我還記得是十八那天，王大叔老子和媽全出去辦嫁妝了，單剩下我和玉姐兒，她搭訕着和我有一句沒一句的說閒話兒。我放橫了心，一把扯她過來：「玉姐兒，咱們今兒打開窗子說亮話，究竟是你愛上了那囚攏的，還是王大叔愛上了那囚攏的？」

「你瘋了不是？抓得我胳膊怪疼的。」

「好嬌嫩的貴小姐！我冷笑一聲：「說究竟是誰愛上了那野雜種？」

她嚇得往後躲，我趕前一步，衝着她的臉喝道：「說呀！」

「愛上了誰？」

「你的表哥。」

她捱了一回兒纔說：「是……」

「別累贅，咱不愛說話兒，哼唧唧的，黑是黑，白是白，你今兒還我個牙清口白。你要半句假，咱們今兒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你猜她怎麼着？她一綳臉道：「是我愛上了他！你要殺就殺，要剮就剮……」她索性拿了把洋刀遞給我，一抑脖子，閉着眼兒道：「操呀！」啊，出眼淚啦！小狐媚子，還是這麼一套兒！我這股子氣不知跑到

那兒去了，心又曠了。他媽的！她還說道：「好個男兒漢，英雄。拿了刀攔姑娘！攔呀！」我又愛她又恨她。我把刀一扔，到房裏搜着了媽的錢荷包，就往外跑，她在院子裏喊：「小獅子！小獅子！」

「滾你媽的！」我一氣兒跑到火車站。就是那天，我丟了家跑到上海來。我算是一個跟斗十萬八千里從那一個世界，跳到這一個世界啦。

我從沒跑過碼頭，到了上海他媽的，真應了句古話兒：「土老兒進城。」笑話兒可鬧多了，一下車跑進站臺就鬧笑話兒。站臺裏有賣煙捲兒的，有賣報紙的，有賣水菓的人真多，比咱們家那兒趕集還熱鬧，我不知往那兒跑纔合式。只見儘那邊兒有許多人，七長八短，毬毬蛋蛋的，嘩啦嘩啦，儘嚷手裏還拿了塊木牌子。我正在納罕這夥小子在鬧他媽的什麼新鮮玩藝兒，冷不防跑上個小子來，拱着肩兒，嘴唇外頭，露着半拉包牙，還含着枝紙煙，叫我聲兒：「先生！」

「怎麼啦？」我聽老子說過上海就多扒兒手騙子，那小子和我非親非故，跑上來就叫先生，我又不^{知道}他是幹什麼營生的，怎麼能不嚇呢？我打量他管是挑上了我這土老兒了，拿胳膊護住心口，瞧住他的腿兒，拳兒，提防着他猛的來一下。冷不防後面又來了這麼個小子，捉住我的胳膊。好哇！你這囚攔的，欺老子？我把右胳膊往後一頓，那小子就摔了個毛兒跟頭。這麼一來，笑話兒可鬧大啦。後來講了半天纔弄明白是旅館裏兜生意的。那時我可真想不到在上海住一晚要這麼多錢，就跟着去了。我荷包裏還有六元多錢，幸虧住的是小旅館，每天連吃的化不到四毛錢。

頭一天晚上就想起家。孤鬼兒似的獨自個兒躺在牀上，往左挪挪手，往右搬搬腿，怎麼也睡不着，又想起了玉姐兒。我心裏說，別想這小娼婦，可是怎麼也丟不開。第二天我東西西北的溜躑了一整天。上海這地方兒嗎，和咱們家那兒一比，可真有點兒兩樣的。我瞧着什麼都新奇。電車汽車不用人拉，也不

用人推，自家兒會跑，像火車，可又不冒烟；人啦車啦有那麼多，跑不完；汽車就像螞蟻似的一長串兒，也沒個早晚兒儘在地上爬；屋子像小山，簡直要碰壞了天似的。阿，上海真是天堂！這兒的東西我全沒見過，就是這兒的人也有點兒兩樣。全又矮又小，哈着背兒，眼珠兒嚙嚙的，成天在算計別人。腿像蜘蛛腿。出窩兒老這兒的娘兒們也怪，穿着衣服就像沒穿，走道兒飛快，只見那寸多高的高跟皮鞋兒一蹀一蹀的好像是一對小白鴿兒在地上蹀，怎麼也不摔一交。那印度鬼子他媽的頂叫我納罕都是一模一樣黑太歲似的，就像是一娘養的哥兒們。

我一住就是十五天，太陽和月亮跑開了，你追着我，我追着你，纔露臉又不見啦。錢早就沒了，竹布大褂兒當了六毛半錢，只化了兩天。旅館老闆只認識錢，他講什麼面子情兒，我沒了錢，他還認識我？我只住了一天，就給攆出來啦。地生人不熟，我能到那兒去？我整天的滿處裏打游飛，幸虧是夏天，晚上找個小胡同，在口兒上打個盹。一天沒吃東西，肚皮兒咕咚咕咚的叫屈，見路旁有施茶的，拚命的喝一陣子，收緊了褲帶，算睡去了。第二天早上醒回來，餓極了，只得把短褂兒也脫下來當了。這麼的直熬煎了三天，我真攔不住再受了。我先以為像我那麼的男兒漢還怕餓死不成，誰知道赤手空拳打江山這句話是騙人的。你有本領嗎？不認識財神爺，誰希罕你？偌大的上海，可就沒我小獅子這條英雄好漢活的地方兒——我可真想不到咱小獅子會落魄到這步田地回家吧，沒錢，再說咱也沒這臉子再去見人，搶吧，人家也是心血換來的錢，向人家化幾個吧，咱究竟是小夥子，左思右想，除了死就沒第二條路。咱小獅子就這麼完了不成？我望着天，老天爺又是瞎了眼的！

那天我真餓慌了。可是教星拳嘍，拐角那兒有四五個窮小子圍住了一個擔飯的，在大把兒抓着吃，那個擔飯的站在一傍乾咕眼。我也跑過去，一個大一點兒的小子攔住我，喝道：「幹嗎？」



「不幹嗎兒我餓的慌！」

「請問「老哥喝的那一路水？」

「我不明白這話什麼意思，一瞪眼道：「誰問你要水喝？」

「好像伙，原來你不是「老兄弟」！你也不打聽打聽這一溜兒是誰買的胡琴兒，你倒拉起來啦？早兒滾你的！」那小子橫眉立目的衝着我的臉就睜。哈，老子還怕你？我一想，先下手爲強，他剛一擡腿，我的腿已掃在他腿灣上，他狗嘴暗地倒了下去。還有幾個小子喝一聲就撲上來，我一瞧就知道不是行家，身子直撥撥的只死命的撲。我站隱了馬步，輕輕兒的給這個一腿，給那個一掌，全給我打得東倒西歪的，大夥兒全圍了上來看熱鬧。我一瞧那個擔飯的漢子正挑着擔子想跑，趕上一步，搶了飯桶抓飯吃。剛纔那個小子爬了起來說道：「你強是好漢就別跑！」他說着自己先跑了，剩下的幾個小子守着，我，乾瞪着眼瞧我吃。有一個瞧熱鬧的勸我道：「你佔了面子還不走——」——那個守着我的小子瞪他一眼，他就悄悄的跑開了。我不管他，老子這幾天正苦一身勁沒處使哪！

有飯吃的時候兒不知道飯的味兒，沒吃的了纔知道飯可多麼香甜。這一頓我把担着的兩半桶飯全吃完了，看的入全笑開啦。我正砥舌唾嘴的想跑，看的人哄的全散了開去。只見那邊來了二三十個小子，提着鐵棍馬刀我抓了扁担靠牆站着等。他們圍住了我，刀棍亂來，我提起扁担撒個花，一個小子的棍給絞飛了。我拿平了扁担一送他們往後一躲，我瞧準那個丟了棍子的小子，陰手換陽手一點他的胸脯兒，他往後就倒，我趁勢兒托地跳了出去，想回頭再打幾個顯顯咱子家少林棍有多麼霸道，冷不防斜刺裏又跳出個程咬金來，一下打在我胳膊上，我急了，忍着疼，把扁担橫掃過去，給了他一個耳括子，那小子一臉的血，蹲在地上。我一撒腿跑我的。

往後我就懂得怎麼能不化錢吃飯，不化錢找地方兒睡覺。成天在街上逛，朋友也有啦。我就這麼一條條來去無牽掛的活下來了。他媽的，咱小獅子巴巴的丟了家，跑到上海來當個「老兄弟」。你知道什麼叫「老兄弟」？「老兄弟」就是沒住的，沒吃的，沒穿的，痞子，你們上海人叫「三」。老兄弟「可不是容易當的，那一大嘍嚕串兒的「條子」就夠你麻煩的。熱天還好，蘇州河是現成的澡堂，水門汀算是旅館。可是那印度鬼子他媽的真別扭，他的脾胃真怪，愛相公，我的臉袋也滿漂亮的，鼻直口方，眉毛兒像兩把劍，又濃又挺，就透着太黑了點兒，可就在這上面吃了虧了。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河沿子睡覺，咕咚咕咚大皮鞋兒聲音走近來了，一股子臭味兒，我一機靈，睜開眼，一隻黑毛手正往我肚皮兒上按來。一個印度鬼子正衝着我咧着大嘴笑呢。我一瞧那模樣兒不對眼，一把抓住了那隻大毛手，使勁往裏一扯，擡起腿一頂他的肚皮兒，我在家裏學摔交的時候兒，誰都怕我這一着兒，那鬼子叉手叉脚的翻個跟頭，直撇撇的從我腦袋那兒倒摔了出去，我跳起身就跑。那印度鬼子真討厭，給他抓住了，你要扭手扭脚的，他就說：「行裏去！」我打了好幾個轉，眼到了臘月西北槓子風直括，有錢的全坐在汽車裏邊兒，至不濟也穿着大氅兒，把脖子縮在領圈子裏邊兒，活像一隻大忘八。可是我只有三隻麻袋，沒熱的吃，沒熱的喝，直哆嗦，虎牙也酸了。我不是不會說幾句兒：「好心眼兒的老爺太太，大度大量，多福多壽，明中去暗中來哇——救救命哪！」咱小獅子是不死凍不壞的硬漢，我能哈着背兒問人家要一個銅子嗎？咱姓子的寧願餓死，可不希罕這一個銅子有錢的他們情願買花炮就不肯白捨給窮人。店鋪子全裝飾得多花梢，大吹大擂的減價，櫥窗裏滿放着皮的呢的，我却只能站在外面瞧。接連下了幾天雪，那雪片兒就像鵝毛，地上堆得膝蓋兒那麼高，我的頭髮也白了，眉毛上也是雪，鼻子給蓋得風雨不透，光腿插在雪裏，麻袋濕透了，冰結得鐵那麼硬，擱在脊梁蓋兒上，悉索悉索的，那臃腫

腿全不是我的了，手上的皮肉一條條的開了紅花。這纔叫牛不喝水強按頭，沒法兒，小獅子也只得跟在人家的後邊兒向人家化一個銅子兒啦。到傍晚兒我還只化了十五個銅子，可是肚皮兒差一點子倒氣破了。我等在永安公司的門口兒，兩個小媳婦子跑出來啦，金是白狐皮的大氅兒，可露着兩條胖小腿，他媽的，真怪，兩條腿就不怕冷。我跟上，說道：「好小姐，給個銅子兒吧！」你猜她怎麼着啊，我現在說起來還有氣。

「別好腌臢！」一個瓜子臉的小媳婦子好像怕我的窮氣沾了她似的，趕忙跳上車去。還有一個說道：「可憐兒的小氅三！」她從荷包裏邊兒摸出個銅子兒來：「別挨近來拿去！」把銅子兒往地上一扔。在汽車裏邊兒的還說：「你別婆婆媽媽的，窮人是天生的賤種，那裏就這麼嬌嫩，一下雪就凍死了？你給他幹嗎兒？有錢給氅三，情願回去買牛肉餵華盛頓！」我一聽這話，這股子氣可大啦。好不要臉的小媳婦！透着你有錢餵狗——老子就有錢餵你！我把手裏的十五個銅子兒一把扔過去：「你不要臉的小媳婦！什麼小姐，太太，不是給老頭兒臊的姨太太就是四馬路野雞，神氣什麼的，你你算是貴種？才是天生地造的淫種，娼婦種，老子希罕你的錢！」

在裏邊兒的那個跳了出來。我說：「呸，你來，你來，老子就臊你，你來！」還有一個把她攔回去了，說道：「理他呢？別弄髒了衣服！」她還不肯罷休，讓道：「阿根，快叫巡捕來，簡直反了！不治治他還了得！」

「得了吧，你理他呢，阿根，開呀！」

汽車嚙的飛去了，攙了我一身雪。我氣得楞磕磕的怔在雪邊兒。咱小獅子天不怕地不怕的鐵漢子，受娘兒們的氣，饒我志氣高強，不認識財神爺，就沒誰瞧得起我。

往後我情願挨飢受凍，不願向有錢的化一個銅子兒，見了娘兒們，我沒結沒完的在心裏咒罵。

大除夕那晚上，十一點多了，街上還是擠不開的人，南貨店，香燭店什麼的全圍上三圈人，東西就像是白捨的，臉上都掛着一層喜氣——可是我呢？我是孤鬼兒似的站在胡同裏躲北風。人家院子裏全在祭祖宗，有這許多沒娘崽子在嚷着鬧。百子炮劈拍劈拍的——你瞧，他們多歡勢。有一家後門開着，熱唧唧的肉香鷄鴨香直往外冒，一個女孩子跑過來拍的一聲兒，把一塊肥肉扔給隻大花貓吃。那當兒恰巧有個胖子在外邊走過，我也不知是那來的一股子氣，就恨上他了。他慢慢的在前面踱，我跟在後邊兒，他脖子上的肉真肥，堆了起來，走道兒時一湧一湧的直哆嗦。他見我釘着自家兒，有釘點慌，掏出個銅子兒來往地上一扔。他媽的，老子希罕你的錢？我真想拿刀子往他脖子上砍，叫他紫血直冒。我眼睛裏頭要冒火啦，睜得像銅鈴，紅筋繃得多高。他一回頭，見見還跟着，給嚇了一跳，胳膊一按兜兒就往人堆裏邊兒擠，我一攢勁依舊跟了上去。北風括在臉上也不覺得了，我自己也不明白是怎麼股勁兒。那晚上不是十二點也有一班戲的嗎？咱們忙着躲債，他們有錢的正忙怎麼樂這一晚。那時奧迪安大戲院剛散場，人像螞蟻似的往外湧，那囚攏的一鑽就不見啦。我急往街心找，猛的和人家撞了個滿懷。我擡頭一瞧，哈，我可樂開啦。他媽媽的白裏透紅的腮幫兒上開了朵墨不留湫的黑花兒！你猜怎麼着？原來我的肩膀撞着一個姑娘的腮幫兒，她給我撞得歪在車門上。幸虧車門剛開着，不然還不是個元寶翻身好哇？誰叫你穿高跟兒鞋來着？誰叫你把臉弄得這麼白？不提防旁邊兒還有個姑娘，又清又脆的給了我一鍋貼：「你作死呢！」

「你纔作死呢！」這一下把我的笑勁兒打了回去，把我的火打得冒穿腦蓋了。我一張嘴衝着她的臉就啐。我高過她一個腦袋，一口臭涎子把她半隻臉瓜子全啐到啦。前面開車的跳了下來。先下手為強，我拿着麻袋套住了他的腦袋，連人帶袋往下一按，他咕咚倒在地。這一麻袋瘋子可夠他受用哩。

哈，他媽的！我往人堆裏一鑽。大夥兒全笑開啦。那晚上，我從夢裏笑回來好幾次。我從家裏跑了出來還沒樂過一遭兒呢！

第二天大年初一，滿街上花炮哧哧的亂竄，小孩子們全穿着新大褂兒，就我獨自個兒悶嘴咄的，到了晚上，店鋪子全關了門，那鬼鬼啾啾的街燈也透着怪冷清清的，我想起幼時在家裏騎着馬燈到王大叔叔家去找玉姐兒的情景，那時我給她拜年，她也給我拜年，還說是拜了征西大元帥回來拜堂呢。現在我可孤鬼兒似的在這兒受淒涼。我正在難受，遠遠兒的來了一對拉胡琴賣唱兒的夫妻，那男的啣呀嗎的拉得我受不了，那女的還唱孟姜女尋夫呢。

「家家戶戶團圓轉……」

拐個灣兒滾你的吧，別到老子這兒來。可是他們偏往我這兒走來，一個沒結沒完的拉，一個沒結沒完的唱，那聲兒就像鬼哭。男的女的全瘦得不像樣兒，拱着肩兒，只瞧得見兩支眼，繃着一副死人臉，眼珠子沒一釘點神，楞磕磕的望着前頭，也不知在望什麼，他媽的，老子今兒半夜三更碰了鬼！

「家家戶戶團圓轉……」

她唱一句，我心抽一下。我越難受，她越唱得起勁，她越唱得高興，我越難過。這當兒一陣北風括過來，那個男的抖擻了一下，絃線斷了。

「唉，老了，不中用了！那個女的也唉聲嘆氣的，不唱了。他們都怔在那兒，街燈的青光正照在臉上。你說這模樣兒我怎麼瞧得下去。不愁死人嗎？我跑了，我跑到拐角上煙紙店那兒買了包煙捲兒抽。從那天起，我算愛上了煙捲兒啦。我少不得鼻子眼兒就少不得煙捲兒。」

「老子滾你媽的媽，也滾玉姐兒滾你媽的小娼婦，老子愛你滾你的滾，這些女人哈，哈哈！」

我一口煙把他們全吹跑了——吹上天，吹落地，不與老子相干。

話可說回來了。咱小獅子就這麼沒出息不成。瞧我的，我天天把銅子兒攢了下來，攢滿了一元錢，有本錢啦，就租車拉。我這人嗎，拉車倒合式。拉車的得跑得快，拿得穩，收得住，放得開，別一顛一拐的，我就有這套兒本領。頭一天就拉四元多錢。往後我就拉車啦。

拉車可也不是積捨差使。咱們也是血肉做的人，就是牛馬也有乏的時候兒，一天拉下來能不累嗎？有時拉狠了，簡直累得腿都提不起。巡警的棍子老擱在脊梁蓋兒上，再說，成天的在汽車縫裏鑽——說着玩兒的呢！拉來的錢只夠我自家兒用。現在什麼我貴呀！又不能每天拉，頂強也只隔一天拉一天，要不然，咱們又不是鐵鑄的，怎麼能不拉死哇。我在狄思威路河沿子那兒租了間亭子間，每月要六元錢，那屋子纔鋪得下一張牀一隻桌子。你說貴也不貴？

房東太太姓張，倒是個好心眼兒的小老婆兒。老夫妻倆全五十多了，男的在公館裏拉包車，也沒兒女，真勤苦，還帶着老花眼鏡兒幹活哪。她就有點兒忤晦，縫一針念一句兒佛，把我當兒子。老跑到我屋子裏來一邊縫着破了一邊嘮叨，乏了，索性拿眼鏡往腦門上一擱，顛來倒去鬧那麼些老話兒：「可憐兒的沒娘鬼子，自幼兒就得受苦。你沒娘，我沒孩子，頭髮也白了，還得老眼昏花的幹活兒……阿彌陀佛！前生沒修呵！孩子，我瞧你怎麼心裏邊兒老拴着疙瘩，從不痛快的笑。一陣子悶吃糊睡好上騰哪。多嚙娶個媳婦，生了孩子，也省得老來受艱窮……阿彌陀佛！她說着說着說到自家兒身上去了。『我歸了西天不知誰給買棺材呢。前生沒修，今生受苦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她抹鼻涕揩眼淚的念起佛來啦。這份兒好意我可不敢領，可是她待我真好，我一回來就把茶水備下了。我見了她，老想起媽。

張老頭兒也有趣兒，他時常回來，也叫我孩子。我要叫他一聲大叔，他一高興，管多喝三盅白干兒。他愛吹嘴，白干兒一下肚，這牛皮可就扯大啦。那當兒已是三月了，咱們坐在河沿子那兒，抽着烟捲聽他吹。他說有個劉老爺時常到他主子家裏去，那個劉老爺有三家絲廠，二家火柴廠，家產少說些也是幾千萬，家裏的園子比紫禁城還要大，奴才男的女的合起來一個個數不清，住半年也不能全認清，扶梯臺階都是大理石的，叉巴子也是金的，連小姐太太們穿的高跟兒鞋也是銀打的呢。他媽的，再說下去，他真許說玉皇大帝是他的外甥呢！誰信他，天下有穿銀鞋兒的？反正是當山海經聽着玩兒罷了。

咱們那一溜兒住的多半是拉車的，做工的，碼頭上搬東西的，推小車的，和我合得上。咱們都賺不多錢，娶不起媳婦，一回家，人是累極了，又沒什麼樂的，全聚到茶館裏去。茶館裏有酒喝，有熱鬧瞧，押寶牌，九全套兒都有，不遠兒還有塊空地，走江湖的全來那兒賣錢。有一夥唱花鼓的，裏邊兒有個小媳婦子，咱們老去聽她的蕩湖船。

「哎哎呀，伸手摸到姐兒那東西呀！」

姐兒的東西好像三角田——

嚙咯龍陳陰……

哎哎呀！哎哎呀！哎呀，哎哎呀！

一梭兩頭尖，

鬍子兩邊分……」

哈狗味兒哪！我聽了她就得回到茶館裏去喝酒，抓了老闖娘串蕩湖船，喝的楞子眼了，就一窩風趕到釘棚裏去。釘棚裏的娼婦可真是活受罪，哪全活不上三十歲，又沒好的客來，左右總是咱們沒媳婦。

的窮光蛋。咱們身子生得結實，一股子狠勁兒胡頂亂來，也不管人家死活，這麼着可苦了她們啦。眼睛擠着真想睡了，還抽着烟捲讓人家爬在身上，臉搽得像猴子屁股，可又瘦得像鬼，有氣沒力的哼着浪語，明明淚珠兒掛在腮幫兒上，可還得含着笑勁兒，不敢嚙疼。啊，慘哪！有一遭兒，咱們四個人全挑上了一個小媳婦。他是新來的，還像人腿是腿，胳膊是胳膊，身上的皮肉也豐澤。那天纔是第一天接客呢！好一塊肥肉，咱們四個全挑上了。他媽的，輪着來，咱們都醉了，輪到我時，我一跳上去，她一閉眼兒，手抓住了牀柱子，咬着牙兒，淚珠兒直吊，臉也青啦。我酒也醒了，興致也給打回去了。往後我足有十多天不上那兒去。張老婆兒嘍叨嘍叨，成天的嘍叨，叫我省着些兒，逛釘棚，不如娶個媳婦子。可是，咱們一天拉下來，第二天憩着，兜兒裏有的是錢，是春天，貓兒還要叫春呢，咱們不樂一下子，這活兒還過得下去嗎？咱們也是人哪！過了不久，我真的耐不住了，又去喝酒逛釘棚啦。一到茶館裏，一天的累也忘了，什麼都忘了，樂咱們的！

天漸漸兒的又熱了。娘兒們的衣服一天薄似一天，胳膊腿全露出來哩；冰淇淋鋪子越來越多，嚙老虎黃西瓜的也來了。苦了咱們拉車的，也樂了咱們拉車的。坐車的多了一天，能多拉一元多錢——有錢的不拿一元錢當一回事兒，咱們可得拿命去換得跑死人哪！老頭兒沒底氣，跑着的時候兒還不怎麼，跑到了，乍一放，一口氣喘不過來就完啦。狗兒也只有躺在胡同裏喘氣的份兒，咱們還拉着車跑，坐車的還嚙大熱毒日頭裏，不快點兒拉。柏油路全化了，踐上去一脚一個印，就像踐在滾油上面，直疼到心裏邊兒——你說呀，咱們就像在熱鍋子裏爬的蟹呢！有一次我拉着一個學生模樣的從江灣路往外灘花園跑，纔跑到持志大學那兒，咱已跑得一嘴的黏涎子，心口上像燒着一堆乾劈柴，把嗓子燒得一點點往外裂。腦袋上蓋着塊濕毛巾，裏邊兒還哄哄的不知在鬧什麼新鮮玩藝兒，太陽直烘在背上。



烤火似的，汗珠子就像雨點子似的直冒，從腦門往下掛，蓋住了眉毛，流進了嘴犄角兒，全身像浸在鹽水裏邊兒。我是硬漢子，我一聲不言語，咬緊牙拚條命拉。八毛錢哪！今天不用再拉了。坐車的那小子真他媽的大爺氣，我知道他趕着往公園裏去管沒正經的幹，他在車上一個勁兒頓着足催。我先不理他。往後他索性說：「再不快拉，大爺不給錢！」成！老子瞧你的，不給？老子不攬你這囚籠的？我把車杠子往地下猛的一扔，往旁一逃，躲開了，他往前一撲，從車裏揪出來，跌多遠。那小子跳起身來——你猜他怎麼着？他先瞧衣服！

「老子不拉了。給錢！我先說。」

他一瞪眼——這小子多機靈，他四圍一望，半個巡警也沒，只有幾個穿短褂兒的站在一旁咧着嘴笑，那神兒可不對眼兒，會錯了我的意思，以為我是打悶棍的，說道：「跌了大爺還要錢？」回身就走。我能讓他跑了嗎？我趕上去一把扯住他。他沒法兒，惡狠狠的瞪着我，從褲兜兒裏掏出錢來往地上一扔，我纔放他走了。那天我真高興，像封了大元帥，一肚皮的氣也沒了。摔那小子一交，哈哈！

我回到家裏，洗了澡，就手兒把衣服也洗淨搓乾了，擱在窗外。張老婆兒又進來了，我知道她管累贅，逃了出來。張老頭兒正坐在河沿子那兒吹嘴，我檢一塊小石子往他禿腦袋上扔。他呀！一聲兒回過頭來一瞧是我，就笑開啦。笑得多得味兒！「扔大爺的腦袋，淘氣孩子，這一石子倒打得有準兒！」

「我的一手兒槍打得還要，有準兒呢！他媽的，多嚙找幾個有錢的娘兒們當靶子。」

「好小子，你是說當那個靶子，還是說當這個靶子？哈哈！」這老傢伙又喝的楞子眼了。「你這小子當保鏢的倒合式。」

「你大叔提拔我纔行哪。要不然，我就老把你這腦袋當靶子。」

他一聽叫他大叔，就是一虛。「成！你大叔給你薦個生意，比打死個人還不費力呢！多嚇我薦你到劉公館去當保鏢的——啊，想起來了，劉公館那個五姨太太頂愛結實的小夥子……」他又吹開了。

那天真熱，要住在屋子裏邊兒，人就算是蒸籠裏邊兒的餛飩哩。河沿子那兒有風吹着涼快。張老頭兒吃了飯再談一回兒纔走，我也不想回到屋子裏去，抽着烟坐在鐵欄柵上面說閒話兒。坐到十二點多，風吹着脊梁蓋兒麻麻酥酥怪好受的，索性躺在水門汀上睡了。我正像得香甜，朦朦糊糊的像到了家，媽在哭，抽抽噎噎怪傷心的。哭聲越來越清楚，咚的一聲，我一睜眼，大月亮正和高烟肉貼了個好燒餅，一個巡警站在橋下打盹兒。原來做了個夢。他媽的半夜三更鬼哭，腦袋一沉，迷迷糊糊的又睡去了。

第二天傍晚兒咱們在乘涼時，啊，他媽的一隻稻草船的夥計一篙下去，鐵鈎扯上個人來！我死人見多了，咱們家那兒一句話說岔了，就得拔出刀子殺人，可沒見過跳河死的。怕人哪！那兒還像十個月生下來的人，肚皮兒有水缸那麼大，鼻子平了，胳膊像小提桶，扎一刀能淌一面盆水似的。我細細兒一瞧原來就是釘棚裏那個新來的小娼婦，她死了還睜着眼呢！天下還有比咱們拉車的更苦的我，回到屋子裏去時，張老婆兒說道：「阿彌陀佛，前生沒修呵！今生做娼婦。」我接着做了幾晚上的夢，老見着這麼個頭腫腦漲的屍身。這麼一來，我真有三個多禮拜不去看花鼓戲——看了又得往釘棚跑呀！往後漸漸兒的到了冬天，興致也沒了，纔不去了。

冬天可又是要咱們拉車的性命的時候兒。我先以為冬天成天的跑不會受冷，至不濟也比熱天強。他媽的，咱們拉車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沒一天是舒泰的。北風直吹着臉，冷且別說它，坐車的愛把篷扯上來，順着風兒還好，逆着風兒，那腿上的青筋全得纏在皮肉上面，小疔瘡似的。上橋可真得拚命哪！風兒括得呼呼的打唿哨，店鋪的招牌也給吹得打架，吹飛頂帽子像吹灰，可是咱們得兜着一篷風往

橋上拉身子差一釘點貼着地，那車輪子還像生了根。一不留神把風咽了口下去，像是吞了把刀子，從嗓子到腸子給一劈兩半。下雪片兒，咱們的命一半算是在閻王老子手裏，下小雪也不好受，夾着雨絲兒直往脖子裏鑽，碰着皮肉就熱化成條小河，順着脊梁往下流，下大雪嗎？你得把車輪子在那兒劃上兩條溝，一步兒刻兩朵花纔拉得動。就算是嚮晴的藍天吧，道兒上一溜兒冰，一步一個毛兒跟頭，不摔死，也折腿。可是咱們還得拉——不拉活不了呀！咱們的活兒就像舉千斤石賣錢，放下活不了，不放下多磨總得給壓扁。今兒說不了明兒的事，我拉了兩年車，窮人的苦我全嘗遍了，老天爺又叫我瞧瞧。人的活兒啦，張老頭兒跑來說道：「孩子，快給大叔叩頭。可不是我早就說，罵個人不費什麼力，劉老爺上禮拜接着收到四封信要五十萬，急着雇保鏢。我給你說了一說就成你瞧，大叔沒吹嘴不是明兒別去拉車，大叔來帶你去。孩子哈哈，大叔沒吹嘴不是——他說着又樂開了。我一把扯着他到同福園去。」

第二天我紮緊了褲腳，穿了對襟短褂兒，心裏想着劉老爺不知是怎樣個英雄好漢，會有這麼多家產，吃了飯張老頭兒來了，我把褲腳再紮一紮，纔跟他走。劉公館在靜安寺路，離大華飯店不遠兒，他媽的可真是大模大樣的大公館，那鐵門就有城門那麼高，那麼大。張老頭兒一進門就談開啦。他指着那個警門的巡警跟我說：「這是韓大哥。」我一聽他的口音是老鄉，咱們就談上了。號房先去回了管家的，纔帶着我進去，裏邊是一大片草地，那邊兒還有條河，再望過去是密密的一片樹林，後邊有座假山，左手那邊是座小洋房，只瞧得見半個紅屋頂，這邊是座大洋房，這模樣兒要沒了那兩座屋子，倒像咱們家那兒山根。我走進一看，那屋子前面四支大柱子，還有那一人高的闊階沿，雪堆的似的，她媽的，張老頭兒沒吹，跔在上面像在上面溜，真是大理石的左拐右灣的，到了管家的，那兒管家的帶了我去見老爺。他媽的，真麻煩！他叫我站在門外，先進去了。再出來叫我進去，真是王宮哪！地上鋪着一寸多厚

的氈子，踐在上面像踩棉花。屋子裏邊放着的，除了桌子，椅子我一件也認不得。那個老爺穿着黑西裝，大概有五十左右，光腦門，腦杓稀稀拉拉的，有幾根髮梳得挺光滑的，那腦袋嗎？說句笑話，兒是汽油燈，大肚皮，大鼻子，大嘴，大眼兒，大咧咧的，塑在那兒，抽雪茄煙，我可瞧不出他那一根骨頭比我貴。我打量他，他也打量我，還問我許多話，跟管家的點一點腦袋，管家的帶我出來了。

到了號房，張老爺兒伴着我到處去瞧瞧。車棚裏一順兒大的小的放着五輛汽車。我瞧着就嚇了一跳。穿過樹林，是座園子，遠遠兒的有個姑娘和一個小子在那兒。那個姑娘穿着件袍兒，不像袍兒，掛兒不像掛兒的絨衣服，上面露着胸脯兒，下面磕膝蓋兒，胳膊却藏在緊袖子裏，手也藏在白手套裏，穿着菲薄的絲襪子，可又連腳背帶小腿繫着裹腿似的套子。頭髮像夜叉眉毛是兩條線，中國人不能算洋鬼子，又沒黃頭髮。張老爺兒忙跑上去，倍笑道：「小姐少爺回來了？這小子是我薦來的保鏢，今天纔來，我帶他來瞧瞧。」他說着跟我擠擠眼。他叫我上去招呼一聲。我有什麼不明白的？我可不願意趕着有錢的拍拍小獅子，是那種人？瞧着那個小子的模樣兒，我就不高興，臉擦得和姑娘一樣白，髮兒像鏡子，怯生生的身子——免兒爺似的，他媽的他們只瞧了我一眼，也沒說什麼，咱們兜了個圈子也就可來了。那天晚上我睡在號房裏鋪蓋捲兒，也是現成的。

除了我，還有個保鏢的，是湖南人，叫彭祖勳，倒也是條漢子。咱們兩個，替換着跟主子出去。我還記是第三天，我跟着五姨太太出去了一遭兒回來，纔算雇定了。那五姨太太嗎？是個娼婦模樣兒的小婦子，那臉瓜子望上去紅黃藍白黑都全，領子挺高挺硬，脖子不能轉，腦袋也不能隨意歪。瞧着頂多不過二十五歲，却嫁個禿腦袋的——古話兒說，嫦娥愛少年，現在可是嫦娥愛財神爺，有錢能使鬼推磨。他媽的，那天我跟着她，先施公司回來，離家還有半里來地兒，軋斯林完了。五姨太太想坐黃包車回

去。我說：「別？我來把車推回家。」

「你獨自個兒推得動嗎？」那小娼婦閃繞裏瞧人，把人都瞧扁了，開車的也說還多叫幾個人。我喝一聲兒：「別！收緊褲帶，兩條胳膊推住車，讓他們上了車，我渾身一攢勁，兩條腿往地上一點，腰板一挺，全身粗筋和栗子肉都蹦了起來，拍的一來，胸前的扣兒漲飛了兩顆，一擡腿往前邁了一步，那車可動啦。一動就不費力了，我一路吆喝着，推着飛跑，來往的人都站住了，瞧跟了一夥兒，瞧熱鬧的，還有人扯長怪嗓子叫好。到了家，我一站直，那小娼婦正在汽車後面那塊玻璃裏邊瞧着我，老鄉和兩個號房，還有老彭都站在那兒看。老彭喝了聲：「好小子！」

「你索性給推到車棚裏去吧！」小姐原來剛從學校裏回來，也跟在咱們後邊兒，我倒沒瞧見她。

「這小子兩條胳膊簡直是鐵打的！」五姨太太跳下車來，瞧着我，媽的，浪貨！」

「成！我真的又想推了。咱老鄉笑着說道：「好小子，姑娘跟你說着玩兒的。」

「說着玩兒的。」他媽的，咱小獅子是你打哈哈的？小姐問我叫什麼，我也不理她，回到號房裏去了。

「還是變巴子哪！姨，咱們跟爹說去，好歹留下這小子。」

這麼着，我就在那兒當保鏢的了。成天的沒什麼事做，單跟着主子坐汽車，光是工錢，每個月也有五十元。只在第八天傍晚兒出了一遭兒岔子，我把老爺從廠裏接回來，纔到白利南路，你知道那條路夠多冷僻，巡警也沒一個，已是上燈的時候兒，路旁只見一株株塗了白漆的樹根，猛的竄出來四五個穿短掛兒的想攔車，開車的一急就往衝，碰的一槍，車輪炸了，車往左一歪，我一機靈，掏出手槍，開了車門逃了下來，蹲在車輪後面，車前兩支燈多亮，我瞧得見他們，他們瞧不見我。我打了一槍，沒中，他們往

後一躲，嚷了聲：『有狗，』碰的回了一槍，打碎了車門上的厚玻璃。碎片兒濺在我的臉上，血淌下來，我也不管，這回我把槍架在胳膊上，瞧準了就是一槍。一個小子往後一撲，別的扶着跑了，嘴裏還大聲兒的嚷：『好狗打大爺！』第二天賞了我二百元錢，我拿着錢不知怎麼的想起了那個小子的話：『有狗』。他媽的，老子真是狗嗎？可是綁票的還沒死了這條心，隔了不上一禮拜，五姨太太給綁去了。老彭忘了帶槍——是他跟着去的，赤手空拳和人家揪，給打了三槍。五姨太太算出了八萬錢贖了回來。那婦真不要臉，回來時還打扮的挺花梢的，誰知道她在強盜窩裏吃了虧，不曾。可是老爺，他情願出這麼多錢的忘！老彭在醫院裏跑出來，只剩了一條胳膊。老爺一聲兒不言語，給了五十元錢叫走，就算養老彭一輩子，吃一口兒白飯，也化不了他多少錢。他却情願每年十萬百萬的讓姨太太化，不願養個男兒漢。我真不知道他按的什麼心眼兒，還有那個老太太，我也不知道還比張老太婆兒多了些什麼，成天在家裏坐着，還天天吃人參什麼的，三個老媽子伏侍她一個，張老太婆兒可還得擠擁着老花眼縫破丁。都是生鼻子眼兒的就差得這麼遠！

他們和咱們窮人真是兩樣的心，眼兒也不同。咱們成天忙吃的穿的，他們可活得不耐煩了，沒正經的幹，成天的忙着鬧新鮮玩藝兒，還忙不過來。看電影哪，拍照哪，上大華飯店，交友朋哪，開會哪，聽書哪——玩藝兒多着哪。那小姐嗎，她一張臉一個身子就夠忙。臉上的一顆痣我就弄不清楚，天天搬場，今兒在鼻子旁，明兒到下巴去了，後兒又跑到酒渦兒裏邊兒去了，一回兒，嘴犄角那兒又多了一顆了。衣服真多，一回兒穿這件，一回兒穿那件，那式樣全是千奇百怪的，張老頭兒真的沒扯牛，有一次她上大華飯店去，真的穿了雙銀的高跟兒皮鞋。老鄉說，她的襪子全得二十五元一雙呢。咱們拉車的得拉十天哪。少爺也是這麼的，今兒長掛兒，明兒西裝——還做詩呢！

咱們見下雪了，就害怕，他們見下雪了，就樂。拿着雪扔人。我走過去，冷不防的一下扔了我一臉。我回頭一看，那小姐穿得雪人似的，白絨衫，白絨帽，還在抓雪想扔我。拿老子取樂兒，我也抓了一團雪，一幌她一躲，我瞧準了扔過去，正打中脖子。少爺和五姨太太全在一傍拍手笑開了。他們三個戰我一個，我直氣。我使勁的扔，少爺給趕跑了。五姨太太跌在地上，瞧着笑，兀自爬不起來。我抓了雪，就趕小姐。她往假山那邊兒跑，我打這邊兒兜過去。在拐角上，我等着她跑過來，撞在我懷裏，倒在我胳膊上。笑我的心猛的一跳。她老拿男子開玩笑，今兒愛這個，明兒愛那個，沒準兒，現在可挑上了我。少爺也是那麼的，他愛着的姑娘，多着哪。荷包裏有的是錢，誰不依他。玩兒的呀！可是咱小獅子，是給你開玩笑的。我一細臉，一縮胳膊，讓她直撅撅的倒在地上。走我的！她自己爬了起來，討了沒趣兒，乾瞪眼。

這還不新奇。有天晚上，我在園子裏躡月亮，像圓鏡子，星星——像什麼？猛的思想起來了。玉姐兒的眼珠子，我的心像給膠膠蒙住了，在小河那邊，孤丁的站住了，楞磕磕的發怔。山兜兒的那邊兒，有誰在說話？我一聽是少爺的聲氣：

「青色的月光的水流着，

啊，山兜兒是水族館……」

那小子獨自個兒在鬧什麼？我剛在納罕，又來了一陣笑聲，還夾着句：「去你的吧！」是五姨太太好傢伙！猛的天羅地網似的，來了一大齣，嚙架也架不開，是那小娼婦的紗袍兒，接着不知什麼勞什子衝着我飛來，我一伸手接住了，衝着臉又來飛一隻青蝴蝶似的東西，我纔一擡手，已搭拉在臉上了。蒙着眼睛，月亮也透着墨不溜湫的，扯下來一看，媽的，一隻高跟皮鞋，一雙絲襪子，拿小娼婦的襪子望人家臉，上奶，好小子！

「袒裸的你是人魚，

啊啊你的游泳……」

什麼都扔過來了！

「嘻——呀……」

在喘氣啦！睡姨娘，真有他的？可是不相干，反正是玩兒的！他們什麼都是玩兒的？吃飯是玩兒的，穿衣服是玩兒的，睡覺是玩兒的……有錢，不玩兒樂又怎麼着？又不用擔愁。一家子誰不是玩兒樂的？小姐少爺姨太太，老太太都是玩玩兒過活的。不單玩玩就算了，還玩出新鮮的來呢！沒早晚，也沒春夏秋冬。夏天屋子裏不用開風扇，一股冷氣，晚上到花園去，冬天嗎，生爐子，那爐子也怪，不用生火，自家兒會暖。他們的冷暖是跟市上的東西走的，賣西瓜冰淇淋了，坐蓬車，賣柿子，賣栗子了，坐跑車，賣雞鴨的吃暖鍋了坐轎車。咱們成年的忙活兒，他們成年的忙活兒，那老爺嗎，他賺錢的法兒我真猜不透。廠裏一禮拜只去一遭兒，我也不見他幹什麼，別人不會幹的事，抽抽雪茄錢就來了。他忙什麼？忙着看戲，玩姑娘哪！他這麼個老頭兒自有女人會愛他，全是天仙似的，又年青，又漂亮，卻情願願的伴着他。家裏有五個姨太太，外面不知有多少，全偷野老兒，自家兒綠頭巾戴的多高，可滿不在乎的。有個拍電影的段小姐，真是狐精。他頂愛她，一禮拜總有兩次從天通庵路拍電影的地方接到旅館裏去。她身上的衣服，珠寶頂圈……什麼不是他給的呀！說穿了，她還不是娼婦？釘棚裏的娼婦可多麼苦？還有這麼樂的，我真想不到。少爺也看上了她了。那天我跟他到段小姐家裏，他掏出個鑽戒，叫我進去給她，說老爺在外面等着。那小姐婦——你沒瞧見呢！露着白胳膊，白腿，領子直開到腰下，別提胸脯兒，連奶子也露了點兒。她進了汽車，一見是少爺，也沒說什麼話。車直開到虹橋路，他們在一塊草地上坐下了，我給他們望



風。那草輕輕兒的像毛巾，什麼事不能幹哪！他們爺兒倆真是一對兒，大家滿不在乎的，你玩你的，我玩我的，誰也不管誰。別說管兒子，那小媳婦看上我身子結實，要他吩咐我去伴她一晚上，他也答應哩，那小媳婦拿身子賣錢，倒玩起我來啦。可是牛不喝水強按頭，他叫我去我不能不去。我存心給她沒趣兒，誰知道，媽的，她真是狐精，那時正是熱天，她穿的衣服，渾身發銀光，水紅的高跟兒緞鞋，鞋口上一朵大白綢花兒，紫眼皮兒一溜，含着笑勁兒，跟我說話兒，我口渴，喝了一杯洋酒。這一來可糟了，她在我身上一坐，一股子熱嘟嘟的香味兒直冒。我滿想不理她，可是那酒就怪，喝了下去，熱勁兒從我腿那兒直冒上來，她回過頭來說道：「別裝正經，耍個嘴兒呀？」她攢着嘴脣迎上來。好個驕狐精，那嬌橫樣兒，就要吞了天，吞了地，媽的，吞了我的奶子尖兒，硬啦，像要刺破薄綢袍兒挺出來似的，我一撕，把她的袍子從領子直撕下去——什麼看不見呀！媽的，浪上人的火來了，冷不防的她跳起來，逃開了，咬着牙兒笑。我一追，她就繞着桌子跑，死促狹的小媳婦，浪上人的火來，又逃着逗人。我跑又不能跑，她還在那兒笑着說道：「一般急得這個樣兒，還裝正經！」我急了，托地一蹦，從桌子這邊兒跳到那邊兒……他們連這件事也能鬧這許多玩藝兒，那小媳婦子胸脯兒多厚，我一條胳膊還摟不過來，皮肉又滑又白，像白緞子，腿有勁，夠味兒的，我鬧得渾身沒勁，麻麻酥酥怪好受的，睡去了。

半晚上我猛的醒回來，一擲手正碰着她。月光正照在牀上，牀也青了，她像躺在草上的白羊，正睡得香甜。不知怎麼的，我想起了跳河死的那個小媳婦，就像睡在我旁邊似的。我趕忙跳起來，往外跑，猛想起沒穿衣服，趕回來找衣服，一脚踩在高跟鞋上，而險些兒摔了個毛兒跟頭。他媽的，真有鬼衣服什麼的全扔在地上，我檢了自家穿的，剛穿好，她一翻身，像怕鬼趕來似的，我一氣兒跑了回來。往後我見了她，她一笑，我就害怕。咱小獅子怕她！我自家兒也不明白是怎麼一回兒事。

我在那兒富了一年半保鏢的，他們的活兒我真瞧不上眼。我有時到張老頭兒家裏去，瞧瞧他們，回來再瞧瞧老爺少爺，晚上別想睡覺。不能比！瞧了那邊兒不瞧這邊兒，不知道那邊兒多麼苦，這邊兒多麼樂。瞧了可得氣炸了肚子，誰是天生的貴種，誰是賤種，誰也不強似誰幹嗎？兒咱們得受這些苦，有錢的全是昧天良的囚籠。張老頭兒，他在主子家裏拉了十多年，小心勤苦，又沒短兒給他們捉住了，現在他主子發財了，就不用他了。這半年他嘴也不吹了，我去瞧他時，他總是垂頭喪氣的，坐在家裏，他這麼老了，還能做什麼事？我去一遭兒，纔把幾個錢給他。他收了錢就弔淚：「多謝你孩子！」他們兩老夫妻就靠這點子錢過活。張老婆兒晚一還幹活兒呢，一支眼瞎了，可憐哪！有一次我到那兒去，張老頭兒病在牀上，張老婆兒一邊兒念佛，一邊兒幹活。她跟我說道：「孩子哇！大米一年比一年貴，咱們窮人一年比一年苦，又不能吃土。現在日子可不容易過哪！前兒住在前樓的一家子夫妻倆帶着三個孩子，男的給工廠裏開除了，間在家裏。孩子們餓急了，哭着嚷，那男的一刀子通了那個大孩子的肚子，阿彌陀佛，腸子漏了，血直冒。女的趕上去拾刀，他一回手道：「你也去了吧！」劈了她半隻腦袋。等他抹回頭往自家兒肚子擡，阿彌陀佛，那女的眼睜着還沒死透，瞧着孩子在哭，丈夫拿刀子扎自家，一急就拼着血身往刀口一撲，阿彌陀佛，半隻腦袋正衝着刀鋒，快着哪，像批蘿蔔似的，批下半個腦袋來。阿彌陀佛，他一瞧這模樣兒，痛偏了心，拿着刀子瘋嚷嚷的往外跑，見了穿長掛兒的先生們，就剝末了。阿彌陀佛，把自家兒的心也摘出來了，留下兩個孩子，大的還不到八歲，小的還在地上抓呢。等人家跑進門，那個小的正爬在地，解開了他媽的扣兒，抓着他媽的奶子，嚷着哭哪！阿彌陀佛……」她那支瞎眼也淌淚。我怎麼聽得下去？腦袋也要炸了！以後我真怕到那兒去。

咱們簡直不如小姐的那支狗哪！媽的，我提起那條白西洋狗就有氣。真是狗眼瞧人低，瞧見小姐會

人似的站直了，垂着兩條前腿擺尾巴，見了咱們嗎？對你咕咕眼，吆喚了兩聲夾着尾巴跑了。每天得給牠洗澡，吃牛肉，吃洋糖吃冰淇淋，小姐吃的都有牠的份——媽的，咱們飯也沒吃的呢，我也不管小姐在不在，見了牠就踹。

我做到第二年夏天真做不下去了。小姐老纏着我。我知道她恨我，可又不願意叫我走。她時常逗我，猛的趕來躲在我懷裏，不是說給我趕那支狗，別讓走近來，就說你挾着我回去吧，我腳尖兒跑疼了我故意不把她放在眼裏。愛女人，我沒那麼傻！壓根兒愛女人就是愛××××××現在要是玉姐兒來逗我，也許會愛她。除了玉姐兒，我眼裏有誰？你知道她要玩個男子，誰肯不依她？生得俏，老子有錢，誰不願意順着杆兒爬上去！我可可是傻心眼兒。咱小獅子頂天立地的男兒漢，給你玩兒樂的？你生得俏，得讓老子玩你，不能讓你玩我。我給你解悶兒嗎？我偏給她個沒趣兒。她恨得我什麼似的。那狗入的小娼婦時常嘗着大夥兒故意放出主子的架子來嘔我，我可受不了這份罪！這幾個錢，我可不希望。

那天我到張老頭兒那兒去，離吉元當不遠兒，聚着一大堆人，我擠進去看時，只見一個巡警站在那兒，地上躺着個老婆兒，臉全蒙着血，分不清鼻子眼兒，白頭髮也染紅了，那模樣兒瞧着像張老太婆兒。旁邊有兩件破棉襖兒也浸在血裏。我一問知是汽車碰的，當下也沒理會擠了出來。到張老頭兒家裏，他正躺在牀上又病了，這回可痛得利害，說話兒也氣喘。我問張老太婆兒那兒去了。

「啊，孩子！」他先潸淚。「我病了，她拿着兩件破襖兒去當幾個錢請大夫去了。了半天啦，怎麼還不見回？天保佑，瞎了一支眼，摸老瞎似的東碰西磕別碰了汽車……」

我一想剛纔那個別是她吧，也不再等他說下去，趕出來，一氣兒跑到那兒，大夥兒還沒散，我細細兒的一瞧，可不正是她！我也不敢回去跟張老頭兒說。我怎麼跟他說呢？

我掩着臉跑到家裏。老鄉一把扯住我說：「你到那兒去來着？那兒沒找到老爺等着使喚你，快去！我趕忙走進去，半路上碰着了老爺、五姨太太和小姐。我一瞧那模樣兒，知道又要出去兜風了。媽的，沒事兒就出去兜風，咱們窮人在汽車縫子裏鑽着忙活兒呢！老爺見了我，就大咧咧的道：『你近來越加不懂規矩了，也不問問要使喚你，不覷空兒就跑去。』滾你媽的，老子不幹。我剛要發作，小姐又說：『呀！我的鞋尖兒踐了，這些些塵土！你給我拭一拭淨。』」

「滾你媽的！」

老爺喝道：「狗奴才，越來越像樣了。我沒了你就得叫綁票給綁去不成？你馬上給我滾！」

我也喝道：「你罵誰呀？老子……」我上去，一把叉住他，平提起來，一旋身，直扔出去。小姐嚇得腿也軟了，站在那兒挪不動一步兒。我左右開弓，給了她兩個耳括子：「你狗入的娼婦，根想拿我打哈？哈！你等着瞧，有你玩兒樂的日子！咱小獅子扎一刀子，不喫疼，扔下腦袋賭錢的男兒，漢到你家來做奴才！你有什麼強似我的？就配做主子？你等着瞧……」

誰的胳膊粗，拳頭大，誰是主子？等着瞧，有你們玩兒樂的日子！我連夜走了。 選自小說月報

## 是愛情還是苦痛

羅家倫

我去年看了一本比國近代文豪梅德林所做的劇本，叫做「內幕」，不久又看了一本叫做「青鳥」，看過之後，總覺寒風颯颯，陰氣逼人，髣髴聽得秋墳鬼唱一樣。我嘗關書嘆道：「梅德林、梅德林，你竟是世間多愁的種子！」

今年一月間有天夜晚，我在新潮社預備稿件方完，身子已經疲倦了，胡亂拿起一本西洋近代戲劇史來看。看見其中有一段說：「梅德林雖是神祕主義的巨子，象徵主義的先鋒，但是他現在陡然變了。因為他新近娶了一位夫人叫盧白蘭。這位夫人是巴黎最著名的女優，姿容絕代，就是梅氏戲劇中所理想的美人兒，也不過如此。所以梅氏恐怖失望的心思，一律烟消雲散。將他往日悽悽慘慘的悲觀戲劇，一化而為歡天喜地的樂觀論文。」我看了拍案叫絕，大快心胸，不禁又私自嘆道：「梅德林你真有福，看你如何消受得了呢！」會兒又聯想到：「婚姻真能轉移人的一生呵！」說完，一人大笑。

我近年略經世變，嘗以他人的苦樂爲自己的苦樂，這是常事，不足爲怪的。

那知我一笑未了，忽而一位朋友開門進來，急忙拍着我的肩膀笑道：「笑什麼？你在發精神病嗎？」我嚇了一跳，回頭一看，乃是我的舊朋友程叔平，今晚無事，特來同我閑談。叔平年約二十三、四，中西文學都好，爲同輩中很有志氣，不可多得的人材。今夜穿着一件蟹殼青的外套，愈顯出他白皙沉着的面色，炯炯射人的目光。

一見着他，我就把他拉住，要求他看這節書。髻鬢訪員得了新聞，報告主筆一樣的神景。

他一邊看，却一邊現在一種冷靜的態度，進門時的笑容，慢慢的沉下去了。他的面貌，忽而轉紅，再由紅轉成蒼白。

我見了莫明其妙，仍然含笑問道：「何如？尊夫人比……？」

他低着頭，一聲不響。

我說：「不要臉皮這樣薄。聽說你去年方纔結婚呢！你們還算在新婚時期——就是說什麼「卿卿我我」的肉麻時期——愛情濃密，不消說了，你可以說幾件韻事把朋友們聽嗎？」

他仍然不響。

我接着說：「噯呀！你不要也發了精神病。爲什麼一聲不響呢？難道尊夫人吩咐你不說話嗎？」  
停了足足有好幾分鐘，他方纔嘆一口氣，又停了一會，纔悶悶的說道：「什麼愛情，無非「人道主義」罷了？」

我一生雖然也過了二十年，却永久不會墮入男女愛情的網裏去。乃是因爲求學的時代無暇及男女愛情，不是說人生不得有男女愛情。對於愛情二字既不留意，今日忽然聽到「人道主義」代替愛情的新學說，自不能沒有好奇的心思。遂追根溯源的問他這句話的真意義，只見他面色愈覺深沉，鬚心中有無限憂愁一樣。我方纔追悔以前所說的話太魯莽太輕薄一點，致觸動我朋友的心事。但是想起這也是我們學生常說的話，我就不深悔了。我好奇的心事，仍是逼我問他這件事的根底。他被我敦促不過了，乃輕輕的一嘆，又等了一會說道：

「你……你方纔說「婚姻真能轉移人的一生」的一句話，真是不錯。咳！你何嘗真能領略這句話的甘苦。我十年以前的情形，你大概也略知一二。當時同我才思一共發展的，却有一個意中人的思想。以爲得妻而爲理想中人，我一生的幸福真是不可限量。最初讀嚴譯「權界論」第一句說「以伉儷而兼師友，於真理要道有高識遐情，足以激發吾之志氣」，我便深深感動。後來漸漸能讀西洋書的時候，我最愛柯克琳那本書上，想起爲託爾斯泰手鈔柯琳的蘇非夫人嘗嘗自己心裏想，世間豈有難道祇有穆勒和託爾斯泰可以享嗎？設如我得了這樣的如花美眷，我的才思奮發，難道就不如穆勒、託爾斯泰嗎？咳！回想以前的思想，真如做了一場大夢。我十九歲一個人到上海入梵王渡西人所辦的大學。雖然在大學本科，却深惡裏面的習氣，覺得怪難受的。究竟這種習氣是怎麼樣的，爲什麼令人難

受，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祇是啞子吃黃連，苦在肚裏。一天我在某處演說會演說家庭改革問題，滿座的老前輩都有搖頭的神氣，只聽得幾下欲拍未敢拍掌聲，起于右邊座位裏側眼一看，只見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發出來的，眼波盈盈於嫵媚中現出一種莊嚴流麗的態度。我生平不愛留心女子，到了那時候，我的眼睛却忽然變了和快鏡一般的，立刻攝了一個照片，深深的印在腦膜上。看過之後，我心理又自悔恨，以是腦中不當留這樣的種子。但是回想到：「果然世間有我理想中的最高愛神，我腦膜中爲他留下一千個影像又何妨呢？」不一秒鐘想起我許多朋友的往事，又悔道：「天下愛情都是苦痛。」這幾個念頭循環往復，在我腦中擾擾的半天。忽而想起我十三四歲的時候「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的一種口頭禪，又不覺啞然失笑。

「歇了一個多月，我到舊同學韓紫誠家裏去坐；他父母都曾赴美游歷，所以家庭的新鮮空氣很多。花廳裏外兩間相連，均照西式陳列，非常精雅。壁間所掛的，只有擺倫和希臘女詩神兩個畫像，畫工入神，栩栩欲活；我也祇得暗暗嘆服。我在外邊這間客廳裏同紫誠談不多時，只聽得韓夫人在裏間說：「吳小姐覺得 St. Mary 的功課好嗎？」一位女子用清脆的聲音答道：「什麼好，不過是十三世紀的神權教育罷了。」我聽了心中肅然，沉沉不語，覺得我心中想說的話，却被他一語喝破。又聽得說：「我們不過利用他的機關學一種他國文字，爲我們學高深學理的過渡……」這句話到我耳邊，彷彿令我同醉後初醒一般，心中以爲女界中那有這樣見解的人，莫非我聽錯了。於是渡生出一種將信將疑的心理來。回望紫誠，紫誠也低頭不語，因爲他也是受過「神權教育」來的人。不一會韓夫人同客走到外邊的客廳，紫誠同我都立時站起。韓夫人爲我介紹，知道他名叫素瑛，正是我那天在演說場所見的惺忪半斜的鬢腳下，露出淡紅色的雙頰。衣服的顏色，比前次更素淨一點。一見面，臉上忽而加上一

層薄暈。談了幾句，彼此分別。我想起腦膜上前後兩個影片，起了無限的愛慕心；記着當時的談吐，又添上一層崇拜的心思，却並沒有他種的思想。因為我平素以爲世間真正能審美的人，見了美人，見了知心的美人，祇能愛慕崇拜，亦祇有愛慕崇拜。若是問我這是什麼道理，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以後我到韓家的時候，與素瑛嘗嘗相遇，漸漸認識他的家庭。他父親是改革時代的志士，前幾年死了；現在祇剩了一個母親，同住上海。我到過他家裏幾次。他所說的，多半是先得我的話。於西洋最近美術文藝界的潮流，知道的尤爲明白。所以我常常想世界的美術文藝，若是能令優秀的女子擔任，真能爲世界放一異彩呢！因爲我以爲同素瑛這樣的女子，真有一種特別天賦的慧根。最初兩次，我們所談的多半是關於智識和意氣兩方面的話，最後兩次，我們見面的時候，竟無話可談，不見又好像有千言萬語想說似的。所以我反不得不同他生分了，不敢到他那裏去。唉！那知道就……就此生分了……也免……免不了四年前的今日……」

我聽了這番話，心裏的粗浮氣幾乎銷磨乾淨了。又見叔平的面色忽紅忽白的轉過幾次，我更爲大的感動，乃輕輕的說道：「四年前的今日又……」

「距四年前今日五個月的時候——唉！我同素瑛相識還沒有一年，見面也不到十次，但是我同他的心事，雖然沒明說，却有許多互相印證，不言而喻的地方。我以爲將來若是能同他長久相處，我簡直可以有一個新生命；我的前途，等他來影響的時候很多。唉！那知道我忽……忽然有一天晚上接到一封雲南的信，從先君來的——你知道那時候先君還在雲南辦鹽政——說他新近同我聘了他同僚錢某的女兒，是八年前口頭允許的，現在纔正式聘定。我看了當時不知所措，血氣上湧，有好大一會眼睛看不見東西，和衣睡了一睡，醒過來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一生的希望，就此送了嗎？我如何對



得素瑛起？父母這樣就是愛我嗎？爲何八年之久，我還在夢裏呢？難道我此刻是夢不成？在枕邊拿出信來看，看來看去，分明是方纔收到的，何曾是夢。眼睛雖然看，心裏却仍盼望他是夢，翻來覆去，一夜不會睡着。天明的時候，眼睛稍微閉了一閉，又想到，我信裏的事，究竟要告訴素瑛不要。若是我瞞着他，我如何對得起；若對他說明，又使他心中驟然增出無限悲痛，我何以爲情。想了許久，乃決定道：這件事若我肯力爭，或者還有可以挽救的餘地；一紙書信，終不可靠。我又何必魯莽的告訴他，把將來一綫希望都打斷呢？不如一方面暫且不告訴他，一方面寫信回家力爭，且看後事如何。忽又想力爭就有效力嗎？設如不成，當時我又何面目見素瑛？素瑛對於我的感想又怎樣？想到這個，不覺百脈憤張，身不自主，昏昏的倒在榻上。唉！我這樣的情形，不知我父母知道不知道？設如我父母知道，不知道他還忍獨自同我訂婚不忍？第二天我立刻寫了一封信回家力爭，以後又連寫了幾封，但在素瑛面前却不提起。我又不敢常到他家裏去，偶然見他一次面，心中不由得不得不生一種新愛情，想愛忽而又不愛，但是不容我不愛，何論我對他如愛情幾高，在他面前總不敢表現出來——所以面子上我們反覺比以前生分一點——因爲我想設如將來爭而無效，我自己不足惜，我何必教他多增一分苦痛呢？他以為我怕受見面無言的苦痛，所以也不以爲意，那知道我……

說到此地，我心中已悲不自勝，但見叔平臉上忽而又轉過緋紅色來，我以為房裏空氣太熱，隨手關上汽爐，輕輕的推開窗子，忽然一陣霜風進來，我同叔平都不覺打個寒噤。遙望窗外，除了深黑的河水，尚有三五寒星同皇城根的路燈，在濃霧中忽明忽滅。這片淒涼的景况，髣髴告我叔平將來的苦痛，比方纔所說的還要悲慘。我却祇得靜靜的候他繼續說：

「我那時候一綫的希望，就是盼家庭來信，把前議打消。那知道家信來了幾次，前議絲毫不動，並且

以爲我受了輕薄的風氣，目無尊長；又說我們生在「詩禮之家」，連這點場面都不顧嗎？唉！我不知我的家庭是爲「詩禮」而有了，還是爲「人性」而有的？我的終身幸福要緊，我到今天還猜不着這個謎兒。我心裏想起來，巴不得立刻死了倒還乾淨。我自此以後，心裏一刻不安，屢次想到素瑛家裏去，却沒有去過一次。有幾次走到他門口，重新回轉回轉以後，又悔不該。那知道遲而又遲，終遲不過四：：四年前的今日。那天的早晨，我接到一封家信，說先君病重，錢家催娶甚緊，叫我立刻到雲南去一趟。我接了信，又悲又氣，真是不知所措。想起那件事，實在不敢去；想起父親病，又不能不去。決定了去的事，遂不得不同素瑛談一談。好得臨出門的時候，恰好接到素瑛一個短簡，叫我立刻去同他一談，有要事相告。我看過疑惑了半天，却把不再折回的心思決定。走到他門口，脚又同幾千斤重似的。走三步，退兩步，然而總不能不進去。還沒有進他的書房，他已含笑在房門口迎我。他問我收到他的信沒有。他今天叫我來談的宗旨，是爲他近來得了家庭的許可，不日動身到美國留學，專研究美術同社會教育。他的志願遂了，所以他的容貌上現了一種快愉的顏色。他想起我們將別，又現出一種莊嚴的狀態來。所以他勸我設法同去，或是我明年畢業以後再去。我只有沉沉的一語不發，他也莫名其妙。唉！我何曾沒有話，不過有話說不出來罷了。我舌頭在那時真不合用，掙了半天，連一個「是」字都掙不出來。他以為我不忍同他暫離，又說：「你今年若肯出去，我可以代你盡一半力，你不必傷感。來日方長，我們兩人的事，總……」說到此處，他又忽然停住，臉上起了淡淡的紅霞，低頭只是弄他的衣裳角兒。我心裏同刀挖一般，恨不得立刻死了，却又死不去。心中發恨，又不知道恨誰好。氣又噀，肉又戰，眼睛裏只見一陣一陣的黑光上來，冷汗同披麻雨似的，閉了閉眼，稍微把神一定，只得咬緊牙根，從荷包裏掏出一封信來，狠命的望他懷裏一丟。他不知所以，忙打開信來看，一面只見他臉上的顏色就漸漸改變起來。看完仍

輕輕的折好。他緊緊握着我的手，我握着他的。他一聲不響的睜睜望着我，我也望着他。望了半天，還是一聲不響。最後還是聽得他輕輕說：「……愛……愛情……不是只有男女間獨有的……你……斟酌……我總……」他說不到三個字，臉上就同白紙一樣，手祇是發戰，我但覺心裏發一陣冷，抽身就走。如同脚上駕了風火輪似的，比往日倒快幾倍。走到梵王渡的盡邊，纔知道走不過去。陡然一驚，方回夢中醒過來一樣。抬頭一顧，祇見斜陽古渡，寂寞荒涼，我想我分明在素瑛房裏，現在素瑛到什麼地方？我何以會在這個地方？於是獨自立在渡頭，發了一會獸。想我同素瑛的一生就自此了了嗎？我就……忽而又自己寬慰自己說：「我從前總以為若是彼此真有愛情，只須長久相處就好了，又何必一定結為夫婦。」總續又想道：「不為夫婦，難道可以想處長久嗎？」一想到此，萬念俱灰，驟然見得自己的手，上有青紫的餘痕，不知從何時起的，想了半天，遂想到素瑛的手，又怎麼樣了呢？想回去問他，却又不肯念到他，又放下，却如何放得下。唉！這是我同素瑛末一次的……唉！早知……」

這番話淒淒切切，令我心酸淚落，聽到這段更忍無可忍，乃拍案叫道：「世間最苦痛的，是有愛情而不得愛。」只見叔平搖頭冷笑道：

「豈止這點，你不會結婚的人，世故還淺呢！當時我回校之後，打點行李，立刻動身到雲南省城，那知道我親愛的爹爹，受瘴氣太深，已經棄世了。臨死的時候，還輕輕的對家裏人說，叫我好好把錢家的親事完了，免得鬧出笑話來，使我們「詩禮人家」不好看，不然他做鬼也不依我。唉！我爹爹養我一世愛我一世，為什麼爲了別人一個女兒，就把二十年愛我的心事，一旦拋棄呢？我到今天還不解。」

稍微停了一會兒，他又咬緊牙齒道：

「『詩禮』」「詩禮』」你有什麼根據——你是不是人造的——真利害，居然能離開我父子的感

情！  
唉！……真狠……」

說着，又停了一會，他眼圈兒都紅了；却繼續說：

「我含悲飲痛的把喪事料理完備，把家母接回原籍來，我仍然在上海求學。歇了一年半，纔算在這種不中不西的大學本科畢了業。我屢次想籌備赴美留學，家母說家中無人照料，囑我暫緩。又歇了幾個月，二十七個月的孝服纔滿。那知道孝服還沒有滿，錢家來催娶的信已經四五封了。我起初不理他，後來他們把日子都好了，並且將他女兒送到我原籍去。他們臨到的前幾天晚上，我知道糟了，祇得帶着無限的悲痛，把我的苦衷一條一條的回家母說了。家母雖然痛我，但是搵不住的眼淚湔下來說：「當時說這門親的時候，我也並沒有看見，祇是錢家託人來說過一次，你爹爹就答應了。那料你爹爹就丟下……」說着我母親抽抽噎噎的哭個不住，我也禁不住搵淚。他又繼續道：「這門親究竟好不好，我還不知道，但是木已成舟，現在還有什麼法子。況且那邊也有勢力，若是你一定不依他，那邊又怎樣肯依你。將來鬧翻了，一則對於我們家裏的名聲不好，二則對於你將在社會上做事不很方便，三則你爹爹臨……」說還沒完，家母又哭個不住。再道：「我也老了，我的兒，你看我分上，受點委曲……」我聽了，心肝都幾乎迸出腔來了。夜間獨自睡在床上，第一件就是想我一生幸福，就此完了嗎？究竟是爲誰犧牲的？我倒也要認明白。又想到前途究竟長是長，是矮，是美，是醜，是智，是愚的一個人呢？又嘆道：無論他是長，是矮，是美，是醜，是智，是愚，但是我如何對得素瑛起？素瑛雖然叫我斟酌，難道我就……忽而又想起母親剛纔淒慘的狀態，又不覺落下淚來。想走，又想走了母親如何得了？想來想去，心如刀割。最後又嘆道：「祇當我死了，聽他們擺佈罷。」以後一切婚事，都係我舅舅料理。到了結婚那天，我祇當是死人，聽他們怎樣說怎樣好。新人過門來了，我的心已冷完了。晚上他第一句話我沒十分聽得清楚，以後

更說了一番勸我做他丈夫的話。又問我將來可以做什么官。我真難受已極。後來聽說他們那邊的風俗，以為新婚第一夜誰先開口的先死。他先開口，却是體恤我呢。許多親戚朋友見面開玩笑還不夠，寫信的時候還架上濫調的四六，說什麼「珠聯璧合」、「名士傾城」。我聽得真是受寵若驚。唉！平心而論，他也受過幾年前舊教育，脾氣也很和順，顏色也不相鄙。人家都說他是一位賢惠的少奶奶。我設如生在三十年前，也何會不心滿意足。但是我現在雖然同他一同起處，精神方面總覺隔着一個太平洋。後來我想這總非長久之計，我雖自以為死人總要發明一種「死人的愛」法，因為事已至此，我們不得不愛。後來有位朋友對我說，他發明一種「死人造愛法」。他說：「我們處到這種境遇，最好想起他們這般女子受二千多年社會壓制的苦痛，把一切罪惡，都不加在他們的本身。然後就從這一點觀念，推廣了去愛他。中國的女子，祇要我稍微愛他一點，他沒有不愛你的，因為他一身要依靠你。此後他愛你一點，你愛他一點，他再愛你一點，你再愛他一點，愛愛相積，就真愛上了。」我聽了覺得有幾分道理，就如法泡製起來。我想怎麼愛他好呢？自然不好叫他「乖乖」、「寶寶」。哪！我想愛他第一件事，就是尊重他的人格。所以他有幾件事來問我，我總叫他自己作主。他以為我待他更生分了，反暗地背着我哭。我說：「你自己應當做你的人，設如沒有我呢？」他說：「我聽得長輩說，女子總是靠丈夫的。」我好容易收來一點愛情，把他這一句遺傳的話，又嚇走了一大半。我屢次想留學，總把他們拖住了。噯！就是留學，又何會脫得了「精神地獄」呢？跟現在到北京幹了一個事，他們又要跟着我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見了他，精神就有一種說不出的苦。我真不解我從前的豪氣，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了。我一生的才力，在甚麼地方消磨了？我學問方面，成就了多少？罷了！罷了！穆勒和託爾斯泰的夢也不做了。從何說起。我今天接了素瑛在美國來的一封信，他聽得現在的情形，也有點言外哀嚮。信裏封了一張照片，叫我

存着，又說他現在對於人生，有根本覺悟，定了一種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此後終身從事美術，同社會教育。撫今追昔，我又慚愧，又悲痛，恨不得立刻就死，却比以前更死不了。偏偏這封信把他看見了，他回房一人又獨自哭了一回。說我沒有到美國就是這樣，到了美國就根本把他忘了。家母看見我天天憂鬱，又見了這封信，同這張照片，輕輕的叫我到他房裏去說：「呀我的兒，我誤了你了！但是遲……遲……」說到這個地方，他睜睜的含淚望着我，我也無話可說。轉身朋友來了，問起他，我還不得不親熱熱的稱「內人」，因為照名義而論，我不得不說愛……愛他祇是精神上……所以方纔說「世間最苦痛的，是有愛情而不得愛」的時候，我說你「世故還淺」。唉！你那裏知道世間極苦痛的事，就是強不愛以爲愛！」

我聽這番話，已是柔腸百折。聽到此地不禁勃然大怒道：「叔平！你該苦！你爲什麼不離婚呢？我想他同你在一處也未必見得樂！離婚之後，豈不兩全嗎？」諸位不要笑我荒誕，來離間人家夫婦，因爲我近來主張人類相處，必有一點人類的樂趣；現在一點樂趣沒有的家庭，豈不是活地獄嗎？還不如離了好，所以我見了人家不滿意的婚姻，總勸人家離婚；人家不離婚，我怪替人著急似的。祇聽得當時叔平用狼嗚咽的聲氣說道：

「離……離婚……我何曾不知道。但是現在中國的頑固社會裏面，還有誰娶再嫁的女子？豈不是置他於死地嗎？我的精神雖然不能同他相合，平空弄死一個人，我又何忍。我現在祇是講「人道主義」罷了。唉！我一生的幸福，前半是把家庭送掉的，後半是把「人道主義」送掉的。我自己也無從說起。我總是想沒……沒這樣的家庭……那有這好的「人……人道主義」……」

一語未完，電燈忽然黑了。我不覺叫了一聲「噯呀！」立刻去找洋火。心中又替叔平悲痛，又埋怨他

德林害了我們一夜。洋火半天沒有找到，但見窗子外的夜霧愈大，星光同燈火都看不見了。惟有樹樺殘雪，襯得幾株樹同奇鬼撲人一樣。房裏已對面不見人了。祇聽得叔平還在那裏斷斷續續的說。

「這……這就是中國的家……家庭……」  
一九一九年三月 選自新潮一卷三號

## 春 蠶

茅 盾

老通寶坐在「塘路」邊的一塊石頭上，長旱煙管斜擺在他身邊。「清明」節後的太陽已經很有力量，老通寶背脊上熱烘烘地，像背着一盆火。「塘路」上拉繅的快班船上的紹興人只穿了一件藍布單衫，敞開了大襟，彎着身子拉拉拉，額角上有黃豆大的汗粒落到地下。

看着人家那樣辛苦的勞動，老通寶覺得身上更加熱了；熱的有點兒發癢。他還穿着那件過冬的破棉襖，他的夾襖還在當舖裏，卻不防纔得「清明」邊，天就那麼熱。

「真是天也變了！」

老通寶心裏說，就吐一口濃厚的唾沫。在他面前那條「官河」內，水得綠油油的，來往的船也不多，鏡子一樣的水面這裏那裏起了幾道縐紋或是小小的渦旋。那時候，倒影在水裏的泥岸和岸邊成排的桑樹，都揉亂成灰暗的一片。可是不會很長久的。漸漸兒那些樹影又在水面上顯現，一彎一曲地蠕動，像是醉漢，再過一會兒，終於站定了，依然是很清晰的倒影，那拳頭模樣的槓枝頂都已經簇生著小手指兒那麼大的嫩綠葉。這密密層層的桑樹，沿着那一「官河」一直望去，好像沒有盡頭。田裏現在還

只有乾裂的泥塊。這一帶，現在是桑樹的勢力。在老通寶背後，也是大片的桑林，矮矮的，靜穩的，在熱烘烘的太陽光下，似乎那「桑拳」上的嫩綠葉過一秒鐘就會大一些。

離老通寶坐處不遠，一所灰白色的樓房蹲在「塘路」邊，那是繭廠。十多天前駐紮過軍隊，現在那邊田裏還留着幾條短短的戰壕。那時都說東洋兵要打進來，鎮上有錢人都逃光了，現在兵隊又開走了，那座繭廠依舊空關在那裏，等候春繭上市的時候再熱鬧一番。老通寶也聽得鎮上小陳老爺的兒子——陳大少爺說過，今年上海不太平，絲廠都關門，恐怕這裏的繭廠也不能開，但老通寶是不肯相信的。他活了六十歲，反亂年頭也經過好幾個，卻從沒見綠油油的桑葉白禿在樹等上到成了「枯葉」去喂羊喫，除非是「蠶花」不熟，但那是老天爺的「權柄」，誰又能夠未卜先知。

「纔得清明邊，天就那麼熱！」

老通寶看着那些桑拳上怒苗的小綠葉兒，心理又這麼想，同時有幾分驚異，有幾分快活。他記得自己還是二十多歲少壯的時候，有一年也是「清明」邊就得穿夾，後來就是「蠶花廿四分」，自己也就在這一年成了家。那時，他家正在「發」；他的父親像一頭老牛似的，什麼都懂得，什麼都做得，便是他那創家立業的祖父，雖說在長毛窩裏喫過苦頭，卻也愈老愈硬朗。那時候，老陳老爺去世不久。小陳老爺還沒抽上鴉片烟，「陳老爺家」也不是現在那麼不像樣的。老通寶相信自己一家和「陳老爺家」雖則一邊是高門大戶，而一邊不過是種田人，然而兩家的運命好像是一條線兒牽着，不但「長毛」造反那時候，老通寶的祖父和老陳老爺同被長毛擄去，同在長毛窩裏混上了六七年，不但他們倆同時從長毛營盤裏逃了出來，而且偷得了長毛的許多金元寶——人家到現在還是這麼說，並且老陳老爺做絲生意「發」起來的時候，老通寶家養蠶也是年年都好，十年中間掙得了二十畝的稻



田和十多畝的桑地，還有三開間兩進的一座平屋。這時候，老通寶家在東村莊上被人人所妬羨，也正像「陳老爺家」在鎮上是數一數二的大戶人家。可是以後，兩家都不行了；老通寶現在已經沒有自己的田地，反欠出三百多塊錢的債；「陳老爺家」也早已完結。人家都說「長毛鬼」在陰間告了一狀，閻羅王追還「陳老爺家」的金元寶橫財，所以敗的這麼快。這個老通寶也有幾分相信，不是鬼使神差，好端端的小陳老爺怎麼會抽上了鴉片煙。

可是老通寶死也想不明白爲什麼「陳老爺家」的「敗」會牽動到他家。他確實知道自己家並沒得過長毛的橫財，雖則聽死了的老頭子說，好像那老祖父逃出長毛營盤的時候，不巧撞着了一個巡路的小長毛，當時沒法，只好殺了他——這是一個「結」，然而從老通寶懂事以來，他們家替這小長毛鬼拜懺念佛燒紙錠，記不清有多少次了。這個小冤魂，理應早投凡胎，老通寶雖然不很記得祖父是怎樣「做人」，但父親的勤儉忠厚，他是親眼看見的；他自己也是規矩人，他的兒子阿四，兒媳四大娘，都是勤儉的。就是小兒子阿多，年紀青，有幾分「不知苦辣」，可是毛頭小伙子，大都這麼着，家不得「敗家相」……

老通寶抬起他那焦黃的繃臉，苦惱地望着他面前的那條河，河裏的船，以及兩岸的桑地。一切都和他二十多歲時差不了多少，然而「世界」到底變了，他自己家也要常常把南瓜當飯喫一天，而且又欠出了三百多塊錢的債。

嗚嗚，嗚嗚，

汽笛叫聲突然從那邊遠遠處河身的彎曲地方傳了來。就在那邊，蹲着又一個繭廠，遠望去隱約可見那整齊的石「幫岸」。一條柴油引擎的小輪船，很威嚴地從那繭廠後駛出來，拖着三條大船，迎面

向老通寶來了。滿河平靜的水立刻激起潑刺刺的波浪，一齊向兩旁的泥岸捲過來。一條鄉下一赤膊船一趕快攔岸，船上人揪住了泥岸上的茅草，船和人都好像在那裏打秋千。軋軋的輪機聲和洋油臭，飛散在這和平的綠的田野。老通寶滿臉恨意，看着這小輪船來，看着牠過去，直到又轉一個彎，嗚嗚地又叫了幾聲，就看不見。老通寶向來是仇恨小輪船這一類洋鬼子的東西，他從沒見過洋鬼子。可是他從他的父親嘴裏知道老陳老爺見過洋鬼子。紅眉毛綠眼睛，走路時兩隻腿是直的，並且老陳老爺也是很恨洋鬼子，常常說「銅鈿都被洋鬼子騙去了。」老通寶看見老陳老爺的時候，不過八九歲。——現在他所記得的關於老陳老爺的一切都是聽來的，可是他想起了「銅鈿都被洋鬼子騙了去。」這句話，就彷彿看見了老陳老爺搖着鬍子搖頭的神氣。

洋鬼子怎樣就騙了錢去，老通寶不很明白。但他很相信老陳老爺的話一定一錯。並且他自己也明明看到自從鎮上有了洋紗，洋布，洋油——這一類洋貨，而且河裏更有小火輪船以後，他自己田裏生出來的東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錢，而鎮上的東西卻一天一天貴起來。他父親留下來的一份家產就這麼變小，變做沒有，而且現在負了債。老通寶恨洋鬼子不是沒有理由的。他這堅定的主張，在村坊上很有名。五年前，有人告訴他，朝代又改了，新朝代是要「打倒」洋鬼子的。老通寶不相信。爲的他上鎮去看見那新到的喊「打倒洋鬼子」的青年人們都穿了洋鬼子衣服，他想來這夥年青人一定私通洋鬼子，卻故意來騙鄉下人。後來果然就不喊「打倒洋鬼子」了，而且鎮上的東西更加一天一天貴起來，派到鄉下人身上的捐稅也更加多起來。老通寶深信這都是串通了洋鬼子幹的。

然而更使老通寶去年幾乎氣成病的，是繭子也是洋種的，賣得好價值。洋種的繭子一擔要貴上十多塊錢。素來和兒媳總還和睦的老通寶，在這件事上可就吵了架，兒媳四大娘去年就要養洋種的蠶。

小兒子跟他嫂嫂是一路，那阿四雖然嘴裏不多說，心裏也是要洋種的。老通寶拗不過他們，末了只好讓步。現在他家裏有的三張蠶種，就是土種兩張，洋種一張。

「世界真是越變越壞，過幾年他們連桑葉都要洋種了！我活得厭了！」

老通寶看着那些桑樹，心裏說，拿起身邊的長旱煙管恨恨地敲着腳邊的泥塊。太陽現在正當他頭頂，他的影子落在泥地上，短短地像一段烏焦木頭，還穿着破棉襖的他，覺得渾身躁熱起來了。他解開了大襟上的鈕扣，又抓着衣角扇了幾下，站起來回家去。

那一片桑樹背後就是稻田。現在大部分是勻整的半翻着的燥裂的泥塊，偶而也有種了雜糧的，那黃金一般的菜花散出強烈的香味。那邊遠遠地一簇房屋，就是老通寶他們住了三代的村坊。現在那些屋上都裊起了白的炊煙。

老通寶從桑林裏走出來，到田塍上，轉身又望那一片爆着嫩綠的桑樹。忽然那邊田裏跳躍着來了一個十來歲的男孩子，遠遠地就喊道：

「阿爹媽等你吃中飯呢！」

「哦——」

老通寶知道是孫子小寶，隨口應着，還是望着那一片桑林。纔只得「清明」邊，桑葉尖兒就抽得那麼小指頭兒似的，他一生就只見過兩次。今年的蠶花，光景是好年成，三張蠶種該可以採多少繭子呢？只要不像去年，他家的債也許可以拔還一些。

小寶也已經跑到他阿爹的身邊了，也仰着臉看那綠絨似的桑拳頭。忽然他跳起來拍着手唱道：

「清明削口，看蠶娘拍手！」

老通寶的繃臉上露出笑容來了。他覺得這是一個好兆頭。他把手放在小寶的「和尚頭」上摩着，他的被窮苦弄麻木了的老心裏勃然又生出新的希望來了。

## 二

天氣繼續暖，太陽光催開了那些桑拳頭上的小手指兒模樣的嫩葉，現在都有小小的手掌那麼大了。老通寶他們那村莊四周圍的桑林似乎發長得更好。遠望去像一片綠錦平鋪在密密層層灰白色矮矮的籬笆上。「希望」在老通寶和一般農民們的心裏一點一點一天一天強大。蠶事的動員令也在各方面發動了。藏在柴房裏一年之久的養蠶用具都拿出來洗刷修補，那條穿村而過的小溪旁邊蠕動着村裏的女人和孩子，工作着，嚷着，笑着。

這些女人和孩子們都不是十分健康的臉色，——從今年開春起，他們都只吃個半飽，他們身上穿的，也只是些破舊的衣服。實在他們的情形比叫化子好不了多少。然而他們的精神都很不差。他們有很大的忍耐力，力有很大的幻想。雖然他們都負了天天在增大的債，可是他們那簡單的頭腦老是這麼想：只要蠶花熟就好了！他們想像到一個月以後那些綠油油的桑葉就會變成雪白的繭子，於是又變成叮叮噹噹響的洋錢，他們雖然肚子裏餓得咕咕地叫，卻也忍不住要笑。

這些女人中間也就有老通寶的媳婦四大娘和那個十二歲的小寶。這娘兒兩個已經洗好了那些「圓扁」和「蠶簞」，坐在小溪邊的石頭上撩起布衫角揩臉上的汗水。

「四阿嫂！你們今年也看（養）洋種麼？」

小溪對岸的一羣女人中間有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姑娘隔溪喊過來了。四大娘認得是隔溪的對門

鄰舍陸福慶的妹子六寶，四大娘立刻把她的濃眉毛一挺，好像正想找人吵架似的嚷了起來：

「不要來問我阿爹做主呢！——小寶的阿爹死不肯，只看了一張洋種老糊塗的聽得帶一個洋字就好像見了七世冤家洋錢也是洋，他倒又要了！」

小溪旁那些女人們聽得笑起來了。這時候有一個壯健的小伙子正從對岸的陸家稻場上走過，跑到溪邊，跨上了那橫在溪面用四根木頭並排做成的錐形的「橋」。四大娘一眼看見，就丟開了「洋種」問題，高聲喊道：

「多多弟來幫我搬東西罷！這些扁，浸溼了，就像死狗一樣重！」

小伙子阿多也不開口，走過來拿起五六隻「團扁」，溼漉漉地頂在頭上，卻空着一隻手，划槳似的蕩着，就走了。這個阿多高興起來時，什麼事都肯做，碰到同村的女人們叫他幫忙拿什麼重傢伙，或是下溪去撈什麼，他都肯；可是今天他大概有點不高興，所以只頂了五六只「團扁」去，卻空着兩隻手。那些女人們看着他戴了那特別大箬帽似的一疊「扁」，鼻着腰，學鎮上女人的樣子走着，又都笑起來了。老迪寶家緊鄰的李根生的老婆荷花一邊笑，一邊回頭去叫道：

「喂，多多頭回來，也替我帶一點兒去！」

「叫我一聲好聽的，我就給你拿！」

阿多也笑着回答，仍然走。轉眼間就到了他家的廊下，就把頭上的「團扁」放在廊簷口。

「那麼，叫你一聲乾兒子！」

荷花說着就大聲的笑起來，她那出衆地白淨然而扁得作怪的臉上看去就好像只有一張大嘴和眯緊了好像兩條線一般的細眼睛。她原是鎮上人家的婢女，嫁給那不聲不響整天苦着臉的半老頭。

子李根生還不滿半年，可是她的愛和男子們胡調已經在村中很有名。

「不要臉的！」

忽然對岸那羣女人中間有人輕聲罵了一句。荷花的那對豬眼睛立刻睜大了，怒聲嚷道：

「罵那一個有本事，當面罵，不要躲！」

「你管得我棺材橫頭踢一脚，死人肚裏自得知，我就罵那不要臉的騷貨！」

隔溪立刻回罵過來了，這就是那六寶，又一位村裏有名淘氣的大姑娘。

于是對罵之下，兩邊又潑水。愛鬧的女人也夾在中間幫這裏幫那裏。小孩子們笑着狂呼。四大娘是老成的，提起她的「蠶簞」，喊着小寶，自回家去。阿多站在廊下看着笑。他知道爲什麼六寶要跟荷花吵架；他看着那「辣貨」六寶挨罵倒覺得很高興。

老通寶擱着一架「蠶臺」從屋子裏出來。這三椽形傢伙的木梗子有幾條給白螞蟻蛀過了，怕的不牢，須得修補一下。看見阿多站在那裏笑嘻嘻地望着外邊的女人們吵架，老通寶的臉色就板起來了。他這「多多頭」的小兒子不老成，他知道。尤其使他不高興的，是多多也和緊鄰的荷花說說笑笑。「那母狗是白虎星，惹上了她就得敗家！」——老通寶時常這樣警戒他的小兒子。

「阿多空手看野景麼？阿四在後邊紮「綬頭」，你去幫他！」

老通寶像一匹瘋狗似的咆哮著，火紅的眼睛一直釘住了阿多的身體，直到阿多走進屋裏去，看不見了。老通寶方才提過那「蠶臺」來，反覆審察，慢慢地動手修補。木匠生活，老通寶早年是會的，但近來他老了，手指頭沒有勁，他修了一會兒，抬起頭來喘氣，又望望屋裏掛在竹竿上的三張蠶繭。

四大娘就在廊簷口糊「蠶簞」。去年他們爲的想省幾十文錢，是買了舊報紙來糊的。老通寶直到

現在還是因爲用了報紙——不惜字紙，所以去年他們的蠶花不好。今年是特地全家少吃一餐飯，省下錢來買了「糊簾紙」來了。四大娘把那鵝黃色堅韌的紙兒糊得很平貼，然後又照品字式糊上三張小小的花紙——那是跟「糊簾紙」一塊兒買來的，一張印的花色是「聚寶盆」，另兩張都是手執尖角旂的人兒騎在馬上，據說是「蠶花太子」。

「四大娘！你爸爸做中人借來三十塊錢，就只買了二十擔葉。後天又吃完了，怎麼辦？」

老通寶氣喘喘地從他的工作裏抬起頭來，望着四大娘。那三十塊錢是二分半的月息。總算有四大娘的父親張財發做中人，那債主也就是張財發的東家，「做好事」這才只要了二分半的月息。期限是蠶事完後本利歸清。

四大娘把糊好了的「蠶簾」放在太陽底下晒。好像生氣似的說：

「都買了葉，又像去年那樣多下來——」

「什麼話！你倒先來發利市了！年年像去年麼？自家只有十來擔葉；三張布子。（蠶種）十來擔葉夠麼？」

「噢，噢；你總是不錯的！我只曉得有米燒飯，沒米餓肚子！」

四大娘氣哄哄地回答，爲了那「洋種」問題，她到現在常要和老通寶抬槓。

老通寶氣得臉都紫了。兩個人就此再沒有一句話。

但是「收蠶」的時期一天一天逼近了。這二三十人家的小村落突呈現了一種大緊張。大決心，大奮鬥，同時又是大希望。人們似乎連肚子餓都忘記了；老通寶他們家東借一點，西賒一點，南瓜芋芡之類也算一頓，居然也一天一天過着來。也不懂老通寶他們村裏那一家有兩三石米放在家裏呀？去年

秋收固然大好，可是地主，債主，正稅，雜捐，一層一層地剝來，早就完了。現在他們唯一的指望就是春蠶。一切臨時借貸都是指明在這「春蠶收成」中償還。

他們都懷着十分希望又十分恐懼的心情來準備這春蠶的大搏戰。

「穀雨」節一天近一天了。村裏二三十人家的「布子」都隱隱現出綠色來。女人們在稻場上碰見時，都匆忙地帶着焦灼而快樂的口氣互相告訴道：

「六寶家快要『窩種』了呀！」

「荷花說她家明天就要『窩』了，有這麼快！」

「黃道士去測一字，今年的青葉要貴到四洋！」

四大娘看自家的三張「布子」不對，那黑芝麻似的一片細點子還是黑沉沉，不見綠影。她的丈夫阿四拿到亮處去細看，也找不出幾點「綠」來。四大娘很着急。

「你就先『窩』起來罷，這餘杭種，作興是慢一點的。」

阿四看着他老婆，勉強自家寬慰。四大娘堵起了嘴巴不回答。

老通寶哭喪着乾癟的老臉，沒說什麼，心裏卻覺得不妙。

幸而再過了一天，四大娘再細心看那「布子」時，哈有幾處轉成綠色了，而且綠得很有光彩。四大娘立刻告訴了丈夫，告訴了老通寶，多多頭也告訴了她的兒子小寶。她就在那三張布子貼肉搵在胸前，抱着吃奶的嬰孩似的靜靜兒坐着，動也不敢多動了。夜間，她抱着那三張布子到被窩裏，把阿四趕去和多多頭做一牀，那布子上密密麻麻的蠶子兒貼着肉，怪癢癢的；四大娘很快活。又有點兒害怕，她第一次懷孕那時胎兒在肚子裏動，她也是那麼半驚半喜的。



全家都是惴惴不安地，又很興奮地等候「收蠶」。只有多多頭例外。他說：今年蠶花一定好，可是想發財卻是命裏不會來。老通寶罵他多嘴，他還是要說。

蠶房是早已收拾好了，「窩種」的第二天，老通寶拿一個大蒜頭塗上一些泥，放在蠶房的牆腳邊。這也是年年的慣例，但今番老通寶更加虔誠，手也抖了。去年他們「卜」的非常靈驗，可是去年那一靈驗，現在老通寶想也不敢想。

現在這村裏家家都在「窩種」了。稻場上和小溪邊頓時少了那些女人們的蹤跡。一個「戒嚴令」也在無形中頒布了；鄉農們即使平日是最相好的，也不往來；人客來沖了蠶神不是玩的，他們至多在稻場上低聲交談一二句就走開。這是個「神聖」的季節。

老通寶家的三張布子上也有些「烏娘」蠕蠕地動了。於是全家的空氣，突然緊張。那正是「穀雨」前一日。四大娘料來可以挨過了「穀雨」節那一天。布子不須再「窩」了，很小心地放在「蠶房」裏。老通寶偷眼看一下那個躺在牆腳邊的大蒜頭，他心裏就一跳。那大蒜頭上還只有一兩莖綠葉。老通寶不敢再看，心裏禱祝後天正午會有更多的綠葉。

終于「收蠶」的日子到了。四大娘心神不定地淘米燒飯，時時看飯鍋上的熱氣有沒有直沖上來。老通寶拿出預先買了來的香燭點起來，恭恭敬敬放在竈君神位前。阿四和阿多去到田裏採野花。小寶幫着把燈芯草剪成細末子，又把採來的野花揉碎。一切都準備齊全了時，太陽也近午刻了，飯鍋上水蒸氣嚟嚟地直沖，四大娘立刻跳了起來，把「蠶花」和一對鵝毛插在髮髻上，就到「蠶房」裏。老通寶拿着秤桿，阿四拿了那揉碎的野花片兒和燈芯草碎末。四大娘揭開「布子」，就從阿四手裏擎過那野花碎片和燈芯草末子撒在「布子」上，又接過老通寶手裏的秤桿來，將「布子」挽在秤

桿上，於是拔下髮髻上的鵝毛，在布子上輕輕兒拂，連野花片，燈芯草末子，和「烏娘」都拂在那「蠶簾」裏了一張，兩張，都拂過了；第三張是洋種，那就收在另一個「蠶簾」裏末了；四大娘又拔下髮髻上那朵「蠶花」，跟鵝毛一塊插在「蠶簾」的邊兒上。

這是一個隆重的儀式！千百年相傳的儀式，那好比是誓師典禮，以後就要開始了一個月光景和惡劣的天氣和惡運，以及和不知什麼的連日連夜無休息的大決戰！

「烏娘」在「蠶簾」裏蠕動，樣子非常強健，那黑色也是很正路的；四大娘和老通寶他們都放心地鬆一口氣了。但當老通寶悄悄地把那個「命運」的大蒜頭拏起來看時，他的臉色立刻變了！大蒜頭上還只得三四莖嫩芽，天哪，難道又同去年一樣？

### 三

然而那「命運」的大蒜頭這次竟不靈驗。老通寶家的蠶非常好。雖然頭眠二眠的時候連天陰雨，氣候是比「清明」邊似乎還要冷一點，可是那些「寶寶」都很強健。

村裏別人家的「寶寶」也都不差。緊張的快樂瀰漫了全村莊，似乎那小溪裏琮琮的流水也像是朗朗的笑聲了。只有荷花家是例外；她們家看了一張「布子」，可是「出火」，只稱得二十斤「大眼」，快邊，人們還看見那不聲不響晦氣色的丈夫根生，傾棄了三「蠶簾」在那小溪裏。

這一件事，使得全村的婦人對於荷花家特別「戒嚴」。她們特地避路，不從荷花家的門前走，遠遠的看見了荷花，或是她那不聲不響丈夫的影兒，就趕快躲開；這些幸運的人兒，惟恐看了荷花，他們一眼，或者交談半句話，就傳染了晦氣來！

老通寶嚴禁他的小兒子多多頭跟荷花說話。——「你再跟那東西多嘴，我就告你忤逆！」老通寶站在廊簷外高聲大氣喊，故意要叫荷花他們聽得。

小小寶也受到嚴厲的囑咐，不許跑到荷花家的門前，不許和他們說話……

阿多像一個聾子似的不理睬老頭子那早夜夜的嘮叨，他心裏卻在暗笑。全家中就只有他不大相信那些鬼禁忌。可是他也沒有跟荷花說話，他忙都忙不過來。

「大眼」捉了毛三百斤，老通寶全家連十二歲的小寶也在內，都是兩日兩夜沒有合眼。蠶是少見的好活了六十歲的老通寶記得只有兩次是同樣的一次就是他成家的那年，又一次是阿四出世那一年。「大眼」以後的「寶寶」第一天就喫了七擔葉，個個蠶是生青滾壯，然而老通寶全家都瘦了一圈，失眠的眼睛上佈滿了紅絲。

誰也料得到這些「寶寶」上山前還得喫多少葉。老通寶和兒子阿四商量了：

「陳大少爺借不出，還是再求財發的東家罷？」

「地頭上還有十擔葉，夠一天。」

阿四回答；他委實是支撐不住了，他的一雙眼皮像有幾百斤，只想合下來。老通寶卻不耐煩了，怒聲喝道：

「說什麼夢話！剛喫了兩天老蠶，呢！明天不算，還得喫三天，還要三十擔葉，三十擔！」

這時外邊稻場上忽然人聲喧鬧，阿多押了新發來的五擔葉來了。於是老通寶和阿四的談話打斷都出去「捋葉」。四大娘也慌忙從蠶房裏鑽出來。隔溪陸家養的蠶不多，那大姑娘六寶抽出工夫也來幫忙了。那時星光滿天，微微有點風，村前村後都斷斷續續傳來了吆喝和歡笑。中間有一個粗暴

的聲音嚷道：

「葉行情飛漲了！今天下午鎮上開到四洋一擔！」

老通寶偏偏聽得了，心裏急得什麼似的。四塊錢一擔，三十擔可要一百二十塊呢，他那來這許多錢！但是想到繭子總可以採五百多斤，就算五十塊錢一百斤，也有這麼二百五，他又心裏一寬。那邊「搵葉」的人堆裏忽然又有一個小小的聲音說：

「聽說東路不大好，看來葉價錢漲不到多少的！」

老通寶認得這聲音是陸家的六寶。這使他心裏又一寬。

那六寶是和阿多同站在一個筐子邊「搵葉」。在半明半暗的星光下，她和阿多靠得很近。忽然她覺得在那「槓條」的隱蔽下，有一隻手在她大腿上擰了一把。她好像知道是誰擰的。她忍住了不笑，也不聲張。驀地那手又在她胸前摸了一把，六寶直跳起來，出驚地喊了一聲：

「噯啲！」

「什麼事？」

同在那筐子邊搵葉的四大娘問了，抬起頭來。六寶覺得自己臉上熱烘烘了，她偷偷地瞪了阿多一眼。就趕快低下頭，很快地搵葉，一面回答：

「沒有什麼。我想來是毛毛蟲刺了我一下。」

阿多咬住了嘴唇暗笑。他雖然在這半個月來也是半飽而且少睡，他也瘦了許多了，他的精神可還是很飽滿。老通寶那種憂愁，他是永遠沒有的。他永不相信靠一次蠶花好或是田裏熟，他們就可以還清了債再有自己的田。他知道單靠勤儉工作，即使做到背脊骨折斷也是不能「翻身」的。但是他仍

舊很高興地工作著，他覺得這也是一種快活，正像和六寶調情一樣。

第二天早上，老通寶就到鎮裏去想法借錢來買葉。臨走前，他和四大娘商量好，決定把他家那塊出產十五擔葉的桑地去抵押。這是他家最後的產業。

葉又買來了三十擔，第一批的十擔發來時，那些壯健的「寶寶」已經餓了半點鐘了。「寶寶」們尖出了小嘴巴，向左向右亂晃，四大娘看得心酸。葉鋪了上去，立刻蠶房裏充滿薩薩薩的響聲。人們說話也不大聽得清。不多一會兒，那些「團扁」裏立刻又全見白了。於是又鋪上厚厚的一層葉。人們單是「上葉」也就忙得透不過氣來。但這是最後五分鐘了。再得兩天，「寶寶」可以上山。人們把賸餘的精力榨出來拚死命幹。

阿多雖然接連五日夜沒有睡，卻還不見怎樣倦。那一夜，就由他一個人在「蠶房」裏守那上半夜，好讓老通寶以及阿四夫婦都去歇一歇。那是個好月夜，稍稍有點冷。蠶房裏蕪了一個小小的火。阿多守到二更過，上了第二次的葉，就蹲在那個「火」旁邊聽那些「寶寶」薩薩薩地喫葉。漸漸兒他的眼皮合上了。恍惚聽得有門響。阿多的眼皮一跳，睜開眼來看了看，就又合上了。他耳朵裏還聽得薩薩薩的聲音和屑索屑索的怪響。猛然一個踉蹌，他的頭在自己膝頭上磕了一下，他驚醒過來，恰就聽得蠶房的蘆簾拍又一聲響，似乎還看見有人影一閃。阿多立刻跳起來，到外面一看，門是開着，月光下稻場上有一個人正走向溪邊去。阿多飛也似跳出去，還沒看清那人是誰，已經把那人抓過來摔在地。他斷定了這是一個賊。

「多多頭打死我也不怨你，只求你不要說出來！」

是荷花的聲音，阿多聽真了時，不禁渾身的汗毛都豎了起來。月光下他又看見那扁得作怪的白臉。

兒上一對細圓的豬眼睛定定地看住了他。可是恐怖的意思那豬眼睛裏也沒有。阿多哼了一聲，就問道：

「你偷什麼？」

「我偷你們的寶寶！」

「放到那裏去了？」

「我扔到溪裏去了！」

阿多現在也變了臉色，他這才知道這女人的惡意是要冲尅他家的「寶寶」。

「你真心毒呀！我們家和你們可沒有冤讎！」

「沒有麼？有的！我家自管蠶花不好，可並沒害了誰，你們都是好的！你們怎樣把我當作白老虎，遠遠地望見我就別轉了臉？你們不把我當人看待！」

那婦人說着就爬了起來，臉上的神氣比什麼都可怕。阿多瞅着那婦人好半晌，這才說道：

「我不打你，走你的罷！」

阿多頭也不回的跑回家去，仍在「蠶房」裏守着。他完全沒有睡意了，他看那些「寶寶」都是好的。他並沒想到荷花可恨或可憐，然而他不能忘記荷花那一番話。他覺到人和人中間有什麼地方是永遠弄不對的，可是他不能夠明白想出來是什麼地方，或是為什麼。再過一會兒，他就什麼都忘記了。「寶寶」是強健的，像有魔法似的喫了又喫，永遠不會飽！

以後直到東方快打了時，沒有發生事故。老通寶和四大娘來替換阿多了，他們拏那些漸漸身體發白而變紅了的「寶寶」在亮處照着看，是「有沒有通」。他們的心被快活脹大了。但是太陽出山

時四大娘到溪邊汲水，卻看見六寶滿臉嚴重地跑過來悄悄地問道：

「昨夜二更過三更不到，我遠遠地看見那騷貨從你們家跑出來，阿多跟在後面，他們站在這裏說了半天話呢！四阿嫂，你們怎樣不管事呀？」

四大娘的臉色立刻變了，一句話也沒說，提了水桶就回家去，先對丈夫說了，再對老通寶說。這東西竟偷進人家「蠶房」來了，那還了得！老通寶氣得直跺腳，馬上叫了阿多來查問。可是阿多不承認，說六寶是做夢見鬼。老通寶又去找六寶詢問。六寶是一口咬定了看見的。老通寶沒有主意，回家去看那「寶寶」，仍然是很健康，瞧不出一些敗相來。

但是老通寶他們滿心的歡喜卻被這件事打消了。他們相信六寶的話不會毫無根據，他們唯一的希望是那騷貨或者只在廊簷口和阿多鬼混了一陣。

「可是那大蒜頭上的苗卻當真只有三四莖呀！」

老通寶自心裏這麼想，覺得前途只是陰暗。可不是，喫了許多葉去，一直落來都很好，然而上了山卻乾殭了的事，也是常有的。不過老通寶無論如何不敢想到這上頭去，他以為即使是肚子裏想，也是不吉利！

#### 四

「寶寶」都上山了，老通寶他們還是捏着一把汗。他們錢都化光了，精力也絞盡了，可是有沒有報酬呢，到此時還沒有把握。雖則如此，他們還是硬着頭皮去幹。「山棚」下蕪了火，老通寶和阿四他們偻着腰慢慢地從這邊蹲到那邊，又從那邊蹲到這邊。他們聽得山棚上有些屑屑索索的細聲音，他們

就忍不住想笑，過一會兒又不聽得了，他們的心就重甸甸地往下沉了。這樣地，心是焦灼着，却不敢向山棚上望。偶或他們仰着的臉上淋到了一滴蠶尿了，雖然覺得有點難過，他們心裏却快活。他們巴不得多淋一些。

阿多早已偷偷地挑開「山棚」外圍着的蘆簾，望過幾次了。小小寶看見，就扭住了阿多，問「寶寶」有沒有做繭子。阿多伸出舌頭做一個鬼臉，不回答。

「上山」後三天，息火了。四大娘再也忍不住，也偷偷地挑開蘆簾角，看了一眼，她的心立刻卜卜地跳了。那是一片雪白，幾乎連「綉頭」都瞧不見，那是四大娘有生以來從沒見過的「好蠶花」呀！老通寶全家立刻充滿了歡笑。現在他們一顆心定下來了。「寶寶」們有良心，四洋一擔的葉不是白吃的；他們全家一個月的忍餓失眠總算不冤枉，天老爺有眼睛！

同樣的歡笑聲在村裏到處都起來了。今年蠶花，娘保佑這小小的村子，二三十人家都可以採到七八分，老通寶家更是比衆不同，估量來總可以採一個十二三分。

小溪邊和稻場上現在又充滿了女人和孩子們。這些人都比一個月前提瘦了許多，眼眶陷進了，嗓子也發沙，然而都很快活興奮。她們嘈嘈地談論那一個月內的「奮鬥」時，她們的眼前便時時現出一堆堆雪白的洋錢，她們那快樂的心裏，便時時閃過了這樣的盤算：夾衣和夏衣都在當舖裏，這可先得贖出來；過端午節也許可以吃一條黃魚。

那晚上荷花和阿多的把戲也是她們談話的資料。六寶見了人就宣傳荷花的「不要臉，送上門去！」男人們聽了，就粗暴地笑着，女人們念一聲佛，罵一句，又說老通寶家總算幸氣，沒有犯尪，那是菩薩保佑，祖宗有靈！



接着是家家都「浪山頭」了，各家的至親好友都來「望山頭」。老通寶的親家張財發帶了小兒子阿九特地從鎮上來，到村裏。他們帶來的禮物，是軟糕、綠粉、梅子、枇杷，也有鹹魚。小小寶快活得好像雪天的小狗。

「通寶，你是賣繭子呢，還是自家做絲？」

張老頭子拉老通寶到小溪邊一棵楊柳樹下坐了，這麼悄悄地問。這張老頭子張財發是出名「會尋快活」的人，他從鎮上城隍廟前露天的「說書場」聽來了一肚子的疙瘡東西，尤其爛熟的是「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處烟塵」一程咬金賣柴扒，販私鹽出身，瓦崗寨做反王的隋唐演說。他向來說話「沒正經」，老通寶是知道的，所以現在聽得問是賣繭子或者自家做絲，老通寶並沒把這話重重只隨口回答道：

「自然賣繭子。」

張老頭子卻拍着大腿嘆一口氣。忽然他站了起來，用手指着村外那一片禿頭桑林後面聳露出來的繭廠的風火牆說道：

「通寶，繭子是採了，那些繭廠的大門還關得緊洞洞呢！今年繭廠不開秤——十八路反王早已下凡，李世民還沒出世，世界不太平！今年繭廠關門，不做生意！」

老通寶忍不住笑了，他不肯相信。他怎麼能夠相信呢？難道那「五步一崗」似的比露天坑毛還要多多的繭廠會一齊都關了門不做生意？況且聽說和東洋人也已「講攜」，不打仗了，繭廠裏駐的兵早已開走。

張老頭子也換了話，東拉西扯講鎮裏的「新聞」，夾着許多「說書場」上聽來的什麼秦叔寶，程

咬金最後，他代他的東家催那三十塊錢的債，爲的他是「中人」。

然而老通寶到底有點不放心。他趕快跑出村去，看看「塘路」上最近的兩個繭廠，果然大門緊閉，不見半個人。照往年說，此時應該早已擺開了櫃台，掛起了一排烏亮亮的大秤。

老通寶心裏也着慌了，但是回家去看見了那些雪白發光很厚實硬古的繭子，他又忍不住嘻嘻開了嘴。上好的繭子會沒有人要，他不相信。並且他還要忙着採繭，還要謝「蠶花利市」。他漸漸不把繭廠的事放在心上。

可是村裏的空氣一天一天不同了。纔得笑了幾聲的人們，現在又都是滿臉的愁雲。各處繭廠都沒有開門的消息。陸續從鎮上傳來，從「塘路」上傳來。往年這時候，「收繭人」像走馬燈似的，在村裏巡迴。今年沒見半個「收繭人」，卻換替着來了債主和催糧的差役。請債主們就收了繭子罷，債主們板起面孔不理。

全村子都是嘆罵，詛咒，和失望的嘆息。人門做夢也不會想到今年「蠶花」好了，他們的日子卻比往年更加困難。這在他們是一個青天的霹靂，並且愈是像老通寶他們家似的，蠶愈養得多，愈好，就愈加困難。——真正世界變了！老通寶挺胸蹶脚地沒有辦法。然而繭子是不能攔久了的，總得趕快想法。不是賣出去，就是自家做絲。村裏有幾家已經把多年不用的絲車拿出來修理，打算自家把繭做成了絲再說。六寶家也打算這麼辦。老通寶使也和兒子媳婦商量道：

「不賣繭子了！自家做絲！什麼賣繭子，本來是洋鬼子行出來的！」

「我們有五百多斤繭子呢！你打算擺幾部絲車呀！」

四大娘首先反對了。她這話是不錯的。五百斤的繭子可不算少，自家做絲萬萬幹不了，請幫手麼？那

又得化錢。阿四是和他老婆一條心。阿多抱怨老頭子打錯了主意；他說：「早依了我的話，扣住自己的十五擔葉，只看一張洋種，多麼好！」

老通寶氣得說不出話來。

終於一綫希望忽又來了。同村的黃道士不知從那裏得的消息，說是無錫腳下的繭廠還是照常收繭。黃道士也是一樣的種田人，並非喫十方的「道士」。向來和老通寶最說得來。於是老通寶去找那黃道士詳細問過了以後，便又和兒子阿四商量，把繭子弄到無錫腳下去賣。老通寶虎起了臉，像吵架似的嚷道：

「水路去有三十多九呢！來回得六天！他媽的簡直是充軍！可是你有別的法麼？繭子當不得飯喫，蠶前的債又逼緊來！」

阿四也同意了。他們去借了一條赤膊船，賣了幾張蘆席，趕那幾天正是好晴，便帶了阿多他們這賣繭子的「遠征軍」就此出發。

五天以後，他們果然回來了；但不是空船，船裏還有一筐繭子沒有賣出。原來那三十多九水路遠的繭廠挑剔得非常苛刻：洋種繭一擔只值三十五元，土種繭一擔二十元，薄繭不要。老通寶他們的繭子雖然是上好的貨色，卻也被繭廠裏挑騰了那麼一筐，再也不肯收買。老通寶他們實實得一百十一塊錢，除去路上盤川，就剩了整整的一百元。不夠償還買青葉所借的債。老通寶路上氣得生病了，兩個兒子扶他到家。

打回來的八九十斤繭子，四大娘只好自家做絲了，她到六寶家借了絲車，又忙了五六天。家裏米又喫完了，叫阿四拿那絲上鎮裏去賣，沒有人要；上當舖，當舖也不收。說了多少好話，纔算把清明前當在

那裏的一石米換了出來。

就是這麼着，因為了春蠶熟，老通寶一村的人都增加了債！老通寶家爲的養了三張布子的蠶，又採了十多分的好繭子，就此白賠上十五擔葉的桑地和三十塊錢的債！一個月光景的忍餓熬夜還都不算！

## 故鄉

魯迅

選自現代

我冒了嚴寒，回到相隔二千餘里，別了二十餘年的故鄉去。

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篷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着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

啊！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

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我的故鄉好得多了。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說出他的佳處來，却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彷彿也就如此。於是我自己解釋說：故鄉本也如此，——雖然沒有進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涼，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變罷了；因為我這次回鄉，本沒有什麼好心緒。

我這次是專爲了別他而來的。我們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經公同賣給別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今年，所以必須趕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別了熟識的老屋，而且遠離了熟識的故鄉，搬家到我在謀食的異地去。

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門口了。瓦楞（一）上許多枯草的斷莖當風抖着，正在說明這老屋難

免易主的原因。幾房的本家大約已經搬走了，所以很寂靜。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親早已迎着出來了，接着便飛出了八歲的姪兒宏兒。

我的母親很高興，但也藏着許多淒涼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談搬家的事。宏兒沒有見過我，遠遠的對面站着只是看。

但我們終於談到搬家的事。我說外間的寓所已經租定了，又買了幾件家具。此外須將家裏所有的木器賣去，再去增添母親也說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齊集，木器不便搬運的，也小半賣去了，只是收不起錢來。

「你休息一兩天，去拜望親戚本家一回，我們便可以走了。」母親說。

「是的。」  
「還有閩土，他每到我家來時，總問起你，很想見你一回面。我已經將你到家的大約日期通知他，也許就要來了。」

這時候，我的腦裏忽然閃出一幅神異的圖畫來，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着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其間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項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獐獐力的刺去，那獐獐卻將身一扭，反從他的胯下逃走了。

這少年便是閩土。我認識他時，也不過十多歲，離現在將有三十年了；那時我的父親還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個少爺。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這祭祀，說是三十多年纔能輪到一回，所以很鄭重；正月裏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講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個忙月，我們這裏給人做工的分三種：整年給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長年，按日給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種地，

只在過年過節以及收租時候來給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稱忙月。忙不過來，他便對父親說，可以叫他兒子閩士來管祭器的。

我的父親允許了我也很高興，因為我早聽到閩士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彷彿年紀，閩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親叫他閩士。他是能裝葷（二）捉小鳥雀的。

我於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閩士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親告訴我，閩士來了，我便飛跑的去。他正在廚房裏，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氈帽，頸上套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這可見他的父親十分愛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許下願心，用圈子將他套住了。他見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沒有旁人的時候，便和我說話，於是不到半日，我們便熟識了。

我們那時候不知道談些什麼，只記得閩士很高興，說是上城之後，見了許多沒有見過的東西。

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鳥。他說：「這不能須大雪下了纔好。我們沙地上，下了雪，我掃出一塊空地來，用短棒支起一個大竹匾，撒下秕穀，看鳥雀來喫時，我遠遠地將縛在棒上的繩子只一拉，那鳥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麼都有：稻雞，角雞，鶉，鷓鴣，藍背……」

我於是又很盼望下雪。

閩士又對我說：

「現在太冷，你夏天到我們這裏來。我們日裏到海邊檢貝殼去，紅的綠的都有，鬼見怕也有，觀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

「管賊麼？」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個瓜喫，我們這裏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豬，刺蝟，獾，月亮地下，你聽啦啦的響了，猛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輕輕地走去……」

我那時並不知道這所謂槍的是怎麼一件東西——便是現在也沒有知道——只是無端的覺得狀如小狗而很凶猛。

「他不咬人麼？」

「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見槍了，你便刺。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來，反從胯下竄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這許多新鮮事：海邊有如許五色的貝殼；西瓜有這樣危險的經歷，我先前單知道他在水果店裏出賣罷了。

「我們沙地裏潮汛要來的時候，就有許多跳魚兒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兩個腳……」

啊！閩士的心裏有無窮無盡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們不知道一些事，閩士在海邊時，他們都和我一樣只看見院子裏高牆上的四角的天空。

可惜正月過去了，閩士須回家裏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廚房裏，哭着不肯出門，但終於被他父親帶走了。他後來還託他的父親帶給我一包貝殼和幾枝很好看的鳥毛，我也曾送他一兩次東西，但從此沒有再見面。

現在我的母親提起了他，我這兒時的記憶，忽而全都閃電似的蘇生過來。似乎看到了我的美麗的故鄉了。我應聲說：

「這好極他，——怎樣……」

「他……他景况也很不如意……」母親說着，便向房外看，「這些人又來了。說是賣木器，順手也就隨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

母親站起身，出去了。門外有幾個女人的聲音，我便招宏兒走近面前，和他閒話，問他可會寫字，可願意出門。

「我們坐火車去麼？」

「我們坐火車去。」

「船呢？」

「先坐船……」

「哈！這模樣了鬍子這麼長了！」一種尖利的怪聲突然大叫起來。

我喫了一嚇，趕忙擡起頭，却見一張凸顴骨，薄嘴唇，五十歲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兩手搭在脾（三）間，沒有繫裙，張着兩腳，正像一個畫圖儀器裏細腳伶仃的圓規。

我愕然了。

「不認識了麼？我還抱過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親也就進來，從旁說：

「他多年出門，統忘却了。——你該記得罷。」便向着我說，「這是斜對門的楊二嫂……開豆腐店的。」

哦，我記得了。我孩子時候，在斜對門的豆腐店裏確乎終日坐着一個楊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顴骨沒有這麼高，嘴唇也沒有這麼薄，而且終日坐着，我也從沒有見過這圓規式的



姿勢。那時人說：因為伊這豆腐店的買賣非常好。但這大約因為年齡的關係，我却並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然而圓規很不平，顯出鄙夷的神色，彷彿嗤笑法國人不知道拿破崙，美國人不知道華頓盛似的冷笑說：

「忘了。這真是貴人眼高……」

「那有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來說。

「那麼，我對你說，迅哥兒，你闊了，搬動又笨重，你還要什麼這些破爛木器，讓我拿去罷。我們小戶人家，用得着。」

「我並沒有闊哩。我須賣了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臺了，還說不闊？你現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門便是八擡的大轎，還說不闊，嚇什麼都瞞不過我。」

我知道無話可說了，便閉了口，默默的站着。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錢，便愈是一毫不肯放鬆，是愈一毫不肯放鬆，便愈有錢……」圓規一面憤憤的回轉身，一面絮絮的說，慢慢向外走，順便將我母親的一副手套塞在褲腰裏，出去了。

此後又有近處的本家和親戚來訪問我。我一面應酬，偷空便收拾些行李，這樣的過了三四天。一日是天氣很冷的午後，我喫過午飯，坐着喝茶，覺得外面有人進來了，便回頭去看。我看時，不由的非常出驚，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這來的便是閩士。雖然我一見便知道是閩士，但又不是我這記憶上的閩士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

這我知道，在海邊種地的人，終日吹着海風，大抵是這樣的。他頭上是一頂破氈帽，身上只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索着；手裏提着一個紙包和一支長煙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

我這時很興奮，但不知道怎麼說纔好，只是說：

「啊！閩士哥——你來了……」

我接着便有許多話想要連珠一般湧出：角雞，跳魚兒，貝殼，……但又總覺得被什麼擋着似的，單在腦裏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臉上現出歡喜和淒涼的神情；動着嘴唇，却沒有作聲。他的態度終於恭敬起來了，分明的叫道：

「老爺……」

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了。我什麼也說不出話。他回過頭去說，「水生，給老爺磕頭。」便拖出躲在背後的孩子來，這正是一個廿年前的閩士，只是黃瘦些，頸子上沒有銀圈罷了。「這是第五個孩子，沒有見過世面，躲躲閃閃……」

母親和宏兒下樓來了，他們大約也聽到了聲音。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實在喜歡的了不得，知道老爺回來……」閩士說。

「阿，你怎的這樣客氣起來。你們先前不是哥弟稱呼麼？還是照舊，迅哥兒。」母親高興的說。

「阿呀，老太太真是……這成什麼規矩。那時是孩子不懂事……」閩士說着，又叫水生上來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緊緊的貼在背後。

「他就是水生？第五個都是生人，怕生也難怪的，還是宏兒和他去走走。」母親說。

宏兒聽得這話，便來招水生，水生却鬆鬆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母親叫閻土坐，他遲疑了一回，終於就了坐，將長煙管靠在桌旁，遞過紙包來說：

「冬天沒有什麼東西了。這一點乾青豆倒是自家曬在那裏的，請老爺……」

我問問他的景況，他只是搖頭。

「非常難。第六個孩子也會幫忙了，却總是喫不夠……又不太平……什麼地方都要錢，沒有定規……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要捐幾回，折了本，不去賣又只能爛掉……」

他只是搖頭，臉上雖然刻着許多皺紋，却全然不動，彷彿石像一般。他大約只是覺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沈默了片時，便拿起煙管來默默的吸煙了。

母親問他，知道他的家裏事務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沒有喫過午飯，便叫他自己到廚下炒飯喫去。

他出去了，母親和我都歎息他的景況，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母親對我說，凡是不必搬走的東西，儘可以送他，可以聽他自己去揀擇。

下午，他揀好了幾件東西，兩條長桌，四個椅子，一副香爐和燭臺，一桿抬秤。他又要所有的草灰（我們這裏煮飯是燒稻草的，那灰，可以做沙地的肥料），待我們啓程的時候，他用船來載去。

夜間，我們又談些閒天，都是無關緊要的話，第二天早晨，他就領了水生回去了。

又過了九日，是我們啓程的日期。閻土早晨便到了，水生沒有同來，却只帶着一個五歲的女兒，管船隻。我們終日很忙碌，再沒有談天的工夫。來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東西的，有送行兼拿東西的。待到傍晚，我們上船的時候，這老屋裏的所有破舊大小粗細東西，已經一掃而空了。

我們的船向前走，兩岸的青山在黃昏中，都裝成了深黛顏色，連着退向船後梢去。  
宏兒和我靠着船窗，同看外面模糊的風景，他忽然問道：

「大伯我們甚麼時候回來？」

「回來，你怎麼還沒有走就想回來了。」

「可是水生約我到他家去玩咧……」他睜着大的黑眼睛，癡癡的想。

我和母親也都有些惘然，於是又提起閩土來。母親說，那豆腐西施的楊二嫂，自從我家收拾行李以來，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裏，掏出十多個碗碟來，議論之後，便定說是閩土埋着的。他可以在運灰的時候，一齊搬回家裏去；楊二嫂發見了這件事，自己很以為功，便拿了那狗氣殺（這是我們這裏養雞的器具，木盤上面有着柵欄，內盛食料，雞可以伸進頸子去啄。狗却不能，只能看看氣死）飛也似的跑了，虧伊裝着這麼高底的小脚，竟跑得這樣快。

老屋離我愈遠了；故鄉的山水也都漸漸遠離了我，但我却並不感到怎樣的留戀。我只覺得我四面有看不見的高牆，將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氣悶。那西瓜地上的銀項圈的小英雄的形象，我本來十分清楚，現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母親和宏兒都睡着了。

我躺着，聽船底潺潺的水聲，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與閩土隔絕到這地步了，但我們的後輩還是一氣，宏兒不是正在想念水生麼？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然而我又不願意他們因為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展轉而生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閩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恹恹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來了，閨土要香爐和燭臺的時候，我還暗地裏笑他，以為他總是崇拜偶像，什麼時候都不忘却。現在我所謂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製的偶像麼？只是他的願望切近，我的願望茫遠罷了。

我在朦朧中，眼前展開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來，上面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我希望是本無所謂，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選自吶喊

## 肺病初期患者

葉靈鳳

### 一

.....

蘭茵望着他用手來圍住自己的頸項，低下頭來，用他血紅的嘴唇向着她的嘴上吻來的時候，她忍不住緩緩地將臉避了開去。

秋日的傍晚，這間室內的光線異常黯淡，從那臨街的一面窗上射進來的殘陽餘暉，照着蘭茵的面部更顯得蒼白。她緊閉了嘴唇，定着眼睛凝看着正抱着她的印青不動，從她的眼中似乎流露出了一種無可言說的悲哀。

印青忍不住將抱着她的手頽然放了下來。

『不肯麼？』

「不是不肯。」

「那麼，是爲了什麼呢！」

「爲了我有病，怕你……」

「怕我被傳染麼？」印青突然又將她抱了起來，「你以爲我就這樣容易受你的恐嚇麼？我不怕！我願你有病，我要我被傳染。」

他放下抱着她的兩手來捧住她的臉，望着她的眼睛，他又將嘴唇湊了上去。  
這一次，蘭茵沒有再拒絕的勇氣了。

一盞淺藍色檯燈蔭覆下的臥室中，蘭茵一人正閉了眼睛仰睡在牀上，將這日間她與印青的這一幕重想了一遍。她想着印青幾次用嘴向着自己的脣邊上湊來的情形，她忍不住又無意識地將頭躲開了幾次。

「蘭妹，你還沒有睡麼？」住在蘭茵家中間壁的她的表兄建霞，突然在臥室外面用手輕輕地將玻璃敲了一下，這樣很柔和的低聲問着。

「是的，我就預備睡了；你走了麼，霞哥？」

「要遵守醫生的吩咐，要早一點安息才好。小說不要多看。已經是十一點鐘了，與姑母閒談了半天，我也要回去睡了。明天見罷。」

「……………」

蘭茵耳送着建霞的皮鞋聲橐橐地向了樓下走去。

矛盾的衝突又開始在她的心中引起。

建設是她母親的內姪，他們是中表兄妹。這兩家親戚比鄰而居已經多年了，在襁褓中，這兩位母親已經會將彼此的孩子交換抱撫過，長大了後，更是同在一個學校裏讀書，一直讀到彼此在中學畢業的那年；卒業後，建霞進了法政大學，蘭茵專攻美術，他們這才分了開來。然而因了家庭和鄰近的關係，他們依然還是時常是一處。

然而也就是就在這時，蘭茵才在校中認識了她的男同學印青……

這許是一個不可解的神祕，相處了十幾年自幼就在一起的一對男女，彼此的感情雖極融洽，然而終是祇此不會更進一步，而一個新認識的才同學了幾個月，的印青，蘭茵對他竟會感到魂牽夢縈一刻不可分的關係來。這實在是太神祕了。

「我終不相信我辛辛苦苦十幾年培植成的莫兒，如今竟輕易地送往不相關的人的手裏去！」對了蘭茵早已有片面的存心的建霞，自發現了蘭茵和印青的關係後，每每這樣憤慨地自己對自己說。他自誓要擁護自己應享的權利，他用着他的積威而面上依舊神色不動的時時向蘭茵壓迫。他知道蘭茵不敢明目張膽的反抗，像烏鴉一樣，他不時要乘機到馴良的喜鵲巢中來侵擾。

在則不容髮的愛的狹路上，一點小的塵芥都不能有存身的餘地，印青有時來到蘭茵的家中，恰巧遇見她和建霞在一起時，於是在建霞有心的示威之下，事後印青總忍不住要向蘭茵發洩他無名的疑慮。

「怪不得這幾日不肯出來，原來要留在家中陪表兄哩！我來打擾了你們，我太不知趣了。」被愛的魔力纏繞得心兒狹小的印青，他毫不顧惜的這樣殘酷的向蘭茵攻擊。

『你忍心這樣講麼？你還不了解我麼？你還是這樣的信任我麼？』無辜受冤的蘭茵，她每次受了印青的誤解，總是話未講完自己就哭了起來。

由於身體先天的萎弱，再加上讀書的用心過度，和心中常常這樣的嘔氣，於是才十九歲的蘭茵，便漸漸由少女青春期的憂鬱病轉到了初期的肺結核。自從醫生經了幾次的診斷，向她提出嚴重的警告，令她假若在這病徵初現的時期若再不小心便要成爲不治的殘疾後，他們大家都都緊張起來。印青覺得自己是蘭茵的保護者，他便鼓着自己的英雄思想，一心一意地維護着她，他想用他的熱愛來替她騙去這不治的病魔，他自誓不許一個人來奪去他的地位，他自誓雖自己已被傳染了而同陷到不治的狀態中也所不惜。他不知他在他這樣有意識地對蘭茵的親熱的表示中，返增加了旁人的嫉妬。在蘭茵母親的眼中，她覺得女兒病的由來，完全是受了印青的愛的激刺，在建霞的眼中，他不僅視印青是使蘭茵得病的罪人，他更進一步視印青是從他手中奪去他健全的表妹的罪人。他立誓要報復。

這樣一來，蘭茵的態度，陷便到更進一步的困難中了。因了歷史上的關係，蘭茵對於建霞的接近，事實上是不會一時驟然和他斷絕，她爲避免衝突起見，她唯一的希望，惟有望建霞能自己醒悟，能看出她心意所在，能知難而退。然而在愛的競爭中被排除了的建霞，老羞成怒，他看出了蘭茵的懦弱，他不僅不退步，他更自誓甘心要做這平坦大道上的一株荆棘，他以爲寧可玉石俱焚，兩敗俱傷，他願一朵自己眼看着長成的花兒，整整地被旁人摘去。

『印君，你來了麼？蘭妹妹適才還同我講及你。』建霞哩在蘭茵家中時看見印青來了，他總是這樣有意地向印青示威。



或許是對於愛的了解更深了一層的原故，印青近來，自蘭茵的病徵漸漸顯露了以來，他對於建霞這類挑戰式的言語，已不十分放在心上。他雖有時覺得蘭茵不該這樣藕斷絲連，然而他想到她是女子，他便總歸咎於自己不好，他覺得假如他能將蘭茵包圍得緊緊嚴嚴，那又何致使旁人有隙可乘？所以自蘭茵有病以來，他便處處向她表示極熱烈的愛。許多他平素所不願做的事，他現在也想來嘗試了。

「蘭，你今晚敢住在我此地麼？」

「爲什麼？」

「就爲你。你敢住麼？你敢有這樣的勇氣麼？」

蘭茵凝着眼睛不開口回答。

「恐怕不是沒有勇氣吧？恐怕是怕受不住別人的責問吧！」

「你不知道我是有肺病的麼？」

「病愛的成份裏也有病魔？你不願與我同生同死而願一人死去一人留着麼？……」

他突然緊緊地將她擁抱起來，她受了這意外的強暴，連忙用手來推拒。偶一用力，她的臉禁不住漲紅了，她禁不住發出了一陣乾急的嗆咳。

## 二

蘭茵一人睡在牀上，將日間這些事重想了一遍。她想到這傍晚的遭遇，想到印青對她所施的這不容她推拒的強迫，她禁不住心裏又起了一陣劇震。她感着面上燒熱，使將臥着的身子輕動了一下。這

樣一輾動，心裏一急，她又咳了起來。

她感着吐出的痰像有異味，便連忙擡起身來向牀前的痰盂中探望，她望見痰盂中的痰果然又是帶有血跡。

一種對於青春一切的享樂和自己身體的淒涼的絕望。又在這位才十九歲的少女的紊亂的心中燃起。她想到自己大約已經是無救，又想到印青對她那種變態的熱愛，她彷彿覺得自己是一杯慘毒的醜酒，又彷彿是一朵被折斷了的含苞未放的玫瑰，她禁不住哭了起來。

『我是無望了！我是不配再被人愛的了！旁人愛了我，我便會被我毒死，我受了旁人的愛，我也不能長久享受！我已是毒人的蛇，我已是連毒的存在也不能長久的毒蛇！……』

蘭茵因為怕她母親來而將燈熄去了以後，她的心中還是在繼續的演着這些異怪的衝突。她幾乎一夜沒有安睡。

一夜思索的結果，次早她在她的日記上便寫下這樣的決定：

『我不怨印青昨日對我的那強迫我聽從的舉動。我的心身已是屬他的，我甘心毫無顧惜。我這樣做，至少，我可以使他放心了，使他不再不信任我了。祇是我近日的病是這樣的日漸厲害，又是這樣容易能使人傳染的病，偶然一次尚可，若是時常要免不掉這樣，我不僅為我自己的身體危，我更為印青的身體危。僅是接吻尚足以傳染，何況這樣，而看印青的態度，他似乎決會有這種繼續的要求，這樣日子多了，真的很危險，種種方面都很危險。我不能這樣含糊下去。』

『日前醫生勸我到南山去養息，我想決定乘此機會向學校請假離開此地。我這樣做，不僅使我的病體或會有一線希望，我更可阻隔了印青不使他染着我的病而損壞了身體，更可免去發生不便的』

事。祇怕他又耍誤會我了。我要細細的對他講明。

「寫了一封信給印青，將我的決定告訴了他，叫他不要又動氣。告訴他來日方長，待我的身體健全了。我們的幸福多着哩！」

「諸事摒擋就緒，我想在二日內就啓行。」

### 三

照例的，每日午飯後，建霞在赴學校聽講之先，總要到他姑母的家裏來一次。

「你表妹預備要到南山去了。」建霞的姑母正和蘭茵在房裏談着這事，看見建霞來了便這樣告訴。

「是麼？」建霞回過臉來問蘭茵。

「是的。」

「幾時才決定的？」

「今早才決定。昨夜又吐了一點血痰，我想起醫生的勸告，便這樣決定了。聽說秋日的南山風景極好，可惜我沒有精神作畫，我祇好去欣賞了。你是去過的好麼？」

「很好。我在那地的情形很熟，你若一人去怕路途生疎，我倒可以送你一趟，橫豎近日校中的功課很少。」

「倒又要煩你的心了。」蘭茵的母親欣慰着說。

「謝謝霞哥，不敢勞駕，我大約有一位去寫生的女同學陪我一陣去。」

「印君去麼？他知道麼？」

「他大約不會去。我早上已經有信告訴他了，他此時大約已經知道我走的消息了。」

「你已經有信告訴他麼？」建霞出神的這樣重了一句。他像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他凝神沉默了一會，眼珠不住的轉動，他將錶看了一下。

「我要去上課了。晚間來再談罷。」

建霞告辭了他的姑母出來，他却不去學校，他又回到家中。他急急在自己書桌的抽斗中搜尋了好久，找出蘭茵以前寫給他的幾封信來。他將信看了幾次，便又收回原處。他另取了一張小箋，在上面很仔細的寫了幾個字，寫好了便折起夾在那冊「法規綱要」中，握着這冊書，他又走了出來。

印青的住處離開他的家祇有步行一刻鐘的距離。他走了出來，不去學校，向着印青的住處走來。印青是租住在一家樓上的一間房的。「該不至不在家吧？」建霞走上樓時心中在這樣暗想。

「啊啊！你怎來的？」

「我到一位同學家去，我便順便來了。你知道麼，蘭茵想到南山去哩！」

「我她知道了，早上遭劉媽送了一封信來。」

「我怕你不知道，我特來告訴你的。」建霞勉強的笑着。

「謝謝。」

「我或許也要去，去送她到南山。」

「……………」印青的眼睛突然睜大了起來，

「不過還未十分決定。我因為急於要出來，所以還未講定。」他又將錶看了起來。「我要走了，再遲

怕趕不及聽講了。你今晚不去麼？——再會。」

……他微笑着又匆匆的走了。印青茫然的望着。

「我或許也要去，去送她到南山。」印青的腦中祇留着這兩句。他呆住了。他目送着建霞下了樓去，他又轉來倚着書台發怔。

他想要去將早間蘭茵寫來的信取出再看一遍，轉身時無意間的回頭，他看見建霞將帶來的一冊書遺在了台上。「法規綱要」他懶懶地將書拿起預備翻看時，從書中落出了一張紙。

一種好奇心的驅動，他無意識的將紙看了起來。

像有意外的恐怖突然襲來了似的，他的臉突然變白了！

「爲避免彼計，明後日擬往南山。希望你能來，十載深情，雖謠誣紛紜，須知吾終未嘗負汝也。」

這分明是蘭茵的手筆，雖是短短的幾句，已足使印青呆住了。像化了石似的，他瞪住了兩隻眼睛。覺得什麼都已失去。他覺着自己什麼都已飛了出去。

「啊啊，這樣壞的記憶，連課本都忘記拿了！」建霞在下面又這樣高聲的喊着走上了樓來。一聽了這聲音，印青才突然從失神中震醒。他一手丟下來夾着紙的書，他一手就在桌上搶了一冊旁的書翻開

就看。

「記憶這樣的壞！上課連課本都會丟了！」

「我倒沒有注……話怎樣也講不好了！」

「越是遲了，越是誤事！」

他又匆匆的走了。

## 四

從心的深處悠悠地嘆出了一口長氣，印青像燒殘了的蠟燭一般，頹然倒在書台前的一張椅上。他兩臂交抱着，胸口一起一伏的展動，兩眼無目的地向空凝視着，像是空中有無數無形的東西在那裏吸引他的注意，使他不能移動，又像他胸中有兩件相矛盾的東西正在衝突着，他在那裏靜候着他們的解決。

書台側面壁上懸着一幅蘭茵的肖像。無意間的流視，這幅肖像闖進了他的眼簾。他一看見這肖像，就像一隻靜伏着的貓兒突然發現了一隻老鼠一般，他飛身上去，像迅雷一般搶住了這幅肖像就死命地向地下一攢。

這樣一動，他胸中正充塞得欲裂的憤怒立時都爆發了！

『你，你，你這虛偽的下劣的騙人的東西！你這沒有靈魂的女子，你這愛情的侮辱，你這肉體的出賣者！……』

像發了狂一般，他用腳在地上將這幀肖像死命的亂踏。這時若有她的肉體在他面前，他恐怕也要這樣的殘暴了。

『我有什麼地方對不住你？我有什麼東西不供獻給你？你要騙我，你就該冠冕堂皇的做，你怎可一面與我周旋一面又做這樣的事？你這負心的……』

他想起蘭茵對於他的不義，他就像從一座高山的頂上向下倒撞了來一般，愛的高潮達到了頂點後，偶受了激刺，立刻一變而為不容分辯的仇恨了。

他想起日前蘭茵對於他的拒絕，她今日的這封來信，他們以前在一起時建霞對於他的示威，甚至於她所患的病，他覺得都是爲欺騙他而設的一種詭計，都是他自己被自己的熱情迷住了所以才看不出來。蘭茵對他既不是真心，他對她所講的話，他所有一切在愛的魔力下而做出的可笑舉動，她恐怕早已都告訴建霞了，他們恐怕在暗中訕笑他已經不止一次了。怪不得他那樣的得意哩。印青想起自己是被人愚弄着，是在旁人的圈套中，自己所拋出的熱情都是在給旁人做嘲笑的資料，他覺得自己不僅是受了人的騙，簡直是受了洗括不去的莫大的侮辱。

「侮辱，侮辱，我要報復，我要將她使我所受的侮辱盡在她自己的身上報復！」

他又用腳去將地上的照片盡力的踐踏。

這樣發狂了好久，他再重行頹然倒在了椅上。秋日的午後，四週是異常的悄靜，樓下也沒有人聲，臨着窗子下面的弄堂裏更像是夜的安靜，從對面屋脊上射下來的午後的陽光曲折地從地上射到桌上，黃慘慘的也像孕懷着無限的哀愁。他倚在椅上，在這樣的靜默中，自己的胸中漸漸的歸到平靜，不再像適才那樣混亂了。

他將以往的事細細的重想了一遍。他想起他與蘭茵在校中初次會面的情形，她那溫柔的令他一見不能忘的神情，他們漸漸相熟識起來的經過，他與建霞的暗中的衝突，她的患病，以及最近因她的患病而引起的他的熱愛，日前的遭遇，和適才她遣劉媽送來的一封信，這封信來了以後的建霞的書中的那封信……他將這些重想了一遍，他覺得自己好像是做了一場大夢，自己一向是在夢的迷惑中，一向是受着人的騙，一直到今天才做醒。他想着蘭茵平素對於他的親熱，她的眼淚，他真佩服女性的虛偽本領，女性的騙人的手腕，他決沒有預料到他自已對她那樣的真實中，她的心是正在

向着另一個人的。

「總算我自己的眼睛瞎了，總算我太信任女性了；我不怪你對我的不忠實，我祇怪我太將你看成理想中的女性了！」

正在愛的反面的嫉妒的憤怒中，印青的心裏不容第二個理智來向他分辯。蘭茵以前對於他的一切舉動在他現在的眼中，覺得件件都是有異樣的色彩。

他覺得蘭茵對於建霞始終未曾全然斷絕過關係，正是她的不忠實的鐵證：

「愛的力量是超越一切的。爲了愛，是什麼都足以犧牲的。她若真是愛我，她如何一向還是同她表兄在一起呢？這是很明顯的，這是鐵證，這祇怪我自己被自己的理想迷住沒有預先看出罷了！」

他想到自己是父母早已去世，一向叮伶在外靠着親戚的幫助求學，他流蕩了十幾年的寂寞的心，他方以爲遇着蘭茵，自己總可以得着歸宿了，那知一年來努力的結果，他爲她化了許多心血，他爲她的病下了自己捨身的決心，而一直到今天他所得的酬報仍是空虛，他的愛情仍是沒有着落，她仍是沒有真心對他，她仍是在愛着旁人。他想到像蘭茵對他的那種親熱尙是虛僞，他覺得一切旁人對他的行爲必定更是不足了。蘭茵能瞞着他寫那樣的信，旁人在他的背後對他更不知做些怎樣的鬼計了。想到這裏，想到在這世上沒有一人真是他的同伴，眼淚禁不住從這二十一歲熱情的青年的眼中滴了下來。

「爲避免彼計，明後日擬往南山，希望你也能來，十載深情，雖謠諑紛紜，須知吾終未嘗負汝也。」

他彷彿看見在往南山的車中，蘭茵正和建霞並肩坐在一列椅上，蘭茵正笑着向他敘說她如何寫信騙昏了那個呆子，如何使他相信她往南山去是真的養病，她如何……：



他想到蘭茵此時決不會知道她所寫給建霞的信已被他無意發現，他想到他現在若是去看她，她必定還是照舊對他那樣的親熱。他想到她的這種虛偽，這種對於他的愚弄，他禁不住又憤怒了起來。

「啊啊，你這虛偽的沒有靈魂的東西，你有臉來見我，我倒沒有臉見你了！」

「……」這種失戀的嫉妒，憤怒，悲哀，和瘋狂的心情，在他的身上攻擊了許久，他垂了頭，任着他們爭鬪，從失望轉到絕望，從生轉到死，從報復想到殺人，從殺人想到殺自己。他任着他們去浮沉，自己好像在靜候着一個最後的決定。這樣想了好久，他才突然咬緊牙齒用力在桌上捶了一下，他現在像已找到了他最後的決定了。

他忽忽地取出了一張信箋，就在上面寫了下去。寫了幾行，像是他的決定又搖動了一般，他又突然停住了。

書台前正吊着一盞電燈，他咬着牙齒向電燈望了一望，又掉過頭來望望牆上的開關，他像又得了鼓勵一般，猛然將頭搖了一下，又寫了下去。

將信封好在封袋中握住了好久，他才懶懶的走下樓去。

他找着了樓下房東的小孩阿興。

「阿興，去將這封信放在張家門口的信箱內。知道麼，上次送信去的那個張家？」

「知道，知道。」

他眼望着阿興走出門後，才再走上樓來。他一走進房門，神情立時緊張了起來，他一手將房門關上，一手又從袋中掏出鑰匙鎖好。他鎖門時兩手抖得十分厲害，幾次才能鎖好。適才被攔下的蘭茵的肖像正覆在地上，他用戰抖着的兩手取了起來，他看了一會，像是本來要預備「嘴邊送去，但凝遲了

一下。他又突然將她撕成兩片。

他走去將房中的電燈開上。在這日光還沒有完全隱去的下午，電燈的光顯得是十分黯淡，紅紅的一點火星，像是夢裏的仙人的心柱一般。他恍恍惚惚走去將電燈泡下了下來。他凝望着那光禿的燈頭不動，一切都在他的眼中轉動了，他看見一個白髮的老人向他搖手，他又好像看見一個年青的少女在向他……

## 五

蘭茵因為出去講買旅行用的東西，一直到傍晚才回來。

「蘭，你有一封信在檯上哩。」她母親見她回來了，便這樣告訴她。這雖是很潦草的字跡，然而在蘭茵的眼中，她一望就知道是印青的。她將東西放下，慢慢地將信拆了開來。

「蘭，汝既不忍負十載深情之他，則對一載淺情之我，又何必如此愚弄我誠癡，然汝不該乘人之弱。若是我孤獨一身，生死雖不足道，然汝獨不為愛情惜，耶大夢既破，萬念皆灰，婉弱如汝之為人，倘有如此手段，他人更難預料。我胡堪再受人愚弄？但願因我之死，能使花長好，月長圓，汝二人之幸福能永遠勿失，則我雖死亦瞑目也。前途坦坦，好自為之。我當佑汝。青絕筆。」

她不相信這是真的字跡，她將眼睛睜大一點再讀一遍，她腦中經過了一次回想，她禁不住立時全身抖了起來。

像瘋了一般，她狂叫了一聲，飛着就向樓下跑去。

「蘭茵什麼什麼？」

跑出了門口，街上恰巧有輛人力車停着。

「快快向前去，一直向前去。」她跳上了車子，一面咳着，一面就叫車夫這樣加快的向前跑。

一直走去，再轉一次灣，就到了印青的那條弄堂門口。她跳下車來，也顧不及付車錢，就向印青住的那一號推門進去。

「謝，謝先生在家麼？」

「在家，早一刻樓上還有響動的，在家。張小姐，你怎……」

她沒有閒心再回答旁人的話，她心裏突突的跳着，就往樓上跑去。印青的房門正與樓梯成直線，她一跑上來，見了房門關着，她樓梯還有一級沒有跨完，便伸手去推房門。房門鎖着，她推了幾下推不開，又力捶了幾下，仍是沒有聲響。她想着或者是不在家，房東記錯了，她又跑了下來。

「謝先生是真沒有出去麼？」她帶哭的問着。

「沒有，沒有，我在下面，是一刻沒有離開的。張小姐，你到底爲……」房東太太莫明其妙的睜大了兩隻眼睛，也在驚慌起來。

她跌跌倒倒的再跑上去，渾身亂抖着，將門亂捶了幾下，裏面仍是沒有聲響，她便突然聰明起來，低下頭從鑰匙孔中望裏望去。

雖已經是傍晚，然因爲房裏正面有一排窗子的原故，房裏的東西還隱約可以看見。蘭茵伏在鑰匙孔上向裏才一望，就像房裏有一件怪物向她撲來了似的，她突然狂喊了一聲，身子就立刻向後面一倒。房門和樓梯的距離很近，她的身體倒下來後，接着就一直向下滾去。

## 秋

葉紹鈞

開了鎖，推開房門，一陣的黴蒸氣。是陰沈的秋天的傍晚，那些疎闊得幾乎不相識的傢具都顯得非常朦朧，開了兩扇窗，纔看出什麼東西都繙上了一層灰塵。

她站到鏡臺前，那鏡中的人臉色灰暗，兩眼下方各有淡墨痕似的一搭，嘴唇失了明顯的界限；似乎不就是每天看見的。她便想到今天是疲乏了，買票處的擁擠，三等車中三點鐘轉側不得的站立，下車之後提着並不很輕的提箱從車夫的範圍中擠出，真是少有的努力。這幾天本來覺得腰痛腿酸，現在更見厲害了；只想把身子放平，讓牀褥來支持她自己的重量。原來是秋分了，她突然想起，跟着就來了傷感的心情：四十不到的年紀，身體上已挂着屢書了。

她的眼光給鏡臺上什麼東西攔住了。焦褐色的一些小團，焦褐色的幾條校梗，荒地上的尸骸似地散置在那裏。她記起了，那是去年春天上墳的時候在河邊採的野薔薇回來丟在這裏，就匆匆地趕火車去了。一年半的時光又溜走了，現在又得去上墳。

她約略拂去牀上的灰塵，便躺下來。好似來到了淒涼的旅店，兩眼直望着帳頂，讓自己沈沒在悵悵然的感覺裏。

皺臉的老媽子端着煤油燈進房來。她把燈放在靠窗的桌子上，便用探索的眼光回頭看，自言自語道：「小姐在這裏歇息。」又拖着滯重的脚步出去了。

不一會，房門外起了輕悄的對話聲；雖說輕悄，但雙方顯然帶沒有操縱自己的聲帶的素養，說的什麼完全傳到了房裏躺着的人的耳朵裏。

「聽我們奶奶說，她在上海做收生婆的。」

「咄，咄，好醜的行業，血淋淋的……」

「血淋淋倒不用管；你想收生婆，說出來多少下等！」

「她還是小姐呢，小姐怎能幹這種行業。叫我想，難為情極了，那裏還有面孔見人。」

「我也這樣說。她要配人家只怕難了。討一個新奶奶，說是做收生婆的，誰要？」

「她年紀不輕了吧？」

「不清楚，沒有聽我們奶奶說過。看她那樣子，三十五總不止了。」

躺在牀上的人知道說話的一個是嫂嫂處用的剛纔送燈來的那個皺臉老媽子，另一個該是宅內別人的老媽子。在有了縫道的板壁上，她們的眼睛大概正貼着在那裏，窺看着醜陋的下等的難為情的她吧。她這樣揣想，並沒有嫌厭她們的意思；老媽子知道什麼。自從開業以來，一年間收過不到三十回的，那些自以為開通而請產科醫生的人家，又有幾個人不把異樣的眼光投到她身上。「你幹這行業？」從他們的眼光裏總可以讀到這樣的話。老媽子不過把這個話說了出來罷了。倒是她們揣測她的年紀有點兒可恨。她自己也不明白所以然，對於別人考查她的年紀總覺得討厭。在學校裏的時候，有些同學直捷了當問她幾歲，她心裏固然不舒服，臉上却不好意思發作，便支吾其辭說忘記了。更有伶俐乖巧的同學乘他不隄防，突然問她屬什麼生肖。（一）她的回答也決不會疎忽，不說屬花條馬便說屬長頸鹿，那些菲州獨獵影片裏的東西。這樣對付過去以後，她便把發問的人看作一個不懷好意的偵探，越能少同她交往越好。

老媽子又說什麼只怕難了，啊，想它做什麼！她轉身向裏，面對着映在帳幅上的她自己的黑影。

晚飯過後，嫂嫂到她房裏來談話。約略說了些不相干的引子之後，便吞吞吐吐轉到正文：說本來要寫信到上海去的，一因哥哥不得空閒，二則她就要回來上墳了，所以留到現在面談。說有人來談起，有一個姓張的要娶墳房年紀也不算大，纔五十三歲，是一家錢莊的經理，手頭有兩三萬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女兒最長，已經出嫁了，大兒子明年也要辦喜事——做他們的「晚娘」是並不困難的。要不要回答來人說不妨談談，須請她自己作主；在嫂嫂的意思却以為不妨談談的，因為這樣適合的人家很難得碰到。

她聽罷嫂嫂的話就不就回答，這並非由於羞婉。當她二十歲以前，有人到他母親旁邊來說你家小小姐什麼什麼某家幾少爺什麼什麼的時候，她是立刻會像淘氣的小貓那樣一溜就不見的；二十一歲那年上母親父親相繼去世，此後人家的這些話就向着哥哥嫂嫂說了，她漸漸學會了假作沒有聽見的本領，臉上固然不免發紅，溜走却不消了，這期間便偶爾聽到「續弦」「填房」那些字眼；二十七八的時候，她決定了不嫁，因為父親的遺囑上有這樣的話，女兒中如有終於不出嫁的，應得田二十畝，但走來說親的人還是有，她却用旁觀的態度來聽，甚或發一些比嫂嫂更精細的盤問，好像所講的真是全不關她的事——誰也不能知道她心頭正沸騰着快適和妒恨糾結成一團的思潮。

現在她聽說那人五十三歲，就好像有硬硬的一簇鬚鬚在她嘴的四圍亂掃，那種肉麻的惡心的感覺直拓展到兩頰和頸間。一個老人和她自己的並肩雙影閃現在她眼前，呵，這像什麼樣子，有什麼意思！她閉了一下眼，纔回答嫂嫂說：「早就說過不談了，嫂嫂，爲什麼又提起這些話來了？」

「我們這樣想，」嫂嫂的聲調顯得十分親切，「妹妹一個人在上海開業究竟是辛苦的事；如果有適合的人家，就安舒得多了。」

究竟是辛苦的事，嫂嫂這話正說中了真實。護守一個生命，同時迎接一個生命，這是須得集中了全身的精神方能着手的工作，陪同產婦的一陣陣的掙扎，非把力氣運用到兩臂一回回地振奮不可，直到新生命脫離了母體纔得透一口氣；其時衣衫是溼透了，軀幹四肢似乎不復屬於自己，然而在產婦和嬰兒雙方還有許多善後的料理，不得就此休息。這樣的辛苦居然受得住，她自己想起時也有點不相信了。但就身體的情況而論，這樣地受辛苦至多也只能支持十多年，她自己十分明白。五十多歲還能挺起脊梁收生麼？除此以外，還有業務上的艱難很可憂慮。開業一年多，只收過不到三十回的生，是個勉強敷衍過去的局面；產科醫生的牌子差不多每條路上都有，路角牆壁上時常一排地貼着廉價收生的廣告——不論日夜，藥費在內，五元。『照定章取折一律四元。』這顯示出其中有不着不比商界為緩和的競爭；凸起肚皮的婦人幾乎滿街都是，為什麼請教她收生的這麼寥寥呢？假若第二個年頭的成績還不及第一年，以後一直衰落下去，這如何得了。關於這些，在看到家庭的日漸衰落，時勢的急劇轉變，決然投考產科學校，準備做職業婦女的時候，她是完全沒有想到的。就是在當學生的三年間，都以為畢了業走出校門，便有一個自由的快速的天地等着她。直到開了業，在實際的體驗中，她纔知道碰見的是辛苦是身體和精神雙方的辛苦，雖是辛苦，總得忍耐着掙扎下去，前途固然茫茫，但不掙扎又將奈何？這是她目前的邏輯。

「辛苦是的確的，不過我還受得住。」她看看煤油燈，以免眼光和嫂嫂的接觸。

「現在還受得住，將來呢？」嫂嫂頓了一頓，又說：「我又要說婦人家的那句話了，一個人總得有個靠傍；如果生下一男半女，不就什麼都放心了麼？」

「這個話我不很相信。」她搖着頭。「我只看見婦人家受子女的累，什麼都放心了是說說的。」平

時看慣的婦人家生產時的情狀，現在她眼前：血的潮，肉的迸裂，被宰割似的悸動和呼號，真是無比的犧牲。同時她又閃電似地想起講議上所說的難產的產母，大概在什麼年齡的話，便髮髻看見了她自己落在難產的危難中的形相，可怕！

嫂嫂見勸誘無效，就換一條路向來說：「話又說回來，子女原不一定要自己生的。像那張家女兒已經出嫁，兩個兒子也都大了，你的爲人是不會待錯人的，他們當然尊敬地親熱地待你，還不是和自己生的一樣？」嫂嫂坐近一點，伸出手來似乎要拉她的衣袖的樣子，把聲音轉得很軟媚地說：「這個也叫你娘，那個也叫你娘，你聽了纔快活呢。」

娘，這個生疎的而帶有快感的字眼，它確然給與她好像喝了一點酒的舒適，正同聽到人家稱一聲「奶奶」或者「老闆娘」的時候一樣。面前倘若有一個玉雪可念的孩子，把小手牽住她的衣襟，愛嬌地叫一聲「娘」，她自己會把什麼辛苦都忘記了吧。不然，就是已經出嫁了的小姐，呼她爲「娘」，同她說一些體己話，她自己也會覺得生活並不空虛吧——可是，硬硬的一簇鬚鬚好像又掃到她的嘴唇上來了；這回髮髻更看見了斑白的頭髮，重疊的額紋，老花的眼睛和焦黃的牙齒。一陣懊惱使她迸出決絕的話：「嫂嫂，我們放開這個，談談別的吧。」

「那末，只好回絕那個來說起的人了。」嫂嫂搭訕着說，從前同類的好多回談話，差不多總是由嫂嫂這樣收場的。

隨後嫂嫂就談到哥哥的織襪廠的失利，同樣的小規模的廠家不下十餘家，要開闢推銷的路徑，比向人家借錢還難；到年底預備收歇了。最近有人來拉股份，織闊幅的絲棉，看來像好呢，可以做西裝，銷路據說是不壞的；不過手頭沒有錢，想賣了田去入股，反正連年以來，今年水災，明年蟲荒，收成七折八



扣，又加上什麼捐稅，眼見得田不是什麼有好處的產業了。末了說：「今天他們就在那裏開籌備會，所以到這時候他還沒有回來。」

突然地，父親的遺囑——終於不出嫁的得田二十畝——在她腦裏刺了一針，她覺得完全明白，嫂嫂這一番勸誘的意義了。她不免激怒，想她偏不肯嫁，哥哥又能把她怎樣。她更想問個明白，賣了田去入股，是不是留下應該歸她的二十畝。但是一轉念後，他們既沒有提明，她又何妨暫作不知，到事情真個做出來時再與他們爭論吧。於是耐着性兒，聽嫂嫂接說瑣瑣屑屑的柴米油鹽的家常話。

她坐在艙的右邊，靠着明瓦窗。艙中圍坐着六、七個男人，女人只有她和嫂嫂。小孩有她的兩個姪兒。白雲籠罩着原野，輕風送來清新的草氣，也送來陣陣的薄寒。河水活活地在船底流過，人語聲顯得很寂寞似地。

比較十餘年前，上墳的情況是冷落得多了。那時候全家各房同住在宅內，上墳那天的早晨，大家在大廳上齊集，就是一個十分歡快的場面。各房的奶奶小姐走出來齊穿起自出心裁的新裝，這個的繡着蝴蝶，那個的繡着牡丹，各樣的花邊，各樣的款式。脂粉氣從每個臉龐上，每條手臂上浮散開來，熏得人人都好像喝了一點酒，有說不出來的高興。小孩子是跳出跳進地催着上船，這個拉着伯伯，那個牽着爸爸。所有的人齊集了，纔出門上船。船一共有三艘，搖到河道寬闊處，便並排着行。水果和茶飲擺得滿桌，簫笛聲應和着，笑聲在這船和那船間投來投去。簡直是全家的快樂的郊遊會。現在，各房分散了，有一房在交易所投機得利，便在上海造小洋房住；其他幾房或在上海做點生意，或在南京帶個小差使，都帶了家眷去；空下的房子就租給幾家別姓住了。大廳久已成爲三不管的區域，令人生厭的幾把破椅子上積着厚厚的灰塵，梁間常常擱着竹竿，一排地垂着不知誰家的孩子的尿布，競新鬪豔的盛

況再也不會在這裏湧現了，因為別房的女人根本就不來，只男人來了算數。就是男人，活動的天地各自不同，他們除開上墳而外，見面的機會也就很少了吧。

這麼想着，她覺得非常淒清。從前那些即使是一個夢，那個夢可否重做一回呢——父親母親還健在，各房不必為生活而掙扎，依舊住在一處，快快活活，一同去上墳，仍是三艘船並排着行，水果和茶食擺得滿桌，簫笛聲應和着笑聲在這船和那船間投來投去，那樣的夢，多少甜美呀！

「……那曉他上了當，濃鬚的一個堂兄的高聲闖入她的耳朵，她便聽下去。」

「說是交保證金三千兩，六釐利息，每月薪水一百塊，待交了保證金他們却左也不開辦，右也不開辦，只說籌備尚未停當。這纔疑惑起來，說把保證金還了吧。嚇！回答說沒有了！你們想，小夥子家幹事這麼不着實，我是完全相信他的話，誰知他把雪白的銀子丟在水裏！」

她就知道那堂兄所說的「他」是他的兒子，一個商業專門學校的畢業生。

在南京當科員的一個堂兄，拾一拾他的眼鏡說：『這非同他們打官司不可。』

「當然要打官司。」摸着上脣的濃鬚，「但是我好容易湊了三千兩銀子，現在是兩手空空了，空手是打不來官司的。所以今天要同你們商量，我提議賣掉我們的老宅。」

大家似乎喫了一驚，暫時間彼此面面相覷。

「我們本已搬出去了，搬回來的必要好像也沒有。」另一個堂兄鬚髯給提議人作說明。

哥哥也開口了，他說：「倘若大家同意，我自然也不反對，我可以另外租房子住的。」

她似乎覺得脖子裏突然一空，同時頭腦昏暈起來，艙內的人物在那裏旋轉，望得見的天和田野也在那裏旋轉。從十六歲那年佔有的一間房間，她自己的僅有的世界，現在也將被奪去了！

到了墳前，她拜下去，眼淚簌簌地落下。

夜間，在回到上海去的火車中，她茫然靠着長條的椅背，闖進她的意識的是零零亂亂的材料：二十畝田……乾枯了的野薔薇……五十三歲……血的潮肉的迸裂……一個大肚皮的婦人在那裏敲她的寓所的門……

## 春 痕

徐志摩

### 一。瑞香花——春

逸清早起來，已經洗過澡，站在白漆的鏡台前，整理他的領結。窗紗裏漏進來的晨曦，正落在他梳櫥齊整漆黑的髮上，像一流靈活的烏金。他清癯的頰上，輕沾着春曉初起的嫩紅，他一雙睫絨密繡的細長妙目，依然含漾着朝來夢裏的無限春意，益發激動了他 *Narcissus* 自憐的慣習，癡癡地儘向着鏡裏端詳。他圓小銳敏的睛珠，也同他頭髮一般的漆黑光芒，在一瀉清利之中，洩漏着幾分憂鬱凝滯，洩漏着精神的饑渴，像清翠的秋山輕罩着幾痕霧紫。

他今年二十三歲，他來日本方滿三月，他遷入這省花家，方只三日。

他憑着他天賦的才調生活風姿，從幼年便想肩上長出一對潔白嬌嫩的羽翮，望着精饒斑斕的晚霞裏，望着出岫倦展的春雲裏，望着層晶疊翠的秋天裏，插翅飛去，飛上雲端，飛出天外，去聽雲雀的歡歌，聽天河的水樂，看羣星的聯舞，看宇宙的奇光，從此加入神仙班籍，憑着九天的白玉闌干，於天朗氣清的晨夕，俯看下界的煩惱塵俗，微笑地生憐，憐憫地微笑。那是他的幻想，也是多數未經生命嚴酷教

訓的少年們的幻想。但現實粗狠的大槌，早已把他理想的晶球擊破，現實卑瑣的塵埃，早已將他潔白的希望掩染。他的頭還不曾從雲外收回，他的脚早已在污泥裏濘住。

他走到窗前，把窗子打開，只覺得一層濃而且勁的香氣，直刺及靈府深處，原來樓下院子裏滿地都是盛開的瑞香花，那些紫衣白髮的小姑子們，受了清露的涵濡，春陽的溫慰，便不能放聲曼歌，也把她們襟底懷中腦邊蘊積著的清香，迎着緩拂的和風，欣欣搖舞，深深吐洩，只是滿院的芬芳，只勾引無數的小蜂，迷醉地環舞。

三里外的桑抱羣峯也只在和暖的朝陽裏欣然沈浸。

逸獨立在窗前，估量這些春情春意，雙手插在褲袋裏，微曲着左膝，緊嚙住淺絳的下唇，呼出一聲幽喟，旋轉身掩面低吟道：「可憐這萬種風情無地着！」

緊跟着他的吟聲，只聽得竹籬上的門鈴，喧然大震，接着郵差遲重的噪音喚道：「郵便！」

一時籬上各色的籐花籐葉，輕波似顫動，白菓樹上的新燕呢喃，也被這鈴聲喝住。

省花夫人手拿着一張美麗的郵片，笑吟吟走上樓來對逸說道：「好福氣的先生，你天天有這樣美麗的禮物到手，」說着把信遞入他手。

果然是件美麗的禮物，這張比昨天的更覺精雅，上面寫的字句也更嫵媚，逸看到她別緻的簽名，像燕尾的瘦，梅花的疎，立刻想起她亭亭的影像，悅耳的清音，接着一陣複雜的感想，不禁四肢的神經裏迸出一味酸情，迸出一些涼意。他想出了神，無意地把手裏的香跡，送向脣邊，只覺得蘭馨滿口，也不知香在片上，也不知香在字裏，——他神魂迷蕩了。

一條不甚寬廣但很整潔的鄉村道上，兩傍種着各式的樹木，地上青草裏，夾綴着點點金色銀色的

錢花。這道上在還初夏的清晨除了牛奶車菜擔以外，行人極少。但此時鈴聲響處，從桑抱山那方向轉出一輛新式的自行車，上面坐着一個西裝的少女，二十歲光景。她黯黃的髮，臨風蓬鬆着，用一條淺藍色絲帶絡住，她穿着一身白紗花邊的夏服，鞋襪也一體白色；她豐滿的肌肉，健康的顏色，捷靈的肢體，愉快的表情，恰好與初夏自然的蓬勃氣象和合一致。

她在這清靜平坦的道上，在榆柳濃蔭的陰下，像飛燕穿簾似的，疾掃而過；有時俯偃在前樞上，有時撒開手試她新發明的姿態，恰不時用手去理整她的外裳，因為孟浪的風尖常常挑翻她的裙序，像荷葉反捲似的，洩露內襯的祕密。一路的草香花味，樹色水聲，雲光鳥語，都在她原來欣快的心境裏，更增加了不少歡暢的景色——她同山中的梅花小鹿一般的美，一般的活潑。

自行車到籐花雜生的籬門前停了，她把車倚在籬旁，撲去了身上的塵埃，掠齊了鬢髮，將門鈴輕輕一按，把門推開，站在門口低聲喚道：「省花夫人，逸先生在家嗎？」

說着心頭跳個不住，頰上也是點點桃花，染入冰肌深淺。

那時房東太太不在家，但逸在樓上閑着臨帖，早聽見了，就探首窗外，一見是她，也似感了電流一般，立刻想飛奔下去。但她接着喊道：她也看見了：「逸先生，早安，請恕我打擾，你不必下樓，我也不打算進來，今天因為天時好，我早就出來騎車，便道到了你們這裏，你不是看我說話還喘不過氣來，你今天好嗎？啊，乘便，今天可以提早一些，你飯後就能來嗎？」

她話不會說完，忽然覺得她鞋帶散了，就俯身下去收拾，陽光正從她背後照過來，將她描成一個長圓的黑影，兩支腰帶，被風動着，也只在影裏搖顛，恰像一個大蝸牛，放出他的觸鬚偵探意外的消息。

「好極了，春痕姑娘……我一定早來……但你何不進來坐一歇呢……你不是騎車很累了嗎……」

春痕已經縛緊了鞋帶，倚着竹籬，仰着頭，笑答道：「很多謝你，逸先生，我就回去了，你溫你的書吧，小  
心答不出書，先生打你的手心。」格支地一陣憨笑，她的眼本來秀小，此時連縫兒都莫有了。  
她一欠身，把籬門帶上，重復推開，將頭探入，一支高出的藤花正貼住她白淨的腮邊，將眼瞟着窗口  
看呆了的逸，笑道：「再會罷，逸。」

車鈴一響，她果然去了。

逸飛也似馳下樓去，出門望時，只見榆蔭錯落的黃土道上，明明縷着她香輪的蹤跡，遠遠一簇白衫，  
斷片鈴聲，她去了。

逸在門外留戀了一會，轉身進屋，順手把方才在她腮邊撩拂那支喬出的藤花，折了下來，恭敬地吻  
上幾吻；他耳邊還只蕩漾着她那「再會罷，逸」的那個單獨「逸」字的密甜音調，他又神魂迷蕩了。

## 二 紅玫瑰——夏

「是逸先生嗎？」春痕在樓上喊道：「這裏沒有旁人，請上樓來。」

春痕的母親是舊金山人，所以她家的佈置，也參酌西式。樓上正中一間就是春痕的書室，地板上鋪  
着勻淨的台灣細蓆，疎疎的擺着些几案榻椅，窗口一大盆的南洋大欄，正對着她凹字式的書案。

逸以前上課，只在樓下的客堂裏，此時進了她素雅的書屋，說不出一種甜美愉快的感覺。春痕穿  
一件淺藍色紗衫，髮上的緞帶也換了亮藍色，更顯得嫵媚絕俗。她拿着一管斑竹毛筆，正在繪畫案上  
放着各品的色碟和水盂。逸進了房門，她才緩緩地起身，笑道：「你果然能早來，我很歡喜。」

逸一面打量屋內的設備，一面打量他青年美麗的教師，連着午後步行二里許的微喘，頗露出些踟躕的神情，一時連話也說不連貫。春痕讓他一張椅上坐了，替他倒了一杯茶，口裏還不住地說她精巧的寒暄。逸喝了口茶，心頭的跳動才緩緩的平了下來，他瞥眼見了春痕桌上那張鮮艷的畫，就站起來笑道：「原來你又是美術家，真失敬，春痕姑娘，可以准我賞鑒嗎？」

她畫的是一大朵紅的玫瑰，真是一枝穠豔露凝香，一瓣有一瓣的精神，充滿了畫者的情感，彷彿是多情的杜鵑，在月下將心窩抵入荆棘瀝出的鮮紅心血，點染而成，幾百闋的情詞哀曲，凝化此中。

「那是我的鴉塗，那裏配稱美術，」說着她臉上也泛起幾絲紅暈，把那張水彩趲起地遞入逸手。

逸又稱贊了幾句，忽然想起西方人用花來作戀愛情感的象徵，記得紅玫瑰是「我愛你」的符記，不禁脫口問道：「但不知那一位有福的，能夠享受這幅精品，你不是預備送人的嗎？」

春痕不答，逸舉頭看時，只見她倚在凹字案左角，雙手支着案，眼望着手滿面緋紅，肩胸微微有些震動。

逸呆望着這幅活現的忸怩妙畫，一時也分不清心裏的反感，只覺得自己的顴骨耳根，也平增了不少的溫度。此時春痕若然回頭，定疑心是紅玫瑰的朱顏，移上了少年的膚色。

臨了這一陣緘默，這一陣色彩鮮明的緘默，這一陣意義深長的緘默，讓窗外桂樹上的小雀，吱的一聲啄破。春痕轉身說道：「我們上課罷，」她就坐下，打開一本英文選，替他講解。

功課完畢，逸起身告辭，春痕送他下樓，同出大門，此時斜照的陽光正落在桑抱的峯巔岩石上，像一片斑駁的琥珀，他們看着稱美一番，逸正要上路，春痕忽然說：

「你候一候，你有件東西忘了帶走。」她就轉身進屋去，過了一分鐘，只見她紅脹着臉，拿着一紙捲

遞給逸說：『這是你的，但不許此刻打開看！』接着匆匆說了聲再會，就進門去了。逸左臂挾着書包，右手握着春痕給他的紙捲，想不清她爲何如此慌促，禁不住把紙捲展開，這一展開，但覺遍體的纖微，頓時爲感激欣喜悲切情緒的彈力撼動，原來紙捲的內容，就是方才那張水彩，春痕親筆的畫，她親筆畫的紅玫瑰——他神魂又迷蕩了。

### 三 茉莉花——秋

逸獨坐在他房內，雙手展着春痕從醫院裏來的信，兩眼平望，面容澹白，眉峯間緊鎖住三四縷愁紋；她病了。窗外的秋雨，不住地瀝淅，他憐愛的思潮，也不住地起落。逸的聯想力甚大，譬如他看花開花放，就想起殘紅滿地，身歷繁華聲色，便想起骷髏灰燼，臨到歡會，便想惋惜，聽人病苦，便想暮祭。如今春痕病了，在院中割腸膜，她寫的字也失了尋常的勁致，她明天得醫生特許可以准客人見，要他一早就去，逸爲了她病，已經幾晚不安眠，但遠近的思想不時湧入他的腦府，他此時所想的是人生老病死的苦痛，青年之短促，他懸想着春痕那樣可愛的心影，疑問像這樣一朵豔麗的鮮花，是否只要有戀愛的溫潤便可常葆美質，還是也同山谷裏的茶花，籬上的籬花，也免不了受風摧雨虐，等到活力一衰，也免不了落地成泥。但他無論如何拉長縮短他的想像，總不能想出一個老而且醜的春痕來！他想聖母瑪麗不會老，觀世音大士不會老，理想的林黛玉不會老，青年理想中的愛人又如何會老呢？他不覺微笑了。轉想他又沈入了他整天整晚，迷戀的夢境，他最恨想過去，最愛想將來，最恨回想，最愛前想，過去是死的醜的痛苦的枉費的；將來是活的美的幸福的創造的；過去像塊不成形的頑石，滿長着可厭的蝟草和刺物；將來像初出山的小澗，只是在青林間舞蹈，只是在星光下歌唱，只是在精美的石棧上進行他



廿餘年麻木的生活，只是個不可信，可厭的夢；他只求拋棄這個記憶；但記憶是富有黏性的，你愈想和他脫離，結果膠附得愈緊愈密切。他此時覺得記憶的壓制愈重，理想的將來不過只是煙淡雲稀，渺茫明滅，他就很勁把頭搖了幾下，把春痕的信摺了起來，披了雨衣，換上雨靴，挾了一把傘，獨自下樓出門。他在雨中信步前行，心中雜念起滅，竟走了三里多路，到了一條河邊。沿河有一列柳樹，已感受秋連，枝條的翠色，漸轉蒼黃。此時彷彿不勝秋雨的重量，凝定地俯看流水粒粒的淚珠，連着先凋的葉片，不時掉入波心，悠然浮去。時已薄暮，河畔的顏色聲音，只是淒涼的秋意，只是增添惆悵人的惆悵。天上綿般的雲似乎提議來裹埋他心底的愁思，草裏斷續的蟲吟，也似輕嘲他無聊的意緒。

逸躑躅了半晌，不覺秋雨滿襟，但他的思想依舊纏綿在戀愛老死的意義，他忽然自言道：「人是會變老，會變醜，會死會腐朽，但戀愛是長生的；因為精神的現象決不受物質法律的支配，是的，精神的事實，是永久不可毀滅的。」

他好像得了難題的答案，胸中解釋了不少的積重，抖下了此衣上的雨珠，就轉身上歸家的路。他路上無意中走入一家花鋪，看看初菊，看看遲桂，最後買了一束茉莉，因為她香幽色澹，春痕一定喜歡。

他那天夜間又不曾安眠，次日一早起來，修飾了一晌，用一張藍紙把茉莉裹了，出門往醫院去。

「你是探望第十七號的春痕姑娘嗎？」

「是。」

「請這邊走。」

逸跟着白衣灰色裙的下女，沿着明敞的走廊，一號二號，數到了第十七號。淺藍色的門上，釘着一張

長方形的白片，寫着很駭目的英字：

「No. 17 Admitting no visitors except the patient's mother and Mr. Ti」

「第十七號，

除病人母親及逸君外，他客不准入內。」

一陣感激的狂潮，將他的心府淹沒；逸回復清醒時，只見房門已打開，透出一股酸辛的藥味，裏面恰絲毫不聞音息。逸脫了便帽，企著足尖，進了房門——依舊不聞音息。他先把房門掩上，回身看時，只見這間長形的室內，一體白色，白牆白床，一張白毛氈蓋住的沙發，一張白漆的搖椅，一張小几，一個痰盂。床安在靠窗左側，一頭用矮屏圍着。逸走近床前時，只覺靈魂底裏發出一股寒流，冷激了四肢全體。春痕臥在白布被中，頭戴白色沙巾，墊着兩個白枕，眼半闔着，面色慘澹得一點顏色的痕跡都沒有。幾於和白枕白被不可辨認，床邊站着一位白巾白衣態度嚴肅的看護婦，見了逸，也只微領示意。逸此時全身的冰流重復回入靈府，疑成一對重熱的淚珠，突出眶簾。他定了定神俯了下去，小語道：「我的春痕，你……：吃苦了……：」那兩顆熱淚早已跟著顫動的音波在他面上鑄成了兩條淚溝，後起的還頻頻湧出。

春痕聽了他的聲音，微微睜開她倦絕的雙睫，一對鉛似重鈍的睛球正對着他熱淚溶溶的溼眼唇。腮間的筋肉稍稍緩弛，露出一些勉強的笑意，但一轉瞬她的腮邊也濕了。

「我正想你來，逸。」她聲音雖則細弱，但很清爽，「多謝天父，我的危險已經過了！你手裏拿的不是給我的花嗎？」說着笑了，她真笑了。

逸忙把紙包打開，將茉莉遞入她已從被封裏伸出的手，也笑說道：「真是，我倒忘了：你愛不愛這茉莉。」

「你。」春痕已將花按在口鼻間，闔攏了眼，似乎經不住這強烈香味；點了點頭，說「好，正是我心愛的；多謝。」

逸就在牀前搖椅上坐下，問她這幾日受苦的經過。

過了半點鐘，逸已經出院，上路回家。那時的心影，只是病房的慘白顏，耳畔也只是春痕零落孱弱的音聲——但他從進房時起，便引起了一個奇異的幻想。他想見一個奇大的墳窟，沿邊齊齊列着黑衣送葬的賓客，這窟內黑沈沈地不知有多少深淺，裏面却埋着世上種種的幸福，種種青年的夢境，種種悲哀，種種美麗的希望，種種污染了殘缺了的寶物，種種恩愛和怨艾，在這些形形色色的中間，又埋着春痕，和在病房一樣的神情，和他自己——春痕和他自己。

逸——他的神魂又是一度迷蕩。

#### 四 桃花李花處處開——十年後春

此時正是清明時節，箱根一帶滿山滿谷，盡是桃李花競豔的盛會。這邊是紅錦，那邊是白雪，這邊是火燄山，那邊是銀濤海；春陽也大放驕矜豔麗的光輝來籠蓋這驕矜豔麗的花園，萬象都穿上最精美的袍服，一體的歡欣鼓舞，慶祝春明，整個世界，只是一個嫵媚的微笑，無數的生命，只是報告他們的幸福，到處是歡樂，到處是希望，到處是春風，到處是妙樂。

今天各報的正張上，都用大號字登着歡迎支那偉人的字樣。那偉人在國內立了大功，做了大官，得了大名，如今到日本，他從前的留學國來遊歷考察，一時哄動了全國注意，朝野一體歡迎，到處宴會演

說，演說宴會，大家爭求一睹丰采；尤其因為那偉人是個風流美丈夫。

那偉人就是十年前寄寓在省花字瑞香花院子裏的少年，他就是每天上春痕姑娘家習英文的逸。他那天記起了他學生時代的蹤跡，忽發雅興，坐了汽車，繞着桑抱山一帶行駛遊覽，看了燦爛繽紛的自然，呼着香甜溫柔的空氣，甚覺舒暢愉快。

車經過一處鄉村，前面被一輛載木料的大車攔住了進路，只得暫時停着等候。車中客正瞭望桑抱一帶秀特的羣峯，忽然春痕的愛影，十年來被事業塵埃所掩翳的愛影，忽然重復歷歷心中，自從那年匆匆被召回國，便不聞春痕消息，如今春色無恙，却不知春痕何往，一時動了人面桃花之感，連久乾的眶睫也重復潮潤起來。

但他的注意，却半在觀察村街的陋況，不整齊的店舖，這裏一塊鐵匠的招牌，那首一張頭痛膏的廣告，別饒風趣。

一家雜貨舖裏，走來一位主客，一個西裝的胖婦人，她穿着藍呢的冬服，肘下肩邊都已霉爛，頭戴褐色的絨帽，同樣的破舊，左手抱着一個將近三歲的小孩，右臂套着一籃的雜物——兩顆青菜，幾枚蛤蜊，一枝蠟，幾匣火柴——方才從店裏買的手裏，還挽着一個四歲模樣的女孩，穿得也和她母親一樣不整潔。那婦人蹣跚著從汽車背後的方向走來，見了這樣一輛美麗的車和車裏坐着的華服客，不覺停步注目。遠遠的看了一晌，她索性走近了，緊靠着車門，句逸上下打量，看得逸到煩膩起來，心想世上那有這樣臃腫醜曲不識趣的婦人……

那婦人突然操英語道：「請饒恕我，先生，但你不是中國人逸君嗎？」

他又逢到了一個看了報上照相崇拜英雄的下級婦女，但他還保留他紳士的態度，微微欠身答

道：「正是，夫人。」淡淡說着，漫不經意的模樣。

但那婦人急接說道：「果然是逸君！但是難道你真不認識我了？」

逸君免不得睜疑向她辨認；只見豐眉高額，鼻梁有些陷落，兩腮肥突，像一對熟桃；就祇那細小的眼眶，和她方才「逸君」那聲稱呼，給他一些似曾相識的模糊印象。

「我十分的抱歉，夫人。我近來的記憶力實在太差，但是我現在敢說我們確是曾經會過的。」

「逸君你的記憶真好！你難道真忘了十年前伴你讀英文的人嗎？」

逸君跳了起來，說道：「難道你是春……」但他又頓住了，因為他萬不能相信他腦海中一刻前活潑可愛的心影會得幻術似的變形為眼前粗頭亂服左男右女又肥又蠢的中年婦人。

但那婦人却絲毫不顧戀幻象的消散，絲毫不感覺哲理的憐憫；十年來做妻做母負擔的專制，已經將她原有的浪漫根性，殺滅盡淨；所以她寬弛的喉音替他補道：「春……痕，正是春痕，就是，我，現在，三……夫人。」

逸君只覺得眼前一陣昏沈，也不曾聽清她是三什麼的夫人，只瞪着眼呆頓。

「三井夫人，我們家離此不遠，你難得來此，何不乘便過去一坐呢？」

逸君只微微的頷首，她已經將地址吩咐車夫，拉開車門，把那小女孩先送了上去，然後自己抱着孩子挽着筐子也擠了進來。那時攔路的大車也已經過去，他們的車不上三分鐘就到了三井夫人家。

一路逸君神意迷惘之中，聽她訴說當年如何嫁人，何時結婚，丈夫是何職業，今日如何湊巧相逢，請他不要介意她寒素嘈雜的家庭，以及種種等等，等種種。

她家果然並不軒廠，並不恬靜。車止門前時，便有一個七八歲赤腳亂髮的小孩，高喊着「娘坐了汽

車來了……」跳了出來。

那漆髹駁落的門前，站着一位滿面皺紋，彎背腰駝的老婦人，她介紹給逸，說是她的姑。老太太只咳嗽了一聲，向來客和她媳婦，似乎很好奇似地溜了一眼。

逸一進門，便聽得後房哇的一聲嬰兒哭。三井夫人報怨她的大兒，說定是他頑皮又把小妹驚醒了。逸隨口酬答了幾句話，也沒有喝她紫色壺倒出來的茶，就伸出手來向三井夫人道別，勉強笑着說道：「三井夫人，我很羨慕你豐滿的家庭生活，再見罷！」

等到汽輪已經轉動，三井夫人還手抱着襁褓的兒，身旁立着三個孩子，一齊殷勤地招手，送他的行。那時桑抱山峯，依舊沈浸在豔日的光流中，滿谷的櫻花桃李，依舊競賽妖豔的顏色，逸的心中，依舊涵葆着春痕當年可愛的影象。但這心影，只似夢裏的紫絲灰線所織成，只似遠山的輕靄薄霧所形成，澹極了，微妙極了，只要蠅蚊的微喻，便能刺碎，只要春風的指尖，便能挑破……

選自努力週報

## 浣衣母

馮文炳

自從李媽的離奇消息傳出之後，這條街上，每到散在門口空坦的攤都回進廚房的一角漆黑的窠裏，年老的婆子們，按着平素的交情，自然的聚成許多小堆，詫異，歎惜，而又有點愉快的擺着頭，「從那裏說起」，孩子們也一夥夥圍在牆角做他們的遊戲，厭倦了或是同伴失和了，跑去抓住媽媽的衣裙，無意的得到媽媽眼睛的橫視，倘若還不知退避，頭上便是一鑿，遠遠聽得響起「爸爸」來了，媽媽的

聚會不知不覺也就拆散，各揣着大早出門，現在又着拖鞋子慢步走近家來的老板，罵聲孩子不該這樣糾累了爸爸，隨即從屋子裏端出一木盆水，給爸爸洗脚。

倘若出自任何人之口，誰也會罵：「仔細閻王鈎舌頭！」但是，王媽從來不輕於講話，同李媽又是那樣親密。倘若落在任何人身上，談笑幾句也就罷了。反正是少有守到終頭的，但是，李媽受盡了全城的尊敬，年紀又是這麼高。

李媽今年五十歲。除掉祖父母們常說李媽曾經住過高大的瓦屋，大家所知道的，是李媽的茅房。這茅房連築在沙灘上一個土坡，背後是城牆，左是沙灘，右是通到城門的一條大路，前面流着包圍縣城的小河，河的兩岸連着一座石橋。

李媽的李爺，也只有祖父母們知道，是一個酒鬼；當年李媽還年青，家運剛轉到塞滯的時候，確乎到什麼地方做鬼去了，留給李媽的兩個哥兒，一個駝背姑娘，另外便是這間茅房。

李媽利用這天然形勢，包洗城裏幾家太太的衣服。孩子都還小，自己生來又是小姐般的斯文，吃不上三碗就飽了；太太們也不像打發別的粗糙的婆子，逢着送來衣服的時候，總是很客氣的留着，非待用過飯，不讓回去。所以李媽並沒實在感到窮的苦處。朝前望，又滿佈着歡喜；將來兒子成立……

李媽的異乎同行當的婆子，從她的紙紮的玩具似的一對脚，也可以看得出來——她的不適宜於這行當的地方，也就在這一點了。太陽落山以前，倘若站在城門旁邊，可以看見一個輕巧的中年婦人，提着空籃，一步一伸腰，從街走近城，出了城門，籃子脫下手腕，倚着茅壁呻吟一聲，當作換氣，隨即從茅壁裏走出七八歲的姑娘，鴨子似的擺近籃子，揀起來「媽媽」

李媽雖沒有當着人前咒詛她的命運，她的命運不是她做孩子時所猜想的，也絕不存個念頭駝背

姑娘將來也會如此的，那是很可以明白看得出的了。每天大早起來，首先替駝背姑娘，同自己的母親以前替自己一樣，做那不可間斷的工作。駝背姑娘沒有李媽少女時愛好，不知道忍住疼痛，動不動就哭起來，這是李媽腦怒的時候了，用力把剪刀朝地一擡：「不知事的丫頭！」駝背姑娘被別的孩子，母親所誇獎，而且視而模範的，也就在漸漸現出能夠趕得上李媽的成績，不過她是最訓良的孩子，不知道炫長——這長處實在也不是她自己所稀罕的了。

男孩子不上十歲，一個個送到城裏去做藝徒。照例，藝徒在未滿三年以前不准回家，李媽的哥兒卻有點不受支配；師父令他下河挑水，別人來往兩三趟的工夫，他一趟還不夠。人都責備李媽教訓不嚴，但是做母親的拿得出幾大的威風呢？李媽只有哭了。這時也發點牢騷：「酒鬼害我！」駝背姑娘也最伶俐，不奈何哥哥，用心服侍媽媽，李媽趁着太陽還不大利害，下河洗衣，她便像幹偷竊的勾當一般，很匆忙的把早飯弄好——只有她自己以為好罷了。李媽回來她張惶的帶笑，站在門口。

「誰弄飯——你！」

「……………」

「糟塌糧食丫頭！」

李媽的憤氣，統行吐在駝背姑娘頭上了。駝背姑娘再也不能夠笑，嗚嗚咽咽的哭着。她不是怪媽媽，也不是惱哥哥，酒鬼父親腦裏連影子也沒有，更說不上怨，她只是嗚嗚咽咽的哭着。李媽放下衣籃，坐在門檻，又把她拉在懷裏，理一理她的，因了匆忙而散到額上的頭毛。

從茅房東走不遠，平舖於城牆與河之間，有一塊很大的荒地，高高低低，滿是些坡坡。李媽的城外的唯一的鄰居，沒有李媽容易度日，老板在人家做長工，孩子不知道養到什麼時候纔止，那受了李媽不



少的幫助的王媽，便在荒地的西頭。夜晚，王媽門口很是熱鬧，大孩子固然也做藝徒去了，滾在地下的兩三歲的寶貝以及他們的爸爸，不比李媽同駝背姑娘只是冷冷的坐着。駝背姑娘有一種特別本領——低聲唱歌，尤其是學婦人們的啼哭，倘若有一個生人從城門經過，不知道她身體上的缺點，一定感着溫柔的可愛；——同她認識久了，她也着實可愛。她突然停住歌唱的時候，每每發出這樣的驚問：「鬼火？」李媽也偏頭望着她手指的方向，隨即是一聲喝：「王媽家的燈！」

春夏間河水漲發，王媽的老板從城裏散工回來，瞧一瞧，李媽茅房有沒有罅隙地方，李媽虔心信託他的報告，說是不妨，也就同平常一樣睡覺，不過時間稍為延遲一點罷了。流水激着橋柱，打破死一般的靜寂，在這靜寂的喧囂當中，偶然聽見尖銳而微弱的聲音，便是駝背姑娘從夢裏驚醒喊叫媽，李媽也不像正在酣睡，很迅速的作了清晰的回答；接着是用以抵抗恐怖、斷續的談話：

「明天叫哥哥回來。」

「那也是一樣。而且他現在……」

「跑也比我們快哩！」

「好罷，明天再看。」

王媽的小寶貝，白天裏總在李媽門口匍匐着；大人們的初意也許是藉此偷一點閑散，而且李媽只有母子兩人，吃飯時順便喂一喂，不是幾大的麻煩事；孩子卻漸漸養成習慣了，除掉夜晚睡覺，幾乎不知道有家。城裏太太們的孩子，起初偶然跟着自己的媽媽出城遊玩一兩趟，後來也捨不得這新闢的自由世界了。駝背姑娘的愛孩子，至少也不差比孩子的母親；李媽的荷包，從沒有空過，也就是專門爲着這班小天使，加以善於鑒別糖果的可吃與不可吃，母親們更是放心。土坡上面——有時跑到沙灘，

赤脚的，頭上梳着牛角的，身上穿着彩衣的許許多多的小孩，圍着口裏不住歌唱，手裏編出種種玩具，兩條腿好像支不住身體而坐在石頭上的小姑娘。將近黃昏，太太們從家裏帶來米同菜食，說是孩子們成天吵鬧，權且也表示一點謝意。李媽此時顧不得承受，只是撫摸着孩子：「不要哭，明天再來。」臨了，駝背姑娘牽引王媽的孩子回去，順便也把剛纔太太們的禮物轉送給王媽。

李媽平安的度過四十歲了。李媽的茅房，再也不專是孩子們的地了。

太太們的姑娘，吃過晚飯，偶然也下河洗衣，首先央求李媽在河的上流陽光射不到的地方尋覓最清的一角——洗衣在她們是一種遊戲，好像久在樊籠，突然飛進樹林的鴿子。洗完了，依着母親的囑咐，只能到李媽家歇。李媽也儼然是見了自己的嬌弱的孩子新從繁重的作工回來，拿一把芭扇，急於想揮散那蘋果似的額上一兩顆汗珠。駝背姑娘這時也確乎是丫頭，捧上了茶，又要去看守在門外的美麗而輕便的衣籃，然而失掉了照顧孩子的活潑和真誠，現在很是不屑的神氣。

傍晚，河的對岸以及寬闊的橋柱上，可以看出三五成羣的少年，有剛從教師的羈絆下逃脫的，有趕早做完了工作修飾得勝過一切念書相公的。橋下滿是偷閑出來洗衣的婦人（倘若以洗衣為職業，那也同別的工作一樣是在上午）有帶孩子的，讓他們坐在沙灘上，有的還很是年青，一呼一笑，忽上忽下，彷彿是夕陽快要不見了，林鳥更是歌囀得熱鬧。李媽這時剛從街上回來，坐在門口，很慈悲的張視他們，他們有了這公共的母親，越發現得活潑而且近於神聖了。姑娘們回家去便是晚了一點，說聲李媽也就抵當得許多責備了。

賣柴的鄉人歇下担子在橋頭一棵楊柳樹下乘涼，時常意外的得到李媽的一大杯涼茶，他們漸漸也帶點自己田地裏產出的豌豆，芋頭之類作報酬。李媽知道他們變賣的錢，除鹽同大布外，是不肯花

費半文的，間或也買幾件時新的點心給他們吃，這在他們感着活在世上最大的歡喜。城裏的點心，雖然花不上幾個銅子，他們卻是從天降下來的一般了。費盡了他們的聰明，想到皂莢出世的時候，選幾串拿來，李媽接着，真個哈哈不住：「難得這樣肥碩！」

有水有樹，夏天自然是最適宜的地方了；冬天又有太陽，老頭子晒背，叫化子捉虱，無不在李媽的門口。

李媽的哥兒長大了，酒鬼父親的模型，也漸漸現得沒有一點差訛了。李媽詛罵他們死；一個真於死了，那一個逃到什麼地方當兵。

人都歸咎李媽，早年不到幼嬰堂抱養女孩給孩子做媳婦，有了媳婦是不會流蕩的。李媽眼見着王媽快要做奶奶，柴米也像以前缺乏，也深悔自己的失計。但是，高大的瓦屋，消滅於丈夫之手，不也可以希望兒子重行恢復嗎？李媽憤恨而悵惘了。駝背姑娘這時很容易得到一頓罵：「前世的冤孽！」

李媽很感空虛，然而別人的恐怖，無意間也能夠使自己的空虛填實一點了。始而匪的劫掠，繼以兵的騷擾，有財產，有家庭，以及一切幸福的人們都鬧得不能安居，只有李媽同駝背姑娘仍然好好的出入茅房。

守城的兵士，漸漸同李媽認識。駝背姑娘起初躲避他們的親近，後來也同伴要小孩一樣，真誠而更加同情了。李媽的名字遍知於全營，有兩個很帶着孩子氣的，簡直用了媽媽的稱呼，從別處說索來的蔬菜同魚肉，都拿到李媽家自己烹煮，客一般的款待李媽。衣服請李媽洗，有點破蔽的地方，又很頑皮的要求縫補。李媽的柴木快要燒完了，趁着李媽不在家，站在橋頭勸買幾担，李媽回來，很窘的叫怨，他們便一溜烟跑了。李媽用了寂寞的眼光望着他們跑，隨又默默的坐在板凳上了。

李媽的不可挽救的命運到了——駝背姑娘死了。一切事由王媽佈置，李媽只是不斷的號哭李爺死，不能夠記憶，以後是沒有這樣號哭過的了。

李媽要埋在河邊的荒地，王媽囑人扛到城南十里的官山。李媽情願獨睡，王媽苦賴在一塊兒做伴。這小小的死，牽動了全城的弔唁，祖父們從門口，小孩們從壁縫，太太用食點同行當的婆子用哀詞，李媽只是沈沈的想，抬頭的勇氣大約也沒有了。

李媽算是熟悉「死」的了，然而很少想到自己也會死的事。眼淚乾了又有，終於也同平常一樣，藏着不用。有時從街上回來，發見短少了幾件衣服，便又記起了什麼似的，仍是一場哭。太太們對於失物，雖然很難放心下去，落在李媽頭上，是不會受苛責的，李媽也便並不十分艱苦。一年一年的過下去了。今年夏天來了一個單身漢，年紀三十歲上下，一向覓着孤婆婆家寄住，背地裏時常奇怪李媽的哥兒有娘不知道孝敬。一日想到李媽門口樹蔭下設茶座，生意必定很好，跑去商量李媽，自然，李媽是無有不行方便的。

人們不是從前的吝惜了，用的是雙銅了，每碗掬兩枚，值得四十文；水不花本錢，除償茶葉同柴炭，可以賺米半升。那漢子苦央着李媽不再洗衣服。「到了死的日子還是跪」李媽也就過着夫曾經驗的安逸了。然而寂寞，疑心這不是事實，成天閑着。王媽帶着孫兒來談天：「老來的好緣法」李媽也陪笑，然而不像王媽笑的自然，富人的驕傲，窮人的委隨，競爭者的嫉視，失望者的喪氣，統行湊合一起。

每天，那漢子提着銅壺忙出忙進。老實說，不是李媽，任憑怎樣的仙地，來客也決不若是其擁擠。然而李媽並不現得幾大的歡欣，照例招呼一聲罷了。晚上，漢子進城備辦明天的茶葉，門口錯綜的桌椅當中，坐着李媽一人，除掉遠方的行人到橋上，彳亍過來，只有楊柳樹上的蟬鳴，朝南望去，遠遠一帶山坡，

山巔黑簇簇，好像正在操演的兵隊，然而李媽知道這是松林；還有層層疊疊被青草覆蓋着的地方，比河邊荒地更是冷靜。

李媽似乎漸漸熱鬧了，不時也幫着收拾茶碗。對待王媽，自然不是當年的體恤，然而也不是懶洋洋的陪笑，格外現出殷勤——不是向來於百忙中加給一般鄉人的殷勤，令人受着不過意而且感到有點不可猜測的了。

謠言鬧動了全城，都說是王媽親眼撞見的。王媽很不安：「我只私地向三太太講過，三太太最是愛護李媽的，而且本家。」李媽這幾日來往三太太很密，反覆說着：「人很好，比大冤家只大四歲……唉，享不到自己兒的福，靠人的。」三太太失了往日的殷勤，無精打采的答着。李媽也只有無精打采的回去了。

姑娘們美麗而輕便的衣籃，好久沒有放在李媽的茅房當前。年青的母親們，苦拉着孩子吃奶：「城外有老虎，你不怕，我怕！」只有城門口麵店的小傢伙，同驢子貪戀河邊的青草一樣，時時刻刻跑到土坡，然而李媽似乎看不見這爬來爬去的小蟲，荷包裏雖然有銅子糖果是不再買的了。

那漢子不能不走。李媽在這世界上唯一的希望，是她的逃到什麼地方的冤家；他倘若沒有吃子彈，倘若他的脾氣改過來。

一九二三年八月作 選自戴竹林的故事

## 校 長

葉紹鈞

叔雅放下吸了小半枝的香煙在一個盛煙灰的盒中，執起筆來，似乎就要寫什麼在紙面上的樣子。

可是筆尖還不會觸着紙面，手便縮住了，重又把筆放下；還檢起香烟來吸着。

凡是艱難的功課，一時解決不了的，人們總要想到這一條路去：「現在解決不了，就待日後解決罷，好在事情並不十分急促。」但是十分急促的一天終於會來的。牠既來了，艱難的程度却依然如故，於是除了麻亂地焦慮再沒有別的了。現在叔雅就是在這一種境界裏看他黃且乾的額上顯着好些短條的皺紋，梳好的髮搔得蓬蓬的像野草一般，可知他心裏怎樣地躊躇與焦灼了。

逕直寫下去罷，寫是很容易的，可是中間有幾張實在不願意寫。若說不要寫罷，寫這些東西的時期已經到了，又不便失信，而況終於要寫的。只是簡單不過的幾個字罷了，他却覺得比較寫一篇萬言的論文還要難，這枝筆總是不敢去觸着紙面。

在三年以前，本地一個高等小學的校長別處去了，他就接任了校長的職務。這當然不是由教育行政機關自動地敦聘的；他想了好許多的法子，借了好許多的力量，才得到這個地位。但是不失為光明的有意義的行徑，因為他要當這校長自有他的目標，乃在賺錢喫飯以外，賺錢喫飯實在不是什麼可恥可鄙的事，不過若目標專在賺錢喫飯，那就不論什麼事總只有一團糟罷了。現在叔雅家裏頗優裕，微薄的俸給差不多皮裘的一根毛，增不了多少溫暖，所以可說他全然不為賺錢喫飯的事。他的第一個目標是辦教育。他相信一個人要自己去找適宜的工作來做，而與他的興趣能力最適宜的莫過於教育。第二個目標在他的幾個孩子。他想這幾個孩子總該有個好的學校，而要學校弄得好，莫過於由自己的手來辦理。像這樣固然可說自私心的發展，但是要在世間尋出一些例證，如某人作某事完全為人，不是自私（像他這樣的自私），恐怕也非常困難了。

他任職以後，豫定了一種新的方鍼，規畫了好些新的辦法，正如一艘航海的船鼓輪啓程，豫料前途

有種種的佳境，有豐富的獲得，便滿心地高興起來。從事實方面看，這一種高興似乎並不是空虛的，一切都依着方鍼的指示在那裏進行。教師們空着時聚在一起，不是談談實際的教授法，便是自陳對於兒童的新的發見和了解。學生也儘是活動且聰明起來，他們自動地組織體育會從事種種的運動，編輯小新聞紙登載學校裏的事務以及自己的文字，又結合團體在學校背後的空地上開墾，種着玉蜀黍馬鈴薯等等東西。這不是理想學校的芽兒在那裏順遂地透出來麼？只須不遇到意外的殘害，抽條展葉開花結果是可以斷言的事了。

可是一天的午飯過後，回去喫飯的學生還不曾來得多的時候，他無意地走到三年級教室外邊，却聽見了三個學生的談話。他還沒走到門首，所以他們料不到有人聽見。

一個帶着笑聲說：「昨天他輸了七塊錢，面孔又漲紅了，耳朵也紅，頸項也紅，眼睛水汪汪的，竟同上課發怒時一般，又是醉鬼模樣了。他摸出皮夾子……」

「你爲什麼不叫他算一算連這七塊錢的無窮期的複利息一總是多少？一又一個學生搶着說，他很感趣味地使着談諧的語調。

「他那裏敢說！」第三個學生挑撥的口氣接着說。「他怕他的爹爹呢！」

「這倒不見得。」第一個學生發聲略剛勁，表示他並不怕父親。「陳先生常常到我們家裏來打牌的，我們爹爹常常同他說笑話，說他輸了錢躲在預備室的角裏哭。我爲什麼不敢同他說笑話？」

「我不相信，除非待一會上課時，你直捷地問他今天到不到他們家裏打牌去。」第三個學生再作有力的挑撥。

「問就問好了，還有什麼……」

叔雅聽到這裏，胸次只覺悶鬱起來；彷彿幻夢的突然驚醒一般。平時的疑念現在明白了，原來陳先生一下課趕緊就走，是打牌去的！這就見得前途頗有點兒空虛，所謂理想學校的芽兒未必不至枯萎而死。於是憂慮的種子起始埋藏在叔雅的心裏了；他不想再聽學生的談話，却讓開去儘是沈思。

沈思的結果與沒有沈思一樣，覺得還是只作不知的好。但是已經把注意力喚起了，自然而然時時帶着偵察的眼光，因此便發見了意外的新事實：那個教理科的修先生和教國文的華先生漸漸染了陳先生的習性，也是一下課坐一坐也等不及馬上就走了。而且他們正與陳先生合夥作同樣的事，在教員預備室裏，時時有零碎的「輸五元」「贏四塊」「一副清一色」等等的音響從他們嘴裏送出來，待叔雅走進去時，他們便寒蟬似地默着了。這就是個十分明確的證據。

叔雅躊躇再四，總覺一腔的憂慮不吐不快，並且傳染病治療得越早越好，終於請他們三個集在一起談話。他傾注十分的熱誠向他們說，不帶一點教訓與責備的意味。他說教育事業本身就是一件最有興趣的東西，要有興趣就得向牠的底裏鑽去；他說教師是人類的保護者，不單是不該有意地損害人家，更須隨時當心，不要無意中損害了人家；他又說為孩子們的前途着想，為自己的職務與尊嚴着想，希望改一改這一種習慣罷！他一壁說，心裏覺得酸酸的，幾乎要哭出來，他自己感動極了。

「本來是隨意玩玩的，」修先生為首回答。這就啓發了陳先生與華先生，他們也喃喃地說：「不錯，本來是隨意玩玩的。」

修先生繼續說，態度與聲調都是很遜順的：「現在經先生的提撕，我們才恍然覺悟，知道這件事是不該隨意玩的。從此以後，我們再也不願意做這等不該做的事了。」

陳華兩個又喃喃地說了一些「不錯」「是這樣子」的話，彷彿教徒對着神靈的懺悔。



叔雅的眼眶裏真個有幾滴淚珠子滲出來了，他感激得不可言說，輪流地握他們三個的手，又緊，又震動斷續地說：「日月之食，過去了，依然光明。我尊敬三位先生的光明！我們合着夥兒，永遠從我們的事業裏去尋無窮的興趣罷！」

這回事情過去之後，叔雅以為偶然的病症已經治好，憂慮是用不到的了。然而事實告訴他這僅不過是一種癡想。那三位先生依然是一下課就走，上課以前總不肯早來一刻，而上課時又總是一種心不在焉的神氣。並且其餘的幾個教師似乎也傳染了他們的性情，做什麼事只是把勁兒藏着不肯用；講書沒有從前那樣響了，討論沒有從前那樣動了，訂正練習簿沒有從前那樣快了；坐在預備室裏，不是默默地抽着香煙，寂寞地敲着桌子，便是兩三個人集在一起，談談閒趣事，這不是疫勢正在那裏蔓延開來麼？

這疫病也傳染到學生的身上了，體育會的運動只餘「踢高球」一種，因為這一椿只須由三五個高興的敷衍了場面，其餘就可以坐在楊柳樹下隨意談笑了。小新聞紙雖然還有得張貼出來，但是字體愈大愈潦草，遠遠望去，竟沒有什麼行款了；而又往往塗上些墨水與紅墨水的痕跡。農園裏的工作現在成爲散亂的奔跑了，他們不拿噴筒，不帶地鏟，也不看一看他們親手種下的東西。至於功課內的事情，在叔雅看來，也總帶着五六分遊惰的氣息。

不愉快的事情相續而來，正如波浪的疊生，使叔雅更覺得渾身是荊棘了。一天午後，他從街上經過，遇見一個不大稔熟的朋友，很奇怪，那個人站得遠遠地，鄙夷地笑着，要想說什麼話的樣子。叔雅也得得停步，隨便問：「近來忙罷？」

「不忙，一那個人隨口回答，却悄然的聲氣續說：『你看見了今天的地方公報麼？』他的眼睛斜睨

着，額頰上顯出幾條皺紋，這可見得他的話中有因了。

「沒有看見有什麼緊要的事件麼？」

「真醜呢！」那個人扮着鬼臉說。「你們學校的名譽掃地了，你將要不敢公然走出來了！」他搔着鬚邊，恍然有悟的神氣，又說：「原來你還沒有看見，那麼我不該來多嘴……沒有什麼……再會了！」他顛顛頭，舉步自去。

叔雅摸不着頭腦，似乎有什麼東西在心頭衝動，而周身也不舒服起來。他被人驅遣着似地逕奔一家代售地方公報的店舖，摸出銅子來向買一份。又是很奇怪的，他覺着那店中人的眼光注定着他，而且有點譏笑的意思。他想那人一定知道他就是名譽掃地的學校的校長了，禁不住臉上就熱烘烘起來；只得把報紙捲着，裝作沒事的樣子拿了就走，又彷彿聽得那人輕輕的一聲冷笑。

離開了那家店面，他匆忙地展開報紙來看。在第二張的一角，他看見那一則與學校有關的新聞了，是用五號字排的，不過佔五六行的地位，標題是「教員豔史」，牠的全文如下：

「某學校教員華某，小有才華，翩翩自喜，不甘辜負芳時，慣作風流韻事，近與銀錢巷某姓女結歡愛之新緣，效鴛鴦之雙宿，拋絳帳於腦後，抱朱顏於懷中，在彼固志滿計得，特不知教育當局會否有所風聞，且爲教育前途一置想也！」

叔雅看罷，心裏一陣難過，也不辨是驚是愧是憤；初不料還有這麼一樁不會覺察的可恥的事呢！兩年有餘的經營，無窮未來的希望，終身以之的興趣，幾個孩子的教育，差不多完全付於破敗的船，已在大海洋中沈沒了。生趣既盡，祇餘悵惘偷窺路上行人，彷彿全向他作鄙夷不屑的態度，於是更不敢擡起眼光來了。

這天他向夫人說起這件事情，並且說外間的風傳，固未必全屬可信，而現象越來越壞，前途很難設想，只有完全悲觀罷了。

他的夫人却笑着答他，不帶一點兒驚異與憂慮的樣子。她說：「事情倒確然可信呢。大約在一個月以前，李媽就從外邊聽得了消息，回來說學堂裏的華先生勾上了銀錢巷裏一家人家的小娘子，家裏娘子與他拌嘴，他就連家也不回了。這可見這件事知道的人很多，報紙上並非是亂載了。我因為你聽見了又要憂悶起來，所以你不提及時，我也不向你特地說起。」

「只有我一個蒙在鼓裏！」他悽然默歎。

「我常說你易於感動而缺少堅定的精神，現在又配得上這一句了，其實幹一件事，那有不遇到一些困難挫折的？才感得一點不如意，就是完全悲觀，那就終於不會有什麼成功了。依我想來，學校的現象漸見不好，可以察出牠的病根來，慢慢地把牠醫好。學生是待學校教育的，並不是改變不來的東西，儘可想些方法讓他們換條路走。教員是教育學生的，倘若不勝任時，儘可辭退了另行延請。這麼一想，前途總有辦法，說什麼完全悲觀呢？」

「我想想也只有這一著。」叔雅用趣味的眼光看着夫人的安定的臉，憤激的感情漸漸地淡薄了。但是他從種種方面籌想了一回之後，覺得辭退這件事並非是不用顧慮的。他很清楚知道前任校長以前那位顧校長的遭遇。

大約在五六年前，不知爲了什麼，顧校長把陳先生辭退了。陳先生認識這地方各色的人，他看見了人隨便顛頭或者應酬幾句話，人家也落得同他敷衍，一致稱他「陳先生」。這時候他却藉此大顯神通了。他到不論什麼地方，尤其是茶館和酒店裏，總是拉住別人先問：「你知道麼，我被那個姓顧的辭

退了！

別人或者說知道，或者說不會知道，他便義憤滿腔的神情，慷慨地說：「這還成什麼樣子！人家的孩子，他簡直看得同小貓小狗一樣，全不放在心上；他只知道領薪水，收學費。這等糊塗作事，我是合不來的。他也同我合不來，——我們差不多住在兩個國度裏，——所以他把我辭退了。其實就是他不辭退我，我也要走了。」末後他便帶着暗示的聲調說：「像我這樣，合則留，不合則去，倒也沒有問題。只是有孩子交給他去教的，不知道他的實況，却是這個樣子，那就糟不可言了！」

不到一個月的工夫，這個學校的腐敗竟成爲大衆共喻的事情了。他們當然沒有這等閒暇到學校裏去考查考查，但是他們儘多工夫來講起這件事情，而且材料越傳越多了一個說：「裏邊的二年級生，連『戌』字也不識，只認牠是申酉戌亥的『戌』字。」第二個說：「國文是校長教的，他自己就分不清楚這兩個字。」又一個說：「他要想賺錢，收了人家的書籍費，却發小字爛紙的講義，糊糊塗塗的油印，怎麼能分得清戌字與戌字的筆畫呢！」

像這樣衆口判定的罪狀差不多有幾十項之多，於是歡喜孩子的父親就把孩子領了回去，說：「與其被他誤事，不如在家裏溫習溫習，有機會再進別的學校罷。」別的父亲想想不錯，也叫自己的孩子退了學。有些孩子看着同學退學，回去要求他們的父母說：「現在大家說我們這學校是壞學校，讀不好書的，好些同學都告退了，我也不高興去了。」

顧校長看看學生去了一半，心裏不免憂憤；外面的風聲自然會逐漸傳來，想要辯解，又沒有具體的方法，最難堪的，他一走出學校，就彷彿進了仇敵的國土，只看見些冷酷譏諷與鄙夷的目光，又往往聽見背後尖刺一般性質的一聲「嗤什麼校長！」他受不住了，只得辭了職，離開這地方，回到自己的家。

鄉去。

接着顧校長的就是叔雅前任的校長，他是本地人。陳先生同時復了職，出去的學生大部分也回來了。

叔雅很明白這件事的經過與內裏，他想風波的起因往往是不及注意的地方，只待一發動，就不可收拾了。「假若陳先生把舊的把戲重演一遍呢？……雖然我不是顧校長，但是總有點……」他自己也十分模糊，終於想不清有點什麼，然而總覺得辭退這辦法須得鄭重致慮，又況想要辭退的不止一個人。

相反的意思却也時時要攪出來佔一個地位，以為這是絕對不用猶豫的，唯一的辦法就是先辭退陳修華三個。他想：「許多學生的託付，何等重大，豈能讓他們喫了虧回去，而且自己的孩子們總要有個好學校，（好學校不容易找呢，）比較有把握的自然親手辦的學校，豈能隨便地把他弄糟了！倘若不會覺察，或者已覺察而找不到病源，那也沒有法子。現在是覺察了，而且找到根本的病源了，如再因循下去，豈不是我一個人的錯失麼？良心指導着我，這種錯失是不該而且不願擔負的。」他又想着種種理想的計劃與實現了這些理想的快適，不禁興奮起來，只可惜齊腿攔着一些荆棘，不便拔脚便前進。於是又極自然地想到這個答案上去，就是絕對不猶豫地斬去那些荆棘。

兩種意念誰也不能爭勝，一起一落，循環不歇，却把好些時光送去了。學校裏還是這樣散漫與懈惰，沒有一點振作的氣象。

直到現在，暑假快到了，照例要發出各教員的繼任書。於是難題目來了：「寫是不能再延的了；對於那三個人，還是一例寫下去呢，還是不要致送，籍作一種表示呢？」他這樣遲疑的思想，又上了相反

的兩種循環起伏的老路，所以提起筆來又放下，終於不成逕直寫下去。

這時候聽得門上有指頭彈擊的聲音，叔雅把這些印就的繼任書納入抽屜裏，隨說：「請進來。」推門進來的却是修先生，他有點偻促的樣子，囁嚅地說：「先生有事罷？不應該來驚擾先生。」他站在門口，似乎就想退出去。

「沒有事，請在這裏坐一歇，」叔雅略微墊起身子，一手指着書桌右邊的一個椅子。

修先生才輕輕地把門關上，走到這椅子前，恭敬地坐了下來。停了一息，他婉轉地說：「本來也不來驚擾的，因為有一點關於功課的事務，是很重要的，必須同先生一商，才敢來驚擾這一回。」

「哦，哦，」叔雅不說別的，心裏却想：「居然是關於功課的事務？居然是很重要的。」這種疑念使他昏昏然起來，一時也料不出他將要說起些什麼，兩個眼珠子不自主地注視着他那個帶點狡獪的露出上排黃色的牙齒的笑臉。

「理科教授非比別科，」修先生略微挺一挺胸說，「牠最需要實驗，最需要實地觀察；這樣，才能使學生得到真確的知識。假若不去觀察，不去實驗，僅僅依據着書本來教來學，這種知識就等於齊東野語，一點不切實際，是沒有用處的。你先生也定然是這麼想的……」

「哦，哦，」叔雅顛着頭，一壁想：「說爛了的套語，做什麼特地來演述給我聽？」

「講到我們學校裏對於理科教授的設備，雖不能說不注意，但是實施起來，還時時有許多困難，教者的覺得寡趣固是小事，學生的不得實益却是大事。所以要請先生加增一些設備，顯微鏡是不可少的，必須購備一架；捕蟲的網兒不夠分配，希望添製十個；所有的人體模型太簡單了，最好換一個細密的，其餘餘隨後想起了再向先生說我想就是這幾樣添置了來，下學期的理科教授已是耳目一新了。」

「下學期」叔雅覺得這三個字特別激刺，他捷速地想，「你已準備着教下去麼？我正想不寫給你這東西呢！」他的經驗又告訴他，修先生這番說話，並非是中途振作的表示，不過偶爾想到便搭足架子來陳說，藉以見他對於功課並不是漠不關心的罷了。那麼怎樣答復他呢？這真是個艱難的問題。「先生以爲怎樣？這一點事情可以辦到麼？」修先生略微坐前湊近一點，叔雅滿臉的恭順待命的神氣。

「下學期總可以商量，」叔雅才一說出口，立刻感覺這個不大妥當，但是已經收不回來了。答應他總可商量，不就是表示下學期仍請他教理科麼？本來還是在猶豫之中，下一個決心，也許真個把他（學校的病菌）辭退了。現在是再不用什麼猶豫了，既已表示在先，總不能到後更改，只有與他繼續訂約罷了。他於是悔恨自己沒有隨機應變的才幹，又悔恨剛才不該延納他進來，讓他開口……

修先生將要起立的樣子，輕緩地說：「承先生允許了，覺得十分快慰。先生有事，也不敢多所絮聒了。」他恭敬地行了禮，開門自去。

叔雅看那扇門重又關上，迷夢似地想。「被他戰勝了！」便從抽屜裏取出這些印就的繼任書，提起筆來，在第一張寫上修先生的名字。這寫的動作差不多受的下意識的指揮，他的心思却浪花似地噴散開來，一陣接一陣，迅速且繚亂，無非是學校的腐敗，生趣的索然，孩子們的受不到好教育，前途的沒有一絲兒希望……

第二三張寫的是陳先生和華先生的名字；他頹喪地歎一口氣，便把其餘的也寫下去。

## 桃園

廢名

王老大只有一個女孩兒，一十三歲，病了差不多半個月了。王老大一向以種桃爲業，住的地方就叫做桃園——桃園簡直是王老大的另一個名字。在這小小的縣城裏再沒有別個種了這麼多的桃子。桃園孤單得很，唯一的隣家是縣衙門——這也不能夠叫桃園熱鬧。衙門口的那一座「照牆」，望去已經不現其堂皇了，一眨眼就要鑽進地底裏去似的，而照牆距「正堂」還有好幾十步之遙。照牆外是殺場，自從離開十字街頭以來，殺人在這上面說不定，王老大得了這麼一大塊地就因爲與殺場接壤哩。這裏倘不是有人來栽樹木，也只會讓野草生長下去。

桃園的籬牆的一邊又給城牆做了。但這時常惹得王老大發牢騷，城上的遊人可以隨手摘他的桃子吃。他的阿毛倒不大在乎，她還替城牆栽了一些牽牛花，花開的時候，許多女孩子跑來玩，兜了花回去。上城看得見紅日頭——這是指西山的落日，這裏正是西城。阿毛每每因了這一個日頭再看一看照牆上畫的那天狗要吃的一個，也是紅的。當那春天，桃花徧樹，阿毛高高的望着園裏的爸爸道：

「爸爸，我們桃園兩個日頭。」

話這樣說，小小的心兒實是滿了一個紅字。

你這日頭，阿毛消瘦得多了，你一點也不減你的顏色！

秋深的黃昏，阿毛病了也坐在門檻上玩，望着爸爸取水。桃園裏面有一口井。桃樹長大了的不算，又栽了小桃，阿毛真是愛極了，愛得覺着自己是一個小姑娘，清早起來辮子也沒有梳，桃樹彷彿也知道，阿毛姑娘今天一天不想端碗扒飯吃哩。爸爸擔着水桶林子裏穿來穿去，不是把背弓了一弓就要



挨到樹葉子。阿毛用了她的小手摸過這許多的樹，這一棵一棵的樹是阿毛一手抱大的——是爸爸拿水澆得這麼大嗎？她記起城外山上滿山的坟，她的媽媽也有一個——媽媽的坟就在這園裏不好嗎？爸爸爲什麼同媽媽打架呢？有一回一籬桃子都踢翻了，阿毛一個一個的朝籬裏揀。天狗真個把日頭吃了怎麼辦呢……

阿毛看見天上的半個月亮了，天狗的日頭吃掉了，到了這個時分，格外的照澈她的天——這是說她的心兒。

秋天的天實在是高哩。這個地方太空曠嗎？不，阿毛睜大了的眼睛叫月亮裝滿了，連爸爸已經走到了園的盡頭她也沒有去理會。月亮這麼早就出來有的時候清早也有月亮。

古舊的城牆同瓦一般黑，牆磚上青苔陰陰的綠——這個也逗引阿毛。阿毛似乎看見自己的眼睛是亮晶晶的她不相信天是要黑下去——黑了豈不連苔也看不見——她的桃園倘若是種橘子纔好，苔還不如橘子的葉子是真綠，她曾經在一個人家的院子旁邊走過，一棵大橘露到院子外——橘樹的濃陰儼然就遮映了阿毛了！但小姑娘的眼睛裏立刻又是一園的桃葉。

阿毛如果道得出她的意思，這時她要說不稱意罷。

桃樹已經不大經得起風，葉子吹落不少，無有精神。

阿毛低聲的說了一句：

「桃樹你又不是害病哩。」

她站在樹下，抱着籬筐，看爸爸摘桃。林子外不像再有天，天就是桃，就是桃葉——是這個樹嗎？這個樹，到明年又是這麼茂盛嗎？那時她可不要害病纔好！桃花她不見得怎樣的喜歡風吹到井裏去了她

喜歡她還丟了一塊石頭到井裏去了哩，爸爸不曉得（這就是說沒有人曉得）……

「阿毛進去，到屋子裏去，外面風很涼。」

王老大走到了門口，低下眼睛看他的阿毛。

阿毛這纔看見爸爸脚上是穿草鞋——爸爸走路不響！

「爸爸，你還要上街去一趟不呢？」

「今天太晚了，不去——起來。」

王老大歇了水桶伸手挽他的阿毛。

「瓶子的酒我看見都喝完了。」

「喝完了我就不喝。」

爸爸實在是好，阿毛可要哭了！當初爲什麼同媽媽打架呢？半夜三更還要上街去，家裏喝了不算，還要到酒館裏去喝，但媽媽明知道爸爸在外面沒有回，也不應該老早就把門關起來——媽媽現在也要可憐爸爸罷。

「阿毛，今天一天沒有看見你吃點什麼，老是喝茶，茶飽得了肚子嗎？我爸爸喝酒是喝得飽肚子的。」

「不要什麼東西吃。」

「爸爸，我們來年也買一些橘子來栽一栽。」

「買一些橘子來栽一栽，你曉得你爸爸活得幾年？等橘子結起橘子來，爸爸進了棺材。」

王老大向他的阿毛這樣說嗎？問他他自己也不答應哩，但阿毛的橘子連根拔掉了，阿毛只有一雙

瘦手剛纔，她的病色是橘子的顏色。

王老大這樣的人，大概要喝了一肚子酒纔不是醉漢。

「這個死人的地方鬼也曉得騙人，張四說他今天下午來，到了這麼時候，影子也不看見他一個！」

「張四叔還差我們錢嗎？」阿毛輕聲的說。

「怎麼說不差呢？差兩吊。」

這時月亮纔真個明起來，就在桃樹之上，屋子裏也鋪了一地。王老大坐下板登，說草鞋。阿毛伏在桌上睡哩。

「阿毛，到牀上去睡。」

「我睡不着。」

「你想橘子吃嗎？」

「不。」

阿毛雖然說栽橘子，其實她不是想到橘子樹上長橘，一棵橘樹罷了。她還沒有吃過橘子。

「阿毛，你手也是熱的哩！」

阿毛——心裏曉得爸爸摸她的腦殼又捏一捏手，枕着眼睛真在哭。

王老大一門門把月光都門出去了。門了門再去點燈。

半個月亮却也對着大地傾盆而注。王老大的三間草房，今年蓋了新黃稻草，比桃葉還要洗得清冷。桃葉要說是在一個大池子裏籬牆以下都湮了，葉子是剛湮過的地面到這裏很是低窪，王老大當初砌屋，就高高的砌在桃樹之上了。但屋是低的，過去都不屬桃園。

殺場是露場，在秋夜裏不能有什麼另外的不同。「殺」字偏風一般的自然而然的向你的耳朵吹，打冷噤，有如是點點無數的鬼哭的凝和巴不得月光一下照得牠乾，越照是越溼的，越溼也越照，你不會去記問草，雖則溼的就是白天裏極目而綠的草——你只再看一看黃草屋，分明的蜿蜒着，是路，路彷彿說他在等行人。王老大走得最多，月亮底下歸他的家，是慣事。不要怕他，一脚踏到草裏去，草露溼不了他的脚，正如他的酒紅的脖子算不上月下的景致。

城垛子，一直排，立刻可以伸起來，故意縮着那麼矮，而又使勁的白，見衙門的牆，簇簇的瓦成了烏雲，黑不了青天……

這上面爲什麼也有一個茅草屋呢？行人終於這樣免不了出驚。

茅屋大概不該有。

其實，就王老大說，世上只有三塚草房，他同他的阿毛睡在裏面，他也着實難過，那是因爲阿毛睡不着了。

衙門更鑼響。

「爸爸，這是打更嗎？」

「是。」

爸爸是信口答着。

這個阿毛快爽，深夜響鑼，她懂得打更，很少聽見過打更，她又緊緊的把眼閉住，她怕了！這怕，路上的一塊小石頭恐怕也有關係，聲音是慢慢的度來，度過一切，到這裏，是這個怕。

接着是靜默。

「我要喝茶。」

阿毛說。

燈是早已吹熄了的，但不黑，王老大翻起來摸茶壺。

「阿毛，今天十二，明天後天十五我引你上廟去燒香，去問一問菩薩。」

「是的。」

阿毛想起一個尼姑。什麼廟的尼姑她不知道，記得面孔——尼姑就走進了她的桃園。

那正是桃園茂盛時候的事，阿毛一個人站在籬牆門口，一個尼姑歇了化施來的東西坐在路旁草上，望阿毛笑，叫阿毛叫小姑娘。尼姑的臉上盡是汗哩。阿毛開言道：

「師父你吃桃子嗎？」

「小姑娘，你把桃子我吃嗎？——阿彌陀佛！」

阿毛回身家去，捧出了三個紅桃。阿毛只可惜自己上不了樹到樹上去摘！

現在這個尼姑走進了她的桃園，她的茂盛的桃園。

阿毛張一張眼睛。

張了眼睛是落了幕。

阿毛心裏空空的，什麼也沒有想，只曉得她是病。

「阿毛不說話一睡就睡着了。」

王老大就閉了眼睛去睡。但還要一句：

「要什麼東西吃明天我上街去買。」

「桃子好吃。」

阿毛並不是說話說給爸爸聽，但這是一聲霹靂！爸爸的眼睛簡直呆住了，突然一張，上視屋頂。如果不是夜裏，夜裏睡在牀上，阿毛要害怕，她說了一句什麼叫爸爸這樣！

桃子——王老大爲得桃子同人吵過架，成千成萬的桃子逃不了他的巴掌，他一口也嚼得一個，但今天纔聽見這兩個字。

「現在那裏有桃子賣呢？」

一聽聲音，話是沒有說完，慢慢却是：

「不要說話，一睡就睡着了。」

睡不着的還是王老大。

窗孔裏射進來月光。王老大不知怎的，又是不平，月光居然會移動，他的酒瓶放在一角，居然會亮了起來。王老大怒目而視。

阿毛說過，酒都喝完了。瓶子比白天還來得大。

王老大恨不得翻起來，一腳踢破了牠，世界就只是這一個瓶子，踢破了什麼也完了似的。

王老大挾了酒瓶走在街上。

「十五，明天就是十五，我要引我的阿毛上廟去燒香。」

低頭喪氣的這麼說。

自然，王老大是上街來打酒的。

「桃子好吃。」阿毛的這句話突然在他的心頭閃起來了，——不，王老大是站住了，街旁歇着一擔

桃子，鮮紅奪目得利害。

「你這是桃子嗎？」

王老大橫了眼睛走上前問。

「桃子拿玻璃瓶子來換。」

王老大又是一句：

「你這是桃子嗎？」

同時對桃子半鞠了躬，要伸手上去。

桃子的主人不是城裏人，看了王老大的樣子，一手捏得桃子破，也伸下手來保護桃子，攔住王老大的手——

「拿瓶子來換。」

「拿錢買不行嗎？」

王老大擡了眼睛問，但他已經聽得背後有人嚷——

「就拿這一個瓶子換。」

一看是張四，張四笑嘻嘻的捏了王老大的酒瓶——他從王老大的脅下抽出瓶子來。王老大歡喜極了，張四來了，幫同他騙一騙這個生人——他的酒瓶那裏還有用處呢？

「喂，就拿這一個瓶子換。」

「真要換，一個瓶子也不夠。」

張四早已瞧見了王老大的手心裏，有十幾個銅子，道：

「王老大，你找他幾個銅子。」

王老大耳朵聽着裏說，簡直是在自己桃園賣桃子的時候一般模樣。

「我把我的銅子都找給你行嗎？」

「好好，我就給你換。」

換桃子的收下了王老大的瓶子，王老大的銅子張四笑嬉嬉的接到手上一溜煙跑了。

王老大捧了桃子——他居然曉得朝回頭的路上走桃子一連三個，每一個一大片綠葉。王老大真是不敢擡頭了。

「王老大，你這桃子好。」

路上的人問王老大只是笑，——他還同誰去講話呢？

圍攏來四五個孩子，王老大道：

「我替我阿毛買來的，我阿毛病了要桃子。」

「這桃子又吃不得哩。」

是的，這桃子吃不得，——王老大似乎也知道，但他又低頭看桃子一看，想叫桃子吃得。王老大的歡喜確乎走脫不少，然而還是笑——

「我拿我阿毛看一看……」

乒乓！

「哈哈，桃子玻璃做的！」

「哈哈，玻璃做的桃子！」



孩子們並不都是笑，——桃子是一個孩子撞跌了的，他的小小的心兒沒有聲響的碎了，同王老大雙眼對雙眼。

選自小說月報

## 梔子花球

趙景深

是寂靜的夏午。窗幔低垂着，好像一個默禱的少女。盤香篆盒裏透出催眠的香縷，鼻鼻地蠕動。牀頂的一個用篾和鐵絲穿成的梔子花球已經快要萎謝了！在這樣的霧圍氣中，牀上睡着一個久病的小母親。她的面色枯黃，彷彿秋天的落葉。她呀，她是爲了擔負人類最大的使命而犧牲快樂的呀。

只聽得嬰兒的爸爸拿湯匙攪和着藥的聲音。

「我的易兒呢？」小母親迷糊地譫語着。

他手裏拿着湯匙和藥杯，輕輕的腳步走向牀邊，微微的撫了撫她的身子說：「安靜地養養神罷，你的易兒也在他祖母的懷裏睡熟了，我在替你調藥呢。」

歇了一會，她勉強支着左肘，無力地從他拿着的藥杯裏啜了一口便即躺下，後來又照樣的起來啜了一口。第三次支撐着起來時，擡起一雙天真的，失神的眼，睜得很大很大，右手急急的拉着他的臂膊說：

「恐怕總是個爲難罷？」

「且吃藥，莫爲別的煩惱。」他低着頭，竭力掩飾他的悲苦。

「你叫我怎麼吃得下呢？我的生命就是易兒，易兒有什麼長短，我是不願再活在這世上的。我們總

得替易兒僱個乳娘纔好。」她蹙着眉說。

「且吃藥乳娘我自有方法去僱。」他這樣哄着她吃了藥。

她靠在高高墊着被褥的枕上苦笑着說：「說呀，你有什麼法子那裏來的錢呢？」

「……」坐在牀沿的他只是低着頭。

「媽媽呢，年紀這樣大了，養大了兒子，還要她撫養孫兒，真是罪過！我們做小輩的，心裏不安得很呀！況且我們家裏又不曾僱娘姨，媽媽又要領易兒，又要做粗事，那裏忙得過來？我又偏偏產後得了重病，纏綿了兩個多月，一直到如今不曾痊愈。奶呢，易兒吃了兩天就乾了人呢，是爬不起來。不然，真要自己來領易兒，一切事都讓媽媽做，真是太過意了呢。」

他想起他母親的狼狽情形來。剛剛把鍋放在洋風爐上，油放好了，鯽魚也放下了，預備拿着鏟子去炸的時候，忽然睡熟在牀上的易兒醒了，哇哇的哭個不了，他爲了要賣文爲活，不能放下筆來抱兒子，她又倒在牀上爬不起來，這真可把做祖母的窘壞了；有時吹熄了火，有時只好聽憑易兒去哭。她只有兩隻手，丟下這個也不行，放下那個也不行。

「是呀，他真狼狽極了，大約乳娘無論如何是不能不僱的了。」

「錢呢？那裏來的錢呢？我聽人家說，上海乳娘不容易僱，要先付三個月的工資。上工以後，還要做衣裳給她穿，好吃好用的。」她說。

他沈吟了一會。「那麼僱個娘姨罷。易兒只好暫且仍由他的祖母看護，這樣或者媽媽不至於過分忙碌了。」

「要僱自然是僱乳娘好，易兒成天的吃牛奶總不及人奶來得滋養。鄰家的阿歡不是幾個月就長

得白白胖胖的麼？只有我們的易兒是這樣的瘦弱！唉！僱娘姨也好罷，總比現在的情形好一點。媽媽也夠勞苦了，半夜裏總是被易兒哭醒，睡眼朦朧的起來替易兒沖牛奶，可是僱娘姨的錢你有麼？」

「這倒還容易，好在試工三日以後，她纔要錢。」

是黃昏的時候，被綠紗罩着的電燈發出幽寂的光。小母親仍睡在牀上，他坐在牀沿看書，祖母抱着易兒坐在窗前。頭兒一點一點的，嘴裏雖仍模糊的哼着催眠歌，而被催眠的倒快要是她自己了。

一切都在夢幻的靜境裏。

突然轟的一聲衝破了靜境，使得他拋開了書，瞪呆了眼，又聽得窒塞着的，哭不出來的小兒啼聲，嚇得帶病的她很快的爬起來抱緊了他的腰顫抖。原來疲倦了的祖母睡熟了，不自覺的易兒便從她的臂上滑到地板上去了。

她哭泣了；不是他阻止着她。她一定要下牀來看看她唯一的生命易兒究竟是怎樣了。

好心的鄰人聚了攏來，擠滿了一間本已堆滿箱籠什物的小房間。

「啊呀，眼睛是閉着的呢。」一個驚詫的聲音。

「讓我去看看呀，不要拉牢我的臂膊。」那邊牀上的小母親哭嚷着。

「啊呀，跌得這樣重，他失去了知覺呢。」又一個冒失的聲音。

「讓我去看看呀，讓我去看看呀！」小母親越加哭泣了。

梔子花球搖搖欲墮的顫抖着。

易兒幸虧得沒有什麼意外。

「天可憐見着呢，」她說。

他不得不立刻到薦頭店請娘姨了。但他的衣衫先就使娘姨看不起，娘姨穿得齊齊整整，一身灰色的紡綢衫褲。

「先說好了，飯我是不做的，」說時把嘴一撇，頭兒一偏，「針線倒可以做。」

「好好，飯就不要你養罷，」急於用人的他只好答應，心想多少總可以替媽媽分一點勞。

於是娘姨隨他到了家，立在房門口。

「飯不養，小孩的尿布是要洗的。」她急急的說。

「尿布我可不洗，」娘姨連連的搖着手，腳還沒有站得穩，看看這箱籠什物亂堆着的小房間，彷彿有什麼豺狼追趕她似的，很快的，很快的一瞬間就跑了！

他和她默默相對無言，良久良久彼此的眼睛模糊得看不見彼此。怕不是窗幔低垂着的緣故，遮蔽了光罷？怕不是香縷繚繞着的緣故，薰迷了眼罷？

梔子花球披上夜神的黑紗了！

選自小說月報

## 流 浪

王以仁

徑三：

再想不到我的運命竟會蹇滯到這步田地！我滿心期望着我這回到杭州以後到你那邊來寄住，至少我的生計問題你能夠爲我負了一部分的責任；那末我也可以不再和在上海時一樣的接連着挨了兩三天的飢餓了。啊！徑三！那知道我這被運命鑄定了一生要永遠過着窮困生活的人，竟然會在我

到杭州的前四天你已經離開了杭州啊！我真不知前生和飢餓之神結了什麼不解的緣分，竟然會一刻不肯和我相離，竟然成了我的妻室一樣，永遠追隨着我，你只須看我這封信中的字迹，是這般瘦削而潦草，便可以想到寫信的人是變成如何模樣的了！

不知我的人格和境況的人，老是說我愛拿紙筆來發些無謂的牢騷，其實這樣隨便的寫了一封信和一篇文章，那里會說得盡我心頭含蘊着無盡滅的悲苦呢？我三我心中含蘊着的悲苦若讓我盡量的發洩出來，恐怕整整的寫了一個多月也還寫不完全，而且我的筆力也有些描寫不出，而且而且我還有這許多閑暇的工夫來舒洩這些無謂的牢騷嗎？我三我一生的精力完全用在謀衣謀食的生活問題上面，那里——啊！那里還想到什麼牢騷不牢騷呢！

那天我從四等車的車室裏面走出來時，車站裏面的鐘指示我已經有四點多鐘了，驗票的人像監獄中的牢頭一樣惡狠狠的監視着出去的人，我看見他那副兇惡的情形，心內不期然而然起了一陣無名的跳蕩，臉頰也覺得在微微的發燒。雖然我知道我的車票是放在袋裏不會丟落的，可是我的心總不免要起了無形的慌張，右手不知不覺的插入袋中一摸，幸而事實不致像我以前預料着的那麼危險，於是我纔把懸掛着和吊桶一樣的心兒放了下來。我左手提着一個僅有的布包，右手在袋中摸着那張剪了幾個缺的車票，雙目無神的注視着如潮的人海，一個個向口外走去，自己懶得和那些懷抱無限勇氣的人去爭先，獨自在站內徘徊了一回。站內的警察不知是看重了我斯文的模樣還是看輕我襤褸的情形，我過敏的神經老是覺得他們在特別注意的監視着我，脆弱的心靈覺得和犯了重罪一樣的在忐忑着，却又不能不故意裝出嚴重自然的樣子，使那些監視着我的警察深信我不是一個作壞事的歹人，差不多在站內逗留五六分的工夫，那些挑着行李的旅客纔傾盆到底似的走

完了。漫無目的的在站內徘徊着的我，經了站警的提醒，纔想到了現在我應該出去了。右手儘管在袋裏玩弄着車票，兩腳如受了別人的牽引一般的走到了站口，若不是那收票的人向我討票時，差不多把袋中的車票一直帶出來了！啊！我的腦筋不知受了什麼東西的刺激，竟會沈迷到這般朦朧的地步！

走出了車站，第一樣使我難以應付的事情便是迎面而來的車夫。他們全不想像我穿着這樣襤褸的衣服的人，究竟有沒有坐起車子的福分啊？徑三像我這樣的人最好是自己替別人去拉車，或者還有點相像我那里有這許多餘裕的錢，供給我的兩腳享福呢！不知趣的車夫看見我那默不作聲的情形，以爲我是一個新出門的人，愈覺輕蔑的追隨着我糾纏。素來不善說話而且又值落拓時候的我，真彼他們鬧得腦筋昏亂起來了。最後我用一副猙獰的臉孔拒絕了糾纏着我的車夫，也不去管他背後在喃喃的說些什麼，便茫然的走去尋你了。

一陣陣迎面而來的朔風把馬路上的泥沙吹起，我緩緩的在路上走着和在黑霧中迷行着的一樣。初冬的晚景在四點半鐘的時候就有些黑暗的樣子。在灰塵中進行着的陽光投射在路旁的牆上，使我想到了我灰色的命運，我心中覺着我雖在年青的時候已經領受到暮年垂死的悲哀，眼眶中不知不覺的有些潤溼起來，便獨自顧影自憐的嘆了一口氣。啊！徑三！你知道我這霎時間心理的變化是如何的難受呀！我勉力想在腦裏構造起許多空中的樓閣來安慰我飄泊不寧的靈魂。可是我無論怎樣的抑制，怎樣的自譬自慰，我的計畫總歸失敗。徑三！空中樓閣一般的快樂，那里會敵得過實地所受着的切膚的痛苦呢！

茫然的在這樣想着走着，沉默的心靈如入了睡眠的狀態，四圍一切的景物都沒有一絲留在我的腦底。等到我走到一座橋畔時，噹噹的鈴聲和車夫的吆喝聲纔把我從沉醉般的迷恍中喚醒。我擡起

頭來一看，意識漸漸的明白轉來。啊！我真不知那時受了什麼惡魔的搬弄，我應該向西方去找尋你的住所的，竟然誤走了北方。這種惘恍的舉動連我自己也要癡癡的發笑。

天外飛來的奇禍真使我難堪極了；當我走到你的住所求訪你的時候，那門者說你已經在四天前因為接到了家中的電報回到台州去了。啊！徑！三！我在一禮拜以前收到你叫我來杭的信，我纔決定到這邊來的。你既然接到了家中的來電要回去，爲什麼不早幾天寫信來通知我，我也可以不致於這樣驟然的到了杭州。我雖不能說你是在騙我，但是使我到現在還沒有確定的棲止的地方，我又怎能不埋怨你那封信誤了我呢！徑！三！我在火車中受了一天的勞頓，一天的飢餓，已經是非常的使我難堪了；滿心期望着到你那邊吃一頓飯來飽飽我這多時沒有飽過的肚皮，啊！那里知道我這最小限度的希望也會像胰子泡一般的破滅了呢！

飄然的從你的住所走了出來，獨自一人走上了湖濱公園裏面的草地坐着。太陽血盆似的陷入了西南角的山凹上，湖水也放出垂死時候的迴光一樣慘紅的顏色。湖中的小艇受了水波的衝動發出沉吟的聲音。樹上的歸鴉噪着好像是嘲笑我沒有歸宿的命運，又像是在哀弔我飄泊無依的苦楚。腹內像舞臺上鼓聲一般的喧鬧起來，我的眼前只覺得一陣陣的發黑。我想到了吃飯的問題，又想到了住宿的問題，好像兩條極粗的柴繩一樣的紋住了我的腦筋。在杭州本來還有幾個同鄉和幾個親戚住在這邊的；但是我還有一絲的勇氣去找尋他們，向他們哀哀的乞求嗎？雖然他們之中有幾個是我在中學時候的同學，雖然那時候他們因有求於我曾和我稱過知己的朋友，但是——啊！徑！三！現在他們是專門學校裏面的學生了！現在他們是用金錢建築起和我高低不同的地位了！他們的未來正似光芒萬丈的朝陽，正似聲勢洶湧的狂濤，總而言之，他們都是擔負着社會上的重責的未來偉人。

我呢——啊！三我雖曾經作過幾年的中學教員，雖在雜誌裏面發表過幾篇不成材的文章，啊！現在却只落得東奔西走的在外面飄流着，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中學教員的頭銜能夠像精美的華筵華麗的衣服一樣的可以供我吃著嗎？不成材的文章能夠像莊嚴的高樓大廈一樣的供我住宿嗎？而且我還在四等車裏面經過了一天，我的臉色究竟污穢到什麼地步還不知道，而且我身上穿着一件灰色的單袍，已經整整的有一個多月沒有洗過了，還有頭上三個月來沒有剪過的鬆鬆的亂髮，襯托着我這副橙黃色的臉孔，直和舞臺上的弔殺鬼一樣的難看。啊！三像這樣情形的我，那里還可以去見我那些同鄉的未來偉人呢？用不着他們親自來拒絕，就是為他們守門的狗看見了我這襤褸的人，也要像戒嚴時代的軍署的門警一樣嚴守着不許我進去了。

你既然已經回家，你的住所當然是不能允許我寄宿了；我那些同鄉和親戚又不敢去找尋他們；難道我就挨餓忍凍的在這草地上露宿嗎？啊！三在上海的衙堂門口過夜的情形又重復侵入我的記憶中了。想起我那時被旅館的主人驅逐了出來，獨自跑到荒郊上去實行自殺又沒有做成，抽緊肚皮沒有飯吃不用說是當然的事情，我也不曾為這問題發慮過一次，但是一到了黑暗的夜幕緊緊的從人家的炊煙上罩了下來，我的憂慮也和路旁的電燈一樣的在我的胸中燃燒起來了。在白晝的時候雖然沒有一定的棲止，我還可以學那些風雅之士一般的到荒郊去徘徊，我也可以學那些無事的忙人一般的在馬路上奔跑着。只是在悲風嗚咽的黑夜，淒涼的荒郊不能再容我駐足；在馬路上奔跑了幾個整夜，我不是一個生鐵鑄成的人，當然也沒有這般毅力。於是我只能為寂靜的衙堂門口的地上，作為我最好的住所了。啊！三你可會知道我在這樣不堪的地方逗留着還要被守門的人和警察的驅逐嗎？啊！三我至死也還忘記不了的就是在一個風雨連宵的晚上，我也同樣的寄住在一個



衙堂的門口。霏微的雨絲輕輕的洒在地上，路旁的電燈照着正如棺木旁邊照着的油燈。我冷清清的靠在鐵門的外面，心疑我自己已經被鬼魂鉤捉到冥界中去了。盡力把身體縮成一團去抵禦那不可抵抗的涼意。微雨隨着斜風有時一絲絲的潑到了我的身上，我的心覺得非常寒冷的戰慄起來；我恨不能把堅固的鐵門打破，啊！徑！三！可憐我那時就這樣的度過了一夜！可憐我那時就這樣穿着被微雨噴溼了的衣服在風雨之中度過了一夜啊！那知道這樣不堪的情形又要光降到我的頭上來了！西子湖濱的露宿縱然比上海的衙堂門口好得多多，啊！徑！三！怎奈何陣陣的朔風儘管惡狠狠的向我撲擊呀！怎奈何嚴冷的夜氣刺刀也似的襲擊着我的身體呀！啊……

不知是誰提醒了我，我想起我只得到旅館中去暫住一夜了。我便慢騰騰從草地上走了起來，一面在計算着我身邊所有的金錢，一面橫過了馬路走到旅館中去。

大概是我的情形太來得奇怪了，當我走進環湖旅館去問房間的時候，旅館中的帳房茶房和住客都很吃驚的注視着我，我不禁紅起臉來。啊！像我這樣落魄的情形原不該到這樣大的旅館中去討個沒趣。不過我既然走了進來，索性現出格外自然的樣子免了他們無謂的疑心。一種勇敢的氣慨鼓勵着我，也不去管茶房的驚奇不驚奇，當我洗過臉以後，我便叫茶房去喊來了一盆燒魚和一盆牛肉，又要來了二斤紹酒去喝得一個痛快。我想若能因沉醉過度打破了電燈的玻璃，我便可以觸電而死，倒也是一件大快人意的事情。

受了二斤紹酒的恩惠，我去開了一切使我苦悶的情景，不知在什麼時候我竟然沉沉的醉倒在床上了。等我從迷糊的睡鄉中醒了回來，電燈的光線還沒有熄滅。慢慢的坐起來伸了一個懶腰，呆看着白壁上掛着的日歷出神。身上的衣服已經解開了鈕扣卻還沒有卸下。無聊的感想慢慢的又引起了

我的悲懷。從那日歷上我想起了我從離家至今已足足的有三個多月了。在這三個月裏面我遍嘗了從來沒有嘗過的苦痛，在這三個月裏面我真實的感受着人類互相凌侮的真相。啊！我又回想到沒有喝酒以前旅館中叫我填寫那張名單的拮据的情形了。我雖然在上面寫上了一個假的姓名和籍貫，當他們要我在那張表上填寫着我的職業和來杭的目的時，我真是目瞪口呆的呆住了。經三我想在職業的下面填上了失業，在來杭目的之下填上了餓飯兩字。但是我的手無論如何也不肯寫下去。經了茶房的再三催促我終忍淚寫上了流浪和遊湖的名目。在名士的眼中看來，或者以為我的職業和目的都是含有豐富的詩趣的。在我呢，這幾個簡單的字的裏面，包含着多少的感傷和悲苦的往事呀！

酒力還沒有從我的腦裏退盡，我從床上站起來時沉沉的腦壳依然還有一點發昏，來回的在房內走了一回，又呆呆的倚在桌前出神，無意中看到了壁上粘貼的一張旅客須知單，知道這一夜的旅館費須付一元二角的大洋。啊！徑三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了！我的袋裏已經只剩下二元大洋和幾十個銅板，那裏能夠付得清這巨款的房費和飯錢呢！啊！我為什麼晚上要衝了惡神一樣的走進這樣大的旅館中來呢？我為什麼晚上要這樣擺起架子來大飲大食呢？啊啊！我初到的時候不是連一角錢的車子都不肯坐的呢？我昨天不是爲了半元多錢起見坐在豬圈一般的四等車內來的嗎？啊啊！我身邊的幾元錢不是拿我的箱子和鋪蓋當來的嗎？徑三我想不到竟爲了一時的糊塗，遭逢着這般重大的打擊。明天怎樣的能夠從這旅館中走出去呢？這簡單的問題竟在我的腦裏纏繞着，使我眼睜睜的不能入睡。我想把我身邊那唯一的布包裏的衣服去當了，只是這些衣服都是些殘碎不全的布衣，能夠當得起多少錢呢！那雙前穿後破的皮鞋，就是捨給了叫化子也要嫌牠太破，難道也可以拿去當了的嗎？到同鄉的朋友或是親戚那邊去借掙啊！我深怕他們見都不肯見我了，那裏還好開口向他們

借錢呢？旅館的錢就是一個老住的房客，也是不能拖欠的，何況我是初到這裏的人呢！如果因為沒有錢可以付清房費，旅館不許我出來，我就在裏面再住了幾天，那末我不是負了更大的債款嗎？啊！旅館的主人如果能夠因我抗不付錢而把我送入警署，我倒也可以不愁沒有寄宿的地方了。啊！徑三，難道我當真要實行我最後的決定了嗎？我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設想呢？

事實竟然又出於我這層出不窮的理想之外。我當時擬好了的許多計策，竟一一的被我自己駁破，就是最後的決定也沒有實行。啊！徑三，我回想當日脫險的情形，至死也要覺得這是我一生最大的污點啊！啊！任教地球有破裂的一日，我那奇異而不可磨滅的羞辱，至終還要保存着不容洗雪！就是今日我在這張信內向你懺悔，徑三，我誠恐我懺悔不了我的罪惡呢！

次日起來以後，恐怖的微菌佈滿了我的全體。層層迭起的思潮和昨夜一樣的在惱裏迴旋。絞枯了我的腦髓也想不到一條完滿的解決法。眼看着梳妝臺上的鏡子，瞧見了我眼眶的下面，微微的有些浮腫起來。口內像含着黃連似的覺得難過。當茶房送臉水進來時，過敏的神經覺得那茶房露出輕蔑的臉色，似乎他已經知道我心內在躊躇的事情。我一面在洗臉一面看他替我摺被，我好像受了上帝的啓示一樣的已經想出了解決的方法了。啊！徑三，一霎時救急的計畫便留下了我一生洗濯不了的敗德啊！徑三，我到現在纔相信金錢制度真是萬惡的根源了。當那茶房走出去以後，我悄悄的掩上了房門，緊緊的把牠拴好。啊！我開始作起犯罪的事了！我把布包裏面的衣服悉數的穿上了身上，再把放在床上的一對枕頭包入了那方布內，依舊放在桌上當作我的布包。便開了門出去，又囑咐茶房叫他好好的看管我那布包，顯出我不是逃走而是要重來的樣子。徑三，我就這樣蒙住了別人的眼目偷逃出來了！

我趁着騙了人家的得意對着湖山高笑了幾聲。我只拋棄了一個布包，騙來一頓酒飯，騙來了一夜安穩的住宿，我的急智比別人高出了幾倍，深深的自引以為幸。徑三，我不知那時的廉恥已經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難道我幾年來所受的教育只造成了一個騙人的人格嗎？自幸的思想漸漸被慚愧的思想遮蓋住了。感情和理智到現在還為着那件事情在我的心中交戰。自責的心還不及自己寬慰的心來得強盛。我想無論誰到了我這樣窮困的境地總會做得出我這樣合乎情理的事情。徑三若是我有好好的職業叫我去服務，我何至於這般無賴呢？

我從那天到今天，深恐我的形跡被旅館中的人看到，使消聲匿跡的隱在西湖的山裏不敢出去。在一天的清晨我無意中走到岳墳的前面看張貼着的報紙。啊！我那天所作的事竟然在報紙上面的新聞中用我的假名登出來了。那個專門尋人短處的記者還在小評裏面說了幾句教訓式的諷刺話。他說我這種舉動沒有人格，他說我在職業項填上了流浪二字，顯然是一個流氓。他說我就是沒有錢也應該好好的向旅館主人去說明，不該這樣騙神騙鬼。他又說像我這樣擾亂社會秩序的人應該受警署的干涉。啊！徑三我想那記者若是他自己也沒有錢的時候，斷乎不肯說出這樣輕如浮雲的話的。徑三我想那記者如果留心社會的秩序，如果有誠意去研究社會問題，他也不會說出這樣似通非通的話的。啊！失業的人雖不能得到一般人的憐憫和同情，但是負有指揮社會的責任的新聞記者却也不應該這樣輕薄唇的指責別人的呀！

在上海若是煩悶起來的時候，老是說上海沒有高山曠野供我去高歌長嘯，不想現在在這樣秀麗的西子湖頭，也和喧囂的上海市中一樣的令人感到不快。我每天在枯樹下憑弔那紛飛的落葉，這些充滿詩意的地方卻一絲也減不了我滿腔的悲憤，有時竟會引動了我使我悽然的墮淚。其實像我

這樣窮困的人，只有煩悶是我良伴，快樂不過是不可企及的幻想吧了。

西湖終究是和我理想中的西湖一樣的幻美，——露宿在西湖的山上終究比上海的街堂門口是有兩種不同的情形。若是說一個比喻，我以為西湖的露宿是和咀嚼着桂子一樣的有一股清香的氣味，而上海的街堂們口却如咀嚼着腐爛了的柿子一樣的惹人口臭。我在杭州除那夜住過旅館以外，天天都是一樣的在各處亭中寄宿着。那是三天前的事了。我在小館子裏面吃了一碗陽春麵和幾隻包子出來，欲圓未圓的月亮寂沈沈的照在路上，幾顆疎星像女子的黑眼睛一般的在青碧的天空中隱現着。我走過了岳墳，一直跑到了葛嶺的山脚，習習的西風從背後把我二寸多長的亂髮吹得搖搖欲墜。道旁的樹影淒清的在月下和電燈光下婆娑的舞着，使我在靜夜中覺得有無限的陰森森的鬼氣。口中在念着不入腔調的長生殿裏面補恨的幾節曲子，一面足不停留的向嶺上走去，驟然的有一種幽咽的聲音把我的靈魂捉去了。我疑心那種幽咽的聲音是風掃敗葉的聲音，或是山中的女鬼在月下發出悲嘆的嗷氣。那聲音的微妙直和在月下飄忽着的游絲一樣的輕盈。徑三我當時和受了催眠一樣的失去了一切的知覺。我忘却了我平日所嘗過的痛苦，我忘却了我失業以後所感受着的肌餓的情形，我忘却了我的身體是這般污穢的身體，我忘却了那淒清的月色，那婆娑的樹影。啊！徑三我那時覺得全宇宙都瀰滿那幽咽而微妙的聲音了，我覺得那一丸生鐵似的月亮在含笑着，金剛鑽一般的疎星也跳舞起來了。

我追逐着那幽咽的聲音向前尋去，聲音愈聽得清楚愈加沁入了我的心靈。若是我的知覺不是被牠奪去，我那時定要大笑或是在狂哭起來了。最後我在墳前尋到了一個頭髮和我一樣鬆鬆，衣衫一樣

樓樓的男子坐在那邊吹着洞簫。啊！三！我不想在這種地方竟然尋到和我同調的人。當我走進了墳堂，嗚咽的簫聲劃然停住了。那人睜圓着兩眼釘視在我的身上，我真如催租客一般的敗人詩興了！他和我默然地相視了十幾分鐘，又撫弄了一回洞簫，然後和我交談起來。他知道我是一個落魄的文人，知道我失了職業在外過着流浪的生活，便深深的爲我嘆了一口悲酸的苦氣。後來他和我說話說得漸漸投機起來了，他便伴着我一同走上了初陽台去度夜。我告訴他我這幾年飄泊的情形，他也把他半生的悲苦向我細說。啊！三！那晚上可算我平生和不相識的人暢談肺腑的第一次了。他的故鄉離開了杭州有三千多里的路程，他家中只留着白髮婆婆的祖母，他離開他的祖母的原因是受了鄉間的父老的驅逐。他有一個年青的堂分的姑母，和他發生了不可分解的愛情，這種逆倫的舉動震動了全村的社會，萬口一聲的把他驅逐了出來；他的姑母呢已被她自己的父母逼迫着自盡了。他在她的墳前哭暈了幾次以後，便永遠沒有回到故鄉去過一次。他這樣含淚的向我述說他悲慘的往事，竟然使我忘却了自己不幸的境遇，爲他這樣不幸的往事流起淚來了。啊！人類真是命運的囚徒呀！

白晝在山間徘徊着，夜間在古亭中寄宿着，我這樣的生活真簡單極了。啊！三！若說起我心內起伏不定的狂潮來，恐怕在這簡單的生活之下，心理的變化比平時還要利害得幾倍。大凡一個喜歡胡思亂想的人在沒有事情可做的時候，他的思想的確是要格外紊亂，格外紛歧的。每當我撚草弄葉，對月長嘯時，我總要顧影自憐起來。啊！三！我不知像我這樣的人沒有職業可就究竟還是社會的罪惡，還是我自己的學問不好而應得的結果？

我現在要怨恨我那懦弱無能的父母了，我的父親自己已受了高等教育的恩賜，弄到沒有職業可就，更不該把他的兒子也同樣的送進了斷送前途的牢獄中去。啊！我那柔弱而受盡人間的侮辱的母

親，也不應該看見自己的兒子走上了絕路而不去指導啊！徑三假使我在幼年的時候就被送進商店去做學徒，至少我的衣食我自己能夠圖謀得過了！我的一位比我年長一歲的堂兄，他在早六七年以前就在店中出了師（註）現在已經自己在振家立業了。還有我幼年時代的同伴，他們在作工的作工，務農的務農，沒有一個像我這樣不三不四的在外面過着飄流的生活的。我又恨我自己幼年時候的智識竟然這般蒙昧，我在小學畢業時若能決意去改變了我的職業，溺愛我的父母未必能決然的拒絕了我的請求。啊！徑三身上穿着一件長袍，真成了深鎖着我的鐵練了！我的沒有職業可就，真是受了裝滿腦袋中的智識的害處呀！啊！現在的學校真是養成無業的游民的唯一地方了！除去剝奪我們作事的能力以外，再也沒有別的用處了！徑三我深願有人能夠從我的腦裏取去了不可穿不可食的智識，但是怎能辦到呢？

一年來對於異性的要求已和止水一般的甯靜了，今天忽然異想天開的又渴求着一個女子的愛情來調和我的生活；這大概是受了昨夜的夢兒的欺誑了。我昨夜睡在孤山上面的亭內，彷彿一個年青的女人走我的旁邊經過，我輕輕把她的衣角一掣，她不僅不罵我這種舉動的無賴，而且盈盈的向我嫣然一笑，素來沒有接近過女性的我，這嫣然的一笑真像鉤取了我飄蕩不定的靈魂。我便餓虎似的抱住了她在運運的接吻，啊！徑三雖然是夢中的幻影，至少也是我這永遠享受不到女子的愛情的人一生中最愜意的事呀！我今天在追想着昨夜的夢境，恨不能把我畢生的境遇都化得和昨夜的夢中那樣美滿。只須有一個女人能夠真心真意的憐惜我，就叫我即時死在她的前面，我也甘心。可是徑三世界上的一切的愛和美都建築在金錢的上面的，雙眼專注視在錢孔裏面的女人，那里會有人能破例的愛我呢！徑三托爾斯泰雖然臉孔生得比我漂亮不了多少，他家中却有無數的金錢供他使用，

所以他能夠找到了那個爲他的戰爭與和平重抄七次都不厭煩的夫人。我呢，不用人家去估量我的家財，只是一看我身上穿着的這套衣服便要將我屏出愛神的門外了。我看見許多少女走過我的身邊時，她們總要現出使我覺得自慚形穢的臉色。啊！徑！三！若是我是一個化學家，我一定要發明一種藥品，一蘸在婦人們的臉上美貌就變成和糊猴一樣的醜陋。我又想今天我的身邊若有一張五元錢的鈔票，我一定要趕到大世界中去享樂了一回；或者在裏面我找到了一個把鳩形鵝面藏在紅脂白粉中間的妓女，雖然談不到什麼愛情不愛情，肉體的快樂總儘夠我享受的了；縱然遍體發生了梅毒，比現在這樣追求不到的痛苦總好得多了。啊！我身上所有的是兩張大便時使用的草紙，難道可以當鈔票去嫖妓的嗎？若把我身上的灰塵當作金沙，今夜也足夠供我去享樂而有餘了。

不知在什麼地方看過的一篇小說，篇中主人的地位和我現在的情形有點相像。那人也和我一樣的找求不到正當的職業，和我一樣的尋不到一個女人的真實的愛情，他便覺得非常感傷的樣子。每天的晚上必定到小館子裏面去喝一頓酒，酒醉了以後便到無人跡的地方去痛哭一次。後來因爲向一個他見過幾次面的女子前面求愛，不幸他竟受了她白眼的報酬，他又寫好了一封誠懇而悲切的信給她，又被她標題着無賴少年的來信在報紙上面發表了，於是他的行爲便成了衆矢之的，各報都不遺餘力的攻擊他。他受了各方的刺激竟成了瘋狂的少年，終於投在峻削的懸崖之下死了。啊！徑！三！這種悲慘的事跡爲什麼是現代青年免避不了的呢？

蕭蕭的西風吹着庭前的枯木，樹上的黃葉在微弱的陽光中吊下了幾片慘淡的影子。天空幾朵薄薄的浮雲在漫無目的的飄流着。蒼天的影子投映在微波蕩漾的湖面露出勻稱的縐紋。白公堤的上面有幾乘來往的車子在那邊走着，令人疑心這疎曠的野景是一幅淡墨的古畫。若在萬花錦簇一般



的春季，我知道一定有許多的風流雅士和如花的女人在湖中觀賞。那到映着鱗紋一般的湖上也一定點綴着無數的小艇，絕不似現在這般和色衰了的婦人一樣的被人獨棄；就是我在坐在這里寫信的庭前，也一定有三三五五的遊人在外面窺視着我。啊！若在那時我倒也可以餓狼一般的飽看了一回女子的肉體。徑三，我這倒運的人竟無時無刻不遇着倒運的事體，現在竟然連飽一飽眼福的最小限度都會像海市蜃樓般的可望而不可近。

光陰隨着南去的太陽一天短似一天，侵人的寒意也隨着漫漫的黑夜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柔弱的身體在這樣四面通風的古亭中寄宿着，怎樣能夠抵禦得過不可抵禦的寒氣呢？細說起來我眞要仰頭痛哭了三年。啊！徑三我每夜在未入睡之前，先將我身上所穿着的幾件衣服盡數卸了下來，赤條條的抱住了冰冷的石柱，啊！徑三當我這樣抱住石柱時，差不多把身體葬入了北冰洋的冰山之中一樣，身上循環着的血液也差不多在血管中凝結起來，呼吸都已屏息得和死人一樣的了。經過了這樣的一回非人的生活之後，重復把衣服穿上，啊！這時我的身體眞如覆蓋着兩重棉被一般的溫暖。啊！徑三這樣非人的生活我已經過了五六天了，素來不盈握的手臂，現在已經只剩得一張紙般薄的皮膚包住幾根竹絲般的瘦骨了。在抱朴廬中那大鏡中窺見我自己的面孔，不信我的形狀眞變得和鬼一般難看了。徑三我現在纔相信人到了最貧窮的時候求生的念頭也愈切。啊！人生的眞義難道當眞如此的嗎？啊……

袋中的二元大洋，一元已經被每天的幾碗陽春麵消磨完了。我希望你收到我這封信以後，你能夠爲我設一個救急的方法。啊！徑三這樣長篇累牘的信，若拿到郵局中去寄，至少要化了六分的郵票。啊！徑三我今天晚上的飯錢又要被這封可惡的長信奪去了。雖然我有錢時我是會購化的，但是這整整

的十二個銅元，對於現在這樣求乞無門而且不得不用最卑劣的手段去騙人的人，是具多大的神通和魔力的呀……

十三三十二作於杭州工專 選自孤雁

## 殘春

郭沫若

壁上的時鐘敲打着四下了。

博多灣水映在太陽光下，就好像一面極大的分光圖，畫分出無限層彩色，幾隻雪白的帆船徐徐地在水上移徙。我對着這種風光，每每想到古人扁舟載酒的遺事，恨不得攜酒兩瓶，坐在那明帆之下盡量傾飲了。

正在我凝視海景的時候，樓下有人扣門，不多一刻，曉美走上樓來，說是有位從大阪來的朋友要面會我，我想我倒有兩位同學在那兒的高等工業學校肄業。一位姓黎的已經回了國，還有一位姓賀的我們素常沒通過往來，怕是他來訪我來了，不然便會是日本人。

我隨同曉美下樓，遠遠瞥見來人的面孔，他纔不是賀君。但是他那粉白色的皮膚，平滑無表情的相貌，好像是我們祖先傳來的一種烙印一樣，早使我知道他是我們黃帝子孫了。並且他顏面細長，他的隆準占據中央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疆域，他洋服的高領上又還露出一半自由無領的蠟燭，所以他給我的第一印象，就好像一隻白色的山羊，待我走到門前，他遞一張名片給我，我拿到手裏一看，恰巧纔是「白羊」兩字，到使我幾乎失聲而笑了。

白羊君和我相見後，他立在門次便向我說道：

「你我雖是不曾見過面，但是我是久已認得你的人。我的同學黎君，是你從前在國內的同學，他常常談及你。」

幾年來不曾聽見過四川人談話了，聽着白羊君的聲音，不免隱隱起了一種戀鄉的情趣。他又接着說道：

「我是今年纔畢業的，我和一位同學賀君，他也是你從前在國內的同學，同路歸國。」

「賀君也畢了業嗎？」

「他還沒有畢業。他因為死了父親，要回去奔喪。他素來就有些神經病，最近聽得他父親死耗，他更好像瘋狂了的一般，見到人就磕頭，就痛哭流涕，我們真是把他沒法。此次我和他同路回國，他坐三等，我坐二等，我時常走去看顧他。我們到了門司，我因為要賣些東西，我便一個人上岸去了，留他一人，在船上等我回船的時候，我纔曉得他跳了水。」

「哦！跳了水！」我吃驚地反問了一聲。

白羊君接着說道：「倒幸好有幾位水手救起了他，用撈鉤把他鉤出了水來。我回船的時候，正看見他們在岸上行人工呼吸，使他吐水，他漸漸地甦醒轉來了。水手們向我說，說他跳水的時候，脫了頭上的帽子，高舉在空中畫圓，口中叫了三聲萬歲，便撲通一聲跳下海裏去了。」白羊君說到他跳水的光景，還用同樣的手法身勢來形容，就好像逼真地親眼見過的一樣。

「但是船醫來檢驗時，說是他熱度甚高，神經非常興奮，不能再遠洋航海，在路上恐不免更有意外之虞。因此我纔決計把他抬進就近的一家小醫院裏去，我的行李通同放在船上，我也沒有工夫去取。」

便同他一齊進了病院了。入院已經三天，他總是高熱不退，每天總在攝氏四十度上下，道是尿裏又有蛋白質，怕是肺炎，腎臟炎，癰炎併發了，所以他是命在垂危。我在門司又不熟，很想找幾位朋友來幫忙。明治專門學校的季君我認得他，我不久要寫信去。他昨天晚上又說起你來，說是「能得見你一面便死也甘心。」所以我今天纔特地跑來找你。」

白羊君容易纔把來意說明了，我纔請他同我上樓去坐，因為往門司的火車要六點多鐘纔有，我們便留着白羊君吃了晚飯再同去。曉芙便往灶下去弄飯去了。

好像下了一陣驟雨，突然晴明了的夏空一樣，白羊君一上樓把他剛纔的焦灼，好像忘在腦後去了。他走到窗邊去看望海景，極口讚美我的樓房。他又踱去踱來，看我房中的壁畫，看我壁次的圖書。

他問我：「聽說你還有兩位兒子，怎麼不見呢？」

我答道：「隣家的媽媽把他們引到海上玩耍去了。」

我問他：「何以竟能找得我的住所？」

他答道：「是你一位同學告訴我的。我從博多驛下車的時候，聽說這兒在開工業博覽會，我是學工的人，我便先去看博覽會來，在第二會場門首無意之間纔遇着你一位同學，我和他同過船，所以認得。是他告訴了我，我照着他畫的略圖找了來。你這房子不是南北向嗎？你那門前正有一眼水井，一坐社神，並且我看見你樓上的桌椅，我就知道是我們中國人的住所了。（日本人一般不用桌椅）不是你同學告訴我的時候，我還會到你學校去問呢。」

我同他打了一陣閑話，我告了失陪，往樓下去幫曉芙弄飯去了。

六點半鐘的火車已到，曉笑攜着一個兒子，抱着一個兒子，在車站上送行。車開時，大的一個兒子，要想跟我同去，便號哭起來，兩隻腳兒在月台上蹴着如像踏水車一般。我便跳下車去，抱着他接吻了一回，又跳上車去，車已經開遠了，母子三人的身影還佇立在月台上不動。我向着他們不知道揮了多少回數的手，等到火車轉了一個大灣，他們的影子纔看不見了。火車已飛到海岸上來，太陽已西下，一天都是鮮紅的霞血，一海都是赤色的葡萄之淚。我回過頭來，看見白羊君脫帽在手，還在向車站方面揮舉，我禁不着想起賀君跳海的光景來。

——可憐的是賀君了！我不知道他爲甚麼要跳海，跳海的時候，爲甚麼又要脫帽三呼萬歲那好像在這現實之外有甚麼眼不能見的「存在」在誘引他，他好像 Odysseus 聽着 Sirens 的歌聲一樣。——我和我的女人，今宵的分離，要算是破題兒第一夜了。我的兒子們今晚睡的時候，看見我沒有回家，明朝醒來的時候，又看見我不在屋裏，怕會疑我是被甚麼怪物捉了去呢。

——萬一他是死了的時候，那他真是可憐，遠遠到得海外來，最終只是求得一死……

——但是，死又有甚麼要緊呢？死在國內，死在國外，死在愛人的懷中，死在荒天曠野裏，同是閉着眼睛，走到一個未知的世界裏去，那又有甚麼可憐不可憐呢？我將來是想死的時候，我想跳進火山口裏去，怕是最痛快的一個死法。

——他那悲壯的態度，他那凱旋將軍的態度，不知道他願不願意火葬？我覺得火葬法是最單純，最簡便，最乾淨的了。

——兒子們怕已經回家去了，他們回去，看見一樓空洞，他們會是何等地寂寞呢……  
默默地坐在火車中，種種想念雜然而來。白羊君坐在我面前，癡癡着嘴脣微笑，他看見我在看他，便

向我打起話來。

他說：「賀君真是有趣的人，他說過他自己是一『龍王』呢。」

「是怎麼一回事？」

「那是去年暑假的時候了，我們都是住在海岸上的，賀君有一天早晨在海邊上捉了一個小魚回來，養在壹個大碗裏面。他養了不多一刻，又拿到海裏去放了，他跑來向我們指天畫地的說，說他自己就是龍王，他放了的那匹小魚，原來是條龍子。他一放了下去，他一放了下海去，四海的魚鱗都來朝賀來了，我們聽了好笑。」

「恐怕他在說笑話罷？」

「不然，他諸如此類瘋癲識倒的事情很多。他是有名的吝嗇家但是他却肯出多少子錢去買許多畫幅。裝飾得一房間都是他又每每任意停一兩禮拜的課，我們以為他病了，走去看他時，他纔在關着門畫畫。」

「他這很像是位天才的行徑呢！」我驚異地說了，又問道：「他畫的畫究竟怎麼樣？」

白羊君說道：「我也不曉得他的好歹，不過他總也有些特長，他無論走到甚麼地方去，他便要檢些石子和蚌壳回來，在書案上擺出那地方的形勢來做裝飾。」

白羊君愈見談出賀君的逸事來，我愈覺得他好像是位可以驚異的人格。我們從前在中學同學的時候，他在下面的幾班，我們不幸也把他當作弱小的低能兒視了。我們這些只曉得穿衣吃飯的自動木偶，為甚麼偏會把異於常人的天才，當成狂人，低能兒，怪物呢？世間上為甚麼不產出一些狂人怪物來呢？

火車已經停止過好幾站了。電燈已經發了光，車中人不甚多，上下車的人也很少，但是紙烟的烟霧，却是充滿了四隅。乘車的人都好像蒙了一層油糊，有的一人占着兩人的座位，側身一倒，便倦臥起來，有的點着頭兒如像在滾南瓜一樣，車外的赤色的世界已漸漸轉入虛無裏去了。

## 三

Mojil, Mojil

門司到了，月台上叫站的聲音分外雄勢。

門司在九州北端，是九州諸鐵道的終點。我們若把九州比成一片網脈，南北縱走諸鐵道就譬比是葉脈，門司便是葉柄的結扎處，便是諸葉脈的總匯處。坐車北上的人到此處都要下車，要往日本島的，或往朝鮮的，都要再由海路向下關或釜山出發。

木履的交響曲這要算是日本停車場上下車時特有的現象了。堅硬的木履踏在水門汀的月台上，匯成一片雜亂的燥音，就好像有許多馬蹄的聲音。我當時以為日本帝國真不愧是軍國主義的楷模，各地停車場竟都有若干馬隊駐劄。

我同白羊君下了車，被這一片音樂，把我們冲到改扎口去。驛壁上的掛鐘長短兩針恰好在第四象限上成一個正九十度的直角了。

出了驛站，白羊君引我走了許多街道和側巷，彼此都沒有話說。最後走到一處人家門首，白羊君停了步，說是到了；我注意一看，是家上下兩層の木造街房，與其說是病院，寧肯說是下宿，只有門外掛着一道輝煌的長銅牌，上面有黑漆的「養生醫院」四字。

賀君的病室，就在靠街的樓下，是間六鋪蓆子的房間。正中掛着一盞電燈，燈上罩着一張紫色包單，映射得室中光景異常慘淡。一種病室特有的奇臭，熱氣，石炭酸氣，酒精氣，汗氣，油紙氣……種種奇氣的混淆，病人睡在靠街的窗下，看護婦一人跪在枕畔，好像在替他省脈。我們進去時，她點頭行了一禮，請我們往鄰接的側室裏去。

側室是三鋪蓆子的長條房間，正中也有一盞電燈，靠街窗下有座小小的矮桌，上面陳設有鏡匣和其他杯瓶之類，房中有脂粉的濃香。我們屏息一會，看護婦走過來了。她是中等身材，細巧的面龐。

——這是S姑娘。

——這是我的朋友愛牟君。

白羊君替我們介紹了，隨着便問賀君的病狀。她跪在蓆上把兩手疊在膝頭低聲地說：

「今天好得多了，體溫完全平復了。剛纔檢查過一次，只不過七度二分（攝氏三十七度二分）之略語。今早是三十八度，以後怕只有一天好似一天的了。只是精神還有些興奮，剛纔纔用了催眠藥，睡下去了。」

她說話的時候，愛把她的頭兒偏在一邊，又時時愛把她的眉頭繃成「八」字，她的眼睛很靈活，暈着粉紅的兩頰表示出一段處子的誇耀。

我說道：「那真託福極了！我深怕他是肺炎，或者是其他的急性傳染病，那就不容易望好呢。」

「真的呢！——倒是對不着你先生，你先生特地遠來，他纔服了睡藥。」

「病人總得要保持安靜纔好……」

白羊君插口說道：「S姑娘你不曉得，我這位朋友，他是未來的 Doctor，他是醫科大學生呢！」



「哦愛牟先生！她那黑耀石般的眼仁，好像分外放出了一段光彩，我真喜歡學醫的人。你們學醫的人真好。」

我說：「沒有甚麼好處，只是殺人不償命罷了。」

「啊啦！她好像注意到她的聲音高了一些，急忙用右手把口掩了一下。」那有……那有那樣的事情呢。」

#### 四

辭出醫院，走到白羊君寓所的時候，已經是十一點過了。上樓，通過一條長長的暗道，纔走進了白羊君的寢室，扭開電燈時，一間四鋪半的小房，出現兩人都有些倦意，白羊君便命旅館的女僕開了兩牀鋪陳，房間太窄，幾乎不能容下。

我們睡下了。白羊君更和我談了些賀君的往事，隨後他的話柄漸漸轉到S姑娘身上去了。他說他喜歡S姑娘，說她本色，說她是沒有父母兄弟的孤人，說她是生在美國，她的父母都是死在美國的，說她是由日本領事館派人送回國的，回日本時纔三歲，由她叔母養大，從十五歲起便學做看護婦，已經做了三年了，說她常常說是肺尖不好，怕會得癆症而死……他還說許多話，聽到後來我漸漸模糊，漸漸不能辨別了。

門司市北有座尖銳的高峯，名叫筆立山，一輪明月，正高高現出在山頭，好像倒打一個驚嘆的符號（！）一樣。我和S姑娘徐徐步上山去。俯瞰門司全市，魚鱗般的屋瓦，反射着銀灰色的光輝，亦開關海峽與晝間繁湊的景像迥然改觀，幾隻無烟的船舶，如像夢中的鷗鷺一般，浮在水上。燈火明迷的彥

島與下關海市也隱隱可見。山東北露出一片明鏡般的海面來，那便是瀨戶內海的西端了。山頭有森森的古木，有好事者樹立的一道木牌，橫寫着「天下奇觀在此」數字，有茶亭酒店供遊人休息之所。我和S姑娘登上山頂，在山後面着瀨戶內海的一座茶亭內坐下，對面坐下賣茶的媽媽已經就了寢，山上一人也沒有，除去四山林木蕭蕭之聲，甚麼聲息也沒有。S姑娘的面龐，不知道是甚麼緣故分外現出一種蒼白的顏色，從山下登上山頂時，彼此始終無言，便是對坐在茶亭之中，也是互相默默。最後她終耐不過岑寂，她把花蕊般的嘴唇破了：「愛牟先生你是學醫的人，醫治肺結核病到底有甚麼好的方法沒有？」說時聲音微微有些震顫。

「你未必便有那種病症，你還要寬心些的好。」

「我一定是有的，我夜來每肯出盜汗，我身體漸漸消瘦，我時常無端地感覺倦怠，食慾又不進，並且每月的……」說到此處她忍着不說了，我揣想她必定是想說月經不調，但是我也不便追問，我聽了她說的這些症候，都是肺結核初期所必有的，更加以她那腺病質的體格，她是得了這種難治的病症，斷然無疑，但是我也不忍斷言，使她失望，只得說道：

「怕是神經衰弱罷，你還該求個高明的醫生，替你診察。」

「我的父母聽說都是得的這種病症，死的是死在桑佛朗西司戈。我的父母死時，我纔滿三歲，父母的樣子我不記得了，我只記得一些影子，記得我那時候住過的房屋，比日本的要宏壯得許多。這種病症的體質，聽說是有遺傳性的。我自然是不埋怨我的父母，我就得……早死，我也好……好少受些這人世的風波。」她說着說着，便掩泣起來，我也暗暗哀心，無法可以安慰她的哀切。沈默了半晌，她又說道：

「我們這人真是有些難解，譬如佛家說：『三界無安，猶如火宅。』這個我們明明知道，但是我們對於生的執念，却是日深一日。就譬如我們嗑葡萄酒一樣，明明知道醉後的苦楚，但是總不想停杯……愛牟先生！你直說罷！你說像我這樣的廢人到底還有生存的價值沒有呢……？」

「好姑娘，你不要過於感傷了。我不是對着你奉承，像你這樣從小而來，便能自食其力的，我們對於你，倒是慚愧無地呢！你就使有甚麼病症，總該請位高明的醫生診察的好，不要空自擔憂，顛轉有害身體呢！」

「那麼，愛牟先生你就替我診察一下怎麼樣？」

「我還是未成林的筍子呢！（日本稱庸醫爲竹藪）」

「啊啦，你不要客氣了！」說着便緩緩地袒出她的上半身來，走到我的身畔，她的肉體就好像大理石的彫像，她擲着的兩肩，就好像一顆剝了壳的荔莖，胸上的兩個乳房微微向上，就好像兩朵未開苞的薔薇花蕊。我忙立起身來讓她坐，她坐下，把她一對雙子星，圓睜着望着我。我擦睜我的兩手，正要去診打她的肺尖，白羊君氣喘吁吁地跑來，向我叫道：

「不好了！不好了！愛牟！愛牟！你還在這兒逗留！你的夫人把你兩個孩兒殺了！」

我聽了，魂不附體地一溜烟便跑回我博多灣上的住家。我纔跑到門首，一地都是幽靜的月光，我看見門下倒睡着我的大兒，身上沒有衣裳，全胸部都是鮮血。我渾身戰慄着把他抱了起來。我又回頭看見門前井邊倒睡着第二的一個小兒，身上也是沒有衣裳，全胸部也都是血液，只是四肢還微微有些蠕動。我又戰慄着把他抱了起來。我抱着兩個死兒，在月光之下，四處竄走。

「啊啊啊啊！我縱使有罪，你殺我就是了，爲甚麼要殺我這兩個兒子啊啊啊啊！這種慘劇是人所能

經受的嗎？我爲甚麼不瘋了去！死了去喇！」

我一面跑，一面亂叫，最後我看見我的女人散着頭髮，披着白色寢衣跨在頭樓的扶欄上向我罵道：「你這等於零的人！你這零小數點以下的人！你把我們母子丟了！你把我們的兩個兒子殺了！你還在假惺惺地作出慈悲的樣子嗎？你想，你就死罷！上天叫我來誅除你，這無賴之徒！」

說着，他便把手中血淋淋的短刀向我投來，我把着我的兩個兒子一齊倒在地上一——

驚醒轉來，我依然還在抽氣，我渾身都是汗水，白羊君的鼾聲，隣室人的鼾聲，遠遠有汽笛和車輪的聲響。我把白羊君枕畔的表來看時，已經四點三十分鐘了，我睡着清理我的夢境，依然是明明顯顯地沒有有些兒模糊啊！這簡直是 Meada 的悲劇了！我再也不能久留，我明朝定要回去，定要回去！

## 五

旅舍門前橫着一道與海相通的深廣的石濠，濠水作深青色，幾乎要與兩岸齊平了。濠中有木船數艘，滿載石炭，徐徐在水上來往。清冷的朝氣還在市中蕩漾，我和白羊君用了早膳之後，要往病院裏去，病院在濠之彼岸，我們沿着石濠走去，渡過濠上石橋時，遇着幾位賣花的媽媽，我便買了幾枝白色的花萵蒲和紅薔薇，白羊君買了一束剪春羅。

走進病室的時候，賀君便向我致謝，從被中伸出一隻手來，求我握手，他說，早聽見 S 君在講，知道我昨晚來了，很說了些對不起的話。我把白萵蒲交給他，他接着把玩了一陣，叫我把來插在一個玻璃藥瓶內，白羊君把薔薇和剪春羅拿到鄰室去了。

我問賀君的病狀，他說已經完全脫體，只是四肢無力，再也不能起床。我看他的神氣也很安閑，再不

像有甚麼危險的症狀了。

白羊君走過側室去的時候，只聽得S姑娘的聲音，說道：

「哦送來那麼多的好花，等我摘朵薔薇來簪在髻上罷！」

她不摘剪春羅，偏要摘取薔薇，我心中隱隱感受着一種勝利的愉快。

他們都走過來了。S好像纔梳好了頭，她的髻上果然簪着一朵紅薔薇，她向我道了早安，把三種花兒分插在兩個玻璃瓶內，呈一種非常愉快的臉色。Medea的悲劇却始終在我心中來往，我不知道她昨晚上做的是甚麼夢。我看見賀君已經復元，此處已用不着我久於勾留，我也不敢久於勾留了。我便向白羊君說：說我要乘十點鐘的火車回去。他們聽了，都好像出乎意外。

白羊君說：「你可多住一二天不妨罷。」

S姑娘說：「怎麼纔來便要走呢？」

我推諉着我學校有課，並且在六月底有試驗，所以不能久留。他們總苦苦勸我多住一兩天，倒是賀君替我解圍，我終得脫身走了。

午前十點鐘，白羊君送我上了火車，彼此訣別了。我總覺得遺留了甚麼東西在門司的一樣，心裏總有些依依難捨。但是我一心又早想回去看我的妻兒，火車行動中，我時時把手伸出窗外，在空氣中作舟楫的運動，想替火車加些速度。好容易火車到了，我便飛也似的跑回家去，但是我的女人和兩個兒子都是安然無恙。我把昨夜的夢境告訴我女人聽時，她笑着說是我自家虛了心，她這個批評連我自己也不能否定。

回家後第三天，白羊君寫了一封信來，信裏面還裝着三片薔薇花瓣。他說，自我走後，薔薇花兒漸

漸謝了，白菖蒲花也漸漸枯了，薔薇花瓣，一片一片地落了下來，S姑娘教他送幾片來，替我作最後的訣別。他又說，賀君已能行步，再隔一兩日便要起身回國了，我們只好回國後再見。

我讀了白羊君的來信，不覺起了一種傷感的悽懷，我把薔薇花片挾在我愛讀的 Shelley 詩集中，我隨手寫了一張簡單的明信片，寄往門司去：

「謝了的薔薇花兒，

一片，兩片，三片，

我們別來纔不過三兩天，

你怎麼便這般憔悴？——

啊，我願那如花的人兒，

不也要這般的憔悴！」

選自星雲

## 過 去

郁達夫

空中起了涼風，樹葉噉噉的同鴛片似的飛掉下來，雖然是南方的一個小港市裏，然而也很能夠使人感到冬晚的悲哀的一天晚上，我和她，在臨海的一間高樓上喫晚飯。

這一天的早晨，天氣很好，中午的時候，只穿得住一件夾衫，但到了午後三四點鐘，忽而由北面飛來了幾片灰色的層雲，把太陽遮住，接着就括起風來了。

這時候我為療養呼吸器病的緣故，只在南方的各港市裏流寓。十月中旬，由北方南下，十一月初到

了C省城，却巧遇着了C省的政變，東路在打仗，省城也不穩，所以遷到H港去住了幾天。後來又因為H港的生活費太昂貴，便又坐了汽船，一直的到了這M港市。

說起這M港，大約是大家所知道的，是中國人應許外國人來互市的最初的地方的一個，所以這港市的建築，還帶着些當時的時代性，有一點中古的遺意。前面左右是碧油油的海灣，港市中也有一條小山，三面濱海的通衢裏，建築着許多顏色很沈鬱的洋房。商務已經不如從前的盛了。然而富室和賭場很多，所以處處有庭園，處處有別墅。沿港的街上有兩列大的榕樹排列在那裏。在榕樹下的長椅上休息着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都帶有些舒徐的態度。正因為商務不盛的原因，這些南歐的流入，寄寓在此地的，也沒有那一種殖民地的商人的緊張橫暴的樣子。一種衰頹的美感，一種使人可以安居下去，於於不知不覺的中間消沈下去的美感，在這港市的無論那一角地方，都感覺得出來。我到此港不久，心裏頭就暗暗地決定，「以後不再遷徙了，以後就在此地住下去罷。」誰知住不上幾天，却又偏偏遇見了她。

實在是出乎意想以外的奇遇。一天細雨濛濛的日暮，我從西面小山上的一家小旅館內走下山來，想到市上喫晚飯去。經過行人很少的那條P街的時候，臨街的一間小洋房的柵門口，忽而從裏面慢慢的走出了一個女人來。她身上穿着灰色的雨衣，上面張着洋傘，所以她的臉我看不見。大約是在柵門內，她已經看見了我了——因為這一天我並不帶傘——所以我在她前頭走了幾步，她忽而問我：「前面走的是不是李先生李白時先生？」

我一聽了她叫我的聲音，彷彿是很熟，但記不起是那一個了，同觸了電氣似的急忙回轉頭來一看，看見了襯映在黑洋傘上的一張灰白的小臉，已經是夜色朦朧的時候了，我看不清她的顏面全部的

組織，不滿她的兩隻大眼睛，却閃爍得厲害，並且不知從何處來的，和一陣冷風似的一種電力把我的精神搖動了一下。

「你……？」我半吞半吐地問她。

「大約認不清了罷！上海民德里的那一年新年，李先生可還記得？」

「噢！你是老三麼？你何以會到這裏來的。這真奇怪！這真奇怪極了！」

說話的中間，我不知不覺的轉過身來逼進了一步，並且伸出手來把她那隻帶輕皮手套的左手握住了。

「你上什麼地方去幾時來此地的？」她問。

「我打算到市上去喫晚飯去，來了好幾天了，你呢？你上什麼地方去？」

她經我一問，一時間回答不出來，只把嘴顎往前面一指，我想起了在上海的時候的她的怪脾氣，也不再追問，和她一路的向前邊慢慢地走去。兩人並着默走了幾分鐘，她纔幽幽的告訴我：

「我是上一位朋友家去打牌去的，真想不到此地會和你相見李先生，這兩三年的分離，把你的容貌變得極老了，你看我怎麼樣？也完全變過了罷？」

「你倒沒有什麼，唉，老三，我下我真可憐，這兩三年來……」

「這兩三年來的你的消息，我也知道一點。有的時候，在報紙上也看見過一二回你的行蹤。不過李先生，你怎麼會到此地來的呢？這真太奇怪了。」

「那麼你呢？你何以會到此地來的呢？」

「前生注定是喫苦的人，譬如一條水草，浮來浮去，總生不着根，我的到此地來，說奇怪也是奇怪，說



應該也是應該的。李先生，住在民德里樓上的那一位胖子，你可還記得？」

「嗯……是那一位南洋商人不是？」

「哈，你的記性真好！」

「他現在怎麼樣了？」

「是他和我一道來此地的呀！」

「噢，這也是奇怪！」

「還有更奇怪的事情哩！」

「什麼？」

「他已經死了！」

「這……這麼說起來，你現在只剩了一個人了啦？」

「可不是麼！」

「唉！」

兩人又默默地走了一段，走到去大市街不遠的三叉路口了，她問我住在什麼地方，打算明天午後來看我。我說還是我去訪她，她却很急促的警告我說：

「那可不成，那可不成，你不能上我那裏去。」出了一街以後，街上的燈火已經很多，並且行人也繁雜起來了，所以兩個人沒有握一握手，笑一臉的機會。到了分別的時候，她只約略點了一點頭，就向南面的一條長街上跑了進去。

經了這一回奇遇的挑撥，我的平穩得同山中的靜水湖似的心裏，又起了些波紋。回想起來，已經是

三年前的舊事了，那時候她的年紀還不到二十歲，住在上海民德里在我寄寓着的對門的一間洋房裏。這一間洋房裏，除了她一家的三四個年輕女子以外，還有二樓上的一家華僑的家族住在。當時我也不曉得誰是房東，誰是房客，更不曉得她們幾個姊妹的生計是如何維持的。只有一次，是我和她們的老二認識以後，約有兩個月的時候，我在她們的廂房裏打牌，忽而來了一位穿得很闊綽的中老紳士，他們爲我介紹，說這一位是她們的大姊夫。老大見他來了，果然就拋棄了我們，到對面的廂房裏去和他攀談去了，於是老二就坐下來替了她的缺。聽她們說，她們都是江西人，而大姊夫的故鄉却是湖北。他和她們大姊的結合，是當他在九江當行長的時候。

我當時剛從鄉下出來，在一家報館裏當編輯。民德里的房子，是報館總經理友人陳君的住宅。當時因爲我上海情形不熟，不能另外去租房子住，所以就寄住在陳君的家裏。陳家和她們對門而居，時常往來，因此我也於無意之中，和她們中間最活潑的老二認識了。

聽陳家的底下人說：『她們的老大，彷彿是那一位銀行經理的小，她們一家四口的生活費，和她們一位弟弟的學費，都由這位銀行經理負擔的。』

她們姊妹四個，都生得很美，尤其活潑可愛的，是她們的老二。大約因爲生得太美的原因，自老二以下，她們姊妹三個，全已到了結婚的年齡，而仍找不到一個適當的配偶者。

我一邊在回想這些過去的事情，一邊已經走到了長街的中心，最熱鬧的那一家百貨店的門口了。在這一個黃昏細雨裏，只有這一段街上的行人，還沒有減少。兩旁店家的燈火，照耀得很明亮，反射出了些離人的孤獨的情懷。向東走盡了這條街，朝南一轉，右手矗立着一家名叫望海的大酒樓。這一家的三四層樓上，一間一間的小室很多，開窗看去，看得見海裏的帆檣，是我到M港後，去得次數最多的。

一家酒館。

我慢慢的走到樓上坐下，叫好了酒菜，點着煙捲，朝電燈光呆看的時候，民德里的事情，又重新開展在我的眼前。

她們姊妹中間，當時我最愛的是老二。老大已經有了主顧，對她當然更不能生出什麼邪念來，老三有點陰鬱，不像一個年輕的少女，老四年紀和我相差太遠——她當時只有十六歲——自然不能發生相互的情感，所以當時我所熱心崇拜的，只有老二。

她們的臉形，都是長方，眼睛都是很大，鼻梁都是很高，皮色都是很細白。以外貌來看，本來都是一樣的可愛的。可是各人的性格，却相差得很遠。老大和鶯，老二活潑，老三陰鬱，老四——說不出什麼，因為當時我並沒有對老四注意。

老二的活潑，在她的行動，言語，嬉笑上，處處都在表現。凡當時在民德里住的年紀在二十七八上下的男子，和老二見過一面的人，沒有一個不受她的播弄的。

她的身材雖則不高，然而也夠得上我們一般男子的肩頭，若穿着高底鞋的時候，走路簡直比西洋女子要快一倍。說話不顧什麼忌諱，比我們男子的同學中間的日常言語還要直率。若有可笑的事情，被她看見或在談話的時候，聽到一句笑話，不管在她面前的是生人，不是生人，她總是露出她的兩列可愛的細白牙齒，灣腰捧肚，笑個不了，有時候竟會把身體側倒，撲倚上你的身來。陳家有幾次請客，我因為受她的這一種態度的壓迫受不了，每有中途逃席，逃上報館去的事情，因此我在民德里住不上半年，陳家的大小上下，却為我取了一個別號，叫我作老二的鷄娘。因為老二像一隻雄鷄，有什麼可笑的事情發生的時候，總與我做他的倚柱，撲上身來笑個痛快。并且平時她總拿我來開玩笑，在衆人的

面前，老喜歡把我的不靈敏的動作和說錯的言語重述出來作哄笑的資料。不過說也奇怪，她像這樣的玩弄我，輕視我，我當時不但沒有恨她的心思，並且還時時以為榮耀快樂。我當一個人在默想的時候，每把這些瑣事回想出來，心裏倒反非常感激她，愛慕她，後來甚至於打牌的時候，她要什麼牌，我就非打什麼牌給她不可。萬一我有違反她命令的時候，她竟毫不客氣地舉起她那隻肥嫩的手，拍拍的打上我的臉來。而我呢，受了她的痛責之後，心裏反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滿足。有時候因為想受她這一種施與的原因，故意地違反她的命令，要她來打，或用了她那一隻尖長的皮鞋腳來踢我的腰部。若打得不夠，踢得不夠，我就故意的說：「不痛，不夠，再踢一下，再打一下。」她也就毫不客氣地，再舉起手或腳來踢打我。被打得兩頰緋紅，或腰部感到酸痛的時候，纔柔柔順順地服從她的命令，再來做她想我做的事情。像這樣的時候，倒是老大或老三每在旁邊嚇止她，教她不要太過分了，而我這被打責的，反而要很誠懇的央告她們，不要出來干涉。

記得有一次，她要出門去和一位朋友喫午飯，我正在她們家裏坐着閑談，她要我去上她姊姊房裏把一雙新買的皮鞋拿來替他穿上。這一雙皮鞋似乎太小了一點，我捏了她的腳替她穿了半天，才穿上了一隻。她氣得急了，就舉起手來，向我的伏在她小腹前的臉上，頭上，脖子上亂打起來。我替她穿好第二隻的時候，脖子上已經有幾處被她打得青腫了。到我站起來，對她微笑着問她：「穿得怎麼樣？」的時候，她說：「右腳尖有點痛！」我就挺了身子，很正經地對她說：「踢兩腳，罷踢得寬一點，或者可以好些。」

說到她那雙腳，實在沒有人不愛。她已經有二十多歲了，而那雙肥小的腳，還同十二三歲的小女孩的腳一樣。我也曾為她穿過絲襪，所以她那雙肥嫩皙白，腳尖很細，後跟很厚的肉腳，時常作我幻想的

中心。從這一雙脚，我能夠想出許多離奇的夢境來。譬如在喫飯的時候，我一見了粉白油潤的香糯米飯，就會聯想到她那雙脚上去。「萬一這碗裏，」我想，「萬一這碗裏盛着的，是她那雙嫩脚，那麼我這樣的時候，在這裏咀嚼，她必要感到一種奇怪的癢痛。假如她俯躺着身體，把這一雙肉脚伸出來任我咀嚼的時候，從她那兩條很曲的口唇線裏，必要發出許多真不真假不假的喊聲來。或者轉起身來，也許狠命的在頭上打我一下的……」我一想到此地飯就要多喫一碗。

像這樣活潑放達的老二，像這樣柔順蠢笨的我，這兩個人中間的關係，在半年裏發生出來的這兩個人中間的關係，當然可以想見得到了。況我當時還未滿二十七歲，還沒有取親，對於將來的希望，還很有自負心理。

當在陳家起坐室裏說笑話的時候，我的那位友人的太太，也曾向我們說起過。「老二，李先生若做了你的男人，那他就天天可以替你穿鞋着襪了，並且還可以做你的出氣洞，白天晚上，都可以受你踢打，豈不很好麼？」老二聽到這些話，總是笑着，對我斜視一眼說：「李先生不行，太笨，他不會伺候人，我倒很願意受人家的踢打，只教有一位能夠命令我，教我心服的男子就好了。」在這樣的笑談之後，我心裏總滿感着憂鬱，要一個人跑上馬路去走半天，才能把胸中的鬱悶遣散。

有一天禮拜六的晚上，我和她在大馬路市政廳聽音樂出來。老大、老三都跟了一位她們大姊夫的朋友看電影去了。我們走到一家酒館的門口，忽而吹來了兩陣冷風，這時候正是九十月之交的秋晚的時候，我就拉住了她的手，顫抖着說：「老二，我們上去喫一點熱的東西再回去罷。」他也笑了一笑說：「去喫點熱酒吧！」我在酒樓上喫了兩杯熱酒之後，把平時的那一種木訥怕羞的態度除掉了，向前後左右看了一看，看見空洞的樓上，一個人也沒有，就推近了她的身邊，對她媚視着，一邊發着顫聲。

一句一逗的對她說：「老二我……我的心，你可能了解我，我很想……很想和你長在一塊兒！」她舉起眼睛來看了我一眼，又曲了嘴唇的兩條線在口角上含着播弄人的微笑回問我說：「長在一塊便怎麼啦？」我大了膽，便擺過嘴去和她親了一個嘴，她竟劈面的打了我一個嘴吧。樓下的伙計，聽了拍的這一聲大響聲，就急忙的跑了上來，問我們：「還要什麼酒菜？」我忍着眼淚，還是微微地笑着對伙計說：「不要了，打手巾來！」等到伙計下去的時候，她仍舊是不改常態的對我說：「李先生不要這樣，下回你若再幹這些事情，我還要打得兇哩！」我也只好當作了一場笑話，很不自然地把我的感情壓住了。

凡我對她的這些感情，和這些感情所催發出來的行爲動作，旁人大約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老三雖則是一個很沉鬱，脾氣很特別，平時說話老是陰陽怪氣的女子，對我與老二中間的事情，有時却很出力爲我們拉攏。有時見了老三，那一種打得太狠，或者嘲弄得我太難堪的動作，也着實爲我打過幾次抱不平，極婉曲周到地說出話來，非難老二，而我這不識好醜的笨伯，當這些時候心裏頭非但不感謝老三，還要以爲她是多事，出來干涉人家的自由行動。

在這一種情形之下，我和她們四姊妹，對門而住，來往交際了半年多。那一年的冬天，老二忽然與一個新自北京來的大學生訂婚了。

這一年舊歷過年前後的我的心境，當然是感亂得不堪，悲痛得非常。當沈悶的時候，邀我去喫飯，邀我去打牌，有時候也和我兩人去看電影的，倒是平時我所不大喜歡，常和老二兩人叫她做陰私鬼的老三。而這一個老三，今天却突然的在這個南方的港市裏，在這一個人細雨濛濛的秋天的晚上，偶然遇見了。

想到了這裏，我手裏拿着的那枝紙煙，已經燒剩了半寸的灰燼，面前杯中倒上的酒，也已經冷了。糊裏糊塗的喝了幾口酒，喫了兩三筷菜，伙計又把一盤生翅湯送了上來。我喫完了晚飯，慢慢的冒雨走回旅館來，洗了手臉，換了衣服，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終於一夜沒有合眼。我想起了那一年的正月初二，老三和我兩人上蘇州去的一夜旅行。我想起了那一年晚上，兩人默默的在電燈下相對的情形。我想起了第二天早晨起來，她在她的帳子裏叫我過去，爲她把掉在地下的衣服檢起來的聲氣。然而我當時終於忘不了老二，對於她的這種種好意的表示，非但沒有回報她一二，并且簡直沒有接受她的餘裕。兩個人終於白旅行了一次，感情終於沒有接近起來。那一天午後，就匆匆的依舊同兄妹似的回到上海來了。過了元宵節，我因爲胸中苦悶不過，便在報館裏辭了職，和她們姊妹四人，也沒有告別，一個人運行李也不帶一件，跑上北京的冰天雪地裏去，想去把我的過去的一切忘了，把我的全部的煩悶葬了。嗣後兩三年來，東飄西泊，却還沒有在一處住過半年以上。無聊之極，也學學時髦，把我的苦悶寫出來，做點小說賣賣。然而於不知不覺的中間，終於得了呼吸器的病症。現在飄流到了這極南的一角，誰想得到再會和這老三相見於黃昏的路上呢！啊，這世界雖說很大，實在也是很小的。兩個流人在這樣的天涯海角，也居然再能重見，你說奇也不奇。我想前想後，想了一夜，到天色有點微明，窗下有早起

的工人經過的時候，方纔昏昏地睡着。也不知睡了幾久，在夢裏忽而聽到了幾聲咯咯的扣門聲。急忙夾着被條，坐起來一看，夜來的細雨，已經晴了，南窗裏有兩條太陽光線，灰黃黃的曬在那裏。我含糊地叫了一聲『進來』。房門老是不往裏開。再等了幾分鐘，房門還是不向裏開，我纔覺得奇怪了，就披上衣服，走下床來，等我兩腳剛立定的時候，房門却慢慢的開了。跟着門進來的一點兒也不錯，依舊是陰陽怪氣，含着半臉神秘的微笑的老三。

「啊，老三！你怎麼來得這樣早？」我驚喜地問她。

「還早麼？你看太陽都斜了啊！」

說着，她就慢慢地走進了房來，向我的上下看了一眼，笑了一臉，就彷彿害羞似的去窗面前站住，望向窗外去了。窗外頭夾一道走廊，遙遙望去，底下就是一家富室的庭園，太陽很柔和的曬在那些未凋落的槐花樹和雜樹的枝葉上。

她的裝束和從前不同了。一件芝蔴呢的女外套裏，露出了一條黑白花絲的圍巾來，上面穿的是半西式的八分短襖，裙子係黑印度緞的長套裙。一頂淡黃綢的女帽，深蓋在額上，帽子的捲邊下，就是那一雙迷人的大眼，瞳人很黑，老在凝視着什麼似的大眼，本來是長方的臉，因為有那頂帽子深覆在眼上，所以看去彷彿是帶點圓味的樣子。兩三年的歲月，又把她那兩條從鼻角斜拖向口角去的紋路刻深了。蒼白的臉色，想是昨夜來打牌辛苦了的原因，本來是中等身材，不肥不瘦的軀體，大約是我自家的身體縮矮了罷，看起來彷彿比從前高了一點。她背着我，呆立在窗前，我看看她的肩背，覺得是比從前瘦了。

「老三！你站在那裏幹什麼？」我扣好了衣裳，向前推近了一步，一邊把右手拍上她的肩去，勸她脫外套，一邊就這麼問她。她也前進了半尺，把我的右手輕輕地避脫，朝過來笑着說：

「我在這裏算賬。」

「一清早起來就「算賬什麼賬？」

「昨晚上的贏賬。」

「你贏了麼？」



「我那一回不贏，只有和你來的那一回却輸了。」

「噢，你還記得那麼清，輸了多少給我那一回？」

「險些兒輸了我的性命。」

「老三。」

「……」

「那這脾氣還沒有改過，還愛講這些死話。」

以後她只是笑着不說話，我拿了一把椅子，請她坐了，就上西角上的水盆裏去漱口洗臉，

一會兒她又叫我說：

「李先生你的脾氣也還沒有改過，老愛吸這些紙煙。」

「老三。」

「……」

「幸虧你還沒有改過，遠能上這裏來。要是昨天遇見的是老三哩，怕她是不肯來了。」

「李先生你還沒有忘記老三麼？」

「彷彿還有一點記得。」

「你的情義真好。」

「誰說不好來着？」

「老三真有福分！」

「她現在在什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好久不通信了，前二三個月，聽說還在上海。」

「老大老四哩！」

「也還是那麼個樣子，仍復在民德里變化最多的，就是我吓！」

「不錯，不錯，你昨天說不要我上你那裏去，這又爲什麼來着？」

「我不是不要你去，怕人家要說閑話，你應該知道，阿陸的家裏，人是很多的。」

「是的，是的，那一位華僑姓陸罷，老三，你何以又會看中了這一位胖先生的呢？」

「像我這樣的人，那裏有看中看中的好說，總算是做了一個怪夢。」

「這夢好麼？」

「又有什麼好不好，連我自己都莫名其妙。」

「你莫名其妙，怎麼又會和他結婚的呢？」

「什麼叫結婚呀，我不過當了一個禮物，當了一個老大和大姊夫的禮物。」

「老三」

「……」

「他怎麼會這樣的早死的呢？」

「誰知道他害人的。」

因爲她說話的聲氣消沈下去了，我也不敢再問。等衣服換好，手臉洗畢的時候，從衣袋裏拿出表來看，已經是一點過了三個字了。我點上一枝煙捲，在她的對面坐下，偷眼向她一看，她那臉神祕的笑容，已經看不見一點蹤影。下沈的雙眼，口角的深紋，和兩頰的蒼白，完全把她畫成了一個新寡的婦人。

我知道她在這懷往事，所以不敢打斷她的思路。默默地吸了半刻鐘煙，她忽而站起來說：「我要去了！」她說話的時候，身體已經走到了門口。我追上去留她，她臉也不回轉來看我一眼。竟匆匆地出門去了。我又追上扶梯根前叫她等一等，她到了扶梯底下，纔把那雙黑漆漆的眼睛向我看了一眼，並且輕輕地說：「明天再來吧！」

自從這一回之後，她每天差不多總抽空上我那裏來。兩人的感情，也漸漸的融洽起來了。可是無論如何，到了我再逼進一步的時候，她總馬上設法逃避，或築起城堡來防我。到我遇見她之後，約莫將十幾天的時候，我的頭腦心想，完全被她攪亂了。聽說有呼吸器病的人，慾情最容易奮興，這大約是真的。那時候我實在再也不能忍耐了，所以那一天的午後，我怎麼也不放她回去，一定要她和我同去喫晚飯。

那一天早晨，天氣很好。午後她來的時候，却熱得厲害。到了三四點鐘，天上起了雲障，太陽下山之後，空中括起風來了。她彷彿也受了這天氣變化的影響，看她只是一陣陣的消沈下去。她說了幾次要，去我拚命的強留着她。末了她似乎也覺得無可奈何，就俯伏了頭，儘坐在那裏默想。

太陽下山了，房角落裏，陰影爬了出來。南窗外看得見的暮天半角，還帶着些微紫色。同舊棉花似的一塊灰黑的浮雲，靜靜地壓到了窗口。風聲烏烏的從玻璃窗裏傳透過來，兩人默坐在這將黑未黑的世界裏，覺得我們以外的人類萬有，都已經死滅盡了。在這個沈默的，向晚的，閨闈的悲哀海裏，不知沈浸了幾久，忽而電燈像雷擊似了放光亮了。我站起了身，拿了一件我的黑呢舊斗篷，從後邊替她披上。再伏下身去，用了兩手，向她的胛下一抱，想乘勢從她的右側，把頭靠向她的頰上去的，她却同夢中醒來似的，驀地站了起來，用力把我一推。我生怕她要再跑出門，跑回家去，所以馬上就跑上房門口去攔

住。她看了我這一種混亂的態度，却笑起來了。雖則兀立在燈下的姿勢還是嚴不可犯的樣子，然而她的眼睛在笑了，臉上的筋肉的緊張也鬆懈了，口角上也有笑容了。因此我就大了膽，再走近她的身邊，用一隻手夾斗篷的圍抱住她，輕輕的在她耳邊說：

「老三！你怕麼？我怕我麼？我以後不敢了，不再敢了，我們一道上外面去喫晚飯去吧！」

她雖是不響，一面身體却很柔順地由我圍抱着。我挽她出了房門，就放開了手。由她走在前頭，走下扶梯，走出到街上去。

我們兩人在日暮的街道上走，繞遠了道，避開那條P街，一直到那條M港最熱鬧的長街的中心止，不敢並着步講一句話。街上的燈火全都燦爛地在放寒冷的光，天風還是烏烏的吹着，街路樹的葉子，息索息索很零亂的散落下來，我們兩人走了半天，纔走到望海酒樓的三樓上一間濱海的小室裏坐下。

坐下來一看，她的頭髮已經為涼風吹亂。瘦削的雙頰，尤顯得蒼白，她要把斗篷脫下來，我勸她不必，并且教伙計馬上倒了一杯白蘭地來給她喝。她把熱茶和白蘭地喝了，又用手巾在頭上臉上擦了一擦，靜坐了幾分鐘，才把常態恢復，那一臉神祕的笑和炯炯的兩道眼光，又在寒冷的空氣裏散放起電力來了。

「今天看有點冷啊！」我開口對她說。

「你也覺得冷的麼？」

「怎麼我會不覺得冷的呢？」

「我以為你是比天氣還要冷些。」

「老三」

「……」

「那一年在蘇州的晚上，比今天怎麼樣？」

「我想問你來着！」

「老三，那是我的不好，是我，我的不好。」

「……」

她儘是沈默着不響，所以我也不能多說。在喫晚飯的中間，我只是獻着媚，低着聲，訴說當時在民德里的時候的情形。她到喫完飯的時候止，總共不過說了十幾句話，我想把她的記憶喚起，把當時她對我的舊情復燃起來，然而看她臉上的表情，終於不爲我所動。到末了，我被她弄得沒法了，就半用暴力，半用含淚的央告，一定要她不要回去，接着就同拖也似的把她夾上了望海酒樓間壁的一家外國旅館的樓上。

夜深了，外面的風還在蕭騷地吹着。五十枝的電光，到了後半夜加起亮來，反射得我心裏異常的寂寞。室內的空氣，也增加了寒冷。她還是穿了衣服，隔着一條被朝裏床躺在那裏。我摸過去了幾次，總被她推翻下來，到最後的一次，她却哭起來了。一邊哭，一邊又斷斷續續的說：

「李先生，我們的……我們的事情，早已……早已結束了。那一年，要是那一年……你能……：你能夠像現在一樣的愛我，那我……我也……不會……不會喫這一種苦的我……我……你曉得……我……我這兩三年來……」

說到這裏，她抽咽得更加厲害，把被窩蒙上頭去，索性任情哭了一個痛快。我想她的身世，想想她

目下的狀態，想想過去她對我的情節，更想想我自家的淪落的半生，也被她的哀泣所感動，雖則滴不下眼淚來，但心裏也儘在酸一陣痛一陣的難過。她哭了半點多鐘，我在床上默坐了半點多鐘，覺得她的眼淚已經把我的邪念洗清，心裏頭什麼也不想。又靜坐了幾分鐘，我聽聽她的哭聲，也已經停止，就又伏過身去，誠懇懇地對她說：

「老三！今天晚上，又是我不好，我對你不起，我把你的真意誤會了。我們的時期的確已經過去了。我今晚上對你的要求的確是卑劣得很。請你饒了我，噢，請你饒了我！我以後永也不再幹這一種卑劣的事情了，噢，請你饒了我，請你把你的頭伸出來，朝轉來，對我說一聲，說一聲饒了我吧！讓我們把過去的一切忘了，請你把今晚上的我的這一種卑劣的情事忘了。噢，老三！」

我斜伏在她的枕頭邊上，含淚的把這些話說完之後，她的頭還是儘朝着裏床，身子一動也不肯動。我靜候了好久，她纔把頭朝轉來，舉起一雙淚眼，好像是在憐惜我又好像是在怨恨我地看了我一眼。得到了她這淚眼的一瞥，我心裏也不曉怎麼的起了一種比死刑因遇赦的時候還要感激的心思。她仍復把頭朝了轉去，我也在她的被外頭躺下了。躺下之後，兩人雖然都沒有睡着，然而我的心裏却很舒暢的默默的直躺到了天明。

早晨起來，約略梳洗了一番，她又同平時一樣的和我不微笑了，而我哩，臉上雖在笑着，心裏頭却儘是一滴苦淚一滴苦淚的在往喉頭鼻裏咽送。

兩人從旅館出來，東方只有幾點紅雲罩着，夜來的風勢，把一碧的長天掃盡了。太陽已出了海，淡薄的陽光曬着的幾條冷靜的街上，除了些被風吹墮的樹葉和幾堆灰土之外，也比平時潔淨得多。轉過了長街送她到了上她自家的門口，將要分別的時候，我只緊握了她一雙冰冷的手，輕輕地對她說：

「老三請你自家珍重一點，我們以後見面的機會恐怕很少了。」我說出了這句話之後，心裏不曉得怎麼的忽兒絞割了起來，兩隻眼睛裏同霧天似的起了一層蒙障。她彷彿也深深地朝我看了一眼，就很急促地抽去了她的兩手，飛跑的奔向屋後去了。

這一天的晚上，海上有一灣眉毛似的新月照着我和許多言語不通的南省人雜處在一艙裏吸煙。艙外的風聲浪聲很大，大家只在電燈下計算着這海船航行的速度，和到巨港的時刻。

選自過去集

## 偏 枯

王思玷

劉四……唉，這個苦人兒！他得了半身不遂的病了……他沒日沒夜的，躺在他的屋子裏，失却了一切舉動的自由，與生活的快樂。

他的屋子，是靠着佛寺的院牆蓋的，大殿的高大的紅山牆，和殿前頂着朵朵如花的嫩芽的大白果樹，作了他的背景。屋子裏的右邊，土炕上，躺着劉四，二子睡在他的腳下，左邊一口小鍋，一個鑿子，牆上帖着灶神碼子，還有亂雜的一些破盆，破罐子，破鋤頭，破鐮刀，新陳幾年的筲笠，簍衣，愈多愈顯着不值錢。

屋外是用秫稽夾的籬笆院落，右邊支一盤小磨，看樣是人推的，簷下——無標的窗洞前——支一個石台，台下砌就一個雞窠，台上一個半截罐子，滿盛着黃土，像以前曾栽過草花，現在又破下一塊來，一任那雨水沖激着黃土，從石台上流到石台下。

院的左邊，有棵小槐樹，樹底下，近門的一邊，鋪一片破席，阿大哄着他小兄弟三兒，在那裏玩耍，他們的母親，靠門搭個架子，在那裏打麥草，苦子，手頭極不熟習，臉上含着一種說不出來的悲哀。

「我若不趁早給你打個苦子，以後還有誰給你打？」她喃喃的說着。

「不是！」他說：「我是覺你不會。這雖是個不出奇的手藝，擱在不會的人身上，就是個難為。」

忽然一個燕子飛過了，吱吱啾啾的叫着，把阿大驚覺了。他一邊仰着臉看着，一邊喊：「媽……媽……媽……」

……燕子來了……財主們又好蓋屋了……該鋤地了……收麥的時候也快了……」

他母親不但_不看那個燕子，更極可憐的說：「傻孩子，不要再提那一些了。你父親睡在那裏，有誰再

去鋤地，再去作泥瓦匠，給人家蓋屋，唉，麥與我們也斷緣了！」

「不！」他在屋裏說：「我不時就要好了。我長長夢着在屋上工作，或在地裏割麥呢！唉，我的那張鋤，賣得可惜，要光獨我自己吃，餓死我也_不買那張鋤的。以後有錢也_不再買那樣的鋤了。唉，這都是因為我的病呀！這是個什麼病呵！什麼是半身不遂，也就算是周身全死定了。」

這時三兒把阿大的耳朵擡住了，用兩只小手，很命的撕着，鼓起小腮，咯咯的笑起來了。阿大疼了，急速的避開。三兒失却了他的玩具，就哭起來了。

劉四在屋裏說：「別教他哭啦……給他一口吃罷……」

她還只顧打她的苦子。說：「別哭啦！玩吧！」那個孩子，果然不哭了。又抓住一縷麥，再玩起來。

一個催命的判官又來了！她的小二子起來了。他默着小臉，定省一會，一邊用手揉着眼，慢慢的走到他母親的身邊。他母親又犯了愁了，好歹的哄着睡了。的怎麼又起來，又要鬧吃了。那種乾煎餅，他一定還是不願意吃。好的，又那裏有她不由的就懇求似的說：「你那邊給你兄弟玩去吧！一會我燒煎餅湯。」



給你喝，攔上油鹽打上借賣了的白母雞下的蛋好孩子，去吧！」

小孩子剛起來，是不想着吃的。她却糊塗了，反把一套話提醒了他。他承認了雞蛋是怎樣好吃的了，但是他也不說吃，只哼哼的噎着，使出要哭的樣子來。她沒法，只得把那個蛋拿給他，他才好了。偏偏三兒又看見了，一定也要玩那個蛋，但是他家再沒有第二個蛋了。以前下的，剛下了就賣了，終於把那可憐的白母雞也賣了。這白母雞也可憐她，臨賣的那天，又給她下了這個可憐的蛋。如今更鬧得可憐了。她無奈，把三兒抱起來，給他一口奶吃，才各自安生玩去。她重新再打她的苦子。

一時，一個小院落都寂靜。她又自己念着：「怎麼和尚也不來呢？」

阿大急促的說：「母親，快別提他了！那人，老大的不好。我昨天見他把他徒弟，按在櫈子上，使板子把臀打得通紅，就要露出血來了，我怪害怕的。」

於是她的頭垂下去了，憂愁，恐懼，而且悲傷，又極力的隱藏着，不願教小孩子看見，只說：「不好嗎？……那個人不好嗎？……不好……」

她的眼珠，一時全被淚痕包起。她極力自持，想把牠收回去；但是她的鼻涕，又出來了。她無聊的敲着她打的苦子，苦子老大的又不成樣子。一頭愈打愈寬，繩口也沒結緊密，略一活動，麥楷便紛紛亂墜。她悲忿得變轉了聲音，喊叫出來：「一個苦子都不能打，只好死去了！」她的眼淚，終於止不住泉一般的奔出來。

「不要打啦！」劉四在屋裏說：「離用苦子的時候早呵！那時我也就好啦。我從來沒做過壞事，老天爺一定不能教我終於這樣的。」

「三兒的父親」她說：「這我是氣忿我自己。唉！多無用呵！這不是你的病累贅你，是我累贅你了！」

年三兒那個時候，我足足病倒了三個月。你竟然什麼也沒教牠却乏。借債，人都爭着借給你。因為你是個有用的人呵！這臨到我身上，竟然就不行了。天老爺呀！還教我睡着吧！」

「不要悲傷了！」他說：「你不是個女人嗎？」

「三兒的父親」她說：「我上了女人的當了！女人爲什麼不能割麥鋤地……爲什麼只好造飯縫衣？」

「唉，三兒的父親！你這病要發生在沒有孩子的時候，我給人家製鞋底，縫衣服，也可以供給僱兩個的穿衣吃飯。設使再過幾年，再生下兩個孩子，那可就更不得了了！」

「唉，這也是命定下的。等我好了，也就好了。」他可憐憐的安慰她。她把手扶在苦子架子上，不再去打淚包着的眼睛，看着微黃略帶黑色，顯着稚氣，不大圓滿的二個小面龐，和一個膩嫩的小白臂。梁上接着很短的一個小脖兒，胖出一道溝來。啊！這是多麼美啊！愛啊！眼前看看要分離了這些天真爛漫的小孩子那裏知道呢？」

阿大說：「你不好生給僱兄弟玩，明兒父親再勝了錢來，買了東西，不給你吃。」

二子急促的說：「哥哥哥哥……早晚才有賣梨子的……啊！母親，母親，張奶奶來了！」

她轉過臉去，擦擦眼，果然張奶奶來了。劉四也感慘的抬起他病黃了的臉，但是他的身子，却不服他的使命，不能起來致敬來賓，他無奈的喊着：「張娘子，張娘子！」他的兩個嘴角，就酸下去了。再不能說了他的妻子，只怔着眼，看定張奶奶的臉兒，包藏無限的恐懼，無限的憂思，好像有許多吉凶參半的問題，急待張奶奶判斷出來，但是她不敢先問她。

張奶奶看着她的彷彿大小三個小孩，坐在一塊，像一窠小燕一樣，開口就吁出一口氣來：「唉！兩

口兒都不大的年紀，頭高頭低的三個小孩子，誰不說你們好命……唉……  
「我適才又遇見和尙來，他也說：『怪可憐的，無論怎着，我沒有不應承的。』論起來，也不錯，不過是他的規矩大點，唉……」

「那兩條路，我也都給你串通好了，須得你們自己拿主意。你們想做粗針線呢？就上李太太那裏去，帶着三兒也行。錢也不少，每月四百大錢——可得不能帶吃飯的孩子！你若願意作奶媽，錢可更多啦！每月三吊大錢，我是和孫老爺說的。孫太太還應承我教你帶着二子，他那樣人家，每天吃他兩頓飯，是不要緊的，這樣可倒怪好。阿大二子，都有了吃飯的地方，你的工錢，也滿可以養活病人——只有一件，這個吃奶的小孩子，是必須離……」

「我的小孩嗎？」

張奶奶開始說的時候，她的一雙眼睛，就丁在她的臉上；以後漸漸有了淚了；以後竟哭起來了。

「不要顧惜我了！你們想法活命去吧！張嬤子，我忘不了你的好處！」劉四哀慘的在屋裏說。

「你們不要急燥，慢慢慢慢的商議。」張奶奶說。

「不用商議了，張奶奶。」她決斷的說：「一定是得走這條路的大的一定得去當和尙的，只有這小

阿大猛然哭起來了！一手扶着小槐樹跳，口裏不住的喊：「母親……母親……母親……俺不願意當和尙呀

……俺怕呀……母親……」

劉四在屋裏也哭了。說：「天爺呀！你讓我死了吧……唉！這是個什麼病呀……」

三兒看着他哥哥哭，也無意識的哭了，只有小二子怔着小眼兒看看這個的臉，看看那個的臉，他彷彿

佛還不大明白似的。

張奶奶說：「阿大別哭了！你母親是說不教你做和尚了，教你和你弟弟，都跟你母親上李太太家吃饅頭去，等你父親好了再回來。我看四哥的臉上好了老多了，也像快要好了。」

劉四說：「孀子說的不錯。我從來沒做過壞事，難道教我就這樣子了嗎？」

張奶奶好歹把阿大哄得半信半疑的不哭了。他的母親只顧站在那裏一個連一個的墜她的眼淚。張奶奶再把三兒抱起來看着他的面龐說：「嫂子，你把這個小可愛的賞給我吧——可憐我這沒兒女的老蟲。」那無知覺的小爬蟲，竟挺起身來，伸開一隻小拳頭，擁着張奶奶的老嘴吧，吱吱咯咯的笑起來了。飽滿的小腮上，笑出兩個深渦。無兒女的老媽媽，何曾嚐過這樣的甜蜜，不知不覺的也落下兩點淚來。

這時的太陽，將要洗下去了。大白果樹上，滿含着迷漫的春烟。金日腳從大殿的紅山牆映到小院子裏，像一片血霧。人們的愁慘的面龐，都像浴在血裏。這時外面忽然又有一套腳步聲，想是和尙來了。

選自小說月報

## 被擯棄者

白采

什麼事情能把我心上的快活趕掉呢？我像飲了酒一樣的好過。我真自己好笑，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不關緊要的病，輪輪也就像好了。我比無論那個人，都該珍重得多。我像有了非常的倨傲。昨天他到我這裏來，我逗着同他笑道：「這不干我的事。」他聽了，却只是不語，顯出很無聊的神情。我不知他

有什麼該憂愁的呢。我說：「我不管，將來隨你怎樣發付；橫豎這不干我的事，不知那個的……」他勉強對我一笑，他不笑，我愚駭嗎？我走近鏡檯旁，衣裳不住的纏繞着，使我感着異樣的舒適！我俯視着自己的手貼在前襟上，心裏只是突突的起落，同伴都猜我是想什麼。別人怎知道我心裏的快活呢。我若果能爲他……唉，這到底該說什麼好呢？我想他一定更要比我喜歡，也更喜歡我！我用力把兩頰對着鏡子鼓起，爲了要使我笑瀾散開去，但這是完全無效的，忍不住便笑了。他却爲什麼常對我憂愁呢？有人說：「憂愁是會把少年趕着偷跑的！」我却不相信，我以爲只要保持着我們的天真，這便像一條繩子，會把少年永遠繫住了。

他隔有兩三天不來了，有一回他拿着許多的果子給我，有些是青的梅子，紅的楊梅和黃的枇杷。我近來很愛吃這些酸果，我不怕酸。我笑着說：「你禁止叫小夥子去買，你却自己去買來，你想做我的小夥子嗎？」他正容說道：「總是這般小孩子嬉戲的脾氣，難道還不改掉嗎？」我更加笑了，我正喜歡他這樣喊我，對他佯怒道：「我還要永遠做小孩子，你有什麼法子叫我不是小孩子嗎？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該欺負的嗎？」他忍不住笑道：「那個欺負了你？」我說：「你欺負了我。」說着，便倒在他懷裏，不覺哭起來了！他也眼淚不住的流，這是我們第一次的哭。我悔極了，真不解爲什麼原故要哭，那天我胸膛也幾次作逆：我便一手揩着眼淚，並且告訴他說：「我近來常有這個毛病。」他對我說：「不要緊，切不要診。」我不覺撲哧的一笑，說道：「小孩子的病，自然是不消診的啊！」他也對着我苦笑，我真不明白，他爲什麼變成了那般冷澹、憂鬱的神氣。

他今晚特地跑來攜着我到園裏去，我們坐在平石上。樹上的雀子，叫了一聲，像是歡迎我們。等到巢

中發出大小不一的聲音過後，雀子依然抱着牠們的兒子睡了。雲縫裏兩個較大的星子，遙遙的熠耀着，像是在那裏敘說牠們天上的小伴——那些很小很小的星。我倚在他的身邊，手按住在他肩膊上，含笑着把胸前微微挺起，露出我豐碩可愛的乳房。他把手彎在我的腿上。我說：「白天裏你能這樣同我拍照嗎？」他搖搖頭，我弩起嘴唇說：「我要呢。」我們又漸漸談到這上面來了！他像是預備有什麼要對我說的，但幾回都只往喉嚨裏吞下了。我用手略略推他，笑着說：「必定要有什麼事情發生，請你告訴我！這不關你的事，我只看你怎樣處理好了。」他總是默默的對着我，他的神氣倒要引起我發笑呢！我像有些惘惘不寧的確，我真懶了，頭髮散亂着；我比飲了酒還好過，我的人用手指替我理着鬢脚，我嫌他多事，讓開他的手，我跑開去，遙遙的對他笑了。

這不是撕破我的膽嗎？今晚又是在我們的園墓，我真不料他有這麼一個可怕的消息給我：我震恐了！這不是要殺我嗎？我不懂他所說的，我的脣吻不住的翕張，手足不住的寒顫。他說是事只好讓醫生處理，他叫我到醫院去住幾個月——我不懂他是要殺我——比殺我還利害，我不暇流眼淚，我切齒的對他道：「你不用管一切的事，讓我自己承擔別人譏笑我也罷，作踐我也罷，總之不干別人的事。我真不料你們這些人的腦子，是些什麼構造，都會有這殘忍下劣的一個人殺死好了。」我不覺放聲大哭。他極意把手撫摩我，想見你以後再把我呆呆的不敢出一點聲息。我已明白他是懷着惡意待我，我推開他的手，我們的事便這樣決定了。我回到房裏，已覺疲倦極了，却不想睡，祇愛這麼寂坐着。我如飲了酒一樣的正好過呀，酒味變了！但我總覺着像醉了一般。

我已很久沒有寫什麼，現在我的事平安的過却了！我真不好說出我是怎樣的驚喜，這已經不是夢。

裏嗎？我的……我該用什麼稱呼好呢？——小生命！你居然得着你母親藏在羞赧裏的愛！神定然保佑你，你也定會聰明絕世了，我一手執筆，一手抱住你，要把你身上每一小部分，豫備都加以讚美。你這嘴唇動作的式樣，這黃髮，這靈妙的小眼睛，都像當你未生時，我便早已見慣了的，我喜歡得說不出了。那個惡徒，我願一切的人，對你都忘記，世上是有了他的，并願他們對一切純潔的小孩，都忘記，是該有父親的，永遠忘了！我稀貴的新生命，記非是神力賜給我的，我怎會有了這個奇蹟呢？你的母親……唉，不是他並沒有母親的，我不配做他的母親，我可以做他的姊姊。——他像我前年玩的那個小蠟人，我笑得無力了！

我爲什麼不願意出這室門的一步？我寶寶一天一天的煩聒我，同伴都像與我相忘了。她們見我總不免藉藉私語，我有時走近她們，都像防備着我，陸續的散了。我有什麼必須勞她們贊議的呢？我不知爲什麼竟使她們反感着如此不安，但她們對我的冷刻，直逼着我，我要哭，這是她們待她們同伴應該有的禮貌嗎？

我想我並沒有損失什麼，我也還是一個人，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呢？她們偏要操心着想出了種種法子對付我，這不是故意逼我難堪嗎？記得我曾問過一回小孩需要的藥，她們竟無一人睬我，難道這小生命是該落地就連吃藥都不許的嗎？又還有一次是那布料的可賣，人人可以有權去買的，真怪事，爲什麼我問她們小孩衣服的尺寸，竟沒有一個答我半句呢？可愛的小生命，人門原來已不許你穿衣了！我真不料人與人有這般毒的心，便對無罪的小孩，都要張牙舞爪，這好像直行告訴我的小孩是處死的了。這於她們有不有益處，我都不明白，現在我縱願意莫奈何的住着，這叫我還能立腳嗎？我沒有眼淚，我只是瞪目的直視，這世上到底是用什麼道理來統治的？他們怎能有的權侮辱人，并有權侮辱我？

純潔無垢的小生命！我的氣憤差不多要把身體爆裂了！人人對我都改變了面孔，觸處使我傷心。驅迫我的，蹂躪我的，出力構陷我的，却不道就是我本來的同伴；我屢次想詰問她們：「何以要干涉我種種？到底爲什麼要這樣做呢？」恐怕不單是我莫明所以，就是她們自己也是莫明所以吧？我常常想人類像是生長在一張畫了方格的紙上，這每個格子就是永遠的隔閡，那界上的綫紋便是他們所說的有了關聯吧？——他們的愚蠢，有時意會各人誇讚自己的格子更大。

什麼好像叫我老是馴謹着，我便沒有了一點別的勇氣嗎？我千方百計都想遍了，再不能忍耐了？那個人，我固然怒他，但我也恕他；我想他不能再來這裏，正同我不能出這室中一樣，這中間張着一層織上了什麼咒語的幻網，把人的路都障住了！總之我對他雖是絕望，但一絲都不恕他了；他確是愛我的人——我的寶寶也笑了——寶寶，我也愛過那個人呢。可是我爲你，寶寶，却甘心丟掉我一切的自由了！我不怨他，我要怨你！哦，罪過！我說錯了，我們怎有權力怨一個純潔無垢的小孩呢？不錯，我們已經丟掉的，不過是如零碎的權利，並不是丟掉了整個的自由。我何妨便跳出這個籠子呢？我可不須帶什麼，只要有我這愛的種子，我的，小生命，那末，就同着乞食度日，鬻歌自給，我也是樂意的。縱然人家見我，低離萬狀，我還可以嬉笑自若呢！我預料那些不認識我的人，定能比這些認識我的人反要好些吧？

今天我出門第一件要解決的事，就是有人問我的孩子的父親姓什麼？我看在那發問的人，倒像這是很重要的問題。他們無論何人見面第一個問題就是這個，他們有時只問了這個就夠了；除是他們無聊的人和無聊的社會，才有這無聊的交際，我真覺得好笑。我的肉，我不能就把我的姓給你嗎？這有誰來干涉你？一個人要姓一個姓，就像一個人要在自己面上塗一筆墨，或一筆藍，是與別人無相干



的。寶實是我的，我的姓就是你姓！

我現在又有些什麼要寫下來了。我已隔了很久沒有執筆，時間對我像是特意捱延思想也像稍稍有了一點變動。我不明瞭，我竟有時也像憎恨我的寶實，而且我的寶實已漸漸長大，我們也算熬受久了。但有人和他問話時，我總不免先替他感到膈膈噁噁！這到底爲什麼原故呢？寶實，我總覺對你不起，我未嘗向世人羞慚，但不能不向你羞慚！在我們的容顏上，可以分析出種種苦難，顛連，漂泊的生涯經過，我自己想起，還覺膽寒，并不相信是荏弱的我們所能堪的，我却一切都不顧了，不幸的小生命啊，我雖還能和你一步步忍耐過去，但那裏究竟是我們的前程？寶實，這樣，不反引起母親對你添了無端的怒憤嗎？我也曉得這是不應該的，無奈這種思想總無法子除掉。寶實，我爲什麼不直向世人承認？是我光榮的冠冕？難道還怕世人要奪去污毀嗎？我這種遊移的壞性格，或者是關於我母親的遺傳呢？我聽見有人說我的母親是忍痛嫁了她不願嫁的人，她是爲顧惜我父親先聘定了的名義，她便一生暢快地坐在這名義獄裏，並做了一個好主婦，不幸在生我後便因衰弱病死了。我雖不願做這兩重人格的人，但我對我的寶實的憎恨，羞慚和怒憤，定然是受了這種遺傳的影響呢。我的寶實，你真該怨我，我不該帶你常遇見那些好說閒話的老婆子，常要拉住你絮絮叨叨的不休。原來人們都這般可怕嗎？他們的問話真蠢！難道我既然生了孩子，反有不是一個母親的嗎？真蠢貨！難道世上的小孩豈有一個是沒有父親的嗎？——虧他們還要囉呢！

我的心緒的確不免感着空漠，擾亂；我的天真，不知消失在那裏去了？我的嬉笑自若，怕也要自我面上移去淨盡了！情緒的激變，是無人能自己剋制的。不過在我固執的意念裏，便是將來把我麻痺了，癱

廢了，我也並不畏葸，頹挫；我除是爲了使我的情感向上，又何嘗有一刻自甘墮落呢？像我心上，自己真省察不出什麼便叫是非了，我祇是朦朧臃腫禁不起空泛！唉，有誰能看出放蕩的處女的悲哀，她們失望的淒楚，是要比孤孀還難受呢？但是我又何曾放蕩過，禮教兩字在我也還有勢力支配我的行爲，我現在還能守一，我的志趣還能比什麼人都高尚些，爲什麼我便不能享受人生應有的正當的娛樂呢？

天啊！我有時還是想念他呢！他也還爲我度他苦悶的生活嗎？——那個惡徒，他那憂鬱有閱練的額角，美麗而沈靜的行動，能使我永不忘記。我心裏正像澆了沸湯，我的心恐要碎了他該自己寬慰些，如果是一個男子，定要耿耿此衷，矢信不渝，當然也可聽由自己的意志，不過他要將就些不太拘執才好。在男子是無妨的，社會對他，自有恕詞；不比我們女子，既被了擯棄，便逃不了更多的督責，除非宛轉呻吟於悲運之下以覓死，是無第二條路可許走的。我想我們已往的行事，也許不免有些少年理性上的錯誤——他並不算負了我，我也還是愛重他，我想我若能再見着他……不，凡人的追想，有什麼益處，如同失去了的青春，是無法挽回的，我很憐憫他，我雖零落，還可仗着我的小生命，做我靈魂的慰藉呢。唉，我的心要破了！我不能救我自己，往弱易犯罪的我，他是被我害了！

* * *

我不料枉費的哭了一個整夜。我不幸的兒，假若我一旦死了，我便忍心讓你一生受人無端的侮蔑嗎？或者寧願當時依那惡徒的意思，我現在不也是人家都說有體面的人嗎？我們的行爲，若得不到真的評價，那末，我們爲了要求自由的伸張，反要益發掃盪不顧一切的猛進了！我們無論何事，可隨便的做去，一切都沒有評價的。『死和戀』更是我們璀璨的寶座，永遠不能拆卸的！我們要傾我們所有愛的血，偏灑在墓門和墓道之基，使成一個熱烈的死，便當我們生前的瑣尾流離中，也是越足證明我

們並不是傻子；眼眶裏曾經吞下許多淚去折人，他定有了大智慧！唉，我太放恣了，我像飲了酒一樣的好過，但陶醉是不能救濟現實的悲哀的；我真荏弱了，像這般悲慘、謬誤、寡情的世界，生是爲什麼呢？我的寶貝，不如快些離開這被我咒詛了的世界，遲早並沒有兩樣，你的運命已由我鑄定了。但是我的愛，寄託向那裏呢？

早上我抱住我的寶寶，靠在那橋欄邊，溫暖的風，拂在面上，像織絨一般的細軟；太陽在水面閃爍出無數浮動的金星，使我眼中生出奇異的感受。一切是有生命的，一切生命是動的，哦，假若只給了你的生命，却不給你動的機會，如同一個不醒的冬天，便也枉然吧？現在我的寶寶害苦了我，我更害苦了我的寶寶。我們都不能獨生，正同陷在一個空泛無邊的海裏，那浩渺無際的波濤……我忽然想起那個水，今朝早上見着的水，那鮮明活潑的水，那裏有很好的機會，我何不便趁那美麗的清晨，我們更一同自橋欄上推着下去？只有水是最清潔的安息處，他們那些好管閒事的人，或者把我們救住，並要捉住我，這又有什麼要緊呢？在這世上有嘴的人都會說別人是瘋子，他們也常說我是瘋子，他們定會再把我放走的水，水只有水！

我經過幾天，不知怎樣還生着，在這些堆塚屯疊的生人中間，我已走徧了，他們平庸的生活，膚淺的道理，我已想熟了，我是不屑多一日的存在了！他們許多帶在頸上搖晃着的腦袋，正像我足上踐踏的爛泥，爲了他們的腦袋裏，日夜製造罪惡，自還是聰明，也同爛泥一樣，時時發出奇臭，沾污了全世界。他們都帶有兩副面孔，慣會欺負零了的人，一面却匍匐着想找尋他們自己去獻媚的人。他們只要虛名，在那些奇異的排場裏，他們若沒有兒子可以抱養別人的寄生子，以爲有福，他們可以嫁心裏不願嫁

的人，以爲溫順；他們只爲了貪懶惰的原故便不再醮，以爲名節！他們對人可以誇讚自己仇視的兄弟，以爲顧大體，有了度量他們犯重婚，只要借得一個名目，說是爲了立後奉祀，他們留錢鈔給兒子，日日教給兒子不義的話，也同放債一樣，責望兒子遵守報恩，便叫做慈孝，他們飽了落後才叫妻子吃飯，說是能體貼女子，而且表示憐憫了弱者（這便是現代社會制度承認的一個極完整的家庭，和一切倫理的美德）唉，那個惡徒，他也爲什麼拋捨我呢？

我的人，他那永久憂鬱的容色，確然表示了他的閱練；但閱練有什麼用處呢？惡徒！我想這些俗濫的經驗，不過是事理上失敗的俘虜，結果把自己的情感的盡，變成了一個娼婦（一）之徒，正如俗語說的：「便死在水裏，也不生泡沫。」這又何苦呢？他其實是情感極豐富的人，只是太持重些，反使他處處被拘束了。我至今還不能捨棄他，我自己物色的並不算差，我是無父母的人，難道這事錯的嗎？關於我們的事，我敢起誓，他確是愛我，我也永遠愛上了他！我憑了真誠的喜悅和正義，在人面前，我可以承認他的愛情。但我們却什麼都得不着了，我被擠在幸福以外了。在我們中間什麼像是我們的障礙，在我心上耿耿的到底是什麼原故？有什麼像是日夜壓迫着我？我有時也像非常興奮起來爲什麼却又使我終於隱忍呢？我願有人如同醫生的手術，能剖開死後的屍骸尋出病源一樣的，在我死後把這個也發現出來——這是不服從心的毒菌，傳染了全世界，蝕害過世界所有一切的權力，須把牠連根株剷起，防牠再蔓延着，使人類沒有一個算完全的心！我們也就值得做一次犧牲了。宰制這世界的，還有比心更強的東西嗎？唉，若是永遠有了這個，世界便永遠無意義了，不錯，在這裏太陽是冷的，春是蕪雜的，人類是朽的，我要狂了！……

我從此可不用再寫什麼了，我只一個人嗎？我怎會到這野渡旁邊的村落裏來了。我的寶寶呢？寶寶呢？好了，他們不是說我在船上失手把他誤落在河裏淹死了嗎？真的什麼都完了！我用了這纖軟瘦弱的手，竟然殺死了我自己的兒子！我是犯罪的人了，罪人的眼淚，是不該滴在土上的。我要躲上那裏去哭呢？我是膽了孤獨的人，沒有了我的伴嗎？——孤獨！哈哈，我的寶寶得着自由了……哦，我不能笑，在這地上，我立誓永不發笑了！寶寶，在那裏呢？

人失了愛情，是隨便何時何地都可以死的；但有些竟沒有敢死，又像是有什麼在那裏作弄着——好像是些鬼一樣的影子，難道便求死也不是自由的事嗎？已經陷沒了的我，什麼都不能約束我了，死對我已失了威權，但我實不能用一死塞責，可是又走向那裏去，有我可以容存的地方呢？他……什麼？我不牽望了，我已把他最後的趕出了我的心，我只有對我寶寶的悔恨，我殺了他——用我嫩弱的手殺了他！現在是我該走的時候了，寶寶，在那裏呢？

這真是希奇的夢？我不是夢着我的母親嗎？她用嚴重的威儀望着我，開始便喊我道：「你怎不把你的孩子吩咐大家去撫育呢？我已替你請託了蜂和蟻做你的師長。在牠們這裏，他們所得的食物是均分的，愛却是選擇的！勞作是平均的，慧性上却辨出很多的階級！你看，牠們是怎樣的撫育小孩，牠們小孩的生長，是全體同負責的！牠們無論那個，對於每個小孩都知道愛護。牠們除用力和本能的美，去獲得自己所要的，不再用別的交流方法，或是詐騙的行爲。牠們斷沒有一個自己想死的，但爲了要食與愛却並不怕死；牠們誰都不嘲弄誰，但也沒有一個怕嘲弄的。牠們只怕無勇氣，只有無勇氣的才知道自恥。牠們這裏是由女子處理一切的生產，男子也有了小孩子一樣的受撫，能得着智慧工作的愉快。牠們尤其留心很好的居室，在佈置居處上表明牠們勝過人類的文明和證實牠們生產的餘力。牠們

定然歡迎你！牠們歡迎能產生好的孩子的母親，爲了伊無限的慈愛的心，這是宇宙生命之源。牠們這裏只歡迎有勇氣求愛的女子，所以牠們自己的種族也更得着繁盛和光榮！

哦！我滿紙寫了些什麼……我母親告訴我的話嗎？我不該輕易的告訴別人世上的人，爲了自己不懂的事，反要嘲弄我是瘋癲了！其實世上這些不瘋癲的，已無一人可以得救，請莫擾我！我像飲了酒一般的好過。我有了由夢裏的清醒，有了勞力後的疲倦，有了絕望後不絕之望的沈悶！我正要期待着，和休息着。

那裏，我的兒子來了！他永遠坐在玻璃簾上遊戲。他正在那裏等待着什麼，等待我沒有給他的。兒啊，我把你寄在蜂巢裏，或是蟻穴裏，使你無一切的驚擾，你好好生長吧！「光明定然要來」預備用你的小手去承接你與別人一樣是有了母親的。別人若怎樣驕傲，你也可以一樣的驕傲，世上已無一人可以對你驕傲的爲了你，「光明定然要來」你不須向比你年長的人哭泣，他們已無一人自己可以得救的。看啊，那坐在玻璃簾上嬉戲的，不是我可愛的寶貝嗎？他在那裏正要等待什麼？等待我沒有給他的兒啊，我要去去就來……

我拾得的這一卷稿子的，確是女子寫的，自此以下便殘闕了，我不知道伊是什麼人，也沒有人知道伊流落的行止。伊或者已在上帝那裏得救了！聖處女馬麗亞定然證明伊的聖潔，赦免伊的無罪。但這是一件何等悲慘的故事呢！

## 莎菲女士日記

丁玲

十二月二十四

今天又颳風！天還沒亮，就被風颳醒了。伙計又跑進來生爐。我知道，這是那樣都不能再睡得着的。我也知道，不起來，便會頭昏。睡在被窩裏是太愛想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上去。醫生說頂好能多睡，多吃，莫看書，莫想事，偏這就不能。夜晚總得到兩三點才能睡着，天不亮又醒了。像這樣颳風天，真不能不令人想到許多使人焦躁的事。並且一颳風，就不能出去玩，關在屋子裏沒有書看，還能做些什麼？一個人能呆呆的坐着，等時間的過去嗎？我是每天都在等着，挨着，只想這冬天快點過去，天氣一暖和我咳嗽總可好些。那時間要回南便回南，要進學校便進學校，但這冬天可太長了。

太陽照到紙窗上時，我是在煨第三次牛奶。昨天煨了四次。次數雖煨得多，卻不定是要吃，這祇不過是一個人人在颳風天為免除煩惱的養氣法子。這固然可以混去一小點時間，但有時卻又不能不令人更加生氣，所以上星期整整的有七天沒玩牠，不過在沒有想出別的法子時，是又不能不借重牠來像一個老年人耐心地消磨時間。

報來了，便看報，順着次序看那大號字標題的國內新聞，然後又看國外要聞，本埠瑣聞……把教育界，黨化教育，經濟界，九六公債盤價……全看完，還要再去溫習一次。昨天前天已看熟了的那些招男女，編級新生的廣告，那些為分家產起訴的啓事，連那些什麼六〇六，百靈機，美容藥水，開明戲，真光電影……都熟習了過後才懶懶的丟開報紙。自然，有時是會發現點新的廣告，但也除不了是些綢緞舖五年六年紀念的減價，恕計不週的訃聞之類。

報看完，想不出能找點什麼事做，只好一人坐在火爐傍生氣。氣的事，也是天天氣慣了的。天天一聽到從窗外走廊上傳來的，那些住客們喊伙計的聲音，便頭痛，那聲音真是又粗又大，又嘎，又單調，「伙計，開壺」或是「臉水，伙計」這是誰也可以想像出來的一種難聽的聲音。還有那樓下電話也是不斷的有人在那電機旁大聲的說話。沒有一些聲息時，又會感到寂沈沈的可怕，尤其是那四堵粉聖的牆，牠們呆呆的把你眼睛擋住，無論你坐在那方，逃到床上躺着吧，那同樣的白聖的天花板，便沈沈的把你壓住。真找不出一件能令人不生嫌厭的心，如同那麻臉伙計那有抹布味的飯菜，那掃不乾淨的窗格上的沙土，那洗臉檯上的鏡子——這是一面可以把你的臉拖到一尺多長的鏡子，不過只要你肯稍微一偏你的頭，那你的臉又會扁的使你自己也害怕——……這都是可以令人生氣了又生氣。也許這些只我一人如是，但我却寧肯能找到些新的不快活，不滿足，只是新的，無論好壞似乎都隔得我太遠了。

吃過午飯，葦弟便來了。我一聽到他那特有的急遽的皮鞋聲已從走廊的那端傳來時，我的心似乎便從一種窒息中透出一口氣來的感到舒適。但我却不會表示，所以當葦弟進來時，我只能默默的望着他，他反以為我又在煩惱，握緊我一雙手，「姊姊，姊姊」那樣不斷的叫着，我自然笑了，我笑的什麼呢？我知道！在那兩顆只望到我眼睛下面的跳動的眸子中，我准懂得那收藏在眼簾下面，不願給人知道的是些什麼東西！這是有多麼久了，你葦弟你在愛我！但他捉住過我嗎？自然，我是不能負一點責，一個女人是應當這樣。其實，我算夠忠厚了，我不相信會有第二個女人這樣不捉弄他的，並且我還在確確實實的可憐他，竟有時忍不住想去指點他：「葦弟，你不可以換個方法嗎？這樣是只能反使我不高興的……」對的，假使葦弟能夠再聰明一點，我是可以比較喜歡他些，但他却只能如此忠實的去



表現他的真摯！

華弟看見我笑了，便很滿足。跳過床頭去脫大氅，還脫下他那頂大皮帽來。假使他這時再掉過頭來望我一下，我想他一定可以從我的眼睛裏得些不快活去。爲什麼他不可以再多的懂得我些呢？

我總願意有那末一個人能了解我得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愛，我些體貼做什麼？偏我的父親，我的姊姊，我的朋友都能如此盲目的愛惜我，我真不知他們所愛惜我的是些什麼。愛我的驕縱，愛我的皮氣，愛我的肺病嗎？有時我爲這些生氣傷心，但他們卻都更容讓我，更愛我，說一些錯到更能使我想打他們的一些安慰話，我真願意在這種時候會有人懂得我，便罵我，我也可以快樂而驕傲了。

沒有人來理我，看我，我是會想念人家，或惱恨人家，但有人來後，我不覺得又會給人一些難堪，這也是無法的事，近來爲要磨練自己，常常話到口邊便嚥住，怕又在無意中竟刺着了別人的隱處，雖說是開玩笑，因爲如此，所以這是可以想像出來的，我是拿一種什麼樣的心情在陪華弟坐。但華弟若站起身來喊走時，我是又會因怕寂寞而感到悵惘，而恨起他來。這個華弟是早就知道了的，所以他一直到晚上十點鐘才回去。不過我卻不騙人，並騙自己，我清白華弟不走，不特於他沒有益處，反只能讓我更覺得他太容易支使，或竟更可憐他的太不會愛的技巧了。

十二月二十八

今天我請毓芳同雲霖看電影。毓芳卻邀了劍如來。我氣得只想哭，但我卻縱聲的笑了。劍如，她是夠多麼可以損害我自尊之心的；我因爲她的容貌，舉止，無一不像我幼時所最投洽的一個朋友，所以我竟不覺的時常在追隨她，她又特意給了我許多敢親近她的勇氣，但後來，我卻遭受了一種不可忍耐

的待遇，無論什麼時候想起，我都曾痛恨我那過去的，已不可追悔的無賴行爲；在一個星期中我曾足足的給了她八封長信，而未會給人理睬過。毓芳真不知想的那一般勁，明知我已不願再別起從前的事，卻故意要邀着她來，像有心要挑逗我的憤恨一樣，我真氣了。

我的笑，毓芳和雲霖是不會留意這有什麼變異，但劍如她是能感覺得；可是她會裝裝糊塗，同我毫無芥蒂的說話。我預備罵她幾句，不過話只到口邊，便想到我爲自己定下的戒條，並且做得太認真，怕越令人得意，所以我又忍下心去同她們玩。

到真光時，還很早，在門口又遇着一羣同鄉的小姐們，我真厭惡那些慣做的笑靨，我不去理她們，並且我無緣無故的生氣到那許多去看電影的人。我乘毓芳同她們說到熱鬧中，我丟下我所請的客，悄悄回來了。

除了我自己，是沒有人會原諒我的。誰也在批評我，誰也不知道我在人前所忍受的一些人們給我的感觸，別人說我怪僻，他們哪裏知道我卻時常在討人好，討人歡喜，不過人們太不肯鼓勵我去說那大違我心的話，常常給我機會，讓我反省到我自己的行爲，讓我離人們卻更遠了。

夜深時，全公寓都靜靜的，我躺在床上好久了。我清清白白的想透了一些事，我還能傷心什麼呢？

### 十二月二十九

一早毓芳就來電話。毓芳是好人，她不會扯謊，大約劍如是真病。毓芳說，起病是爲我，要我去，劍如將向我解釋。毓芳錯了，劍如也錯了，莎菲不是歡喜聽人解釋的人。根本我就否認宇宙間要解釋。朋友們好，便好；合不來時，給別人點苦頭喫，也是正大光明的事。我還以爲我夠大量，太沒報復人了。劍如既爲我病，我倒快活，我不會拒絕聽別人爲我而病的消息。並且劍如病，還可以減少點我從前自怨自艾的

煩惱。

我真不知應怎樣才能分析出我自己來。有時爲一朵被風吹散了的白雲，會感到一種渺茫的不可捉摸的難過，但看到一個二十多的男子（葦弟其實還大我四歲）把眼淚一顆一顆掉到我手背時，卻像野人一樣的在得意的笑了。葦弟是從東城買了許多信紙信封來我這裏玩爲了他很快樂在笑，我便故意來捉弄，看到他哭了，我卻快意起來，並且說：「請珍重點你的眼淚吧，不要以爲姊姊是像別的女人一樣脆弱得受不起一顆眼淚……」還要哭，請你轉家去哭，我看見眼淚就討厭……」自然，他不走，不分辯，不負氣，只蜷在椅角邊老老實實無聲的去流，那不知從那裏得來的那末多的眼淚，我自然得意夠了，是又會慚愧起來，於是用着姊姊的態度去喊他洗臉，撫撫他的頭髮。他含着淚珠又笑了。

在一個老實人面前，我是已盡自己的殘酷天性去磨折了他，但當他走後，我真又想能抓回他來，只求他一句：「我知道自己的罪過，請不要再愛這樣一個不配承受那真摯的愛的女人了吧！」

一月一號

我不知道那些熱鬧的人們是怎樣的過年法，我是只在牛奶中加了一個雞子，雞子還是昨天葦弟拿來的，一共是二十個，昨天煨了七個茶滷蛋，剩下的十三個大約總夠我兩星期來喫，若喫午飯時，葦弟會來，則一定有兩個罐頭的希望。我真希望他來，因爲想到葦弟來，所以我便上單牌樓去買了四盒糖，兩包點心，一籃橘子和蘋果，是預備他來時給他喫的。我是准斷定在今天只有他才能來。

但午飯喫過了，葦弟卻沒來。

我一共寫了五封信，都是用前幾天葦弟買來的好紙好筆。但我想能接得幾個美麗的畫片，卻不能。

連幾個最愛弄這個玩藝兒的姊妹們都把我這應得的一份兒忘了。不得畫片，不希罕，單單只忘了我，卻是可氣的事。不過爲了自己從不曾給人拜過一次年，算了，這也是應該的。

晚飯還是我一人獨喫，我煩惱透了。

夜晚毓芳雲霖卻來了，還引來一個高個兒少年，我只想他們才真算幸福。毓芳有雲霖愛她，她滿意，他也滿意。幸福不是在有愛人，是在兩人都無更大的慾望，商量量平平和和的過日子。自然也有人將不屑於這平庸，但那只是另外那人的，卻與我的毓芳無關。

毓芳是好人，因爲她有雲霖，所以她一願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她去年曾替瑪麗作過一次戀愛婚姻介紹者。她又希望我能同輩弟好。因此她一來便問輩弟。但她卻和雲霖及那高個兒把我給輩弟買的東西喫完了。

那高個兒可真漂亮，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男人的美上面，從來我是沒有留心到。只以爲一個男人的本行是在會說話，會看眼色，會小心就夠了。今天我看了這高個兒，才懂得男人是另註有一種高貴的模型。我看出那襯在他面前的雲霖顯得多麼委瑣，多麼呆拙……我真要可憐雲霖，假使他知道了他在這大人前所襯出的不幸時，他將怎樣傷心。他那些所有的粗醜的眼神舉止，我更不知當毓芳拿着這一高一矮的男人相比時，是會起一種什麼情感！

他這生人，我將怎樣去形容他的美呢？固然，他的頰長的身軀，白嫩的面龐，薄薄的小嘴唇，柔軟的頭髮，都足以閃耀人的眼睛，但他卻還另外有一種說不出，捉不到的丰儀來煽動你的心。如同當我請問他的名字時，他是會用那種我想不到的不急遽的態度遞過那隻擎有名片的手來。我擡起頭去呀，我看見那兩個鮮紅的，嫩膩的，深深的凹進嘴角了。我能告訴人嗎？我是用一種小兒要糖果的心情在望。

着那惹人的兩個小東西，但我知道在這個社會裏面是不會准許我去取得我所要的來滿足我的衝動，我的慾望，無論這是於人並不損害的事，所以我只得忍耐着，低下頭去，默默的去念那名片上的字：

「凌吉士，新加坡……」

凌吉士，他是能那樣毫無拘束的在我這兒談笑，像是在一個很熟的朋友處，難道我能說他這是有意來捉弄一個膽小的人？我是爲要強迫的去拒絕引誘，從不敢把眼光抬平去一望那可愛慕的火爐的一角，並且害得兩隻從不知羞慚的破爛拖鞋，也逼着我不准走到桌前的燈光處。我並且生氣我自己；怎麼我只會那樣拘束，不調皮的在應對？平日看不起別人的交際法，今天才知道自己是還只能顯得又呆，又默，又優氣。唉，他一定以爲我是一個鄉下才出來的姑娘了！

雲霖同毓芳兩人看見我木木的，以爲我不歡喜這生人，常常去打斷他的說話，不久帶着他又走了。這個我也能感激他們的好意嗎？我望着那一高兩矮的影子在樓下院子中消失時，我真不願再回到這留得有那人的靴印，那人的聲音，和那人喫剩的餅屑的屋子。

一月三號

這兩夜通宵通宵的咳嗽，對於藥，簡直就不會有信仰。藥與病不是已毫無關係嗎？我明明已厭煩了那苦水，但卻又按時去喫牠，假使連藥也不喫，我更拿什麼來希望我的病呢？神要人忍耐着生活，便安排許多痛苦在死的前面，使人不敢走擁死去。我呢，我是更爲了我這短促的不久的生，所以我越求生的利害，不是我怕死，是我總覺得我還沒享有得我生的一切，我要，我要使我快樂。無論在白天，在夜晚，我都是在夢想可以使我沒有什麼遺憾在我死的時候的一些事情。我想我能睡在一間極精緻的

臥房的睡榻上，有我的姊姊們跪在榻前的熊皮氈子上，爲我祈禱，父親悄悄的朝着窗外嘆息，我讀着許多封從那些愛我的人兒們寄來的長信，朋友們都紀念我流着忠實的眼淚……我迫切的需要這人間的感情，想佔有許多不可能的東西。但人們給我的是什麼呢？整整又兩天，又一人幽囚在公寓裏，沒有一個人來，也沒有一封信來，我躺在床上咳嗽，坐在火爐旁咳嗽，走到桌子前也咳嗽，還想念這些可恨的人們……其實是還收到一封信的，不過這除了更加我一些不快外，也只不過是加我不快，這是在一年前曾騷擾過我的一個安徽粗壯男人所寄來，我沒看完就扯了。我真肉麻那滿紙的「愛呀愛的」我厭恨我不喜歡的人們的蓋獻……

我，我能說得出我真實的需要是些什麼呢？

一月四號

事情不知錯到什麼地方去了。我爲什麼會想到搬家，並且在糊裏糊塗中欺騙了雲霖，好像扯謊也是本能一樣，所以在今天能毫不費力的便使用了。假使雲霖知道了，莎菲也會哄騙他，他不知應如何傷心，莎菲是他們那樣愛惜的一個小妹妹。自然我不是安心的，並且我現在在後悔。但我能決定嗎，搬呢，還是不搬？

我是不能不向我自己說：「你是在想念那高個兒的影子呢！是的，這幾天幾夜我是無時不神往到那些足以誘惑的。爲什麼他不在這幾天中單獨來會我呢？他應當知道他是不該讓我如此的去思慕他。他應當來看我，說他也想念我才對。假使他來，我是不會拒絕聽聽他所說的一些愛慕我的話，我還將令他知道我所要的是些什麼。但他卻不來。我估定這像傳奇中的事是難實現了。難道我去找他嗎？一個女人這樣放肆，是不會得好結果的。何況還要別人能尊敬我呢。我想不出好法子來，只好先去

到雲霖處試一試，所以喫過午飯，我便冒風向東城去。

雲霖是京都大學的學生，他的住房便租在一家開於京都大學一院和二院之間青年胡同裏。我到他那裏時，幸好他沒出去，毓芳也沒來。雲霖當然很詫異我在大風天出來，我說是到德國醫院看病，順便來這裏。他也就毫不疑感的，又來問我的病狀，我卻把話頭故意引到那天晚上不費一點氣力，我便已打探得那人兒是住在第四寄宿舍位置是在京都大學二院隔壁的，不久，我於是又嘆起氣來，我用了許多言辭把在西城公寓裏的生活，描摹得怎樣的寂寞，黯淡。我又扯謊說我唯一只想能貼近毓芳（我已知道毓芳已預備搬來雲霖處）我要求雲霖同我往近處找房。雲霖是當然高興這差事，不會遲疑的。

在找房的時候，湊巧竟碰着了凌吉士。他也陪着我們。我真高興，高興使我膽大了，我狠狠的望了他幾次。他沒有覺得，他問我的病，我說全好了，他不信似的在笑。

我看上一間又低又小，又霉的東房，這是在雲霖的隔壁一家叫大元的公寓裏。他和雲霖都說太溼，我卻執意要在第二天便搬來，理由是那邊太使我厭倦，而我急切的又要依着毓芳。雲霖無法，也就答應了。還說好第二天一早他和毓芳便過來替我幫忙。

我能告訴人，我單單選上這房子的用意嗎？牠是位置在第四寄宿舍和雲霖住所之間的。

他不曾向我告別，所以我又轉雲霖處，我盡所有的大膽在談笑。我把他什麼細小處都審視遍了。我覺得都有我嘴脣放上去的需要。他不會也想到我是在打量他，盤算他嗎？後來我特意說我想請他替我補英文，雲霖笑，他聽後卻受窘了，不好意思的在含糊糊糊的回答，於是我向心裏說，這還不是一個壞蛋呢，那樣高大的一個男人卻還會紅臉？因此我的狂熱更炎熾了。但我不願讓人懂得我，看得我太

容易，所以我就驅遣我自己，很早的就回來了。

現在仔細一想，我唯恐我的任性，將把我送到更壞的地方去，暫時且住在這有洋爐的房裏吧，難道我能說得上我是愛上了那南洋人嗎？我還一絲一毫都不知道他呢！什麼那嘴唇，那眉梢，那眼角，那指尖……多無意識！這並不是一個人所應須的，我着魔了，會想到那上面。我決計不搬，一心一意來養病。我決定了。我懊悔，我懊悔我白天所做的一些不是一個正經女人所做出來的。

一月六號

都奇怪，我聽說我搬了家，南城的金英，西城的江周，都來到我這低溼的小屋裏。我笑着，有時在床上打滾，她們都說我越小孩氣了，我更大笑起來，我只想告訴她們我想的是什麼。下午葦弟也來了。葦弟最不快活我搬家，因為我未曾同他商量，並且離他更遠了。他見着雲霖時，竟不理他。雲霖摸不着他為什麼生氣，望着他。他卻更板起臉孔。我好笑，我向自己說：「可憐冤枉他了一個好人！」

毓芳不再向我說劍如。她決定兩三天便搬來雲霖處，因為她覺得我既這樣想傍着她住，她不能讓我一人寂寂寞寞的住在這裏。她和雲霖待我更比以前親熱。

一月十號

這幾天我都見着凌吉士，但我從沒同他多說過幾句話，我是決不先提到補英文事。我看見他一天要兩次的往雲霖處跑，我發笑，我準斷定他以前一定不會同雲霖如此親密的。我沒有一次邀請他來我那兒去玩，雖說他問了幾次搬了家如何，我都裝出不懂的樣兒笑一下，便算回答。我是把所有的心計都放在這上面用，好像同着什麼東西搏鬥一樣。我要着那樣東西，我還不願去取得，我務必想方設計的讓他自己送來。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過是一個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是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



服的男人們身上。我要佔有他，我要他無條件的獻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賜給他的吻呢。我簡直癡了，反反覆覆的只想着我所要施行的手段的步驟，我簡直癡了。

毓芳雲霖看不出我的興奮來，只說我病快好了。我也正不願他們知道，說我病好，我就假裝着高興。

一月十二

毓芳已搬來，雲霖却又搬走了，宇宙間竟會生出這樣一對人來，爲怕生小孩，不肯住在一起。我猜想他們是連自己也不敢斷定。當兩人抱在一床時是不會另外又幹出些別的事來，所以只好預先防範，不給那肉體接觸的機會。至於那單獨在一房時的擁抱和親嘴，是不會發生危險，所以悄悄來表演幾次，便不在禁止之列。我忍不住嘲笑他了，這禁慾主義者爲什麼會不須要擁抱那愛人的裸露的身體？爲什麼要壓制住這愛的表現？爲什麼在兩人還沒睡在一個被窩裏以前，會想到那些不相干足以擔心的事？我不相信戀愛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學！

他倆不生氣的嘲笑，他倆邊驕傲着他們的純潔，而笑我小孩氣呢。我體會得出他們的心情，但我不能解釋宇宙間所發生的許許多多奇怪的事。

這夜我在雲霖處（現在要說毓芳處了）坐到夜晚十點鐘才回來，說了許多關於鬼怪的故事。

鬼怪這東西，我是在一點點大的時候，坐在姨媽懷裏聽姨爹講，聊齋是常事，並且一到夜裏就愛聽。至於怕，又是另外一件不願告人的，因爲一說怕，準就聽不成。姨爹便會渡過對面書房去，小孩就不准下床了。到進了學校，又從先生口裏得知點科學常識，爲了信服我們那位周麻子二先生，所以連書本也信服，從此鬼怪便不屑於害怕了。近來人是更在長高長大說起來，總是否認有鬼怪的。但雞粟卻不肯因爲不信便不出來毛孔一個個也會空起的，不過每次同人一說到鬼怪時，別人是不知道我正在

想拗開些說到別的閒話上去，爲的怕夜裏一個人睡在被窩裏時想到死去了的姨爹姨媽就傷心。

回來時，我看到那黑魃魃的小胡同，真有點膽悸。我想，假使在那個角落裏露出一個大黃臉，或伸來一隻毛手，又是在這樣像凍住了的冷巷裏，我不會以爲是意外。但看到身邊的這高大漢子（凌吉士）做鏢手，大約總可靠，所以當毓芳問我時，我只答應「不怕，不怕。」

雲霖也同我們出來，他回他的新房子去，他向南我們向北，所以只走了三四步，便聽不清那橡皮的鞋底在泥板上發出的聲音。

他伸來一隻手，攔住了我的腰：

「莎菲，你一定怕啲！」

我想掙，但掙不掉。

我的頭停在他的脅前，我想，如若在亮處，看起來，我會像個什麼東西，被挾在比我高一個頭還多的人的腕中。

我把身一蹲，便竄出來了，他也鬆了手，陪我站在大門邊打門。

小胡同裏是黑極了，但他的眼睛是望到何處，我卻能很清白的看見。心微微有點跳，等着開門。

「莎菲，你怕啲！」

門門已在響，是伙計在問誰。我朝他說：

「再——」

他猛的卻握住我的手，我也無力再說下去。

伙計看到我身後的大人，露着詫異。

到單獨只剩兩人在一房時，我的大膽，已經是變得毫無用處了。想故意說幾句客套話，也不會，只說：「請坐吧！」自己便去洗臉。

鬼怪的事，已不知忘掉什麼地方去了。

「莎菲！你還高興讀英文嗎？」他忽然問。

這是他來找我，提頭到英文，自然他未必歡喜白白犧牲時間去替人補課，這意思，在一個二十歲的女人面前，怎能瞞過，我笑了（這是只在心裏笑。）我說：

「蠢得很，怕讀不好，丟人。」

他不說話，把我桌上擺的照片拿來玩弄着，這照片是我姊姊的一個剛滿一歲的女兒的。我洗完臉，坐在桌子那頭。

他望望我，便又去望那小女孩，然後又望我。是的，這小女孩長的真像我，於是我問他：

「好玩嗎？你說像我不像？」

「她，誰呀！」顯然，這聲音就表示着非常之認真。

「你說可愛不可愛？」

他只追問着是誰。

忽的，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又想扯慌了。

「我的。」於是我把像片搶過來吻着。

他信了，我竟愚弄了他，我得意我的不誠實。

這得意，似乎便能減少他的嫵媚，他的英爽。要是不，爲什麼常他顯出那天真的詫愕時，我會忽略了。

他那眼睛，我會忘掉了他那嘴唇？否則，這得意一定將冷淡下我的熱情來。

然而當他走後，我卻懊悔了。那不是明明安放着許多機會嗎？我只要在他按住我手的當兒，另做出一種眼色，讓他懂得他是不會遭拒絕，那他一定可以還做出一些比較大膽的事。這種兩性間的大膽，我想只要不厭煩那人，是也會像把肉體來融化了的感到快樂，是無疑。但我為什麼要給人一些嚴厲，一些端莊呢？唉，我搬到我破房子裏來，到底爲的是些什麼呢？

一月十五

近來我是不算寂寞了，白天便在隔壁玩，晚上又有一個新鮮的朋友陪我談話。但我的病却越深了。這真不能不令我灰心我要什麼呢，什麼也於我無益。難道我有所眷戀嗎？一切又是多麼的可笑，但死卻不期然的會讓我一想到便傷心。每次看見那克利大夫的臉色，我便想是的，我懂得你儘管說吧。不是我已沒希望了？但我却拿笑代替了我的哭。誰能知道我在夜深流出的眼淚的分量！

幾夜，凌吉士都接着接着來，他告人說是在替我補英文，雲霖問我，我只好不答應。晚上我拿一本「Poor People」放在他面前，他真個便教起我來。我只好又把書丟開，我說：「以後你不要再向人說在替我補英文吧，我病，誰也不會相信這事的。」他趕忙便說：「莎菲，我不可以等病好些就教你嗎？莎菲，只要你喜歡。」

這新朋友似乎是來得如此夠人愛，但我却不知怎的，反而懶於注意到這些事。我每夜看到他，絲毫得不着高興的出去，心裏總覺得有點歉仄。我只好在他穿大氅的當兒向他說：「原諒我吧，我是有病，」他會錯了我的意思，以爲我同他客氣。「病有什麼要緊呢，我是不怕傳染的。」後來我仔細一想，也許這話是另含得有別的意思，我真不敢斷定人的所作所爲是像可以想像出來的那樣單純。

一月十六

今天接到蘊姊從上海來的信，更把我引到百無可望的境地。我那裏還能找得幾句話去安慰她呢？她信裏說：「我的生命，我的愛，都於我無益了……」那她是更不必須要到我的安慰，我爲她而流的眼淚了。唉！但從她信中，我可以揣想得出她婚後的生活。雖說她未肯明明的表白出來，神爲什麼要去捉弄這些在愛中的人兒？蘊姊是最神經質，最熱情的人，自然她是更受不住那漸漸的冷淡，那已遮飾不住的虛情……我想要蘊姊來北京，不過這是做得到的嗎？這還是疑問。

革弟來的時候，我把蘊姊的信給他看，他真難過，因爲那使我蘊姊感到生之無趣的人，不幸便是革弟的哥哥。於是我又向他說了我許多新得的「人生哲學」的意義，他又盡他唯一的本能在哭。我，是很冷靜的去看他怎樣使眼睛變紅，怎樣拿手去擦乾，並且我在他那些舉動中，加上許多殘酷的解釋。我未曾想到在人世中，他是一個例外的老實人，不久我一個人悄悄的跑出去了。

爲要躲避一切的熟人，深夜我才獨自從冷寂寂的公園裏轉來，我不知怎樣的度過那些時間。我只想「多無意義啊！倒不如早死了乾淨……」

一月十七

我想也許我是發狂了！假使是真發狂，我倒願意我能夠得到那地步，我總可以不會再感這人生的麻煩了吧……

足足有半年爲病而禁絕了的酒，今天又開始痛飲了。明明看到那吐出來的是比酒還紅的血。但我的心却像有什麼別的東西主宰一樣，似乎這酒便可在今晚致死我一樣，我是不願再去細想到那些糾葛的事……

一月十八

現在我還睡在這牀上，但不久就將與這屋分別了，也許是永別，我斷得定我還有那樣能再親我這枕頭，這棉被……的幸福嗎？毓芳，雲霖，葦弟，金夏都保守着一種沉默圍繞着我坐着，焦急的等着天明了好送我進醫院去。我是在他們憂愁的低語中醒來的，我不願說話，我細想昨天上午的事，我聞到屋子中所遺留下來的酒氣和腥氣，才覺得心是正在劇烈的痛，於是眼淚便洶湧了，因了他們的沉默，因了他們臉上所顯現出來的淒慘和黯淡，我似乎感到，這便是我死的預兆。假使我便如此長睡不醒了呢，是不是他們也將是如此的沉默的圍繞着我僵硬的屍體？他們看見我醒了，便都走攏來問我。這時我真感到了那可怖的死別，我握着他們，仔細望着他們每個的臉，似乎要將這記憶永遠保存着。他們便都把眼淚滴到我手上，好像覺我就要長遠的離開他們而走向死之國一樣。尤其是葦弟，哭得現出醜的臉。唉，我想朋友呵，請給我一點快樂吧……於是我反而笑了。我請他們替我清理一下東西，他們便在牀鋪底下拖出那口大籐箱來，在箱子裏有幾細花手絹的小包，我道：「這我要的，隨着我進。」協和「吧。」他們便遞給我，我又給他們看，原來都滿滿是信札，我又向他們笑：「這你們的也在內。」他們才似乎也快樂些了。葦弟又忙着從抽屜裏遞給我一本照片，是要我也帶去的樣子，我更笑了。這裏面有七八張是葦弟的單像。我又特容許了葦弟接吻在我手上，並握着我的手在他臉上摩擦，於是這屋子才不至於像真的有個殭屍停着的一樣。天光這時也慢慢顯出了魚肚白。他們又忙亂了，慌着在各處找洋車於是我病院的生活便開始了。

三月四號

接蘊姊死電是二十天以前的事，而我的病卻又一天有希望一天了。所以在一號又由送我進院的

幾人把我送轉公寓來，房子已打掃得乾乾淨淨。又因為怕我冷，特生了一個小小的洋爐。我真不知應怎樣才能表示我的感謝，尤其是華弟和毓芳、金和周，又在我這兒住了兩夜才走，都充當我的看護，我是每日都躺着，簡直舒服得不像住公寓，同在家裏也差不了什麼了。毓芳還決定再陪我住幾天，等天氣還暖，和點便替我上西山去找房子，我便好專心養病，我也想真能離開北京，可恨陽歷三月了，還如是之冷。毓芳硬要住在這兒，我也不好十分拒絕。所以前兩天為金和周搭的一個小鋪又不能撤了。近來在病院卻把我自己的心又醫轉了，這實實在在卻是這些朋友們的溫情把牠又重暖了起來，又覺得這宇宙還充滿着愛呢。尤其是凌吉士，當他走到醫院去看我時，我便覺得很驕傲，我想他那種風儀才夠去看一個在病院的女友的病，並且我也懂得，那些看護婦都在羨慕着我呢。有一天，那個很漂亮的密司楊問我：

「那高個兒是你的什麼人呢？」

「朋友。」我是忽略了她問的無禮。

「同鄉嗎？」

「不他是南洋的華僑。」

「那末是同學？」

「也不是。」

於是她狡滑的笑了，「就僅是朋友嗎？」

自然，我可以不必臉紅，並且還可以警訓她幾句，但我卻慚愧了。她看到我閉着眼裝要睡的狼狽模樣，便很得意的笑着走去。後來我一直都惱着她，並且爲了躲避麻煩，有人問起華弟時，我便扯謊說是

我的哥哥。有一個同周很好的小夥子，我便說是同鄉，或是親戚的亂扯。

當毓芳上課去後，我一人留在房裏時，我就去翻在一月多中所收到的信，我又很活快，很滿足，還有許多人在記念我呢。我是須要別人記念的，總覺得能多得點好意就好。父親是更不必說，又寄了一張像來，只是白頭髮似乎又多了幾根。姊姊們都好，可惜就為小孩們忙得很，不能多替我寫信。

信還沒看完，凌吉士又來了。我想站起來，但他卻把我按住。他握着我的手時，我快活得真想哭了。我說：

「你想沒想到我又會回轉這屋子呢？」

他只瞅着那側面的小鋪，表示一種不高興的樣子，於是我告訴他從前的那兩位客已走了，這是特為毓芳預備的。

他聽了便向我說他今晚不願再來，怕毓芳會厭煩他。於是我的心裏更充滿樂意了，「難道你就不怕我厭煩嗎？」

他坐在牀頭更長篇的述說他這一月多中的生活，還怎樣和雲霖衝突，鬧意見，因為他贊成我早些出院，而雲霖執着說不能出來。毓芳也附着雲霖，他懂他得認識我的時間太少，說話自然不會起影響，所以以後他都不管這事了，並且在院中一和雲霖碰見，自己便先回來了。

我懂得他的意思，但我卻裝着說：「你還說雲霖不是雲霖，我還不會出院呢，住在裏面真舒服多了。」於是我又看見他默默的把頭掉一邊去，不答應我的話。

他算着毓芳快來時便走了。還悄悄告訴我說等明天再來。果然，不久毓芳便回來了。毓芳不會問。我也不告她，並且她為我的病，不願同我多說話怕我費神，我更樂得藉此可以多去想些另外的小間事。



三月六號

當毓芳上課去後，把我一人擱在房裏時，我便會想起這所謂男女間的怪事；其實，在這上面，不是我愛自誇，我所受的訓練，至少也有我幾個朋朋們的相加或相乘，但近來我卻非常之不能了解了。獨自同着那高個兒時，我的心便會跳起來，又是羞慚，又是害怕，而他呢，他只是那樣隨便的坐着，類乎天真的講他過去的歷史，有時是握着我的手，但這也不過是非常之自然，然而我的手便不會很安靜的，被握在那大手中，是慢慢的會發燒，並且一當他站起身預備走時，不由的我心便慌張了，好像我將跌入那可怖的不安中，於是我釘着他看，真說不清那眼光是求憐，還是怨恨，但他卻忽略了，我這眼光，偶爾懂得了，也只說：「毓芳要來了喇！」我應當怎樣說呢？他是在怕毓芳自然，我也曾不願有人知道，我暗地一人所想的一些不近情理的事，不過近來我又感得我有別人了解我感情的必要，幾次我向毓芳含糊的說起我的心境，她還是只那樣忠實的替我蓋被子，留心到我的藥，我真不能不有點煩悶了。

三月八號

毓芳已搬回去，葦弟卻又想代替那看護的差事。我知道，如若葦弟來，一定比毓芳還好，夜晚若想茶吃時，總不至於因聽到那濃睡中的鼾聲而不願擾攪人，而把頭縮進被窩裏算了；但我自然拒絕他這好意，他又固執着，我只好說：「你在這裏，我有許多不方便，並且病呢，也好了。」他還要證明間壁的屋子是空着，他可以住間壁，我正在無法時，凌吉士卻來了，我以爲他們還不認識，而凌吉士已握着葦弟的手，說是在醫院見過兩次。葦弟只冷冷的不理他，我笑着向凌吉士說：「這是我的弟弟。小孩子，不懂交際，你常來同他玩罷。」葦弟真的變成了小孩子，喪着臉站起身就走了。我因爲有人在面前，便感得不快，也只好掩藏住，並且覺得有點對凌吉士不住，但他卻毫沒意。反問我：「不是他性白嗎，怎會變成

你的弟弟」於是我笑了：「那末你是只准姓凌的人叫你做哥哥弟弟的」於是他也笑了。

近來青年人在一處時，便老喜歡研究到這一個「愛」字，雖說有時我也似乎懂得點，不過終究還是不很說得清。至於男女間的一些小動作，似乎我又太看得明白了。也許便是因為我懂得了這些小動作，而於「愛」才反迷糊，才沒有勇氣鼓吹戀愛，才不敢相信自己還是一個純粹的夠人愛的小女子，並且才會懷疑到世人所謂的「愛」以及我所接受的「愛」……

在我剛稍微有點懂事的時候，便給愛我的人把我苦夠了，給許多無事的人以誣蔑我，凌辱我的機會，以至我頂親密的小伴侶們也疏遠了。後來又爲了愛的脅迫，使我害怕得離開了我的學校。以後，人雖說一天天大了，但總常常感到那些無味的糾纏，因此有時不特懷疑到所謂「愛」竟會不屑於這種親密。韋弟他說他愛我，爲什麼他只會常常給我一些難過呢？譬如今晚，他又來了，來了便哭，並且似乎帶了很濃的興味，來哭一樣，無論我說：「你怎麼了，說呀！」我求你，說話呀，韋弟……」他都不理會。這是從未有的事，我盡我的腦力也猜想不出他所驟遭的這災禍，我應當把不幸朝那一方去揣測呢？後來，大約他是哭夠了，於是才大聲說：「我不喜歡他！」這又是誰欺侮了你呢？這樣大嚷大鬧的。「我不喜歡那高個子，那同你好的」哦，我這才知道原來還是嘔我的氣，我不覺得會笑了。這種無味的嫉妬，這種自私的佔有，便是所謂愛嗎？我發笑，而這笑，自然不會安慰到那有野心的男人的，並且因了我不屑的態度，更激起他那不可抑制的怒氣。我看着他那放亮的眼光，我以爲他要噙人了，我想：「來吧！」但他却又低下頭去哭了，還揩着眼淚，踉蹌的又走出去。

這種表示，也許是稱爲狂熱的，真率的愛的表現吧，但韋弟却毫不加思索地來使用在我面前，自然是只會失敗；並不是我願意別人虛僞點，做作點在愛上，我只覺得想靠這種小孩般舉動來打動我的

心是全無用。或者這因為我的心是生來便如此硬；那我之種種不愜於人意而得來煩惱和傷心，也是應該的。

韋弟一走，自自然然我把自己的心意去揣摩，去仔細回憶到那一種溫柔的，大方的，坦白而又多情的態度上去，光這態度已夠人欣賞得像吃醉一般的感到那融融的蜜意，於是我拿了一張畫片，寫了幾個字，命伙計即刻送到第四寄宿舍去。

三月九號

我看見安安閒閒坐在我房裏的凌吉士，不禁又可憐到韋弟，我祝願世人不要像我一樣，忽略了蔑視了那可貴的真誠而把自己陷到那不可拔的渺茫的悲境裏；我更願有那末一個真誠純潔的女郎去飽領韋弟的愛，並填實韋弟所感得的空虛啊。

三月十三

好幾天又不提筆，不知還是因為我心情不好，或是找不出所謂的情緒。我只知道，從昨天來我是更只想哭了。別人看到我哭，便以為我在想家，想到病，看見我笑呢，又以為我快樂了，還欣慶着這健康的光芒……但所謂朋友皆如是，我能告誰以我的不屑流淚，而又無力笑出的癡蹙心境？並且因我看清了自己，在人間的種種不願捨棄的熱望以及每次追求而得來的懊喪，所以連自己也不願再同情這未能悟澈所引起的傷心。更哪能捉住一管筆去詳細寫出自怨和自恨呢！

是的，我好像又在發牢騷了。但這只是隱忍着在心頭而反覆向自己說，似乎還無礙。因為我並未曾有過那種膽量，給人看我的蹙緊眉頭，和聽我的嘆氣，雖說人們早已無條件的贈送過我以「狷傲」，「怪僻」等等好字眼。其實，我並不是要發牢騷，我只想哭，想有那末一個人來讓我倒在他懷裏哭，並

告訴他：「我又糟塌我自己了！」不過誰能了解我，抱我，撫慰我呢？是以我只能在笑聲中咽住「我又糟塌我自己了」的哭聲。

我到底又爲了什麼呢，這真好難說！自然我是未曾有過一刻私自承認我是愛戀上那高個兒了的，但他之在我的心心念念中，怎地又蘊蓄着一種分析不清的意義。雖說他那頰長的身軀，嫩玫瑰般的臉龐，柔軟的眼波，惹人的嘴角，是可以誘惑許多愛美的女子，並以此那嬌貴的態度傾倒那些還有情愛的。但我豈肯爲了這些無意識的引誘而迷戀到一個十足的南洋人？真的，在他最近的談話中，我懂得了他的可憐的思想；他需要的是什麼？是金錢，是在客廳中能應酬，他買賣中朋友們的年青太太，是幾個穿得很標緻的白肥兒子，他的愛情是什麼？是拿金錢在妓院中去揮霍而得來的一時肉感的享受，和坐在軟軟的沙發上，擁着香噴噴的肉體，嘴抽着烟捲，同朋友們任意談笑，還把左腿疊壓在右膝上，不高興時，便拉倒，回到家裏老婆那裏去。熱心於演講辯論會，網球比賽，留學哈佛，做外交官，公使大臣，或繼承父親的職業，做橡樹生意，成資本家……這便是他的志趣。他除了不滿於他父親未曾給他過多的錢以外，便什麼都是可使他在一夜不會做夢的睡覺，如有便也只是嫌北京好看的女人太少，讓他有時也會厭膩起遊戲園，戲場，電影院，公園來……唉，我能說什麼呢？當我明白了那使我愛慕的一個高貴的美型裏，是安置着如此的一個卑劣靈魂，並且無緣無故還接受過他的許多親密，這親密自然是還值不了在他從妓院中揮霍裏剩餘下的一半多。想起那落在我髮際的吻來，真又使我悔恨到想哭了！我豈不是把我獻給他，任他來玩弄我來比擬到賣笑的姊妹中去，然而這又都只能把責備來加上我自己，使我更難受的，因爲假設只要我自己肯把嚴厲的拒絕放到我眸子中去，我不敢相信他不曾那樣大膽，並且我也敢相信他之所以不會那樣大膽，是由於他還未曾有過那戀愛的火焰燃

熾……唉！我應該怎樣來咀呪我自己了！

三月十四

這是愛嗎，也許要愛才具有如此的魔力，不是，爲什麼一個人的思想會變幻得如此不可測！當我睡去的時候，我看不起那美人，但剛從夢裏醒來，一揉開睡眼，便又思念那市僧了。我想，他今天會來嗎？什麼時候呢！早晨，過午，晚上？於是我跳下牀來，急忙忙的洗臉，鋪牀，還把昨夜丟在地下的一本大書檢起，不住的在邊緣處摩挲着，這是凌吉士昨夜遺忘在這兒的一本威爾遜演講錄。

三月十四晚上

我是有如此一個美的夢想，這夢想是凌吉士所給我的。然而同時又爲他而破滅。所以我因了他才能滿飲着青春的醇酒，在愛情的微笑中，度過了清晨，但因了我認識了「人生」這玩藝而灰心而又想到死，至於痛恨到自己甘於墮落，所招來的簡直只是最輕的刑罰，真的，有時我爲願遍存我所愛的，我竟想到「我有沒有力去殺死一個人呢？」

我想遍了，我覺得爲了保存我的美夢，爲了免除使我生活的力一天天減少，頂好是即刻下西山去，但毓芳告訴我，說她所託找房子的那位住在西山的朋友還沒有回信來，我又怎好再去詢問或催促呢？不過我決心了，我決心讓那高小子來嘗一嘗我的不柔順，不近情理的倨傲和侮辱。

三月十七

那天晚上葦弟賭着氣回去，今天又小小心的自己來和解，我不覺笑了，並感到他的可愛，如若一個女人只要能找得一個忠實的同伴，做一身的歸落，我想誰也沒有我葦弟可靠。我笑問：「葦弟，還恨姊姊不呢？」於是他羞慚的說：「不敢，姊姊，你了解我罷！我是除了希冀你不會擯棄我以外不敢有別

的念頭的。一切只要你好，你快樂就夠了！『這還不真摯嗎？這還不動人嗎？比起那白臉龐紅嘴唇的如何？』但是後來我說：『葦弟，你好，你將來一定是一切都會很滿你意的。』他却露出淒然的一笑。『永世也不會！——但願如你所說……』這又是什麼呢？又是給我難受一下！我很不得跪在他面前求他，只賜我以弟弟或朋友的愛罷！單單爲了我的自私，我願我少些糾葛，多快樂點。葦弟愛我，並會說那樣好聽的話，但他忽略了第一他應當真的減少他的熱望，第二他也應隱藏起他的愛來。我爲了這一個老實的男人，所感到無窮的抱歉，真也夠受了。

三月十八

我又託夏在替我往西山找房了。

三月十九

凌吉士居然已幾日不來我這裏了。自然，我不會打扮，不會應酬，不會治理家事，我有肺病，無錢，他來我這裏做什麼！我本無須乎要他來，但他真的不來了，却又更令我傷心，更證實他以前的輕薄。難道他也是如葦弟一樣老實，當他看到我寫給他的字條：『我有病，請不要再來擾我，』就會信是真話，竟不可違背，而果真不來麼？這又使我只想再見他一面，到底審看一下這高大的怪物是怎樣的在觀看我。

三月二十

今天我在雲霖處跑了三次，都未曾遇見我想見的人，似乎雲霖也有點疑惑，所以他問我這幾天見着凌吉士沒有。我只好又悵悵的跑回來。這實在焦煩得很，我敢自己欺自己說我這幾日沒有思念到他嗎？

晚上七點鐘的時候，毓芳和雲霖來邀我到京都大學第三院去聽英語辯論會，並且乙組的組長便

是凌吉士。我一聽到這消息，心就立刻砰砰的跳起來。我只得拿病來推辭了這善意的邀請。我這無用的弱者，我沒有膽量去承受那激動，我還是希望我能不見着他。不過在他倆走時，我却又請他倆致意到凌吉士，說我問候他，唉，這又是多無意識啊。

## 三月二十一

在我剛吃過雞子牛奶，一種熟習的叩門聲便響着，在紙格上還印上一個頗長的黑影。我只想跳過去開門，但不知爲一種什麼情感所支使，我暗着氣，低下頭去了。

「莎菲，起來沒有？」這聲音是如此柔嫩，令我一聽到會想哭。

爲了知道我已坐在椅子上嗎？爲了知道我無能發氣和拒絕嗎？他輕輕的托開門便走進來了。我不敢仰起我滋潤的眼皮來。

「病好些沒有，剛起來嗎？」

我答不出一句話。

「你真在生我的氣啊。莎菲，你厭煩我，我只好走了。莎菲！」

他走於我自然很合適，但我又猛然抬起頭，拿眼光止住了他開門的手。

誰說他不是一個壞蛋呢，他懂得了，他敢於把我的雙手握得緊緊的。他說：

「莎菲，你捉弄我了。每天我走你門前過，都不敢進來，不是雲霖告訴我，說你不會生我氣，那我今天還不敢來。你，莎菲，你厭煩我不呢？」

誰都可以體會得出來，假使他這時敢於擁抱住我，狂亂的吻我，我一定會倒在他手腕上，哭了出來。「我愛你呵！我愛你呵！」但他却如此的冷淡，冷淡得使我又恨他了。然而我心裏又在想：「來呀，抱我。」

我要接吻在你臉上咧！自然，他依舊還握着我的手，把眼光緊釘在我臉上，然而我搜遍了在他的各種表示中，我得不着我所等待於他的賜與，爲什麼他僅僅只懂得我的無用，我的可輕悔而不够瞭解他之在我心中所占的是一種怎樣的地位，我恨不得用脚尖踢出他去，不過我又爲了另一種情緒所支配，我向他搖了頭表示是不厭煩他的來到。

於是我又很柔順的接受了他許多淺薄的情意，聽他也說着那些使他津津有味，卑劣享樂，以及「賺錢和花錢」的人生意義，並承他暗示我許多做女人的本分。這些又使我看不起他，暗罵他，嘲笑他，我拿我的拳頭，隱隱痛擊我的心，但當他揚揚地走出我房時，我受逼得又想哭了，因爲我壓制住我那狂熱的慾念，我未曾請求他多留一會兒。

唉，他走了！

### 三月二十一夜

在去年這時候，我過的是一種什麼生活！爲了有蘊姊千依百順的疼我，我便裝病躺在牀上不肯起來。爲了想受蘊姊撫摩，我便因那着急無以安慰我而流淚的滋味，我伏在桌上想到一些小不滿意的，事而哼唧唧的哭，便有時因在整日靜寂的沈思裏得了點哀戚，但這種淡淡的淒涼，却更令我捨不得去擾亂這情調，似乎在這裏面我也可以味出一縷甜意一樣的。至於在夜深了的法國公園聽躺在草地上的蘊姊唱牡丹亭，那又是更不願想到的事了。假使她不會被神捉弄般的去愛上那蒼白臉色的男人，她一定不會死去的這樣快，我當然不會一人漂流到北京，無親無愛的在病中掙扎，雖說有幾個朋友，他們也很體惜我，但在我所感應得出的我和他們的關係能和蘊姊的愛在一個天平上相秤嗎？想起蘊姊，我是真應當像從前在蘊姊面前撒嬌一樣的縱聲大哭，不過這一年來，因爲多懂得了一



些事，雖說時時想哭却又咽住了，怕讓人知道了厭煩，近來呢，我更是不知爲了什麼只能焦急。而想得點空閒去思慮一下我所做的，我所想的，關於我的身體，我的名譽，我的前途的好處和歹處的時間也沒有，整天把紊亂的腦筋只放到一個我不願想到的去處，因爲便是我想逃避的，所以越把我弄成焦煩苦惱得不堪言說！但是我除了說『死了也活該』是不能再希冀什麼了！我能求得一些同情和慰藉嗎？然而我們似乎在向人乞憐了。

晚飯一吃過，毓芳便和雲霖來我這兒坐，到九點我還不肯放他倆走。我知道，毓芳礙住面子祇好又坐下來，雲霖藉口要預備明天的課，執意一人走回去了。於是我隱隱的向毓芳吐露我近來所感得的窘狀，我只想她能懂得這事，並且能硬自作主來把我的生活改變一下，做我自己所不能勝任的但她完全把話聽到反面去了，她忠實的告誡我：『莎菲，我覺得你太不老實，自然你不是有意，你可太不留心你的眼波了。你要知道，凌吉士他們比不得在上海同我們玩耍的那羣孩子，他們很少機會同女人接近，受不起一點好意的，你不要令他將來感到失望和痛苦。我知道，你那裏會愛到他呢？』這錯誤是不是又該歸到我，假使我也不想求助於她而向她饒舌，是不是她不會說出這更令我生氣更令我傷心的話來？我噎着氣又笑了，『芳姊，不要把我說得太壞了呀！』

毓芳願意留下住一夜時，我又趕着她走了。

像那些才女們，因得了一點點不很受用，便能「我是多愁善感呀！」「悲哀呀我的心……」「……做出許多新舊的詩，我呢，沒出息的，白白被這些詩境困着，連想以哭代替詩句來表現一下我的情感的搏鬪都不能。光在這上面，爲了不如人也應撩開一切去努力做人才對，便退還一千步說，爲了自己的熱鬧，得一羣淺薄眼光之讚頌，我總也不該不拏起筆或鎗來，真的便把自己陷到比死還難忍

的苦境裏，單單爲了那男人的柔髮，紅脣……

我又夢想到歐洲中古的騎士風度，這拿來比擬是不會有錯，如其是有人看到凌吉士過的。他又能把那東方特長的溫柔保留著，紳把什麼好的，都慨然賜給他了，但神爲什麼不再給他一點聰明呢？還不懂得真的愛情呢，他確是不懂得，雖說他有了妻（今夜毓芳告我的）雖說他曾在新加坡乘着脚踏車追趕坐洋車的女人，因而戀愛過一小段時間，雖說他曾在「韓家潭」住過夜。但他真得到一個女人的愛過麼？他愛過一個女人麼？我不敢說不會！

一種奇怪的思想又在我腦中燃熾了。我決定來教教這大學生。這宇宙並不是像他所懂的那樣簡單的啊！

三月二十二

在心的忙亂中，我勉強竟寫了這些日記了。早先是因爲蘊姊寫信來要，再三再四的，我只好開始來寫。現在是蘊姊又死了好久，我還捨不得不繼續下去，心想便爲了蘊姊在世時所諄諄向我說的一些話，而便永遠寫下去做紀念蘊姊也好。所以無論我那樣不願提筆，也只得胡亂畫下一頁半頁的字來。本來是睡了，但望到掛在壁上蘊姊的像，忍不住又爬起，爲免掉想念蘊姊的難受而提筆了。自然這日記，我總是覺得除了蘊姊我不願給任何人看。第一是因爲這是特爲了蘊姊要知道我的生活而記下的一些瑣瑣碎碎的事，二來我也怕別人給一些理智的面孔給我看。好更刺透我的心，似乎我自己也會因了別人所尊崇的道德而真的也感到像犯了罪一樣的難受。所以這黑皮的小本子我是許久以來都安放在枕頭底下的墊被的下層。今天不幸我却違背我的初意了，然而也是不得已。雖說似乎是出於毫末思考。原因是輩弟近來非常誤解我，以致常常使得他自己不安，而又常常波及我。我相信

在我平日的一舉一動中，我都還能表示出我的態度來。爲什麼他懂不了我的意思呢？難道我能直捷的說明，和阻止他的愛嗎？我常常想，假使這不是韋弟而是另外一人，我將知道怎樣處置是最合法的。偏偏又是如此能令我忍不住心去的一個好人！我無法了，我只好把我的日記給他看。讓他知道他的在我的心裏是怎樣的無希望，並知道我是如何涼薄的反反覆覆的不足愛的女人。假使韋弟知道我，我自然是會將他當做我唯一可訴心肺的朋友，我會熱誠的擁着他同他接吻。我將替他願望那世界上最可愛，最美的女人……日記韋弟是看過一遍，又一遍了，雖說他曾經哭過，但態度非常鎮靜，是出我意料之外的。我說：

「懂得了姊姊嗎？」

他點頭。

「相信姊姊嗎？」

「關於那方面的？」

於是我懂得那點頭的意義。誰能懂得我呢，便能懂得了這只能表現我萬分之一的日記，也只能令我看到這有限的而傷心，喲！何況，希求人了解，而以想方設計用文字來反覆說明的日記給人看，已夠是多麼可傷心的事！並且，後來韋弟還怕我，以爲他未曾懂得我，於是不住的說：

「你愛他！你愛他！我不配你！」

我真想一賭氣扯了這日記。我能說我沒有糟塌這日記嗎？我只好向韋弟說，「我要睡了，明天再來罷。」

在人裏面，真不必求什麼！這不是頂可怕的嗎？假設蘊姊在，看見我這日記，我知道，她是會抱着我哭；

「莎菲，我的莎菲！我爲什麼不再變得偉大點，讓我的莎菲不至於這樣苦啊……」但慈憐已死了！我拿着這日記應怎樣的來痛哭才對！

三月二十三

凌吉士向我說：「莎菲，你真是一個奇怪的女子。」我了解這並不是懂得子我的什麼，而說出的一句讚嘆，他所以爲奇怪的，無非是看見我的破爛了的手套，搜不出香水的抽屜，無緣無故扯碎了的新棉袍，保存着一些舊的小玩具……還有什麼聽見些不常的笑聲，至於別的他便無能去體會了，我也從未向他說過一句我自己的話，譬如他說：「我以後要努力賺錢呀！」我便笑他說到邀起幾個朋友在公園追着女學生時，「莎菲，那真有趣。」我也笑。自然他所說的奇怪，只是一種在他習慣上不常的奇怪。並且我也很傷心，我無能使他了解我而敬重我，也是什麼也不希求了，除了往西山去。我想到我過去的一切妄想，我好笑！

三月二十四

一當他單獨在我面前時，我覷着那臉龐，聆着那音樂般的聲音，我心便在忍受那感情的鞭打，爲什麼不撲過去吻住他的嘴唇，他的眉梢，他的……無論什麼地方真的，有時話都到口邊了：「我的王准許我親一下吧！」但又受理智，不我就從沒有過理智，是受另一種自尊的情感所裁制而又咽住了。唉！無論他的思想是怎樣壞，而他使我如此癡狂的動情，是曾有過而無疑，那我爲什麼不承認我是愛上了他咧？並且，我敢斷定，假使他能把我緊緊的擁抱着，讓我吻遍他全身，然後他把我丟下海去，丟下火去，我都會快樂的閉着眼睛等待那可以永久保藏我那愛情的死的來到。唉！我竟愛他了，我要他給我一個好好的死就夠了……

三月二十四夜深

我決心了。我爲拯救我自己被一種色的誘惑而墮落，我明早便會到夏那兒去，以免看見了凌吉士又痛苦，這痛苦已纏縛我如是之久了！

三月二十六

爲了一種糾纏而去，但又遭逢着另一種糾纏，使我不得不又急速的轉來了。在我去夏那兒的第二天，夢如便也去了。雖說她是看另一人去的，但使我很感到不快活。夜晚，她大發其對感情的一種新近所獲得的議論，隱隱的含着譏刺向我，我默然。爲不願讓她更得意，我睜着眼，睡在夏的床上，等到了天明，我才又忍着氣轉來……

毓芳告訴我，說西山房子已找好了，並且又另外替我邀了一個女伴，也是養病的，而這女伴同毓芳又算是一個很好的朋友。聽到這消息，應該是很歡喜吧，但我剛剛在眉頭舒展了一點喜色，而一種黯然的淒涼便罩上了。雖說我從小便離開家，在外面混，但都有我的親戚朋友隨着我，這次上西山固然說起來離城只有幾十里，但在我，一個活了二十歲的人，開始一人跑到陌生的地方去，還是第一次，假使我竟無聲息的死在那山上，誰是第一個發現我死屍的，我能擔保我不會死在那裏嗎？也許別人會笑我擔憂到這些小事，而我卻真的哭過，當我問毓芳捨不捨得我時，而毓芳卻笑，笑我問小孩話，說是這一點點路有什麼捨不得，直到毓芳准許了我每禮拜上山一次，我才不好意思的揩乾眼淚。

下午我到韋弟那兒去了，韋弟也說他一禮拜上山一次，填毓芳不去的空日。

回來已夜了，我一人寂寂寞寞的在收拾東西，想到我要離開北京的這些朋友們，我又哭了，但一想到朋友們都未曾向我流淚，我又擦去我臉上的痕淚，我是將一人寂寂寞寞的又離開這古城了。

在寂寞裏，我又想到凌吉士了，其實，話不是這樣說，凌吉士簡直不能說「想起」，「又想起」，完全是整天都在繫念到他，只能說：「又來講我的凌吉士吧。」這幾天我故意造成的離別，在我是不可計的損失，我本想放鬆了他，而我把他捏得更緊了。我既不能把他從我心裏壓根兒拔去，我爲什麼要躲避着不見他的面呢？這真使我懊惱，我不能便如此同他離別，這樣寂寂寞寞的走上西山……

三月二十七

一早毓芳便上西山去了，去替我佈置房子，說好明天我便去。我爲她這番盛情，我應怎樣去找得那些沒有的字來表示我的感謝。我本想再默一天在城裏，便也不好說出了。

我正焦急的時候，凌吉士才來，我握緊他雙手，他說：

「莎菲！幾天沒見你了！」

我很願意在這時我能哭得出來，抱着他哭，他眼淚只能含在眼裏，我只好又笑了。他聽見明天我要上山時，他顯出的那驚詫和一種嗟嘆，又很安慰到我，於是我真的笑了。他見到我笑，便把我的手反捏得緊緊的，緊得使我生痛。他怨恨似的說：

「你笑！你笑！」

這痛，是我從未有過的舒適，好像心裏也正錐下去一個什麼東西，我很想倒下他的手腕去，而這時華弟卻來了。

華弟知道我恨他來，而他偏不走。我向凌吉士使眼色，我說：「這點鐘有課吧？」於是我送凌吉士出來。他問我早什麼時候走，我告他，我問他還來不來呢，他說回頭便來，於是我望着他快樂了，我忘了他是怎樣可鄙的人格，和美的相貌了，這時他在我的眼裏，是一個傳奇中的情人，哈莎菲有了一個

情人了……

三月二十七晚

自從我趕走輩弟到這時已是整整五個鐘頭了。在這五點鐘裏，我應怎樣才想得出一個恰合的名字來稱呼牠像熱鍋上的螞蟻在這小房子裏不安的坐下，又站起，又跑到門縫邊瞧，但是——他一定不來了，他一定不來了，於是我又想哭，哭我走得這樣淒涼，北京城就沒有了一個人陪我，一哭嗎？是的，我是應該離開這冷酷的北京的，爲什麼我要捨不得這板床，這油膩的書桌，這三條腿的椅子……是的，明早我就要走了，北京的朋友們不會再膩煩莎菲的病，爲了朋友們輕快的舒適，莎菲便爲朋友們死在西山也是該的，但都能如此的讓莎菲一人得不着一點熱情，孤孤寂寂的上山去，想來莎菲便不死，也不會有損害或激動於人心吧……不想，不想有什麼可想的，假使莎菲不如此貪心在攫取感情，莎菲不是便很可滿足於那些眉目間的同情了嗎……

關於朋友我不說了，我知道永世也不會使莎菲感到滿足這人間的友誼的！但我能滿足些什麼呢，凌吉士答應我來，而這時已晚上九點了，縱是他來了，我便會很快樂嗎？他會給我所須要的吗……

想起他不來，我又該痛恨我自己了！在很早的從前，便懂得對付那一種男人便應用那一種態度，而到現在反蠢了，當我問他還來不來時，我怎能顯露出那希求的眼光，在一個漂亮人面前，是不應老實讓人瞧不起……但我愛他，爲什麼我要使用技巧，我不能直接向他表明我的愛嗎？並且我覺得只要於人無損，便吻人一百下，爲什麼便不可以被准許呢？

他既答應來，而又失信，顯見得是在戲弄我。朋友，留點好意在莎菲走時，總不至於像是一種損失吧。

今夜我簡直狂了。語言，文字是怎樣在這時顯得無用！我心像被許多小老鼠啃着一樣，又像一盆火在心裏燃燒。我想把什麼東西都摔破，又想冒着夜氣在外面亂跑去，我無法制止我狂熱的感情的激蕩，我便躺在這熱情的針氈上，反過去也刺着，翻過來也刺着，似乎我又是在油鍋裏聽到那油沸的響聲，感到渾身的灼熱……爲什麼我不跑出去呢？我等着一種渺茫的無意義的希望到來哈……想到那紅脣，我又癡了！假使這希望是可能的話——我獨自又忍不住笑，我再三再四反覆問我自己：「愛他嗎？」我更笑了。莎菲不會傻到如此地步去愛上那南洋人。難道因了我不承認我的愛，便不可以被人准許做一點兒於人也無損的事？

假使今夜他竟不來，我怎能甘心便忽然上西山去……

唉！九點半了！

九點四十分了！

三月二十八晨三時

莎菲生活在世上，所要人們的了解她體會她的心太熱烈太懇切了，所以長遠的沉溺在失望的苦腦中，但除了自己，誰能夠知道她所流出的眼淚的分量？

在這本日記裏，與其說是莎菲生活的一段記錄，不如直接算爲莎菲眼淚的每一個點滴。是在莎菲心上，才覺得更切實。然而這本日記現在是要收束了。因爲莎菲已無須乎此——用眼淚來洩憤和安慰，這原因對於一切都覺得無意識，流淚更是這無意識的極深的表白。可是在這最後一頁的日記上，莎菲應該用快樂的心情來慶祝，她是從最大的那失望中，驀然得到了滿足，這滿足似乎要使人快樂得到死才對。但是我，我只從那滿足中感到勝利，從這勝利中得到淒涼而更深的認識我自己的可



憐處，可笑處，因此把我這幾月來所縈縈於夢想的一點「美」反飄渺了——這個美便是那高個兒的丰儀！

我應該怎樣來解釋呢？一個完全癡狂於男人儀表上的女人的心理，自然我不會愛他，這不會愛，很容易說明，就是在他丰儀的裏面是躲着一個何等卑醜的靈魂！可是我又傾慕他，思念他，甚至於沒有他，我就失掉一切生活意義的保障了；並且我常常想，假使有那末一日，我和他的嘴唇合攏來，密密的，那我的身體就從這心的狂笑中瓦解去，也願意。其實，單單能獲得騎士一般的那人兒的溫柔的一撫摩，隨便他的指尖觸到我身上的任何部分，因此就犧牲一切，我也肯。

我應當發癡因為像這些幻想中的異跡夢似的，終於毫無困難的都給我得到了，但是從這中間我所感得的是我所想像的那些會醉我靈魂的幸福麼？不啊。

當他——凌吉士……在晚間十點鐘來到時候，開始向我囁嚅的表白，說他是如何的在想我……還使我心動過好幾次，但不久我看到他那被情慾在燃燒的眼睛，我就害怕了。於是從他那卑劣的思想中所發出的更醜的誓語，又振起我的自尊心來，假使他把這串淺薄肉麻的情話去對別個女人說，一定是很動聽的，可以得一個所謂的愛的心吧。但他却向我，就由這些話語的力，把我推得隔他更遠了。唉，可憐的男子！神既然賦與你這樣的一副美形，却又暗暗的捉弄你，把那一個毫不相稱的靈魂放到你人生的頂上，你以為我所希望的是「家庭」嗎？我所歡喜的是「金錢」嗎？我所驕傲的是一位地位「嗎？」你，在我面前，是顯得多麼可憐的一個男子啊！我真要為他不幸而痛哭，然而他依樣把眼光鎖住我臉上，是被情慾之火燃燒得如何的怕人，倘若他只限於肉感的滿足，那末他倒可以用他的色來摧殘我的心，但他却哭聲的向我說：「莎菲，你信我，我是不會負你的！」啊，可憐的人，他還不知

道在他面前的這女人，是用如何的輕蔑去可憐他的使用這些做作，這些話！我竟忍不住而笑出聲來，說他也知道愛，會愛我，這只是近於開玩笑，那情慾之火的巢穴——那兩隻灼閃的眼睛，不正在宣佈他除了可鄙的淺薄的須要，別的一切都不知道麼？

「喂，聰明一點，走開吧，」韓家潭那個地方才是你尋樂的場所！我既然認清他，我就應該這樣說，教這個人類中最劣種的人兒滾出去。然而雖說我暗暗地在嘲笑他，但當他大膽地貿然伸開手臂來擁我時，算竟又忘記了一切，我臨時失掉了我所有的一些自尊和驕傲，我是完全被那僅有的一副好丰儀迷住了，在我心中，我只想「緊緊些多抱我一會兒吧，明早我便走了。」假使我那時還有一點自制力，我該會想到他的美形以外的那東西，而把他像一塊石頭般，弄到房外去。

唉！我能用什麼言語或心情來痛悔他，凌吉士這樣一個可鄙的人吻我了！我靜靜默默的承受着，但那時在一個溫潤的軟熱的東西放到我臉上，我心中得到的是些什麼呢？我不能像別的女人一樣會暈倒在她那愛人的臂膀裏！我是張大着眼睛望他，我想「我勝利了！我勝利了！」因為他所以使我迷戀的那東西，在吻我時，已知道是如何的滋味——我同時鄙夷我自己了！於是我忽然傷心起來，我把他用力推開，我哭了。

他也許忽略了我的眼淚，以為他的嘴唇是給我如何的溫軟，如何的嫩膩，是把我的心融醉到發迷的狀態裏吧，所以他又挨我坐着繼續的說了許多所謂愛情表白的肉麻話。

「何必把你那令人憫惜處暴露得無餘呢？」我真這樣的又可憐起他來。

我說：「不要亂想吧，說不定明天我便死去了！」

他聽着，誰知道他對於這話是得到怎樣的感觸？他又吻我，但我躲開了，於是那嘴唇便落到我手上。

我決心了。因為這時我有的是充足的清晰的腦力，我要他走，他帶點抱怨顏色。纏着我。我想，「爲什麼你也是這樣傻勁呢？」他於是直挨到夜十二點半鐘才走。

他走後我想起適間的事情，我就用所有的力量來痛擊我的心爲什麼呢，給一個如此我看不起的男人接吻既不愛他，還嘲笑他，又讓他來擁抱真的，單憑了一種騎士般的丰度，就能使我墮落到如此地步麼？

總之我是給我自己糟塌了，凡一個人的仇敵就是自己，我的天。這有什麼法子去報復而償還一切的損失？

好在在這宇宙間，我的生命只是我自己的玩品，我已浪費得儘夠了，那末因這一番經歷而使我更陷到極深的悲境裏去，似乎也不成一個重大的事件。

但是我不願留在北京，西山更不願去了，我決計搭車南下，在無人認識的地方，浪費我生命的餘剩；因此我的心從傷痛中又興奮起來，我狂笑的憐惜我自己：

「悄悄地活下來，悄悄地死去，啊，我可憐你，莎菲！」

選自在黑暗中

## 曼藍之死

方光燐

這是我幼年作的一樁罪孽，至今還留在我的記憶裏，我每一追想起來，便覺着毛髮豎立，恐怖和哀痛的情緒就把我全心圍繞住了。

涼爽的秋天午後我和閨哥、囑妹，從學校出來，手中各拿着一枝桂花，談談笑笑的走着，到了自家的門口，囑妹急忙忙的推開了門，我們跟着她，兩腳三步的跑到母親面前，囑妹就把手中的花給母親看，笑迷迷的說道：

「姆媽！你聞門房老周給我們這桂花，真香呀！」

「呀！真是好香的桂花！」母親接了囑妹手中的花，聞了一聞，這樣的回答說，復又向我們說道：

「呀！你們快把那花插在書房內的花瓶裏去罷，今天你們大姊那裏送來許多肉燒餅，我正等着你們來吃呢！呀！快去把花插好，來吃餅罷！」

我們站在母親面前，吃着燒餅，母親坐在那裏，做針線。有了一息工夫，母親忽停住了工作，像想起了什麼似的，急忙的說道：

「呀！囑英！你快去廳後看看我們的貓，已經生了三個很好看的小貓了呢！你快去……」

囑妹不等母親話說完，便飛也似跑了。我和閨哥也就跟着她一齊來到廳後。在一隻盛了稻草，鋪了棉絮的籬裏，那黃白色的大貓，很倦的橫臥着。三只眼還沒有開的小貓在牠們母親的腹旁，互相擠着；Nya Nya 的叫個不息。小貓的毛片，雖然可以辨出黑白，却也不十分鮮明，而且毛也沒有十分乾，老貓很耐性的替他們舐着。

我們三人靜靜的看了一息，囑妹忽指着這些小貓，評論好醜來了；而且說着她愛那白色的，黃色的，給閨哥，黑色的，給我等話，不防惱了老貓，便怒叫一聲，伸出爪來，要想抓囑妹的指頭，囑妹被嚇得縮手不迭的往外面逃。閨哥和我却禁不住的笑了。

我們仍舊跑到母親面前，懶妹關於小貓的事，問了母親許多話——什麼貓要幾時才能開眼，要幾個月才能行走等等——母親爲着天快黑了，很忙的想趕快做完她的活計，便隨口答應我們幾句，我和懶妹都各在腹中預期將來小貓大起來時的趣味，不覺歡呼跳躍了一陣。後來我復和懶妹攜着手，在自己家門前散了一回步，唧唧噥噥講了不少小貓的話。閨哥是素來不大喜歡貓的，他却獨自一個到園內去灌他自己的花了。

自此之後，我們每日下學歸家都要往廳後去看一次小貓。有時看看他們吃乳；有時看看他們酣睡，懶妹有好動的天性，很不耐煩的站着靜看；常常指這個那個評了許多話。老貓怒視着她，屢次伸出爪來想抓她；但是她却始終改不了那種好動的情性。

這樣的過了五六天，小貓都已開了眼了。我和懶妹看着這些小而可愛的朋友，一天一天的長成起來，心中覺得非常愉快。有一天午後，我因爲有幾個四則問題沒有做出，散學後就回到書房內演算演算。不上半點鐘工夫，懶妹很慌張的走進書房裏來，露出驚惶的樣子向我說：

「六哥小貓不見了！」

「不是在廳後麼，怎麼會不見了呢！」我對於她的話還是半信半疑的，便這樣回答她說。

「廳後只剩着一只空籠，那裏還有小貓大貓！」她用一種怨恨忿怒而帶着悲哀的語調回答我說。「那末，我們還得問問姆媽去，想必姆媽總知道的。」我一邊說着，一邊就和懶妹走出書房來了。

我們在廚房裏，找着母親，和她說了「小貓不見了」的話，才明白母親還沒有知道這樁事。我們三人就一同往廳後去看，只見那放着艸和棉花的籠，靜靜的擺在地上。小貓不見了！大貓也不知向何處去了？母親很露出驚愕的樣子，我和懶妹幾乎急得要哭出來了！但是我們終究沒有什麼法子，可以推

想出小貓在什麼地方，或是尋找出小貓來，母親把吳媽叫來，問她知道不知道小貓往何處去了。吳媽說：「午煎掃地還見他們好好的睡在籬裏，可是現在往什麼地方去了，她却不知道，懶妹急得發恨便罵吳媽說：

「我家僱了你來，連這幾隻小貓都不能替我們看管，快滾罷！」

吳媽被懶妹罵得笑起來了，母親也不禁笑了。我心裏却想懶妹罵得不錯，吳媽這老婆子對於我們的小貓真太不關心了！天天笑我們把小貓當作寶貝，說了抱多討厭的話，母親看我們急得這樣的可憐，便安慰我們說：

「想必大貓不耐煩你們天天去看，所以把她的兒子們搬到別處去了！你們不要着急，過兩天總會回來的。」

那時，我們也無可奈何，只得把母親的話拿來譬解自慰罷了！

時日過去得真快！不見了小貓將近一個月了！起初還是天天盼望着他們回來，但是後來却漸漸的把他們忘了。最奇怪的就是那大貓還是天天回來吃飯，吃過飯後就不知她跑向什麼地方去了。我和懶妹元來也很愛這大貓的。自從她把小貓藏匿了之後，我們很恨她，便就不去睬她了。

有一天午後散學歸家，吳媽替我們開了門，笑嘻嘻的說道：

「小姐！你再別要罵我了，今天我把你們的小貓尋找着了！」

我和懶妹聽了這話，雖然是充滿着歡喜，但總疑心吳媽的話不真，便向她道：

「吳媽！你別騙我們，小貓那裏還能尋得着呢……呀！你且說說你在什麼地方尋找着的！」

「誰來騙你們！我今天上後樓拿盒子，在網籃裏面找着的，不信，你們到堂前去看看罷！」吳媽這樣

的辯說。

這樣的消息，自然是使得我們好快樂的。我們也不願再去啾啾和吳媽多說，便跑上後樓去了。在那長久擱置不用的那只籬裏，離別多時的三位小朋友，在安靜的臥着；他們的母親却不在那裏。我們看了高興之至，不覺歡笑起來，竟把他們的好夢驚破了；他們照舊的以 *va*——*va*——聲音較前響多了，——的叫個不住，彷彿向我們話別後的情況似的；可惜我們却一句也聽不明白。他們都長大得多了；身軀也較前肥胖了；毛片也很鮮明光澤了。三只中一只黃白相間，很和他母親相似；懶妹所愛的除背部和尾巴有了幾塊黑斑，是一只純白色的公貓。那黑色的是三只中最小的一只，但他很露出伶俐靜默的樣子。鼻頭和腹部雜着幾處白毛之外，却是全黑色的。自從懶妹說過把黑貓給我的，一句話，我後來彷彿對着黑貓，就生出一種特別的情感似的。今天見了那澤潤烏黑的毛片，我更加愛我這小小的朋友了。懶妹看老貓不在，便大胆的把她愛的白小貓，抱了出來撫弄了一回，又把他放在地上，叫他走。那四隻細小軟弱的脚，似乎還支持他的，小胖身體不住，步行起來是很蹣跚的樣子。懶妹也不忍讓他多走，便仍舊把他放到籬裏去了。

從此我們添上這幾個美麗可愛的小朋友，陪着我們玩耍，我和懶妹，下學歸來，總得去抱他們，撫摩他們，或和他們戲弄一回。母親常常指着我愛的黑貓，說是上了相書的，叫做什麼烏雲蓋雪。我因為嫌四字的名字太長，而且近來在英文讀本裏見有 *Pussy* 等等貓的名字，我便託了英文先生，替我的貓取了一個英文名字，叫做 *Melan*，不上幾天工夫，一家的人都叫起曼藍曼藍來了。

曼藍雖然幼小，但也很能迎合人意。她常常跟着我，我也很喜歡把她抱起放在膝上撫摩調弄；有時還愛和她親嘴。她却很溫順的伏在我膝上。懶妹愛她的雪奴——這是懶妹自己取的名字——也

是和我一樣。吳媽見了，時常嘲笑我們說：

「曼藍是六少爺的少奶奶，雪奴是小姐的公子……」

懶妹聽了，很發怒的，把貓丟在地上，便跑去搥吳媽的腿。我却並不十分惱吳媽，因為我那時還不知道妻的意義，更不明白愛貓和愛妻有什麼分別。總之我愛的東西，不論人說是我的妻也好，我的兒子也好，我却都不願去和他們計較。不過吳媽天天的說着我，總覺得她是一個討人嫌的老婆子罷了！

帶了許多穀米果實來的美麗高爽的秋天，匆匆又過去了。嚴肅的冬天，又開始了。氣候漸漸的冷起來了。學校裏寫着年假試驗的要準備，先要舉引一次什麼臨時試驗。我和懶妹因此忙個不了。可愛的小朋友，也沒有多工夫去和他們嬉玩了。

禮拜五——在陽歷十一月的那一天，我却記不清了。——的午前，我在書房內溫習理科，預備午後的臨時試驗，埋頭的看了二點多鐘，頭昏了，眼也花了，可是看了的東西，還不能一一記牢，鐘已打十二點了，母親在外面催着吃飯。我心很慌亂，便拋了書本飛也似跑出書房來了。從書房到飯廳，必得經過堂前和廚房。在堂前和廚房的交界地方，因為天井的光線射不到的緣故，非常暗黑。當我走過那處時，覺得有件什麼東西絆住了脚似的，我那時很慌亂，沒有工夫去向地下細看，誰知跨過左足，右脚踏下的時候，只聽得很淒楚的「Ya」一聲。我渾身都震顫起來了。低頭的仔細一看，却原來踏在脚下的就是我那可愛的美麗的小朋友曼藍！橫臥在地上，一聲也不響，四足却很淒慘的一伸一縮的動彈着，頸骨已踏折了，口角流出許多鮮血。那時我呆若木雞，站着注視我可憐的小朋友，心臟跳動得很兇，呼吸也很急促，我當時極想放聲一哭，却總哭不出聲來。母親在廚房聽了這小貓的慘聲，急忙跑來一看，見小貓橫死在地上……渾身都震顫起來了。停了一息，才開口厲聲罵道：



「你這糊塗的東西，爲什麼把小貓都踏死了！可惜！可惜！這樣一隻烏雲蓋雪的好貓唉……」我却不響，仍舊呆呆的凝視着這慘死的小朋友，心臟跳得愈兇，呼吸愈加急促，不禁唏噓唏噓的啜泣。母親也默默無言地對着。她知道我心中很難過，她便不得已向我說一句：

「還不快吃飯去！」說時便伸手來招我，我却摔脫了，轉過身來，一溜烟跑回書房裏去了。

恐怖的情緒，圍住了我的心。藍慘死的情狀，時時顫現在我眼膜上。我獨坐在書房裏，苦悶極了。曼藍在人世的很短促的歷史，一幕一幕的在我腦中展開了。我忽而懊悔，忽而恐怖，忽而悲痛，忽而哀傷，最後覺得胸中很空虛，不寧起來了。那時極欲放聲大哭，却總哭不出聲來。酸鹹的眼淚點點滴滴流到唇邊，唏噓唏噓啜泣着，却毫不減輕了胸中的苦悶。過了一息，幗妹輕輕的走進來了。她是個嬉笑無愁的人，今天却也包着滿眶的眼淚，看着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了。沉默占領了這房子，只有兄妹的啜啜啜泣聲，和桌上的小鐘的答的答的聲相呼應，最後她勉強說道：

「六哥！我們快到學校裏去罷……你不是今天試驗理科麼？」

我聽得幗妹提起試驗心裏更覺難過，唏噓唏噓啜泣得更傷心了。母親也跑進書房來了，看着兄妹倆默默啜泣，她老人家心中也很難受。掏出一方手巾替我們揩乾眼淚，一面敦促着我們上學去。幗妹走出外邊來，我也有意無意的跟着她。經過了那踏死曼藍的地方，曼藍的屍骸，却早不知何處去了。我心頭亂跳，胸中有一種不可明狀的悲哀，母親送我們到門口，給了我兩個銅子，說着「你拿去买點心吃罷。」我有意無意的接着銅子在手，還是低了頭，追想我的曼藍不置！

## 愛的十字架

巴金

××我友：

從那喧鬧的小酒館出來，醉眼朦朧中看了周圍的景色，一切都變得模糊了，都是空虛而不實在的。心裏飄飄然，似乎忘掉了一切。我感到了暫時的痛快。那酒，那可祝福的酒啊！

回到你家纔知道時間已經很遲了。敲了一聲的門，沒有回聲。直到我把手槌酸了時，娘姨纔起來披了衣服給我開了門。她輕蔑地看了我一眼，滿不高興地說了一句『這樣遲！』我進了亭子間，扭燃了電燈，正預備睡覺了，却在桌子上發見你留給我的長信。

我匆忙地讀了。你說了那許多話，其實無非是三個字：『請你走。』於是我連後面的話也不看下去了，因為我已經懂得你底意思了。

自然你請我走是有非常多的理由的，然而這我也用不着知道了，因為我自己也有更大的理由。這理由是要超過於你底一切理由之上，因了這理由我走的事便成了天經地義般確定的。我不僅應該走出你底家，我還該走出這世界。

朋友，我了解你，我並不怨恨你，而且我還感謝你這兩月來對我的好意，將我收留的一番好意。你一一指出了我底劣點，我一坦然地承受了，我一點也不否認，因為你所指摘的都是真的事實。你並不會過分地指摘了我，我確實如你所說是一個好吃懶做，自甘墮落的人。是一個有神經病的人。我躺在你底家裏白白地吃閒飯，而且屢屢向你討了錢出去偷偷喝酒，有時候喝得大醉深夜才回來，在家裏吵鬧着，把那從早到晚為生活忙碌着沒有一刻休息的你吵得睡不安甯，或者還要從睡床上起來給

我弄醒酒的藥水喝，我才沉沉地睡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在床上醒了，我躺着不起來，聽見你下了樓，一面在和你底妻子說話。她說：『還早呢！何必去得這樣急？』

『要早一點去，才有時間慢慢走。這樣的熱天，太陽下走着真作孽呀！』你在樓梯上說了，便走下去。在下面長長地嘆息了一聲，纔開了門去了。

我彷彿看見你帶了疲倦的面容，模糊的眼睛，無精打彩地一步一步在街上慢慢走着。

你想我這時候躺在床，上做什麼呢？我又模糊地睡去了嗎？或者我在暗暗非笑你底慫恿嗎？或者我在憐憫你底困苦嗎？都不是。我哭了，我用那薄被蒙了頭，痛哭了。我在哭我自己，同時我也想到你，我深深地感激你。我說，我差不多要發誓地說：『我一定要改悔了，我決不再做那樣的事了。』

可是過了一天我又靦然向你討了那你用血汗換來的錢，跑出去進了那吵鬧的小酒館，把錢喝得精光，出了酒館又不敢回家見你，便在馬路上徘徊着，直到夜深，知道你已經睡在床了，纔踉蹌地趕回家裏，於是又換得第二天早晨的痛哭和悔恨。

朋友，你看我竟然是這樣可惡而又可憐的一個人呀！我真是如你所說是無可救藥的了。然而你爲什麼早些時候不這樣告訴我呢？爲什麼你老是那樣和靄地一聲不響地聽我做着一切的事呢？你說你起初還希望我能夠改悔，恢復到從前那樣子，而且就在這時候，在你請我走的這時候，你還說：『我希望這個刺激能夠給你帶來新的生活，使你忘掉過去的一切做一個新的人。』總之你雖然說我是無可救藥的了，但你同時還在相信我會有一天的。

朋友你錯了，我決不能夠新生的。任是怎樣大的刺激也不能夠蘇生我底神經了。而且我也不願意

有那新生的那一天了。像我這樣的人不早些死去，活在這世界上還有什麼用呢？而且要是我底麻木的，神經蘇生了，那過去的創痛又會來重重地壓迫我，我又如何能夠有新的精力來生活下去呢？朋友，說到過去的創痛，一定會使你陡然驚異起來了，怎麼像我一個墮落到這樣地步的卑卑不足道的人，還會有過去的創痛嗎？朋友，這樣想，你就錯了，便是一條狗，一口豬，也有牠底悲哀呢！

而且像我這樣的人，也曾經被女人愛過的啊！

現在讓我來告訴你罷。三年以前我在上海別了你，說我是要回去結婚了。

我底妻子是我底叔父替我定下的，可是等我回去結婚時，叔父已經早死了。我是孤另另的一個人。我和我底寶珠結了婚，就住在她底家裏。她底父母待我很好，差不多把我當作親生的兒子看待。我在她底家裏吃着，喝着，玩着，笑着，生活得很適意。

寶珠是一個可愛的女人，她不僅有那中人之姿，她還有溫柔的性情和善良的心。她愛我，體貼我，安慰我，鼓勵我，她很希望我能夠做一點事，不要這樣吃喝着，玩笑着，就過了一生。

我呢，你知道我過去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底思想是如何的。我當然不能夠就這樣把日子玩過去了。我也想找一點事來做。可是這個鄉村太小了，簡直沒有什麼事情可做。開個蒙館，教幾個小孩子也沒有什麼大意思，而且我又不甘埋沒在鄉村裏。所以在岳家住了五個整月之後，我便提議着要出來，我打算到南京去，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在南京做事，我想在那裏總可以設法。

她底父母苦苦地留着我，一定不要我走。他們說便是沒有事做也不要緊，在這家裏住下去就好了，反正一口飯是有吃的，雖然他們並非富裕。至於她呢，她也不一定就希望我出去。她底意思只要我在這鄉下找個小小的事做就夠了。然而我是決定要出去了，不管對於將來有沒有十分的把握。

她底父母看見無法動搖我底決心，便提議說：「這關係着你底前途，我們也不敢十分強留你。不過你可以把寶兒留在這裏，你一個人先出去，等你底事業有成就，那時我們再把她給你送出來，送到南京，送到北平，送到上海都可以。」他們這樣說，差不多眼裏淌了淚，可是我一點也不動心，我底前途迷了我底眼，我看不見其餘的一切。我固執着我一定要兩個人同去。我底妻答應了，我底岳父岳母也就沒有什麼話可說了。

分別的時候，他們母女姊妹互相抱着悲慘地哭，好像送別一個被充軍的人。那時候，就在那時候，她底母親還抽泣地對我說：「願你們在外面好好地過活。不過要是你底事情不如意時，你們可以回到家裏來，我們一樣地看待你們。不過那時候望你們雙雙地回來，不要一個人回來纔好。」

妻哭得更傷心，然而我却在心裏暗笑，我想我們決不會再回來了。

我們到了南京，靠了那朋友底力量，在某官廳裏找到了一個位置，收入還可以，我們過得很好，還積了一點錢。我想岳母底話真是過慮了。這樣下去，怎麼還令人不如意呢？

然而不如意的事來了。三個月以後，換了廳長，我底位置也就被別人佔了去。我如今失業了，而那個朋友又已經他去。我到處奔走，請人寫介紹信，見了許多不願見的人，而結果是一無所得。失業依舊是失業，失業之後節省，節省之後困苦，二月三月四月，妻底豐潤的臉變成了蒼白色，我們所有可變賣的東西已經賣了大半，而希望依然遲遲不來。我自己已經感到疲倦了。每夜每夜我們相對着，我望着妻底默然沈思的臉，一種無名的悲哀壓倒了我，我感到痛悔，我於是帶了酸痛的心對妻說了些抱歉的話，而且表示後悔，說不該帶她出來跟着我一道受苦，是看見她底眼裏含着淚。可是她不一說一句抱怨的話，她反而來安慰我，鼓舞我，我固然感激她，而同時我覺得這比較罵我不理我還更要使我心

痛。

第五個月又來了，依然沒有希望。前途愈過愈是渺茫了。這情形無論如何是不能夠再繼續下去的了。妻也失掉了她底沈默的忍耐，她開始提議說：『這樣子下去，無論如何是沒有辦法的。我留在這裏，沒有一點用處，我不能夠幫助你，反而只有累你。你一個人總好想法的，你可以到別地方去找朋友，我看還不如讓我一個人回家去罷，可以減少你底負擔。等到你將來有好事情時，我再出來陪伴你罷。』我感激妻體貼我，因為她知道生性固執的我在這時候是決不肯回岳家去的。所以只說了一個人回家的話。然而我這時候却記起了她底母親所說的『要雙雙地回來，不要一個人回來纔好』的話。我覺得沒有臉讓她一個人回去，而且如今對於我，她變得更可寶貴的了。她差不多成了我底生命，我不能夠失掉她，我不能夠失掉這我底生活中的唯一伴侶。

我便熱烈地批駁她底提議，我極力表顯出我底那種捨不得離開她的樣子。這也許感動了她，她以後便不再提起回家的事了。

於是我又以新的精力來從事新的掙扎，她整日帶着笑容來安慰我，鼓舞我。前途似乎有了一線的光明，我們期待着。

期待底結果是完全絕望，而這一線的光明也表現出來只是一個幻象。希望簡直是斷絕了，我正要躺下來，等候那不可避免的滅亡，而情形突然改變了。某一天我從外面走回家來，懷着一個意外的好消息預備急急去告訴妻。可是妻已經躺在床上了，口裏出了血，困難地呼吸着，臉色成了紙一樣地白。我底心扭曲得很痛。我忘了一切地向她奔去，我跑到了床前，俯下去抱住她底身子，用力地喚『我底寶珠』。我覺得我底血在沸騰，我底心要跳出口腔。

她突然睜開了微閉着的眼睛，望着我苦笑，吃力地舉起一隻手撫我底頭說：「原諒我，我先你去了。這樣你便少了一個累贅。你可以好好地幹你底事，我不會來妨害你。等你將來事情如意，你可以娶一個比我好過十倍的妻子。」她繼續地說了這些話，就閉了眼睛。

我不住地搖撼她底身子，我發狂地喚叫她，我把頭放在她底耳邊，大聲把我帶回來的好消息告訴她，可是她已經聽不見了。

過了一些時候，她忽然睜開了眼睛，搖着頭說：「太遲了。」用她底無光彩的眼睛望着我，像認不得我似的。她開始吼起來。

我問她究竟服了什麼毒，她一定不肯說。我沒有方法再使她說一句話。我絕望地，瘋狂地跑了出去。等我把醫生找來時，她底身上已經冷了。我抱着她底身子哭了一陣，我不忍再看她底變得那樣可怕的脸。

我帶來了好的消息，我已經把自己從絕望中救拔出來。而她，我所寶貴的她，却躺在床上了。

我陪伴着她過了一夜，我整夜在屋裏大步躑躅着，我不知道應該怎樣辦才好。後來我終於決定了。

我把剩下的東西除了自己隨身的衣服外，通通當賣了。我買了棺木，把她收殮了，於是僱了船把棺木運了回去。這一次我們是雙雙地回來了。

到了那鄉村，把船停在河邊，我便登了岸到岳家去。

雖然我底衣服和舉動都顯了落魄的樣子，但岳家的人卻很熱誠地接待我，不過他們看見只有我一個人回來，覺得很奇怪，便驚訝地問：「你回來來了，寶珠呢？」

朋友，你想我怎樣回答他們呢？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嗎？我沒有臉再哄騙他們，我也沒有勇氣對他們

說真話，我只好說：『她在船上，你們去看去。』我極力忍住淚，不動一點聲色。

『爲什麼她不上岸呢？她病着嗎？或者出了什麼事？』他們很關心地絮絮問着。

我不回答，我只顧說：『你們去船上，看便知道了。』

於是我陪了她底父母走出來，遠遠地看見船在那邊靠着，我們走過橋，離船愈近了。

正走在橋上時一種異樣的感覺抓住了我，我恐怖，我慚愧，我悲哀。我覺得我沒有勇氣和他們同到船上去。我沒有勇氣去看他們底那種悽慘的失望，我沒有臉再和他們談話，因爲是我殺了他們底女兒，我於是奮身往橋下跳去。

我跌進了水裏，我聽見他們在呼救，我底頭腦昏眩起來，我底心裏很難受，於是我失了知覺。

醒過來的時候，我已經躺臥在岳家裏了。我躺在一個小房間裏的床上，岳母坐在旁邊，她含着眼淚細細地勸慰我，說人已經死了，是無法的事。她並不怪我，說不是我底錯，只怪她底女兒命不好。她又勸我好好保養身體，不要爲死者悲傷，她並且還答應將來把她底第二個女兒嫁給我。叫我就在她家住下去，以後不要再出去了。這一切都聽在耳裏了。每個每個的字像針一般刺着我底心痛。我感激她，而同時我更憎恨自己，我更詛咒自己。

我在這裏住下去了，因了病。在這裏我每天所得到是安慰和看護，岳父母和我底小姨（就是岳母答應將來嫁給我的那十八歲的少女）都拿一顆真誠的心看待我，不像一個仇敵，倒像一個恩人。然而這安慰，這看護究竟給了我什麼呢？牠們像最嚴酷的刑罰那樣折磨着我底心，使牠沒有一刻安靜的時候。無論什麼時候我都看見在我底前面橫着那黑漆棺木，蓋子開着，裏面躺臥了她底紙一般的臉和出了血的嘴。於是我暗暗祈求着，禱告着那懲罰的到來，我盼望她們打罵我，虐待我，責備我。



我向岳母哀求過，向小姨哀求過，可是結果只得着她們底悽然的微笑。這其間我底心痛愈深了。到後來終於不能忍受下去了，我決心離開這地方，去尋求我應得的懲罰。在一個月夜，衆人都睡了，我偷偷從床上財起來開了門出去。

我剛剛要走出大門，忽然我底衣服被人拉住了。我喫驚地掉過頭，看見我底小姨站在我底身後。她底頭髮散開來，披了一頭，被月光梳洗着，她底少女的美麗的臉在月光裏伴着那堅定而悽哀的表情，顯得更聖潔了。我癡立在她底面前，如瞻仰一座女神底石像。

朋友，便是像我這樣卑卑無足道的人，也知道怎樣崇拜這聖潔的女神呢！

「姊夫，你爲什麼要走呢？我們真正把你勸不轉來，歷世間值得你愛的，就只是姊姊一個人麼？爲什麼你一定要去死？」她悲聲說着，眼裏淌了淚。

朋友，這聲音至今還在我底耳邊盪漾。要是你能夠聽見這聲音呵……

這一個少女，她在鄉間是以學問和相貌出名的，許多人去求婚都不中她底意，她現在却對我說了這樣的話。朋友，你想我這時候怎麼辦呢？我不是木石，我有感覺，我不能不愛她。然而棺木又在我底腦中浮現了，牠橫在我們兩人中間。

我於是跪下來，抱了她底腿，默默地用眼淚洗滌她底足。然後我把經過的情形通統據實告訴了她。沒有誇張的話，也沒有隱藏一句，我又說明我爲什麼不能留在這裏爲什麼不能和她結合，又說我是怎樣的一個人，怎樣值不得她愛。最後我站起來，逕往外面走了。

臨去的時候，我還回頭看了她一眼。她癡立着，讓月光拂着她底臉，她底眼淚暢快地流下來，她站在月光裏，活像一座美麗的石像。我想去吻她，抱她，但終於不敢，我毅然走了。朋友，這情形確實值得人一

哭啊，我已經在她底心裏植了悲哀的種子了。

從此我就變了另外一個人，我就成了一個神經病者。我底心已經死了。無論在什麼地方我都看見那棺木。於是我馬上便想起了一個女人爲我犧牲，另一個女子爲我心碎的事。我底心便猛烈地疼痛起來，我努力去尋求懲罰來安蘇這一顆心，而結果仍是一無所得。最後我便得到了酒。這酒雖不能給我苦痛，却能給我麻醉，使腦筋變得遲鈍，現實變得模糊起來。在失了心的笑中哭中，我才尋得了片刻的安慰，而這安慰是不會來折磨我底心的。

我漂泊，我閒蕩，我喝酒。我做這一切，無非是使自己容易把一切忘掉。社會太黑暗了，生活太苦惱了，而過去的創傷像重担一樣壓在我底肩上，使我一點不能動搖。我這樣的人當然沒有勇氣站起身子來承擔這一切，我只有逃避在遺忘、麻木、墮落中了。朋友，你想我還有別的路可走嗎？我除了遺忘、麻木、墮落之外，還有別的路可走嗎？

我殺了一個女人，誤了一個女人，她們都是愛我的，我擾亂一個家庭底安寧，而這家庭又是我底恩人！朋友，你且我經過了一切之後，還能夠毫不動心地生活着像一個「人」那樣嗎？不，我已經不能算是一「人」了，我把我自己埋葬在遺忘、麻醉、墮落中，而剩下這軀體，這已經不是人底軀體了。這裏面不會跳動着人底心，沒有着人底靈魂。牠生存着，只是爲的腐朽，牠生活着，只是爲的累人。像這樣子的東西，正應該如你所說要走出去，而且還應該走出這世界去。

朋友，我現在走出去了，因爲我不能夠再負擔那重担了。我想在那裏，在那無名的死裏，我該可以得到真正安寧。能。我背負了十字架已經走了這些時候了，現在該可以達到了目的地罷。我背負着十字架並不像基督，而只像那與基督同釘在十字架上的小賊，如果你有眼淚爲他流，就請你多少爲我流。

幾滴眼淚罷。

這時候自然我還沒有留戀之感，我還不能忘掉那在遼遠的鄉村舍着眼淚等待着我的少女，然而我底面前只橫着死的一條路了，一條鞭子在後面鞭打着我要我向前走，不容我再有片刻的留戀。朋友，這情景確實也值得令人一哭啊！雖然我是這樣卑卑不足道的一個人。

朋友去了，永遠去了，不再累你了，請你不要爲我底命運悲傷，我是值得這樣悲傷你人。我如今又背負起我底十字架向着那目的地走了。但我在最後的瞬間，還會紀念你的好意，還會祝福你，你的坟墓裏去的朋友××

選自現代小說選仿古版

## 喜 訊

彭家煌

十二月中旬的晚上，從前也是谿鎮一個地主的客堂間裏，牆脚下生了火，火上面滿鍋明天用的豬糞的早餐也熟了。柴要省下來煮飯，捨不得燒，憑着那火爐裏的餘燼，那薰慣了薰不出眼淚鼻涕的煙，九點多了疲勞後，按習慣早就該鑽進被裏的一家子，卻還不肯睡。

一輩子祇在幻想裏過日子的拔老爹，近年是連「老爹」的尊稱也幾乎降到「老倌」了。六十八歲就老得一榻糊塗，什麼事都不好管。蜷縮在客堂裏的靠背椅上，頭罩着連睡覺也無須脫下的大風帽，僅僅露出鬚眉全白的枯瘦的臉，兩手籠在青布袍子的袖口裏，裹着棉套褲的腳，穿着棺材似的大棉鞋，像要把牠煨熟一般，伸到灰裏，不到燒得肉痛是不曉得收回的。他老人家自從那僅有的一幢破舊瓦屋也祇賸了三分之一，客堂由正廳旁邊被逼到後進的東北角上以來，每個烤火的季節，總在盞

牆的安靜地方設着他的寶座。旁邊的椅上呢，堆着四十五歲的長子甫崧哥，駝着背，眼和腿都有了毛病，不得已退休享福已經兩年了，穿着破夾襖夾褲，夾襖上罩着露出棉花的拔老爹穿臍的領掛，赤脚上跛着幾乎沒有頭尾的鱧魚鞋，兩手托着蓬鬆的頭，架在膝上，像要往灰裏竄。再旁邊呢，坐着三十歲的阿貴弟，算是這家庭的中堅份子，一年四季皺着眉，少說話，像和誰生氣。他的女人阿貴嫂，在鼎盛時代本來不出場面的，因為婆婆去世，寡婦改嫁，沒人燒茶應客，也在一個角落裏佔有婆婆當年坐的那個靠背椅，半袒着胸，乳頭扣着熟睡孩子的嘴。

比美字燈的光還差幾倍的火油燈，老停在牆壁上賦閑，沒有到阿貴嫂不得已要補男人白天等用的褲子的時候啦！反正誰都能摸到手煙管、茶罐、茶杯，並不在乎彼此看得清不樂意看的臉，而且每個人幾乎有一付怕光的痧眼，這一家子就全歡喜這黑暗。孩子不算，除偶爾吐痰咳嗽外，四個生命竟消融在黑暗裏，無聲無息，和火的餘燼一樣，快要熄滅了似的。可是誰都不曾瞌睡，就是葬到冰冷的被裏，也不會瞌睡。他們正在等候着呢。

從袖口抽出兩三個月不洗的白手絹，揩着水泱泱的眼，拔老爹死灰復燃了一般，嘆了一口氣。

他老人家在哭嗎？

實際，這達觀的老人，除八十八歲的老母斷氣時嚎啕了一回，就不會哭過。十八歲時，秀才落第，那早已是過去的事，做生意虧了千多串錢的本，那時候虧得起，也早已是過去的事，死了兩個有出息的撐場面的親弟弟，但析產後的弟弟不見得對自家有幫助，那也算不了什麼。五年前，虎列拉瘟了老伴，老伴侶還拖走了次子三子和兩個乖巧的孫子，一家子瘟得落花流水，老人似乎寂寞了，但近年來，慣常了，也不放在心上。欠了六分月息的五百元債，幾年下來，田地賣光，連幾間祖傳的瓦屋也快要當作一

行都一了，而結果依然是一五六百元債，這也不在心上。老人寬懷大量而且見識遠，他有一副金銀無窮的打算，那就是他已把第四個愛子島西培養成一個師範畢業生，早已在天津一家公司做了月薪二十五元的辦事員了。放棄了許多庸俗子弟，造就了個特出人材，破費了無數田地，完成了個活財產，通盤估計，還是合算，而活財產的利息是大得無從推算的。雖然島西自從有了職業就不曾寄過錢回，然而每年總有安慰老人的信，說身體好，說結了婚，養了崽，說薪水加了，認識了些名貴人物。這就好了。老人忍耐着當前的一切痛苦，一心的等着。

當人家逼債時，老人說：『當我的島西付了錢回，加倍還吧。』當店家賒不動雜貨時，老人說：『將來島西回了，他會跟你們算清的。』人家試探島西的情況了，老人總說島西在外很好，成家立業，地位一天一天的高，甚至連自己添了件粗布袍，也說島西寄回的絲棉袍親戚送的，茶色眼鏡也說島西化二十塊錢買給他的。總之，這樣那樣都是島西好，都是島西的名譽。不錯，一切雖暫時向島西預支了，島西總有出頭的日子，總有一天證實老人的話，如老人的心願的。老人忍耐着當前的一切譏嘲與悲楚，一心的等着。

不知怎樣，不接島西的信快一年了，但據本家守一先生由城裏寄來的信，說島西事忙，說島西寄回的信遺失了，不免懷疑的，老人也相信是實情。記得從前島西的信也常常載着「事繁不能多稟」的話，又記得從前島西有信到家，輾轉傳觀，也有不曾傳給老人的事。在種種方面，老人總想得極細，微，曲證出島西是有整年不寄家書的理由。一切總還是吉多凶少，世間的悲慘事，決不會全堆到一個人的頭上的。幻想裏神遊慣了，人性急什麼呢？快過年了，年頭年尾，大吉大利，往壞處想什麼呢？還得照舊的等着啊！而且一家子都在陪着老人等着啊！

老人身體一天不如一天，近來連眼睛也更加水泱泱的了。人們說是痧眼吧？痧眼決不祇是流水的，不是酒喝多了吧？雖拿三分之一的食糧熬酒，但每頓三杯，沒過量，沒沉醉，不是身體虛弱的緣故吧？對啦，一個月吃不着幾片肉，連每天一個蒸鷄蛋還是兒媳阿貴嫂的虔心呢！歲尾，人家殺年豬，辦年貨，收賬，送禮，而老人卻祇空肚皮等候着。雖曾爲這煩惱過，發過多次無名氣，但畢竟安慰了自己。要留着身體等島西發跡了以後，好好的過幾年呢！

總之，無論在那方面，寬懷大量而且見識遠的老人是不會哭泣的。  
靜夜裏，門前犬吠了！

十二月中旬，這樣晚，債主大概不至盈門的，否則老人聽了犬吠，就得苦笑着，跄跄跟跟摸到暗室的牀上，氣痛得哎喲喧天，嘔吐，咳得喘不過氣，好使客人開不了口，悄悄的一個個溜走。甫崧哥呢，也得拔起修房子跌傷了的腿，輕輕的一蹩一拐爬進房，痛苦的呻吟着，畢生的悲哀，這時候都用得着一齊搬出來，好真的嚎哭起來。阿貴弟呢，也是忽而上茅坑去了，不在家。總之，客堂裏祇應留着一個男不跟女鬥的女人，那招待客人的阿貴嫂，在很生氣的打着孩子們哇喇哇喇的叫，好使客人徬徨無計。但現在還不會到期啊，犬在吠什麼，總有道理的吧？

「唔——有人敲門樣？」老人側了頭，睜開了眼。  
全側了頭，睜開了眼，可是門外邊沒有響動。

「唉——」的長吁了一聲，老人祇好抖着伸到灰裏的腳，哼着「每逢——佳——節——倍——思——親」的詩句，接着「親」字的尾巴，又用剛剛摸過白鬍子的手，扯出手絹揩眼睛。讀過幾年蒙館的甫崧哥，沒有過用手絹那末雅緻的事，就用手掌抹去了鼻涕，也揩眼睛。阿貴弟不懂詩，可是經驗告訴他，

從前十二月晚上犬吠，爹媽總是由牀上爬起睡倒，看是不是兒子發財回了家。證之阿爹阿哥目前的神情，也猜着三分，皺了皺眉頭，照舊沈默着。

周圍是黑暗，冷靜，看不到底的破爛，貧窮，空虛，和渺茫，想起種種，儘坐着等候不是路，寒顫起來了，於是老人從灰裏縮了腳，拍了拍袍子，扶着靠椅款款的立起來說：

「唔——快十點多了吧？——睏去！」

客堂裏稍稍騷動了一下。老人嘖咕着，說不要亮，說不會跌。但壁上掛着的燈，還是在阿貴弟手裏亮了。老人跟着亮進了廂房，一會兒，亮又回來了。隨即抱着孩子的女人跟着亮進了房，一會兒，亮又回來了。燈照舊在壁上賦閑，客堂又照舊黑暗，死寂！

甫崧哥爬到爹爹的椅上，在角落裏摸着旱煙管，抽着煙，又排出往灰裏竄的姿勢，腦子裏盤算了一陣，記取了一件大事。

「明早，欄裏那隻大的要多餵兩瓢，永祥泰怕要來過秤啦！」

聽的人，自己明白了就得，不答話。

不怕偷兒混進屋，三份人家的大門沒有負責落鎖的人，半點鐘後，犬吠了幾聲，茅屋裏的堂弟沒有叩門就進來了，在客堂裏轉了轉，看見冷火秋煙，沒有坐談的興趣，立了一會，去了。過後，客堂裏畢竟還是來了一個人，在黑暗中，像幽靈一樣，還有誰那就是拔老爹。

「我當是有誰來了呢？」

「沒有。是茅屋裏五弟來轉了轉。沒有事——起來做什麼？夜半更深，天又冷！」

「不要緊的。我說，你們也該睡了啊！」

「曉得」

三言兩語把爹頂回去以後，對老人近來每每深夜還不肯睡的事，勞心的甫崧哥也傷感起來了。低聲的搖頭說：

「唉——怎麼得了呢？唉，那事情，爹該不曉得吧？」

「總不曉得的，沒有人告訴過他。」

「要小心點以後，就是對別人也不要提起，那怕城裏報上登過，鄉裏知道的少。」守一先生的信上也關照過，說不要弄得屋裏也是鷄犬不安，口是閉得緊一點的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今這時勢……」

「我是不管的，怕什麼？鄉裏那個不曉得，就祇爹爹在鼓裏。」

「喏——還是聾子不怕雷，有什麼用處呢！防一防又不截去半斤肉，想想看，楊家二舅祇有一個崽，剛剛中學堂畢業，祇等賺錢進屋，還不是一到漢口就收場了，連屍都尋不着。如今他屋裏窮得討米也得過活，不是有什麼用處呢？——前天茅屋裏三嬸嬸到玉山廟許願，我託她問一個籤，說不要緊，將來就是菩薩保佑，太平無事，也不要提及，不是有名望的事！」

一大篇道理壓服了阿貴弟了。安分守己做人，做到挺了，有什麼話說呢？祇好聽天由命，和自己生氣。

門前，犬又一聲一聲的吠，而且越吠越兇。隨後大門響了，犬一直吠進大廳，追到客堂門口。阿貴弟起身點了燈，奔出來趕開了狗，在暗淡的燈光中認清人了，才說：

「呵，桂棠哥，由城裏回來了？」

「呃——回來了！來客拐了一把椅子，對着欠起身來的微笑着的甫崧——還沒有睡啊！」



「城裏回來了？幾時到家的？」甫崧哥說。

「到是上半日就到家了，沒有工夫來——」啞——「來客手裏捏着一封信，『守』先生叫我帶一封信，說是島西先生的。沒有交給我，我就拆開了。」

「啊，島西寄回來真的？」甫崧哥昂起了頭，震駭了一下，客氣的，歡笑的，伸出顫抖的手，接了那封破爛的信，緊緊的握着，忍耐着，捨不得馬上就看了，敬了客人的煙，叫阿貴弟升起火來，然後在一個茶几的抽屜裏找出爹爹的眼鏡，用手揩了揩玻璃，又揩了揩眼，然後不自然的，把牠嵌在鼻樑上，神經緊張的，噤咕着：

「島西寄回的，真有這事！——唔——阿貴，慢點給爹爹知道，讓我先看了再說，讓我先看了再說。」

「唉——島西——」

把燈拿過來，將皺褶不堪的信，湊近眼前，上上下下瞧了信封，甫崧哥纔仔細的抽出四頁信，枯焦的臉上浮着哭不是笑不是的樣子，手也震上震下不聽話，眼淚在流，胸脯在起伏。口裏雖則斷斷續續的應酬着：「上半日就到家啦……城裏世界該好……這回帶了些什麼貨……」耳裏卻沒有鑽進一句客人的回答，他的嘴早在那裏專誠的費勁的啃着信上的每一個字。字的確是島西的親筆字，不難認，可總覺得生疏，外路的白話，也趕不上本鄉的土白。那末順，雖然是往年看慣了的句子，總像趕贏牛一樣，犛不動。

旁邊阿貴弟把客人扔在一邊，儘瞪着眼睛看阿哥，很焦急，似乎說：若是阿哥有他那把力氣就好了！犯不上陪着別人熬夜，客人告辭了，甫崧哥抬了頭，立起來說了許多抱歉的話，等阿貴弟送了客轉來，也就沒有心思讀完信，將模模糊糊的大意悄悄的說了一遍以後，取下眼鏡，兩手蒙着臉，伏在膝頭。

上，眼淚鼻涕糊了一手掌。隨後，阿貴弟提着燈，甫崧哥拿了信和眼睛往廂房去。

「是，是那個來了，剛纔。」拔老爹早就掀開帳子，探出頭，兒子還不會進房就把話送出去。

「喜訊，爹爹喜訊！」甫崧哥苦笑着說。

「唔，喜訊什麼喜訊？烏西的喜訊？」拔老爹揚眉笑臉，全身都熱了，睜開眼，瞧着遠處兒子手中的信，夢一般，從墳墓裏跳出了一般，被頭翻轉在一邊，手在臉上使力揩了一把，帶着莫可名言的好滋味，堵塞在口裏的話實在藏不住了。「咳，咳，咳，聽見狗獐，猜想是桂棠來了，一定有信的，想爬起來，又怕不是本來，快了一年了，在外頭忙些什麼呢？我想總有點好花頭的。是囉，我想總有點好花頭的。何如，我到底猜中了，哈哈。哈哈。甫崧，從頭至尾看過了。」

「怕受涼，你老人家穿起衣，自己來看吧！」

甫崧哥觀着老人歡喜過度的神情，遲疑的，不想走近牀，可是做不到，祇收藏了假的歡笑！

「難道是做了縣知事？」老人漫漫的在穿衣，有一句沒一句的自言自語起來了。「難道是中了彩票？……難道是升了科員科長？……難道是積蓄了三五千塊錢，要帶了妻兒子女回家鄉過年了？……啊？……甫崧，若使你媽媽在世，唉，你二弟三弟全是沒病沒痛的活着，一家子鬧鬧熱熱，又是快過年的時候，得了這種喜訊，你看，那多快樂啊！那時候，地方上，團轉左右的鄰舍親戚，又是一幅什麼面孔向了我們啊？……唉，你媽媽可憐呵，辛苦一世，到底沒有福分，不能親眼看到……唉，也是命該如此！……」

阿貴弟把燈擱在老人牀前的檯子上，幾步奔進客堂間，順手拐着揩面巾，倒在靠背椅上，將面巾往臉上一蓋，祇顧自己享受去了。

老人穿好衣，甫崧哥側着頭，生怕給看見自己的面孔，伸出抖顫的手，交了信和眼鏡。淚水早流了滿

地。

怡然自得的老人戴了眼鏡，隨便的瀏覽了信封，微微的顛了顛頭，便趕忙開始讀信。每個字，每個句子都是蜜棗荔茭一樣津津有味；有時候顛頭，有時候笑，有時候摸鬍子。但讀了一半，可又驚呆了，手也抖起來了，頭越伸越長，老淚縱橫的眼，越睜越瞧不清，漸漸的信從手中滑了，身軀癱軟了，直往後面倒，胸脯一起一伏，口裏迫切的噴着氣，許久許久之後，纔斷續的喊出弛緩而低沉的聲音來：

「唉——政治嫌疑——這是怎麼一回事啊——甫崧——唉——徒刑十年啊——啊，十年啊——

十年啊——唉——留得活命在——總還算天老爺有眼睛啊——唉——唉——天啦——

——

遠觀而且見識遠的拔老爹，這時候纔真的痛苦了。

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作選自現代

寂

寞

冰  
心

小小在課室裏考着國文。他心裏有事，匆匆的綴完了幾個句子，便去交卷。剛遞了上去，先生擡頭看他，說：「你自己再看一遍有錯字沒有，還沒有放學呢，忙甚麼的！」他只得回到位上來，眼光注在卷上，卻呆呆的出神。

好容易放學了，趙媽來接他。他一見就問：「嬌嬌和妹妹來了麼？」趙媽笑說：「來了，快些家去罷，你那妹妹好極了。」他聽着便自己向前跑了，趙媽在後面連連的喚他，他只當沒聽見。到家便跑上臺階去，聽母親在屋裏喚說：「小小快來，見一見嬌嬌罷。」他掀開竹簾子進去，母親和

一個年輕的婦人一同坐着。他連忙上去鞠了躬，嬌嬌將他攬在懷裏，沒有說什麼，眼淚卻落了下來。母親便說：「讓嬌嬌歇一歇，你先出去和妹妹玩罷，她在後院看魚呢？」小小便又出來，繞過廊子，看見妹妹穿着一身淡青色的衣裳，一頭的黑髮散垂着，結着一條很寬的淡青緞帶，和趙媽站在魚缸邊，說着話兒。

趙媽推她說：「哥哥來了。」她回頭一看，很拉着趙媽的手笑着。趙媽說：「小小哥你們一起玩罷，我還有事呢？」小小便過去，趙媽自己走了。

小小說：「妹妹，看我這幾條魚好不好？都是後面溪裏釣來的。」妹妹只看着他笑着。小小見她不答，也便伏在缸邊，各自看魚，再不說話。

飯桌上母親、嬌嬌和伯伯、妹妹兩個人，很親熱的說着話兒，妹妹和他也漸漸的熟了。飯後母親和嬌嬌在廊外乘涼，小小和妹妹却在屋裏玩。小小搬出許多玩具來，燈下兩個人玩着。小小的話最多，說說這個，說說那個，妹妹只笑着看着他。

母親隔窗喚道：「你們早些睡罷，明天……」小小連忙應道：「不要緊的，我考完了書了，明天便放假不上學去了。」妹妹却有了倦意，自己下了椅子，要睡覺去。小小只得也回到屋裏——牀上他想明天一早和妹妹釣魚去。

絕早他就起來，趙媽不讓他去攪妹妹，他只得在院子裏自己玩。一會兒纔聽得嬌嬌和母親在屋裏說話，又聽得妹妹也起來了，便推門進去。妹妹正站在窗前，嬌嬌替她梳着頭。看見小小進來，嬌嬌說：「小小真是個好學生，起的這樣早！」他笑着上前道了晨安。

早飯後兩人便要出去。母親囑咐小小說：「好生照應着妹妹，溪水深了，掉下去不是玩的，也小心不

要弄溼了衣裝！」小小忙答應着，便和妹妹去了。

開了後門，一道清溪橫在面前，夾溪兩行的垂柳，倒影在水裏，非常的青翠。兩個人先走着，揀着石子，最後便在水邊揀一塊大石頭坐下，談着話兒。

妹妹說：「我們那裏沒有溪水，開了門只是大街道，許多的車馬，走來走去的，晚上滿街的電燈，比這裏熱鬧多了，只不如這裏涼快。」小小說：「我最喜歡熱鬧，但我在這裏好釣魚，也有螃蟹。秋天看農夫們割麥子，都用大車拉着夏大的晚上，母親和我更常常坐在這裏樹下，聽水流和蟬叫。」一面說着，小小便站起來，跳到水中一塊大溪石上去。

那石塊微微的動搖，妹妹說：「小心！要掉下去了。」小小笑道：「我不怕。我掉下好幾次了。你看我腿上的疤痕。」說着便褪下襪子，指着小腿給妹妹看。妹妹搖頭笑說：「我怕我最怕晃搖的東西。在學校裏我打秋千都不敢打的太高。」小小說：「那自然，你是個女孩子。」妹妹道：「那也未必，我的同學都打得很高，她們都不怕。」小小笑道：「所以你更是一個怯弱的女孩子了。」妹妹笑了一笑，無話可說。小小四下裏望着，忽然問道：「昨天嬸嬸爲什麼落淚？」妹妹說：「營哥死了，你不知道麼？若不是爲母親儘着難受，我們還不到這裏來呢。」小小說：「我母親寫信給叔叔，說要接嬸嬸和你來玩，我聽見了——到底營哥是爲什麼死的？」妹妹用柳枝輕輕的打着溪水說：「也不知道是什麼病，頭幾天放學回來，還好好的，我們一塊兒玩着，後來他晚上睡着便昏迷了，到醫院裏，不幾天就死了。那天母親從醫院裏回來，眼睛都紅腫了，我纔知道的。父親去把他葬了，回來便把他的東西都鎖了起來，不叫母親看見——有一天我因爲找一本教科書，又翻出來了，母親哭了，我也哭了半天……」妹妹說到這裏，眼圈兒紅了。小小兩手放在褲袋裏，凝視着她，過了半天，說：「不要緊的，我也是你的哥哥。」妹妹微笑

說：「但你不是我母親生的，不是我的親哥哥。」小小無可說，又道：「橫豎都是一樣，你不要難過了！你看那邊水上飛着好些蜻蜓，一會兒要下雨了，我捉幾個給你玩。」

下午果然下雨，他們只在餐室裏，找了好幾條長線，兩頭都繫上蜻蜓，放了手，蜻蜓便滿屋裏飛着，却因彼此牽來扯去的，只飛得不高。妹妹站在椅上，喜得拍手笑了。忽然有一個蜻蜓，飛到妹妹臉上。那端的一個便垂掛在袖子旁邊，不住的鼓着翅兒。妹妹嚇得只管喊叫。小小却只看着不住的笑。妹妹急了，自己跳下椅子來。小小連忙上去，替她捉了下來，看妹妹似乎生氣，便一面哄着她，一面開了門，扯斷了線，把蜻蜓都放了。

一連下了幾天的雨，不能出去，小小和妹妹只坐在廊上，看雨又說故事。小小將聽過的故事都說完了，自己只得編了一段，想好了，便說：「有一個老太太有兩個兒子，小的名叫豬八戒，大名叫土行孫……」妹妹笑道：「不對了，豬八戒沒有母親，他的哥哥不叫什麼土行孫，是孫行者，你當我沒有聽過西遊記呢？」小小也笑道：「我說的這是另一個豬八戒，不是西遊記上的豬八戒。」妹妹搖頭笑道：「不用圓謊了，我知道你是胡編的。」小小無聊，便道：「那麼你說一個我聽。」妹妹也想了一會兒，說：「從前……從前有一個國王，他有一個女兒，叫雪花公主，長的非常好看……」小小道：「以後有人來害她，是不是？」妹妹看着他道：「是的，你聽見過，我就不說了。」小小忙道：「沒有聽過，我猜着是那樣，往下說罷。」妹妹又說：「以後國王的王后死了，又娶了一個王后，名叫……那名字我忘記了……這新王后看雪花公主比自己好看，就生氣了，將她送到空山裏去，叫一個老太太拿有毒的蘋果哄她吃……」小小連忙問：「以後有人來救她沒有？」妹妹笑道：「你別忙，——後來也不知道怎樣，雪花公主也沒有死。那國王知道新王后不好，便攆她出去，把雪花公主仍接了回來，大家很快樂的過日子。」妹

妹停住了，小小還問，「往後呢？」妹妹說，「往後就是這樣了，沒有了。」

小小站了起來，伸一伸腰，說：「我聽故事，最怕聽到快樂的時候，一快樂就完了，每次趙媽說故事，一說到做財主了，或是做官了，就是快完了，真沒意思！」妹妹說：「故事總是有完的時候，沒有不完的一——反不如那結局不好的故事，能使我心裏想好幾天……」小小忽然想起一段，便說：「我有一個說不完的故事——有一個國王……」他張開兩臂比着：「蓋了一間比天還大的倉房，攢了比天還多的米在裏面。有一天有一陣麻雀經過，那麻雀多極了，成羣結隊的飛着，連太陽都遮住了。他們看見那些米粒，便尋出了一個小孔穴，一隻一隻的飛進去……」妹妹連忙笑道：「我知道了！第一個麻雀進去，啣出一個米粒來；第二個麻雀又進去，又啣出一個米粒來；這樣一隻一隻儘著說，是不是我聽見？」哥哥說過了，小小道：「是的，編這故事的人真巧，果是一段說不完。」妹妹說：「我就不信我想比天還多的米，也不過有幾萬萬粒，若黑夜白日不住的說，說幾年也就完了。」小小正要答應，屋裏母親喚着，便止住了，一同進去。

夜裏的雨更大了，還時時的聽見輕雷。小小非常的懊喪：後門的小溪，是好幾天沒有去了，故事說盡了，家裏沒有什麼好玩的，想來想去，漸漸入夢——夢見帶着妹妹，走進很深的樹林子裏，林中有一個大湖，湖邊迎向走來一個白衣的女子，似乎是雪花公主。她手裏提着一個大籠子，裏面有許多麻雀。正要上前，眼前一亮，便不見了。

開了眼，陽光滿室，天晴了！他還不信，起來一看，天青得很，枝上的小鳥不住的叫着，庭中注着很深的雨水，風吹得鄰鄰的，他心裏喜歡，連忙穿起衣裳，匆匆的走出去——夢也忘了。

妹妹自己坐在廊上，揉着眼睛發怔，看見他便笑說：「哥哥天晴了！」小小拍手笑道：「可不是你看

院子裏這些雨水——我敢下去。」妹妹笑着看他，他便脫鞋和襪子，輕輕的走入水裏，一面笑道：「涼快極了，只是底下有青苔滑得很。」他慢慢的跑起來，只聽見腳下水響。妹妹走到廊邊道：「真好玩，我也下去。」小小俯着身子，撩起褲腳，說：「你敢你就下來，我們在水裏跳圈兒。」妹妹笑着便坐在廊上，剛脫下一隻襪子，母親從屋裏出來看見，便道：「可了不得，小小快上來罷，你只管帶着妹妹淘氣。」妹妹連忙又將襪子穿上，小小却笑着從廊上拿了鞋襪，赤着腳跑到浴室裏去。

飯後母親說大家出去散心，嬌嬌只懶懶的，禁不住妹妹和小小的攛掇勸說，只得隨同出去。——先到了公園，母親和嬌嬌進了一處「售品所」，小小和妹妹却遠遠的跑開去，在水邊看了一會子的浴鴨，又上了小山。雨後的小山和樹林都青潤極了，山後籬內的野茉莉開得嶄齊，望去好似彩雲一般。池裏荷花也開遍了，水邊繫着一隻小船，兩個人商量着，要上船玩去，正往下走，只見母親在山下亭中招手叫他。

到了亭前，只見嬌嬌無力的倚着亭柱坐着，眼中似有淚痕。妹妹連忙走過去，一聲兒不響的倚在嬌嬌懷裏。母親悄聲說：「我們回去罷，嬌嬌又不好過了。」小小只得啾啾的隨着，一同出來。

車上小小輕輕的問：「嬌嬌爲什麼又哭了？」母親道：「嬌嬌看見我替你買了一頂小草帽，看那式樣很好，也想要買一頂給萱哥，忽然想起萱哥死了，便又落淚，我們轉身就出來了——你看母親愛子的心，是何等的深刻！」母親說着深深的歎了一口氣，小小也默然無語。

前面嬌嬌的車，停在糖果公司門口，嬌嬌給妹妹買了兩瓶糖，又給他兩瓶。小小連忙謝了嬌嬌，自己又買了一瓶香蕉油。妹妹問：「買這個作甚麼？」小小笑道：「回家做冰激凌去！」到家嬌嬌又只懶懶的，妹妹便跟嬌嬌睡覺去了。小小自己一人跑來跑去，尋出冰激凌的桶子來，預



備着明天要做。

黃昏時妹妹醒了，睡得滿臉是汗，只說熱；母親打發她洗了澡，又替她洗了頭髮，小小便拿過一把大扇子，站在廊下，用力的替她搧着。妹妹一面撩開拂在臉上的頭髮，一面笑說：「不要搧了，我覺得冷。」小小道：「如此我們便到門外去，樹下有風，吹一會兒就乾了。」兩個人便出來，坐在樹根上。

暮色裏，新月掛在柳梢——遠遠地走來一個綠衣的郵差。小小看見便放下扇子，跑着迎了上去，接過兩封信來。妹妹忙問：「誰來的信？」小小看了道：「一封是父親的，一封許是叔叔的。你等着，我先送了去。」說着便進門去了。

一轉身便又出來，妹妹說：「我父親來信，一定是要接我們走了。」小小說：「我不知道——你如走了，我一定寫信給你，我寫着『宋妹妹先生』好不好？」妹妹笑說：「我的學名也不是叫妹妹，而且我最不喜歡人稱我『先生』。我喜歡人稱『女士』。平日父親從南邊來信，都是寄給我，也是稱我『女士』。」小小說：「那也好，你的學名是什麼？」妹妹不答。

小小兩手弄着扇子的邊兒，說：「我父親到英國去了一年多了，差不多兩個禮拜就有一封信，有時好幾封信一齊送來。信面上寫着外國字，我不認得，但母親說，上面也都是我的名字。」妹妹道：「你什麼不跟伯伯到英國去？」小小搖頭道：「母親不去，我也不去。我只愛我的國，又有樹，又有水。我不愛英國，他們那裏盡是些黃頭髮藍眼睛的孩子。」妹妹說：「我們的先生常常說，我們也應當愛外國，我想那是合理的。」小小道：「你要愛你就愛，橫豎我只有一个心，愛了我的國，就沒有心再去愛別國。」妹妹一面撫着頭髮，說：「一個心也可以分作多少份兒，就如我的一個心，愛了父親，又愛了母親，又愛了許多的……」這時小小忽然指着天上說：「妹妹快看！」妹妹止住了，擡頭看時，一個很小的星拖着

一片光輝，橫過天空，直飛向天末去了。

天漸漸的黑了，他們便進去。搬過兩張矮凳子，和一張大椅子，在院子裏吃着晚飯。母親在後面替妹妹通開了頭髮，鬆鬆的編了兩個辮子。小小便道：『有頭髮多麼麻煩！我天天早起就不用梳頭，就是洗頭也不費工夫。』妹妹一面吃飯，說：『但母親說頭髮有一種溫柔的美。』小小點頭說：『也是，不過我這樣子，即或是有頭髮，也不美的。』說得妹妹也笑了。

第二天早起，小小便忙着打發趙媽洗那桶子，買冰和鹽要做冰激凌。母親替他們調好了材料，兩個人便在院裏樹下搖着。

小小一會一會的便揭開蓋子看看，說：『好了！』一看仍是稀的。妹妹笑道：『你不要性急，還沒有凝上呢，儘着開蓋，把鹽卻漏進去了！』小小又舀出一點來，嘗了嘗說：『沒有味兒，太淡了，不如把我的糖也拿幾塊來放上。』妹妹說好，於是小小放上好些的橘子糖，又把那一瓶香蕉油都倒了進去。末了又怕太甜了，便又對上些開水。

妹妹扎煞着兩隻溼手，用袖子拭了臉上的汗，說：『熱得很，我不搖了！』小小說：『等我來，你先坐在一邊歇着。』

搖了半天，小小也乏了，便說：『一定好了，我們舀出來吃罷。』妹妹便盛了出來，嘗了一口，半天不言語。小小也嘗着，却問妹妹說：『好吃不好吃？』妹妹笑道：『不像我們平常吃的那味兒，帶點酸又有些鹹。』小小放下杯子，拍手笑道：『什麼酸鹹，簡直是不好吃！算了罷，送給趙媽吃。』

胡亂的收拾起來，小小用衣襟自己扇着，說：『還是釣螃蟹去有意思，我們搖了這半天的冰激凌，也熱了，正好樹陰底下涼快去。』妹妹便拿了釣竿，挑上了餌，出到門外。小小說：『你看那邊樹下水裏那

一塊大石頭，正好坐着，水深也好釣；你如害怕，我扶你過去。」妹妹說：「我不怕。」說着便從水邊踏着一塊一塊的石頭，扶着釣竿，慢慢的走了上去。

雨後溪水漲了，石上好像小船一般，微風吹着流水，又吹着柳葉，蟬聲聒耳，田隴和村舍一望無際。妹妹很快樂，便道：「這裏真好，我不想回去了。」小小道：「這塊石頭就是我們的國，我做總統，你做兵了。」妹妹道：「我不做兵了，我不會放槍，也怕那響聲。」小小說：「那麼你做總統，我做兵了——以後這石頭隨水飄到大海上去，就另成了一個世界。」妹妹道：「那不好，我要母親，我自己不會梳頭。」小小道：「不會梳頭不要緊，把頭髮剪了去，和我一樣。」妹妹道：「不但爲梳頭，另一個世界也不能沒有母親，沒有了母親就不成世界。」小小道：「既這樣，我也要母親，但這塊石頭上容不下。」妹妹站了起來，用釣竿指着說：「我們可以再搬過那一塊來……」

上面說着，不隄防雨後石上的青苔滑得很，妹妹沒有站穩，一交跌了下去。小小趕緊起來拉住，妹妹已坐在水裏，釣竿也跌折了，好容易扶着上來，衣裳已經溼透，兩個人都嚇住了。小小連忙問：「碰着了那裏沒有？」妹妹看着手腕說：「這邊手上擦去了一塊皮，這倒不要緊，只是衣裳都溼了，怎麼好？」小小看她驚惶欲涕，便連忙安慰她說：「你別怕，我這裏有手巾，你先擦一擦；我們到太陽底下曬着，一會子就乾了。如回家換去，嬌嬌一定要說你的。」妹妹想了一想，只得隨着他到岸上來。

小小站在樹陰下，看妹妹的臉，曬得通紅。妹妹說：「我熱極，頭都昏了。」小小說：「你的衣裳乾了沒有？」妹妹扶着頭便說：「那能這麼快就乾了！」小小道：「我回家拿傘去，上面遮着，下面曬着就好了。」妹妹點一點頭，小小趕緊又跑了回來。

四下裏找不着傘，趙媽看見便說：「小小哥，你找什麼？媽媽和嬌嬌都睡着午覺，你不要亂翻了！」小小

小只得悄悄的說與趙媽，趙媽驚道：『你出的好主意！曬出病來還了得呢！』說着便連忙出來，抱回妹妹去。找出衣裳來給她換上，摸她額上火熱，便沖一杯綠豆湯給她喝了，挑些「解暑丹」給她聞了，抱着她在廊下靜靜的坐着，一面不住的抱怨小小。妹妹疲乏的倚在趙媽肩上，說：『不干哥哥的事，是我自己掉下去的。』小小這時只呆着。

晚上妹妹只是吐，也不吃飯。嬌嬌十分着急。母親說一定是中了暑，明天一早請大夫去。趙媽沒有說什麼。小小自己害怕——明天早上，妹妹好了出來，小小方放了心。

他們不敢出去了，只在家裏玩。將扶着牽牛花的小竹桿兒，都拔了出來，先紮成幾面長方的籬子。然後一面一面的合了來，在樹下牆陰裏，蓋了一個小竹棚，也安上個小門。兩個人忙了一天，直到上了燈，趙媽催吃晚飯，纔放下一齊到屋裏來。

母親笑說：『妹妹來，小小可有伴兒了，連飯也顧不得吃，看明天叔叔來接了妹妹去，你可怎麼辦？』小小只笑着，桌上兩個人還不住的商議作棚子的事。

第二天恰好小小的學校裏開了一個「成績展覽會」，早晨先有本校師生的會集，還練習唱校歌。許多同學來找小小，要和他一塊兒去。小小惦着要和妹妹蓋那棚子，只不肯去。同學一定要拉他走。他只是囑咐了妹妹幾句，又說：『午後我就回來，你先把頂子編上。』妹妹答應着，他便和同學去了。

好容易先生們來了，唱過歌，又亂了半天。小小不等開完會，自己就溜了出來。從書店輕過，便買了一把綢製的小國旗，興興頭頭的舉着。進門就喚：『妹妹！我買了國旗來了，我們好插在棚子上……』趙媽從自己屋裏出來，笑道：『妹妹走了。』小小瞪她一眼，說：『你不必哄我！』一面跑上廊去，只見母親自己坐在窗下寫信，小小連忙問：『妹妹呢？』母親放下筆說：『早晨叔叔自己來接，十點鐘的車，嬌嬌

和妹妹就走了？」小小呆了，說：「怎麼先頭我沒聽見說？」母親說：「昨天晚上不是告訴你了麼？前幾天叔叔來信，就說已經告了五天的假，要來把家搬到南邊去——我也想不到他們走的這麼快。妹妹原是不願意走的，嬌嬌說日子太短促了，他們還得回去收拾，我也留他們不住。」小小說：「怎麼趙媽也不到學校裏去叫我回來？」母親說：「那時大家都忙着，誰還想起這些事！」說着仍自去寫信。小小站了半天，無話可說，只得自己出來，呆呆的在廊下拿着國旗坐着。

下午小小睡了半天的覺，黃昏纔起來，胡亂吃過飯，自己悶悶的坐在燈下——趙媽進來問：「我的那把剪刀呢？」小小道：「我沒有看見。」趙媽說：「不是昨天你和妹妹編籬子，拿去剪繩子麼？」小小想起來，就說：「在那邊牆角的樹枝上掛着呢，你自己去拿罷！」趙媽出去了，母親便說：「也沒見你這樣的淘氣，不論什麼東西，拿起來就走。怪道昨天那些牽牛花東倒西歪的，原來竹子都讓你拔去了。再淘氣，連房子還都拆了呢！」妹妹走了，你該溫習溫習功課了，整天裏只顧玩，也不是事！」小小滿心裏惆悵抑鬱，正無處着落，聽了母親這一番話，便借此伏在桌上，哭了，母親也不理他。

自己哭了一會，覺得無味，便起來要睡覺去。母親跟他過來，替他收拾好了，便溫和的撫着他說：「好的睡罷，明天早起，我教你寫一封信給妹妹，請她過年再來。」他勉強抑住抽咽，答應着，便自己臥下，母親在牀邊坐了一會，想他睡着，便捻暗了燈，自己出去。

他重新又坐了起來，——窗外好亮的月光呵！照見庭院，照見滿地的牽牛花，也照見了牆隅未成功的竹棚。小門還半開着，頂子已經編上了，是妹妹的工作……

他無聊的掩過窗簾，重行臥下——隱隱地聽見屋後溪水的流聲淙淙，樹葉兒也響着，他想起好些事。枕着手腕……看見自己的睡衣和枕衾，都被月光映得潔白如雪，微風吹來，他不禁又伏在枕上，睜

了。  
這時月也沒有了，水也沒有了，妹妹也沒有了，竹棚也沒有了。這一切都不是——只宇宙中寂寞的悲哀，瀰漫在他稱弱的心靈裏。

七二四一九二二

## 超人

冰心

何彬是一個冷心腸的青年，從來沒有人看見他和人有什麼來往。他住的那一座大樓上，同居的人很多，他却都不理人家，也不和人家在一間食堂裏吃飯。偶然出入遇見了，輕易也不招呼。郵差來的時候，許多青年歡喜跳躍着去接他們的信，何彬却永遠得不着一封信。他除了每天局裏辦事和同事們說幾句公事上的話，以及房東程姥姥替他端飯的時候，也說幾句照例的應酬話，此外就不開口了。

他不但是和人沒有交際，凡帶一點生氣的東西，他都不愛。屋裏連一朵花，一根草，都沒有。冷陰陰的如同山洞一般。書架上却堆滿了書。他從局裏低頭獨步的回來，關上門，摘下帽子，便坐在書桌旁邊，隨手拿起一本書來，任意識的看，偶然覺得疲倦了，也站起來在屋裏走了幾轉，或是拉開簾幕望了一望，但不多一會兒，便又閉上了。

程姥姥總算是他另眼看待的一個人。她端進飯去，有時便站在一邊，絮絮叨叨的和他說話，也問他爲何這樣孤零。她問上幾十句，何彬偶然答應幾句說：「世界是虛空的，人生是無意識的，人、人、和宇宙，和萬物的聚合，都不過如同演劇一般，上了台是父子、母女、親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摘了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笑一場也是這麼一回事。與其互相牽連，不如互相遺棄。而且尼采說

得好，愛和憐憫都是惡……」程姥姥聽着雖然不很明白，却也懂得一半，便笑道：「要這樣，活在上有什么意思？死了，豈不更好，何必穿衣吃飯？」他微笑道：「這樣，豈不又太把自己和世界都看重了。不如行雲流水似的，隨他去就完了。」程姥姥還要往下說話，看見何彬面色冷然，低着頭只管吃飯，也便不敢言語。

這一夜他忽然醒了。聽得對面樓下淒慘的呻吟着，這痛苦的聲音，斷斷續續的，在這沉寂的黑夜裏只管顫動。他雖然毫不動心，却也攪得他一夜睡不着。月光如水，從窗紗外瀉將進來，他想起了許多幼年的事情——慈愛的母親，天上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他的腦子累極了極力的想攔絕這些思想，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直到天明，纔微微的合一合眼。

他聽了三夜的呻吟，看了三夜的月，想了三夜的往事——

眠食都失了次序，眼圈兒也黑了，臉色也慘白了。偶然照了照鏡子，自己也微微的吃了一驚，他每天還是機械似的做他的事，然而在他空洞洞的腦子裏，憑空添了一個深夜的病人。

第七天早起，他忽然問程姥姥對面樓下的病人是誰，程姥姥一面驚訝着，一面說：「那是廚房裏跑街的孩子祿兒，那天上街去了，不知道爲什麼把腿摔壞了，自己買塊膏藥貼上了，還是不好，每夜呻吟的就是他。這孩子真可憐，今年纔十二歲呢，素日家勤勤懇懇極疼人的……」何彬自己只管穿衣戴帽，好像沒有聽見似的，自己走到門邊，程姥姥也住了口，端起碗來，剛要出門，何彬慢慢的從袋裏拿出一張鈔票來，遞給程姥姥說：「給那祿兒罷，叫他請大夫治一治。」說完了，頭也不回徑自走了——程姥姥一看那鉅大的數目，不禁愕然，何先生也會動起慈悲念頭來，這是破天荒的事情呵！她端着碗，站在門口，只管出神。

呻吟的聲音漸漸的輕了，月兒也漸漸的缺了。何彬還是朦朦朧朧的——慈愛的母親，天上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他的腦子累極了，竭力的想攔絕這些思想，無奈這些事只管奔湊了來。

過了幾天，呻吟的聲音住了，夜色依舊沈寂着，何彬依舊「至人無夢」的睡着。前幾夜的思想，不過如同曉月的微光，照在冰山的峯尖上，一會兒就過去了。

程姥姥帶着祿兒幾次來叩他的門，要跟他道謝，他好像忘記了似的，冷冷的抬起頭來看了一看。又搖了搖頭，仍去看他的書。祿兒仰着黑胖的臉，在門外張着，幾乎要哭了出來。

這一天晚飯的時候，何彬告訴程姥姥說他要調到別的局裏去了，後天早晨便要起身，請她將房租飯錢都清算一下。程、祿、姥覺得很失意，這樣清淨的住客，是少有的，然而究竟留他不得，便連忙和他道喜，他略略的點一點頭，便回身去收拾他的書籍。

他覺得很疲倦，一會兒便睡下了。——忽然聽得自己的門鈕動了幾下，接着又聽見似乎有人用手推的樣子，他不言不動，只靜靜的臥着，一會兒也便渺無聲息。

第二天他自己又關着門忙了一天，程、姥要幫助他，他也不肯，只說有事的時候再煩她。程、姥下樓之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繩子忘了買了，慢慢的開了門，只見人影兒一閃，再看時，祿兒在對面門後藏着呢。他躊躇着四圍看了一看，一個僕人都沒有，便喚「祿兒，你替我買幾根繩子來。」祿兒蹣跚的走過來，歡天喜地的接了錢，如飛走下樓去。

不一會兒，祿兒跑的通紅的臉，喘息着走上來，一隻手拿着繩子，一隻手背在身後，微微露着一兩點金黃色的星兒。他遞過了繩子，仰着頭似乎要說話，那隻手也漸漸的回過來。何彬却不理會，拿着繩子自己便進去了。



他忙着都收拾好了，握着手周圍看了看，屋子空洞洞的——睡下的時候，他覺得熱極了，便又起來，將窗戶和門，都開了一縫，涼風來回的吹着。

「依舊熱得很。腦筋似乎很雜亂，屋子似乎太空沉。——累了兩天了，起居上自然有些反常。但是爲何又想起深夜的病人——慈愛的……不想，煩悶的很。」

微微的風，吹揚着他額前的短髮，吹乾了他頭上的汗珠，也漸漸的將他煽進夢裏去。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屋角幾堆的黑影，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

慈愛的母親，滿天的繁星，院子裏的花，不想了……煩悶……悶……

黑影漫上屋頂去，什麼都不見了，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風大了，那壁廂放起光明，繁星歷亂的飛舞進來。星光中間，緩緩地走進一個白衣的婦人，右手撩着裙子，左手按着額前。走近了，清香隨將過來，漸漸的俯下身來看着，靜穆不動的看着——目光裏充滿了愛。

神經一時都麻木了起來罷，不能，這是搖籃裏，呀！母親——慈愛的母親。

母親呵！我要起來坐在你的懷裏，你抱我起來坐在你的懷裏。

母親呵！我們只是互相牽連，永遠不互相遺棄。

漸漸的向後退了，目光仍舊充滿了愛，模糊了。星落如雨，橫飛着都聚到屋角的黑影上——

「母親呵！別走，別走……」

十幾年來隱藏起來的愛的神情，又呈露在何彬的臉上；十幾年來不見點滴的淚兒，也珍珠般散落了下來。

清香還在，白衣的人兒還在。微微的睜開眼，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屋角的幾堆黑影上，送過清香來。——剛動了一動，忽然覺得有一個小人兒，蹣手蹣腳的走了出去，臨到門口，還回過小臉兒來，望了一望。他是深夜的病人——是祿兒。

何彬竭力的坐起來，那邊細好了的書籍上面，放着一籃金黃色的花兒，他穿着單衣走了過去，花籃底下還壓着一張紙，上面大字縱橫，藉着微光看時，上面是：

「我也不知道怎樣可以報先生的恩德。我在先生門口看了幾次，桌子上都沒有擺着花兒——這裏有的是賣花的，不知道先生看見沒有——這籃子裏的花，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名字，是我自己種的，倒是香得很，我最愛他。我想先生也必是愛他。我早就要送給先生了，但是總沒有機會。昨天聽說先生要走了，所以趕緊送來。」

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然而我有一個母親，她因為愛我的緣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親，她也一定是愛先生的。這樣我的母親和先生的母親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要收母親的朋友的兒子的東西。

祿兒叩上

何彬看完了，捧着花兒，回到床前，什麼定力都盡了，不禁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

清香還在，母親走了！——窗內窗外，互相輝映的，只有月光，星光，淚光。

早晨程姥姥進來的時候，只見何彬都穿着好了，帽兒戴得很低，背着臉站在窗前。程姥姥陪天着問他用不用點心，他搖了搖頭——車也來了，箱子也都搬下去了。何彬淚痕滿面，靜默無聲的謝了謝程姥姥，提着一籃的花兒，遂從此上車走了。

祿兒站在程姥姥的旁邊，兩個人的臉上，都堆着驚訝的顏色。看着車塵遠了，程姥姥纔回頭對祿兒

說：「你去把那闖空屋子收拾收拾，再鎖上門罷，鑰匙在門上呢。」

屋裏空洞洞的，牀上却放着一張紙寫着：

小朋友祿兒：

我首先要深深的向你謝罪，我的恩德就是我的罪惡。你說你要報答我，我還不知道我應當怎樣的報答你呢！

你深夜的呻吟，使我想起了許多的往事。頭一件就是我的母親，她的愛可以使我止水似的感情，重  
要蕩漾起來。我這幾十年來，錯認了世界是虛空的，人生是無意識的，愛和憐憫都是惡德。我給你那醫  
藥費，裏面不含着絲毫的愛和憐憫，不過是拒絕你的呻吟，拒絕我的母親拒絕了宇宙和人生拒絕了  
愛和憐憫。上帝呵！這是什麼念頭呵！

我再深深的感謝你從天真裏指示我的那幾句話。小朋友呵！不錯的，世界上的母親和母親都是好  
朋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牽連，不是互相遺棄的。

你送給我那一籃花之先，我的母親已經先來了。她帶了你的愛來感動我。我必不忘記你的花和你  
的愛也請你不要忘了，你的花和你的愛，是借着你朋友的母親帶了來的。

我是冒罪叢過的，我是空無所有的，更沒有東西配送給你。——然而這時伴着我的，却有悔罪的淚  
光，半弦的月光，燦爛的星光。宇宙間只有他們是純潔無疵的。我要用一縷柔絲，將淚珠兒穿起，繫在弦  
月的兩端。摘下滿天的星兒來盛在弦月的圓凹裏，不也是一籃金黃色的花兒麼？他的香氣就是悔罪  
的人呼籲的言詞，請你收了罷。只有這一籃花配送給你！

天已明了，我要走了，沒有別的話說了，我只感謝你，小朋友，再見！再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都是好

朋友，我們永遠是牽連着呵！

我寫了這一大段，你未必都認得都懂得，然而你也用不着都懂得，因為你懂得的比我多得多了！又及。

「他送給我的那一籃花兒呢？」祿兒仰着黑胖的臉兒，呆呆的望着天上。

選自超人商務版

## 將軍

巴金

「你滾開罷，今晚又碰着你！」費多·諾維科夫昏迷似地罵起來，就把腳踢到一隻瘦黃狗的身上。那狗原先縮成了一團，伏在牆邊，被他一踢，便尖聲叫起來，馬上伸長了身子，一偏一跛地往旁邊一條小巷裏跑去了，把寂靜的馬路留給他。

「在你們這裏什麼都不行，連狗也不會咬人，狗也是這麼軟弱的。」諾維科夫常常憤憤地對着那個肥胖的中國侍者說，他差不多每晚都要在那一家小咖啡店裏喝點酒，後直到把他身邊帶的錢花光了，纔半昏迷地走出來。在那咖啡店裏，他是很得意的。他常常和那中國侍者談話，他什麼話都說。「這不算冷，在你們這裏簡直不冷，在我們那裏，冬天會把人的鼻子也凍掉。」他好幾次得意地對那侍者說了。那個中國人永遠帶着笑容聽他說話，在這樣大的城市裏，就似乎只有那一個人尊敬他，相信他的話。「你們不行，你們什麼都不行！」當他想到自己所受過的委曲而生氣的時候，他就憤憤地向那個中國人罵了。

何彬草

他走出咖啡店，不過十幾步光景，一股風就對着他迎面吹來，像一根針把他的鼻子刺一下，但他馬上就覺得沒有什麼痛楚了。他把身子搖擺着，強硬似地說：「這不算什麼，這不算什麼，你們這裏冬天並不冷，風也是很軟弱的。」他想要是在他的家鄉，那風才是真正厲害呢！風在空中捲起來，連人都會給牠捲了去。那雪風真可怕！牠會把拖着空車的馬吹得倒退。他記得那時候他和將軍在一起，就是那出名的伯次奎親王，一個晚上他陪着將軍冒雪趕到彼得堡去，馬夫在路上凍壞了，馬發狂似地在風雪中亂跑，幾乎要把車子撞到石壁上去，還是虧他告了奮勇去拉住了馬，和風雪爭鬥，和馬爭鬥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到底得了勝利。後來進了旅店，將軍很高興地拍他的肩頭說：「朋友，你很不错，你應該得一個十字章！」將軍還和他握手呢！不久他升做了中尉。是的那將軍很高興提拔他，他很有希望做一個將軍，但是後來世界一變，什麼都完結了，那將軍死在戰場上，他的一生的希望也就跟着將軍完結了，從那時候起許多戲劇裏的場景接連地在眼前展現着，變換得那麼快，他好像在做夢，最後他就漂流到了中國，這什麼都不行的地方，他却只得住了下來，住了下來就糊裏糊塗地混過這幾年，現在就像被什麼東西絆住腳跟似地，他想動彈也不能夠了。

「中國這地方就像沙漠一樣，真是一個寂寞的大沙漠呀！好像就沒有有一個活的人！」他走在寂靜的馬路上，看着黯淡的燈光在夜的寒風裏戰抖時，就禁不住要想到家鄉，想到家鄉他就禁不住要發出這樣的嘆息了。

一輛黨色的汽車從他後面跑過來，像蛇一般只一竄就過去了，沒有大的叫聲。燈光在他的眼前開始打轉，一圈一圈的旋轉着他好像被包圍在金光裏面了。他不覺得奇怪，似乎頭變得重一點，心却是很熱的。他彷彿聽見人在叫他：「將軍！」他就含糊地應了一聲。

他在這裏也聽慣了將軍的稱呼。起初是他自己口裏說着，後來別人就開玩笑地稱呼他做將軍。那個中國侍者就從沒有忘記過叫他做將軍！那個愚笨的老實人，也許真正相信他是一個將軍。他的態度不就像一個將軍嗎？每次那侍者稱他做將軍，他就驕傲地想：「你們這裏有什麼將軍可以比得上我？他們都配做將軍，我為什麼不配？」當他端起酒杯來喝的時候，他用輕蔑的眼光把屋子裏的陳設看了一下，心裏非常得意，以為自己真正是一個將軍了。

然而從那咖啡店出來，他低頭一看自己的身上，就像把將軍的官銜被人革掉了似的，他的驕傲使馬上飛起了。在咖啡店門前沒有汽車和馬車等候，他只有一條長的馬路伸直地躺在那裏。他要回家還得走過這馬路，再轉兩個灣，走兩條街。路不能算遠，可是他每晚總要在咖啡店裏坐到時候很遲纔走。他說是回家，但看他那神氣，他又像不願意回家的樣子。對那個中國侍者他什麼話都肯說，但一提到家他就胆怯似地把嘴閉住了。

沒有汽車，馬車，沒有侍從。沒有府邸的將軍，這樣算得什麼將軍呢？有時候他自己也覺得條件有些不夠了，就不由得想到府邸上面來。「現在將軍要回府邸了。」有一次喝飽了酒他就壯起胆子對侍者這樣說了，於是搖擺着身子走了出去。

給風一吹他的臉就有些冷了，頭腦裏突然現出了一個「家」字，好像這個字是風給他吹進來的。於是他的眼前就現出來一個房間，一個很簡陋的房間在一個中國人開設的公寓的樓上。這就是他的府邸呀。在那房間裏還住着他的妻安娜。他自己的年紀快到四十歲，安娜却年青一點。他做中尉的時候就和她結了婚。她是一個小軍官的女兒，有着普通俄國女子所有的好處。她跟他在一起已經有十幾年了，他們就沒有分離過。她應當是一個很體貼的妻子，但為什麼一提到她，他就覺得不舒服，覺

得害怕呢？那原因自己很知道，但他却不願意讓別人知道。

「她真正是我的妻麼？」他每一次走進那個弄堂，遠遠地看見自己的家，就禁不住這樣地疑惑起來，有好幾回他走到後門口却不敢按那電鈴，却躊躇了半響纔伸出了手。茶房來開了門，他就撲進裏面去。困難地爬上了樓，把鑰匙摸出來開了房門，那裏面照例是空空的，只有一些香粉的氣味在等他。『是這樣的，是這樣的，將軍夫人晚上要去赴宴會呀！』他扭燃電燈，一個人走來走去，在桌上牀上到處翻了幾下，就這樣說了。他記得很清楚，從前在彼得堡的時候，除伯次奎將軍就常常讓他的妻子整夜地和賓客們周旋，將軍自己却忙着做別的事情。『是的，做將軍的都是這樣，都是這樣。』

雖然這樣說，但是他的心並不是很安寧的。他自己也並不相信這樣的話，不過他的頭腦却没有功夫去思索了。他就在床上躺下來，換句話說他就糊裏糊塗地睡下了。

他第二天早晨醒來，還看不見安娜，她依舊沒有回來，也沒有有人來招呼他，還得他自己照料自己。後來安娜回來了，她會料理他們的中飯，她會給他一點零錢花。

「安魯席加，你真漂亮呀！」他一看見妻子的擦着粉的臉，就忍不住要這樣說。

「我不許你這樣說，你沒好心的！」她走過來微笑地給他一個吻，她的樣子帶了點疲倦。

「我以後不說了，可是我看見你回來，喉嚨就癢起來，禁不住又說出這種話。」他像接受恩惠般地受了她的吻，說話時態度很謙遜，還帶着抱歉的神情。

「你又喝酒了，費多，我知道，你這酒鬼，就把錢送到酒上面去。」她帶笑地責備他。

「不要說了，安魯席加，在彼得堡我們整天地喝香檳呢！」他哀求似地說了，這自然是誇張的話，在彼得堡，他不過偶爾喝着香檳，在家鄉時他却喝過渥得加。

「在彼得堡，那是從前的事。現在我們是在中國了，在中國什麼東西都是冷的，生活全是冷的。」她笑着漸漸把笑容收斂起來，一個人在那舊沙發上坐下去，把眼睛望着壁上掛的一張照片，在那上面展示着十幾年前他們夫婦在彼得堡的生活。

他看見妻子不高興了，就走過去勸慰她，他坐在沙發靠手上，伸一隻手去抱住她的頸項，抱歉似地說：「都是我不好，我使你不快活，你要寬恕我。」

她把身子緊緊偎着他，不回答話，却自語似地嘆息說：「那些都成了捉不回來的夢景了。」

「安魯席加，你又在懷念彼得堡嗎？不要老是拿那些懷念來苦惱你自己呀！」他痛惜地說，他究竟還熱愛着他的妻子，和從前沒有兩樣。

「我再不能夠忍耐下去了。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你全不關心我，你只知道喝酒。你只知道開我要錢！」她半氣憤地半帶哭聲地對他說了。她的肩頭不停地起伏着。

這情形並不使他驚恐，在他的眼裏這並不是第一次。他很知道妻子的性情。她前一晚上從別人那裏受了氣，她回家時就要把氣在他的身上發洩出來，但這所謂發氣也不過說幾句責備他的話，或者嚷着要回到自己的國裏去，這也是很容易對付的，但次數愈多，他自己就漸漸地受不住了。那羞愧，那苦痛，在他的心上愈積愈多起來。

「安魯席加，你再等等罷，爲了我的緣故請你再忍耐一下罷。我們以後就會有辦法的。我們的生活會漸漸變好的。」他起初就拿這樣的話勸她。但後來他自己的心也反抗了他自己，也知道這些話全是沒有把握的。

「變好起來，那恐怕永遠是一場夢！在這里再住下去，就只有苦死了！我真正不敢往下想。我不知



道今天以後還有許多日子……」她開始抽泣起來，但看得見她自己還在掙扎，極力要她不哭。

他的心便軟了，一切驕傲的思想都飛走了。只剩了一個痛苦的念頭，他就問：「昨天晚上那人待你好嗎？」他問這句話就像刀往自己的心裏刺，那痛楚使得他把牙齒咬緊了。

「好？我就沒遇過一個好人！那畜牲喝飽了酒，那樣粗暴，就給他蹂躪了一晚上，我的膀子也給他咬傷了。」她一面說着，一面揉她的左膀，過後就把衣服解開來給他看，肩頭下不遠處，現出來接連幾排紫色的牙齒的跡印，在白色的手膀上顯得很清楚。

他一生看見過不少的傷痕，甚至有許多是致命的，但這一點輕微的傷痕，却像一股強烈的火焰，燒得他不敢把眼睛睜開了，在他的耳邊響着女人的求救般的聲音：「你給我想個辦法罷，這生活我實在受不下去了。」他極力忍住眼淚，然而眼淚終於打敗了他，從眼眶裏狂流出來，他不能自主的把臉壓在她的手膀上哭了。

這樣一來，妻子就不再說什麼氣憤的話了。她慢慢地止了眼淚，就用手摩撫他的頭髮，溫和地說：「不要像小孩那樣地哭，能你看你會把我的衣服弄髒的好……有話好好地說，我的話是不要緊的，你說得不錯，我們的生活會漸漸變好的。」起初是妻子責備丈夫，現在却輪着妻子來安慰丈夫了。這一哭就完結了兩個人中間的爭吵。

過後丈夫就說：「我以後決不再喝酒了。」兩個人又和好起來，講些親愛的話，做些事或者夫婦一道兒出去在一個飯店裏吃了飯，自然不會到他晚上常去喝酒的那個小咖啡店去，或者就在家裏吃飯，由妻子講些那個美國水兵的笑話，丈夫也真正帶了笑容聽着。他們很知道消磨時間的方法。輪到晚上妻子要出去的時候，丈夫得了零錢，又得了吩咐：「不要又去喝酒呀！就好好地在家裏玩罷。」她

永遠說這樣的話就像母親在吩咐孩子，但她也知道她一出去不到半點鐘他就會到咖啡店去了。他起初是不打算再去進咖啡店的，他對自己說：「這一次我應該聽從她的話了。」他就在家裏規矩矩地坐下拿出那一本破舊的聖經來攤開讀，他想從聖經裏面得到一點安慰。這許多年來跟着他飄流了許多地方的，除了妻子外，就只有這一本書。他是相信過上帝的，他也知道當他在生活裏失了忍耐力的時候，他可以求上帝來救他。

於是他讀了：「人子將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方士；他們要定他死罪，交給外邦人；他們要戲弄他，吐唾沫在他臉上，鞭打他，殺害他。過了三天，他要復活。」

他不能讀下去了。他想：「讀這個有什麼用呢？人子都會受這些苦，但是他要復活。我們人是不能夠復活的。他們戲弄我，吐唾沫在我的臉上，鞭打我……這生活實在忍受不下去了。」他就闔了書，把大衣一穿，帽子一戴，逕自往咖啡店去了。

一進咖啡店，那個和氣的中國侍者就和往常一樣地過來招呼他，稱他做將軍，給他拿酒。他把一杯酒喝進肚裏，就開始和那個中國人閒談起來。漸漸地他的勇氣和驕傲就來了。他彷彿真正做了將軍。「我們那裏一切都是好的，你完全不懂得。在被得堡將軍的府邸裏……」他得意地說了，這府邸並不是他的，是除伯次奎親王的，他那時是個中尉。他記得很清楚，就彷彿還在眼前，那晚上的跳舞會，他和安娜發生戀愛的那晚上。那個大廳堂裏燈火燃得很明亮，就像在白晝。將軍穿着堂皇的制服，佩着寶星，圓圓臉嘴上垂着兩撇鬚鬚，將軍的相貌不是和他現在的樣子相像嗎？那麼多的客人，大半是他的長官和同事，還有那許多太太和小姐，穿得那麼漂亮。樂隊在奏樂了許多對伴侶開始跳舞起來，他挽着安娜小姐的腰，她是那麼年青和美麗，她對他笑得那麼可愛。同事們都在羨慕他的幸福看。

那邊不是波利士嗎。他在向他做眉眼，波利士來，來喝一杯酒呀！尼古拉端着酒杯給他做手勢，像在祝賀他。他笑了，他醉了。

「將軍再來一瓶罷，」中國侍者的粗糙的聲音把那些人都給他趕走了。他睜大了眼睛看，那白的牆壁掛了一幅彼得堡的大教堂的圖畫，別的什麼也沒有。他嘆了一口氣說：「好來罷，反正我醉了。」他閉了眼沈默片刻，再把眼睛張開來，看看那中國人把酒給他斟了滿杯，他就用力看着那酒，眼睛花了，在杯裏現出了一個女子的面孔，這面孔漸漸地變大起來，於是他又彷彿回到那跳舞會裏去了。他把安娜小姐拉到花園裏洋台上去，時候是秋天，正逢着月夜，在洋台上可以望見躺在下面的尼瓦河的清波，月光靜靜地在水面上流過，從廳堂裏送出來醉人的音樂。就這時候把他全量的愛都吐露給了她，那個美麗的姑娘在他的懷裏戰抖得像一片白楊樹葉，她第一次接受了他的愛和他接吻。初戀是那麽美麗呵，他覺得那時候就是他的征服世界的雄圖的開始了。

「生活究竟是美麗的呵！」他不覺感動地讚嘆起來，但是這一來眼前的景象就全變了。在他的面前站着那個中國侍者，他帶笑地問：「將軍你喝醉了嗎？今晚上真冷，再喝一杯嗎？」

音樂，月光，跳舞會，那一切全都沒有了。只有一個冷落的小咖啡店和一個愚笨的中國侍者。「這不算冷，在你們這裏簡直不冷！」他還想這樣強硬地說。但是另一種感覺制服了他，使他嘆息地搖頭道：「不喝了，我醉了，醉了！」他覺得人突然變得更老了。「將軍，你們那裏的士全是黑的嗎？」那個中國人看見他不說話就帶了興趣地問道。

他含糊地應了一聲，他的眼睛還在記憶裏去找尋那個年青小姐的臉。

「我看見過一個你們的同鄉，他常常帶了一個小袋子到這裏來。一個人坐在角裏，要了一杯咖啡，

就從袋裏傾出了一些東西來。——你猜他的袋裏裝的是什麼，將軍？」中國侍者突然忍不住笑問，把那臉笑得擠做那一堆，真難看。

他不回答，却讓那個中國人繼續說下去：

「全是土，全是黑土。他把土全傾倒在桌上，就望着土流淚。我有一次問他那是什麼，他答得很奇怪，他說：『那是俄羅斯母親的黑土。』他把土都帶了出來，這人真傻！」

那黑土一粒一粒，一堆一堆，在他的眼前伸展出去，成了一片無限大的草原，沈默的，堅忍的，連續不斷的，孕育着一切的……在那上面動着無數的黑影，沈默的，堅忍的，勞苦的……這一切都是他的眼睛所熟悉的，他不覺感動地說了：

「俄羅斯母親，我們全是他的兒子，我們都是這樣！」他說罷就站起來，付了錢往外面走了。他的耳邊響着的不是中國侍者的聲音，是他的妻子安娜的聲音：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

走在寂寞的馬路上，他又想起那尼夫斯基大街來了，在那街上就立着將軍的府邸。但是如今一切都完結了。

「完結了，在一個戰爭裏什麼都毀了！」他不覺這樣地嘆息起來，他彷彿看見將軍全身浴着血睡倒在地上，又彷彿看見人們在那府邸裏放了火。那火燒得很厲害，把他的前途也全都燒光了。

「就是你們，你們把我害到這樣！」他把脚用力踏在光滑的柏油馬路上，像在踐踏他的敵人，他就憤憤地罵起來。這話不是對那個中國侍者說的，却是對那些人說的。他想那些人給他的苦痛已經是很多了。

「現在我們不是仇敵了，我們都是一樣的人，我已經爲那錯誤的思想受夠苦了。我現在不是也在受着踐踏，受着侮辱嗎？」他辯解似地說。又悔恨地想他爲什麼不應該回去呢？在這裏他又得到了什麼呢？

他想到他的妻子了。「我受苦是應該的，然而我不該把安娜也毀了。」他禁不住要這樣責備自己。這時候他彷彿在黑暗的天空看見了那個美麗的純潔的臉，牠不住地向他逼近，漸漸變成了安娜的現在的粉臉。「她沒有一點錯，完全是我害她，這些苦都是我給她的。」諾維科夫，你這畜牲！他的臉突然發燒起來，頭也更加沉重了，他把帽子摔在地上，絕望地抓自己的頭髮。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他的耳邊突然響起來女人的哀求的聲音，他就好像看見安娜在那個粗野的美國水兵的懷裏哭了。那個水兵，紅的臉，紅的鼻子，一嘴尖的牙齒，他壓住她，他揉她，他咬她的手膀，他發狂地笑，那情形和她告訴他的沒有兩樣。那男人的聲音和女人的聲音就在他的耳邊撞來撞去。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他瘋狂地蒙着耳朵拚命往前面跑。在他的眼前什麼都不存在了。只有一個臉，一個女人滿是淚痕的粉臉，那一張小嘴動着說：「憐憫我救救我罷！」

於是什麼東西和他相撞了他跌倒在地上，完全失了知覺。等到他再睜開眼睛時，幾個人圍着他，一個中國巡捕手裏攤開一本記事冊，問他叫什麼名字。

「他們叫我做將軍，諾維科夫將軍……尼切渥……不要安魯席加知道，我會好好地跟着你走……尼切渥……我不過喝了一點酒，一點酒，完全沒有醉……」他用力繼續地說了上面的這些話，他覺得很疲倦，想閉着眼睛。他好像看見他的安娜，她在那個美國水兵的懷裏掙扎。那畜牲把身子壓在

她的身上。他着急地把眼睛大張開，四面看。安娜不在他的眼前。他的身子不能動了。他老是躺着。他說：「帶我去，帶我到安娜那裏去，我要告訴她，我已經決定回去了。」於是就慢慢地把眼睛閉上。

他說的全是俄國話，沒有人懂得它。

文學季刊

## 晚 上

潘 訓

萬泰店底店堂裏，一到夜來，立刻就坐滿了立滿了村人。他們日間勞動辛苦了，都在此時發散出去。他們互相談笑，合村一切可笑新奇的話頭，剎那就在他們底嘴邊流動起來。那店是三間屋的店面，裝了一字形的店櫃，隔開內外。店櫃底盡西那端，是估店堂底一個最黑暗最無人注目的地位。高令是接着月來每日規定的時間，夜夜低着頭，來靠那店櫃邊狠命的喝酒。

今夜當然又是如此。

夜梆二更敲過去，高令酒已喝了四斤了。店堂裏坐的人們漸漸稀少下去，只賸着幾個無家可歸的潦鬼，還在那兒默然各自癡坐，但逾時又互相在那裏顧盼。那大肚的萬泰店底老板，可憐兒的假板着面孔向高令說：「不要喝了！累得你又耍醉倒在路上吐白沫！」說着順手把他手裏的酒碗奪了過來。高令一句話也不說，只抬頭用凝滯的眼睛，烏珠珠的盯着那老板，待老板說出「我給你掛酒賤」後，他翻身就走了。

他現在是個酒鬼，而且又是個遊棍了。在三年前，他可算是全村一位最勤儉的青年人。自那住在村中央的富翁朱某，把從前租他種的田改給別人後，他自豪的土英雄底本色，就挫折了一半了。那時他

娶了親已五年，已有了一位女兒；他眼見窮餓就逼在眼前，又想不出怎樣去求活路。他呆孤孤的在家中接連坐了三天，後來他決定去試當轎夫了。起初是給和他家相隔不遠的李家擡了一天，後來又擡一位上方岩去進香的大奶奶，到永康走了一遭，以他底力氣和脾氣，是這樣的強大與懇摯，也馬上就給愛坐轎的先生奶奶們中意上了。這樣的過了一年。

但他是不能久有好的命運，那年底冬天，他就又失業了。說起這事來，是只有怪天公不好，或者怪自己不留心。若怪那坐轎的人不好，在當時，高令底村人的心是不敢如此的。說起真可令人悲憤切齒，被幸福忘却的人們，是一切被剝奪了，直連自己僅有的心，也被人統治了。風雪載塗的一個冬天底黎明，高令想起床來幫助妻子炊早飯，那陳家底用人增祥就來敲門了。他說他家底主人，昨夜起意要到下坦去一回，今晨是叫他來雇轎的。高令聽到如此說，想起今天是如此的天色，到下坦去的路又如此的難行，但也只遲疑一回，立刻就應允他去擡了。猛風茂雪，那天自晨至夜沒有停止。他們回來時，路下積雪深沒了膝，正在那有株老楓樹的狹仄的溪坎上，高令一脚踏空，轎滑倒了。坐在轎裏的人，也跌出轎外來，滾下在溪灘沿草窩裏，跌傷了一隻脚。高令還在非常的恐懼與絕望裏，忘了自己，一面已到了陳家，他額前三寸許的空中陣陣雨點般來了。陳家一家底手指頭鎗了，所以滿堂的陳家人，也都罵詈出一切惡毒的言辭了。

自那件事發生後，再沒有人來叫高令擡轎了。年關既近，家中柴米都還不週，士英雄底本色已磨折盡了的，他被生活戰敗了的，就只有垂頭放浪起來了。他從前是一滴酒都不喝的，現在也漸漸學起來。無論是晴天也吧，雨天也吧，他只是吃吃遊遊蕩蕩。他從前那種想成家立業的心，已絲毫沒有存留。想起自己底遭遇，村人們無理的厭棄，自己是這樣的不幸，他就嗒然自喪了。他底妻是個心體弱的

女人她理會得她底丈夫是怎樣的苦悶而難當，她是不能說什麼，只有每天早飯後，眼送他出去；日落時，帶着淒涼的臉色望着他回來。一面，却自己勤苦的紡紗，替人家做鞋，洗衣服，換些錢來買米買鹽。有時也勸他少吃酒，少出外去遊蕩，只在家裏坐坐。這樣說時，見丈夫是呆坐着一聲不答，也不說是，也不說不是，她也就兀然的止住不再說。靠婦人做活來度日，這是不可能的，未免要借貸些湊湊。失業後月餘，連借貸也就無處可去借貸了，不能不把家用零碎傢伙，逐漸賣去補充每日家用。於是他也漸漸厭起妻女來了。有時無緣無故地把五歲的女兒打哭，妻來勸，連妻也惡狠狠地罵過去。他吃酒，當然是無錢，夜夜去掛賬。過了一個節，沒錢拿去還酒賬，那店就不再賒給他喝了。他於是就換個酒店去喝酒。再過了一個節，那店又因為他不能還酒賬拒絕他了。他想起本村內外兩月酒店都不再賒酒給他喝，他就去那離本村五里路的溪塘底酒店去喝酒。但這又是不長久的一個節過去，他又去更遠五里的華村底酒店去吃酒了。在二個月前，是在離本村十五里的金壇的酒店裏喝酒。近一個月來，得了萬泰店老板的允許，再准賒酒給他吃。一面約定，以他現今住的屋，日後抵還他底酒賬。他這樣追尋着酒，是他可憐的無策的心，自知只能這樣無理糊塗的度日了。

今夜他又喝得大醉了。

離萬泰店三丈遠的冷巷裏，在深夜模糊之下，此時是響着停勻的寂寞的搭搭的鞋聲，繼着驟然起了似乎有人仆地的聲響，又接着聽到有人是在嘔吐了。嘔吐聲止後，經過長久的沉寂，搭搭的鞋聲又在那冷巷裏響起來。酒醉，跌在冷巷裏，沒人理，一種夜的悲哀漸漸在他酒有幾分醒後的心胸裏潮上來，漸平兩岸了，使他夜深歸家的脚步，逐步較前加急。

到家，推進了虛掩的門，又翻身上了門。從廚下放射出來的一縷灰茫茫的燈光，正映得門後的磬石



上，有片淡晃晃的白光。在燈盞下，正坐着他底妻在那裏做鞋。於是他莫明的憤恨又起了。他立住腳，想起自己一個漢子，靠妻子賺來錢供給衣食的一漢子，累妻子這樣深夜裏坐着苦作；他更憤恨着。他魯莽的走上前去，用左手盡力將妻底頭髮一把拖來，順勢將妻的頭按在地上，右手握拳接連着盡力的搗下去。那可憐的婦人，不測的受了這種打擊，伊的淚全般灑了。伊理會得伊丈夫的內心的草名的痛苦，於是口中只喊着：『你今夜却又是醉了！你今夜却又是醉了！』聲音顫動而又萬分淒涼。

這種基礎築在悲哀上的憤恨，是不能久長的。他搗了八九拳，就放手了。直起腰立着不動。伊呢，仍坐轉矮凳上，伏在膝頭嗚咽的飲泣。他停留了嚴冬底寒雲的臉上，凸出一對烏黑的眼睛來，肝住那婦人的抽搐的背脊。他青白的兩頰漸漸泛上微紅的暈，顯然他心頭已正起着醒後的痛悔。他漸漸消失去自己，妻的抽搐的背也漸漸在他眼前移過去，妻嗚咽的哭聲也漸漸遠去聽不見了。他底眼仍睜着，但已朦朧了，眼前一切都不見了。過了一霎，他在這迷迷的夢境中，漸漸醒轉來，找得了他自己，想起了他在一刻前所做的事，也同時回復了他平時的記憶，他於是覺得萬分難過，再沒有勇氣對着妻，聽見妻哭，他離開妻走過中堂來。

時已夜半了，三更的梆聲正隱隱響過去。他眼睛停留在對面高巍的屋角，內心的波濤，却更像夜潮一般，愈更洶湧的掩上，直使他想起且葬身睡眠中去吧。他掀起門帘走進臥室，瞥見在掛起的帳門內，破舊的被頭下，露出他五歲女兒底睡着的頭，微開的一雙美好的小眼，在由天井放進的微白的夜光中，看得明白；他如受了暗示，心頭說不出的激盪。他脫去一切衣服，滾進被窩裏去，慌亂地拉了被頭蓋着自己的頭。

## 菜園

從文

玉家的菜園，出白菜，因為種子特別，本地任何人所種都沒有那種大捲心。這原因從姓上就可以明白了。姓玉的是旗人，菜是當年從北京帶來的。北京白菜原是著名的。

辛亥革命以前，來城候補的是玉太爺，單名諱琛。當年帶了家眷也帶了白菜種。大致種菜也只是為自己吃。誰知太爺一死，革命軍推翻了清室，清宗室平時在國內勢力一時失盡，呈衰敗景象，各處皆有流落的旗人，玉家無意中得白菜救了一家的災難。從此玉家菜園也成為人人皆知的地方了。

主人玉太太年紀五十歲了，年青時節應是美人，所以到老來還可以從餘剩的風姿想見一二。這太太有兒子一個，是白臉長身的好少年。年紀二十一，從家中方面讀過書，認字知禮，還有世家風範。雖本地新興紳士階級，因切齒過去旗人的行為，且如今是賣菜傭兒子，很少同這人來往，但這人家兒子總仍然有與平常菜販兒子兩樣處。在一種雖然缺少尊敬卻並不失其身分的情形中，這一家很平安的活下來了。

玉家菜園園地的照料另雇得有人，設計令長丁把園中挖窖，冬來白菜全入窖，從此一年四季城中人皆有白菜吃。三畝地方除了白菜也還種其他蔬菜，善於經營的主人，使本城人一年任何時皆可得到極好蔬菜。

因為彷彿種族不同，很少同人往來的這母子，旁人看來除知道這人有錢以外，其餘一概茫然了。

夏天的薄暮常常見到這中年婦人穿白色細麻布舊式衣服，擎宮扇，樸素不華的在菜園外小溪邊站立納涼，侍立在身邊的是穿白綢短衣袴的年青男子。兩人常常沉默，半天不說話，聽柳上的晚蟬拖

長了聲音飛去，或者聽溪水聲音。溪水邊這菜園折向東，水清見底，有小魚，魚小到除了看就無用處，這時節魚大致也在休息了。

動風了。晚風常常有蘭花香，茉莉花香。在微風中掠鬢，向天空柳枝空處數初現的星，做母親的想古人的詩，想不到誰會寫下形容晚天的如落霞孤鶩一類好詩句，又覺得總有人寫過這樣恰如其境的好詩，總笑着問男子，是不是能在這樣情境中想出一句詩。

「好像古人說過了，記不起這人。」

「我也這樣想。是謝靈運，是……不能記得，我真上年紀了。」

「母親你試作七絕一首，我和。」

「那麼，想想罷。」

做母親的當真就想，想了半天，總像是沒有文字能解釋這一種境界。所謂超於言語，正如佛法，所以笑了。她說，

「這不行。」

稍過，又問，

「少琛，你？」

男子笑說，這樣天氣是連說話也覺可惜的天氣。做詩等於糟場好風光，是這少年的意思。聽到這樣話的母親，也作微笑了。

不過在這樣晚涼天氣下，母子兩人走到菜園去，看工人爲瓜作架子，督促舀水，談論到秋來的菜種，蘿蔔的市價，也是很平常的事。他們有時還到園中喝茶，一切的不造作，較之斗方詩人在瓜棚下坐一

點鐘便擬賦五言八韻田家樂，虛偽真實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計了。

到冬天，玉家白菜上市了，全城人皆吃白菜。在吃白菜時節，有想到這賣菜人家居情形的，贊美了白菜，總同時也就贊美了這人家。一切人所知皆有限，但所知的一點點皆彷彿是使人傾心。這城中也如別的城市一樣，城中所住蠢人比聰明人多，所以竟有那種人，說出非常簡陋的話，說是每一株白菜皆經主人的手撫手摸，所以如此肥茁的原因了。從這樣獸子的話中，也仍然可以看出閃耀着對於這家人生活優美的企羨。

這白菜，他們自己是不是還如一般人歡喜？雖不厭倦但也覺得平常，這是這一家人對於自己生活與菜蔬兩件事情同樣的感覺。

做母親善於把白菜製各樣乾菜，根葉心皆可以用不同方法成各種不同味道。少年人則對於這一類知識遠不及其對於筆記小說知識為豐富。但他一天所做的事，經營菜園的時間卻比看書寫字時間多。年青人心地潔白如鴿子毛，需要玩，所以菜園是不使他厭倦的東西。他不能同人銖銖必較的算賬，不過單是這缺點，也就使這人變成更可愛的人了。

他不因為認識了字就不作工，也不因為有了錢就增加驕傲，對於本地人凡是有過從的，不拘是小販他也用平等相待，他應當屬於知識階級，卻並不覺得在作人意義上，自己有特別尊重讀書人必要。他自己對人誠實，他所要求於人的也是誠實。他把誠實這一件事看做人生美德，這全出之於母親的陶冶。

日子到了應當使這年青人定婚的時候了，玉琛尚無女人。本城的風氣，已到了大部分皆男女自相悅愛才結婚，然而來到玉家菜園的仍有不少老媒人。這些媒人完全是因為一種職業成天各處走動

的人，只願意事情成就，自己從中得一點點錢鈔。因太想成全他人，說謊乃爲必需才藝之一種，見用了各樣謊話皆等於白費以後，這些人才死了心，不再上玉家菜園了。

然而因爲媒人的串掇，以及另一因緣認識過玉家青年人，願意作玉家媳婦，私心竊許的本城女人，實在多。

二十二歲的生日，作母親的爲備了特別的酒席，到晚來兩人對坐喝酒，窗外卽菜園，時爲十二月，大雪剛過，園中一白無際，已經摘下未曾落窖的白菜，成堆的在園中，爲雪所蓋，正像大墳，還有尙未摘取的菜，如小雪人，成隊成排，站立雪中。喝了一些酒的母子，因爲雪，談論到今年的雪同菜蔬，蘿蔔白菜皆須大雪始能將味道轉濃，所以把窗推開了。

窗開以後園中一切皆望到了。

天色將暮，園中靜靜地，這時雪也不落了，也沒有風，上半日在菜畦間覓食的黑老鴿也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母親說，

「這雪真好。」

「今年還才十二月初，不知還有多少次呢。」

「這樣雪落下是不冷的。到這裏是希奇事，北京這雪可就平常了。」

「北京聽說完全不同了。」

「這地方這十年來也變得利害。」

這樣說話的母親，想起的是二十年來在本地地方住下的經過。她於是乎喝了一口酒。

「你今天滿二十二歲，太爺過世十八年，民國反正十七年，不單是天下變得不同，就是我們家中，也

變得可怕。我今年五十，也老了。」

在兒子印象中只記得父親是一個手持「京八寸」人物。那時吸紙煙真有格，到如今，連做工的人也買美麗牌，不用火鏢同煙桿了，這一段長長的日子中母親的辛苦可以從家中任何一事皆可知其一二。如今的兒子也成人了，二十二歲，命好則應有了孫。聽說「母親也老了」這類話的少，不知如何忽想起一件事來了，他蓄了許久的意思今天才有機會說出，他說他想過北京。

北京方面他有一舅父，宣統未出宮以前，還在宮中做小管事，如今聽說在旂章胡同開鋪子，賣冰，賣西洋點心，生意不惡。

聽說要到北京去的母親，似乎稍稍吃了一驚。這驚訝是兒子料得到的，就是因為不願意使母親驚訝，所以這到最近才說出來。然而她也是也正掛念那胞兄的。

「你看三舅，還是做別的事。」

「我想讀書。」

「我們這人家還讀什麼書？這世界天天變，我真怕。」

「那我們倆去。」

「這裏放得下嗎？」

「我去了三個月回來，也不定。」

「要去，三年五年也去了。我不妨礙你的希望。只是書不讀，也不甚癡要緊。做人不一定非是知識，像我們這種人，知識多，也是災難。」

這老人這樣慨乎其言的說了，就要兒子喝一杯，問過年去還是就動身。

兒子說趕考，是今年走好，路上清吉，也是難得事情。

然而到後仍然決定了，正月十五以後，再離開母親身邊。把話說過，回到今天雪上了，母親記起忘了一樁事情，她要他送酒給做工人，因為今天不是平常的日子。

隨着不久過年了。

過了年，不久就到了玉琛動身日子了，信早已寫給北京的舅父，坐了省河小輪，到××市坐車，轉××，再換車，到了北京。

時間過了三年。

在這三年中，玉家菜園還是玉家菜園。但漸漸的，城中便知道玉家少主人在北京大學讀書，極其出名的事了。其中經過自然是有極多，瑣碎到不能記述，然而在本城，玉家還是出白菜。在家中稍稍不同了的是作兒子的常常寄報紙回來，寄信回來，作母親的一面仍然管理菜園的事務，兼餵一羣白色鷄，自己每天無事時，便抓玉米餵雞，與雞類玩，一面讀從北京所寄來的書報雜誌。

地方一切新的變故甚多，聽到革命，北伐……於是死到野外無人收屍因而爛去的英雄皆成了志士先烈……於是地方的黨部工會成立了……於是馬日事變年青人都殺死，工會解散黨部換人了……於是北京改北平了。

地方改了北平，北方已平定，彷彿真命天子出世，天下太平了，在北平地方的兒子還是常常有信來，寄書報則稍稍少了一點。

在本城的母親，每月寄六十塊錢去，同時寫信總在告給身體保重以外，順便問問有不有那種相合的女子訂了婚沒有。母親年紀漸老，自然對於這些事也更見其關心了。在熱天，三年來的母親還是同

樣的不失林下風度。因兒子的原故，雖多知了許多事，然而一切外形，屬於美德的沒有一種失去。因一種方便，兩個工人因為主人的幫助都接親了，把這類事告給了兒子時，兒子信來說這個很對。

兒子也來過信，說是母親不妨來北平看看，把菜園交給工人，雖說菜園的事也不一定放不下手，但不知如何這老年人總不曾打量過北行的事。

當這母親接到了兒子的一封信，說是本學期熱天可以回家來住一月時，這母親歡喜極了。來信還只是四月，從四月起作母親的就在家中為兒子準備一切。凡是這老年人想到可以使兒子愉快的皆計畫到了，一到了七月，就成天的盼望遠行人的到來。她又託人到較遠的××市去接他，她又到遠處去花了不少的錢為兒子買了些東西，如迎新娘子那慶期待兒子的歸來，這母親對於這兒子的慈愛可謂稀有了。

如期兒子歸來了。更出於意外驚喜的是還有一個可以說是媳婦的女人同來。這事情直到進了家門母親才知道。一面還在心中小小埋怨。一面把「新客」讓到自己的住房中去，作母親的似乎八年青了十歲。

見到臉目略顯憔悴的兒子，把女人指點給兩個工人夫婦，說是「這是你們的朋友」時，母親歡喜到流淚。

兒子回家的消息不久傳遍了本城，美麗的媳婦也不久即為本城人全知道了，因為是從北京方面回來，雖然紳士們的過從仍然缺少，但漸漸有紳士們的兒子到王家菜園的事了。還有本地教育局，在一次集會中，也把這家從北平回來的男子與媳婦請去開會了，還有那種年青人從別的事情上知道了王家兒子的名，因為一種傾慕特邀集了三五同好來奉訪的事了。



從母親方面看來，兒子是慢慢把生活插到社會中去的人了。但兒子的外表還完全如未出門以前，許多事皆彷彿天真爛漫，凡是一切往日的好處完全還保留到身上，所有的新的知識，則融入了靈魂，找不出所謂痕跡。媳婦則除了像是憂心過分美麗不適宜於做媳婦外，簡直沒有疵點可尋，然而美麗到靈魂與身體合一，這不是罪過也可想而知，擔憂也近於一種在無可解釋中可笑的詮解罷了。

時間仍然是熱天，在門外溪邊小立，聽水聽蟬，或在瓜棚豆畦間談話，看天上的晚霞，三年前母子兩人過的日子如今多了一人。這一家仍然彷彿與一地方的人是兩種世界，生活中多與本城人發生關係，不過是徒增見及這一家情形的人談論到時企羨而已。

因為媳婦特別愛菊，今年的回家，擬定將看過菊花，再回到北平，所以母親特別令工人留出一塊地種菊花，各處尋佳種，看工人整理菊秧，母子們自己也動動手。已近八月的這一天，吃過了飯，母子們皆在園中看菊秧，兒子自己動手，穿短衣，袖在肘以上，把單苗的他種幹本移到大盆中去，用手代鏟，兩手全是泥。

母親見到一對年青人，便作着無害於事極其合理的祖母的夢。

一面同母親說北平培菊花的人，如何使用他種蒿草幹本接枝開花如斗的事情，一面同蹲在面前美麗到任何時見及皆不免出驚的夫人，用目光作無言愛撫的兒子，忽然有人來請，說有事情，來人是連洗手的暇裕也沒有留給主人，把一對年青人皆「請」去了。

做母親的吃驚也仍然沒有想到第二天情形。

命運把一件事情安排得極其巧妙，到第二天，作母親的已病倒的牀，兒子同媳婦，與三個因其他原因故而得着同樣災難的人，陳屍到教場的一隅了。

第三天，由一些粗手脚漢子爲把這五個屍身一起擡到郊外荒地，拋在業已於早一天掘就因夜雨積有泥水的大坑裏，胡亂的加上土，略不回顧的抗了繩扛到衙門去領賞，儘其慢慢腐爛去了。

爲這事痛心到暈去數次的做母親的並沒有死去。兒子死去辦善後罰款，具結她還有許多事做。在街上貼了告示，才使她同本城人同時知道兒子是××黨。彷彿是因爲想到要白菜吃才沒有把菜園充公，應當是這樣打景着而苦笑的老年人，還得經營菜園才行，她於是仍然賣菜活下來了。

秋天來了，菊花開遍了一地。

主人對花無語，無可記述。

玉家菜園或者終有一天改爲玉家花園，因爲園中菊花多而且好，有地方紳士借作宴客的地方了。驟然憔悴如七十歲的女主人，每天只坐到園裏空坪中喂雞，一面想一些無用處的事。

玉家菜園從此就真成爲玉家花園了，內戰不興，天下太平，到秋天來地方有勢力的紳士在園中宴客，吃的是園中所出產的素菜，喝着好酒賞菊花。因爲賞菊，大家做詩，有祝主人有功國家多福多壽比之於古人某某典雅切題的好詩，有把本園主人寫作賣菜媪對於舊事加以感嘆的好詩，好詩皆題壁，或鐫石預備嵌牆中作紀念，名士偉人相聚一堂，人人盡歡而散，扶醉歸來，各人回家皆有機會作與陶靖節猜拳照杯的夢。

菜園成花園，是主人在兒子死去後，她想了三年，到兒子生日那一天，天落大雪，忽然用一根絳纒，縊死以後的秋天的事。

## 微笑的臉面

李霽野

空氣儘夠嚴肅了；幾個人聚在閱報室裏低聲談着話，敘着下軍班師回京的消息，有時話聲高大起來，這沉悶的圈子裏透出幾聲喧嘩的笑，但是這笑聲底陰影裏顯然藏着一種不可言說的恐懼。電燈光像昏灰的薄霧一樣，瀰漫在這小屋底白色的四壁裏，懷着似恐怖而又歡欣的心情，我加入他們談話的羣中去。

——打得又不澈底！——有人似惋惜而帶憤恨地說。

——沒打到你家裏！——有人反駁他。

——早結束，少死人，少費錢。

——哼，明年開火可以早些。

——開他底去，兵多着哩！

——狠東西！

……

議論很紛紜，我有些不耐了，便回到自己的房裏。心裏很安靜，但是書却讀不下去。睡也不能成寐，我只閉着眼輪臥着。

——得……得……得……得……得……得……馬蹄聲緩緩地從隔壁的巷中響過來，伴着巡哨的兵士底踏踏的步聲；這時候已經是夜深的時分。

——得得……得得……得得……馬蹄聲加快地響起來，我底神經便覺緊張而清醒，我底想像便追隨着靜

夜中的這嚴肅的蹄聲。我陡然憶起一個很可愛的和藹微笑的臉面，這臉面照着莊嚴森冷的夜，好像是一面大的圓鏡一般。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微笑的臉面隨着蹄聲隱現。

戰事爆發以後，這駐在我隔壁的兵房裏的兵士底微笑的臉面，我便沒有再見到的機會了。和藹可愛的微笑的臉面！紅潤壯健有如初昇的朝陽一般！

——對不若，——他放下電話機向我說。

他借用學校公用電話，向他底朋友告別，在他要開拔的前晚。他要他底朋友轉告他底母親和妻子，他說他不願再回家去麻煩她們了；他說他底孩子要勞他底神，照管照管；他說他此去大概是不會有什麼危險的……最後他誠摯地低聲說了再見。

我等候他有一刻鐘，但我却在旁邊裝着看報，使他可以從容地把他要說的話說完。他放下電話機才察覺我在等着他，所以他謙恭地向我道了歉。

這時候他底感情大概已經到了頂點，我覺得他底在感情中燃燒着的微笑的容顏和溫和的雙眼，美麗得如鮮花和晨曦一般。他底抱歉擊動了我底心。我想假如我打斷或縮短了他和朋友敘話的時間，那是怎樣的罪過呵！

吐自真情燃燒着的心裏的「對不起」三個字在我底心底作響，那瞬間我底眼裏腦裏便深深地印入了他底微笑的臉面——永不磨滅的微笑的臉面！

自他開往前敵以後，我心裏有些懷念，他無意中却把我對兵士的態度改變了：以前我怕兵，我以為他們除要搶要殺以外沒有其他的情感。我時常讀着詳細的戰訊，好像戰訊和一個小兵底生死沒有什麼相干！自然我是一無所知，我想也許如他所說，此去沒有什麼危險，但是……我不儘着想下去，只在空想裏保存着他底微笑的臉面——空想是唯一的安慰。

站在樓窗旁可以看清楚隔壁的兵房，兵開後好像是一片荒涼的墓場。每日清早的號聲，在平日有時足以引起淒涼而甜蜜的兒時的回想，已經是多時聽不到了。月光下的方格的紙窗，好像是垂死的人底眼珠，充滿着悽慘的深情向人悵望。白茫茫的風後的操場，比死人底容顏還令人感傷。

白天裏時而有拾字紙的老媽子進去拾兵士們扔下的破衣破鞋，夜裏他們底住室便成了老鼠底宿場。

我愛向這兵房看望，因為我願飽飲這淒涼，這樣可以增加我對於那可愛的微笑的臉面的懷想。

懷想——懷想——微笑的臉面却永不能實現在我底身旁！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微笑的臉面隨着蹄聲變化，蹄聲鼓蕩着我底幻想。

半空裏飛來一顆流彈，正中在他底兩眼底中間，鮮血便泉一般從這裏湧出，一切都被血淹沒。一顆炸彈正拋中了他底頭顱，他便整個地變成了火紅的烟霧，散在空間，散到空間底極處。

他底心中燃起了憤怒的烈火，他底微笑的臉面變成了洶湧的海洋，他要翻蓋着人類，洗去他們底污辱。

他變成了一面平明的圓鏡，要普照出人類底污行。他親吻人，擁抱人，撫慰人，有如嬰兒底母親。

四周響起震天動地的砲火聲，威嚇着要毀滅他。

他掙扎，他奮進，微笑的臉面擴大起來，覆蓋着一切，一切都蒙被着晚霞底桃色的澤潤，宇宙底新生！

……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馬蹄聲忽加嚴厲起來，涼風掠過我底臉，我從幻想中驚醒。微笑的臉面被馬蹄踐踏成絲絲的碎紋，但他們還在踐踏下掙扎……他們要擴向無限的遠處，普蓋着宇宙，以大的微笑的臉面。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作選自載影

## 梅嶺之春

張資平

一

她的住宅——建在小崗上的屋有一種佳麗的眺望。小崗的下面是一地叢生着青草的牧場。牧場的東隅有一座很高的塔，太陽初昇時，投射在草場上的塔影很長而呈深藍色。塔的年代很古了，塔壁的色彩很蒼老，大部分的外皮受了長期的風化作用，剝落得凹凸不平，塔壁的下部滿貼着蒼苔。塔的周圍植着幾株梅樹，其間夾種着無數的桃樹。梅花固然早謝落了，桃樹也滿裝了淺青色的嫩葉。

朝曦暮雨和正午的炊烟替這寒村加添了不少的景色。村人的住宅都建在崗下，建在崗上的只有三兩家。她站在門前石砌上，幾乎可以俯瞰此村的全景。

村民都把他們的稻秧種下去了。崗下的幾層段丘都是水田，滿栽着綠蔭蔭的青秧。兩岸段丘間是一條小河流，流水和兩岸的青色相映襯，像一條銀帶蜿蜒的向前移動。對岸上層段丘上面也靠山的建立着一列農家。

村民的生活除耕種外就是採樵和畜牧了。農忙期內，男的和女的共同耕種和收穫。過了農忙期後，男的出去看牛或牧羊，女的跑到山裏去採樵。

她的母親一早就出去了，帶一把砍刀，一把手鐮，一條兩端削尖的竹槓和兩條麻索出去了。她的丈夫也牽着一頭黃牛過鄰村去了。她沒有生小孩子以前是要和她的母親——其實是她的婆婆——一同到山裏採樵去的。可憐她，還像小女兒般的她，前年冬——十六歲的那年冬，竟做了一個嬰孩的母親了。

「啞啞啊！我的寶貝睡喇！啞啞啊！我的乖乖睡喇！」她赤着足，露出一個乳房坐在門首的石砌上餵乳給她的孩子。

鄰村的景伯姆，肩上擔着一把鋤頭走過她的門首。

「段妹兒，你的乖乖還沒斷奶麼？」她的生父姓段，村人都叫她做段妹子。

「早就想替他斷奶。但夜間睡醒時哭得怪可憐的，所以終沒斷成功。」

含着母親的乳房，快要睡的小孩兒聽見他媽媽和人說話，忙睜開圓眼睛，翻轉頭來望景伯姆。可愛的小孩兒伸出他的白嫩的小手指着景伯姆，「啞，啞，啞，啞呀呀」的呼着。景伯姆也跑了過來，用她的黑而粗的食指頭輕輕的向小孩兒的紅嫩的小頰上拍。

「乖乖！你這小乖乖！你看多會笑。乖乖幾歲了？」景伯姆半向她，半向她的小孩兒問。

「對了歲又過三個月了，景伯姆。」村裏稱嬰兒滿了一週年爲「對了歲。」她笑着說了後若有所悵觸，嘆了一口氣。「歲月真快過呀，景伯姆。我們不看小的這樣快的長大，那裏知道自己的老大。」

「這不是你們說的話，這是我們快入墓穴的人說的話！你們要享後福的，你要享這小乖乖的福的。」景伯姆一面說，一面擔着鋤頭向古塔那方面去。

「景伯姆，看田水去麼。我送你一程。」她抱着小孩子跟了來。小孩子更手舞足蹈的異常高興。「是的，昨晚下了一夜的大雨，我的稻秧不浸壞了麼。我想把堤口鋤開些，放水出去。」

「你太多錢了，買田買過隔村去。你們有錢人都是買苦吃的。」她且說且行，不覺的送景伯姆到塔後來了。她不敢再遠送，望景伯姆向崗下去了。小孩子還伸着手指着景伯姆。「唉的，唉的。」的叫着要跟去。

她翻轉頭來呆望着塔背的一株古梅出神，並不理小孩子在叫些什麼了。她呆呆的望着那株梅樹出了一回神，才半似自語，半似向小孩子的嘆了一口氣。

「估兒——這還是你的爸爸取的名——估兒，你去年春在這梅樹下和你的爸爸訣別，你還記得麼？你爸爸向你的小頰上吻了一吻就去了，你也記得麼？」她說了後，覺着雙目發熱。她還是癡癡的望那株梅樹。

對岸農家的鷄在高聲的啼，驚破了大自然的沉靜。遠遠的還聽見在山頂採樵的年輕女人在唱山歌：

「蓬萊灘頭水滿隄，迷娘山下草萋萋，暫時分手何珍重，豈謂離鸞竟不歸。」  
「共住梅江一水間，下灘容易上灘難，東風若肯如郎意，一日來時一日還。」



她們的歌聲異常的悲切，引起了她無限的追憶——刻骨的悲切的追憶。她望見崗下和隔河農家的炊烟，才懶懶的抱着小孩兒回去。

## 二

怙兒的來歷的祕密，不單她一個人知道，她的丈夫當然知道的，她的婆婆也有些知道，爲了種種的原因，終不敢把這個祕密說穿。

她的乳名是保瑛。保瑛的父母都是多產系，她的父親生了她後僅滿一週年，又替她生了一個弟弟。她的父親是個老而且窮的秀才，從前也曾設過蒙塾爲活，現在受着縣署教育局的先生們的壓迫，這碗飯再吃不成功了。像她的父親的家計是無僱傭乳母的可能。她的母親只好依着地方的慣例，把她送到這農村來作農家的童養媳了。

魏媽——保瑛的婆婆，是保瑛的母親的嫡堂姊姊，她的丈夫魏國璇算是村中數一數二的豪農。魏翁太吝嗇了，他的精力的耗費量終超過了補充量他的兒子——保瑛的丈夫——生下來不足半年，他就棄他的妻子辭世了。丈夫死後的魏媽，很費力的把兒子泰安撫育至三週歲了。泰安斷了奶後，魏媽是很寂寞的，和保瑛的母親有姊妹的關係，聽見她要保瑛給人家做童養媳，所以不遠五六十里的山路崎嶇，跑到城裏去把保瑛抱了回來。在那時候才週歲的保瑛，嫁到了一個三歲多的丈夫了。

保瑛吃魏媽的乳至兩週歲也斷了奶。魏媽在田裏工作時，他們一對小夫妻的鼻孔門首都垂着兩條青的鼻涕坐在田堤上耍。這種生活像刻板文章的繼續至保瑛七歲那年，段翁夫婦才接她回城去進小學校。魏媽對保瑛的進學是始終不贊成的，無奈段翁是住城的一個紳士，拿義務教育的艱深不

易懂的名詞來恐嚇她，她只得聽她的養媳回娘家去了。但魏媽也曾提出了一個條件，就是保瑛到十六歲時要回來和她的兒子泰安成親。保瑛任娘家後，每遇年節假期也常向平和的農村裏來。

保瑛和她的弟弟保珍同進了縣立的初等小學校，初等小學校畢業後再進了高等小學校。保瑛十四歲那年冬，她和弟弟保珍也同在高等小學校畢業了。這八年間的小學校生活是平淡無奇的，保瑛身上也不起何等變化。高等小學校畢業後的保瑛，弟弟再升進中學否，算是他們家庭裏的一個重要問題了！

「姊姊，你就這樣的回家去，不再讀書了麼？」保珍當着他的父母面前故意的問保瑛。

「夠了，夠了，女人讀了許多書有甚麼用，還是早些回魏家去罷。你看魏家的姨母何等的心急。每次到來總嘮嘮叨叨的嘆息說着她家裏沒有幫手。」

褲腳高捲至膝部，赤着雙足，頭頂戴着一塊圍巾，肩上不是担一把鋤頭，就担一担糞水桶。這就是農村女人的日常生活——保瑛每次向農村去，看見了會吐舌生畏心的生活。保瑛思念到不久就要脫離女學生生活，回山中去度農婦生活，不知不覺的流下淚來了。

「教會的女子中學要不到多少費用，就叫姊姊進去罷。」

「再讀也不能畢業了。姊姊十六歲就要回魏家的，高等小學的程度儘夠人受用了，不必再讀了。」段媽還是固執着自己的主張。

「不畢業有甚麼緊，多讀一天有一天的智識。」保瑛惱着反駁她的母親。

「她既然執意要讀，就由她進教會的女中學罷。基督教本來信不得的，但有時不能不利用。聽說能信奉他們教會的教條的學生們，不單可以免學費，還可望教會的津貼。你看多少學生借信奉耶穌教

爲名博教會的資助求學。最近的例就是吉叔父，你看他今年暑假回來居然的自稱學士，在教會的男女中學兼課，月薪六十五塊大洋錢！他在江市的教會大學——濫收中學畢業生，四年之後都給他們學位的大學——四年間的費用完全由教會供給。他們心目中只知道白燦燦的銀，教會資助他們的銀，所以不惜昧着自己的良心做偽善者。其實那一個真知有基督的。他們號稱學士又何曾有什麼學問。普通科學的程度還夠不上，說什麼高深學問。但他們回來也居然的說要辦大學了。真是聾子不怕雷。這些人的行爲是不足爲法的，不過你們進了教會的學校後，就不可有反對耶穌教的言論，心裏不信就夠了，外面還是佯說信奉的好，或者也可以得教會的津貼。這就是孟夫子所說「權」也者是也。

「是的，你提及吉叔我才想起來了。今天早上吉叔母差人過來——差她家的章媽過來問瑛兒可以到她家裏去住一年半載代她看小孩子麼？她說瑛兒若慢回塔家去就到她家裏去住，她家離教會和學校不遠，日間可以上課，早晚就替她看顧小孩子。」

「有這樣好的機會，更好沒有的了。瑛兒，你願意去麼？」

「……」含笑着點點頭的是保瑛。

段翁和吉叔的血統關係不是「嫡堂」，「從堂」這些簡單的名詞可以表明的了。他們的血統關係是「他們的祖父們是共祖父的兄弟——嫡堂兄弟。」

「聽說吉叔是個一毫不苟的基督教徒，你看他的滿臉枯澀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他的脾氣了。他對你有說得過火的話，你總得忍耐着。吉叔母倒是個很平和的人，她是個女子師範出身的，你可以跟她學習學習。」保瑛初赴吉叔家時，她的母親送至城門首再三的叮囑。

「吉叔父——叔父兩個字聽着像很老了的，聽說他祇三十三歲，那裏會像有鬚老人般的難說話。」

「我不信，我不信。」保瑛在途中擔心的是吉叔父。「真的是可怕的人，也就少見他罷，我祇和章媽和叔母說話。」

吉叔的住家離城約五里多路，是在教會附近租的一棟民房。由吉叔住家到教會和學校還有半里多路。禮拜堂屋頂豎立着的十字架遠遠的望見了。學校的鐘樓也遠遠的望見了。人種上有優越權的白人住的幾列洋樓遠遠的望見了。在中國領土內只許白人遊耍不准中國人進去的牧師們私設的果園中的塔也遠遠的望見了。最新最低矮的白人辦的幾棟病室也遠遠的望見了。經白人十餘年來

的經營，原來是一塊單調的河畔沖積地，至今日變爲一所氣象最新的文化村了。

「科學之力呢？宗教之力呢？小學教的理科教員都在謳歌科學之力的偉大。但吉叔一般人說是基督教之力。」保瑛懷着這個疑問正在思索中，吉叔的住家早站在她的眼前了。

### 三

最先出來迎他的是吉叔的兒子保琇，今年四歲了。其次出來的是章媽。章媽說，吉叔在學校還沒有回來。章媽又說，叔母喫處了中飯說頭暈，回房裏去午睡了。章媽最後問她吃過了中飯沒有。

「謝謝你，我吃過了來的。」保瑛攜着保琇的手跟着章媽達到會客廳裏來了。廳壁的掛鐘告訴她午後一點半了。

「姊姊今後住在我們家裏不回去麼？」保琇跟他的父母回到老祖屋時，常到保瑛那邊去耍，今見保瑛來了，靠在保瑛懷裏靠在他母親懷裏一樣的親熱。

「是的，琇弟！以後我們常在一塊兒，你喜歡麼？」

「啊！喜歡，大喜歡。比媽媽還要多的喜歡你。媽媽是不和我頑的。」

「啊！你聽，瑛姑娘！他那張嘴真會騙人愛他。」章媽和保瑛同時的笑了。」

「瑛姑娘，你今年多少歲了？十六十七？」

「你看我那樣多歲數，章媽！保瑛臉紅紅的。」

「無論誰看來都要猜你是十七歲至少十七歲！」

「十五歲喲，章媽，我是年頭——正月生的，才滿十四歲喲。」保瑛同時感着近來自己身體上了生理的變化，禁不住雙頰緋紅的。

「我不信，祇十五歲？」

「真的，瑛兒今年才十五歲。」裏面出來的是吉叔母——歲數還在二十五六間的年輕叔母。叔母的臉色始終是蒼白的。行近來時，額下幾條青色的血脈隱約的認得出，一見就知道她是個神經質的人。

「章媽說你頭暈，好了些麼，叔母！」

「中飯後睡了一忽兒，好了些了。」吉叔母一面伸出兩根蒼白的手指插入髮裏去搔癢，一面在打呵欠。打了呵欠後，她說：

「學校的用書，你叔父都代你買了。你的房子，章媽也代你打整好了。你和琇兒同一個房子。房子在我們寢室的後面，和你叔父的書房相聯，是很精緻的，方便讀書。琇兒，你不帶瑛姊到你們房裏去看看？」

——中廳兩側是兩大廂房，近門首的是章媽的寢室，那一邊纔是叔母的寢室。大廂後面有兩間小房子。

其實一間大房子，中間用木牆分截作兩間小房子。章媽寢室後面的一間是廚房，一間是浴室。叔母寢室後面的一間是叔父的書房，一間是保瑛和保琇的房子。廂房的門和廳口同方向。保瑛的房子和吉叔父書房是同一個門出入的。經過書房，再進一重木牆的門就是她的房子了。書房的門正在中廳的屏風後的左隅。木牆門上掛一張白布簾，就是書房和保瑛保琇的房間的界線了。

保琇轉過屏風後，早跑進書房裏去了。叔母和保瑛也跟了過來，祇有章媽向反對方面的廚房裏去了。書房裏的陳設很簡單，靠窗一個大方桌，桌前一張籐椅子。近門首的壁下擺着一張茶几，兩側兩把小靠椅。靠廂房的方面靠壁的站着兩個玻璃書櫥。木牆的門和書櫥的垂直距離不滿五寸。接近大方桌靠着木牆擺着一張帆布椅。大方桌上面，文具之外亂堆着許多書籍。

「叔父不是在書房裏歇息？」保瑛看了書房裏的陳設，略放心些。

「不，他早晨在這裏預備點功課。晚上是很罕到書房裏來的。就有時讀書也在廳前，或在我的房裏。」

保瑛的房裏的陳設比較的精緻，靠廁方面的壁，面着窗擺着一張比較寬闊的木榻，是預備她和保琇同睡的。榻裏的被褥雖不算華麗，也很雅潔的。靠窗是一張正式的長方形的書檯。叔母告訴她，這張檯原是叔父用着的，因為她來了就換給她用。靠內壁也有一個小玻璃書櫥。書櫥和寢榻中間有一臺風琴。這風琴給了保瑛無限的歡喜。書檯的這邊靠着木牆有一張矮籐桌和矮籐椅，籐桌上面放着許多玩具。近木牆門口有一小桌，桌上擺的是茶具。

保瑛和叔母在房裏坐了一會，同喝了幾杯茶。章媽跑進來說保瑛的行李送到了。她的行李是很簡單的——一個大包袱，一個籐箱子。

「瑛姑娘來了麼？」保瑛和叔母坐在廳裏聽見吉叔父問章媽的聲音。回到家裏來，第一句就是問我來了沒有，吉叔父怕不是像母親所說的那樣可怕的人。」保瑛轉想着要出來，叔母止住她，叔父也走進廳前來了。

晚餐的時候，一家很歡樂的圍着會客廳的長檯的一端在吃稀飯。地方的習慣，早午兩餐吃飯，晚上晚餐不論如何有錢的人家都是吃稀飯的。幾色菜也很清淡可口。保瑛想比自己父親家裏就講究得多了。

「歲月真的跑得快？我還在中學時代，瑛兒不是常垂着兩條青鼻涕和一班頑皮的小學生吵嘴麼？你看現在竟長成起來了。」

「啊啦！叔父真會說謊。叔父在中學時候，我也有九歲十歲了，那裏會有青鼻涕不拭乾淨給人看見。像半透明的白玉般的保瑛的雙頰飽和着鮮美的血，不易給人看的兩列珍珠也給他們看見了。鮮紅的有曲線美的脣映在吉叔父的網膜上比什麼還要美的。」

到了晚上，小保瑛很新奇的緊跟着瑛姊要和他一塊睡。他在保瑛的榻上滾了幾滾，很疲倦的睡着了。叔父和叔母也回去歇息了。祇有章媽還在保瑛的房裏自言自語的說個不了。她最先問保瑛來到這裏慣不慣，其次問她要什麼時候才回婆家去。保瑛最厭聽的就是有人問她的婆家，因為一提起婆家，像黑奴般的泰女，赤着足，戴着竹笠，赤着身的姿態，就很厭惡的在她眼前幻現出來。章媽告訴她，吉叔父對我們是正正經經的，臉色很可怕，但對叔母是很甜甜蜜蜜的多說多笑。章媽又告訴她，他們是很風流的，夜間常發出一種我們女人不該聽的笑聲。最後章媽告訴她說吉叔父是一個怕老婆的人。

章媽去後，保瑛暗想吉叔父並不見得是個很可怕的人。他對自己的態度是很懇切的，無論如何叔父今天是給了我一個生快感的印象。叔父的臉色說是白晰，甯可說是蒼白，高長的體格，鼻孔門首蓄着純黑的短髭。此種自然的男性的姿態在保瑛看來是最可敬愛的。

「媽媽媽！」保瑛給保琇的狂哭驚醒了。保琇睡醒時不見他的母親，便狂哭起來。

「琇弟，姊姊在這裏，不要怕，睡罷，睡罷。」保瑛醒來忙拍着保琇的肩膀。保琇只是不理，還是狂哭不止。

「啊，琇兒要媽媽，要到媽媽床上睡去，去，到媽媽那邊去。」叔父聽見保琇的哭聲跑了過來。

辮髻微微的鬆亂着，才睡醒來的雙目也微微的紅腫，純白的寢衣，這是睡醒後的美人的特徵。這種嬌媚的姿態由燈光的反射投進吉叔父的眼來，他禁不住癡望了。保瑛片刻給叔父這片刻間的注意，保瑛滿臉更紅熱着，低了頭，感着一種不可思議的羞愧。

#### 四

「叔父，我不上學去了。我祇在家裏，叔父早晚教我讀英文和國文就夠了。」保瑛由學校回來，在途上忽然的對吉叔父說。

「爲什麼？」吉叔父翻首笑問着她。她臉紅紅的低下頭去避他的視線。

「她們——同學們太可惡了。一切刻毒的笑話都敢向我說。」

「什麼笑話呢？」吉叔父還是笑着問。他一面想身體發育比一般的女性快的保瑛，在一年級的小兒女們的羣中是特別會引人注意的。她的美貌更足以引起一班同學們的羨妬。



「你不想學他種的學科，就不上學也使得。」

「數學最討厭。什麼博物，什麼生理，什麼歷史，我都自己會讀。就不讀也算了。我祇學英文。文兩科就夠了。」

「不錯，女人用不到高深的數學。高等小學的數學儘夠應用的了。」

「……」保瑛想及她們對她的取笑，心裏真氣不過。

「她們怎樣的笑你？」吉叔父還是笑着問。

「叔父聽不得的。」保瑛雙頰熱的祇回答了一句。過了一刻，「真可惡，說了罷，她們說我讀什麼書，早些回去担鋤頭，担大糞桶的好。」保瑛祇把她們所說的笑話中最平常的告訴了叔父。

她們笑她，她和叔父來也一路的來，回去也一路的回去，就像兩夫婦般的。她們又笑她學校的副校長和異母妹生了關係的醜聲，全縣人都知道了；段教員是個性的本能最銳敏的人，有這樣花般的姪女同住，他肯輕輕的放過麼？副校長和段教員難保不為本教會的雙璧。

保瑛是很潔白的，但她們的取笑句句像對着她近來精神狀態的變化下針砭。她近來每見着叔父就像有一種話非說不可，但終不能不默殺下去；默殺下去後，她的精神愈覺得疲倦無聊。她有時負着瑋弟在門首或菜園中躑躅時，叔父定跑過來看看保瑋。叔父的頭接近她的肩部時，就像有一種很重的壓力把她的全身緊壓着，呼吸也很困難，胸骨也像會破碎的。

二月杪的南方氣候，漸趨暖和了。一天早上保瑛很早的起來，跑到廚房窗下的菜圃中躑躅着吸新鮮空氣。近牆的一根晚桃開了幾枝紅豔的花，像對着人作媚笑。保瑛走近前去，伸手想採折幾枝下來。

「採花嗎？」

保瑛忙翻過頭來，看叔父含着雪茄也微笑着走進菜園來了。

「叔父桃花開了喲！」她再翻轉頭去仰望着桃花。「一，二，三，四，五，六，六枝喲！明後天怕要滿開罷。」  
雪茄的香味由她的肩後吹進鼻孔裏來。她給一種重力壓着了，不敢再翻轉頭來看。處女特有的香氣——才起床時尤更濃厚的處女的香氣，給了他一個奇妙的刺擊。

她把低垂着的一枝摘下來了。

「那朵高些兒。叔父，過來替我摘下來。」

吉叔父把吸剩的雪茄擲向地下，蹬着足尖，伸長左手探探那一枝桃花。不提防探了一個空，身體向前一閃，忙把右臂圍攬了保瑛的肩膀。他敵不住她的香氣的誘惑，終把她緊緊的抱了一忽。

廚房的後門響了，章媽的頭從裏面伸出來。保瑛急急的離開吉叔父的胸懷，但來不及了。章媽看見他和她親暱的狀態，把舌頭一伸，退入廚房裏去了。

「對不住了，保瑛。」吉叔父望着她低着頭急急的進屋裏去。保瑛經叔父這一抱，久鬱積在胸部的悶氣像輕散了許多。

那晚上十二點鐘了。保瑛還沒有睡，癱坐在案前望洋燈火。叔父在叔母房裏的笑聲是對她的一種最可厭的誘惑。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這種笑聲竟引起了她的一種無理由的妬意。

「我還是回母親那邊去罷，我在叔父家裏再住不下去了。我再住在這家裏不犯罪就要鬱悶而死——真的能死還可以，天天給沉重的氣壓包圍着，胸骨像要片片的碎裂，頭腦一天一天的固結，比死還要痛苦。今早上他是有意的，我承認他是有意的。那嗎？對他表示同意，共犯罪麼？使不得，使不得，這種罪惡是犯不得的。我不要緊，叔父在社會上的名譽是要破產的。走嗎？我此刻捨不得他了。」

自後不再怕叔父的保瑛的腫子，對着叔父像會說話般的——半惱半喜的說話般的。「有一種怪力——叔父有一種怪力吸着我，不肯放鬆。」保瑛身體內部所起的激烈的搖動的全部，在這一箇簡短的句語中完全的表示出來了。她幾次想這樣的對他說，但終沒有勇氣。她近來對叔父祇有兩種態度，不是紅着臉微笑，就沉默着表示她的內部的不滿和恨意。但這兩種態度在吉叔父眼中只是一種誘惑。

「明年就要回山村去了。回去和那目不識丁的牧童作伴侶了。我算是和那牧童結了婚的——生下來一週年後和他結了姻的，我是負着有和他組織家庭的義務了。社會都承認我是他的妻了。禮教也不許我有不滿的嗟嘆。我敢對現代社會爲叛逆者麼？不，不敢……除非我和他離開這野蠻的黑暗的社會到異域去。」保瑛每念到既聯姻而未成親的丈夫，便感着一種痛苦。

## 五

造物像有意的作弄他們。那年秋吉叔父竟賦悼亡。有人說叔母是因流產而死的。又有人說是叔母身體本弱，又因性慾的無節制，終至殞命了。衆說紛紛，連住在他們家裏的保瑛也無從知道叔母的死因。

那年冬保瑛回山村的期限到了，段翁因族弟再三的請求，要保瑛再在他家中多住三兩個月替他早晚看顧無母之兒阿琇。保瑛自叔母死後，幾把叔父的家務全部一手承辦，不想再回小村去了。但在叔父家裏住愈久，愈覺得章媽可怕，時常要討章媽的不歡喜。

冬天的一晚，寒月的光由窗口斜投進保瑛的房裏來。她唱着歌兒把保琇哄睡了後，癡坐在窗前望

窗外的冷月，媽早睡了，叔父還沒有回來。寂靜而冷的空氣把她包圍得怕起來了。她渴望着叔父早一點回來。

「呃！深夜還有人在唱山歌。」梅嶺的風俗淫蕩，下流社會的青年男女常唱着山歌，踏月尋覓情人。「她們唱些什麼？」保瑛在側耳聽聲。

「不怕天寒路遠長，因有情妹掛心腸。妹心不解郎心苦，只在家中不睬郎。」男音。

「行過松林路漸平，送郎時節近三更。花叢應有鴛鴦睡，郎去莫攜紅燭行。」女音。

保瑛癡聽了一會，追憶及兩個月前坐在叔父膝上聽他們唱山歌和叔父評釋給她聽的時候的歡樂，望叔父回來之心愈切。

狗吠了。叔父回來了。保瑛忙跑出來開門。

「啊呀！我自來沒見過叔父醉到這個樣子！」保瑛提着手電燈把酒氣衝人，滿臉通紅的叔父接了進來。

「可愛的，可憐的小鳥兒！」吉叔父把嬌小的保瑛壓抱近自己胸膛上來。

他和她攜着手回到書房裏對面坐着默默的不說話。

「完全是夫婦生活了，我和他。」她也在這樣的想。

「完全是夫婦生活了，我吃了她。」他也在這樣的想。

默坐了半點多鐘，保瑛先破了沉默。

「叔父今晚在什麼地方吃醉了？」

「我們在日市的大學同學開了一個懇親會。雖說是懇親會，實是商議對副校長的態度。因為近來

有一班學生要求副校長自動的辭職。我們當教員的當然不能贊許學生的要求。最公平無私也只會取個中立態度。學生們說副校長不經教會會衆的推選，也不經誰的委任便自稱爲副校長。學生又說副校長近來私刻名片，揭華校長的頭銜混充校長了。學生們又說副校長是蓄妾的淫棍，沒有做教徒的資格。學生們又說副校長和異母妹通情，久留在他家裏不放回妹夫家去，害得妹夫向他的老婆宣布離婚。學生們又說副校長借捐款籌辦大學的名，替止校長的美國人聚斂。美國人是一見黃金就滿臉容的，所以死也庇護着副校長來，許他在教會中作惡學。學生們又說學校能容納這樣道德墮落的校長，學校是全無價值的了。爲母校恢復名譽起見，不能不把副校長放逐可憐的就是有一般窮學生希望着副校長的栽培——希望着副校長給他的兒子們吃剩的殘羹餘飯給他們吃，死擁護這個不名譽的校長，說副校長就是他們的精神上的父親，攻擊副校長卽是破壞他們的母校，罵副校長就和罵他們父親一樣，他們是認副校長做父親的了！

『你們當教員的決取了什麼態度？』保瑛笑着問。

『還不是望副校長栽培的人多，叫副校長做父親的多，取中立態度的祇有我和王君兩個人。其他都怕副校長會把他們的飯碗弄掉，要顧飯碗就不能把良心除掉。現在的社會只管顧着良心是會餓死的！你看副校長的洋樓，吃麵包牛乳，他的生活幾幾乎趕得上人種上有優越權的白色人的生活了，這全是他不要良心的效果！』吉叔父說後連連的嘆息。

『……』保瑛祇默默的不說話。

『他們很可惡的還取笑我。他們像知道我們……』

『他們取笑你什麼？』保瑛臉紅紅的望着叔父。

「他們說我是個不耐寂寞的人，這兩三個月來真的守着獨身不是還是個疑問。」吉叔父說了後笑了。

「討厭的他們的什麼話都亂說！」保瑛微笑着斜視吉叔父表示一種媚態。「是的，叔父，章媽真可怕喲！她像有件重要事要對叔父說。」章媽說，「瑛姑娘你近來變怪了。爲什麼專揀酸的東西吃？」她說了後還作一種譫笑，害得我真難爲情。真的，我近來覺得再沒有酸的東西好吃的。」

「真了麼我們所疑慮的真的麼？」叔父覺得自己的雙頰及額都發着熱。

「知道真不真！不過那東西過了期還不見來。」保瑛蹙着額像在恨叔父太無責任了。

「……」叔父祇嘆了一口氣。

「萬一是真的說話，我這身體如何的處置，叔父！」

「你就回去，快回去和你的丈夫成親罷！」無責任的，卑怯的叔父想把這句話說出來，但怕傷了姪女兒的心，又吞下去了。他祇能默默的。

兩人又沉默了一刻。

「除了這檳城地方外，他處沒有吃飯的地方麼？」保瑛像籌思什麼方法的樣子，很決意的問。

「你爲什麼這樣的問？」

「我們三個就離開這個地方不好麼？」

由教會的栽培，造成的師資祇能在教會學校當教師，別的學校是不歡迎的了，就像個刑餘之人一樣到外地找飯吃的問題，在卑怯的吉叔父是完全沒有把握。他還是默默的。

保瑛回山村去時，正是春花盛開的時候。保瑛回去四五日後就寄了一封信來，她的信裏說，他和她的相愛，照理是很自然而神聖的，不過叔父太卑怯了。她的信裏又說，最初她是很恨叔父之太無責任，但回來後很想念叔父，又轉恨而爲愛了。她和他的分離完全是因爲受了社會習慣的束縛和禮教的制限。她的信裏又說，總之一句話，是她自己不能戰勝性的誘惑了。她的信裏又說，從夢裏醒來，想及自己的身體會生這種結果，至今還自覺驚異。她的信裏又說，此世之中，本有人情以外的人情，他和他的關係，由自己想來實在是很正當的戀愛。她的信裏又說，他對他的肉體的貞操不能保全，但對他的精神的貞操是永久存在的。她的信裏又說，她回來山村中的第二天的早上，發見那牧童睡在她身旁時，她的五腑六臟差不多要碎裂了。她的信裏又說，她此後時常記着叔父教給她的『Love in Herity』這一句。她的信裏最後說，寄她的愛給瑋弟。

叔父讀了她的信後，覺着她同居時的恐怖和苦惱還沒有離開自己。保瑛雖然怨我，但我誤了她一生之罪是萬不能辭的。他同時又悔恨不該在自己的生涯上遺留一個拭不乾淨的污點。他重新追想犯罪的一晚。

妻死後兩個月了，他很寂寞的。有一次他看見她身上的衣單，把亡妻的一件皮襖兒改裁給她。那晚上他把那改裁好了的皮襖帶回來，他自妻死後，每天總在外邊吃晚飯，要章媽睡後才回來。

「你試把牠穿上，看合式不合式。」他坐在書房裏的案前吸着雪茄。

「走不開，瑋弟還沒熟睡下去。」保瑋自母死後每晚只祇親着她，偎倚着才睡。

「你看，他聽見我們說話又睜開眼睛來了。不行，瑋弟那裏每晚晚上要摸着人的胸懷才睡，你再來摸，我不和你一塊兒睡了。」

叔父聽見保瑛醒了，走進保瑛房裏來。

「不行喲！不行喲！人家脫了外衣要睡了，還跑到人的房裏來。」保瑛笑着說。帳沒有垂下，保瑛擁着被半坐半眠的偎倚着保瑛，她祇穿一件白色的寢衣，胸口微微的露出。吉叔父癡看了一會，給保瑛趕出書房外去了。

過了半個時辰的沉默。

「睡了麼？」

「睡了，低聲些。」叔父聽見她下床的音響。不一刻她把胸口的鈕兒鈕上，穿着寢衣跑出來了。

「皮襖兒在那裏？快給我穿，冷，真冷。」

她把皮襖穿上後，低着頭自己看了一會然後再解下來。

「叔父，肩脅下的衣扣緊得很，你替我解一解罷。」

吉叔父行近她的身傍，耐人尋味的處女的香氣悶進他的鼻孔裏來。關於皮襖的做工和價值，她不住的尋問。她的一呼一吸的氣息把叔父毒得如癡如醉了。他們終於免不得熱烈的擁抱着接吻。

「像這樣甜密的追憶，就便基督復生也免不了犯罪的。」他嘆息着對自己說。

自後半年之間，她並無信來。一直到十月初旬才接到她來一封信。

「……叔父，今天是我们紀念日，你忘記了麼？我前去一封信後很盼望叔父有信覆我，但終歸失望了。叔父的不理我，或是怕寫給我的信萬一落在他人手裏，則叔父犯罪的證據給人把持着了。如果我所猜的不錯，那我就不能不哭——真的不能不哭叔父的卑怯。我不怕替叔父生嬰兒，叔父還怕他人嘲笑麼？我想叔父既然這樣無情的不再理我，那我就算了，我也不再寫信。」



來惹叔父的討厭了。不過叔父，你要知道我身體，因為你變化為不尋常的身體了。我因這件事，我的眼淚未曾乾過。叔父若不是個良心死絕的人，不來看看我也該寄一封信來安慰我。我的丈夫和婆婆都有點知道我們的祕密，每天的冷譏熱刺實在令人難受。叔父，你須記着我這個月內就要臨盆了。每念及此，我寂寞得難耐。我想，我能夠因難產而死——和可憐的嬰兒一同死去，也倒乾淨省却許多罪孽。叔父，你試想想，我這腹中的嬰兒，作算能生下來，長成後在社會中不受人鄙賤，不受人虐待麼？叔父，你要知道我們間的戀愛不算罪惡，對我們間的嬰兒不能盡父母之責才算是罪惡喇！最後我望你有一回來看我，一回就夠了！我不敢對你再奢望了……」

自她生了嬰兒後，氣量狹小的社會對吉叔父發生了一個重大的問題——名教上和教育上的重大問題。社會說，如果他真的有這種不倫的犯罪，不單要把他從教育上趕出去，也要把他從社會趕出去。族人們——從來嫉妬他的族人們說，若她和他真的有這種不倫的關係，是要從此地方的習慣，把女的裸體縛在柱上一任族人的鞭撻，最後就用錐鑽刺死她；把男的趕出外地去，終身不許他回原籍。雖經教會的醫生證明說，妊娠八個月餘就產下來的倒很多，不能硬把這妊娠的期知就斷定女人是犯罪，但是族人還是聲勢洶洶的。

吉叔父看見自己在這地方再站不住了。教會學校也暗示的聽他自動的辭職。他把保琇托給親戚後，決意應友人的招請，到毛里寺島去當家庭教師。他臨動身，曾到山村的塔後向她和她的嬰兒告別。他和他垂淚接吻時，聽見採樵的少女在山上唱山歌。

「帆底西風塵鬢酸，阿郎外出妹搖船，不怕西風寒透骨，怕郎此去不平安。」

## 無聊

羅黑芷

一位充當了二十年小學教師的桑先生，在七月初間，離開了他的全家十一位男女大小所恃爲生活的根據那個裝有許多學校和街市人家的熱鬧城市，正在那從東方出來的太陽光裏，向前走動。早晨的空氣是這樣清涼，日光又沒有平時那般的熱得駭人，這是快樂的一個早晨了。他看看走到了一家鄉村小店的西頭。那已經多少看得出疲乏來的顏面，豎立在那櫃台外邊的桌子側旁，却還能帶着些充實的元氣；但是那雙平貼在地上的脚和那給塵埃染黃了的原來是淡灰色的襪子，又明白示出：他曾經一逕步行一兩個鐘頭了。

他的掛在肩頭上的一個白布包袱，此刻軟鬆鬆地給匍匐在這桌子的一個角上。這桌子上面給店主人搬出來賣弄他的本錢雄厚的，是一個盛糕餅零食的木框玻璃盒子。這東西的正面映見對方田野中的斑剝的各種顏色，盒子裏很分明的紅色的鹽薑片，醬色的橄欖乾，黃色的酥苜餅，和那砌成方堆的呆板白色的桂花糕，從玻璃內面放出光彩來，常能吸引一般在這兒休息的人們向牠們注視。在那彷彿被油膩弄舊了的櫃台上面，站着兩三根蠻腰駝背的老煙筒。而那整齊排列在玻璃箱前的大碗黑紅色的冷茶汁，望去似乎竟是那永遠不動的深黑的水潭。

桑先生坐下在這桌子旁邊，看見這兒已經有不少的人們。

「客人，請茶。」

從櫃台裏微微斜探出一個女人的上半截身體，將兩手端出來的一碗熱茶放在他的面前。茶的熱氣時時奔騰到他的臉上。

他的意思覺得這茶太熱了，便說：

「這茶太燙了，請給換一碗冷的。」

他抬起眼睛看見一副色澤呆板的圓圓白淨面龐，那上面兩只眼珠却又黑得發亮。

「客人不喝熱茶嗎？」

在賣嬌的微笑裏，那盛滿着冷茶汁的四只大碗當中，有一碗的面上起了些微微波動的圈兒，就移到了他的眼前和那碗熱茶並排着。

於是他伸到懷中摸出一隻煙捲，借個火點燃了吸着，喝着那冷茶，聽着這小店前面過路亭內談話的聲音。這過路亭的茅簷低覆的下面，他對方的竹榻上，坐着一個禿頭和一個歪眼睛；那外面土牆旁突出來的一簇青青的竹枝，正在這兩顆臉蛋的上方搖幌；更看過去，那兒正展開着一片蒼黃色的稻浪在晶光耀眼的太陽裏迎風上下。

走了將近二十里的路，又是在這樣夏天早晨，他的身軀坐下在這個自以為愜意的場所，便有點不願挪動；更把那給塵土撲滿了的脚抬起一隻，踏在面前一條無人坐着的長板凳上，左肘撐擱在桌邊，豎起來的這隻手便扶着他的約略偏傾的頭顱；右手的兩指間夾着一隻烟捲懶懶地垂向地面，每隔一分鐘光景，他便把這煙捲送上唇邊，吸了一口，只望見吐出的青煙在他眼前滾成許多亂團團飄浮動蕩而又牽引不斷的透明大小圈兒，漸漸拓大開去，又漸漸拉長了，剛游到距離茅簷不遠的地方，忽然給一陣風從後面吹來，便將這些東西趕到那茅簷下的小木柱旁，繞一個彎兒便一直飛得無影無蹤了。此時我們想想，他一定是很不願意立刻站起身來預備去的。

但是當他遊移着眼睛向四處張望時，他瞧見一個四十多歲而滿臉有皺肉的漢子，抱着一個小孩，

（大約是四歲左右的，因為那小東西只有那麼高大。）坐在櫃台內那端的一條矮木凳上，滔滔不絕地向那些坐着或站着在周圍的幾位亦膊，議論本年的收穫的將會不利。

『今年春雨落得這麼久，南水漲了，西水又漲了！湖田蚊子裏沒得收，我們這吃水淹壞了的也沒得收，高的地方又生出這樣多得駭人的蠶子，你瞧……』

『吃租的人今年怕要吃點虧啦！』一個人忽然間似乎想到了這樣件事情上面去。

『吃虧還是種田的，他們怕呢？』另一個人生出了異議。

『那也不見得吧？』第三者駁起來了。

『菩薩不許人吃飯是沒法的。』那團團白淨的面龐也插出來說一句表明她也能知道這類的談話。但是那皺臉漢子，向她橫了一眼，儼然大聲說：

『燒茶去！你曉得鳥娘的！』

她靜默了。

他們談着談着，漸漸注意到桑先生身上來了。大致，人們談話太多又太雜而正值尋不着一條歸路時，每會這樣地從然牽扯到一個絕不相干的問題上，去於是，桑先生的劈面和旁面都有些冷冷的目光瞧着他了。這是因為他鼻梁上架了一副眼鏡，身上穿了一套白色洋布的衣袴，腳上籠了一雙洋線襪和皮底鞋，並且桌子角上的包袱裏還露出了一角藍色的書面，而他的嘴裏又抽着烟捲呢！

『這不是一個吃租的人，是什麼？』很快地那些目光都這樣表現出來，尤其那個抱小孩的漢子的眼睛更是釘得怕人。他不是愚人，而彷彿只是這小商店的主人，但是對於桑先生的眼鏡，烟捲，和他全身的裝束，似乎有很深的仇恨。

「這是「鮑爾什維克」主義麼？」桑先生不知在什麼地方曾聽得這一種主義的名詞，便想學來應用在這裏，但是他口裏吐出來的輕烟的繚繞又引起他回憶到那剛才在茅簷柱旁繞一個圈兒使即消滅了的東西：

「這樣，便是和平，永久的和平。」

這種思想裝在一個小學教師的腦袋裏，使得他的生徒們都懶惰起來了。這種退化的人類應該給拉到後面去，所以他才在鄉村的路上行走，而且坐在這兒了。

「這樣，便是和平，永久的和平。」

無如那雙想吞人的眼睛只是發議論，只是瞧看旁人的面孔，有時他把他的臉袋偏着去瞧那擁在懷中的東西，表出他很得意：『娘的小雜種，今天大早吃了兩個茴餅，還嫌不夠現在又要嚷吃東西了！』這過路亭東頭的進口原來輝映着黃黃的光，此刻那地上忽然一暗，進來了三把江州獨輪車，車輪的轉動伊啞地一聲停止了。三條汗流滿臉的漢子立刻從頭上取下那寬邊遮陽草帽，擎在手裏不停地揮着。他們茫然地在這鋪店前面和泐旁走了幾轉，便陸續來到桌子跟前：

「老板，冷茶。」

那剩下的三碗黑紅色的茶汁便在三副嘴唇的下面，隨着那黑油油的頸項皮膚和那裏面現在的筋絡的上下牽動而完了。此時那已經跑了出來站在車旁的小東西老是瞧着車內，回頭又望望這許多的臉，又望那個在他心裏覺得是快樂的泉原的滿面皺肉的臉，似乎說：『你瞧，西瓜這麼多的青的白的西瓜！』並且眼角縫裏擠出笑容來了。

「西瓜什麼價？」有人來問了。

「誰曉得這是送進城去的。」一個車夫隨意回答。

「不錯，西瓜是城裏吃的。」桑先生獨自想着，隨即扔去了右手兩指間的小截煙頭。他的攔在桌邊的肘也換了位置，因為要客氣點兒的原故，那踏在板凳上的一隻腳也放下地上。因為這西瓜，他便想起了昨日在城裏一場宴會中不曾提議吃西瓜是一樁可惜的事：

可是他在那爲他祖錢的宴會中也吃得不少的東西。他記得那桌上中央有一盤食品是帶有香味的黃色的油炸田雞。這些小動物的肢體，堆在那青花白瓷盤上面放出照眼的光彩，竟使一位正伸長頸項的浪漫文學家頭一箸便夾去兩塊肉，急忙地塞進他的口裏去。每次由那侍者捧來一盤新的肴饌剛放在桌上換去那吃光的了的盤子時，只見橫七豎八的筷子齊向這一處攻擊下來，眼見着一盤炒蝦仁完了，炖羊肉也完了，還有溜魚片和旁的按照順序捧上來的食品都隨着各人顛幫子的或急或慢的鼓動而完了。他記得，他們彷彿還喝了一瓶果露和三瓶檸檬汽水。這是因爲他左手邊的一位詩人，當其吞着這樣的漿汁時，曾經詠歎這甜美的滋味竟是一種神祕。這聯帶的印象使他還能想出那瓶底倒轉來滴下一些餘滴在一個玻璃盃裏時的形狀。

「爸爸，這西瓜好吃！」他轉眼瞧見那小東西翻起眼睛望住那個滿臉皺肉的漢子，不知在什麼時候這小東西的兩只手已經捧着一大塊西瓜，把鼻子埋在那瓜裏面，弄得瓜汁和額上的汗水流滿了這劃着許多縱橫的泥痕的精赤的小而凸的肚皮。大約剛才那三條漢子中的一個，忽然變了念頭，曾經讓賣一個三斤來重的瓜給這小東西的爸爸了。此時，正有一些眼睛偷瞧着那垂下眼皮來吃瓜的大面孔和小面孔，有一個人把他的禿頭扭轉去打量天空中風的方向，另一個八彎下身去結他草鞋上的繩子，還有一個人正向他身邊的朋友說些尋不出題目的話，而那櫃台裏正忙着洗茶碗的那個

團團白淨面龐歪邊頭看見她的兒子正吃得喘不過氣來，便罵道：

「你瞧！一身都弄淫了！鬼呀！慢慢的吃呀！」

桑先生起始吸燃了第二隻煙捲，聽見這罵兒子的聲音裏也帶了些西瓜的氣味。但是他又繼續想起昨日宴會中的一位律師來：

當那長方形的餐檯上面除掉那些擺在每個座位面前的筷子、羹匙、和醬油碟子之外，還空無一物的時候，八八——就是大家所呼喚的那律師——首先一屁股坐下在這餐檯的一端（因為他是這一羣人中間的一個胖子），口裏喊着：「來來！你們都坐下！」他的左眼角有點小小毛病，他將瞳人從這眼角裏望着剛才那位文學家，那位詩人，和一位川墨晶大圓眼鏡遮住一雙伶俐的眼珠的新聞記者（這人便是本日宴會的東道主）說：「請齊坐下，在這一邊。」同時他揮動一隻胳膊向左方一指；於是扭轉他的矮而壯的軀幹向着兩位太太，一位小姐，和一位老太太，恭恭敬敬地說：「請坐在這一邊。」兩邊的客多坐穩了，只見一盤香味撲鼻的東西在一位侍者的胸前平平穩穩地移了近前來，放在餐檯中央。

原來這位律師平日喜歡在那長頸文學家的跟前，稱自己做老前輩。每逢那文學家在他自己家中邀集幾位朋友吃飯時，他們耳邊聽到一聲：「咳！你們這些孩子們呵！」就知道八八爬上了扶梯而快要露出那有福氣臉來了。今日請客原是那墨晶大圓眼鏡的事，而八八却做得確乎像是一個主人翁的態度。

桑先生想到這兒，在臉上浮出了微微的笑容：

那文學家因為要報復八八自己稱長的原故，便如螃蟹般橫開臂膊先動手了；接來的就是八八。他

說，「哈！你這孩子竟不習一點兒吃飯的禮儀！」於是咳嗽地笑了。即是那舉動嫺雅的小姐，因為肚裏有點饑餓，也不覺把筷子的尖端做成一個預備插下去的姿勢；但是旁人的筷子如兩點般落在那盤內，一來一往，在這最初的剎那間，竟沒有空隙給她可乘。可憐那位詩人的右手，因為他曾經害過風溼症的原故，舉起來總是戰兢兢地感到不大自然。那位老太太是不吃這油炸田雞的，但是盤子早已空了。座中六七雙眼睛還釘住那空盤中的一根炸焦的小肋骨。

八八曾有「再來一盤田雞」的腹中動議；他望望那文學家的臉，望望他（桑先生）的臉，望望那詩人的臉，末了，望到那大圓墨晶眼鏡的臉；那臉上似乎說：「四角五分洋錢，照目前的市價便是一千四百五十文。」於是八八不做聲了，也未會去商量他右手邊的小姐，「就是這樣算了吧？」但是他（桑先生）只默默地等候第二盤肴饌的出現。

他想着這些事，那手裏的第二隻煙捲又只剩了一小截。他將這煙捲的剩餘用力吸了一口，只見那將盡的殘火忽然一紅便被拋落到地上，升起一鼻細細的白烟。那三車西瓜，三條漢子，那坐在對面竹榻上的禿頭和歪眼睛，以及剛才聚集在那兒的幾個人，不知在什麼時候，未曾經他的十分的注意，早陸續地不見了。四圍的聲音也沉寂了。桌上玻璃盒子前面，重新整齊地排着四碗黑紅色的冷茶汁。茅簷外的日色灑在那簇綠竹葉裏，回射出來的零碎光點，似乎比先一刻更強了些。

他背上了包袱，走過這店門前的時候，瞥見那滿臉皺肉的漢子坐在一間房門前，抱着那小東西在懷中睡着；一隻黃狗伏在他脚前不遠的地方。那圓圓白淨的面孔正低下在一只木盆邊用菜刀剝着一堆黃綠色的菜根。丁丁的聲音直送他出了這過路亭的東頭而向那大路上走了去。

他交換提起兩隻有點感覺疲乏的腿，蹣跚行去，眼睛望見前面那稻田中間時隱時現而彎曲得教



人厭惡的細而長的黃土的道路，在那已經升得很高的太陽底下發出白光。遠遠地兩條矮小直立的活物在他對面的地平上一刻一刻地移近了，牠們的前頭彷彿有一大羣灰黑色的動物，時而急速地向前牽成一條不整齊的長形，時而擠住不動變成一團密密的小黑塊，及至兩方對面而行的速度教他們愈見接近了，他才看出在一大羣浩浩蕩蕩的山羊後面蹣跚着兩條高大的漢子——一個將他頭上的寬邊頭簷向上翻捲起，兩只黑眼珠旁邊露出白色來轉動着跟着他手裏竹鞭梢子的舞動的方向去保持這一羣不守規則的東西的亂跑，那個比較矮些而戴一頂斗笠的人，手裏也揚着一根鞭子。這兩人的臉，都好像蒙上了好幾大的日炙的頰色。他們和這一羣動物彷彿是從瀏陽地方來的。

他讓在路旁禾稻中一條狹窄的田塍上站着，從側面看見這許多黑的白的蒼灰的而且豎起頭角來走路的山羊互相擁擠着過去。牠們腳蹠的奔騰，攪起路上的塵土，在日光中變成白色，成團飛舞於牠們的頭上。鞭子落在她們的只現出脊梁和尾盤骨的背上，發出擊木魚般的沉悶的響聲。不斷地喘息的口涎從牠們張開的嘴的鬚頰下面滴落，有的便乘着喘息停頓的暫刻，喘吃路旁拌着塵土的青草。似乎生活的意義就只目前這件事了。鞭子響着，這擾攘的一羣東西便如山澗中的急流一般向前湧去。他從後面望見那兩個漢子每人的藍布短衣肩背上斜橫着的一柄雨傘，那個高大漢子頭上的顫動着的寬邊的帽簷，和那在空中閃動着的鞭梢影子，背負着東方的強烈的日色，漸漸地遠了。他的記憶裏彷彿剛才曾瞥見一隻大的母山羊雜在那羣的最後，把她懷着胎兒的肚子擺盪着一步一跛地走，遠看去，那東西也不過只是一個黑球般大小。

他移動身軀到原來的大路上，又開始提步走去。灼人的日光一刻一刻地往天頂上跑，他覺到全身都有點兒困乏。前方遠遠地有一排高高低低的樹林，中間顯出一角灰色的屋脊來。他想：「那處是東

山市，記得有一家好飯店；我就在那兒吃午飯吧。」

選自載文學週報

## 煩悶

冰心

幾聲晨興的鐘，把他從疲乏的濃睡中喚醒。他還在神志朦朧的時候，已似乎深深的覺得抑鬱煩燥。推開枕頭，枕着左臂，閉目思索了一會，又似乎沒有什麼事情，可以使他不痛快。這時廊外同學來往的腳步聲，已經緊雜了，他只得無聊地披衣起來，一邊埋着桌上散亂的書，一邊呆呆地想着。

盥漱剛完，餐鈴響了，他偏不吃飯去，夾着書，走到課室，站在爐邊。從窗戶裏看同學們紛紛的向着餐室裏走，他的問題又起了：「到底是吃飯爲活着，還是活着爲吃飯！一生的大事，就是吃飯麼？假如人可以不吃飯，豈不可以少生許多的是非，少犯許多的罪惡麼？但是……」他的思想引到無盡處，不禁拿起鉛筆來，在本子上畫來畫去的出神。

不知站了多少時候，忽地覺得有人推門進來。回頭看時，正是同班友可濟和西真也，一塊兒夾着書來了，看見他都問：「你怎麼不吃飯去？」他微笑着搖一搖頭。他們見他這般光景，也就不說什麼；在爐旁站了一會，便去坐下，談論起別的事來。

要在別日也許他也和他們一塊兒說去，今天他只不言語，從背後呆呆的看着他們。他想：「西真這孩子很聰明，只是總不肯用一用思想——其實用思想又有什麼用處，只多些煩惱，不如渾化些好。」又想：「可濟昨天對我批評了半天西真，說他不體面，要一輩子不理他。今天又和他好起來，也許有什麼求他的事，也未可知。總之人生只謀的是自己的利益，朋友的愛和仇，也只是以此爲轉移——世

間沒有真正的事非，人類沒有確定的心性。」又想，「可濟的哥哥前幾天寫信來叫我做些稿子，還沒有工夫覆他，他哥哥……」這時同學愈來愈多，他的思潮被打斷，便拿起書來，自去坐下。

他很喜歡哲學，但今日却無心聽講，只望着窗外的枯枝殘雪，偶然聽得一兩句，「唯物派說心即是物——世界上的一切現象，只是無目的底力與物的相遇。」這似乎和他這些日子所認可的相同，便收回心來，抬頭看着壁上的花紋，一面聽着一會兒教授講完了，便徵求學生的意見和問題，他只默然無語。他想：「哲學問題沒有人能以完全解答，問了又有什麼結果，只空耗些光陰。」

一點鐘匆匆過去了，他無精打采的隨着衆人出來。

回到屋裏，放下書，走了幾轉，便坐下，無聊的拿出紙筆，要寫信給他姊姊。這是他煩悶時的習慣，不是沉思，就是亂寫。

「親愛的姊姊：

我今天又起了煩悶了，你知道這里的天氣麼？陰冷，黯淡，更將我的心情，冷淡入無何有之鄉了。

你莫又要笑我，我的思潮是起落無恆和我交淺的人總覺得我是活潑的，有說有笑的，我也自覺我是動的，不是靜的。然而我喜玄想，想到上天入地，更不時的起煩悶，不但在寂寞時在熱鬧場中也是如此。姊姊呵！這是為什麼呢？是遺傳麼？有我的時候，勇敢的父母，正在烈風大雪的海上高唱那「祈戰死」之歌，在槍林彈雨之下，和敵人奮鬥。年輕的母親，因此長日憂慮，也許爲着這影響，那憂鬱的芽兒，便深深的種在我最初的心情裏了。爲環境麼？有生以來，十二年荒涼落漠的海隅生活，看着渺茫無際的

海天，聽着清晨深夜的喇叭，這時正是湯琵琶所說的「兒無所悲也，心自淒動耳」的境象了。像我們那時的——現在也是如此——年紀和家庭，那能起什麼身世之感，然而幼稚的心，那經得幾番淒

久而久之，便做成習慣了。

可恨那海隅生活，使我獨學無友，只得和書籍親近。更可恨我們那個先生，只教授我些文學作品，偏偏我又極好他。終日裏對着百問不答神祕的「自然」替古人感懷憂世。再後雖然離開了環境的逼迫，然而已經是先入為主，難以救藥了。

我又過了八年城市的學校生活，這生活也有五六年之久，使我快樂迷眩，但漸漸的又退回了。我的同學雖然很多，却沒有一個可與談話的朋友。他們雖然不和我太親密，却也不斥我為怪誕，因為我們只說的是口裏的話，不說心裏的話。我的朋友的範圍，現在不只在校內了。我在海隅的時候，只知道的是書上的人物，現在我已經知道些人物上的人物。姊姊呀！罪過的很！我對於這些人物，由欽羨而模仿，由模仿而疑懼，由疑懼而輕藐。總而言之，我一步一步的走近社會，同時使我一天一天的看不起人！

不往下再說了，自此而止罷。姊姊呵！前途怎樣辦呢？奮鬥麼？奮鬥就是磨滅真性的別名，結果我和他一樣。不奮鬥麼？何處是我的歸宿？隨波逐流，聽其自然，到那里是那里，我又不甘這樣飄泊！

因此我常常煩悶憂鬱，我似乎已經窺探了社會之謎。我煩悶的原因，還不止此。往往無端着惱。連我自己也奇怪，只得歸原於遺傳和環境。但無論是遺傳，是環境，已的確做成了我這麼一個深憂沉思的人。

姊姊，我傲岸的性情，至終不能磨滅呵！我能咬着牙慰安人，却不能受人的慰安。人說我具有冷的理性，我也自承認是冷的理性。這時誰是我的慰安，誰配慰安我呢？姊姊呵！我的眼淚，不能在你面前掩蓋，我的歎息，不能在你耳中隱瞞。親愛的姊姊，「善美的安琪兒」——你真不愧你的朋友和同學們贈

你的這個徽號——只有你能慰安我，也只有我配受你的慰安。你雖然不能壅塞我的眼淚的泉源，你却能遏止這泉流的奔湧。姊姊呵！你雖不和我是一樣的遺傳，却也和我是一樣的環境。怎麼你就那樣的溫柔，勇決，聰明，喜樂呢？——雖人家也說你冷靜，但相形之下，和我已相差天地了——我思想的歷史中的變遷和傾向，至少要有你十分之九的導力。我已經覺得是極力的模仿你，但一離開你，我又失了自覺。就如今年夏天，我心靈中覺得時時有喜樂，假期一過，却又走失了。姊姊，善美的姊姊飄流在覺悟海中——或是墮落海中，也未可知——的弟弟，急待你的援手呵！

年假近了，切望你回來，雖然筆談比面談有時反真切，反澈底，然而冬夜圍爐，也是人生較快樂的事，不過却難為你走那風雪的長途。小弟弟也盼望你回來，上禮拜我回家去的時候，他還囑咐我——他決不能像我，也似乎不很像你，他是更活潑爽暢的孩子。我有時想，他還小呢，十歲的年紀，自然是天真爛漫的。但無論如何，決不至於像我。上帝祝福他！只叫他永遠像你，就是我的禱祝了。

姊姊！風愈緊了，雪花也飄來了。我隨手拿起筆來，竟寫了六張信紙，無端又耗費了你五分鐘看信工夫，請你饒恕我親愛的姊姊，再見罷！

你憂悶的弟弟。

匆匆的寫完了，便從頭看了一遍，慢慢的疊起來。自己挪到爐邊坐着，深思了一會，又回來，重新在信後註了幾句：

「姊姊！你看了信，千萬不必過分的爲我難過。我的思潮起落太無恆，也許天明就行所無事了。我不願意以無端的事，不快了我，又不快了你。」

註完便封了口，放在桌上。——其實這信，他姊姊未必能夠看見他煩悶時就寫信，寫完，自己看幾遍，臨到付郵的時候，說不定一剎那頃，他腦子裏轉一個彎兒，便燒了撕了。他不願意人受他思想的影響，

更不願意示弱，使人知道他是這樣的受環境的逼迫。橫豎寫了他精神上的痛苦，已經發洩，不寄也沒有什麼，只是空耗了無數的光陰和紙筆。

這時場院裏同學歡笑奔走的聲音，又散滿了，已經到了下午下課的時候。他覺得餓了，便出來自己先走到餐室裏。一會兒同學們也來了一個個凍紅着臉，搓着手，聚在爐邊談話。可濟回頭看見他，便問：「這兩點鐘沒課，你做什麼來着？」他說：「沒做什麼，只寫了幾封信。」可濟說：「正是呢，我哥哥等着你的回信，千萬別忘了。」他點一點頭。

飯後走了出來，大地上已經白茫茫的了，空中的雪片兀自飄舞。正走着，西真從後面趕上說：「今天下午四點的委員會，你千萬要到。」他便站住了說：「我正要告訴你呢，今天是禮拜六，昨天我弟弟就寫信叫我早些回去，大概是有點事。今天就請你替我主席罷，我已經告了假了。」西真道：「你又來，那能有這樣湊巧的事。你若不去，他們又該說你了；辦事自然是難的，但你這人也未免太……」他沉下臉來說：「太什麼？」西真咽住了笑道：「沒有什麼，不過我勸你總是到了好。」他低下頭走着，半天不言語。一會兒便冷笑道：「我也看破了。每人都要弄聰明，我何苦白操這一番心？做來做去，總是這麼一回事。什麼公益？什麼服務？我勸大家都不必做這夢了。撒手一去，倒可以釋放無數勞苦的衆生。其實我也不用說別人，我深深的自己承認，我便是罪惡的魁首，魔鬼的頭兒。」西真聽了，也不說什麼。這時已經走到他屋門口，他又說：「其實——我倒不是爲這個，我今天真有點事，請你千萬代勞，全權交給你了，不必再徵求我的意見。」西真遲疑了一會說：「也好。」他便點一點頭進去了。

到了屋裏，百無聊賴，從凍給的玻璃窗裏，往外看着模糊的雪景，漸漸的困倦上來；和衣倒下，用手絹蓋上臉，彷彿入夢。

不一會兒又醒了，倒在牀上呆想，心中更加煩燥，使起來想回家去。忽然憶起可輝的信未覆，不如寫了再走，拿起筆來，却先成了一篇短文字：

### 「青年人的危機」

青年人一步一步的走進社會，他逐漸的看破「社會之謎。」使他平日對於社會的欽慕敬禮，漸漸的雲消霧滅，漸漸的看不起人。

社會上的一切現象，原是只可遠觀的。青年人當初太看得起社會，自己想像的興味，也太濃厚；到了如今，他只有悲觀，只有冷笑。他心煩意亂，似乎要往自殺的道上走。

原來一切都祇是這般如此，說破不值一錢。

他當初以為好的，以為百蹴不能至的，原來也只是如此。——這時他無有了敬禮的標準，無有了希望的目的；只剩他自己獨往獨來，孤寂淒涼的在這虛偽痛苦世界中翻轉。

他由看不起人，漸漸的沒了他「愛」的本能，漸漸的和人類絕了來往，視一切友誼，若有若無，可有可無。

這是極大的危險不是？我要問作青年人環境的社會！

一方面他只有苦心孤詣的傾向自然。——但是宇宙是無窮的，蘊含着無限的神祕，沉靜的對着他有限的精神和思路，對此是絕無探索了解的希望。他只有低徊，只有讚歎，只有那渺渺茫茫無補太空的奇怪情緒。

兩種心理，將青年人懸將起來，懸在天上人間的中段。這是極大的危險不是？青年要問宇宙，也要問自己。

青年自己何嘗不能爲人生和宇宙，作種種完滿的解答！但理論是一件事，實踐又是一件事。他說得來却做不到，他至終仍是懸着。

這兩方面又何嘗不可以「不解之解」解決了？但青年人不能升天，不甘入地，除非有一方面能完完全全的來適應他。

宇宙終古是神祕的；但社會又何妨稍稍的解除虛偽和痛苦，使一切的青年人不至於不着邊際？極大的危險，已經臨到了，青年自己明明白白地知道——

他一口氣寫完了，看了一遍，放在旁邊，找出可輝的信來，呆呆的看着，半天，很昏亂的拿起筆來，又寫：「可輝兄：

前幾天從令弟處轉到你的信，你的詩，月夜，也拜讀了，很好。我也是極喜歡月夜的，我經歷過的海上和山中的月夜，那美景恐怕你還沒有遇見過。但我總覺得月夜不如星夜，月夜的感覺散漫，不如星夜那般深沉。燦爛的繁星，襯着深藍的夜色，那幽深靜遠的太空，真使人微歎，使人深思，使人神遊物外。呵，我有時對着無星的月夜，恨不得將心靈的利斧，敲碎月明，幻作萬千星辰，叫他和着風中的密葉繁枝，頌讚這「自然」的神祕。你也曾有這種的幻想麼？

論到文學創作問題，天才以外的人，自然總不如天才的創作那般容易——這容易不是多少的問題——因爲見得到是一件事，寫得出又是一件事。天才的觀察，也許和別人一般，只是他能描寫得非常的自然，非常的深刻，便顯得高人一着。不過將創作文學的責任，交付天才，也有一件危險。他們的秉賦不同，感覺從他的腦中滲過的時候，往往帶着極濃厚的特具的色采，樂便樂到極處，悲也悲到極處。愈寫得動人，愈引導閱者趨向他偏窄的思路上去，他所描寫的對象，就未免糊糊顛倒了。至此牽連到



文學材料問題，我又起怪想了，宇宙中一切的物事，在在都是可描寫的，無論住山村，在都市，只要有一秒鐘寂靜的工夫，坐下想一想，站住看一看，我們的四圍就充滿了結構非常精密的文學材料，又何用四處尋求呢？我主張與其由一兩個人——無論是否天才——來描寫，不如由大家同來實地觀察，各人得着自己的需要。一兩個人的感覺和文字，怎能寫盡這些神祕沒的玷辱隱沒了這無限的「自然」？文壇上算寂寞呵！我不信拿這些現時的文學界中人的人格，就足以支撐我們現代的文學界，然而他們的確已這樣的支撐了，真是——我也知止了，懺悔了。然而古往今來事實也都是如此，古文學家或者還不如今，不過我們看不見，便只有盲從讚歎，何必多說？世界上原只是滑稽，原只是虛偽，古人欺哄今人，今人又欺哄後人，歷史中也盡是一脈相延的欺哄的文字。

說到這里，我又想起你說我的話，你說我只能影響別人，却不能受人的影響。你太把我看重了！我那里有影響人的力量？至於我受人的影響，是的確不少，你不理會就是了。你又勸我不要太往悲觀裏思想，我看這個不成問題，我近來的思想，幾乎瞬息萬變，告訴你一個笑話，我現在完全贊同唯物派的學說，幾乎將從前的主張推翻了。不過我至終不承認我昨日的主張，以至今日明日的，也是如此。我年紀太輕，閱歷太淺，讀的書也太少，人生觀還沒有確定，偶然有些偏於憂鬱的言談和文字，也不過是受一時心境的影響和環境的感觸，不至於長久如此的，而且如不從文字方面觀察，我就不是悲觀的我。因此我從來不以思想的變遷為意，任這過渡時代的思潮自由奔放，無論是深悲是極樂，我都聽其自然。時代過了，人生觀確定了，自然有個結果，請你放心罷，我是不須人的慰安的，謝謝你。

「作稿問題，我真太羞赧了，我不願意再提——附上一篇，是剛才亂寫的，不過請你看一看——這便是末一次。因為我愈輕看人，愈拿着插寫「自然」不當做神聖的事，結果是我自己墮落，「自然

「自殺。我不想再做了，不如聽『自然』自己明明白白地呈露在每個漁夫農婦的心中，覆蓋了無識的靈魂，舒展了無盡無邊的美。

到此還有什麼可說的呢！——你所愛的孩子，我的小弟，活潑勝常，可以告慰。

雪中的天色，已經昏暗了，我要回家去。歸途中迎面的朔風也許和你樓旁的河水相應答。何不將心靈交託給這無界限的天籟，來替我們對語？

你的朋友

忽忽的寫完，和那篇稿子一塊兒封了起來。又從桌上拿起給姊姊的信來，一同放在袋裏。檢出幾本書，穿上外衣，戴上帽子，匆匆的又走出來，一眼望見西真和幾個同學，都站在「會議室」的門口目送着他。

街上只有朔風吹着雪片，和那車輪壓着雪地軋軋的細響。路燈已經明了一排兒繁星般平列着；燈下却沒有多少行人，只聽得歸巢的寒鴉，一聲聲的叫噪。他坐在車上想：「當初未有生物的時候，大地上也下雪麼？倘若有雪，那纔是潔白無際，未經踐踏，任他給冰化水，都是不染微瑕的。」又想：「只有『家』是人生的安慰，人生的快樂麼？可憐呵！雪冷風寒，人人都奔走向自己暫時的歸宿。那些無家的人又將如何？——永久的家又在那里？」他愈想愈遠，竟然忘卻寒風吹面。忽然車停了，他知道已經到家了。

走進門去，穿過甬路，看見餐室裏只有微微的光；心想父親或者不在家。他先走上樓去，捻亮了電燈，放下書，脫了外衣，又走上來。

輕輕的推開門，屋裏很黑暗，卻有煖香撲面。母親坐在溫榻上，對着爐火，正想什麼呢。弟弟頭枕在母親的膝上，腳兒放在一邊，已經睡着了。跳盞的火光映着弟弟雪白的臉兒，和母親扶在他頭上的手都

幻作微紅的顏色。

這屋裏一切都籠蓋在寂寞裏，鐘擺和木炭爆發的聲音，也可以清清楚楚的聽見。光影以外，看不分明；光影以內，只有母親的溫柔的愛，和孩子天真極樂的睡眠。

他站住了，凝望着，「人生只要他一輩子是如此！」這時他一天的愁煩，都驅出心頭，卻湧作愛感之淚，聚在眼底。

母親已經看見他了；他只得走近來，俯在弟弟的身旁。母親說：「你回來了，冷不冷？」他搖一搖頭。母親又說：「你姊姊來了一封信，她說……」他抬起頭來問道：「她說什麼？」母親看着他的臉，問道：「你怎麼了？」他低下頭說：「沒有什麼——」這時他的眼淚，已經滴在弟弟的臉上了。

選自現代小說選仿古版

## 煩惱的網

全平

在許多許多時光以前，魔鬼的小女兒用「憂愁」的絲做經，用「悔恨」的線做緯，在「回憶」的織機上，做了七天七夜，不會停息，織成了一面可怕的，巧妙的，灰色的，「煩惱的網」。網的大，可以裹住世間的一切；網的細密，雖是小小的螞蟻也不能鑽過；網的堅固，就是最鋒利的寶劍也休想割斷。一根細絲，於是魔鬼的小女兒張開她的小口冷冷地笑了，她慶祝她自己的成功。

魔鬼叫他的小女兒把這面巧妙的網到世間去網一些東西回來，但是他叮囑她道：「女兒啊！你應

當仔細用你的網。雖然你的網是大到可以裹住世間的一切，但裹不住知足的心。雖然你的網是密到小小的螞蟻也不能鑽過，但覺悟的頭腦是阻擋不住的。雖然你的網是堅固到寶劍都不能斫斷，不過忍耐的勇氣會把他毀壞到像一把碎爛的細紗。」

魔鬼的女兒驚慌了，他說：「父親啊，既然世上有這許多利害東西，那末我的網祇好去網些什麼呢？」魔鬼回答說：「女兒啊，不要這樣驚慌！好網的蠢東西多着呢。像自私的貪心，懶於工作的傲倖心，不知足的羨慕心。女兒，就這三樣蠢東西，世上不已經很多了麼？你儘量去網就是了。」

於是魔鬼的小女兒又張開小口冷冷地笑了，她知道世上有這樣多的蠢東西，而且她相信一定可以以把這樣多的蠢東西一齊網回來，所以她把這面巧妙的網摺成小小一團，藏在襯衣的袋裏，辭別了她的父親，喜冲冲的往世上走去。

## 二

她先走到一座高高的山上。山上堆滿了白雪，雪地裏挺立着許多蒼老的松樹。他們穿着褐色

的袍兒，戴着翠綠的冠兒，細碎的雪花飄在他們的頭上，白的映着綠的，格外好看。但是雪的冷氣鑽進他們的皮膚，而且有冷峭的北風從山凹裏吹到他們身上，他們都感着不快。他們的軀體微微的抖顫，嘴裏也不住呵氣。於是魔鬼的小女兒想：「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也許我可以網着一些東西了。」她便緩緩走近松樹的身旁，預備撒放她的網兒。

那時一棵較爲年輕的小松樹，冷得血液都凍住了。他不住歎氣，一面說：「啊！我們真不幸啊！大家凍露在大雪地裏，待不着一些暖氣。我想那嬌豔的紫羅蘭花們，現在正坐在溫暖的畫玻璃房裏，風吹不着，

雪飄不着，靜靜的烘着火，那種生活真令人嫉妒！可惜我是一棵松樹，我不會享受那種福氣了。年輕的小松樹說着，他心裏陣陣懊悔，眼睛裏都掉下淚來了。於是魔鬼的小女兒便輕輕地把煩惱的網撒開，她滿面都現出笑容。他知道小松樹要被她網着了。

但是年輕的小松樹旁邊，有一棵年老的松樹，老得背都曲了，還顛巍巍的挺立在風雪裏。他聽了小松樹的說話，他深深地慨歎了。他和年輕的小松樹說：「可憐的孩子啊！你這樣的嫉妒他人，可怕的煩惱要使你的靈魂不安了。況且，你祇曉得紫羅蘭花坐在玻璃房裏的舒服，你還不曾曉得他們的後來啊。可憐的紫羅蘭花們，他們雖覺得舒服，但是自由已沒有一些了。當他們的花兒剛在半放的時候，玻璃房的主人便把他們剪下來，插在人們的頭上和襟上，不一會便凋萎了，果兒也不會結一個。等到後來花兒開完，那主人便要把它們丟在牆陰，永遠享不着日光。可憐的孩子啊！你看那玻璃房裏的生活有什麼可妒呢？那有我們的生活這樣自由而偉大呢？孩子啊！努力振作吧，不用懊悔，用你的勇氣耐過這嚴寒的冬天，溫柔的春天就要來安慰你了。」老松樹說完，因為說得長久了，所以連連咳嗽起來。枯皺的頰上，堆着慈愛的笑容。

年輕的小松樹恍然大悟。他知道玻璃房裏的紫羅蘭花們雖然有一時的舒服，但總不及自己的自由和偉大，所以他心裏十分滿足了。他又想到美麗的春天，不久要來陪伴他，於是他心裏充滿了快活，寒氣也不覺得了。那時魔鬼的小女兒的笑容收斂了，她悄悄地把煩惱的網又摺成小小一團，藏在袋裏，離開了快活的松樹。

她現在走到一條大河的旁邊。河裏的水已乾涸到祇有薄薄一層，熱烈的太陽照射在水上，水裏有一羣細長的銀魚。他們披着銀子鑲嵌的氅衣，戴着銀子打就的美冠，日光射在他們雪白的身上，閃閃的放出銀光，啊，美麗極了！但是他們正感着不快的乾燥和酷熱，他們的皮膚乾得要裂開來，他們的心裏熱得發慌，他們半身躲在河泥中，口大張着，不住的喘息。於是魔鬼的小女兒想：「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也許我可以網着一些東西了。」她便緩緩走到魚兒的身邊，預備撒放她的網兒。

那時一條最小的銀魚，渴得嘴裏發沫，他身上的小鱗片，還未完全長成，劇烈的日光，幾乎把他的嫩皮膚晒焦了，他遍體流着汗，他說：「啊！這種熱法，大概總可以把它們一齊熱死了吧！我們真不幸，做了這大河中的魚兒！聽得金魚姐姐說：她們住的是玲瓏可愛的玻璃缸，缸裏是清潔的河水，水裏還有碧綠的水草飄浮着，淺藍色的綢幔，攪在缸上遮住強烈的日光，可羨啊！像她們那種涼爽的生活，我們是永遠不能享受了。」小銀魚說着，心裏一陣淒苦，眼淚如雨似的滴下來了。於是魔鬼的小女兒又輕輕地把煩惱的網撒開，她滿面都現出笑容，她知道小銀魚要被她網着了。

但是其餘的較大的銀魚，都在可憐他沒有忍耐。年老的魚祖母，老到牙齒已完全脫掉的魚祖母便說了她說：「孫兒啊！像你這樣的不能忍耐痛苦，可怕的煩惱要來和你做伴了。孫兒啊！你須知道：我們現在的生活雖覺難過，但是涼爽的秋天不久要來了。那時秋水汎濫了，我們便可以在滔滔的茫茫的大水中，任意游泳，任意逍遙了。那時我們四面都是碧色的浪花，太陽在河面上微笑。何等爽快啊！況且孫兒啊！你要曉得金魚們的將來嗎？她們永永被小小的玻璃缸圍住，自由是完全沒有了。後來缸的主人有些厭倦，他不高興再去換缸裏的水，也不高興去喂食料，於是缸裏的水便漸漸渾濁，而且沒有食物了。可憐的金魚生病了，缸的主人不喜歡那種病的樣子，他便要把她們倒在陰溝旁邊，讓野貓拖去。

「孫兒啊！你想他們的玻璃缸裏的生活有什麼可羨呢？那有我們的河中那麼自由而快活呢？」魚祖母說時，皺癯的嘴兒不住動着，所以大家看着都好笑起來。

小銀魚恍然大悟。他知道玻璃缸裏的金魚姐姐，雖然有時是十分涼爽，但是後來的結果，確也使人害怕。這樣一比，現在的酷熱，不算難過了。何況不久就有浩蕩的秋水到來，那時是何等快樂呢！他心裏想到快活的地方，皮膚的焦灼也不覺得。那時魔鬼的小女兒的笑容又收斂起來，她悄悄地把煩惱的網又摺成小小一團，藏在袋裏，離開了快活的銀魚。

#### 四

她又走到一片幽深的大森林的中央。那森林已很古了，無數無數的老樹，樹上長滿了無數無數的葉子，把林裏遮得十分昏暗。地上長着無數無數的野草和有刺的灌木，看不見一條可以走的小路。林裏有無數無數的野獸寄居着，從大的象到小的松鼠都有；牠們也組成一個國家，在那裏狼自適地生活着。不過牠們近來曉得了一個惡消息，據說有許多人類要到林裏來打獵了，或許要把這森林燒掉。這是何等可怕的消息啊！因之逸勞的獸國裏佈滿了恐慌。牠們都在沉思着這可怖的未來，而許多胆小的獸類便深深地憂愁了。歡樂的跳舞會，也沒有心緒去舉行了。於是魔鬼的小女兒想：「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一定可以網着許多東西了。」她便緩緩的走近獸類的身旁，預備撒放她的網兒。

那時有幾隻胆怯的兔子，松鼠，和鹿，憂愁得飯都不想吃了。牠們渾身顫戰，躺在地上抖抖的說：「啊！不幸的我們，不幸而生在這森林裏的我們！天天担着驚慌，天天防着敵人，不曉得將來會得着怎樣一個結局？我想悲慘的事情快要來了，大家都快要死了。這是森林裏的野獸的運命，不比那住在高

堂大屋裏的牛馬豬羊們，牠們有牧人保護着，有鐵籬圍繞着，天天吃着精美的食物，那有一些兒困難呢？那有一些兒恐慌呢？「胆怯的兔兒們說着，一陣心酸，號眺地大哭起來了。於是魔鬼的小女兒又輕輕地抖開她的煩惱的網，并且她笑得露出雪白的牙齒來，因為她知道這羣野獸一定可以被她網着了。

但是稍爲胆大些的獸類都在可憐牠們的懦弱。而牠們的首領獅子大王，對於牠們這種胆怯的樣子，更似乎有些憤怒。他大聲對牠們說：「可恥的懦夫啊！像你們這樣胆小，除了煩惱是沒有其他可做的事情了。要知人類能欺凌我們，我們就不能抵抗人類麼？憑着我們的羣力，也許可以戰退人類。那時我們仍舊生活在這巨大的森林裏，有變化無窮的野景讓我們看，有廣大的草原讓我們遊戲，有豐富的天產做我們的食物，大家團聚着，沒有一些拘束。這是何等有趣呢？即使人類戰勝我們，我們要死了，也用不着悲傷。爲了競存而死，爲了奮鬥而死，是頂頂榮耀的事啊！那受人豢養的牛馬們，似乎像快活了，然被人類拘束着，天天鞭打，時時叱責，到後來還要被宰割，做人類的食品。這樣的生活，纔可悲傷呢！」獅王說完了，怒冲冲的望着胆怯的兔兒們，等牠們回答。

兔兒們被獅王一說，也恍然大悟了。牠們曉得不應當悲傷，悲傷是無補於事的，牠們應當奮鬥，而且應當快活。但是牠們想到起先胆怯的樣子，不覺又羞愧起來了。牠們紅着臉，低了頭，眼淚是早已乾了。那時魔鬼的小女兒面上沒有笑容了，她心裏十分失望。她想她的網將要網不着什麼東西了。她無可奈何，快快地把網摺好，藏在袋裏，又離開了那充滿勇氣與快活的獸國。

## 五



最後她走到一個繁華的都市中，都市的外觀是十分美麗的。大理石築成的房子排列在平坦寬闊的大路兩旁，路上有不斷的行人，不斷的車輛，走來走去，每一所房子裏，有酒的香氣，肉的香氣，可以嗅着，有悠揚的琴聲，清婉的歌聲，可以聽着，有歡樂的宴會，美妙的跳舞，可以看着。『啊！他們這樣快活，我的網兒是沒有用了，我將得不到一些東西回去了。』魔鬼的小女兒嘴裏喊着，心裏使十分憂愁起來。她慢慢走到一所最美麗最高大的大房子旁邊。

那房子是矗立在一所美麗無比的花園當中，有五十層高，有五畝地大，裏面有五千間房子。牆壁是白色玉石砌的，屋頂是紅色的瑪瑙蓋的，窗扇是透明的雲母，大門是燦爛的黃金。正有無數的老人、小孩、美男、少女，如潮般湧到金門裏去呢。魔鬼的小女兒便也混在他們一起走進金門。

門裏是一間佈置華美的大禮堂，明亮的電燈在上面照着，四壁都畫着有趣的圖畫，地板是光亮得像一面鏡子，禮堂的中央有一只美麗的大圓棹。許多衣服華貴的紳士、太太們圍坐在棹旁，還有許多人坐着櫈子，便擠立在櫈子背後，也並不覺得疲乏。魔鬼的小女兒心裏稀奇，他們在做些什麼事情呢？她便輕輕地也走到圓棹的旁邊，預備看一個明白。

圓棹上鋪着潔白的檯毯，中央一只細磁碗裏有三粒奇異的骰子。原來他們都狠起緊地在賭博呢，不過他們所贏得的，不是金錢，是命運，所輸去的也不是金錢，是命運。他們都把自己的生命放在檯上，奇異的骰子一擲，各人的命運便都定了。有幸運，也有晦運。得着幸運的，興高彩烈的走了，得着晦運的，垂頭喪氣的走了。又有第二批人把生命放在檯上。魔鬼的小女兒奇怪極了，她想：『爲什麼人類不喜歡用自己的能力去求命運，而要用賭博的法子去求命運呢？』那時她耳旁隱隱聽見她的父親在說了：『女兒啊！這因爲他們的胸中有一個懶於工作的傲倖心，所以不肯再正當的生活了。』於是魔鬼

的小女兒心裏暗暗快活，她曉得在這華貴的人羣中，或者可以網着一些東西了。她便把煩惱的網取出，挾在手中，預備撒放。

那時室隅的搖椅上有一個得着晦運的人悶悶的坐着。他一面憂愁自己的將來，一面又悔恨自己的賭法太劣。他並不明白賭博不是正當的生活方法。他也不曾想把自己的勇氣來改變他的命運。他祇在羨慕那得着幸運的福氣人。他因羨慕而諂媚，諂媚的結果，又變成嫉妒。於是煩惱的網便密密的裹在他的身上了。

得着幸運的有福人，坐在另一張搖椅裏。他滿面顯出驕傲，然而他心裏仍覺得不快。他一面悔恨自己的賭注放得太少了，一面又憂愁別人或者要來搶奪他的幸福。他一面嘲笑得着晦運的人們，一面又妒忌那比他的幸運更多的福氣人。他向來舒暢的心，現在抑鬱了。向來清楚的頭腦，現在攪亂了。於是煩惱的網也密密的裹在他的身上。

魔鬼的小女兒格格地笑起來了，笑的音聲像夏夜的梟鳴。她手中的網兒漸漸重起來了。許多華貴的賄客，不斷的投入她的網裏，因為他們的中間沒有一個像老松樹、魚祖母、獅子大王那樣的好人。所以他們聽不到一些憐憫、勸告、安慰的聲音。祇有憂愁、悔恨、羨慕、諂媚、驕傲、嫉妒。永永在他們的心裏盤轉着，於是煩惱的網也永永在他們的身上包裹着。快活的花兒，在他們的心中是一些都沒有了。

## 愛的懲罰

俞念遠

「翩翩飛舞的孤鷗啊！

莫迷失了你的路途：

小心着——殘酷的獵人：

謹防着——無情的毒箭！

——江鷗——

萍若變了！好像天氣一般的變了：從前好像是蔚藍的雲天，陽光明媚地映着一湖春水，微風拂起了朵朵美麗的漣漪，鮮明沈靜，現在呢？好像天空暗淡，風風雨雨，狂波大浪，再不能如湖波的靜美了。

他幾次拿起筆來，想寫些東西，以平平這鼓蕩着的心波，但是越寫越波蕩，他最後終於把筆擱下，溜烟又踏進公園去，重溫他的舊夢了。

南國的冬天，正如江南溫暖的初春，綠葉未凋，滿園吐放着血紅的花；小鳥兒在樹梢頭，怪伶俐地「離憂」，「離憂」唱着曲調兒；河畔的少女，裸着健美的腿，在那裏浣衣；披紅帶綠的女郎，迎風飄舞着，那種惱人的婀娜姿態，宛若初春臨風的玫瑰花，翩翩地，飄飄地，浴在那金黃色的陽光中，又好似一羣穿着彩衣的浪蝶。

胸前的兩座尖峯山，正在等候着飢餓的狂吻，富有彈性的臀部長得又圓又豐滿，這是一種好徵候，尤其是在那短短的裙下，裸露着緊張的腿，給你一種新的感覺。但是，萍若好像沒有看見似的，他的眼光中不過是一種紅點，綠點，花片，浪蝶，粉臉，長腿，在空中飄動，飛旋！

他有時沿着公園河畔，向前伸着兩手，有所期待似的。忽而又縮回兩手，感到失望。鳥兒鳴着，陽光明

媚地照着；河水沈靜瀲灩的流着，一切的一切都有生的氣象，只有他是一隻沒有歸宿的，無人理解的失羣的孤鷗；他雖鼓着兩翼，乘風破浪，想尋找一片美麗的綠洲在那美好的景地能與他所追念的，從前敢愛而又不敢說的夢中情人，互訴衷情，那是何等的幸福，可是他想了又想，總覺太渺茫了，於是他沒精打采地坐在亭畔，打開鄧康女士（一）的「我的生涯」看着，一直看到那首羅密歐唱的戀歌：

One little Girlin the world exists.

She is my dear Pigeon.

The good lord must love me well

Because he gave me you.

（一個小姑娘生存在這世界裏。

她是我親愛的鴿子。

好上帝一定深愛我的

因為他把你賜給我。）

這當兒，他愈看愈有興趣，倒也忘了寂寞，他凝神地往下看：

——充滿着一種甜蜜的，熱情的，渴望的，淚與尊敬的諧調，我含着這種淚如雨下的情緒跳着舞：

……羅密歐（二）與我偷跑到至鄉下，逗遛在一家農夫的茅舍裏，我們才知道初次整夜互抱着睡覺的歡樂；和黎明初醒發覺我的頭髮纏結在他的香髮髮時，與感覺到他的兩臂摟抱着我時，難以形容的歡樂……

讀了這裏他又沉思在幻想中去了

一陣濃香驚醒了他的迷夢，向前一看，是惹人厭的女娃，輕盈地，蜻蜓站在荷瓣兒似的，向她輕盈地跳來。頭上歪着法國式的紅帽子，桃腮，鮮豔，柳腰，刺激的裸腿，那個身裁苗長的好像在對他點頭致意。閃着一副可愛的笑臉，但是他驚住了，恐怕自己是神經錯亂，白天做夢哪！

等了她一陣微風似的閃近他的身邊，伸手給他，驚愕地說：

——原來是你哪，萍若……

他才如夢初醒似的，不由已的伸出手，說——誰料今天會在此相遇，芬君……

他們互相握手了，一陣熱力電似的通過他們的神經末梢。他和她的臉上頓時浮着一片紅暈，感到踟躕而靜默了。

他蘊蓄着的千言萬語，到了相見時不知從何處說起。他的戀愛的理論，以及在愛人前面應當怎樣溫柔體貼，應當怎樣說些含有詩意的用語，都流雲似的散了。他見了她好像羞答答的學生見了嚴厲的教師回答不出難題似的。五年前，他們本是W大學的同學，尤其有過可贊美的一頁。

那年他從S埠單身赴W城，在長江輪上的艙中，未免感到悶熱，所以時常在船沿上憑着船欄時而遠眺，時而深思，他雖然感到旅途上的寂寞，不過懷着遠大的前途，不時露着勝利的微笑。有一次，他發現了一位青年女郎，離他不遠地在憑欄遠眺，她忽而又在袖珍本上寫些什麼似的，他呆視着她的嬌美的側面像，她有時回顧一笑，給他一種深刻的美的影像。過了三天，他在艙板上發現一本精緻的袖珍冊子，打開一看裏面題有一首「江鷗」：

「我孤影飄然地獨在江上徜徉，

徒看山影流水不禁暗自心傷！

突然間，我看見了一雙孤鷗飛舞——  
振着健美的雙翼飛向偉大的前流！  
你既具有——一身無比的嬌美的身體，  
你又配有一顆坦白的真摯的靈犀；  
你所穿的雖只有一套素雅的絨衣——  
配着你那輕盈活潑的身體已夠美麗！  
你自由自在與銀濤雪浪爲友，  
翩翩飛舞——好個輕盈溫柔；  
雖遭狂風暴雨你依然仍無悲愁；  
因爲你迎迓着太陽，贊美着自由！  
孤鷗啊，我真愛你潔白的心地——  
我可否稱你一聲親愛的弟弟！  
請你，停一停，我願伴你爲侶；  
唉，你怎麼不理我，只願向前飛舞？  
「翩翩飛舞的孤鷗啊！  
莫迷失了你的旅途；  
小心着——殘酷的獵人；  
謹防着——無情的毒箭！」

他覺得這首詩裏面，充滿了少女的熱情，愛與淚，他不禁把嘴唇貼緊這首詩深吻一陣。他的腦海裏浮泛着一位素雅的，熱情的，溫柔的，披着長髮的女詩人。他想——是她，一定是那位憑欄寫作的青年女郎。他想——若能夠把這本日記送還她，並且因此彼此認識，那時又不知怎樣的幸福呢！他又重對這個纖細的簽名式的「芬君」上深吻一陣。

他轉學W大學之後，因為他歡喜文學的緣故，所以到校不久，就被選舉為校刊編輯了，他就把這首「江鷗」以芬君女士的署名發表在第一期校刊上，在後面他又附了一段按語。

想不到這一首「江鷗」就是他們愛的導火綫了，校刊出版後的一天，他的桌子上放着一封素不相識的信。署名者就是他的理想中的芬君！這是春風蕩漾中的一朵玫瑰花！沙漠中的碧潭！芬芳，甘露——他感到一生從未經驗過的愉快！心弦突突地跳動着，奏着勝利的戀歌。

從此長湖堤畔的柳陰下，時有他倆並肩而行的倩影；抱冰堂前的綠蔭中，時有他倆的笑語；鴨鵝樓頭，時有他們可紀念的雙影；滔滔的江流，象徵着他們愛的新生命。他們時而悲歌慷慨，時而希望着未來，他們談論文藝，也談論社會，他們有時並坐在一起，緊緊地靠着，微微露出親切的表情，然而誰也不敢把曲衷赤裸地表白出來。因為他們感到年青，害羞，好事的同學，當然以他們為談話的資料了。初戀是一朵蓓蕾，是一彎眉月，未來的希望，甜蜜的將來，深深地嵌着他倆的心田中了！

但是不幸，一朵未開的蓓蕾，一彎未滿的眉月，被黑暗遮蔽了，被暴力摧殘了！他們的學校，革命史上有光榮的學校，被反動的軍隊解散了；流離慘殺，被捕，一堂有為的青年男女流離四散了。萍若與芬君當然也逃不出這例外。從此歲月茫茫，他們都不知彼此的死活了。

今天，他們在此不期而遇，當然彼此有訴不盡的離情別緒，五年前的情景，都一幕幕地閃現在他們

的眼前來。

——萍若，我們今天能在這兒相見，真是想不到的啊！

——真的，芬君，我們都是槍下的留餘者，我們的友人呢？真是不堪回首！

他們就這樣悲壯的，親熱的，互訴着衷情，最後她告訴他，她的許多女友，都於那次慘案中，非常殘酷地，做了槍下鬼了。他也告訴她，許多可痛，可泣的傷心事。

他們還是和五年前一樣的天真，只是沒有以前那樣喜談文藝，與社會問題了，同時歷史告訴他們，社會是殘酷的，所以他們的人生觀也沒有以前那樣樂觀了。他們還是和五年前一樣的相親，只是爲了久別的緣故，彼此說話之間總帶有一點隔膜，他心裏焦熱地，好像心裏在說——又放過一次了。他想，對她表示一點友誼以上的愛意，但是當他說——芬君……再也說不出什麼了。只有沈默，沈默……

「馮先生，我們要回去了！」遠遠地一羣與她同來的少女，正向亭子這邊呼喊著，同時她們個個都抵着嘴暗笑！

——萍若，我們談得太久了，她們正叫我呢？

——那麼再會

——再會

他們又沈默地緊握了一次手，終於依依別了。苗條的情形，瞬間霞落似的湮沒了。

他想——她真是我理想的鴿子，既有這麼的一副美麗的身段，又有一顆世界上再難找的溫柔的甜心。



他的一顆死寂的心兒，好像凋殘的玫瑰似的一受了春陽的溫熱，蜜雨的滋潤，又重新活躍起來了。但是他一想到在這漫漫五年中，難道還沒有……他又惘然若失了。

他幾次徘徊她的校門前，但是他從沒有一次看見過她的影子，只有成羣的，吱吱，吱吱的女學生小雀兒似的跳躍着，有一次，他看見一個中年的男教員陪伴着一個女伴，那個女伴遠遠地看去有點像芬君，他驚愕得全身顫抖，一顆薄弱的心兒跳動得怪響，但是，不是她啊！

五天之後，終於決定了他的命運，綠衣人帶給他一封信，他兩手顫抖地讀着信：

——……因爲那天，一位朋友還沒有介紹給你，現在我來介紹給你吧，我想你一定很歡喜吧。因爲你是我忠實的好友，他是誰就是……禮拜天你來吧！敝舍或許有幾個青年女學生時來彈琴漫唱……我一向知道你是歡喜小孩子們的，請你不要失約許我冒昧問你一聲，你現在有了理想的愛侶否……好友，你來吧，他也很歡迎你……

他讀到這裏，胸口一陣創痛，再不忍看下去了——他現在受到愛的懲罰了。

在他面前立刻現出一隻江上的孤鷗，但是，已不是原來那一隻披着潔白的絨衣，自由自在遨遊江面上，懷着前途無限希望的江鷗了！而是受了愛箭創傷顫抖着江邊，不能振翼高飛的創傷的孤鷗了！

選自海濱文藝

## 葉羅提之墓

郭沫若

葉羅提七歲的時候還在家塾裏讀書。

有一天他往後園裏去，看見他一位新婚的堂嫂，背着手立在竹林底下。嫂嫂的手就像象牙的雕刻，嫂嫂的手掌就像粉紅的玫瑰，嫂嫂的無名指上帶着一個金色的抵針。竹筍已經伸高了，籜葉落在地上，被輕暖的春風吹弄作響。嫂嫂很有幾分慵倦的樣子——到底是在思索甚麼呢？

他起了一個奇怪的慾望：他很想去捫觸他嫂嫂的手，但又不敢去捫她。他的心機就好像被風吹着的竹尾一樣，不斷地在乳色的空中搖盪。

每年春秋二季全家上山去掃墓的時候，

葉羅提的母親和嫂嫂們因為腳太小了，在山路的崎嶇上行步是很艱難的。

他爲要親近她的手，遇着上坡下坡，過溪過澗，便挨次地去牽引她們。

牽到她的手上的時候，他要加緊地握着她，加緊地。他小小的拇指埋在她右手的柔嫩的掌中。

——嫂嫂，你當心些呀。

——多謝你呀，弟弟。

（啊，崎嶇的山路可惜還嫌少了呀！）

這樣的幸福在葉羅提十三歲以後便失去了，他在十三歲的時候便進了省城的中學。

（感謝上帝呀，嫂嫂已經生了兒子了。）

年暑假回家從嫂嫂手中接抱她的兒子，他的手背總愛擦着她的手心。

那一種利那的如像電氣一樣的溫柔的感觸！

——嫂嫂，孩子又洒了尿了。

「哦呀，又打溼了叔叔的衣裳。」

嫂嫂用自己的手巾去替他措拭的時候，他故意要表示謙遜，緊握着她的手和她爭執。

葉羅提讀了不少的小說了。

堂兄不在家，他到嫂嫂房裏閑談的時候，嫂嫂要叫他說書。

他起初說些「伊索寓言」，說些「天方夜譚」，漸漸地漸漸地說到「茄茵小傳」，說到「茶花女

遺事」說到「撒喀遜劫後英雄略」了。

說到愛情濃蜜的地方，嫂嫂也不怪他。

有一次嫂嫂在做針指的時候，他又看見嫂嫂的抵針。

「嫂嫂，你的抵針真是發亮呢。」

「我當心地用了好幾年，眼睛都穿了許多了。」

「婢嫂，你肯把這個抵針給我麼？」

「你真癡，男子家要抵針來做甚麼呢？」

「你給我罷，嫂嫂。」

嫂嫂瞪着眼睛看他，看了一會又把頭埋下去了：

「好，我便給你，但你要還我一個新的。」

「我遠遠聽着你的脚步的聲音，便曉得你來了，我的心子便要跳躍得不能忍耐。」

「你的聲音怎那麼中聽呢？我也形容不出呀，甜得就和甘蔗一樣的。」

「從前我在人面前嘴是很硬的，現在漸漸軟起來了，我聽見人家在說不真的女子的話，我的耳朵

便要發燒了。」

「我怕睡了談夢話喚出了你的名字來。」

「我恨我比你多活了十年呀！」

.....

葉羅提從他嫂嫂的口裏漸漸地聽出了這些話來了。

十年後的春天，同是在後園裏的竹林下面。

嫂嫂懷着第三次的孕身，葉羅提也從中學畢了業了。

十五夜滿月高朗地照着他們。

我希望這同的小孩子能夠像你呢。

怎麼會像得起來呢？

古人說：心裏想着甚麼，生的孩子便要像甚麼的。

真果像了，你倒要遭不白之冤呢。

唉，別人的心總愛猜疑到那些上去……你今晚上怎麼總不愛說話呢？你要走了，你還有甚麼

話對我說的麼？

我沒有甚麼話可說，但是……你假如是肯的時候，我只想……

你想甚麼呢？

我想你把你的右手給我……

給你做甚麼？

給我……親吻。

啊，那是使不得的，使不得的！

你不肯麼？連這一點也不肯麼？

兩人沉默着了。

你明天是定要走的麼？

不得不走了。

怎麼呢？

考期已經近了。

啊，還要進甚麼大學呢？

不是願意進，是受着逼迫呀？

受着甚麼人逼迫？

世間上的一切就好像在逼迫着我，我自己也在逼迫着我，我好像遭了飢荒的一樣。

你去了也好，不過……唉，我們……怕沒有再見的機會了。

那有那樣的事情呢……

兩人又沉默着了。

嫂嫂像要想說甚麼話，但又停止着沒有說出口來。

你要想說甚麼？怎麼想說又不說呢？

唉……我……我……我肯呢。嫂嫂說了，臉色在月光之下，暈紅起來，紅到了耳畔了。

她徐徐地把右手伸給葉羅提。

葉羅提跪在地下捧着嫂嫂的右手深深地深深地吻吸起來。嫂嫂立着把左手緊纏着他的右肩，把頭垂着半面。她的眼睛是緊閉着的，他也是緊閉着的。他們都在戰慄，在感着熱的交流，在暖蒸蒸地發些微汗，在發出無可奈何的喘息的聲音……

如此十五分鐘過後，嫂嫂扶着葉羅提起來，緊緊擁抱着他的頸子，顫聲地說道：

——啊啊，我比從前更愛你了。

葉羅提被猛烈的搶啞啞醒轉來的時候，抵針已經不在他的口裏了。

他在那天晚上接着他堂兄從家裏寄來的一封信。信裏說他的嫂嫂就在那年的夏天在產褥中死了！死的臨時還在思念着他，謔語中竟說他回到了家裏。

他讀完了信，索性去買了一瓶白蘭地回來，一面喝，一面眼淚潑潑地把他嫂嫂的抵針在燈下玩弄。他時而把眼睛閉着，淚珠便一點一滴地排落在他的酒杯裏。

他把一瓶酒喝得快要完的時候，索性把抵針丟在口中，倒在床上去睡了……

看護婦把手伸去替他省脈，意識昏迷的他却在叫道：

——啊，多謝你呀，嫂嫂。

看護婦又把手伸去插體溫計在他的右脇窩下，他又在叫道：

——啊，多謝你呀，嫂嫂。

他病不兩天，終竟被嫂嫂的手把他牽引去了。

醫生的死亡證上寫的是一「急性肺炎」，但沒有行屍體解剖，誰也不會知道他的真正的死因。

搬  
後

李渺世

遷自塔

我自己也不曉得爲什麼，人家叫我是夢想者，我竟當自己是夢想者。人家說我是很可憐，我就自己掉了眼淚。每每還能夠做很深鬱的詩。不過一等人家換了一個名目說我，我就覺得從前的事情是小孩子做的。趕快燒了那種詩，並且怪了我自己的糊塗。其實夢想是什麼，怎麼樣就是夢想者？我一些也不知道。至於人家爲什麼說我，我更想不到。實在，我也沒有想。只是覺着怎麼樣，就當牠怎麼樣。我自己很明白我自己。不過我也從來沒有考察過我自己。總是任「覺着」在我心上抹上了灰色，或是抹上了鮮明。我也只是隨着「覺着」的牽引，往東往西的跟着他。有時遠朋友來看我，我一見他們就打算和他們寒暄。可是第一笑還沒有預備，他們的臉相却使我注視了半天。我忘記了說話，我忘記了動當年。的我們很快的在眼前現出。「覺着」又引我到周夕生的一句話上去了。「你們何苦拿我的糟場！我的錢比不得你們那麼容易！」我只拉了夕生的手問他母親的好。他們都道我是瘋了。「夕生的母親死去三年了，你不是早已知道了麼，你還會勸過夕生！」我又很快的想到夕生母親的死。他們問我話，我只答了我當時想說的。他們多說我瘋了，說我所答非問。他們看我喂的貓，看了我的耗子，又看了窗上的許多蛛網，都怔怔對我望着。他們都說我是一位要瘋的人。後來他們發信給我的朋友們，說我瘋了，其實，我那裏是瘋！不過，我也應該怪我自己太糊塗。他們未來以先爲什麼不想，他們去後不好想到是夕生寫來的信，頗使我感動了。「雨文，我嫌你的房子太孤寂，後面是荒原，兩旁是雜樹林，也沒有一

個鄰居！這樣的沉寂，當然要減去你的血色。你要是不搬，我看你真恐怕要成一個瘋子的。你還是搬走吧，老友！我也不曉得爲什麼夕生的話能夠使我這樣感動，三天之後，我竟辭了我一年來廝守的故廬，搬到山澗裏去居住。

這里好極了！屋前是高山崗，遮斷了山外的天，山崗上面是很寬的山道，時時看見有人行走。屋後也是高山，可是後面的山儘是些懸崖，除了幾隻飛倦了的鷹上去休息外，簡直沒有人在那裏發現——人也上不去。我的新屋就緊緊的靠着這個山脚。這座高山雖不容人上去行走，却替人們遮斷了北風的淒厲。所以我開了三個大窗口，窗口的窗帘，總很靜靜的絕沒有驚狂的表示。前面的山崗更好了，行人走着，農人牽着牛在上面過着，牧童跟着白羊走着，蔚藍的天色襯出了許多的美。我只要坐在窗口就可以看見那些流動畫襯色不時的更換，晨曦晚霞的色彩也時時變動，無聲息的溫柔，直表現了山心的慈善和他的淑靜的笑容，到了極處，使人忘懷了一切的苦痛。兩邊儘是些遠遠近近的茅屋，形式和我的相仿，祇是窗戶沒有我的多。牠們互相會意我的搬遷，很表示親愛的在他們的微笑裏。

這裏的鄰家都是菜農。每家門前總有三畝多地的菜田，菜田的前面儘是些雜樹，濃濃密密的好像圍牆一般。樹林底下，就是一條小道。小道上長滿了山草，什麼時候總有稀稀的葉影浮在小道上。小道邊上就是一股清淺的山水。山溪那面緊緊的挨在山崗的脚上，灣灣曲曲的往西流去。

我的這些鄰居，一家都不喂牲口，可是家家都喂狗，所以除了犬吠鷄啼，外山凹子總極安靜的。

一天，我一大早就起來了，開開窗戶，晨爽夾着許多的草香直撲進屋裏來。殘月還留在天上，山崗上已有人行走。朝紅也已笑遍了樹尖，美又喚人了。

澗裏，水很自在的流着，亂石縱橫的在水裏，水石不住的喧嚷。葉嘯又遮斷了水聲。小鳥只在枝頭上



唱他的歌兒，不管牠們的門口，早陽吐着氣——陣陣的微風，把山腰上的紅藤吹得飛舞。落葉是多有  
趣啊！輕輕的落在澗水裏，隨着水沒去了。一些不戀顧白楊樹尖只在招誘白雲和他親近，白雲祇是微  
笑的過去了。平蔭說：「清早自然的血氣最容易鬧得出。」我却在這個早晨聞見了。

清早的自然真活潑呀！小鳥在溪邊不時揚牠的小翼，極力表示牠的舒適。老柳斜斜的俯到對面山  
岩上，稀稀的柳影遮幽了水波。陽光的羨慕，又在閃爍的水波上發現了笑。自然抱中的我啊！那時的我  
是怎麼樣的？我也不過是被一切卑視的一個人類吧？

光陰的水流真彷彿聽得見了哪！我搬後忽忽的已是半月了。這裏的環境開始又使人寂寞。窗前的  
白楊樹枝，倦倦的只向靜穹表示親愛，卑視人類的理由，在他的蕭蕭葉聲中完全聽得出。這時很想找  
一個人說說話兒，恰好我的鄰居福高低着頭往我門前走來。我叫進他來坐坐去，他就進來了。我說：「  
福高，你爲什麼嘆氣？」「唉，先生，不要提起我們是生定的苦人。」說着又嘆了一口氣。「這是怎麼說？」  
「唉，人倒霉，兒子都不幫忙。先生糜來的時候，我還有一個大兒子叫金壽，以先這個孩子力氣到很  
夠使挑火，澆菜，賣菜，都是他。不知怎麼的，後來一到洋人山洞裏去挖了土，就賤了骨頭，到吐起紅來了。  
七月底就死去了。先生洋人的山洞裏整天要挖挖土，堆堆石頭，推推土車，有什麼天大的事，他到說不  
幹了，苦得很，被我罵了他幾次，他還是不高興的去了。先生，您替他想想：他一進山洞三個月，我的大媳  
婦就縫了一件大棉襖穿上了。什麼不值得！他還怨天怨地的只是不肯去，反倒說要幹他的老行套。您  
說賤不賤！我本來想，金壽去山洞作活，他的餽頭可就不要我替他搶了。等這份錢成了串，再替我二小  
子娶媳婦。二小子再同他哥哥一塊兒去幹幹。多麼順的事啊！這個賤骨頭……老天也不幫弄得好好  
的一個大媳婦也變完了，儘天什麼事都懶做，剩下的儘是些哭！」

我說：「你的大媳婦在那里？」他却回答：「就在北山背後，每天放炮開工，你沒有聽見嗎？明天叫我們二小子領您去看看，怪熱鬧的！」

「怎麼銀壽也到山洞裏去了嗎？」「不去怎麼着！」「是趕雞的那一個麼？」「可不是先生，我也曉得他去得早得點，不過有周家坤吉領着他，也不妨事。」

我覺得不再願意和他說話，他也似乎有事情，站起來說：「您有空到我們那邊去看收柿子吧。明天早晨我準教二小子來看您一趟。反正他到洋人山洞裏去，總得打您這兒過的。您要願意去看看，您教他領您去。」說着笑了，走了。

燈下，我是這樣的煩悶！我明明知是爲午後的談話而發生的，可是遠遠的虫聲却爲什麼分去了我不少的意思！

明天一早，銀壽進來看我，却不是趕雞時候的銀壽了，黑臉上泛透了黃色。「先生去不去？」我就跟着他出來，在山道上走着。他腳跟上儘是些石灰和黃泥的染跡。他的脚步很慢，還不時蹣跚着散亂的石塊，所以脚步破了幾破，却沒有用手去安慰他的痛處。我用安慰的口氣問他：「山洞裏有石灰嗎？銀壽。」「有很險人。」「你們每天怕些什麼？」「我們只怕太陽落得很遲。」「坤吉對你說些什麼？」「吉哥對我說得多！他說饅頭到口總得過七八回死。一次，吉哥的小妹妹來叫他，給洋人打了一棍。她只是高聲哭。吉哥按住了她的嘴，還罵了她。後來下了工，吉哥抱住他的小妹妹哭了好久。他說洋人不是人！」

我低着頭機械地走。跨過小澗，水底的紅葉還紅澄澄的可愛。自然的心靈啊！這是什麼意思！「先生！我情願跟着羊跑，同牠們一塊兒吃野棗。」我不說什麼，只跟着走。

「先生，他們說饅頭都是白賺的。他們一等到晚上歇工回去就躺下，等不到開饅頭味。」他們明天早工不餓嗎？」他們是餓，他們不敢吃。上次老大爲了吃冷饅頭給洋人打掉了兩個牙齒，滿口的血！」

「前邊到了，先生。」「我不去看了，銀壽。」我說着就站下。看着他往山坡底下走，頭也沒有回。我還是在原路上慢慢的走。不知怎麼樣坐在大石上，就掉下眼淚。一時又想去看看我的古居，午後才回來。

明天，銀壽又在我門前走過，我叫住了他。他問我爲什麼？我又沒有什麼爲好在他有話說：「先生，哥哥也吐血了，昨天廢上工。我去看他，他叫我……」「他叫你怎麼樣？」「今天起遲了，回來再和你說吧。」說着去了。

午後，銀壽的父親急喘喘的跑進我屋裏來問：「先生，我二小子跑了！清晨你看見他沒有？」「我看見他的。」他聽了就跑着找去了。

晚上，天下雨了。東北的蠻風把山岩吹得怪叫。新煤油燈光還裝着一付肅靜的面貌。我的心宣言了：「離開這裏吧！」

雨還是不斷，可是不顧那個。我的一張桌子，一張凳子，一張床，都跟着我回到舊居來，依舊的小窗下，無意的寫了幾個字。被漠視的人類，誰爲他們掉一滴眼淚，自然也永沒有說過這句話。我的「覺着」也從沒有聽見牠說過。當信寄給夕生。

夕生又來信了，還是勸我搬！

於觀音山中選自小說月報

## 煤坑

巴金

「下去的時候你要把那鐵棍子捏緊點，下面是那樣深，恐怕你站不牢，第一次下窰的人都會害怕的。」老張這樣對他說。

「怕什麼？」他昂頭回答說，身子挺直地跟着老張走進了吊籠，擠在幾個新認識的同伴中間，一隻手提着安全燈，一隻手輕輕抓住那鐵棍，讓蒸汽水滴在他底那隻手上，他並不去注意牠。他底眼睛望着前面，他要看看那吊籠怎樣會落在地底下。

機器動了，吊籠開始下落了，他底半個身子已經陷在地裏了。忽然他本能地閉起眼睛來。等他再把眼睛睜開時，他已經看不見地上的一切了。一個黑的吊籠關閉着他和另外四個污穢的人還有一點黯淡的燈光，此外再也沒有什麼。

吊籠不住地往下落，而且愈過愈快，但周圍依舊是黑暗，沒有一線光明，除了那安全燈底黯淡的光外。他開始有點惶恐了。他覺得身子只是往下面沈，他一點也不能作主。他底心開始猛烈地跳動起來。他真個捏緊了吊籠上面的鐵棍，他怕會鬆了手跌到外面去。其實外面是很充實的，沒有一點空的地位。

「這麼深！」他開始不能忍耐地叫起來

「我不是和你說過嗎？有一百多丈深！」老張帶笑地拍着他底肩膀說。「你如果害怕，你就把眼睛閉住，等吊籠落了地時，我來叫醒你。」

「害怕！」他憤憤地大聲說，好像受了侮辱。「誰害怕就不算人！」

「好」旁邊的幾個人都笑了。  
吊籠終於落在地面上了。

「好了。」老張在他底肩上拍了一下就先走了出來，他也跟着出來了。

他向周圍一看。他有了一種奇異的感覺。幾盞電燈照耀着潮溼的土地，幾根木柱挺直地立在地上，似乎被上面的石塊壓迫着，顯了支持不住的樣子。兩個中年工人微笑地站在吊籠旁邊，看那蒸汽水從鐵架上流下來。幾輛裝煤的鐵車凌亂地放在地上，兩條小鐵軌交叉地在地面上伸出，然後合成了一條伸向那不可知的黑暗裏。

老張們和那兩個工人招呼了一聲就沿着軌道走了。他也只得跟着他們走，雖則他知道那一條黑暗的路走起來並不容易，而且後面的光明和那中年工人底笑臉究竟多少有點可愛。

「當心點，不要碰着了頭。」老張回過頭來囑咐他。

「我知道。」他回答着，就借着那安全燈底黯淡的光把四周看了一下。但他依舊看不清楚周圍究竟有些什麼東西，好像兩邊都是石壁，只有脚下的鐵軌可以看得見，但也只有在眼前的一塊地方。他很小心地走着脚步，因為路開始有點滑了。

「走快點。」老張從他底脚步聲知道他已經落後了，便掉過頭來催他，然後又說道：「這路你走起來是不容易的呀……我們是不容易的。我們已經走熟了。就是閉了眼睛，我也可以走得很好。」老張說着，臉上浮出了得意的笑容。

「閉了眼睛怎麼能夠走呢？」他訝異地想道，於是他底嘴唇上也浮出了茫然的微笑。一面大膽地把脚步放大多些。他想他不久也會走慣的，像他們那樣。

「當心點，把背彎下來。」老張又回過頭來囑咐他。

他擡起頭一看，前面的洞果然比較低了許多，在前面走着的幾個人都把背彎着，好像在爬行。他伸手往上面一摸，正摸那橫架着的木條。他也把背彎下來。眼睛仍注意地望着溼地。

漸漸後面起了脚步声，並不很遠。他知道後面也有人來了。在他底前後都有着人底脚步声，這就是這黑洞中的唯一的聲音，偶爾還聽見人底咳嗽或吐痰。在這黑洞裏，在這地底下一百多丈深的地方，居然有許多人在活動，老張告訴他說每一個窰裏每一班一共有兩百多人，他們彼此看不見，但可以聽見聲音。

忽然他底耳邊起了水濺的聲音，好像有誰把腳放在水裏面走，使得水泥濺起來。「什麼地方來的水？」他驚奇地自語着。他便把安全燈向前面一照，他看見前面是一片帶泥的水，幾乎把鐵道淹沒了。他底腳正在水裏走着，不過他穿着下窰工人穿的那種膠皮底的鞋子，倒也沒有什麼大妨礙。

「這裏的溝壞了，所以水流不出去都漫了上來。再走一段就好了。」老張安慰似地對他說。他正要答應一聲，卻無意間把頭伸了起來，剛巧就碰在一根橫架着的木條上。幸好他底頭上戴着軟的便帽，所以只感到些微的疼痛。他伸手在頭上摸了一下，又彎着腰向前面走了。

路好像沒有盡頭似地那樣長，他們已經走過四道門了。現在又逼近了第五道門，那門是掩着的，但被前面的人推開了。他進了這第五道門後依舊小心心地走着，他知道路不遠，老張說過一共有十六道門呢！他開始不能夠忍耐了。路只走了三分之一，就費了這些時間，前面不知道還有什麼花樣。他底心漸漸不安寧了，也許還有點莫名的恐怖。

忽然他驚奇地發見了有人在從容地低聲談話。這談話的人在什麼地方，他看不見，而且他想在這

條地底下的狹長的黑巷裏，決不能夠有從容談話的地方。他奇怪地用眼光四處去尋找。他覺得聲音是從左邊來的。他一面走，一面用安全燈去照，他看見了兩個黃黑的瘦面孔。這兩個推車的小工坐在路旁的石頭上，身子緊緊靠着石壁，這不像兩個人，都像兩個鬼魂。

「這裏面倒可以吸煙！」他覺得有趣地說。

「吸煙，你不要你的命了！這裏面任是誰都不許吸煙，便是股長下審來也不敢吸煙……前半個月老王的一支香煙送掉了三十五條性命，連他自己的命也沒有了。到那裏面一點引火的東西也不能夠帶，你刮一根火柴馬上就會看見煤氣爆發，不是把你活埋在裏面，就是把你好炸死，燒死，悶死。老王這傢伙也是活該，他常常偷着帶香煙下審，我勸他，他總是不肯聽，他說他的資格很老，他知道審裏什麼地方可以吸煙，不會闖禍。他從來沒有出過事。可是這一次到底送了命。他的老婆得着局裏一百五十塊錢的恤金。一百五十塊錢一條命，賣得太賤了。不過這還算是局裏的厚道呢。聽說在唐山開灤那些煤坑裏一條命只值五六十塊錢，並且更容易送命。那裏的飯更不容易吃……」老張說到這裏忽然閉了口，回頭把他往旁邊石壁上一推，一面說：「讓開車來了。」他連忙往旁邊一讓，把身子貼緊在石壁上，兩隻腳卻陷在水泥裏面。他把安全燈提起來，往前面一照，他看見一個小工推了一車煤過去了，樣子很是費力。接着又是一車煤，然後是一車石子。

車子和牠們底隆隆的聲音在後面消失了。他們又走過了幾道門，轉了幾個彎。他不知道路還有多少遠，他只覺得他們是愈進愈深了。同時空氣漸漸變得悶人了，他底呼吸也變得急促起來，也不能夠暢快地吸一口氣。然而那種好像在耐着人心的難聞的煤氣還是不斷地往他底鼻裏送。他底心上好像壓着一塊沈重的東西。他底心開始煩躁起來，他底頭也漸漸地加重了。這時候他想起了地面上的

陽光和自由空氣，心裏愈覺得難受。他甚至有點失悔，不該來這裏了。他想男兒幹事的地方應該是光明正大的，幹的也應該是痛痛快快的。如今卻躲在這黑暗的巷子裏，躬着身子走路，像爬狗洞一般，連一點自由的空氣也呼吸不到，未免太氣悶了。

「他媽的，誰高興幹這下賤的事！」他暗暗在心裏罵起來，他很想把安全燈丟了，往回頭的路上走去，然而第十幾道門又在他底後面關閉了。在他底前面老張好像知道了他底心思一般，便嘆息地對他說：「吃這一碗飯的確是不容易，我們真正是拿性命來拚的，在最深的地方最危險，就是不要引火的東西，有時候煤氣也會自己爆發的。不過雖然這樣說，我們還是情願幹這件事。我們好像把性命看得不算什麼一回事了。你在這裏多幹些時候，也會和我一樣。你們廣德縣來這裏的人不是很多很多的嗎？每年都有來的，有的人還把正當的事情丟了，不幹，想到這煤山上來發財。發財……發財！自然有人存下了幾文錢，不過……」

他覺得老張底話說得很不錯。不覺這裏是怎樣地危險，人們還是陸續不絕地跑來工作，大家都爭着到窰裏來，想在窰裏面挖着一個金羅漢。他自己也是具着這樣的心思跑來的。他聽見那些在煤山找了幾個錢，討了妻子回來的人說，煤山是怎樣好的地方，在那裏差不多到處都是金子，只要能夠耐苦而且知道勤儉的人一定可以發財，會有一個很好的前程的。這樣的傳說佔據了他底老年的母親底心，於是又說服了他，使他也做着這黃金的夢。起初他還沒有到煤山去的決心，後來環境逼迫着他不能夠在那被土匪與洪水蹂躪了的農村裏生活下去了。他便變賣了他僅有的東西，送他底母親到城裏去給人家幫傭，自己便隻身跑到煤山來想靠着自己底這一點青年底氣力和勤儉。在這到處都是黃金的煤山上來發一筆財，再回到家鄉去和母親過些安閒日子，討一個順心的老婆。爲了這個



希望，他便和許多別的人一樣，雖然是拿性命來冒險，他也是甘願的。但是別人說的黃金究竟在什麼地方呢？他所看見的只是這一個黑暗的矮巷子，這別人以前並不會對他說過。他現在開始疑惑起來了。

「怎麼樣？你就走不動了？」老張驚異地問他。「馬上就要到了，走快一點，不要再耽擱時間。」聽了老張底話，他吃了一驚，好像從夢中醒來一般。他並不答話，也不再思想，就注意地跟着老張走。又走了一些時候，老張忽然不跟着前面的人走了，却獨自轉了彎，就在路旁解了褲子小便，叫他在旁邊等着。再走十幾步路，他們兩個就在一個煤洞裏面了。那裏有一盞安全燈掛在一根橫架着的木條上。一個小工坐在地上放着的一根未用過的木條上面擲小石子玩。

「你來了。」那青年的小工帶笑地對老張招呼了一聲，又用好奇的眼光把他底臉上身上打量了一番，好像在問：「這個新來的？」

「你看，這是我的新同伴。他叫做小陳。今大第一回下窰。包工頭叫我照料他。我還不曉得他的氣力怎樣。他年紀還很輕，想來氣力是有的。這幾天局長追煤追得很厲害。限定每天要出六百噸煤，局長追股長，股長追包工頭，包工頭又追我們窰工。真要命！但願我這個新同伴氣力大一點，我們會多出一點煤就好了。」老張絮絮地對那小工說。然後又招呼他道：「小陳，我們動手罷。」

老張在地上拾起了一把鶴嘴鋤遞給他，自己也拿了一把。老張把那煤層指給他看。他現在纔看清楚前面是什麼東西了。那烏黑的發亮的東西連接成了一片，上上下下都是一塊一塊地似乎看得出界限，但又黏合得那樣緊。他明白這就是那般窰工心目中的黃金了。

「你看，我先拋給你看看。」老張說着，便吐了些唾液在兩隻手上，把兩手一擦，拿起鶴嘴鋤向着那略

略回進的地方打下去，然後又馬上把鋤收了回來，又打第二下。打了兩下後就看見煤塊鬆動了，再打兩三下就有大的煤塊和煤屑落下來。

「這裏已經挖出了眼，很容易拋的，你就在這裏拋罷。前幾天這裏却很不容易拋，下了許多鋤，牠動也不動一動，好像沒有一點兒事情。現在不要緊了。我到那面去拋，你不要懶懶呀！挖出的煤太少了，不但得的錢少，還要吃包工頭的罵。他這幾天追得很厲害，局裏也在追他。局裏只想每天出煤越多越好，最好能夠出一千噸煤，我們的死活他們是不管的。他媽的，只要你們肯出錢，我老張也就不愛惜這一條命。」老張說了這些話就在另一個角裏去拋了。

「看來這也要不着多大的氣力，」他看見老張拋得那樣容易，似乎不費一點力，不禁在心裏這樣想着。他於是舉起鋤向着一個大的煤塊上輕輕地拋下去。然而那煤塊沒有一點鬆動，他底手倒反而震動了一下。他幾乎吃了一驚。他知道這並不是十分容易的事。他便拿出精神來，用力地拋着。這一次果然有了效力。煤塊陸續地落下來了。

看見這些煤塊就好像看見了金子一樣，他感到一種異樣的喜悅。他明白這是他底第一次工作底成績，也就是他底前程底開始。他想要是煤塊就像這樣容易地繼續落下來，一車，十車，一百車，甚至山一樣地高，那麼他底黃金的好夢就會實現了。黃金，這烏黑發亮的煤塊就是黃金呵，可以使他和母親在一起過安閒日子，使他娶妻生子的黃金呵。他貪婪地望着前面的烏黑發亮的一片，他恨不得一下鋤就把牠挖個空。

挖呵，挖呵！拋呵，拋呵！一種欲望在他底胸膛裏叫起來。他覺得他底整個身子都在活動了。他的頭腦發着熱。他忘記了周圍的一切，他底眼睛只是注意地望着前面下鋤的地方。他拋得全身出了汗。他把

衣服脫了，只剩了一件藍布汗衫，然而汗衫也被汗水溼透了。他還是不顧性命地拋着他底腳邊已推了不少的煤塊了。

「小陳，歇歇罷，你挖了多少？」老張在那邊叫他。

他於是停了鋤，掉頭去看老張。老張正赤露着那瘦得見骨頭的上身向着他走來。他便把鋤丟在地，搓搓手，在一根木條上坐下來休息。

「你還算得有氣力，已經挖了這些。第一回下箸就挖出這麼多，也算難得！」老張看見那一推煤塊，不禁讚了兩三句，然後唾了一口痰，就在他底旁邊坐了。

「你這樣年紀就跑到這裏來。你也是來發財的嗎？」老張帶笑問他。

他含笑地點頭。

「好。你只要勤儉耐苦，說不定會存幾個錢。不過我勸你千萬不要去賭錢，去押寶。你會把你的工錢統統輸在那上面。這煤山上現在有七個井，幾千個工人。可是存了錢的人並沒有幾個。大家都把錢輸在寶攤上了。有的就去嫖姑娘。每個月一到發工錢的那幾天，每個人都有了十多二十塊錢，就下了山跑進城裏去，等到錢花光了纔回來。又一聲不響地低着頭去挖煤。所以每逢發工錢的那幾天出煤最少，過後出煤就多起來了。我自己在這裏幹了兩年多，沒有存一個錢，一來我家裏人口多；二來我又常常生病。我是沒有別的辦法。我的身體常常不好。如果我有別的辦法，我是不肯下箸的。你倒好，你比我強。你年紀輕，又沒有嗜好。你說不定會存幾個錢。不過你要記着我的話：不要去賭錢，不要去嫖姑娘，不然，你在這裏挖一輩子，也只有越挖越窮的好。不要說閒話了，我們再來動手罷。」老張說了這許多話，又站起來走去工作了。

過了好久，老張又在那邊喚道：「小陳，歇歇罷，現在是吃飯的時候了，把你的大餅拿出來吃罷。」於是兩人又停了工作，坐在一根木條上，慢慢地吃着大餅。

老張底頭上忽然落了一些煤屑下來。老張擡起頭往上面看，便自語似地說道：「過幾天又得加上一根木條了。這一根已經壓彎了。」

「過些時候不會大塊地落下來嗎？」他也擡頭去看，便驚異地問道，他開始感到一種恐怖。

「不會的，除非煤氣爆發。要是這樣，我們就會被活埋在這裏面了。」老張說到活埋兩個字並沒有悲哀或驚懼的樣子，好像把活埋的事看得很平常。

「活埋你一點也不害怕嗎？」他驚懼地問，他底恐怖加大了。

「這有什麼可怕呢？在這裏活埋的事是常常有的。我告訴你還有人情願被活埋呢？這裏從前有個老陳就是這樣的。他已經有五十歲了。他有老婆又有兒有女，一家人就靠他一個人供養。他每天出的煤太少，包工頭幾次要開除他，他拚命哀告，算沒有把他開除。他常常對我說，他年紀太大了，身體又勞動不得，遲早就要死的，死了以後妻室兒女就沒有有人撫養，他又沒有存下一文錢，所以他很情願早一天死在窰裏，他的老婆倒可以去領一百五十塊錢的卹金。他還說他想自己放火，却又怕連累害了別的人。後來他果然被活埋在窰裏死了。他的老婆領到了一百五十塊錢回到家鄉去了。我不知道那一次是不是他放的火。總之有十五個人死掉就是了……」

「這太可憐了。我想無論如何活着總比慘死好些。」他插口說。

「我想就是這種慘死也沒有什麼不好。老實告訴你，我也情願得着這種死法，讓我的老婆好去領卹金。我的年紀也不小了，我遲早也會死的，那時候我的老婆拿什麼來安葬我呢？他們拿什麼來過活。」

呢？還不如由我早些擇了這種死法，倒有點好處。」

「你在和我開玩笑罷，」他陪笑的說，他止不住他底心跳。

「開玩笑？我說的是真話咧，」老張興奮地說。「你想想我除了這個外還有什麼好辦法。俗話說得好：挖煤挖煤，挖死在煤坑裏。這倒是一個好結局。還剩了錢給妻室兒女回家鄉去。我說，有一天說不定我也會放火的。只要吸一支香煙就夠了。我不管別的什麼，只要我能夠使自己死在煤坑裏就是了。」

「然而別的人呢，」他恐怖地問，他的身子戰抖起來，他彷彿覺得老張真的要放火了。

「別人還管他做什麼？只要我能夠死就是了。不要再問了，我們動手拋罷。我們要出兩車多煤纜行呢！」

「然而你說你要放火呢，」他用顫動的聲音說，他覺得他底黃金的夢都被這一把火燒光了。

「那不過說說罷了，你就相信！」老張粗聲回答着，就逕自己去工作了。

他無力地站了起來，去拾了鶴嘴鋤，却覺得手有些軟。他又回過頭去看老張。老張正赤露着上身在那裏專心地拋鋤。

「老張！你真的要那樣幹嗎？」他擔心地問。

「幹什麼？」

「放火，你剛纔說的，」他遲疑地回答。

「你這笨傢伙，不要響，」老張帶笑地罵道。「別人聽見了，可不是好玩的。」

「然而我和你並沒有什麼仇恨——」他固執地解釋說，他覺得老張是決心那樣幹了，因為那樣幹對於老張是很有利的。當然老張再不會顧到他底性命了。於是煤氣爆發，他和老張同時被活埋着。

死在這裏面。老張的妻子領到了一百五十塊錢的卹金。一百五十塊錢並不是一個小數目，什麼人會來領他底卹金呢？他在這裏一個親人也沒有。而且他剛剛纔下窆，恐怕根本就沒有卹金罷。

「誰和你說話？你真是笨傢伙。說着玩的你也肯相信！」老張說了就只顧去拋鋤不能再理他了。他這時纔略略安了心，他不敢再問了。然而他底心情已經改變了。先前的那種熱心已經消失了。一方面身體疲倦，一方面老陳底故事和老張底話語把他底興趣完全剝奪了。不管老張是否在和他開玩笑，老張本人就是一個例子。他發了財嗎？他掘出了金羅漢嗎？一點也沒有。在兩三年勞苦地工作了以後，結果還是等着機會拿自己底性命去換那一百五十塊錢的卹金。難道他將來也會得着老張那樣的結局嗎？誰能夠說不會。幾千個工人到這裏來，結果只有幾個人存了一點錢回去。這存錢的希望太少了，倒是慘死底希望多一些。他這樣年輕，還有他底給人家幫傭的母親。那可怕的死，不是血肉橫飛，就是活活悶死。

他想到這裏愈覺得心內搖搖無主。悲哀與恐怖佔據了他底頭腦。他勉強拋着鋤，也有煤塊跟着鋤落下來，但比較先前的成績差了許多。他已經不能夠把精神專門用在拋鋤的事情上面了。他卻不得不去思想。他愈想愈覺得前面充滿了危險。那一片烏黑發亮的煤坑在他底眼裏不復是黃金。卻成了一堆火藥。他正拿着鋤去碰火藥，時時刻刻都在那致死的危險中。他現在纔明白了。

頭上依舊聚滿了汗珠。他底頭腦更加昏亂了。只有幾個大字在他底腦裏轉：「煤坑——墳墓——去——爆發——活埋——逃——」他本是誠字的。

他依舊挖着，挖着，拋着，拋着，並不管落下來煤塊比先前少了許多。他已經沒有精神注意到那件事情上面了。他甚至不知道停歇還是老張告訴他到了停工的時候。他已經沒有一點氣力了。老張又

照料着小工把煤車連出去，領了記數的牌子。

他讓老張把他拖着走，拖上了吊籠，被吊到一百多丈高的地面上來。他已經被埋在地下過了整整八個鐘頭。這時是夜裏十點鐘。晚班的審工排列在井邊等候着替換。

被夜裏的涼風一吹，他底頭腦漸漸清醒了。他底第一句問話依舊是：「你真要那樣幹嗎？」

這一次老張卻不發怒了。他溫和地嘲笑說：「你真是說不通，我不過說說罷了。老實告訴你，我們挖煤的地方並不算很危險。危險的地方是在那上面，就是向我們的左邊一直走去，那裏沒有路，要從一個斜洞爬上去。那兩百多人都都在上面作工。那上面真是危險得很。新的工人去不得。一去必定會闖禍。我在那裏去過的你放心罷。我們這裏和那裏比較起來真正算不得危險。」

他茫然地一笑，這笑使他的心寬鬆了一點，但他還有些懼怕，他自己也不知道是爲了什麼緣故。他不答老張的話。他埋着頭慢慢兒走。在他的旁邊走着那些從地底下出來的工人，人數並不少，卻沒有什麼聲音，沒有人大聲說話或者笑，夜是靜寂的，只有那吊籠升降的聲音，雖然大，但是很單調，有些兒使人毛骨聳然。

「不要膽心，不要怕，過一些日子你就會習慣的，」老張溫和地拍着他的肩頭說。「你跟着我去洗澡罷。洗了澡，我們再去吃飯。你們年輕人，膽子應該大一點纔行。」

「好。」他含糊應了一聲，卻站住回過頭看那井邊。那裏還站了幾排工人，都垂着頭，提着燈，穿着髒的審衣，沒有聲音，沒有騷動，恰像一些影子，一些鬼魂。

這時候老張卻挾着他的左膀，把他拉走了。

沒有月亮，是一個黑暗的夜，天空中卻有許多顆星子在閃眼。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在上海寫畢，最後五段的原稿在滬變中遺失，一九三二年九月在天津補寫 選自東方雜誌

## 獅子

巴金

外面落着緜緜的雨，夜已經很遲了，遠遠地送來聖母院底沉重的憂鬱的鐘聲，正是十二下。桌子下攤放着一本某名人底通信集，在黯淡的燈光之下一行一行的字跡似乎都消滅了。在我底眼裏只映着這樣的一句話：

「獅子饑餓的時候，他便會怒吼起來。」

漸漸地連這一句話也不見了，我底面前立着一個人影，我認得這是「獅子」。

說起來這是六七年前的事了，我那時還在C地的中學裏。

有一天在午飯後的休息時間裏我正和同學在學校門前的草地上踢球，第五班的白克把球向我踢來，我一脚接上去，球端端正正撞在門房底玻璃窗上，把玻璃打個粉碎，球落進門房裏去了。在場的學生都大叫起來。我呆呆的立着，直視着那破了的窗戶，不敢動一動，也不敢響一響，汗珠往額下流，全身發起熱來。學監莫勒地耶走到我底面前，擰着我底耳朵，在我底臉上打了四五下。我痛得哭了，用手揉着臉，眼淚蒙蔽了我底眼睛。各班的同學們在我周圍大笑。我感到了一種形容不出來的奇恥大辱。我恨莫勒地耶。我要對這「獅子」復仇。

實在，綽號「獅子」的莫勒地耶是全校學生所最不喜歡的人。我們雖然討厭總學監格南，但我們



更討厭他。他底披着長髮的頭，他底冷酷的相貌，他底暴燥的性情使我們給他取了這個「獅子」的綽號。他來這裏有兩年多了，其餘的三個學監已經換了幾次，他一個人老是在這裏沒有一點笑容，沒有一句親切的話，只是打，只是罵，這就是他管理學生的方法。當他發怒的時候，兩隻眼睛圓地睜開，口大大張著，同學們看見這樣子，知道獅子在咆哮了，馬上便靜了下來，或者避開一點讓他一個人遠遠站着，不去理他。也有些時候我們氣不過了，便鬧起來故意和他搗亂，那是他也沒有辦法。

尤其討厭的是在寢室裏我們睡下以後，若遇着別的學監當值，那人就馬上不作聲了，我們說一兩句話也不要緊，若遇着獅子當值的時候，他一定要在寢室裏踱來踱去，整整走一個鐘頭，要到了敲十點鐘他才肯安靜下來。他不許我們說一句話，而他底皮鞋底響聲又妨礙着我們底睡。眠我們屢次商量想懲治他一下，以便給他一個好教訓，但總想不出好的辦法來。

時間很快地過去了，我也忘卻了我底受辱與復仇。但天幸我卻得着了一個機會。

一個禮拜日，校長夫婦坐他們底汽車出去了，學校裏還留着二三十個未回家的同學。在三點鐘的光景，我因為肚饑，不能等到四點鐘喫麵包的時候，便一個人私下跑到膳堂裏去拿麵包。膳堂裏沒有我，我想去問女廚子去討，廚房就在膳堂隔壁，我輕輕手地走，剛要跨進廚房底門檻，忽然注意廚房裏有男女談話的聲音。我便從板壁縫裏窺過去。女廚子白朗西坐在那切麵包的長桌上，澆着腿，我們底獅子站在她底面前和她說什麼。我這時候真是快活極了，麵包也不要了，連忙輕輕手地走了出去。我並不把這有趣的消息告訴同學。我只望着他們笑，我說：「我現在有方法制服獅子了。」

這晚上便是應該獅子在寢室裏當值，我正好可以利用這機會。我心裏暗笑。我不能忍耐地盼望着九點鐘到來。我想無論如何獅子今晚上一定要落在我底圈套裏，他一定會向我投降。

我們都躺臥在牀上了，獅子照例地在房裏踱着。我笑嘻嘻地望着他，但他卻不會注意到我。

「白克，」我叫那睡在左邊的牀上的第五班同學道，「我告訴你……」

「閉嘴，」獅子掉過頭怒吼起來。

我們甯靜了一會兒。

「女廚子白朗西倒還漂亮！莫勒地耶先生，是不是？」我帶笑地說。

「你說什麼？你這小豬！」獅子這樣怒吼着，大步向我走來，他站在我底牀前，圓睜着雙眼，捏着兩個拳頭，正要打下來。

我駭着了，勇氣也消去了，下面的話不覺銜口而出：

「在廚房說情話，我看見。我要告訴東家。」

獅子底拳頭在我底臉上晃，但始終沒有落下來。他底眼裏差不多要冒出火，他閉着嘴，咬緊牙齒，做出一個歪臉，恨恨地望了我許久，恨不得將我吞食下去似的。最後他嘆息了一聲，便離開我底牀邊，他馬上就滅燈睡了。

我心裏非常快活，這一次我是大獲全勝了。

第二天早晨上第一堂課的時候，佛朗得爾先生還沒有來，獅子領着我們這一班進課堂，我走在最後。

「午飯後到我底房裏來，」獅子低聲在我底耳邊說。我點一點頭，便進課堂去了。

「他要玩什麼花頭？」我解答不出這個疑問，我在課堂裏思索，但佛朗得爾先生來了，今天又輪着我上去背誦文選。

午飯時我喫得很快，不能忍耐地等候着校長底「完了」的聲音。我走出了飯廳，在門口等着獅子。獅子走出來看見我，便叫道：「布勒芒，」我便跟他到他底房裏去了。

他底房間在閣樓上，是非常之小，房裏也沒有什麼陳設。他叫我坐在這屋裏的唯一的椅子上，他便坐在牀邊。

我不知道他要玩什麼花頭，坐在那裏很是拘束，心裏也很惶惑。我頗後悔不該跟了他進來。我想着操場上的陽光，空氣和球戲。同學們底笑鬧聲從窗戶傳進來，把我底心牽引去了。但我知道在我底前面便坐着那可怕的獅子。

「布勒芒，聽我說。」獅子今天似乎變樣了。他顯露出了我們從來不曾看見他有過的那種溫和親切的樣子，聲音也很是柔和，但略有點悲愴。我很覺得奇怪，便收了心注意地看他。

「孩子，你還年輕，你不懂得這世界。」他繼續地說。「你昨晚上說那些話，在你不過圖一時的痛快，你卻不明白你是如何地傷了一個人底心了……白朗西……那個女廚子白朗西，你知道她是誰……他是我底妹子。」

「怎麼莫勒地耶先生，她是你底妹子嗎？」我驚訝地叫起來。

「是的。」獅子點頭說。「你現在還年輕，但你終有一天會走入世界的，我把我底事告訴你，也許會於你有點益處。」

白朗西是獅子底妹妹！這真有趣。我願意知道這詳情，便熱心地注意地聽他說。

「生活，你也许還不懂得生活是什麼一回事，我曉得你底家境很好，你是富家子弟。你也许不知道許多貧苦的人怎樣地忍受着恥辱和痛苦，甚至於甘願賣掉自己底最寶貴的意志，只是爲了每日的

麵包，爲了生活，你們安安靜靜地讀書，你們從來不會爲每日的麵包憂愁，你們從來不會爲生活受苦，所以你們笑罵那般人，你們輕視那般人，你們罵別人，不讀書，罵別人無知識，你們不知道學問的門對於某一些人是不開的。你也許會問，像我這樣大的年紀爲什麼不進大學裏去研究，卻在這裏過這種無聊生活，浪費光陰，銷磨我底青春呢？你也許會因此輕視我，但聽我說。

「生活，你們是不知道生活的。你們不知道某一些人，那許許多多的人是怎樣地生活着的。就拿女廚子來說罷，她們每月的工資僅有一百多法郎，這樣微少的數目，然而爲了這一百多法郎，她們卻不得不像奴隸似地勞動，而且像奴隸似地忍受恥辱。不錯，我底妹妹白朗西是女廚子……老實說我底母親從前也是的。」

他說到這裏，臉上現出極難堪的樣子，捏着拳頭在牀下捶。我底心中充滿了恐怖，但我不敢走。他歇了一會兒才苦痛地說下去。

「我底母親在年輕的時候做過女廚子，在N地的中學裏，那裏的總學監看中了她，她雖然不願意，但爲了生活的關係，爲了這小小的位置，她無法拒絕他。結果她有了孕，不得不離開學校，而他卻把她置之不顧了。母親生下了我，他辛苦地勞動，遷移了幾處地方，才把我養活到五六歲，那時候她嫁了一個丈夫，又生下了白朗西。但白朗西還不到一歲的光景，她底父親就被傷寒症奪去了。他是一個工人，沒有什麼東西給我們留下來，但我們是要生活下去的。母親抱着極大的決心，終日地勞苦着，養活我們兩兄妹，使我進了小學與中學。」

「我那時期的生活是很苦的，不但身邊沒有一個零用錢，連校裏需用書籍都是向同學抄借的，同學們常常因此非笑我，作弄我，鄙視我。但我都忍受了。我很用功，我底各門功課成績都很好。我滿心希

望着畢業後能夠到大學裏去研究。我對於哲學感到很深的興趣，我知道巴黎大學裏的伯烈教授是很有名的，我很想跟着他去研究。我相信學問的門對於任何人都會開的。我想我可以在那裏找到我底終身事業。

「然而這一切希望都成了泡影，在我快要畢業的時候，我底母親忽然死去了。她辛苦了一生，只得着這樣的結局。我用我底眼淚埋葬了她。我不僅爲她底死而哭，我還在哭我底破滅了的希望。她快死的時候，我去看她，她躺在病牀上，用她底瘦弱的手撫摩着我底頭，帶了愁煩的眼睛望着我說：『兒喲，我不能夠再供給你讀書了，你畢業後能夠自己想法進大學也好，不然就把那妄想拋棄了罷，不要苦了你自己。在這社會裏我們貧苦的人是不能夠與富家子弟相比的。』」

「母親底話是不错的。中學畢業了，大學底門在我底面前關住了。我再叩也叩不開。當我聽見十幾個成績比我差的同學進了巴黎大學的消息時，我只有羨慕，我只有痛哭。

「我暫時拋棄了進大學的妄想，我做了學監。但我還不會失掉希望。我最初的意思是得到這個位置後，我一面存點錢，一面可以繼續研究學問，過幾年也許可以達到進大學的目的。

「然而事實總是與理想差得很遠的。這微少的薪金只夠我和白朗西二人底用度，因爲我如今還得養活白朗西。說到研究上來，在這樣的環境裏怎麼能夠研究學問！沒有書籍，又沒有指導的人，一天又要做這些無聊的事。

「我看見我底希望是一天天地愈去愈遠了，我自己好像陷落在一個黑暗的深淵，沒有一條出路，沒有一點生趣，生活簡直成了苦刑。我心裏很是憤激，很是煩燥，復仇的思想漸漸地來到我底腦裏。我對於那些有錢讀書的人都很憎恨，因爲他們壟斷了學問，霸佔了學校，才使得我們貧家孩子無法求

學。所以對於你們這般富家子弟，我只用打的方法，罵的方法來管理你們。這是復仇，這是出氣……不知你會否注意到，我獨於對龍伯爾，達拉狄葉這幾個孩子表示好感，從來不曾打罵過他們，這理由就是他們和我一樣是貧家的孩子。這也可以證明出來我並非生性殘酷的。

「我底這心情只有白朗西一人知道，她會幾次勸我不要這樣做，她說這是不公道的。我也承認她底話，可是在這樣的環境裏，我能夠禁止自己不這樣做嗎？」

「我還告訴你……你知道白朗西爲什麼到這裏來做廚子？這是爲了我，爲了減少我底負擔，爲了使我底進大學的希望得以早日實現。這固然是出於她底好意，但這種幫助對於我並沒有什麼大用處。只苦了她自己，我不要她來，她終於來了。現在呢，這裏的總學監又垂青於她了。我們昨天便是在商量這事。我無論如何，即使去做奴隸，做牛馬。我也要保護我底妹子，不讓他再去走母親所走的那條路了……公道是不存在的……在這樣的環境裏，我能夠做什麼呢……我知道你們叫我做『獅子』。當獅子饑餓了的時候，牠便會怒吼起來。我現在是饑餓了，我底心餓得戰抖了，我底口渴得冒火了。我不能再忍下去，我希望我能夠抖動我底鬃毛，用我底指爪在地上挖成洞穴，張開我底大口怒吼。我希望我能夠抓住我底仇人，撕裂出他底心來喫……」說到這裏他底臉突然變成了青黑色，兩隻眼睛大大睜開，活像一對獅子眼，裏面露出了兇惡的光。他站起來，兩手底手指彎曲着像獸爪似的，他慢慢地向我走來：「現在我找着你了。」他發出了這樣的一聲怒吼，他底兩隻手對着我底頸項伸過來。我駭得叫出聲來，連忙推倒椅子向外面跑，但他用一隻手拉住了我。我們都不說一句話。我覺得莫勒地耶先生底那隻手在我底手臂上抖着。我底心跳動得很厲害。又過了一些時候，我膽怯地看他他底相貌變得很溫和了，好像剛才的一切不過是一場夢景。

「孩子，去罷，沒有什麼了，剛才不過是和你鬧玩笑。」他拍着我底肩溫和地說。「你現在該可以懂得我能。我希望我們能夠做朋友，你看我在這裏連一個朋友也沒有。」他把我底手緊緊握着。

奇怪的是最後的一句話差不多是帶着哭聲說出來的。獅子居然哭了！

我覺得很是感動，誠懇地叫了一聲「莫勒地耶先生再會。」便走出來。這時候自修課的下堂鈴已敲過了。但我連上堂鈴都沒有聽見。

這事件以後我對莫勒地耶先生忽然抱了好感。我有空時常常到他底房裏去看他，他總是溫和地和我談許多有趣的事情。他似乎忘記我是富家子弟了。但不久我也就患了重病，母親來送我進醫院去醫療。我在醫院裏住了一個多月，這一學期我就沒有再去學校了。等到第二年開學時，四個學監的位置已換了新人。莫勒地耶先生是沒有了，白朗西也不來了。同學中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們底消息。從此我也就不再聽見別人說到他們底事或提起他們底名字。就在今天我還是不知道他們是生，或是已經死亡，或者莫勒地耶先生已經在大學畢了業。雖然我知道這最後一個揣想底可能性最少，但我卻極力希望牠是事實。因為要這樣我在巴黎大學上課時才能夠安心一點，不致想到世間還有像莫勒地耶先生那樣想進大學而不得進的人。

「獅子餓餓了的時候，他便會怒吼起來。」

我好像不是在我底屋子裏，我在一座荒山中，我底周圍有無數的獅子在咆哮。牠們是餓餓了，牠們懷着空虛的心悲慘地叫吼着，這吼聲要叫徹人間。

## 徬徨

盧隱

「我記得我曾乘着一葉的孤舟，蕩漾在無邊的大海裏，  
鼓勇向那茫茫的柔波前進。」

我記得我曾在充滿春夜明月的花園裏，

嗅過蘭芷的幽香，

穿過經柔的柳絲，

走遍這座花園，

尋找那管花園的主人。

我記得我曾在微微下着白霜的秋天的早晨，

聽芭蕉和梧桐墮壺噦噦地私語，

看見楓葉紅得和朝霞似的，

這時我曾懇切的要找到和秋天同來的女神。

我記得我曾在沒有人跡的窮崖絕谷裏，

聽石隙中細流潺潺地低唱着，

山頂上的瀑布怒吼般的長嘯着，

我這時會極力尋找散佈自然種子的神祕使者。

但那裏有彼岸？



那裏有花園的主人？  
那裏有秋天的女神？  
那裏有自然的使者？

徬徨！  
徬徨！

無論在甚麼地方，我祇是徬徨着呵！

「無論誰總嘗過徬徨和失望的悲哀了！這種牢不可破的觀念——其實是信念常常橫梗在無數的人類心裏。」

秋心他天生好深思——他在額頭上微微有兩三道細嫩的縐褶，便可以知道了。他這時已經完了刻板的教師工作，安享那星期六下半天閒暇的清福。學生們都回去了，同事們都忙着個人的事情，也有出去拜會朋友的，靜悄悄地學校裏，只賸了他一個人，他忙着收拾書籍，洗澡，不覺得已到五點多鐘了。

他打開抽屜，拿出一疊四五封朋友們的信來，打算一封封回覆。他提着飽吸墨水的筆，展開雪樣白的信箋，在上面如飛般寫了幾行，忽又停住，放下筆，把那張信箋細細輕輕地念道：

「友周——」

你的信收到了。教育對於人類究竟有甚麼效力？我始終不敢回答你……不過你所說的青年的悲哀，我實在有同感。現在我們的同伴十個有九個快沈淪在悲哀的海裏——尤其是沈淪在矛盾的心流的苦海裏，在他們脆弱嫩稚的心理，橫放着兩件不相融洽的戰器——情與智——終日不住的戰爭……」

他看到這裏，不覺歎了一口氣，又把友周的來信讀了幾行，接着往下寫道：

「不錯！悲哀的確是人生不能躲避的，尤其是我們青年人，我們一面受情感的支配，一面又受理智的壓迫……我們充滿着希望完美的前途的熱情，我們懇切的盼望我們能被每一個人慈祥而含重視的目光照臨，當我們偶然聽見我們的朋友微笑着讚揚我們的時候，絢爛的光明的前途，彷彿就要尋到了。我們柔弱的心芽，活潑潑地跳躍起來了。但是當我們初次遇到人們無意的嘲笑，我們的心便受了冷森森錐子的傷痕，對於人間戰兢了，甚至於痛哭絕望，否認我們的前途，我們這時沒有希望了，絢爛的光明的前途，都成了深夜的夢，這時我們便鎮靜着憤怒和悲抑的情緒，更深一層問甚麼是人生的究竟？唉！聰明人縱犧牲一生的精神，躲在神祕的研究室裏，誰又曾找到人生的究竟？呵！明知沒有究竟，偏要追求究竟，他們怎能不發狂呢？怎能不求脫棄軀殼而使我們的靈魂徜徉於我們的故鄉——白雲深處呢……」

他寫到這裏不能往下再寫了，沙沙地一陣秋聲，嗚咽着，從一半萎黃的芭蕉樹裏輕輕地透出來，他的心好像受了電流的激蕩，迷離着，癩散着，睡在一張躺椅上了。他回憶——兒時的年華：

在一棵白楊樹下，那時正是黃昏之後，淡薄的青光映着白楊樹搖擺着，震盪着，他第一次離開母親的保護，兒時第一次的徬徨，深沈的悲哀浸透他嫩弱的心了。但他還希望着母親的愛，絢爛的光明的前途。

他第一次進學校的時候，只十歲，他離開他親愛的母親，他的心酸痛，但是他忍着淚，和他的小朋友說：「我母親告訴我，讀了書，便可以作先生，便可以獨立。」他的小朋友微笑着說：「我爹爹也是這樣說的。」他們倆手牽着手，在白楊樹下互相安慰着，這不過十二三年前的事。

光陰一年年的飛跑過去，他也一年年大了。小學畢業了，又考進中學，在中學四年，也是不負責任的過去了。到他進了高等師範，他希望作先生的心十分熱烈了，很順當的過了三年……

當他快畢業的那一年夏天，一個月夜晚的晚上，清光映進他的自修室裏，他悽苦着，坐在案旁的椅子上，他盤算着：「再有兩個月，就和這三年半朝夕親近的自修室告別了！茫茫的世界，生疎的面孔的人們，叫他到甚麼地方去呢？喫飯的問題不能解決了！上午他回到家裏，母親曾對他說：『好了，好不容易盼望着你卒業了！家裏以後也多一個幫手了！你的事情有了些眉目嗎？』他想到這裏只覺着無限心酸，今天聽了校長和主任先生的報告，現在知識階級的生活，差不到要破產了一般有志的青年，個人都是被壓服於生計問題之下，使他們不能再有思想一切的餘裕，所以我們這次卒業的三十幾個人，很不容易安置呢！……若不得安置，怎麼對母親，怎麼對親友……咳！更怎麼對自己！肚子餓便要喫飯呵！前途，唉，可怕！

昨日聽得一個親戚說：「他這次試教的成績很好，或者希望留堂吧……但是靠不住，比自己好的還有……況且那幾個同學，同校長主任都特別的聯絡，并且又是同鄉，輪得到自己嗎……不留堂，怎麼樣？什麼地方可以插足呢？若果終久失望，怎麼對得住母親……什麼意思再倚賴人家喫一口閒飯呢？」他到絕路來了，不禁對着暗淡的月光滴下淚來……

多大的！一個傷痕呵！當他聽見他的同學和他說：「主任先生始終沒有提起安置他的問題，留堂的事情恐怕也是失望了！」他想自己的學問或者不如人，平常又不大喜歡聯絡先生，現在誰又知道自己的抱負，豈不埋沒了前途——那裏還有前途？只是絕望和悲哀，他那時正和幾個朋友站在公園裏的山石旁，來往的遊人，絡繹不絕，從他身後走過，他禁不住嗚咽哭了！他的朋友十三分溫存勸慰着他，

把他送回家去，這件事就算告了一個段落。然而深刻的傷痕，不時還要復現。

他想到這裏，忽然自己站了起來，把他的住室，上下左右看了半天，又走到窗戶面前，對着對面的課堂，望了望，不覺嘆了一聲道：「這不是學堂嗎？我不是已經作了先生嗎？生活獨立了，真的！這一切真真實實絕不是夢了。呵！母親對得住她了……」

這是他似乎很驕傲地，露着自喜的神氣，光明絢爛的前途……成功！成功！成功！他忽然又懷疑起來了。他回想他初到這學校裏的時候，秋雨正淅淅瀝瀝地下着，秋風正嗚嗚咽咽的吹着，他獨自坐在冷冷清清地屋子裏，留戀着家人，思念着朋友，要想寫封長篇的信，痛痛快快發發舒舒，但是他纔提起筆來，他的心又跳了，明天第一點鐘就要上課，我第一句對他們怎麼說我的功課預備了，恐怕因為矜持，臨時或者要遺忘，再看一遍吧！他趕緊放下筆，從書堆裏抽出一本地理來，看了兩行，彷彿熟了他心又馳——母親含笑的坐在軟鋼絲的床上，她呢？眼圈微紅的輕輕地說道：「年假早點回來……」咳！看書吧！明天四十多個人怎麼對付呢？他自言自語的，勉力的打斷了思路，極力抵下頭看書……明天呵！要上戰場了嗎……不是！不過是給四十多個學生講學呵！我知道甚麼——歷史、地理、大約都還記得，但是「周朝封建制度的流弊如何」似乎想不起來了！急忙走到書架上，把通鑑拿下來，翻了半天，又把歷史教科書打開看看，彷彿知道了緊張的心弦，微微平定了，寫信吧！匆匆忙忙把歷史、通鑑依舊放在書架上，放下心寫信，寫了半天，「作人苦——人生沒意思」噫！寫不下去了，燈蒙起頭努力的睡覺吧！

第二天，天色才朦朧，他便心慌得睡不着了，無精打采的，下了床，披上衣服，坐在案旁，又把講義拿出來看了一遍，似乎有了把握，洗臉吧！推開窗戶，望着講堂的門，不覺又心跳起來。

時間又像快得很，眼看就要走進那個門，登在那座講台上，……不這時間實在太不好過，快些上  
了堂吧！命運——沒決定的命運，懸着，不如已受裁判心裏像吊桶般，七上八下的跳動着。  
「鏗鏘鏘」一陣響，彷彿一陣鎗聲，心跳了！不覺默默地沈思：「我作學生的時候，鐘聲怎麼那種溫  
和這裏的鐘聲怎麼特別慘厲呢？」……「走吧！上堂了！」他聽見一個同事對他這麼講，他跟着他們  
一齊走了，進了講堂，四十多雙眼睛，逼視的寒光，和電般激得他戰悚了！只覺頭昏眼花，心頭撲撲地亂  
跳，學生站起來了，他的右腳邁上講堂，兩腿不覺也抖起來了，勉強鎮靜了，鞠了一個躬，學生都坐下了。  
靜悄悄地沒有一點聲音，他鬚髮只聽見心房跳動，撲撲地響聲，無論怎麼樣，實在得開口了，他用力的  
說：「諸君……」氣又急促起來了，歇了半天，才又接着說……「鄙人很感愉快，有這個好機會……  
：和諸君一堂研究……」他說着話，看見有兩個學生，微微地笑了笑，他不知不覺臉紅了，心裏更覺  
慌忙，眼前黑漆漆地，一秒鐘裏，他的確失了感覺，他想他自己站在四十幾個冷冰冰地面孔的學生面  
前，好像孤身到了北冰洋，四面寒氣緊逼着他，全身的血脈都凝固了！他的心冰冷了！但是還用力高聲  
講，繼續着不竭聲的講……看看表，下課還差二十八分呢！講努力的講，聲音抖戰着，心弦緊張着，但是  
不能不作他應作的事：「你們都明白了嗎？」他問了一聲，沒有人答應，再問一聲，有兩三個人，微微點點頭，  
他不由得又焦灼，又心傷，他極力忍着淚說：「你們對於教授上，有什麼意見嗎？有請你們說……我  
一定願意採納諸君的意見」……他誠懇的問，學生們只是微笑着，對面相望着，永沒有人肯發言，他  
更心慌了！他想：莫非他們是取消極的抵抗法嗎……？要想把他們的心，掀起來看看，但是不能，要想問  
他們：「你們不滿意我教嗎？」咳，沒有勇氣，若果他們果真答應「是」，怎麼處呢？等了半天，有一個學  
生說話了，他說：「我們應當怎麼去讀書？」好大問題，我不能不對付他們，一件一件告訴他們，說了許

多話，還不聽見打下堂鈴，咳！這一點鐘怎麼好像快到一年了……挨了又挨，過了又遲，赦罪的鈴才響了，拍拍身上的白粉麵，慌慌張張走下講堂，無精打采回到屋子裏，放下書，莫明其妙的辛酸味道，躡上一頭，咳！人生什麼意思，耐不住流淚了！

放下窗簾，斜倚在臥椅上，猜想這一點鐘學生們的心理，好意嗎？不敢自信，他們笑甚麼……咳！若果不滿意，或者不至於這麼平安吧……依舊不能自信，到外面打探打探同事們的口氣……一點的希望……真不敢再想了！掩上門出來，到了同事面前，看看他們的臉色……要問，然而不敢開口，法弱羞澀——囁嚅了半響，祇得自言自語的說：「今天教得真是不好……果然這話有效力，同事們都笑道：『你還有不好的嗎？實在好得很！』」這話彷彿可以安慰徬徨的心，然而不敢深信，深深回想，適才講堂上的情形，回想自己說的話，一遍兩遍好像沒有什麼大缺漏，成績大約不至於十分的壞吧！心弦漸漸弛緩了，緊繃的眉峯漸漸舒展了，漸漸地有說有笑，——奇怪這時間真作怪，快樂的時候，一點鐘好像一分鐘便過去，他覺得還沒說上幾句話，已經去了兩點多鐘。天又要黑，明天又得上課，心弦又緊張了，撒了一切，又躲到書堆裏去看書，一百，二百，三頁，眼皮蓋下來了，伏在書案上，要睡，但是那裏睡得着——看看鐘已經十二點夜深了，嚷坐在軟鋼鐵床的母親，她和藹的微笑，鄉園的相片，又一張張擺在面前了！回想登船的那天晚上，辛酸失望，他伏在枕上哭了，迷迷昏昏，不知怎麼便過了一夜……

一天一天和度年般挨過去了，他不覺已上了一星期的課，命運似乎有些把握了。不幸有一天他看見許多學生圍在一起，切切私語着，好像商議什麼事，他脆弱的心，久經波折的心，禁不住又狂跳起來，這個私語莫非有關係自己吧？若果失望了，朋友們的冷眼，人家們的埋怨，自己的羞慚，呵！千萬把利刃，刺透了他的心……

「希望作一個良好的教師，更不容易，現在德謨克拉西的聲浪，非常激烈，教授時不取這種精神，總是不高明。」他自己殫精竭慮，想了一夜，到第二天，他上課了，走進講堂，把氣特別抑住，聲音特別沈着，說：「教育的目的，是開發個人的個性的，所謂德謨克拉西的精神，所以我對於諸君的意見，是異常尊重，諸君有什麼意見嗎？」對於這一本教科書，覺得深還是淺呢？「他的問題發過了，台下的學生，切切的商議着，糟糟雜雜地談論着，約摸亂了兩三分鐘，一個學生站起來說：『先生！我們覺得這本書生字太多了？換了一本淺一點的罷！』他點點頭答道：『這本書的生字，確實不少，你們大家都感困難嗎？』台下一部分學生，小聲答道：『是困難得很！』他才要說換書的話，又有一個學生站起來說：『我們覺得這本書於我們很適宜，并且已經學了好幾頁了，再換書，不是很討厭嗎？』這個學生的話說完了，就聽見台底下亂烘烘一陣響聲，一部分人，彷彿抱憤不平的樣子，跟着又有一個學生站起來說：『凡事應由淺而深，學英文更不能好高務遠的，這本書我們覺得實在讀不來，勉強下去，有什麼益處呢？』他這時竟沒有方法了！心想德謨克拉西的精神，是這個樣子呵！……咳！台底下的秩序簡直大亂了！有幾個學生，私自爭執起來，他直覺左右為難，怔怔站在台上，說不出一句話來……大家實在爭執得不像樣子了，他蓄着滿腔的悶氣，囁嚅着道：『你們……你們先不要亂，慢慢想法子……纔要使你們兩方面都不大吃虧！』學生們聽了這話，稍微平靜了，然而還有幾個很露着不滿意的神氣，自言自語的，不知是抱怨，反對自己意見的同學，還是覺得先生不能想個週到辦法，他這時只覺心頭悶鬱，兩頰發熱，幸而這時下堂鈴響了，這個德謨克拉西的教授法的敗將，才得脫逃重圍！

咳！教授了一個多月的書，沒有一天不是在荆天棘地裏恐慌着，戰競着辦事呢？也一樣的困難——昨天爲着學生們更換住室，自己事前大大地費了一番的盤算——管理上便利學生們的方便，他把

這所有的住所，按着次序畫了一張很整齊的圖，作一張很有條理的啓事，已經弄到夜深更靜了，但是總算作成了一件事，心理略覺舒展，睡在床上，很快便入夢了。到了第二天早起，興興頭頭，把這張圖和啓事都掛出來了。一方面，又去監督着學生搬移——平常有秩序的生活，立刻呈着紊亂的現象，滿院子都是學生們喧嘩的聲音，滿地都是碎紙破書，隨着秋風落葉一齊亂飛亂舞，他站在走廊上，默默地看着自己一方，覺得肩着很重的責任，似乎很可以驕傲，一方又很感得煩燥，究竟作人是沒多大意義嗎？他想到這裏，十分心煩，又覺得兩腿站得很疲倦，因吩咐了學生們幾句話，他便回到教員辦事處，坐在椅上，正端着一碗茶，喝了兩口，祇見兩個學生走進來，說：「先生，我們幾個本來好好住在一間屋子裏，彼此都很相得，現在把我們分到兩三個地方，很覺得不方便，并且那兩間屋子，又不是我們同年級的人住的，溫習起功課來，種種不方便，請先生替我們掉換掉換吧！」他聽完，沈吟了半響，說：「這裏實在有許多困難，你們顧了你們的小團體，管理上便大費麻煩，並且排的時候，四方八面都費了一次盤算，若你們一動，便要全局都牽動了！你們還是將就點吧！」那幾個學生又申說半天，他也照樣的解釋半天，那幾個學生無奈的走了，他心想或者他們還是可以搬吧？同事們大家都這樣想着，所以都輕輕把這問題放下了。但是沒到半點鐘，又來了三四個學生，說：「先生，你不是派我們三個住第五間房子嗎？但是他們那幾個人不肯搬，說他們住得好地，爲什麼又要叫他們分開？先生，我們到底住到甚麼地方去呢？」他站了起來，說：「他們不肯搬，等我和他們說去。」他和學生般一齊走了，到了那裏，只是那幾個學生，板着面孔，很不高興的，站在廊廡上，他忍着氣，和他們再三的解釋，費了兩點鐘的光陰，纔算把他們勉強強地說動了，答應搬他的心，略覺安慰，仍回到教務處坐下，不知不覺又把適才的事情想了一遍，覺得自己爲什麼要這樣低心下氣呢？——咳！作人只爲了喫飯嗎？精神上的苦痛，始



終得不到代價，平心靜氣的，替他們佈置了，而永遠不能得到他們的諒解，以為先生總是他們的敵人……咳！這碗飯真不容易喫！——我為喫飯……他想到這裏不覺臉紅了心酸了，眼淚滴下來了！這時又有幾個學生進來說：『先生我丟了東西。』他又只得跟着他們過住室這邊來，檢查了半天，那裏有蹤跡，——自己不免覺着責任的壓迫，和失物學生的懊喪，定須想個追求的方法，一面又想到教育的效果在那裏？教育的事業有甚麼趣味？但是到那裏去呢？前面是茫茫的大海，後面是蕩蕩的大河，四面又都是生疏的，冷酷的。沒有一支渡船，『咳呀！作人原來只是喫飯——喫飯——值得這麼勞碌的活着嗎？悲哀呀！無論在甚麼地方我只遇見他呵！』

秋心坐在躺椅上，想起往事，竟想出了神，他不覺得這是已往的舊痕，他不覺得這時正安坐着享星期六安閒的清福，他只覺得心頭是苦的，喉頭是哽着，鼻子是辣着，淚水是澎湃着，他不住住嗚咽的哭，淚水溼了襟袖，靈魂的傷痕大大地爆烈了，靜悄悄地黃昏裏一切都模糊了，唯有桌上放着的洋燈，吐着慘綠的光，從窗隙進來的冷風，吹得燈光搖蕩不定。『咳！不可捉摸的命運，只有悲哀是永久繫住啊……』

隱隱聽得雜亂的脚步聲，和談話聲，知道同事們已經回來了，看看手上的表，已經七點了，外面喫飯的鈴響了，又惹起他的悲哀來，——不免要咒詛喫飯的事，因吹息了燈，關上房門立誓不喫今晚上的飯……

選自海濱故人

## 搬家

凌叔華

自從舅舅給買到船票。家裏誰都忙起來。媽整天躲起來收拾東西，除了吃飯會客很少見到，阿乙姐已經兩三天沒梳頭，總是穿棧似的走出走入，拖鞋搭刺搭刺的響到街上都聽得見了。阿三滿頭流汗，袖子挽得高高的，不聲不響的捆東西，孩子打他幾下都不追上去還手。

廊子底下捆縛好的大箱子小匣子堆疊成幾個高高低低的山，堂屋裏的硬木條案，茶几，貴妃床統統用麻布袋包裹着，都靠了牆小的架大的擺着，長長的一排直像一隻連貨船。這倒怪好玩的，爲什麼平常不這樣擺，却把這許多東西藏起來呢？

「喂，誰來坐船？」婉兒爬上靠牆放的傢具，一邊喊。

「誰要坐船，來我這裏買票！」英兒坐在低一級的貴妃牀上叫道。靜兒攜着伯娘家的小妹笑嘻嘻的去打票，隨後跳上船。

「我們不坐船，爬山去！」青兒拉着小玉爬到廊下堆的箱子堆上。

「枝兒，來坐船吧，你可以買半票。」

「坐船不好玩，來跟我們爬山吧。」

枝兒正坐在門檻上，手裏玩弄着拾得的一個砸了邊角的破碟子，淺淺的恰好給她的大花鷄裝水喝，見他們叫她，抬頭猶疑的望着。

「來，我接客上船。」婉兒走過來要拉她，青兒也跳下來叫道，「還是爬山好，山上望得見桃花山的塔和阿崩的大黃牛。」

話沒完兩邊都用勁拉她，手裏的瓷碟便擱落地上。碰的一響。

「打破什麼了？」媽跑出來問，又說，「都出去外邊玩，不要在裏面鬧，這裏零零碎碎多少東西！」阿乙姐也跳了出來，幫着嚷，「這一羣小猴兒，簡直要拆房子了！出去玩。」她張了兩臂像趕小雞一樣催促着。

孩子們跳着跑了出去，婉兒殿後還回頭做鬼臉給阿乙姐看。枝兒蹶着拾地上破瓷片，已經很碎，拼不成一個碟了。她委屈的噘了嘴，媽看着說道：

「看刮破手，不要檢起吧。你也出去玩玩。」

「太太，她還有隻大花鷄呢，也帶着走嗎？」阿乙姐忽然想起一件大事似的問道：

「不帶走了。」媽淡淡的答。

「媽，我帶大花鷄走。」枝兒決定的說，「把它放在我的小竹籃裏，我自己提着，三叔叔說我可以這樣帶着上船。」

「竹籃子盛不下你的大花鷄，傻孩子。」

「輪船上帶不了活東西，若是帶貓狗還要買票呢。」阿乙姐插嘴道。

「給它也買一張票。」枝兒說。

「像鷄這樣小東西還沒有票賣呢，若是你偷偷的帶着，他們查出來還要罰你。」

「什麼！」枝兒問。

「他們把你的鷄拿去，把你關起來。」阿乙姐鼻孔好像衝進了蚊子樣的哼了兩聲。  
「她還有一匣子鷄蛋吧。」媽在收拾東西忽然想到了。

「趁早拿出來吃了吧，那寶貝東西帶起來可麻煩死了。」阿乙姐又出壞主意。  
「不還要留着孵小雞兒呢。」枝兒睜大眼睛望着媽，她奇怪爲什麼媽今天倒同阿乙姐一樣心事，幫着孩子了。

「好孩子要聽話，大花雞和雞蛋都不能帶，船上人查出來是要拿走的。」媽正容說。  
「我不給他們，」枝兒急得臉都紅了。

「不給，哼，他們也把你帶走，把你做豬行賣了，那你就永遠回不得家，你不怕嗎？」

阿乙姐像趁願的說。這回可把枝兒嚇着了，「賣去做豬仔」那倒是真可怕，永遠回不得家，見不了媽，婉兒，青兒，小妹小玉許許多多人，還有四婆也不能見，唉，那更難過了。她愈想愈沒主意，臉上退了紅，漸漸變成青白。

媽似乎看出她的爲難。說道：「孩子腦杓子還沒長結實呢，阿乙，少逗她吧。」說着沈吟了一下，「枝兒，你真不捨得宰你的大花雞，也有法子，我看把它送給人吧，你要送給誰，想一想。」

「送給四婆。」枝兒立刻答道。還是媽的心兒靈，這樣子不是什麼難事都沒有了嗎。  
「知道一定是送給四婆的，這一離開有得想呢！」媽笑着點頭。

媽說得不錯，四婆喜歡枝兒，正如枝兒依戀她一樣。她是上了年紀，頭髮差不多都花白的老婆子了。可是還是單人住在祠堂後面的小房子裏。她倒不是常常冷清清的過日子，有時兒子從城裏回來，把一手巾包白花的洋錢放到四婆懷裏，四婆就買魚買肉做許多菜出來，讓枝兒在那裏一同吃。飯後她兒子背了小獵槍上後山打鳥，枝兒就要求跟了去做背袋子檢死鳥的，他們一前一後慢慢的走，走渴了他給她摘一個還青的酸藤果或是野橘子吃，有一次還捉了一隻斑鳩給她帶回家去，姊妹們見

了都圍着歡叫。

四婆還有個女兒，枝兒叫她意姐，大約也是在城裏有事，她回過來幾次，有一回她帶了一個捉耗子的傢伙來，一天捉到十幾隻耗子，四婆說這樣連耗子的孫子都得絕種，貓見了都得哭吧！另一回她帶了一包天津雪梨和北京蜜棗來，據說這是專給四婆治咳嗽的，但是四婆吃時也讓枝兒先嘗一口，這是甜得牙根都有些酸軟的東西！

意姐誇過枝兒乖，能陪四婆解悶，送了一個香皂做的洋娃娃給她，那是同小鴨子一樣胖得可愛，滑溜溜的全身都是粉紅色噴香的洋娃娃。她把它放倒床上躺着，青兒和小妹只顧圍到床前不迭的伸手摸它，婉兒姊喝了幾回都不肯走開。那時婉兒特別同枝兒要好，不到一天就做了一件小花衣服給洋娃娃穿上，枝兒看見差不多喜得流淚。

四婆一家都同枝兒要好，連阿乙姐看了都有些眼紅，她冷笑的對媽說：「什麼都在乎有緣法。那扁嘴鴨子似的老婆婆，枝兒會整天跟着她，」臭豬頭會遇到驢鼻子菩薩！這倒巧呢！

枝兒也是真的離不開四婆，天天剛吃過早飯就溜到四婆家裏，給她餵鴨子，餵完趕鴨下塘，坐到塘邊釣小魚，掬小螃蟹給鴨拌食，閒下來便在四婆跟前，給她拿東西，解開亂了的線團，穿針（四婆早就看不見針孔了）。四婆要做菜，她幫着摘根去朽葉子和剝菱筍皮，燒火做飯時替她拉風箱，飯好了不等四婆讓，她早把自己一份碗筷整整齊齊的擺在桌上了，四婆照例笑問：「又吃我的青菜白飯嗎？」枝兒忸怩的一笑，筷子已經拿在手裏了。曾有兩三次，被生人錯認她是四婆的孫女。

有時四婆出去「幫忙」，枝兒祇好在家吃飯，這常被婉兒學着阿乙姐的聲調取笑她說：「四婆家裏的飯香，幹嗎又跑回來呢？」大家好像跟着撇嘴的笑，使她難堪。

因此她聽到四婆要出去幫忙，她就抱着腿扯着衣角尖叫帶她回去，答應了什麼話都聽，四婆沒有法子，只好帶着走。在最近她們倆會手牽手兒走上滿是鳥聲大樹林的山崗，過小河時，四婆脫了鞋還背起她涉水走過對岸。那裏田地原來有許多人戴着新編的黃草帽，遠遠看去還以為許多路邊菊在風地裏開了花呢。

四婆蹴下像大家一樣拔地裏的東西，枝兒乖乖的就蹴在旁邊。原來上面看着好像一顆金花菜，根子上却掛着大大小小一球球的花生豆。剛拔出來時一股沙土味和着花生的香，衝得人鼻子都發癢，倒很有意思。撲去泥沙之後，一個個摘下來往籃子裏擲，不多會兒，一籃滿了。四婆捧到大簍那裏，重新又摘一籃。

直到下了太陽，大家笑嚷着散了，四婆拉了枝兒要走，一個老婆婆趕過來，把一大捧花生都裝進枝兒小圍裙的兩個袋子裏，還問裏面有袋兒沒有。四婆笑着答：『夠了，再裝一些，就成飽肚子臭蟲爬不動了。』

四婆還帶枝兒去過幾個地方幫忙，那是更有趣，不過那是夏天的事，記不清了。在她腦子裏，時時彷彿還看見那鮮紅的一球球的荔枝，快垂到地面，隨便抬頭張大嘴就可以咬一個下來。還有那碧綠噴香的蒲桃和蛋黃一樣色的黃皮菓，採的人騎在樹枝上，雨點似的掉下那些菓子來，四婆抱了簍子迎接，孩子們歡叫着檢起掉到地上的吃。要走時四婆就叫她提起小圍裙兜着一大捧菓子，她一步一步踱着回去，像隻小水牛一樣。

現在枝兒要去北京了，北京有這樣有趣沒有及她離開四婆要怎樣難過，在枝兒還沒有想過。四婆呢，一向也沒有提過，祇昨天枝兒替她穿針時，忽然嘆了一口氣說：『枝兒，你去了北京，沒有人給我穿

針了！

「你喊我，我就來了。」枝兒坦然答道。

「去了北京就不容易來了！」

「你喊我一定來。青姐姐說北京就在聖堂山後面，坐了船就到了。你站在山頂上大聲叫我，我會聽見的。」

「沒這樣容易，小寶貝！」四婆說完接過針線來，也不做活兒，拉了枝兒的手散步到塘邊看鴨子去。今早枝兒依了媽的話把一餅乾箱的雞蛋也拿出來捧着，叫阿三給她抱着。大花鷄走去四婆家，進了門，枝兒便把手裏的小箱往四婆懷裏放，說：「這都給你。」

阿三笑嘻嘻的擲下花鷄就走，一邊說：「四婆，有這許多好東西，可以請客了吧！」

大花鷄在地上無聊的打轉兒走，枝兒趕忙抓了一把冷飯洒在地上。她一邊看鷄吃，說道：「她還認生，過一會兒就好了。這些蛋都是她生的，你說可以生幾個小鷄。」

「一個蛋孵一個小鷄，這裏有——四婆用手指點着箱裏的蛋數道：「一五，一十五，二十，加上四個，這裏有二十四個小鷄了。」

唔——一羣小鷄像絨球樣兒，白的，黑的，黃的，在地上跳來跳去，夠多好玩！踱下來看原來這些絨球都有小腿小腦袋，尖尖的小嘴，珠子似的小眼睛。喝水時小頸子一仰一俯可愛極了。枝兒腦子裏浮現日前在伯婆家看到的小雞，停了一會兒問道：

「小鷄有耳朵沒有？」

「我沒看見過小鷄長耳朵的。」

「它怎樣聽見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訴她的耳朵是管聽東西，眼是管看東西的。

「這個蛋是白鷄黑鷄？」枝兒見四婆沒答她，站起來摸着蛋子又問。

「現在看不出來，等孵出小鷄纔知道。」

「婉兒姐說小鷄會變大鷄，這些小鷄也會變大鷄嗎？」

「好好的餵它就會長大了，像這個鷄買來時還沒有這樣大吧？」

「不，很大的，買來那天就下了一個蛋，我檢給媽看，媽說這個鷄留着下蛋吧。是那個蛋，我都知道。四婆，你看，這上面擦了紅胭脂的就是。這些蛋上面都叫阿三寫了名字，這是大哥哥，這是大姐姐，這是二姐，三姐，四姐，阿三說祇要一隻公兒就夠了，別的都不要，母鷄，母鷄會下蛋。」枝兒很有趣的一個個指着說，「這孵出來的一點小的鷄，下多小的蛋兒呵？哦，我知道，就是那回吃的小鴿子蛋吧。」

「不是，鴿子蛋是鴿子下的小鷄，長大纔下蛋呢。」四婆說着蓋了箱子，放在盛菜的櫃子裏。

「你們明天一定走了嗎？」

「媽說一定走，明天清早舅舅坐船來接我們去他家玩，晚上纔上火輪船。今晚伯娘還叫我們都去她家吃飯，連阿乙姐和阿三都去，廚房裏就不做飯了。」說到這裏她挨到四婆身上說，「我不喜歡去伯娘家吃飯，婉兒姊說阿齊姐做過倒馬桶的。」

「你們都要去吃嗎？」

「媽說我們都得去，還叫婉兒姊不要胡說。」

四婆沈吟了一會兒說道，「等我今晚送些菜給你們吃。」

過了些時，四婆又拿出昨天沒做的針線出來，坐在靠門檻的矮竹椅上，枝兒挨身站着，看四婆做活。



計。這老婆婆不作聲的樣子使她記起昨天談的話來。

「四婆，我去過北京沒有呢？」枝兒這樣小年紀的人常會問大人關於自己以前的事。

「怎沒有去過，你還是北京生的呢。我頭一回看見你，你祇懂北京話，還不會說我們的話，現在你大概也不會說北京話了吧。」

「婉兒姐會同媽說北京話，我們都不懂，那話怪好玩的，只打嚙嚙。」

「北京話好聽，連皇上也說那樣話。」

「婉兒姐說皇上住在北京，我們去了讓爹爹帶去看看他。他的房子是金子作的，地上鋪的土都是金糠子。靜兒姐說我們同他磕頭的時候，抓起一把土帶回來，就可以買許多東西了。」她一邊用手摸着四婆的頭髮，像四婆平日摸她的一樣，一邊說，「靜兒姐答應給小玉留一半兒，我統統留給你好不好？」

四婆輕輕笑了笑，正欲起身做午飯，阿三來叫枝兒回去見客。

大花鷄這時正在小院子太陽下慢宕宕走來走去，地上有的一團滾圓的可愛影子跟着動。

「這隻鷄足有三斤吧？」阿三止步看着問。

「還許有三斤三兩，是吃白米飯的鷄，纔能長得這樣肥呢！」四婆答。

「這樣又肥又嫩的鷄有錢也買不到呢。」阿三拉着枝兒往外走，一面笑說，「你們年底團年不用買鷄了，可惜我走了沾不着光。」

吃過午飯，媽帶了孩子們到各親友家辭行，一家吃一碗茶，不覺鬧到掌燈時方回家。伯娘家早就打發阿齊姐來催請幾次了。

那裏菜真不少，盤子擠碗兒，滿滿的擺了一大圓桌。孩子們肘子碰肘子的嚷着要魚要肉，伯娘同媽的兩雙筷子飛來飛去的挾菜，正在吃得熱鬧，忽然阿齊姐喊四婆送菜來了。

四婆笑嘻嘻的早走進來，打開提籃，捧出兩個大碗來往桌上送，說道：「本來打算多做兩個菜送來的，可惜來不及了。這鄉下味，沒什麼吃頭，不過也算盡我一點心思。」

她說完走到枝兒後面問道：「你今兒下午跟媽媽出去拜客了吧，好半天沒到我家去。」

枝兒微笑點頭。媽口裏稱謝四婆，伯娘就湊趣道：

「四婆真是破費得很，這一碗紅燒大頭魚就花錢不少了，還有那一大盤也得宰兩三隻肥鷄吧。」

四婆一面謙虛笑着走了出去，阿乙姐見她走後，在旁低聲冷笑道：「倒是這碗魚得花塊把錢那盤鷄還不是咱們家送去的。阿三可趁願了，早上叫他送去，他只啣嚙呢！」

難道真的殺了那隻大花鷄了嗎？四婆一向是非常好的人，絕不會做出這樣事來吧？不過阿乙姐這時像贏了牌九那樣咧開嘴笑，大家又都說這鷄肉嫩得好。

「真的，四婆宰了花鷄婆了嗎？」枝兒忍不住回頭問阿乙姐。

「傻姑兒，快吃吧，吃到肚子裏倒是真的帶走了！」阿乙姐立刻笑容。

本來枝兒已經滿眼含了淚，喉嚨裏一陣陣鹹澀，咽不下東西了。聽到這句答話，她的筷子落掉地上，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孩子們見她哭出聲來，大家却同時望着她笑，阿乙姐檢起掉地的筷子給她，臉上笑得更得意。

枝兒總是不肯接過筷子來，她只低頭嗚嗚的哭，媽看不過，走過來替她揩淚，哄道：

「不要哭，不要哭，枝兒是頂乖頂聽話的，聽媽的話，好好的吃飯，媽更疼你……」

枝兒漲紅了臉，還是不肯吃飯。她索性閉了眼哭，只望見那隻花鷄婆滿身濺了鮮血，慢宕宕的一步一跌的變了一大團黑東西，可怕極了。

「不想吃飯就別吃吧，存了食反不好。」媽見孩子仍舊不接筷子，所以也不逼她，還說，「好，下地同阿乙姐回家睡去吧？」

「不，我要去問一問四婆。」枝兒忽然決心的答，一邊跳下椅子就要去。

媽連忙拉住說，「這不許去問四婆，傻孩子。」

「不好意思的。」伯娘笑着望阿乙道，「都是阿乙姐多嘴惹的禍，你還不快哄好了她，讓你家太太吃飯。」

「『是非都爲多開口』」阿乙姐嘆了口氣笑着抱起枝兒，說，「乖姑兒，饒了我吧，我們回家做甜茶吃去，吃飽了睡覺。」

枝兒見是阿乙來抱，掙脫不了，心裏更加着惱，又不明白媽爲什麼不許她去問四婆，却打發阿乙姐領她去睡，真是委屈極了。

她一路依然嗚嗚的伏在阿乙姐肩上哭個不迭。

阿齊姐她們看着都嘆說，「看不出這孩子平常那麼乖，也會發這麼大脾氣！」選自新月

## 賭博

張維祺

老員在這一副牌裏，心中作了繁長的預計；他此刻的思想力，恐怕勝了全世界的人們。他腦中思索：

「中」「發」「碰」「三」「六一」「九」万吃一塊，就可聽張了！這樣早的牌，祇要兩進兩出，就好保贏錢的了！他心中又禁不住躍躍地跳動。他雖是一個老打麻雀的賭棍，可是這樣好的牌，從他十二歲打牌起，四十三年來是沒有遇到的事。他的面上，又禁不住一陣紅，一陣耳根又禁不住一陣熱。上一陣，可是這種變態，他又用盡心力地想把牠壓住，不使同伴們看出來。他最擔心的是坐在他對面的歪疤阿三，因為歪疤阿三，是出名的最會拔人家底面風的腳手。他又硬裝出自然的態度來，口裏也照前一樣地喃喃地說着：「倒連牌，不曉得到什麼時候會贏錢，到底有多少好輸……」可是他一面又這樣想：這副勝了，不但連輸去的本錢淘轉了，並且還要見贏錢了。中風一台，東風一台，一色清又是一台，這是三台的料子，這副是保贏錢的了！真不差，我今天出來的時候，一跨出筭門，便遇見了東村出喪的棺材，這一副牌，大概就是「官財」了！

這時候，宇宙間一切都沉默而黑暗；祇有這四位賭棍，老貝，歪疤阿三，和兩位從遠處來的生客，受了燭光的恩賜，有他們底生活底世界。他們各人完全把自己底心力去對付這眼前不可預測的變化。他們雖然有了燭火的光明，可是眼前的時間底將來和現在和過去的交代裏，這微妙而又微妙，不可覺察的一剎那內，還是暗而更暗，無從知悉的。當老貝伸長了手去挖牌的時候，就有無限的希望，他先用手抹一抹牌眼，緊緊而又用力地抹，因為這一抹裏，就可抹出了這不可預測的變化底「固定」來了！對或不對的，由他底手指的感覺能夠真實地報告他；從這報告裏，他已得了失望或遂願。可是他對於這手指的感覺底報告，又好似不十分可靠，等到用眼看真時才露出笑容或是繃住了眉梢。當別家打牌的時候，他又和先前一樣地生了無限的希望；好碰的吧？好吃的吧？於是他急急地把內面的牌次溫誦了一下；等到人家打出了，敏捷地和溫誦的相照應，於是他這無限的希望又生了結果；遂願或失

望，可是這個希望結了果以後，又生了別的了；前次所結的是失望的果吧，他希望這次總該遂願了！前次所結的是遂願的果吧，他想在順潮裏的牌真順手呵！這次自然也該這樣的吧——結果倒是失敗了。於是他就哼哼地詛咒着：『咳！歪來！歪來！』但是他的心裏還有無窮的層層疊疊的希望呢！他——不但是他呢？在他們底全體之內，都是這樣吧——用着他底——該說他們底吧——腦力目力耳力，以及觸覺底力，總之，用了全身心底力，努力地去做這無窮的層層疊疊的希望。在時間剎那剎那的過去裏，自然，這是萬分自然的，他就把這不可知的一層剝去了。他喜歡賭博，甚至於說打牌可以忘飢忘寒的。而這忘飢忘寒的原因，並不在金錢底來去。這奧味就在這不可知底一層一層的剝去，而又繼續着添上了一層一層的不可知。

這是五年以前的正月初七的一天吧？那一天正是老貝底五旬大壽。他接連忙了幾天。雖然他做壽的儀式並不怎樣闊綽，在人情裏也沒有什麼大的餽贈，所有的祇不過是三斤長壽麵，或者二百個全福的饅頭，或者是用紅的頭繩串的一百個的虛錢，在兩頭接連的地方，打着個歪而不正的雙全結。但在老貝底手裏已經覺得這是一件大大的事了。他生平祇有過三件大事，一件是他自己娶冬狗底娘，一件是為冬狗娶媳婦，一件就是他自己的五旬大壽了。現在已經把幾天來忙着的事精料畢了，他留住了幾個知己的朋友，在吃了壽酒以後，於是又興高彩烈地賭起牌來。雖然是正月初的天氣，還是十二分的寒冷，可是他們全不怕；他們雖然遇着了別的工作，也怕伸出手去，但是他們對於這竹背骨面的冷冰冰的牌，倒覺得比手爐更可愛些，情願拋了可愛手爐去，親近這更可愛的老貝底妻子也為着高興，看他們賭牌。伊又故意地問：『冬狗底爺，你冷嗎？』可是老貝還那裏理會到這些。他底妻子就跑到廚下，拿了個滿盛着冷水的甕頭來，偷偷地放在他腳下，說：『腳爐來了。』老貝無意地聽着，就無意

地把脚擱在甕頭底蓋上。他並沒說什麼，祇是一味對付着眼前的忙碌。他祇覺得這忙碌是有興味。直等到他賭完了牌，才覺得他脚所踏的是個水甕。可是在他覺察以後並不惱他妻子好事，他反而笑着說：「戒寒戒熱戒肚飢，真呀！真呀！」他這樣笑說後，默默地玩味着那深遠濃厚的興味，又合上了眼，默默地玩味。忽然，他底過去五十年的人生底畫圖完全展開在眼前了。

現在，老貝這副生平罕遇的好牌的機運，一步一步地迫緊了。雖然已經過了好久，可是他所切切期待着的可愛的生命總不見出現呢！他自己所挖來的，都是些圓的「洞子」；眼鏡似的「二筒」；水煙管似的「七筒」；或者是些「東子」；稻草似的「八束」；綢被似的「九束」。人家所打的，也都是些野風「西風」或「北風」；或者也是些在老貝是討厭的「筒子」或「東子」。雖然有時也打出「萬子」來，可不是「四萬」便是「七萬」。他自己挖的時候，用心緊緊地抹到「萬」字的摸樣，覺得這塊總該對的了，可是再抹上去的時候，就知道有些靠不住了，果然是八萬呵！他在時間剎那剎那地過去裏，步步由黑暗踏上光明，但他底失望的悲哀，也緊緊而又緊緊了！在眼前的牌堆裏，好似他所切切期待來的可愛的「三六九萬」已經不翼地飛往黑暗中去了！飛往大無邊際的黑暗中去了！他幾乎想，誰在無形中顛簸他呀？素來豪爽而不信有鬼的老貝也似乎有些記起了三十年前的小泉了。這是他生平僅有的一件悔心的事。因為小泉和他底弟媳有了私，他被一時底公憤所迫，竟用破舊的斧頭斬碎了小泉底腦袋。現在，他全身浸在失望的悲哀裏，無論如何掙扎，總是無濟於事，於是他心中就默默地想：大概小泉在作祟吧？他又默默地作了個許諾：「小泉，倘是我這副贏了，燒五百卷心經給你。」

好了！「六萬」居然在他下首的一家下來了。老貝又硬硬地鎮靜着，慢慢地叫一聲「碰」，雙手並

着去推他自己底牌。但是他對首的一家，歪把阿三，好似預先知道似的，也慢慢地說了一聲：「對不起，貝伯！」就伸手撈進了這塊黃金的「六萬。」老貝底靈魂全爲了阿三底語聲和舉動底兜攔所攔住。等他醒覺時，祇有一副五十六年的人生底畫圖完全展開在眼前了。

一九二三年十月九日于清涼山 選自小說月電

## 節 日

沈從文

落了一點小雨，天上灰濛濛的，這個中秋的晚上在×城已失去了中秋的意義。

一切皆有點朦朧，一切皆顯得寂寞。

街道的牆角轉折處，城市裏每人的心中，皆爲這點雨弄模糊闌淡了。

城中各處商人鋪子裏，仍然有稀稀疏疏的鑼鼓聲音，人家院落裏有斷續邊炮聲音，臨河樓上有簫笛聲音，每一家也皆有笑語聲音。這些聲音在細雨寒風混合成一片，帶着憂鬱的節日情調，飄颻到一個圍牆附近時，已微弱無力，模模糊糊，不能辨別牠來處方向了。

雨還在落。因爲圍牆附近地方的寂靜，雨也儼然較大了一些。

圍牆內就是被×城人長遠以來稱爲花園的牢獄。往些年分地方還保留了一種習慣，把活人放在一個木籠裏站死示衆時，花園門前曾經安置過八個木籠。被站死人的口號爲「觀花」，站籠本身也似乎是一個花瓶，因此×城人叫這地方爲花園，現在這花園已經有名無實，捉來的鄉下人，要殺的，多數是剝了衣服很瀟灑方便的牽到城外去砍頭，木籠因爲無用早已不知去向，故地方雖然稱爲花

園，漸漸的也無人明白這稱呼的意義了。

花園裏容納了一百左右的犯人，同關雞一樣混合的關在一處。這些從各個鄉村各種案件裏捕捉來的愚蠢的東西，多數是那麼老實，那麼瘦弱，胡裏胡塗的到了這個地方，擠擁在一處打發着命裏注定的每個日子。有些等候家中的罰款，有些等候衙門的死刑宣布，在等候中，人還是什麼也不明白，只看到日影上牆，黃昏後黑暗如何佔領屋角，喫一點粗糙囚糧。遇鬧監時就爬伏到粗石版的廊道上，卸下褲子，露出一個骯髒的屁股，挨那麼二十三十板子。

牢裏先是將整個院落分成四部，各處用大木柱作成的柵欄隔開，白日裏犯人可以各處走動，到了晚上，典獄官進牢收封點名時，犯人排成一隊站好，典獄官擎了厚的一本點名冊，禁卒肩上搭了若干副分量不等的腳鐐手梏，重要的，到時把人加上錄梏，再把鐵鎖鎖定到木柵欄柱旁，可以上下移動的鐵環上，其餘則各自歸號向預定的草裏一滾，事情就已完畢，典獄官同禁卒便走了。此後就是老犯來處置新犯，用各樣刑罰敲詐錢財的時候了。到後來忽然有一天，許多鄉下人在典獄官進監以後，把典獄官捆着重重的毆打了一頓，逃跑了一些犯人，因此一來，這獄裏就有了一種改革，院中重新在各處用鐵條隔開，把院中天井留出了一段空地，每日除了早上點名出恭時，各犯人能到院中一次以外，其餘時節所有犯人皆各在自己所定下的號內住下，互相分隔起來。院中空地留為典獄官進監點名收號來去的道路，從此典獄官危險也少了。新的改革產生一種新的秩序，鐵條門作好後，犯人們皆重新按名編號，重新按名發給囚糧，另外也用了一種新的規矩，就是出了一點小事時，按名加以鞭打，因為新的管獄方法不同了一點，管獄員半夜裏還可以來獄中巡視，老犯的私自行刑事情也隨同過去，制度消滅了。



新獄規初實行時，每一個犯人在每早上皆應在甬道上排隊點名，再魚貫而行依次到那個毛房去出恭，再各歸各號，大多數犯人皆鄉下農民，不習慣這件事，因此到時總大家擠着推着，互相用那雙愚蠢的畜生一般的眼睛望着同伴微笑，有鏗枯的且得臨時把牠解開，所以覺得非常新奇有趣。到後久一點，也就十分習慣自然了。

這獄中也如同別的地方別的監獄一樣，放了一批，殺了一批，隨即又會加上一批新來的人。大家毫無作爲的被關閉到這一個地方，每日除了經過特許的老犯，可以打點草鞋以外，其餘人什麼事也不作，就只望到天井的陽光推移明暗交替打發日子。

所有被拘留的人皆用命運作爲這無妄之災的註釋。什麼人被帶去過堂了，什麼人被打了，什麼人釋放了，什麼人恭喜發財牽去殺頭了，別的人皆似乎并不十分關心，看得極其自然。

每天有新來的人，這種人一看就可以明白，照例衣服乾淨一點，神氣顯得慌張焦灼，一聽到提人時就手足無措，白天無事，日子太長，就坐到自己草薦上，低下頭一句話不說，想念家中那些親人同所有的六畜什物。聽人說到提去的什麼人要殺頭了時，就臉兒嚇得焦黃，全身發抖，且走過去攀了鉄條癡癡的望着。坐久了牢獄稍久一點，人就變愚呆了，同畜生差不多了。

老犯自由行刑的權利，雖因爲制度的改革，完全失去了，可是到底因爲是老犯，在獄裏賣酒賣肉，生活得從從容容。獄裏發生什麼小爭持時，執行調解的也總是這一類人。

老犯同城市中的犯人常常酗酒鬧事，互相毆打，每到這種事件發生時，新來的鄉下犯人，多嚇怕得極其厲害，各自遠遠的靠牆根躺着，盼望莫誤打到身邊來。結果則獄吏進來，問訊是誰吵鬧，照例吵鬧的不肯說出，不吵鬧的誰也不敢說出，於是獄吏的鞭子，在每人身上抽一兩下，算是大家應得的待遇。

因爲過節的習慣，在×城還好好的存在，放在這種地方，犯人們也照例得到了些過節的好處。各人把那從上面發下來的一片肥肉，放在糙米飯團上，囫圇喫下後，各人皆望到天空的黃昏雨景，聽到遠處的各種市聲，等候獄官來收封點名。到後收號的來了，因爲過節，獄官們的團圓酒還喝得不够量，馬虎虎的查看了一下，吩咐了幾句照例的話，就走去了。

到了二更左右，有些人皆蜷成一團臥在稻草裏睡着了，有些人還默默的思索到花園外邊的家。節日光景，有些人不知道爲什麼原因，忽然吵鬧了起來了。先是各人還各自佔據到一個角隅，在黑暗中互相辱罵，到後越說越紛亂不清，一個拋了一隻草鞋過去，另一個就拋了一件別的東西過來，再到後來，兩個人中有一個爬了起來趕過去理論，兩個人即刻就在黑影裏毆打起來了。

只聽到肉與肉撞觸的鈍聲，拳頭同別的東西相碰的聲音，木頭瓶子，鑊鍋，以及其他拋擲的聲音。骨節的戛戛的聲音，喘息，辱罵，同獸類咬牙切齒時那種相似沈默的掙扎，繼續着，不知在什麼時候纔可以告一段落。顯然的，這裏也有一些人，爲了這個節日，喝了不少醞冽的燒酒，被燒酒醉倒發生着同別的世界也會同樣發生的事情了。

兩個醉醺醺的犯人在一個角隅裏翻天覆地的撲鬪時，一時節旁邊事外的人皆不說話。只聽到一個捲着舌頭的人，一面喘息一面辱罵：

「×你的娘，你以爲我對不起你。婆娘們算個什麼？婆娘們算個什麼……」  
似乎這個人正被壓在下層故話還在說着，卻因爲被人壓定，且被人嘴邊打了一拳，後來的話就含糊不清了。

另外黑暗一隅有上了點年紀的人喊着：「四平，四平，不要打出人命，放清醒點！」

又有人說：「打死一個就好了，打死一個，另一個頂命，這裏就清靜了。」

又有人說：「管事的頭兒快來了，各人四十板，今天過節，我們不能爲你們帶累領這種賞！」

還有人爲別的事說別的話，似乎毫不注意身邊附近毆打的。

說話的多是據守屋角沒有酒喝的人物。在獄中喝酒是有階級身分的。一會兒，只聽到一種鈍聲，一個人哎的喊了半個字，隨後是一個打草鞋用的木榔槌，遠遠的摔到牆邊，鐵條上復落在院子中的聲音。於是一切忽然靜寂了。

兩人中有一個被打暈了。

於是就聽到有人掙扎着，且一面含含糊糊的罵着：

「×你的娘，你以爲我對不起你。婆娘們算個什麼？要你莫扼喉嚨你不相信，你個雜種，一下子就相信了你個雜種……讓開一點，你個雜種。」

這仍然是那個捲舌頭醉鬼說話的聲音。名爲四平的醉鬼，這時還壓在他的身上，可是因爲已經被那一榔槌敲暈了，這壓在下面的醉鬼，推了一陣，掙扎了一陣，總仍然爬不起來，一面還是罵着各樣醜話粗話，一面就胡胡塗塗把臉貼在溼霉的磚地上睡着了。

稍靜寂一會。

黑暗中許多人又說話了。大家推論着。

「打死了一個，下面那個打死上面那個了。」

「四平打不死的，若打死，早在堂上被夾板折磨斷氣了。」

「一個暈了，一個睡了。」

「雜種成天罵雜種，自己就是雜種！」

「把燒酒放煙頭的纔真是雜種！」

「輕說點，酒店老板閻王來了！」

各處有噓噓的聲音，各處在傳遞知會，有些犯人就在院中甬道上油燈的微弱燈光，蹲着在地而下田字棋，有些做別的事情，怕管事一來知道，皆從這知會中得到了消息，各人就躺在原來所據的地面草堆裏，裝成各已安睡的樣子，讓管事的在門外用燈照照，且用長桿子隨意觸撞一兩個草堆裏那一團東西，看看是不是還在那裏。管事的一切照例的作着，一面照例的罵着許多醜話，一面聽着這些醜話於是這人看看甬道上的油燈，檢查一下各個鐵門上的鎖鑰，皮靴囊囊的又走了。

當真閻王來了。

一個大眉，大眼，方臉，光頭，肥厚的下頰生了一部絡腮鬍子，身高六尺的人物，手上擎了一個電筒，一根長長的鐵杖，跟踉蹌蹌的走過來，另外一個老年人提了一盞桅燈，似乎也喝了一杯，走路時見得搖晃晃，提燈的雖先開了門，到裏面甬道時卻走在後面一點，因為照規矩閻王應在前頭。

這人在外邊開了一個酒鋪，讓靠近西城下等人皆爲他那種加有草烟頭的燒酒醉倒，也讓這燒酒從一些人手中巧妙的偷運送到這獄中來，因此就發了一點小財。照××當地風氣一切官吏皆可以花錢買得，這人爲了自己坐過一陣監獄，受過了一些鞭笞，故買了一個管獄位置。這人作官以後，每每喝了一肚子自己所釀的燒酒，就跑到這地方來巡查，乘了酒性嚴厲的執行他的職務，隨意的毆打其中任何一個人，有時發現了一些小小危險東西，或是一把發鏽的小刀，或一根鐵條，或一枚稍大的釘子，追究不出這物件的主人時，就把每人各打二十下，才悻悻的擎了那點東西走去。

這人的行爲似乎只是在支取一種多年以前痛苦的子息，×城人是重在復仇的，他就在一切犯人的身上，索回那點痛苦。

閻王來時，大家皆裝睡着了。各處有假裝的鼾聲，各人皆希望自己可以倖倖逃避一次災難。

這人把電筒揚起，各處照了一下，且把鐵條從鐵欄外伸過去，向一個草堆裏戳了幾下，被戳的微微一動，這人便笑着，再用力戳了一下。

「該死的，你并不睡，你并不睡。你裝睡，你在想你的家中，想月亮，想酒喝，你是搶犯，你正在想你過去到山坳裏剝人衣服的情形……不要想這些，明天就得割你的頭顱，把你這個會做夢的大頭滾到田中去，讓野豬喫你！」

那個縮在草堆裏成一團的鄉下人，一點不明白他所說的意思，只是嚇得把鼻頭深深的埋到草裏，氣也不敢向外放出。儘鐵條戳了兩下，又在臀部脊部各打擊了兩下，也仍然不作聲，難關過去了，因為這鐵條又戳到第二個人身上去了。

第二個又被罵「把頭丟到田裏」又被重重的抽了兩下。

如此依次下去，似乎每一個人皆不免挨兩下。

大家皆知閻王今天一定多喝了兩杯，因為若不多喝兩杯酒，查驗不會如此苛刻。還沒有被毆打辱罵的，皆輕輕的移動了臥處的地位，極力向牆邊縮進去，把頭部向牆邊隱藏，把臀部迎向鐵條所及那一面，預備受戳受打。

到第五個時那先前一時互相毆打現在業已毫無知覺重疊在一堆的兩個醉人，便被閻王發現了。閻王用電筒照了一下，把鐵條在上面那個人身上戳了一下。

「狗×的你，做什麼壓到別人身上？你不是狗，你是豬。我知道你們正在打架，我聽到吵鬧的聲音，你見我來了，來不及把兩個人拉開，就裝成喫醉了睡覺的樣子，狗×的，你裝得好！」

一二三四……

這人一面胡亂亂的算着數目，一面隔了鉄條門，儘是把那個壓在上面失了知覺的犯人用力打着，到了四十後又重新再從一二三四算下去。

打了一陣還是不見有什麼聲息。

其餘的人皆知道那是永遠打不醒了的，但誰也不敢作聲。

跟同閻王來的老獄卒，把燈提得高高的照着，看看儘打不醒，覺得這樣打下去也無什麼意思了，就說：

「大老，他醉了，今天過節，一定醉了，算了罷。」

閻王把老獄卒手中的燈搶過手來，詳細細照了一下老獄卒的面孔。

「你這傢伙說什麼？你以為我不知道嗎？你以為我不明白他們送你送禮嗎？好，今天過節，既然醉了，多打兩下不會痛楚的，再打十下，留五十明天再說。」

一二三四打了十下，不行，又一二三四打了十下。

第六個剛被戳了一下時，老卒在旁邊又說話了。

「大老，你不要再打他們，你也打倦了，明天一總算賬罷。」

「明天算賬，明天算賬，明天加一倍算賬！」

閻王一面說一面又搶了老卒手中的燈，照了老卒的面孔一會，似乎想認清楚說話的人是不是這

個人口中哼哼的，仍然在那第六個的犯人身上重重的戳了一下，打了一下，纔離開下鉄柵欄，站到甬道中央去，大聲的罵着一個已經絞死了多年的老犯人名字。

閻王走了，只聽到外面牢門落鎖的聲音，又聽到不知爲什麼原因，在外邊大聲罵人的聲音，但不久一切就平靜了，毫無聲音了。

黑暗中有人罵娘的聲音，有逃過了這種災難，快樂得縱聲大笑的聲音，有摹仿了先前管獄人的腔調來說話的。

「媽的個東西，刀砍的，繩子絞的，媽的個東西……」

有人同鬼一樣咕咕的笑着。有人嘶了個嗓子說着：

「你媽的你上天去，你那個有毒的燒酒終有一天會打發你上天去的！」

遠遠的，什麼地方響了一聲槍，又隨即響了兩聲。

大家睡了。大家皆知燒酒已經把獄官打倒，今天不會再挨打了。

半夜裏有人爬起走向柵欄角上撒尿的，跌到兩個重疊在一處的醉鬼身旁，摸摸兩個人的鼻子，皆冷冷的已經毫無熟氣。這人尿也不敢撒了，趕忙回去蜷臥在自己的草窠裏，擬想到明天早上一定有人用門板擡人出去，一共得擡兩次。這是一個新來花園不久的鄉下人，還不明白花園的規矩，在獄中瘦斃的，得從牆洞裏倒拖出去。

城中一切皆睡着了，只有這樣一個人，縮成一團的臥在草裏，想着身旁的死人，聽着城外的狼嗥。×城是多狼的，因爲小孩子的大量死亡，衙門中每天殺人，狼的食料就從不如窮人的食料那麼貧乏難得。

## 隔絕的世界

孫俚工

隆隆的爆竹聲我那茅房中的女人驚醒了。

那時正是舊歷底十二月三十日晚上，是一個人們最快樂的一夜。

在一陣很冷酷的雨點飛過去了以後，接連着的就是一股寒淒淒的風夾着黑墨的夜，緊緊地壓迫而來，差不多使那立在大街後面的那櫃茅房很淒涼地打了幾個寒顫。

那女人懷中抱着一個病勢十分沉重的五歲來大的小孩。

伊抱着那小孩坐在一口行灶的前面，這口行灶是安放在離床鋪不到二尺來地所在，裏面正燒着一星兒的火。伊此刻守着那一星兒的火，好像是在那等待一個期望的實現。可是饑餓，寒冷，愁苦，困倦，病的小孩底糾纏，種種不可幸免的，苦痛打在伊底身上，伊不知不覺便睡去了。不，伊眼見着伊底男人回來了。伊見着他手中拿這許多米，肉，酒，菜，各樣很好的口味，有一尾黃金色的大鱗的魚，還是剛從水中撈起來的一樣，伊接到手裏，那魚一跳，幾乎掉在地下，要不是伊手脚來得快。伊心想平常買來吃的，多半是那又鹹又腐臭的細鱗鱧子魚，從沒有吃過一個這麼大鱗的，而且是這麼活生生的。伊又看那些米，都是上熟的白稻，酒菜，各樣都是平常看見人家吃慣了而自己却沒有吃過一回的那樣的好味道。伊又想到這樣好的東西，好的味道，爲什麼也能夠有吃的了，大概是因爲這是過年的日子嗎？這時伊所等着的期望差不多真地實現了。伊又看見他底男人從伊自己親自爲他補綴的新的衣袋裏



拿出好幾塊大洋來，也一起交給在伊手裏。伊接在手裏並不似平常的那樣珍視的眼光，却用了很大方的口氣埋怨伊底男人有大洋在身邊何以不幫小孩買一件厚點的綿衣回來，就免得孩子受凍成了傷寒症了。這是急壞得阿誰呢！而且剛纔孩子吵要「九條龍」燃放呢！平時孩子一時饑，一時寒，跟着他們整年地挨着過來了，在年節裏需要一點什麼，也不是過分。

伊所想的所說的，一點也沒有什麼錯處，伊底男人也並沒有反駁伊的。不錯，伊所想的，所說的，有誰能反駁伊呢？可是伊此刻竟全忘記了伊底一切都是——一個虛幻的大夢。

## 二

隆隆的爆竹聲把那茅房中的女人驚醒了。

「哎喲！」伊從夢中驚醒過來，把夢中所有的一切都失掉了，不覺失望地叫了出來，伊懷中所抱着的，小孩幾乎要掉下地去了。伊又急忙地樓起來。

「爸爸……爸爸……」小孩呻吟中的聲音，彷彿一隻小鳥中了彈子將要斃命時那種最後的哀鳴。

「孩子，我底寶寶！我在這里。」伊撫慰他，從伊失望的，而且破碎了的心底裏發出嘆息來。

停一會屋子裏又靜下去了。只有外面的爆聲和呼呼的四壁的風。

因為伊在嘆息之後，又被那不可幸免的饑餓，寒冷，愁苦，困倦……種種的苦痛，打在伊身上，伊掙扎不住，伊又不知不覺地睡去，仍在那裏繼續着伊底幻夢去了。

「爸……媽……」小孩子底聲音，又在沉寂的空中抖戰着。

「孩子，我底寶寶！我在這裏。」

「爸……呀……」

「爸爸，幫你買爆去了，就會回來的。你好好地等着，孩子，我底寶寶，我在這裏，——你底媽在這裏。」伊極力地撫慰着孩子。從伊底失望的而且破碎了的心底裏流出淚來。

可是不行了。孩子底病勢此刻已轉成驚風了。

孩子白睜着眼睛，緊閉着口腔，不斷地伸展着四肢，牙齒磨擦成咯咯的聲響。

伊怕極，急極，伊從失望的而且破碎了的心底裏悽慘地哭出來了。

但是哭只是哭，誰也不能來理會伊，來安慰伊。

雖然冷冰一樣的風助着伊悲哀急切地吼叫，而同時轟然的爆聲，也就正在那裏熱烈地嘲笑着伊哩！

### 三

在一條巷子的轉角，有一陳公館。公館大門是舊式，裏面却是一棟新造的洋樓。大門旁邊釘着一塊光亮的銅牌子上面鑄着「桐城馬寓」。門上新貼着一付用了顏字寫的大紅對聯。上邊是「勳垂交趾」下邊是「派衍扶風」。這時雨雖然停止了，但黑暗的夜仍是一樣地籠罩在幸福的人們底屋頂上。有誰知道他們住在這個宏壯的公館裏所做的是什麼事情呢？

一輛馬車停在公館門口。馬車上面掛着兩盞水月燈，光亮閃耀如同猛獸底兩隻眼珠。馬夫先跳下車來，把車門開開。一個男子從車內跳出。這時大門早已打開，那男子一直溜進門內，上

樓去了。

「啊呀，正在打牌呀！而且老四老五都……」男子脫掉外套，坐在安樂椅上，眼睛釘在那兩個對面坐着的小孩一個十四歲，一個十二歲光景。一個小丫頭擦燃了一根火柴送將前去，把他含在口裏的那支雪茄發燃，登時空中有一縷白色的烟霧綿延着。

「就是因老等你不回來，阿母久坐倦了……對，難道你阿哥打得牌，阿弟就不能夠嗎？……」坐在挨近安樂椅這方的一個年青的女人笑着說。

「不必說多話，你們年頭月尾，須得樂一樂的，不管孩子和大人，你快來幫我打相罷，年老了，眼睛到底有點兒花暈，及不來少年！」坐在那年青的女人對面的一個老女人也高興地說着，接連又叫那小丫頭把桌下炭盆火添大，洋爐子裏的煤炭也須加上一些，今晚天氣格外凍人，真正是過年時節的天氣呢！

這時房子裏敲拍敲拍的牌聲和溶溶的笑語聲充滿了一室。只有老四和老五却怕了他們阿哥那種正派的樣子，只用心地照顧自己底牌，不敢開一句口。有時他們還故意把牌打錯了，以爲他們不會的表示，或是把一些要緊的牌打出去給他們嫂子和母親。

「母親今夜手氣大紅呢，已經贏得如許多了。」這時那男子已經站在了那老的女人底背後。注視着他母親面前的那一大堆銅板和角子。

「不紅，也是不了的，你那個寶貝等一下醒來了就要討守歲錢的債的呢！」那老女人說着，却從慌忙之中不覺的把伊自己底一對本風打了一個出去，想要收回來又不好意思說得，只好頻頻地從心底裏呼着晦氣。

那男子站在伊底背後只是嗤嗤地笑。

「你也不要這樣高興罷。」那年青的婦人已覺得這中間的緣故，故意指着別的說，望着那男人笑了，一面燃了一支雪茄啣在口裏，「孩子剛纔說着爸爸回來時，他也要一些守歲錢拿來買「鐵樹開花」的爆來放呢……」

「還有「九條龍」呢，老五這時也笑着開口了。

「唉，還有「金盆月亮」呢，還有二十響的扯鈴呢！」老四也補說了一句，「那些都要買的。」

「啊，對了，還有買得的年糕沒有叫馬夫送進來呢？」那男子說着便叫那小丫頭去叫老媽子到馬夫那里去取了年糕來。

#### 四

馬夫在他把馬車卸好，把馬關在廄裏以後，那老媽子便來問他要年糕了。他一見那老媽子便問伊今天他家裏可曾來找過他麼？他很惦着他底孩子。

「你底孩子還沒有好些麼？」那老媽子問。

「前天我到家裏，全身正熱得厲害……」馬夫顯出憂悶的顏色。

「哎，可就要加勁請醫生看，熱得厲害，可就怕驚風……」

「真真不了，請醫生是對的，我也想可是錢……」馬夫顏面上的憂悶愈加地重了。

「是也難怪你悶氣，醫生沒有不要錢的，而且藥又貴得很……真正世界上哪一個醫生是爲我們貧人設的？哪一家藥店是爲我們貧人開的？我當你說，我也是一個苦到盡頭的人，我爲了我那些小孩

子，也算苦夠了。三天兩天，不是大的頭疼，發燒，就是小的吐瀉，肚瀉；說來真是氣悶呵，偏是愈加貧窮的人家底孩子，偏是愈加愛發病……唉，好容易養大一個小孩，在有錢的人家看來不算什麼！最是在我們窮苦的……」

老媽子流水似地氣憤憤地說着，停了一下，又忽然想到一個什麼似的對着馬夫問道：

「你去觀音庵討過神水沒有？」

「就是通齊門那個觀音庵麼？」

「是的，就在那裏，靈驗得很，我底第三個孩子就是全靠那裏的討來的神水救活的。可憐，哪裏有錢吃藥！」

「是真的，我將要……如果孩子還活着的，我得要到那裏去討點神水。看怎麼樣……那末今晚須得回去一趟，不曉得老爺肯……」

馬夫說着，那時已把年糕送給老媽子一同進裏面去了。

## 五

「老爺——今晚我要——告個假。」

「怎麼？你要告假？你不是前幾天告過一次假麼？怎麼今天又……」

「過年，我也必得回去還有……」

「過什麼年！你們……」

「是本來不應該……不過還有我底小孩病得厲害。蒙老爺准假，前天回去看了一回，已經把聲音

相貌都改了！

室中暫時靜穆了一會，就是麻雀牌打在紅的光滑的桌子上面，好似也變做了一種清脆的聲音，電燈底光線也都覺得柔和了。

年青的女人「他要回去，那末明天的馬車誰……？」

那男子連搖着頭，「絕不能准他……！」

「明天，我一天亮就來，決不誤事的……只要回去看一看孩子已經死了還是活着。」馬夫遠遠地站在樓梯上。

「不行，年頭月尾，什麼死的活的……你終竟是吃我的飯！」那男子板着面孔，背後還帶着一種哼的煞尾。

車夫沒有作聲，也不敢作聲，飢餓使他養成極堅強的忍耐；生活已把他底志氣消滅了。

「好罷，聽憑於天，吃殘了你底飯。」他心裏發出微弱的嘆息，而且在無形之中，他已經安慰了他自己了。

這時他回到冷淒淒的房子裏。

「要把馬關好，喂好。」接着從樓上傳下一種聲音來。

「多時好了！」他毫不費思索地大聲回答了一句。但馬上在他底鬱悶的心裏也用了疑問的口氣說道：「你們以為我是光會吃你們底飯……光是會刻薄人嗎……而且我就光是看着我底孩子不得救？」

這時他心裏問題真多起來，也像泉水一般地湧出來了。他心想如果他孩子不得救，他可能再生下

同樣的孩子？不然，他可能當一輩子的馬夫？到老還是又有誰送他終身，誰來收拾他底老骨頭？不然，然，孩子不會死的一個小小的傷風，就會好的！好了！真地好了！從五歲，六歲，七歲，以至於十五，十六，十七，念五，念六，念七，三十……四十……好了！但是又可能送他進學堂讀書？可能給他娶美好的媳婦？可能……許多的「可能」……已經緊緊地糾纏住了在他底心頭，紛亂了，不可解了。於是他又想到他那座茅房，又想到他那茅房裏面的每件東西，兩根條椽，一塊木板所架成的床，床前的行竈，床頭的碗，床上的絮被；他又想到每件東西底破綻，床是窄而且破的。行竈已經裂了一條很長的拆縫，碗有兩隻也被孩子打了一個大缺口，孩子因此挨了他媽幾頓飽打，絮被也是樓檻的……他想到這裏他底心意好似已經灰冷到了十二分了。

『好罷，聽憑於天罷！即令孩子不得救，誰能說不是他底福？又誰能說不是我底福？』他拖長着心坎的嘆息，默默地對他自己說訴着。但是有誰去告訴他，他底兒子已在這大衆最快樂的一晚裏果然回到他底永遠安樂的故鄉去了呢？

## 六

這是元旦裏第二天了。

這日，好晴明的天氣，風也息了，溼溼的路也乾爽了。這真是快樂新年裏一個最好的日子了。

在城外一個曠野裏，有一男人手拿着鋤頭，在那裏不斷的挖着土，旁邊有一女人撫着一具小小的棺材在那裏很悲哀地哭着。

但是哭只是哭，誰也不能來理會伊，來安慰伊。

雖然在曠野東邊的大路上有許多郊遊的男女。

一羣學生的有拿着手杖，有的荷着汽槍，向那野樹叢裏笑嬉嬉地走去了。

一對中年夫婦，男子穿着洋裝，女人也穿着水白色的縐緞做了面子的狐裘，裝飾得極其華耀，後面跟着一個走得懶洋洋的女工。又有一對少年男女挺着胸，健着步武，很快的超越那中年夫婦向前走去。吃吃的笑聲中，響着很整齊而又急速的步伐聲。

大路過去，有一道水溝。通着一條不很結實的木板架的橋，橋底東邊。有一叢小竹，竹子底旁邊有幾個工人在那裏錘着預備來修馬路的小石子。鐵錘擊下去的聲音，遙遙成了那哭聲的音節拍子。

又有一羣小孩，飛跑地向前面一個小山上奔去了。這些中間也有拿着風箏的，也有夾着扯鈴的，也有帶着地雷的。

但是哭只是哭，誰有閒工夫來理會伊，來安慰伊呢？

一具小小的棺材，現在已成了一個狹而長的小黃土堆，哭聲也漸漸成了悽慘的幽咽。幾隻寒雀，在無葉的枝頭鳴着，彷彿唱着那最後的挽歌：『一個馬夫底兒子死了！』

等到夕陽發出黃金色對着人們微笑的時候，兩個悽零零的影子，也從那黃昏的霧氣中間消失了。

再過幾天，有一個畫家，帶着畫具在這裏寫生。他取了那叢野樹做了中心，木橋竹林，錘石的人做近景，而以那小山做遠景，野地上點綴了許多的小草碎石。

同時又有一個新的詩人漫遊到這裏，也把那近的竹林野樹遠的山影，以及樹上小雀底婉轉的歌聲，竹林中清脆的風聲，橋下小溝底流水聲，採去用做新詩底材料。



但是狹而長的小黃土推與悽慘的哭聲呢？畢竟在愛美的藝術家底下眼中失落了。

選自海的渴慕者民智版

## 輕微的印象

黎錦明

「四小姐，你的大姐和人家講戀愛了。」多情的亢夫不到十五歲便成熟了，微笑的挑撥鄰家汪氏的女兒。」

「啐……！我告訴去！」四小姐說時，朝亢夫駭怪的翻了翻白眼，從玩伴中引身出來，倉忙的往角門回家走了。

兩點槐花由樹杪飄下。在亢夫白的頰上偎了一偎又飛去了。他默默無言，低頭弄着肘旁的石榴花枝，折了一片小葉含在口中，嚙出一點辛酸來。玩伴們都鄙視他了，因為他侵犯了汪家寡婦的真潔和莊嚴……

燈光投在亢夫的髮上，映出那柔黑的光輝。他面前斜擺着一冊薄薄的英文，兩箇綠從窗上撲來，落在書面上和小蟹似的橫行。——他呆呆的覷着，憶起剛才的事來。

「下次說話要謹慎些，她是青年的寡婦，怎麼能用這種話去侮蔑她呢？」她的嫂子在窗外說。草屨拂在衣衫上的微聲。

「趕緊去陪個禮罷！不然……」他的哥哥說，接着又調着他的女兒嬉笑了。一陣幽揚的絃聲從西屋樓上傳來。他想起那樓上妙年的女兒，大約這時正在曼歌清唱。他又想自

己如在非洲的大森林裏孤獨的踟躕，濃烈的樹香包裹他的靈魂，也有毒蟲猛獸戕害他的生命。不覺間他倒在燈前昏昏的入夢了。

以後再也不看見四小姐來聯合他來作玩伴。角門從此長時的關住，只偶時看見汪家太太開一回兩回，伸出頭來叫兩句。他再也不敢出大門了，因為怕經過汪家的院落，怕遭受從窗鏡裏攔來的寒光，怕人們排斥的喁喁私語。

汪家大小姐還是標緻啊，他仍然這般縈想，不過從此他在苦悶的縈想裏漸次失却給她的愛力以至消滅於無。並且他相信女人的心情符合了孔夫子論女子與小人的一段話，他漸漸的畏忌女人，不愛和女人親近。

槐花一片片灑到塵土上，又和塵土一同消失了，枝頭結出一球球和扁豆似的槐實來，已是初夏了。愛亂嚷的喜鵲報着榮華的消息，鴿哨央央的在大氣裏放出和平的聲浪。

好幾回偶然撞着汪大小姐，在她容顏上領受了一些冷酷，和他的心境一樣冰霜。

一天，他，着幾本書在一條大街上踽踽的走着。一聲叮嚀突然提起他沒在沈思裏的注意，他擡頭看見一列正在飛行着的洋車。車上都坐的時裝的女子，其中一個便是汪家大小姐，臉上還罩着凜然的冰霜。

「是麼？」一個悄聲回顧說，於是她們的視線撲刺刺的一齊掛上他的臉。帶着微笑又帶着一些輕浮蔑視的神情。他不禁一陣羞慚，在羞慚裏覺到這件不可解的事似乎陷到不可拔的深淵裏去了，只是遭受人們這樣的侮辱和輕視。

這一件事永永鑄在他的心頭。他洞悉這事的內層了，他在狐疑裏造出他初期的想象。

「哈哈，貞潔原來如此！」以後他常時兀自的笑說，將那英文課本拍的一聲擲到桌上。在夢境裏也找不出像這一箇奇幻的事……

綠蔭蓋着全部院落，暑氣未消的夏晚，人們散聚在院中。孩子們只從花枝裏竄，小姐們便默坐在竹牀上，柔柔的拂着羽扇，擡起眼望着蒼穹，在回憶過去甜蜜的故事。清淡的月光投在她們的身上，由簷動着的輕紗裏映出潔白的肌膚，晚風也和月色一樣的清涼，吹動了花枝，吹動了她們的美髮，流出同一樣的幽香。

亢夫從外歸來，走經這箇小小世界，深深的受了一回誘惑。

竟想不到她——他所忌畏的女人——斜着眼波睇着他了。他的心神一陣緊張，忙望了她一眼低下頭去。然而他還是覺得女人的虛偽——這樣甜蜜的暗示雖陶冶他生命的全部，只是昏黑的四周找不出一條到那田地的道路。他受了誘惑，但他永懷着猜疑。

每一次每一晚經行彼處，這機會裏繼續的給他以斜睇，目語。有時微笑，輕響。

然而不過如此罷。他的心意只是在縈想裏奔流。

一直到深秋，木葉由枝杪「嗤」的一聲落下，院裏佈滿了涼風和蟲語時，才不見她的倩影。年華如流水相逐的去了，他再來京都時已睽隔四年有餘了。

他住在已經遷移了的寓所，站在茫茫的前程上，把這件殘餘的舊痕完全消滅了。他有時聽到人們口邊傳來她的消息，說她已經得到一個美滿的職業。他聽後便淡淡的忘却，不願意聯想到那些故事。有一天，他偶然聽說她來到這裏，他只是挾着好奇心去探視她。她着了一件件狐皮外氅，容顏還是和往年一樣，只是消瘦了一點。他絕料不到她會發覺他的窺探。最令他驚奇的，她忽然臉上一陣紅暈，

流出少女時的容色——朝在他窺探的處所望了一眼，低下頭來……  
如今，他爲她悲哀了，想到在世界上爲禮教所牢籠的女子，有時很想戀慕她，但心意再也不許他戀慕她了。

一九二五年六月作選自烈火

## 蜜 蜂

張天翼

### 第一信

姊姊，今天的信來了。恰巧我就跟王寅生回來了。

王寅生就是虎哥。王寅生比我大兩歲。王寅生就十三歲了。還有陳福泉也是十三歲。陳福泉就是小和尚。

姊姊，我叫我把天天的事都寫信給你，我要聽你的話了。我恰巧就寫信給你了。我回了家放了書包，我就去小便。我過了小便，恰巧我就來寫信了。

現在我們要儲蓄了。方老師說一個人儲過了蓄，一個人就是好人了。方老師寫了兩個字：「儉德」——這兩個字真難寫呀。

方老師說：

「一個人總要有儉德。日本有個大富翁，有許多許多的錢。有人問他：「你怎樣副起來的？」他說：「我是儲蓄起來的。」錢不要亂花，把錢存起來，就是儉德。」

恰巧方老師就說：我們要半一個儉德會了。我們大家一個星期要存幾個錢，過了歲十年幾百年就

很副了。方老師說：

「你們贊成不贊成？」

「我贊成。」

「贊成！」

「方老師，我不贊成。」

「爲什麼不贊成？」

「我沒有錢，媽不給我錢。」

「你對你母親說，儲蓄是很好的事情。一個人總要有儉德。你家裏錢少，你可少儲蓄一點。」

我跟王寅生跟陳福泉一個星期存一個同子。昨天恰巧我跟王寅生跟陳福泉就拿一個同子去儉德了。我儉過了德我真快活呀。姊姊你儉過德沒有？方老師說一個人總要儉一點德的。儉過了德就是好人了。岳飛一定儉過德的。

馬俊跟莊克襄說：

「他們一個星期只存一個同子，他們真丟面。我們一個星期存四毛錢哩，不是麼？」

馬俊就是鷄屁股。馬俊頂壞。虎哥說馬俊一天要舐一次莊克襄的屁股。莊克襄是大頭鬼。莊克襄恰巧就說這：

「我們一個星期存四毛錢。他們一個星期只存一個同子。我爸爸給我存了三千塊錢哩。」

王寅生就叫起來了：

「不希汗，不希汗！」

「你們沒有錢，你們……」

馬俊牽住大頭鬼的手：

「我們還有氣車哩，不是麼。氣車走起來像跑一樣。」

我恰巧就說道：

「馬俊舐大頭鬼的屁股。」

大頭鬼爸爸頂壞。大頭鬼的爸爸就是老大頭鬼。大頭鬼的爸爸就是蜜蜂老板。大頭鬼的爸爸的蜜

蜂吃我們的稻漿。

王寅生巴的跳到椅子上：

「大頭鬼家裏的蜜蜂吃我們的稻漿。打倒意大利蜜蜂！」

「哼，你打不倒我們。我們有一萬二千箱意大利蜜蜂。我們在上海有三個汽車。」

說呀說的陳福泉就巴的巴的跳過來了。陳福泉跑過來就說道：

「我們也有屁車。我們有一百個一千個一萬個屁車。我們的屁車是裝大頭鬼裝狗用的。」

「我們的屁車還裝老大頭鬼。」虎哥說。

恰巧大家就哇啦哇啦叫起來了：

「還裝老大頭鬼，還裝鷄屁股的爸爸。」

「裝老大頭鬼，裝蜜蜂老板。」

叫呀叫的黑牛就跑進來了。黑牛比我們大。黑牛比我們高兩級。黑牛就跑到講臺上去了。

「大頭鬼的爸爸養意大利蜜蜂吃我們的稻漿。我們打倒大頭鬼！」

「打倒大頭鬼！」

大頭鬼說：

「你們敢！」

雞屁眼跟大頭鬼說道：

「我們叫鮮長抓他們！」

「我爸爸跟鮮長是好朋友。我爸爸叫鮮長抓你們爸爸。我爸爸有一萬二千箱意大利蜜蜂！」

「你們的蜜蜂吃我們的稻漿。打倒意大利蜜蜂！」

「打倒大頭鬼！」

「打倒雞屁眼的爸爸！雞屁眼的爸爸是老雞屁眼。老雞屁眼在振華養蜂場做事，他是邦老大頭鬼的。」

王寅生叫道：

「老雞屁眼，舔老大頭鬼的屁股呀！」

黑牛恰巧就在黑板上各落各落寫起來了：

打倒一切大頭鬼！

拾巧我們就叫起來了：

「打倒一切大頭鬼！」

打過了倒我們就哇啦哇啦唱起來了：

「大頭鬼渴涼水。」

黑牛敬書

扳倒缸軋壞腿！」

唱呀唱的我就去小便起來。小過了便我就回來了。後來方老師來了。方老師說：

「你們以後不准說打倒莊克襄的父親。他的父親是很好的，他這種蜜蜂的十業是要提唱的。他養蜜蜂很有成績。」

「他們的蜜蜂吃我們稻漿。」

「振華養蜂場本來在九里松。九里松靠着田。是要吃稻漿的。現在她搬和尚橋去了，怎麼還會吃稻漿。」

「我哥哥說蜜蜂現在還是吃我的稻漿。」

「好了好了，不准多說了。」

方老師頂壞。方老師邦大頭鬼。我們不愛方老師。我們恰巧愛羅老師。跟徐老師。聽說羅老師要跟徐老師結婚了。徐老師恰巧到青倒去了。徐老師恰巧後天就要回學校來了。

方老師說意大利蜜蜂是頂好的蜜蜂。我們大家就說意大利蜜蜂是頂壞，頂壞頂壞，是最最不好的。蘇比利尚橋，都大噯。方老師說意大利現在有個大英雄。姊姊，大英雄是不是就是梅蘭芳？

說呀說的我們就上體操了。下了課我就回家了。我恰巧就看見田上有許多蜜蜂。大頭鬼的蜜蜂又來吃我們的稻漿了。

古時候振華養蜂場在九里松，大頭鬼的蜜蜂恰巧就吃我們的稻漿了。古時候恰巧爸爸跟哥哥跟大家的爸爸哥哥跟羅老師跟徐老師跟師範生跟許多許多人，一千一萬個人到鮮長牙門。那里請怨



要振華養蜂場搬走。請呀請的振華養蜂場就不在九里松了，恰巧振華養蜂場就搬到和尚橋了。現在大頭鬼的蜜蜂又來吃稻漿了。

爸爸跟哥哥說：

「今年又糟了糕：稻漿一吃完，我們全家就完了。完不了租，四太爺又得叫老磨來必我們了。」

哥哥咬咬嘴唇：

「一定要想法子。」

「蜜蜂搬到和尚橋還是不行：蜜蜂還是吃稻漿。」

說呀說的松伯伯來了。松伯伯是虎哥的爸爸。他們就談起來了，恰巧就談到蜜蜂了。恰巧二哥就叫我睡了。

不寫了。我要小便去了。小便過我就要睡了，姊姊你也早點睡呀。

## 第一信

姊姊。今天徐老師回來了，我真快活呀。我們大家叫道：

「歡迎徐老師！歡迎徐老師！」

徐老師比古時候更美麗了。徐老師真像姊姊，所以徐老師是姊姊的好朋友。徐老師愛我，恰巧徐老師就送我六雙東西了。這是有用的東西——這個字我寫不出。這東西是長的，給腳穿的，是黑的，不是鞋子。姊姊你知道麼？我再說一扁長的，黑的，給腳穿的，不是鞋子。

大頭鬼跟鷄屁股沒有那雙東西。徐老師不愛大頭鬼跟鷄屁股，徐老師不送給大頭鬼有鷄屁股那

雙東西。

大頭鬼說：

「這有什麼希罕，我姊姊有一百雙。我姊姊有絲的。」  
我道：

「你姊姊有死的。我有活的。」

陳福泉恰巧把一個手舉起來了：

「大頭鬼家裏的東西都是死的。大頭鬼家裏的蜜蜂也得死的，我們的谷子就好了。」

「我們殺死大頭鬼的蜜蜂！」

「你敢！」大頭鬼說。「馬俊，他們不敢。對不對。」

雞屁股就把頭靠大頭鬼耳朵上去了。靠呀靠的雞屁股就說道：

「我們叫鮮長抓他們！」

王寅生恰巧就告訴我鮮長是王寅生的兒子。

「他是我兒子。老大頭鬼是我兒子的朋友。大頭鬼是我兒子的朋友的兒子。啊呀，他們都不聽我話。啊呀，老子氣死了，氣死了。」

「告訴老師，」大頭鬼說。

「呸！」陳福泉呸呀呸的就一口口水吐在大頭鬼身上了。

大頭鬼恰巧就說：

「打你！」

大頭鬼恰巧就對陳福泉一拳。陳福泉早就跑開了。大頭鬼恰巧就打個空。我們大家就哇哇叫起來了。

「打不着，爛狗脚。」

打不着，爛狗脚。」

大頭鬼恰巧就要哭了。鷄屁股對大頭鬼說：

「我們不要理他們。我們走罷。」

大頭鬼不理鷄屁股。

鷄屁股恰巧又說：

「他們都是壞人。我們叫鮮長抓他們。我們家裏有一萬二千箱意大利蜜蜂哩。」

大頭鬼道：

「羞呀，意大利蜜蜂是你家裏的麼。意大利蜜蜂是我爸爸的。」

「你不跟我好了麼？」

「羞」

黑牛巴的巴的跑來了。黑牛恰巧就說：

「羞呀羞呀？馬屁拍不上給馬打一腳。」

我們大家恰巧就叫起來了。

「羞呀羞呀！」

「啊呀羞呀！」

「哈哈羞死了！一二三！」

「一面羞，

兩面羞，

中間一根老骨頭。」

我們大家就唱起來了。

唱呀唱的「哇！雞屁眼恰巧就哭了。雞屁眼從古以來是哭死賣。我們大家恰巧就哇啦哇啦唱起來了。」

「哭死賣，

賣稻草，

「賣賣到和尚橋……」

黑牛唱道：

「賣賣到和尚橋……」

你們的老師來了：

大家快快跑，

一二三，

快快跑！」

大家就巴的巴的跑了。

方老師問：

「什麼事，什麼事。」

後來方老師對我們說道：

「你們大家都欺五莊克襄跟馬俊，這是很不好的。同學都要和好。你們要愛全校的同學，將來你們才會愛全國的同胞。所以同學都要相愛。」

「方老師，是他們欺五我們，他們笑我們沒有……」

「方老師，他們的蜜蜂吃我們的稻漿。」

「方老師，他們說要抓我們。」

「好了好了，」方老師說。「你們都是小孩子話，不許說了。以後你們不許再欺五他們。」

方老師是邦大頭鬼的呀。」

我們恰巧跟徐老師說：

「方老師頂壞。徐老師不要跟方老師好。」

徐老師笑起來了。徐老師的手放我頭上。徐老師說——

徐老師沒有說話。

我問：

「肯麼？以後你不要跟方老師好。」

「好，我一定聽你們的話。」

後來恰巧就上國語了。上過了國語陳福泉恰巧就說：

「我看見徐老師跟方老師說話。」

「真的麼？徐老師說過不跟方老師好的呀。」

我恰巧就巴的巴的跑到徐老師房裏。

「徐老師，楊老師說的一個人總不要失信。你失信。」

徐老師笑道：

「我怎麼失信呢？」

徐老師還笑哩！

我道：

「你說過不跟方老師好的。後來你又跟方老師說話。」

「說話不是要好。話總要說的，不過我不跟他要好。快回去罷。爸爸在家裏等你。」

我說：我們不要好的人是不說話的。我恰巧就跑出來了。我恰巧就跟虎哥回來了。

我們看見許多蜜蜂了。田裏有許多蜜蜂，幾千幾萬。

我們叫道：

「打倒一切大頭鬼！」

### 第三信

姊姊，徐老師把你的信給我了。

「襪」字真難寫呀。

「恰巧」兩個字用錯了麼？黑牛的作文有許多「恰巧」，得了一個「甲上」哩。要是不對，黑牛爲

什麼有「甲上」呢？

「古時候」三個字也用錯了麼？羅老師說「古時候」就是「從前」；「古時候有個國王」就是「從前有個國王」。

姊姊，我看到你的信真快活呀。我有點不快活，我看見田裏有幾千幾萬蜜蜂——嗡嗡，嗡嗡，嗡嗡！爸爸跟哥哥也不快活了，爸爸跟哥哥怕今年收不到谷子，要吃官司了。

今天天晴了，大頭鬼的意大利蜜蜂飛呀飛的來吃稻漿了，蜜蜂真多呀，走一步路蜜蜂就碰到面上來了，嗡嗡，嗡嗡，嗡嗡。天上是蜜蜂，地上是蜂蜜，蜂蜜堆在田上，蜂蜜把我的鼻孔都塞住了，我沒有鼻子了。幾千幾萬，幾萬萬蜜蜂把天都當黑了，像吃過晚飯一樣了。幾千幾萬，幾萬萬蜜蜂嗡嗡，像打雷一樣了。蜜蜂真是壞東西呀。大頭鬼真頂壞呀。大頭鬼爲什麼要養蜜蜂呢？大頭鬼爲什麼不養蝴蝶呢？蝴蝶真好看呀。今天我跟黑牛跟陳福泉跟王寅生捉了一個大蝴蝶，最大最大，真好玩呀。蜜蜂最不好看。羅老師說大頭鬼家裏養蜜蜂是要賺錢。老大頭鬼就是蜜蜂老板，老大頭鬼賺了許多許多的錢。

黑牛說：

「老大頭鬼賺他的錢，我們不管他。老大頭鬼的蜜蜂吃我們的稻漿，我們是要打倒老大頭鬼的。」

「打倒老大頭鬼！」我們就叫起來了。打過了倒我恰巧就回家了。姊姊不用「恰巧」兩個字很不接氣哩。這個「恰巧」有沒有用錯呢？田上都是蜜蜂呀，嗡嗡。

爸爸跟哥哥跟二哥哥跟老牛跟長伯伯跟許多許多人都去打蜜蜂了。

哥哥說：

「比皇蟲還利害。」

嗡嗡，嗡嗡，打走了幾萬個蜂蜜；又有幾萬來了；嗡嗡，嗡嗡，打死一千個，來一千個。爸爸跟哥哥快要哭了。

爸爸說道：

「皇蟲是天裁，沒有法子。現在蜜蜂老板養了蜜蜂來吃我們稻漿，我吵你的祖宗！」

說呀說的就哇啦哇啦罵起來了。大家都恨蜜蜂老板了。大家都不愛意大利蜜蜂了。

後來我就吃晚飯了。吃過晚飯，松伯伯跟長伯伯跟良哥哥還有幾個人來了。他們來了，爸爸就叫做功課了。松伯伯跟長伯伯跟良哥哥跟爸爸跟哥哥就哇啦哇啦談起來了。

松伯伯炭氣，松伯伯的臉上快要哭了。松伯伯說道：

「我年已老了，我扁扁看見這樣一個世界。我們都運氣不好，都要糟結。往年只有皇蟲，現在倒有人養蜜蜂來吃稻漿，娜里是吃稻漿，實在是吃我們的血，吃我們的肉。」

說呀說的松伯伯又炭氣了。炭呀炭的大家都不說話了。爸爸也不說話了。爸爸抽了煙，打烟屁股，巴的巴的響。

長伯伯說道：

「我們一定要想個方法。」

「再到鮮長牙門裏請請怨看。」良哥說。

「要是鮮長不肯呢？」



「我看不會不肯。」爸爸又抽煙了：四驢四驢的響。「蜜蜂要緊，谷子要緊？」

松伯伯說：

「這是天意。」

過會松伯伯又道：

「人總是沒有法子的。什麼事情都有天意。前年有蝗蟲，今年有蜜蜂。請怨請怨，我看還是沒法子的。鮮長怎麼有法子：這都是天意，都是天意。」

說呀說的就炭氣起來了。

後來我就算學。算過了學我就又聽松伯伯跟長伯伯跟爸爸說話了。

爹爹跟松伯伯說：

「讓蜜蜂吃我們的漿稻麼？」

松伯伯就不說話了。松伯伯就炭氣起來了。松伯伯快要哭了。

良哥跟哥哥生氣了。哥哥說：

「法子總要想的。」

爸爸說：

「再跟大家商量一下，到牙門裏去請怨。」

良哥拍一下桌子，叫道：

「我吵他的祖宗！」

吵呀吵的大家就走了。

吵呀吵的。我就要睡了。

再會再會。明天見。明天見。

今天爸爸跟哥哥跟松伯伯跟羅老師跟長伯伯跟黑牛的爸爸跟許多人的爸爸跟許多人的爸爸跟許多人的爸爸。哇啦哇啦說起話來了。許多人明天大家要到鮮長牙門請怨去了。

黑牛說：

「明天大家要去請怨。」

小三子問：

「爲什麼要請怨？」

「大頭鬼的蜜蜂吃我們稻漿。我們叫鮮長叫振華養蜂場搬走。」

「打倒蜜蜂！」小三子叫道。

叫呀叫的黑牛又說：

「明天怕會出亂子。」

陳福泉就問黑牛爲什麼要出亂子。

「我不知道。」黑牛說。「常常出亂子的。明天一定要出亂子。我們要賣我們的爸爸。」

我道：

「我們要黑牛做我們的體操老師。」

王寅生就叫起來了：

「擁護黑牛！」

大家就擁護黑牛了！

「擁護黑牛！」

擁過了護就拍起手來了。拍過了手黑牛就數數看我們有多少人：一，二，三，四，五，六……一共有二十

七個人。

黑牛說：

「吃了晚飯大家到栗子山去。」

「要不要告訴媽媽？」

「不要。」黑牛說，「不要告訴媽媽爸爸，告訴了媽媽爸爸，媽媽爸爸就不許我們了。」

後來黑牛又道：

「我們還要一個軍師。」

我說叫王寅生做軍師。

「贊不贊成？」

「贊成贊成！」

「王寅生做軍師！」

「擁護王寅生萬歲！」

擁過了護王寅生就軍師起來了。

說呀說的大頭鬼跟鷄屁股跑來了。

黑牛唱道：

「剪子剪，雞屁股。哭死寶，不要臉。」

雞屁股說：

「你敢再唱。」

「老子再唱。」

「剪子剪，雞屁股。哭死寶，不要臉。」

「我去告訴老師。」

黑牛學雞屁股的話道：

「我去告訴老師。」

「真去告訴。」

雞屁股就走了。大頭鬼也走了。雞屁股跟大頭鬼告訴老師去了。

「再會。」黑牛就走了。

後來我上算學了。下了算學我就回家了。今天蜜蜂比昨天還多了。嗡嗡，嗡嗡，嗡嗡。蜜蜂真壞呀。明天就要請怨了我。我就去小了便就吃飯了。吃了飯我巴的巴的跑到栗子山了。爸爸跟哥哥跟松伯伯跟良哥跟羅老師都哇啦哇起話來了。話爸爸跟哥哥不知道我到外面來了。我恰巧就走到栗子山了。

小三子在栗子山了。黑牛跟陳福泉在栗子山了。王寅生跟還有許多人在栗子山了。

「萬歲！萬歲！」

叫呀叫的小三子給我一塊粽子糖，我就吃起糖來了。小三子的粽子糖是咸的，吃呀吃的就甜了。姊姊，小三子的粽子糖爲什麼是咸的呢？粽子糖上面放了鹽麼？我問過了小三子，小三子不知道。

黑牛說：

「開會了。」

「丁狼丁狼，丁狼。」

「擁護黑牛擁護王寅生！」

黑牛說道：

「不要吵，不要吵。」

大家就不說話了。後來大家商良了。明天大家要跟大人去，寶父我們的爸爸。

陳福泉說：

「我們大家要帶一支棍子。」

恰巧我們就把樹枝採下來了。大家就都有棍子了。

王寅生說：

「還要小石子，小石子我們的子蛋。子蛋都放到口袋裏。」

我們大家都真快活呀。我們能夠寶父爸爸了。我們有體操老師了，我們有軍師了。真快活呀。蜜蜂吃我們的稻漿，我們就用子蛋打牠。誰都不可以欺五我們了。

我對黑牛說：

「爸爸叫我了，我要回去了。」

「好。大家都可以回去了。」

「黑牛萬歲！」

「大家萬歲！」

「立正散隊！」

我就巴的巴的跑回來了，

明天，明天，姊姊呀，明天！

再會。立正！給姊姊行李。

#### 第四信

今天我住在徐老師房裏了。

今天有許多事情呀。

徐老師說明天送我回去，爸爸跟哥哥要明天才回家。

今天有許多許多事情，今天請過怨了。

今天早上上了算術。後來上了手工。後來上了自然。後來上了國語。後來就巴的巴的吃飯了。吃過了飯大家恰巧就進城了。人真多呀！爸爸跟哥哥跟二哥跟良哥跟松伯伯長伯伯跟徐老師羅老師跟大家的爸爸哥哥跟許多許多師範生，就巴的巴的進城了。

黑牛說：

「我們不要排隊走。我們要是走在一起我們的爸爸要趕我們跑的。」

陳福泉就叫道：

「拿石子。」

大家就在地上拿石子了。拿過了石子就放在口袋裏了。我們拿了竹干跟樹枝跟棍子跟干子跟木棒跟樹枝。

「打倒大頭鬼！」

「不准叫！」

王寅生對我的耳朵說道：

「今天一定要出亂子！」

我說不怕，有我們。

黑牛巴的巴的跑過來了：

「城門口有兵由子。我們的棍子不要給兵由子看見；兵由子要叫我們的戒。」

松伯伯炭氣道：

「不成功呀。」

城門口兵由子拿着槍。兵由子的槍頭子上有一把刀。兵由子真多呀。兵由子都真很兇呀。他們還有一個體操老師，在兵由子前面巴的巴的走來走去。兵由子的體操老師肚子中間掛一把很長很長的裁紙刀。

「戒鹽呀！」

「不要緊，我們又不犯法。」

「我們是請怨有什麼要緊。」

「進城的時候不准亂說。」

我就走進城了。我的樹枝不給兵由子看見，我們不給兵由子叫戒。大家就進了城了。城門裏面就有街上了。街上就有兵由子了。這一個街上人真多呀。

大家叫道：

「請鮮長把振華養蜂場搬開去！」

「趕走振華養蜂場！」

「請大家主持公道！」

叫呀叫的就到鮮長牙門了。大家就站在操場上了。牙門門口兵由子更多了：兵由子真多呀。兵由子就有兩個體操老師了。兩個體操老師肚子上掛了長裁紙刀。

「我們要見鮮長。」

羅老師也巴的巴的向兵由子的體操老師走去了。羅老師跟兵由子的體操老師說起話來了。我就巴的巴的跟過去了。

有一個兵由子說：

「我叫人去請。」

說呀說的兵由子的體操老師就叫一個人進去了。

羅老師對大家道：

「他們去請鮮長了，請大家等一等。」

大家就等了。等呀等的不見鮮長出來。大家就哇啦哇啦吵起來了。

「爲什麼還不出來？」



「再不來我們跑進去！」  
說呀說的鮮長沒有出來。

「等了一個鐘頭了哩。」

「我們自己進去！」

「沖進去！」

「請鮮長快出來！」

「還不出來！」

有一個人小聲說道：

「頭還不申出來呀。」

等了許多許多時候了，等了許多許多年了。鮮長還不出來。

「再不來我們就不客氣了。」

等呀等的鮮長不出來。又過了許多許多年，等呀等的大家就叫道：

「好了好了，出來了。」

鮮長出來了。鮮長就跑到牙門口了。

鮮長說：

「你們請什麼怨，對我說，我一定餅明鮮長。」

「啊呀，不是鮮長呀！」

「我們要鮮長親自出來！」

那個人說：

「鮮長現在有公事。你們對我說，是一樣的。我馬上就餅明鮮長。」

「不要不要，我們一定要見鮮長。」

「我們跑進去！」

「我們自己去見鮮長。」

「你們見了鮮長也不過是這幾句話。鮮長總是餅公半里的，所以你們對我說了，我餅明鮮長，是一樣的。」

「我們不見到鮮長我們不走。」

「我們自己進去見鮮長。」

那個又說了：

「鮮長現在有公事。你們等到明天也是沒有用的。」

「滾！」

「去你的！」

「誰跟你說話！」

羅老師跟良哥恰巧就跟那個人說道：

「總要請鮮長見我們。」

羅老師又說：

「你叫我們對你說你去餅明鮮長，就請你說我們要見他。」

那個人站了一會兒，那個人就跑進去了。大家就等起來了。等呀等的鮮長就不出來了。大家恰巧就叫了起來：

「怎麼又不出來了？」

「真要命！」

「限他馬上出來！」

等了許多許多年，鮮長出來了。鮮長跑到門口來了。鮮長說：

「鮮長說的叫你們派幾個代表去見鮮長。」

大家說：

「真麻煩！」

黑牛跑過來跟我的耳朵說：

「小心！」

我也告訴小三子叫小三子小心。陳福泉說怕要出亂子了。

大家就叫羅老師叫良哥叫哥哥做代表了。羅老師跟良哥跟哥哥就巴的巴的跑進牙門裏去了。見鮮長去了。

「羅三，一定要請鮮長答應我們！」

「你們好好的說。」

羅老師的爸爸走過去了。羅老師的爸爸說：

「你們見了老爺要恭敬。你們要說得他答應我們。你們要說得可憐一點。」

羅老師的爸爸說呀說的草鞋帶子散了。羅老師的爸爸就把草鞋帶子計起來了。計呀計的羅老師跟良哥跟哥哥就進牙門了。

大家又等了。

羅老師跟良哥跟哥哥沒有出來。

大家再等。

羅老師跟良哥跟哥哥還不出來。

我跟黑牛跟王寅生就跑到牙門口看。

看不見。

「走開！一個兵由子說。

「屁！」

我們又跑過來了。

王寅生說：

「我們大家數一二三四五，數到一百他們不出來，就有亂子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八十七，九十九，一百。

不出來！

有亂子了。

陳福泉道：

「我們數得太快了。我們再數一百。」

一二三……九十九，一百！

再數；一二三……  
後來又數。

真奇怪呀。羅老師跟良哥跟哥哥還不出來。  
我恰巧又數了一百一百一百一百。

「啊，來了！」

沒有亂子呀。羅老師跟良哥跟哥哥出來了。

「鮮長說明天回答我們，鮮長又說……」

「不行！」

「請鮮長今天答應！」

「我們大家進去！」

「進去進去！」

「大家去見他！」

大家就巴的巴向牙門門口跑去了。

哥哥說：

「鮮長沒有說多話，只說了一句明天回答我們，也不說准不准……」

「跑進去！」

兵由子站在門口不叫大家進去。

哥哥叫道：

「我們一定要請鮮長答應。蜜蜂吃完了我們稻漿我們反正也活不下去。」

「對的，反正沒有谷子收也只好死。」

嘩啦！大家就冲進牙門了。

牙門門裏是個很大很大的操場，大家就站在操場裏了。

「見鮮長！」

「請鮮長出來見我們。」

兵由子就跑進操場裏了。兵由子就拿了槍站在操場裏面了。

羅老師跟兵由子的體操老師說道：

「請你再去說一聲：現在大家都要見鮮長。」

兵由子的體操老師就叫一個人進去了。

我跟小三子數到八十七鮮長就出來了。鮮長道：

「鮮長現在很忙。你們已經派代表見過鮮長，鮮長已經說道明天回答你們。你們現在大家又跑來做什麼？」

「我們不要見你：我們要見鮮長。」

「請你去請鮮長出來。」

那個人說：

「鮮長自己出來也是一樣的：鮮長說過明天回答你們的。」

「我們一定要請鮮長出來！」

後來那個人說道：

「好，我去請請鮮長看。」

大家就又等呀等的。今天大家等得真多呀。等呀等的鮮長就出來了。鮮長有鬍子。鮮長屁股後面有四五個兵由子。鮮長生氣了。鮮長說：

「本鮮已經對你們的代表說過了：本鮮明天答覆你們……」

「請鮮長今天答應我們。」

「遲一天，蜜蜂多吃許多稻漿。」

「不許多嘴！」鮮長道。「本鮮長什麼事都可餅公半里。你們的苦處本鮮是知道的。但是振華養蜂場也有牠的苦處。上次你們請怨要振華搬出九里松，牠就搬出九里松到和尚橋。這總是依你們的請球的了。爲什麼現在又來請怨你們要知道一個大養蜂場搬一次很不容易。現在叫牠搬到什麼地方去呢？而且……」

「振華養蜂場要是不搬，今年的谷子就一立也沒有了。」

「不許多說！」鮮長過一會恰巧又說了。「而且養蜜蜂也是農業。羊讀半是很提倡農業同十業的，本鮮奉到羊讀半的命令叫本鮮寶父振華養蜂場的，所以你們不得故意胡鬧。羊讀半上次有個電報說如有人胡鬧就把他當吃糖抓起來……」

姊姊羊讀半比鮮長還大麼？姊姊吃糖是犯法的麼？

良哥道：

「我們不是吃糖，我們是到鮮長這里來請怨的。」

「別多嘴！等本鮮說完你們再說！規矩都不懂！」

大家就不開口了。

鮮長說：

「你們派的代表我已經對他說過了，本鮮明天答覆，爲什麼你們都跑來倒亂！本鮮向來害民奴子的。但是你們如果要胡鬧呢，本鮮也故不得許多了。」

「不是胡鬧。我們要請鮮長給我們想個半法：我們的谷子要一立都收不到了。」

「不錯，本鮮還有一句話。本鮮是很知道蜜蜂的。蜜蜂其實是不吃稻漿的。」

「怎麼不吃稻漿。請鮮長老爺到田裏去看看。」

「還多嘴！」鮮長眼張得很大很大了。鮮長說：「再多嘴就抓起來！」

黑牛小聲道：

「吵你祖宗，只許你說不許我們說。吵你祖宗！」

吵過了祖宗，鮮長又說道：

「蜜蜂是不吃稻漿的。本鮮是讀書人，比你們明白。蜜蜂不吃稻漿。蜜蜂吃的只是露水。蜜蜂只吃露水。所以你們不要大驚小怪。蜜蜂到田裏來只是玩玩的。牠只吃露水。」

哥哥生氣了。哥哥恰巧就說：

「蜜蜂既然只吃露水，那頂好把蜜蜂都搬到這院子裏來。這院子很大，露水一定多。」

鮮長面紅了。鮮長的眼睛又大了許多許多了。鮮長大叫道：



「你木無長官吃糖……抓住他！」

兵由子就來抓哥哥了。

鮮長又說道：

「抓吃糖！」

說呀說的鮮長就跑進去了，鮮長就不見了。

兵由子要抓吃糖大家恰巧就生氣了。

「敢抓！」

大家保護哥哥了。

一個兵由子把槍對住大家：

「放手！不！放！就！開！槍！」

我跟黑牛跟陳福泉跟我們許多同學就拿出石子來了。嘩啦嘩啦！打呀！我們的石子打過去了。

松伯伯給兵由子打倒了。

「爲什麼要抓人！」

「不許抓！」

「我們命不要了！」

兵由子吹叫子噹噹！兵由子就又多起來了。兵由子把我推開。兵由子把爸爸跟松伯伯跟哥哥都抓住了。我打一個石子在一個兵由子頭上，兵由子頭上皮破了。兵由子把大家推開，兵由子把許多人抓進去了。

「放放！」

「放人！」

大家要沖到裏面去。

「敢沖！」

「走走不走開槍！」

「開槍不怕！一定要你們放人！」

「走開！」

兵由子的體操老師叫道：

「沖散他們！」

「走走！」

兵由子就拿槍頭子打大家，拿棍子打大家。大家恰巧就向門口走了。大家恰巧就出了衙門了。

「想法子！」

「吵他祖宗！」

大家面都紅了。

「出城去再說！」

巴的巴的大家就都跑出城了。

「到和尚橋去！」

「弄死他們的蜜蜂！」

我們也叫道：

「打倒大頭鬼！」

「打倒蜜蜂！」

「打倒一切大頭鬼！」

「還有雞屁股！」

「軍師到那裏去了？」

軍師沒有了。

小三子說：

「軍師給兵由子拿去了。」

大家都吃起驚來了。

「怎麼，軍師給……」

「到大頭鬼家裏去！」

我問大家就舉起棍子跟樹枝跟竹子。我們大家拾了幾十個幾百個小石子，我們把小石子放到口袋裏。我們的口袋就胖起來了。我的心巴的巴的跳起來了。大人都生氣了，大人的面都紅起來了。世界上的人都恨蜜蜂了。大家哇啦啦哇啦啦叫起來，巴的巴走起來。大家說要吵大頭鬼的祖宗，大家就到了和尚橋了。

「到了！」

「把蜜蜂趕出去！」

振華養蜂場把鐵門關起來了。

「吵他祖宗，門關着！」

振華養蜂場的鐵門裏面有許多兵由子。兵由子拿着槍。

大家叫道：

「沖呀！」

「開門！」

「不開門我們就把門打破！」

大家向鐵門沖了。

「不許沖！」兵由子說。「沖的就抓起來！」

黑牛道：

「一二三，打石子！」

我們大家把石子拿出來了。我們的石子打進去了。兵由子不怕。有一個兵由子笑道：

「小鬼！」

「大鬼！」

黑牛說：

「大鬼大，

眼巴巴。

我吵你媽！」

唱呀唱的嘍——一個石子打進去了，

「大頭鬼跟鷄屁股到那裏去了？」

「沒有看見哩。」

大人都沖鐵門。沖呀沖的鐵門就動起來了：鐵門要倒了。

兵由子叫道：

「再沖就開槍！」

「沖呀！」

鐵門就要倒了。兵由子不開槍。

「哈哈，他們是沒有子蛋的。」

沖呀沖的鐵門要破了。

「快走！」

「後面有兵由子來了！」

後面有幾十個幾百個兵由子巴的巴的跑來了。兵由子的槍上面有一個裁紙刀，兵由子向大家沖來了。

怕怕！兵由子對天上放槍了。

兵由子的膽操老師叫道：

「沖散他們！」

大家打了。大家叫了。大家跑了。兵由子用裁紙刀打人了。兵由子對天放槍了，兵由子抓人了。真亂呀。

亂極了！比上次曹操跟趙雲打架還要亂。姊姊王寅生說趙雲的力氣頂大，趙雲比黑牛比曹操比孔子比劉老師比岳飛力氣還要大。趙雲要是幫我們就好了。趙雲是不是住在上海？我們要是請他當軍師那真好呀。

兵由子打呀打的就把大家打散了。大家都跑散了。大家跑不出了。跑到東：兵由子。跑到西：兵由子。兵由子抓了許多人了。

羅老師把我跟陳福泉跟小三子跟黑牛拖住，拖到竹林裏面去了。

爸爸跟哥哥都不見了。這真不好呀。我難過起來了，我就哭起來了。小三子也哭起來了。

羅老師說：

「別哭別哭。爸爸跟哥哥明天就可以回家了。」

後來我就不哭了。

後來我們在竹林裏等了許多許多時候。天黑了。振華養蜂場門口人都沒有了：有人抓去了，有人逃了。

羅老師說：

「我們走這條小路罷。」

黑牛說要到振華養蜂場門口去看看。羅老師不許黑牛去。

「不許去。跟我們一起走。」

黑牛不聽羅老師的話。黑牛恰巧就跑去去了。

我跟陳福泉的巴的巴的跑了過去，躲在竹子裏看黑牛。

我看見黑牛跑出去。我看見大頭鬼一個大人出來了。我看見一個兵由子站在那裡，大頭鬼跟那個大人說：

「這是黑牛。」

大人叫道：

「抓住他——小吃糖！」

「抓個暖子！」黑牛就巴巴的逃起來。

「他想放火抓住他！」

兵由子就追黑牛了。不好了，要追上了。黑牛快跑呀！快跑呀！啊呀，追的人跑得更快了，就要追上了！我熱起來了，我流汗了。黑牛不見了。追的人不見了。

過了一會，啊呀不好了，追的人跟黑牛一起來了。那個人抓住黑牛了。一個兵由子把黑牛代走了。怎麼半呢？黑牛不見了！

後來天黑了。羅老師我把跟陳福泉跟小三子代到學校裏了。

怎麼半呢？爸爸哥哥都不見了。我急起來了，恰巧我就哇的哭起來了。

徐老師說：

「爸爸哥哥明天就回來的。羅老師進城去看爸爸哥哥去了。不要哭不要哭，再哭我不愛你了。」

陳福泉說：

「不要哭。我們想法子。」

小三子道：

「我們叫大英雄，我們叫梅蘭方，叫關公，叫華盛頓，都幫我們。我爸爸也不見了。不要哭呀，我們叫趙雲也幫我們，趙雲力氣頂大哇！」

小三子說呀說的自己也哭起來了。

後來我不哭了。後來徐老師叫老李把小三子跟陳福泉送回小三子的家跟陳福泉的家了。

後來羅老師回來了。羅老師說爸爸哥哥明天回家。

今晚我就要睡在徐老師房裏了。

爸爸跟哥哥要明天才回家。

### 第五信

姊姊，爸爸跟哥哥爲什麼還不回來呢？

姊姊，羅老師說要我叫徐老師叫姊姊了。羅老師說我以後要天天住在徐老師房裏了。羅老師說徐

老師有一封信給你，是真的麼？

昨天羅老師跟徐老師在房裏說話。說呀說的我就跑進去了，羅老師跟徐老師就不說了。

羅老師跟徐老師看我，後來徐老師摸我的頭了。徐老師有眼淚呀。這樣大一個人哩，真羞呀。她還是

老師哩。

徐老師道：

「你還是怨意在我這里，還是怨意到姊姊那里去？」

我說我不知道。我說爸爸跟哥哥回來就好了。我就哭了。



羅老師炭氣了。

嗡嗡，嗡嗡，有許多蜜蜂呀。

徐老師抓住我的手了。徐老師說：

「你就住在我房裏，好不好。」

說呀說的徐老師拿手巾揩眼睛了。徐老師說眼睛痛。

羅老師不要我哭，就講一個故事給我聽了。這故事真好玩呀。姊姊，你知道麼？那個洋燈真好玩呀。我們

要是有那個洋燈，我們就叫木鬼來打倒一切大頭鬼了。

徐老師要代我玩了。我們要是有那個洋燈就好了。有了洋燈爸爸跟哥哥就可以回來了。木鬼的力氣比趙雲還大呀。

嗡嗡，嗡嗡，蜜蜂又叫了。

爸爸哥哥不見了。黑牛跟王寅生不見了。許多人不見了。

要是有洋燈真好呀。我恰巧就不哭了。

要去玩了，不寫了。再見再見。

選自蜜蜂

## 貓

鄭振鐸

我家養了好幾次的貓，結局總是失蹤或死亡。三妹是最喜歡貓的，她常在課後回家時，逗着貓玩。有一次，從隔壁要了一隻新生的貓來，花白的毛，很活潑，常如帶着泥土的白雪球似的，在廊前太陽光裏

滾來滾去。三妹常常的，取了一條紅帶，或一根繩子，在牠面前來的拖搖着，牠便撲過來搶，又撲過去搶。我坐在藤椅上看着他們，可以微笑着消耗過一二小時光陰，那時太陽光暖暖的照着，心上感着生命的新鮮與快樂。後來這隻貓不知怎地忽然消瘦了，也不肯吃東西，光澤的毛也污澀了，終日躺在廳上的椅下，不肯出來。三妹想着種種方法去逗牠，都不理會。我們都很替牠憂鬱。三妹特地買了一個很小的銅鈴，用紅綾帶穿了，掛在牠頸下，但只顯得不相稱，牠只是毫無生意的，懶惰的，鬱悶的躺着。有一天中午，我從編譯所回來，三妹很難過的說道：「哥哥，小貓死了！」

我心裏也感着一縷的酸辛，可憐這兩月來相伴的小侶！當時只得安慰着三妹道：「不要緊，我再向別處要一隻來給你。」

隔了幾天，二妹從虹口舅舅家裏回來，她道，舅舅那裏有三四隻小貓，很有趣，正要送給人家。三妹便慫恿着她去拿一隻來。禮拜天，母親回來了，却帶了一隻渾身黃色的小貓回來。立刻三妹一部分的注意，又被這隻黃色小貓吸引去了。這隻小貓較第一隻更有趣，更活潑。牠在園中亂跑，又會爬樹，有時蝴蝶安詳地飛過時，牠也會撲過去捉。牠似乎太活潑了一點，也不怕生人，有時由樹上躍到牆上，又跑到街上，在那裏曬太陽。我們都很爲牠提心吊膽，一天都要「小貓呢？小貓呢？」的查問得好幾次。每次總要尋找了一回，方才尋到。三妹常指牠笑着罵道：「你這小貓呀，要被乞丐捉去後才不會亂跑呢！」我回家吃中飯，總看見牠坐在鐵門外邊，一見我進門，便飛也似的跑進去了。飯後的娛樂，是看牠在爬樹，隱身在陽光隱約裏的綠葉中，好像在等待着要捉捕什麼似的。把牠捉了下來，又極快的爬上去。過了二三個月，牠會捉鼠了。有一次，居然捉到一隻很肥大的鼠，自此夜間便不再聽見討厭的吱吱的聲了。

某一日清晨，我起床來，披了衣下樓，沒有看見小貓，在小園裏找了一遍，也不見。心裏便有些亡失的預警。

「三妹，小貓呢？」

她慌忙的跑下樓來，答道：「我剛才也尋了一遍，沒有看見。」

家裏的人都忙亂的在尋找，但終於不見。

李媽道：「我一早起來開門，還見牠在廳上。燒飯時，才不見了牠。」

大家都不高興，好像亡失了一個親愛的同伴，連向來不大喜歡牠的張媽也說：「可惜，可惜，這樣好的一隻小貓。」

我心裏還有一線希望，以為牠偶然跑到遠處去，也許會認得歸途的。

午飯時，張媽訴說道：「剛才遇到隔壁周家的丫頭，她說，早上看見我家的小貓在門外，被一個過路的人捉去了。」

於是這個亡失證實了。三妹不高興的，咕嚕着道：「他們看見了，為什麼不出來阻止？他們明曉得牠是我家的！」

我也悵然的，憤恨的，在詛罵着那個不知名的奪去我們所愛的東西的。

自此，我家好久不養貓。

冬天的早晨，門口蜷伏着一隻很可憐的小貓，毛色是花白，但並不好看，又很瘦。牠伏着不去。我們如不取來留養，至少也要為冬寒與飢餓所殺。張媽把牠拾了進來，每天給牠飯吃。但大家都不大喜歡牠，牠不活潑，也不像別的小貓之喜歡頑游，好像是具着天生的憂鬱性似的，連三妹那樣愛貓的，對於牠

也不加注意。如此的，過了幾個月，牠在我家仍是一隻若有若無的動物，牠漸漸的肥胖了，但仍不活潑。大家在廊前晒太阳閒談着時，牠也常來蜷伏在母親或三妹的足下。三妹有時也逗着牠，但並沒有對於前幾隻小貓那樣感興趣。有一天，牠因夜裏冷，鑽到火爐底下去，毛被燒脫好幾塊，更覺得難看了。春天來了，牠成了一隻壯貓了，却仍不改牠的憂鬱性，也不去捉鼠，終日懶惰的伏着，吃得胖胖的。這時，妻買了一對黃色的芙蓉鳥來，掛在廊前，叫得很好聽，妻常常叮囑着張媽換水加鳥糧，洗刷籠子。那隻花白貓對於這一對黃鳥，似乎也特別注意，常常跳在桌上，對鳥籠凝望着。

妻道：「張媽，留心貓，牠會吃鳥呢。」

張媽便跑來把貓捉了去。隔一會，牠又跳上桌子，對鳥籠凝望着了。

一天，我下樓時，聽見張媽在叫道：「鳥死了一隻，一條腿被咬去了，籠板上都是血。是什麼東西把牠咬死的？」

我匆匆跑下去看，果然一隻鳥是死了，羽毛鬆散着，好像牠曾與牠的敵人掙扎了許久。

我很憤怒，叫道：「一定是貓，一定是貓！」於是立刻便去找牠。

妻聽見了，也匆匆的跑下來，看了死鳥很難過，便道：「不是這貓咬死的，還有誰？牠常常對鳥籠望着，我早就叫張媽要小心了，張媽你爲什麼不小心？」

張媽默默無言，不能有什麼話來辯護。

於是貓的罪狀證實了。大家都去找這可厭的貓，想給牠以一頓懲戒。找了半天，却沒找到。真是「畏罪潛逃」了，我以爲：

三妹在樓上叫道：「貓在這裏了！」

牠躺在露台上晒太陽，態度很安詳，嘴裏好像還在吃着什麼。我想，牠一定是在吃着這可憐的鳥的腿了，一時怒氣衝天，拿起樓門旁倚着的一根木棒，追過去打了一下。她很悲楚的叫了一聲「咪嗚」便逃到屋瓦上了。

我心裏還憤的，以為懲戒得還沒有快意。

隔了幾天，李媽在樓下叫道：「貓，貓！又來吃鳥了。」同時我看見一隻黑貓飛快的逃過露台，嘴裏啣着一隻黃鳥。我開始覺得我是錯了！

我心裏十分的難過，真的，我的良心受傷了，我沒有判斷明白，便妄下斷語，冤苦了一隻不能說話辯訴的動物。想到牠的無抵抗的逃避，益使我感到我的暴怒，我的虐待，都是針，刺我的良心的針！

我很想補救的過失，但牠是不能說話的，我將怎樣的對牠表白我的誤解呢？

兩個月後，我們的貓忽然死在鄰家的屋脊上。我對於他的亡失，比以前的兩隻黑貓的亡失，更難過得多。我永無改正我的過失的機會了！

自此，我家永不養貓。

十四十一七於上海選自家庭的故事開明板

## 霉 雨 天

楊蔭深

是晚上，外面又沙沙地下起雨來。

兒問：「爸爸，這是什麼聲音？」

爸爸：「這是下雨的聲音。」

「外面又在下雨了嗎？」

「是啲，又在下雨了。」

「這天氣真是討厭呢！」

「有什麼討厭呢？小小的人。」

「爸爸那裏知道，我有好幾天不見小和了。」

「小和非常常見面不可嗎？」

「不是非常常見面不可，因為我」一個人太寂寞了。」

「你還想和小和嬉戲嗎？」

「正是這樣想呢！天一下雨，爸爸又不許我出去了。」

「你不知道嗎？淋了雨是要害病的。」

「所以我也不能出去。」

「……………」

「爸爸，為什麼這幾天總是這樣多着雨？」兒又問。

「因為這幾天正是雷雨時節。」爸回答。

「雷雨時節就這樣多着雨嗎？」

「是的，總是這樣多着雨。」

「那末，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

「這是你不知道的，這是天老爺註定的一個時節。」

「天老爺也要這樣挖苦我們嗎？爸爸！」

「你不要說了，你還是睡罷！」

「那末，爸爸，你明天允許我到小和那兒去。」

「天如果晴，你就去好了。」

「雨呢？」

「仍舊坐在房裏。」

「爸爸也允許我去一次罷！」

「去不得的。」

「爲什麼呢？——不是好張傘嗎？」

「張傘……」

「爸爸……」

「……」

「爸爸，你怎樣了？」

「我……沒有……什麼，你好好地睡罷！」

……

小小的英兒，到此總有些懷疑。爸是從來沒有說過半句話就停止的，而說話的聲音，也從來沒有這樣的顫抖；就和剛才相比，也完全兩樣。爸一定是在想像什麼事情了，這在小小孩兒的心裏是覺得很奇怪的。

突然之間，一滴熱淚滴在他的面上，他驚駭了，他連忙問他的爸：

「爸爸，怎樣了？」

「我沒有什麼呀！」爸顯然地在痛泣。

「我不相信。爸爸，你在哭。」

「……」爸真的哭起來了。

「爸爸，你哭我也哭了。」

「英兒呀！你莫哭！」爸勉強地忍住了眼淚。

「爸爸，你爲什麼要哭呢？」

「我的兒，你不知道的。」

「爸爸，你告訴我罷！」

「你不知道的，你好好地睡罷！」

「爸爸，你不告訴我，我永遠地睡不着的。」

「你爲什麼一定要我告訴你聽呢？」

「因爲你這樣悲傷，叫我怎樣睡得着呢！」

「英兒呀，你真是我的好孩子。但是我告訴你聽，你先要答應我一件事情。」

「是什麼事情？我一定可以答應。」

「就是你不要也像我似的悲傷。」

「我知道了。」



「現在，我就告訴你罷！」於是爸開始述說這個悲慘的故事了：

「是你生的第二年呢，離現在已經是五年了。五年前的今日，你的母親還在這個房裏，哺你乳，陪你玩。你的母親是個體格很弱的人，自產你以後，因為沒有好好的調養，身體愈顯得瘦怯。但像你爸爸這樣一個窮漢子，那裏有方法使你的母親健全起來？我時常看見你的母親頹長的背影，心裏就十分難堪起來，但你的母親總時常勸我，說身體瘦怯的人並非就是病者，教我只管工作，無用爲慮。我自然爲顧到你們母子兩人生活起見，對於你母親這點，也只好漸漸地不注意起來了，爲了工作漸漸地不注意起來了。」

「幸喜你的母親身體雖然弱，精神却並不十分萎頓，所以養育像你這樣一個孩子，倒也可以過得過去，只是有時背間略略覺得有一些酸而已。自然這些小病，真像你母親所說過了一夜就會沒有的。因此我也認爲這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從來沒有加以些微的留意。」

「但是事情並不像我們所預想的那樣。爲了你的母親生你已是第三胎而你的兩個哥哥都已死了的緣故，於是你的母親對你格外來得矜愛。我自然也因爲你的兩個哥哥前事的可鑑，也極希望你的母親更好的對待你。就因這樣的一來，於是瘦弱的母親，是只有損害而沒有補益的希望了。他總因爲愛你的緣故，任何事情都不辭勞。我有時想替她幫忙，她又不肯答應。而我們這個地方，又沒有可托的親鄰，你又是一個非你母親不親的孩子，就是我有時看不過你的母親的倦勞而想替代你母親懷抱的時候，你也是哭着不肯過來。這樣的結果，自然會使你的母親格外消瘦，而事情却出於我們的意想。」

「於是我很想替你母親看一回醫生，或是可以挽救於萬一。但你的母親仍舊不允許我，因爲像我

們一家衣食只夠供給的時候，實在無錢再來看醫生養病了。不過我也曾爲你母親設法過，說錢我可以另外設法，有病是不能不去看的。但你的母親又說我沒有病呢，我只是身體不好，不能當我是個病人。你的母親就是這樣不顧身體，勉強又支持下去。我雖然天天替她擔憂，但這擔憂也全是無用的呀！

爸說到這裏，就預示悲慘的快到，不忍再說下去了。只是英兒又催他說，他只得再繼續下去：

「就像今天這樣一個日子——其實就是再過十幾天的一個日子，天也是不住地下着大雨。我因爲一早就出去作工，所以只留你們娘兒倆在家裏。你的母親近來已經沒有乳了，而你偏是還要喝乳的東西。是你母親到離這裏不遠的一個乳媽地方，天天搵一小杯乳來代吃，你母親是天天這樣去搵乳，天天是走慣這條路的。自然我也十分安心，隨你母親去來。那知那天你的母親也是張傘出去——因爲已經下過好幾天雨了——不想就跌在路上。我當時那裏知道，還是我回家來，方才看見你的母親已經臥在床上，一些也不能動彈。我起初還以爲今天比較冷，她在床上臥着取暖。那知等我走上前去一看，她的頭髮裏就有一絲一絲的血跡。她雖然用布包着，但布外的血還是殷然。我驚駭地問她這血是怎樣來的，她只昏昏迷迷地說她已經來啦。我仔細看她面孔，她的臉色也比以前格外蒼白。我摸她的額角，她也發着很高的熱度。我在這時才知道你的母親是跌傷了。但總還以爲這傷處能有補救的方法，於是急忙到外面去買一些止血的藥粉。那知等我回來的時候，你的母親連「已經來啦」的話也不能說。人是完全昏過去了。我急忙揭起棉被捫她的心胸，不想她除了頭角跌傷以外，還跌傷了她的膝部。而且仔細看去，這膝骨也已跌傷了的。英兒呀，那時的你的母親簡直全身都是血了。不但她身上的衣服都已吸飽了血，就是外面的被褥也處處都印着血跡了。」

爸說到這裏又停止起來，因為他的心裏實在太難過了，他在當時不應該遲遲發現她滿身都是血的，他現在深深地痛悔。

「那末媽媽就這樣永遠地不起來嗎？」英兒又追着問她的爸。

「你的母親那裏還有起來的希望呢？她的血已經出得太多了，她又是這樣的衰弱，還能支持這樣極度的痛苦嗎？你的爸爸又沒有多少的錢，可以送你母親到醫院裏去。自然只有任她痛苦地掙扎着，一直至於死去。」

「媽媽就這樣死去了嗎？」小小的心痛得立時就哭起來。

「是呀，連一句話也沒有對我說過呢！」爸也嗚咽起來了。但接着說：「你不是答應我不哭嗎？」

「我不要到小和那兒去了。我要媽媽！」小小的心還是痛痛地哭着。

爸也獨自止不住他的眼淚。

選自青年界

## 瓢兒和尚

郁達夫

爲咸淳，淳祐臨安志，夢梁錄，南宋古蹟考，等陳朽得不堪的舊籍迷住了心竅，那時候，我日日只背了幾冊書，一枝鉛筆，半斤麵包，在杭州鳳凰山，雲居山，萬松嶺，江干的一帶探訪尋覓，想製出一張較爲完整的南宋大內圖來，藉以消遣消遣我那時的正在病着無聊的空閑歲月。有時候，爲了這些舊書中的一言半語，有些蹊蹺，我竟有遠上四鄉，留下，以及餘杭等處去察看的事情。

生際了這一個大家都在忙着爭權奪利，以人吃人的二十世紀的中國盛世，何以那時候只有我一

個人會那麼的閑空的呢？這原也有一個可笑得很的理由在那裏的。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成功以後，國共分家，於是本來就係大家一樣的黃種中國人中間，却硬的被塗上了許多顏色，而在這些種種不同的顏色裏的最不利的一種，却叫作紅，或叫作赤。因而近朱者，便都是亂黨，不白的，自然也盡成了叛逆。不管你是怎麼樣的一個勤苦的老百姓，只須加上你以莫須有的三字罪名，就可以夷你到十七八族之遠。我當時所享受的那種被迫上身來的悠閑清福來源也就在這裏了，理由是因為我所參加的一個文學團體的雜誌上，時常要議論國事，毀謗朝廷。

禁令下後，幾個月中間，我本混跡在上海的洋人治下，是冒充着有錢的資產階級的。但因為在不意之中，受到了一次實在是奇怪到不可思議的襲擊之後，覺得洋大人的保護，也有點不可靠了，因而翻了一個筋斗，就逃到了這山明水秀的杭州城裏，日日只翻弄些古書舊籍，扮作了一個既有資產，又有餘閑的百分之百的封建遺民。追思憑弔南宋的故宮，在元朝似乎也是一宗可致殺身的大罪，可是在革命成功的當日，却可以當作避去嫌疑的護身神咒看了，所以我當時的訪古探幽，想製出一張較為完整的南宋大內圖來的副作用，一大半也可以說是在這 *Canouflage* 中造成。

有一天風和日朗的秋晴的午後，我和前幾日一樣的在江干鬼混。先在臨江的茶館裏吃了一壺茶後，打開帶在身邊的幾冊書來看，知道山川壇就近在咫尺了，再溯上去，就是鳳凰山南腋的梵天寺。勝果寺等寺院。付過茶錢，向茶館裏的人問了路徑，我就從八卦田西南的田塍路上，走向了東北。這一日的天氣，實在好不過已經是陰歷的重陽節後了，但在太陽底下背着太陽走着，覺得一件薄薄的襯絨袍子都還嫌太熱。我在田塍野路上穿來穿去走了半天，又向山坡低處立着憩息，向東南南的和書對看了半天，但所謂山川壇的那一塊遺址，終於指點不出來。同貪鄙的老人，見了財帛，不忍走開的一

樣，我在那一段荒田蔓草的中間，徘徊往復，尋到了將晚，纔毅然捨去，走上了梵天塔院。但到得山寺門前，正想走進去看看寺裏的靈鰻金井和舍利佛身，而冷僻的這古寺山門，却早已關得緊緊的了，不得已只好婆婆娑了一回門前的石塔，重復走上山來。正走到了東面山塢中間的路上，恰巧有幾個挑柴下來的農夫和我遇着了，我一面側身讓路，一面也順便問了他們一聲：「勝果寺是在什麼地方的？去此地遠不遠了？」——走在末後的一位將近五十的中老農夫聽了我的問話，却息下了柴擔指示給我說：

「諾，那面山上的石壁排着的地方，就是勝果寺！吓！走上去只有一點點兒路。你是不是去看瓢兒和尙的？」

我含糊答應了一聲之後，就反問他：「瓢兒和尙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說起瓢兒和尙，是這四山的居民，沒有一個不曉得的。他來這裏靜修，已經有好幾年了。人又來得和氣，一天到晚，只在看經念佛，看見我們這些人去，總是施茶給水，對我們笑笑，只說一句兩句慰問我們的話，別的事情是不說的。因為他時常背了兩個大木瓢到山下來挑水，又因為他下巴中間有一個很深深的刀傷疤，笑起來的時候老同賣瓢兒——這是杭州人的俗話，當小孩子扁嘴欲哭的時候的神氣，就叫作賣瓢兒——的樣子一樣，所以大家就自然而然的稱他作瓢兒和尙了。」

說着，這中老農夫却也笑了起來。我謝過他的對我說明的好意，和他說了一聲「坐坐會」，就順了那條山路，又向北的走上了山去。

這時候太陽已經被左手的一翼鳳凰山的支脈遮住了，山谷裏只瀰漫着一味日暮的蕭條。山草差

不多是將枯盡了，看上去只有黃蒼蒼的一層褐色。沿路的幾株散點在那裏的樹木，樹葉也已經凋落到恰好的樣子。半谷裏有一小村，也不過是三五家竹籬茅舍的人家，并且柴門早就關上了，從彎曲的小小的煙突裏面，時時在吐出一絲一絲的並不熱鬧的煙霧來。這小村子後面的一帶桃林，當然只是些光幹兒的矮樹。沿山路旁邊，順谷而下，本有一條溪徑在那裏的，但這也只是虛有其名罷了，大約自三春雨潤的時候過後，直到那時總還不會有過滄浪的溪水流過，因為溪裏的亂石上的青苔，大半都被太陽晒得焦黃了，看起來覺得還有一點生氣的，是山後面蓋在那裏的一片碧綠，太陽似乎還沒有完全下去，天邊貼近地面之處，倒還在呈現着一圈淡淡的紅霞。當我走上了勝果寺的廢墟的坡下的時候，連這一圈天邊的紅暈，都看不出來了，散亂在我的周圍的，只是些僧塔，殘礫，菜圃，竹園，與許多高下下的狹路和山坡，我走上了坡去，在亂石和枯樹的當中總算看見了三四間破陋得不堪的庵院。西面山腰裏，面朝着東首，歪立在那裏的，是一排三間寬的小屋，倒還整齊一點，可是兩扇寺門，也已經關上了，裏面寂靜灰黑，連一點兒燈光人影都看不出來。朝東緣山腰又走了三五十步，在那排屏風似的石壁下面，纔有一個茅蓬，門朝南向着谷外的大江，半開在那裏。

我走到茅蓬門口，往裏面探頭一看，覺得室內的光線還明亮得很，幾乎同屋外的沒有什麼差別。正在想得奇怪，又仔細向裏面深處一望，纔知道這光線是從後面的屋檐下射進來的，因為這茅蓬的後面，牆已經倒壞了。中間是一個臨空的佛座，西面是一張破床，東首靠泥牆有一扇小門，可以通到東首牆外的一間小室裏去的。在離這小門不遠的靠牆一張半桌邊上，却坐着一位和尚，背朝着大門，在那裏看經。

我走到了他那茅蓬的門外立住，在那裏向裏面探看的這事情，和尚是明明知道的，但他非但頭也

不朝轉來看我一下，就連身子都不動一動。我靜立着守視了他一回，心裏倒有點怕起來了，所以就乾咳了一聲，是想使他知道門外有人在的意思。聽了我的咳聲，他終於慢慢的把頭朝過來了，先是含了同哭也似的一臉微笑，正是賣瓢兒似的一臉微笑，然後忽而同驚駭了一跳的樣子，張着眼呆了一呆，一分鐘後，表情就又復原了，微笑着只對我點了點頭，身子馬上又朝了轉去，去看他的經了。

我因爲在山下已經聽見過那樵夫所說的關於這瓢兒和尙的奇特的行徑了，所以這時候心裏倒也並不覺得奇怪，但只有一點，却使我不能自己地起了一種好奇的心思。據那中老農夫之所說，則平時他對過路的人，都是非常和氣，每要施茶給水的，何以今天獨見了我，就會那麼的不客氣的呢？難道因爲我是穿長袍的有產知識階級，所以他故意在表示不屑與周旋的麼？或者還是他在看的那一本經，實在是有意思想得很，故而把他的全部精神都估據了去的緣故呢？從他的不知道有人到門外的那一種失心狀態看來，倒還是第二個猜度來得準一點，他一定是將全部精神用到了他所看的那部經裏去了無疑。既是這樣，我倒也不願意輕輕的過去，倒要去看一看清楚，能使他那樣地入迷的，究竟是一部什麼經。我心裏頭這樣決定了主意以後，也就顧不得他人的願意不願意了，舉起兩腳，便走進門去，走上了他的身邊，他仍舊是一動也不動地伏倒了頭在看經。我向桌上攤開在那裏的經文頁縫裏一看，知道是一部楞嚴義疏。楞嚴是大乘的寶典，這瓢兒和尙能耽讀此書，真也頗不容易，於是纔第一個好奇心而起的第二個好奇心就又來了，我倒很想和他談談，好向他請教請教。

「師父，請問府上是什麼地方？」

我開口就這樣的問了他一聲。他的頭只從經上舉起了一半，又光着兩眼，同驚駭似地向我看了一眼，隨後又微笑起來了，輕輕地像在逃遁似的回答我說：

「出家人是沒有原籍的。」

到了這裏，却使我驚駭起來了，驚駭得連底下的談話都不能繼續下去。因為把那下巴上的很深的刀傷疤隱藏過後的他，那上半臉的面容，和那雖則是很輕，但中氣却很足的一個湖南口音，却同霹靂似地告訴了我，以這瓢兒和尚的前身，這不是我留學時代的那個情敵的秦國柱是誰呢？我呆住了，睜大了眼睛，屏住了氣息，對他釘視了好幾分鐘。他當然也曉得是被我看破了，就很從容的含着微笑，從那張板椅上立了起來。一邊向我伸出了一隻手，一邊他就從容不迫的說：

「老朋友，你現在該認識我了罷？我當你走上山來的時候，老遠就瞥見你了，心裏正在疑惑。直到你到得門外，咳了一聲之後，纔認清楚的確是你。但又不好開口，因為不知道你對我的感情。經過了這十多年的時日，仍能夠復原不能……」

聽了他這一段話，看了他那一副完全成了一個山僧似的神氣，又想起了剛纔那樵夫所告訴我的瓢兒和尚的這一個稱號，我於一番驚駭之後，把注意力一鬆，神經弛放了一下，就只覺得一股非常好的衝動，衝上了心來。所以捏住了他的手，只秦國柱：秦國柱：國柱的叫了幾聲，以後竟哈哈哈哈哈的笑出了眼淚，有好久好久說不出一句有意思的話來。

我大笑了一陣，他立着微笑了一陣，兩人纔撇開手，回復了平時的狀態。心境平復以後，我的性急的故態又露出來了，就同流星似地接連着問了他許多問題：「姜桂英呢？你什麼時候上這兒來的？做和尚做得幾年了？聽說你在當旅長爲什麼又不幹了呢？」一類的話，我不等他的回答，就急說了一大串。他只是笑着從從容容的讓我坐下了，然後慢慢的說：

「這些事情讓我慢慢的告訴你，你且坐下，我們先去燒點茶來喝。」



他緩慢地走上了西面角上的一個爐子邊上，在折柴起火的中間，我又不耐煩起來了，就從板椅上立起，追了過去。他蹲下身體，在專心致志地生火爐，我立上了他的背後，就又追問了他以前一刻他未曾回答我的諸問題。

「我們的那位同鄉的佳人姜桂英究竟怎麼樣了呢？」

第一問我就固執着又問起了這一個那時候爲我們所爭奪的惹禍的蘋果。

姜桂英雖則是我的同鄉，但當時和她來往的却儘是些外省的留學生，因此我們有幾個同學，有一次竟對她下了一個公開的警告，說她品行不端，若再這樣下去，我們要聯名向政府去告發，取消她的官費。這一個警告，當然是由我去挑撥出來的嫉妒的變形，而在這警告上署名的，當然也都是幾個同樣的想嘗嘗這塊禁樹的青春鰥漢。而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這個警告發出後不多幾日，她竟和下一學期就要在士官學校畢業的我們的朋友秦國柱訂婚了。得到了這一個消息之後，我的失意懊喪，正和杜葛納夫在一個零餘者的日記裏所寫的那個主人公一樣，有好幾個禮拜沒有上學校裏去上課。後來回國之後，每在報上看見秦國柱的戰功，如九年的打安福，十一年的打奉天，以及十四年的汀泗橋之戰等，我對着新聞記事，還在暗暗地痛恨。而這一個戀愛成功者的瓢兒和尙，却只是背着了我，帶着笑聲在徐徐自在的回答我說：

「佳人麼？你那同鄉的佳人麼……已經……已經……已經屬了沙吒利了……哈哈……哈哈……這些老遠老遠的事情，你還問起它作什麼？難道你還想來對我報三世之仇麼？」

聽起他的口吻來，彷彿完全是在說和他絕不相干的第三者的事情的樣子，我問來問去的問了半天，關於姜桂英却終於問不出一點眉目來，所以沒有辦法，就只能推進到以後的幾個問題上去了，他

一邊用蒲扇扇着爐子，一邊便慢慢的回答我說：

「到了杭州來也有好幾年了……做和尚是自從十四年的那一場戰役以後做起的……當旅長真沒有做和尚這樣的自在……」

等他一壺水燒開，吞吞吐吐地把我的幾句問話約略模糊的 answered 一番之後，破茅蓬裏，却完全成了夜的世界了。但從半開的門口，沒有窗門的窗口，以及泥牆板壁的破縫缺口裏，却一例的射進了許多同水也似的月亮光來，照得這一間破屋，晶瑩透徹，像在夢裏頭做夢一樣。

走回到了東牆壁下，泡上了兩碗很清很醞的茶後，他就從那扇小門裏走了進去。歇了一歇，他又從那間小室裏拿了一罐小塊的白而且糯的糕走出來了。拿了幾塊給我，他自己也拿了一塊嚼着對我說：

「這是我自己用葛粉做的乾糧，你且嘗嘗看，比起奶油餅乾來何如？」

我放了一塊在嘴裏，嚼了幾嚼，鼻子裏滿聞到了一陣同安息香似的清香。再喝了一口茶，將糕粉吞下去以後，嘴裏頭的那一股香味，還仍舊橫溢在那裏。

「這香味真好，是什麼東西合在裏頭的？會香得這樣的清而且久。」

我喝着茶問他。

「那是一種青藤，產在衡山腳下的。我們鄉下很多，每年夏天，我總託人去帶一批來晒乾藏在這裏，慢慢的用着，你若要我送你一點。」

兩人吃了一陣，又談了一陣，我起身要走了，他就又走進了那間小室，一隻手拿了一包青藤的乾末，一隻手拿了幾張白紙出來。替我將書本鉛筆之類，先包了一包，然後又把那包乾末攔在上面，用繩子

細作了一細。

我走出到了他那破茅蓬的門口，正立住了脚，朝南在看江干的燈火，和月光底下的錢塘江水，以及西興的山影的時候，送我出來，在我背後立着的他，却輕輕的告訴我：「這地方的風景真好，我覺得西湖全景，決沒有一處及得上這裏。可惜我在此地住不久了，他們似乎有人在外面募捐，要重新造起勝果寺來。或者明天，或者後天，我就要被他們驅逐下山，也都說不定。大約我們以後，總沒有在此地再看月亮的機會了罷？今晚，上你可以多看一下子去。」

說着，他便高聲笑了起來，我也就笑着回答他說：

「這總算也是一段『西湖佳話』，是不是我雖則不是宋之間，而你倒真有點像駱賓王哩……哈哈……哈哈……哈哈」

選自新中華

## 樂園的幻滅

馮 鏗

溫柔，和煦的初冬的朝陽，剛好從那株盤踞在園的角落裏的榕樹梢頭，斜拋向一面差不多水晶也似明亮的小池上。

池水是那樣的清幽，澄澈，牠把孕着白雲的藍空和池邊叢生着小草的倒影都印進自己那沉潛的懷抱裏去。這好像一幅優美的情景，滲進在人們那沉醉着的心靈裏般巧妙地，毫無痕迹地。但我們那頑皮的陽光是如何的淘氣呢，他時而借着晨風的翅膀，便很輕快地一面吻着池水一面跳躍起來，牠的閃爍的光芒，把那些倒影都攪得凌亂了！

逆着不十分耀眼的初陽，她沿着細石砌成的小徑，從院裏跑進園來。她是個十八歲大小的少女，有着健全的，燃燒着青春熱力的肉體和靈魂；她的那對老像是在微笑着的眼睛和口角，却令人感到她內心還蘊藏着柔和優美的另一種情緒。她穿着藍的上衣和黑短裙，白的頸巾的兩顆下垂的絨線球子，跟着她走動的姿勢便一左一右地擺動着。

『今天的氣候很好啦……』她輕輕地這樣說着，她像感到意外的滿足般對周圍的景物細細地愛賞着。這景物在什麼時候都會令她感到歡愛的，但在今天，牠好像另擺上一副新鮮悅樂的笑臉，處處都會勾引她的眼睛去作一個長時間的逗留，處處都會引起她想再看一下的興趣。一切於她真太親切了，美妙了！她輕輕地吹着甜蜜的口笛，慢慢地坐下在池邊的椅子上。

陽光從榕樹梢頭慢慢地，但又像輕快地升起來，他很均勻地和園裏的一切接着早吻——那畦裏新開的野菊花，那鮮紅欲滴的美人蕉，那一堆滑得閃光的石子……更有草地上的露珠，牠們很輕狂地，賣弄風情般儘是閃爍着，閃爍着。

初陽的熱力增加她身上循環着的血的暖流，那完全帖服着的心房好像起了微微的跳動。她把微嫌悶熱的頸巾鬆開，把兩隻肩膀伸過腦後，擱在椅屏上，很像很嬌懶地讓自己陶醉在這柔和優美鮮麗……交織成的情景裏面。她的短髮不加梳理地讓牠披拂在額角，耳際她斜側着頭，一任溫軟的頸巾由左肩上垂下到草地去，吹面不寒的輕風儘向她的頰上，鼻尖掠過，蓬鬆起來的頸巾上的絨絲也跟着顫動搖曳……這些點綴着她，表現着她少女的浪漫的風情，這籠罩在暖日底下的美妙恬適的一切，也正像我們少女的眼睛和心情一樣的可愛！

像她這樣年輕的姑娘，在這樣的風光裏正該和同伴們耍完了早晨的運動，便跟着鐘聲一同到課

室裏探求她的學問去的吧？但她沒有那樣的環境，在這個時代正給有產的小姐們所擅有！她到這所半像私塾半像幼稚園的小學校來已經有好幾個月了，必然地，她開始也懷着一股年青人所共有的求進慾，爲前途苦悶着，但小學生們是太可愛了，這不與世爭的小學校和略加修葺的廢園也值得她的青睞！逐漸地，她近來反而感到這恬淡，但是活潑的生活很爲可愛——比着學生時代所受的呆滯和無聊的生活更爲有趣了！誰說教師的職業是痛苦的，粉筆和黑板的生涯是黑暗的呢？早晨，跟着朝陽而起，就在這園裏預備些故事，詩歌的課材，自己弄些喜歡吃的東西做早餐，接着那由鄰家雇來的老媽子會過來幫她修理，打掃一切，往後，那些小天使似的孩子們便陸續跑來了一天的活力便由這個時候躍動起來了！帶他們在草地上遊戲，混進他們當中，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地位，年齡，甚至軀體般，她常常低彎了身子，和他們手牽手的做着孩童的玩耍，聽着他們的領袖的指揮！等到課室裏的小鈴給老媽子搖動起來時，她也混進這一羣臉上還堆滿笑痕，笑聲還從小口裏溜出來的孩子裏面，在小徑上織成一條小小的河流，滾進課室裏去了。

在晚上她獨自地縫些衣裳，看些書本——這一月來她讀了許多由小學生芸的哥哥處所借來的有着新的啓示的書籍，她雖然沒有證實這裏面的理論和事實，但她很喜歡讀牠——寫些母親姊姊的書信……在休假日她便約了她的小伴侶，一同到這小市鎮裏的郊外遊玩，或者在他們的家庭裏，很親切地被他們的母親們接待着，聚談着……一切都很舒適，恬靜而又活躍，她不感到寂寞，也不會怎樣苦悶的夢幻；一切于她是現實的，愉快的。她很少預算着前途，但也不追憶着過去……

大約是享受了多量悶熱的陽光的緣故吧？這時她那恬靜的心情忽然從陶醉裏漸漸地蠢動起來，她那止水般的心湖忽然漾起陣陣的微波！

突然地，但又像滋生般地，她的心上給遮着一層不快的暗影，這暗影很迅速地掩覆了她整個的心窩，另一種可厭的、恐怕的情緒從他裏面侵襲起來！她下意識地把身體轉動了。

這暗影漸漸地凝聚起來，形成了兩幅清晰的但又模糊的印象！

雖然是江南的初冬天氣，但夜裏的冷風已使人感到有些森寒了。昨晚她因為貪看多一點喜歡讀的書，吹熄了煤油燈上床去時，隔壁室裏的掛鐘已敲了十二下了。她把困倦的眼皮剛好合上，突地那面臨街的小窗上好像給敲打着般響了兩三下！

「什麼……」她睜開眼來，下弦月剛好從那面窗幔遮不到的上部射進室裏。在桌子和地上延着一條淡青色的幽光，周圍悄悄靜得很，只有由這小市鎮的遠處傳來兩三聲隱約的犬吠。

她仍舊閉攏她的眼睛。

「督督！」聲音又繼續響着，還好像有男人在咳嗽般！

「誰……」她含着懊惱的心情翻開了被窩跳起身來，恐怕那危險的意念還沒浮上她的腦裏，她把窗幔掀開來，驀地有一個穿灰色制服的人影，在淒冷的月光下由窗外溜去了。

「嚇……」寒氣和恐懼一齊襲上她的身心，她起了一陣戰慄！

「昨晚……這說不定是個小偷……但那很像個兵士……今晚上叫老媽子不要回家去吧！」她的心裏漸漸有着憎惡的、驚恐的預感。眼前的一切好似偷偷地溜去了牠的光明，綺麗，另一幅映像又顯現起來！

這小小的市鎮近來也難免牠的厄運！據說鄉村不時發生着明火打劫的盜案，所以駐城裏的省都派來×連全連的兵士來駐札在離學校不遠的祠堂裏。這是娟的母親告訴她的。幾天前衛忽然一連

三天沒到校裏，她跑到家裏探望她時，只見蘅坐在門口守着她的一羣小鷄，嬉笑和活躍的小臉孔完全給呆滯了般，見她來了，只跑前來淒怨地喊着她。她正感到詫異，但蘅的祖母由屋裏跑出來了，她有着一對哭紅了的眼睛和滿頭蓬亂的白髮，她哭訴她的兒子因為給駐軍們白買了豬肉——她的兒子是挑賣豬肉的小販——不給錢，他不該說了他們幾句，便給毒打了一頓和禁錮了一天一夜，好容易等她把象養數月的一只豬賣了，親自把白銀捧到祠堂裏去磕了幾個響頭，才允許她央求兩位族人把遍體鱗傷的兒子抬回來……

我們的少女生長在雖然清苦，但還沒受到災厄的家庭，青春的優美的溫情在她心身裏蓬勃，一切于她是太單純，安穩了！她還未跑進那可驚的複雜的社會，沒有體驗到醜惡，凶殘，悲痛，慘酷……等等的人類的遭逢，雖然她只有看過兩隻潰爛了的乞丐的腳，聽過一些可怕的罪惡的傳述！

「爲什麼，爲什麼他們會這樣的作惡呢？……他們害了蘅的一家……聽說還做了許多凶惡的橫行……爲什麼這些民衆們不想反抗呢？……」不安和懊惱虫樣的侵蝕她的心，她的腦壳裏像有空洞的一隅，填補着牠的是不願意有但却不斷地映現着的醜惡的幻影！

「先生早！先生……」像黃鶯在枝頭叫着般，一陣嬌婉的笑聲把那些可憎厭的幻影沖開去了！這聲音挾來了愉快，活躍的力，幫着她把沉重的悶壓打敗了！眼前依然是光明美妙，依舊是充滿着令人陶醉的風光！

「呵來，快來！我的小天使……」笑渦在她頰上浮現，愉快佔滿了整個的心，她望着張開兩臂向她跑來，紅的纓絡在黑的短髮上搖動的芸，這樣喊着。

「你今天多早呵！」她用全身的熱力在芸的小頰上親了個吻，她未嘗和異性接觸，她不懂得愛情，

她只感到像這樣會使她沉醉的愉快，只能在母親懷裏和小伴侶們的臉上和笑聲中領略得到！

接着又來了芳琳，惠……的一羣，她像往日一般混着他們嬉耍，她完全恢復了她固有的一切！

早間嬌豔，甜笑的朝陽，此刻已經很嚴肅地，但慈惠地由刻着各種古舊花紋的窗眼，斜穿進課室裏來了。他很勻整地照着室裏各個小生命的頭部，肩膀。他們的服飾有着不同的式樣和花紋，有些鮮麗，還點綴着一兩顆閃光的珠飾；有些平凡，有些甚至是殘舊；但他們的小臉上都浮蕩着同樣感到滿足的笑痕，小口都微微地張開着，耳朵裏都充滿着教師的音樂般的聲音，眼睛裏都放射着追求的，溫敏的稚光，這光綫向同一的方向射去，凝聚在他們面前那靈動的，親切的教師身上！他們好像忘却了自己個體的存在，他們的靈魂融合着，緊密的融合在一起！他們自己很難分別出誰是這鎮上富室的小姑娘，是紳縉的子弟，誰是貧苦的農民的子女，誰是窮老船戶的兒孫……是有着可愛的美貌還是有着蠢陋的表情，肥白的小肢體還是營養不良的枯瘦的黃臉……他們這個時候都有很勻整的呼吸，一致的情緒，恬適的空氣在日光裏輕輕地流蕩着，流蕩着！

她呢，滲進在這融洩的靈魂裏面的還有我們那年輕的教師的心靈，她把自己蘊蓄着的一切智慧和情緒都流露出來，流進他們那純潔和空靈的腦裏！她接受着他們那貪求的神祕的眼光，她是怎樣的感到自己的偉大，可誇呵！

他們今天講的課題是小蜜蜂。她把自己編成的一則關於小蜜蜂的故事講着。她是講得那麼的有趣，巧妙，把他們的小心房都打動了！

「……小蜜蜂們真沒有辦法呵！老的和少的看看都要餓死了……」她望着他們，他們的臉上都罩上一層成人所不輕易表現着的悲哀。



「但是，蜜蜂們終究沒有法子嗎？他們是那麼的多數，一百，兩百……但凶殘的老鷹只有一隻，只有一隻呵……他們想不想把被老鷹搶奪去的糧食拿回來呢……他們……」

「對呵，對呵，把糧食搶回來呀！」

「把他們的刺螫着老鷹呵，他們飛，他們一齊飛去螫老鷹……」

「對呵，先生，叫蜜蜂們把糧食拿回來！」

「殺死老鷹，把那隻老鷹打死吧……」

他們有的握拳頭，使勁地向空中揮舞；有的站起來喊着；他們的臉上都有興奮激昂的表情！

「……………」

「小姐，我的好小姐呀！那些祠堂裏的兵老爺們打從園門口跑進來啦……這……是爲什麼……」

「……突然地，在他們喧鬧着的聲音當中，老媽子顛着兩脣飛跑進來了，她的眼眶裏已經掛着那預感到不幸的淚水！」

「什麼……什麼……」她像突被掉進另一個荒曠的所在般，她聽不清楚媽子的話！

全室裏的喧囂像被一陣猛烈的寒潮所凝住了般，驀地裏悄悄靜得連牠的餘音也聽不到！

「他們，兵士想怎樣呢……」醜惡的暗影很迅速地，更陰慘地恢復了在她腦裏的地位！

「他們的教師呢……在那裏……」

「她已經聽見這像怒叫的聲音，看見兩三個可憎惡的灰色的人影由園裏跑進課室來！不要怕，喲，這沒有，沒有什麼……」像醒覺了一下般，她忙站近那些呆定了的孩子們！

「你是這裏的教師嗎……呢……」像長官模樣，滿臉麻子，兩眼吐着陰狠而又狡猾的光芒的兒子跑進來了，他後面還跟着兩個插滿短刀，手槍的護兵。

「這有什麼事情呢……」不幸的預感像已經實現般，她茫然地問着。

「沒有什麼，不過因為我們的地方太狹窄了，此刻偶然看着這兒的地方還不錯，要把這裏做辦公的機關……曉得嗎……你就喊學生們回家去吧！別的椅桌這些東西可不必動牠……」他的一對眼睛只上下交替地注視着她！

像又被掉進個黑暗的深淵，她不曉得要怎樣應付眼前的事變！突地有打破這重壓着的空間的尖銳的哭聲刺着她的心房！她眼看鄰家娟的母親跑進來把娟帶走了，兩三個孩子却恐怖得哭起來，別的都睜着無助和驚疑的眼光凝視着她。

「可以……請你找別的地方麼……這是學校哩……」她立刻明白自己和這些小孩子們都要從這兒被趕出去，永沒有再聚合的一天了！她感到萬分的苦惱，她真不願和他們分離，她鼓起勇氣來想說退他！

「哼！學校便怎麼樣？我們負着全鎮人民性命財產的責任，辦公的職務不算重大嗎……好！李勝！你回去把我個人的東西搬過來，把那兩個又又匪徒也解押到這兒來，連長決然地向護兵吩咐着，回頭他又對別的一個說：「你還不會替我把孩子們趕散嗎！站着幹麼！」

「這不行，不行……媽子，你快請校董王先生來罷……我的孩子們，你們不要怕，不要怕……」熱血在他的周身沸騰，他張開兩手來攔住那行兇似的護兵。

孩子們的哭聲高漲了起來，兩三個鄰舍聞訊而來的孩子的母親們都倉惶地跑來！

「你們不要回家裏去吧！我的孩子們，我們不要離開，不要離開這裏……」少女的温情不知消失到那裏去了，她的心裏燃燒着反抗強暴的烈焰，她不願離開這安和的樂園，她的身子給護兵又開去了。

「哈哈！你們的校董不要說不敢來，就來了要我奈何呢……你這個姑娘真長得不錯……你不願離開這裏是很好的，說不定我還可以任用你做個女書記……」連長嬉嬉地對她笑着。

「狗這害民衆的惡東西……」憤怒的烈焰使她的身心顫動，她受到醜惡的侮辱了，她在待着爆炸的一瞬間，她要咬破他那兇惡的臉孔，撞擊他那斜繫着皮帶的胸膛。

「但，但這有什麼用處呢……我那樣做時我的衣裳會給扯破，肉體會被打傷，會受到更醜惡的侮辱……而孩子們依然會被趕散，我們終要分離……」她整個的身心都強烈的顫動着，她昏憊的神經清醒了一下！

「對的，對的……我眼前自己只好對他退讓，屈服！我們要忍耐，要合力，要組織，然後才反抗，對一切醜惡的反抗，那些書本不是這樣告訴我們麼……我覺悟了，這樣優美的樂園在此刻已沒有我再事貪求的可能了……」她的腦裏閉上一幅光明的前路。

選自拓荒者

## 燒餅

趙景深

「老晏，吃燒餅去！」

「阿阿，就來就來。」於是晏達善立刻拋開他應做的工作，放好了洋錢鈔票在袋裏，戴正了帽子，隨

着他的朋友們出去。每次都是如此，只要他的朋友一喊，他立刻其應如響，「蠻蠻豪燥」。

這種燒餅是骨頭做的，不大吃得動——不簡直別想咬一口。說句實話，這就是麻雀牌的別名。因為他們稱一筒爲燒餅，便按照「修辭格」的方法，「以部分代全體」，以燒飯這一部分作爲麻雀牌的全稱了自然，「燒餅」之於「一筒」還是極好的「暗喻」呢。

晏達善在家裏又麻雀每又必輸，很難得贏上一兩回。人家一坐定，早就曉得「這次又該老晏會鈔了」，而老晏自己呢？「會鈔就會鈔，不要緊橫豎是消遣」，其實他自己也想贏的，誰又麻雀不想贏一點也不想贏，那便真是呆了。阿晏到底不算得呆，他自己覺得又的並不錯，但不知怎的人家偏偏要和他作對，這個也說他得不好，那個也說他又得不好，甚至於有人說他只配又五十銅板底的麻雀。他輸錢倒不氣，最氣的是人家說他又得壞，一面輸錢，一面還要落埋怨。「這倒也不在話下」，輸了錢送朋友出門，回到臥室，睡在牀上，他的妻一定要埋怨他一頓，他唯一抵制的方法，就是裝假睡，任她去嚙。這是再好也沒有的法子。否則，妻子問他：「你下次還又不又了？」好像母親問小孩似的。他心裏一想：「是呀！她說的不錯呀。又麻雀真沒有好處，又傷財，又傷精神，更其要緊的，還傷了夫妻間的情感。」於是他誠懇的答應妻說：「不又了，一定不又了。」這一次談判又算終結了。但是，這還消說麼？你們猜都猜得到，第二天天亮，早晨的太陽光一洗，又把老晏一切都洗忘了。只要朋友們一喊，他的兩隻腳好像機器一般，又自動的開走了。不用說，中風白板又一個勁兒的弄起來了。

「戒賭，戒賭再也不來了！」他曾經如此的發過誓。但這有什麼用呢？發過誓不久就拋在腦後了。他的妻也會勸過他許多次，如此的發過誓，再又，又過再在妻面前認錯，認過錯再又，又過再發誓……這樣輪環，似乎成了例文。這便是近幾天來晏達善的生活。

不知怎樣財星高照，他在家裏又十塊底的麻雀，有一天竟贏了二十幾塊，第二天又贏了十多塊，老穆還欠他二十塊。他高興得了不得，將一束鈔票在他的妻子面前一揚一揚的說：「你瞧！一共三十幾塊！你要不要給你一張！」這時他的嘴裂開了很大的縫，腳兒一跳一跳的給他的妻。

「勿要輕骨頭哉！贏仔介一眼眼銅鈔，就快活得骨頭才酥脫哉！耐忙（忘）記耐輸脫幾化銅鈔呵！毛疑（二）百塊勒噫！呢勿要耐捨個斷命銅鈔……」他的蘇州妻子輕輕舉起手來將他的鈔票一撥，他覺得沒趣，將那張鈔票藏了起來，自言自語的說：「不要就拉倒，我留來自己用。」真的他是輸得贏不得的。他這一來，真有點坐立不安了。他想：「有了三十塊錢，買什麼好呢？買點工藝書講到製造粉筆的方法的罷？但這類書已經有了不少，勉強可以敷衍了添點衣服罷談不到。穿衣服有什麼意思！買點零食罷？這倒不錯……但是，我如今要「做人家」了！應該節省用度纔是！」所以他把錢存了起來，一個大也不會花。

但是這只保了一天的險。隔了一天，他的公事辦完，照例應該回家了；但他坐在公司裏，對着熊熊的爐火，心思却又在大海裏翻起浪花來，大大的轉了一個舵。他想：又麻雀有「牌風」這句話是不錯的。以前我老是輸，這怪我的牌風不好。如今我的牌風來了，自然也就要一直贏下去了——我第一天贏，第二天又贏，那裏有這樣巧的事——但是，安知我以後幾次不大贏而特贏呢？如此，我把以前輸掉的，一百幾十塊錢都搬了回來，從此我可以安心樂意的做事了，真的戒賭了！好！默默的沈思了一下，「好機會不可錯過。」於是他跑去找同事老穆，平常總是人家約他，這一次因為他覺得如有神靈暗中默佑，事屬必勝，所以他破例自己出馬去「湊搭子」。

「怎麼樣？」晏達善跨到老穆的房裏，只這樣微微的一笑，說了三個字。

「吃燒餅去罷。」穆先生早已會意，也微微一笑，「只是他們又大的，小的不大願意來；他們又要二十塊底的，還有他們不大願意到你家裏來，你們家裏太遠，他們要到公會裏去。」

「地方倒沒有什麼。二十塊底太大了罷？」這時他想起他的妻子囑他要又在自已家裏，又不要到外面又的話來。但是他的心裏實在想，彷彿手很癢似的，沈吟了一會，又說：「我們兩個拚一脚罷！」

「可以，可以，但是——這樣一來，洪先生一個，吳先生一個，還差一個人怎樣辦呢？別的人公事辦完了，早已出街去了。」

「好！好！不要緊，獨又就獨又！」晏達善心裏想，橫豎腰包裏有三十塊錢，老穆處還有二十塊錢的賬，總可以來一下，是的，不要緊。

於是，大局定妥。老穆又約好了洪、吳兩位一同向公會行去。這時正是冬天，太陽早已藏匿起熱的光，西北風很大，似乎還吹不透晏達善狂熱的心。

搬了莊以後，他們就坐下又起來。起初，晏達善和了好幾牌，不覺從心裏笑出來，又嚇到肚裏，暗想：「真有鬼！牌風好起來，擋也擋不住！」誰知後來漸漸不對了，接連有一兩圈不和牌了，他依舊是「宰相肚裏好撐船」的想：「不要緊，等一會風頭就會好起來的！」四圈完結，計算一下，他只輸了一兩塊錢。於是又搬莊。又是好幾牌不和。他這時心裏有點戰兢兢的了。他想：「妻要我不要到外面去又，爲什麼我偏要到外面去又呢？如果這四圈完結，我無論輸贏，一定不要又了。她在家裏一定殷殷的盼望着我回家呢。」况且，他從來不曾打過二十塊底的麻雀，所以他愈加戰兢兢的了。不好，他打了一張中風，吳先生和了一個三槓，是他的莊。四十和起翻，早已滿貫，他須付出十二塊錢。這時他眉頭一縐，遲疑了一下，又不好意思不拿出錢來，面孔紅得烈火一般，終於狠了狠心，慢慢的挖出了十二塊錢鈔票給了

吳先生這時他彷彿看見他的妻眉頭蹙着，一半憂愁，一半微愠，低頭望着他……他的身體雖是在又麻雀，但他的心情早已無所屬的樣子，昏沈沈的，虛飄飄的。他又彷彿眼前有一重霧，迷濛着，迷濛着，以致連牌都看不清……

八圈早又完了。晏達善計算了一下，輸了三十五塊。除老穆二十元的欠賬退清外，從輸十五塊。他本來是想不來的了，他想託詞說身體不大舒服，或者說還有些小事，但聽人家說：「搬位，搬位！」他的心又動了。「管他的，來就來！」他又想：「一個人何必聽老婆的話！明天又是星期，粉筆製造公司放假，還是多又幾圈罷！」於是，又是四圈。

這時，他輸到四十幾塊了。他雖想回家安慰他久待的妻子，然而想撈本的心勝過了回家的心了；所以他依舊打下去。這時格外的胆小，幾乎中發白都不敢打。他差不多「動輒得咎」，措住在家裏的偏偏是人家不要的，偶爾大胆打了一張，人家一定要他彷彿是一個屢次失敗的英雄，現在差不多到了「窮途末路」的時候了。

四圈完了，又是四圈，一共十六圈牌，一直打到十二點半。這時大家都有些倦意，他們便停止了。晏達善總結起來，輸去將近六十塊。除去欠賬退清，現錢輸完以外，還倒欠人家幾塊錢。當時他似乎有點麻木，也不悲哀，也不痛苦，自然更談不到快樂。不自覺的笑着，說着話。他的三個朋友預備一同回公司。他想回家，這是不成的了，敲門一定敲不開，所以他預備一同回公司去睡。路上黑漆漆的，街燈也沒有，月光也沒有，星光也沒有。他們摸着回來，好在路還近，不久就走到了。他們摸到公司門口，敲開了門，恐怕被總經理知道有點難為情。從總經理門口過時，他們是躡着脚步的，彷彿做竊賊的一樣。

他已經回到自己的房間，房裏冷冰冰的，爐火早已熄了。同事們也早已熟睡，靜悄悄的沒有一些聲

息。他無聊地脫去衣服，鑽進被窩裏去。同時悔恨，慚愧和痛苦也鑽進他的心裏。愈使他痛苦的，偏偏這一次還是他去約人家叉的。這時他又想起平時妻向他說的話：

「你要做人家一點，你比不得別人。別人是沒有產業的，你的家沒有一點東西遺留給你，全靠你自己一隻手去做。你在粉筆製造公司做職員，事情也不算小，也該積一點錢起來。可以省的就省。將來沒有錢用的時候好用。你要曉得，你的父母和我全靠你一個人，你的責任很大呢！」

他又像發狂一般的咬着牙齒罵着自己說：「我這個人簡直不能算人，不配做我父母的兒子，做我妻子的丈夫。遠在故鄉的親愛的父母呵！客居的我的妻呵！請你們饒恕我——不，請你們責罰我！我為什麼像被鬼迷住一樣，要去叉麻雀呢？我為什麼手這樣的癢呢？靜靜地坐在房裏練習一下粉筆的製法或是改良的方法，不好麼？看看書不好麼？回家和妻子談談話不好麼？偏要來偏要來……好罷，一個月的薪水都完了，而且每晚都回家的，今晚不回去，不知妻是如何的想念我呢？」

他又相起現在他的身上，只穿了一件破棉袍，棉絮都漏了出來。他不禁更淒然了！

但是，他是最會做夢的人，最會自己安慰自己，自己欺騙自己。他不久又放寬了心：「不要緊，以後戒賭好了。這幾十塊錢輸出，就算前兩次沒有贏好了。那末，我這一次也不過輸幾塊錢，呀，幾塊錢算得什麼！一再轉念，愈加「不要緊」了。『不要緊！一個月的薪水算什麼！就當我沒有賺錢，賦閒在家好了。』這樣一想，果然效驗如神，他立刻沈沈入睡。

晨光洒透了窗紗，他朦朧的聽見僕人喊着他：「晏先生醒了麼！昨天府上晏師母派人到公司來，請晏先生去，人來了好幾趟，我又不知晏先生在那裏。今天早晨晏師母又來請了，請晏先生立刻回家。」他匆匆的披衣下牀，已是十點二十分了。



他連忙回到家裏，知道他的妻曾爲他一夜不睡，又知道他的妻昨晚在半夜裏曾經忽然好像發癡一樣的將身子豎了起來，眼睛瞪着不動，如此的許久許久，又知道他的妻記念着他，等他到十一鐘點才睡，又恐怕他受了意外的危險，又知道他的妻曾爲他哭得眼睛腫了起來，自然他將輸去六十多塊錢的話瞞過，只說他在公會裏又麻雀，運氣還好，只輸了三塊錢。他確曾爲了妻的悲哀而受很大的感動。但過了不久，又把一切都忘記了。

隔了兩天，他又在公會裏吃燒餅了。

一九二七—三選自梔子花球北新版

## 賸落大伯

許欽文

「恭喜，恭喜，太太，恭喜呀！」

烏油的竹絲門呀地響了，省元太太在堂前門口露出黃瘦的臉來探視，媒婆二太娘見着就笑着這  
樣說。

這是初秋的天氣，愉快的晨光徧照着各處，照在省元太太底得意的臉上，照在媒婆二太娘底高興的臉上，在明廊下對峙着的花彫，石籬和擺在堂前紅氈毯上的玻璃罩等等也都被明顯地映照着。花彫是頭號大的，裝在紅木般的木架子裏面愈覺得大了，寫在鑲上面的「狀元及第」的金字和描在泥頭上的鴛鴦和紅娘的花紋也都愈加醒目了。

「喜歡，喜歡！」石籬裏背脊染着紅色的白鵝不時地相互招呼。

裝着紅綢，綠綢和八十塊貼着雙連喜字的老鷹洋的玻璃罩如果走着去看牠們，都會閃閃地發光。

省元太太受了媒婆二太娘底道喜，不由地張開嘴來笑起來了。

「像樣呀，像樣呀！」媒婆二太娘從明廊到堂前看了一週，得意地讚歎地說：「真是像樣呀！」

子元在拜帖盒裏裝好了大紅的禮帖，仰起頭來的時候，媒婆二太娘也就向他道喜：

「恭喜呢，少爺，恭喜呢！」

他聽了她這話，又看着她底紫褐色的深刻的皺紋間滿堆着笑容的臉孔，也就笑將起來。但是這笑只經過很短的時間，他立即感到不安，深深地不安起來了。

原來這預備去「道日」的場面，並不是爲着子元而設的。他底年紀還小，固然並非迫切地需要異性，也未瞭解婚姻底意義，本來家中有喜事，他總也可以歡喜的；可是這是爲着他底兄弟幼元而他連定婚也還未經過。本來在松村，舉行喜喪事情總是須由卜人擇定日期，因爲「八字」上的關係，兄弟比哥哥先結婚也時常有的事，但是子元並不是因爲這緣故，他和幼元只是同父的弟兄，固然他底繼母省元太太只把自己親生的兒子底事情放在心裏，做媒的人也不把他放在眼裏。前幾天做媒的人來說，只談到他小兄弟小元底婚事，毫沒有提及他底幼元定婚的時候，他還不懂事，這時他什麼事都清清楚楚地感到，而且許多往事也都不期然而然地回憶起來了。他想到了自己的命運是這樣的，不由地感着悲哀了。

一個人有了悲哀，如果有可以訴苦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告訴了人，那末這悲哀總就可以減少些。子元有可以訴苦的地方麼？他是沒有同母的姊妹的。他這時十六歲，他底母親已經死了十六年——他生的時候也就是她死的時候——他底父親也已於他十歲的時候死去，就是未死，也早已好像只是幼元和小元底父親了。他有可以談心到親友麼？沒有特別事故，他是不准出門的，他是沒有交友權的。

他在堂前站着覺得很是不安，想避開到什麼地方去。但是到那裏去呢？如果要差用他的時候找不到他，他是要被嚴厲地責備的。在他周圍的人雖有許多，但是不知道究竟爲着什麼，只有說他壞的人，沒有說他好的人。小元、幼元、繼母和老外婆總是團聚在一起，談談笑笑，或者弄些點心一同喫着——他底繼母只知道自己親生的兒子是自己底兒子，她底兒子以外的孩子也是別人底親生的兒子，她是不曾想到過的。她只憑着本能地愛她底親生的兒子，對於子元，好像時時刻刻都在找尋他底短處。老外婆是個自認能幹的女子，子元底父親死後她就長住在他底家裏。她底年紀雖已很大，罵起人來卻很起勁。她底頭髮已經花白，她底架子假頭却是烏油油的黑的，這好像是在表示她原是善於虛偽的。深刻的她底臉上的皺紋在她發怒時很能助長凶威。她愛護小元和幼元比他們底母親還周到。找尋子元底短處也比他底繼母用心。——不相關的人無非是不相關，子元對於她們母女好像一向有着冤仇，在他底眼中，她們底眼睛老是發白的。無論什麼事情，他如不去做，總是說他懶，他去做了，總就說他做不了，至少是說他做得不如意，所以他總是被責備的。這一類的事也都想起來了，他愈加覺得自己底命運是可悲的了。

他想幸福的事他都無分，他只有許多許多的悲哀。

「我爲什麼要這樣苦？」這樣想着他就覺得全身發了一陣異樣的冷，四肢也就顫抖了一下。

「幸福的事我都無分，」他時時自然而然地這樣想，「我只有許多許多的悲哀！」

在先前，他只要一進書房，總就覺得舒適起來，因爲在書房裏只須管到功課，無須再防意外的驚慌；功課他是不怕的，因爲他可以由努力弄好。自從幼元道日以後，他在書房裏也不得安寧了，因爲有一個問題時常要在他底腦中憑空地發生，就是「怎麼？幼元就要結婚，我連婚也還沒有定，而且也沒有

會定的時候的樣子？」——這自然並非爲着迫切地需要妻子，只是覺得這樣實在太被羞辱了。不久許多印象都已模糊起來，他只覺得有一種東西老是用力地壓在他底胸前。這使他想笑的時候不敢就笑，想跳的時候有時已經舉起了腳，突然把腳縮住，在夜間他獨人臥在牀上的時候，眼淚常被牠壓出眼眶來。

這是幼元道日以後過了三個多月的一天——

五子三星高高地掛着，足二斤的龍鳳燭底火光因爲正是正午，戰不勝猛烈的太陽光照得堂前又明又暗的樣子了。吹手在明廊下細細地吹敲，幼元同着他底新娘子在三星面前拜「正三朝」許多穿得紅紅綠綠的親友男男女女地圍着渠們看渠們，子元在那裏照料雜事。

新郎十四歲，長得比八仙桌子稍微高一點。新娘子比他大一歲，却比他還矮。如果不知道渠們底年齡，或者以爲渠們原是矮小的人種，但是圍着看渠們的人並不覺得什麼，這種情形渠們在松村早已看慣了。

新郎底臉通紅着，而且紅得很厲害。新娘子底看不清楚，因爲她底臉上本來搽着濃厚的胭脂。

新夫婦聽人叫渠們拜時便拜，叫渠們走時便走，怎樣便怎樣。原來幼元無非在給他底母親討兒媳婦，給他底外祖母討外孫媳婦，給新娘子底父母做女婿。新娘子也無非在給他底父母做嫁女兒的工具。渠們並不瞭解婚姻底意義。

感着快樂的人做起事來會愈覺得快樂，感着悲哀的人做起事會減少悲哀，忙於作事的時候竟會把悲哀暫且忘掉，這種情形大概是普遍的。這時的子元因爲正在忙碌，他並不覺得怎麼了。但是，好像他是不應該再有不悲哀的時候的了。

「快見見賸落大伯！」拜了正三朝，老外婆緊張着堆滿着皺紋的臉，得意地命令地說。

子元立即又被那重物用力地壓住了，而且頭上似乎正在有火燒着。

新娘子漸漸地走近他來，他不知道怎樣對付纔好。

「賸落大伯，賸落大伯！」在場的人應和地在笑聲中高呼着，「賸落大伯呀，賸落大伯呀！」

新娘子已由扶助人幫着走到他底面前，而且拜起來了；他連忙擎起手來，但是擎着手不知道怎樣做纔好。

「哈哈！哈哈！」於是大家都笑了，「哈……」

有的因為看着他底窘狀覺得可笑而笑，有的却無非聽着別人笑了而也笑，人太多了，站在外圍的人看不見他底窘狀呢。「賸落大伯！」這却是同樣地呼喊，因為在這屋內聲音是差不多同時可以傳到的。而在子元，無論渠底呼笑着什麼，却是同樣地難受。

子元覺得窘極了，他想暫且避脫衆敵，但是衝出了重圍仍然被人拉將回來，於是呼聲中「賸落大伯，」以後加上了「想逃了！」這幾個字。

新夫婦由人幫着走到別處去以後，觀衆跟着同去的同去，回家去的回家去，子元也就不見了。

到了喫晚飯的時候有人提起子元來，大家都覺得他已半天不見了；隨即也就無人再談這事，因為正在忙於猜拳和喝酒。

已有三天不見子元了，雖然其間也曾有人偶然提起他過，但總是一提就了，因為老外婆是這樣說，「何必掛念他，自然會回來的，難道已經有了弟媳婦的人還要別人照管！」

第四天的早晨，胡媽因為在灶下的草已經燒完，走到草間裏去取草，剛開了草間門，就嚇人地嚷將

起來，她看見草堆上伏着一個人，一個可怕的人。

等到響應的人趕到，一同仔細查看，知道這人原是子元，他底臉色已經變爲灰白的了，他底臉本是青白的；身子也瘦了，兩隻眼睛似乎很是異樣的了。

「大哥，快出來喫飯罷，你好久不喫飯了罷？」子元聽了小元這招呼，就站起走出草間來，神氣十分頹喪。

「我以爲到那裏去了，」老外婆見了他就大聲地說：「原來躲在草間裏，膽落大伯！」

子元聽了她這話，立即回進草間，而且把草間門緊緊地關上了。

胡媽因爲急待草燒，用力推進草間門去，但是裏面抵抗着，而且發出尖銳的驚人的聲音。

老外婆也來幫同推門，並且向門裏訓戒地說：「不要太不懂事了，做了大伯的可以這樣的麼？」但是只有尖銳的驚人的聲音的回答，而且裏面似乎正在暴動着。

「呆了，子元呆了，」老外婆說着走了。

於是大家聚集在堂前議論這事。新娘子當然不下樓來，小元只是輪着眼睛看別人，幼元也是默着不作聲。

「已經呆了，子元真的呆了，」老外婆首先開口說：「哦，他一定是衝了『花煞』了。」

她又轉向小元說：「所以那天花轎擡進來的時候，我叫你不要站在當路口，就是恐怕衝犯花煞呀！」

「呆了怎麼辦呢？」子元底繼母喫驚地問。

「這自然，」老外婆思索着說：「第一，不要讓小元幼元和他去接近，和呆子去接近是不好的。既然衝犯了花煞，那末只好化點錢給他到菩薩裏去『審』了。」

「審」

「就是給他到菩薩底面前去宿一夜，菩薩自然會把他底『另一』趕走的。」

「到什麼地方去審呢？」

「自然須到元帥菩薩那裏去。」

「他不肯去呢？」

「那自然要叫幾個，至少兩個，大男人把他用麻繩和鉄索細去。」

會議告終，就預備實行了。

子元被暴力壓服以後，倦得不覺深深地睡着了。

子元忽從夢中醒來，不知道自己正在什麼地方。室內暗沈沈地充滿着寂寞，空中孤零零地高懸着一點小小的光，隱隱約約地映着兩旁睜睜的面目，上面的紅黑臉更其可怕。他驚慌極了，盡力地嚷着求援，但是毫無回音。他又盡力地掙扎，但是被捆得太緊了，兩手兩脚都毫不自由。他極力地掙扎一陣，就有一種鉄索摩擦的聲音在那裏響一下，似乎還有一種更難受的事情預備着在他底身上施行。他把嗓子也叫啞了，力氣也用盡了，但是依然不能自由，也毫沒有得到援助的希望。

審以後的第二天，子元已被擡回，給他躺在牀上。繩索也都解去了。他因為疲倦，只是靜悄悄地躺在那裏。

「讓他靜在那裏，」老外婆指着他向她底女兒說，「菩薩究竟是靈驗的，你看他不再發呆了！」

老外婆看見了子元連忙吩咐說，「你千萬不要就到子元底面前去，他是剛發過呆的，叫你底二哥也不要去！」

過了一夜的早晨，地保阿八急急地走來報告，說是子元已在後面井裏溺死了。這是由賣豆芽菜的長生發見的，因為淋豆芽菜須用井水，他一老早到那裏去，就發見了這事情。可是他還不知道這是誰，由他報告地保，打撈起來以後才認出就是子元。

「把他倒背着走一陣罷，」老外婆要求地保說，她緊張着堆滿着皺紋的臉皮，好像在說「快見見贖落大伯」的時候一樣，「水吐盡了就會甦轉來的，八爺，這就勞駕你，或者託你叫個人罷！」

「但是，太太，」地保回答說，「已經冰冷了，怎能甦轉來呢！」

子元溺死在井中，這是由他故意去投入的，還是因為神經錯亂了誤行掉入的？當時這問題並沒有人研究，也沒有人想解決。就是到了現在，已經五年多了，除了記者這記述，也還沒有人提起過。這問題委實無從解答，因為沒有第二個人看見，而惟一的清楚的他已經死去了。

鼓漲着肚子的子元底屍體，仰天地躺在井口旁，神氣很是和平，好像已經得了勝利，以為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委實不如早點死了好。

圍着屍體觀看的人男女老小都有，有的說是「這就是贖落大伯」，有的說是「這是發了呆的子元」，也有看得出神把手指放進口腔去的，幼元却嚷着「哥哥」哭將起來，因為他已憶起他底哥哥幫他做文章的時候的情形來：

「以後還有誰再像他的來幫我做文章呢？」

這樣想着，幼元不由地大哭起來了。

小元見了他底二哥哥哭得這樣起勁，也就哭着連聲地嚷將起來：

「大哥！」



## 燈

王魯彥

我憤怒的躺在母親的懷中。母親緊緊的摟着我，嗚咽的哭泣着。地的淚紛紛的落在我的頸上，我只是憤怒的躺着。

「你不生我不好嗎，母親？」我怨忿的問。

母親沒有回答，母親的臉色極其蒼白。

我憤怒的伸出右手，竭力的撕我胸上的衣服。

「爲了母親，孩子……」母親按住我的手，嗚咽的說。

「咳咳……」我哭了。

風淒淒的搖蕩着窗外的枇杷樹，雨蕭蕭的滴在我心上。母親的臉色是那樣的蒼白，我悲苦的挽住了她的頸，她的頸如柴一般的消瘦。

「讓我死了罷，母親……」我哭着說，緊緊的挽着她的頸。

「不能，不能，孩子，我的孩子……」她的淚紛紛的落在我的臉上。

燈光暗淡的照着她的頭髮，她的頭髮如絲一般的亂，如霜一般的白。

靜寂，靜寂，世界上除了我和母親外，沒有一個人影，除了風和雨的哭聲外，沒有半點響聲。

「罷了，罷了，母親，我這顆心，我這顆心，你生我時不該給我這顆心，這在世界上沒有用處！

」說着，我用兩手竭力的撕我胸上的衣服，怨忿而且悲傷。

「阿，孩子……」母親號啕的哭了。她緊緊的按住了我的手，我竭力的掙扎着。

風淒淒的搖蕩着窗外的枇杷樹，雨蕭蕭的滴在我的心上。燈光暗淡的照着母親的頭髮，母親的頭髮如絲一般的亂，如霜一般的白，母親的淚如潮一般的流着，我抱住她的消瘦的頸，也號啕的大哭了。有一滴淚，從母親的眼中落了下來，滴在我的眼上，和我的淚融合在一處，漸漸的匯成了一道河。我溯着河流走去，進了母親的眼簾，一直到了母親的心坎上。

在那裏，我看見母親的心萎枯了。

「母親，爲了你的孩子，你將你自己的心萎枯了。然而你分給你孩子的那顆心，在世界上只是受人家的咒咀，不會受人家的祝福，只能增加你孩子的悲哀，不能增加你孩子的歡樂。現在，取出來還了你罷，母親！」我哭着說，跪倒在母親的心旁，解開胸衣，用指甲劃開胸皮，我伸手進去，從自己的腔中挖出一顆鮮血淋漓的心，放在母親的心上，母親的心和我的心合成一個，熱血沸騰了。

我急忙合上自己的胸皮，扣了胸衣，忽忽的離開了母親的心，出了母親的眼簾，由原路回到了母親的膝上。

母親不知道。

「母親，我不再灰心了，我願意做「人」了。」我拭着眼淚對母親說。

母親微笑了。母親的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歡樂，母親的眼前露出了無限的希望。

只有燈，只有站在壁上的燈，他知道我在母親心中所做的什麼，不忍見那微笑，漸漸的慘淡了下去。

## 薄暮的舞女

施盤存

你知道，素雯每天必須要到下午兩點鐘才起身。趿着白絨的拖鞋梳洗一小時；吃乖姐——這是她和六個同居的同伴所合雇的女侍——送上樓來的飯，我應當怎樣說呢？早餐還是午餐？但總之是一小時；於是六個親密的同伴擠進來了，這唯一的緣由是因為她底房間最大，從舞蹈的習練到諧謔的撲擊又一小時，或是甚至興高采烈地，二小時。以後呢，人們會得在每個晴天的夕暮，在從聖比也爾路經過聖母院路而通到西陵路這段瀰漫着法國梧桐樹葉中所流出來的辛辣的氣息的朦朧的鋪道上，看見七個幻異似地纖弱的女子，用魅人的，但同時是憂鬱的姿態行進着，這就是素雯率領了她底同伴照例地到希華舞場去的剪影。

但今天却是兩年來第一個例外，黃金色的斜陽已經從細花的窗簾裏投射進來，在純白的牀巾上雕鏤了 Rococo 式的圖案紋；六個親密的同伴，已經同時懷着失侶的惆悵和對於她的佳運之豔羨這兩種情緒在法國梧桐樹葉中鑽行了，而素雯還獨窩在她底房間裏正在她改變室內陳設的辛勤的三小時之後，她四面顧盼着新樣式的房間感覺到滿心的愉快。幾乎是同時的她又詫異着自己，為什麼自從遷入這個房間以來，永沒有想到過一次把屋內的傢具移動一個地位呢？

一個燦爛的新生活好像已經開始了，她從她所坐着的軟榻底彼端把牟莎抱了過來。牟莎從來沒有在這時候受牠底主人愛撫過，所以牠就嗚嗚地在喉間作弄着一種不可解的聲音。爲了感謝呢？還是爲了奇異？沒有人知道。即使牠底主人也不知道。素雯底手雖然是在撫摩她底嬌柔的小動物，但是她底眼睛卻懺悔似地凝住在新換上去的純白無垢的牀巾上。貞潔代替了邪淫，在那裏初次地輝耀

着莊嚴的光芒。「是你這放浪的女子嗎，敢於這樣地正視着我？」能言的牀巾從光芒裏傳出這樣的詰問。暫時之間覺得有些慚愧的素雯，終於有一種超於本能的果敢來鎮靜了她，她微笑着，抱着她底嬌柔的小朋友，當仁不讓地去沉埋在這牀巾的雪花中間，Bococo 式的金屬細工便雕鏤在她底裙襖上了。

如果不把牟莎當作是他底幻影，她爲什麼能這樣柔順，這樣靜寂，而又這樣滿足地躺在牀上不想起身呢？她感覺到一個文雅的氣息，一個真實地愛着的心，一個永久佔有了的肉體，還有成爲她底莫大之安慰者，她初次地感覺到她是在家裏了。以一個習慣於放佚生涯的女子底全部的好奇心，耽於這種新奇的境界之夢幻的享受，她覺得很愉快。

但牀頭茶桌上的電話機急促地鳴響起來了，她稍微轉側了一下，騰出假抱牟莎的右手來把聽筒除了下來。

*

*

*

*

*

哈囉——是的——你是誰呢？——哦，我不用猜，我一聽就聽出來了——我說我已經聽出來了，你是老沈，沈先生，是不是？——我已經聽慣你的廣東上海話了——你忙嗎？——哈囉，你忙嗎？Manager——什麼？——我想不是爲了這個簡單的緣故罷，你今天應該是很忙的……那些水鬼來了沒有？——是的，我沒有忘記，我就因爲沒有忘記，所以今晚不來了——是的，我現在憎厭那些喝得爛醉的野蠻的水鬼——隨他們罷，橫豎這些人中間沒有我的情人，我也不歡迎他們來，我也不……什麼？你說什麼？——情人？我的情人？——你曉得是誰呢？——誰呢？——我並不守秘密呀——我並不否認呀——但是還沒有到可以告訴你的時候呢——誰知道說不定明朝就會變花樣的——我不喜歡在一

「事情沒有實現之前，就寃枉地說出來——什麼——我嗎——我當然是在家裏，要不是我怎麼能和你講話呢？」——一個人——真的，我不欺騙你——我需要休息了……你難道忘記了我前天在跳舞的時候昏倒在地板上這事嗎？——我……昏倒在地板上——可不是應該休息一下嗎？——我現在躺着——不等候什麼人——也許他會得來的，但是我並不是專誠在這裏等候他——對不起——我明天請你喝威士忌罷——請你不要勉強我罷——我就是爲了今天沒有精神啊——怎麼說？——我的理由全都託阿汪帶給你了——難道你不許我請一天假嗎？我今年沒有不到過——喔，你說什麼？——我不是不肯幫忙，我也曉得今天是很忙的，可是有什麼用呢？我不願意和這些要咬人家肩膀和手指的水鬼跳舞啊——我何嘗說這就是我不到的理由呢？——我的理由是我身體不舒服——什麼！什麼！你說什麼……

素雯從牀上坐了起來。車莎便竄下到地板上，伸着銳利的前爪去抓弄一個栗子壳了。她調換了一隻手執着聽筒，就用這隻手的肘子靠在茶桌邊上，把身子做成一個向外傾倚的姿勢。她很激怒地繼續着說話。

你說合同嗎，Manager？——你倒很有點利害的。但是合同裏寫着不許人家生病嗎？——哈哈，是的，我們的合同到明天就滿期了，——我不想繼續了——是的，我不想再過這個生活了——怎麼說？——你勸我再繼續半年嗎？爲什麼爲了你們呢？爲了我——我想你如果看得起我的話，你一定會高興我不再做舞女的——難道你從來沒有感覺到，我對於這種生活的厭倦嗎？——你不要嘲笑我哪，我平常的行動就是爲的要希望得到今天哪——不是，不是幸福，我並不希望什麼大的幸福，我祇要有一天能夠過得像今天這樣平靜而安穩就好了——誰說不是呢，所以今天我無論如何不肯來了！

——也許你底話是不錯的，但是我實在對於以前那樣的自由生活厭棄了。我現在倒變成一個不需要自由的人了。我願意被人家牢籠在一個房間裏，我願意我的東西從此以後是屬於一個主人的，我願意我底房間裏祇有一個唯一的人能時常進來，我願意……什麼？你又在笑我了——我承認的，但是我自己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或者是真的，因為我現在似乎是從心底裏就發出這種希望來了，但是或者竟會得被你猜中了，說是好奇心也未始不可以——是的，總之現在這一點是已經決定的，就是我一定要換換生活的樣式了。倘若再是照老樣的過活下去，我的頭腦也會得要遲鈍起來的。——怎麼，你們那邊爲什麼這樣鬧熱開場沒有這樣早哪——哦，你說什麼——誰——你說的是小秦嗎？她怎麼樣？走上扶梯就摔倒了——哦！可憐的！她這幾天也太辛苦了，你看，我們這些人全都把身子淘壞了……我看你就讓她休息幾天罷。她不比我，光身子，她還要靠這個去養兄弟呢。——哈囉，哈囉！你怎麼不響了？——好好，我明天來面談罷……可是多半總不見得再願意繼續下去了……

並沒有再聽對方的說話，素雯已經把聽筒擱上了。僅僅只有一小塊夕陽還滯留在天花板上。室內是很幽暗了。她站起在地板上，稍稍地整曳了一下衣裳，就漫步到窗邊，撩開了一條窗幕，隔着玻璃窺看對面道上的行人，這是無意識的。她底心裏，實在是正在溫習方才與舞場經理的那些談話。她已經不能詳細地記得她自己所會說的話了，但她覺得那是很雜亂的一堆。那些都是即席口占的應對。也許這裏根本沒有一句真實話的。可是經理的話，却都記得。他好像很不相信自己的決心不做舞女了。他好像以爲這是不可能的。爲什麼呢？難道在他底眼光裏看起來，我是一個決不能過規則生活的女子嗎？難道他看得定我現在的希望不過是一種欺騙嗎……真的，這也不能怪他。舞女的生活本來並不見得怎樣壞，一個人若是要每天過一個新鮮的生活，倒很可以去。做舞女的，我不過是現在對

於這種生活的興味不及對於我所希望的那種生活的興味濃厚罷了。唉——這個人這不是他嗎！爲什麼低着頭走過，帽子遮到眉毛邊爲什麼這樣？難道他已經在那裏巡行了好半晌了嗎？如果說是要偵察我的話，哼我倒有點不服氣的，我究竟還不是你底人呢。即使——即使是了，倘若要想這樣地拘束我，我也是不甘心的。我至少應該有我個人的自由啊，我不過是你的外室，我不是你正式的妻子。我沒有必須要對於你守貞節的責任啊。祇有我自己情願忠實於你，但你却沒有責成我忠實的權利。倘若我願意，當你不在了的時候，我要招呼一個朋友到這裏來，誰可以反對我呢？……哎，戴着一副眼鏡的，那決不是他，我原說他總不致於疑心我什麼的。但是他爲什麼……

電話機又急促地鳴響起來了。

凝視着那充滿了漫想的空間的眼光，突然震顫了一下。她回頭向電話機瞥了一眼。好像立刻就從這裏看出了打電話來的人，微笑着一扭身走到茶桌邊，將聽筒按在耳旁了。

哈囉，誰？——你是誰？她把牙齒咬着下唇，聽筒暫時地離開了她底耳朵。流一瞥憎厭的眼波去撫觸了一下供在屋隅的瓶中的牡丹花——啊，真的，我們好幾天沒碰見了——哦——哦——我因爲有點不舒服，所以沒有去——老沈告訴你的嗎？——好的，這樣多少總省了你白跑一趟——謝謝你，不敢。——現在嗎？——我很對不起，我不歡迎你呢。——沒有別的緣故，就因爲我今天生病，沒有精神招待哪。——我現在躺着……這樣說了，真的，素雲就很輕敏地躺在牀上了。恐怕這動作的聲音會得被對方所聽見了，她用手掌把聽筒掩着。——自然一天工夫那裏會得生出什麼大病來，我不過有點傷風罷了。——我是不怕冷靜的。——什麼，我嗎？我正看小說書——什麼？你說什麼？——書的名字嗎？……她匆急地伸出空着的一隻手去，在茶桌下的圓木上的一堆書籍中抽出了一本，看了看書面……

歌舞新潮——什麼？我剛才看第一頁呢——誰欺騙你？我剛才醒來，因為沒有事情做，就翻開這本小說來看看——就祇是我一個人——你不信，可以來看，我情願賭一打香檳——誰——沒有來過，他也好幾天沒有看見了——這幾天我不大出去——是的，一個人興致不好的時候，就什麼事都懶了——喂，哈囉，哈囉，怎麼了？給人家又線了麼？——什麼事情？——有的，不錯——我明天起就不到希華去了——我的合同滿期了——我本來不願意做舞女，現在樂得歇手了——噫——不結婚的，你難道沒有曉得他家裏另外有正式妻子嗎？——那有什麼關係呢？——照你這樣說起來，難道結了婚就永遠不會得離婚了嗎？——沒有用處的——怎麼說？——明天或是後天——為什麼呢？——難道我嫁了人就連朋友都不許有了嗎？——笑話，恐怕是你自己不願意再來看我了吧——我暫時仍舊住在這裏，過兩個月再搬——當然，如果我不愛他，我怎麼肯和他同居呢？——這可不好說了，總之，我的愛祇有一個啊——永久？——這是更不好說了，誰敢說我們是能夠永久地愛着的呢？永久到什麼時候為止才可以算得永久呢？你有永久的愛嗎？——傻瓜！我不稀奇這種愛情，沒有的事——好的，那麼你可以去找小秦，她是希望有一個人永久地愛着的——喂……——不是這樣說的，在現在的情形裏，我們當然互相很愛着的，但是如果將來他不愛我了，那時我即使傻子似的愛着他，也是不中用的，我可以相信我自已將永遠地愛他，但是我不能相信他也一定能夠永遠地愛我啊——什麼——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了——總之，我並不把這事情看得很鄭重，正如我在想起吃橘子的時候就去買橘子一樣，我現在很想過一點家常的生活，我要把我這個房間變成一個家庭，所以我就這樣地做了——什麼？你問我為什麼會有這種念頭嗎？——這是很簡單的，因為我以前的生活太沒有秩序了，白天睡覺，夜裏忙着各式各樣的步法，並且連吃東西都是無秩序的，你曉得，這是最耗費一個人底精神的。



前天晚上我在跳却爾斯登的時候竟昏暈得摔倒在地上，到現在還是神經很衰弱的，所以我決心不再做舞女了。——我希望永遠不做了。——怎麼機會多着呢。難道我會板起臉兒來裝做不認識麼？——現在實在是要請你原諒的。——我打電話都覺得很費力。——喂，你說什麼？——停一會兒嗎？再說罷。——不成，說不定他要來，那我就不便招待你了。——好，再見。——什麼？——碎你別胡扯呀。

擱上了聽筒，把電話機一推，素雯攜着那本歌舞新潮走到軟榻旁，脫了拖鞋，一橫身躺了下去。兩隻絲織的腳踹着一個錦墊子，頭擱在榻邊上，有意無意翻看着這本小說。但十秒鐘之後，她立刻就用着一個純熟的姿勢，把手中的書反手一拋，恰好拋在原處的一堆書上。素雯看了窗外昏冥的天，又看了看左腕所御的時計，好像不相信時間過得這般快似的，把時計舉到耳朵邊，仔細地傾聽着。於是，她輕輕地嘆息了一聲，又欠伸了一次。這時牟莎正蹲伏在軟榻旁邊，素雯伸一隻手下，剛好撫摩着牠底柔毛。牠依照着受主人恩寵時的老例，嗚嗚地響着。甚至仰了頭伸出小小的舌頭，來饜養地舐着牠主人底手指。

門上有了了一個聲音。她倏然回過頭去，嬌聲地喊着 Comin 但進來的却是阿乖姐。

——不出去嗎？

素雯點點頭。

——買點什麼東西做夜飯菜呢？

素雯又看看手上的時計，又傾聽着。

——等一回兒……你給我點一技煙罷。

阿乖姐點了一枝捲煙，給她裝上了她所用慣了的象牙長煙咀，遞了給她。她接着吸，給煙紋繚繞着的眼睛向上凝望着天花板。跟着第一口煙噴出來的是：

——接一個電話，四三二七。

一手拈着煙咀，一手把聽筒接過來了。

哈囉——我呀聽得出嗎？——沒出去嗎？——爲什麼這兩天這樣規矩，難道你太太出來了？——怎麼？——你此刻在忙些什麼？——我聽得出的，你今天的聲音有些異樣啊——怎麼？哈囉——你旁邊還有客人嗎？哈哈，他們的談話也給我聽出了。——是的，可是我聽不出他們在說些什麼。——我嗎？——我在家裏。我今天就不到希華去了。——喂，爲什麼不去你問我爲什麼不去嗎？——一則因爲有點不舒服，二則是……難道你忘記了嗎？喂，——哈囉，哈囉——你是誰？——啊，不是的，不是的，先生，我們又線了，我要和四三二七號談話，對不起，掛上了罷——哈囉，四三二七——我沒有掛斷呢。——哦，你是子平嗎？——剛才給人家又線了。——我說你難道忘記了日子嗎？——喂，子平，我在這裏等你呀。——禮拜二晚上你不是說今晚來帶我一同去吃麥瑞羅嗎？——哈哈，所以我曉得你這兩天一定又忙極了。——喂，子平，我想起來了，忙字是心字旁加一個亡字，忘字也是心字加上一個亡字。所以這兩個字是一樣的，所以忙的人一定很會忘記的，你說這個道理對不對？——姆，我這裏嗎？除掉我之外還有一個人在這裏。——你要和他談話嗎？——你聽他說話就會曉得的。——你聽着他來和你說話了……

她把煙咀斜咬在嘴裏，一手從地板上捉起了牟莎，讓牠底嘴正對着傳話筒。她撫摩了一下牟莎底

下頷，於是這嬌懶的生物咪嗚地叫起來了。她微微地揚起了嘴唇，示意給立在旁邊的阿乖姐讓她把嘴裏的煙咀接了來，要殘餘的紙煙丟入痰盂中。

哈哈……聽見了沒有，牠不是你底好朋友嗎？——是的，牠和我一塊兒在這裏，我們都在老等你啊。

——喂，喂，子平，你在和什麼人說話啊？——難道這樣要緊究竟你今晚還能夠來嗎？——喂——

啊！我很失望！——子平，我現在想起從前我們在炮台飯店吃飯的那一夜了。你說，那一夜我們不是過

得很快活嗎？——喂！你怎麼不響啊？子平，我聽你的聲音有些異樣子。——你今天不是很不快活嗎？——

——騙我，我聽得出來的。——我想我或者會得使你快活的。你在我這裏的時候從來沒有煩惱過可不

是？——你來罷……喂——那麼明天早上請你一早就過來，我希望着你呢，子平，要是你今晚真不能

來的話，你知道，這一個晚上我將多少困難地過去呢？——怎麼？明天你要回蘇州去？——喂，子平，這是

什麼意思？什麼意思！子平，你告訴我，還是什麼意思呀？——什麼？現在不能告訴我？——多大的秘密！

——什麼呀？說一句對不起就可以完事的嗎？子平，我都明白了，哼……她冷笑着把懷中的牽莎忿怒地

推下在地板上……什麼話，不要誤會。誰誤會呢？我清清楚楚地懂得了。子平，我倒料不得你這個人竟

也會放出這種手段來的……太漂亮了。你就是說要脫離我，我也拖不住你的……什麼——破產

……誰要破產？——真的嗎？——喂——子平——誰你是誰？——律師嗎？——喂……喂……

喂……：你能擔保這是真的嗎？——那有這樣快呢？——他前幾天還說公債票的生意做得很順當呢。

——那麼大約虧了多少呢？——什麼？幾萬？——啊！那麼現在怎麼辦呢？——他蘇州的財產能不能抵

得過呢？——哦，對不起，請你還是叫子平來和我談話吧。

喂——你是子平嗎？——剛才很對不起，我錯怪你了。——那麼你的事情大概容易解決嗎？——你

什麼時候再到我這裏來呢？——「嗯，幾時？」——「什麼，一個月嗎？」——「那麼……那麼……子平，子平，你知道我是愛你的……我們的事情怎麼樣呢？」——「嗯……什麼這真是你底意思嗎？」——「啊，子平，這真使我覺得很傷心，你還記得嗎？我們前天跳却爾斯登的時候，我興奮得摔倒在地板上，那時候雖然很痛，但是我覺得很愉快……子平，那時候不是你扶我起來的嗎？我們一同到酒吧間裏去休息，你對我說的許多話，我都記得的……今天我已經把我的房間整理過了。我正在專心地等你來，那裏知道你有這種變卦的呢？」——「嗯？什麼？不用這樣說了，我只希望你趕快把事情弄清楚，再來看我。」——「什麼？什麼話！我不是一定要你的錢的，我本來已經打算從今天起不再去跳舞了，但是你既然發生了這種事情，那麼我明天不得不去繼續和經理訂合同了。」——「嗯？當然，我當然不會因此而疏淡你的，我只要能夠生活就好了……不過，子平，這樣一來，我的希望又落空了。」——「你忘記了我的希望嗎？」——「我就希望能改變一種生活的樣式，我要讓我的房間變成一個家庭啊。」——「什麼？算了罷，現在我看我的房間雖然改變了樣式，卻還是一個寄宿舍，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沒有改變，一點也沒有改變，啊！我痛苦呢……子平，你今天一定不來了嗎？」——「好的，我也這樣想，也許你來之後，我們都會得更痛苦些的……再見。」

乖姊還立在旁邊，在幾乎已經完全黑暗的暮色中裝着嚴肅的容顏。

——「吃夜飯嗎？」

——「不要吃了，你出去。」

房間裏好像沒有人似的幽寂了半晌。對着窗的外面馬路上的街燈射進一縷白光來，照見一隻纖細的發光的脚在忽上忽下地搖動。牟莎躊躇在一個怔忡的柔滑的胸膛上，牠底在暮色中幾乎要看

不出的烏黑的背脊上，線條很瘦勁地勾繪出了一隻美麗的女手。但是這隻手，在五分鐘之後，就又伸到軟榻背後去的茶桌上去了。一個經過了努力的鎮靜，做作和準備而發出來的嬌媚的聲音銳利地突破了室內的凝靜。

哈囉，一二七六九，是的——哈囉，你們是一二七六九嗎？——邵先生在家嗎？——請他聽電話——喂，你是誰？你是式如嗎？——喂，我聽不出嗎？——是的，你沒出去嗎？——謝謝你，我現在好得多了。——誰？子平嗎？——他沒有來。——什麼事情？——我曉得了，我剛才從電話裏曉得的。——喂，你怎麼也曉得了，信息這樣靈通嗎？——哦，我沒有看見，難道晚報上已經登出來了嗎？——什麼，究竟怎麼樣會得弄到如此地步的？——哦，太危險了，我早已說他胆子太大，這種投機事業是不容易做的。——什麼？正是如此，我覺得冷靜極了。——你吃過夜飯嗎？——那麼我們一同去吃夜飯好不好？——我在麥瑞羅等你。我好久不到麥瑞羅了。——現在，我換了衣裳就走——一定要來的呀。

素雯伶俐地溜下了軟榻，錦墊子和牟莎被遺棄在地板上了。垂在天花板上的摩沙玻璃燈一亮，一個充滿着改變了式樣的房間底新鮮的氣息顫震地流動起來。在這種迷人的氣息裏，一堆白色的絲滑落在素雯底脚下。

選自現代

## 暖 昧

何家槐

那天的月光分外朗澈。

修整的馬路，陰鬱的街楓，在如水的月光中，以乎鍍上了一層銀色。蟬在幽閑地唱。公園裏飄出音樂的聲音。汽車密密的排列着。兜風的太太們，坐在寬敞的車廂裏暢笑。日人辦的浴池裏，噴泉的水聲絲絲的在響。晚風逗着楓葉玩。幽寂的走道上，點綴着婆婆的樹影，顯出輕舒的恬靜的情調。

市聲，祇在遙遙的遠處喧噪。

這時我正踱來踱去的，在走道上面往復的打着圈子。幽靜的夜景，把我催眠入兒時的記憶裏。我夢着母親，描繪出母親的音容。音樂的聲音，由輕輕的，隱約的，迷離恍惚的，漸漸轉入了高音。那柔和欲醉的琴音，使我想起了母親的言語，母親的催眠——那慈祥的，神聖的撫愛。我仰視着太空，星星正在熠熠地發光。這清澈的星光，使我想起了母親的微笑。這微笑，彷彿填滿了所有的空間，寄附在所有的靈魂裏。一種泛然的愉悅，流水似的滲入我的情竅。

忽然一雙柔軟的手臂，輕輕地觸了我一下。一個蛋圓的，女人的臉孔，隱現在漆黑的楓葉深處。

「先——先生！」從那小圓臉上，發出一陣微顫的嬌聲。斷斷續續的，彷彿一串哀怨織成的愁絲。說話的時候，那個蛋圓的小臉幌動了一下，微微的垂在一邊。一雙水汪汪的淚眼，在黑暗中懦怯的，疲憊的發着微光。在模糊的夜色中，畫出一個苗條的身材。

「什——麼？」不知爲了什麼，聽了那種微顫的聲音，我竟微微的吃了一驚。

「先生，我想——」在那漸漸顫抖得厲害起來的語音裏，我懂得她是必有難言之隱的。

「有話請直說。」我歉和地向她鞠了一躬。

「簡單說，簡單說——」她楞了一會，纔勉強的繼續下去，「我說，我從吳淞來——」

「請爽快點說罷。」看到她那喃喃說不下去的樣子，使我有點生氣了。我說得很響亮彷彿不是我自己的聲音一樣。

「請你原諒我，我並不是壞人。我是女學生，給學校裏開除出來的。」她說這話的時候，忽然一輛汽車駛過我們的面前，如炬的電光照出她那蒼白的臉色。彷彿難為情，她漸漸的低下頭去。

「開除？」我同情的問。

「是的。」她失望的搓着雙手。

「爲什麼？」

「說來話長。就是說了，或許你也不會相信。」她頓了一頓，「其實你也何必曉得我的事？」

「那麼，你想向我說的是——」我懷疑的望着她。

「請恕我唐突——」她喘着氣，「我想問你借點錢。」

「借點錢？」

「是。」她怕羞似的退後一步說。

「可是你得原諒我，在散步的時候，我是照例不帶錢的。」我歉然的說，手摸着衣袋，輕輕的拍了幾下，表示並不說謊。

「可是，你不能帶我到你的寓所裏去——」

「我的寓所遠着哪。」我連忙說。

「不要緊，只要你願意。」她吞吐着說，「你怕不會曉得，我是餓的多麼慌了。」她說這話的時候，那雙烏溜溜的眼睛，在黑暗中間耀得更其明亮了。在那眼光中，冒出不可抑止的餓火。

「這怎麼行？」雖然我心裏這樣想，可是口却不隨心意的答應了，「自然可以，不過我還有朋友——」

「同房的。」她大胆的握着我的手問。

「是。」

「那有什麼關係？」

「恐怕他問我。」

「你就說我是你的親姊妹，」她鬆懈了手，急急的催着我走，一頓上好的晚餐，在引誘着她，似乎立刻使她話潑強健了不少。

彷彿做夢似的，我又給她握上了手，夢似的跟着她走。她像故意催眠我，一雙小手愈握愈緊。癢癢地，我的手心裏覺得發燒。

在月光中走彷彿有點寒意，她就借故的愈接近我的身。「好料峭的夏夜，」她感嘆着說，「究竟是近海的地方了。」彷彿這句話含有特別的意義。她說得很高聲。她儘管說着，彷彿忘記了我是同她初次會面似的。她說到月，說到花，而且說到愛，我很驚異，剛纔還是那樣軟弱的膽怯的，可憐的一個女子，現在竟突然這樣的活潑起來。我很想問她，却不願開口。「把她怎麼辦？」我一路祇是這樣想。

「你想我是怎樣一種人？」在一陣悠久的沉默後，我突然聽到她的聲音。

「自然是女學生。」我雖然這樣回答。可是心裏却在想着，「你麼，喔，還不只是一個無聊的女丐？」



轉過了公安局，我們到了寓所。

當我按電鈴的時候，她更緊緊地偎依着我。好像一開門，我就會把她擯棄在門外似的。

娘娘睡眼朦朧的出來開門。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站在我旁邊的「檢來貨」，狡滑的笑了笑。她是從來不會看見我同女人一起走過路的。

我們進了房，海正坐在桌旁看書。

「好功用。」我拍了拍他的肩，「我給你介紹這位女友。」

「呃——」他跳起來說，「這位是——」

「密司何，」我笑着介紹。看了看她那玫瑰色的面頰，心想大約她還年紀很輕，於是我就毫不遲疑的加上一句，「她是我的親妹妹。」

「是新到上海的麼？」海像信疑參半的向着我笑。

「是。」我一面回答，一面把她交代給海，請你伴她談談，我去買點菜。」

走到門外，我又回轉身來，對她暗使了一個眼色，「妹請不要拘束，海是我的好友呢。」

我買菜回來，海已生好爐子了一間小小的書房裏，充滿了洋油的臭味。

我替她炒好一碗蛋，一碗牛肉，還做了一個炸菜肉絲湯。

放湯的時候，我忽然無心的問，「妹妹你可願意湯裏放點醋麼？」

「不——」她彷彿吃了一驚。但是看了看我的臉色，曉得我所說的並非開玩笑，於是立刻改口說，「少放一點也好。」說着，她的臉都紅了。

我方纔注意到她的衣服，是件自由布的短旗袍。襯着肉色的絲襪，淡黃色的高跟鞋。到也縹緲得異

常動人。她復年輕，很快樂，又長得美麗，彷彿一株青葱蔥的水仙，異常柔嫩。一種迷人的香氣，從她的衣服上，薰佈開來。

這衣服這香氣，這是微妙不可思議的。因着這不可思議的力，我的心扉預備第一天向女人開放了。當我打水去的時候，忽然海從後面趕來，握住我的膀子，附着我的耳朵低聲說：『你做得好事。』

『你說的什麼意思？我不懂。』我放下臉問。

『不要假正經。』海灣着腰笑，『你帶來的女人可是你的妹妹？』

『爲什麼不是？』

『爲什麼連你自己妹妹的脾胃都不曉得？』海反駁，『放湯的時候，哼，還得問她要不要醋？』

『你要曉得，我們已經一別多年了哪。』

『但是你們的面貌，我看來也不像。』

『因爲她是我叔父的女兒。』

『但你不是剛纔說過——她是你的親妹妹麼？』

『這——這——』我吶吶的說不出理由。

『這——這——』海學着我的語調。

於是我們相視而笑了。

『我覺得鬱悶。』她聽到我說她是我的親妹妹，彷彿這就是一個保障似的。她就漸漸的放蕩起來，漸漸除掉那種羞答答的神精了。

『那麼出去走走罷。』

「進影戲院好麼？」她問，眼睛探詢似的緊覷着我。

「可以。」我有可無不可的說。

於是我們擇了一個最接近的影戲院。

我們進去的時候，正在開映滑稽影片。黑漆漆的人潮中，不時發出銳利的渴采，影機的聲音，微弱得似在向什麼人私語。婦人們的香氣，瀰漫遍寬敞的空間。

我們坐在最後的一排。孤單單的——謝謝天爺——就只我們兩人。

我們坐得很近，同擠在一處似的。彷彿機會移動。她的雙腿總是一步步的移近，到後來，幾乎她已一半坐在我的腿上了。

快樂和期望，漸漸抖動我的全身。我驕傲地看着面前的觀客，彷彿心裏在說：「看哪，我也居然挾着一個女人了。」

「我最愛看滑稽影片。」她看見我在沉默地幻想，忽然拍了我的肩說。

「爲什麼？」

「因爲它能使人軟，使人笑。」她笑着說：「你知道，笑是生人歡愉的標誌哪。」

她說，而且笑出聲來。看她那種愉快的樣子，我的心裏忽然冒上了火：「你這小娼婦，飯都沒得吃，還虧你這樣開心！」

忽然一陣喝采的聲音，雷似的響了起來，她連忙搖了搖我的膀子，要我注意到前面。

「你看，那傻瓜！」我順着她的手指看去，祇見灰色的銀幕上，一個長鼻的倭子，把一隻小腿倒懸在空中，裝出惡俗的各種鬼臉。

我正注意着銀幕，忽然一片潮潤的，溫膩的，而且軟滑的脣瓣，油似的飛上了我的左頰。我看了看她，她却裝着不動。

但我剛一回頭，同樣的肉片又很溫暖的貼上我的頸頸了。軟洋洋的，彷彿落入甜甜的午睡中。我只覺得酥，覺得軟，好像支不住自己的身體。一陣留在頰上的唇香，直落心的深處。

看到我那倉皇失措的神氣，她在旁邊掩住口笑。好像我是一個在她掌握中的俘虜，料定會得屈服在她的脚下似的。

雖然我還勉強保持着尊嚴，不敢十分放肆。可是心裏却很想俯到她的小耳邊，低低的喊一聲，「我親愛的乖乖！」

「如果我有這樣的幸福，」她忽然把頭緊靠着我的胸膛，輕聲說，「永遠的和你做朋友！」  
「那容易。」我推開她的頭，很想趁勢的吻她千次。可是一想到渺茫的未來，却又極力的把自己的熱情遏抑了。

「不過——」她遲疑的說，「你有妻子不？」

「有，沒有，連我自己也不明白。」我故意這樣說。「這簡直是荒謬絕倫！我這樣想時，很想酷毒的罵她一頓，可又怕她生氣。」

我們走出影戲院時候，已是十一點過了。街上很寂寞。電車，汽車，都已停駛。紅綠的電燈，在疲憊地吐露着光芒。魁偉的巡捕，無可奈何地站在崗位上面。

「坐車罷。」我想僱車，她不答應。她說路並不遠，而且深夜散步是很富於詩意的。  
「你疲倦麼？」她像不放心的問。

「不，你呢。」我抖擻着精神，跟着她走。

「我很愉快。」她指着掛在天際的幾顆星星說，「多麼美妙的夜色啊。」

於是我們就肩並肩的，在馬路上故意的放慢脚步走。

我們朦朧的，過了許多幸福的日子。

那時剛好我還有錢，因此每天不是進戲院，咖啡店，就是到跳舞場。足跡所常到的，其實還是幾個有名的舞台。她很愛看舊劇，以為舊劇中就祇唱戲一項已夠令人留戀了。

最難忘的，是那晚上的一幕——哦，願她永生記住那一夜——那是一個多溫情，多柔和的晚上！那時我們正在馬路上散步，優閑地領略着秋趣。咖啡式的街楓，溫涼欲醉如洗的青天，渺遠無窮路上的落葉，因着汽車的飛過，引起了一陣颯颯的怪響。晚風吹上人的衣襟，已有十二分的秋意了。

「你還記得那晚的情景？」她忽然問我，「我竟淪落到那步田地！」

「記得。」我說，「不要想它罷。」

「我並不想它，不過隨便問罷了。」她忽然又接着問，「可願什麼地方逛逛去？」

「可以。」我摸一摸衣袋，還有三隻大洋。

「天蟾好不好？」

「隨你便。」

我們進了舞台，離開鑼的時候還遠得很。

舞台是三層的建筑，雖然還宏偉，可是裝璜得並不十分華麗，到處很黑黯，只有舞台上的紅綠腳燈在出微的閃光。這幽光，在無垠的黑黯中，顯得多麼的神祕！上下的窗門都閉得緊緊的，一種窒人的空

氣，在各處流動。我們坐在靠右的包廂裏，前後還不會有人。茶房送來戲單，忽忽的沖過開水走了。我們默默的坐着，眼望着牆上的掛鐘。我的心，上浮沈着衝動的，好奇的慾念。我偷偷的看了她一眼，決定今天做一點傻事。

果然，她突然的把頭向我一依。「我愛你」她眼睛看看別處說，「我覺得心跳。」

「你說謊。」

「爲什麼？」

「因爲你——」我指着胸，「並非出于誠意。」

「何以見得？」

「因爲如果你是真心想愛我，」我說，「必願告訴我你的真姓名。」

「啊哈，你這人！」她笑了，「原來就祇這點理由？」

「難道這還不夠證明？」

「當然。」

「那末請你告訴我，告訴我。」我拉她的袖口。

「不要什麼認真，」她掙脫了袖口，「隨便一點罷。」

「那末你要我怎樣叫？」

「隨便一點罷。」她重覆的說。

「怎樣隨便點？」我又拉她的袖口，而且搔她的手心。

「不要動手動腳。」她微愠着說，「放莊重一點！」

「不是你自己叫我隨便的麼？」

「難道我要你這樣隨便的？」

「爲什麼不是？」

「不能。」

「爲什麼不能？」

「不行。」

「爲什麼不行？」

「不要糗！」

「我偏要糗。」我突然的摟住她的腰，一股濃烈的香氣留在我的唇上。她完全服從，彷彿孩子似的任我播弄。

「癢癢。」我的手伸入她的衣袖，她笑着打滾。

「你要我癢，我却——」她出其不意的捏了我一把，「要你喊痛！」

就是這樣的，這樣的，我們漸漸的忘了人，忘了舞台，忘了世界，在她的呼吸聲裏，房子好像旋轉着了。一朵朵的花，一聲聲的笑，一絲絲的舞影，這些好像織就了一個花環，在我們的眼前滾動。那溫涼的手，細膩的頸，那胸脯，那天真的唇，那黑脂似的眼，尤其是那水仙一樣柔嫩的，葱蘢的嫩肌，都給我一種啓示神祕，近乎荒唐的可笑。我驚異，那樣羞怯的，膽小的，向人求乞過的一個女子，現在竟會同自己糾纏在一起，而我自己呢，竟不知道她的名，她的姓，她的身世，居然就這樣容易的墮入她的曖昧圈裏，莫能解脫。這簡直是荒唐得可愛，神祕得可怕！

我們沉醉在另一世界裏。因此什麼時候開鑼，做的什麼戲，以及什麼時候走出舞台，我們一點也不明白。只覺得我們做夢一般的，混在馬路上的人叢中，兩隻眼睛不時的透過人家的肩膀，解意的相視而笑。

我們這樣的過了幾個月。

我們不希望她走，她也不願離開。她時常讚嘆都市生活，說都市生活纔是活潑的，生動的，而且迷人的。她同海也漸漸的親熱起來了。如果我有事，她就約他出去，總是夜深了纔回來。

雖然我們住得這麼久，可是她的姓名，她的身世，我們還是茫然。我們問她，她總是頭一歪的，支吾到別的話上去。看她的樣子，好像姓名就是她全部的祕密，姓名一說出，她的祕密就會全破了似的。她很快樂，整天的說笑，可是一提及她的姓名，就會憂鬱地俯下頭，注視着地板，無可奈何地擦着雙手。

「隨你們怎樣叫罷。」她總是這樣哀懇着我們，我們也只得隨她了。

我們正想同她多住一些時候，可是在那可詛咒的一天晚上，她却突然的走了。

那天因為我們都有事，她說一個人去看電影。但是一直等到夜深，她還不會回來。

我們急了。

「難道就會這樣突然的走了？」海像不信似的問。

「不然，爲什麼這時還不到來呢？」

「或許她到朋友家裏去了？」

「不，她是沒有朋友的。」

「你那裏知道？」



「她告訴我的。」

「那末她到那裏去了？」

「或許給汽車撞到了？」

「或許跟人走了？」

「也或許迷路了？」

「……」我們啞謎似的猜了許多時候，仍是不得要領。一種輕微的失望，像影子似的，跟在我不放。『出去看看罷。』我無意識的要海出去。

『出去有什麼用？』

『在馬路上，或許能夠遇見她能。』我勉強笑着說。

『妄想。』海噤咕了一聲，像生氣了似的，默默地跟着我走。

我們茫然的在走道上打圈子。兩人都不願說話，好像都突然的上了心思。真的，她同我們之間，雖然說不上什麼真的愛，真的情，可是她在這裏，多少總能安慰我們的孤寂。她的一顰一笑，一言一語，甚至於她那潑辣的性情，桃色的謊言，都能熱情的鼓舞我們，使我們感到活潑新鮮，年青而健康。可是現在，她已突然的走了。我們的生活，又將變成枯寂，憔悴，乏味而且可怕。

月色還是一樣的朗澈，街楓却已差不多落盡了。陣陣的寒風，預示着嚴冬的殘酷。

汽車很稀少。公園裏的音樂靜寂了。藝術學校裏的鋼琴，正在遠處微顫着。聽不見人的語聲，也看不見人的影子，一切都顯得很靜默，很淒涼。

我回想到初逢的那晚，以及中間過的許多歡樂的日子，不覺夢似的滴下了眼淚。恐怕給海看見，我

連忙在衣袋裏找手帕；可是摸出來的，却是一紙摺疊得很整齊的素箋：

「我親愛的戈琪，我親愛的恩主！

「命運把我們聚在一起，如今又是命運給我們分散了。

「我是——我敢發誓，賭咒——把第一顆心給了你的，但你却似乎並沒有什麼誠意。我可不怪你，你那寬大的心胸已夠給我滿足了。

「我不願意使你曉得我的真姓名，因為我是一個被人遺棄了的婦人。（我說我是學校開除出來的女學生，不過謊你罷了。）我不願有人曉得我的過去，因為那是太慘了。我的淪落到那個樣子也是因為過去的一段惡姻緣。那姻緣——不，那悲劇，簡直是我永生的創痕。它給我的儘是傷心，失意，人類虛偽的顯示。因為我想忘掉過去，所以我想永遠的忘掉我的真姓名，那姓名——啊，那悲傷的符號。是多麼的該是詛咒啊。

「現在，我要回家去。因為我在影戲院裏，無意的遇見一個同鄉。他告訴我，告訴我，天哪，我的母親竟病倒了，而且快要臨終了。我得星夜趕回家。（家並不遠。）雖然我捨不得離開你，可是陪我歷盡艱難的母親（只有她是分負過我的悲苦，分流過我的眼淚的。）她竟不前不後的在這個時候病了，我得回去，我願爲了母親，真的我願爲了與母親的最後一別，犧牲了一切情，一切愛，一切桃色的欺騙！

「別了，我的愛，我的恩主！

「請你把我永遠的，永遠的留在你的記憶裏啊，那夢一般的幾個月的生活！

「你的枕下，有繡帕二方，那是我平日，避了你們的眼睛繡成的。我是早料到我們有這麼的一天，現在却因母親的病而實現了。

「請你給海一方啊，這是多麼值得眷念的追憶的一個朋友！……」

你的。」

我連忙跑回家裏，果然在枕下檢到兩方繡帕。水仙色的細絹上很細密的繡着兩行蟹行字：

「我們無心的相逢。」

現在却是有意的別了。」

我注視着帕邊，一股茉莉似的濃香撲入我的鼻觀，彷彿在不可知的遠處，那風姿綽約的，水仙一樣柔嫩的女人，在葱蘢地微笑。

我記起了影戲院，咖啡店，以及宏偉的舞台。彷彿剛纔恢復了知覺，覺得一切都是荒唐得異常動人。『會不會再逢？』這個問題使我感到興趣。

我一面給繡帕一面問：

「繡這帕兒的究竟是誰呢？」

「我不知道。你呢？」

「我也不知道。」

我們看着娟秀的小字，不覺相顧惘然了。

從此，我們就沒有得到她的一點消息。潔白的絹綾，已快變成焦黃的揩桌布了。

選自金犀月刊

## 慈母

沅君

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孟郊《游子吟》

我已經在北京整整住了六年了，我不但常把北京當作故鄉看待，故鄉的影兒在我的心中也漸漸的模糊暗淡了。我常說北京彷彿是我的情人，故鄉彷彿是我的慈母；我便是爲了兩性的愛，忘記了母女的愛的放蕩青年。

朋友們也曾勸過我回家，我總是一笑。她們說得略爲懇切點，我的答話便是：「你們還不知道我的家鄉土匪的多嗎？」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一回我的家鄉，比往四川還難呢！如果她們用種種方法把我駁倒，沒有再辯的餘地時，我便聲淚俱下的說：「你們還不知道我的身世嗎？難道你們願意我被迫嫁？」她們見我如此，又怕把我從前稀奇古怪的病症弄發了，只好中止。她們住了聲，我也住了一笑。但是回想起六年前離家時的情形——親愛的母親雖然允許我同兩位哥哥來北京，然從此後整天她總是沈默的時候多。當我們從鄉下往城裏去的一天，她同我們坐着牛車走了一半路程，在舅母家喫了一頓午飯，飯後我們又上車走的時候，她便不見了。送我們的只有舅母和表妹。她們很高興的慶賀我有上京讀書的機會，我也很高興的照例謙虛了幾句。晚上到城裏見了伯父伯母，第二天便

同故鄉告別了——惹起這種情形便覺得人生空幻得同夢裏輕煙一樣，心中好像缺少了什麼，四圍的空氣都是死沈沈的。

時機越過越緊迫，我雖頹然自放，用種種不合宜的方法來消耗我的生活力，竭力把故鄉的好處除草似的從記憶的領土中一根一根往外拔，然而阿母決意不讓我在外邊過這隻身的浪漫的生活。我雖然是個弱者，也還有保全個人的自由而脫離家庭的勇氣。我能穿樸素的衣服，能喫粗糲的飯，自食其力也不是什麼難事。但一想到她老人家萬一爲此而有些微有點山高水低，我的心都碎了，血也冷了，進既不得，退又不能，於是我萬念俱灰了，從前有時感到的死氣沈沈的空氣，較前更壞了。鉛般的重，向我身上壓來，我不再玩了，不再說笑了，碧雲寺的松濤，玉泉山的清泉，都讓他們自己去領略他們的自然的美妙去。我覺得人類是自私的，就是嫡親的母子也逃不了這個公例，我詛咒道德，我詛咒人間的一切，尤其詛咒生，讚美死，恨不得把整個的宇宙，用大火燒過，大水沖過，然後再重新建造……想到極端的時候，不是狂笑便是痛哭。

阿兄們都回國了，在省城內安下了家，接了母親出來，省得在鄉裏擔驚受怕。嫂嫂們聽了這個消息，自是喜之不盡，不待放假，學校一攷完便回家去了。我呢？只有當面陪笑，暗地裏落淚。老母既到省城，我不得再借口於路上不好走而不回家。所以在別人看這樣是家人團聚的好消息，我却看作催這場家庭悲劇開幕的鼓掌聲。不體諒我的人們，三番四覆的來信，問我那天回去，我只有一味鬼扯，阿母來信，我因爲無話可答，只好裝做不曾接到。但是人們誰能知道我這難言之痛？

「阿母到此因不見妹回來，甚爲失望憤怒。兄等雖曾爲妹說項，但伊意甚爲堅執，並謂妹若不

來，伊即進京……」

這是九月三號接到的阿兄來書。

悲劇開幕了，悲劇開幕了，我讀罷這信後，始而仰天大哭，繼則呆若木雞。待到向香谷去找我如的時候，我坐在車上，只想着我將來自殺應取怎樣的手續，我的遺書怎樣寫，我的東西應歸什麼人管，我的愛人見我沒有了將怎樣傷痛……天邊的晚霞，將用以來表我爲自由流血，樹林的風聲，將成了我的輓歌，一切一切都和我訣別了。我將靜靜的睡在白楊樹下，冷眼看這鬼蜮世界的炎涼滄桑……

夜氣沉山，星光歷亂，公園裏黑洞洞的柏樹林下，我們三人作三角形的站着。我如是倉猝之間被我們抓來的，本已不知是怎樣一回事，又見我們神經錯亂的樣子，更手足不知所措了。我如一隻手緊緊握着我如的手，一隻手撫着香谷的肩，氣憤填胸，只有抽噎的分兒，一句話也不能說。只有香谷遇事還鎮靜點，但此時說話也是上氣不接下氣的，勉強將這件意外的事——也可以說是意內的事——報告給我如。

商酌的結果，第一步先發幾封快信給阿兄及在省的知友紹堯等，請他們詳細報告她老人家對於婚事的意見，第二步如果不得已而回去的時候，也是三人同往香谷同我到省，萬一有意外事故發生，則我即不辭而別，留她在家作押頭，以釋她老人家的疑心，免得立時即去車站追我如。在中途等候，如果第一個方法失敗了，他便到省營救，換句話說，實行那「不能同生便當共死」的誓言。

五日後，阿兄及紹堯的信都回來了，都力主我回去。在剛接到這些信的時候，我心似乎很鎮靜，曾經勸過我如說：「這不過是人生中小問題，怎樣做人，才是我們必須研究的題目呢！但是既上火車後，我忽覺前途的黑暗了。我不是向生處走着，是向死處在走。在他們竭力用話安慰我的時候，我竟

沈默到把整個世界全忘了的地步。雖然有時較為清醒點，也間或向他們笑過幾次，但是含淚的微笑更使他們靈魂深處都感覺着悲哀同寂寞。一站一站火車站離我們今晚所要到的地方近了一層一層，我靈魂上的傷口裂得大了。固然三人都相對無言，但個個心上都像受了什麼神祇的啓示。我們這個小世界的末日快到了，就在眼前了。

固然我自認我這種行爲是舊婚制壓迫的反動，但同時我也不能否認，我這種行爲是保護愛情的尊嚴的。假如這樁事的結果不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我們晚上住的地方不獨是我同我如這幕戀愛的悲劇開幕的地點，同時也將是牠閉幕的所在。當我在旅館裏心痛如割的時候，香谷給我用熱手巾擦胸，他哭喪着灰白的臉，坐在我的床邊上，現出一種不知所措的樣子。我因爲香谷在旁，他不便在這裏教他出去。他也沒有說什麼，只在掀門簾出去的時候，回頭來盡力的望了我一眼。三點鐘打過了，香谷因爲倦不過，先休息了。我掙扎起來向他房裏取筆紙，給我的母親寫最後的一封信，預備將來不辭而別時好發。他一見我，便抱着我哭了。我自然也哭了。我們便相抱着哭。但因爲怕驚動了別人，雖是心中痛楚，喉中哽咽，眼中流淚，總不敢出聲。我們喫力的擁抱着，我們直抱到無可再緊的地步，彼此都可以聽見心房急遽的跳的聲音。彼此都很沈默，他只說了幾次：

「無論你怎樣都陪你。」

「如果我們不得相抱向海中跳怎樣？」

我一聲也沒響，我的回話是緊緊的把心口貼在他的心口上，同他很懇摯而又非常尊嚴的，接了幾次吻，將要永訣的吻。

次早七點多鐘，又乘着車兒向東進發，我的神經也許已經麻木了。雖然有時心裏異常恐怖，同小羊

宛轉於屠夫的刀下似的，但有時也似乎很恬靜。最使我感着生離的悲哀的，就是他在車站橋上給我的最後的一瞥。

東行這條路本來只有四小站，在我們這心懷鬼胎的人，更覺得是一剎那間便到了必須下車的地方了，可憐我們下車後，竟像亡命之徒，回到故國警備森嚴的首都，重謀起事一樣。不但在路上是藏藏躲躲的怕那家的熟人看見了，打我的主意就是我的家也需到三五個可靠的朋友家中問了日來的情形，方敢回去。

大着膽子把家裏的門敲開了，誰料給我開門的不是別人，就是我的老母。在這悲喜恐懼三種感情交雜的一剎那間，我覺察得我的微小的靈魂，已被由她那衰老憔悴的身軀中射出的偉大的母性的愛威懾——無寧說是感化——着了。我再不防備一切意外的事，親親切切的瞻仰她別後的容顏。她的精神大不似六年前的矍鑠，面龐也清瘦得多了，並且添了無數的縐紋——爲子女辛勤的遺痕——頭髮雖只是蒼白，可是已短得難以繞成髻兒了。加以穿的鄉間又長又大的家機的深藍衣服，袖搖襟擺，更顯出步履的艱難來。但是她一開門見回來的是我，便笑得幾個不完全的牙齒都露出來了，同時眼中又充滿了瑩晶的老淚。雖然她對於來客——我告訴她說香谷是我的同學，往某處作事順便來此地頑頑的——表示了十二分歡迎的意思。可是此時她的精神實在來不及。她似乎已把全世界都忘了，只爲她這一個女兒忙，來客好像不暇兼顧。她喚出我的哥哥同姪兒們來，和我相見，讓我們到屋裏坐，拿各種點心給我們喫，叫廚子快給我們煮飯，聽差到車站上給我們取行李，問我從前害的那些稀奇古怪的病，都好了不曾。她說已經不大認識我了，我的身材同面龐都變大了，幸喜得聲音還不大差……又說各校已快開學了，她自分是不能即刻見我了，不想我竟然回來了……總而言之，她此



刻的精神簡直活潑得像三四十歲的人似的。雖然是歲數不饒人，行動終是顛巍巍的。就在這顛巍巍的動作上更顯出了世間唯一的，絕對的，神聖的母親的愛。在這無限的愛情面前，我的精神起了異樣的作用，凡感官所接觸的都覺得空幻，同夢一樣。我自己判決凡以世間一般的險詐的心理，來推測母親的罪過，比擾亂公眾治安的罪過還大，因為後者是在人的面前犯罪，前者是在上帝面前犯罪。要不怕她老人家一時不知個中原委嚇着，我便要跪在她的面前，請她自由處置，以減輕我在上帝面前的罪惡。

第二天香谷見不致有意外變故發生，便走了，第三天的晚上我們母女兄妹們坐在一處談心，各人都細細敘述六年的離情別緒，方知她老人家所以急於星火的要見我，甚至於對我生氣失望的並不是爲的那婚事。她最不滿意於我的是我這一年來不常給家中寫信，也不向家中要錢。因爲她以爲這是能自立了，要和家中斷絕關係的證據。她最沈痛的話是：「這一年來你也不再向家中要錢了，也不知你在外面是怎樣的過活，我爲此常常傷心。五年多的操勞，我都不感着辛苦，就這半年多的憂傷使我老成這個樣兒。我想我這次到省了，路也近了，無論怎樣我總把你找回來，問問你爲什麼對我這樣就是我不好，我對不起你，我們娘兒們也到一塊兒大吵一陣，義斷恩絕的走了，也是痛快的……」此刻我的心深深的感覺隔膜的可怕了。我又將我要同那家解除婚約的理由極委婉的向她說了，她也不會大生氣。在我說得輕的時候，她便用勸戒的口氣說些什麼人當樂天知命的話。我說到沈痛處，我哭了，她便默默無言的陪我哭，她只說了這樣的幾句話：「你們要代我想，我要是這樣做了，怎有臉再見你們的伯叔們……但是我雖想得到而沒有勇氣去做，把你強送去……我心中不忍看你受委屈……你們若以你們主意爲是，你們便照你們所認爲是的做去，我這個老人任她難受去吧……」

拉着我的手攬我在懷裏，這樣說說完了，便又沈默了，時而仰頭，時而搖頭，時而長嘆。一更二更打過了，哥哥們都散去了，小姪們更是睡得正濃的，四鄰的人聲也都消沈，她還是拉着我的手坐着，搜尋來解決這個難題的方法。

一天晚上，一個月瘦如眉，星光歷亂的晚上，我們一家都在院裏喫晚飯，飯後我的嫂嫂和我的表妹不會離開原來的坐位，便閒談起來了。她們的聲音非常的細微，已經走開的我們聽不清說的什麼，只有時聽見一陣陣笑聲。走到園子裏了，我母親靠着西屋的牆站着，我的哥哥和小姪們前後左右把她圍了起來。小姪們是跟祖母慣的，都牽衣拉袖的鬧着，請她講牛郎織女的故事。正在說的時候，他們都恭敬的聽着。故事說完了，他們的小而且黑的眼仁裏，便充滿了驚異的光彩，似乎在揣摩牛郎放牛織女洗浴以及他們倆相愛的情況。故事聽完後，阿兄又教他們唱淺而有趣的歌，作簡單的舞蹈。雖然他們作得不很合節奏，然而清脆的歌聲，肥短而甚活潑的手足的舞蹈，天真爛漫的神氣，已經越過了人間一切的藝術了。阿母看了大笑，我們也很高興。天上的小星兒也似乎得了愛的喜悅，在那裏閃閃爍爍的。我們在母親面前是孩子，小姪們在我們的面前又是孩子，家人的愛——尤其是母親的愛——把這三代人緊緊的連在一起了。假如我是個大詩人，宇宙間一切的美麗偉大我不歌頌，我只歌頌融在愛的光中的和樂家庭。

我又要離家北上了。這天因為哥哥和嫂嫂們都有事，只送我到門口，送我到車站的，只有我母親同個女僕，帶三個小孩。可憐爲了這樣沒出息的女兒，她老人家整整在人聲喧囂，污穢不堪的車站裏，站了兩個鐘頭。當我們在站着候車的時候，一個賣糖果的過來了，她使買了幾塊分給我同小姪們。在這糖的甜蜜的滋味中，我又領略了母親的愛，原來母親的眼中無論怎樣大的人，都是極小的小孩子。

呵。火車到了，和我同行的幾位來招呼了，她便向他們說：「勞先生們的神，沿路照應照應。」向我說：「同先生們走罷，我也回去了。」就頭也不回的顛巍巍的同女僕帶着小孩們離站了，我在車窗中張望了好幾次，都不曾看見她的影子，只見別人揮巾祝他們的朋友平安……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作選自卷施

## 豐年

張天翼

掛鐘用了怪沒勁兒的聲音敲了幾下：一，二，三。三點了哩。這要算是明天的上午。

老爺和奚先生在專心抽呂宋煙。他們那四隻眼睛送走了陳七，聽見陳七順手把房門帶關之後，他們拿陳七做題目談了起來。

「你那鏢師叫什麼呀？」奚先生正要把手裏的煙送上嘴。

「陳七。」老爺眼釘着房門，嘴裏長長地吹口煙。一直滾到奚先生臉上。過了會兒又——

「打得一手好槍靶：百發百中。」

奚先生小小心把煙灰拍到煙缸裏，瞧着煙灰微笑：「哦，不錯。上次比槍劉太太的就是陳七代的，是不是？」

「就是他。上次劉太太是第一是……」  
「唔。」

老爺拿三條手指在椅圈上彈了什麼分把鐘，站起來在房裏踱着。

「近來我這位鏢師很閒，」老爺站在奚先生對面，臉上掛着笑。「年年要照今年這麼着，鏢師都得挨餓哩。」

奚先生仰起他那搽了粉似的臉，把老爺瞧了會兒，怪聰明地說：

「因為年成好，是不是？」

「當然。米一便宜，連工潮都少鬧許多。危險也少了——交關交關。」

老爺調着腔學了一句上海話，就微笑起來。

那個不笑，他想起一句正經話。

「不錯，錢二爺什麼時候來？」

「我不是告訴你明天來麼？」

「有電報？」

「唔。」

奚先生站起來走到那架鋼琴旁邊靠着。

「你究竟準備多少錢去屯米？」

老爺伸出五個手指。

奚先生用中指搔搔頭又問：

「錢二爺一家的米麼，不是吧。」

「當然。不過是他經手。不過他的米最多。我們要是不問他們買米來屯，他們就不得了。這也是一件慈善事業……還有那個……呢，你說我這筆買賣……你覺得……」

「當然好買賣。明年——不到夏天就包你漲價。」

「情形」老爺自言自語地。「也許我還多屯些。屯得越多就漲得越快。而且我……我……我……」

「真是的。買什麼一二十萬擔米屯着，真是好利息。假如我有這筆錢的話我就得……」

「年成好，什麼人都有好處。」

奚先牛用中指在鋼琴一個C鍵上打了一下，嘴裏叫着：

「啊——」

嗓子是啞的。

那個笑着可不知道是笑年成好，還是笑他那嗓子。

「啊——……我嗓子行不行？」

「行。怎麼不行。」

「我這種嗓子有名目的。譚叫天也是這麼一付嗓子。這種嗓子叫做……」

房外脚步響。

「外面是誰？」

「我。」

「陳七聽着我們談他哩。」

的確陳七在房門外聽着，一直到奚先生溜起那嘎嚨子來他才抽開腿子走下樓。

剛才——「年成好，什麼人都有好處。」老爺他們的話陳七都聽得很明白。可是陳七有點糊塗：什麼人都有好處？長根可不是爲了年成好遭了殃，跑到這兒來找着他麼？

他一步一步走得怪沉重的。兩三盞電燈把他在牆上畫了兩三層影子，懶懶地斜移下去。奚先生的那「啊——」就愈過愈小，一直到聽不見。

跑進自己的房門，根生睡在牀上不動。

陳七怕吵醒根生，輕輕地走。可是根生抬起頭來。

「怎麼沒睡着麼？」陳七吃了一驚。

一個在鄉下種田的，說是到半夜三點鐘還沒睡着，可真奇怪。可是根生這幾天都這麼着。

「你跟老爺說過沒？」根生小聲兒問。

陳七把那雙濃濃的眉毛皺了起來。

「沒呀。那姓奚的，子小在那兒，不便說。」

「聽得見根生輕輕歎了口氣。根生是想要在這上海做做工，或者叫陳七跟老爺說一聲，請老爺賞他一點錢吃。可是老爺把這些忘了。陳七想再跟老爺提一提，今天可沒這機會。」

「根生，根生。」

「唔？」

可是陳七忽然想不上要說一句什麼。他楞了會兒。

「別乾着急呀。」陳七瞧着根生那張黑得發光的臉。

根生對陳七忠厚地笑了一下，把臉側過去對着牆。他懊悔自己太規矩。像陳七從小就在外面混，現在可混好了。你瞧瞧，別人多闊，當老爺的鏢師！

那個老覺得對根生不起。他舅舅待他好，現在舅舅在家沒飯吃，老友到上海來找他，他總得……可是媽的，來得不巧。

「根生，」他坐到床邊，瞧着老友。「你來得真不巧，我要是沒欠老王七百塊錢債……」

「我知道，你說過的。」

「他媽的，我真荒唐，欠下這些錢！」

「你押了些什麼？」

「押了些什麼！『欠的是老王的呀，』陳七把腰上的手槍皮袋解下來。「老王是管賬的，我的錢是歸他發，要壓什麼。他媽的他儘在我的錢裏扣，扣得老子一個銅板也沒有……真糟糕，他媽的七百塊錢賒賬……真賭不得，我前幾天……」

房裏關了燈，月光從從窗上溜了進來。

樓上有老爺的笑聲。接着是奚先生的「啊。」

陳七又輕輕地叫：

「根生，根生。」

根生其實沒睡着。他想着許多事：一家人等着要飯吃。他媽的他們運氣真不行：去年發大水沒收成，今年收成太好穀子賣不出價。

他噙了口氣。

「沒睡着麼，根生？」

「你看我沒有法子想？」

「稍爲等幾天看。」

可是陳七在肚子裏替根生着急：做工，好容易！無論做什麼，先就得學幾年徒。月亮射在根生臉上，根生就把臉移一移，避開月光，有亮光他是睡不穩的。

陳七過幾天可以給他想法子，可是這幾天他一家人得有吃的……

「根生，」陳七打個呵欠，含糊着聲音。「老爺還說：這樣好年成，什麼人都有好處哩。」

「穀子一塊八角一擔，什麼人都有好處！」

他媽的好處！一塊八角一擔，不夠木，還不了債，流到了這鳥地方來，還是好處！搬禾時候大家那種高興勁兒，根生一想起就得到有誰把他心臟挖去了似的。

要等幾天才有辦法呢？

## 二

陳七要跟老爺出去，他照例跟根生說一遍：

「別亂跑呀，上海這地方不是好地方。」

「我知道，你說過的。」

「到晚上更不能……更其……冷靜點兒的地方有人剝豬羅，知道吧，剝豬羅？」

「我知道，你說過的。」



陳七就搔搔那光頭。

「今天我一定跟老爺說。我有了一個主意。」

他這天真對老爺提起。

「老爺，我有個老表……」

「你又來了！」

「同老爺，他實在太……」

「叫你不要拿這些毛細的事來纏！」

老爺要跟別人說話，張了張嘴，可沒聲音出來。老爺點着一支呂宋煙，又把臉轉向陳七這邊。

陳七舐舐嘴唇，眼釘着老爺。

老爺想了什麼，一會兒，嘴角上閃一下微笑：

「你那老表想要……」

「求老爺賞他一碗飯吃……借幾個本錢做做小買賣……」

「好主意。可是這是老王的事。唔，你去跟老王商量，我答允的。」

陳七癢着一張嘴，不敢再說。什麼事一到老王手裏，就得糟的。老王這忘八羔子是他的對頭。

這晚回了家，陳七不睡，等着二太太。二太太是好人，她許肯幫忙。他靜靜聽着汽車叫，瞧瞧牀上的老表——

睡不了什麼，兩三分鐘就得翻個身。

汽車牛似地長叫一聲，開大門響。

二太太！

陳七衝了出去。二太太把這條水門汀的路都洒香了，陳七的鼻尖子像給誰刺着。

「二太太。」

「誰？」

「陳七。」

「唷，嚇我一跳！」二太太愛笑不笑地把嘴裂開一小半，嘴像破了皮似的紅。「幹什麼？」

「您是好心人。我那老表……」

「又是老表。不用說了，我知道。可是這幾天我自己要錢，也要得緊。過幾天罷。」

二太太拔起腿來要用狐步舞的姿勢跨進門，可是又站住了，把頸子扭着瞧着陳七：

「鄉下人可憐我是知道的。我挺同情他們。可是這幾天我也怪困難的。過幾天我再來慢慢兒想法子。我是挺同情他們的。」

各篤，各篤，各篤——走了。

房裏的燈光透穿綠色窗簾鋪到陳七的臉上。你就瞧見陳七在張大了嘴，睜大了眼，小小心心在呼吸，把二太太留下來的香味兒往肺裏送。

他是在驚異。

二太太說了些什麼呀，剛才，咕哩咕嚕地那麼一大堆？

「媽的！」

陳七笑了一下走進自己的房。

電燈一開，他聽見根生又仰着頭，用眼睛對他說「今天呢。」

他告訴根生，錢二爺來了，再求錢二爺叫想個法子。

根生像給人在胸脯上刺了一刀。

「錢二爺我認識，他是……」根生的話聲在喉裏響着。

錢二爺是他們縣裏的大人物，出名的善人。

第二天根生在一扇窗子外面，攀着窗柵子往窗子裏張着。他瞧明白錢二爺抽完了大煙起身，他就顛着足尖走到房裏去。門一扭開，他摔交似地跪了下去，對着錢二爺磕頭。

「二老爺。」

「你是什麼人？」錢二爺吃了一驚。

「我是錢根生，二老爺還認不認識……」

錢二爺楞了會兒。

「唔，錢根生……你怎麼也到了這裏。你是在……」

根生淌了眼淚：

「要請二老爺給根生想個法子。穀子不值價，賠不起……一家人……一家人……」

「起來起來！」錢二爺皺着眉。「穀子賣不起價錢，我也一樣遭殃……我現在正窮得慌……你娘

呢？」

「娘在舅舅家裏。」根生聲音打戰。「娘病着……娘跳過井……一家人……現在……二老爺設

法……」

「可憐，」錢二爺認真地歎了一口不短的氣。「可是我自己也一籌莫展哩……」

覺得自己這句話太文雅，就又補一句：

「我自己也沒有法子。穀子賣不出價錢。我跟你都是靠穀子吃飯。我們真不得了！」——「我們」兩個字說得特別着力。

這就是說錢二爺幫不了忙。

走出了房門，根生覺得自己的脚比一擔穀子還重。他沒命地咬着牙，咬得太陽經發脹。

一家人都等着吃。他媽的真麻煩，沒吃的就活不了。一畝地差不離出了三擔穀，還是沒吃的。娘說不定又在跳井，說不定……

根生全身發一陣顫。

自己的老婆在城裏的媒行裏等主僱，也得要房錢飯錢。

招弟和占求……

總而言之，誰都張着嘴等着根生。

「上海是這樣的。」

大家都想着一到上海就不怕，不說別的，祇是每天逛逛大馬路，地上隨時就有人扔了錢袋，讓你丟檢。可是根生一直到今天也還是沒落子。

上海也沒辦法。

上海並且比鄉下還那個：一個人亂跑不得。一個不留神就得有人剝……剝……剝什麼，叫做陳七說過的，叫做剝……剝……

不過這幾年來鄉下也有這些個玩意。沈三，不是麼。錢二爺家裏去年給搶了一傢伙，有人說就是沈

三他們阿彌陀佛洗三那麼一個忠厚人也幹這……

根生坐在床沿上。他想要抽煙，可是陳七桌上祇有花花綠綠的一個洋鐵盒子裝着的洋煙——他抽不來。

錢二爺那兒幫不了忙。根生知道錢二爺今年不容易過去。錢二爺也靠穀子。

「這年頭」

他倒了會兒。

樓上叮叮咚咚地響着，一個女人嗓子像奚先生那麼叫着。男的女的笑聲。小姐少爺們在樂哩。

根生跳似地起來，到桌上去拿了一支洋煙點着抽。他像啣旱煙桿那麼啣着，把洋煙啣得全是唾沫。抽不上兩口，紙一破，煙絲沾了一滿嘴。

「呸」吐了一口，把洋煙扔到痰盂裏。他抽不來。可是上海誰都抽這個，連吳媽她們都抽。還有老爺抽的那種煙更古怪；老麼粗，那麼長，可真難看。他媽的上海什麼都弄不來，連拉屎也怪麻煩的。飯桶似的磁桶上面坐着，什麼都不肯出來了。他天天得走到前面轉灣的什麼黑的路去上茅房。媽的。

他想到家鄉，可是……

根生又緊緊地咬着牙，噓了口氣。他沒有路走。什麼地方都沒有他的糧食。娘的跳井真是……

全身抽癢似地震了一下。太陽經那兒有點難受，他把兩隻手捧着腦袋。

到晚上兩點鐘他還不上牀。皮膚上有一點發燙。外面汽車鳴鳴的，根生就動起火來，嘴裏罵了一句別人的祖宗。那些嘈雜的聲似乎都戳破他的耳膜，射到他的心臟上。

牠們那麼高興，就爲得年成好麼？

忽然他又彷彿瞧見娘在跳井，抽抽咽咽哭着，偷偷摸摸到井邊去……

根生發一陣冷，長了一身鷄皮疙瘩。鼻孔，嘴，像都給堵住了。他覺得娘這回準又是跳了井，現在來顯靈。

他瘋了似地跳起來，翻着陳七的抽屜，箱子，又四面找着。可是什麼也沒找着。他才記起他要找的東西。西是一天到晚掛在陳七腰上的。

站在桌子旁邊楞了會兒，根生就跑了出去，穿過園子，開開一扇門到了街上。街上冷清清的一個人沒有。

遠遠地瞧見大街上的電燈一會兒紅，一會兒綠。根生噤了似地站住，摸摸自己的臉。

後面脚步響。

他一回頭，瞧見一對男女挨着走了過去。

「媽的！」根生瞧着他們的背影，懊悔似地。

大街上的電燈照得人行路上一紅一綠，中間幌着他們那對影子——愈走愈短小，可是又一個影子愈走愈長，長到挨近了根生的腳。

根生靠着牆，瞧着走近來的那小個子。

「站住！」根生跳了出來。

「我……我……」那小個子站住，把兩個肩膀伸平。

根生掏小個子的衣袋。小個子祇穿了一件棉襖，發着抖。掏盡了所有的口袋，掏出了三個「廣東雙毫」。

「走！根生壓着嗓子叫。

媽的祇有六毛錢！這六毛是小個子裏衣的袋裏搜出來的。根生抓着這三個角子，眼釘着那小個子的背影。

這三個角子還是熱的。

忽然根生一陣心疼。他覺得對那小個子不起。別人祇有這六毛錢……

還他罷，還他罷。

「喂，喂，站住喂！」他尖聲叫。

那小個子一聽見叫聲就拚命跑起來。一會兒就瞧不見了。

根生鼻尖發酸，抓着這三個角子楞着。他對人不起。那小個子是誰？姓什麼叫什麼？往哪兒找他？別人這六毛錢也許是他一家買米用的。別人的娘也許會跳井。可是這些錢在根生手裏還是熱的。他打算追上去，跪到那小個子跟前。可是……

突然——後面有雙手抱住了他的腰。

他一回頭，吃打了一下嘴巴，差點兒沒昏過去。

「你是什麼東西，在這裡剝豬糞！」後面說。

又有一雙手掏着根生的衣袋。當然是空的。可是手裏的三個「廣東雙毫」給抓去了。

根生知道後面的人已經跑開，他才敢回轉身來瞧。似乎是有兩個，跑轉了灣。

別人剝了他的豬糞！可是那小個子總還是丟了六毛錢！

根生趕緊跑進了園門，一手把牠關上。他心狂跳着。

剛才做的那些事像是個夢。可是他左邊腮巴子分明還在發燙。

他顛着腳尖跑進了花園，衝進陳七的房。

諫七一張驚異的臉迎着他：

「怎麼啦……跑到哪兒去了，臉這麼紅？」

根生可像個孩子似地哭了起來。

「怎麼？」陳七張大了嘴。

那個還抽抽咽咽着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到底是因為抓來的毛錢給搶去了，還是爲了對那小個子不起。

### 三

錢二爺躺着抽煙。

老爺和奚先生抽着呂宋煙。他們臉紅紅的，都喝過了酒。今晚請過了客，他們都有點疲倦。

奚先生用中指搔搔頭，坐到榻上去：

「二先生這回包辦這許多米，好處是……你別負義忘恩才好，要記住了我是……」

錢二爺笑，把正要送到嘴邊去的煙槍停在半路上。

「你？」



老爺也笑。老爺把手裏的煙在煙灰盤上一敲：  
「二先生，笨。」

那個想說話，可是煙槍已經戳進了嘴裏。他用眼睛瞧瞧老爺，又瞧瞧奚先生。嘴裏可——絲啾啾，絲啾啾。

別的房子裏闖出大笑聲。接着鋼琴響：這當然是三少爺。他雖然是法律系的學生，可有音樂天才：不認識五線譜就會彈鋼琴。有人說他彈得跟黎錦暉的一樣好，因為他也会彈「花腔」。

「花腔」的曲子裏雜着女人們的說話笑聲。音頂尖的是二太太。  
老爺就癢一癢嘴。

錢二爺抽完一口煙，就預備跳下水去游泳似地屏住了氣。他捨不得把那口煙吹出來。  
過了會兒他嚴肅着臉：

「這回什麼好處不好處是不敢說。不過我今年的難關總算打過去了，呢……這真是好買賣，」他瞧着老爺，「屯不到兩個月包你飛漲，而且……而且……」

「要是我做了你，自己來屯牠幾萬擔，」老爺搶似地說。

「我要現錢用呀，所以穀子不值價，我祇有死路一條。」  
奚先生倒在榻上，兩手捧着後腦勺，又溜起嗓子來。

錢二爺想起自己有一句話沒說完，就輕聲地：

「這真是好買賣。而且屯得越多就漲得越快，呢這是一定的……我今年可以不至於吃虧了……這是兩皆有益的事……近來小奚……」

奚先生馬上把那付嘎噪子關起來聽他的。可是沒了下文。

老半天錢二爺才開口：

「我對於你……」

別的屋子裏一陣大雨似的笑聲把錢二爺的話打得粉碎。

老爺皺了皺眉毛。他眼睛移到窗子，突然他跳了起來：

「誰？」老爺跳似地跑向窗子，一手掀開窗擋。

窗子外面沒有月亮，也沒星星。水門汀路旁兩行黑的矮冬青樹。遠遠的電燈在雲眼。

「什麼！」錢二爺和奚先生都嚇了一跳。

「我彷彿瞧見窗子外面有個人影子。」

「疑神疑鬼！」錢二爺眼睛回到煙泡上。

老爺放了窗擋，踱到桌子邊。心還有點跳。

奚先生想到那天老爺跟他說的什麼——年成好，世界太平，鏢師差不離可以不用。「年成好，什麼人都有好處。」怎麼，還怕是有綁匪？奚先生就叫老爺別多心，一面還打着呵欠。

「神經過敏……在自己家裏還怕什麼……而且你還是……你又很 啊——呀！——又打個呵欠。」

老爺跟着打個呵欠，往房門走去：

「早點休息。明天一早還得找明胖子開談判。」

「又是闌北那塊地皮，是不是？」奚先生懶懶地。他幾乎又要打呵欠，可忍住了。「我看闌北是……闌北是不會再……不會……」

可是奚先生說到第一個「闌北」的時候，老爺已經出了房門，又進了另一個房門。

「怎麼！」老爺一進房就吃了一驚「你倒先進房？」

二太太把那兩片破了皮似的嘴唇拉開來笑：

「不作興麼？」

「他們呢？」

「早散了。」

二太太瞧着旁邊的唐媽，把笑過的嘴對桌上擽一擽。唐媽把桌上一個空碗拿了出去。接着二太太就擽過的嘴高高地堵了起來。

「你一點兒不同情我麼？」

「什麼？」

「早晨說的那個。」

「說就說呀，爲什麼儘堵着嘴？」老爺在二太太腮巴上扭了一把，就掏出一個扁扁的紋皮袋子，數出一疊鈔票，「拿去罷……真糟糕，贏了算是你贏的，輸了可叫我來賠。」

「這是慈善事業呀。這回你們向錢二爺做了那筆買賣，我還不來……」她瞧見老爺對着窗子緊張着臉，她也瞧窗子一眼，「什麼！」

「沒什麼，」老爺臉上的肌肉一鬆，就把二太太攆了起來。「我先在那邊彷彿覺得窗子外面有人

影子，這兒彷彿又……」

「唷，嚇我！」

「真的……我怕我得生病，」老爺打了個寒噤。沉默。

似乎全屋都睡了。今晚誰也睡得早：還才兩點多點兒哩。

老爺偷偷地瞷窗子一眼：現在彷彿沒有了那人影子。

「唔，是我神經過敏。其實像今年那麼好的……」突然房門給很響地一下打開，衝進了一個人。

這就是說，老爺剛才兩次瞷見人影子並不是疑神疑鬼。這人影子在窗子外面聽了好一會，瞧了好一會，就偷偷地溜開，溜到這房裏來。

老爺認得他就是陳七那個什麼老表。

「幹什麼，你跑到……」

「老爺，我要老爺那個荷包……」咬着牙顫聲說。

不對勁！——這傢伙漸漸在走近來，貓惡着臉，紅着眼睛，這簡直是……二太太尖叫起來。可是那傢伙一把握住她的口。

老爺似乎瞧見那傢伙沒什麼兇器，就對那傢伙衝過去。很快地肚子上吃人兜了一腳，老爺蹣跚到了地上。腦門上磕着桌子角，血沁了出來。

那傢伙撕開老爺的皮袍，掏出那紋皮錢袋，又一把抓住老爺給二太太的那疊票子，射似地奔出了

房門。

二太太抖索着。聽見那傢伙跑了，她才想起該怎麼辦：她拉開嗓子大叫。

「強盜！強盜！……救命呀！……抓強盜！……救命！救命！……強盜！……」

奚先生和錢二爺停止了他們的談判跳了起來。全屋子的人也慌張地衝出他們的房門。關了電燈的房間都亮了。看門的巡捕亂竄着。

「老爺打傷了！」

「關起門來！」

「救命呀！……強盜！……」

陳七抓住手槍就跳出屋子。他正在焦急地等着根生回來。根生今天比往日還盤扭：嘆着氣，苦着臉，一會兒就偷偷地出了門。

「哪兒去？」陳七問過他。

「拉屎。」

「坐抽水馬桶罷。」

「馬桶上面拉不出來。」

「嘿，這麼晚還得到赫德路去上茅房……叫老應照拂着門，這麼晚了，要是放進個歹人來可不是玩意賬。」

可是這麼老半天根生還沒回來。

「糟！」陳七緊緊抓住槍。他埋怨根生：準是他沒叫老應照拂門，現在放進了強盜。

奚先生推着陳七溜着譚叫天似的嗓子：

「那個就是那個就是！」

有一個人，在園子裏跑，奚先生瞧見他從那邊屋子裏衝出來的。祇有這麼一個麼，怕鳥！

陳七追上去。

「小心他開槍！」

「陳七，小心他的槍！」

那逃着的傢伙一回頭，一隻手似乎對着這邊揚起來：唔，那傢伙要開槍了！

還沒等那傢伙舉起手來，陳七就擎起手槍，食指在機子上用了一用力——拍？

那傢伙倒在地滾了幾滾。

大家向倒了的那傢伙身邊跑去。

陳七一走近，就尖聲喊了起來：

「根生！」

給他打着的是根生。根生腰上着了一槍，冒着血，痛苦地扭着身子。根生的臉在抽經。

「打錯了打錯了！」陳七瘋似地叫。

「沒錯……」根生咬着牙哼。

「怎麼你……你幹什麼到……？」

「娘……娘……我怕娘跳井……！」

陳七手發冷。他當自己在做夢，他楞着。忽然他把緊抓的手槍一扔，蹲下去俯着瞧根生，把根生的腦袋抱起來。

「根生，根生！」

根生是這麼落了氣的。

錢二爺張大了嘴：

「是錢根生，是錢根生！」

奚先生用中指搔搔頭：

「不是年成好，鏢師都沒有……？」

汽車叫老應開了大門，讓那楊大夫的汽車開進來。奚先生和錢二爺趕快跟着楊大夫進去。

楊大夫說老爺不礙事。

奚先生嘟囔着：

「年成好，反而出了這亂子！」

「我倒不礙事，」老爺笑着，瞧了楊大夫一眼。

錢二爺輕鬆地透了一口氣：

「唔，不要緊。」

「是呀，你也不要緊：今年跳出了難關。」

他們互相瞧着笑了一笑。

# 蟬與晚禱

馮至

——蟬聲——年年不會改變的蟬聲——

——濃雲，烈日，暴雨……儘日日地燦爛變化，顯示自然界的權威，在這如火如茶的盛夏……

——但是在年年不會改變，熱烈的蟬聲中，已經能夠使人感到，清秋寂寞情調——

——遠方的嚴冬呵，可怕的是，又一個嚴冬呵！

在他十八年平凡暗淡的生涯中，很少有什麼往事可以供他回首，供他尋味——更不用說，慰他現在的孤寂；他常常登在城上眺望，他把城外廣大的，絕不會開放一些奇異花朵的郊原比他一生；那條看來將要枯死的河水，嗚咽着婉轉，正好象徵他的運命——絡繹不斷地，只有這點細碎的哀音，消磨牠的時日。

但是——

「蟬聲——年年不會改變的蟬聲——」

呵！宇宙間，只有蟬聲，是多情呵！

兩年前，夏秋之交，短迫如夢，童話一般的——咳！迷濛的春煙，在秋冬未來之先，早已渙散了！

他含着清淚，望蟬聲中聽去，J. F. Millet的L'Angelus中的兩個青年男女，引導着他，漸聽到hemmin同Naimin的笑聲了！

那時，他自然是很悲傷的，因為他慈愛的繼母，與八年前他的生母一樣，把他扔在這漠漠如沙的世上。隨着死神長逝了！他由他母親就醫的P城，悵悵地回到家鄉，一進家門，最先迎接他的，就是他的姑



母帶來的兩個小天使的嬉笑——真彷彿是上帝的使命，使他倆來慰他過分的悲傷。

濃綠森森的葉中，發出來的蟬聲，把時間空間叫得無邊無限烈日之下，宇宙好像要在這種狀態中，從此終老。他懶懶地對着寂默的，輕輕蒙住一層暗淡清紗的「晚禱」，他一句也說不出來，心境異常平淡，先望着畫中的晚霞，後集中於那兩個虔誠的青年，漸移於遠遠禮拜堂的鐘聲，同那高聳的塔尖了……他不知是睡是醒，忘掉了一切，四圍洋溢着「涅槃」(Nirvana)的氣味……

「四哥……」

「四哥玩牌去……」

等到他回復覺得「晚禱」在他對面以後，他似乎才聽到 Chennin 同 Naimin 的跑步聲，加雜着爛漫的笑聲……由旁的屋子跑來……其實，他們早已跑到他的身旁了！

兩年以來，他的心，在這無情的人間，不知又受了多少傷痕；兩隻眼睛，不知又減少多少含蓄。他在暑假期內，很無聊地回到家鄉。衰弱的他，——不敢再受社會的鞭笞了——在他僅有的兩間大的小屋內，將屋門關閉，把自己禁錮起來，好像道院中的苦行者。無論什麼事，他為他身體的，同精神的健康起見，不聞不問，便是最上之策。因此，有人說，說他太冷了；有人說，說他沒有從先天真了……他自己也沒有理由可以否認。

樹梢上還染着夕陽，蟬在一日之內，已唱到最後的歌了！——

一直到院中都沉暗下去，月光射透了並不濃厚，瀾漫了天空的雲霧，呈銀灰顏色。屋內才燃着了蠟燭的捻子，不住噓噓的爆，他的手總離不了一張——一張六寸的照片了！

《——Chennin 弟，有了幾分成人的風度了！

——Naimin 妹，也長的這樣高了！今歲，她不是才十一嗎？十二……

——他們近來讀什麼書？

——再見面時，還能同兩年前一樣嗎？

——呵！數千里外的甘肅呵！

他回想起來，兩年前一個初秋的午後，橄欖滋味的別離，他的鼻子發着酸。沉重多悲的心又浮蕩在茫茫綠色的淚海裏。他不知如何才好——他病的，不健全的，污濁的，現在的他呀，他們所給的，天真與快樂，都那裏去了？……他由窗子，望那葡萄架下，當年黃昏時乘涼的葡萄架下，於今寞寞無語，不但聽不見小孩子的笑聲，就是成人的笑聲——不說話聲，都不常聽到呵！……當他躺在藤椅上，Chennin 坐在膝上，Naimin 在他身旁，他們的手都聚在一起時，他心裏如何的坦白，如何的樸實說笑話，唱兒歌——又說，又笑，又唱，一直到 Naimin 的臉色通紅，髮也亂了，他們五歲的小妹，Fumina 也唱着最簡單的歌兒跑來——

——蟲兒，蟲兒——飛呀！——

莫咬我的手，

今朝，明朝，

請你到我家——去喝酒！

同時，Naimin 的小脣又吻他的紅頰上，她的手將他前邊的髮慢慢望下梳，齊到眉頭，含着笑，在他耳邊細聲說——

「四哥哥呀！我把你叫作四姊！」

那一群那呀！他心裏漾起極微妙的笑紋，頭不自主地仰起時，月已東升……一隻蟬——呵！一隻蟬由榆樹飛到柏樹上……在這最神祕、最純淨的音樂中，他深深地一呼吸——呵！聖母 Maria 的芬芳呵！他同 Chemin, Namin 都默默地清明無罪的眼，仰望着清朗無雲的天空，在作那最真誠、最幽美、沒有形式的——晚禱 (L'Angelus)

鐘鼓樓定夜的鐘聲，比往常不同，只有更，更增加他們的寂靜！ 一九二三年七月作選自淺草一卷三期

## 鷓鴣

郭沫若

### 上

莊周自從他夫人死後，率性把漆園吏的微職捨掉，他的門徒們也就風流雲散了。

他回到宋國來，寄居在一所陋巷裏面，把剩下的餘錢去買了些苧麻來打草鞋過活。他一面打草鞋，一面却在冥想著宇宙間消漲盈虛的道理。

——苧麻的種子播在田地間，受着和暖的陽光護攝，受着和暖的春風吹煦，無端地抽出了青青的苗條。苗條枯萎了，筋骨成了麻，我如今在把牠打成草鞋。我這打成的草鞋，被人踐踏穿了的時候，又要委棄在不知道甚麼地方的污瀝裏了……

——人的一ance生不就是這樣的麼！青蔥自樂的時代沒有多時，成了可供人利用的器皿，也沒有甚麼榮幸。

他一面冥想，一面打他的草鞋，因此他的工程也進行得很慢。一雙草鞋三天也打不成，五天也打不

就有時應該上耳絆的時候，他又打過了，只得退轉來再打。退轉來又把耳絆上歪了的時候也有。好容易打好了幾雙草鞋，他自己穿起一件破了的大布衣裳，把麻頭來做帶子，帶着他的草鞋到街坊上去賣。賣得好的時候，可以賣過一兩雙，賣得不好的時候，只有原樣而去原樣而回。因為那時候的人已經在穿絲鞋珠履了。

芋麻真是沒中用，但是樂得沒中用。晚上回到他陋室的時候，樂得把剩着的草鞋來做枕頭，倒在地。上和着衣裳便睡。睡是再逍遙不過的神遊了。有時化成蝴蝶在花叢中翻飛，有時又化成大鵬任那些小鳥兒們笑侮。但是等到醒來的時候，他還是睡在他草鞋的枕上。

有一次，接連幾天一雙草鞋也賣不出，他是餓得不能忍耐了，他記起有一位舊友在管河堤的事情，他便挨着餓提了幾雙草鞋，想去向他賈兩升小米。

他好容易纔走到了河邊，他覺得不像他自己在走，好像有股風吹送一團野火在路上蔓延。那時候他實在是一團火，一團飢火好像把他身上穿的一件破布衣裳，把他手上提的草鞋都要燃燬了一樣。火看看快要熄了，被風一吹又漸漸燃熾起來，他好容易纔燃到了河邊。

河水是快要到結冰的時候，身上雖然單薄但虧得有了這麼一團火，所以一點也不覺冷。有錢的人不了解貧寒人何以能夠耐冷，因為他們是沒有享受過這種火威的恩惠呢。他好容易走到了河邊，他先在河水裏面照了照自家的面孔。

——啊，你便是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莊周夫子嗎？我幾乎不能認識你了，你的頸子怎瘦得那麼細長，就好像白鶴的頸子一樣？你的面孔怎變得那麼黃熟，就好像臃腫的南瓜啊？假如你真是南瓜的時

候呵！

他向着他的影子，自行取笑了一場，他覺得他做寓言的工夫真正是古今無兩。

正當他在照影自嘲的時候，他聽見有得的馬蹄聲走來。他抬頭一看，纔曉得就是那位做河堤監督的朋友。他這位朋友騎着馬兒，不知道是來巡看河堤，或是出門閑散的。

他看見他的朋友，就好像爐火遇着油煤一樣，熱烈地便去接着：

——啊啊，朋友，你來得真的恰好！我有好幾天沒喫饅頭了，我這兒有幾雙草鞋作押，請你賞幾升小米給我煮粥吃罷！

——啊啊，朋友，你來得却是不巧，我這個月還沒有領薪水呢！

莊周只聽了他這一句話掉頭便跑，一直跑到聽不見馬蹄聲的時候，他纔稍微息了一息腳，但是他息了一忽之後，他餓得來連動也不能動彈了，他便無意識地把手裏提的草鞋來亂嚼，足足嚼盡了一隻。但也奇怪，他覺得好像享用了太牢一樣。

他從此便得了絕好的一個經驗。草鞋賣不了的時候，他便把麻屑亂嚼。

——啊啊，我真感謝我的真幸，真是道在屎溺，道在瓦甃，而且道在麻屑了。

麻屑嚼多了，雖然可以勉強充飢，但是有時總想要點有血有肉的鮮味。有血有肉的鮮味這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得呢？

他想起那回在山中訪友的時候，他友人款待他的那隻雁鵝。

他想起那回在雕陵正想要彈打的那隻異鵝。

他想起那回濠梁下的，從容出遊的鱸魚……

他一面想一面早把一個鐵針來敲成鈎，把麻條來績成線，在兩個龐大的布袖中還裝了兩袖的麻屑，他趁着河水還沒有結冰的時候，想去釣幾隻魚兒。

——蚯蚓呀，罪過，可憐你不該有能夠引誘魚兒上鈎的體質。因為你有用，所以你纔被人利用了。小河邊上的田野中偃着一個骷髏，他把那骷髏翻開，又纔發見了幾條蚯蚓。

他把蚯蚓穿在針上，把麻線投在水裏的時候，他看見水裏面游着的魚兒真是快活。魚兒一對對地銜尾接首在水裏面優游。這麼一個簡單的現象在他的心中激起了一個異常的變化。他直到這時候纔回想了他死去了的夫人。他直到這時候纔爲她揮了幾行清淚。

他想起他夫人在生的時候，他待她真是太淡漠了他總以爲是受了她的係累。因爲有了她，所以不得不過些不潔的生活，因爲有了她纔去做了一場小官，因爲有了她纔教了幾個無聊的弟子。但是，如今呢？他只對着孤影嚼麻屑了。

——啊啊，我是饑渴着人的鮮味，我是饑渴着人的鮮味呀！

他一連叫了幾聲，把釣繩投在河中，跑去抱起那個骷髏，熱烈地接了好幾個吻。

——啊啊，我是饑渴着人的鮮味，我是饑渴着人的鮮味呀！

下

莊周雖然窮，但他的名望却是不小。

他從前到過楚國，楚國的國王要叫過他做宰相。他便回到宋國來，宋國的國王也聘請過他。但是他

是本看穿了，他說他不願意做別人的犧牲，他願意拖着尾巴在泥塗中做龜類。

他從前辭却楚國的聘請的時候，和他的夫人也嚷鬧過幾回，但是他終竟任了他的一性，他把宰相的位置也辭掉了。

人能辭掉宰相，他的身價自然是在相位之上，所以莊周雖然窮，只怕他是不想入世，他假如一入世，無論他走到那一國，那一國的相位是並不稀罕他的——這是當時的人對於莊周的一般的評判。

——啊啊，我是飢渴着人的鮮味，我是飢渴着人的鮮味呀！

他在河邊上想起了他的夫人，他在枯骸中幻見了他夫人的面孔，但當他一回想起他夫人死時，他想起那時唯一的一個弔孝者來了。

——茫茫天地中，只剩我一個孤另的人，惠施！你是我唯一的知己！他一起想起他的惠施，便一連想起了從前和他兩人的許多逸事。

——從前在濠梁上和他兩個遊玩的時候，那是再好沒有的了！水裏面的鱖魚遊得真是快活，濠水是那麼清潔的，我們兩人是影子，啊，那印在濠水裏面的我們兩人的影子，那是永遠留在我的心裏！

——那回我女人死的時候，只有他一個人來弔我，啊，那時候我直是狂妄呀！我纔在箕踞鼓盆，還在唱歌！他教訓我的話，句句都是腳踏實地，我現在也還記得清楚，他和我不同的地方，便是他事事都腳踏實地，而我只是在無何有的鄉中盤旋，我只是在自己的腦袋中打圈子，宇宙中的事物我知道了些甚麼啊，我是一些也不會知道！

——惠施呀！你是我唯一的知己！從前我到楚國的時候，我看見有位郢人泥壁，泥水滴污了他的鼻端，好像蒼蠅子的翅膀一般菲薄，他請那高明的匠石用起斧頭如像使風一樣，把他鼻上的泥斫斫了。

啊，我的靈魂全蒙在一種如像蠅翅般菲薄的泥翳裏，能夠抓到我的痛癢處的，四海雖大，只有你惠施！  
一人惠施呀！你是我唯一的知己，我望你也如像匠石一樣把我全靈魂的泥翳斫掉了罷……  
他一起他的惠施，恨不得立刻就飛去和他見面。但是此刻的惠施呢？他在做梁國的宰相。梁國和宋國還有幾天的路程。莊周不再回他的陋巷去了，他賴着有兩袖子的乾糧，提起那個枯體，便一個人飄飄然往大梁走去。

——一位提着一個枯體的瘋子！

——一位不吃麵包，只嚼麻屑的騙子！

莊周走一路，便引起一路驚怪的风聲，有些人揶揄他，但他只覺得無知的人終是可愛。人問他是誰，他也不隱蔽他的名姓，因為他是素來不做這樣匿名的勾當的，人問他要到甚麼地方去，他便說要到大梁去，去見梁國的宰相惠施。

不知道莊周名聲的人，只當他在說瘋話。知道莊周名聲的人，只當他是誰人的騙子。堂堂乎天下的大哲莊周，連宰相也不肯做的人，豈做這些欺人惑俗的行徑嗎？他這個浪遊的乞丐到底想討些甚麼？想討人的極端的厭惡罷了！假人！假人！別有所求的騙子！

風聲愈張愈大，人還沒有走到大梁，風聲早走到惠施的耳裏了。

——哼，奇怪，老莊這一來，是想奪我的宰相了！管他是真是假，總要先事提防。

梁國的宰相惠施一聽了莊周來的風聲，他在心裏便這麼打算了一下。凡事是要先發制人，要乘着他未見國王之前，先下他一個妖言惑衆的罪名，捉拿這個莊周騙子。

可憐飢渴着友情，飢渴着人的滋味的莊周，他一面嚼麻屑，一面走長路，人還沒走到大梁，惠施早搜



拿了他三天三夜了。他纔抵大梁城，便被人逮捕着，把他送到惠施的面前。

莊周一見惠施，便說不出來的歡喜，正想走去訴說年來的契闊，訴說心境的變遷。但是惠施向着他，纔厲聲地罵道：

——老莊呀！你真是奇醜！你要來奪我的宰相，你正大光明地來就是了，何必要做出那種妖異惑俗的行徑！

——啊，惠施！你這說的話，纔是「孤駒未嘗有母」啦！

——你別要儘那樣假裝瘋蒙！國法是國法，友情是友情。我已經捉拿了你三天三夜了！

——唉，莊周到此纔長嘆了一聲，他接着說道：惠施！我實在是自己欺誑了我自己。你聽我向你說一段趣話罷。南方有一種奇鳥名叫「鷓鴣」，他吃的是竹實，飲的是清泉，宿的是梧桐古樹。他有一次從南海飛到北海，他是想着北海的冰天雪地何等清潔的。他在路上遇着一隻含着死老鼠的鷓鴣，他因為都是同類，便招呼了鷓鴣一下。鷓鴣鼓着兩個鵝蛋大的眼睛，抬起頭向上怒吼：「哼，你是要來奪我的死老鼠啦！」——啊，朋友，你知道這死老鼠是甚麼呢？

惠施被莊周搶白了一場，面上雖是發燒，但他也不能夠把莊周怎麼樣。因為那時的王侯將相都是以虛禮賢士為風氣的，這次惠施的侮辱莊周，只是提防他來奪他的相位，本也不想就要怎麼他的。如今宰相的位置是安然無恙，賢士却不可不虛禮的，他便立刻倒堆一臉的笑容來向莊周賠罪。

——朋友，我們打是心疼，罵是愛呢，請你沒誤會罷。

莊周默默不作一聲，只是飄飄然走出大門。他舉起手中的枯骸，向白雲流盪着的青天擲去：

——唉，人的滋味便是這麼樣！人的滋味便是這麼樣！

## 犧牲

老舍

言語是奇怪的東西。拿種類說，幾乎一個人有一種言語。只有某人纔用某幾個字，用法完全是他自己的；除非你明白這整個的人，你決不能了解這幾個字。你一輩子也未必明白得了幾個人，對於言語乘早不用抱多大的希望；一個語言學家不見得能都明白他太太的話，要不然語言學家怎會有時候被太太罰跪在床前呢。

我認識毛先生還是三年前的事。我們倆初次見面的光景，我還記得很清楚，因為我不懂他的話，所以十分注意的聽他自己解釋，因而附帶的也記住了當時的情形。我不懂他的話，可不是因為他不會說國語。他的國語就是經國語推行委員會放試也得公公道道的給八十分。我聽得很清楚，但是不明白。假如他用他自己的話寫一篇小說，極精美的印出來，我一定還是不明白，除非每句都有他自己的註解。

那正是個晴美的秋天，樹葉剛有些黃的；蝴蝶們還和不少的秋花遊戲着。這是那種特別的天氣：在屋裏吧，作不下工來，外邊好像有點什麼向你招手出來吧，也並沒什麼一定可作的事，使人覺得工作可惜，不工作也可惜。我就正這麼進退兩難，看看窗外的天光，我想飛到那藍色的空中去，繼而一想，飛到那裏又幹什麼呢？立起來，又坐下，好多次了，正像外邊的小蝶那樣飛起去又落下來。秋光把人與蝶都支使得不知怎樣好了。

最後，我決定出去看個朋友，彷彿看朋友到的像回事，而可以原諒自己似的。來到街上，我還沒決定去找哪個朋友。天氣給了我個建議。這樣晴爽的天，當然是到空曠的地方去，我便想到光惠大學去找。

老梅，因為大學既在城外，又有很大的校園。

從樓下我就知道老梅是在屋裏呢；他屋子的窗戶都開着，窗台上還晒着兩條雪白的手巾。我喊了他一聲，他登時探出頭來，頭髮在陽光下閃出個白圈兒似的。他招呼我上去，我便連蹦帶跳的上了樓。不僅是他的屋子，樓上各處的門與窗都開着呢。一塊塊的陽光印在地板上，使人覺得非常的痛快。老梅在門口迎接我，他踢拉着鞋片，穿着知衣，看着很自在。我想他大概是沒有功課。

「好天氣？」我們倆不約而同的問出來，同時也都帶出讚美的意思。

屋裏敢情還有一位呢，我不認識。

老梅的手在我與那位的中間一拉綫，我們立刻鄭重的帶出笑容，而後彼此點頭，牙都露出點來，預備問「貴姓。」可是老梅都替我們說了：「——君毛博士。」我們又彼此噙了噙牙。我坐在老梅的床上，毛博士背靠着窗，斜向屋門立着；老梅反倒坐在把椅子上，不是他們倆很熟，就是老梅不大敬重這位博士，我想。

一邊和老梅閒扯，我一邊端詳這位博士。這個人有點特別。他是「全份武裝」的穿着洋服，該怎樣的全就怎樣了，例如手絹是在胸袋裏掖着，領帶上別着個針表鍊在背心中下部橫着，皮鞋尖擦得很亮等等。可是衣裳至少也像穿過三年的，鞋底厚得不很自然，顯然是曾經換過掌兒。他不是「穿」洋服呢，倒好像是為誰許下了願，發誓洋裝三年似的手絹必放在這兒，領帶的針必別在那兒，都是一種責任，一種宗教上的律條。他不使人覺到穿西服的洋味兒，而令人聯想到孝子扶杖披蓆的那股勉強勁兒。

他的臉斜對着屋門，原來門旁的牆上有一面不小的鏡子，他是照鏡子玩呢。他的臉是兩頭蹺，中間

窪，像個元寶筐兒，鼻子好像是睡搖籃呢，眼睛因地勢的關係——在元寶翅的溜坡上——也顯得很深，像兩個小圓槽，槽底上有一點黑水，下巴往起蹺着，因而下齒特別的向外，彷彿老和上齒頂得你出不來我進不去的。

他的身量不高，身上不算胖，也說不上瘦，恰好支得起那身責任洋服，可又不怎麼帶勁。脖子上安着那個元寶腦袋，腦袋上很負責的長着一大下子黑頭髮，過度負責的梳得極光滑。

他照着鏡子，照得有來有去的，似乎很能欣賞他自己的美好。可是我看他特別他是背着陽光，所以臉的中部有點黑暗，因為那塊十分的低窪。一看這點窪而暗的地方，我就趕緊向窗外看看，生怕是忽然陰了天。這位博士把那麼晴好的天氣都帶累得人懷疑牠了。這個人別扭。

他似乎沒心聽我們倆說什麼，同時他又捨不得走開；非常的無聊，因為無聊所以特別注意他自己。他讓我想到：這個人的穿洋服與生活着都是一種責任。

我不記得我們是正說什麼呢，他忽然轉過臉來，低窪的眼睛閉上了一小會兒，彷彿向心裏找點什麼。及至眼又睜開，他的嘴剛要笑就又改變了計劃，改為微聲嘆了口氣，大概是表示他並沒在心裡找到什麼。他的心裏也許完全是空的。

「怎樣，博士？」老梅的口氣帶出來他確是對博士有點不敬重。

博士似乎沒感覺到這個。利用嘆氣的方便，他吹了一口「嘆」，彷彿天氣很熱似的。「犧牲太大了！他說，把身子放在把椅子上，腳伸出很遠去。」

「哈佛的博士，受這個洋罪，哎？」老梅一定是拿博士開心呢。

「真哪？」博士的語聲差不多是顛着。「真哪？一個人不該受這個罪，沒有女朋友，沒有電影看。」他

停了會兒，好像再也不想不起他還需要什麼——使我當時很納悶——於是總而言之來了一句：「什麼也沒有！」幸而他的眼是那樣窪，不然一定早已落下淚來。他千真萬確的是很難過。

「要是在美國」老梅又幫了一句腔。

「真哪！那怕是在上海呢。電影是好的，女朋友是多的。」他又止住了。

除了女人和電影，大概他心裏沒「嗎兒」了。我想我試了他一句：「毛博士，北方的大戲好啊，倒可以看看。」

他楞了半天纔回答出來：「聽外國朋友說，中國戲野蠻！」

我們都沒了話，我有點坐不住了。待了半天，我建議去洗澡。城裏新開了一家澡堂，據說設備得很不錯。我本是約老梅去，但不能不招呼毛博士一聲，他既是在這兒，況且又那麼寂寞。

博士搖了搖頭：「危險哪！」

我又胡塗了：一向在外邊洗澡，還沒淹死我一回呢。

「女人按摩澡盆裏……」他似乎很害怕。

明白了他心中除了美國，只有上海。

「此地與上海不同，」我給他解釋了這些些。

「可是中國還有哪裏比上海更文明？」他這回居然笑了，笑得很不順眼——嘴差點碰到腦門，鼻子完全陷進去。

「可是上海又比不了美國？」老梅是有點故意開玩笑。

「真哪！」博士又鄭重起來：「美國家家有澡盆，美國的旅館間間房子有澡盆，要洗，花——一放水：

涼的熱的，隨意對要換一盆花——把陳水放了，從新換一盆花——」他一氣說完，每個「花」字都帶着些吐沫星，好像他的嘴就是美國的自來水龍頭。最後他找補了一小句：「中國人髒得很！」

老梅乘博士「花花」的工夫，已把袍子鞋穿好。

博士先走出去，說了聲「再見哪」。說得非常難聽，好像心裏滿蓄着眼淚似的。他是捨不得我們，他真寂寞；可是他又不能上「中國」噪堂去，無論是多麼乾淨！

等到我們下了樓，走到院中，我看見博士在一個樓窗裏面望着我們呢。陽光斜射在他的頭上，鼻子的影兒給臉上印了一小塊黑；他的上身前後的微動，那個小黑塊也忽長忽短的動。我們快走到校門了，我回了回頭，他還在那兒立着，獨自和陽光反抗呢，彷彿是。

在路上，和在澡堂裏，老梅有幾次要提說毛博士，我都沒接茬兒。他對博士有點不敬，我不願被他的意見^新。我對那個人的印象加上什麼顏色，雖然毛博士給我的印象並不甚好。我還不大明白他，我只覺得他像個半生不熟的什麼東西——他既不是上海的小流氓，也不是美國華僑的子孫，不像中國人，也不像外國人。他好像是沒有根兒。我的觀察不見得正確，可是不希望老梅來幫忙，我願自己看清楚了他。在一方面，我覺得他別扭；在另一方面，我覺得他很有趣——不是值得交往，是「龍生九種，種種各別」的那種有趣。

不久，我就得到了個機會。老梅託我給代課。老梅是這麼個人，誰也不知道他怎樣佈置的，每學期中他總得請上至少兩三個禮拜的假。這一回是據他說，因為他的大姪子被瘋狗咬了，非回家幾天不可。老梅把鑰匙交给了我，我雖不在他那兒睡，可是在那裏休息和預備功課。

過了兩天，我覺出來，我並不能在那兒休息和預備功課。只要我一到那兒，毛博士——正好像他的

姓有些作用——毛兒似的就飛了來。這個人寂寞。有時候他的眼角還帶着點淚，彷彿是正在屋裏哭。聽見我到了，趕緊跑過來，連淚也沒顧得擦。因此我老給他個笑臉，雖然他不叫我安安頓頓的休息會兒。

雖然是菊花時節了，可是北方的秋晴還不至使健康的人長吁短歎的悲秋。毛博士可還是那麼憂鬱。我一看見他，就得望望天色。他彷彿會自己製造一種苦雨淒風的境界，能把屋裏的陽光給趕了出去。

幾天的工夫，我稍微明白些他的言語了。他有這個好處：他能滿不理會別人怎麼向他發楞。誰愛發楞誰發楞，他說他的。他不管言語本是要彼此傳達心意的，跟他談話，我得設想着我是個留聲機，他也是個留聲機，說就是了，不用管誰明白誰不明白。怪不得老梅拿博士開玩笑呢，誰能和個留聲機推心置腹的交朋友呢？

不管他怎樣吧，我總想治他的寂苦；年青青的不該這樣。我自然不敢再提洗澡與聽戲。出去走走總該行了。

「怎能一個人走呢真！」博士又嘆了口氣。

「一個人怎就不能走呢？」我問。

「你總得享受生命吧？」他反攻了。

「啊！我敢起誓，我沒這麼胡塗過。」

「一個人走走！」他的眼睛，雖然那麼窪，冒出些火來。

「我陪着你，那麼？」

「你又不是女人，」他嘆了口長氣。我這纔明白過來。

待了半天，他又找補了句：「中國人太髒，街上也沒法走。」

此路不通，我又轉了灣。「找朋友吃小館去，打網球去，或是獨自看點小說，練練字……」我把小布爾喬亞的謀殺光陰的辦法提出一大堆，有他那套責任洋服在面前，我不敢提那些更有意義的事兒。他的回答倒還一致，一句話抄百宗，沒有女人什麼也不能幹。

「那麼，找女人去好啦！」我看準陣勢總攻擊了。「那不是什麼難事。」

「可是犧牲又太大了！」他又放了個胡塗炮。

「嗯？」也好，我倒有機會練習眨巴眼了，他算把我引入了迷魂陣。

「你得給她買東西吧；你得請她看電影，吃飯吧？」他好像是審我呢。

我心裏說：「我管你呢！」

「自然是得買，自然是得請。這是美國的規矩，必定要這樣。可是中國人窮啊；我哈佛的博士，纔一個月拿二百塊洋錢——我得要求加薪——那裏省得出這一筆費用？」他顯然是說開了頭，我很注意的聽。「要是花了這麼筆錢，就順當的定婚結婚，也倒好了，雖然定婚要花許多錢，還能不買倆金戒指麼？金價這麼貴，結婚要花許多錢，蜜月必須到別處玩去，美國的規矩，家中也得安置一下，鋼絲床是必要的，洋澡盆是必要的，沙發是必要的，鋼琴是必要的，地毯是必要的。哎，中國地毯還好，連美國人也喜愛牠，這得用幾多錢？這還是順當的話，假如你花了許多錢買東西，請看電影，她不要你呢？錢不是空花了！美國常有這種事呀，可是美國人富哇。拿哈佛說，男女的交際，單講吃冰激凌的錢，中國人也花不起！」



你看——

我等了半天，他也沒往下說，大概是把話頭忘了；也許是被「中國」氣迷糊了。

我對這個人沒辦法，他只好苦悶他的吧。

在老梅回來以前，我天天聽到些美國的規矩，與中國的野蠻。這就是上海好一些，不幸上海還有許多中國人，這就把上海的地位降低了。一大些對於上海，他有點害怕野鷄，強盜，殺人放火的事，什麼危險都有，都因為有中國人。他眼中的中國人，完全和美國電影中的一樣。「你必須用美國的精神作事，必須用美國人的眼光看事呀！」他談到高興的時候——還算好，他能因為談講美國而偶爾的笑一笑——老這樣囑咐我，什麼是美國精神呢？他不能簡單的告訴我，他得慢慢的講述事實，例如家中必須有澡盆，出門必坐汽車，到處有電影園，男人都有女朋友，冬天屋裏的溫度在七十以上，女人們好看客廳必有地毯……我把這些事都串在一處，還是不大明白美國精神。

老梅回來了，我覺得有點失望。我很希望能一氣明白了毛博士，可是老梅一回來，我不能天天見他。這也不能怨老梅。本來嗎，咬他的姪子的狗並不是瘋的，他還能不回來嗎？

把功課教到哪裏，交待明白了，我約老梅去吃飯。就手兒請上毛博士，我要看看到底他是不能享受「中國」式的交際呢，還是他捨不得錢。

他不去。可是善意的辭謝：「我們年青的人，應當省點錢，何必出去吃飯呢？我們將來必須有個小家庭，像美國那樣的鋼絲床，澡盆，電爐。」說到這兒，他看似乎出一個理想的小樂園。一對兒現代的亞當夏娃，在電燈下低語。「沙發，兩人讀着結婚的愛，那是真正的快樂，真哪！現在得省着點……」

我沒等他說完，扯着他就走。對於不肯花錢，是他有他的計劃與目的，假如他的話是可信的好了，我

看看他享受一頓可口的飯不享受。

到了飯館，我纔明白了，他真不能享受！他不點菜，他不懂中國菜。「美國也有很多中國飯鋪，真哪。可是，中國菜到底是不衛生的。上海好，吃西餐是方便的。約上女朋友吃吃西餐，倒那個。」

我真有心告訴他，把他的姓改爲「毛爾」或「毛利司」，豈不很那個？可是沒好意思。我和老梅要了菜。

菜來了，毛博士吃得確不帶勁。他的窪臉上好像要滴下水來，時時的向着桌上發楞。老梅又開玩笑

了：「要是你有兩三個女朋友，博士？」

博士忽然的醒過來：「一男一女；人多了是不行的，真哪。在自己的小家庭裏，兩個人燉一隻鷄吃吃，真愜意！」

「也永遠不請客？」老梅是能板着臉裝傻的。

「美國人不像中國人這樣亂交朋友，中國人太好交朋友了，太不懂愛惜時間，不行的。」毛博士指着臉子教訓老梅。

我和老梅都沒掛氣。這位博士確是真誠，他真不喜歡中國人的一切——除了地毯。他生在中國，最大的犧牲，可是沒法兒改善。他只能厭惡中國人，而想用全力組織個美國式的小家庭，給生命與中國增點光。自然，我不能相信美國精神，就像是他所形容的那樣，但是他所看見的那些，他都虔誠的信仰，澡盆和沙發是他的上帝。我也想到，設若他在美國，就像他在中國這樣，大概他是沒看見什麼。可是他確看見了美國的電影園，確看見了中國人不乾淨，那就沒法辦了。

因此，我更對他注意了。我決不會治好他的苦悶，也不想分這份神了。我要看清楚他到底是怎回事。雖然不給老梅功課了，可還不短找他去，因此也常常看到毛博士。有時候老梅不在，我便到毛博士屋裏坐坐。

博士的屋裏沒有多少東西。一張小床，旁邊放着一大一小兩個鐵箱。一張小桌，鋪着雪白的桌布，擺着點文具，都是美國貨。兩把椅子，一張爲坐人，一張永遠坐着架打字機。另有一張搖椅，放着個爲賣給洋人的團龍綉枕。他沒事兒便在這張椅上搖，大概是想把光陰搖得無奈何了，也許能快一點使他達到那個目的。窗台上放着幾本洋書，牆上有一面哈佛的班旗，幾張在美國照的像片。屋裏最帶中國味的東西便是毛博士自己，雖然他也許不願這麼承認。

到他屋裏去過不是一次了，始終沒看見他擺過一盆鮮花，或是貼上一張風景畫或照片。有時候他在校園裏偷折一朵小花，那隻爲插在他的洋服上。這個人的理想完全是在創造一個人爲的美國式的，暖潔的小家庭。我可以想到，設若這個理想的小家庭有朝一日實現了，他必定終日放着窗簾，就是外面的天色變成紫的，或是太陽從西邊出來，他也沒那麼大工夫去看一眼。大概除了他自己與他那點美國精神，宇宙一切並不存在。

在事實上也證明了這個。我們的談話限于金錢，洋服，女人，結婚，美國電影。有時候我提到政治，社會的情形，文藝，和其他的我偶爾想起或哄動一時的事，他都不接茬兒。不過，設若這些事與美國有關係，他還肯敷衍幾句，可是他另有個說法。比如談到美國政治，他便告訴我一件事實：美國某議員結婚的時候，新夫婦怎樣的坐着汽車到某禮拜堂，有多少巡警去維持秩序，因爲教堂外觀者如山如海，對別的事也是如此。他心目中的政治，美術，和無論什麼，都是結婚與中產階級文化的光華方面的附屬物。

至於中國，中國還有政治、藝術、社會問題等等。他最恨中國電影；中國電影不好，當然其他的一切也不好。對中國電影最不滿意的地方便是男女不摻緊了熱吻。

幾年的哈佛，使他得到那點美國精神，這我明白。我不明白的是：難道他不是生在中國？他的家庭不是中國的？他沒在中國——在上美國以前——至少活了廿來歲？爲什麼這樣不明白不關心中國呢？我試驗多少次了，他的家中情形如何，求學與作事的經驗……哼！他的嘴比石頭子兒還結實！這就奇怪了，他永遠趕着別人來問扯，可是他又不肯說自己的事！

和他交往了快一年了，我似乎看出點來，這位博士並不像我所想的那麼簡單。即使他是簡單，他的簡單必是另一種。他必是有一種什麼宗教性的誠律，使他簡單而又深密。

他既不放鬆了嘴，我只好從新估定他的外表了。每逢我問到他個人的事，我留神看他的臉。他不回答我的問題，可是他的臉並沒完全閉着。他一定不是個壞人，他的臉賣了他自己，他的深密沒能完全勝過他的簡單，可是他必須要深密。或者這就是毛博士之所以爲毛博士了；要不然，還有什麼活頭呢。人必須有點抓得住自己的東西。有的人把這點東西永遠放在嘴邊上，有的人把他永遠埋在心裏頭。辦法不同，立意是一個樣的。毛博士想把自己捏在自己的心上。他的美國精神與理想的小家庭是掛在嘴邊的，可是在這後面，必是在這「後面」纔是真的他。

他的臉，在我試問他的時候，好像特別的窪了。從那最窪的地方發出一點黑晦，慢慢的佈滿了全臉，像片霧影。他的眼，本來就低深不易看到，此時便更往深處去了，彷彿要完全藏起去。他那些彼此永遠擠着的牙輕輕咬那壓幾下，耳根都有點動，似乎是把心中的事嚴嚴的關住，唯恐走了一點風。然後，他的眼忽然的發出些光，臉上那層黑影漸漸的捲起，都捲入頭髮裏去。「真哪！」他不定說什麼呢，與我

所問的沒有萬分之一的關係。他勝利了，過了半天還用眼角撩我幾下。

只設想他一生下來便是美國博士，雖然是簡截的辦法，但是太不成話。問是問不出來，只好等着吧。反正他不能老在那張椅上搖着玩，而一點別的不幹。

光陰會把人事篩出來。果然，我等到一件事。

快到暑假了，我找老梅去。見着老梅，我自然希望也見到那位苦悶的象徵。可是博士並沒露面。我向外邊一歪頭，「那位呢？」

「一個多星期沒露面了。」老梅說。

「怎麼了？」

「據別人說，他要辭職，我也知道的不多。」老梅笑了笑，「你曉得他不和別人談私事。」

「別人都怎麼說來着？」我確是很熱心的打聽。

「他們說，」他和學校訂了三年的合同。」

「你是幾年？」

「我們都沒合同，學校只給我們一年的聘書。」

「怎麼單單他有呢？」

「美國精神，不訂合同他不幹。」

數像毛博士！

老梅接着說：「他們說，他的合同是中英文各一份，雖然學校是中國人辦的。博士大概對中國文字不十分信任。他們說，合同訂得是三年之內兩方面誰也不能辭誰，不得要求加薪，也不准減薪。雙方簽

字，美國精神。可是幹了一年——這不是快到暑假了嗎？——他要求加薪，不然，他暑後就不來了。」

「喔，我的腦子轉了個圈。」合同呢？」

「立合同的時候是美國精神，不守合同的時候便是中國精神了。」老梅的嘴往往失於刻薄。

可是他這句話暗示出不少有意思的意思來。老梅也許是順口的這麼一說，可是正說到我的心坎上。「學校呢？」我問。

「據他們說，學校拒絕了他的請求；當然的，有合同嗎。」

「他呢？」

「誰知道！他自己的事不對別人講。就是跟學校有什麼交涉，他也永遠是寫信，他有打字機。」

「學校不給他增薪，他能不幹了嗎？」

「沒告訴你嗎，沒人知道？」老梅似乎有點看不起我。「他不幹，是他自己失了信用；可是我準知道，

學校也不會拿着合同跟他打官司，誰有工夫鬧閒氣。」

「你也不知道他要求增薪的理由？喔，我是胡塗蟲。」我自動的撤銷這一句，可是又從另一方面提出一句來：「似乎應當有人去勸勸他。」

「你去吧，沒我。」老梅又笑了。「請他吃飯，不吃；喝酒，不喝；問他什麼，不說；他要說的，別人聽着沒味兒。這麼個人，誰有法兒像個朋友似的去勸告呢？」

「你可也不能說，這位先生不是很有趣的。」

「那要憑怎麼看了。病理學家看瘋人都很有趣。」

老梅的語氣不對，我聽着。想了想，我問他：「老梅，博士得罪了你吧？我知道你一向對他不敬，可是——」

「他笑了。『耳朵還不離，有你的！近來真有點討厭他。一天到晚，女人女人女人，誰那麼愛聽！』這還不是真正的原因，我又給了他一句。我深知道老梅的爲人，他不輕易佩服誰，可是誰要是真得罪了他，他也不輕易的對別人講論。原先他對博士不敬，並無多少含意，所以倒肯隨便的談論；此刻博士必是真得罪了他，他所以不願說了。不過，經我這麼一問，他也沒了辦法。」

「告訴你吧，他很勉強的一笑：『有一天，博士問我，梅先生，你也是教授？我就說了，學校這麼請的我，我也沒法。可是他說，你並不是美國的博士？我說，我不是美國博士，值幾個子兒一枚？我問他，他沒說什麼，可是臉完全綠了。這還不要緊，從那天起，他好像記死了我。他甚至寫信質校長，梅先生沒有博士學位，怎麼和有博士學位的——而且是美國的——掙一樣多的薪水呢？我不曉得他從哪裏探問出我的薪金數目。』」

「校長也不好，不應當讓你看看那封信。」

「校長纔那麼胡塗，博士把那封信也給了我一封，沒簽名。他大概是不屑與我爲伍。」老梅笑得更加不自然了，青年都是自傲的。

「哼，這還許就是他要求加薪的理由呢！我這麼猜。」

「不知道，咱們說點別的。」

辭別了老梅，我打算在暑假放學之前至少見博士一面，也許能打聽得出點什麼來。湊巧，我在街上遇見了他。他走得很急，眉毛擰着，臉窪得像個羹匙。不像是走道呢，他似乎是想把一肚子怨氣趕出去。「哪兒去博士？」我叫住了他。

「上郵局去。」他說，掏出手絹——不是胸袋掖着的那塊——擦了擦汗。

「快暑假了，到哪裏去休息？」

「真哪！聽說青島很好玩，像外國。也許去玩。不過——」

我準知道他來說什麼，所以沒等「不過」的下回分解說出來，便又問：「暑假還回來嗎？」

「不一定。」或者因為我問得太急，所以他稍微說走了嘴，不一定自然含有不回來的意思。他馬上覺到這個，改了口：「不一定到青島去。」假裝沒聽見我所問的。「一定到上海去的。痛快的看幾次電影；在北方作事，犧牲太大了，沒好電影看！上學校來玩啊，省得寂寞！」話還沒說利颯，他走開了一邁步就露出要跑的趨勢。

我不曉得他那個「省得寂寞」是指着誰說的。至於他的去留，只好等暑假後再看吧。

剛一攷完，博士就走了，可是沒把東西都帶去。據老梅的猜測，博士必是到別處去謀事，成功呢便用中國精神硬不回來，不管合同上定的是幾年。找不到事呢就回來，表現他的美國精神。事實似乎與這個猜測應合。博士支走了三個月的薪水。我們雖不願往壞處揣度人，可是他的舉動確是令人不能必定往好處想。薪水拿到手裏究竟是牢靠些，他只信任他自己，因為他常使別人不信任他。

過了暑假，我又去給老梅代課。這回請假的原因，大概連老梅自己也不準知道，他並沒告訴我嗎？好在他準有我這麼個替工，有原因沒有的也沒多大關係了。

毛博士回來了。

誰都覺得這麼回來是怪不得勁的，除了博士自己。他很高興。設若他的苦悶使人不表同情，他的笑臉看着有點多餘。他是打算用笑表示心中的快活，可是那張臉不給他作勁。他一張嘴便像要打哈欠，



直到我看清他的眼中沒有淚，纔醒悟過來；他原來是笑呢。這樣的笑，笑不笑沒多大關係。他緊自這麼笑，鬧得我有點發毛。咕。

「上青島去了嗎？」我招呼他。他正在門口立着。

「沒有。青島沒有生命，真哪！」他笑了。

「啊？」

「進來，給你件寶貝看！」

我傻子似的，跟他進去。

屋裏和從前一樣，就是床上多了一個蚊帳。他一伸手從蚊帳裏拿出個東西，遮在身後：「猜！」

我沒這個興趣。

「你說，是南方女人，還是北人女人好？」他的手還在背後。

我永遠不回答這樣的問題。

他看我沒意思，回答，把手拿到前面來，遞給我一張像片。而後肩並肩的擠着我，臉上的笑紋好像真要往我臉上走似的；沒說什麼，他的嘴，也不是怎麼弄的，直唧唧的響。

女人的像片。拿像片斷定人的美醜是最容易上當的，我不願說這個女人長得怎麼樣。就牠能給我看到的，不過是年紀不大，頭髮燙得很複雜而曲折，小臉圓下頰，大眼睛。不難看，總而言之。

「定了婚，博士？」我笑着問。

博士笑得眉眼都沒了準地方，可是沒出聲。

我又看了看像片，心中不由得怪難過的。自然，我不能代她斷定什麼；不過我倘若是個女子……

「犧牲太大了！」博士好容易纔說出話來：「可是值得的，真哪！現在的女人多麼精，纔廿一歲，什麼都懂，彷彿在美國留過學，頭一次我們看完電影，她無論怎說也得回家，精呀！第二次看電影，這不許我拉她的手，多麼精！電影票都是我打的最後的一次，看電影纔准我吻了她一下，真哪！花多少錢也值得，沒空花了，我臨來她送我到車站，給我買來的水菓花點錢，值得她永遠是我的打野雞不行呀，花多少錢也不行，而且有危險的從今天起，我要省錢了。」

我插進去一句：「你花錢還費嗎？」

「哎呀！元寶底上的眼睛居然弩出來了。「怎麼不費錢？一個人，吃飯，洗衣服，哪樣不花錢！兩個人也不過花這多，飯自己作，衣服自己洗，夫婦必定要互助呀。」

「那麼，何必格外省錢呢？」

「鋼絲床要的吧？澡盆要的吧？沙發要的吧？鋼琴要的吧？結婚要花錢的吧？蜜月要花錢的吧？家庭是家庭喇！他想了想：「結婚請牧師也得送錢的！」

「幹嗎請牧師？」

「鄭重美國的體面人都請牧師祝婚，真哪！他又想了想：「路費她是上海的，兩個人從上海到這裏，二等車中國是要不得的，三等車沒法坐的，你算算一共要幾多錢，你算算看！」他的嘴咕弄着，手指也輕輕的指，顯然是算這筆賬呢。大概是一時算不清，他皺了皺眉，緊跟着又笑了：「多少錢也得花的，假如你買個五千元的鑽石，不是爲戴上給人看麼？一個南方美人來到北方，我的，能不光榮些麼？真哪，她是上海最美的女子了，這還不值得犧牲麼？一個人總得犧牲的！」

我始終還是不明白什麼是犧牲。

替老梅代了一個多月的課，我的耳朵裏整天嚼嚼着上海結婚，犧牲，光榮，網絲床……有時候我編講義都把這些編進去，而得從新改過，他已把我弄胡塗了。我真盼老梅早些回來，讓我去清靜兩天吧。觀查人性是有意思的事，不過人好像年糕那棗粘，把我的心都粘住，我也有受不了的時候。

老梅還有五六天就回來了。正在這個時候，博士又出了新花樣。他好像一篇富於技巧的文章，正在使人要生厭的時候，來幾句漂亮的。

他的喜勁過去了。除了上課以外，他總在屋裏拍拉拍拉的打字。拍拉過一陣，門開了，溜着牆根，像條小魚似的，他下樓去送信。照直去，照直回來；在屋裏咚咚的走。走着走着，嘆一口氣，聲音很大，彷彿要把樓嘆倒了，以便同歸于盡似的。嘆過氣以後，他找我來了，臉上帶着點頂慘淡的笑。「嘆」他一進門先吹口氣，好像屋中淨是塵土。然後，「你們真美呀，沒有傷心的事！」

他的話老有這麼種別緻的風格，使人沒法答鏟兒。好在他會自動的給解釋：「沒法子活下去，真哪！哭也沒用，光陰是不着急的，恨不能飛到上海去！」

「一天寫幾封信？」我問了句。

「一百封也是沒用的！我已經告訴她，我要自殺了！這樣不是生活，不是！」博士連連的搖頭。

「好在到年假纔還不到三個月。」我安慰着他，「不是年假裏結婚嗎？」

他沒有回答，在屋裏走着。待了半天：「就是明天結婚，今天也是難過的！」

我正在找些話說，他忽然像忘了些什麼重要的事，一閃似的便跑出去。剛進到他的屋中，拍拉，拍拉，拍，打字機又響起來。

老梅回來了。我在年假前始終沒找他去。在新年後，他給我轉來一張喜帖，用英文印的。我很替毛博

士高興，目的達到了，以後總該在生命的別方面努力了。

年假後兩三個星期了，我去找老梅談了幾句便又談到毛博士。

「博士怎樣？」我問，「看見毛博士太沒有？」

「誰也沒看見她；他是除了上課不出來，連開教務會議也不到。」

「咱倆看看去？」

老梅搖了頭。「人家不見，同事中有碰過釘子的了。」

這個引動了我的好奇心，沒告訴老梅，我自己要去探險。

毛博士住着五間小平房，院牆是三面矮矮的密松。遠遠的，我看見院中立着個女的，細條身軀，穿着件黑袍，臉朝着陽光。她一動也不動，手直垂着，連蓬鬆的頭髮好像都鑲在晴冷的空中。我慢慢的走，她始終不動。院門是兩株較高的松樹，夾着一個綠短柵子。我走到這個小門前了，與她對了臉。她像嚇了一跳，看了我一眼，急忙轉身進去了。在這極短的時間內，我得了個極清楚的印象：她的臉色青白，兩個大眼睛像迷失了的羊那樣悲鬱，頭髮很多很黑，和下邊的長黑袍聯成一段哀怨。她走得極輕快，好像把一片陽光忽然的全留在屋子外邊。我沒去叫門，慢慢的走回來了。我的心中冷了一下，然後覺得茫然的不自在。到如今我還記得那個黑衣女。

大概多數的男人對於女性是特別顯着俠義的。我差不多成了她的義務偵探了。博士是否帶她常出去玩玩，譬如看看電影？他的床是否綉絲的？澡盆？沙發？當他跟我閒扯這些的時候，我覺得他毫無男子氣。可是由看見她以後，這些無聊的事都在我心中佔了重要的地位。自然，這些東西的價值是由她得來的。我鑽天覓縫的探聽，甚至於賄賂毛家的僕人——他們用着一個女僕。我所探聽到的是他們

沒出去過，沒有綉絲床與沙發。他們吃過一回雞，天天不到九點鐘就睡覺……

我似乎明白些毛博士了。凡是他口中說的——除了他真需個女人——全是他視為作不到的，所以作不到的原因是他愛錢。他夢想要作個美國人；及至來到鎮上，他把中國固有的夫為妻綱與美國的資產主義聯合到一塊。他自己便是他所恨惡的中國電影，什麼在舉動上都學好萊塢的，而根本上是中國的，他是個自私自利而好摹仿的猴子。設若他沒上過美國，他一定不會這麼樣，他至少要在人情上帶出點中國氣來。他上過美國，自覺着他為中國當個國民是非常冤屈的事。他可以依着自己的方便，在美國精神的裝飾下，作出一切。結婚，大概只有早睡覺的意義。

我沒敢和老梅提說這個，怕他恥笑我。說真的，我實在替那個黑衣女抱不平。可是，我不敢對他說；青年們的想像是不易往厚道裏走的。

春假了，由老梅那裏我聽來許多人的消息：有的上山去玩，有的到別處去逛。我聽不到博士夫婦的學校裏那麼多人，好像沒人注意他們倆——按普通的理說，新夫婦是最使人注意的。

我決定去看看他們。

校園裏的垂柳已經綠得很有個樣兒了。丁香可是纔吐出顏色來。教員們，有的沒去旅行，差不多都在院中種花呢。到了博士的房子左近。他正在院中站着。他還是全份武裝的穿着洋服，雖然是在假期裏陽光不易到的地方，還是他的臉的中部。隔着松牆我招呼了他一聲：

「沒到別處玩玩去，博士？」

「哪裏也沒有家裏好。」他的眼瞭了遠處一下。

「美國人不是講究旅行麼？」我一邊說一邊往門那裏湊。

他沒回答我。看着我，他直往後退，顯出不歡迎我進去的神氣。我老着臉，一勁的前進。他退到屋門，我也離那兒不遠了。他笑得極不自然了，牙咬了兩下，他說了話：

「她病了，改天再招待你呀。」

「好吧，」我也笑了笑。

「改天來——」他沒說完下半截便進去了。

我出了門，校園中的春天似乎忽然逃走了。我非常的不痛快。

又過了十幾天，我給博士一個信兒，請他夫婦吃飯。我算計着他們大概可以來；他不交朋友，她總會也願永遠囚在家中吧？

到了日期，博士一個人來了。他的眼邊很紅，像是剛揉了半天的。臉的中部特別顯着窪，頭上的筋都跳着。

「怎啦，博士？」我好在沒請別人，正好和他談談。

「婦人，婦人都是壞的！都不懂事，都該殺的！」

「和太太吵了嘴？」我問。

「結婚是一種犧牲，真哪你待她天好，她不懂，不懂！」博士的淚落下來了。

「到底怎回事？」

博士抽了了半天，纔說出三個字來：「她跑了！」他把腦門放在手掌上，哭起來。

我沒想安慰他。說我幸災樂禍也可以，我確是很高興，替她高興。待了半天，博士抬起頭來，沒顧得擦淚，看着我說：

「犧牲太大了！叫我，真怎樣再見人呢？我是哈佛的博士，我是大學的教授，她一點不給我想，想婦人。」

「她爲什麼走了呢？」我假裝皺上眉。

「不曉得。」博士淨了鼻子。「凡是我以爲對的，該辦的，我都辦了。」

「比如說？」

「儲金保險，下課就來家陪她，早睡覺，多了，多了！是我見到的，我都辦了；她不了解，她不欣賞！每逢上課去，我必吻她一下，還要怎樣呢？你說！」

我沒的可說，他自己接了下去。他是真驚急了，在學校裏他沒一個朋友。「婦女是不明白男人的定婚，結婚，已經花了多少錢，難道她不曉得？結婚必須男女兩方面都要犧牲的。我已經犧牲了那麼多，她犧牲了什麼到如今，跑了，跑了！」博士立起來，手插在褲袋裏，眉毛擰着：「跑了！」

「怎辦呢？」我隨便問了句。

「沒女人我是活不下去的！」他並沒看我，眼看着他的領帶。「活不了！」

「找她去？」

「當然！她是我的跑到天邊，沒我，她是個「黑」人！她是我的，那個小家庭是我的，她必得老跟着我！」他又坐下了，又用手托住腦門。

「假如她和你離婚呢？」

「憑什麼呢？難道她不知道我愛她嗎？不知道那些錢都是爲她花了嗎？就沒一點良心嗎？離婚？我沒有過錯！」

「那是真的。」我自己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他抬頭看了我一眼，氣好像消了些，舐了舐嘴唇，嘆了口氣：「真哪，我一見她臉上有些發白，第二天就多給她一個鷄子兒吃！我算盡到了心。」他又不言語了，呆呆的看着皮鞋尖。

「你知道她上哪兒了？」

博士搖了搖頭。又坐了會兒，他要走。我留他吃飯，他又搖頭：「我回去，也許她還回來。我要是她，我一定回來。她大概是要回來的。我回去看看。我永遠愛她，不管她待我怎樣。」他的淚又要落下來，勉強的

笑了笑，抓起帽子就往外走。

這時候，我有點可憐他了。從一種意義上說，他的確是個犧牲者——可是不能怨她。

過了兩天，我找他去，他沒拒絕我進去。

屋裏安設得很簡單，除了他原有的那份家具，只添上了兩把藤椅，一個長桌，桌上擺着他那幾本洋書。這是書房兼客廳，西邊有個小門，通到另一間去，掛着個洋花布單簾子。窗上都擋着綠布簾，光綫不十分足。地板上鋪着一領厚花蓆子。屋裏的氣味很像個歐化了的日本家庭，可是沒有那些靈巧的小裝飾。

我坐在藤椅上，他還坐那把搖椅，臉對着花布簾子。

我們倆當然沒有別的可談。他先說了話：

「我想她會回來，到如今竟自沒消息，好狠心！」說着，他忽然一挺身，像是要立起來，可是極失望的又縮下身去。原來那個花布簾被一股風吹得微微一動。

這個人已經有點中了病，我心中很難過了。可是，我一想：結婚剛三個多月，她就逃走，想必她是真受不了。想必她也看出來，這個人是無希望改造的。三個月的監獄生活是滿可以使人挺而走險的。况



且，性慾的生活，有時候能使人一天也受不住的——由這種生活而起的厭惡比毒藥還厲害。我由博士的氣色和早睡的习惯已猜到一點，現在我要由他的口中證實了。我和他談一些嚴重的，便換換方向，談些不便給多于兩個人聽的。他也很喜歡談這個，雖然更使他傷心。他把這種事叫「愛」。他很「愛」她，有時候一夜「愛」四次。他還有個理論：

「受過教育的人性慾大，真哪。下等人的操作使他們疲倦，身體上疲倦。我們用腦子的體力是有餘的，正好借這個機會運動運動。況且，因為我們用腦子，所以我們懂得怎樣「愛」下等人不懂！」

我心裏說：「要不然她怎會跑了呢！」

他告訴我許多這種經驗，可是臨完更使他悲傷——沒有女人是活不下去的，我去了幾次，慢慢的算是明白了他的一部分。對於女人，他只管「愛」，而結婚與家庭設備的花費是「愛」的代價。這個代價假如輕一點，「博士」會給增補上所欠的分量。「一個美國博士，你曉得，在女人心中是佔分量的。」他說，附帶着告訴我：「你想要個美的，大學畢業的，年青的，品行端正的女人，先去得個博士，真哪！」他的氣色一天不如一天了。對那個花布簾，他越發注意了；說着說着話，他能忽然立起來，走過去，揪一揪牠。而後回來，坐下，不言語好大半天。臉比綠窗簾綠得暗一些。

可是他始終沒要找她去，雖然嘴裏常這麼說。我以為即使他怕花了錢而找不到她，也應當走一走，或至少是請幾天假，因為他自己說她要把「博士」與「教授」的尊嚴一齊給他毀掉了。為什麼他不躲幾天，而照常的上課，雖然是帶着眼淚後來我纔明白他要大家同情他，因為他的說法是這個「嫁給任何人，就屬於任何人，況且嫁的是博士，從博士懷中逃走，不要臉，沒有人味。」他不能親自追她去。但是他需要她，他要「愛」，他希望她回來，因為他不能白花了那些錢。這個尊嚴與「愛」犧牲與

恥辱，使他進退兩難，哭笑皆非，一天不定掀多少次那個花布簾。他甚至於後悔沒娶個美國女人了，中國女人是不懂事，不懂美國精神的！

人，生在某種文化下，不是被牠——文化——管轄死，便是因反抗牠而死。在人類的任何文化下；也沒有多少自由。毛博士的事是沒法解決的。他肩着兩種文化的責任，而想把責任變成享受。破洋服也得規矩的穿着，只是把脖子箍得怪難受。脖子是他自己的，但洋服是文化呢！

木槿花一開，就快放暑假了，毛博士已經有幾天沒出屋子。據老梅說，博士前幾天還上課，可是在課堂上只講他自己的事，所以學校請他休息幾天。

我又去看他，他還穿着洋服在椅子上搖呢，可是臉已不像樣兒了，最窪的那一部分已經像陷進去的坑眼睛不大愛動了，可是他還在那兒坐着。我勸他到醫院去，他搖頭：「她回來，我就好了；她不回來，有什麼法兒呢！」他很堅決，似乎他的命不是自己的。「再說，」他喘了半天氣纔說出來：「我已經天天喝牛肉湯，不是我要喝，是爲等着她犧牲，她跑了，我還得爲她犧牲！」

我實在找不到話說了。這個人幾乎是可佩服的了。待了半天，他的眼忽然的亮了，抓住椅子扶手，直起胸來，耳朵側着，「聽她回來了，是她！」他要立起來，可是只弄得椅子前後的搖了幾下，他起不來。外邊並沒有人。他倒了下去，閉上了眼，還喘着說：「她——也——許——明天來。她是——我——的！」

暑假中，學校給他家裏打了電報，來了人，把他接回去。以後，沒有人得到過他的信。有的人說，到現在他還在瘋人院裏呢。

## 離婚

魯迅

「阿阿，木叔新年恭喜，發財發財！」

「你好，八三，恭喜恭喜……」

「唉，恭喜愛姑也在這裏……」

「阿阿，木公公……」

莊木三和他的女兒——愛姑——剛從木蓮橋頭跨下航船去，船裏面就有許多聲音一齊噙的叫了起來，其中還有幾個人捏着拳頭打拱同時，船旁的坐板也空出四人的坐位來了。莊木三一面招呼，一面就坐，將長煙管倚在船邊，愛姑便坐在他左邊，將兩隻鈎刀樣的腳正對着八三擺一個「八」字。

「木公公上城去？」一個蟹殼臉的問。

「不上城，」木公公有些頹唐似的，但因為紫糖色臉上原有許多皺紋，所以倒也看不出什麼大變化，「就是到龐莊去走一遭。」

合船都沉默了，只是看他們。

「也還是爲了愛姑的事麼？」好一會，八三質問了。

「還是爲她……這真是煩死我了，已經鬧了整三年，打過多少回架，說過多少回和，總是不落局……」

「這回還是到慰老爺家裏去……」

「還是到他家。他給他們說和也不止一兩回了，我都不依。這倒沒有什麼。這回是他家新年會親，連

城裏的七大人也在……」

「七大人」八三的眼睛睜大了。「他老人家也出來說話了麼……那是……其實呢，去年我們將他們的灶都折掉了，總算已經出了一口惡氣，況且愛姑回到那邊去，其實呢，也沒有什麼味兒……」他於是順下眼睛去。

「我倒並不貪圖回到那邊去，八三哥！愛姑忿忿地昂起頭，說：『我是賭氣，你想，『小畜生』妍上了小寡婦，就不要我，事情有這麼容易的。』『老畜生』只知道幫兒子，也不要我，好容易呀！七大人怎樣？難道和知縣大老爺換帖，就不說人話了麼？他不能像慰老爺似的不通，只說是『走散好走散好。』我倒要對他說說我這幾年的艱難，且看七大人說誰不錯！」

八三被說服了，再開不得口。

只有潺潺的船頭激水聲，船裏很靜寂。莊木三伸手去摸煙管，裝上煙。

斜對面，挨八三坐着的一個胖子便從肚兜裏掏出一柄打火刀，打着火絨，給他接在烟斗上。

「對對。」木三點頭說。

「我們雖然是初會，木叔的名字却是早已知道的。」胖子恭敬地說。「是的，這里沿海三六十八村，誰不知道施家的兒子妍上了寡婦，我們也早知道。去年木叔帶了六位兒子去拆平了他家的灶，誰不說應該……你老人家是高門大戶都走得進的，脚步開闊，怕他們甚的……」

「你這位阿叔真通氣，」愛姑高興地說，「我雖然不認識你這位阿叔是誰。」

「我叫汪得貴。」胖子連忙說。

「要撇掉我，是不行的。七大人也好，八大人也好，我總要鬧得他們家敗人亡，慰老爺不是勸過我四

回麼？連爹也看得賠貼的錢有點頭昏眼熱了……」

「你這媽的！」木三低聲說。

「可是我聽說去年年底施家送給慰老爺一桌酒席哩，八公公「蟹殼臉道。

「那不礙事。」汪得貴說，「酒席能塞得人發昏麼？酒席如果能塞得人發昏，送大菜又怎樣？他們知書識理的人是專替人家講公道話的，譬如一個人受衆人欺侮，他們就出來講公道話，倒不在乎有沒酒喝。去年年底我們敝村的榮大爺從北京回來，他見過大場面的，不像我們鄉下人一樣。他就說，那邊的第一個人物要算光太太又硬……」

「汪家匯頭的客人上岸哩！」船家大聲叫着，船已經要停下來。

「有我有我！」胖子立刻一把取了烟管，從中艙一跳，隨着前進的船走在岸上了。

「對對！」他還向船裏面的人點頭說。

船便在新的靜寂中繼續前進，水聲又很聽得出了，潺潺的。八三開始打磕睡了，漸漸地向對面的鈎刀式的脚張開了嘴。前艙中的兩個老女人也低聲哼起佛號來，她們擲着念珠又都看愛姑，而且互視努嘴，點頭。

愛姑瞪着眼看定篷頂，大半正在懸想將來怎樣鬧得他們家敗人亡。「老畜生」「小畜生」全都走投無路。慰老爺她是不放在眼裏的，見過兩回，不過一個圓頭圓腦的矮子。這種人本村裏就很多，無非臉色比他紫黑些。

裝木三的烟早已吸到底，火逼得斗底裏的烟油吱吱地叫了，還吸着他知道一過汪家匯頭，就到龐莊；而且那村口的魁星閣也確乎已經望得見。龐莊，他到過許多回，不足道的，以及慰老爺，他還記得女

兒的哭回來，他的親家和女婿的可惡，後來給他們怎樣地喫虧。想到這裏，過去的情景便在眼前展開，一到懲治他親家這一局，他向來是要冷冷地微笑的，但這回却不，不知怎的忽而橫梗着一個胖胖的七大人，將他腦裏的局面擠得擺不整齊了。

船在繼續的寂靜中繼續前進，獨有念佛聲却宏大起來；此外一切都似乎陪着木叔和愛姑一同浸在沈思裏。

「木叔，你老上岸罷，龐莊到了。」

木三他們被船家的聲音警覺時，面前已是魁星閣了。

他跳上岸，愛姑跟着，經過魁星閣，下向着慰老爺家走。朝南走過三十家門面，再轉一個彎，就到了，早望見門口一列地泊着四隻烏篷船。

他們跨進黑油大門時，便被邀進門房去；大門後已經坐滿着兩桌船夫和長年。愛姑不敢看他們，只是溜了一眼，倒也並不見有「老畜生」和「小畜生」的蹤跡。

當工人搬出年糕湯來時，愛姑不由得越加侷促不安起來了，連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難道和知縣大老爺換帖，就不說人話麼？」她想。「知書識理的人是講公道話的。我要細細地對七大人說一說，從十五歲嫁過去做媳婦的時候起……」

她喝完年糕湯，知道時機將到，果然，不一會，她已經跟着一個長年，和她父親經過大廳，又一彎，跨進客廳的門檻去了。

客廳裏有許多東西，她不及細看；還有許多客，只見紅青緞子馬褂發閃。在這些中間第一眼就看見一個人，這一定是七大人了。雖然也是圓頭圓腦，却比慰老爺們魁梧得多；大的圓臉上長着兩條細眼

和漆黑的細鬚鬚；頭頂是禿的，可是那腦和臉都很紅潤，油光光地發亮。愛姑很覺得稀奇，但也立刻自己解釋明白了：那一定是擦着豬油的。

「這就是『屁塞』，就是古人大殮的時候塞在屁股眼裏的。」七大人正拿着一條爛石似的東西，說着，又在自己的鼻子旁擦了兩擦，接着道：「可惜是『新坑』，倒也可以買得，至遲是漢。你看這一點是『水銀浸』……」

「水銀浸」周圍即刻聚集了幾個頭，一個自然是慰老爺，還有幾位少爺們，因為被威光壓得像癩臭蟲了，愛姑先前竟沒有見。

她不懂後一段話，無意，而且也不敢去妍究什麼。「水銀浸」便偷空向四處一看望，只見她後面緊挨着門旁的牆壁，正站着「老畜生」和「小畜生」。雖然只一瞥，但較之半年前偶然看見的時候，分明都見得蒼老了。

接着大家就都從「水銀浸」周圍散開，慰老爺接過「屁塞」坐下，用指頭摩挲着，轉臉向莊木三說話。

「就是你們兩個麼？」

「是的。」

「他的兒子一個也沒有來。」

「他們沒有工夫。」

「本來新年正月又何必來勞動你們，但是，還是只爲那件事……我想，你們也鬧得夠了。不是已經有兩年多了麼？我想，冤讎是宜解不宜結的。愛姑既然丈夫不對，公婆不喜歡……也還是照先前說過

那樣：走散的好。我沒有這麼大面子，說不通。七大人是最愛講公道話的，你們也知道。現在七大人的意思也這樣：和我一樣。可是七大人說，兩面都認點晦氣罷，叫施家再添十塊錢：九十元！」

「……………」

「九十元！你就是打官司打到皇帝伯伯跟前，也沒有這麼便宜。這話只有我們的七大人肯說。」

七大人睜起細眼，看着莊木三，點點頭。

愛姑覺得事情有些危急了，她很怪平時沿海的居民對他都有幾分懼怕的自己的父親，爲什麼在這里竟說不出話。她以爲這是大可不必的，她自從聽到七大人的一段議論之後，雖不很懂，但不知怎的總覺得他其實是和藹近人，並不如先前自己所揣想那樣的可怕。

「七大人是知書識理，頂明白的。」她勇敢起來了。「不像我們鄉下人。我是有冤無處訴，倒正要找七大人講講。自從我嫁過去，真是低頭進，低頭出一禮不缺。他們就是專和我作對，一個個都像個『氣殺鍾馗』。那年的鼠，狼咬死了那匹大公雞，那里是我沒有關好嗎？那是那隻殺頭癩皮狗偷喫糠拌飯，拱開了雞欄門。那『小畜生』不分清紅皂白，就夾臉一嘴巴……」

七大人對她看了一眼。

「我知道那是有緣故的。這也逃不出七大人的明鑒；知書識理的人什麼都知道。他就是着了那濫娘子的迷，要趕我出去。我是三茶六禮定來的，花轎抬來的，呵，那麼容易嗎？……我一定要給他們一個顏色看，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緊。縣裏不行，還有府裏呢……」

「那些事是七夫人都知道的。」慰老爺仰起臉來說。「愛姑，你要是不轉頭，沒有什麼便宜的。你就總是這模樣。你看你的爹多少明白，『和你的弟兄都不像他。打官司打到府裏，難道官府就不會問問



「七大人麼？那時候是『公事公辦』，那時……你簡直……」

「那我就拼出一條命，大家家敗人亡。」

「那倒並不是拼命的事，」七大人這纔慢慢地說了。「年紀青青，一個人總要和氣些，『和氣生財』，對不對？我，一添就是十塊，那簡直已經是『天外道理』了。要不然，公婆說『走』就得走。莫說府裏，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這樣。你要不信，他就是剛從北京洋學堂裏回來的，自己問他去。」於是轉臉向着一個尖下巴的少爺道：「對不對？」

「的的確確。」尖下巴少爺趕忙挺直了身子，必恭必敬地低聲說。

愛姑覺得自己是完全孤立了，爹不說話，弟兄不敢來，慰老爺是原本幫他們的，七大人又不可靠，連尖下巴少爺也低聲下氣地像一個癩臭蟲，還打「順風鑼」。但她在胡裏胡塗的腦中，還彷彿決定要作一回最後的奮鬥。

「怎麼連七大人……」她滿眼發了驚疑和失望的光。「是的……我知道，我們粗人，什麼也不知道。就怨我爹連人情世故都不知道，老發昏了。就專憑他們『老畜生』、『小畜生』擺佈，他們會報喪似的急急忙忙鑽狗洞，巴結人……」

「七大人看看，」默默地站在她後面的「小畜生」忽然說話了。「她在大人面前還是這樣。那在家裏是簡直鬧得六畜不安。叫我爹是『老畜生』，叫我是口口聲聲『小畜生』，『逃生子』。」

「那個『娘濫十萬人生』的叫你『逃生子』？」愛姑回轉臉去大聲說，便又向着七大人道：「我還有話要當大衆面前說說哩。他那里有好聲好氣呵。開口『賤胎』，閉口『娘殺』。自從結識了那婊子，連我的祖宗都入起來了。七大人，你給我批評批評這……」

她打了一個寒噤，連忙住口，因為她看見七大人忽然兩眼向上一翻，圓臉一仰，細長鬍子圍着的嘴裏同時發出一種高大搖曳的聲音來了。

「來……兮！七大人說。」

她覺得心臟一停，接着便突突地亂跳，似乎大勢已去，局面都變了；彷彿失足掉在水裏一般，但又知道這實在是自已錯。

立刻進來一個藍袍子黑背心的男人，對七大人站定，垂手挺腰，像一根木棍。

全客廳裏是「鴉雀無聲。」七大人將嘴一動，但誰也聽不清說什麼。然而那男人，却已經聽到了，而且這命令的力量彷彿又已鑽進了他的骨髓裏，將身子牽了兩牽，「毛骨聳然」似的；一面答應道——

「是！」他倒退了幾步，纔翻身走出去。

愛姑知道意外的事情就要到來，那事情是萬料不到，也防不了的。她這時纔又知道七大人實在威嚴，先前都是自己的誤解，所以太放肆，太粗鹵了。她非常後悔，不由的自已說——

「我本來是專聽七大人吩咐……」

全客廳裏是「鴉雀無聲。」她的話雖然微細得如絲，慰老爺却像聽到霹靂似的了；他跳了起來。

「對呀！七大人也真公平，愛姑也真明白！」他誇鑽着，便向莊木三，「老木，那你自然是沒有什麼說的了，她自己已經答應。我想你紅綠帖是一定已經帶來了的，我通知過你，那麼，大家都拿出來……」

愛姑見她爹便伸手到肚兜裏去掏東西；木棍似的那男人也進來了，將小烏龜模樣的一個漆黑的匾的小東西遞給七大人。愛姑怕事情有變故，連忙去看莊木三，見他已經在茶几上打開一個藍布包裹，取出洋錢來。

七大人也將小烏龜頭拔下從那身子裏面倒一點東西在掌心；木棍似的男人便接了那匾東西去。七大人隨即用那一隻手的一個指頭醮着掌心，向自己的鼻孔裏塞了兩塞，鼻孔和人中立刻黃焦焦了。他皺着鼻子，似乎要打噴嚏。

莊木三正在數洋錢。慰老爺從那沒有數過的一疊裏取出一點來，交還了「老畜生」；又將兩份紅綠帖子互換了地方，推給兩面，嘴裏說道——

「你們都收好。老木，你要點清數目呀。這不是好當玩意的，銀錢事情……」

「呃啾」的一聲響，愛姑明知道是七大人打噴嚏了，但不由得轉過眼去看。只見七大人張着嘴，仍舊在那裏被鼻子，一隻手的兩個指頭却撮着一件東西，就是那「古人大殮的時候塞在屁股眼裏的」在鼻子旁邊摩擦着。

好容易，莊木三點清了洋錢；兩方面各將紅綠帖子收起，大家的腰骨都似乎直得多，原先收緊着的臉相也寬懈下來，全客廳頓然見得一團和氣了。

「好事情是圓功了。」慰老爺看見他們兩面都顯出告別的神氣，便吐一口氣說。「那麼，再沒有什麼別的了。恭喜大吉，總算解了一個結。你們要走了麼？不要走，在我們家裏喝了新年喜酒去。這是難得的。」

「我們不喝了。存着，明年再來喝罷。」愛姑說。

「謝謝慰老爺。我們不喝了。我們還有事情……」莊木三，「老畜生」和「小畜生」都說着，恭恭敬敬地退出去。

「唔？怎樣不喝一點去麼？」慰老爺還注視着走在最後的愛姑說。

「是的，不喝了。謝謝慰老爺。」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作選自彷徨

## 繡 枕

叔 華

大小姐正在低頭繡一個靠墊，此時天氣悶熱，小巴狗只有躺在棹底伸出舌頭喘氣的分兒，蒼蠅熱昏昏的滿玻璃窗打轉，張媽站在背後打扇子，臉上一道一道的汗漬，她不住用手巾擦，可總擦不乾。鼻尖剛纔乾了，嘴邊的又點點凸出來。她瞧着她主人的汗雖然沒有她那樣多，可是臉熱的漿紅，白細夏布褂汗溼了一背脊，忍不住說道：

「大小姐，歇會兒，涼快涼快吧。老爺雖說明天得送這靠墊去，可是沒定規早上或晚上呢。」

「他說了明兒早上十二點以前，必得送去纔好，不能不趕了，你站過來扇扇。」小姐答完仍舊低頭做活。

張媽走過左邊，打着扇子，眼看着繡的東西，不住的嘖嘖稱嘆：

「我從前聽人家講故事，我總想那上頭長得俊的小姐，也聰明靈巧，必是說書人信嘴編的，那知道就真有這樣一個水葱兒似的小姐，還會這一手話計！這烏繡的真愛死人！」大小姐嘴邊輕輕的顯露出一弧笑窩，但剎那便止。張媽話與不斷，接着說：

「哼，這一對靠枕兒送到白總長那裏，大家看了，別提有多少人來說親呢。門也得擠破了……聽說白總長的二少爺二十多歲還沒找着合式親事，唔，我懂得老爺的意思，上回算命的告訴太太今年你是紅鸞星照命主……」

「張媽，少胡扯吧。」大小姐停針打住說，她的臉上微微紅起來。此時屋內又是很寂靜，只聽見繡花針撲撲的一上一下穿緞子的聲音和扶扶輕微的風響，忽然竹簾外邊有一個十三四的女孩子叫道：

「媽，我來了！」

「小妞兒嗎？這樣大熱的天來幹什麼？」張媽趕緊問。小妞兒穿着一身毛藍布褲褂，滿頭汗珠，一張窩瓜臉熱得紫漲，此時已經閃身入到簾內房門口邊，只望着大小姐出神。她喘着氣說：

「媽，昨兒四嫂子告訴我這裏大小姐用了半年工夫繡了一對靠墊，光是那隻鳥已經用了三四十樣線，我不信有這樣多顏色。」四嫂子說，不信你趕快去看看，過兩天還要送人呢。我今兒吃了飯就進城，媽，我到那邊兒看看行嗎？」

張媽聽完連忙陪笑問：

「大小姐，小妞兒想看看你的活計行嗎？」

大小姐抬頭望望小妞兒，見她的衣服很髒，拿住一條灰色手巾只擦臉上的汗，嘴咧開極闊，露出兩排黃版牙，瞪直了眼望裏看，她不覺皺眉答：

「叫她先出去，等會兒再說吧。」

張媽會意這因為嫌她的女兒髒，不願使她看的話，立刻對小妞說：

「瞧瞧你鼻子上的汗，還不擦把臉去。我屋裏有臉水，大熱天的這汗味兒，可別薰着大小姐。」

小妞兒臉上顯出非常失望的神氣，聽她媽說完還不想走出去。張媽見她不動，很不忍的瞪了她一眼說：

「去我屋洗臉去吧，我就來。」

小妞兒撇着嘴掀簾出去。大小姐換線時偶爾抬起頭往窗外看，只見小妞拿起前襟擦額上的汗，大半塊衣襟都溼了。院子裏盆栽的石榴吐着火血的花，直照着日光，更叫人覺得暑熱，她低頭看見自己的胳膊窩，汗溼了一大片了。

光陰一恍便是兩年，大小姐還在深閨做針線活，小妞兒已經長成和她媽一樣粗細，衣服也懂得穿乾淨的了，現在她媽告假回家，她居然能做替工。

夏天夜上，小妞兒正在下房坐近燈旁縫一對枕頭頂兒，忽聽見大小姐喊她，放下針線，就跑到上房。她與大小姐搥腿時，便有一搭沒一搭的說閑話：

「大小姐，前天乾媽送我一對很好看的枕頭頂兒，一邊是一隻翠鳥，一邊是一隻鳳凰。」

「怎麼還有繡半隻鳥的嗎？」大小姐似乎取笑她說。

「說起我這對枕頭頂兒，話長哪，爲了它，我還和乾姐姐嘔了回子氣，那本來是王二嫂子給我乾媽的，她說這是從兩個弄髒了的大靠墊子上剪下來的。新的時候好看極哪一個繡的是荷花和翠鳥，那一個是繡的一隻鳳凰，站在石山上，頭一天，人家送給她們老爺，就放在客廳的椅子上，當晚便被吃醉了的客人吐髒了一大片，另一個給打牌的人擠掉在地上，便有人拿來當作腳踏墊子用，好好的緞地子，滿是泥腳印。少爺看見就叫王二嫂檢了去。乾媽後來就和王二嫂要了來給我，那晚上，我拿回家來足足看了好一會子，真愛死人咧，祇那鳳凰尾巴就用了四十多樣線。那翠鳥的眼睛望着池子裏的小魚兒，真要綉活了，那眼睛真個發亮，不知用什麼線綉的。」

大小姐聽到這里忽然心中一動，小妞兒還往下說：

「真可惜，這樣好看東西毀了。乾媽前天見了我，教我剪去髒的地方拿來縫一對枕頭頂兒。那知道乾姐姐真小氣，說我看見乾媽好東西就想法子討了去。」

大小姐沒有理會她們嘔氣的話，却祇在回想她在前年的伏天會綉過一對狠精細的靠墊——上頭也有翠鳥與鳳凰的。那時白天太熱，拿不得針，常常留到晚上綉完了工，還害了十多天眼病。她想看看這鳥比她的怎樣，吩咐小妞兒把那對枕頂兒立刻拿來。

小妞兒把枕頂兒拿來說：

「大小姐你看看這樣好的黑青雲霞緞的地子都髒了。這鳥聽說從前都是凸出來的，現在已經陷了。您看這鳥的冠子，這鳥的紅嘴，顏色到現在還很鮮亮，王二嫂說那翠鳥的眼珠子，從前還有兩顆真珠子鑲在裏頭，這荷花不行了，都成灰色了。荷葉太大做枕頂兒用不着……這個山石旁還有小花朶兒……」

大小姐只管對着這兩塊繡花片子出神，小妞兒末了說的話，一句多聽不清了。她只回憶起她做那鳥冠子會拆了又繡，足足三次，一次是汗污了嫩黃的線，繡完纔發見一次是配錯了石綠的線，晚上認錯了色，末一次記不清了。那荷花瓣上的嫩粉色的線她洗完手都不敢拿，還得用爽身粉擦了手，再繡……荷葉太大塊更難繡，用一樣綠色太板滯，足足配了十二色綠線……做完那對靠墊以後，送了給白家，不少親戚朋友對她的父母進了許多諛詞，她的閨中女伴取笑了許多話，她聽到常常自己紅着臉微笑，還有她夜裏也會夢到她從來未經歷過的嬌羞傲氣，穿戴着此生未有過的衣飾，許多小姑娘追她看，很羨慕她，許多女伴面上顯出嫉妒顏色。那種是幻境，不久她也懂得，所以她永永不願再想起。

它來撩亂心思，今天却碰到了，便一—想起來。

大妞兒見她默默不言，直着眼，只管看那枕頂片兒，說：

「大小姐也喜歡她不是這樣針線活，真愛死人呢。明兒也照樣綉一對兒不好嗎？」  
大小姐沒有聽見小妞兒問的是什麼，只能搖了搖頭算答覆了。

選自現代